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三册目次

經部・書類

尚書傳翼十卷

〔明〕陸鍵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傳翼十卷》提要

敘陸賓府尚書傳翼

邇來士人蒐務於諸家說鍾之旨風靡波流尚務新說以相高動輒自立门户布本横出甚至假借名姓顯攻傳注競相倣傚獨是歷經二百年師傳之所不能出新奇詭誦之所不能入也吳门闌繹于傳中金壇汪洋于傳外之二家者皆與傳為门户者也觀止矣名家雀起亦其有越而上與之者賓府氏獨訂一編題曰尚書傳翼諸所發明皆以揚榷蔡氏之緒

而上討于帝王之正傳間有攄獨得採見聞成以補傳注之未及映而不該博而不泛深而不僻剖而不鑿其見卓其心苦矣博士家羔雁制義蘧廬經傳誰肯嘔心竭慮以刊定大業是以不暇深求而遂競則赴

詭奇則惑人自爲主而益無特操也得聖門戶焉足矣實府窮經究傳求爲輔而不求爲主主者引之輔者發之主者闡之輔者秉之夫學不附影則言立行不附經則德立固世道所關非止佔畢家言

尚書翼敘

實府爲中丞仲鶴公仲子稟持穎異歸承有年以緫才醞堂不能逞白馬炙轂之辯駕黃龍棒喝之譚而顓於經術寢於傳髓庶幾堂奧矣方且建非常以竟中丞之緒詎可量乎因其問序不覺慨然爲之

論次若此實府闡而晰猶曰唐虞三代之風穆矣邈矣夫傳且不敢望其奧末學小子其敢望乎乞所執正於大方者非能翼傳求爲傳翼也凡翼之云皆空中打影以彷彿於門戶之間則方乞靈於傳之不

遑若進而窺帝王之精蘊明光大吳門金壇二家之業而無剩蔡先生之旨斯乃所為堂奧以俟夫得門而入者予聞之曰夫傳翼之不敢窺堂奧乃其深於窺堂奧者也不能使人巧是巧矣實府顧安所援

巧與秘巧哉亟公諸梓

里人陳懿典孟常父撰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　鍵實府父著
門人建武姚伯燮元燁父訂
羊城管天衢爵登父閱

堯典

首節○史不言德而舉勳，即成功文章意，若說德者，為勳則二之矣，君子脩已安百姓，都從心起，放勳在心體上影狀，不着事業，自念慮以至立身行政四海九州，無處不是德，即無處不是勳，欽明文思渾然一耳，于發見之際見其變化不測有如此者，心體本自肅然嚴密，洞然不昧，爍然緝熙，而淵然通乎微者，但欽又是本領，能敬便明，自然經緯有章，不思而意慮深遠，四者在帝性中，史臣何緣知之，都在作用上見，欽明文思原是安安的，乃本來面目，若謂安於欽明文思是見以為美而安之，便非安安矣，允克即安安之時措者，惟實故恭，惟克故讓，恭者貌之莊，允則由中而出矣，人孰不欲讓，而勝心難持，克惟無我，所以能讓也，天下平只一恭，為國何有只一讓，安安允克故誠，誠不可掩，光字虛看，指帝之精神動着說，所謂誠則形著動變化，如日光火光，可見而不可捉，乃不顯之徵也，聖人德盛實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處，被格在堯身上說，參天贊化，不外民物，亦不着民物，著民物便着事業，不可以光言矣，人惟不到此地位，所以不見被格光景，學者試默坐凝神，斯須莊敬和樂，亦覺此身有上際下蟠，不可限

量者、被以覆冒言、格以充塞言、合被格言方是光字影像、克明俊德節○就被格中抽出其切實處、俊德是渾成語、在本體上見、克明不可用欽文安允等語、合天下國家之性言斯謂俊、合天下國家之化言斯謂克明、以親六句、正克明處以字貫下、非克有心推之也、家國天下在堯一性中、觸之斯應、耳通主德說、不分淺深、心方動於此而家國天下已嚮於此、不見有施為漸次、堯之道孝弟而已、真愛根性而不容解德在即親、既者盡也、已性盡人性自盡、註謂親而和之、從一體上融暢、人〻自親、以堯之心為心也、一光均照、故曰平、譬如形長者影長、形短者影短、而日月無異照、水平故澈、平故自章、昭者性真發現、明者舊染一新、昭而又明、可使知之也、

和者元氣流行、布滿、月落萬川、不分而徧、故曰協和、自無不協、非堯去合之也、變即中庸變動之變、非但惡者變也、人〻脫胎換骨一番革、故鼎新之際、未免強勉、變于時雍、則不知有變矣、史臣深羨于中、不覺感嘆、形于詞、亦是蕩〻難名意時字或作如萬物生育于四時、而若其性、雖與註不合、亦好、本俊德、以言光則光皆實際、通天下國家、以言俊則德為實滿乃命節○治曆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是脩齊治平作用處、曆象占候制閏三者兼而曆成、要看欽敬字、蓋器數者星官能按跡而求、惟曰昊天、則非欽若者不能、曆象其理最微與廣遠、故須欽、而在人揣摩憶度之心易起、牽合附會之說易[illegible]若、欽者精誠足以格天、若即欽之當理處、謂之人時

可見變通隨時矣、雖說曆是推步、象是推測、然器數相須不分、兩事此專為作曆而設、曆成之後、還須敬聖人終始只一敬、此時未即授人、特言曆爲授時作耳、人時、饒註允字不[illegible]稍農事、說不曰天而曰人者、民心即天意、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氣候所到、不期而然、堯着神處、全在敬欲、今〻心天心事天事、不徒時至而興事也、要之曆象作曆、無非敬授計非而曆意

分命四節○考驗須渾見、若云曆俱已載、此特驗其合否、則晚矣、觀寅平以敍等字、甚有力、日星之載於曆者、不過以器數得之、而天運神妙、豈可器數盡、又須身體躬驗、直要精與天通而後已、術不違天、全在此等處着力、須有裁成輔相之道、不僅求合成書已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在堯敬心上說、豈只付之羲和乎、天運如環無端、必就陰陽消息之際以為驗法、然於何見其消息也、惟候日晷進退、以究其氣至之始耳、至日氣正、則一歲節氣無不正矣、以日景驗、以中星驗、以人事物化驗、析因夷隩、皆人心不謀而同者、又慮人為成相習而成、則鳥獸囿于氣、其動猶出於無心也、二十八宿環列四方、半隱半見、各有其時、聖人向明而治、俱於南方考之、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南方午位、謂之中星也、春分日在昴、則鶉火見于南、夏至日在星、則大火見于南、秋分日在心則虛星見于南、冬至日在虛、則昴星見于南、四者昏時皆入酉地、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星昴星虛是也、星不當中而適

當其次則以次言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界於兩次之宿則以象言星鳥是也註授有司者諸凡皆羲和自驗惟此從授民者驗之民間此皆帝堯精神所注○寅賓則不但推步紀之而且推測以合之矣即欽若意此驗於春分之旦平秩則不但使之由之而又因以察之矣即敬授意此驗乎一春之政殷中也陽生于中至午而極前卯則未及後卯則太過惟仲春卯月為適中也以字無工夫日中驗於春分之日星鳥驗於春分之昏重厥民一句四節俱重民上鳥獸帶言之聖人體天治曆專為民一年之計在於春乘陽氣之中以赴作興之事安得而不折而天氣亦從此發舒矣○致者致日之致與寅不同夏官測候在南非日出入之處故于夏至午

時立表測景度其氣之至否也陽精之運遁於壯故當晝而晷度長東方之宿轉於南故既昏而房星見曰正者前此則微而未盛後此則極而將衰惟此建午之月得其正也○餞以其方納也而致敬以送之春之所作夏之所化至秋而成天時人事皆如此春夏發洩已盡至此漸漸收斂成實故其氣夷○朔猶月朔之朔終而復始之義在易之艮卦為萬物所成始而成終程子曰艮止也止則復生不止則不生在見物之察也三時皆有事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事畢更新須省察之

咨汝羲和節○註天體至圓一段皆依當時曆法十九年氣朔分齊為一章惟唐宋諸律為然今授時曆已有餘分不能

皆齊堯時之曆亦不齊今曆家所推陽九百六等限所以不准者正以其章部元會之數不同耳只重閏字置閏之說在有六日三字若天體無此五度有奇何必閏惟六日之多又加以月與日會少五日餘所以須閏全為氣盈一邊不重朔虛蓋日行恰好三百六十日天行健每過於日非日之遲也二有字重看氣候到此自然有此不是論置閏之法乃指閏為歲時樞耳春夏秋冬以成歲功若不置閏而春入夏子入丑何以成時歲乎使天運而准三百六十日非天道矣惟有過不及而時所值氣所凝若衰多益寡適當其可此所以為天也月之有閏滿損謙益其天道乎期字與歲字不同歲字是人間所用期字是天氣一周釐者釐正也即撫於五辰在

元化上做工夫若作訛成易之類則時至而事自起何待帝慮惟其節宣補敗故曰釐生長收歛若司其一定之度盈虛消息適符其必至之期所謂允也故天地間少而盛壯而老生而殺衰而旺以至愆伏積滯之氣精侵薄觸所磨盪無不就理時行物生天地位萬物育豈不熙哉熙訓廣不必充拓但無舛錯無窒礙自然處處通暢時歲成定便是允釐便是熙此見不可不置閏意曰熙以見不拘拘於定筭之謂滑曆之神不守曆之迹所以無為也

若時登庸節○萬古時字始于此若時若釆只依傳泛言不可泥若時為輔相夫人君向明而治明烏可少頃不用明而自明則順故曰欽明曰克明未嘗放也放則私智穿鑿勢必

至于嚚訟乃未然之辭非放齊所能知也人只知欽明好而
不知其殄世正以此
若采節〇功字指其心方且欲鳩僝耳若釆乃無爲之治豈
可喜功乎華言飾貌正狀其喜功曰方鳩則平庚而不顧其
後曰僝功則急功而不遑其安帝之明德舜之玄德都是靜
中作用若靜時只會煩言便將精神擾亂如何能用靜言能
是違不必既用而後違象則必非恭不必叩中藏而知其不
然驩兜認鳩僝爲好而贊之不知正其違貌處
湯湯洪水節〇方命圮族謂作未然以此人而治水必方上
命而壞族類若已然則廷臣何爲舉岳安得強薦哉帝知其
不可而復用者憂民之心不能旦夕待鯀非無才獨恃才而
不能行所無事耳欽字家可藥鯀之病欲其看得難勿看得
易也
末節〇後世王香輩便稱做孝不知孝者舜所以格天格帝
者也克諧以孝不因頑傲而然天經地義之真如宮商相叶
鹹酸相調天動神流恰好合着烝烝不格四岳模擬之辭達
舜也不知始之不善而終之善也須是孝誠薰灌若有間斷
則無以勝其惡矣試哉即歷試諸艱帝已心知其人何待於
試有縲絏起事属非常必令朝野臣民習見至聖事業一旦
歷數相及方能心服故試者所以盡其德非疑其形迹易[illegible]
而以隱微熟察也若說以二女試則舜之德帝豈容聞然一
試而不效女乃輕棄其女乎妻之正嘉其德耳[illegible]

宜德之配望其德足相當不可用不驕不傲等語註夫婦之
間三句謂於此可以觀人而益見其賢非於此可以試人而
後見其賢也

舜典

首節〇聖心所存不可見恒於其發處見之帝堯華炳宇宙
舜未樹烈何以有華蓋帝之光被都是性真流溢君子戒慎
位育性中自有光華溢宇宙而非發英歆淵微而非減藻協
字從重字來舜未嘗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而從心所欲不
踰矩則華不在堯也自華而已協亦非協帝也自協而已華
要在舜身上說去不可模堯作主若說堯既有光華則擬下
協帝矣乃性體之無二也濬哲二句不分身心且身心亦分
不得纔形容華字而重協意自見濬方是哲不可兼智出於
深沉也惟深沉爲有智而淺露非智深沉便智慧慧便深
沉分不開的若以彼濟此則非聖德矣人之良知愈含蓄則
愈宣朗明者性真虛靈原自條理其經緯成章者其顯微畢
照非浮光溷照者矣天下惟至和厚純粹者至嚴威儼恪恭
是性中自有之兢業如 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故曰溫也實
理充塞吾心一處未滿便虛無一滲漏便實性體至虛而吾
之誠信足以充滿之故曰允塞玄即濬文溫允註謂幽潛非
掎側隱也亦見華處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顯惟德文
之所以爲文也德到極處便玄玄便升揚不緣師錫岳薦而
後聞者精神不覺潛孚臭味不投自合對協字看故帝當請

予聞以神交矣位不是諸艱當作天位看此乃舜一生行狀
若謂舜初年事便隘了
愼徽節○要得過化存神意舜德本有叙秩精神經理體段
不顯儀刑故所向無不如意愼徽須看五典言不作敷教看
舜一生處人倫只是夔夔齋慄愼便是美其精意欽肅處自
有一段綢繆邕穆之真機人惟情勝易昵所以不見得美將
令五典自五典我自我不能相從舜一當五典便有凜然負
罪號泣之思真如執玉捧盂惟恐失墜使人不覺相遜相親
蔚然于邦國之間是五典之美自舜一念之兢業以美之也
而分之為百姓之親合之則五典之遜矣不曰百姓從而曰
五典從者瞽瞍豫而天下定天下之五典皆其典良心真切

自不容解也長江大河無所不納揆字最有味政事莫不揆
其宜所以政出於一而天下無廢事也時字重非舜使之叙
亦非百揆自叙時至事起化至神流不先不後也舜處側微
其于凡百揆度隨到輒治者明明德于我而已舜未主四門
贊擯四門之事故曰賓夫主則其精神注洽已久故和之易
賓則一時相接形神難以驟孚而盛德光輝溢于晉接之頃
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言不待觀其行事而化
也穆穆不掩交接說心和氣和天地太和充滿洋溢自不可
閒納麓傳雖不言職事然堯舉舜敷治亦為洪水之患為多
不可做偶然相視說亦不是遇變而鎮以常也聖人即天風
雨雷電之天晴雲朗日之天無二境也一團精元流貫天人所

向無非適得吾體者德之玄乃至此乎
格女舜節○詢考底績一時事非待考功以覈所言也詢謀
也與敷奏不同帝堯時釆其咨之憂素切一旦得舜却將平
日憂慮盡與謀計而圖之廟堂措之天下若取左券在堯原
不以議論責事功在舜亦非以事功踐議論體用合一言底
已是績盛德之至也不可涉歷試諸艱語可字有味因言以
信之也三載底績正見施澤久而人心共戴也績在德上說
不是舉功以見德讓德誤從或曰之說自歉德不堪也誤人
字是添出且無所指
正月上日節○舜相二十有八載此特其三載後耳豈堯遂
於此終帝位乎凡堯所欲為未為及已為未竟者舜皆終之

所謂成厥終也
在璿璣節○堯曆象此止璣衡象而不曆者曆不必考也一
轂當圜天又以寸筦收衆象慮其未悉即悉之而天以積氣
往來則動而難執嘗於毫釐杪忽間密移僭差而不可知在
器以成形參象則又定而有常故須察之有窺其妙于器中
者亦有悟其理於器外者若只按策求合不亦拘乎在字即
欽若意齊非畫一順其自然適中其則也天運何可齊得察
處便是齊從器中察其精妙自整齊而不可越其中便有調
燮陰陽節宣氣化意徒按時測候與羲和侵職哉
肆類節○堯尚在而舜儼然主祀朝巡可乎蓋堯命之使主
祭覲侯時巡以示舜有天下天與之人與之也故不重告攝

說要緊在首句、一祭則六宗山川群神俱在其中、必歷祭舉聖人之誠、無處不到也、致寅畏之忱、申孚格之道、洞ゝ屬ゝ予德弗嗣是惧矣、

輯瑞節○聖人無衆寡、豈以朝會少而盡其詢察、禮意朝會多而遂不得盡乎、且群后四朝、不聞以一日而畢、而四門穆ゝ亦並未日ゝ見也、此為攝位而異其禮、全是通天下精神之妙法、故來則見之、見則班之、上不以亟見為煩、下不以後至為慢、任人情之便耳、班瑞不是說審非偽而班也、聖人無偽待天下之心、班瑞不可說使諸侯知封爵受之堯統攝舜之舜、蓋此時堯尚天子、安得遂欲群侯歸心於舜乎、諸侯執玉來朝、便是輯瑞、輯則必自班還、總以宣明帝堯之德也、彼四門一賓耳、尚人ゝ穆ゝ、況日覲耿光、其精神當有出於輯班外者、一輯一班、凛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氣象、

歲二月節○舉祀禮、一正朔、同制度、齊風俗、總之昭德於四海、出有期、行有方、止有事、所以國不費而民不勞也、巡以代堯、不是恐天下改日易月變禮易樂也、聖人惟恐精神未洽、故既類禋望、又隨方以祭、既在璿璣、又隨地以合、既輯瑞、又隨處以考、自天地民物以至制度文為、無一非精神所到、世未有不遇化而存神者、柴以祭天、ゝ雖一而四方之民各為一天、隨地祭之、使人皆得所天、豈以一歲四祭為黷乎、祭山經之、祭川沉之、令不能偏經沉、故望而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覲后有穆ゝ明ゝ意、執贄飭法、皆覲中事、玉以象德、帛昭精白、

羔取群不失類、雁取待時而行、雉取守介不失節、都自表其心、非以獻舜也、時月日、雖當在齊之後、而敬天之極、不嫌于隨方精覈、故又協之正之、即在齊之心也、協非合、正朔乃以合天也、天時之運、日家著有君象、故以正言、正日就是協時月處、律關氣數、而氣數隨風氣以轉移、千古曆元以此剖破、萬事張設以此經綸、通宇宙之元氣、洽人心之元神、無有不中不平、此在氣機上節宣、非以累黍吹管為同也、度量衡有彼此通同、無乖戾、人情咸平、無折閱意偷者、人文漸著、煩簡損益、不能不變通以合帝堯制禮初意、五器帶五禮言、禮定則器自正、曰如ゝ其所修之禮也、禮之精必附器之粗以錯陳、非特如其制、直如其禮之精、不是徒取五器之形象屑ゝ

十一

比擬之也、謂之卒乃復、不以時候拘也、

五載一巡狩節○通重民說、功令雖一、展布隨人、故註云各陳、須泛指民功說、不必添出不善及無功意、聖世採實不採名、既欲試功、何必多此一番言說、況共工亦能言、誰肯以不善為言哉、此聖人好問好察之心、不但奏所以行、凡有益國庇民者、無不陳、故曰敷廣也、即今世條陳之謂、明試易所謂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也、言為標、功為本、奏呈其形、明揚其蹤、蓋式明之衷、無微不照、非慮其易眩、欲身親見其行事之實耳、車服不但示寵、要看庸字、人臣不言功、而民居其功、至德不修賞、而民為之賞、采菽詩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路車乘馬、玄袞及黼、蓋顯此一人為萬民吉康計也、

肇十二有州節○重首句下皆十二州之事封山濬川不是兩截要見天下大一統而聲教四訖意地平天成聖人精髓無處不貫苟可以利民不法其故ゝ分州別境肇自獨見而天下不以為駭苟可防患不狃于安故荒度經營修濬舊蹟而天下不以為勞州域山川經理之大綱禹盡力溝洫則又跡剔其細目也後世封禪止以祈福而川源隨決脩治而已封山滌源惟聖人總有此大經理

象以典刑節○首七句出罪意多眚災二句即指上說非有二用也重象刑句垂象示人使畏而難犯即有懸而不用意經權渾見五刑設而有流宥鞭朴設而有金贖亦權也眚災之赦則重中之輕怙終之刑則輕中之重又權而未始離乎經也權只是度量取中之意豈以剩定者為經而偶一者為權乎註意自明不可牽對欽哉二句比上深一層從欽中見出他恤來恤憂恤也不特為刑之戕民即使民無逆罰又使刑措不用憂終無解時若謂今日立法後世必有權之宄者又謂法雖未用而已慮斷不可續者俱非聖人之心聖人去法不可用法不可使民入法不可使民出法不可直是恫瘝切身故曰惟刑之恤所恤只在刑不論其用不用也不曰惜而曰恤傷之痛之也恤即是欽意從刑中覺其可恤則所恤在民從欽中覺其可恤則所恤在刑聖人百事只是欽

舜流共工節○天下止為除害而服便看小了舜矣天下各自當其心當時四族俱著姓根蒂深固孟子謂不得罪巨室

舜初擯便除之而耳目不職可見作用之神化處光以七十三載未誅之凶而待之舜非養奸也其惡未除僴莫一旦並生舜以攝位方始而誅堯所未誅之惡非輕殺也其惡已盈豈容一日同國誅非懼害謂非化日之下所宜有也服非當罪衆措動合民心也

二十有八載節○雖紀帝堯君道之終實見帝舜相道之終三載通百姓四海言之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其服之禮也

月正節○攝也受終於文祖歸也即位也俱格於文祖此代堯守宗廟為祭主也堯祔于廟舜以大義主其祭羣公百辟與天下共盡瞻仰享格之義此不易之禮也

詢于四岳節○天下吾身也當使精脈無息不流必待遭實而後闢民隱而後達終不廣不通矣聖人求賢如不逮視民如傷曰四者橫來直去之謂合天下薦舉為薦舉合天下耳目為耳目闢明達主舜身上說闢如三德六德不拘一途明如日月當天容光自照達者一氣相通纖痾必覺若求民隱以廣吾見聞便非明達三者俱有作用不是空寄其神也幽滯何以振揚饑寒何以料理閼淤決壅觸目洞耳必有以轉欝而通轉危而安者聖人眼界闊用以公耳稍得天下就是吾之門與耳目一處未到便是吾門與耳目之有缺非為天下計為吾身計也○岳居內統外牧居外承內不可缺然分內外

咨十有二牧節○雖總為養民然先養而教既教而後措意

自相承、要重處之淂宜說、食只在時、不僅不違農時也、順天
時興地利、因民所利而利之、時舒時恭與元工為闓關也、柔
能非有詳畧、地道惟柔、故受抑其心以下之、無一不在胞與
中、能者期必能之、容通之地、觀化之始、此處尚不能、何以風
遠、亦還其良能、非強之也、惇有維持加厚之意、不但優禮之、
允有推心信任意、拒絶未盡難字、以人易進、故以難言其意、
只為着德元、蓋養賢所以及民、而又懼任人害之也、蠻夷要
形容中國順治、所謂從欲風動也、天子不勤遠畧、即異域向
風、無足為養道之重、而聖人守在四夷、非百蠻慕義、何以占
内治之成、
有能奮庸節○能亮致哉、何用奮庸、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
心、乃日新不窮、聖人之精神一趣、則天下之功盡起、不作而
奮、元化所到、百物自發、熙非求加於帝業、而風氣漸開、當奉
而益張大之、宅有推心委任意、亮惠在大本大原着力、道揆
端於朝廷、而九州之物宜自遂、法守慎於宮府、而兆民之分
願咸淂、明處便是順處、而奮庸便是亮惠、伯禹作司空、若謂
能稱司空、必能稱百揆、似看不了、意謂禹可宅揆、令止司空
平水土、懋百揆、摠一機一理、仍舊職、不過欲其防患、則司空
之事甚省、故可兼行百揆之事、做予在念、豈其以平成而弛
之、惟時即若時〻字、懋在精神孜〻上說、不着事功、禹非好
讓、惟恐水土未盡平、亦真見三臣可百揆耳、俞汝往哉、時說
云三臣貴未竟、惟禹成功、可兼此任、俱是添入、蓋深許三臣

果可相、但予心既屬之汝、直當任之、往字要淂宅字意、民四
體以為治、分猷念以相從也、
帝曰棄節○此當乃粒之後、民饑須說淂細、欲民免饑易、欲
民不阻於饑難、雨暘燠寒風淂其時、而後百穀成、固有樹藝
稼穡各盡其能、而若有阻其食而饑者、此直責之以斟陰酌
陽之精神、不先時、不後時、以施其播種、使淂食之路、豁然自
開而無所于阻、又非特教稼已也、曰百穀、則凡資生於天倫
氣於畊、無不種〻並植、而盡物之宜、曰播、則凡業之可闢、力
之可到、無不教民廣布、而盡地之利、蓋生殖漸廣、則小民易
不知稼穡之艱難、故欲時加勸課耳、下不親遜及寇賊等、俱
是聖人視民如傷之意、不可作實事看了、
帝曰契節○不親故不遜、親乃親睦、真意流洽、絶是孩提愛
敬、遜是適淂其理、反之叙秩、初毫不差也、非必情乖紀瀆、此
心毫未融洽恰當、便不親遜、雖以勞來振德、後未必盡然、司
教者能不惕然儆乎、敬敷不是以條教為約束、直從心之常
惺者、默悚于條教之間、不淂不漸以深心、而摩以歲月、所為
忿其難化、與冀其速肖之意、盡消鎔于競業之天矣、蓋敬由
心法之精微、而慎其事、即脩已以敬也、寬乃敬之作用、敬原
至寬的精神管攝、自然約束不煩、所謂居敬者行簡也、敬寬
只一事、與君陳寬和有別、彼主優游入人說、此則耳目無拘
手足無迫、曠然天高地厚、主敬之極功也、敷教當有勞匡、此
因已敷而提以敬寬、故不復言敷之道、

皐陶節○刑官欲平人情先平己情而僅以刑流當罪則淺矣故帝申命之蠻夷不率門庭之寇也治之不治可矣小民乘機作奸腹心之疵也釋此不治何從親遜三就三居關說此皆皐陶已播之法至惟明處方勉皐陶服主服其心說宅者各止其所宜遠而近宜近而遠皆不安其所也服宅二字已當罪而民信之又何云明允要深一步主用刑之心言乃掃除私見一點不污不逆億而先覺所謂明也易言用刑如噬嗑賁旅其象皆取離用刑只在明可知不可復扭刑流說直指虛靈不昧之心言德性真明我與民共要使法意民情曉然通暢明則必誠矣允正是明處所謂自明誠也不但信民心直自信其心允而用克實能是允猶所謂允塞

垂益二節○若予：字有味一人之恬躁與百作關巧樸一人之舒惨與百昌關性命聖人都要從自身自性上若所以難其人順理治事曰若順理居官曰諧二節重諧字中節謂和若工曰和過巧傷朴任朴無文調其不巧不朴之宜而適當其理也若虞曰和不剪伐則相害取過節則凋生調其生養取用之節而適當其理也天地生成一器有一器之宜一物有一物之性原無可矯拂順其自然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故舜專命焉二諧字註云和其職在職守上說若如時蕤似將若于霰說一邊了

典禮節○神吾心之神也嚴之心而已禮只是敬交神特一節耳寅清非僅欲端交神之本也斯須不莊而慢入之雜鳴

而起覺念正醒夜氣生息本真時露故養心之道以夙夜為先蓋以神惕心不若以心自嚴即念求靜不若以敬止念直即人之生也直惟敬可盟獨覺可質天神浩然常伸無少回曲直即清不直則雜物欲淨盡清明在躬寅直清只一事分開不得要看二惟字此衷惟有一敬更無屈抑何等澄澈有淨即有穢若使去欲之汙以存理之潔亦非清所謂清者亦想像寅直時景象作用功說有主之心曰敬心之本體曰清兩間惟此虛靈之真神以效靈而人以合漠心即神：合而禮在是矣寅與欽稍別虞廷心法只是一欽

典樂節○至格神方是全功一節不可重了教胄子反輕了格神人註云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可玩雖云樂教而教

自教樂自樂非全靠樂為教惟樂之動人以氣暢達在心神之微耳直溫四句主教說既教後又以樂和之也不溫不足為直如註意雖道教者能以溫而加其直乎溫者直之本體教之循直之本體而已下做此任質而行坦〻平〻絕無回互方是胄子之直又須從容和易然後不至於徑情而自遂開襟涵育八荒一闥方是胄子之寬又須確然剛果嚴憚有威惟剛能斷而無鋒不斂即無心虐人有悍被其害者臨下忌瑣故以簡為貴而煩文既省則精意宜貫庶不失於傲慢也詩言以下不重作樂說究人心之本來和也人一有志則詩歌聲律一齊都出物感於外情動于中若撥其人生而靜之初而形〻篇叶要以舒所自得為懷無不滿志只在性情

上發舒、不看詞章、且若有迫而不可遏者、此不可過者、正其真心勃發、若言不足以暢心、而不覺迭唱以漫衍也、此不覺暢者正其真機快暢嗟詠、猶藉于辭、而不覺天籟之自鳴也、至于聲則純乎任真而極人心之致矣、而不知其出乎人心而合乎天則者也、心到極處自有不可踰之矩、而律于此和爲律者聲氣之祖也、聲行意律行法、其能長能短能清能濁而矢口以成者、正其適長適短適清適濁而中的以動者也、人聲原從律上發出、律原從人聲內合入、其間無鬱而未洩之精亦無激而太洩之氣、是自然之和、蓋本無偏過、此偏過者所以闕而神解也、舊說泥註謂上四句只是人聲、則所謂律者何物耶、八音三句只形容和字、無奪正是諧處、書凡有

入相濟則諧、相侵便奪、不獨奪其先後之次、如絲竹之音、或見蔽於金石之音、須調劑得宜、使輕重徐疾各不相犯、合人神爲和、則不徒在音律間矣、以此立教、直還其本然之真和以融其習染之偏、迥有脫胎換骨手段、

帝曰龍節○君子祇節、矻然不回、讒說之人欲殄之、不必果爲其所殄也、彼且陰售擠排之志、陽託摘發之公、令聽者不能爲善人解、卽善人亦若無以自解、而竟不知其從何證據於是耳目大駭、而人心洶洶矣、公道大明之日、何至變亂、但與讒說讒譖之民不合耳、本文只說堲讒說、並無防僞之言、蓋讒說之人乃借正論以行其奸、所出者未有不是上之命、改所入者未有不是下之奏、逆恐因命敎奏、後以售詐、亚要奇

允字就果上之所出下之所陳未必悉可、封還勅頭可也、序不上聞可也、須在理上說、此允乃通上通下皆信、從之上者必可昭定保發之下者必可裨誤謀、一時信之亦此信之非誠明兼至者不能、此是防之于未然事、

咨汝二十節○上所告者職也、至潤澤之使不隳于職、又不拘於職守者、則運用之妙存乎二十二人、故須敬欽在亮上見天工不僅指上文、出王遊衍莫非天載、調元者固與陰陽祀闔闢、卽分元者亦與氣序爲周旋、先時則抗、後時則慢、故曰時也、曰功則才識使倆猶可勉襄、曰天功直于無声無臭中而妙轉移搏捖之能、須有真精神方可通得、語意甚深、

考績節○三載則功罪未竟、序陟要難據準、三考則服習久

而讜論定、便捷者既無悖於易、遲鈍者亦無苦於難、始勤者既不敢終怠、改過者亦因歲月自新、事功奮起者謂之明、事業猥瑣而不煥發者謂之幽、唐虞由洪荒而宣洩、宜文明不宜汸穆、少不奮熙則汸穆之氣鬱而未暢、便爲幽、若不善之人不可一日立於位、倘待九載而斥、則流毒不深乎、考績黜陟泛言、自二十二人外官品材器各別、豈可無法、註賞罰明信意不宜入講、庶績二句形容立法之善、當在帝德上說、咸者皞皞廣大、並育不害、並行不悖、有天何言而時行物生氣象、三苗結黨、雖善者亦不得自遂、故分背之黨散則援孤、迹分則習解、卽引置莊岳意、分比亦斥陟事、舉三苗未過指足咸熙耳、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府父著

大禹謨

首節○易曰君子以懿文德曰文命言身教也不言德而言文自羲軒以訖今日備列聖經綸而風開歷數十世漸陶而化洽英華勃發結為文明根舜来有軌範之意有訓行之意承進也註以敬陳什之言為憂治無窮之謨以進於帝也時說作承舜問察之心不是惟文命四敷所以祇承虞廷只是敬后克艱節○比論語興邦意不同彼主道之難畫言此艱從克字生所謂堯舜猶病諸也無可控揣則艱伏有可控揣則艱成艱常乘我則我負我常待艱則艱克盖不罔艱之真有

無而容勿之間時稟一駷惕之形不徒見之儆戒而見之實體必無毫髮不詣其實乃為克如克敵之必勝也艱是當時君臣之心克是當時君臣之力民化工夫都在政乂中故原為民設也修治如治骨角治玉石已精益求其精主德言敏字正肖君臣之心與力若有迫之而不敢緩于德者非速化也一民未化或化而未敏不可言乂故曰乃摠形容艱字允若茲節○允者真見其難也不可分放與事看句句着力觀註中則必有以廣延三句在君身上說去若說效反懈了天下有三脉言路賢路民情君之精神一未貫便梗而不通嘉言三句難在天下稽衆三句難在君心要看伏遺咸三字自古求言之世多伏言非上求不勤彼自不樂告耳求賢之

多遺賢非上求不勤彼自不願仕耳極治之朝多怨咨非澤未深民自不適安耳主言者賢者與斯民心裏說豈不乎稽于衆三句比上深一步即堯舜猶病意玩註然非忘等語惟恐一善有遺一才未舉一民未安以傷吾治者稽之察也稽于賢易稽于衆難稽于衆易稽于衆而舍己以大舜一生工夫都在此真見人有餘己不足委心聽受強人己關頭最難破此則善與人同不覺爾我俱化不但顛連即得所之民有一念抑鬱未暢亦是困窮陋即在位之人才猷未得盡展亦是時克着力說惟克得難真勝得難人君一勵精便通朝野顯微之精神通極而反若不克通則帝不于艱處啚克而于克處啚

有出於問察哲惠外者矣觀註而恆字不必更着党生乎實事講此就是實事也此舉個克艱樣子不是贊辭帝德廣運節○通在德上說上言克艱惟帝故揭帝所以克艱者惟德之盛也廣非覆被有如虛空運非推行有如元氣二字分不開空虛自然不毀元氣自然彌漫只在安安允克上想出合四德而兼有何其廣妙四者於莫測何其運四乃字非真無定體而恍惚不可為象也其實一心耳神在聖中文武在聖神中求所為聖者而不得復見為神求所為聖神而不得復見為文武蓋帝人有一德便成一德聖人無方無體每于一德之中備衆德自不容以一德求也廣運是骨子聖神文武是影子皇天三句不重天眷說乃帝德之盛同於

天奄四海二句直下、不可着禄位說、須以德言、為天下君、即
后克后亦應帝時克句、要發克艱意、克艱是得天下後事、
非指盛德得天為克艱也、
惠迪吉節○就一人說、稍重從逆句、要看惟影響三字、形影
聲響本一物也、若云善福惡禍、雖理之必然、猶二之矣、惠迪
就是吉、不待降祥方吉、從逆就是凶、不待降殃方凶、吉凶俱
在順逆初起時、道念一動、舉天地和順之氣已疑之方寸、起
念一謬、舉宇宙閒乖戾之氣已集于此中、不曰如而曰惟、非
是外來、皆由此出、因益言克盛德致眷、恐將天道說遠了、故
以此終上意、
吁戒哉節○事所不免、理所或然、總可度量、曰無虞、則未雨

後隍之主、無所容憂遑矣、賢主戒未亂、聖主戒極治、朱子謂
無虞只合儆戒、舍此無他道矣、八事該在心上說、處必不然
之地、設為不必然之憂、失如遺失素所有而偶失、既聖人周
旋中禮、行出來就是法度、但綱維可取、而志氣不可為持、無
心弛之、有心矜之、皆失也、雖上智不能無人心、如逸樂亦人
情所有、逸對動、樂對憂說、遊如遊山玩景、涉冣于是也、淫過
其則也、逆不可有、不可一涉、畧樂不能無、但不可過其則耳、
二與疑在心上說、二者、矣志未一、形神未化、賢自賢、我自我、
分而為二、疑者、執見未真、可以斥、可以容、不能自決、不必遺
賢未任、遺奸未去也、謂之謀、則此志舉竟介在可否、其中必
有百慮一致之極、斷然無可疑者、由此而成[illegible]

之天、無罣無礙、無疚無惡、豈不泰然寬適、若一涉于疑、則謀
本屬推敲、而疑心又從而二三之、將成將不成、此衷不勝其
展轉狹隘矣、蓋濬哲在我、而能疑之、此必有一種道理能動
人心者、安得不為胸中障礙、故一勿成而自熙、總一意先定
志而謀自無疑、若待疑而求、便無及了、從志上發出、必廣熙
字不可作明字看了、譽即發有譽之譽、声名洋溢、能使民寡
過、故有可干之理、夢帝力何有、豈容知識、易曰括囊無咎無
譽、豈可犯哉、欲即敬修可願之欲、帝之欲無非為百姓而動
念者、但以君從民則順、以民從君則咈、人情未順、即理義未
安、乃如洪範所稱卿士從庶民逆亦吉、如盤庚遷殷、所咈者
民之私情、所不咈者天下之公理也、欲更進矣、論道則百姓

為輕、我惟知有道而已、論百姓、則已又為輕、我惟知有百姓
而已、怠荒指八者、非怠忽荒寧之謂、去怠荒易、無怠荒難、是
太虛之象也、惟其戒也、于原未嘗怠荒之時、設為怠荒之懼、
故其無也、于萬一怠荒之倪、容其絕無怠荒之端、無字比罔
勿不同、天道無聲無臭至矣、來王不作效、亦作儆戒說、總要
他無怠荒意、
於帝念哉節○句〻責難之辭、念即克艱是也、德惟〻字要
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是合一的、註分而為二了、養
民正是德處、直包到勿壞、非但生養之養、乃涵育薰陶遊於
德中而無戢戢耳、水火四句、事之已然、而言之看力於不曰已
修和叙歌、而曰惟稱難之〻辭焉、無自陳其功之理、是叙既

往而意只重在戒之以下也惟修方為六府不則不成六府矣不言生之序而言相克者正應修字治而去也天地之數不克則不能生不是五行自修乃節宣調燮之力三事不出六府中如父慈子孝出作入息雖天理自然人事當然其實聖人有許多栽成處總惟和六府終於穀三事首於德養民之所重可知矣九者一屬天一屬人合言均為民功惟敘註順其理而不汩與惟和註當其理而不乖似重複矣天道修于上而後人事和於下奏節倫次秩然不紊也歌非歌帝力治氣薰蒸不覺手舞足蹈而形之歌耳戒董正敬戒意刹歌處在上之人不可無戒懼督責之心在下之人不可有見任見成之念又須勸者乃舉所未能而勉進之若只其所已歌者何須勸蓋歌不過一時意氣更宜有萬世不磨之精神戒董不已而又勸方可勿壞若說戒董不好便不是責難君德意勸就是俾下永賴從勿壞來天運盛衰人事興替都在民心上轉移故民心勸勉一段真精自不可滅滅天下之事成必有壞聖人贊化之消息使成而不壞直可取必

地平天成節○雖因禹言養民而推其功然不是歸功于禹實有相勉意易曰地天交泰地平而天始成允不是信禹之不誣信之天地也天地消息最不可信此則信其必治而不亂曰府天地之藏不窮也曰事職分當為重其責於人也曰治有條不紊各得其理也永賴乃無窮之心應勿壞說註推字推廣也府事信脩和矣汝欲俾勿壞則不特一時賴之使

萬世永賴[illegible]者乃汝[illegible]以為功也平成允治就已往說永賴乃功就將來說功汝功績乃功勞

格汝禹節○非真倦也血氣衰怕恐或倦耳衛武九十益敬豈以舜有倦時乎君位不可一日不勤故欲禹不怠

朕德罔克節○克即克艱之克不依者得君位至難惟恐民不依耳依如赤子之於母瞻依而無所解怵就共畏之民心隱隱繫念者言邁字有力行意有超越意百司庶職有一愛民之念便可敷德及民惟刑官雖有愛民之念却為刑所隔不能頓致之民故須勇往力行直邁刑而上之下文註云使其中心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所謂邁也乃字正對邁字以[illegible]民[illegible]以德種根子不曰依而曰懷外若無德實[illegible]謂陰德也栽培深厚每入于人所不知及其[illegible]降民被潤澤而懷之此德之透徹處于是知臯[illegible]用刑實精於用德也念之四句非強塞自待實見得他如此推闡說形容他德降于人人心自不能忘所謂民懷也故末以惟帝[illegible]之德所成就為功禹所讓陶者以德而所欲帝念者又以陶之功蓋德在民心之隱實功在朝廷之顯錄而拯溺之功誠不如作命之功更當念也

惟茲臣庶節○不曰法而曰正以正而正人亦不正也惟中字看干乃干瀆之干一行未中不免煩上声色作犯法說便粗或者猶萬一意影下無字明如日月麗天洞心徹目非密刑意論之謂直從民心發則內雖蔽錮障使其曉暢洞徹不

致有無知入井之事也此便是慈愛教化而遂其用處刑教一物不可謂以刑齊民於善也在司徒數之為教在士師明之為刑揔在綱常倫理上着力刑即教明即弼也曰明則刑貴知而不貴用曰弼則教為主而刑輔之弼力處全在明註謂期者先事取必皐陶參透刑之精華看得此為致治之道而非輔治之具若執券者二期字有實作用于予二字不可倒予治二字不可折言期至于我之治也蓋從刑威中做到至治之馨即邁種意為說皐德在民身上而帝說在自身上抑又深矣無刑就是予治無字比設而不用者有別如萬物不知秋之戕殺天亦不知秋之可殺帝所期于士者尚明允皐所期于帝者并恤允而無可用使民心猶知儆了則[illegible]

發未忘陽和未暢氣協字恰與中合不但不違教弼由教而有過不及者皆無矣若只趨于中不可言協蓋上之令易合已之中難合有心求合終有渣滓此適得本来面目矣對治心說百官以無曠為功士以民不犯法官若空虛者始為功時乃功對念功說懋即予懋乃德之懋念其功而歸美之一帝德罔愆節○皐贊帝德不言中而言無愆以其存心慈用意厚每似過於仁然皆天理人心適當如此愆說入心衆来總說帝德就罔愆了寬簡正是罔愆處罰弗入句根寬簡来實簡要狀無為氣象指心體言亦行所無事而已煩密息侵非並生長育之道聖人任道不任法故施為得要氣度自弘臨有揔理意故說簡非一無煩瑣之謂蓋不簡於心而簡於

事者也御有駕馭意故說寬非一無嚴厲之謂蓋不寬于臣而寬於衆者也寬故衆大小重輕悉入胞與之中而無所不保合簡故舉刑省功罪一歸綱維之極即無所事許求此皆摸擬帝心非實事也朱子云聖心涵育發生與造化同物或自逆其理則輕重取舍亦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居其半而涵育發生未始不行其間若只是一味姑息則犯有司者必衆亦非聖人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罰嗣二句只說聖心善長而惡短便了不必添出其子之有罪有德與否時說分法之常變不知肆赦賊刑前明註法之權矣宜順文散說宥過亦非直赦觀流宥五刑句可見刑故亦有疑重觀官刑教刑等可見非不論大小而直赦直刑也罪疑

二句找足上意疑處便是觀用心惟輕惟重非為疑而然以疑為輕固保赤子而其半猶未免縱惡以疑為重固成人美而其半豈免冐濫蓋聖人欲天下皆出於罰而幸有疑之一路只可輕不可重聖人欲天下皆入於功而尚有疑之一路只可重不可輕俱是理上合該如此疑指有罪有功者說若聖心自是無疑與其二句就疑字推出用心之極謂之疑吾賢殺之未必無當萬一不辜未免殲良吾賢生之未皆拂經即或不經亦止亂法何忍損一人之生而求免縱罪之愆也不辜與無辜異無者無是罪不者罪不至此也有罪加刑法之經也不刑則失經矣聖人必不殺不辜必不失不經只摸寫好生的心如此夫既曰失寧謂罔愆耶此則寧失為

罔愆而不失者為愆矣天地之大德曰生好非慕也出乎心之樂生而不容已謂之德見非情之偶發乃心之本體也民心生々帝德好生一團生氣自相浸灌洽處全在好字來更着不得意如水浸物透則與之合聖心民心合而為一也不犯正是洽心處犯字極細充類至盡本心少有不安便為犯了犯義犯刑同一犯也

俾予從欲節○不犯法不用刑是何景象民協于中䟽々皡々天下得而吾心得所為欲也欲即性也從欲便治若作民從便似怫百姓了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也此說俾予下方言四方則從欲決不可涉民字曰期于治此曰俾予治必歸之予何也曰治須理其不齊若求之民便着迹所謂脩己以安百姓乃聖人恭己無為之本風字下得極好無形影而四達不悖蓋過化存神純以精氣而不着迹也動即至誠不動而變皆四方之天真自動非舜鼓之也休與功不同功指實績休指心言即種德期無刑意與欲字相應從風字模出所謂祥刑也要得申美口氣○觀禹皐與舜前後歸功歸美處直是聖人兢々業々不自為功的真心非是謙言讓辭而克艱之念君臣一體者自見可想虞廷氣象

儆予節○常人以為氣數之適然聖人以為人事之未至故災自克時舜以為儆予以身任之也不可以德功分照註口氣為是洚水為災而禹治之已賢矣而又能克勤儉克勤儉既賢矣而又能不矜伐惟不矜伐而其功能之實卒不可掩

者故于以為盛大而嘉美焉重疊讚嘆一步深一步件々周致無一缺漏曰成行如其言曰成允究行之始也事就其緒曰成功究行之終也而個汝賢他胸中見得天下事透把得天下事定目無全牛若探囊取券是真有大挾持故曰惟汝賢而賢字俱以德言註原不分功德克所謂恭儉惟德也視一民之溺猶已溺之不覺奮庸謂天下未寧何以家為不覺收歛在禹心衷說假是寬假之假非假借亦非虛假不自滿假正形容克勤克儉其氣奮而歛其精運而收真與乾同健坤同翕故曰賢勤儉是大禹一生得力處矜伐者滿假之枝葉聖賢盡己而已々所能為者皆所當為天下非屈服而不爭蓋共囿於功能中而無可爭也要重人心服禹不重禹功能之高說懋嘉二字着力舜以禹之德合天之道曰懋者晝出庶物建天地而不悖而知天之盛讚矣又以禹之功成天之道曰嘉者治成永賴贊化育而同流而知天之佑順矣故曰天之曆數在爾躬予字頂天下字人心共懋共嘉非一人之私也

人心惟危節◎人與道只一心性靈不着一物若就人身觀道必不能離心終說心便不離形氣以形氣乘形氣欲境現前凜然坑塹危孰甚焉若理義麗形氣欲見而無形欲指而無象粘滯即非落空亦謬豈不惟微蓋非道心之淪於微而微者乃道心之真也讀操存舍亡而危可知讀無聲無臭而微可知二者襍則不精故當欲情萌動時亦認為天理流行

二者濟兩不一故當天理用事之會使本念不容一毫夾雜
欲念自然汀滦不上精不必一切揀別弟迴光返顧而百妄
自不能容一不必一切屏置第提衡真性而根宗自不容二
精處便一非精了又一也精一俱兼人心道心時說云精識
人心中擇出道一是所守只一道是制人心而存道心矣夫
人心豈能盡廢哉二惟字與允字相叫應精一比擇守不同
精字兼擇守省察得到即是克治得嚴別無兩項工夫察
危微之幾非察人心道心也察亦不盡精之義金百煉而始
精精之為言妙也工夫到後心形化而心神合千念百慮總
是一路反之本來不爽毫髮而無容會歸非但不着於人亦
不着於道信能執其中矣中者心之體從心不踰若有[illegible]

故曰執謂之允者未一以前所任者心危微既不自決即執
亦執不住既一以後則所任者中而信為我有也危微是心
之本體中之根危是安不得的微是着不得的謂之中適得
其本體理欲既無岐途而分化之根元自植若安之着之是
窮滅助長之學豈得為中乎
無稽節○精一之心豈言謀是惑就言謀中防耳蓋古未發
豈為無稽或有意言言不免過當獨得之見豈必雷同或有
心立異不免差池此是精一工夫與上一項事要得常好問
用中之心狀出就中作用然稽詢云者非執泥雷同之謂也
安石援拾周禮適足禍宋而金城方畧竟以違衆成功豈得
舜此取彼哉惟人主執一中於上則鑑空衡平而聽庸不惑

不然膠柱之論采舍之謀每偏廢其易忽也
可愛非君節○君尊而民畏之每嫌其不愛故曰可愛民賤
而君忽之每嫌其不畏故曰可畏首四句抑揚重在君不可
將常情說來看要在真心上說衆非二句要發君民一體
意位中之作用宜難稱塞位中之釁端宜易竊發何可不慎
欽慎敬一義意有淺深欽統言兢業為君難之心慎則有索
朽六馬之思矣敬則恂慄瑟僩不戒而嚴又不止慎矣欽哉
工夫正在慎位之工夫正在敬修三句相推說下可願乃
可愛之實比欲字不同心中自有一種可願處在之不難宜
虛說不必泥中字亦不做欲善看敬修看不得氣力適將恂
慄之本體便覺暢快既曰可願如何又說蓋不修則形氣[illegible]

而來橫而決洽之天倪且毒溢矣惟可願如何便慎位民生
天地之中以生盡吾之願即愜天下同然之願君位自無忝
一不敬修便困窮而祿絕矣間不容髮者也惟口二句指天
命不可虛推大寶原非泛授功高德懋惟禹為諧豈有枚卜
功臣惟吉之從如奕棋然嘗試而漫發者乎出好興戎蓋亦
有畏焉而非祗為慎言發也禹辭位亦非興戎之比況禹畢
竟又有枚卜之言而舜又有汝諧之命何謂朕言不再蓋正
所說執中敬修之言不過打個樣子而已道不可言狀一落
言詮便多坑曰好戎從此而判能合吾可願之體而油然悅
心者便是好不合吾可願之體而與心矛盾者便是戎然須
默識體會不可以言求故曰朕言不再

枚卜節〇禹非欲辭位而請卜、只為天位至重、未必天與吾耳、帝以人心決天意之必從、恐天意未可知、乃卜、今天意既屬于汝、即再卜決無吉於此而又吉於彼之理、便不消卜了、神宗節〇不必引祭法為證、神宗決然是堯、授命與受終不同、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堯止無所與、受命者但受攝位之命、而未必盡終其事、故征苗之命猶出于舜也、惟時有苗節〇舜攝位首罪四凶、禹攝位首征苗、此振刷人心一大機權也、惟時字重看、濤海內外皆廸有功、惟苗弗率、昏迷二句是惡之源、反道句以行政言、君子二句以用人言、至於民怨天怒、皆昏暴慢之所致也、正見其弗率處、奉辭奉帝徂征之辭也、有數非必蕩平勦除也、借觀兵以耀德、要在

不戰而令彼格心、以共適於無爭之天耳、所以不旋踵而班師也、一心力、主布德言、不可用奮勇敵愾語、三旬苗民節〇心中未盡感格、便逆非相拒也、古聖賢行有不得皆反求己、道節不必入偃武字、苗原該伐、稱兵原是布德、不待偃武而脩德也、德之動天、志一動氣之驗乎、寔々中實鼓動而不可遏、不但感孚也、天之難通也、以淵默、德則訬入淵默、始於性術、光於海宇、而徹于太虛之寥邈、德在即天在、或脩於一時、應於百世、如水浸石、必有透時、下俱以德字貫、損益所必至也、至於瞍頑、豈舜所能必、而以德化、父子猶一氣也、至鬼神、豈人所可測、而以德感、糾茲句、緊承滿讓就[illegible]說重謙一邊、若滿必損、則啓虞不必戒、若謙必益、則

式、儆不必脩、頗招之受之何如耳、與盈虛循環之說不同、滿者自視無可益、其勢有息無動、非必消鑠、而中之若盈、即損機也、謙者自視惟恐損、其勢有動無息、非必恢張、而中之若谷、即益機也、損為謙之地、然招而損者則不能謙、益為滿之地、然受而益者必不復滿、蓋栽培傾覆、天地因材而已、雖有盈虛之機、不能強物而損益之、所以調和兩間、絪縕萬彙、只此道也、曰號泣曰罪慝、形容帝之謙處、負罪引慝、看得自家實有罪慝、子不能豫親、便是罪慝、天下無不是父母也、夔夔乃良心真切、非因頑嚚而恐懼也、想其引咎之時、擬其敬事之象、若夔慄者然、既不敢以號、當吾親而傷其志、又不能以愉色安然而承其惟寬、且積慮、數意誠通于親、而瞍亦允若、

亦其真精神動之耳、允若者誠意之通、若者大順之豈、誠在平時脩德、說所謂至治馨香也、糾茲不謂苗易感、只言我感之未盡、道天下無不可格之德、其負固也、惟無以服其心、故至此、禹惟恐此舉有非苗是己之念、便非受益之道、故拜、蓋非善其言、深愧德未至也、文德說得大、不因武之用不用、聖心歉然、真看得己德未廣、故已至而益修、舜本至聖、然當怨慕時、動心忍性、必然有所增益、今日經此一番磨鍊、儼然有負罪引慝之思、豈無增益之理、舞干羽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苗之來格也、吞也、忘之而已、此上與文德無涉、下與苗格無干、史臣記此、只見帝庭太平無事、而苗格適其逢耳、若覆露之久、一旦震以天威、則苗若為天子弃我也、維然[illegible]請

罪而不敢、一旦復蘇陽春苗始知天子不忘我雖帝兵可抗
且媿且服矣

皐陶謨

首節○允字重看聖賢操行必稍實踐惟實則踐德本不顯
故須允迪有精神無踐履不謂迪有踐履無精神不謂允迪
謨之說主謀每曲折而難辯一一歷允迪之細緯即見委見端
弼之說主攻每抵捂而易拂一經允迪之懸殳即交脩交濟
非抑我意氣以曲從人善而羣策羣力悉廸德中所致之條
派何有中堅一允迪而已臣之所謨弼君之所明諧都在此
上慎厥四句註只渾言修齊治平不可分配相貫而下總皆
修慎不曰修身而曰身修全在慎字上着力人當修身精神

不患不勵到身修則意久易渝故須嚴于德之將基一念[illegible]
慳自覺委形有盡元神不磨舉千刦之浮氣所為躁而不恒
者俱已消于氷淵之內則思非著想乃戒慎之真體也堯舜
精神至今在必思永方可言慎非兩層意親者身之枝賢者
身之輔遠邇又身之精所貫敦叙勵翼可遠着君身說敦叙
主情誼之自不可泰言敦便有叙不序不成惇勵翼乃賢者
精神自鼓庶而曰明原無所激而奮者激之而愈奮一脉之
旋動也茲指慎修曰可遠所謂思永也篤恭而天下平其要
只在戒慎本文只說近可遠為天下者為之堂上而已註添
一推字便着迹茲字指身而慎修即在其中化外無以見德
身外又無以某化臣之謨弼正以謨弼此而已禹於此嘿體

于身心顯證於親賢達近有真見其不滑不慎者故聞而拜
〻而俞以與已慎位之旨合也

在知人節○上曰在茲家國天下之治在身而已至此又曰
在知安言欲修身以齊治均平又須知人以求其輔安民以
廣其業也世非乏甄錄撫摩之未而官方病于倒置驪虞滞
于小補彼只見人民不見自身為人民之樞耳皐陶將修身
說到人民上去謂吾身精明長育之德正在於是禹將人民
說到修身上來要在能哲而惠也註既在又在字可玩不是
我去知之安之亦不是彼為我知安也即天何言而時行物
生意故不在人民不在知安而在知人安民惟帝其難正見
其當盡而不可忽也精別則人可知撫綏則民可安惟帝則

看得知人非精別所盡安民非撫綏所盡故曰非常人所能
咸者明察病於仁恩慈祥妨於鑒別欲並舉之豈渺脩可致
以下非形容其難乃推廣知安之道知之明曰哲在知人之
先仁之愛曰惠在安民之先官懷是知人安民用力處不如
此不足以為知安也哲惠就本體說不必推出作為却當下
便了能官正指他哲處不借品于人倫不倚鑑于聰明忽然
目擊之下有心開瞻破之神夫人各自當其官之大小而總
以滿吾之哲也民懷正指他惠處不待觸于怵惕不藉瘍于
如傷怛然心惻之餘有肌淪髓洽之精夫民各自繫其心之
怙恃而秖以肫吾之惠也合天下以為哲惠成已仁也成物
智也性之德也到此地步哲惠不但兼盡而有合一之妙要

衆而字不可倒哲惠字何憂三句乃責帝必能之辭要形容仁智之大火到丹成砂鐵盡化為黃金賢奸盡歸洞覽淵懸皆在保育大則轉移化道小亦快服愧心矣此節無仁智字

九德節〇亦行有九德總言德有九者之目也亦言其人有德總言權衡人物者稱其有其德也皐陶以為此未可定須求之行事之詳時說將見于行與采采作一層則混矣蓋德蘊于中而難窺不得不求之事而德亦自必見之事也下敘九德正是載采采九者俱從力行上得寬原是栗的不栗不足為寬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強得之氣質多而栗立恭致敬溫廉塞義非有邃養不能教胄子有以彼濟此之意此則成德自然也柔有委蛇順變不與世忤意而又能卓然自立不

為風靡所移此虛中有守之士恭主貌言敬主心言愿者質朴多失於儇故言恭亂者恃才多忽於心故言敬擾者易優游而不振故言毅簡者坦易不尚修飾却秩然整齊剛以性言強以志言剛者氣多浮而不實故言塞塞以心言義以事言強而義勇而合宜也彰者根心生色闇然日章也有常非只守定所有之德當有精進不息意常便是彰處易重恒德恒則必吉故曰恒亨貞吉即惠迪吉之吉不是邦家之光俊人之選爭話蓋觀人不求全而求常常而不全不害為德德而不常皆矯偽耳

日宣三德節〇聖賢之心都日進不已浚明亮采正是日宣日嚴處以德言宣有擴充廣大之意浚即浚川之浚浚于不

滙之源亹亹津津紬繹而深雪之嚴畏也祇肅也敬主一無適也工夫在嚴字上亮采有力事事物物燭其理敬之至也三德非不嚴敬只是精進宣朗處為多至六德則宣著之極只常惺惺而已知人工夫全在翕受句翕者雲龍風虎聲應氣合受即洪範念受有造就勉進意若止於此亦終有限量矣不翕受則不能敷施由盡其才以致之用也語氣重翕敷二字翕以印夫兩心契合之神而以此并包茹蓄則常足裕其施敷以廣夫條分縷悉之用而以此設施究用則又足合其受允德以下着君身上說正是哲能官人處必如此方可言敷施九德以德言俊乂以人言自職言曰事自朝廷言曰官[illegible]才則朝廷有人不然即賢在位不究其用哉我用

之哉不為我用猶弗有其人也官即能官人之官非官爵之謂是浚明亮采着實處師師就咸事在官看出同事之人皆九德俊乂自然相師法衰世之士自以為勝人聖世之士自以為不如人集思廣益舍己從人故師不足以盡而曰師師不是釋嫌去忌的話仲虺曰能自得師師在心體自虛自法總是常德之真機所鼓舞有不僅相觀法已也撫辰不止在事為上說天地太和只在人心師師乃所以撫辰人事外別無天工也要看時字不先不後時至而氣順人心中無拂淤則氣自順此小德川流事與燮理陰陽不同師者法其理撫者調其氣理明氣順只一件事撫辰本常德說從常德中發舒自成元氣之運本文說五辰若以舒生收藏講便似四時

了、撫者樂安之訓、順而逆之節而裁之、都是百工心皆貢天
握其樞彼為之暢、可想無為氣象、其若則之辭、只要勿入試
凝即凝氷之凝、水不聚不成氷、工虞數者皆為用而參之成、
治、不曰成而曰凝、皆治功隨時消長、故無成不敗、此則凝定
而不可易、所謂萬世永賴、成亦不足以盡之矣、語意比咸熙
更進、

無教逸欲節○語重下二句、君心無息不逸、天下一念懈
天下精神即渝、則即逸欲、一念便是教、非必要安急肆、只兢
業不周到處皆是、雖上聖不能無人心、於欲稍不及寬即於
務不及挽此亦危微貞勝之機、常平日嘿體認焉、而心知其
難者、然就逸欲戒其無、又不勝其有也、而可以勝逸欲者無

如兢業、然一念兢業亦不濟事、必兢而又兢、業而又業、使逸
欲無可萌之隙、是瑟僩恂慄、々自不能已、非但是懼矜持
也、幾就心說、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尚無是事、而須臾覺如此
又須臾如彼、纔萌一端、々中又有端、貞不啻萬、而君處其一、
恐一時慮不到、全恃此心之兢業者以貫徹其間、亦惟兢業
故見有萬幾、此心清明剛健、幾微無不洞燭、無曠須一日萬
幾、正戒逸欲、而兢業處于君為逸欲、于臣為曠任事、幾至廢
時、言若廢職瘝官、豈止曠、凡即用得其人、而其人念慮間稍
有時刻未精到、亦曠也、一念不振、使空此一念、一事不奮、便
虛此一事、人字即周官不必其官惟其人、々字、天道無黙、日
往月代、寒往暑代、謂之代、豈以庶官為晦明寒暑之序[illegible]

漏滯、天自我作、命自我行、必如是斯真戒逸欲而存兢業矣、
言知人而推極于天、此端本澄源之極思也、

天叙有典節○言安民使之各適所性而無乖、便是安、有教
化不能無勸懲、命討所以助成典禮之教也、四天字皆天然
之天、順民性自然、而我不強者天也、固安也、因民心當然而
我無私者天也、亦安也、雖兼君臣、還重在君、自有天地以來
即有典禮、其叙其秩、一毫增減不得、故曰天也、說我則天方
有著實處、故惇庸非我欲如此也、天畀之我者原如此也、世
道有澆漓、制度有損益、此典禮歷百刦而不渝、在我自惇自
庸耳、禮是典中之禮、二我字不可作君說、要照寅恭句、凡言
典禮不曰慎徽、則曰敦敘、盡此乃天理民彝之極、著不得作

用、只好在精神意志上運量、曰同曰協、亦是人心所同然、君
不得求助於臣、々不得仰藉于君者、寅以心言、恭以事言、不
曰典禮而曰衷、是民所秉彝、由中而得、不從外來者、寅恭者
純是一團敬畏、不偏不倚、即未發之中、蓋從本體斡旋、則意
暢神流、滲入形骸之外、而天下遊焉不厭、適恰其本然、曰同
曰協、和之根也、寅恭處便是和衷、命討曰天、人心之公好公
惡、天理之當好當惡、便是章用全在兩個五字見其輕重、不
奈要看我說非竟委之天也、勉在君臣心衷說、第令有德者
奉天以賞、有罪者奉天以討、亦何足勉、惟賞不為報德、罰不
為懲罪、蓋有至理深意在焉、賞罰之理無窮、賞罰之意亦無
盡、勉而又勉、直欲使人歸德而出刑、益有以助惇庸之用、豈

徒為賞罰勉已哉教化在前勸懲在後必如是而後為安民
天聰明節○直欲以上天生成之心而安民若謂天非有視
聽好惡但因民則天不若此之塊然要看自字自者有所以
合之也亦有所以先之也惟愚則真故天因而不改惟衆則
公故天順而不拂天地間只一個聰明〻畏若天自天民自
民猶未可畏今天心固無日不降鑒而民情亦無念不昭升
皇天赤子相合以成其聰明〻威故曰達敬非敬天亦非敬
民在有土心衷說比和衷懋勉進一步試思天之聰明〻畏
所以必自我民者豈非一真脉〻而不容昧此不容昧之真
不在上下而在有土者之一念於覩聞顯見先獨提其念而
兩間之精神翕矣惟有土者處於天民之間為聰明〻畏所

緫結故必須敬知人歸之兢業安民約之敬一敬而翕受敷
施和衷懋勉無餘蘊矣
末節○事固有可言不可行者惟知人安民之言不但於理
順即度之帝度之當時臣民設誠固無有不致行致行無有
不造極也皐陶自以為惠自以為可底行非誇也無諱之朝
不覺自稱以動君聽且奮庸之日不嘗欲行而若不待於帝
耳人君允迪於此則無怠無荒無廢事矣以成功付之事後
以致功勵之當幾底至也行到盡頭無少虧欠便可有功此
勉帝之辭曰未有知若謂空言難奏績願帝力行何如臣何
敢預期也臣但能贊襄耳思字有深意不但信帝必行且自
信必能助帝行曰日贊有惜時圖治意

益稷
首節○昌言指知人安民之謨理大旨遠切于身關于治欲
禹進此而責難亦自信能行皐陶之言故復求之禹也予何
言是責帝力行之意天下事言甚易行甚難即此行之猶恐
未盡何必更有所言哉惟思日孜〻而已思屢便孜〻非只
懸想孜〻也前日艱難與目前勤勞都在其中皐陶問孜〻
何道禹但述往事而不言其故將昔日光景照出今日一段
艱難使帝躍然得之言外聖人之心豈自謂今日治已成但
當保耶蓋其坐平受用惟在勤苦今日亦惟知勤苦而已奏
播非家賜只因天地自然之利節愛之本儆予來天地之氣
常流偶爾壅淤便是昏墊禹不過節宣天道地理之自然耳

乘載二句是導山決川二句是導水隨刊所至使鮮食決濬
所至便播種山水到處有無窮之利決川二句包盡禹貢一
篇決川距海正為畎澮計田間水道旱則藉其容潦則藉其
洩而以川為脉絡者也艱食奏而民稍〻居積矣然其始苦
於不足其後若於不均以作興之利驟語之以相通則民或
自私自吝必懋而勉之變而通之通商亦重農之資也遷有
無正是懋勉處不變化不能成居積當時只通融利用非若
後世扶資求利也乃粒作乂方與未艾之辭乃粒正是作乂
須串說所謂今日方知有生也其咨甫絕于民儆予尚在于
耳正宜孜〻以圖知人安民之道乎所以無可言也況民食
隨時豐歉治運因時汙隆所以[illegible]予不[illegible]之源[illegible]圖治於

日新之化者，其難更甚，儆戒不可入講中，只叙艱難而慈具
見禹非欲保此，實術更進意，故曰思日孜孜，師昌言自覺已
讓不及也，禹之寫意無窮矣。
禹曰都帝節○位是君位，即是素位，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皆
所其無逸也，一節要見慎意，安止合內外工夫，總康即安止
中事，比知止更進一步，止處原自安，非有止在此而我安之
也，止而曰汝止，原彝所自有也，止不可捉摸，若求安則將心
覓心，便非安，然放他閒空，又落寂滅，須是即本體為工夫，養
止與心為一，故相安，如人居安樂業，都自家現成有的，覺惟
紛雜，心當去，併順遣心亦當去，如徒以鎮靜求之，則神必枯
矣，蓋境不歧動靜，功不分寂感，惟是離靜入動之際，幾察者

神明，若隱約而露其端，是幾也，即止之離合處也，其中自有
一種萌而不擾紛而自適之境界，是幾之宜適處，正止之字
謐處也，安止舉其全體，幾康就其中點出喫緊者，言之安無
意，康有意而合於無意，如滴水與波還歸水體，感而遂通之
時，原是寂然不動，若謂止如北辰，幾如應緣，便一為濂闔上
事，一為涉世中事，非也，蓋理與氣相乘，一動便乘於氣，便屬
危機，故以幾求康，方完常安之本體，二惟字要看，安止性在
幾處審幾，又惟求仍歸于安頓而已，舊解說得自然，須貼安
字，弼直亦是安止幾康處，吉凶悔吝生乎動，一動便須弼直
不待頓僻也，蓋止原合人已而成，非羣哲沃心，難察其精諸
此須自神明中脈脈灌輸，以其止之同，印其止之獨，非可以

口舌得也，丕應昭受止中，原有此理，丕應徯志，先得吾心，然
止，昭受用休，降監吾心所止，動與止字相應，安止幾康則動
靜不差，吾心愜適處，即天民同然處，使斯民有一違心，天休
未至，重申則安止猶未至也，申命便休，非二意，用休即式教
之休，謂之徯志，則未欲先迎，不但從欲，謂之申命，則思敬行
翼，不但眷佑，比當日光景不同，求當于心以澄其慎之源，致
精于幾以盡其慎之實，納誨于輔弼以弘其慎之益，通應於
天人以究其慎之極，要發慎信意，
臣哉鄰哉節○臣有相承義，鄰有一體義，須直說，觀下二節
只重鄰字，不宜以臣鄰對言，意俱在言外，若實說則不似咏
嘆矣，朝廷之臣所為優為陛，成地上之交者，孰意夫前後左

右之環以事也，朝夕頃刻之密以通也，有萃之義，有比之義
有中孚之情，不但親之且助之，而此親之助之者，即我之為
陛為優之臣也，道相臨，故萃，勢相攝，故比，情相屬，故孚，近習
不得狎昵，疏逖不得與者也，俞字全要發出保治無窮而直任
之不辭意，
臣作朕節○帝系臣於鄰，已極親切矣，然以為未若聯臣工
于一身，令血脉自相擁者，附麗為尤切也，故說股肱耳目作
不以形也，以神也，作之者自臣，形骸肢體俱非已有，任君形
者操其權，而不覺相動於天，隨之中，若謂借臣以為君用，猶
分為二，曰作，則堂簾已合為一體矣，四汝字雖指禹，不作勉
禹說，股肱耳目，不可分配，翼為明聽，先起予字而後用汝字

以已身之以禹任之於界外左右也為即宣力也明即聽治即聞也不是資禹助我分明將禹就做我了此俱細繹之治其事已有二十二人分任矣四欲字重聖人望治心熱殷須比當時景象更進一步賈誼云民之言瞑也氓之言盲也如瞽之待相不詔之即入坑塹矣輔君稱左右此亦曰左右若以民為主以君為輔后以栽成輔相以左右民不專在效上翼羽翼也從左右字生來餘做此扶顛持危補其未周佐其未備也中天下定四海而後道大行宣力不專在養上懷柔方釋而文命甫敷須是精神通徹無一壅淤為於君行意臣行事處處料理也明聽不可用禮樂字觀象要看古人二字田繪曰黼曰黹色未免文章絢爀故有太古朴茂之思明者

明古人之意重辨其賢不重辨其服徒以服之象德而不濫已也則掄材時品藻已定何必禹明之言必播之聲律則意味長但一播則聞者只聞其樂不暇究樂中所奏故聞樂必究其本而以出納五言也音律乃天地太和五言乃人心元和所係豈小非但察安樂哀怨之情舜作大韶所用五言想只南薰擊壤之類豈有媱豔愁傷意但此時帝王之交就伏一段漸降之幾其言之憂悲愉快有判在渺忽間即言之者亦不自知聖人防微心切故慮及此而欲察之以出納五言如詩家倒插法須順口氣講明者直探德情醒者轄和斡旋觀者見作者之意昧者知發言之源

右弼節○人心惟危雖聖人安得無違乃安止之反不

可著改教禮樂說而不相遇曰遠聖人寡過未能之心自是如此予汝緊相維舜之違只在安止幾康上微有不恰此必心契德侔者能直之非徒以犯顏為弼也偶有一違當面就要矯蓋未能矯盡即為面從虞廷不聞拂違之諫非臣不直也以君無違也然舜自視常若有違而不見有弼之者安得不戒而從乎蓋從檢身不及之心看出面從來乃是實語若代禹回互似舜明知已聖而強求諫矣面從之人必後言後言亦是愛君之心聖人相戒大率皆中主所不屑戒者蓋出聖即狂間不容髮四鄰無明證舊疏主前後左右說纔云鄰便藹然一體不止為君弼蓋同體之內自摩自拊而不容痿痺見以為予之違即非汝之所得安也且不暇為予計而汝自為計若捄頭然不勝痛切欽字找前慎字

庶頑讒說節○要知舜不欲用威意當臣鄰弼直時即頑讒必相率在時矣若或不在是則殄行震師論國典當即威論聖心則無已候撻書國家原有此法非為頑讒創者當時善惡大明況既知頑讒矣何必借射候以辯果否蓋非明其人品明其心術也使他自見不直之情狀難以隱蔽正是激發之微權記主身識主心俱就頑讒說非朝廷記識之也欲是舜之大頤力處並乃舜自家並頑讒同在覆載中豈可我獨完其生言及於生而聖人自本自源之念不覺戚戚動矣於各生非生而並生為生納言時颺比上深一步上僅有督率意此則涵泳從容發其恥以感其心即后夔輔弼戒過工夫

納言乃朝廷所納之言四海之和風宇内之順氣正憑生之理所寓者故以陶鑄其忠直若頑讒所納之言何足播揚何足感動況言出頑讒亦必其彌近理者何所據而颺之格即有耻且格說得深從真性既悟處有離而後合之神如迷途之人歸至本處也承庸亦是教所以堅其為善未便為股肱耳目也一不奬錄不免自疑則承之庸之所以廣朝廷無弃人之意少所以激頑讒無退步之意多威亦是教不忍終虛吾之樸識而處以不得不格之勢必欲遂吾並生之心而後已觀一並字其情何等迫切

俞哉節○不必將威德相形舜原非欲用威豈待禹戒益舜惟恐德未至而欲化頑讒禹謂德自足化何必更有化導之

術國家無變化小人之法而有鼓舞君子之權以君子化小人以君德聚君子而頑何足慮哉帝德光天即目前光景至於四句乃未然驛玄德自光但與光被畧有別彼主勳說此就帝性體自有之光說不着作用所謂壯辰居其所而衆星拱無所祓拭揚厲自然有不可掩之光一念精瑩而六合圓通所開總一心神帝之心神徹處即天下之心神徹處海隅蒼生人人自呈其性靈而帝之光遠矣曰共惟是他心神自惺自躍不可遏佚而必屬之帝者以帝乃釀明濬靈處也此光人人自有獨至此時不覺奕奕發動而有帝臣之思耳要看帝臣帝字直與帝合德無少媿負也此是實心實事與孔子思明王不同思明王者懸想孔子之所獨也惟帝臣者而

光實相湊黎獻之所共也自古只有君思士士豈肯忘君故帝光之世猶有遺賢至此則一光相映自有兩心洎合之符如日月無心于照而山河大地自不能遺其照都似山河大地有情於日月也曰光曰惟都是不可見聞跡象之物德之所至神矣哉因說光說惟都是影子虛話故下遂說課賞之法以實之惟帝時舉自有一種聲應氣求之神所於闢門求士多矣三個帝字是著力都是德之神機數納三句比課候不同俱在德上說只主好一邊謂欣慕不如身親之為真空言又不如行事之為實至於功成而旌則徹形徹神而皆光矣此帝光之實際而默思之着落處光至於此發揮透露殊無遺照而帝始可握天下人心必至之機矣夫聖作如此課賞

又如此此時人心意黨不根自揚于自揚中而徵着欲揚之念即非讓要看誰欲欲不四字乃良心真切激於神光之磨盪而不容已也聖人未嘗責天下以應而不可令天下有敢於不應之心凡敢生于心無所憚讓生於敵非敵則所不敢者特畏避之心何能讓此則精神相迫與天子之心為一也讓應即是功帝不時三句不可着實說人主言德人臣言功德不欲留而不耀故在君必極於光功不欲浮而不實故臣子欺慢之罪莫甚於罔讒則和同則比同是不讓之根每自附於讓不知惟寅恭協故圭角化不然可否依回賢愚溷迹壞人心敝世道莫甚於此數納明庶待諸侯以法言待黎獻以德言諸侯親天子曰奏舜方求賢曰納諸侯以黜陟為虛

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為盛故言庶明字內亦有光字意由是須說亦從此化何之深應式誰敢二句正須說俱化意、
無若丹朱節〇無若字有味充類至盡一念未至便做ゝ是敗德惟憂念足銷之提出慢字以起念字為平生從創傲滑力故水既治又憂疆理ゝゝ定ゝ疆經理ゝゝ成又憂苗一也撰一夫都在帝德上說洪水一墜須是大着心胸將四海形勢統在目中料理一番然後有施功次第故曰荒度此句是除害之急弼成二句是疆理之周州十有三句是經理之制歸重在各地句按輿圖於指顧則德意不難遠敷列官品以相承則人心猶易見德由朝廷而畿郊由中國而域外如堂陛相聯由天子而岳牧由師長而藩夷如身臂相使一圖

精神所貫所以一闢而四門通一達而聰明徹誰得壅之如此區畫布置而苗猶不化決非作為所能格矣彼亦光天赤子將不可化誨飲御君實有遺行而未得制馭之要歟所以當念非空ゝゝ縣念亦非有可着意處故不言所念何如但曰念哉以動帝深長思也念與思不同廸朕德四句正是念處不重用刑為不是不欲帝用刑欲其念也帝不是堅要用刑來其念之切也方施句要獲皋陶遥種德之意而施字明字俱主帝念說祇從欽恤來施刑不以服而以明俱是嘿ゝ性地上用功時說云象刑非施之苗明此而苗自斷不知我[illegible]能開其罪而啟吾民以恐脅之不亦拙乎蓋明者明允也[illegible]咸德明也刑懸於象既以垂而不用矣又從象刑上討出[illegible]

性地光明此正帝德之光處但為[illegible]計以帝而帝皇功於皐陶耳夫舜以大聖並戒急皐戒進禹戒傲豈憂其不能而預防抑知必不然而姑戒耶蓋人心惟危自昔所是矣、
戛擊鳴球節〇俱就帝德說不是后夔自叙也以戛擊搏拊合咏歌之聲有得手應心之妙不是拘ゝ求合於石絲於歌咏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於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皆重人聲說以咏是合人聲以間是間人聲ゝゝ作樂之本也合止是擊柷以合之而堂上之樂作既歇而堂下之樂徐作及其終則擽敔以止之此是每一奏之小合止若金聲玉振則是特鐘特磬全樂首尾用之中間不用中間所用着編鐘編磬也一咏一間是簫韶之一成也感召乎ゝ既非作了堂上就有堂上之應作了堂下就有堂下之應也當大傳曰周公聲歌清廟尚在廟中凡見文工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知此則知以詠之時所以感格后者矣神不可度何以知祖考之格古人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未可以後世輕忽之思度也只形容帝德之盛雖幽明靈爺不足盡其訣都是平素盛德鼓舞而樂特為之助暢非[illegible]為樂感召也有虞之和在天地萬物不在笙歌鏞間、
予擊石節〇玉振也者終條理也衆以諸樂之全言石重立辨[illegible]樂以無相奪倫為和角音不高不下高少則近徵下少則近商在清濁間故雖和重擊輕擊俱模倣帝德非專為調[illegible]而然一擊一拊[illegible]之重濁輕清者無不合節以石為八音

之君、石調而無不調、故總名之曰百獸舞庶尹諧、借此一端以形容人物之咸和、皆石之和處、

末節○見君臣相須精神不可一一不相貫也、不曰勑天而曰勑天之命、蓋天理隱微、不如天命流行之易見、以其顯著在目前、不必危靡常于寅々、憂降殃於後日也、勑只常惺々法、一闢一闔、天未必遂以此吉凶兆於我、而我視之皆多凶少吉之門、日監在茲、不顯亦臨、所謂時也、為難于易、為大於細、所謂幾也、命之運處為時、幾即時中之幾、千古欽會惟此一時、萬幾樞要惟此一時、一錯百錯、再不可追、何等吃緊、時幾正是勑天處、聖人與天為一、此心戒慮即為天、舜看今日治功尚未至、故欲喜起俱有力、不是喜了便起也、歌之所云喜

喜于乘時尚幾也、所云起々而乘時尚幾也、註言君之治為之興起、似小異、喜在心精覺々說、思曰孜々、欲罷不能、不勉強以克艱、而踴躍以趨事也、起不但興起、是心機精進、憤氣潛消、惟恐極盛者易衰、欲將已奮者愈為振揚也、熙眾喜起来官天府物、包古羅今、蕩々乎無名也、俱從君臣精神上說廣不着事言、然治不喜起則不奮庸、徒喜起又非今日無為之理、須深惟其故、々曰念哉、望治急則紛更、始進銳則難久皆從喜起中生率作、所謂先之勞之、不求臣而求諸己也、慎憲即率與處、典章法度之內、自有明作奮庸之矩、治體在一朝、而百年人心風俗、常須[illegible]其[illegible]、直欲以帝之精神流攝之一不欽、則或以因循為渾厚、以[illegible]擦為精明、人不知所奮矣、

屢省者、時々省、若三載三考豈得為屢乎、省乃覈實稽敘、深維其究竟、審度其變數、直欲以帝之心思綿亘之、一不欽、則以數奏為司存、以綜覈為空文、人不知所終矣、興事考成、都在欽字上做工夫、明如日月、靡天幽微、自燭孔子所謂不行為遠、不億為覺也、良者、粹然瑩然、無事可見無塞々之迹、有住々之誠也、康者、各安其理、順其常、無欲而不平阢而不寧、康即惟康、將百務安頓得停當、曰明、見不貴與作、惟貴坐照曰良、見不貴踊躍、惟貴易直、曰康、見不貴增廣、惟貴安寧叢脞等對喜起說、主聖則或英敏太過、反忽畧於弘綱世泰、則或望治太高、至旁及細務、言叢脞、見所謂明者、乃含靈而御非役智而紛也、情非懈怠、只是中制掣肘、有力沒用處耳、即

像良字、名似坦夷、實則懈怠也、隨像康字、外似相安、內實偷把也、欽字應勑字、君臣敬而不怠、就是喜起明良、脫出了喜起明良、而但說欽、意更精矣、不可將上文經擾節內、不可忘自貴意、須得歌體、

尚書傳翼

禹貢凡例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府父著

朱子曰禹貢所記地理治水曲折不甚可曉切意治水事畢總作此書禹自言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禹貢叅證一書所載皆山川貢賦之事末乃歸之德先可見禹非只平泛濫乃是廣德化故迹蹔所及聲教流焉○凡言水治當究歸宿如入河入海之類蔡子謂諸水貫迹蹔者雖小必詳無施勞者雖大必畧先西北而東南以地有高下水有源流也○凡賦要淂稼穡艱難意言錯者重在輕取邊不言錯者非盡一取盈也此上毫不可加耳因土定田不因田貢賦也

○凡言貢要本底慎之心不言所出者以一州所出皆良必言所出者以此地所出獨良言錫言蟄者苟可足用不必常也聖人所取非經文緯武之資則理人事神之道決不為一身一口也貢不定則者蓋上之所取淂以制輕重下之所供出於民便不強必也凡夷貢乃其自來非制之貢也○凡貢道必歷叙程途備舉水陸見跋涉勞山川險而不易致有不忍竭民力意○凡言水土平處或舉草木山水人物各指一端以例其餘要非止此而已○山川註據地志圖經欲後世有考耳作文只須述禹時山川舊迹若地志圖及郡縣皆起秦以後不可用○三代以前取不過什而有九等之差只將諸州所賦多寡總數較高下若各以一等取民則一州之廣

其田豈無肥瘠如何一律故雍田最肥而居六也○冀州以上上為正而雜出為次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後言錯豫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後言上中揚云下上上錯者本設九等分為三品下上上本是異品故變文也梁之賦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而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凡水禹導之而後道曰既道泛濫去而水自淂故道曰其道向原為澤令復舊曰既豬○本州不制貢者冀是也制貢無篚者梁雍是也或以物之精者入篚然精如球琅亦不篚凡有篚處不可以精言篚只貢中物非貢外又有篚也

首節○土者天地之冲德也土平乃冲陰陽和風雨時民生物育不平其為地即不成其為天數治也廣也辨方定位體國經野包八荒并六合無慮不到隨刋奠定所以敷土也此舉治水之要奠用功成功說若只說知水勢經行出入緩急便非紀體隨從也山為主我為隨隨山勢盤旋以去木之敍通道路所以通山脉也奠定也與封不同只是隨每州所至之處舉其山川以為界限起乾坤於再造而萬古從此寧定二句揔為敷土然意串重奠高山句

冀州○王者無外不欲別境域而外天下王者一統不必藉山川而表提封故止曰冀州水莫大於河距河一面即受衝況冀三面距河形勝固據八荒上游患害亦當諸州冣亟言冀州而治當先害冣甚其見矣以河為主冀惟河為大衝壺

口經梁岐汾水入河覃懷河內之地二漳歸河之水恒衛趨
易水而易入河大陸則傍河者摠是治河之功治水必先下
後高惟河亘天地故從要害處治此龍門而下第一施功處
河自積石北行又折而西南壺口當其南下之衝曰既載者
功非始於此功之可紀則始於此梁岐相近故言及太原岳
陽相遠故言至禹急於河之大鯀急於汾之小功之成敗分
矣岳陽帝都以河為急帝都為重以見畿甸之畎澮井疆無
不治山川之環帶左右無不平也他州言水道功施一方而
已此則導於冀而施功不止冀故只該在山上帶水重治水
不重治山覃懷之地至衡漳而絕漳不能為患而河為患舉
土以見水之治載備經施功底績紀成功由是土可辨[illegible]

辨其色性王者有天下有土而已平成以是生育以是土辨
而後樹藝興材賦出上丶合土貢田賦言不止言田賦也田
賦既定又有成功田賦後者勢不得不後也水患豈可有緩
處只有難急治者恒衛從則無不從之水大陸作則無不作
之地所以厥田得定其中丶曰從曰作主河言紀恒衛大陸
於田賦後者計河之周也聖人安內不勤遠畧然平成不能
新之夷其來貢也蔡辦教也其貢皮服也無異物也此冀方
屬夷乃禹之制貢非若要荒外止修終王世見之禮者定貢
道導以便內地冀貢止島夷則貢道似為夷設要之各夷俱
附州書本州貢道則屬夷貢道附之島夷之懸隔而處海外
與北境之僻遠而處海濱壤相對也方南向也舟出山左山

居舟右碣石不過其所入之衝及其西轉則舟之左者並折
于左山之右者並環而右而碣石遂圍于屈中崇岡[illegible][illegible]于
下流則河口之關門不鎖故洄波一折而山景可盼目睫孤
峰低出於右腋則航海之司南有在故風帆作轆而列屏蓋
入畫圖碣石乃入河之處冀州多河而貢乃在海可見海道
便民不必定是河漕也
兗州〇別境也施功也入貢也皆以河濟性其谷流故泛溢
至於合而兗始無慮一則殺而分一則滙而[illegible]既道者昔無
是道今創為之河流下奔海潮上壅況河自大伾而下平地
土疏又無高山之勢阻隔至此不得不分為九澤比諸不同
澤者受而不溢豬者蓄而復洩高地水盡乃成澤也此土[illegible]

水所鍾言道者多岐則難乎合澤者并蓄則難乎分故總曰
會同即此以見河濟之治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名狀水
勢也惟正流治故別流亦治桑土舉一方言宅土合一州言
桑土蠶正是宅土之驗下之無卑濕故高者皆降而宅之宅
於下土也既字是字可玩土既宅而始辨者卑濕沮洳一時
未能辨耳土資膏潤故沮洳去而草木即生其田中下不為
薄而賦居九等反為貞不但指薄賦說蓋隨年力而賦者正
也十三年而後輸者變也然出於憂民之仁變而不失乎正
八州未嘗不黜寓正于常賦中兗獨顯示正於綏徵之外觀
既蠶絲條則十三載以前諸物俱育豈稼穡獨未興聖人追
念昔日被害故十三年甦之非正當不易之道乎天時氣化

以一紀周、四海之饒可以魁一隅之困異日之征、亦可補金日之蠲何必論先後哉絲以供紙、何不取既成者、[illegible]淡粉紀蚕桑之苦也舜作漆器而諫者九人何亦貢哉文章武備俱不可無篚、即貢中之篚以可備華袞故珍之亦示纖文難得耳浮濟東南逆流入河浮漯西北順流入河各從便而已、

青州〇西南雖距岱無羣山之險嵎夷畧而瑯琊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無衆流之衝濰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畧即涉畧聖人詳内畧外青地漫衍東際夷治決宜畧不宜詳故但封為樹藝畛為溝壑既字其字相應水之治因乎土者濰淄雖大無漂疾奔蕩之性惟平地漫衍會無封畛塍限故淂泛濫既有封有畛則水無可濫是以各因其道海濱就白墳中抽出青水患家淺民有餘力地有餘利田賦不甚懸[illegible]物不以精粗為序以多寡為序不必牽扭海岱只順文說於古民操利柄而君取之中古山澤有禁君開利柄而民操之末世利歸於上禁嚴於下而胥病矣夫盐者國之大利當時乃貢自民絺並貢重服用也此一州之貢下俱隨地者錯即上錯之錯今年貢此明年或不貢此亦看地力年分為上下若以多言豈聖人之心哉惟石可取為器用非好異也故與絲枲鉛松並貢作耕作也牧畜牧也以檿絲之貢為作牧驗耳檿絲可為弦為繒然不貢弦繒而貢本質所謂畢獻方物也夾且以作牧貢則中國之貢其民樂生安業可知不分於汶貢道乃因乎汶乘其便也、

徐州〇淮出于豫而大於徐州境以淮而別州害以淮而除觀蠙珠等類貢莫多於淮觀浮淮達泗道莫便於淮而沂泗又入淮者當主淮言不曰淮沂道而曰又者沂入泗、泗入淮淮會泗沂入海秩然有條井然有序合之則淮即沂、沂即淮究之淮不混沂、沂不混淮上下相承如紀綱不紊故曰又大野東原雖以志濟亦因淮治而施功者曰其藝曰底平俱有工夫非因藝猶便享無事之功也漸包比絲條不同彼就其蕃生之始言此不但長茂至於叢生也聖人重土故雖服食之貴不淂以先土惟土句是重封建之典夏翟三句是燕禮樂之用夏取文明之色孤取向陽之精浮取輕清之氣正見良廣國家有揆文奮武之用則夏翟其所必資有搏拊以咏之音則孤桐所必取有允諧率舞之治則浮磬所必藉淮夷要淂向化意厥篚還就通州說泗水入淮此曰浮淮泗者論大小則泗合于淮論貢道遡流直上則淮浮於泗此節都遡流者自泗而河雖有灘濟二途然本文無灘濟字畧一點不必講、

楊州〇地僻東南而家畢固多水而貨殖水府亦稱饒楊雖壯遜淮而徐已書乂雖中貫江而荆已書朝宗獨江南之地西莫大彭蠡東莫大震澤各散說不必扭重彭蠡也彭蠡在西南三江在東北而去留壅決之機相為遙制造化氣脉歛常舍東南之水盡注于楊會于彭蠡此不一緒毋論奔瀉不可極而滔滔長往百川之氣盡洩無餘此緒也吐百川而含

其蘊、楊之財賦甲天下、得此之蓧蕩多矣、陽鳥句重洲渚說
豈特即棲物以見洲渚之平哉、亦以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
特捐彭蠡之濱、廢為洲渚、而後可以備浸溢之泛、紓潰溢之
勢也、三江下流、震澤上流、三江入海而無阻、於是太湖西納
諸水、東吐三江、無震盪矣、入者勢順、定者勢平、俱有工夫、不
全為既豬而然、江不淺則澤滿而中溢、是以虛消盈之定數
也、澤不滙、則江淺而無餘、是以止翕動之大機也、究徐楊居
河濟江淮下流、皆為沃衍、究之水治而沮洳未去、故賦貢難
楊徐之水治而沮洳即去、故財賦饒、楊辨土而先言草木、以
皆入貢物也、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竹箭焉、故別出之、
塗者體濕而柔、泥者質潤而污、無色可辨、故曰惟塗泥、惟土

七

性惡、故土會最下、木謂之惟、惟楊為最佳也、染絲而織成文
曰織貝、未染絲而織成文曰織文、金甚貴、而與羽木等同貢、
聖人取民、一羽一木亦若三金之重也、錫貢註謂口腹難令、
而淮夷之魚、青之鹽及海錯、非口腹乎、蓋彼皆日用必不可
已、此則有用有不用、貢一物其直微、而致于民其費大、君得
一民已損百、故苟有節省、必錫而貢、橘柚非包果無以致遠、
謂昭敬則鑿矣、海最險、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沿江海順有所
經也、達淮泗逆有所入也、灘瀨二途畧一帶之、論地勢即天
限南北、論水勢則流別江河、故海運以續江漕、望淮以脫海
運、至泗而可灘可瀨、無濤險矣、禹時江淮未通、故楊入貢必
由江入海、海入淮、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江淮始通

微、夫差今將廢漕乎、
荊州〇境止以山奠者獨荊、此州名、非荊岐既旅之荊、荊州
以江漢為主、發源于梁、荊當下流之衝、入海於楊、荊據上游
之勢、此記江漢合處不可分講、方其合則力大勢銳、不至海
不已、故以朝宗狀水勢、禹之治水治其勢而已、勢一決自不
可禦、江漢得其勢、則九江沱潛雲夢勢如破竹、九江以九水
合名、非如九河也、九水共流、難得其正、故以殷言、江漢上流
治、則下流易為功、江漢本流治、則枝流易施力、故係九江沱
潛於朝宗後、雲夢見土之平、江漢治而水土無不平、得勢故
也、沱潛雖江漢所出、而雲澤之境與江漢洞庭相連、一旦自
為巨浸、未必其治由於江漢也、宜各開看、大抵相因之說非

八

為貢書法、且無味可厭、羽毛齒革物貴、惟金三品貨貢、杶榦
栝柏材貢、巨細可收、曲直可收、楊言惟木、不勝名也、荊木名
之貢止此也、礪砥砮丹器貢也、精粗可收、堅瑕可收、箘簵楛
矢貢、不但戎備亦供禮射、菁茅祀貢、玄纁織組服貢、大龜錫
而後貢、重神器也、凡可資營建備服用供戎祀通鬼神、雖一
物之微、而關朝廷之鉅典、其經制周密如此、貢道由江漢而
兼沱潛者、江漢為經流、沱潛為支流、故云自江沱而入潛漢
也、踰洛則假道豫而至冀者、
豫州〇處天地之中、當衆水之會、地氣每蓄而厚、故水勢多
合、而若洛則尤大者、伊瀍澗入洛、滎合洛、波出洛、荷澤孟豬
皆因洛治而施功、然各宜散說、豫州河經其北、洛注其西、伊

繞其西南、澗瀍涯其西北、勢渙則流難合、流聚則患難除、禹經理之矣、伊瀍澗之出洛、由洛之出河、以為領袖也、爲環豫境濟出沒於冀青兖間、不止一豫、故以洛濟之旁流言、滎波二水各自為豬、非合為豬也、可受濟洛而分其勢、亦可洩濟洛而緩其趨、既豬、自成功言、被自用功言、註訓被為及、即水流溢覆被意、孟豬可田、淺涸時多、故導菏之溢、時乎被孟豬、澤無言導者、惟此二澤相通、故導此之溢、被彼之地、不可以被字作導字看了、澤是水之聚、豬是聚而後流、非洛入河安能施功於濟、豫土大槩膏沃而力厚、下土之瘠、亦就墳者較之、不曰高土止曰厥土、只就平土言、下土即厥土中抽出言、青之海濱、豫之下土、特別言者、以如是之土亦多也、標出之

等高於正額、故先言錯、豫田四等、介肥瘠厚薄間、而賦錯上中、地力因人工厚矣、纖纊與紵枲絺相去何幾、何獨入篚也、如荆之茅包、而又篚匭之珠玉、而不入篚、惟易壞不耐跋涉者則篚耳、若以篚為敬、無篚者將不敬乎、錫柚曰口腹之欲、錫龜曰開值之精也、至於磬錯賤而易供、何亦錫而貢哉、聖人制貢、只取其給用、總是天地間物、常欲留之於天地間、若存一分別心、便開貴異物賤用物之竇矣、自洛至河、一篇之便、特表出之、見豫之始終資洛耳、在洛字上着力、

梁州〇以江漢為主、蔡蒙和夷、雖與江漢無干、亦因江漢之功而治及者、岷嶓句、水之寧息、汶山之[illegible]不言、[illegible]而言樹藝者、須從山治上、隱然見江漢之源、治不可[illegible]上

說、然不過滌源、未可說平也、沱潛只江漢支流、在梁者治厥江漢、在梁尚未大、即支流治、隱然見出江漢、沱潛、緣為江漢上流源處、只好說山少流衍、即可驗水脉、觀註沱西南入大江、潛西入江、可見江漢性原欲合的、蔡蒙和夷重在山與地說、梁居九州高阜、故即陵麓以談川源也、九州惟梁梁二土有色無性、三錯者、酌厚薄之間量盈縮之數、須總言不可分開、註謂地力年分上下、豈獨梁冀豫楊有之、蓋冀州地大物繁、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為中土風氣既厚、人力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第二、又間出第一以進之、楊田最下、然人稠地力亦盡、故賦高二等、而又間加一等、此亦東南繁阜之權輿、冀梁之間賦、又高於正、又卑於正、以皆

山麓、財貨雖多、耕耨實少、故立為三等以上下其賦、此其斟酌亦密矣、九州惟梁遠、輸將最難、從陸者凡三、自西傾依桓水而來、以至潛、故不曰浮而曰因、潛與沔阻漾枝津、水淺不得通也、沔與渭阻褒斜之地、水絕不得行也、經中止一逾字、而入渭不言逾者、至渭即至帝都耳、逾沔入渭、直說不曰入而曰亂者、渡河處與帝都對、不由河中行也、自西而東以轉北、由梁而雍以及冀、貢道之苦無如梁之西南境者、夫梁之貢賦非有中土之富饒、東南之百萬、為軍國所必需也、聖人豈不能寬此一方、以免斯民行役之苦哉、宇內血脉不可一日不流、而況界在僻壤、則享上之誠易隔、不可不令其忠效勞之義耳、

雍州〇處九州西北地勢最高控四海上游山脈叢起禹治雍以攬九州大勢而控天下咽喉故九州之治皆胝聚邊垣地近而成功此則尋源探勢所及不以荒遠而略弱水去雍遠甚而雜涸於雍水中以助其氾濫使雍水不得尋源覓流而脈派不清欲治主水先治客水洪水既氾弱水亦從而東今因其往障而西之使不復出沒於雍然後雍之功可施治弱水者導諸水章本也曰既西者派沙合黎以上向來不通耳雍以渭為主渭入河而後能受諸水然入河在導渭節說此須說諸水注渭不可說渭受諸水屬就水脈言從就水機言同就水勢言三句語氣一步進一步禹導山全為覓水源流不曰荊岐旅平而曰既旅此處叙山不是驗地之治只隨

刋所至以此祭告而九州山勢水脈皆於此得其槩矣諸山不可分配諸水終南惇物接連荊岐惟鳥鼠遠故言至鳥鼠山半在雍但此就成功言彼就施功言原隰豬野俱澤旁地三危既宅是土平之事非土平之效宅以奠居言叙以化服言丕叙正是既宅處遠者既宅無地不宅矣頑者丕叙無人不叙矣三苗大有功叙豈僅為奠居哉必大有感于聲教者益禹平水土原不但去氾濫隨刋所至皆布德化也雍州水深土厚財貨之殖為多地高嶽秀寶藏之興為裕而獨貢珠玉何也服食器用諸州貢已備而後取之恐積於無用寶石珍異惟雍最佳若以不貴異物而置之又非制度之全故球琳琅玕他州見為難而雍所易致舍易致者而責以服用則

反以為難貌圭柬璋以示國守者在是九旒五冕以昭等威者在是惟常出而為常貢則雖珍異而非寶異矣若其貢道東北阻而遠西南便而近川源脈派不齊山脈盤錯無定志二途者山川各派亦見渭之大勢歸河也西戎來貢其志川源乎河源河關朔方諸川發源而大河從出雖以荒遠不言蹟導曰即叙而溯源之意見矣貢皮衣即叙之一驗也本文無貢字附州之末聲教素及則列之職貢中而所重在上之供闕遠之夷聲教不及則列之職貢外而所重者在彼之叙故球琳琅玕貢於天府而不稱叙此以織皮而言叙謂其以幽深而依日月之光故特表之丕叙者我欲其化而化也即叙者我無意其化而化也丕字深即字淺

導山〇山川分見於九州者經也總見於此下者緯也九州既分記成功此又合記其用功次第導山水無兩功夫相便宜之時就施蹟治之功先北而南者由大及小由雍而冀豫者由高及下導山似急而功小導水似緩而功大導諸水似提而用力省導河似迂而用意長〇水莫大于河濟江漢而伊洛淮渭次之治則分為兩條不治則混為一經參天地之氣以河為脈而大河之勢依山而行故北南兩條諸山註俱以大河為言諸山導則衆水安、、則勢不相淩而以大海納其派河亦順下趨之便諸山不導則衆流湮、、則勢不相敵而以百川受其委河不無橫決之虞雖謂導雍豫諸山即導岍岐之智可也導山乃導其勢之合處諸水所經之山不止

此獨舉此者、要害所關、表而出之、伊洛淮渭江漢之流原長至所入處、又流衍平地數千里、俱無山可指、河濟山脈長埴直底海上、故并言所入、以山脈直至此也、山水異源異派、而氣脈相合、故捴言之、本文無河濟伊淮字、而以山言可也○嶓冢二節、山皆自梁而荊、大率嶓合於岷、岷山南北、益山之一脈、而支非一源、而派也、雖有二支、意直貫下、重在數淺原上、禹所導者山勢、非山形也、河隔雍冀、山脈不可以河斷、故壺口諸山、直接荊岐、湘隔南北支、山脈不以湘斷、故敷淺源之脈、直接衡山、益得之地理氣脈外、不在匡匡形勢也、若謂此只記山名、以見施功之次第、而非推其脈絡、則本文許多至于字作何着落○以上四節、其間為山不知凡幾、故每曰

至不是自此至彼、以該中間、乃指山脈所至言、如言壺口山脈至於太嶽而不絕也、山導就是水平、須于導山上見治水、朱子云、毎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聯貫、故此通說山川、連貫首尾、從西而東、以着自然之勢、呂氏云、禹隨山治水、故以導言、如此相山勢、何導之有、禹治水施功、自下流始、若流未疏而先濬源、則益潰矣、或曰此但相便宜、未便施功、豈導山四遍、又導水四遍乎、且濬川處又不可言無功、必施功由岍岐以次而至碣石、則岍岐皆雍山、而冀高獨後之[illegible]、又左矣、至渭東河濟所經尤謬、岍山納所出太嶽汾所經恒又恒衛所出與河濟何渉、謂二水入海、則以伊洛淮渭例之、又何不言入也、此但叙所導之山、乃北條大河北境之列有如此故

云山之經理、首已附於逐州、此又條例而詳記之、入海指山勢窮而入海也、岍岐西傾等、皆雍山分枝、故下雖亦叙所導之山、但在北條大河南境所列者如是耳、嶓冢二節比上不同、上之山脈起伏斷續不一、故各有至、只重嶓冢岷山說、嶓岷氣脈最長、至大別敷淺源而合、江漢難治、難于氣脈之合、合則餘不必言矣、

導水○以終導山之功、要照導山講、禹治水不過分合兩端、分者合之、合者分之、山本同而末異、故導山言其至其者、其勢漸分、水本異而末同、故導水各言所自所會所入者、其勢漸合、禹看得天地之氣洩于此會於彼、捴百川而滙其大勢若一川、如二導、則不勝導矣、導水者、循其疾徐、暢其脈絡、[illegible]

天地間無纏而不逆之氣、便除了氾濫、故曰地平天成、先[illegible]黑於所謂客水去而主水可治也、二水雖以荒遠而畧、蓋其性原有不必詳者、[illegible]導其入而已、未入雖荒豈得略、既入雖腹裏豈得詳[illegible]合黎南海導弱黑之功畢矣、何以議其略哉、

導河[illegible]河[illegible]雖引出龍門之上、禹姑聽之、不但為荒遠亦不必施功耳、若要害處雖不已之外亦必治、故[illegible]導河積石、見河自此要害、禹功自此起耳、禹也俯仰天地、[illegible]無可與河祇於惟山為障之、惟海能逆之、其他平浸川陸任其分合而已、龍門而下、勢有可馴、一折東、一折北、又一折北、盤旋雖雍冀豫兗之境而所宜[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漸折[illegible]漸緩

龍門上下河行於山有疏鑿之功無變遷之患大伾以下河始出峻就平則分之為二大伾以下地益平河益踈水益善潰不得不分為九也河水多泥緩則易淤播之為九則勢有所分而上流速洩則不淤矣海潮逆入其泥易積合之為一其勢猛急而潮不能壅則又不淤矣逆河只為河亘萬里而瀉又受江淮渭洛百川氣甚鋭來甚猛即海一時吞納不及故逆耳為者河自為非禹之為也向也播今奚同向也順今奚逆夫亦以百川之注不容異派就下之極反見回瀾蓋同其所不得不同逆其所不得不逆同為亦着力之肆氣脉忌於太洩少逆之若洩而未盡洩者○觀嶓冢岷山而源異觀滙澤為澤而流合觀北江中江之後而歸同凡水一源而一

流江漢則兩源而一流者也凡水合衆小為一大江漢則會兩大水為一大水者也周廻甚多跨地甚遠其名號變更不一漾漢岷沱在梁滄浪至入江澧九江東陵在荊入海在楊二水一主正流故曰東流一主枝流故曰東別漾比江小故支流不必言江也勢大鮮支流亦為害特舉枝流治以見正流治耳小水赴大曰入二水合其勢大去海遠一時無可入不得不滙為彭蠡謂之為蓋漢合江後所成也既云滙為彭澤又云東為北江是彭蠡原在而漢之流又衍為北江矣東迆二字重看江至此盤亘數千里衝崖崩地已極勢不得不少有所殺故迆邐徐徐得此一迆故能會為滙不然安肯便滙哉自漢視江漢若小江若大故以入言自江視漢江固大

漢亦不小故曰會上主漢下主江義各有重既云滙為彭蠡又云北會為滙何也漢下注只為彭蠡其氣力已盡故以彭蠡係之導漾江雖滙為彭蠡而流長力尚大止言滙而不言彭蠡以江之下趨有彭蠡又有震澤其他小澤不可勝數故只以滙言包括尚多不止一彭蠡也凡兩水相合必有回合之勢江漢既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為江不見其為漢故曰北江曰中江主導江言所以尊江也漢比江小自漢合江若居北自江合漢則居中雖云合流然漢自漢江自江其分也一漾一江且不勝懷襄今合之而反安可見禹之治水自有妙用不但分流殺勢已者導江漢之山要重相合意導江漢之水要重其流處講○今之談濟者皆以發源為沇一見也自

沇而下又伏矣東流為濟一見也入河潛行又伏矣溢為滎一見也自滎而下又伏矣出陶丘又一見也自此不復伏又東至菏即豫之荷澤又東北會于汶即青之浮於汶此與書意大不類夫既曰浮汶達濟又曰浮濟漯達河則自汶而濟濟而河皆相通也若三見三伏若此何以通舟哉註所謂既見而伏者就王屋崖下而言由此而歷公基而西南入于河溢為滎河滿而濟溢也東出於陶丘北者即滎之濟東至濟之西而流出於陶丘之北也傳未嘗言伏也導沇為濟則冀兖患息入河則雷夏澤而兖患息自滎至汶則滎豬菏被而豫患息自汶入海則濰淄道而青患息伏處惟入河句在題外照出○淮發源於豫會泗沂於徐入海于楊淮據海上

去海不遠、一會泗沂而勢自暢、泗沂二字不可分、當時淮與
河不通故一瀉入海易今淮連於河、可支為江南之漕
半在淮導淮於海亦泝海逆之道也
如註似重複矣前主各水赴渭洛此[illegible]
俱巨津、渭一導而或會或過無不治[illegible]
沮也、洛亦然導水必究源究入合終始
二州、不得不專言○諸山川九州逐節言
講語與前有別、
入河、澧涇漆沮
渭即導澧涇漆
一水之派只止
此復彙而言、要
得山水脈絡意不可像各州語、
九州攸同節○要得申結上文意、因上或言宅或言旅或言
川或言澤、舉一未免互有所遺、故又總結謂之攸同、便見禹
之精神蕩平周洽處、洪水泛濫九州分絕彼高此下、彼[illegible]

十七

狹皆不同矣至此土高而水落先者不見厚、地卑而水落後
者不見薄、故曰同、王道蕩蕩無偏陂、如天如地令人不知帝
力矣首言九州兼水土末又單指四海之水可見此節重水
說、中四句當重水平上、惟水平故曰土治、刊是隨山刊木、治
水始事、旅是治畢告成、治水後事、滌其流以通源、障其陂以
防潰、滌源二字理宜深微、聖人萬事無不從源而治也、攸同
是濬其源流、會同是究其歸宿、必至九州之水皆入海、然後
九州水土平治耳、雖結上文語氣似進、
六府孔修節○禹所治者水耳而五行皆治、此句說得開闊
包有三事和在內、不在害息利興、上說通天地為消長、亘古
今為闔闢、故曰孔、貢賦之制前言詳矣、此就中發出聖人取

民心事、無歆之謂正、只一正字便令人有凜然不敢折閔之
心、況交而正之則雖低昂自我、而彼自具有不可低昂之極
在彼盈此缺、即天地不能全其產、而人主全收之、安得不慎
正字與下成字應、所謂咸正因缺也、發起慎字意、通節重祗
慎意咸則二句、又在交正中抽出、蓋庶土者衆土之謂、豈遺
穀土乎、言交正豈遺三壤乎、以田賦尤民命所切、又指出以
表[illegible]慎之心、謂之庶土、則山陵川澤[illegible]雖分常整不一、要
難定為品、則只好祗慎、祗者端好尚而[illegible]處即正供之中、
猶存病民之恐、慎而謂之祗者、慎到底也、公平正大之體無
私厚無私薄也、則者權也、輕重不踰、則者準也、高下不爽、咸
字正發祗慎意、不是畫一取盈、蓋豐凶而宜、君民兩便、使人

十八

永可遵守也、成者萬全無缺、一處算不到就有破綻、此則周
周密密、何其成也、曰中邦者、中邦之賦可常、外夷之貢不可
常、正是祗慎處、通節不可攝前文入講、
錫土節○俱廣德化事、錫土姓是平水土後第一事、專重封
建、不重報功、岳牧建自唐虞、向當無人、而惟洪水為災、則封
疆氏族或因而湮淪、統馭自有成[illegible]、何待禹錫、而惟治平一
新、則振起辨析皆禹所經畫、故曰錫、錫之上示民統也、是均
四海之政、錫之姓示民本也、是興仁讓之政、德先時說、俱要
祗承意、謂禹尚為臣無獨專之理、不知此非論修德也、修德
則欲讓而不可得、祗戒懼在不覩聞、雖謂隨施功之時隨布
猶後矣、德而曰台、自[illegible]自脩自本自根、所謂振舉於此舉

範於此也，禹貢一書皆法制，故此揭其精微之要，只一祇字
天地以之覆載，山川以之流峙，民物以之成若矣，九州殊貫
萬國異疆，此心此理同也，禹惟先之以所同而過化存神，就
浮而達之篤恭而天下平，敬德之時，就是萬邦承德之時，不
距只在台德上說，不可講了黎民敬德也，距於望而至之，不
距者，不必望而至，而心神領會也，距惟字自字可見，
向服節○五服分州，乃治水時，指定天下形勢為數土計，甸
服乃治水後界畫天下人民為廣化計，天下大勢，甸服宜與
也，侯綏門户也，要荒藩籬也，居重以馭輕，則幹強而枝弱，可
以銷倒持之虞，環外以拱內，則分正統尊，可以收衆建之助
五節俱以廣德化與末照應，首節不可說，外三百里不服節

此粟米之供，亦不必輸將而達，但不若內三百里之應役哉
不言服均勞逸齊遠近，豁然一體之思，以聖人成賦則於三
壤，就是遠地敢違供億，而郊圻耕種，財產自是取資，況服勤
在邇，以夕即可供命，不然，一旦有急，而千里外責成焉，其有
何濟而塞咽喉，符觀變而不應命者，將若之何，故下甸服之
制，知此八居重馭輕之意也，要義先知稼穡之艱難而不盡
人財力，而粟米較之總銍秸所省幾何，顧寵此於民祇為纖
爲之利，輸此于上不無涉涉之勞耳，革弊以力耕為首務，則
惟本饒積，財不仰給外藩，則甚命實京師所以為四方極也
也，外侯以成首尾相應之形，要衛王室，維持德化，易易矣，
[illegible]以[illegible]言詔詳也，邪與諸侯以國言，分土也，古[illegible]

天子獨制千里，即帝廷羣臣食采之邑，皆取之，侯服內小國
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強足以屏左右，宣力在是，欲相與阜
成兆民使六服成德，所謂體羣臣懷諸侯非耶，
綏服節○文武一用也，舍文言武則黷，豈能截然分為兩盡
聖世之文，就是武德所施，悖則威所至，廣恐太平極治，人心
易玩，故於揆文之餘，少加武衛，以廣文教之施也，武從文上
說，不然，天下皆王土，孰當文孰當武者，此時文教無地不通
曰揆者，風氣漸開，須揆度時宜而教之，欲其日宣日亮意也
時武衛不嚴，自屬曰奮者，文明日盛，則武備易弛，須當猛力
奮起以振元氣，曰揆曰奮，都在精神意念上着力，不着事為
要荒二節○流蔡置之蠻夷外者，非絕惡過嚴也，處以不[illegible]

正激其悔艾也，人情困則思過，窮則思濟，創懲改格之機
切於此，即不忍頑讒而欲並生意，亦廣德化之妙用，
末節○禹經畫所到便是聲教，非治平後方施教化，蓋治平
後亦廣教化耳，漸言其旁皇周洽而入之深，被言其周遍溥
悖而施之廣，暨言其衆心加彼而化之均，總見德化光被不
分淺深，四說句雖即總上言，然上主被德者說，此主祇德者
說，非放動重華所被格尚有涯而此始無涯也，說比敷不同
敷取廣之義，訖盡也，淪肌入骨，淪骨入髓，到盡頭田地，正是
成功處，人臣何功之有，執圭以告，正偷陳荒度始終，致做於
帝玄圭告成，偶爾執之，不必扯水色說，告內要發祇台不距
[illegible]上與下謂錫，禹成百世之功，史特加此一字，猶衆舉舜而

曰師錫云、

甘誓

誓辭不數言、而討罪之義、車戰之法、賞罰之典、靡不畢具、與禹征苗之誓若符、可見啓之敬承矣、

六卿乃六軍之將、非佐天子卿也、古者軍將皆命卿、平時治其卿而隸司徒、有事將其旅而隸司馬、

凡悖五常之道、拂生長歛藏之宜、皆威侮也、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即賞戮於祖社、皆示有所禀承不敢專也、恭字是此篇綱領、有扈威侮怠棄不恭故也、啓之恭、即祗德心源、從欽明執業來、

或謂孥戮非三代所宜有、即父子親屬同犯連坐之謂、豈有軍前犯罪而戮及在家之妻子者乎、凡顯其罪以示衆者皆曰戮、示辱也、非必盡殺之也、

太康

首節○德以勤苦而生、以逸豫而滅、滅其德、是滅其與民聯合無二之真精也、安得而不二乎、商民當有周三世化訓之後、尚不忘商、夏民綿一滅德而即二於夏、何也、蓋帝力何有之民、百年見祗德之訖、一旦駭其耳目心志耳、非忘夏也、乃字重看、夏都安邑在河北、洛在河南、曰表又在洛水之南耳、

因民節○因民二字重責太康也、當時二帝官天下之後、夏忽世及、奸雄已不無生心、又可以滅德處此乎、註弗堪尚未盡弗忍之義、弗忍者、弗忍唐虞之德至此而斬也、

厥弟節○五子追之不及、遂止於洛之北、遊者去而不知返、俟者久而不得至、天性至情不可解於中、能無怨乎、

其一曰節○皇祖之訓、蓋深維國勢安危之故、達觀民心離合之端者也、重不可下說、小民難保、先德難恃、只有近的一路、再無下的一路、知民瘼者固不敢下、虐使其民者亦不能終沉抑之使下也、此二句主民言、不主君言、直是勢力行不去、非但一體之義也、惟字有味、本即根本、千般治化、總民為主張、不曰固本而曰本固、雖人君維結亦未必寧、必民心自維結於我而後寧耳、根本既固、即有斧斤之加、於精脉無恙也、邦寧在本固看出、要形容不可下意、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夫山高於地而反附於地、可見下者上之本、來有基本固而或剝者、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

子視天下節○註意須融看、雖五子自稱、實指君言、勝予不但獨夫、就是堯舜之儆戒、豈不視匹夫亦可勝予乎、可見之處就為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怨也、即使民皆歸嚮、安知盡當於心、而無一抑欝不伸者、要自君心不覩時[illegible]之於此可以默孚民之心志、非為彌怨也、圖其兆怨之端句就是勝予、此日進不得謝過、退不得息難、事危勢迫、不勝懍懍也、六馬者心不齊之喻、須調其理、馴其策、若但策笞馳控而無服習安閒之節、則所持者將絕未絕之形、雖不朽之索、豈能馭乎、而況逸豫滅德、索已朽矣、蓋其俛首就我、徒以名分為之維、其背我而去、特在呼吸間、夫復何忌、為人上句

迓說敬有圖于不見意御櫪在前而惕然朽馭之懼則潰敗之患當有預消于款先者柰何其弗敬也、

其二曰節○六者未必可絶但其亡在荒甘嗜峻雕五字上或字重看有一於此則心志蠱惑作爲顛倒有之時便是亡之時蓋神先亡而國安能存哉、

其三曰節○古之治統道統出于一自堯而來一道相傳以有天下冀方之所有即道之所在道之所在即紀綱所在也道者紀綱之體君天下之本也紀綱者道之發維御天下之法也將亂之君道先亡而紀綱次之則國從之矣、

其四曰節○首二句輕〻直說我祖以明〻之德爲萬邦宗豈不能澤天下庇後世哉猶謂德易斬而以法維之所謂既

竭心思繼之不忍人之政也二有字着力從禹身上說一時刱之而或可變易增減不可言典則此蓋觀世運民風以握其極酌人情物態以權其中貽字就禹說欲子孫循法以繼其德也關石和鈞乃典則中至微事王府對天下說鈞右乃天下所共用者惟恐有錯變而藏之王府以爲準此見制度精密用意周到雖法之至微者王府亦有正形容典則貽後處若曰一物不可失其平一事不可紊其度祖宗之法其不容錙銖爽也明矣法與德原非兩件言法而德即在故曰慮後之深、

其五曰節○天子尺地莫非其有今無地可歸矣〻民莫非其臣今無人可依矣此予所以哀思而實有可愧也至此數

出愼德字又不止敬矣盤遊縱逸皆由於此是以禹以丹朱戒舜也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欲恐懼修省悔改前過其可及乎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萬姓而曰弗愼厥德不咎太康而自怨艾所謂怨而不怒也、

胤征

首節○位四海而曰肇者既失而始復之也命胤侯者收兵權也征羲和者剪惡黨也廢職者且不貸于王法而況無君者哉明操征伐之權陰褫奸雄之魄、

聖有謨訓節○明徵定保一直意謨訓皆艱苦備嘗中體驗出來定保者危可使安傾可使定蓋閱歷于天人治亂之際者既練而彌真故發爲制治保邦之策者自微而不爽在審

勿則君鑒可昭在廟廊則官箴可肅下四句正是謨訓先王之心思無有不惕何待於戒故不曰脩省而曰克謹有勑天時幾工夫先王以爲上天無戒因心而戒視庶徵偶爾違和皆吾心乖氣未融直以不愧屋漏爲敬謹以恐懼不間爲脩禳當有嘿〻孚契處蓋天之示戒也原非爲其事失則應其災故先王之謹戒也亦非爲其災至當脩其事也君兢〻臣必業〻激於先王之謹不能自已脩輔正是有常憲處臣人以輔君爲常憲要發謹字意輔君說得廣不止天戒時說分大臣小臣說者不知何據二克字相應能勝之謂也先王以爲歲功之舛而負罪不遑人臣百官引爲日月之錯而責躬不已君臣上下無隱而未洞之情天時人事絲鬱而弗宣之

氣、故明而又明、要看惟字、更無失、可改、惟明〻〻於上而已、即元首明哉意、說得大、不但彌變已也、明〻有刮塵磨垢煥發新朗意、主精神意氣說、德政是蔡傳衍出、不必捏扭、

每歲孟春節○須得宣令體、曰官曰工、欲無一人不然也、戒已然、不若戒未然、求端於天下、不若求端於君、規諫不論天戒不戒俱然、規在師上看、諫在執上看、官以能相師者規君、藝以能執法者諫君、所重在師執、非必折諍也、對官言曰師、官之事非一人所任、故衆相法以匡君、對上言曰執、工之事逐人自有一業、各盡其事、即各効其忠、借一藝以發至理、不泥所執之藝說、不恭指上說、不恭其令也、若云責難之恭、又遠一層、明詔戒嚴而敢於蔑視上令、下共之順何在、則刑其

可逭乎、先王誠知畏刑而直必非純心、然猶愈相率不言、竟致君於汶〻也、其戒字重看、先王大開言路、惟恐壅蔽而然、

惟時羲和節○顛覆二句是叛離之由、俶擾二句是畔離之實、季秋以下、詳言以見之、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而陰陽輯和、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而食、此正天戒所在、不特君克謹臣守法雖瞽嗇庶人皆相捄如此之急、羲和專其事者乃不知之、豈不干先王之誅哉、昏迷雖曰縱酒、實由党羿而然、蓋日食之變其占為臣犯君、蔽而不言、其謀叵測矣、

令予節○命出仲康而曰天罰者、尊王也、要重王室二字、彼為羿而我為王室、同力王室、即以弼予欽承也、承而欽、重王

命也、

火炎崑岡節○今日此舉、非求克敵也、揚天子德威而已、要本欽承來、脅從二句所以孤其党散其衆也、兵法所謂窮寇莫追、亦此意、

末節○若主治軍說、似仲康戒胤侯、非胤侯戒軍士之辭、對上節言、我欲殲厥渠魁、非寡愛也、遏孫勦惡之時、宜威不宜愛、若姑息勝、何以示國法、二句一直說威愛相濟、若臨軍御衆之紀律、乃愛中之威、原非兩事、威可行愛〻不可行、威軍旅之愛、決不可少、但要威以用之耳、徒威如何行得、允字顯克字說、即威克愛、克而信其必濟與無功、有不必克敵敢續而始見者、末重威在必行意、勉於必濟、戒於罔功、常存怙

惡不能有成之恐、庶天子之威命可承、天吏之逸德不貽患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府父著

湯誓

萬古以臣暴君始此其辭尚多渾融涵蓄始終以天命民心為言只說到重役嚴刑而已更無泰誓諸篇之蹈厲也天命伐夏于何知之不過決之人心而已曰多罪曰有罪曰夏德更不說出其故來商民之悍於伐桀其有周家頑民之思乎但知有一己之安不知有四海之阽知夏之無如我何而不知夏民之徯為後我也故湯直以上帝之畏懾之以夏民之曷喪惕之若必秉穡事之暇而後不敢不正以其能如我何而後必往是自為之私非畏天憫人之公也故惟穡事不敢自顧乃見畏天之公心自安不敢以自便乃見憫人之至念商民勤於穡而弗順於上弗順適所以協也所謂帝力何有也夏民怠於職而勉從於上從適弗協也所謂離心離德也曰予及汝偕亡正天命殛之所在也然古聖王心思自有與天默通者非僅僅托天意於民心已也致天罰正是輔一人處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僅僅惕以天民弗畏也故又舉大賞大罰以趣之商之伐夏周之伐商也皆以大賚其獨鈍之大機乎商民素深戴湯不覺罔恩之更有大焉者故以不信戒之商人作誓而民始疑此之謂矣孥戮罔赦所以奪其穡事之戀戀而破其無如我之玩心也

仲虺之誥

者書○湯為萬世以臣伐君之首故稱慚德若說恐開亂賊之端則為子孫憂矣仲虺原道以作誥彰稱執義以抗周並行不悖者也湯自慚武有光相須發明者也天人去留有非桀紂湯武之所能必者聖人不以己與焉

惟天生民節○上天好生而生倚形有生之屬皆欲根也亂因欲起即一念情欲紛起亦亂也心馳于欲先發發于耳目非大慧者不能超悟故必須聰明聰明是淵成宜不可分正是不溺於欲處不緣耳目起識而方寸常虛也時乂即在聰明內不乂何以為聰明乎乂而曰時者通變宜民與時推移精民欲言滌除苦海洗淨根塵使人各遂欲而不浸於欲則必以己無欲治民有欲消之未爭之先防之既爭之後也墜塗炭僧守義形容民溺欲中如泥塗炭坑墮落沉淪也勇智即聰明之作用勇有拔山降魔氣力智有辯幽析微精鑒方能立得脚住不為欲所搖染所謂惟上智不移也此俱在湯身上說未着事功下正是勇智之事俱未然之辭表正繼服曰時又曰勇智此仲虺責難之意見又民只消在君身做正者無偏黨反側爾身先正罔敢不正縣旌高竿不搖而衆目矚矣表云自正非以表正民也將一向所染之欲一時釐正無此由處表正即為纘禹有舊繼善述意非指革夏蓋禹得統克舜此分明以道統屬湯天下之大自我正之禹服之遠自我纘之此必有非常作為方能成非常事業然億兆一道千聖同揆至常也率而行之豈但可[illegible]邦維禹德雖天命

亦即此若矣、率字有力、迺躬行倡率與表字應、或振萬古已著之常而脩其墜、或發千聖未闡之精而明其理、有裁成斡旋之用、必如此、方不負天意耳、命即理也、指所以然言、若謂典為天所命則淺矣、湯處君臣大變、而毋以典為言、奉上固常、伐君而不失其正、亦常也、常是至順的、率常所以順天也、什懋全在此、

夏王有罪節○揭出矯字、天命可若不可矯、若則滅而與、矯則不滅而昏與者爽心快志、如呼寐而使寤也、故必須聰明之主始浮

簡賢節○桀昏且矯、而簡賢附勢之徒、又羣而和之、他心中倒看已為賢、湯為不肖、不與夏附者獨我邪、故曰肇、註謂不相容則湯之伐桀、似先發制人之計矣、此主緣不容湯說、苗粟莠秕渾見為是、兩人臭味、如方圓氷炭、民心不附桀而附湯、桀所以愈忌湯也、桀忌湯愈甚、則湯得民愈深、德足聽聞雖王民不知、然一仁一暴、自是相形、曰聽聞、迺心悅誠服也、不重桀之忌湯、要形容桀之昏矯處、有湯之德、乃不倚庇而反忌之、

不邇不殖節○聲色不是淫聲女色、凡可馳吾聰明者皆是、貨利不是財寶、凡可侈吾意願者皆是、即有意為善皆貨利也、聖人清明在躬不離不即、不邇非遠也、不殖非散也、絕聲屏色、去貨散利、胸中反多一事、聖人卻於聲色貨利中、討個皭然不滓、蓋絕欲易、徙欲自絕難、我不染欲易、欲不能染我

難也、德懋四句、是他無欲處、心中空明、隨物順應、官當其才、狥不但作好、即處置不當就是私、懋官在受任初、懋賞在考任後、官隨德轉、賞隨功轉、聖心未有官賞也、以天下官賞酬天下功德、予者無恩、受者知勸、用即用中之用、不重在用人重己之為善、即樂取諸人之意也、曰惟己者、不徒見人善當取直視為己之善而自契之、人之吝過非樂而留之、只深入牢錮一時割捨不斷、此則一念覺悟、從前過愆、從後差失、盡數消滅、寬仁從本源澄澈來、克有能勝意、子産曰故寬難、孔子曰仁者先難、寬仁原至難的、做不到徹便不克、非如註不失而已、寬仁原不柔縱、、便非寬仁、克者能滿其量、不但我容物使物能為我所容、不但我愛物使物能用吾愛、彰信要在湯身上說、彰字即光被之意、王之克寬即彰寬、益從不識不知中、見其昭著之象、彰即信寬、益從共見共聞中見其洽心之深、信非信其寬仁、民自信其心也、所謂民信之矣、王先克民之心、故不見而章、民各自信其心、故不孚而合、曰兆民、又不止毫都矣、

葛伯節○東征南征、乃征葛後事、從怨中看出戴來、人情予以非望則戴、卻以分內則怨、戴猶可感、發怨則非深有傷於中決不然、當時之民看湯之拯己、是分內該有的、不以為德、反以不亟拯為怨、可見戴之情矣、舊以寬說征而戴者、特一時民情耳、若民之戴其來久矣、對今日鳴條之役言、故曰徯為征葛後十七年、始有鳴條之役也、

佑賢輔德節○非以法制勸懲直以精神鼓舞題中字不可
倒大君初政人懷觀望此振作人心明示意向之大機緼藉
宏深賢也蹈履至到德也盡心王室忠也秉公奉職良也以
賢為主而我佑之以德為主而我輔之佑者周恤愛護益堅
其為善佛所謂護法善神也輔者維持佐翼補其未周孟子
所謂與人為善也忠臣心事多隱微難明故不但樹風聲且
闡發其幽光善良猷為每牽制難遂故不但寬文法且曲體
其所欲至兼者設官佐理攻者督懲磨礪弱則天限之不可
復振但可兼而已昧則一時昏蔽攻去其迷便可為善倒置
悖常為亂取其國而變置之其先澤不復念矣天叛民離為
亡則戮辱其身猶未斬其祚也欲與萬國同安存者天子之

心亡乃自取故曰推彼若安存則我與賢德忠良所共故曰
固我推亡正以固存推者外之之辭不但兼攻取侮固者若
固有之不但佑輔顯遂乃若難離邦昌此上意更深上零碎
言此整頓言賢者在位九德咸事忠良效職無一不肖者溷
其間人心振肅則世道明昌宇宙間更無復遺善留慝便是
氣運大升處蓋商當革命氣運自降而升人心自玩而肅故
以昌言

德日新節○首四句指德之機言理趣無窮已新者當幾而
瑩未新者又乘幾而濯何等歛然只心源豐豐求作用功語
新處便懍滿處便離蓋德者天下之精神也日運則常濯一
息不運便壅滯而耗以下正日新工夫懋昭比不邇節深建

中比表正意深精神振奮處便為昭德有無窮之明即無可
用力還要勉強加明不嫌過用其力便是日新訣子通萬邦
九族言故曰大德王德即民中懋昭即中之標準建有植立
不摇意久暫不渝紛擾不奪重我建中不重民準我說天理
化裁原與事為措天理節文原與心妙合故制非拘縛亦非
檢約適以本體為工夫而自不渝也吾弟斟酌權衡而事理
自不可違即義之為制矣弟沉潛體認而心境自不可越即
禮之為制矣此正懋昭喫緊處先待義禮打煉以待事念非
事來而始裁念動而始準也垂裕不可作貽謀就懋德說德
有一毫不足垂即非懋裕對制言惟心身收束極緊密故精
神流衍極優舒得義禮之精者事不期而自合心不期而自

孚裕在心源不竭上惟德萬古常新而以懋昭之力量垂之
豈不恢恢有餘乎只重湯說新之已新之民新之事念至於
百世無不新而日新之功始至猶未也又須求之師得字不
輕若只委心聽順而未有實得亦何益自者自然而然非必
受學於人即自反皆嚴師天下莫能如人主之尊人主不自
得師誰能使之得曰能得則不傳形而傳神者也曰自得則
獨解而獨證者也師人則意氣不親形骸終隔自得則鏡成
敗之點便為淵源惕操舍之端便為切靡此王道也純王之
心也我為天下谿故能受天下之所往不指興王說有所疑
而未決有所不足而思通則問要看好字不但憤悱切於衷
真是以能問於不能若無若虛之心曰裕不但大而已兼收

併蓄畫入爐鑄之中此心之天有左右逢源㥦㥦餘裕者王
從淂師上說好問便是裕無二意亡非敗亡所謂的然日亡
乃王之反也亦非拘局縱有才智而取足一人乃裕之反也
曰懋曰制似勉強力索故須裕以見無裕者乃王之自裕豈
於懋建外別有道乎
末節○重慎終上湯恐來世以為口實故以慎終之道告侍
終而慎雖欲慎無及但當合下做工夫故以惟始禮以制心
心精欽而不放處便覺強固便是栽培從禮而言故曰殖少
踰於禮即昏暴矣天道何常今日有始固殖之他日無終即
覆之欽崇正是入禮出昏處一念欽謂尊在天而隕淵必惕
一念弗欽謂尊在我而矯誣必生故以欽為崇其德稱大業
心彌小奉若乃有實功也天道以理言出皇遊衍與我不離
命以運言可我可人去來靡定欽崇正是永保處只在自心
上說天道惡盈盈謙此心欽欽不自足是自然精神凝而不渝
志慮肅而愈久有可殖無可覆矣圖始意已在上節了曰崇
則天之于我似尊而加嚴曰保則我之于天又似親而加附
其親而加附處效其尊而加嚴之真境也即天體盡是心精
含凝神別無凝命能欽之一念即為有始即為有終末二句
重敬字不必更入上文講惟敬可永也前云奉若此曰欽崇
語更進矣永保方有終可不慎歟

湯誥

首節○湯之伐桀也踐王宮移禹祚是舉也克夏而歸亳於

亳則退就侯服矣諸侯羣職來朝是天下不釋湯故誥之之
惟皇上帝節○衷只是中不着形氣不落有無恰好處不可
踰越亢自外而入者非衷也曰降則衷便有着實天與民常
相涉降不離心目之間只為理附於氣質便被氣質作主故
直就源頭上指出不染之本體見淂要綏也恒者不易也若
即她若其情之若性字今人都解作情實亦知性如虛空不
惟着一毫造作不淂亦着一毫領受不淂真昔們如而已故
曰若天下惟至順者為常少矯揉便不常平常之理縱在牿
亡後亦自不可閒若只就受性時說便不可言恒自此性言
曰常如父子親君臣義之類自此性率之而適當其道曰綏
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私人心
如何淂安寧綏者天理自然之安後見天心由漓返醇由薄
返厚要其歸宿而各安其所也克字着力天下不少明道覺
人之聖司教佐理之賢而不能綏惟后一念轉移便關世道
不但時位所在能動人心直有潛移默化之妙着君德說惟
皇降之惟后綏之毫末合天即后有媿矣降衷即天命之性
恒性即率性之道綏猷即修道之教

夏王滅德節○德從降衷來全之自見萬物一體之仁滅之
則雹而毒痡豈但失綏猷之責已也弗忍弗能忍也篇內爾
字皆指諸侯有衆萬方皆指民天道一句泛言元者善之長
善是天之本體所謂衷也過其則為淫意重禍淫一邊降災
只是天心仁愛欲其儆悟未便亡之也

肆台小子節○重肆台句、天下不可一日無綏猷之后、當此
時舍我其誰也、曰敢告、何敢專也、曰請罪曰請命、又何敢必
也、元聖亦天生之聰明、廼知天威者、求之相與戮力、有遑恐
不克意、敢字即同任的心腸、請若捄乘絕之命、然後得徵降
衷之靈於天、而覺一世聾聵也、不必指出伊尹字
上天孚佑節○信字不盡乎字義、天心民心相系、癢痾屬呼
吸通也、夏王有罪而伏其辜、可見福善禍淫天命信無差矣、
賁若句聯下殖字、正影草木說、剝落必因蘊陽氣一復生機
自不可揜、允者向未必而今喜得之辭、允殖即脫去荼毒未
說到樂利、
俾予一人節○輯者摶心貼志、不敢下紀常以戕生理守者

遂生復性、不見拘檢而各安其所、和輯而寧之、只一意此便
克綏處、以一人輯寧、便未知得罪了、不必輯寧無狀、然後獲
戾也、全在未知上見危懼、註謂未知得罪與否、似說到日後
去了、罪有可見、猶及改也、民情叵測、我以為如此可輯寧、民
心或未必遂輯寧、則孤付託而不自知、豈不危乎、憂是憂責
任也、深字將字俱着力、使從此而隕、所苦者止淪胥之一
途、惟曰將隕、則上懸無極之高、下臨不測之深、憑依無恃而
顛沛在目、此時肝膽之決裂何如、此全是聖人兢業之心、若
云惟恐獲戾而危懼、則隘矣、
凡我造邦節○承大亂之後、法意宜詳、或有古以為法而今
未合用、我以為法而有邦未必可行、一從之而後何以繩慆

淫、憂勤之反、不但不可溺亦不可即、猶一就之便為牽累矣、
無從即罔失法度、無即〻罔游罔淫、本危懼來、欲其本源澄
澈也、徂曰率典、湯曰守典、天下只有常道、匪彝慆淫不可常
也、守即守城之守、所謂思不出位也、承典便是承休處、宜與
天命相臨保觀體承當無媿所降也、都在有邦自性上說、綏
猷意尚在言外、
爾有善節○重朕躬有罪句、不分君臣君民說、亦不是善必
歸人過必歸己之意、在爾不過一人之職業、可自必其盡、在
我則合萬邦為責任、再無必盡時、此是實話、堯舜猶病、則為
君之罪、決不能免的、但有多寡斂肆之別耳、只一懼便足消
萬罪、以一人而君師萬方、則萬方有善是合該的、一不善即

無以立乎萬方之上、赦者障蔽使不得申、弗敢赦有穢除懺
悔意、不空〻認罪已也、善自赦不得的、罪自赦不得的、不敢
者迫於好善嫉罪之真心也、簡閱朱子謂歷〻數過、夫善罪
如蒼素、不別自分、天何心哉、君與臣獨懍抱慚之地、即昭〻
簡閱之地、以其不可欺、故曰簡、不曰帝簡而曰簡在帝、不曰
在帝而曰在帝之心、蓋福善禍淫者、帝之道、有時而不測、分
善別惡者帝之心、無微而可混、盜其善惡到此自不容淆、而
以歸之帝之心也、無意而有穿矣、萬邦有罪、皆君不能綏猷
一人之罪、只為萬邦不輯寧、非特君有失德也、無以萬邦者
不咎民之不從化耳、必天下皆無罪、然後無負於天、此所以
危懼也、

末節〇尚字亦字皆不敢必之辭、更端而言、當深一步說、不
可僅將上文講終字着力、終其事也、須自已說向人去、談蹟
越於輯寧之朝談罪戾於萬邦之大疑為自責過嚴不知君
位真是惟危民罪實由君致理之必然君臣當真信之而克
終綏猷之任、以共了前件、非僅保天命於有終也、

伊訓

首節〇十二月乙丑太甲即位之初天子喪三年不祭、故伊
尹攝而告廟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羣臣、亦在祭所臨之重告
廟還羣后咸在位次總合也、百官合已之職以聽於冢宰、告
王必於此時者乘其初心之萌也、訓王必以祖德者、啟其繼
述之心也明言者、或以古今興亡啟之於先、或以天人禍福

戒之於後、益辯之發而防其未萌之欲矣
古有夏節〇先后不必着禹、方字可玩、方其如此便罔災如
此于其子孫如此便降災如此、可見德之不可不懋也、罔有
三句、遞推下去、都着先后之德說無聲無臭之中、常有緝熙
不已之意、即此精神之不須隆而伏陰愆陽無自而乘益天
地間幽明靈蠢之祲怪、非故以此昭主譴也志一者氣必動
彼亦欲順其常而不可得者、故至德之世天地清寧、民安物
阜皆吾德所盈以順召順動靜一機陰陽一氣皆實事也懋
德而旁及山川鬼神、下至蠕動飛走罔不寧且若、一體故也、
布昭聖武節〇武從至德中發、謂之聖武、明白正大而一絲
安天下謂之布昭、夫武宜遏而不揚湯乃布而昭之民率信

而懷之所以為聖武也以德為武而惟恐傷之者賢人之武
殺而不殺我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聖人之武、、而
嚴能遏虐而使民畏聖人之武、、而寬能代虐而使民懷寬
者聖武之量、如天無不覆天下皆蕩、、于王仁更無拘迫局
促不是反夏虐政之謂宜說得深、
今王嗣德節〇德字所包廣、故曰罔不入心觀望之初、則王
之德必使天下盡篤愛敬方可謂嗣、然要在自已身上做、蓋
愛敬者情也、要於止至善之極使賢智不得滑愚不肖不得
不顧先須立個樣子、譬瞍底豫而天下父子定、可謂能立矣、直
歸之親長者、以其自孩提知愛敬以來繫心根念而無所解
也惟親惟長真見貽謀盡善而紹述之稽德稽謀而師崇之

情識不能移外誘不能奪也、始於二句正是立愛敬處、在君
身說、不是建極可為民表意親、、敬長達之天下、可行於一
人不可行於天下、亦未立也、故通家邦四海以盡立字義、始
終相聯分不開、徹頭徹尾之謂、如火燃泉達此良心烏可已
處必合始終方盡初字義
先王肇修節〇修字有品節意、要之不過自修而已、肇字對
紹言、匯更始之辭、通節要發艱難心事、先王所以修紀者、從
艱難中做、所謂反之、、聖也、一節都是檢身如不及處修紀
實諦、下六句一步推深一步說、三綱既紊而湯奮起脩之、弗
咈有心解神怡處先王之天游詠於之天、不知其從安知其
咈也、此有耳順光景、與逆心求道者遠矣、先民包古今人在

内、時若者委心聽順如欲化之物而遇時雨也、明以德言心
正理瑩、不主照物説、忠者盡己之謂、湯即代桀而吾道已盡
無媿人臣之心與人作取善説、不求備非恕也、匹夫不盡明
主罔與成功、舎己樂取之量然也、弗及非真不及若不及也、
聖人之心自如此、就上五者看出若字從檢字上説、愈檢點
愈見缺失之多、視寤若跣有追無可及者、積累之勤當在修
德上説、益真積力行之謂若説締造似有利天下心矣、殫精
極力、不知經多少風波、費多少精神、而後人紀淂脩真、個難
淂緊、茲惟字可玩、以至于三字正積累處不曰淂萬邦而曰
有、我固有之非外加也、
數求哲人節〇以先王之聖積累非一道、而資人居多、曰弗

咈曰時若曰與人況嗣王目不睹艱難可無輔乎、明理欲之
判、達治亂之機者、曰哲人、先王逆知主嗣則老成必棘端士
不入故重之以使、即後嗣不好親賢、而以先王之命臨之敢
不從乎、接賢士大夫時多、則薰陶漸染、承順正救、豈小補哉
下節乃輔中一事、
制官刑節〇此正是俾輔處、先王豈不知後人賢即明令不
乖、自不廢從諫之義、後人不賢、方且蔑視典刑、又誰行結舌
之誅、第以刑書既著、則祖訓揭於日月、人主未免稍懐顧忌
而不敢加譴於諫臣、人臣猶淂藉口於簡書而可以伸其直
道、馬牛相逐謂之風、一入其中便如風靡、連自家做主不淂
其始不過嘗試之其浸淫遂汨於中而不自知、萌於幾微動

於四肢、移於四海、無形無影、薰蒸而無極矣、而以此風者、大
都有敢心也、娛心志悦耳目、色々當前、儼然而憑之、々謂敢
順則喜、逆則怒、種々横行、鬱然而恣之、々謂敢、々則何所不
有、々則何所不至、敢之心一、而有之風十、一室之内、蕩舞千
謳、常酣於讙浪、是正人為誕妄也、故謂之巫、財色之盛、狗馬
之娛、卜晝卜夜、盤遊而無度、是明人為褻事也、故曰淫、古今
君子若枘鑿、嬖人狎客如膠漆、於是聖反狂、忠反佞、老成反
跣、頑僻反習、好惡拂人之性矣、故曰亂、以此風天下、其壞人
心類世道、可勝言哉、愆析之而十、合則成風、々行之而三、而
合之在身、其門多則易中、其類廣則難攝、可或有於此乎、喪
亡全在風字上、然先王不禁嗣王而責臣下者何也、所謂當

局者迷、此時而從旁喚醒、即昏主亦諫然、故嚴之君不淂不
嚴之臣、而儆在臣正以儆在君也、臣非既失而救也、直從寢
秉動念處剖其由敬入驕之機、墨貪刑也、以貪位而隱忍致
君喪亡、與以貪貨而耗國膏血一也、然當膴仕以後爵祿薰
心、故刑以奪其貪昧之私、當蒙童之日、世味未染、故豫以養
其梗直之性、令其仕途未涉、而立朝之氣節已培、縱使老成
易凋、而繼起之忠良未艾、不匡且有罪、況陷其愆者、蒙士且
敬之、況當其輔者、正見匡不可已也、
末節〇王試思過在君而刑在臣者何故、則柰何可累臣下
以刑也、敬字當作敬身看、屈、愆不必身有、而件々反求、惟恐
或蹈念也、正是祇慶儆省思念、恐過不及覺、而深惟其故也、

工夫全在念頭上着力以此風愆而籌度於心謂之聖謨處及於身處及家國即官箴士訓無不慮到反覆乎治亂興亡之理周悉乎忠貪邪正之防何其包理弘而含意廣也故曰洋洋以是大謨而發風愆之戒誥即嘉言也一言一動無不戒到指人心受病之源燭佝欲易危之故如別蒼素何其彰明之甚欲使心不免挂漏豈能即始見終惟聖謨該天下之理故發言悉興亡之故然是謨訓者祭之天道民心而默契夫災祥慶墜之故者也惟上帝以下緣天以儆之下有作上始降則天道之甚遠無叅人道之自邇作者一降者百則天心之應人尤甚於人心之感天矣蓋迹興迹應上帝不常而降祥降殃善惡一定善即德也人主無不可為之善當不遵於纖微祥即慶也邦國無不可致之祥當必始於細行小善何能致慶而不忽之一念便是慶源小惡未必即墜而忽小之一念便是墜註增積字反覓矣慶者倚庇之謂不就成化說善與德說淂廣謹風愆特其一

太甲

先王顧諟節○明命即吾心靈明之不可昧先王何不竟反靈明而必顧天明命蓋吾心即天求之心則空空無可捏摸故顧諟天命不看色相不落空寂有覺便真而獨覩賦畀之源是先王動存息養之念所謂往來瞻承於其間者也若以此心顧明命則心命便二物只舉念是命恍在心目不可違耳祇肅乃顧諟中一節工夫形容其主敬之功達於無間天地百神之靈皆明命不昧祇肅奉承之敬即顧諟不違凛儼若之思視聽言動必以理宗為祇肅也明命之外雖別無天地百神而顧諟之心若又有祇肅奉承之道歧之則不顯中滯迹合之則至敬中法象臨者顧諟之極天心與湯合也用集撫綏正是天監處大命即明命撫若除殘去暴綏即綏猷撫而綏之各安其生適其性則顧諟之德合萬方矣亦重德言惟尹躬承說曰左右則是湯德為主尹特左右之重在湯身上說而尹躬不可忽意即在其中宅師承撫綏來所謂居師即相協厥居意使心安身適於各足之性也丕承者望其承德也臨已綏之萬方統已宅之民衆深惟所自惻然凛凛必顧湯之所顧監湯之所監而後能宅湯之所宅承緒為小承德為大要須覩體承當着一毫懈慢不淂

惟尹躬先節○觀註忠信還爲自周一層謂忠信正以自周也自有不由人意周者周匝無一處滲其心純以正其行精以密也有終正自周處就君心言照後克終謹終都把終字着力若作保祚說淺矣君有終則臣淂致左右之功惟字有力此逦代終之終若作祿位則看小伊尹了桀不過一念不慮所終耳後欲圖終而無及可不及其初而戒哉太甲謂有尹可以成終其實相之終否係君何如祇字根戒字來即顧諟祇肅之祇不辟猶言不盡君道便忝祖不必敗亡也此節重終字對上節成湯已開其始太甲不可不成其終

先王昧爽節○是模擬成湯進德景象昧爽不是夜氣之說

湯豈有牿亡時而待平旦始洗濯耶聖心昭明無時不昜當昧爽時萬籟俱寂呈出本來面目此時非可着力但覺塵凝一洗境界一新是顧諟得力處顯者呈露之謂丕者萬念并歸所謂全體也待旦不是急行蓋清明之極情行不得而槃試想明發時心體洞然自有一種恂慄嚴敬不容頹然安枕的意思此極狀丕顯神境真機惺惺火燃泉達非必有可行也在心機上說待旦而行亦行此丕顯工夫無別事也本文無行字只在丕顯上狀其不遑寧處足矣求賢亦看得自家善未至而求其助若湯之心豈謂我德已至而慮及後人哉求賢輔後亦是無時不明處曰旁者蓋正止一路旁則無方也由昧爽而平旦以及後世孰非新德之時由洗心而勤行以至垂裕孰非求新之功命照丕顯說即天之明命也旦夕顧諟則顯少有昏縱即越

愼廼儉德節○德指收歛於根心者言不可着事說人之精神日收歛日就統固少侈肆就不可繼侈者目前之計儉者永久之圖也人情惡拘檢談儉於繼體之主猶難故下個愼字永圖者儉德中滋味懷永圖指點他愼儉德的門路儉中自有無窮受用人君但當深懷而長計之故不以奢侈供一時耳目之快而惟以樽節建萬世不拔之圖不懷永則其所謂儉者廼一時纖嗇之私豈得為愼

若虞節○正是愼儉懷永處省度者變通之妙存乎心一時之意氣可奮而不易之法難循度者離四方而處中央之地

省者從毫釐而決千里之關於迅而莫留之時諦觀其正鵠何在而出自中程矣不省則儉或苟見之私愼或緣飾之迹安得可久引射特提省字[illegible]之安止尚省其事之安欲欽止而不深省如何得止的着落人主一發念則宗社生靈休戚因之此心學工夫着不得氣力故曰欽然欲知當止之處不必他求只看乃祖所行的事件件都禮義之成法得所止之標準也本有主之精神以體先朝之成憲由已效之芳轍以容內欽之工夫此二句一直意止有不遷之義而行有不滯之精一止一行便如虞人省括于度而發自然事事合宜而得所止矣節節提起先王而以尹躬結之懌為宗社幸為生靈幸有辭所謂永圖也不是稱譽

王未克變節○不曰不克變而曰未克變王於尹言不能無動但習染深未能變耳從而不改殆非語言所能動矣

茲廼不義節○乃私論之辭三進言而三不悳則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私義者性也不義者習氣也日習則成性必去其習而性可還故乘其居憂之中營之於桐密邇先王自然絶遠比黨矣

末節○王在喪疚亮陰三年即不狎不順可無居憂乎且尹能使之居桐能強之哀慕乎可見納約自牖之妙乘其必有居桐之事因其哀慕之衷而以善心感之所以能允德也夫居桐亮陰宜居也奉迎歸亳終喪宜歸也抑有疑焉萬一王不終德將迎乎抑不迎乎尹能盡者臣道不可必者王心

也、非太甲就成尹之忠、
惟三祀節〇太甲終喪之日、正改過之後、尹即奉之以歸、重
終喪一邉以復辟大事、故於正朔行之、
民非后節〇言民言天以動太甲之聽、不能其始而能其終、
故曰克終、喜之極、故歸功於天、然懼意深於喜、萬世無疆找
旦克終意、一時悔艾易、終身持守難、深慮所終、而以萬世期
之非慶幸之辭也、
予小子不明節〇德者吾人所以肖天地、惟不明故不類也
欲縱一奔事、念初起為欲、多欲不已、流而放縱、度禮亦一節
事、禮之品節為度、、敗必并其大閑而蕩之、敗即為戾、註言
正捄之力、本文曰德者、欲其正我之德也、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伊尹曰克終、因其悔悟方新而期許之、太甲曰圖惟
蓋有終之難、即太甲亦不敢自必而求助無已也、
脩厥身節〇脩者治而去之、從前積習、非猛力剗削不能洗、
從後道諸非畢力克治不能精、不徒滌其欲縱、必求底於純
粹也、允德雖無工夫、然浔於心非一時之感發也、有諸已非
悔悟之虛言也、真積力久、工夫既到、而行道有浔、德使是實
不實不可為德、不曰下化德而曰德協下、從脩身說、默體之
即境見民物之精、顯出之、隨處皆修治之力、人君合四海成
身、必吾之精神與天下胳合無閒、方可滿身之分量、而完修
之工夫、非誠能動物之謂、總是修身意、不可講惟明后如此
亦不可謂如此方為明后、迺指出修身源頭、悔悟方新、不患

商翼卷四

脩之不力、患脩之而閒於微處、用其力耳、惟其知之至、是以
行之盡、於情欲微曖之中、辨其真于真妄雜合之閒、獨其解
因太甲言已不明於德、故教之明、
先王子惠節〇舉困窮以見平民、子惠者、看斯民就是吾子
而痌瘝以愛之也、惠有公平正大之體、不是恩惠、服者心悅
誠服、命者命令政教、悅非悅湯、迺廣大自浔有陶、、無憂之
趣、有邦不可與本國對、于罔不悅中、抽出後后一節、以是民
悅意、友邦之民素不沾子惠之澤、服教令之施、何從知湯仁
而后之、可見天下之民同此一德、而湯德有以協之矣、鄰國
之民不見德、惟罰是聞、故徯其來而免罰耳、
王懋迺德節〇勉強行道、德日起而大有功、使倆到此、似進

不得而越、要強進、烈祖一生精神萃於勤勵、直當以勤惕接
其心源、視即顧諟、欲其常目在之、無豫怠、在烈祖身上說、不
必又添出日新來、此豫怠亦說浔甚細、從懋德中覺出非請
息頹靡之謂也、意氣過自激昂、則精神或有所難赴、便為萃
勵中一頃之渝、先王待旦、只恐一有豫怠、將前功盡墮、要看
時字、
奉先思孝節〇奉接遠德、就是孝恭明聰處、要反求所以孝
恭明聰若何如、不但在奉先等時、正欲一點念頭時、、不放
耳、只說孝恭此亦勉強可行、惟奉之接之、就體承當、而思其
何以仰承、何以晉接、有不覺無窮孝思無窮恭敬出焉、而不
可以成矩限者、從力行上思、非空、、懸想也、思與惟有別、惟

真明不可蔽以隱而無遠不澈惟真聰不可揉以私而無德
不收遠者明之體德者聰之實言最難辯有德必有言有言
不必有德須辯出有德之言而聽之故曰聽德惟聰明指悖靈
言孝恭明聰王住也無斁是有終意王無怠則尹無斁相承
之辭隱然以匡捄自許必孝恭明聰無一不盡而後可言承
繼孝恭明聰無一不盡而終不可斁尹且無斁王可斁乎
惟天無親節○重天說民神俱不外乎天故總曰天位惟天
不說常字日監顧諟則天在焉單要我去親他〻再不來親
我若神民便兩相合敬不是敬天廼敬德亦臨亦保克者必
能之辭有諸己也一念一事之欽翼俱不可言克惟親口氣
親就敬說從克敬者之心出王遊衍日近

親而天原無親也敬外無親故曰惟仁是民之心能有其
仁便是有民之心不是些〻小恩澤可要結者所謂安民之懷
民亦自洽其心非懷上也鬼神者誠之不可掩有誠則有神
不誠無物享當也彼此相當無間隔也所謂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克誠處便是享不專在祭祀時也艱只在敬仁誠說此
三者至精至粹雖致敬矣行仁矣竭誠矣而克之有之為難
毫忽未底純粹即無以對皇天臨神民蓋不艱於事天享神
懷民艱于此心之純也不是空〻說難須重難為說
德惟治節○治亂就在德上說道說得深事說得淺與治必
盡體其所為之道乃可興與亂只一事相同便可亡與者是
時相投不作而合因敬仁誠無可捏摸故數以取與〻字重

即取與之與觸劍未嘗不開泰而非論于繼治之朝善作何
必不善成而難貞其初氣之銳故不知其興亡視其與〻者
皆從治亂未分摹合其神與治同者非隨聲逐響自不能越
於道外耳慎在心上說終始者徹頭尾之義註始而與治等
意尚懈與治矣未體備其道或勘道未真致泥古而不通不
與亂矣偶蹈其事而不及知或錯認亂之事為治之道鄙不
能善始終湯所以未知獲戾也可不慎歟一毫未差不得一
念放寬不得雖此處重有終〻始二字分不開明〻非有加
於前之明也見得明守得固知而弗去知之所以益至也蓋
道之所由治者精深浩大不可淺見求事之近於亂者變幻
百端不可定形據非辯理毫毛晰幾倏忽者焉能常與治而

不失於慎之中益致慎則於明之上若加明所謂欽能生
明也
先王惟時節○敬仁誠合之一德而已故此只以敬言不必
扭仁誠等凡言敬德與單言敬字不同行道而有得於心為
德心有所得而敬其功夫更細敬德而又曰懋敬無可着力
真着力也語其用工之要曰懋敬語其用工之極曰克配必
克配而敬始全非兩層意敬原從懋處得力勉而不已方是
敬惟時即無時豫怠之時際根上終始字來配帝以德配之
也全在時字上帝無一時不由我但陟降我無一時而不懋
敬則精神念〻凝聚所敬之德與天合故能為天下君而對
乎上帝曰惟親則天為主而我以敬親之曰配則我與天合

彼此相當敬之極也、監視也、曰顧諟、曰視遡烈祖、曰監都是敬德方法、着不得助忘、只好常目在之、拳々服膺而不失也、嗣克敬之後、欲於未及先王、便無以配帝、故須監々比慎與更進、洞心警目、動念皆是、不期慎而慎矣、

若升高節○當滌慮之始、不患志氣不高明、不遠大、患其過高遠耳、先王敬德克配、舉目即在終身難極、不是說今日且未能如先王、而循々及之也、欲其不要看得先王之道高遠了、只消下學而上達、故曰必自高遠卑近、原非兩致、卑近就是高遠、索高遠則無實、狃卑近則無味、吾人學即學聖人之學、但不能徹聖人之等、○上欲太甲於敬做工夫、遡學先王要法、此五節因太甲平日有是偏、故歷矯之、使克去方可監

祖而敬德、非直以此為監、茲之道也、

無輕民事節○難危要在君心上說、民事重於國命、天位危於朽馭、雖庸愚知之、但不深惟其所以難危處、則雖無輕無實、無實際也、輕非虐使、以愚民易結耳、安非恣肆、以泰階易特耳、試就民事而深思之、暑雨祈寒難也、力不足而困於補助難也、水旱不時難也、困於徭弃難也、養生送死未必一一遂意亦難也、世間惟此為難事、就君位而思之、崇極易傾危也、當天人離合之交危也、祖功宗德不可恃危也、變起几席我不及知危也、即知而圖為少未當危也、世間只有此危道

慎終於始節○終始二字不可拆、遡一時事、不是說欲慎終當圖始也、太甲此時已有始矣、或望前行去不顧其後、於字

有力、收成結果、事盡在悔悟方新時、伊尹言嗣德欲王謹始矣、言慎與、欲王慎終矣、要之終始非二事、謹終工夫、只在於始之內、故喫緊言之、人固有々初、鮮終者、非真能有初也、萬世事業、都在今日、一錯百錯、不但怠始之心失之、即勇進而走差路頭、亦失之、所以要慎、

有言逆節○論至理、有順有逆、已是差了、如云從諫弗咈、何逆之有、蓋太甲之心理欲初分、不能無逆順耳、口氣重下二句、逆心之言、其出於道者多、遜志之言、則不論合道與否、必求之非道而已、論所言之事情、逆未必皆是、遜未必皆非、但論臣道於新君悔悟時、以不阿為道、以將順為非道、須看二汝字、求者、推求紬繹其所為道所為非道者何在、非一味不

管可否、竟置之道與不道也、君之尊天也、人臣何樂拒天而設為不必然之盡、人君未必盡是也、人臣何至聖君而巧為將順之詞、其中必有緣故、若不求而以逆心為道、遜志為非道、反成偏拗、

弗慮胡獲節○上數者皆於人情相反、分明設個禪機待太甲參打、必須深思以繹、從相反處求其通、從相通處踐其實獲是慮之得趣處、思之不已、鬼神將通、是無象中恍若有象、然後知向之所、認為明白者、皆虛見也、成是為之着實處、萬全為圖成、正困缺、是不計功中若有成功、然後信向之所為實踐者、皆浮氣也、獲是自得、成是自成、還歸本體、只可於思為上着力、若有求獲求成之心、則思為皆非真矣、為即為其

所思成即成其所獲非有二也須連說要之真思時便獲真為時便成至于獲與成則內外合一表裏渾然豈不粹然全善而無一應滲漏無一為駁襍豈不善而大者乎蓋不學而知不慮而能為良此雖有思為而即成獲則原不着思為返還不學慮之本體元字不對良字猶云元哉善也萬邦貞亦元良中事不作儀刑說不曰正而曰貞于時為冬于德為智收斂固藏將兩間元氣完全葆蓄不但無添比也萬邦有一未貞則一人之元良未至總見思為所係之大

末節○要得責難意重君說辯出自能思能為中亦不是十分變亂者但不以意念研求會悟却從口吻上美聰明縱有一段道理終是精神幾洩辨言就是亂求治太急而施為無序不必紛更而後亂也謂之舊政以湯望太甲矣臣罔句緊根上說尹有退志遡緣于揣摩之辭貪位固寵非尹所自待也寵即天眷有商之寵利即子惠斯民之利凡人臣為君圖功不過廣主上德意人臣不言功也太甲終德而萬邦被澤何寵利如之匡救之臣容後有未展之忠乎成功將安居之伊尹左右宅師久屢成功之地只因太甲未克終不得不勉居之耳成憲既遵廊廟已無紛擾而元良在御則元老可以投閒繼體之君不貴剏貴能守成功之臣不貴任貴能讓君之不負先王即臣之不負一人憲令之所防維即節氣之所風勵共迓靈長之福矣邦不永孚於休乎吝圖終言歸重[illegible]上孚者必然之辭

咸有一德

首節○尹初攝政亦受君命而攝者今太甲終喪即政尹舉三年所攝者舉還之而是非予奪一聽命焉禮也非政在尹而今始還也通篇俱戒辭就不好遽說戒德之不一也中言用人者取人善以資一德末及君民相須者取民之善以成一德此篇之一皆對二三言總一便不變而有常不襍與不息分不開本文二三已明言矣曰常者常如是不襍也曰始終者始終如是不襍也不襍便不息非有二義

天難諶節○氣數無常而理有常理自足以攝氣數常德句有力保位在常德內說出非襲寵蒙休也九有亡在靡常上說一念常整而存亡之機關焉然則保自保也亡自亡也天真難信所可自信者此耳

夏王弗克節○庸常也弗庸即慢虐屢天命以命德也既欲啓迪有命非德安屬乎是以求一德者眷之啓迪是思啓行翼然非原有德者將引而不適逆矣言命便離德不得啓迪便是眷求處尹躬暨湯以湯為主而已及之自慶遭逢之辭使尹不及湯即有一德何以自享於天誠難與湯比隆而幸有同心之德則湯先而尹亦不敢後曰咸有者德至於一不容有異致虞孔秘旨只是一克享者天道純一不已君湯德與天合故仰當無歉也明命指天命之顯然可見者言應啓迪有命九有二句正是受天命處一德足以主九有而革夏也有九有是未革以前事徯后来蘇之類是也

非人私我節○若天有佑心民有歸心便屬私意只要發明一德之微上下耳上言克享此言德到一處天命自來向我不必我去享之可見天民總一德矣

德惟一節○內與外一要與惺一常與變一這便是吉源凡百所動純純粹粹一毫瑕不得來何吉如之曰罔不者不但處順吉即處逆亦無不吉也凶亦指德二三說若着應感則相矣吉凶生乎動動者德之機也不僭者一念純即吉純之一念少不繼則吉即轉為凶在人二字極重惟天句即在天災祥以決在人吉凶之不僭也要看在字猶云不在乎他在此而已災祥不在天而在德則天并無權而人君但當論德不德不當論災祥人可自盡天不可必也

嗣王新服節○說命便離德不得新對悔悟言伊尹論德則欲其日新論德之新又不欲其易轍蓋德有無窮之趣功無二三之理使是新非謂一了然後新也終始是徹頭徹尾之謂有一念之終始有一事之終始有一生之終始不是悔悟為始不悔為終也語常于常不得一字常者一之作用惟一者前念後念總歸一念意氣激昂者有然有不然此純是理趣島永而謂惟精惟一也只這一絲無別路可走渣滓未瑩皆緣精神之間斷間斷之端畏而渣滓之障間則其存之而終身不還皆乃其悝之而與日俱化者也一私不雜者豈不萬理畢新者卑其舊之謂人心日洗濯終得淨若一出一入終有時光明終有新舊矣無所間之心遷無所于之心

習染去而本真見也一有止而不還之功夫新有日異月不同之體段惟其止而不還是以日異而月不同

任官惟賢節○為下節取善張本亦一德中事有此日新之德何難用人然工夫不從用人處打煉便將人已分為二了惟賢惟人曾是體認一德非衡論詳官材也要看一德說四為字俱表蘊為上為下而必曰臣者淵消變伏中言動所不至著於沃至之節屋幽壞中勸戒所不及者自宣及之一人玄修而德兆于此洽髓則為德自不遺民德兆漸磨而九重于此滿德為民亦以為德慎者所以慎其難也比孟子如不得已意不同凡觀人察品還易至于合之至一之德其工夫不在人而在我着意不得不着意不得豈不至難此處一失

不但品鑑淵淆併吾心之操持亦不固忽易不可畏難不可又須慎精神從難慎中契合自然和原無二三之端安有異同之際此彿而彼俞若耳目股肱之交為任也曾有契若股肱耳目而猶有爾我之分者乎自揆騤以來可必其無二心已本君心純一說不但任之專也惟字可玩求德之新固惟一廣德之助亦惟一一之外不能有加故曰惟註防小人任君子意當渾見其字與惟字稍別用人不一即德之不一

德無常師節○以一為宗四句不平歸重一宗此雖說取善之要實了終始惟一之義非任人後又下此工夫也既曰德又曰善者所謂明明德在止至善一則其本來原頭矣此師能自得之在善上做工夫不專取人說自一念一事以至官

察工藝聖賢典訓何不可師苟有常便掛漏如何得一師之實得處為主、善只為求一、不以意氣為適從惟揆以至當不易之理而善為主我為從也雖矜持而不着意若常主則以我為主雖亦在善上求不免執着矣不主善而竟無常主者躐也善到既主後自然無常主若有心去其所主便是主心如何能常協與不協在工夫生熟間不因有主而遂睽只是主非住頭處必到無常主乃能一耳既研既極忽流盡源窮一本只在萬殊上見其能為不一者即其能為一者也獨其暫借乎善以為逆旅之主而無住以印本宗即合下還于大統故協非以彼而合此也克者力量能至此也末歸一貫之先無常則恐其馳也常則恐其膠也擬以望極而難既通會歸之後主固一之凝也無主亦一之洽也要于至極而止此非有兩樣工夫從萬善力迓之則為至善是勉強而一者從反約漸化之則為協一是不勉而中者此一不是會萬之一若散萬殊歸一畢竟一歸何處惟無常故能常然後知始終惟一者克於一也學者不知求一之說工夫上牽合有恁了期一團不外心之郛當一字不浮且此節尚未可露心宗俾藉此節○不專顧驗廻足上節意從聯接俾宗人心同歸於一乃必至之幾若使之者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王之德不可名而借言以頌之悖而非紊要也約而無遺理也豈不至大然而大猶有量也言德有迹也乾綜大而為不言之妙者非王心也耶曰一德曰德惟一曰終始一曰和一

曰克一論一者至矣此提醒心宗見所為該括無外者非即事而窮理乃心體之本然也綏安也二三則危一則安底定也二三則搖一則定只重一德能綏底說、

七世之廟節○政即德之見於行者商人六廟今曰七者祈太甲也有德然後為不遷之主六增而七德懋可知矣然不但不祧之主可觀有德就不祧之中而一德未及烈祖亦配享之羞不但民所共戴可觀善政就共戴之民而一哉未足為頌亦長人之羞太甲此時德已成本文只云觀德觀政止看好一邊一德難持故九仞一簣工夫必須死而後已直至廟中而德始定民心難恆而當局者迷直合萬心而德始完總是聳動太甲精進一德意、

末節○上既云德無常師豈有不及民而可為無常者此不可泥取善於民說不過廣一德之量耳就取善者心裏看首二句非泛說聿使大意謂后非能外民為善而民善亦足裨后有人我未免有廣狹人字該得闊夫婦不過人中之一自廣不是認識只是器少歉然之心聖人實看得自家不如人見人之狹即無以盡人善即虧己善矣不獲自盡主匹夫匹婦說如舜之與人為善人人樂蔭底乘若我固取之彼或不樂盡於義便是受善未至矣與距人者不同即夫婦豈足加我然於無所不包無所間隔之德猶有一處未到也大抵虛以取善者豈果四海真無一人不吝告以善我但我取之心必求其皆自盡不自盡則婦夫而遺者必多[illegible]得法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府父著

盤庚

首節○殷即亳湯之故都也不適有居由惑於利害之故衆憂者民之以遷為憂者也矢言指下三節所謂不遷之害從遷之利也

我王來節○深言不得已之至情先王為子孫萬世計而擇此地望斯民生生不窮不意民之不能相救也古聞有樂生者有遂生者不聞有匡生者生至於匡已非生道況弃胥匡而不能其勢迫其情哀矣猶冀天災倘予克謹修輔或可挽回也及稽之卜此地又永無可安之望此一耿也我王遷此以重民今反因此以劉民非氣運使然必天意有在

先王有服節○承卜而言先王惟卜是從尚不能百年久長計況今違卜不遷其禍有不可知者命是國家之命烈是安民之烈即下大業也雖指遷都還宜推廣說

若顛木節○永我命還淺說紹復正是永命處憂勤惕勵思艱圖危有善繼善述意大業以國統言不專指定都說新邑乃成湯興王之地故居其邑而繼其業底綏有工夫使大業而僅求復四方而僅求綏此一世之命也苟有率祖之美意皆得循舊以致功惟復而必於紹綏而必於底此萬世之命也庶有中興意故建邦定國宅中圖治使六服承德教化大行向所懼不克從之先烈且綿為萬世無疆之休也雖天使然須策勵勉行

盤庚斆民節○大家沃饒皆小民為之生殖若小民顛連即欲有沃饒得乎當時小民為在位所阻惑敎民由在位所以通臣民之情也無或句正是正法度處不重遵故事以重遠微情惑於利害者固為浮言所搖明於利害者又為排擊所阻或敢者萬一之辭小民情公則言出為箴而力微則勢常易伏夫使廟謨出自民庶已失策矣至於民矢其謨當事者復壅而蔽之此寧可長也先王五遷皆順小人之箴舊服即法度也盤庚明極事情故不作一切之法只在毋伏攸箴則利害必有真國是必有定羣臣之計自破國家之法自行

格汝衆節○孰無自私之心若復牽於自便何所不至曰黜有屏絶力去意曰猷黜者私心盤據連自家有不能自知故謀去之傲上之命正由從己之安在他心曲之微說盤庚大有為之主若果顯違君而營己安豈成朝廷乎此都是誅心之論傲者怠慢不急切從者牽纏不割捨一念即安非國爾忘身之道便屬傲須拔除斬截絶可去此根

古我先王節○大家有與君休戚之義人斯民趨向所關先王所以圖任也下正圖任處圖遷者君指也令小民欲遷之情無不上達而君之指意得宣洩於民逸言者變幻事理以亂黑白也王告一播入臣豈終能格但從中奉承宣揚便為不匿丕欽有同寅意與後選享意不同當時之民原無阻惑安土之情何須變得只是人心煥然一新故曰丕舊臣之忠

於君而信于民如此聒聒者不根上不根下而造為無根也
汝之聒聒陰懷背上之謀而不顧易苟偷目前之安而不深
長徒為有識者虞耳訟者據一已之理而不平則相爭以求
申汝何據而爭之不已乎
非予自荒節○含乃包藏含蓄意此德畢竟不可泯但為汝
所含如花含蕋一時未開也所賴於臣者以其行君令而致
之民今予愛民民不見德而反蔑然皆汝故也逞假小民以
藉口不知予已洞見其肺肝由予平日拙謀而致汝玩愒復
何咎哉逸即逸言之逸非不是過失然不可作過失字看
若網節○天下有不可易之大分有不可無之大利網之所
攝者綱也既入綱維中則弛張一任其操縱秋之所成者力

穡也既為秋成計則胼胝一任其劬勞承上拙謀作逸言我
今何必與爾論但持其紀綱汝自不能越率之勤勞久後自
當享俱是決言指實正意
汝克黜節○曰克者斷然黜私更不遲疑比謀黜意更進矣
前曰含德此曰施德欲其以所含者宣布之也施德更無藉
名樂矣實德不是為民圖安之德蓋浮言惑民勞而無功者
也為民圖逸勞而有功者也人情能矯飾於疎逖不可以欺
婚姻寮友所謂蓋上妻子也德足以及婚友真實德矣因他
只要自家好故由咏說起以見小民婚友休戚相關視小民
須同婚友也積德者積累勤勞註勞而有功是也不可說先
入既有德而我又有德似太誇了當時却借施德之名以遂

其私不知德必使小人蒙恩乃為實必寸銖積累乃成不足
可粉飾而襲取須從今便克己起若居利又居德天下豈有
名利兩收之理
乃不畏節○汝迺就地言而民與婚友在其中上言不能從
遷必無永建之利此言豈但不滑利將盡入戎溺矣因有黍
稷饑饉其能免乎
汝不和節○從康之害以陷溺傲上之害以刑戮不和吉言
與罔有逸言異其發逸口與不匪厥指異生毒以下異於丕
變制命以下異於丕歆當以不和句截出下都責他不和之
失一步推深一步末二句總言其害自毒自災猶汝作之也
短長之命則毒災不由已而由君矣先惡猶止於汝也恐沈

則胥民入於惡矣悔而無及猶可悔也撲滅弃此悔無及之
身而無矣夫上德以靖民心欲靖乃不和吉言動搖小民抗
違主上使宇宙間多杌捏不安之象則惟汝自作之遷都本
求安靖反見擾擾故曰非我有咎
遲任節○舊人任與國共安敢忽國家安危之機思隨世深
必且計子孫依附之地時平則君安臣逸可共有道之長板
蕩則主憂臣辱可挽艱難之運雖立賢無方至於大利害大
沿革為國祚民生所係非與此等人不可輕信也
古我先王節○舊重非德邊蓋下段該賞罰說觀作福作災
句可見逸勤不可分已還未還須渾言觀隱括數言則既還
之役其勞更多豈可言逸先王與迺祖父同逸勤[illegible]識有功

之後也而輕加不惕之罰是先王寵秩以序之戒許列以絕之予固不若是之薄然爾祖勤勞以開之爾玩惕以竊之爵叨世選之優以助其康傲予亦不若是之濫且國家之報爾祖父不為薄矣世世選之至予之世不但無勞且有傲康可咎尚念爾祖之善而不掩之試觀大享時先王功德祀萬世無窮爾祖父與焉乃坐視子孫享國恩以傲康其心獨安乎予雖不敢動用非罰在先王及爾祖父以能邀而作福者必以不還而作災予亦豈敢無福而強加之賞有災而曲庇其瑕以為德乎爾毋謂祖勞是憑國恩可恃也曰不敢動用便見不得已而偶一用之亦所不免蓋刑罰不可弛於國也在國為勞在身為善一也不掩指今日違遷言所謂功過不相掩大享二句不過指此一節以證不掩德兼不當福而福當災而不災不可只就賞善說彼固視國恩為固然不知予奪不可常恃也

予告汝於難節○今日之遷固因民戚亦我志先定也無侮無弱決言朕志必遷衆老及少包壯者在中若謂老成熟歷世故孤幼良心未鑿難道壯者無一審利害者乎侮弱之心不過一時短見淺識各字厥字重看今雖為國為民實各自為計也君出謀而臣出力誠當共濟況予採羣策以宣猷則從老少即以從君謀主倡而力主從分宜協心況予計厥居以朔晝則便君即以便已勉力便是聽[illegible]作猷二句都有傲康意不分配

無有遠邇節○應非罰非德中言賞罰必然重罰上故下節只言罰予所求惟舊人予賞罰亦先舊人法行自近則不壅雖欲念爾祖而曲庇之得乎

凡爾衆節○更始之辭以前之愆不復追以後之善所當勉事即位中事傲康渾見爾之曠位而失事多為爾口之興戎度者以浮言為非法而不道也罰及二字要看今之明罰尚言而未加故猶可逭一及于身悔何及哉

盤庚作節○要看詰將字將遷而未遷也民之從君以好不以令故上之告下以誠不以言然信以敬凝故又戒其褻也進其民於前而親告之而借天子以惑衆者無所容其奸矣

古我節○罔不口氣所該尚廣下總說利用遷此訣迮說夫民承君者也前后以民為主而君承之拯之沉淪之中而置之枕席之上也惟字重心心念念只為民吾重胥感句民見君憂便視為君自家之憂相與共憂之更不論君為我愛也如腹心手足自相捄護保者體其心衛其難也物浮水上吡水面為一層今不但修人事以與天對反浮過一步不是忘一動氣之話天所災止於此人所修反溢於彼也蓋修省勝而天時自和是回天者也迺大君所獨操為人定之道憂感乎而天時不得不和是浮天者也迺君民所共操為必勝之機

殷降大虐節○不懷正是慮虐疾病在身不能安也視民利者計萬世永利論人心公利汝曷不念對保后說民被浮言

所惑不會自家心裏忖量一番試將我與先王之遷比較思念當有得其故者大曰共康而曰康共者君無私安以民為安今之圖安與民共之若以遷罰汝則我先自罰矣比近也斯民原曉得遷非真罰但近罰耳

予若籲懷節○籲云從其不言而同然似多委曲爾之惑浮言而不樂遷其志不過慕利而求安耳我之遷正計爾利圖爾安以從爾志也丕字重看一人之志一時之利其從小衆人之志永建之利其從大王者之從民為萬世計通一國計

今予將試節○計遷已久成遷在今試遷安定是亦惟民之承爾乃不憂我心所困云云有愧保后多矣困謂萬姓動移深係君念也凡爾今日言便言不便者都虛而不實試反汝心之誠則利有實利害有實害要看忱動忱屬二句惟浮偽不實或作實從偽所以被在位所阻絕搖惑若一出於誠、則能動天子必為感通意念必自相屬今汝既不以誠動上在惑於利害而不欲遷者固自苦而臭載間有明于利害思以誠動者又間斷不屬將并此明於利害之人相胥而沉矣不誠者固沉誠不屬者亦沉故曰胥沉

今予命汝節○利與害無兩從人當自立主意云云不定將隨人轉移故命爾一一則純二則穢物先腐而蟲入之穢惡爾自起豈浮言能惑汝哉倚乃身二句意串重心上倚者纏縛不得自由迂者遠於事情不知切身利害中無主張便多所惶惑故一者清虛之府爾之所發馨滌瀸[illegible]俾縮其筋骸

切實其念慮者也一有定歸則不陷邪僻之路則不迷正直之途

迓續二節○即永定之意一續而不復斷也續命之際全憑一團元神和氣一毫戚虐著不得畜即容民畜衆之畜戚虐盡忘却將欲遷不遷之民都含畜之生養之中不但大有造於爾亦且大有造於爾先人矣為民圖安君上之分即使其前人無功亦豈容不念不過以已如先王而欲民如其先人之從遷也非以遷殷止為念前功也丕修應畜字用懷應前籲懷意此實繫我心懷心云念云不能釋然於爾也夫予尚續汝之命汝可不自全其命乎予尚念汝之先汝可不自承其先乎

失於政四節○商俗尚鬼盤庚因俗警之不應如此幻也高后先王及迺祖父皆以圖遷享吉祥之慶我及爾乃坐視沉溺反之吾心不幾媿死於先乎人心之神即是鬼心之媿疚不安即鬼之降罪不祥處所謂明有人非幽有鬼譴也不遷而胥沉即罪疾即降罰即斷棄即不祥也鬼譴又孰甚於此者前云罔知斷命此云斷棄汝可見盤庚告民意四節雖首尾嚴之君臣然君臣不為民尚不能逃罪況民不肯遷乎此篇告民而發

告汝不易節○永者不可變也謂之大恤通天下萬世為恤不暇顧一己小憂絕遠就民心說不指君與民隔也利害從違相去千里主意不定方利又害欲從又違一心自相矛盾

絕遠如何能永、不可不合而圖分而效也、草恭天閣崗堂之替書所謂之分者、我所念〻不安止是為民能見一人為民之心而無疑、即分也、猷念皆從心出、若以猷屬事、念屬心、則與設中適心不合矣、中就是真心不昧、設中就是分猷念處中無常主、有衆所共是非而未必是非、若惟揔是非大較彙利害極致提衡而權、于是犯小害而不避、弃成業而不恤、而中出焉、中非心外之物、設非有象可執也、以中為矩而衆絜之不妨人挾一見念造一形、而中政于此、異處澈同然之極其所為人設一中者、適其心無二設者也、分則萬人各操其一心、合則萬心共稟一中者也、事至而求中、有合有不合、惟設之於心、如植物置器、持得定則紛紜不能奪矣、泛說為是

乃有不吉二節○此等人雖勉強從遷、心實不樂、是高后所罰乃祖所弃也、刑之容緩乎、適堅民從遷之誰、此二種人不盡是奸宄、如告臣曰乃敗禍奸宄、指不肯遷者言、生〻應前生〻、永字自生〻中說出、生〻今日之事無窮、永建後日之事一定、

盤庚既遷節○奠居是已然事、非後蕩離之初矣、位者祖社朝市廬舍疆場之類、燕朝野說、正位以嚴上下之體、統綏衆以對行役之勤勞、名分凜然、而情義藹然、天澤之等、父母之心也、

無戲怠節○儆上從康、指不欲遷言、恐其以大事既往付之忽畧、故曰無戲、大患已遠、因而苟安、故曰無怠、始曰永我命

續乃命、是命之短長在遷之中決、與不決、令曰建大命、是命之有永、又係於遷之後、免與天絕也、非一遷便了、蓋無窮事業方自今始也、

令予其懋節○王者不顧怨乃事定後可無任受怨矣、況基圖甫奠、須和氣致祥、而嗷〻叢怨、亦傷國脉、故前及此、建大命之第一義也、阻遷與惑遷之徒、必且懼罪、故釋之、匕私也以私意窺上而為無實之言、非謗也、夫不啻不敢含怒、始曰怒曷瘳、此曰無共怒、傳曰衆怒難犯、人君不敢拂民如此、

古我先王二節○意如貫珠、亳邑未遷、洪水為祲、正所以開前功也、湯都亳而興王、是前人之功少、而湯之功多也、藉令襲故毋安、績安足嘉、先王益不難于遷、難於遷後之著績也、

今蕩析離居、凶德更何如昔乃謂曷震動以遷、既震動於已往、安望致功於將來、不但不知先德、且不知天意矣、舉累世救災息患之功、自我絕之、故曰多、使不有後來嘉績、何以多前功乎、嘉即嘉靖殷邦、不但遠溺就康、更有禮樂文章奠安撫綏事業在、

肆上帝節○非復其遷都之業也、復其既遷而嘉績朕邦也、復祖德、便是亂我家、無而意、輕心不可與圖事、薄德要難以致功、故必忠厚慎重之人也、君相所以造命、寅恭可以定傾命而曰承、則不敢阻以為難、民溺視為已溺、而擔當甚力、承而曰恭、則不敢忽以為易、拯民猶恐拂民、其體恤甚周、永地正是承民命、不止免蕩析也、將興化致治、漸被暨及矣、

肆予沖人節○弘賁正是弔靈嚴賁有文明之象謂不欲遺
惟恐大業動搖令得永地新邑以益大前功未嘗不用爾謀
所謂從其不言而同然者
邦伯師長節○舊業已墟既失沃饒之利而樹藝未興寧免
饑寒之啼然猶及見者也彼小民有痛於中不能自言即仁
人有不及恤者非在位者哀痛迫切不能致其深痛民而思
恤乃諸臣心曲之隱孟子惻隱之說本此人臣有可顯致諸
民者其德淺有可隱致諸民者其德深
予其懋簡節○相爾連下讀隱者一念不忍人之心也敬則
奉為己恫不忍人之政也念敬者隱之實君能行簡擇之權
至於敬則在諸臣念頭上只好嘿々勸導之

朕不肩節○好在貨則瘝痌之念奪于憂案之私而有所不
恭淬礪之氣消於貪戀之習而有所不敢有男力擔當不顧
利害意此時民不聊生非恭不能隱非敢不能恭須要着力
致敬方能使貧富各保其居保居者如保赤子惟恐傷之從
諸臣一念恭承中噢咻之惻黎不之辛苦墊隘即慨然有天
地並生之懷祖宗畜養之意凡一力擔當必致其敬於民而
不徒為惻々虛念非此等人則蕩析者何以即于寧止生々
者何以宅於永建安得而不為民敘欽之耶敘欽一意垂重
欽字恭字于民而一人欽民之念亦覺翼々動者不徒敘用
之已也此正簡相處
今我既羞節○曰隱曰念敬曰敢恭曰欽節々寓欽字意有

不殖之操而無保民之惠保矣而未忘貨利之思有隱民之
情而無隱民之心隱矣而未必人々沾隱民之實皆非欽也
無總節○諸臣不念生々病根只在貨寶未遷而々此則與
民爭沃饒之利既遷而戀此則與民爭捐瘠之利惟本源澄
徹則庶能生愛必為民圖生無總非盡數絕去但不懸之耳
戒勉意直貫指將來放利說自庸自守重若使視安民為民
功便繫屬猶隔一關惟以民功自為功則闔安無不至蓋安
民原臣身上事卻為貨寶之念奪了未免看民功不切已所
以先拔病根而勉之不專利者始能導利能利民者始為不
自利
末節○以心言式字應罔有不欽視永地之衆常如蕩離即

保居之後猶切隱痛蓋人臣愛民自盡其心耳即能規避朕
志若否而實心少有二三亦非能式敷者永肩正是式敷處
一則貫始終徹表裏只有一點愛民之心更無私利得以雜
之告民而曰命汝一設中乃心告臣而約之一心事根心々
根一盤庚知本矣

說命

首節○覺民在知々不由察識見聞如杲日當空無微不照
故曰明哲明以燭天下之理哲以察理之幾此句輕提過作
則暗對恭默乃建中表正意實字要看作則正明哲之實不
作則々明哲為虛矣必使天下人々洞見本體無幽蔽隱部
之情知明處當明々德於天下也謂之惟君當有明哲之實

謂之承式當有作則之體君道不顯而刑然必法令詳布先有為也而後能無為未有一無指畫遂可拱已致治者乃宗工夫已到只待言出為命耳王言在實德說粟知之明哲之德晰四海安危之機故以洋〻之謨發為孔彰之言乘天下人心傾注之久一言即係世道轉移周禀令者君行意臣行事君可恭嘿臣不可無為出於王曰命其辭尊承於王曰令其辭嚴

王作書節○世主往〻能發堯舜之言〻則何難以德而發言難耳類者完全像先王毫不差移恐字與恭字應群臣但知王之嘿不知王之恭〻者所以養嘿〻者非寐非喧至恭之極也默中作用極大天道嘿成聖道默識世間多少失真都被輕浅而潰淪其元故聖人欲無言然恭嘿而不思道便禪定默者不啫不聞恭者戒慎恐懼思者惺〻之脉即寐〻之根不思而思也夢是思通時光景心與帝原非二靈明徹處湛然當境管子曰思之不已鬼神通之程子曰高宗求說耶說来入夢耶鏡懸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非物来入鏡孔子夢周高宗夢傅不可以夢日之夢眷是恭嘿中適然事也

迺審厥象節○求賢豈聲音笑貌之間遇主豈形色氣象之合然高宗以是求說以是肖雲龍風虎意氣自別不可以常情測也夢也非幻肖也非始實精誠所通未求而已肖矣夫夢而求〻而肖昔之夢果非夢耶今之肖亦果〻[illegible]傅氏之

巖在虞虢之界道道所經偶淵水壞道常令胥靡刑人築之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

爰立節○版築之夫形肖於夢非先有論治論學之蘊也一旦驟進位於諸臣之上說不歉天下不疑蓋高宗恭嘿所契久矣說乎之天下人莫不信之精誠之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矣作相必在左右一套事立相則與天下共之師則自得之故曰王置有親近聯合意相之進見有時左右之就見無地相之跡奏有限左右之薰陶無窮作相而不置左右猶弗相也

命之曰節○謂良弼代言及得良弼而命之迺先輔德惟不言而懋德乃深於作則也道理精微心思有限欲擴吾恭所未至思所未通也能為誨而不能為納則無窮忠欵或以迎機未洽而虛其投誨于此而不誨於彼則平日薰陶或以一言挂漏而隳其養要照思道說不思恐德墮方體思又恐德入玄遠當此難助難忘時非提醒幇扶不能豁然登岸納即納約自牖乘機而導之潛薰嘿陶為多誨特其旁通處有啟憤發悱工夫火候将到丹氣将成一點最難輔迺培養扶植彼自有德我為輔耳

若金節○根朝夕納誨說語氣一節深一節非脩德進德成德之謂不曰砥而曰礪取其猛礪也檝謂之楫言舟而又言楫併以行舟之具望之也言雨而又言霖欲其霑濡之足也要看用汝二字脩德在君自力此三者則輔之〻道

啓乃心節○曰納誨恐只在言論間進忠故提出心字示納
誨輔德之實也此節無誨字不可着在言上說大臣以心事
君稍分為二雖日陳與謨何益高宗恭嘿思道原在心上用
功沃從啓字中來啓朕心止於啓憤發悱未必能沃之深惟
啓迺心如八窻洞開自然無間迺是吐露心腴終始本末上
下精粗無所不盡其會心處必深蓋朕之思而未通者其中
必有竅僅誨亦未必深入僅啓之自爾沃之自我猶分為二
惟心心相印豁然潛通汝自開一無窮之理窟取朕入而斟
酌焉汝之悰曲無所不輸寫朕之精神無所不浸灌若土壤
之焦受江河之潤蓋嘿中之所滲入自非誨訓作為所能及
也啓沃一套事朕心不翅渴者之待飲迺心似有屯膏而欲

施曰朕曰迺非有二心乃心啓處便是朕心沃處在精神臭
味間若必欲啓乃之心以致之朕先有二心如何言沃不沃
不可言啓
若藥節○而喻拙以見不啓沃之弊不可分配啓沃固不在
言詞若心思偶不相入又當苦口以誨必使我身困衡而莫
舒志憤悱而難慎然後困則思通而前此積習後此沉迷豁
然開也不然君且不知已之恙但見言之逆故視于藥弗瞑
眩而知瘳適也行無所見根言苦口來予所恃以措注者惟
此耳目不逮必使燭治若亂鑑亡於興然後知徵必著思艱
而圖有如弗瘳則內而視外而觀質質乎不知適矣凡席已
之河以周天下萬世之遠蓋避傷弗視傷終于傷也此苦口

決不可無也弗瘳謂臣言無益於君用傷指君身說
惟暨乃僚節○廣其納誨輔德之量也將羨不若臣失已見
不若衆思高宗恭嘿失處必少曰臣就心說有過固辦其諱
未有過亦戒其漸不以獨臣而以同臣不以言臣而以心臣
心心投孚是即為臣正既以沃而順投之又以臣而逆投之
一順一逆而心神徹矣全在諸臣心上着力同孚有師師濟
濟意同心便是臣辟是啓心沃心着實處俾字工夫都在心
上臣以此心匡而俾率也民猷以相道而廣故祖武以孫謀
而紹由列聖法祖之德以撫羣黎而丕式見德之述世世不
替矣千聖一心體備列聖即以仰追烈祖心一則道同就德
上說若政由俗革豈得無異同乎高宗恭嘿所思只怕德弗

類前人率只是率由廸有工夫有善述善繼之意康民在君
德上說
欽予節○古帝王戒勉一敍而已有終所謂終其事也曰欽
者得其意于命之中會其旨于命之外命有盡而求助之意
無窮欽則必終一念惺惺何功不徹高宗命說始終在心上
惟木節○王命說啓沃至於求苦口需臣辟廱非以諫弼匡
以聖自勉然無患不諫患已未必聖下情上達所以不通者
惟君心偏處未盡矯若不先將君心磨礱洗濯雖誨亦未痛
入願失而從諫者賢君之事無失而從諫者聖君之事凡意
念偶違氣質未粹或防微責難皆忠臣之道從非但黍忠無
違也隨諫隨從若決江河一事聞諫百事懺悔可以為聖不

拮造詣言聖心至虛舍己從人無一毫容心諫本以聖責君猶縄以正責木也能從其諫是即聖人矣導臣使諫在德不在言能為江湖何患百川之不歸惟能受諫臣自樂盡其忠然待君既聖而秪承不亦晚乎故曰克聖蓋聖者造其極之名君能立心造其極則諫皆遊刃之地不然稍有拂逆如何秪若得来曰不命曰佐命可見臣之諫不諫不在命不命在受不受也秪字對欽字重看若者不相逆要發啓沃意

惟說命節〇百官承式于王而命說摠之蓋付之以代言之任也然百官之根本在王故說未餘百官而先進於王

明王奉若節〇註以尊臨卑二句是起下逸豫之辭耳非訓奉若也宜從說為是且尊卑上下乃天之象非天之道也天

道主於治而否常乘泰有時亂而復即乘剝明主灼見其治亂循環之機昭晰乎常治不亂之朕故運所及者固欽而承之運所不及者又裁而相之若其理非若其象也穰與參錯則治涸而易壅故分州別域以為廣化之地使九重之上得握圖而畫理封守岐分則治析而難一故立君置臣以成統馭之勢使一人之尊得緣爵而責功建設樹承當有精意不從爵土而已也此使見得逸豫所在比他處逸豫不同此只就地勢言不主心逸說居天子之地生成逸豫的一念而可風行四海曾不煩措置正為夫多指亂視獨運成乎而邦都以為民防后君以立民極大夫師長以任民事無非翼贊天子布德四海者逸豫所以治民也因上說邦都君臣不勝多

制多紛故說此總以戒一人之無為而致治於民耳不擾民即以治之制度繁密而民不見煩碎

惟天聰明節〇王恭嘿思矣思便有馳騖意必準之天方範而不過此有源頭的學問無聲臭至矣無故能藏天下之有有着有寄便有蔽惟天聰明得盡太虛本體原如此其精欽於唯玄唯嘿其用因乎共見共聞聖人一私不存萬理明淨空〻洞〻與天合德憲有工夫出王遊衍顧諟祇肅無微不察而耳目心思不與焉用聰明則察〻不用則汶〻惟法天則無聽無觀不為察塞耳蔽目不為瞶時者時〻法天無少間欽者欽其聰明不敢欺從者從其聰明無或違若而不欽無以昭精白又而不由心之樂從無以昭大順註中公字似

添入者此蓋推出天聰明之所以然也臣民直說歸重民字必若又方為憲天可通一人不可通臣民者意氣聰明也出於人心之同而一念通天下者天聰明之盡也蓋事純天理則動合人心人心外無天道此下是憲天不必以天字纏繞

惟口節〇不當言而言當言不言皆羞也起者兆端發萌意一言未必羞而無窮大禍基之甲冑平時武衛不當動而動當動而不動皆生戎心在笥省躬蓋賞罰者人君礪世之具必出獨斷若在己非有真主裁雖壹稟令甲猶不在笥也省躬度德度義之意如齊之非天吏如商民不欲湯之伐桀皆非省躬也須熟思深省致其詳慎戒即戒謹之戒非懲戒也乃人君治天下之要訣非必有起羞起戎也常若無窮之起

伺於前非必有濫予濫罰也常若莫戢之濫溢於後故事理已瞭而分數或淆於準則宜克明以燭其幾微當幾已辨而念慮或涉於驕強則當允明以孚其肝膽明之克也不惟洞其源而并慎其端是戒謹中之真照克明之允也不信之以意而信之以理是明覺中之真精此皆析微炳幾不待事至而然者如是則言動予奪行其信不行其疑明見中酌量素定所向無不如意豈有不佳者佳只是上四者妥當不作能謹之效惟上節若又乃為效耳

惟治亂節〇應亂民說不是庶官能致治亂〻〻就在庶官世治而進一憸人即為亂萌世亂而用一君子即成治象任是官必能是官者雖欲私一人焉不可得也第能者未必皆

有德或恃才而妄作或矜長而炫才或擅名而無實皆惡德也要發亂民意論定後官謂品第材行堪居此職乃受之任官後爵如今考滿稱職乃實授總在一人說

慮善節〇慮謂慮事精詳善無定體隨時而在善之恰當處便是時但吉凶悔吝生乎動平時計慮得停當一到動處未免忙亂若云慮善了又須動之以時則慮為妄想時為襲矣不善固不能用其時然惟時乃善時非定要通變即硜〻不可跬步亦時也以善為樞以時為乘耳要看惟字善慮得精熟動出來只得一箇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其機自動不爽分毫工夫只在慮善〻〻中自有無窮變化慮得善精熟自然從心不踰故至誠時措時自誠出也若時至求善多所妄

悔矣

有其善節〇矜己之是即非也有己之長即短也有與伶便是喪處未善能當虛心以取之既善能當若無以進之此是喪前日實有的功善註似指將來說自滿者無善自矜者無功況處天下莫爭之位者哉

惟事〻節〇王者豈能身為事勞但容以慮事而不當以喜事則多事也而實省事也患伏於無所事〻時有備正是事〻無備便可患慮不在千里則患在几席天下之禍幾不可見而核于事則實綢於事〻則無漏不東缺而西補即變生不測適于今之備相合也即此思患豫防之須而無窮隱憂已消于中矣在有備者心裏說

無啓節〇此對高宗說啓非僻門乃欲實未盡處耻非遂倭乃惟恐有過之心此便是納侮作非了不必說到末流不好處一念狎暱而正大之情即受制於此狎暱之念而不得自主一念慙媿而光明之體遂侵觸於此慙媿之念而不得自著夫寵以玩為出機反以玩為入機是以啓納也過以不覺而來乃以一覺而不去是以耻作也情不可暱已不可徇窒欲改過當及時猛省

惟厥攸節〇孔子曰居之無倦所居者乃所行者之本發政事由此而出也人君彩飾改治縱綱舉目張不無駁雜不知〻不貴脩而貴醇心中養盛當自得之攸居本工夫長此止所止也今人動念求義理恰似義理另在一處我求合

之惟以義理為居安身與業于中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心閒意適既不着一鎮定之念又不着一枯槁之念居其所而不外攖何其居而弃無內攝此中只一止而動靜云為無之非是所謂純王之心純王之政也醇在攸居上說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不可分天德王道百為件件合理按之無痕咀之多旨悶悶乎求其可淡可厭之處而不可得也如飲醇酒不見苦烈而自醉人

黷於節〇人君幽為百神主然神非在渺茫惟交之者何如耳心為交神明之本心欲其清不欲其黷與煩祭有定時非時則黷祭有定禮非禮則煩黷之念不勝慢煩之念不勝擾奚必神吐而後難哉弗欽與亂指心言即此便難

旨哉節〇旨者言中之味不可指上文說憲天之道聽其言不過用人行政宅心圖事之謨玩其味則言約理長意近指遠令人反覆而趣不可窮惟服正是旨處有心解力行意今有五齊八珍不親嘗何以見其旨說之言高宗心說之而自度力量又能服之真可謂旨矣不足贊辭乃決言已必行意乃不良二句望說再進良言所以說答云不言有厥咎若以一反足上意便無味

非知之艱節〇知豈易言哉知得便行得不行如何為知知者聖凡之分也但高宗於恭嘿之久則知非其所難耳行之難全在知上覺出見解所至盡是造履非深有得于中而識並到不能也行又說到忱上去則非以身行以心行矣凡

說所諫皆言淺意深故欲王忱不但信其必然而不易也實心實體無一虛假閒斷而才力使兩都無所用徒曰行之未免有力索之象惟忱則真精貫徹充滿積實所以不難處[illegible]之功不曰當盡而曰決不容不盡一決則生百奮去百怠不鼓而前矣蓋所謂行難原恐其真機未徹以致氣力用事而不能隨隨自得耳至此說出成德二字行道而有得者乃一成而不易矣允協發明不艱意允即忱字協即協於克一不是強勉求合也工夫到後自然孚洽若出於一心成於一人不作法祖看高宗專慮不類故以協先王言不以人協而以德協只是鼓王必行之辭要之知即行行即忱一也行全在忱上說王其庶幾先王之聖使說得自附於極諫之臣王所

急者惟是精誠鼓舞無斁先德至於有忠不吐吐而不盡則說實引為罪而不遑緘口其敢勤天子之命乎末句是責難語意

爾惟訓節〇學先立志此志一定方不迷於所往訓志當在沃心前一層直從其心之所之撥正其念頭無逆云胥訓誥胥教誨訓與誨不同誨主既成之德而規正成就故須納至于訓則在念頭未定之先提撕匡正直以心精為感學者交脩正是訓志處首篇三作字着在說身上此節二作字着自身上麴糵鹽梅所謂發頭也酒原是醞釀原有味略一發頭勃不可禦言已立志之決只待說點醒也交修舊說謂以已之剛濟君之柔甚失註意欲其相濟又欲其為麴糵可否剛柔

皆在說而不在王、必須斟酌劑量于訓志之際、以投入君心而成其德、如麴蘖鹽梅投入酒羹、而成其味、非必與君忤也、修者、如切如磋、將胸中淘洗瑩淨、在意氣潛移、着不得斧鑿、註謂太苦太甘、不是立於不苦不甘間、訣若便若該甘便甘、訣若甘均便若甘均、故曰交、蓋志是活物、擒于此又或逸于彼、必須逐路擒拿他、主治而去之說、此是心曲衷事、若有毫忽精神不到、即竭心以訓、而不能祇君志于盡善、皆予弃也遜者、寧可于汝訓過一分、允若自量其力之必能遜也、修而不能遜、則予自弃遜而不能修、則爾弃予、〻也、反之自心、印之爾心、信其必不然、

人求節○聞不如學、不必分資人反己、蓋問學都是資人者、

聞從外入、學由心求、建在事、獲在心、求聞者未必盡能建事、其主意要建、但聞自聞、事自事、學古者聞即事、不但能建、而且有得於心、則口耳淺而自得深也、建即建中作極、人之所聞、皆古訓中理、但言者未免挂漏、聞者未必悉解、不如求之古訓、顧諟羹牆、無有滲漏也、要之求聞亦學古所不可廢者曰獲、不欲其隨事責積、欲其融會一貫也、學有心領神會工夫、乃大學之道、兼體用言、研求既久、體驗既真、一旦豁然恍見本來、獲是學之得趣處、多學而識、孔子所不取也、學乃身心實踐、以我為主、以古人為則、會古心、不泥古迹、悟古已發擴古所未發、到有獲方是學之實、曰迺有者、後獲之意、非亟〻計功也、古人道德事功、不僅在典籍中、自有一段真精不

可磨處、學古者須於此中討個着實、一念自足千古、學必自得、然後有益、不然、塈自塈、我自我、猶弗學耳、不師古非與古戾、但不能心得耳、永世註謂長治久安、指精神不渝說、緣意氣者必易索、踰準繩者必難持、世固有變通而治者、要以得其神不泥其迹、不師乃師也、亦有倣古而亂者、要以襲其粗不探其精、師乃不師也、豈謂弁髦聖法、乃宗社生靈之永圖哉、因高宗說及訓字、而說揭出師字、直要他能自得之委心體會也、

惟學遜志二節○凡說所以告高宗、皆學之次第、而學之事則古訓備矣、高宗遜敏於此、當自得之、不待言也、不然、寧不如象山所謂無把柄說話者乎、此二節皆為學之道、所獲只

帶言、來積覺着學上說、不作效、遜敏允懷斆學總是學古、至罔覺、方有獲、明新一道、若待道積而後教人、則二矣、遜敏允懷、原是合人己而用力、從中提出教人一節、點醒耳、教人豈待我有餘而後教哉、所謂匹夫不盡明主罔功也、迺來道積正力持求進處、豈可言獲、古聖賢凡言悟處、俱由人說到己由外說入內、據時說、恰象因有新民之功、而後得罔覺矣、蹈履之謂道、故曰躬行、道有得之謂德、故曰念典、學比遜敏允懷、斆學等更細、此時着不得力、只好勿忘勿助、○遜是實看得自己不濟、惟虛能受、不必泥註中入字、遜敏是一套事、委重時敏、故着一務字、高宗克遵、非不能敏、但恐工夫作輟耳、把捉之極、還為奮迅、時敏即時習、得趣而進、自不能已、勉強

苦難、如何能時修指遜敏說、[illegible]欲見[illegible]治而去之也、此五字乃為學之節度、非為學之工夫、來皆心來也、人心真宰正在虛實之際、而兩者並用、則不去不去之謂來、一落而塹再啓而通其間、自塞而通、勃然[illegible]發於靈府、而端緒自呈耳指遜敏機括說此正覺關乃指分量未定之辭、天機打動、火燃泉達、謂之來、特啓其竅耳、無窮理趣、將來未來者正多、工夫一不繼、其息也可待立矣、[illegible]萬字深字要看、允者、物感不能搖、半途不能廢、其精百倍、懷者、寤寐與俱、動靜與偕、念念繫戀之也、允者必懷、將目前工夫又精進、如所謂日新者、茲字指遜敏言、積者積累、自一至萬、自偏會全、如有諸己之信在進於充實之美也、來而不已、若見為積、乃月無忘其所能

意、此是未化時光景、拳拳服而勿失、一到化境、便無可積○然所謂遜敏允懷者、非專屬之己也、有體無用、如何能使道積、故教人只自學中事、就用功言、與自學強半、修己以安百姓、一民未新、亦己德未明、而學之虧也、故謂成己復及物、是人己分畛域也、謂成始復圖終、猶始終分程限也、惟人與己通為一、終與始融其端、耳目心思化而不存、物我形骸斥而不滯、終始以時言、二字拆不開、不分配人己、念終始者、首尺竿頭更進也、學至於此、不能於來積外着力、不能於斅入內加功、但常操此念惺惺存存、如[illegible]火候、鍋鎔日深、直窮自化、將己與物成一片、學與斅歸一源、谷[illegible]在淵消、而彌綸潛已徹海宇、鑪錘在六合、而本體宛然、不貴纖毫有不知而以然

而然者、故曰罔覺、夫念者心之覺境也、有念矣、且得無覺乎、然典者學之真機也、既常矣、且得有覺乎、非忘覺也、非化覺也、疑注之久、自脫方體之外、蓋無可覺也、此乃心不異緣、如牆壁相似、至罔覺時、捕庭忽脫、無功可加、學期覺迷、迷去覺存、終非究竟、何也、迷與覺對也、并覺亦無之、念之真境也、不已而天矣

監於節○小註謂此為學之準的、非也、古人為治便是學、末世始分為二耳、商賢聖之君甚多、先王泛說、學半指學言、此主憲言、指紀綱法度、故註云子孫所當守也、惟可法、故謂憲、惟不可越、故謂成、先王之德無異古人、學古即以學成憲、但因時制宜、未必不與古異、少愆成憲、即非善學古也、監是顧

諟意、由法中見法法者之精、不僅規守也、監成憲以永無愆一句、讀愆對憲說、即不愆不忘、不作效看、若以積躬罔覺貼無愆、則何不曰監成德、而曰成憲耶○或云德法原有粗細工夫、況註雖必二字甚抑揚、德是隨人造詣、愈進愈不可限量、法則祖宗畫一、決不可愆、的當與動之不以禮節恭看、是學之全功也、

惟說式克節○意重勉王、註當渾融看、罔覺無愆、亦甚難事、必待君德到此、而後欽承、則賢終進不成矣、學古而至罔愆、一一在王自為、若說所能為、惟在敬承王德意而求賢在位耳、至於為學全功、願王自勉、何如耳、欽承二字、讀斷、指訓志交修言、旁指列位、廣欽承之助也、說見王倚望之切、故自言

所能不過如此、以堅王懋德之志、旁招使賢智登朝列位使
百官稱職、即同心匡辟意、
四海之内節〇君子之德風、德原是風四海、高宗推其自則不在我而在說也、故曰時迺風、容勿之內君臣之精神交修處四海之精神不覺隱、繫情、迺其自性自萌、而茲特為發其竅耳、自四海心徹於上曰仰德自上心孚於天下曰風、一而已矣、
股肱節〇四海仰望、非輔君作聖不足以副之、知人之必不可無股肱、則知聖之必不可無良臣矣、等臣也、而謂之良、內聖外王其粹修也、匡君子民其碩抱也、良心獨完、良策獨擅以備股肱、何難底之純而作之則、乃聖者造極之名、股肱輔

身而成人、良臣輔君而成聖、不是專靠臣也、
啓先正節〇說所言皆主德、王所言俱主功、蓋德則高宗可克邁、功則不無待於說耳、湯德雖盛、苟非尹不能格天、尹之意謂致主助猷、不在功烈、崔嵬而在心源之純一、直欲以躋致攝精一之傳、反之底性者之域、覬一惟宗將厥后就是堯舜、史不可差別蓋諒湯之必可堯舜、以我佐之而反遜德、則是負其初志、而向來所樂所期皆自誣矣、豈不可恥、獲者人人得所也、勤精乎參天兩地、將有感一夫之失職而慮群生之寡遂、蓋信湯可為堯舜之德、必能周堯舜之澤、一或漏之皆我奉行德意之未至耳、佑祖格天須把致君澤民意渾見湯德自有與天通者在、而澤民不足以盡之、此過遁徹上

天而無間意、說舉此而君不先王、是說恥也、民不先民、若說辜也、阿衡所以著勳於商者、惟是勿欺一念真能獻之當寧、而保佑啓沃耳、明保比前納誨訓志意更深、信其必能之辭
罔俾專美、不是與尹爭光、蓋商家王業、有開刱不可無中興盛而難繼、雖美弗美也、尹之美全在開商家之王業、說之美全在振商業之中興、
末節〇上輔君澤民而格皇天、即作聖之事、此紹辟綏民、即明保之事、更分不開、汝欲繼美先正、必使我無媿先王、紹者繼續之辭、有重光意、紹先王、使足綏民、只一意、克紹二句、與俾厥后為堯舜語意一般、紹字更有力、主說身上說、迺心源相續一德無虧也、敢字味極深、重責君以必能嗣德先王、而

我必可繼德先正也、對如對越、精白一心、與君相對、揚者當揚推廣、二字有力、對而揚之、一串意、

高宗肜日

首節〇高宗非黷祭者、但於禰廟加豐耳、肜亦常祭、豐則非禮也、高宗豈至見理不明、而祈年永命、況獨祭禰廟、亦豈世俗祈永之道、忠臣愛君、必防其漸、特說到永短上去耳、觀下先字可玩、
惟先格王節〇敬神亦是為君之當然、其事豈為失、但務民之義、則自見神之當敬而遠、故祖己欲先格王、而後正其事、乃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不曰格非心而曰格王者、蓋王而格之也、高宗恭默之久、動與天通、求免者念於冥漠之途、只

要他于昭、處索冥、則其事自正豈事之失可見者也所以為事之失即明主亦有不自知者要看一先字諫闇主當於事後不就顯著處指摘之則不開悟諫明主當在事先源頭處一點而口舌可無煩矣

非天監節○義字說得細邃就不得繆固不得是民彝物則之精明白正大之理義不義而年之永不永因之蓋義原萬世不易之經正行之不流旁行之不泥者義便是永處不義便是不永處

民有不若節○義之有得於心者曰德一毫矯強便不順便獲罪於天此時當不勝媿悔矣乃不引為己罪而痛自修省天又不忍遽弃而遣告之謂之孚命以見天地間只一實理

有是實事必有是實應非幻冥不測者天有孚命畢竟人有召命所在而決當正德其如台時說云無如我何便是天變不足畏之說非戒高宗語只是不順德在心曲隱微之閒違我也不自知遭譴之所在耳不知命至孚也決非妄致必要求到一箇致譴之處蓋即雊雉以斷王之必有失德欲其自省自儆所謂先格王也

王司節○通篇血脉只在敬民一句有民而後有神至治馨香感于神明若一着意于神便不敬民了不曰王心而曰王司所謂正事也一到顧畏民嵒處雖堯舜猶病何暇分心於冥漠乎罔非二句帶言聖祖神宗歷代有敬民之功就是宗廟之禮亦以敬民之心行之天監在茲義豈容有厚薄乎高

宗未免暱愛親之情祖已直裁之以義

西伯戡黎

首節○以紂之惡當時即無西伯即西伯不戡黎其不亡乎然而祖伊之恐乃因戡黎何也蓋觸類於黎而知無道之國必難倖存故終篇不及戡黎一字則其非懼西伯相逼明矣

天既訖五節○格人迪知天命元龜能給天明今皆罔知其吉則矢絕可知其源皆本於王之淫戲耳惟其即於滔溺遂以天下為戲而更無敬慎之思不有康食三句雖根天弃說然皆是淫戲所致今我民罔不欲喪節註雖以天弃民弃分却本不有康食三句來聖帝明王惟曰天祿永終而已曰天無親而已曰我不敢知天而已雖有道之主豈敢責命于天

乎惟無德可恃而責命于天此紂所為窮于計也淫戲甚矣

微子

首三節○總是陳祖烈之盛述喪亂之形舉危亡之勢由以訪捄亂之策也殷其弗獲與今殷其淪喪自相叫應上猶嘆其不能治下則信其必至於亡矣惟其喪德故以立臣民之極而民竊臣偷罪不正法而國典不行安得不強凌衆暴哉涉水無涯難以濟矣殷喪遡至於今傷悼之至也雖然安能坐視其喪而不思策之哉父母之危也人子明知其不可捄藥而寧進餌以亡也故微子又更端問之惟聖罔念猶不免狂況狂而可使其發乎如醉人使醉又何忌憚之有人之云亡邦家殄瘁至於老成皆去而國蕩蕩不可為矣故不敢後

求安存之道、而求顛隮之道、蹔從火坑中作生活、以延國命於一息、

天毒降六節〇咨二人而一人答、心同而文省也、鄭玄謂少師不答意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蒙生乎、但紂偶不殺之耳、方興則不但沉酗於一時矣、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諸惡皆因無畏所致、老成人而且拂、則天下無不咈之人矣、豈得已而遯哉、治世雖賞之不竊、豈至祭天地之物而明攘之、陰爲之民不但不畏法亦不畏[illegible]不但不能伸君威、亦不能伸天威、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即亡則神亦不能爲之主矣、夫以紂之虐、而網漏吞舟如此、非禁網疎也、皆緣紂慢神之極、故上下相爲慢耳、又不止草竊矣、明王猶

將菲惡而致孝享、今適忽孝享而急征催、夫其出於民之樂供也則為好義、出於上之誅求也則為讐斂、剜肉剝膚使其父子不相保、豈非讐乎、一之為甚、而又召之不息焉、所謂力行無度也、此豈紂一人所能致、上下合以成此殘、而其罪乃合而歸之紂一人之身、民又何所控哉、則民實與上為讐、曷止自為相讐也、夫君危臣死分也、死不足惜、然未有分毫捄於亡而遽死無為也、倘使紂惡未穩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故我之道但以不臣二姓為是、而王子之道又以保全宗祀為正也、上微子更端口氣、思欲挽其危敗以存社稷、尚未決去意、箕子特示以去國之義、但能保祀而已、更無顛隮之策矣、勢窮而心見、心至此自有個適安

之處、要他安不得、自靖就自獻、惟于自心、亦所為對於[illegible]也、到此際、一個人自有一個心、安處相從、不得、求其不[illegible]於行也、遯也、此以迹而非以心也、我知論心不知顧迹矣、一顧迹便有去就生死之念、成敗利鈍之界列於胸中、使人心不得自安、此箕子之決辭、

尚書傳翼

泰誓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府父著

首二節○一見紂惡之稔一見武王守臣節之久大會者諸侯自來也會地有遠近孟津而合耳大以言其公會以言其齊友邦冢君指列國言治事之三卿及諸士指本國言明字要看明白正大可對一人可對天下萬世也

惟天地節○靈是性體天命流行物予無妄故以靈氣育萬物而稱父母而元后作之而君之德澤必如資始資生而後可是以須天聰明之盡者聰明是性竅不靠定耳目說民情至隱非至聰明不足以察然不亶則為作聰明矣從實德出所謂自誠明也作元后不重為君說以亶聰明作之也明目達聰以快天下之壅蔽元后便是民之父母須有作用工夫為父母易作父母難彼其初原非父母也而欲聯假以為真合異以為同必將拊摩鞠育愛勞憂疾之至情一一要做得痛徹以人為合天性舉斯民重入一番胞胎重經一番劬勞矣非聰明之亶者能之乎不曰父母斯民而曰斯民父母不是天地元后怙之恃之乃物物人人自怙自恃也

今商王受三節○慢虐亶聰明之反受惟作聰明而不亶故不知畏天民下二節慢虐渾見語氣相承沉冒則不聰明又何所不敢我用人刑賞法外之暴虐皆弗敬上天也天以父母斯民為心安得不震怒乎朱子謂若使文王未崩至十三

年之時紂惡未悛則孟津之會豈得而罷以至德之論推之文王恐未必然蔡子謂大勳文王未有意武王不得不追敘之愚謂大勳文王所實有者戡黎伐密皆將天威而著大勳然文王當時之意皆誅暴救民以安商耳未嘗集也集則成革命之業矣武王觀政亦是事殷之忠心使其少有悔悟即虐政未盡除猶可相安今不特無悛行且無悛心罔悛即上暴虐乃夷居以下又更甚矣侮字應弗敬字

天佑下民節○作振作興起也君便是師克者克艱之克相者天為主我為輔無念不與天鑒無事不奉天行寵綏正是克相處克相二句是論其理未是責其當然亦不是天意欲如此蓋言為君師者惟其相天以安民耳要看寵字在君師者心裏說本其教養實心致寵愛于民以不忍心行不忍政極天所覆不使一人不蒙澤顛者持之陂者平之方是君師湯曰克綏武又加寵字如父母于子愛惜寵幸惟恐傷之不徒施仁布德而已克相寵綏在民志上說故曰無越志

同力度德三節○力就將士之心說不以人數言德就兩主平日為治孰為相天綏民說義就兩主今日舉兵孰為順天應人師出有名說以臣伐君其名不正只是權時制宜耳義根德來有德者必有義紂之力先已渙矣若武之德則民之父母也其義則望若時雨者也三千一心自可當億萬和無寡矣德義者人心之同然豈容有二乎雖說此節以人事言[illegible]節以天意言然相承而下造化忌盈善盈且不可況惡盈

乎貫而至於盈即此就是天命誅之所在予力能討殘虐乃
縱而不討是紂所作之罪皆我罪矣夙夜祗懼不止為罪鈞
也聖人之心無時不祗懼受命類宜皆祗懼中事固非天亂
而獨言文考者文考目擊商罪其服事之心尤有不能自安
者此追言未至孟津前所行
天矜節○佑之不已轉而為黙憐、、之不已轉而為黙順天
欲父母民而元后之孫望欲君師民而寵綏之責負民則奚
堪是可憫也民欲去虐我者而芒微已具欲興撫我者而善
建已彰欲則從之是可必也民之失所處就是求之矜處民
之有歉處就是天之從處不言澄濁而言永清者濁自暫時
事清自永久的聖人所謂時者理義之所當然而已欲其不

失者畏理義而已不知其他也
惟戊午二節○師行以次為節見有整兵慎戰之意行師以
會為正見無倖勝襲取之心以拊循而慰之以軍法而誓之
愛威兼至矣大會之衆皆西伯所繞者大全以為誓師自近
始非也
吉人節○不足是實、不足非其心若不足也善之取途甚
廣為則必要其成自古聖賢未見有足時為然後知不足不
足通所為善不足而曰日者時光有限又是進銳欲速不濟
的循、勉、勿忘勿助與日俱新覺善之分量多而為之光
景少增了一善少了一日矣豈非日不足乎昔人所以惜陰
惜此日一去而不來無以[illegible]善之心也亦惟日不足亦

字有味彼真心豈肯為不善但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
耳人生幾何朝不及夕誰能顧生此之謂也愛之無度惟嚴
於不足故益其貫盈以用人行政之無度至惡淇于人而獄
聞于天猶謂不足乎
惟天惠民節○惠比佑不同有利澤及人矣要看奉字惠與
于君則為不知為政之惠、出于天則為不費之惠只可講
辟奉天不可講辟惠民天釀惠之源而不有其權辟普惠之
利而不私其澤則九重一拊一摩不過為上天行惠之官而
已且不敢擅惠而敢擅毒乎命湯序夏正是惠民處
惟紂三節○剥喪以下皆罪浮處謂已四句是其病根人君
惟畏天命之無常故戒勅而不敢肆說謂命常在已又何知

敬德而祈哉一不敬而神可慢民可虐觀夏事而知天甚欲
我治民矣夢卜帶言大事決於卜而夢協之休祥不猶夢卜
如赤烏白魚之類必克從乂民信之夷人四句兩開未有不
如意雖有二句方中言總露不如字本文自明註屬強對周
親之中豈無微比箕容之仁人然紂不能盡其心用其德猶
之乎離而已心德即前篇心德親者離之因也私情勝而九
族離仁者同之體也公理流而萬邦懷又豈特不可以多寡
論哉決之天意紂以罪浮而失天決之人事紂以離親而失
人故又以民情察天意而知其必往也上視聽屬天以福善
淫說下視聽屬民以好善惡惡說與皋謨全主天言者不
不過佑民矜民惠民故憑民做起民無岐視無亂聽只

只在仁暴開而已今百姓不過紂而過予則不但罪惟鈞而
且罪獨歸矣天之視聽無日不注于予也敢不往乎
我武惟揚二節○威武奮揚以侵彼疆界者正欲以取彼凶
殘而已初無意立威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用張在取殘上
看出末句重註中無愧意必將湯言者非謂湯放伐武亦放
伐也然我之意實公天下止商之亂亦湯之心即起復湯于
九原當必首肯豈有愧乎有光者矣心之詞既言商有必克
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乘故戒之紂之兇暴能使商民畏如
崩角爾可不畏乎勝畏莫如心德曰一比同字更進矣合萬
為同合同為一孟子謂天下定於一〻自然定〻自然永以
克二字有力根一德一心來

時厥明節○巡與徇字不同蓋諸侯將士從王渡河跋涉甚
艱故拊循之以安衆心也此戰期已迫恐部伍不整器械不
嚴故巡勅之所以肅士氣也此武王自巡其六師
天有顯道二節○道指在人者顯者常明之謂綱常萬古不
磨即世教人心之晦而道畢竟是顯的厥類指顯道中之類
道不可以類拘指顯處言之予不可分析中若有分別是道
之自為類非以類為道也類者相似相肖之謂物各有類〻
處最易渾淪而斯道之晦往〻由之此不是說惡之類與義
之類各自分明就他與恩相類與義相類中自井〻不淆耳
顯以大段言彰以曲析言惟彰惟字可玩只有明更無晦惟
彰正是顯處顯是昭著於日用之際而為斯人所共由彰是

條析於昭著之中而為斯人所不紊此篇多言顯意皆因紂
德昏昧言侮五常則弗敬自絕結怨正是弗敬處斮朝涉斮
是自絕結怨之實時說以此節為自絕撫我節為結怨非也
自斮朝至婦人總是狎侮五常不必分貼
撫我節○撫有輯寧二意要將撫與后虐與讐說得相關係
父母我者是我之父母也不能使我戴天者是我之不共戴
天者也后雖不在民而在撫虐之一念樹德除惡俱從緊要
處下手滋蕃也其滋處皆可培植有蘊崇積累意德體不顯
最微易傾此固急疾不得亦着迹不得默培默養不見其長
有時而益彼雖有根深之體以無所取潤而易枯而用以鋤
強不盡去其根則其惡不止彼雖有蔓延之禍以有所根據

故難圖耳樹德務滋就彼有德之一身務之除惡務本言去
衆人之惡必去其惡之首使無所憑藉也果于殺伐而又殺
以致之無間斷焉所謂一德一心也登辟時說以成君弔伐
之功言似武王偉勝矣受為爾仇不復為爾君矣而猶未尚
在予雖有撫汝之心亦未得成汝君也必汝仇既殄而後得
成汝君能迪果毅就是功多
惟我文考節○光于二句一直意不分淺深曰四方西土亦
在其中要看註所發之地句文德所及因遠被四方而文德
所發則尤著西土乃指出光四方根由此從聖德蕩〻而著
極自著者說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只從他性體緝熙而天下
自耀于光明其禮樂政教之光猶其迹也見以為光為顯而

文王不知天下亦不知故以日月言天下共仰其明而日月未常有明總此一日月瞻光者不可究光之自而其起處標燿更甚耳末二句斷今日之理宜如此光至于微顯而一致合遠近而一轍多方非周而誰受之

予克受節○決言文考之德必足以有天下也良就臨敵言即前德義意仁暴不敵武王知之素矣然君臣之義不容泯也故勝商以清四海功德莫大焉不敢言功而但言無罪可見為商所勝則文王原無取商之心而我自不度德耳非懼勝負之難料也名義至重自恐臣之不敵君耳其有成湯慚德之思乎

牧誓

時甲子節○武王臨敵之慎將欲誓師故先自肅已容而將勞衆情以作其氣也鉞以克敵仗之俾見而知奮以在者示無事于殺也旄以指麾秉之俾見而知統以右者示有事于教也總是肅已之容逖矣不但私心慰勞見淂閒關遠來崗為此獨夫一路徇巡會誓止為今日此舉不可不奮也

友邦二節○總是西土之人友邦冢君隣國之君也御事以下本國之人也正指三卿皆主弔伐之事者大夫佐卿事士分卿事師氏嚴出入之防二長任統領之寄以至於七國之夷人無事而修職貢有事而奉約束者武王雖會國八百然用事之際原止用本國所屬不敢動勞天下也○戈以擊刺干以捍衛矛以格鬪衆之比之植之儼若鋒鏑交陣而兵刃

既棲者不但使人奮憤而神氣一張實有威武不殺之意先聲所布不戰屈人矣

牝雞二節○大凡陽德宣朗多振厲而君子行焉陰德柔務多昏溺而小人托焉故陰順其常則為靜為貞而吉一反其常則凌陽熾陰其禍不可勝言者牝雞而可使之晨哉一晨必其陽德衰而權下移也婦言是用正是昏廢祀事睦族任賢皆理之常而悉背亂之安淂而不亡哉王父弟是同祖初從之弟母弟是同胞之弟皆一氣所遺者

不愆節○重恭行天罰四字貫下四節罰出自天而我恭行之天心好生惡殺我凜凜奉行期于致天罰而已殺非所樂也勇於赴敵者紀律不明拘于紀律者武勇不奮而過於勇者或弃殺降故歷戒之誡不愆數語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所以為節制戒輕進是步法戒輕殺是手法又要止又要齊所謂法也士氣戒躁又戒黍兵欲其進欲其殺反以進殺為戒者當特義兵有欲進不欲退之志有欲殺不欲止之心故以此勗之桓桓二句在上二節看出兵以不殺為威師以不競為武其神凝其力厚綏持之而不可縱徐櫻之而不可驚何其桓桓也故以四獸勗之戒殺降就是寵武勇而事不過不勉于輕進輕殺之戒也兵法不前進不殺敵則戮今反以前進殺敵為戮時雨之師不欲因一獨夫令天下受戮也

武成

惟一月壬辰節○泰牧誓歷記其誓師之節次此篇總記其
伐紂之始終故所記有在泰牧誓之先者月受日光朔而魄
死望而魄生故朔日曰死魄二日曰旁死魄三日曰哉生明
十六日曰既生魄征者正其罪非利天下也伐者聲罪致討
非無名之師也
底商節○告神之詞商罪極矣數其至極之罪而告神也有
道對受無道言商王受以下正是底商之罪而惟大正之事
予小子至亂略正是大正於商處我之有道如此受之無道
如彼猶不敢承上帝也惟仁人能廸知天威越于悲恍而其
德是以除亂捄民者既得之乃敢敬承上帝不但遏亂而併
遏亂之謀使不得滋蔓而為民害也華夏二句即人心定國

然以見非一己之私須泛說當暴主傾祚之日誰不據其土
宇撫其人民徐覩變而動乃罔不率從是在予尚不敢必予
之克受而在華夷諸邦已知予之必克而不貳適矣
惟爾有神節○大抵聖人舉動無一不與天地神明相對越
況此舉又承天命而為之者故類帝宜土亦理宜然不必諄
諄以求助為重也伐商揔以奉天故至此亦惟俟天休未至
我無心以要之休既至我無心以辭之此時要想武王之師
閑於節制而神凝振於武勇而氣銳即兩敵尚不可相當況
離心之衆乎一者不再之辭大定即克紂意不作平治說我
周止革商之殘原非革商反非立異也為民解倒懸不得不
反由非尚同苟民心素孚何必改自我創舉賢散財樂偶記

其一時之事反之由之當不止此舉賢非為播弄之失民也
散財非為離散之失民也理所當舉當散不市德亦不求布
公其悅也悅賢者之出悅財源之通非悅王也其服也服舉
之當服散之公非服王也王者不令人喜王民不知帝力若
因此二事而悅服則驩虞矣
哉生明節○偃武正是修文處雖是一意然文德亦自有事
即祭祀列爵等皆是非只放牛歸馬便了弗服指牛馬之不
復服說註云天下不復用兵是牛馬弗服上見之非正解也
此只歸放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兵甸之賦自不廢
用兵非武王本心也而所以修文者固可見矣晉武唐穆惟
偃而不修所以斂亂耳

既生魄節○周對殷言非指鎬京也冢君百官不分內外冢
君受命則列爵分土於是百官受命則建官依事於是嗟嗟
以八百國之君臣曾無一高首陽之義者於是益扼腕于頑
民也
丁未節○伐商之初既稟於先王告于神祇故武功既成必
祭告焉周廟不言告成祡望不言助祭互見之也
嗚呼群后節○歷叙先功而言已今日伐商不過承先緒耳
若說積累艱難以聳動諸侯恐非聖人口氣曰邦土曰前烈
曰王迹曰王家曰厥勲俱就有功於民說只是人心歸戴便
是膺命自叙獨曰志者不敢以功自居也承志不但伐商包
列爵惟五節在內前數君者代著顯庸而豐基強繇繩繩不

慕統深遠翼翼而開國承家有積累之大勲可見於此矣
至文而合默聖心思紹百世德澤光后稷之始基紹公劉之
餘烈擴太王之嘉績述王季之勤勞業成有二而所以締造
于作述之間者皆克享天心蓋十五王未竟之猷於此厚絡
數百世明昌之祚於此開其始克者力能勝也誕膺本受命
来撫者使各得分願以宣揚主德文王無德力之異施但大
邦以文為可畏小邦以文為可懷德力是分用不得的分之
則不成畏懐矣畏懐都在不敢虐民說志者未然之辭文王
無利天下之心然其志欲使天下無一失所大統未集指以
服事殷言與紂悔悟則天下與安而終守節耳不意終不悛
于小子不得不承之志者武王之志不可以註安天下為心

貼看因其撫一方而度其志如此須斟酌
恭天成命節○只當時紂悪已稔天命未絕不可扯文王来
貽我不是以来迎明周王之德也言其所以来迎者了德之
感明白正大而非私意驩虞天休不作推原就跟上句緊說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心所向即天震動附周處天自式教
以来其於我周也亦休矣休極而不可遏則動而為筐篚動
而為玄黃如此其歸迎之無間也動極而不可已則附而為
我周附而為我周王如此其默成之無外也大邑者所謂大
土以百里也極狀民情歸附意
未節○治天下無他知人安民礪俗勸善而已當時井田封
建之制俱素定但於侯度官常民生日用處一理會之足矣

八句依註作六件看分土是分於所列之爵位事是位於所
建之官重民二字在上之精意上說古人先養而後教此先
教而養者以示重也老子曰忠信之薄可見信易薄者也儒
者明義利之辨可見義易晦者也信是人之真心、之真實
凝為信原從醇厚而生人心日漓須返薄歸厚義者即真心
所發人心蔽其虛靈而應物之權宜遂淆故須覺迷使悟惇
者人存長者之心而不忍欺明者人曉然知大義所在不至
迷惑此武王治天下之精神命脉而分封官賞人紀風俗等
皆信義所貫崇德報功與前四句不同又立此崇報之格以
勸天下之善也末句雖贊之亦實事也於經綸草昧之初就
有從容文治之象此無為正從他有為中来尊賢親、而尚

功重禮教而崇信義八百年規模定矣以天下爵土官賞享
天下賢才功德以天下同然秉彜勵天下人心風俗未嘗分
人以惠教人以忠也執樞而理者吏習而民安識體而圖者
化行而俗美故曰垂拱比唐虞氣象畢竟不同治者各安其
理各得其願無有紊越倒置也

洪範

首節○以是年歸即以是年問急于求道也人君不可一日
不明於道訪不但就而問之有虛心體訪能自得師意
王乃言節○君必明天道而後可以治天下無思無為曰陰
從紛擾中止于其所曰隲無聲無臭至矣惟陰常定顕則不
能定自人必不能越若或輔之自人必不能離若或合之其

實天何言何心、一理所至必不能出範圍耳、即不淆不紊之民莫不日用於此甚而牿亡暴棄之後終未斷絕于此正是陰隲處居即安止之止、人心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形骸一範而靈府中必有休其神者、慘暢日乘而周行內必有息其機者、凡民之出王游衍如此乎各由其理而不越也、不可謂非玄宰所默成也、末句重註所以字、固不可看君道亦不可泥天道相協則倫叙矣、夫惟隲也則有常有序之理固甚著、惟陰隲也則天序天秩之由終秘矣、武王既知為天所陰隲何以曰不知、欲窮彝倫所自起耳、有端可倪、即非陰隲之神功、合端倪而求則相者何在協者何在、又微渺莫窮其與將於莫可知識內求性天而率無可尋也、比下九疇深一層

武王看得此理精妙、恐有出於彝倫上者、不知千變萬化只從此出、所以然之故原不可知、所當然之道在君自盡耳、九疇不是彝倫、乃以叙彝倫者、

箕子乃言節〇鯀治水只是湮塞禹治水只是疏通此成敗之大較也、唐虞全是以人事制氣化之盛衰禹乃嗣興答所以叙之故武王之意求端于天箕子之意責成于君、錫字有禹叙倫工夫本文不曾說洛書況龜文只有九數乃禹所自箕若天啟其衷耳、只宜在禹上說、而洛書句略帶言之、理數原是一物使禹心中無所得安能觸數成理、天錫要看得闊融、上帝明命無日不默傳於禹、禹之精神無日不潛通於帝、龜乃寄也、人視之龜也、禹視之恍然帝訓也、所具者生成之

數而明數以明理、則治統解類而推洪範乃贊九疇之[illegible]當實講、九疇未錫、彝倫非本無理隱于人心而法含於此數明者悟之昧者弃之、九疇既錫、彝倫非始有、理顯于人心而法闡於世教明不得加昧不得蔽、攸叙着天下萬世說、叙即相協也、然則相協陰隲、全在司世教者、何必求之天哉

初一節〇通禹所第之疇下文皆箕子推衍、不可將後意攙入、宜直發本文、禹只列書以明疇不必以卦位相配、亦不以五行相屬、按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萬物發用在中、根荄在下、故皇極居中而五行居一、皇極統八疇發用在中之義也、五行諸事之本、根荄在下之義也、次弟亦不甚並只要發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等字義、洛書有奇偶無文字、禹也、槩觀洛書、胡為殺于一終于九也、又胡為環以八與以五也、內探化本、外証化機、上察天道下鏡人情、悠然可心會矣、

五行剖無極之精開萬化之始陶鑄天地、絪縕品彙[illegible]資調燮而理妙自然、故不言用乃衆用之所自出在[illegible]上說不以氣言、八用字有力、要順文說、令人只講得五事[illegible]敬、不知有此敬方用此五事、非以五事為敬也、下倣此、五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故一曰五行、其在人為五事、故次二曰五事、敬自此心有主者言、五事者敬心所用以凝注精神者也、事至紛而敬主于一、惟一能主紛而歸之、必[illegible]敬則身修矣、身修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農自此心肫肫有加無已言、八政者、厚[illegible]所用以為其培植者也、政必協天時故次

四曰協用五紀協如符節本一體而分稍以人為便不合此心與天無間故用五紀以合之若因五紀求合必不合矣修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故次五曰建用皇極建者德性堅強精神凝煉而用此皇極以樹其準大人當五位之隆中央執四方之要極之象取諸壯宸故三垣九野湊以歸命極之理要諸至善故至德要道諸於無疵非皇極外又有所謂德而以其定於一者與世推移則或張或弛要以納民於軌物若此心無不可隆之真而欲馳之紛紜變故難矣立中以為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乂者常也三德變也以常治之理用於不常之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杜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

用稽疑明者理路上明白疑者事體猶豫含胳〻而索冥〻惑矣須此心先明理而意外之變理所不可知者用卜以決之則稽疑者助吾明之用耳人治而通于神明者盡然猶未可以自信也必考已之得失於天念即念扎之念下文休咎只言徵驗非念也惟思深內省自家曉得失之故而後用庶徵念何若念頭未醒而災祥並陳徒增惶惑矣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為未盡也蓋福極也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又須考已之得失於民故次九曰嚮威意所注為嚮所畏為威若桀紂率仁禁暴無福極日臨豈足勸懲乎福極兼君民言之必嚮而後用福必威而後用極不然福極存乎天君豈得而用乎蓋其心〻念〻所趨向只在五福

路上如所斂極錫福都從皇極上着工夫其所戒懼或恐不免者惟此不能建極保極而罹於六極耳此節以後只衍得用字而敬農協建等待人君自求

一五行節○都是五行之氣而天地間無離理之氣雖分微著其實微則同微著則同著相離不得一元之運而之則兩儀五之則五行總其歸有陰陽燥濕究其序有微著先後陽陷於陰而為濕之流者水也陰麗於陽而為燥之灼者火也得陽之稱而為濕之融者木也得陰之稱而為燥之凝者金也陰陽之冲和燥濕之融結土也大抵氣之初濕而已濕則蒸濕蒸濕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先後之序理或如此五者本太極以流行故生相因而其序相須易曰風

雷相薄水火不相射不然水宜生木且又克火何不繼生木而繼以火也可見一着氣便有生克清空中探之無迹而條分循環始於清終於濁始於虛終於實俱自無之有未遠本體既著於有濕燥絪縕而變化出焉潤者必下以潤不足以盡故曰又下陰性以澤萬物而陽又陷之故潤又下也陽性以燥萬物而陰又助之故炎又上也木屬於陽〻稱於濕故鬱而發散而可曲可直金屬於陰〻稱於燥故堅而柔順而可從可革禹云水火金木土穀五行合而成穀此獨屬之土者陰陽之交釀燥濕所合成必由土而見也五者若純陰純陽何能成縕故陰陽燥濕分不開的土德非無他可言者惟稼穡為土之正他未必無駁雜不若稼穡而于何顯發育之

真乎陰乘陽而為浸漬所浸漬遂沉極而不可解安得不鹹
陽挾陰而為焦灼所焦灼者遂枯極而不可回安得不苦發
散之極還為收斂陽必不能離陰是以酸也收斂之極還為
發散陰必不能離陽是以辛也稼穡之先具五行冲和之味
者甘所自用也作固非人為然就其功用裁成說到切於民
用上非直據五行自然處而漫言一番也潤下就是鹹何必
作而後鹹就潤下所必至者而言則謂之作耳須知水中亦
有五行火中亦有五行獨水不能成水獨火不能成火木金
土皆然孔子曰逝者如斯其五氣所為流行乎調劑和變使
各由其理不在氣明矣
二五節○五者一時都有都無五行序德用只一意一步推
深一步自外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
言視聽言之則思所以為主於內故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
內此其所以為序也貌言視聽思以形色言必看於有故將
恭從明聰睿發其意恭從明聰睿以天性言又恐淪於無故
將肅乂哲謀聖明其意故形色天性也妙合真精始無餘蘊
矣貌言視聽以形凝思以神凝神之凝一形之凝四有貴能
令賤之象亦有寡不敵衆之勢思而得職四者皆吾助一失
職四者皆吾賊分明狀出危微之幾貌原是恭的不恭不足
為貌若說貌之德為恭又分真精為二矣此五者來得率真
一着檢修便不能如此之真恭從等離却貌言等說不得亦
不着境如深谷自然虛受在鑛之金縱未鎔礪自然精瑩故

周易卷六

謂之德謂其無待而然耶恭不得不成為貌從不得不成為
言視聽思皆然一真精之相鎔謂其有待而然耶而貌非期
于能恭言非期于能從以至明聰睿皆然一形性之自爾佛
氏所謂見、聞、是何物此未發之中也作是已發之和無
濬深也恭之用肅稍怠弛或矜持皆非恭之本然五用稍五
德實具于人者非謂五德又作五用也氣之所在即為理非
氣中別有所謂理體之所在即為用非體外又有用形性合
矣顯微徹矣所以修己者一敬而內外無不到也
三八政節○時說以因天厚民貫竟忘本文政字政者正也
紀綱法制凜不可踰王道公平正大之體食貨祀豈無后稷
秩宗賓師豈無四門司馬然言事不言官司空為民居司徒
為民性司寇為民禁然言官不言事何也養生事死出于民
情不著官者聖人急民事之心至於食不自給貨不自聚祀
不自明不得已設官佐之所重民事不在設官禮樂征伐權
在天子不著官者重在民生不在遠略故五者言事不言官
也若民居非上不能奠民性非上不能復民禁非上不能嚴
特著官者見聖人維民之意即安居而忘帝力在寬而教不
強民懷而刑不試皆由上設官所致故三者言官不言事也
厚民先培其命脈故不以刑誅先教養不以治亂觀興平無
倒置之規畫然王政又出於萬全故不以厚生緩正德不以
興利廢除害無不備之紀綱周官一書祖於此此言政之目
所謂法也其作用則待農用之君耳不可入分田制里居民

時地等話
四五紀節○要玩紀字天運有盈虛進退七政有遲留伏逆即舜不能無璣玉之察雖五者自相為統然歲有差月有朔日有纏星辰有見伏占步有常變要當紀之方可定曆成歲耳紀歲也自寒暑陰陽以至節氣閏章皆合曆元乎紀日月也自進退經行以及出入明蝕果當歲序乎紀星辰也自昏曉會次以至隱見升沉果合日月乎至于曆象又紀歲月日星辰而占步之由可見之數推之不可見之理果無差否也夫按成筴守定象以不失天之迹者皇官曆師之能悉度數總運會以求合天之理者敬時若天之道非一、紀其詳何所據以協天哉占候推筭各有常變蓋在天者難測在人者可求故法象雖精而幾微不爽順天以求合不求合以順天故統紀一定而於穆不違要得欽若意

五皇極節○通章本領全在皇建有極句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工夫握要凝鼎不謂皇也能立極之謂皇飭躬樹軌不謂極也能世道世則之謂極此句着力說君只造極自然能為天下準若求為準于天下又非造極之道至極標準非二義極即止至善、至自無可加損而皇者之心則造極愈進愈覺未至也通節合來方成建極若謂君錫民、亦錫君似以保極為建極之效非也大學稱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不新民不新命皆非極、即是福斂福猶是津[illegible]降[illegible]話一人元良而萬方從歆福莫福於此矣斂[illegible]

無極不造無福不斂分而為五福合而為一極故曰斂、非有所聚也極建于上福自隨之錫非有所與也民化于極若或福之極雖人所自有然設法鼓舞不令其外于極者君也則臣民之極真是君與他的本文云數錫不曾云錫福廣開造極之門使智愚賢不肖人、至于極故曰數帝降之皇覺之如呼寐而使寤有重生再造意故曰錫都是建極工夫錫保乃數錫中事保極而曰錫者惟民保極而後建極之工究匹夫不盡明主罔功則鼓舞于汝之鼓舞者若為汝而鼓舞也天下皆鼓舞于汝極之中而汝極自保於不墜汝之保實自民錫之矣就君建曰有極天下所共有也就民歸曰汝極人君合天下成極也錫保亦非知此為君之極而保之從舉德而趨于極是即與君保處保亦非不敢失墜意既歸矣何墜之有只是與極為一相依而無須臾離以內聖外王交盡發建極意此條主君身說則極本君之所建而民之歸極適以成其建極之功故曰汝極曰錫汝下文主民而言則極本民所同有而彼自會其所有非君有以與之故曰會歸會歸就一時言保則要之久守而勿去又在會歸後矣

無有淫朋節○時說謂此不過足上意註云重言君不可不建極則何不直說臣民錫保由皇建極而又添淫比字乎蓋欲臣民歸極須先絕其悖極之病根故敷言導極而先說偏黨反側等民聚族而居情易溺也臣同官而處勢易投也淫比說得細皇極之理至公無私朝無異政國無殊俗耳目既

真心志又一、縱私心未盡、而無朋可合、無人可比、勢不得不格心向道、然其本亦只在皇朋比、為柔靡易蔽之情、能附和不能植立、原與臣民附人之象相近、極為強明、矻立之理、可振起不可依回、又與王者作人之權相合、故朝野所膠交不可解、處皇臨之無不解、情識所牽、駁不可化、處極作之無不化、作極比建意略不同、此主不淫不比、說有以養中和之德救氣習之偏、而淫比可消、則敷錫以極、有不保者乎、乃建極中一節工夫、淫比之心、每繫人剛腸、牽人真念、使人明知之而不能斷、須有勇猛振作之力、真是破愚起懦、若建則植立之而已、

有猷有為節○此以下造就臣民、亦是作極內事、不是作極了、又要造就也、全材常少、中材常多、故造就之方不可執一、敷錫全在念受二字、有作用工夫、才氣有餘者涵養不足、此其難在督成、故須念善惡未分者、習性易移、此其難在亟蓄、故須受念者、君之精神意念無息不與之貫、勞來振德時加提撕、只在皇之念頭上做工夫、受者取一不責二、與新不計舊、使不見苦難、以漸而入、受之久亦念矣、必本惟皇建極以念受、乃有觀法而從入、舉此二等、見天下無智愚賢不肖無不可引之極、有安康之色、又要有好德之心、一連說皇極之精覺在聲色而表裏合一、身心洞然、色即心言即意也、涵泳沾濡、略無勉赴之態、將到樂的光景矣、所以一激使與極一、所造至此、豈因賞為進、但王者此時無可容力、只好微示激

勸、使益鼓舞而不能已、則勸在驪黃牝牡外、非念受了又有所謂福、蓋祿一也、以此為勸善之資、則曰富、以此為能善之報、則曰福、故徧而布之曰敷錫、專而與之曰錫福、從造極得來、則極中所原自有之福、 即極也、不重在福而重在汝錫上、是念受之深致、意處末句著力語、斯字重火到丹成一點、便化得之念受為多、不可反歸重錫福、謂之惟、更無猷為罹協之分、亦無安好聲言之別、惟有皇之極而已、大凡斯民歆其滿已之分量易、欲其滿君之分量難、故曰汝極、曰錫汝極、在皇而時人保之、皇之外猶有時人也、至此則時人一皇極也、斯其為皇之極而已、此句不必纏入上文、此福字註指祿言、敷錫者福之全體、錫之福者福之一端、當知歆福錫福漸一般、五福本天、而爵賞亦謂之福者、天有壽夭、君能生殺、天有貧賤富貴、君能予奪廢置、此相厭居而彝倫敘、道在君也、

煢獨節○煢指未能趨極、煢、無知者、比不協不罹落一層、中人以下之資、註謂結上文、未了意也、我即無侮心、而彼自怯于善、則有虐之道、建官惟賢、豈有無德冒高位者、特一行一事未融、即為不善、我即無庇心、而彼自倚於無不善、則有畏之道、註懲戒指造就、非斥逐也、煢獨有不善亦當戒、然此地不善難于自掩而善難于自見、高明有善固當錄、然此地不難于善之自見、而難于不善之莫掩、有善而不念受錫福是虐、不好德而濫福是畏、虐心便是畏心、一直說、

人之有能節○民詳於教、臣詳於養、何也、凡人君責民常淺、

不難養而易忽于敎責臣常深不難敎而易忽于恭能為是已成材者比庶民不同如此等人不患其不幹辦患其意氣激昂而易盈易怯故須再精進之使字重看正是造就處含下富穀意而猶不足以盡之能為是材行是德有材無行為國之害大矣故令其將能為都進于極才華必根于適德設施必出之涵養直銷其雄心銳氣而歸之淳粹也羞字說得深本建極來羞行便是邦昌以此用之勵勤皆陶鎔後作用德性中發揮不但國有人則實已也謂之正人則心係朝端身縈國事非若編氓之賤優游無職故衹知其俯仰孟皇極之理不遠於人情而好德不忘顧家亦天理中自有之人情也既富乃羞行一事不是局定富在敎前只論造就大挨無

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之困處則饑餓空乏皆動心忍性之資若皇者責善無窮之心欲盡絕其私圖而純心于善非富不可故養廩之具藉以堅志要之人臣必有常祿而汲汲富之者亦借此為激勸耳責善非督責也亦使自得意曰既富方穀似未富不可責善矣乃又戒無好德之福可見既富俱是好德之人好于而家對邦昌說治國先家則羞行當自齊家始父子兄弟親親長長相好無相違從德中來不但俯仰無累已也註廩祿不繼等貼在弗能使內北山大夫所謂室人交偏謫我也高好字一層末二句亦造就微權一予一不予人心勸懲于此在所謂能使枉者直也無好德而錫之福不是濫施不過以富責其善耳但不能使之羞行就是汝用

咎矣要重祿必當及好德以足既富方穀意好德者知而好非淺淺者此節不可泥富字敷錫臣民俱要之好德不好不足以為極若難強勉終與極二

無偏節○凡已私生于心未有不見于事所謂有心悖理之惡故上段言遵凡已私見于事未有不生于心所謂無心失理之過故下段不言遵註皇極之所由行行非用也心之流行也皇極正大之體乃體段之體凡事從心上發出到事為上自有個規模體段正在用上說無偏陂好惡便是王義道路非無陂等外又有王義等也此節重戒私說有私則非極去私即為極意無淺深不過反覆言之不必剖析只極字同出異名偏陂好惡偏黨反側不可說太不好只反皇極看故

提出極字喚醒之極本固有只為已私離間惟循極而行久之自與極默會會極是知止地位歸極是能得地位會極上有恍然悠然意所謂好德也不必將工文纏繞有極有字對王字看王義等正汝所自有者會者路途相會歸者歸根復命會極便須歸極連說下人心一真耳萬念分岐而不得合會則屏萬營而獨聚一真若期而赴之而聚精不已忽而覩諸其域則非有涯際可以底止但覺心精來復不殊于相協之初而已必有者復還其舍方謂之歸必歸者若守其宅方謂之有此二句是着力語

皇極敷言節○曰會極是臣民一君也曰于帝是君一天也

[illegible]至言所謂建極也敷言看上節而贊之理與[illegible]而言

不一、瀀而不厭多而不煩、故曰敷、即敷錫之敷、徹上下之辭
聖哲之所欽而庸愚之所便、何其敷暢而廣遠也、敷故至常
亦至大、惟常者為大、𢑴訓直看日用飲食、衆念即是、而實精
粗本末兼括無遺、人ゝ味于中而不見難、亦人ゝ終身味于
中而不能盡、即此便是帝訓、雖已落睹聞聲臭、而實即不睹
聞無聲臭者也、以帝求訓則為至精、苟泥言詮必不能契象
外之旨、皇即帝也、皇言即帝言也、純天之心、達天之德、此豈
可聦明意想參哉、不用口代天言等語、
是訓是行節○俱着力話、斯民訓又須行、方有實踐、上歸訓
于帝、此約訓于行、相協之妙正在此、諷詠敷言、身體力行、實
ゝ是有益於日用身心者、以字帶下有力、二是字指敷言說、

訓行在是、近乃在光、只從言上服習、自有以會其不言之秘、
不曰德而曰光、就其接民者言、如日光火光可望而不可捉、
故不言歸而言近、歸之漸也、末二句正近光處、曰者、深得于
中不覺發于言耳、父母指敷言之心、天下王指敷言之體、提
點引掖又諄滚叮嚀、惟恐我民不趨于極、趨而不與極一也、
試深繹于言、真覺有本來同具於一體、隱ゝ痛膓不能自已、
其周㥘者、民之父母也、然深味之、又辭嚴義正、意婉體方、剖
邪慝嚴如指畫、引周行畫如指掌、真王道之紀綱也、又要看
以為二字、猶云以作民父母而為天下王耳、此都從訓行真
積上覺來、正是會歸錫保處○皇極一章、只是極畫了、大君
合天下成法造就、敷言總是敷錫臣民以成建極之功、曰保

極、曰無淫朋、曰惟皇之極、曰羞行、曰會歸、曰近光、俱一定無
淺深、蓋隨事而著其理、[illegible]造就、既造就然後敷
言也、
六三德節○重德字、不根德則剛為用壯、柔為委靡、未見其
克也、天下以習稟聖人以德、而政教剛柔德之用耳、平康就
臣民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若以無為ゝ正直、則剛
克柔克豈邪曲乎、堯舜之世、率乂非燮敷教在寬、豈以剛柔
不用乃為正直、只是他剛處即柔ゝ處即剛、無所事克、則自
行自在、不消委曲婉轉、豈不正直、平康就是正直、如彊弗友
等便不平不康、須有補偏救敝、陰施陽設之功、如何得正直、
要之委婉滑來亦以成其為正直也、剛柔雖分配二三、其實

離不得、必相濟乃成用、克者不但以我政教制彼習稟、必政
教行而彼果為我所化也、註威福予奪抑揚進退、雖分配彊
弗四句、顧有威而繼之福、亦有以威行福者、剛未嘗無柔也、
有福而繼之威、亦有以福行威者、柔未嘗無剛也、教避傚此
剛柔隨時應變、就其中有如是者則以是治之、非舉世皆然、
亦非剛者定剛、柔者定柔也、此乃不疾不徐之法、洩此有餘
正以補彼不足、期政教必行而已、
惟辟作福節○威福玉食、人主之三權、正直剛柔人主之三
德、權之所在即德也、辟字重看、跟德字来、乃皇極之君、歛福
以敷錫于上者、福威玉食顧辟何如耳、福加而人勸德、威加
而人畏德、玉食奉而人享德、不然如秦皇漢武、非不赫霆、[illegible]

私威福而擅玉食者、正謂德無二大、則人心有所懾、政教有所信、若德不足以服衆、必致權出多門、觀望眩惑、即有正直剛柔而人心何所遵信者、故害家凶國、指習氣無所變化言臣無有臣之有二有字重、不必擬權弄政、但君所為未當、而待臣下匡正輔翌、皆是臣之有處、便是凶害、非如後世篡亂也、臣無有以下揔見辟之權不可移、不重臣不可僭、

七稽疑節〇重擇字、而建立二字輕、此俱在未疑之先、卜筮之人天下亦多矣、必以擇者、要求德合陰陽、心通五行之賢也、平時君之心精已先與卜筮通矣、若至臨時、豈可猝格矣此惟建極之主能之、總言有七、分言有五有二、〇易通千變不可勝窮、要在心與天通、眞能迪知天命、謂之兆者、天機不

容輕泄、但寓機於有無間、而至理不與毫釐、在獨悟於吉凶外、全主理言、五兆無一定之吉凶、但觀事與兆所值何如、、宜雨而雨則吉、否則凶、餘做此、曰雨霽蒙驛克、猶疑似摹擬之詞、〇貞悔則其理昭然、貞悔合而成卦、止言貞其理泥而不通、止言悔其理變而靡着、卦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為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為决、貞即貞其悔也、確然不搖者固千變所由凝、極悔即悔其貞也、沛然不滯者、固一貞所以通達、所占在守經也、而與貞合則吉、所占在秉常而通變也、而與貞悖則凶、所占在行權也、而與悔合則吉、所占在厭紛更而持正也、而與悔悖則凶、內外遇之、略一點只、發本文字義〇兆中非無貞悔也、卦中非[illegible][illegible]行也、但決各有所主、要

亦參而用者、故揔曰凡七、見理之一也、分曰卜五占用二、見用之殊也、上二節連用曰字、止言兆卦、未說占卜、至此方言兆為卜用、卦為占用、不可將占卜二字先於上說破、夫占卜有凶吉去從、止曰衍推過差何也、君子問災不問福、若果吉理已一定、非兆卦所能加、若或凶、可因而改悔過以遷善也非待其有過而推、乃疑其有過而推之也、〇天理精微、兼二人之見乃可信、亦順所見確否耳、一人確何嫌違二人倘三人各執一見、豈終無適從乎、事關天明着、不得意見、只當以理為主、所謂從二人之言、亦論大槩只、是不可輕從意小註謂人事盡而後可求天、必建極乂德、至於有疑、然後盡人謀而斷卜筮、人事未盡而卜筮、雖吉何福、

汝則有大疑節〇大凡發天下之精奧者、嘗在於疑、因而迷國家之洪休者、亦出於疑、、而曰大合己與臣民言而乃心則疑之最先者、太虛無物、當察其疑之所兆者何因、所止者何地、心靈微渺、可以極深而研幾、固即神明之府矣、要照顧天人合意、人謀既合、何必又問鬼神、蓋氣數推遷、每出意料常理外、為國為民計萬全、不嫌過慎耳、人心之靈雖不減蓍蔡而識眩於得失之岐、不得不借鬼神之靈以為吾之靈實、、與之謀度鬼神其適之、而心始無遺慮、顧神不在渺茫在人之心、故先之己與臣民、而後可徵卜筮、非竟聽命於神而我一無主張也、大同、人己天地、無處非精神所洽、身其二句正大同處、合臣民鬼神之順以萃於一身、豈不康強乎、猶言[illegible]

庻以寧也精神凝定基圖鞏固這便是吉處人若往〻有一
事而造福百代都須就吾身說以康強之吉而子孫逢之適
與吉會耳只可作應不可作致既曰大疑又曰汝則從何也
朕志先定雖從已之可否而事之吉凶尚未可知理之所在
變動不拘不妨彼亦一可否此亦一可否但據理參理非無
稽弗詢者兩敵相當曰逆若不出事理之確然紛〻逞臆則
後世立異議者何足閱順逆扎卜筮盡從而已及臣民一從
即吉何也天下拂意事多如意事少必一〻同而後行則築
舍道傍卜筮者理也人謀一合於理便該斷不必以舍已為
虛懷博詢為大度也作內作外所包廣不必以戎祀入講靜
吉國家以安靜為福也動處便凶蓋悔吝生乎動要之有事

不如無事百動不如一靜
八庶徵二節○易曰雨以潤之日以烜之風以教之又曰寒
暑相推而歲成要着造化生物之用說雖分五行其實通具
五行五者必有所不用然後能為有用當其有用若或為之
調劑曰時只說五行各有其時在若云當雨而雨却像各以
其敘矣來備內有相助相克意其敘正是來備處所謂時也
所以貴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五者俱足次
第依時而至非一時齊有故曰敘〻與時異時者候也叙者
應節候處有次序也庶草說得廣以其得氣之先故為氣順
一驗若作休徵之效則與百穀節複矣故因其時以為備無
不備也而備以時因其時以為無〻不無也而無以時正可

時來時去不可常有常無若一極備則來而不去矣一極無
則去而不來矣當一之極備也必有極無者委其令於空虛
處當一之極無也必有極備者擅其柄於橫軼處以五為政
則五各生尅而變不窮以一為政則一自終始而鬱積不已
獨陽不生獨陰不化其為國眚物灾可勝道扎時說謂極而
備即一者已足致凶不知五者豈有皆無之理正於一字見
其恒所以為凶此二節乃五氣一定之候只就天道說以下
方言人事之徵
曰休徵節○天地間大率五行搏拊於天為五氣吾身中之
呼吸動靜皆是也於人為五事天地之陰陽慘舒皆是也歛
之吾身其貌言中則視聽得宜思維協理即兩間造化之權

與顛之天下其雨暘均節寒暑如期八風和[illegible]揔至德一真
之變化故兩間陰陽之妙用盡吾心調變之真能若字無明
註不必作順字看只重時字為是備而有敘為時五德有則
俱有而又交相為用若缺一及相凌俱不成其為德原是極
時中的只要講五德之時而雨暘帶言之可也不必將德與
氣扭捏人心之靈不滯而溼燥寒暄之化天地山澤之氣亦
覺有通而不滯沛而不涸者謂造化自宣可也謂造化宣德
之和而揚詡於純修亦可也以五氣配五事者乃謂人與天
一耳非逐事逐驗也箕子口氣甚活觀十個若字若將之謂
想像其大槩意若作順應看則恒雨恒暘豈亦順應乎只該
重徵字休主我言以我休而徵之也苟五事休而不應何害

其為休、蓋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或然之數[illegible]能勝必然之理、聖人言人不言天、李能斡旋造化、王省惟歲節○五氣五事無二理、但屬于天則運諸歲月日月之內、屬于人則責諸王與卿士師尹之身、歲月日相須成運、王卿士師尹相資成治、分不開的、天下豈有一歲之利害不関月、一月之利害不関日者、况本文曰省、〻躬也、乃省五事、非省歲月日也、省之中有實修遷改之迹、然不知所由、必推求探究、將生平所為逐一內省、從得處省出失來、又從失處省到得上去、所謂內省也、若得失明有徵驗、何須省、此乃畏天時保、惟恐獲戾之心、不然湯之旱止是僭徵耳、何必六事自責乎、可見省之意矣、同一休咎也、可為一歲之利害、可

為一月之利害、亦可為一日之利害、原無定形、故同此省也、若以為此九重之干和、卿士以為此燮理之無狀、師尹以為此承宣之失職、豈容異念、即休徵洊至、亦必曰天驕我歟、天忘我歟、而反躬自省、不僅沉〻、徵省必要省出一件與徵相感處、令我有所下手挽回、如必配定歲月日而省、則有上下相推委耳、歲月日說得活、近之而朝夕瞬息皆可積而成歲月日、遠之而百年必世皆歲月日之所積、如必待其候而省則省亦殊矣、然本文必分屬歲月日者、曾氏所謂其處之分然也、亦以示責難王者意耳、不但只省召災之故、直省彌災之道、以永不干天和、說雖兼得失、還重失邊、即省之而得、亦深求儆戒、而惟恐日中則昃也、

歲月日時節○時說、謂無易應來備其叙說、非也、上特舉[illegible]言之、天有不測風雲、可以來叙亦可以備、所謂之無易、後君臣省修中來、雨順風調、時和年豐、山川鬼神莫不寧、可必無暴風驟雨之灾也、主一定言、用成四句雖說休徵之效、然未有五氣順布之世、五穀不待播時而自成者、只是天助其順、實君臣力為之斡旋、四個用字重看、俱在時字上發來、一年豐一年歉、一處豐一處歉、則不成〻者、豐而不歉、一定不爽也、惇大中自有一種精明之氣、而幽沕闇汶悉耀焉、若察〻之明、終歸汶〻而已、故明與昏反、俊民之修主玄主潛、章者不遏佚其幽光、闇然日章也、章與明不同、自勳之光被言曰明、主治理說、自德之升聞言曰章、主賢心說、平康不指國秩

言、所謂比屋可封也、惟平故康、庸常易簡之理、天下心安身適、而好奇趨徑世之所以杌揑也、咎徵所至、亦挽回失策、若天奪之鑑耳、豈盡日月歲易之故乎、此兩節方是休徵咎徵庶民惟星節○日月星一體以成歲功、卿士師尹與民亦一體而承王休、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則庶民惟星矣、非無五事之當修、然錫極之權不在也、柄不得自主、有主之者、而民特麗焉耳、非直森布散處、仰應星象、亦非但室嘆隅泣、宓動星躔、惟就卑而當困、離而為合處、潛察其氣機之聯絡、有令冬夏非此無以成、日月舍此無以運者、通節在星上說、而民在言外、日月經行豈止箕畢、好風好雨豈必泥箕畢、須活說、觀二有字、可見好不是喜好、繫星麗天、一〻空中之法象、風雨往

來亦何有之形容然陰陽之精凝為星辰流為風雨而[illegible]貫故氣所至機所溢而適值位之所屬星有似好日月有似從重有冬有夏句日月惟有常行故能從星不然傾以遂彼矣日月二句自星言若日月來從耳要之無心也惟無心則時至而度行不先不後適徧衆星之纏惟無心則因時布功不厚不薄盡滿異好之量星守星之舍日月行日月之軌故兩不相期而自應苟星縣其好以待日月日月移其軌以遂星則各相馳而不相入矣謂之有冬有夏所更不知幾度所從不知幾星矣謂之風雨則好者豈止箕畢乎月之從星處固多其彰彰可見者無如風雨耳輟冬夏之行而漸風雨之澤固不可越冬夏之度而紊風雨之施亦不可二十八宿布列而日月行乎間按二十四候行之所到即成節候一處行不到則節候必不舉卿士師尹其職詳亦當精神徧萬民以流行行字從字要重發

九五福二節〇註兼君民須重君上皇建有極乎康為福太和迎禧淳龐培氣民皆永年物皆順化躋世仁壽則君所為壽也五穀嘉生百貨阜成官私充實則君所為富也六氣時亨災害罔仍山川鬼神寧鳥獸魚鱉若則君所為康寧也五典五惇五禮五庸黎民敏德百物若性則君所為攸好德也暴民不作四境無烽民無夭折物無疵癘則君所為考終命也好德存乎人耳亦名為福何也陶陶自得俯仰更無愧怍終日優游於至德何福如之考終命存順沒寧修身以俟之

也亦跟德來五者要照福字若修真煉氣羽化而仙雖與天地長久反為壽所役若三宗小雅衛武德性堅凝精神純固乃壽而福者瓊林大盈陶朱季倫反為富所苦如公劉積倉季路車馬與民同利渾忘自私乃富而福者偃昂夷猶彭祖喬松反為康寧所苦如素位自得君子之不疚無惡乃康寧而福者矜名飾節伐善施功反以好德自苦如孔子之樂在其中大舜之若固有之乃好德而福者盜跖膴下以至碌碌引年之夫不可勝數反為終命所苦如曾子之啓手即不幸遇變履危若張巡比干之類不失順受其正乃考終而福者有黍五者便非福至于憂可生全貧能明志亦入之極中何也蓋在皇極之世好德錫福而言則為極耳五福都從好德考終生六極俱從惡弱起蹉乎與其惡也寧弱如柱下史退一步法豈至弱而極乎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府

旅獒

首節○武王之聖決無受之理但開國之始不但君不可有異好雖四海不當有異貢故開口說明王無異物見今日之異何爲乎來貢必王愼德未至耳單爲貢獒一事歸咎于王篇中戒語須斟酌召公不爲一獒也爲戒方盛欲令子孫法故以世王結之

明王愼德節○惟明則見於渺而灼於幾故愼非止一念兢業通天下四海爲愼蓋我不欲怠而怠端萌於不自覺故本無罅漏可乘若奔濤狂瀾而不可提不但謹時幾戒逆欲嚴一已終怠之防抑且慮遠患廳近憂絕四海偷晲之漸愼字說得廣必至四海無敢以異貢而後愼始至德是天命人心之正愼處就是聯萬國之精神處若謂惟德故四海賓則以愼德爲招遠之媒矣四夷三句俱發愼字要着力講不可作愼德之效說四夷之賓方求自附於中邦豈敢献中邦之所不獻者乎

王乃昭德節○謂因遠物而頒侯示德則是寶遠物而誇德矣明王之心蓋謂四夷來賓未必爲王朝增重惟侯國各供職業可以爲強幹固基之圖故益勤內治之修欲與列侯共誕文德耳謂之昭德昭其爲內治之德不可不益兢兢也無替展親乃常時飭侯之典因此而申飭一番所謂外寧必有

內憂恐人心因而懈弛耳寶玉亦是德所致者曰無替曰時真有愈加勤修意物之所在便是德〻其物不僅以德視之也實指無替時庸說曰昭德曰分寶見無異物處曰異姓曰伯叔對四夷說修內治之意總是愼意

德盛節○究根之論無一念一物不愼便爲德盛則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視工瞽皆可師匹夫能勝予不狎侮正狀德盛下只形容狎侮二字要說得細註德而未盛不過補意愼有毫髮未至即有禮賢之心難保不移即有隱民之心難保不問所謂狎侮也狎侮之心聖主不敢庸主不能而獨出于英明之君高視歷寰有獨馭區宇之略氣籠海甸有藐視臣民之心自以爲舉世可惟吾所控絡而不知心力已寄移矣不但去位縱在位而忠不展即罔以盡心雖臣致忠不因主德爲競弛而簡賢之朝有心不能自盡不但叛亂縱奔走而不出心悅即罔以盡力雖良民趨義不因上德爲勤惰而傲民之朝有力不能自竭二盡字着君身上說人君威權能驅百寮役群動至心與力必待其自盡生平之德不足以孚之一念之慢即足以懈之信乎德當盛矣

不役耳目節○大凡外物之可以役人者皆從耳目入不專指聲色度法度也既曰度矣又曰惟貞何也度是一定之法曰惟貞全是神明自立主張總合得度來關邪者每不勝外邪之攖故特戒耳目乃愼德第一義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我不役耳目雖有時用耳目亦不[illegible]所

當視聽所當聽非正也觀下道寧宗可見此不是不為耳目所役的話頭心主也耳目役也正惟其役也是以忡忡往來氣一動志使我多所紆曲而不得其正必也持之以定鎮之以靜不倚之為從令使不得越軼而爭馳其不黜聰明者正其不滯聰明者也奔走馳驅謂役若主者不足方藉助於役如何得正故不役乃為貞然必曰惟貞者恐不役之心猶未免意氣把持故務要合於法度之正貞者正而固也不可回曲不可動移之謂秉正堅則神行而官自止故百度有起滅而未發之體凝然聖人處悔不吝賢人則小貞吉大貞凶武王聖也召公以貞戒之惟正無失脚不可不慎

玩人節○玩便是喪處玩忽也非肆志淫泆之謂玩心非功高德廣之主不能藐忽人群輕易物類自謂無傷耳不知一念弛即涵養中之滲漏一念染即清明中之汙點不必罔畫心力不必役耳目而我先已喪矣玩之心而覺其親焉難割也則明竄於道外玩之心而視為藐焉不足戒也則陰渝于道中夫安得不喪德喪志也雖申上而意更深

志以道寧節○不用以道制欲等語念之既着言之既入而淺椄之道則力常難惟方萌方入之初即以道則力常易人雖上聖念頭初動必不能脫形氣惟道安閑靜適紛紜自然凝定朝雖極治議論各有所見惟道公已公人群論自然歸一以心應物關頭全在接處兩相遇也心出而搆物入而闘遂此志亦不得寧故須以道接亦是寧志內事○人心日夜

朋從若只任其自然未免闒茸一時束心又為槁木謂之寧者忘得道自然恬適無所以攝之而一真條有所以攝之而一元後以道之念便非道求寧之心便不寧志與道不是兩個証得本來面目而靜固淵停動未始出吾宗有何不安穩處動極而還靜體飛躍皆止定之境矣人惟聽言不以為意則吉辭游辭紛然潛入而不知謂之接如以主迎賓接隙之私截住不得入然後與道相安故安止納言一稟於是此順而寧之接之者固所以凝神廣益也快心拂耳不弛其防此逆而寧之接之者固所以去棼絕搆也

不作無益節○正慎德事註雖說三節然功成民足格遠都為安民垂重末段故終以生民保居朝之崇功足民格遠之道多端豈不作不貴不寶之可盡此指已成已足已格者言人君惟功成之後作無益若國方多故即中主無暇矣故不作無益就是功成處無所以隳其功則功不壞此乃安天下之功成者千年無敝也人君惟民足之日貴異物故不貴異物便是民足之處無所以耗民用則用不竭漢帝問珠價長十倍不但不貴異則免誅求且使民間無競奇逐異之心務本力穡而民足矣人君惟遠格之日方得寶遠物故不寶遠物便是遠人格處遠物原非足寶惟遠始見其寶[illegible][illegible]之君亦或能矯情謝絕要看所以格處蓋遠人原感德而來我復恬淡無營則德益加威但見附我之利不見我有利彼之心豈不益傾心乎然却貢獻謝珍奇或淡意於忠良之助則此

數者又淂以滋玩不知眩心悅志之歡非宗社生靈之計務
何足寶天下之寶無如賢矣實賢存神乎意契說愛惜之珍
重之不但尊崇已也安字時說作賢者膏澤下于民國非或
作好尚正而無誅求之擾亦非蓋武王初定天下內有異志
之頑民外有同釁之淮徐須有維持安定之道召公特把邇
人打動之搏心貼志翕然固結于我惟國有人而實則民心
貼服於仁人君子誰敢越志邇安而後功成民足遠人來格
之盛有賴耳
夙夜罔或勤○慎之無間曰勤德之未修常患不勤既勤則
又患或不勤不勤之心易防而或不勤之心難防必無一息
不勤始為慎德罔或在心裏覩聖人朝乾夕惕之思也不矜

以下乃罔或不勤之意不矜細行便累大德不可忽終字作
積漸說矜非有所把持乃惟恐失之也非懼累大德而然乾
乾之心自是如此於常謹中不能加謹即不矜一簣未覆終
非九仞之極故曰虧總其全體言不可說傾敗當於一犁一
咲一動一止之時仔細體認蓋小處最易放過功虧一簣非
真止欠一簣覆了便是也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的
受獒未為不好亦咔不淂細行不矜況未必受篇中並不言
及不可遂勤扭入不矜亦檢點不及非有心忽之所謂萬一
也勤以心幾不懈言矜以用心周密言矜乃勤之一端
末勤○人主起念于微蒙福于遠今以前為成德廣被之盛
王令以後為大德不累之明主一勤都看武王身上合萬民

子孫以為念方盡勤之義不作效着保居應前道人安保者
保合太和不但安而已保居而世王亦事之利目之望三要
重證中可繼之道〻字不指基業言一篇所重不在遠人全
在安人

金縢

○武王沒於八年之後天下大勢已定猶有武庚之叛幾危
王室設於克商二年之時則禍亂又將若何周公益逆料事
勢必至故欲以身代也○穆敬而和之告神必敬而二人同
心百執事咸在故和也註謂二公卜必用朝廷卜筮之禮將
人心搖動然則周公之壇豈能掩人之耳目乎況人心搖動
在王之疾不在卜也蓋周公以王室至親氣息微於祖考而

又為天下為兄迫切丐靈自信其誠之必有可孚者若二公
心非不懷而此一段必乎之情似有難致薦一卜而不吉將
何以處之故周公以戚先王辭之非托辭也蓋此誠未達於
先王而遽卜則先王必不免於戚此事非周公誰宜任非周
公誰敢言公既任為己事故淂執家人之禮又遷支子不入
廟之制而為壇先告而後卜者先以精意達于三王使其必
不容不吉也常人疾多自致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之厲
氣相值故曰遘然但責三王保護或數之所限有難自全惟
仁則保護可必況旦之材藝可事鬼神是元孫之死不
若旦之死也且以元孫受命而先後所賴是旦之生不如元
孫之生也代死之說似近乎誕然以聖人迫切之情自

是實理鬼神幽明之分都起于死生之念周公亶忘都生死
打破鬼門關又何幻非真乎○受命即受寵綏君師之命所
謂寶命也佑即天佑敷廣天之佑于四方使無不遂生復性
黎民安則子孫安定字有力周公真見周之王業尚未定也
祗畏亦對定而言無敢有睥睨神器而動搖王室者工夫都
在敷佑內下地對先王言祗畏、爾子孫也從心之祗以為
畏自有大畏民志者神無歸以人為歸民心祗畏處即先王
依歸處是時天下初定民心易搖武王死則事未可知是寶
命之存不存係武王之死不死三王若不任其保護而使寶
命一墜則黎民紛紜不但子孫不保而先王亦無歸三王純
孝者也繼不為子孫計獨不為先王計乎許不許以卜之吉

不吉知之許謂疾瘳不必言代死○未發書而大槩觀其爻
象已吉及啓書而細占其爻意又吉夫周公所請於三王者
不過圖武王之無害以定子孫耳今觀卜兆之體是我新受
保護之命于三王而我所圖終矣我其以璧與圭而歸俟之
益我圖永終而三王之能念元孫可知其安固可立而俟也
納策金縢重鬼神之況翌日即瘳見感應之速○武庚包藏
禍心不幸三監入其機中詩所謂既取我子也三監惑于武
庚而不先傾周公則王室不可動是時公方攝政內保王躬
外撫社稷如抗世子伯禽之類皆將不顧勞怨而為之若有
此流言即成王不疑亦不能一日行其志矣于此不去不惟
非大臣自靖之義其不反為奸人口實乎于是告二公而避

則國事之重固不嫌于無所托而既不柄國以居中將不利
之謗亦無所施矣既去而公亦不敢急、自明也及居東二
年而罪人之名始得蓋奸人能譸幻於一時而久之未有不
情見意露者周公於是乘王心有慚悟之機而為詩以貽之
以惡鳥之破巢比武庚之敗三叔以惡鳥之取卵比武庚之
敗王室極道國家之艱難心迹之勞瘁但述武庚之情而不
以一言自白蓋武庚之欲恢復其禍不在周公之身王雖或
知周公之無他而識未足以及此故詩曰予羽譙、予尾修
、予室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言憂在王室而已之
鳴不得不急也此感動王之深也是時武庚之叛形未著故
王未能決然謂周公為是而亦未敢誚以為非○夫使周公

居東之故不白而三叔得攬天下之權則孺子之不利不能
免矣是天弃周不佑而先王之世德在天可為後世憑者固
不至此也故天動威以彰之首言大熟未穫與後大木所偃
起而築之皆主禾言禾之成否關歲事歲之凶熟係民生故
以風傷禾為大變當時國勢動搖老成在野天變所致豈待
卜而知惟是王疑信之心欲自決耳既得金縢之書則公且
不難以死殉國況肯以生利國乎然而又問諸人有此事否
問其何不早言致有今日也夫主少國疑雖周公且難以自
明雖尊如二公亦難為周公明而匡、卜史敢容喙乎第令
方流言之時諸人即言則成王未必感悟如此之切惟至困
衡之極而恍悟前迷不覺泣而躬迎耳亦孰非天之所以成

成王也、勤勞王家不止冊祝一事、公之攝政也、以天下為己任、則艱險有所不辭、嫌疑有所不避、此流言所以來、而冲子之聽不能不疑其迹而諒其心也、王一出郊而雨滅風禾盡起、然後知周公之不辯而東者、獨自信以格天之素、成王之未誚而終泣者、終不能違天之鑒也、

大誥

首節○歷服要本先德來哲者事方形而救其變、禍未著而燭其幾、我之見有未徹明有未闢、必須危懼以徹蔽、因困衡而通達、以造到明哲之地、廸有挽回維護意、廸康是造哲內事、惟哲能察見民之所以不康者何在、廸如引盲上路也、天命不指歷服、乃天理之精微、格知正是明哲、心與天通而斷其玄嘿之身也、以冲人嗣大業、必格知天命乃可、天聰明自民天明畏自民、廸民乃知天實際、不廸而知天、未之有也、

已予惟節○置其身於崎嶇阸難之中、愚者或以思懦者或以奮、此何可不求也、天下事常冒危而得安履傾而得泰、皆人力斡旋之功、今之及此、正朕之深可自期者、則何者操勢之重輕、何者係時之緩急、是所以濟之、、道也、敷命從敷賁說無二事、法者治之飾、亦世之飾也、故不以法名而以賁名、易曰白賁無咎、賁必須數始煥、故前人所欲為者我善述之、前人所未備者我補飾之、周詳明煥、使基圖自是凝固也、增大、非開疆拓土之謂、法度大明則基業不增而自大、武王經綸草昧、人文鬱而未暢、正待我今修明、如周官周禮之類、許

多文物、都為王圖而設、傾者定之、浜者舉之、前人渾一海宇一時豈能收拾安定、若不增、大不足為典法也、不忘在成王心裏說、重下句、猶云茲不忘者予不敢如此也、篇中屢揭出天宇、是大題目、大功、言其締造之崇、閒者不通意、人君通天下為一身、當使精神無息、不流、一處壅便不成典法基圖矣、

寧王遺我節○上言事理當盡之意、此始以卜言決群心之疑而策之也、將言代殷之卜吉、故先敘大寶龜之遺于寧王西土之大艱見于前兆、紹天明之灼、、不爽如此、則今日之卜豈可違哉、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見其非決于冥、、而決于昭、、也、紹處見得他明試以心精鏡之有耿、、不可昧者紹明正是定吉凶處、東土叛亂必用西土以討之、如何得安績、此所謂大艱也、

殷小腆節○承茲蠢來、三監稱兵利有周也、曰公將不利而實為武庚所愚、故直點破武庚心事、夫周邦且欲反鄙、三監其何自托乎、三監至愚可以竦然悟矣、、

今蠢節○三人成公、十獻之心、天下之公心也、蠢動方始于今日、十夫即義憤于翌日、豈非以武功必有當救者乎、雖應敷賁命說、而意更深矣、人謀既定而神謀又合、此朕信大事之必休也、休兼人神說、

肆予節○夫十人猶能于未卜之先決敉寧之策、况以十人之公合之天明之吉、予是以急、、以卜吉告爾庶邦也、此非國家誅叛之大典、不足懲而反懲寘、、之卜也、蓋殷王之裔

或天心所未歆絶則取決于卜今卜伐而吉則此不過通古
搖遷之餘孽耳曾不足一辱斧鉞又何論艱與大乎
肆予沖人節○艱大時說謂事之成敗未可知國之存亡在
此舉夫以有周全盛豈不能制此一隅況卜之彰彰既驗于
昔必驗于今豈以諸臣不信而欲違之其意蓋謂王但卜殷
之必克而不暇及此事何從起罪未必盡在殷骨肉之間有
難於盡法者所以明知其當征、必克而有不可征者此老
成之深慮恐不下於十夫敉寧之思所以謂之艱大也分明
揭出考翼來抵對民獻此諸臣說得亦有理非是一味怕事
而阻征者曰躬曰室不吝不吐綽有隱意○曰永思曰不恤
思者思此王宮邦君室恤者亦恤此而已今為寧考圖功鮮

則此皆不暇顧蓋宗社為重骨肉為輕諸臣所謂婦人之仁
也為寧考圖功而至於不恤骨肉此我之深憂也在諸臣之
義當為我解憂而勉之以圖寧考之功乃反以憂阻我乎惟
寧考之功豈以奪我毖恤之心不可不三字着力說凡百之
恤皆易圖獨此之恤關於骨肉之間艱難而不易者故曰毖
恤成有一成不易之意此節要看二恤字
不敢替節○天休重眷德言寧王用卜從天休說相即相協
陰啓其趨避之路天明看上文言弼我方指伐殷卜吉說壯
我討叛之謀堅我克敵之志天如無意祚我何不任我偷安
而示徵寓兆使君臣間不得一息苟安所謂弼也重天休寧
王而相民帶言天休我周雖小邦尚興豈丕基既承之後而

不[illegible]成耶
爾惟舊人節○三天字三寧字相叶應此節都在勗字翻出
守成之主每以不知艱難失之使我幸教化四達事勢易為
安知不荒寧廢事使我處邦君樂從陰受上天篤棐安知不
怠忽隳功使我享斯民安逸坐觀無虞安知不忘遠而慨矣
篤康莊乃覆車之場危遠實故違之地天念前人有未竟之
業之美而以此成我耳閟毖成功乃天欲如此閟毖連說此
毖紀繼前後毖字之義不應易解否閉不通正使我艱難不
易以心危慮以為成功之地耳蓋事有逆而反順者刈艾于
彼而陶練於此韌肘于前而逸泰于後敷賁敷命此其所矣
若作多艱興邦則似倖武庚之敗了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考

民不足盡天棐借此一端以驗此天棐耳天下之病急而攻
之則變速而禍小緩而圖之將蔓延而不可救今天之勤毖
謂何而吾乃墮成功于閟毖之日是益之疾也可乎四國勤
毖我民而歸之天者四國染紂惡深不更沐新主教化不能
去病根天特以攻治之責付我也成功所天啓我也棐忱天
愛我也有疾天徵我也事以所行言即弔伐之事功以所成
言即清定之功休以所受言即受有殷命之休極卒終畢直
指代武庚言之前人以一隅定四海我不能以四海定一隅
昔何勇而今何怯前人乎拘於鼎沸之時我不能提攜于安
定之後昔何易而今何難此一舉也順天心從民願終其業
如之何可已乎

若昔朕節○閭閻田野之夫不過治三畝宅營終歲計尚不可輟絡述之勤編户耕鑿之子不過塌其垣墉蘗其田野且不可周身家之謀况歷服之重承也立綱陳紀之大典也假令竦户牖之綢繆忽下民之侮予滋奸宄之跳梁聽滋蔓之難圖又豈特弗肯堂播已也淂之櫛沐而失之清夷大統反易集而一方反難靖矣故刱大命者不能必其休于易世而守大命者必當終其功于前人以底法與繇喻武王之開刱以堂播喻今日之平亂以構穫喻守成長遠之事今日正如堂之初定基稼之未降種尚且偷惰何望其他乎責在我身欲于我身畢之故曰予曷敢不卬敉也曰敉寧曰不可不成尚有君臣戮力之意説至此分明有隻手撑天之意都將任在一身上故不卬恤而卬敉不復畏艱大矣

若兄考節○弗救就是勸即厥罪惟釣之意此以至情動之曰養有撫養深恩兄考所以重民養而恩育之者正為厥子計也見危不救豈人情乎曰抹便有披髮而往之迫切更不必計利鈍顧可否也又况卜吉乎

肆朕節○凡爾舊人昔尚不難從定天下而佐不可知之天命今豈難從除逋驟而違明畏之天命乎迪知者十人蹈履至到心與天一能知向背於幾先裴忱者初無形聲可驗悟式教意于不言之表知非圖度也德慧之所必徹嘗謀之所必濟也迪知對爾亦不知説十人不惟知之[illegible]之今欲爾知之尚不能有愧昔日從征之[illegible]寔對

與邦言武王以明伐昏當日天下原非武王所有故以邦言今日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鼾睡豈不切近可憂從征伐暴者君之法從征討叛者天之命向尚不敢違法今敢違命乎二易字相形俱違越之辭

予永念節○天之除惡止其身豈若農夫去草芟夷蘊崇使無遺哉武庚不叛則天所剪者紂耳罰弗及嗣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不畏天安分迺知天之喪殷不淂不如嗇夫之盡除我安敢不終之耶如時説似謂剪草去根則武庚殺而商奄屢起安能一、除根耶不是以滅武庚為休見寧人為戡定傾之忠終始不替耳敷蒇克勤既佐先王于繇畝之日而芟削蔓本又助冲人于終畝之時豈不休哉

末節○指定就是率循然率不過修循舊績使不墮而已指定有一定不移之意自一世以至百世永、不替也毋令定曷未遠復釀亂萌毋令餘孽尚存猶隘一統此其事在不疑亦何待卜而况今并吉矣肆朕東征豈非天命哉蓋天命不兩屬既已開眷顧于此必不留強梗于彼即今卜所陳彰、如是誰謂天命難憑耶昔也天休于寧王我寧人是以有牧野之會今也天休于寧人我冲人是以有東征之舉不然而委疆場之功違顯赫之命何以率寧人也

微子之命

首節○崇德象賢一意象如今之神象宛然相肖下三句本[illegible]説物遍禮之物所謂五禮五器也此先王繇統[illegible]非

守糟粕望其不失先王制法之意作賓非但優禮欲其以德
精白耳商王正統惟爾可承既存統當存一王之法以維統
既立法當立一王之後以守法賓是優異之辭非真不臣也
凡此特遵古制耳而其情豈以法分異代人別商周遂休戚
不關耶休即修禮作賓如武庚不靖亦非周之福爾先王之
統不墜則我國家崇象之意亦永守〻亦非我休乎庶幾商
王之德與周道始終乃我尊崇意耳
乃祖成湯節○齊聖廣淵不分於此讚湯德之全此是心體
乃模想之言下即齊聖廣淵之可見處口氣相貫不可以得
天安民濟時裕後平看眷命重〻從足以得天下不重天命
說撫民三句一套事正是天眷所在功即撫民除虐而德之

及人者自鳴條奏績但見宇宙間耳於聽目加明四肢加暢
而風氣運會盡加淳於是擬功於加而王道無功亦以功稱
矣德即齊聖廣淵之德是功之本也功德不可分為二歸重
德上在當時默〻潛修亦自粹其獨慊乃至風移世易以後
人心已磨而不可磨世澤已斬而不可斬然後知可見之業
祇足以及一世而闇然不顯之精乃所以綿奕葉而不論絡
述也此節專贊湯德末句有永世無窮意
爾惟踐修節○厥猷指上節路行曰踐舉履曰修微子未去
商時已有令聞從踐修來所謂實大聲宏也孝恭指實德言
抱祭歸周有辯其無者不可指此為孝恭須汎就平時敬德
說恪慎而又克孝是兩意孝從慎中說敬原是商家心法以

慎為孝須照踐修說此繼志述事之大者此等念頭非誠恪
敬慎如何得展故曰克孝實能孝也肅恭指克孝言與上句
一意不可分心與事肅主我言恭主神人言以我敬而凝之
神人也觀後上帝下民則此神人當分敬神敬人說俱是孝
心所發所謂敬所尊愛所親孝之至也以恪慎克孝而肅恭
神人即顧諟祇肅語意不忘即篤也在微子心裏說用心周
密不但外之鶩紛不足入即內之兢業亦不能加終始一心
久暫一轍此正象賢處猷協是贊其德之篤合天理當人心
以之對帝〻時歆以之對民〻祇協何厚如之天之所親民
之所合皆敬也享帝享親治民事神無二理未有德足享親
不足享帝德足事神不足治民者當商家淪喪之後上帝豈

復眷下民豈復戴微子能順上天禍淫之命而盡忠周室上
帝必時而歆〻歸也轉而向之也下民必敬而協〻合也謂
其從周之心與民合也于茲東夏儼然齊聖廣淵之功德湯
其不亡矣
欽哉往敷節○命微子未然奉祀因及致君澤民光前裕後
等事風俗在紀綱體統在名分況商俗尚未馴所貴奉揚乎
聲教雖殷禮不可廢要當不拂乎王章成王不勅微子如何
去訓民但勉曰敷訓蓋以微子踐修篤厚之德自有訓民之
道況曰統承則任其以先王之教〻之但須布而廣耳慎命
率常亦敷訓中事訓民者訓之以己身之克正也無諸己豈
能求諸人微子豈致僭擬第承先王禮物不極力振舉則廢

墜可慮、一意修舉又並后為嫌、此處必須模、常用時而忘前
統近乎不常、不知先王原有天子之體、少殺則非常、兩原術
人臣之分、少隆亦非常、兩者各有至當、既不墜先王、又不拂
時王、豈非典常乎、以蕃八句略跟敷訓率典、不必繼統、以字
有力重蕃王弘祖而歸之無斁、此篇原為奉湯祀而期之無
窮、若以下四句分承似紛碎無味、商周不同制、而曰蕃王弘
祖何也、周制多監有商、修先統而不墜、便為蕃忠、孝本一道
盡忠王室、益于湯有光矣、弘非曠、而廣之廸衍而長之也、由
是可律民以安位、民不化則位不安、律如行師之紀律、如頑
民則不律矣、奉訓率常、肅然無敢踰越、然皆出於自然之體
于汝必有心安意適者、如是則豈特一國之休、抑佐天子
之明、遂延百世之澤、近樹百辟之刑、而我有周之寵眷無斁
汝實俾之矣、只以武庚反看為予一人之憂、以斬其德而百
辟何觀、則其殄世也、非我周不清、惟其自作孽也、幼沖嗣歷
之日、商安而周乃安、是眦我以造哲迪康也、故不言造周而
言眦予、此便是汝之德慶、後裔之甚者世、、享當之而無愧
惟德足以刑百辟、因上言蕃王律民、故說入德上去、訓典乃
我周所以俾爾者、德固爾之所以俾有周者、法有窮德寧有
窮耶、上七句以一身一國言、比下用力些、下四句以天下萬
世言、即上意而極之必如是、方為敷訓、方為率典、是汝不以
一身一國敗訓、而合天下萬世以為訓也、不以一身一心率
常、而合天下百辟以為常也、

末節○惟休應轉咸休、成周此時太和在宇、嘉靖在邦、汝之
往惟有休而已、訓典之道、在予言之則命也、在爾行之則休
也、微子此去、業知其必休、但須無替耳、惟休無替、則咸休無
窮矣、

康誥

首節○康叔時為方伯、故稱孟侯、不重親之尊之說、要看小
子二字、以孟侯而為小子、其純粹未散、固可不忝所率、其幼
未諳事、亦恐不副其任也、正與朕心朕德節應、
惟迺丕顯節○慎罰亦明德中事、文德不顯、此何曰丕顯、不
顯者其本體、默運於德罰之源、而泯其端者也、丕顯者其真
機流貫于德罰之用、而致其力者也、註崇去二字乃指出明
慎的主意、務要如此、不如此決不已、不可因註而廢本文字
義、德者吾心本明之體、何難洗濯、然物汙難淨、有我欲崇而
不能者、故務崇之、人君操罰之權、何難慎重、然民偽難防、固
有我欲去而不能者、故務去之、其意常若強所未能、崇未能
去、其力量常足以崇之去之、所謂惟常時克也、力量從明慎
中徹、若要明要慎、便不明慎了、註務崇務去、只解明慎字、而
克字更須按、
不敢侮節○惟明德者能新民、純心者能用賢、胸中純是天
理、更無障礙、故視民如傷、好善如不及、在文王心上說比真
鮮罔無、更深庸者如其當庸、不以我用而以從之素止辟屈
者為用、不奮事必稱能已也、祇者如其當祗、不以我祗而以

德之素具德望者為敬不但位必稱德已也威者如其常度
不以我威而以彼之自取罪戾者為威不但刑必當罪已也
庸之祗之威之者與其人之可庸可祗可威者適相當言明
德者三言慎罰者一不可以德罰對德固德也罰亦德也故
註揔以德著于民承之凡文王愛民好士威威皆從精神命
脉中默注微之必顯誠之不可揜也升聞者顯民之極至不
顯之德至於無聲無臭也曰區夏曰友邦曰西土曰厥邦厥
民文王不以一人為德合天下以成德正克明慶雖兼慕德
畏威總是一德自顯民至時叙俱着文王身上說造即造就
將斯民習俗氣稟盡為變化復換一番胎骨復入一番鑪錘
用肇二字有力固將用此以造盡天下而特此始耳德始必

以漸及也修者單其舊染去其氣質如切如磋也怙冒所謂
訓行以近天子之光也敘者彬彬秩叙不紊不亂也均主文
德說曰帝曰天帝以理言天以主宰言聞於帝自聞也德之
顯民處就是聞帝處民心之不可欺即帝心之不可蔽所以
思啓行翌而日用間不覺休休焉日進於德此孰非帝之式
教我用休乎夫德之所在即命之所在也我殷受命只言天
命文王如此不曾說文王實去戎殷只說受命亦不曾說有
天下厥民時叙正是受命處時叙以時而叙商周之交正斯
民返薄歸厚由降入升之時至德實與時運為默移而民不
覺各順其則此俱是文王勉力不怠處故云爾兄亦勉力不
忘要務崇務云意

汝念我勸○新民即明德事此明德乃于治民時明之保乂
知訓康保實在治民說不作治之準則看念作聖故先勉之
文德不顯矣乃微言習聞不可絡乎以我精神追繼文考精
神也衣德言正是絡處體備乎身而依依不離即顧諟法門
有善繼意不必指所言何事詩曰匪手携之言提其耳匪面
命之言示其事是也文王之德即古今聖賢之德然德之理
雖一德之蘊甚廣衛殷土也殷民思先王之德深矣先王之
乂民克有成法法有盡而意無窮須悉心體會而求之時不
同而事各異又須合六七王之始終而廣求之即用此以保
乂民保而乂之全在德上說殷王之嘉猷俱商耇所獨成者
其治雖稟於殷王其心神則各有蘊藉又況商耇之閱歷于

民情物理者深不但要心會之又要會之于心與心相安更
無祈合強探之迹自然靜能生慮安而惟康而知所以訓民
矣知訓是心知不落兩層然法遵後王治隆祊古參伍損益
然後能用中吾人終日由于古哲之教中而自不覺須要求
其聞而由之以與古哲相參印也三段步步推深重二求字
與一惟字曰敷曰丕遠曰別古今一理而人之聞見心思愈
進愈見其廣是教他進步法又曰弘于天何也濬其源也德
不濬其源終不裕故弘非至此而萬理會通也不曰天弘而
曰弘天着力語淂近又恐遺遠騖古又恐忘今尚是未裕的
景象一洽于吾天則古今惟吾斟酌聖賢惟所運用何等寬
洋弘即溥博淵泉裕即時出不匱全在德裕上說此[illegible]不必

復經愛民好士

恫瘝節○上言明德之功盡矣顧德之工夫不免閒斷遷于逸豫之心故提而告之小民散為四肢容有底滯不通之血脉大君聯為一體必無閒斷不貫之精恫瘝曰乃身者治民迺明德工夫民之不安是汝德之病處乃實、病註加一視字如字反寬了故緊承之曰敬扎敬則此心常惺而無不覺忽則昏而一膜外與己不相關矣天畏三句正當敬之意往盡三句則所以敬之者也不是說民可畏甚於天言不能以畏天之心畏民耳命雖可畏然人知可畏必不敢欺亦足以來天輔民情大可見正是他難保處明見其顛散難厭即與之如其願又必有求多于願外者況未必如願也保字覺[illegible]

深惟明德者知其難耳盡即務崇意盡心在民上說乃其的就上看出吾以一人之見周夫[illegible]之隱即日注念而天下有一向隅即吾心之不盡、心外無乂民之道矣盡心而戒逸即為順理而勉行不盡心即為不順理而不勉行無不順勉此心乃盡不順不勉從康好逸豫[illegible]在乃身猶可言也慾在民心不可言也君惟不生慾于民耳既已慾矣其情拂而不甘其力屈而難祛倘日益無厭而憤然抱無涯之戚豈復論大小乎拊循民隱原有均調委順之心法如古子惠保惠之類慰懌民志原有焦勞鋭勵之心神如古懋德懋政之類惠懋易飭也不惠不懋易戒也惟惠而有不惠者在懋而有不懋者在使人盡于心未必逸豫之不溺而為慾所戒于逸

未必心源之徹而悃民情保民若即抱無窮之恫瘝猶莫測其治忽之端蓋證之鄗廟之闕失而乃知民亦有甚不得已者蓋主之闕即民之害不論大小誰能堪也可不盡心而戒逸乎

乃服惟弘節○語畢又言令人有深長思前欲弘天此欲弘王何也遠稽近述盡心戒豫雖乃之事其實為弘王計也曰王便覺有主張他者即歆不盡心而不可得也有惕之、語意應保就是弘王感而必通曰應和字不足以盡之因上言保乂康保難保故曰應保不但上保之而民直應之蓋吾心民志相觸而動乎戾盡化通而為一亦惟進一步語民與天為體德以天為極也曰安定天命乃着力語二民字俱指殷民說謂之助王則王自有宅命而新民者在此特以應保為之助耳若如時說恰像一應保而自然宅命新民恐與助字不合蓋此二句究明德之極功串說作新乃宅天命事新而曰作鼓舞提撕上之人既以自明之德時、感發則民興起同然而自不能已即大學明極于新而終以新命意新者舊染盡革而人皆進於德又不特應也明德至此無餘蘊矣

敬明乃罰節○慎罰之本敬則明、生於敬下衆此二等以見例肆赦賊刑乃有虞刑措之規故先有法之經而後舉此示法之權殷民情變莫測不可以常法律止可權情之輕重耳二有字活看殺者如其罪也非以誅戮為殺也加重於匿情而未減于輸情所以儆頑矯枉也

有叙節○叙不卄上節說合三千之法言之民所犯有輕有
重以情理權其間而成法一些疏漏不得一些挽越不得此
惟明者得之服者恊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自足服民耳明
服乃一連字謂明其叙以服乎人也權衡正而物無遁情〻
法梜而人無遺憾是我服他到懋和乃是他服我戒飭處就
是勉于和自創自懲以心靈當法吏矣更何庥惰之氣滑以
乘其天乎人之有疾不決去是養患也而驟決必傷元氣此
間甚難以此心去惡惟恐不去惟恐傷之鍼砭攻治無非德
也去惡非必殺之少加懲而令畢棄故習一毫未棄便復滋
滋故須畢棄赤子無知包未陷于惡者在內凡罪已當而情
猶有可矜者皆善也若無人保他雖陷穽在路而不知矣心

誠求之得不言之欲止未形之邪必不使傷也又而曰康心
安意適于治之中真如赤子之得保於慈母更無一毫勉強
從乂之意曰勅懋和則以惡相戒以善相勉衛屬有心至於
畢棄康乂則知惡之原非我有而不覺安于善不特飭懋已
也可見盡法不如盡心民服不如民化所謂刑罰次序如此
非汝封節○或萬一也又曰二字有味大至刑殺小至劓刵
皆不可參之以汝心又字在康叔心上度其又有如此云〻
也曰汝未免有喜怒有誇譽見以為非汝必將謂休咎惟民
操縱非我而欽恤不遑是無汝因以無或專斷因以無或謬
戾而為明為允盡在於此
外事節○德者本也內也罰者末也外也外事本非所恃以

為治豈可不參酌人己之當矣陳字極有含蓄有陳而不用
意陳臬陳周臬也汝陳其臬司師其倫臬之欵隸條理處即
殷罰之有倫者非周臬自一樣而殷罰自一樣也必須臬陳
自汝然後司得師殷也師即師汝之所陳從汝臬中打練出
殷倫來倫義理之次第也師其意不泥其迹若徒法何師之
有殷罰之倫為殷民素習陳之於汝則盡一而不逾師之於
司則條理曲中以湯誥之次序行周官之法度所以陳臬也
要因節○此萬無生理者若可矜疑則直赦之何必念耶因
法上去不得而求之念耳服〻行也設以身處其地度其情
耳人之情有久而後知其枉者此不但為其求生也即使終
無可生亦要我心真見其可死然後制死者與死者之心兩

無憾耳斷乃定其罪之謂因其所犯之輕重而加之非繫殺
也主自心決斷言念久則疑慮勿起又須斷不然梁武泣刑
者成姑息此只重服念而丕蔽特帶言之
汝陳臬事節○首二句雖分申上二節然只一意法以古而
信亦以古而膠以已而斷亦以已而辟武王深究法意而言
勿次汝封正是義刑義殺處非有兩事用義全憑汝心斟酌
少有成心則員神之義局而不徹故曰次謂之義非定是合
時只論理之可否義在古即從古亦時也謂之勿庸非漫無
主持只論心之有無我無成心即獨行亦勿庸也于古于今
于人于已一無所拂故曰盡遜殷立其準義權其當心昭其
公何等有次第惟字就心中說非知其遜而姑以制喜心也

實看得未遂耳、不曰未遂而曰未有遂事、法意難窮守淺莫測可度者理之遂也、不可必者事之遂也、遂以言乎其相調而無忤也、我引繩而裁之、民竦息以就之、此時以民自視莫雖伏而已乖於性、以我視民、刑雖當而已乖于民、將得情則有之矣、而相調者安在、遂於叙必未能遂於事、叙之遂則刑罰不紊其理、事之遂則刑措不用、而此心始即于安、不但恐喜心之生、急實抱歉于刑之難措耳、

已汝惟節〇惟小子、則不忍之良未斷、故其心獨善、未其句從小子說出、不可以諸侯形容、末二句言他有知是之心、必能知我之心、亦期之辭、我之拳〻、于明服喜為知己告耳、知得便行得、徒知無益也、德者心之德也、知心難、宅心尤難、能宅必能知心、

凡民自得節〇既非迫於不得已、又非限于不知、而自得罪、於情法無可原矣、下正衆自得罪之例、彼且不自畏其死、而我何以惜其生、如此等人、乃人所共惡、豈容次汝封乎

元惡節〇聖人之治、以彝倫為急務、明德者明此而已、慎罰者懲此而已、父兄不慈愛、皆由子弟不孝悌所致、然罪獨歸于子弟、而父兄不能化其子弟、亦其間不能以寸也、元惡之得罪、自得罪者也、不待教而誅者也、故寇賊者竟付之皋陶此之得罪、于我正人得罪者也、教不改而後誅者也、故不親遜之百姓、必付之司徒、而後懲以刑也、以殷法治殷俗、因人之所安也、以文王法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孝友

乃撥亂之第一義、不得不寘法以儆之、

不率節〇此嚴之臣也、人知風俗之壞于下、而不知其引于上、外指衛臣、貫下三等臣看、庶子而曰訓人、是風化所係、庶官而曰正人、是紀綱所關、小臣而曰諸節、是職掌所在、皆有教民之責者、殷民染惡日久、導之以本性、反覺不便、順之於習染、反覺便、故國家立之條教、所以矯民革俗、而實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也、乃不求快民之良心、而求快民之習心、不求當國之公法、而求當民之私譽、〻者稱人之善而過其實況出于同流合汙之口乎、大凡播教移風之司、多拂庸愚、故常之耳目、以靡衆孰殺之謗所由作也、要於習俗之必革、教化之必行、則拂於民正所以利於君、今若此是視民俗之不

可回、君法必不可行、其勿念勿庸以病君、何如哉、蓋教化淵源之地、三德又用之樞、於此一失、後且至於不及挽、是民之惡未成、汝反為之向導也、其病民者小、而病君者大、故上曰罔不憝、曰大憝、此獨曰朕憝、罰以義起、即文王未有此殺、亦率由此民彝泯亂之義而遠殺之蘇、作惡與濟惡同科也、

亦惟君節〇亦惟字重、歸重叔康身上、要說得細、夫不孝友不忠義者殺不赦、正謂汝以忠義孝友倡之、而臣民不從也是以德用乂也、為治者先教化而佐以刑罰、與教化而惟威是練、則雖祛民為善、是亦虐也、所惡不怒而能論人者、未之有矣、王命速由率殺、蓋以廣修身齊家之化、達于[illegible]邇而于王命遠、雖曰當罪、而我無德以先之、未免非德[illegible]

汝亦罔不節○總民者國家之法用法者人臣之心法未有不操切者而心可自盡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也此惟敬必可以得之法由前古至文王百世不易皆為裕民設兩言逮由恐民重足而立不知其中自有寬處若越典為裕則姑息矣惟在典上求出寬裕之道故曰乃由使天下凜、畏法衣見其苦與裕乃民寧尚不同此但不苦于鍋急而已未到優游涵泳地位敬忌分不開敬之至故見可畏上已說敬此又益以忌字康叔豈無敬忌而必文王之敬忌者文王止敬止仁直從民心中探討個可欽可畏之真精神于此直接其心源自覺民情法意貫洽于此心而不至於忽且敢便是裕民處若只一念敬畏何益于事蓋見獄情而敬忌苟非怵剔之

之人皆有此心惟文王之敬忌不惕於一時之不忍亦不觸于小民之可憐而直根於戒謹恐惧之素故不忽乎民即不迫乎民之生不敢于民即不侵乎民之命非敬忌了又裕民也人君之精神收束處斯民自然有一種寬舒不迫之意未有君惟恐戕民而民猶不免戕者不曰民裕而曰裕民指敬忌之心說有及二字正是師文王處不作期辭文王感所當感而猶惕不務庶獄罔知而猶恐如傷我必盡情竭力務與文王同心一念有及在裕民時體認而力企非只空空仰止遂以為能及則弗及矣自諉於莫及又弗及矣故曰我惟有及若不敢必能而不敢不能之辭上言典詳矣從典中說敬、中說裕、中說敬忌又于敬忌說及可見務去之義矣只

說務去其罰未可說去罰之故懌者非喜其能恭王命以其大快我裕民素志耳

爽惟民節○此德用罰也講德處當含罰意刑者不祥之具非吉康也迪如引盲上路民有迫于不得已而不及安者有限於不知而不能安者非上人開導決不能安殷先王三句正是廸吉康處導民而不求其本未能吉康也必以殷德乂民而求與之並然後為迪民耳作求即有及意惟此殷民殷先哲王以德乂之而汝若以法繩之如何得與殷先比美須從殷先王以德乂處求之則知迪康之道矣求者直探心源註匹字義尚未盡其惟二字有急於用德意求殷德而康民所謂迪也迪之門即為適之路重罔迪不適句必不適而後

懲則刑罰亦為德化不迪而罰則法令無取滋彰不是爭然不導即導之未至亦不能致民安康也以德迪民待其不從而後罰之乃為以己之正、人若不導以德而遽齊以刑則惟威惟虐而已豈政哉註意極活益言迪者必以德為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不迪以德則不足為政也若錯認以德用罰謂用德于訊鞫時則誤矣此節語氣都着武王說即乃寡兄最意然自嚴亦以嚴康叔

予惟不可節○不指監殷蓋迪則作求不迪則罔政一得一失可不監乎德必講而後明故有此德之說然告德之說於用德之時猶易明也今告德之說于罰之行則法由心運威[illegible]施至難明者也德曰說罰曰行罰有章程可據而德非

可迹求，只好說其大意，蓋德罰原非二致，罰不過行吾德，故雖諄諄言罰，未嘗不先之德也，斯民止有古之一途，而古外無迪，故義刑義殺，用於不適之後，為迪康用於未迪之先，為罔政予惟監於可以迪不可以罔政而鵠、、德意不覺於罰致意也，蓋自驗其可行，故以信汝之必可行，而惕于心，不啻出于口矣，民之不靜，其罪不在身而在心，祇止其心，則念慮寂然動無違禮，註狼疾二字不必泥，殷民乃王業之本，武王責任所係，惓惓為汝戒者，亦武王自為計耳，正自嚴處迪屢未同，只言不可不迪意，前言罔迪不適，以良心言，此言迪屢未同，以偽染言，未同云者，未能匹休商王極盛之風，非全不迪也，民未化，罪在導民者，曰不然，有監商先而以德導意冀

廿九

尚對迪屢言，所謂猶然如此也，

敬之訖節〇前是明德以治民，必無一民不化，乃為明此用德以裕民，惟求之已而民之化否，俟之而已，不但任刑者于民為怨，于誅戮為非，即以罰行德，終是怨府，蓋刑未有不怨者，刑而不當，其怨固不必言，即刑而當，而被刑者亦不咎自己作而恨法自上加，然則怨豈可謀之道乎，若曰將欲生之，必故殺之，雖其意未嘗不善，亦是一點殺心之未忘矣，無亦謂其為彝常之法，然不知民既以生為貴，則必以得生為常，而以戕生為變，況此不過一日之用耳，後世緣此以為常而不知非常也，曰無作勿用，併上以德行罰都不要了，此明德工夫進步處，要看斷字，罰者國所必不可廢，今欲盡去，定

而用德，雖尚德者未必信也，必斷然真信罰非所恃，為治倘稍有從容悠豫意，便不濟事矣，惟以聖賢為必可法，古治為必可復，果以行之，確以守之，而後可言誠，丕則應前弘天說，將古今之理會成一片，何大如之，前重法古，此重吾身說乃我惟有及意，古人之德，必此心習而安，一念勉強，便非實德，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也，又要反觀內省，與古相顧，諟不可以作稽中德意講，康者以古人安頓吾心，循者以吾心印証古人，由是擴之，則安中之慮，德中之慧，又須為千百世計，雖古人心思所不及處，而計慮及之，何其遠也，蓋謀用刑則迫促，用德則紆遠耳，總是丕則敏德，裕寬比猶裕深一步，前主刑言，此主德言，俾天性自呈，而辦之安適，忘其刑，并忘其德

三十

身心若無所拘，手足惟吾所措，有不寧乎，裕便是寧，曰以民寧者，全於裕處使其自寧，毫無驅之、、意寧本德言，與若德裕乃身，憩必裕民，乃為裕身也，不曰民裕，而曰裕民，亦着康叔身上說，由敬典而裕者，嚴中之寬也，以我而寧民者也，以敏德為裕者，法外之仁，以民而自寧者也，

末二節〇天民渾見上下節，俱言民，而天命帶言，民心即天也，一明德慎罰也，體之身心為服命，應乂民言，一世事業也，著之令甲為典常，應世享言，萬世事業也，要看高聽，但僅與武王所言平層，未必能及也，必須比武王所言高一層，精神心力不妨過也，上節主明有善繼善述意，下節主敬有愈久益堅意，下節意跟上來，重不替，說康乂民之福也，世享則不

特民受福、而子孫亦受福矣、至於世享命有不常乱、兩節二聽字相関、只武王所言者不過大略、須要聲入而心通之、曰乃聽、曰聽朕實、在自身上體會、

酒誥

首節〇大命即武王毖酒之命、明有敷布闡揚意、因其良心而導之、可使人為孝子為忠臣、命何大也、

乃穆考二節〇肇西土命丕顯矣、猶以酒易溺人、雖西土無酗風、必朝夕致戒也、明德惟馨、所以薦明禋而表休享、非酒不達、酒雖非祀本、而比牲帛圭祝為切要、因祀而有酒、重在祀不在酒也、用之祀則為降命、用之人則為降威、可見酒只宜於祀不宜于人、

文王誥教節〇與下節俱重德字、謹德則酒不戒而自遠、此戒之本也、本國之老成無待誥誡、故專戒小子、當其幼小即以此戒待歆實漸開而訓之則難為力矣、有正而常于酒則癈厥官有事而常于酒則廢厥職、越庶國亦指小子言、飲惟祀見非祀則不飲、即祀尚不可醉、況常時而可縱乎、祀茲酒者、用以祼獻、非為其人之飲也、飲惟祀者用以歆神之賜、非以為酣醟也、

我民迪節〇曰我民則終歲勤動、具知艱難、臧只在無外慕說、務本節用之心專、則縱欲荒寧之念自息、此清源之論也、上物甚無奇、而前人精神在焉、愛土物、是愛前人之精神也、[illegible]敬之念勃然矣、愛者目無異視耳無異聽、終歲勤動也、故

心純而減、聰聽者、欲其從無味中咀出味來、只泛聽却不見好也、不可說大德為綱常小德為謹酒、亦不是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意當時飲酒者必曰無関大故耳、不知忽小不戒必縱而不已、至於喪德喪邦、豈小失乎、詩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惟恐損于身心、妨于職業、如此其大也、惟一者協于克一也、此中不免二三、則執德不恒而淫逸之私滋矣、

妹土節〇股肱另截、貫農賈二段、人情勞則思善逸則思欲、嗣者勤勞不已無時暇逸、念自不至酒、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父母不是慶、得養喜其務本力業、不為游蕩子耳、即迪小子之心、洗者嚴潔、不肆腆者持重不縱、有德將意、

庶士有正節〇臣職當為、豈止養祀二事、然論可飲之時惟此耳、耇是齒德俱尊之人、可以志養不可以物養、必不失其身而能盡其道、乃可悅而順、故曰大克羞情文兼備誠敬流通、養老者君之典、而此對揚之、故曰惟君、謂之丕惟者養老而飲可矣、然可事人不可事神、未大也、又當大思之、觀省稽德、不可作神交之本看、須就平日說、反觀於身以內省於心一直下、是誠意慎獨工夫、惟真心最不可欺、一反觀而公私洞然、故觀之不足又深省之、然中偶合易、而純一難、故觀省之不足、又永觀省之、作稽乃觀省中事、天下之邪妄生於動而作者動之屬也、動不及檢夫人之造作出於靜而中者靜之真也、靜者難淆、永觀省者此而已、故作而可稽、心境分明

之後隨所起伏自無不與受衷相湊合耳羞者敬與神交在馨香誠敬說不是修祀典也到此時神人交暢我與鬼神精相盪而貌相稽神為主而我為介是正對天質神之頃逸即作德心逸之逸至於享尸受祚乃畧節耳逸字爲飲字一層若是者論其心則奉老成為典刑儼神明於祗肅因以修明大禮而非開燕飲之門論其事則醴設而賓相酬酢舉而神胥悅亦以檢束身心而永杜沉酗之漸正事元德推開不可[illegible]祀養三句總一意安安溺其中則沉湎之習滋職業煩其慮則荒淫之行輟私欲去本源澈自然王事靡盬而修政不遑天監在茲而眷德匪懈矣繼逸者目前之計而修政懋德者百世之計觀永不忘在王家則徒自湎酒於一時者何益

我治事處就是元德之不忘處不可分得君得天說上茲字指祀養下茲字指正事

我西土節○不腆酒何以受天命蓋嗜欲深者天機淺堅忍嗜欲必能兢業以圖上理當時群臣秉德迪知天威昭文於前昭武於後皆起於不腆酒也文王教說得廣不止告臣吉小子之辭平日薰染於文教故不腆酒克用有身體服膺意文王立教時真見從酒所係甚重關世道民風關天心國運故告戒無已非為一酒諄諄者

在昔殷先節○人君孰不畏天民湯則畏之而見於行此非以無常而畏也真見天理民嵒通為一體畏者神明惕勵循屬虛迎畏者影修體驗始為實畏非待觸境而凝亦非天一

畏民又一畏直以敬為本體而舉天命民心攝入於一念中經德秉哲正迪畏處要看得相關惟德動天惟顯俊可以尊帝惟民歸德惟養賢可以致民經非持而不使間亦非於德外更求一執極也純亦不已之體原如此其不可變也秉非研而不使眩亦非于哲上更加一把握也鑑空妍媸自呈其本體原不可蔽也秉哲未說到用人所秉者哲耳還是明哲亦經德中事蓋諟命顧諟乃德中之真緘尊帝長民乃哲中之實體雖觀聞未啓觀察未行已操天民必至之符矣以此為畏乃迪畏也成王畏相即經德秉哲心機有常自一成而不毀心中了了自不敢狎侮君子棐字閑恭者棐中一事以盡忠輔翌而責難巳戢未盡未敢輕責之君也此節不重盡

統重後人不暇逸說創業之主身親艱難且以不世出之資其無逸不必言後之君臣蒙故業守成規猶不敢暇逸如此暇字有味無一時空閑則逸豫從何起曰自者君盡君道臣盡臣忠不相委也飲從逸生逸從暇生逸且無暇何況于飲絕其致飲之根也

越在外服節○越者繼上君與御事言內服外服內外治事之臣也侯甸男衛諸侯也伯者諸侯之長庶尹至里居是五樣人上言御事此言內服則止庶僚以下故以百寮冠之庶尹官之正亞其貳也惟服宗工謂服尊官之事者又其次也國中百姓是世族命氏之家里居不在其位者合舉內外臣工尊者不以分理有人而委責卑者不以權非在我而偷安

人〻淬礪可以想同心氣象矣不暇就是不敢的心事不敢從迪畏来非又不如不暇也不敢者躊躇斟酌恐惰職業此是純臣靖恭美節不暇則朝乾夕惕常見不及即窳惰者無以容其偷惟劭二句正是不暇處乃狀其心體依本文一連說惟字重正見不暇意志有在而不暇及事有專而不暇為也以成畏之君德原無可加其顯以棐恭之御事原無可益其祗而諸臣之心既欲於君顯為之增又欲於相祗為之益何時得暇也分守職業勉力或可盡而無窮願欲雖惟日不足矣故聖人嚴飽食用心之戒此當與汝劼毖節參看

在今後嗣節〇傷心以上是沉酣不悛見不能迪畏小民也惟荒以下是荒腆不息見不能迪畏天命也故天以下見暇

逸之吷不敢以著崇飲之害

人無於水節〇監戒也雖無姸媸既姸矣雖監何益惟嫌而監焉則可為改圖之地古人之監亦欲知失處耳人之修為以已為的以人為徵未加觀省而持論前代之短長則往行皆陳迹徒事檢飭而淺視上世之理亂則孤心豈能自信明鏡止水逢人比心監水亦是好的但不若民監尤切耳古人如此而興適與我其事相合是即我好影子也如此而亡適與我其事相似是即我醜樣子也一〻印証則身心之徵莫可覆藏情為觸而境為新不覺目擊而心竦矣大監近是撫時不落一層試思受當日所為修然者豈知有今日耶設我紫念而覆轍在前即所以去覆而之存也是彼為設像之儆

而我為察影之藉也大字雖從命来實有着力猛省意故下曰劼曰剛亦此意撫時不但宜戢之謂陶鎔身心洗滌逸豫臣安職守民安常業不至喪德喪邦也監殷之失而恐亦墮此因知自身而臣而民俱不可不謹毖以求撫安之道

汝劼毖節〇以獻臣諸侯作一頭以友事疇三疊推下歸重末句以劼毖剛制為眼目以四列字為血脉殷獻不必言昔仕殷而今里居者或以殷獻而仍散為各國之臣如下迪諸臣百工尚多有之若忒說好了則不合註自卑而尊句矣康叔為方伯則侯甸男皆其所統也太史掌六典以佐王治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内史以八柄詔王馭而爵祿予奪生殺廢置皆其所司二史之於君也侍從有獻納之功朝

夕有切磋之助故曰友也賢臣之在衛者宗工悉言大臣是二樣人下有事有疇則宗工中之尤著者也爾事如後世所謂賓師其禮重于友而其事柄則非居位執政者也休主論道不親職事專以補德于燕閑采則賓師亦有時而受其事之托如孟子為卿于齊出吊可見所事之中又有此兩項之分若三卿則居位執政者通於天子列於六職與康叔相偶以任一國之治故曰疇非謂名秩與康叔等也訪說比蓋耆饋祀進一步若仍前說謂養祀可飲則不盡毖字之義況賢臣百工皆以賢用豈待戒而用力乎教衆人自賢始賢化則無不化教衛臣自貴始貴化則無不化要他相戒相勵推恐一念暇則逸豫來之歷舉官名職事正塞流清源意蓋之職

業自不暇飲矣剛制說得細含週畏意不特嚴湎酒之戒直絕暇逸之端益勉强禁止者念少柔茹即未絕浸淫之實必持以堅忍精神奮以果毅力量對肯酒如勁敵而頤惜羣縶之情一刀都斷益酒之溺人也令人靡於中莫能自振此惡臣者利用勁以銷其習氣制身者利用剛以奪其柔心皆遏欲存理之關去危保微之界非大勇豈能致其決哉

厥或告三節○反言以見民之當教非寔事也觀勁惡及末節之言武王惓惓于臣不率猶更教之况小民無知視臣猶當寬者豈一不率而就殺之乎當看或字群飲惟終自作不典固有可執可殺之理設告出于或既非汝真知繼之則民無忌殺之又似太慘第執以歸周予或者其殺矣但群飲乃商民故習而教民乃爾封職分安可迫之戮哉况所執既盡群飲于豈能一一盡殺信當教矣註添出為奸字本文所無若殷臣湎酒不殺而姑教以其非群飲所以罪殊耳教以羞耇饋祀教以不敢不暇也諸臣而能用我教辭則湛惡之臣為正事之臣酗于酒德者今天順元德矣兩心相當曰享明以享永不忘在王家不特爵賞之旌也不然安能坐視其庶腥之上聞乎不殺何待

典聽朕毖節○指通篇言曰辯有司而康叔意自在若湎酒與不湎者渾而無別則人何所勸懲有司者司其職守也辯有司者欲諸臣皆勵職守不以暇逸致湎也重勉諸司供職說若只毖酒何辯之有臣勤其職則民盡其業自然之理

梓材

首節○達通也吾之所為與其情通徹無間也非使上下兩邊粗通之謂天子於天下如一身然血氣命脉無處不通故患莫大于情壅有蔀屋隱情著如火燃而上無由見聞者其權係之邦君矣以下達上說非果有實德及於民孚于臣必不能使其情之達故優崇寵渥非達惟推赤心而達衆志乃能厭服於巨室可以通巨室之心必可通天子之心先是乎此而後可通乎彼如水灌漬實德所孚自然氣脉通暢工夫只在安民撫臣則大家自然向化天子自然推誠照本文一直說到達王上去邦君為天子明四目達四聰能使下情無壅即是上情達處非達上而又達下也亦不可作得罪巨室不可為政不獲乎上不可治民看還是他人不能而能者惟邦君耳

汝若恒越節○一發越則動生機惟恐殺人矣常發越則動生生之機而惟恐厲殺人矣敬勞不特敬忌直以此為勞來矣罔厲殺非徒言教也實實欽恤之心但心存不殺而化不先于敬勞則以迷染之衆而遽置之肆赦矜疑之條非以勝殘去殺也敬有明德工夫恐民陷無辜而勞來之于未犯之先有哀矜之念而不足使民懋和弃咎即不殺而終至于殺是敬勞正不殺之初心使其必不入於殺者故其所宥亦以成哀矜而納之勞來耳惟敬勞則可宥人豈亦姑息而令民倖也以減法哉宥亦是可矜疑者要看徂字往字指往圍

之初開以自新之門若居常但可伏念及未有遜事豈可輕赦國家無倖生之路而殺而不殺者是可以情求乃敬勞之極思也吳漢曰願陛下愼勿赦老成謀國如此

王啓監節○是不用罰而用德意監以監亂民則威易逞殺易繼但不能敬勞率臣便是戕虐下正無戕虐廢戕虐之國必寡人之夫孤人之婦不但上不能容民即民欲自容而不可得故辭不虐無告至於二字有味推其極而至於此則無人不敬屬矣單力難支亟生之而猶傷彼易忽而我敬之仳儕無倚亟聯之而猶斷彼將絶而吾屬之此須惻隱小惠決不濟須我精神與之灌沃肅然不懈藹然不隔故曰敬屬是容保中一事使一國有一人犯法則無所戕虐中猶有不可容之人也時說有謂合由此敬屬之道以容畜萬民者有謂合由止承上二句說者俱非也敬屬而至於寡婦豈有一夫不獲者乎此句包寡婦萬民俱在內不令血脉有一痿痺分之則有寡有婦以特厚之心仁之而其無戕虐也切合之則何不敬何不屬以一視之心仁之而其無戕虐也均蓋人臣統萬民當使之合不當使之離赤子相保以生寛之則合促之則離然但曰容第不戕虐之而已未必就養恬故又說出引字是容中之作用見得容非只是容納直引之生全耳養恬不但出之戕虐也休養生息于光天有皥皥意小民無知惟上所引如提傀儡故引之生而不知德引之死而不知避須有啓迪匡扶工夫敬屬合容上之所施也至于養恬則民

所自有而引特為啓蒙發竅之機耳謂之曰罔攸辟可見治民原有生全之道刑辟無所用之

若稽田節○一段深一段旌別嚴或虞邦本動搖元氣固不無朴陋無文故惡除則基礎有地本固則文飾有基三惟其重看張弛任所斟酌即武王不能逸度也覆平地者難為功因丘陵者易為力康叔既有憑矣而創始圖終不同不失武王意而益大其未竟之緒在今日已上通情寛辟不必扭入講中三既字與惟字相叶應敷菑以除惡則務本矣而餘風未殄則思患預防者慮方殷也垣墉以分封則既定矣而保世滋大則時緝屢省者不容忽也梓材以典則則既貽矣而質具著文則化而裁之者存乎變也陳修者區別分明塗茨者堅完縝密丹雘者新人耳目

先王既勤節○須提二明德明白本不顯以刑百辟而心誠協下不徒恃乎臨御之統者一人御侯之明德也表精白以自靖而恭敬未將不徒襲享上之文者諸侯事君之明德也勤有日孜孜意勤明德而懷夾所謂德日新萬邦懷也諸侯遠在六服當常常以念通之有不忘遠意不是以明德去懷遠心精所孚人人覺有親媚天子之思而遠者自近耳懷有勸課得宜殷最不爽意不但厚徠傳来即取亂兼弱亦德也庶邦享二句正是懷為夾處享指役志于享者言忘形略分輸誠吐志所謂兄弟者各盡其職業以媚君不但聘享也要在明德上說作有鼓舞振作意亦既對先王言所謂百辟其

刑之上下合為一德矣我以德懷諸侯不以德應亦君德未至也天下惟德為至近至親萬世不易之常道故曰典式者式其德和而輯之為集非一味和也

皇天既付二節○有人而後有土曰付者見不可不為之導和也以先王受命豈不能和疆土之民而至於今猶有迷者扎先王葢曰與其督責一時孰若漸濡數世而誠民以對天也由皇天之命而切計先王受命之心倘疆土中有一民未覺於迷必有惻然不懌者不重天付只重先王身上說民曰迷者如迷子失途無人教化而失性非敢於悖也惟字書着和懌與用懌二懌字相叫應悟民其心純故先敎數而在寬少振作即從容以俟其新迷民其心蔽故先和悅而勞來不若難方可策勵而驅之善和者消其乖戾之氣懌者愜其好德之真先者引之以入於善後者驅之以化於善是一套工夫在德上着力以此懌迷民即以此懌先王是皇天付于先王而王以修和成先德也葢先王受命在此迷民故慰先王之受命惟在此迷民之向化非德其何能昭荐乎

末節○重惟王二字不可作子孫說天下無不斬之澤而有不磨之德欲至於三字有力欲王今日之德可至於萬年也使有所藉而世世對揚者在王今日之德必治可至于萬年而後稱守成之主要責重在王身上說乃勉辭非期辭通節以德言不以天命言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府父著

召誥

首節○成王告廟葢建都重事不敢不告非以作洛為成文武素志而告也文王都豐武王遷於鎬王雖在鎬而宗廟不徙故成周每有大事皆至豐焉

惟太保二節○召公以時至洛而稽天役民于其始也二公同受命於豐而召公先來不重至洛重卜宅上要照洛誥卜王城于澗瀍之間下都於瀍水之外公先已有定算然不敢自決而稽於天卜以戊申而周公至以乙卯乃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召之卜即周之卜也經營未便興工只是定其處所詩云經之營之庶民攻之葢經營定纔攻故三日庚戌始以經營者攻位也此處不露出位字其實所經營即位也攻位者闢削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位成基址成也用庶殷者不是衆殷民以該周葢特役之使知締造艱難無非為此庶殷亦動其感悟之意

若翼日四節○周公以時觀洛而告神役民以成其終只是徧觀無處其可否意達者通達無間以神命不以形視也聖人衆大事未有不質之天地鬼神者葢其心常與之通祭尊以簡為貴故用特牲祭畢以豐為禮故用牛羊豕此郊社與中庸不同彼所云郊乃祭上帝此則合祭天地彼所云社乃祭地此則但祭新邑土神皆以營洛告也郊社大禮周公以

人臣行之蓋假王之靈也孔氏曰此賦功[illegible]之書也[illegible]
謂賦斂諸侯之功料其人夫多少屬役謂料[illegible]之處使
知地之丈尺也召公特粗命之攻位故未用書至於周公又
重其勤矣雖說以書命邦伯使邦伯各命其所部然大意重
臣民咸勤上丕作只言庶殷而不言庶邦蓋殷民不欲遷洛
者也彼肯欣欣趨事更無一毫勉強就役之態而群然大作
則其心亦喜周家之營洛可知故特著之曰殷庶又曰庶殷
反覆形容人心之同
出取幣節○取幣旅王是二事篇中皆旅王至奉幣方應取
幣旅王只指誥王不兼幣說旅王而及公尚攝政亦有誥
殷之責但意重在王耳自字重乃根本之謂洛邑為化殷而

作慄之教條著之訓令是誥告也非其自也分化殷之任者
皆可為若潛移嘿化則誥告之自也非諸臣所能勉擬之天
命稽之民情考之上古當有任其責者但言御事不可指出
王字我之旅王若公正旅其能盡此道也我之奉幣正供其
能盡此道也包篇中意
皇天上帝節○無疆以大言不以久言元子與命天之眷商
而為無疆休者也一旦改而為恤可見恤隨休轉當無疆休
時即有無疆恤在改君易命是有形之恤而履盛當盈是無
形之恤當看成王身上說豈必君可易命可易然後當敬就
此父天受命之初已有無窮之憂奈何弗敬乎奈何諺所謂
沒奈何也人情惡檢樂縱但旦夕就業不能益元子大國之

尊而一偷愉求為匹夫而不可得有不由得我不敬者此[illegible]
未露德字而所敬者實德也
天既遐終節○終字有味即終累大德之終當時初政亦用
文王為相智豈盡藏乎只為始念不敬其究至於智藏云云
智藏瘝在見不能敬德夫知至出執見不能諴民天亦二句
見不能祈命故勉王以敬疾者及今下手更無等待敬是精
明振作之氣着不得一毫怠緩就使惕勵中無一段急不
遑之心其敬終不徹須知疾不是欲速心欲速即為助長此
即惟日不足之思惟恐今日不敬後欲敬而不能又恐敬之
量無窮猛力趕上猶或不赴不疾如何成敬一篇綱領在敬
敬之工夫在疾

相古先民節○只重天迪說從子格保亦是天迪其德處禹
之祗台湯之聖敬自足以為天所迪非只靠天啓翊也不曰
神稽而曰面稽真真覿面相對不隔一膜敬順無違正是面
稽處都在迪德上說而傳子格命意略帶之蓋人君之于天
合則順不合則逆全要德與天通墜命要發疾敬意
今沖子嗣節○此書所言皆夏商之德永命之理非幼主樂
聞故首言無遺精神流貫話言未惟稽古德就是稽天緊連
直說謂之壽耉閱歷于人世已久則典謨記載體驗者真踏
履于身心已到則於穆精微潛通者素而相合謂之稽要在
心上說以古德參之考究明證有以得其竅不特指得失陳
敬肆酷肖往事抑且究得失所分決敬肆所自痛中幾微一

顧問間能使人身進歷代而懔千載之興喪蓋壽耉即古人也、然古德猶有述也、至于天尤操古今監德之權、而不可測者、矧壽耉亦能稽之會陰陽消長之玄機為制治保邦之大略、㢤謀運慮舉念相符、不特恭保命究墜命適福善禍淫之權抑知如何可延若何不永直勘與善奪惡之故、一諮謀焉能使人恍見於穆而惕難諶之帝監蓋壽耉即天也、外而覲之曰稽古、以事言究而覲之曰稽天、以事中之理言、

有王雖小節○普天率土元后之載亦不細矣、天命無停機豈竢其壯焉而後陟降之也、方謹毖之日、即言誠和、非一味寬和也、法制中自有順適處、不狥不激使之服習約束而不若難、我和民而民未和、非能誠也、蓋民和而一民未和非巫

能誠也、今休者眷命用懋乃前人之休、洽化繼新導迪和氣斯王今日之休也、休非景運之謂、民之和風即天之善氣今日和即今日休、豈於民誠外別有休乎、惟休以受命言、此以永命言、謂之今則非後也、欲及今日而成、安敢以後姑待之、不敢後、不是說不敢緩于敬德也、誠民已說在上、何須又復說後字自今字生、及今即歆如此、、嵒者固不能一日待也不敢字又從嵒字生、用顧畏只不敢後意、若謂修德時以民嵒為懼、又不着實矣、武王論明德在保乂康保我保民而民難保、方見其嵒、只空、、懸想如顧諟則不嵒矣、豈不重小民難保說從敬上見之、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不敬如何見得岩犹德以斷續為操舍、民即以操舍為離合、王所為

萬念慴、、而一念之精神稍不繼者、民之所為轉移即興而不少待者也、以安百姓為難而修己之敬無失則敬德不怠、民心自順此之謂誠民、

王來紹上節○自服在誠民上說、將我所祈者一、、體驗之其自時三句重時字大邑初建國命再造、乃天神民向悖之時、故當及時以云、、雖此節只指誠至王敬節方是敬德、然俱含有敬德意、配非對越也德與天合、毖非祭祀也罔不秪肅、治非政令也道洽政治天命主于民心、馨香發于至治、配毖俱根到中乂相貫而下、末二句決其必能之驗、周至文武天命已成、此云當有成命者、王必自求而稽而後可謂成、不是我去凝命而命自固於我也、今字對上時字、在治化說、與前不同、即此成命、便為今日之休、始以誠民而得天、終以永命而益見民之誠、蓋治民以得天為極、新民以新命為終

王先服殷節○亦誠民事、服乃心悅誠服、有感孚處、比而介之、觀近是與之雜處、副貳是為之僚佐、推心置腹、曾不疑忌正是服處、性本有節、非遏絕也、乃日斌法、節性日邁一套事、邁即邁迹、自振拔于舊染也、精神繼而不收、便索然不振、日撙節則日就精明、自然勇往力行以進于善、邁非意氣乃性真自鼓也、

王敬作所節○與無逸不同、彼主聖君言、出於自然、此主成王言、勉然之辭、即敬是心、何可方所、謂之作、若真有個所在而我作者所謂參前倚衡也、只說敬何憑下手、故設以作所

有執着用力的腔子是主敬之法自戒慎恐懼以至莫聞莫顯乾、惕若曰不可不敬德者起下之辭敬便是德非二樣我不可不節〇不可不敬德則不可不監矣監夏又要監商連說一監于夏猶曰偶然惟再監于殷而得與得相符失與失相券夫然後愈知儆矣監非徒留神于史冊真若目擊其事而儆省者非徒修省于一時真若自履其地而憂惶者鏡人所以自鏡也監是敬之法門不可知者數也可知者理也惟不委于數而求于理乃所為監不然空、戒其失而羨其得何益之有惟有之惟語活惟不之惟決辭兩相叫應看早字召公猶以四百六百為未久者

今王嗣受節〇不言嗣文武而言嗣二國已墜之命得失之

效昭然令人深省天者周受命無艾矣然二國當迪保時其受眷於天亦若是也新邑創始即同開國與繼體不同必如禹湯之有功乃可若啓及太甲便不足以當之故曰嗣受則猶有文武之德可憑曰初服則從新做起正申嗣若功之意註況字又推開一步矣要緊在初服此篇不言文武而言禹湯欲成王為創業之憂勤不僅為繼體之敬承也積德為功若功指禹湯言非謂天命去留決于此也

若生子節〇初處最難故以生子為喻有惜時勉德意明哲之體天之命我者自是如此弟情識一開則明於此初呈而翳夫明者亦於此初芽欲雕未雕都屬先天未有不靈覺此後則全在人自貽即貽謀之貽觀下愚為自暴自棄則上智

豈非自貽乎今天三句試照本文重初字初頭雖哲但知識易昏精神易渝物蔽柔而倦怠起今天實是命王明哲之德以待王察而充之命王惠迪逆凶以待王趨而避之命王歷年以待王延而永之有吉必有凶一念動而即在不指禎祥妖孽吉凶二句跟命哲来開首只說哲命天雖命之顧所承者何如我所得而知者知初服原有哲有吉凶有歷年但在王自貽何如耳初服以後我不敢知決言初之當慎通節重二今字應今休今字從此便做不可蹉跎有思其終意合監夏商節言之召公真能稽古人之德稽謀自天者

宅新邑節〇上已言疾敬此重肆惟字我欲王疾敬者為此故也生子不可常初宅邑不可常新修德者失今尚可與後

初服者有今必罔後說一用字通篇致意在此明德以新民為全新民以新命為至若用德祈天則敬德之心必不純蓋德之用就是祈天處非真有祈禱也德洽于民自孚于天耳本文無民字德是不顯之體意想之所不能度氣力之所不能加而至於為吾用則非其敬修功到念與天游者不能謂之永者惟德萬年不斬耳誠民只在敬德中祈天不出誠民外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節〇緩用刑正是疾敬德此二節發誠字之義殄戮乃誠之而不順者亦求其化而然故曰用乂上恬下怡之日不可有刑驅勢迫之意此即若有恒性之若民性本順任其性之流而不節則不若節其性之過而少強亦不若如在

甘苦閭閻其心之所固有情之不能已者而利導之則天性以涵育而呈良心以啓沃而發豈不成誠民之功所以順之者無他民之非彝皆我德未至惟益敬其德俟德至而自洽耳有功即嗣若功

其惟王位節○若之民不如反之已王德果超于天下之上則民皆觀而化矣何俟用法孔位在德元應嗣若功說居夏商之位當有禹湯之德非德與位稱之謂德咸則以位殉德德大而位益見其大德不咸則以德殉位德小而位若小位無增減德有大小耳故曰元在天為首德在人為仁心一元長運禮至尊無對之神其不至以慘刻傷長厚可知也惟德可言元而位不可言元其雖者以新邑初服言上欲王敬德

誠民此則德至而民自誠越王顯正是德元處能令人人見德則王德無不著不察之處人君合天下成德一民不化德就不顯用者不特刑之也訓行而近有日遷善而不知意上欲王其德之用至此則并小民而亦刑用之實實是為我所用所謂從心不踰也顯字從刑用來若云位在德元德固顯小民刑用德益顯似有二德矣不過就其流行著見言要之王只篤恭不顯顯豈有迹所謂夫微之顯不可掩也

上下勤恤節○勤即疾敬恤即無疆之恤惟勤故恤欲王句指出勤恤主意禹之明德而止於四百湯之懋德而止於六百今既欲兼夏又欲兼殷必體備禹湯之德而又過之其憂遑策勵何如然下之勤恤只好勸誠王致意上之勤恤必須

以小民受之言民即離德不得不以天祈而以民祈雖[illegible][illegible]可也只重民說永命略帶受字有味在民上做工夫誠處便是永處受比祈不同吾分中未必有而與之為祈凡吾分中物而應得者為受說天便不可必說民則有德必懷上曰刑用則不誠而和此曰受天則不祈而永語意更進

末節○通結上文殄戮不用則不用威矣從明德中發出則自有不震之肅威命明德串說重德上作未然看保受從威明中生來既受則要保亦串說需期[illegible]于自任之中末有者究敬德誠民之終言正是咸命明德所有者終亦是初服意末者一世二世千萬世成者命既永而不可易也前是顯于一世有望不厭也此是顯于後世世法世則也主君德言

亦字對越王亦自民言之固及王而顯自命言之王亦與命而俱顯德是不顯的而兩曰顯者就命與民而言俱是期之不是勉之夫我則保受王則成顯凡此皆勤勞所在而我非敢以此為能勤而遂已也我之意更有進焉註在王自盡意在能字內召公正欲以此為勤不可因奉幣二字又多辭旋也自服土中則王之時自貽哲命則王之事奉幣止為祈休用而永命非祈休可致我也于非敢勤之內而思用其[illegible]只好待王祈休祝釐時奉幣以略表愚衷而率不能助王[illegible]端本昭升之力彼有儀然昭假而德不足誠民豈祝史[illegible][illegible]所能祈乎召公因前屢說祈天故一句勘破所謂祈者[illegible]祈而在能祈蓋奉幣供祀者人臣愛莫能助之情[illegible][illegible]則

慼矣爾有所祈之實、即不祈可也、祈而無實可也、能用幣而幣即德也、祀天乃祈天永命之本、節而薦幣又祀天祈命之本、勸語氣須令人有深思、不可說煞了、語及于民則宗子家相循可容憂勤之實、語于命而皇天大君當自有觀質之精、吾但以意度之、謂受天永命惟此小民至所為萃渙國之和以熊之寄意、則必有出于王心入于天心、而眷顧靈承不隔彼則恭所謂保受威德皆相矣、恭者責難之謂、不以奉幣為恭、而以王能祈命為恭、

洛誥

周公初基節○以民為主、民之和而臣布之、即臣之勞也、臣民之和而周公親之、即周公之勤也、謂之四方民言不[illegible]

內重根本也、和會不過欣歡鼓舞、見士者始服[illegible]之事也、洛邑天地之中、宅中圖治臣民共願、此原為臣民而作、臣民實自趋其事、誥治者、以治洛之事告王也、下朕復是也、以事體重大、故曰大誥、若作告臣民、恐相宅等事、太保身之、非周公事也、況臣民已播和、何必公告、

朕復子節○言作洛大事、王固以委重于我矣、然營者為王而營也、吉者為王而吉也、王將以此地為明辟于天下萬世、朕何能效其勤乎、故曰復、

王如弗敢節○命即天命、以天命重大難諶、而歎无忘請成、即二人共貞意、弗敢而曰如、非真弗敢也、其基根基[illegible]基字、有責難意、末句言基不言定者、王乃初服[illegible]

用朝諸侯撫萬民意、

予惟乙卯節○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已之意、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非並列二卜之說、蓋周公之心即天之心矣、此節要見天休、故下以天休答、要得誨王意、示之圖、欲王宅中圖大、示之卜、欲王繼天出治、地理與天心協應、當知所以承天休也、

王拜手節○重二敬字、相洛定洛俱輕、、叙過天休在敬中覺之、公以為王不敢、王又以為公不敢、君臣俱有懼不克勝意、相洛定洛、正是公不敢不敬天休處、匹休共貞、俱因周公責難意、而寓已倚賴之心、對而無愧曰匹、有能祈永命意、上叙其宅洛責難之意、此致其顒望之深、言卜休恒吉、即天休所在也、公來示吉、將此休付於予、予懼弗克堪、欲與公共貞之也、貞于時為冬、于德為智、所以收斂萬化而無洩漏者、萬億年不就子孫、就敬言、公其以予永遠敬天之休、以承此常吉之卜乎、其者期之辭、以予者使之辭、倚之甚重、望之甚長也、須如此說、方得成王倚公之意、作洛不但為規模宏遠、當重敬字、此是誨處、美意只在萬億年、故曰匹曰貞、皆叙事中形容其休、不可就說意之美、、

王肇稱節○祀不是告報祈意、人君為神之主、精神當與天地百神通、而後可出治、此舜初攝即祀也、舉殷禮以秩無文直下、曰肇、見他務未遑而先行此、曰秩、有治神人和上下意、欲其心可通神、非徒祝幣之文也、即召公能祈永命意、

予齋百工節○事乃百職事、謂爾之往庶幾勉力虞功以有事乎、初政之始、不但臣覲望於君、亦覲望於臣、周公言此見君有君當盡之事、臣有臣當盡之事、一言而鼓舞人心之機寓矣、有事兼記工教工內治御侯裕民意、不可只指記工一邊、庶、幾也、期望之辭、以下篤弼明作等推之、即孟子必有事之義、語須含糊、使王有意而予不先發、何以作諸臣戴王之念、使王意未露而予先顯示、何以成一人出令之尊、故但示之曰庶有事、使百工因吾言事而不言何事、隱然見大君之權不可測、言有事而不言王所事、昭然見臣子之道不可誣、其為激發者多矣、

今王即命節○俱作將來說、即伻嚮意、自今已往、有勞績者皆尊而顯于世、其最尊顯者則為元祀、人臣報國無涯、而國家報功亦無涯、有今日無功而他日元祀者、欲奮庸亭有償哉、人君未嘗執成心為定格、惟功日異而歲不同、則祀時更而品無定、汝功臣既承此命、可不益圖弼輔求為王家元祀乎、純臣不言功、且不計功、而象旨承休、當益勉以副一人惓惓耳、此懸莫大賞格以勵人心、有求助意、篤者無所為而為之醇心也、觀本文記字及下載字、止將來登記于載籍、以待異日蓋棺事定時說、作實在報功、而云褒典行則息心起則周家功惟周公為大、分明以功自尊矣、

丕視工載二節○丕視着力看、左右曰可、國人曰可、又從而察之、合之天下萬世、通之已心人心、何大也、大則公、小則私

工載揣之朝廷、藏之宗廟、百僚所視、臣下所刑、有不令而行之機、教非必命之、而意有所向、氣有所移、若影響然、提功罪之衡、操者成之柄、誰不顧百工協恭而肯教之私乎、始不過一念朋耳、朋者志之偶偏、挾天子之尊以稍厚一人、以為無傷耳、顧下之揣乎上意也、常就上意而過之、我特狥之以為偶、人即揣之以為常、我特私其一、下群私其萬、始釋回以亂名實、繼因党以樹聲援、小之倖恩以希寵榮、大之竊權以作威福、若火燄、、引之甚易、絕之甚難、故磨鈍則恩不可吝施、章軌則勳不可濫及、

厥若彝節○周公恐成王新政求治太急、大意欲其安靜無為、常道揣于國事中、故後只說兼民彝、若以常道作教國事作政、則與後教養萬民意有礙、若者率常而不拂其理、撫者輯寧而不乖其常、有所若必有所撫、暗起明作、惇大意、彝是民秉之常道、事即行此常道者、若政由俗革、謹毖不能不和中、崇浮蓋如公耶、不曰同而曰如、原有變通意、惟以在周工正是如予處、見在周工精神與予素洽、彼倆與予素習、如耳聽目視手持足行、不煩指揮而如意、若新進未必遂匪人、而一時未能孚契習熟、不但欲下知上意、實欲上孚下心、君臣寮寀、一心一德、治何難致、請不係私人、不可用曰猶、不但上之意向、乃氣運所趨、人心共向[illegible]乎升降之機、損益乎寬嚴之際、故曰伻、即有寮者安其[illegible]也、周至成王治不遑不精明、患少渾厚、而渾厚不從精明中出、又懈弛而

淂裕叅昏隨者必鑴急淩亮者必從容乘重裕上明白當揚正所以去宇宙環薄隘小之氣而成其裕耳可見謹毖非周公之心而不由謹毖又無以養成其寬和也成字有力治至此始成也觀後云彼裕可見周公全欲王寬以裕民末句責難意惟明作中惇大乃永、無斁之道也

汝惟仲子節○對上節言惟字有力終者終其事豈但如予扒當有善繼善述文武已行而未竟及欲為而未及者悉責於王葢周家王業至此九仞一簣終字所該甚廣不止朝侯撫民也

汝其敬節○帝王心法無過一敬就平日用功言曰敬必屋漏不為幽大庭不為顯曰識則緣表以測裏據始以嚴終易

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顯比之吉位中正也明覺都從惺惺出、一敬而享不享不事億逆而現前皆洞識矣精神收斂則虛靈不昧彼享者之庭實何異不享者之鋪陳而吾能有以識之其睿照在玉帛先矣享上亦非朝見時方有此心其明明在下丕式見德率一國之精神而達于上有不待儀者註意可玩諸侯遠在藩服止此一點忠愛寄之物若并無之何以享為儀字要看註禮字不可離内外只主内言方與下役志相照古享禮質而已至周益文而多儀必及物猶質之心也惟不役志着實說外猶享也心曲或隱則不享攜貳之萌稍潛而僭侮之形已露此識徵者宜蚤辨可不先之以敬乎

頒朕不暇節○通是棐民彝本文無蔑字頒布則支而廣之

周公圖治之心常汲、不暇若所行真有未瞭何以啓予望王耶然謂王當頒布我所不暇又非人臣告君之體須知臣職詳君職要人臣終日為之而不足者人君一念布之而有餘棐者和懌先後意棐彝之道在勉則不暇矣不暇非急荒也安于周公已若之彝而不求進不廢使不永篤敘若予正是勉處予之棐民乃正父之道也予欲王如予欲王繼正父也篤敘即如予善繼善述意不忘主心不忝主治一直說命即咸命明德不敢廢者習於耳目心思所安自不覺心悅誠服敬字推開說有惧不克承意永命者此敬篤敘者此敬須不懈而棐民者此敬修已安百姓篤恭天下平敬外無餘蘊矣明農歆王須不暇也不重歸老說委重於成王之辭即自

乃御事意永命篤敘適人君之事原非人臣所能者裕成裕也要形容廣大自淂乃極治氣象不戾不足為裕是時王與公皆在鎬故指洛為彼也我者洛邑之民戾者天下之民、之趨寬而避嚴如水之就下非以裕為戾民之道也天下歸心已久曰用戾何也不待棐而與彝為一所謂至於道也格心歸極矣形容裕字光景就有寬和意敬者存心出治之本裕者化民成俗之要

公明保予二節○上自天地祖宗幽自百神無文近自百官庶僚下自洛邑萬方無一處不為我慮到引其迷覺其悟正如慈母保赤無不周恤明白稱顯德正是明保處德者敬天法祖理幽治明之精意稱者舉而付之以予以下在德上說

推周公期望之美意荅其語而甚之揚者益張而大不僅彙之萬敍之也荅者仰當無愧不僅求免不永已也和恒者備四方各安其理不僅裕洛民以戾遠也四方民乃天所以命文武而文武功烈所在意貫下重和恒句蓋揚祖烈正以荅天休其道只在和恒民心和即天命永而祖烈有光矣居即惟厥攸居止而安之也覆載之內無物不適性而安生天之所為相厥居也不適不安而民居失矣久道化成自然心安意適各止其所不恒如何能和凡所為執物豈無困蹙之處而總以成其調劑予以之作所民亦因之協居而曰師何也凡褊促之規為一時計居一人而不足寬和之度為萬年計居億兆而有餘必合師乃可為居耳秩祀而曰惇宗厚之至也不特示勸而已無文而曰咸秩無文之至也不特偏舉而已亦重稱德意二節大意謂公之德意一一領略自當行之

惟公德節○在德上說明光者誠之不可揜也德到極處自然有光如堯之安安允克而光上下四表一德積實宣著流行自不可已雖在發用上然不可說到制作法度反粗了成王特指制作之本言德固宇宙之精華民物之英彩勤施便是明光純亦不已也乃是心精叠叠不息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非力行不倦之謂要重勤上穆穆極狀明光勤施氣象明光勤施自公德發之上下四表而言穆穆自上下四表觀公德而言宇宙間無一毫乖戾怠惰之象亦無一物昂低折閡之意欹者平陂者直人知一氣之氤氳百昌之暢遂而不

知即其性體之運默為摩盪膺一世而升之平焉不曰已太平而曰迓者望治無已之意當時正世道一降一升自公德轉之註止言和敬不說容字德之所洽盡是休隆若乾坤景運至此而開而公適迎之耳要之迓衡者迓之以文武所勤之教也文武之教乃甄陶一世而躋之昇平者其功正方興而未竟故曰勤要說得細第令平康之運不益進于文武之時便迷矣而公德之盛實與文武相鼓舞宣揚推廣佐其不及補其欲為所謂成文武之德也公之勤即文武之勤矣此應冲子惟終說終文武之責雖在我而公已不迷是代予終也毖祀要得仰望責成意不是一無所為只謹祭祀也

公功棐迪節○不必拘上文止言德此言功就公言曰德就王言曰功棐就是迪宣猷謨德非不輔我啓我不過一事一時之棐迪未厚也惟公合四旁以佐我徽祖德以廣我所棐迪者乃在天地祖宗之靈天下萬世之遠何厚如之惟厚則蔭無窮更無明光勤施擬公者公之盛德萬無盈滿之惧入其心而我之倚毗正在寖明之時佇其望若時不作如是看令正迓衡一時也方當順受可言去耶雖是留公實有無窮之望此節只宜空空言平時輔弼之功亦可

予小子其節○成王歸周若以未欲舍舊而言則公之宅洛似忘祖宗之舊矣非也洛邑宅中非有配天之德不敢勝成王自度德不如公惟公明光勤施可以享當無愧故已歸周而命公留退即辟者如弗敢及知之心命公後者欲萬億年

敬天休也、揆政䄍祀王既先為之所以繼其後而圖終者惟
公而已、故曰後命迪將其後照勿替世享說、
四方迪亂節()迪即棐迪、四方開治、皆公迪我者、未定宗禮
因迪亂而然、此望治無窮之心、宗禮者功成論報也、國家開
治、正人臣益升大猷之時、未便為功成也、此時方人々致功、
尚未可定其孰元配孰功宗、亦字對未定說、以此之故、不惟
未能致公元祀以盡報功之常、即一敉寧公功亦未能也、敉
功、時說作報功說、不知報功必處之元祀、豈但命寧耶、
迪將其後節○無窮之期、比述衡迪亂更進上後字以周公
對王言、此後字楷後世言、開先者易為力、成後者難為功、應
下世享說、不特為一時群臣則、實為萬世群臣則也、惟此百

工、公素所服習者、雖用之可以明裕猶待公為監、公不必率
先、而至德所凝人自師之、又不但伻嚮矣、首句略斷、下三句
一意貫下、誕保者無一民不保、不特殷民也、保合太和、無一
滲漏、即和恒彼裕意、又不特若彝撫事已也、四輔者、處置周
匝處々、靠着非但指殷民安而皇都安也、天下有一方未靖
則京師之形勢孤立無援、此則人心環拱、真如手足腹心之
相護、輔車唇齒之相依、四顧皆吾保障、無離合動搖之患、輔
即輔佐、曰四、言其衆多也、
公定節○肅將祗歡、只在精神意氣上、若着事為便離矣
不但敬公而且悅之也、洛邑初政、民精傾向于公、故治化四
達、公去恐無以嚮天下而化不能通、是困也、無斁在心上說

豈謂勤施如公而有待于予之棐民、惟反其所為棐民者于
我何若、則寂勿之上、當自有慊々之精注于所棐中、有非仰
成之君所敢斁者、本無斁之端、惟恐處斁之地、雖欲委責而
不可得矣、講語不可像我分任其責說、去則替不去則勿替、
令公所作法于士師者、不在處置而在精神、所治者洛邑、所
被格者四方、篤恭天下平、德深化遠、不顯自刑也、其孚感在
耳目心思外、享即克享、主公德言、人々化德、無一人一念不
可上當公德者、人情久則厭、滿則傾、必世々乃盡公德之孚
耳、我委其責于公、即為斁、公去而困我、即為替、我無斁、公無
替、緊相應、
王命予節○人臣無保民之責、承君意而保之、使無所承、何

以致功亂承保二句是說王要我如此、直至孙恭方自寓意
欲王端本使予有所承也、此望王宅洛意、故下以相宅為言、
但可謂公以保民自任、不可謂公以留洛自許、不然公已留
王已歸、何又說中人耶、思刱業艱難、誠當為國廣化理、念守
成不易、猶當為國端化原、既將保民之事承當在身上、則必
思民何以保、々民何以承、究本求源、必要歸在王身去、非僅
以責難為恭也、新都甫乂、當有重熙所未能洽者、益拓而大
之、更有進于迪將誕保無斁世享者、故不徒曰恭而曰孙恭、
責難為恭自孟子說起、此處恭乃是同寅協恭、故下以宅洛
之效望王、即以宅洛之事自任、協恭中原[illegible]以難意、
孺子來相節○法々者心也、典章具舉而上無德意、法之薄

也不但不慫不忘而補其未備體其欲為若肯先王立法之意有加焉賢〻者君也俊乂在官上無眷注猶薄待賢人也不但在官位事而精神與通話言不間若於國家尊賢之當有益焉其惇不亦大乎不事虛文而真心務實曰惇不為一身而為四方後世惇之曰大新辟恭先總承此二者推開在君德說典章修飭賢智奮庸則君德日新禮樂文章煥然一新盡四海九州無不革舊而自新乃為四方新德之主然君之所新皆恭己所致恭字說得廣如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註恭以接下指天下言不重倡後乃為後人開端作始耳文之敬止武之敬勝豈不為周家第一恭至其鼓舞作起而開百代恭己之傳者則自新辟之恭

始也先者真有一段不敢後之精神而又未至于底績非所以為先也恭在人臣只可弘在人君廼可作宅中對相宅自時有及時圖治意中乂即作恭新主不但典章舉賢智奮已也周公既任承保而猶以中乂責王可見主治全在君王雖退歸而責自有不可辭者臣不得而與也着力只在中乂中乂正是咸休咸休正是成績相連說一德同風無偏無黨故曰咸天下共為一休也治在中土休在萬方績在一人一民未化不足言績人君以乂民為功咸休則治功丕振咸和大定之功聿觀厥成矣周公望王治洛若夔而齊百工望王來洛又歆惇典獻何也人臣為國守典舉賢則加厚之道必在君耳

予旦節〇承上說來王相宅而果成績則予始得奉承德意而篤烈云〻今此洛民乃前人成烈所在惟率大小臣工以保之耳孚以彼裕之化奠以惇大之澤使肇造大定之功隆而勿替益澤愈深化愈厚較之誕保更有加者篤烈與殫德相應直至殫德而烈始篤周公所治洛邑實天下仰望一人注念而君刑祖德所待成者夫四方久已治又何所仰只為洛邑初成人心一新益當有以愜之不是殷民安而天下舉安的話頭益不厭自足有望篤近自可舉遠成烈益篤而四海之深仁益溥將人〻滿所望有不識不知意下俱承篤烈答師而意直貫以前烈之大也而歆篤之以天下之衆也而欲答之此非過自期也乃予之實心也君臣相與惟誠感通

曰孚者與君肝膽聯而為一我信王之必能新德而恭亦自信其必能輔王以恭而宣王之德一念信得過便萬世不可渝故曰先以示人臣不可懷二心欲人皆竭誠如予而後已若說以我開先却似誇口此乃自處不敢後人之意誠[illegible]念在行先使天下更有竭誠出于吾之上則吾之孚猶屬後也以此無負萬民即以此不負天子若此者非徒自盡其誠也正以成昭子之刑耳王以勿替刑望公故此云刑在王所當自樹也我但能佐成耳刑本王德但一民未式德即儀刑有虧故須成歆令天子不顯而天下刑之無一民不刑用也昭子刑正是文祖德所在二句當依註作一句解本文乃字可玩文祖之德光四方顯西土人〻皆化於德乃為殫不但

禎者化而素被德化者益深益洽也必如此方為篤烈觀註可見前言烈此言德見烈在德上篤不可徒求之功緒也句句寓責難意

伻來節○第一為戒飭殷民所謂無斁康也除了毖殷便命寧公然王之意在寧公，公之意重在殷必明禋不指酒言其致享之意明禋休享連說去成王之意盡在不言中不可說寧公而欲其益勵也但云敬公之志無可自表假此以申乃是周公述王之言決不可露事神之禮事公等語乃以答殷人肅將之心耳此成王意創之特典非常禮也

予不敢宿節○大君言功臣子言分不居功也禋文武乃歸功文武意益徵文武執基新命之主令襲寵蒙休方將式靈

文武以鎮撫洛邑敢忘所自乎

惠篤敘節○雖為主祈福寔以責難重惠篤敘句下俱踉惠篤敘來此節一串說下歸着末句見殷民關係之重篤敘正父前已言之此處只須說惠率由先王真有思啓行翌無一毫苦難勉強意即禹所謂惠迪也惠則無疾不但康寧凡心有愧疚皆疾自字要玩其工夫皆從惠篤敘來須一直講厭德不重子孫重成王之德足以厭沃之必德足裕後而後殷民安乃字何等鄭重曰引所謂引盲上路也殷考者反側安而刑戮免亦貸富能訓意德意不歷即開所聞之壽域千百年有盡而萬年無盡修德者必至此始為可久之德立法者必至此始為無斁之法益就王之凝神法精而論而推求計

後非可久之圖也

王伻殷節○雖說懷德就是承敘然謂之觀朕子有出于承敘外者承敘不過受其教條約束之謂永觀德則昭于之刑成矣敘與德非二不必將德法來扭語意只重王伻二字凌誠之風未殄歆其聽而受也易歆其觀而懷也雖合殷民畢慕如一心將萬年維繫如一日是在王所使耳惟萬年為不可斁之數惟承王之萬年有不可斁之理王之心當有一息萬年者敘特載德而行于承敘中見王德須有修己安百姓工夫

戊辰二節○當王在新邑留公治洛適蒸祭之期斯時也因歲蒸而且祀且告于勢便而于公驗修歲事而再祀再告于

禮煩而于神黷于是酌二禮而取其宜行蒸祭而殊其品文武各用騂牛一者數取簡色尚正壇壁之間以宗廟同於郊祀不拘其常特牲之制以享帝行於享親不以為泰告文武者一示受民始于文武一示今日之事寔文武命之也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灌後此先言殺後言灌者表敬重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入室祼則精意通於文武不徒禋之盛矣此乃是祭之行事耳其命周公乃祭之將終非祼時也此節是留公告神之冊下節是留後告公之冊是二節或謂告文武即告公之冊非是日月互舉以見告神告公同一日文武臨之在上諸侯質之在傍可謂不輕所托矣

多士

首節○初字一氣讀下告殷事正是行治洛之事述興亡之故以絶其覬覦之私示遷洛之利以彌其怨望之意或栽之以義或感之以恩無非安其反側之情而誘其遷善之實也

弗弔三節○皆言革命之公佑命即勝商之命明威王罰一也自天言之則為威自人言之則為罰受固司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故職移于周反致罰其身焉勑即格正意終者天以是命周周以是終之也

非我小國節○然以國勢言則小大不敵我固無弋取之心以天道言則亂不敵治我周固有得位之理不畀對降喪說猶我對佑命說求位與弋命不同弋非吾所宜得而出其不意以襲取之求是吾之所宜得而有心以冀得之

惟天不畀節○上言天不畀殷而畀我恐殷民不信故又言惟帝所不畀者民所秉為者也三惟字緊相叫應不畀只在秉為上見照下不適逸則此畀字當依註作賦畀之畀陰騭相協之權至此若斬所謂彛倫攸斁也為即人為之為秉之以彛則為率性若典之民秉之以為則為不虞不迪之民若使天果畀殷豈至所秉若此可見不著不察皆降灾降殃之處豈不痛哉

上帝引逸節○人知逸欲之逸而不知理義之逸逸之云者意念俱化接構兩忘神形夢想有無限恬愉之趣其間若有引之而愈長者是即陰騭中相而協之也顧引其端不竟其緒其自此日引而日逸也惟人自此日引而日不逸也亦惟人所謂順理則裕上帝之引者是也從欲惟危行夏之不適者是也降格示警儆是引逸之心弗庸有辭不適逸甚矣于是帝乃無逸可引夏乃無逸可適此降罰所以不免也

乃命爾先祖節○湯之于夏武之于殷其順天人一也故以爾湯事告之俊民甸四方所以革夏也甸主布德指俊民說如治田然一疆一畝井井有條故借甸字以形容用賢之規畫區處周悉詳備意甸服最親德之所布懷遠為近四顧天下皆吾甸服此正湯之明德所在也而至治之馨不待言矣因湯區畫詳備故自此以至帝乙但紹顧諟之心源以夙夜茲祀而已德而曰明不使一物之汚祀而曰恤惟恐神無常享恤祀亦明德中事

亦惟天節○亦字對湯說湯之造商固惟天所命矣而後王明德則昭升在上恤祀則馨香發聞故天亦惟丕建又保治之六百年享太平鞏固之圖豈非諸王之自適於逸而益彰上帝之引逸哉雖指國統說亦有式敷用休百神降鑒意亦罔敢失帝所謂天命自度也比明恤進一步明恤皆所以澤民者澤民易配天澤民難神化上下與天同流故曰配有參贊意重熙累洽之後不難民見君澤而難君見天心故出王遊衍之時纔見君廣天化即見民沐君休天之化育流行無一物不浹君之德澤覃敷無一夫不被帝以主宰言天以覆幬言配天澤民正是罔敢失帝處

在今後嗣王二節○商先王明于天道故[illegible]如此

道者何天顯民祗也勤勞總上文求賢治民明恤配澤說紂之不能明天道以念先王者由其以逸而忘畏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欲如先王之不失帝則不可得也無復顧念民之可畏欲如先王之配天澤民不可得也夫天也祖宗也民也古帝王所共畏以保天命者三畏既忘丕建無地安得不降是大喪也哉

惟天不畀節○不畀指降喪言不明指罔顧畏句說

凡四方節○自古邦無大小皆先世有大恩澤及於民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者也未有無罪而亡國者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者今商罪貫盈我周奉帝之辭而伐之豈無故而亡商哉

爾殷多士節○以下申言周之革命一由於天而明示不可動搖之意承而曰善粹然無利商之心善承而曰丕廓然無殄商之念至廣大至公平也

有命節○有命革殷即帝事告勅於帝即靈承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也

惟我事節○事不二適不但指割殷言註所謂日用飲食莫不皆然所謂引逸而適逸是我周一舉一動無不與天遊周之所在即帝也豈爾能二于我乎

予其曰節○上既釋夏商之興亡以絕其覬覦之心此下述遷徙之故以絕其怨望之志無度指叛亂言爾動指遷徙言自乃邑應轉首句自作不靖法所必遷也

予亦念節○自乃邑以人言肆不正以地言然大戾亦自無度生來知此地之不正則不但法所必遷亦理所宜遷矣

王曰猷節○時字指大戾言我惟以此殷邦大戾之故所以遷汝而居于西耳非我一人奉持迪康之德而致汝閒隙以涉也是乃大戾之天命如此而我奉之耳汝無違越我命而有反側動搖也不然我將有他罰之施豈復勤治誥之命哉雖怨我無及矣可不惕然懼乎

惟爾知節○若謂周緣商以自解則商革夏之初又將何所緣以自解乎蓋商民認此命為商所獨有之命故恨周之革之而不知命無常主商亦得之于夏者遞遷遞革惟有德者主之豈可據為一代之常有而不可遷之物乎

今爾其曰節○觀爾其曰其字不是商民果有是言乃度其革命之說既窮必將以用人不如商責周矣迪簡二句申說啓迪簡拔在王之庭隨因材受任而列之百僚即翕受敷施意夫以為商士也而故抑之以為周士而故揚之皆非用人之道國家之用人惟聽之德而已迪簡王庭者必係從王事者也有服百僚者必能克有條者也而惡德不與焉率肆句有謂以循商迪簡故事為矜爾者固非有謂遷洛乃改行之地為矜爾者亦非蓋用人非矜憐之地而遷洛乃明致之罰下節言之矣大意謂予以用德之心求爾于天邑商不但不為之用而反為遷雖以薄懲激改行之心寔惟循商故事見夏之可用者何其多商之可用者何其少深可惆可憐也矜

者矜其自悖于德自違於用非以用為矜也我固求之爾固違之人ゝ向榮爾獨憔悴所以可矜故即繫承曰非予罪惟天命章德不可強私不但我周之聽德已也、

昔朕來節〇申言遷洛之意以當死之罪而降其命亦當有下死一等之罰如今律減死則有遣配之條乃所為明致天罰者不過移之遐逖而已然雖曰遐之而寔以比之遠于殷者乃其親暱于周離大戾之土乃事臣多遜之邦也不可分罰輕恩重說勞之適以成之安知不因禍致福乎在家為孝子順孫在國為良民善衆故曰多比事臣三字一義不可析

告爾殷節〇告戒將終又曰我惟不忍爾殺故告命是申反覆筆命之公推本遷洛之意無非欲其省悟而謀長耳非但已也且洛所以營者有二鎬京偏處西極諸侯之朝會者及爾民之比臣者皆道遠而苦于致故宅此宇宙之中一便於諸侯之朝會二便于爾民之服事因上言天罰故借諸侯以形容作洛非以罰爾以便爾也前多遜是期之此是稱之一

爾乃尚節〇使果以此為致罰而遷爾也則收爾田廢爾業瀦爾宅矣而爾之服田力穡猶故也樂業安居猶故也何為而反側怨望乎若作勉辭則於後節相礙了曰有土者無傲從康以保有恆產也曰寧幹者有職者安其職無職者安其業也曰寧止者各長厥居以安宅於厥邦之中也當時殷民懷土有遷徙失業之憂故此言遷未嘗失業可思以保之

爾克敬節〇保之ゝ道曰敬而已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爾不

二於帝商不二于周即敬即天也言動無不循理正是天畀處即賦畀之畀我之矜爾也不過循商之故事天之矜爾也直以賦畀者矜之取其悔悟之深而憫其陷溺之久全在天畀上見出天矜來乃敬中之真機械也不然天之不矜猶在冥ゝ而我之致罰已在昭ゝ矣奈何不敬、

今爾惟時節〇宅爾宅繼爾居就用功說即克敬也下二句即畀矜也曰宅者田井相保而出作入息之無虞曰繼永建乃家而貽謀燕翼之相承續ゝ不廢所謂為可繼也幹兼宅繼說有營為因以有壽考資富能訓惟以永年也重于茲洛三字營為者營於茲洛乃為寔營不然則為苟營引年者引于茲洛乃為逢年不然則為偷生須認茲洛是乃爾之所有爾子孫之所憑也曰爾曰有蓋從本分中覓當有自身上求寔在苟非其分之所有即非爾之所安矣若大戾之土有今罔後爾之子孫非爾所得而有自茲洛以後方是爾之子孫可以遷為怨乎、

末節〇總結一篇之意予字爾字緊相應此處只言居不必扯土田幹年等說國家之待臣民自有紀綱法度盡而繩之可也而時或有所言蓋專為爾居故耳爾惟不靜故不能保其居今若更不靜則此居又難保矣提醒而警覺之、

無逸

首節〇不曰無逸為所而曰所其無逸觸境皆真不以真凝境精神常覺則常新ゝ提醒此心一毫暇豫不得而貫入敬

作所者此心未必有敬々為主我為從所無逸者此心原未嘗逸我為主無逸為從君子誠無可自逸之所而於乎又所于無逸者也如魚之於水不可得而離者矣此居敬到熟的田地逸亦無逸也無逸與敬字有別敬字與抑畏乎原抑畏者無逸之本

先知稼穡節○推言君子所以無逸非作而致其勤也精神有勤敏必有懈惰任其奮發終是有攝有散之功非究竟行健之體此須以識為主必先知其難則視逸皆難於小人之依自能知之隨時隨念常切恫瘝離欲懈而不可得矣先知者不必未為君之前即既為君後時時要知的念頭常出於居逸之外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也是不于閑閑解疾苦而於幾先炳神識也乃逸輕帶則知內有行意惟勞苦艱辛能消人逸志而民間疾苦盡知之矣暑雨祈寒盡嘗之矣則其居逸必有如傷之視察安逸之情盡為所奪矣依字比艱難更深知依內有作用比知艱不同惟君方能知依未為君只好知難須有分別

相小人節○小民賤隸也其所享不過庶積也一不知稼穡之苦方且為逸諺為荒縱為侮老成又況身居富貴者乎故知艱難以天子之尊而洞生民之疾苦不知艱難鮮以閭閻之子竟忘父母之勤勞不知惟昔人無聞知故上物愛厥心癡惟小人役於耳目奪于知誘而多聞知故習日薄而悴日蕩言不經而行不常

中宗節○曰嚴恭寅畏曰度曰祗曰不敢將此心周々匝々分明說所守模樣天命自度三句一意貫下都是嚴恭寅畏不分修己治民人之時出時入而無恒度者心也所以操其出入而內與外流注己與人灌輸者獨此惺々之天命耳嚴恭寅畏就是天命自度處莊乎若天之降臨抑乎若天之下霽何嚴恭也惺然與天為徒而凜然若天降畏何寅畏也渾々惺々之中止一恂慄何分名目而就其齋戒之極若舉一切敬惕之心合併而凝者自度正是嚴恭寅畏之着實處自度不但檢律其身乃此心對越上帝以天命為自己法度也要看自字已一肆即明命亦不能使之操矣治民二句正天命自度中事匹夫勝予可言懼矣然猶惕於民而懼也曰祗懼則此林總者孰非明威之所屬正天命之實証處也於此一滲漏而前此時幾之勑俱虛而無寄矣即未見有衆寡小大而時為提醒益提躬之與勤民內外界而無殊操故齋戒神明原自有一念不放一息不弛之體豈其于治民而稍間之曰不敢者敬之至也人主偶一荒寧猶可以勤補猶患其有敢荒寧之心耳惟敬故壽小註云主敬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固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收斂則精神內固

高宗節○雖有和乎身于政于民之分然意一貫和皆從敬中出重不敢荒寧句惟不言故思之既精蓄之既極發之于言者乃和順而當于修身治平之理恭默所凝而天地民物之和無不洽不重言只重雍字必須當理乃雍々處正不敢處

雖有教養工夫還在心裏比上不同上從祗懼中說此乃急、遑、惟日不足之心非有所儆而自不敢者用心太廣一時收拾不來曰荒安於已為不求更進曰寧嘉靖不作效亦不作用功說乃不敢荒寧之瑩徹貫洽處化行俗美謂之嘉安居樂業謂之靖嘉者自靖不是嘉了又靖然不曰殷邦嘉靖而曰嘉靖殷邦重在高宗身上說君德蓄極而溢天下彬彬文有其質以相忘不擾之天大抵世俗民風不難於靜難於凝定中有煥不可抑之光彩而以不敢為陶鑄何休嘉不發於寧定也此休嘉之景象融、藹、方且交適于不識不知而何怨端之可釁和洽之極無所容其疵戾則嘉靖之至也小民不敢言而敢怨非必怨君即暑雨祈寒之怨亦宇宙

間有鬱氣矣篇中發無怨一義蓋人君逸則上干天和下致民怨此最足自考或字有味小民萬一之怨治世不免此亦無之自不言以至於言而身而政而家國天下無處不是和敬周匝分明說出所字

祖甲節〇在位之年雖未及二宗之久然計其年壽亦不相遠言舊為小人則知其即位之晚尤見其艱難備嘗之故言知依而必待即位着實行之保惠不侮正是知依處重保字不敢字在心上說須看保赤子者心中惟恐求其欲而不中又恐護不周而或傷人君惠民易而保惠難必仁恩無處不到無念不徹使民實被我澤方能保能字有力不侮亦保惠中事抽此一端以形容保惠之周不是發政必先意不敢侮

非但使之得所也不敢若有所迫之敬之至也蓋惠不期厚薄期於必沾如痾之自摩更不知此之摩加意於彼也則不侮即保惠之心要發祖甲仁敬之意不重養民說自一念以至發政以至庶民窮民都是仁敬所周亦說出個所字不可派定中宗敬高宗和祖甲仁蓋無逸不拘一樣隨吾心之發而無非敬享國不在血氣精神乃狀無逸之徹頭徹尾非以享年歆動成王也言其久而不懈耳文王亦然非謂人君必居民間而後能知依也在高宗祖甲其事寔如此故據其實而言

自時厥後節〇憂勤者必壽逸樂者必殀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遊於天理之中後之君憚憂勤而縱

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冀長年豈可得哉

厥亦惟節〇克即克艱之克不但縱怠者不抑畏即過畢慎而出勉強亦非抑畏也自者性體中原自有此抑畏非為天命民心而然也彼其私欲淨而本源徹然惺然有不讓而抑不惕而畏者實能負荷曰克此在心上說不着行事命王居此亦祖宗敬心所培者小註云抑所以下之如制欲去奢之類人之肆行無忌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小民矣

文王卑服節〇二句一意俱應稼穡說以此為已功則必至於成而始安重專意安養斯民說非斥華靡而卑之只心不在耳淡泊堅忍則內鑒不淆志氣清明則外觀不鶩自然知

民事為重而圖之不已世有明知艱難而溺于逸者只為忍嗜欲不住耳人君柄轄寧則安民非難擾嘗澤則養民非難惟身親之為己功民危己危民饑己饑此非克己之盡者不能不過舉此見例總形容他留心民務也要重看即字其畀處即其功處無所耗其精則精益不竭無所奪其慮則慮益不分所以做到徹底

徽柔懿恭節○在文王心上說內文明而外柔順文德原柔小心翼、、文德原恭柔懦者恭非柔恭也徽懿不過贊其美柔近弱徽者發揚之義恭形外懿者藏蓄之義釋去刑威而惟務包含柔也此聖人仁心所發愈寬和而愈可愛是謂徽柔屏去暴慢而儼然作肅恭也愈儼恪而愈可親是謂懿恭

要說他和易近民蓋高亢直遂之君或但施德未能委心下氣人、、體恤得到文王柔恭近民視若一體懷惠從柔恭出有以德相蒸薰有如是之柔恭以與民相拊循則不但感氣調而銳氣亦調不但偏枯之累釋而勸勤之累亦釋故民曰小至微也微者易傷當有以保護則象貌摩拊終隔一膜要在心、念、如毋之懷其子耳小民而曰鰥寡至窮也窮者欲絕當使之鮮妍則財情物力都無所用雖至于加惠不失為公平正大之體耳鰥寡與死為隣矣惠足以鮮之肉白骨然死灰復有生色也勤政正恤孤處只一意不遑三句推他懷惠之心政事有就理之時聖心惟日不足更無窮時有時暇者境無時暇者心不必簿書之親筐篚之務而其神自有

往來不休者為惜陰姬待旦只此乾、之心體總加警策便有頓放處要以神情凝屬即瞬息而徹坱埏所為昳、自不能已者一緝熙之常境也遑者荒也荒之一念從無所事、中來暇者假也假之一念又從怡、自喜中來用省用懷惠之道而咸和之也正狀他不遑暇之光景蓋小民鰥寡雖萬不足釐其紛、待治之狀而懷保惠鮮必太和始足愜其忡忡如傷之心和字說得極深所謂王者必世之仁淪洽漸摩者也盡宇宙不可指數之元、而歆鼓亹于一日將寸晷皆為凱澤安得有暇時耶咸和不必入懷惠蓋上指養言和即嘉靖意合教養說

文王不敢節○此從他逸處說出無逸不敢乃心之抑畏處非為節用也其心自不好遊逸耳不濫費就是不過取文王方以艱難軫念即正供亦所不安又肯恣無度之遊以浪費扎終身而受命不早矣享國猶五十年何久耶雖以崇儉恤孤勤政戒逸說意實重戒逸故下只承戒逸說武王曰不惟不敢亦不暇、者逸之根也上先敘文王許多勤勞此乃言遊畋非文王之不敢也亦其無暇耳

則其無淫節○上所稱文王者四此止以逸豫為言惟遊逸易溺故特戒之非察禮不觀非節痒不逸非省方不遊非講武不田原有時度于常度中少過便淫周公欲連此有節的都要法文王之不敢也此心不敢荒寧即觀逸遊田時常自有不淫者朝廷省一事可寬民間數歲之力不是教他[illegible]取

常貢連此常貢亦視為艱苦而惻然不違不然國家自有常額何必則文王抑正字有味用得其正則其供為正用之不善雖十一皆不正之供矣天下惟正為無敝文王以一方而供一一人常見有餘今也以四海而供一人則雖節已裕況盡如不盤之規已視文王而倍溢其數矣況可縱一淫心乎淫即不正非必加賦也加賦自春秋起公不應謂以此為戒

無逸曰節○古人只是無暇有暇便有躭自寬假正是躭處周公欲王無逸就須今日下手謂之曰皇亦知樂有害以為一日少安未便不可收拾故自寬耳無論淪端一啓勢必漫淫即素所顧畏中而有此一日是即皇之不極也何以示艱是即昭事有闕也何以對天躭樂不指遊田等只念頭放逸

便是人君不過為萬動中一日之暇獨非天民所觀之一日乎吾可舉吾躭樂之衍仰告於天俯示於民否也君方以一日自寬而天民則不以一日寬君非訓便非若慾者比君過一步所謂宮中好高髻長安高一尺也至于時人之慾禍有不可言者紂當初亦不過一念自寬遂沉迷不可反耳酗酒舉躭樂中最不好者言非指躭樂為酖酒也易曰盱豫悔遲有悔信乎躭之害矣今日躭樂原淫樂之始使絕其微無若殷王要淫樂之終使知必至

古之人節○首三句若分未成將成已成則古人德業已盛何為又防之勉之況註教誨云規正成就乃獮遺[illegible]諳已成也恐逸欲易生美德難終意惟明主在御[illegible]益

見道之難盡故忠良論劘求嚮久而愈覺明之可危數言為訓開陳為誥辟貴理欲直指得失每設為必不然之戒也保如保乎惠如布惠防前又顧後謹此恐失彼言必投機意必相洽也覺所未知為教竭所欲言為誨無慾而獮無過而防可否相濟剛柔相成也訓告不過陳善閉邪不恤逆耳保惠則心乎味投有順無拂教誨則言無不盡〻無不合相成而不止相順矣訓誥保惠必教誨方有究竟求句重君身謹志氣清明舉動無妄凡所開陳必切於稼穡之艱難者正論常伸則邪言自息非出於訓誥保惠教誨之言即為譸張厲或告亦譸張一端或字要發

此厥不聽節○厥間訓誨則甘言進紂言入矣忠言與正法

相表裏逆忠直則變正法勢之必至也君臣輕於變法必惡于生事必至于擾民夫民也德則其君也不德則其仇也強者怒於言弱者怒於色矣二否字因其不便而不然之之辭

自殷王節○上俱是知依而迪此則以迪為知不曰哲迪而曰迪哲凡人在知上行聖人在行上知民情隱於蔀屋即聚難畢達安能無遺即目擊辛苦未必悉到必待知而迪既矣三宗文王都由保恤施澤而知民情無告之苦從行處得知知更真切則所謂知稼穡知依者欲王于所無逸[illegible]之非欲其知民瘼已也

厥或告節○非謂必待怨詈之來無所藏怒而後[illegible]知之到不到于事之拂逆難堪人情所不耐[illegible]

念之、四人迪哲、豈至怨詈、況已無譸張矣、然堯舜猶有咨民則怨詈雖聖主或不盡免、夫人自鏡則至明、猶昏責已即至嚴、猶恕此敬德引愆之心、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求釋愆而修咎也、廊廟無失德則閭閻何至誹訕相加、無論平日之愆德謂何、而一聞人言、皇皇然惟恐有德而不及敬者、荃政事多端、不知其從何改圖、獨此德愈修而愈覺其有玷曰自者、不敢諉其咎于人也、厥愆亦是敬德中事、惟其急於敬德故但見已之愆、聞譸自警、猶涉外飭、惟即聞是愆則負罪有實地而敬德切矣、以愆自責、正是敬處、怨愆未聞之始、原有敬無肆有忒無善、此是他一生心事着實處、非因胸而加謹也、故下以詆誣之上、以忠妝之、流于野為風、聞採于上為時

務、不啻句狀、他允若時、納污藏垢、國君雅量然三宗文王敬德無發無暇及此耳、不敢含者悔機也、中主不宜無此見解獨其含心未融、則怒心未淨、猶若因迷以啓悟、不啻不敢含者、化機也、聖主乃有此蘊藉、彼其無怒之根、并無允之心、直以悟後徹迷、若天地之大、任人有怨、若父母之愛、誠求無已、豈但以含怒非威德事而不敢執怒而曰含、含怒而曰不敢亦可謂勇于克已者矣、而并不啻無之、則責已而不責人、信非而不信是非、所謂克已之盡者耶、故曰允若也、

此厥、不聽、節〇聽字深看、不聽此迪哲之訓也、譸張為幻、徑不聽忠言而信之者、由于不能迪哲也、則人之怨詈亦自然之理、寬綽厥心、正是為君之道、所當永念者、即敬德朕愆

無罪無辜、指怨詈者說、言小人怨汝詈汝、夫之言未必實也、然有同乃默、自召者害甚大矣、

末節〇監字內有躬行實踐意、非徒監視已也、兼戒勉說、監君子之居勤、而三宗文王之享國、思所以匹其休、監小人之縱逸、而後王商王之耽樂、思所以懲其與聽忠言而不忽、毋閑遂詛之端、聞謗言而自反、勿躬叢怨之隙、則君德成、而吾言無負矣、

君奭

弗弔天降節〇只空說永短、不可知未可說出、召公去留繫重、不祥邊、不祥者休之反、不盡休處就為不祥、不可說喪朕若字、亦不敢必之辭、非說已棄、恍也、終字對始言、所以憂其

終也、

君已曰節〇拳拳以先德為言、惟恐召公以天命既固、先德既揚、故欲去耳、要看永遠二字、弗永遠念、則寧于帝命矣、固之孚休難、而不祥易、天下之治日少而亂日多、則民罔尤違、是目前而不可恃也、天威我加、是永遠而不可免也、人知天畏自我民畏、而不知民順亦為天威、此惟念則有以獨得其威于民順之內、亦惟永遠念則有以深信其威於民順之一時也、若僅說危伏於安、此亦何必念、要其中有即安是危者、非老成之精神弗徹也、念非空念、有佐君揚前光意、惟人咨跟說、亦是念中如此、保太持盈、惟在汁汁元老之一念、其念也、未必有加于今休、而精神命脉、自與天民相締結、弗克恭

便逷佚德少不及先王、即是召公與國同休戚、雖在家亦不
得辭其責、
天命不易節⊙首二句一反一正、不易言任之重大也、難諶
言天之不測也、天未嘗無確然可適之真、而人自不能適其
真、見以為予而難信其不奪、見以為奪而難信其不予、此諶
即棐忱、欲為天所諶、非威德不能、嗣業非難、嗣德為難、繼嗣
德猶非難、經歷繼嗣為難、從踐履真積中、身親經歷、將前德
逐一體認服習、方能嗣前人之德、敬止敬勝、又丕顯昭升、乃
至恭至明的、其經歷處、就是恭明處、繼嗣者實有諸身其地、
凝神其所、而我身即先人也、則必輔成王德、並美文武、乃可
使德一不如前人、便墜失天命、豈非不易乎

在今予節○有正、就周公身上說、惟大人為能格君心、君正
莫不正、況文武恭明之德、極感難繼、我今輔君非能有加于
先人、但以前光益啓大而迪之、註中開導不專指言語、擴而
大之曰開引、而光之曰藻飾、即迪將迪亂之迪、謂我身一日
不在則光即遏佚矣、迪德易、迪光難、德到極處宣著為光、光
本不可即、而欲迪之、付沖子、不是周公付之、益前光之所開
迪處、而先王之精神、自有與沖子相關受者、是迪光在周公
而施光在前人也、惟其遏佚、則其光如燭而不宣、一開太而
前人之靈與沖子合而為一矣、光為德之精、主於昭灼、不宜
況遏故欲佐王施張開大、善繼善述也、然不曰迪沖子[illegible]不
[illegible]光、而曰迪前光以施沖子、沖子全靠迪以施[illegible]可

去之語意光、光被文之光、四方至德充積自有光輝、如將
有影、令人洞心朗目、
天不可信節○我道二句是論理之辭、着力處只在德延、
武德正是固文命處、曰延不但嗣之、不但不遏之、天下惟德為
最久、我但延長武王之德、則天命自不容釋、非我要他不釋
也、不信天而信德、正老成之見、如註加一使字、天豈可使者
哉、不釋有戀戀、不舍意、今一時之眷可來亦可去、豈足信哉、
我聞在昔節⊙六臣只平叙、天以偏覆言、格天者無間之辭、
在化育上、格帝以主宰言、格帝者克厭之辭、在心源上、格猶
未能如湯之上下同流也、保衡不言功者、湯澤正新、伊躬未
足格天之治、猶保而不失也、又王家、所謂二公弘化、弼予一

人也、在政明教飭上說、盤為青宮毓德之佐、惟學有講明、始
動其恭嘿之思也、諸臣才品不同、遭遇各別、不以君維敗而
去、亦不因君聖哲而始留、不為寵利既盈而處、亦不以功名
未遂而始進、君聖則輔聖、君賢則輔賢、各自靖而已、人臣無
身便之屬、君恩無可棄之日、不論國有人無人、眷我疎我、俱
不可去者、
率惟茲節○首句總上斷之率、此盡忠報國之道、而大成大
小成小、各致其功、曰有陳、後先爭光也、保乂一意、指國祚說
如執玉守圭、保而不墜、致治未亂、益培其元氣、所謂有陳也、
故字重看、引殷禮證先王之有德、文中點出殷禮、只講德可
配天、為先陟字依註貼終字輕、說過不必指實升遐說、正

見保乂處着六臣身上不重商先王言六百歷年皆諸臣精神所凝結

天惟純佑節○國之虛實係人才命之純漓係老成此節正保乂有殷處惟六臣輔君格天而天佑之純者不已之謂與六臣精神相凝固也商實正是純佑處與孚相應指國之元氣充滿說合內外有人四方咸孚言方是實以內倡外以外承內心六臣之心分六臣之猷同道同德須玩矧字秉德即明恤、者憂國憂民之心茲字指內外諸臣說秉恤奔走皆德也惟茲與故字相應凡挈物與人曰稱有輔德之心而力量未勝即力勝輔德或不能致之君非稱也稱德就是乂辟處惟德為至治惟德為至信致之君為乂致之民為孚其實

一德也用乂者用此稱德以乂之着力之辭古去[illegible]乂辟如乂民一般無所顧忌傾心竭殫以期于于治也看事及民奚俱着諸臣身上說正是稱德乂辟處患莫大於上下相隔諸臣平日宣化補衮君民之心孚之素矣故有事而應如神有事說得廣不止征會孚者精脉浹貫亹極之流滑之牝牡外非可聲色喻者自內至外自君志及民心自朝廷達四方何處非德之盈塞故曰實

天壽節○人臣以國家為命脉其心坦直四海皆在度內無一折閡其道蕩平萬世均入範圍無一低昂天地間只此平平道理以加損便不通矣格就理無不徹言天至難諶惟坦夷平易不務高深玄遠不作安排計較者為能通其精微公

平通徹中自陰培氣脉而若為綿、者即平格就有悠遠當國之處深祚長皆基此念中故曰天壽非年所多歷之壽保乂正是天壽處前主六臣此主天言六臣平格不可見即天之壽商以德之須于保乂上說平格嗣天滅威平格之心已不能固矣安望命之固也永念指輔君延世德說非空、念也老成勿替刑則圖維必悉只在念頭上做工夫大臣論道經邦固如此刱業艱難身承之而繼緒之責以心營之目前事業力為之而身後基圖以意造之永念處命便固天下惟永而固者為新朝華夕落豈得新乎天之難諶其永久景可慮若念及之必有與天心感動者上天垂眷處便為治效曰圖命着力之辭基培固則治自淵必天命固於萬世斯治[illegible]

明于一時即今日爾之休[illegible]為空花未可言治也求固家遠周家王業上說厥亂就召公身上說觀註亦字身字可見若商臣格天格帝保乂王家之績昭、可考則爾之治效豈不與國俱顯乎當是時治功已煥未知久後何如耳須在永命上說必如是方盡平格之實而天壽可祈

在昔上帝節○此喚起下三節武之得天下固由天之申勸亦惟文之得賢亦惟天垂佑亦惟四臣啟廸也申勸猶所謂開厥顧天式教用休也叮嚀反覆之意

惟文王尚克二節○克修和全在德上主教而帶養言之條治而燮和之串說修有已精益精[illegible]仁[illegible]義天地位萬物育也不修則不和俱指已成之化[illegible]克字內

謂之庶幾者以未能徧天下而庶幾及之也文王庶幾能修和我諸夏矣亦惟五臣或懿親而施畫或遐屬而運籌或下察而獻奇或元神而宣化教之所行即德之所降即有夏之修和非有二也德自上施則淺自下及則深曰降所謂浸流浸漸也非真文王無此五臣就無德澤也但不能修和之盛即謂之蔑耳化成遠邇不可謂無宵旰之功而德降中外帶由協賛之力彝教以君德言

亦惟純佑節○純佑只照本文講略帶得賢說文之所以為文純亦不已德純即佑與天為一皆由五臣秉者執而不失迪知者行到而知也天理出王惠吉迪凶何如可畏讓迪知故見其威迪知就是秉德治亂興衰之故無不彰[illegible]以是

致君即為昭以明德為丕顯之光奉明命為緝熙之敬開明而指示之即啓迪之意迪其所已至則文謨光顯所為進於朝野者不難振藻於無涯迪其所未至則文德長懷所為徽天壤而猶虞隔者不難增飭於無外迪知之迪踏履也昭迪之迪開導也見冒聞主文德說相連說下德之光自身而朝廷而邦國而升之天見於朝廷便冒於邦國萬物咸覩曰見率土覆被曰冒不必以見屬上冒屬下太分別天之高明無不覆也至德宣著不見而彰自能冒於無外故混混洋洋開非惟無形抑且無聲若凝若結即為上帝精之所鑒誠之所格若攝若入則為聞非文王能升之亦非帝真有聞一德鼓動而已惟身之所迪者極於天故迪君之所至者亦極於天

而天命不能外矣受殷即誕膺未指澤天下說都看五臣身上不作效

武王惟兹節○尚迪有祿德格天意後字只從尚字生來可玩伐商在受祿後也天威讓讓取彼凶殘則未有不克之未有不盡其所劉者小而所將者大也均一天威於文王則迪知以昭於武王則誕將以昭一昭其安民和衆之德一昭其順天應人之德上冒西土此冒天下使天下不敢越志而武德無一毗塞如天廣生無物不在覆幬重德說稱德正冒處丕單者竭其心以稱之見非隨聲附和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也不可作聲名洋溢看指民之化德言要講不識不知氣象不曰被德而曰稱況承咸劉來即身不失顯名意

若游大川節○其壽者期之難未敢以為必然也誕無我責謂大無盡責我一人收罔勗不及謂召公收斂退藏罔勗盛王所不逮也周之盛時至德動盪天地位萬物育太和在宇故卷阿之鳴實萬物咸若氣象耇造德對小子同未在位看雖有冲人之德而無老成之德其德不至但曰鳴鳥不聞不到衰亂田地公之意不欲當我冲子之身而讓德文武也格即平格比受祿受命深一層

君肆其監節○監指上五節殷賢輔而未益一賢士而頓傾乃治亂得失之理千古盛衰之林公須以之為大監戒大者總成敗而合觀之無疆二字危之辭正是難處一時之休猶易堪無疆之休不易承大艱就大然說不主君臣[illegible]衆言極

威者難繼得人佐之猶勿堪也此我所以言五臣四臣言耇
造而諄、與君共謀也只可以留為寬裕不可以去為狹隘
猷豫主國家不主召公平格天壽耇造降德國家常有優游
暇豫之福無迫急憂惶之態裕與迷反我不以主周公自家
說以字有力文武得人而昭成王無人則迷是我以之迷也
不必遏佚前光句無人輔便迷
前人敷乃節〇首二句就平時言敷心有相信意作極有并
力意下方是顧命惟汝揩德謀天格知秉德明照乎盈虛消
息之機以此勉輔幼子使之不迷所往也然一念不信則不
勖信而不能勝其任亦不勖、、者振勵精神久而不替也工
夫在亶字惟相信迺可乘命不信胡能乘之偶王者相偶輔

王非與王為偶也若作召公對成王說則註周召同受顧命
等語作何分解周公每責召公必以已對豈至此獨委之召
公耶註耕御渾見本文無譬意只可影說亶者信理而不信
事信心而不信迹表裏無二始終如一肝胆徹而相通形骸
化而不有于以載大命而行之竭力擔當不顧利害不惜嫌
疑有直前無退避也任大者以信為主則此心展布方能并
力然信者信德秉者秉德惟文王二句正是亶以乘命處惟
者輔君德與文王丕威也即修和見冒之德彼此相當無愧
謂之承有文王之德則能當此無疆之恤承休易承恤難從
文德上見出德稍不及文王便是大命不能承處豈不重可
[illegible]乎承即相信并力意不承休而承恤人君不可一[illegible]多

凶多懼之憂主君德言故曰恤
告汝朕允節〇此復開誠以動之揭敬以惕之所謂天命難
諶非託渺茫所謂商周得人非循故事皆出於理之決然發
於心之至誠况公又我周師保其去留關天命可不敬乎本
文止曰克敬註添敬所言只重敬字不敬如何成念天威即
兼德迪知之威念則為天威不念即為滅威監殷喪則一念
轉移即成廢興直令人動心而不能已殷當墜命之後則大
否乃天威之已彰者我當永休之日則天威迺不祥之未可
知者故須念要念殷何以遂至於否我之天威緣何就同殷
之大否則其念中大有斡旋矣有言外意若說大否由無人
輔則淺露甚矣觀闡首則曰我不敢不永念聖人看得天休

滋至正天威之所在故篇內凡言天威必曰念[illegible]天威於此
時原無其形而有其理無其理而有其防須大念始得其故
以予字要玩正是朕允處汝不可敬以念之也不可以監殷
為教以敬之法
予不允節〇周家王業文武始之制度尚未備如周禮之類
德化尚未旁流如奄殷之類補其罅究於正在今日故曰
襄收成結局之謂不曰我襄而曰襄我輪着身上有不能辭
故曰合執度今日時勢量二人付任揣天下之人心合者理
上合當也以理信之而知其然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襄者一
成不去至者方來未定始眷文繼眷武今眷成王如水濆潤
源、不已故曰滋此時求享天心須要戡、勝也比天又過

一步若天休如此我之荅天亦如此僅僅䌷當未免忽天之美意矣古人事天每欲過之天災則淂天休必戢弗戢魏心熏説不可以人數多寡較即五人俱在亦不戢嗣若寔君陳難其人則非當日語氣況畢公尚在乎滋則盈[illegible]戢亦蓋宜召公惧也惧德不勝則求自盡惧二人不勝則求賢自輔而已盈滿字不可用召公欲去不過讓心耳德者[illegible]重秉之德召公已無不敬欲其常存此心翌翌不懈故曰寔也明揚民是敬德中事敬德之極清明在躬哲能官人不但辨倫品且精白奮起而明明在下也以召公之敬德只在位不去會之作群俊明獮勵翌之忠荅天持盈道莫大於此又何讓[illegible]舊績方成安能忘艱難之慮新功未奏豈可釋時我之思曰在讓見不可[illegible]非謂明德用賢遂可去也聖人[illegible]道未見即敬明亦未便戢休以此德明此俊二人同寡王業一日未成天休一日未凝也此一節一句緊一句

篤棐時節○重篤棐句就今日言不可以往事講篤者始終不替也下正篤棐處語歸重召公克字要發締造艱難意承篤棐來曰今則後未可知我字非周公自謂益謂國家用能至於今日風淳俗美上怙下熙也自文王怙冒以來積之有日矣其功不可不成也故漸被暨及國物要難驟至而深仁厚澤時平不無壅欲使化有一之未被即民有一之弗率丕功尚未成也第一人之勛勤其益少二人之贊[illegible]益弘我必底成之焉一時之淬勵未必多積久之後[illegible]我必

底成之于不怠焉怠非懈怠老精神一息不運化即不俾故成文王只在不怠成比襄不同有善繼述意獨言文功者文功入人最深使天下處處如修和見冒豈不難我丕冒率俾着二公不怠說不作效着率俾着不實而勸不怒而威即從欲以治也民心難強上以是化下未必以是肖比惟冒稱德進一步皆以精意漸磨不徒政教風聲者以此為棐不亦篤乎惟無倦可成終惟同心可共濟此與上節時說分天民然保民政以激也不必分

予不惠節○結上二節而意更深切只指今日天民言要看用閔意天民來休猶可諉也今天休已滋至治民已今休若不[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則新功[illegible]為山九仞之[illegible]在念人[illegible]此要成而不忍棄天民達說要看越字蓋民心即天心故下只說民

未節○惟乃字有力親歷艱苦從弱儀至到上知民而曰德當不在好惡情欲間也四方異欲而察其向慕之真剛柔不狃而審其習尚之故實關世道人心轉移之大機若止云難保豈必老成能知耶民之從順而誠向于上故曰德此節只指民向邊思終亦不可說指字初終正知德所在所謂初者民罔尤違是艱難之積也繼此而後不但先德[illegible]運方有難保之虞即使少不益廣見冒稱德之治便不終矣祗字敬字在召公心裏應前敬德不怠說只是弗替初心之意所謂惟其終也

蔡仲之命
首節○要看註周公感然於三叔之刑意以為卿士而邦之
蔡者乃惘叔之切念叔之深苟可用愛者無不至也先為卿
士而後封者培植作養以成其德節比介我周意
惟爾率德節○率德就是改行慎德延有周之家法雖註云
循文王之德改蔡叔之行然且泛說此節尚虛未可露出文
王及忠孝字面
爾尚蓋節○曰愆曰違不忍暴其惡而諱言之意凡言蔡叔
失德處不可露未有揚父惡以稱子者此節作未然乃期勉
辭觀尚字惟字率字無若字可見承宣翼戴為忠幹蠱用舉
為孝爾當盡蓋前愆而盡忠孝然亦自邁耳前人有為而繼

述之則易爾今自身作始則難自非惕於心而勵于行安能
為可繼之道以垂之憲也蓋爾為開國之祖一舉動則成憲
作法勤循恐渝況怠乎此找足無怠意正是邁迹自身處忠
孝者彝常之道而小心止孝又文祖所訓者率而循之無有
違焉則邁迹自身之道盡矣
皇天無親節○以下四節當相承看為善不為惡正是戒扎
處戒扎工夫又在慎初上慎初又在盡職上盡職又須以率
中為本也天親民懷照蔡仲說德惠比敬仁原淺蔡叔之後
天必不享民必不懷曰無常以見天民原無成心只論德惠
何如善固非德惠所能盡治字又與親懷不貼須開說善惡
無不同只為之不同與治同道與亂同事也為善者有世德

而作非亦有自身而邁迹何必同也善之用百而善之歸一
繼繩繩之善端皆集慶之本雖瞬息之善念皆迓衡之功一
勵善中之作用必不為虛用之精神蓋為乃善之實事其志
堅其行鈍歸乃善之實功立于此應于彼為惡者有嗣德而
遏佚亦有濟惡而同污歸于亂耳戒非徒怵心于所以治亂
也以識先慮發之始獨剖善惡未分之倪是為戒之定見以
堅牢專一之操獨守善惡既分之界是為戒之定力不德罔
大一不動將為善之功盡累矣
慎厥初節○初字泛言凡事皆有初不專指受封之初說思
字有作為工夫舊以思終即是慎初似未妥但能思終則所
以慎初者不外是矣夫人始進之精神常振積漸成玩而氣

寢以不張即不必作未來之想而當其張已慮其弛後雖有
弛之端而無其隙矣不因就在思終時看註所以字可玩
懋乃攸績節○勤以勵己和以交隣忠以事君恩以睦族仁
以恤民雖分五段而意重蕃王室勿懋績睦隣同寅協恭以
蕃王室兄弟者王室之枝幹更當有以和之小民者王室之
根本更當有以康之皆所以蕃王室也
率自中節○念慮之發應感之交以中為準爲事萬物自有
不易之中道亂之不可改之不可在率之而已雖分已然本
然意却相貫病處在作字側字作便亂側即改聰明便于因
不便于作作則有心蔑視從生奇說欲加心思於彝訓之上
反為智慧所使而亂也亂非變更只此心惶惑不能自持正

視聽貴于詳不貴于速不詳則偏曲緣于正論淆亂起于紛紜操持不能自檢改非敗度即使正度中今日一番明日又一番不能執持有恒亦改也視曰明聽曰聰不徇己不徇人合之方是中先王舊章隨時變通正是聰明之要處要在舊章中認妙義非徒尺步繩趨也吾身法度亦有資之卑聽獨信以用中者正是視聽之準處要在衆言中辯妙理非徒默偏戒欲也發于己為聰明施于人為視聽理之在性中者恒由耳目以出入故以此戒之且邀迹者喜于有為其聰明足恃自身者樂于從人其採納必敏于蔡仲猶切也小註云舊章不與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必亂之迎刃玄解宜若可喜然忽略躁快似是之言因而誤投惟詳審訂覈側言何售故詳首聽覽之大法、

末節○往字有任其便宜不拘攣其手足意然須時時念我之命盡當然之職率自然之中不啻率德慎猷之初益勵克勤為善之戒也、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甫

多方

首節○武王代紂以来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故因伐奄之歸諸侯来朝而布告天下意實重在殷之舊國、

王若曰節○四國指管蔡霍殷多方指天下殷侯尹氏又從四國中摘出而言所滅止奄而不及殷民是我大降爾命也我周宥爾之恩如此、

洪惟節○奄之亡又其自圖天命自取滅亡言念祀以彈其德圖度與寅念反、

惟帝降格節○歷舉二代之興亡以見命之不可妄干也惟帝降格正欲其恐懼修省以盡承天治民之道誕厥二句言其虐民大淫昏二句言其慢天帝之所迪惟憂惕者能迪弗肯感言正弗勸帝迪所在言且不感無望行矣終日且弗迪無望久遠矣、

厥圖節○上是慢天下是虐民不克開以征欲言降罰以嚴刑言因甲句推其由君志一惑好惡顛倒不克靈承貼不克開句絕其所依是不能善承其欲而開之也又不能大進于恭以寬裕其民罔丕二句作一句讀貼降罰說叨字應克開懫字應降罰女謁盛讒夫昌民不堪命又何以承天也哉、

天惟節○求民主不重與湯只重亡夏說命為民主之命以其明白正大而非圖度故曰顯、

惟天節○不畀純承刑殄說下之供上曰享國以無人而亡乃是常事今有多方之義民而不克永於多享衆為可惜猶三仁在而殷亡不幾買米而餓臨河而渴乎保享保此享於民也昭然不昧曰明身所優為曰克胥惟虐者君臣相與播虐也百為所包甚廣閉而不開民何以自存此舉桀多士之喪夏以媿殷疾之喪殷不捄亡于昔而反側于今亦是媿矣

乃惟成湯二節○天以民心為心民之所簡天之所畀也厥降有徯后之戴四海興來蘇之咨民擇湯而歸之者歸其仁而已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君之於仁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息離然湯曰嚴後王曰明慎何也明慎都是行仁處秤到純熟處自依〻不舍惟湯可

二

言依而勸都在心裏慎麗乃勸者欲遺〻人天理周流無間處非執仁以勸民也慎麗便是勸不曰仁而曰麗者仁則德之盎然無迹麗則仁之舉念不違以仁澤民不過遂生復性以仁勸民則淪洽漸磨此正天下歸仁處惟上之勸純以天真鼓舞不事作新振德之勞故下罔勸潜以儀刑感動不知趨善避惡之迹要看刑用二字以儀刑君德為勸非勸君也亦動于自心不可已耳君之所依民之所刑兩心適洽處便為勸盈宇宙間充滿一仁體而已

以至于二節○三箇用勸照註作上勸其民應慎麗乃勸不主民勸說明德慎罰未是仁以此法湯仁也湯以仁為鼓舞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後王以仁為準法而明德立仁之味證

罰妙仁之用雖不盡如湯之見德用協亦能綿世澤而用勸其民上亦克以後王對湯言下二亦克以慎罰對明德言幾以懲惡宥以保善皆勸之道好生之德洽民心處雖不如德之鼓動而弃咎康又亦能勸其民以畏威趨德也慎罰亦明德中事要發慎罰致勸乃不用罰而用德意已上三節本文無仁字

今至於爾節○弗克者弗能明慎以勸民於麗也此一多方也先王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享天命在所以何如耳

誥告節○上既歷陳二代之亡故又嘆息言非天有心以去之以引起下文桀紂自取之意垂重紂上

乃惟爾辟節○大淫是一層圖天是一層有辭是一層言紂

三

以多方之富為可恃遂大肆淫佚以圖帝命夫天何言而肆為矯誣之辭瑣褻甚矣是曰褻天紂之自釋乎天也

乃惟節○桀所為皆亡之道而非享之道所圖之事非一故曰集夏周之間有殷故曰間天固享之桀故不集之時喪之降桀之自釋乎天也

逸厥逸節○天位本逸而後以逸居之天下之職而惰者無如逸心勤者潔之源是以罔淫而受也其命常正即不言而靈承怠者穢之府是以大淫而受也其命常圖將多言而愈屑此又是前之意

唯聖罔念節○靈機動處為念是念也有覺即真而宇宙精微頃刻畢達無堅不破而氣質拘蔽動慮即消無聖無狂不

可無者罔念之一念就是狂克念之一念就是聖不于其聖狂而于其作有發覺凝精之意有開端向往之勢孰謂罔念之一念非迷謬之一念即使轉念隨後而此入于迷者已成千慮之一失則上聖不能絶人心所凜凜矣孰謂克念之一念非通明之一念藉令其省念多淡而此竅于明者已成千慮之一得則下愚不泯道心當亟返矣始為未定之聖狂終為已定之聖狂而中則為分途之聖狂二句連説垂重狂上紂無能改之事而有改之理即克念之幾是也罔可念聽念字正應克念五年只是言其久不必牽合人心靈機無息可泯至于五年不能一念則其念已絶而民已不堪其迷復乎

天惟求二節○紂既不能為民之主故天求於多方大示亡商之威正以開示受命之符曰顧天者所謂克念也顧諟天命聖之與天通者照克堪用休便見罔堪顧罔念也當時與紂同于厥邦者惟蓋刑暴德之人而已誰其堪之天既望之紂而紂不能改又求之多方而多方不能堪惟我周王之德足以承之通節主德言民仰君德曰承文武反以民為主以我承之察向背之端委曲以迎其志燭無告之隱多方以狥其情承而曰靈亦蕩平之規非屈情以悅民者是即德也德最難勝躬行心得或未盡粹粹矣未必潛孚于民孚矣未必淪洽深入曰克堪者須有仁以為己任之弘兼死而後已之毅行得到做得徹也善承即是克堪處典神天就文武身上説宇宙間惟德為尊為主文武之德貺宇宙而格天民故可

為神天主聖人參才贊化天地民物豈可一日無主用休者官止神行念即為德與天為一上帝引逸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心通行利自不能已昌大休明之勢機非在我若平時心力未及於此而適會焉蓋禔躬繕性皆吾心之天則所為提醒于存養時者即天教也休即心逸日休之休從心不踰從欲以治即文武不自知故歸之天自造詣至到時見之乃化境矣簡畀者畀以尹多方非有二也

今我曷敢多節○謂夏商之興亡我周之受命我豈敢若是多誥哉我惟不忍爾殺大降爾命故以口舌代斧鉞耳感宥過之恩可無遷善之實耶

爾曷不節○雖似有屬已輔君保業五段意只重在屬已上當以忱裕二字貫不徒曰忱曰裕而曰忱裕之於爾多方蓋疑貳畏忌將多方看得是爾一己之物不勝窄隘了何不披腹心以相示傾肝膽以相質真信歷數之有歸反側之無益而寬然忘機于多方之中蓋詐則急迫信則寬裕蕩蕩多方可一洗其狙詐之私而身安心適於光天化日之下矣此句不曾有天命二字下二段方承此説到天命上去夾介即比介多遜之意惠是不悍逆之意天命雖指周命言然不可説周命因此而享且熈也蓋我周受天之命萬年惟休故附之則與周同其享順之則與周同其熈爾何不以此忱裕者而親近比附我周為治民不為亂民保祚安家以與國咸休乎何不守其宅畋以此忱裕者而遵王守節于我周為順民不為

逆民日新月盛以推廣天命乎夾介乂周王詭是享天命㪽在順我王室則將來之福無限不止於不失舊業而已如有幹有年于孫乃興之類惟誠裕可以輔周惟忱裕為能憲則惟爾之自造命而已

爾乃節○雖有四段意歸重末段爾心未愛亢享無天命說不大宅屑播亙夾惠說圖忱於正乃蔑他不能忱裕之主意出來天命人〻所共愛而惟恐隊之者爾乃自取滅亡而不自愛耶自愛者必宅天命必敬天命〻〻去商已久爾所當安天命歸周已定爾所當遵爾乃不大宅而裹播之耶爾之意不過以此圖見信于正人以為義不忘殷而不知忠臣伏節一禀之于法自作不法則不忱不裕之尤者已不自忱而圖忱於正必不得矣

我惟時節○要看二惟時字言惟此二端更不誅戮也要囚正是戰懼他謂拘囚而不殺也一降于東征之日誠謂蠢動之民概〻皆友民也安忍以一青棄之至於再而逆萌稔矣再降於移遷之時猶念久迷之衆怙終猶可原也又安忍再誤不遵至於三而法無赦矣而數語戰囚之外無他焉則國恩之寬貸極矣頑民不自省己之殃慶不靖乃不康寧之咎者友咎周之遷徙討伐為不康寧故再提而告之再迪字嘆可分只見屢意

嗚呼猷二節○爾宜指四國之遺臣無職於周者胥伯多正則晙臣之受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因五祀見其屢服之洛

情久宜乎勢久宜定不可復反側也胥伯正三等臣諸臣皆有治民之責不先自閑以法何以立法於民臬為準限之義心法身法國法家法皆截然不可踰有治人必有治法因不字兼身心家國言臣而曰臬倡導之中當有實意臬而曰克文告之外別有精神亦念王家迪簡之恩敬載奔走之誼而相竭力化民也

自作不和節○承上克臬言和身睦家正化民之臬也自作二句以身言而本於心爾室二句以家言而本于身二和哉照本文只言身家註添身心二字須暗含為妙惟字有味不必求之身家自有本源至和處盪滌渣滓消溶爾我不是一味和乃發皆中節人心本然之真和晏子所謂五味調合而成者不激不隨適當其可和身家原不為民而太和之極自無不洽明即明德于天下舊染盡洗真性盡瑩如盲見日不但相愛相接已也此節探其本雖在和身睦家而語其要則全在爾邑克明一句蓋必和身睦家使邑之克明始為克勤迺事也不曰使爾邑明而曰爾邑克明工夫都在和身睦家上和睦之極不但觀型肅而且孚契深爾邑自有忽然而能明者君子修己以安人更不求之人也事即和身睦家事人臣合一邑為和不然必和氣未至也爾惟句着力之辭此示以修齊之法

爾尚不忌節○克明克勤俱是修身睦家事凶德對不和不睦說由和睦而克明觀之顧爾導和何如耳凶德尚何足忌

哉責其必能之辭非謂庶幾能知此也穆〻不可後把和睦
講蓋和睦之極又須精神融洽意氣凝定太和之中惕然居
敬此是心正身修家齊無愧無怍氣象主德不主容有潛移
默奪意克閱謀介即穆〻迺位中事凡化殷臣每言介曰比
介曰夾介曰介賚此曰謀介〻紹接引而賓主之情通用殷
賢不但求其助欲藉之以晰民情土俗之宜[illegible]激勸作新之
意使上下之情相通若賴殷賢為介也閱者[illegible]廢修也舉直
正以措枉此是化民之善機惟有和敬之德者能閱故曰克
閱示以治國之要比上節進一步
爾乃自時二節〇上是勸之以休下是董之以威永力二句
保業之休田即胥伯多正之祿田天惟句溥天之休我有周

四句溥君之休然下二段俱承力畋來永力若各為永遠之
計蓋和睦者可久之道自食其力則無分外妄覬之心謀長
其居則無一時反側之計介賚正是畀矜處矜者憫其陷溺
之久取其悔悟之深也介以賚之使之親近比輔我多遜其
為賚也不既大乎迪簡大僚都是介賚處
爾不克節〇勸忱〻字應轉忱裕圖忱〻字看我命即力畋
矜賚之命不克享至遠王命俱指不克勸忱我命言享當也
對也兩心相質而無愧曰享正貼忱字爾既無享上之忱而
民安得不化之耶是爾放逸頗僻而大遠我命也探威畀矜
之反致罰大降之反離逖力畋之反
末二節〇多誥通前天命之[illegible]公邇善之實而後有克臬以下

等語故曰多誥命指上四節言以我之祇責彼之敬恐其以
今日勸勉之命復視為習聞而慢不經心故以祇告動之伏
而讀徐而繹當有戚然者不然非其絕自新而不化誨則必
謂國家以口舌代斧鉞直易與耳故告之不已更端誠之謂
之爾初則將前愆盡付之不較矣苟能敬則一念湔洗即為
善良若猶未也一旦怙終為梗化向所謂化久而洽雖迪之
未同猶屢更始令豈復有可更之始乎此與之決辭蓋恩多
則玩人情如此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滅意隱然言表

立政

首節〇周公啓端而不發意若有待於羣臣〻〻舉尊親而
不言所以尊親又待王之自悟周公亦不究尊親之故但嘗

其義實知恤之餘令王審然見盡言左右而繫之王緣有深
意謂之曰休職尊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亦徒
左右上見其休政恐尊易疎親易忽而聳其聽也恤者不但
憂其知不明任不當即知明任當後此中自有一段憂恤非
任簡無以汰憸人而太簡擇又恐自起猜疑而妨賢路非委
重無以收後效而太委重又恐自生比暱而開倖門只可說
知恤鮮不可說知恤難若云一見禹湯再見文武則太甲太
戊諸君豈不知恤者乎歷艱之君處修德行政之勢雖賢智
舊庸而每見不足襲寵之主處世德成憲之地雖旁招闢門
多覺寬闊曰鮮哉有咨嗟意謂知恤乃人主自為社稷計何
孳〻也知之真故見其恤〻〻之至故見其休

古之人二節○若求賢臣旅賢今自立意不必以臣證君々知恤于上臣知恤于下總為夏王之知恤須歸呼也求[illegible]襄迫旁招不足以盡曰顧要發知明任專意夏王協於天休之難堪思可以克享天心者惟此俊民真若一失士即無以承天而不勝邇々者顧俊何以便尊帝蓋除却孕靈毓秀者即天地無以為心則尤以庸衆托天工孤上帝挺生人才之意其褻越何如天下事凡在帝則之昭格皆屬賢人之幹旋故求賢事天別無二理尊則不第事之已也欲而不褻崇而益高賢智奮庸天工畢亮則上帝若加而尊焉夏臣薦賢亦感君之側席者迪知與湯文克知不同彼以人主求賢上固傾心于賢々亦傾心于上兩相求也此以人臣求賢未免費力

故從他蹈履到處知之將九德逐一體備夏臣能知九德單在一迪字餙躬之素即為相士之衡若我有抱負我自品題契其真而不徒欣慕則照人同于自照真似毀譽不能入也迪知便恍信々賢猶未真信之迪知者為實乃敢告正狀迪知誠信意拜稽稱后重其責也寮寀之得展乃以展九重所當展則后之為寮寀計者乃其自為計者也時說竟講事法民却遺乃字三者合来方成后勿論百寮奏理皆一人之宣君即此股肱耳目間師々濟々則元首之宰制付[illegible]君既籲俊尊帝臣復籲俊尊君々尊而帝益尊曰茲惟后[illegible]尊君也茍非迪知恂信或其人果賢而得其外未得其中[illegible]也下極言謀面之弊今惟不以謀面而以迪知[illegible]

神識豈拜官後有曆才乎凡言三代用人處先看用人之本於君德此處只言有夏講中不可指禹因上不曾說出君德故于桀特揭一德字弗作往任則弗籲弗尊是惟暴德而其臣不止于謀面矣又何以永世哉

亦越成湯二節○丕釐主湯德說以天理暦諸人事帝示其端湯竟其緒若有所充拓而益耀也丕釐着力說三宅三俊正丕釐工夫克即主湯言註以就字解似作居位居名看了蓋宅之位而德足稱位稱之名而實足副名々位與實德猶二也此即用之宅即宅用之俊即俊不待居官修職不待事久論定而德即位實即名也他人德與實俱從名位轉此則以位就德以名就實故曰克即也丕式即嚴惟在心裏說嚴乃敬畏惟恐不盡其用不究其蘊也丕式不但事々法之法其一事即究其全體思者用之神境用者思之實境嚴之至也克用就在惟式上說輔世長民而耿命之宣布無遺為故曰效職責難陳善而耿命之講明無餘蘊故曰着才克用指湯能盡其用不指賢效用說克即自湯說到宅俊上去克用自宅俊說轉湯身上來用協丕式正克用宅俊處二在字即在此無惡在彼無射意賢才之懋績合之即一人治功宅俊之經綸廣之皆天子德化用協用式不分淺深湯之克用直究其獻於商邑四方一民未化用丕克也協者若出於其身同於一心湯之心既與宅俊合商邑之心又與湯合是德從法模範來宅俊之德既為湯所式湯德又為四方所式今

周翼卷九

人道光故曰式非民協之式之也周此宅俊以協式之也受
帶喬於德故所用之人非暴德則逆德同於邦而不丕式同
於政而不用協乃伻我三句一連正帝欽爵處井牧其地非
為貢賦也什伍其民非為職役也以此子天民而理天事守
天法耶湯以俊民而甸四方文武以甸萬姓而求宅俊、、與
甸相為表裏矣
亦越文王節○總是知之真要模寫文武與宅俊肝膽相連
處不待因行事以識用心因豫論以見淵源也意念方萌于
彼知見已徹於彼有心解燭照者曰知見猶浮慕曰克灼則
不但窮于經綸議論之所自出而宅俊不復自有其心直窮
于經綸議論之所自窮而我不復自有其知見知我自知也
見我自見也就此靈通之本體言如明鏡在懸物形畢現非
物來徹鏡亦非鏡去照物色、皆本真自著以其察事故曰
知顯而有象也以其察意故曰見隱而無朕也以字有力就
所知所見言宇宙闇帝天之所玄嘿民黎之所渙散總之不
出此后賢合契之心而論心至此始無遺心照心至此始無
遺照而帝察民衆共式其靈矣立長伯正是敬事非有兩截
必得此二句方盡克灼之蘊若知見後方以之敬事長伯則
于已授之位說不通若俱兼任說則于未授以事說不通只
論知見一節等之人以之事天則天職必可修以之立長伯
則人才必可尊形容文武知見之克灼耳天不可貌格而以
心事之不可勢結而以心孚文武知見宅俊之心是知見其

周翼卷九

與天民為一之心也敬事者欽哉亮工畏天時保有截轄之
功立者植立之以作民極凡長皆稱伯以是敬帝即以是長
民敬天不敬民終無着實立為長伯不但體統綱維明倡阜
成之化且具瞻矜式默操師保之刑必無民不化而敬天始
至不曰國之長伯而曰民之長伯有呼吸與民相屬意自此
至阪尹合言文武知恤自文王惟克至丕基分言知恤源流
至於並受則知恤極功也
立政節○言三宅而曰事見此特事也所為事、而盡其紗
存乎人令其展布不以事為限之言三事而曰作本是一體
分之為三三欲各效其用各宜其能以相成共濟要蕤三宅盡
職意因三宅在位而有三事之名德即位也雖說得人之盛
却有力之鋒
虎賁綴衣節○此七等官皆是長官府合為一體天子自大
臣召對外惟此屬周旋虎賁修武衛以壯掖庭之威綴衣布
物釆以昭黼扆之煥趣馬閑輿衛以備法駕小尹正羣領以
供法從左右之役携僕為之交相維持以侍法宮以司稱者
各辦所職服用之需于此取以府稱者各典所守儲蓄之備
于此藏如矢心秉直則關君以善良者其機反提於廷諍僞
獻諛脂韋則引君以匪彝者其效立奏于須臾天子自退朝
而後一言一動皆若有制而不得縱而三事益得展其忠矣
大都節○自大都伯至尹伯凡六等官或總理分理以至技
藝百工之微或治事紀事以至大小相維之職各為長官或

云太史之類不可言都邑之官不知酒誥太史友獨非都邑之官乎吉士固通前後而言然要看庶字羣心之所必至為常有常久之義有庸常之義其味甚淡其光甚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作探無奇久索不厭是經綸謨謀之所衡也是天顯民彝之所極也惟常故吉大小內外非常不宜知者知此而已見者見此而已立政者立此而已

司徒二節○三卿揔理侯國之事亞旅分理三卿之事職守雖列于藩封名位實通於天子然不曰諸侯皆賢而舉諸侯之官者諸侯世其官不由克知灼見而得諸侯之官則由知見而得也○夷國有微焉盧焉烝焉商之故都有三亳焉險危之地不以封參錯於五服之閒者有阪焉皆有尹以監之

十四

而莫不各得其人也此固文武明見萬里之外無所不徹亦要見三宅得人而衆職皆得人意不然遠近大小殊職豈能一一知見之哉

文王惟克節○克字對知見深一步曰克知灼見以我知彼猶然彼自為彼衆也曰克心則不但知其心并其心而自我有之水水相投鏡鏡相映在彼心曲我種種具足故種種了洞愛憎好醜業已盡稍耳目肝膽都已合一不待兩心相質而我與三宅原未嘗有兩心其所效獻者固吾洞鑑中所自有之能事也知見至此乃心之所不得而擬議也直謂之克而已矣惟宅乃宅相應乃克立二句正是克厥宅心處任必隨其德德則潛於心即使置之于此而或可移於彼[illegible]辯

周翼卷九

之於徹而或不當於用皆非立也克則無事於比勘而自揆自閱之內覺分量之相謝則投之而無不投投之而無不協者克之中有此定符定力也雖立常事司牧即同文王自立一般立在彼克立在我不必徹彼之能而我自徹其能乃素意其必能者也俊指三宅之人德指其人才猷蘊藉令之三宅即昔之三俊克立其官即克有德文王與俊德為一俊德與常牧為一即欲以德與位別之不可得也文之克宅心一至於此心也常事司牧也俊有德也通而為一故揔曰克著在文王身上說三克字俱有力口氣云文王之知人惟克有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稱其任之人也然則明少未至者雖以心相照求立其官於有德而有弗克者矣

十五

罔兼罔知二節○揔是形容任專以罔兼不足盡又曰罔知俱狀文王心裏不是實事非謂任人決不可兼且知也既知之真宜任之耳若此心信不過而喀焉付之不幾事權旁落乎都照克心言君心不可一日不運但既克宅心宅之任事即我之任事雖竭吾心思終無可加於三宅之規畫注精於事者與注精於事事者相去天壤此二節只形容文王宅心三庶乃國家大政所係而牧夫其司之者也司則事權獨秉意向獨營出于一則成出於二則雜罔攸者無所兼也事雖遙度變難臆斷即當其事者不容預設一心而我豈得代為之心訓違正形容罔兼此俱克俊有德不待十分訓誡不過先期預申之辭有司計事而君計有司則所謂罔兼若天子

之精神日注於伻嚮而無暇兼也不但恐妨當事而不兼也
然心相孚而不必掛慮者曰罔兼恐賢者不得盡其用而屈
意委之者亦曰罔兼故指出其罔兼之心曰罔敢知無可兼
也不容兼也要看敢字知從敢心起人主亦未嘗好侵下權
特以綜核之念不能忘至于推心置腹明能燭姦書而不敢
用計能籌錢穀而不敢聞則非慎恤之極真籌寀賢豪叅為
典刑者其敢心猶未泯也故兼則猶可制也知則不能制也
兼是明以形相攝知是陰以意相制故不但罔知之而罔敢
知之呂氏思不出其位語極佳前言克知此言罔知何也堂
陛尚遠患在不知而睽委任既重又患在知而隔君道在知
人不在知事不知其人乃不得已而知其事罔敢知者知之

所以至也注念在獄慎身上耳
亦越武王節○重不敢字從字以武功定天下曰功以文德
經天下曰謀功就加於人者德威惟畏也謀就蘊於心者不
顯惟德也俱在德上說義德容德不定是文王所用只言其
有此才量者耳武王撥亂樂善之心與此等人合故不替與
從就是率功率謀處不替者終不異始衷不隔表從者舍己
從人畧無繫吝非只為欲行父政而不改父臣也武王開聖
作物睹之運豈無磨礪之權興文撥亂之術而必守文之謨
德以用舊臣可見聖作明述必不出賢之外經文緯武總不
加任賢之心武王克知前已說了此要發武王克厥宅心意
並受以義德容德而受父用則父效子用則子效尚文則文

效尚武則武效乃知克灼罔兼所成者大也並字有得之艱
難意有文無武亦未必受以受基為言見非知恤之主不能
繼也
我其克灼節○比上深一步上言克知心灼見心此并心所
自来而知之上言罔兼罔知不替不違此并開其任者亦防
之雖分知任二段而意直下克字重非若後世聽言必觀行
也心與之一即始見終由表洞裏故曰[illegible]順者發於心之自
然豈無勉強行道之人然心安於換行則旅處亦順豈無任
情率意之人然於理不安則順處亦拂此處須有真知俾亂
只重推心人君精意與賢貫必無顧忌掣肘不是人主要他
展布而肝膽相照自傾臣衷獄慎就是受民事非兩樣相看

為時人耳目扶顛而持危如相替也和者不甘不苦和調適
恰也二我字即前宅乃事三乃字意相民和獄慎最難又使
展布為之其弛張徐疾之際安保無毫隙當須之成功千載
一時一失不可再得蓋蹤之察易見而察處之蹤難防非必
有小人害賢但君心與賢畧不合即能屏讒間終不免隔大
臣任事所信者心而形迹容有不避大君任人相合者心而
毀譽自不能行要之克知厥若已自無間矣間賢者不是間
君心若君可間也不為克知矣
自一話節○間由人主自生不必厥息但恐未到處即成間
重末字對始言自始至終無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易真久後精神
難固惟有嚴惟丕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言不[illegible]其

時之岙戌謂議論之間微有向背耳非為防小人而然此中
嚴密繫戀之極自是如此亦非後念續前念也蓋嚴惟不過
思賢而已此則思賢所以治民何以披腹心而展其志又何
以聯始終而究其澤將康保撫綏之規件件繫之念中如何
淂間可見罔知者非克付之賢而漠不相關也
子旦節○孺子一身業已承前代之統緒益當習前代之典
章予是以有顯宅之告有丕式罔兼之告惟是三朝君相遞
相傳誦以至于今予何敢受人嘉謨而不一罄於王前也夫
人君任獄慎而不免兼知者欲其治也不知反以誤之此任
賢之病根知之任之猶可慾圖至于誤最難克勿誤不特關
知不替也惟恐吸誤其事耳誤即躭誤獄慎而謂之庶其關

情變萬狀即當職者猶難料理豈可聽決而使賢人惟待而
不淂展乎此非正也以獄慎治獄慎為正付之以當職則彼
皆賢俊受一人之知肯不竭力奏功乎勿誤使治誤者視天
下事為一已事勿誤者以天下賢任天下事何必强增意見
妄生疑慮也
自古商人節○通伸上文不可將上事入講以我所聞夏之
知恤而宅三事湯之宅俊而嚴惟丕式文武之克灼而罔兼
罔知捴之皆克宅紬繹者克宅之義甚精試觀禹皐稷契皆
聖人何百揆等職舜不肯更換則非第不參匪人也天下有
均為賢士而才具各有所宜取彼不具當此官守若因是人
設是官者而賢始以此為居安之宅也本文由繹不必謂由

言而繹其心由才而繹其德由我紆于一時而繹其持久蓋
居安必資深由此克宅者而繹之也本文語更直捷繹只在
心源疊疊上說有火燃泉達之勢一濬其不涸之源日新月
盛而所出不止於素蘊者如治絲之縷縷不絕也繹者愈繹
愈有味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二克字全是人君宅安
繹之是一事串下重由繹可見俾乂亦有力話在三王身上
說不作治效三宅淂盡其用正在俾乂中乃者言必如是而
後淂其心俾者下之治由于上之使也大競丕式受其落此
一層
國則罔有節○明上文勿有間之意邪正消長乃世道明晦
之關欲用吉士必須斥憸人憸利之人其言便給其才敏捷

故人君常喜用之然順乎人主之意而不順于德何能光顯
以在世此用賢之要訣有出於知明任專之先者憸人未盡
去雖知明任專吉士終不能安其位勸字因勿以憸人言惟
小人盡去故君子淂展四體無顧無忌淂為所欲為即宅繹
意用字着在成王身上說賢心之勵翼便是世運之休明又
豈止于顯世乎
今文子節○前言三事則準牧不同科此以庶獄付之牧夫
何也刑原以引養故上曰惟正是乂此不言當職之治而言
有司牧夫可見明刑非牧夫之當職矣刑不付之庶獄而付
之牧夫即伯夷折民意刑期無刑要在牧字上說獄
其克詰節○雖有治世忘戰必危征伐自天子出故於勿誤

之後而揭之偃武於擾攘之日則以去兵廣德振武於承平之日則以詰兵廣德周家農隙講武自大司馬方伯及比閭族黨處處執掌但要天子之精貫耳有甲胄起戎干戈省躬意只說修治如何便陟湯禹迹當吉士勅相之日而振武則人心加肅向使庶明未翌而急急戎兵不免黷武矣蓋思深易玩化久易弛振宣多賢之德化流壅導滯儆偷飭惰使世運欲降而復升人心欲玩而還肅此正德之所在也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自強正所以謙抑也以陟以覲以揚三以字俱着力困上舉三代故於此終之陟升也世風日流禹迹降而下此則重升之不指圖與說乃是紹禹明德漸被暨及而升斯世於大猷衍而曰方蓋由近及遠德施便有淺深書西方而行之無處非德服字就下之心悅誠服其德處言要是陟禹烈覲有羹牆傾視意揚有張大推廣意無所以爾文光而光益麗無所以墮武烈而烈益振蓋光不可見而可象則必以覲炙為精神烈雖可承而不可量則必以揚勵為紹述使天下得如禹文武而用賢之效始成禹迹就是文武光烈陟禹正是覲揚處雖跟詰兵戎來然上叙知帝而終於此還是通結上文非戎兵一事所能盡

後王節○責重成王之辭後王且當戒況王乎今日用人須為子孫可繼千百斯年立政更無他道止用此常人而已遠稽者在是近述者在是語氣比前知明任專更緊重蓋惟字常人之於國如食之穀粟衣之布帛不可一日易也然持重

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爭便給亦不可以意氣聯不可以懺月窮也必以乾坤不息之神貫而洽之乃克用耳

末節○刑最足以戕國脈故公獨致意焉在君固當勿誤而為庶獄者猶當加慎後王之克用常人人人者能長[illegible]必如蘇公之敬而後可也舉後臣者責成王法蘇公之長王國也刑者干天地之和即輕重適當亦陰耗國元而鑠其命脈周公深見國所以不能長皆獄之由然刑原非戕民之具皐陶以種德文王以裕民蘇公却由成嚴迫促行求裕靈長之道長國不指基圖乃民心陶陶洩洩無手足束縛之象鼓舞化國之日舒以長也使宇宙間抑鬱不平之戾氣盡銷則太和自暢或輕或重[illegible]具在何必式蘇公式[illegible]中[illegible]國也總說中便錯綜[illegible]非例所能拘刑罰得中便是王國靈長處式敬之式用也蓋式之式法也蘇公為司寇其道在敬後人法蘇公其道在慎敬發於兢業慎者惟恐不如蘇公也條例之說三代未有經文註及大全俱列字無倒再講者詳之

周官

首節○弗庭乃巡侯甸中一事即詰兵陟禹意周史云惟伐淮夷耳綏民就成王心裏說所謂德意也此時民已久安非待巡征而後安要看兆字不令一夫失所也承德在德意上說固不宇與蠻侯甸服庭說然只重于甸于宣不重來王來享總之綏民而已形容有周極治景象並正要見此時體統

已明職業已聚而益嚴之耳治安之形在梗化蘚心治安之
實在百官皷職宗周腹心也治官根本也
若昔大猷節〇要看猷字否泰相術一定之運也大猷之世
不憑運而憑道不與危亂共治安之隙而以治安操不危亂
之衡治以紀法修明言邦以基圖鞏固言然僅可云未亂未
危耳豈可曰已治已安乎未者微幾也亦伏幾也慮將然之
中一檢點即可息萌據方來之勢一失計即不復挽此正制
保之不容已處制有力維不傾之義如規矩繩墨截然有度
而不可紊保有一定不搖之義如捧盂執玉凜然愛護而不
使傷要得隨時損益意
唐虞節〇帝王俱由歷官輔理而治安豈有已治已安始建

官之理不過申飭之耳重內外相承意上訓官惟修內治此
並言內外者蓋外以承內也天下精脉無息不流宮府合德
總治分治各得其理有乖宜則不和矣和字包醸許多元氣
不但政修事理已也和即寧處此蕩蕩無名之氣象照上制
治保邦發出長治久安意只叙官制不可用賢智奮庸等語
惟倍亦見其簡凡病冗員者藉口唐虞憂廢事者藉口夏商
不知不係於官係於人耳觀下云官不必備一聖人即可當
百賢人唐虞有五臣而夏商惟益伊尹足以當之安得備明
王察理亂安危之機識多寡名實之辨得其人則一當百用
不得其人即百不當一用百者不見乏員倍者不見濫擾均
致治人第見無官則曹局不充而政廢不知官不得人則

庸闕者以官為人而政亦廢弊更甚於無官乃知政者正也
必職業無一不舉之謂則得人要矣此明王建官本心也
今予祗勤節〇值文武治安之後不容有所建立每追思立
政惟人之故而知須聯設秩非以建官也在修德以端本焉
君盡君道而後可責臣盡臣道此節一意立政而曰官惟其
人為政在人也訓官而祗勤於德取人以身也祗即祗台德
先勤即罔或不勤二字俱重而直下夙夜不逮正敬勤處不
逮實指已不及先王曰若不獨是順謂直欲如之曰時若有
因時變通意以前王之道揆明昭代之法守迪者身導之在
勤德上說不以職責臣先以德責已列署班常皆明王湛精
之所屑而揣今慕古實小子凝精之所在直置身于千載之

上而着古寓于體統矣
立太師節〇此以下曰道曰陰陽曰化曰天地曰政治教化
一元太始之理謂道〻所流行為陰陽〻〻發育為化〻工
充滿斯成天地政治教化則又化之着實處只一道而已三
公有補天浴日之功參天地之人也用功在陰陽本原上三
孤有裁成輔相之功贊化育之人也用工在陰陽發用上三
公由君身上做格天事業三孤由格天上做格君工夫一主
道一主化公孤主綱領六卿主條目陰陽即天地之體職雖
異而實同也成周治事之官六而公孤亦六以君身為治之
本故獨致詳焉〇註引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說陰陽為
氣道為理則二之矣天地間萬事萬化皆出于道論非但講

明也闡其精洩其秘潛喻以意而道非隱于無除詺以言而道非滯於有呼吸咳吐皆鴻洞橐籥之門直超意言象數之外矣胸藏化機所謂稽謀自天者所論者何道即經理邦國之道則論道便是經邦處禮樂刑政三綱五常井然有經而不拂無令或乖其和則經邦便是燮理處只一件工夫都在精神意念上不動聲色而天下自治燮字有力即論道中事觀註云和調須有調劑工夫不可說得太玄了陰陽遞為消息論徹其不消不息之道即攝其能消能息之權惟於日用人事之修多所補益則朝宁無拂經即宇內無戾氣因有理氣之別故須燮治使理與陰陽和劑合一即治明化寒通六卿之功實由論道得來致和則民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著有以釀其雍者實無統同之迹若有以調其業者實無辨畧之力此之謂燮理經邦燮理皆實事則論道非空言也道在行不在言知明處當因論之君行之是之謂經斟之酌之調之劑之必歸之和而後已是之謂燮理總之是本源上理會朝夕納誨格君非心使君德以啓廸而清明而經綸各當自然三光順而山川草木莫不寧矣備即備員使三公皆得人豈不甚妙若一時難得寧可不備

少師少傅節○貳者公所論在化孤亦在化上用功若為公副者非論道之外別有張設也公悉心而闡其蘊者孤協力而矢其猷抒心者為主宣力者為二也其實論道者非不弘化弘化者非不論道而燮理與寅亮非殊功特以異公論孤弼其道相成耳如以道化為公孤差別則陰陽天地亦豈可差別者耶亦不必云以公所講明之理於發用處闡裏之都似公未弘而待孤參弘是將造化之用宣暢無礙兩暘時若民無夭折物無疵癘則天地所不能致者而孤開之將天地之體若擴而大弘化即寅亮此心惺惺明朗便是天地清寧處有化斯成天地有寅亮斯成化求化於天地豈得無覆載生成之偏惟一念同寅而六合為昭是于公為二而於天地為三總來又只是弼予一人也以見弘化工夫不在天地之化上做而在予一人身上做君身範化之源論燮弘亮之所有事者莫先于此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

冢宰節○百官非必在內有之原為四海而設不可分內外統百官正以均四海統者立道揆也有工夫非官職官計統攝之語均亦不是不易其俗不失其宜乃剛克柔克濟世道於平康此有篤恭平天下工夫

司徒節○敷典正以擾民敷者闡明宣揚使無一人之迷重擾字乃時時儆覺雖化行俗美之餘每有振德作新之教有敬典在德工夫不善教民者以道狥民善教者以道擾民馴習而歎之揣摩而入之振勵而不使之逸提撕而不使之懈此愛而勞之之意

宗伯節○春主煦育則幽明俯仰閒要在調和其命脈禮定上下辨民志故曰為國以禮不可僅以祭祀言既曰神又曰人分幽明看上下者神人俱有之治者有條不紊禮之為體

嚴也和者自然不拂禮之為用和也和之正以治之和非但等級隆殺不乖其序也以三禮之和召上下之和必有陰陽不易其軌沴峙不變其常鬼神龜筮共依而協從者斯之謂至和矣

司馬節○周制寓兵於農統者乘農隙以講武也平與均不同均是各適其宜平如水之平無低昂折閱是鋤強安善非必計罰為平皇威既振雖不用兵而自懾服人心就邦國而論其閒孫弱寡衆驚然欲爭不有六師何以止競奪而平之就六師而論其閒伍兩卒旅紛然不一不有司馬何以嚴號令而統之統字內有知方度德工夫統處便牢紀律振肅之**中自有平處正直之象大權在上大順在下蓋天下不平莫**

過於人心〻〻不平卿起于玩愒神氣一揚習俗氣稟自然

司寇節○重禁字看刑官也而曰掌邦禁聖人立法禁于未然至於刑則非聖人之本心矣懲一儆百禁民不為也詰則必欲得其情刑在得情之後伏念而無生道故丕蔽也一謂之詰一謂之刑而總謂之禁意不在刑之詰之而在禁之也以此大畏民志雖民各有心其亦知自禁矣○虞禮樂二官周合而為一虞以士兼兵周分為二帝世詳於化王世詳於政世道升降之異也

司空節○居民時利不違而件事利亦為四民而興溝渠廬舍山林川澤都在其中所謂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也有民無居則林〻總〻渙而輕去其鄉有居而墮其利則

熙熙穰穰何所托而保其居此有和恒居師工夫時字重看順時而興利也能不失時而已

六卿分職節○分職實以相成要從分中講合意分而致其意于寮寀者合而萃其倡于治化要于臣無餘力民無餘澤則本不歧一彼此而何嫌人分曹局內有分倡而外無分民則非各致一督率而何能世共同仁上言內臣之職未及外臣此以倡牧為言阜成着力之辭欲九牧率屬以阜成本一人德意來比綏兆民深一步阜以言乎厚也仁益加而深者化有成而不易周家相期每曰成王曰成裕曰成命自前德澤難保不斷必做到不可斬乃成阜厚以成其化非二意此總結上文政治教化所掌不同總以致功於民〻未阜成雖

六曹振采九牧承休于職終獻

六年五服節○對內臣而言董外臣之法如此亦嚴六卿倡率意方與上節相應政治教化六卿所倡皆諸侯當遵之制度也制度不必變易即奉行德意未至者亦盛世所不容也黜陟要發阜成意大明則天下人心之公不可將虞事入講

凡我有官節○指上文而飭之以欽循舜命二十二人而總咨以欽哉也凡我所列不過職守耳人臣各欲自盡則欽為上矣慎是欽中事令行則成一人之綸綍而其權合不行則玩萬民之觀聽而其威分非謂使愚若決可惟我所欲而無敢抗也欲矯民之所不便必使羣然知其所不便而從之一夫衡命而積漸之極遂倒持於不可振矣所以不可不慎惟

字有味一著為令必近之無論域外遠之與論窮簷懸潛字而嘿契行在意諭不在邇字又非托遠諭外雖遐奉此中未必心悅誠服也令以示民信而使之所以同民心而使一故貴公以公二句不指出令說要他反身意民不可以令驅令必端其所好桀紂師天下以仁亦私也發于民心之所同然者為公故令之行不于行也其民有先信之者也不必湯然合于國法人情縱事若小拂而實遵利于民皆公也不必顯然違道咈民即有意奉公而意氣未融皆私也要看滅字以公而不滅私亦未懷懷非懷我懷民心自有之公也莫難喻者意乃民有明見而尚疑其有私即未諳而已信其無他者則公與私之別也懷出于允正己物正惟公合天理而當人心也此見化不在令在所以懷之

學古入官節○重學字傳曰開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此云學古是未事固學當事亦學古人即學皆事即事皆學此對有官者言故云耳制非變通也將今日之事詳細思議以合之古古今不易理而殊事故須議若古事至今自然行不淂何議之有既慮泥古又慮趨時故議事而準之典常作師在學上說于議制時師之我周典常原祖堯舜監二代而成政有時革法有時變此則酌風會之流觀人[illegible]物理之極可容置喙乎師我周即以法先王不曰守典而曰師典蓋守之不過傳誦循習之故事而已師則彼為[illegible]我為領畧直窺其中精意以我之精思與先王之心源而相質證此時且

不淂參一見解又豈淂參一紛更少不能理會便為利口亂官官即典常也遷也亂也皆蓄疑怠忽也疑心生於闇練之未精況復蓄而不化則其衷愈眩怠心起于精神之不振況復忽而不顧則其氣愈餒此皆不學之故也或學古而不淂古人之意學今而不師典常之精猶不學也不學便茫然無淂欲準古又拘泥難通欲準今又時宜難據懂懂擾擾而無定一故曰煩

戒爾卿士節○承蓄疑四句來功是已成者業是方積者要看惟字不曰崇功廣業而曰功崇業廣崇廣只在志勤上當此治官之日誰無懋功奮業之心不在企仰而在心之所之無高不登不在意氣而在勞之所積無攧不究以先王為可法以盛事為可致則當其立志之頃就是崇功所在所謂有志者竟成也不以積累為勞不以持久生倦則當克勤之時就是廣業所在所謂進吾往也天下事非所望於無志而不勤者然立志用勤決於果斷要看當機二字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不但蓄疑怠忽者到此易餒即十分志勤一當機處便不免二三而不能自決不克果斷亦不是不好念頭十分要好既用志勤于此又用志勤于彼反做得事體艱難了觀註可見未嘗不志勤也但虛用耳此節要緊處在斷字如轉丸如發機毅然斷便是果不果則不斷乘機當理則萬世之畫決于俄頃後且不煩經畧而易時去勢違則几席之機失在目前後即極力挽回而難非志[illegible]入有果斷果斷即志勤

之自性而自不可已者不果斷不足為志勤故小欲可割小不便可忍成敗毀譽可置蓋果者決於氣斷者斷以理也剛而好悛勇而自擅非斷也須有真見獨行之確識理已當為發未嘗可非克也須有不阻不眩之定見

位不期驕節○凡居位享祿不期而至者其溺情必深則去而有不能盡去者驕奢是也期而得之者其用意必淺則持而有不能盡持者恭儉是也此只戒恭儉之不實者曰不期不特驕侈也有制驕侈之心便是驕侈要看惟字心惕然不敢安方叫恭心斂然不敢滿方叫儉若說恭為允恭儉為克儉似以恭儉與實德為二物矣人所易滲在祿位終不能舉祿位而忘之此能仕之隱衷也人所難制者在恭儉又并恭儉而竊之此習宦之巧術也試返之獨知證之覩聞自謂世味日涉而素心不負者惟此冲淡之懷可對衾影而不慚耳倘艷其德而竊其施或惡其盈而托于損縱不侮不奪其驕奢猶在也其恭儉亦非也祇以載偽而行耳〻目可假而獨覺不可欺故曰無載以下俱是恭儉惟德之意作德二句正形容惟德即恭之矜持近于拘而挹損養志正以矜持為安舒即儉之收斂近于迫而冲淡全真正以收斂為心泰逸在德中終日兢惕亦逸也休在逸中終日闇然亦休也作有勤劬振迅之意明德上之作為外雖喫力內實安舒故曰心逸日有寖昌寖明之意對逸言逸可暫而不可繼惟逸出於心日新又新日用閒率此本體無煩着念其坦然無不逸也即

油然無不休也逸休只狀心逸光景詩云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〻〻自得如此可想其休矣惟心體為至逸亦惟心逸為至休引逸之逸即用休之休此中無拘無礙自不覺有若勞若瞿之趣作偽是無實恭儉而欲勉為者本真在此營護在彼何其勞也得之象貌失之肺肝何其拙也恭儉〻〻事業上說靖恭爾位慎乃儉德若從身上做恭儉而國事[illegible]知終虛而無實使有實德則免曠官非心逸日休乎下[illegible]此看

居寵思危節○當時畢公領司寇召公兼冢宰都是極恭儉的戒語不可說狠人臣事君不可有固寵之心然不可無居寵之道驕侈是至危辱至可畏之事思危豈為一身慮哉權恐上負國家佑賢之恩下負人臣報德之義思危即恭儉作德之心弗畏即驕侈作偽之心弗畏便入可畏日勞日拙矣更不落一層畏比危不同卿士自思曰危成王戒之曰畏易曰夕惕若厲無咎此之謂[illegible]

推賢讓能節○註義利不[illegible]也讓者以我所有遜而與[illegible]文只有推讓不可增出蔽賢讓何嘗俱讓與人而已不[illegible]又得以居其位而行其志[illegible]是實際處乎長與避長皆非[illegible]居而不辭亦是非讓亦是[illegible]

出推者知其為賢擇而舉之
处相師相法無妬無吝意本
此註不如白文直捷九官相
推讓則所舉必賢能而賢能
目和要觀唐虞和衷氣象此
詠之心皆成不和之端即有
庶官處和以言乎其理非無

爭之謂也無曠庶官正是推讓處不和指庶官言驚戕旦和
字庶官一未和則政便龎天下爭端易開未有如縉紳之間
者聚五方淬合之人于功名寵利之會才露則懻忮生勢軋
則觭扼起但得人〻推讓便是一團太和非大臣孰轉移之
況人之能惟爾之能何必賢能自已出人之不任惟爾不任
又何可任已遺人只在和不和上說二惟爾字有力將庶官
責在他一人身上能與官而得其當人與爾共關其長世豈
無能致賢于通顯而不能致賢于展布者惟爾精神自與賢
者相貫注而一有經綸皆爾之所默構也不任者反是
末節〇政是阜成之政亂政正是敬官處上而言惟爾崇又
言爾官爾政直要他觀體承當不得後視為君之事也佑辟

全在敎字上歸到君德上應祇勤說佑輔也君德之裕成處
就是斯民之迪康處以佑辟者而安民也不獨綏民而且欲
永康之無斁者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也主人心言比阜
成進一步此章因外攘功舉而修內治至此欲鄉士修內以
維外萬邦指六服承德言亦無斁其綏民之心如此方為敎

君陳

首節〇令德即明德指實有諸已者言商民難化皆由民彝
泯亂稱君陳而言孝友實欲舉孝友之德治民不可作家國
一理說即人〻親〻長〻而天下平意故曰敬典在德
周公師保節〇本德來周公毖民者也而如師之教又如保
之安真有懇切至情不徒法制禁誡要發周公與民相愛相

之意人〻都教導他過人〻都將寧他過故曰萬民是民
之師也民之保也民不畏之而懷之只是思慕乃淪浹于德
心〻念〻若所有繫而無所解於中不懷其政教而懷其德
也令往司居公政教即繼周公明德矣不能一〻與公同事
却要一〻與公合機毫釐千里之間實關公德衍替之故可
不慎與慎司無他惟率其常道而已公以非常盛德民習之
為日用之常苟德少不及周公使駭耳目率字有工夫懋昭
庶咎由訓弘訓意可遵而守之亦可變而通之要於精神懋
勉處自有發明光大之機此訓泛指平日訓民如多方多士
之類下節乃精微之訓欲君陳體之已此篇凡三言訓義各
有別不可合而為一懋者精神不息不在言辭也昭非徒闡

發精意直要大明於人心其又必釐之辭在德上說也民懷
意少進志喻神怡不煩督責懷循心神之戀〻又則從心而
化大暢所懷并與其身而順治之矣和中與謹毖不同不可
說君陳治民無異於公則民順治亦無異于公也
至治馨香節〇爾之所職者治也則不可不講于至治之蘊
治之至者上下幽明渾然無間乃其妙合之機自明德造處
周公嘗身試于此而發為精微之訓矣曰治曰神俱在德上
說惟德動天至治自有一種馨香天地清寧民物康阜宇宙
間總是一團協氣不待祭祀時方有馨也此便是感神處所
謂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至治非迹也其入于無微者即神
道之教神明非幽也其通於有感者即治理之源註中原不

〇祭祀因祭祀以黍稷薦馨故周公借以形容德之馨非指黍稷之馨為明德也以敬德誠民祈天一道本文原謂黍稷不是馨的惟明德是馨耳曰惟者天下只此為馨更無他馨也要在德上說不可便將至治感神當做馨明德亦施之師保間者德之明處即為神此理之英〻不昧凝則為德運則為神馨非真有臭味可憑惟是聚心動念鬱然而積盎然而流耳感非真有格降可據惟是存心出治動乎志氣通乎幽明耳論治至此肅將祇歡祇功化之緒紀綱法度悉政治之粗不顯而百辟刑矣故曰精微此訓之獻者也反之有實用求之有實得非幽遠而不可倪故欲其式時註自碩民自周公二意不必泥周公常以繼日待旦之心發為訓日孜〻是

明德工夫在新民上說徒曰德可至治感神未也必式其所以致所以感而躬體之有真見其難乎而不覺策勵者日孜〻不從意氣勉〻而從德機進〻意氣始乎勤者易卒乎怠德機則日新又新而自不可已淵乎若繫穆乎若企斯謂孜〻毋謂前日不勤而有今日毋謂今日不勤而有來日明德必求新民〻〻又求新命究德之量而進之不已不日孜即為逸豫特〻一間耳

凡人未見節〇總欲式時周公一意貫下有氣習委急而不克為有工夫一時未能即到如化不可為攸變通既恐顯悖聖之迹規方又恐陰戮聖之精故不當以常情律爾而不得不以常情戒爾也風草只在成式內論語主上感下應此主

上行下效風乃風化非風行草偃之風只指由聖說未着治說觀註可見由聖而風下民以聖者惟爾不由聖而風下民以凡者亦惟爾二句正是戒之處

圖厥政節〇圖政從明德說本孜〻之心以圖之明德有定理政事無定迹通其無定迹者正以合其有定理者非更變周公之法蓋人情事理間有當廢當興者耳莫或不艱非戒忽易也以大聖制作又商民素所服習一旦圖之即不失聖人之意又未必盡當民心欲於泰山之巔加高滄海之流加潤也豈不艱哉武字說得好恐萬一有迎機而鮮處不及致其艱也看二有字非逐件要革其間有所當廢當興者出入二句一串重君陳心上反覆師虞有詳慎酌量意此時吾心

與衆共虞度同者同於我心也而又繹之者天下事有一時見為然究竟或未必者有初念見為然再思或未當者繹以人心之公也直探求所以然之故非但思所議而已衆謂可廢恐出厭常謂不可廢恐狃因循必繹所為廢者果足去弊抑害一利百毋乃以害掩利而姑寘之也衆謂可興恐涉喜事謂不可興恐憚更新必繹所為興者果足造福抑利一害百毋乃以利掩害而漫蹈之也不從衆亦不獨斷求不失周公法意而無乖事理耳

爾有嘉謀節〇謀猷不必跟上文入告端化啟之本順外紗化啟之機氣勢直下葛氏以順外病成王不知啟民禀服周公之訓繼此而稍有廢興即事出石畫亦見為悖聖非奉天

戚為約束則耳目易駭又況當時殷民與君情隔每不能見德故欲在殷民面前揚君德使知所感發興起周公每告多士必稱王若曰豈無意我良顯揔承忠順主君德言必責難將順兩者兼到方良必良方顯〻即越王顯須推開在君身上就良顯言之則皇躬粹白乃君之可致而萬姓稱名非君所可必就君之良顯言之則德不彰信必非完修名不根德必為浮譽也

爾惟弘節○弘丕訓實〻益張而大之非為因時變通正以了公未竟之志廣公欲成之化耳懋昭主發明說使人知之弘主推廣說使人由之從來聖賢望治之心無窮決不謂公治已至但畧通融而已勢者君陳統馭殷民之權法者國家約束殷民之法威削觀註書怒于奪不專在刑威遵在周公時以此行之則謹毖在君陳時以此行之便威削勢法所在行之已非一日將不動聲色而天下奉令遵敎若何作之削之使其不敢不從也寬而二句直說成王原命君陳和中順天程極卓見若如時說云寬而有制所以和之也然不可驟施須從容以和則寬和為兩截矣要知寬便是和寬不一於寬必有制何等從容若只緩〻施恩豈為從容我蓋約束寬則民不堪故條目當寬也弟于中無紊提防優游漸濡不覺頑梗自融耳合寬與有制方為從容方是和妙處在從容二字政有緩急不凌序而襍施民有頑淳不拂性而強括如寒暑日月不先不後不疾不徐未有如此不和者和及淪膚浹

髓非先之寬圖做和不來若一味寬而略無節制次第又如何能和我出於勢與法外而使民從者在寬妙於寬與嚴中而待民自從者在和無倚二句意主寬下二句恐寬之過而防之以期至于和耳

殷民在辟節○此下三節揔有制從容意辟宥之用惟一而中則屢變不窮咎互斟酌非當事者不能精其鑒勿宥勿辟是實說小註謂非必與君悖反多周折觀尚予曰便有深意天子雖操生殺之權君陳實秉化殷之柄宥辟出於君即理所當然汝心尚未灼見其可宥辟者何如豈可遽辟宥必待汝真見其所以然而後可故曰惟厥中勿非竟置之也但不急遽耳亦是從容處惟中就人情內酌出中道

有弗若二節○奉一端以見例非刑辟止此也上曰勿辟宜寬勿宥主嚴此申辟宥曰乃辟曰不宥俱主嚴何也當此時辟者少不可因而廢辟宥者多不可因而槩宥使民雖見國法之寬又有不敢犯者所謂有制從容要在勿辟上說辟宥上說勿宥

爾無忿節○頑即弗若弗率之人上發有制從容意此下言所以和之也忿疾不可矣置之不較可乎必有以容之斯真能不忿疾求備不可矣聽其小就可乎必有以簡率之斯真能不求備將宥容一節然後無忿者所以消其頑而進之容與不則姑息矣將簡率一節然後無儛者所以引其善而作之日新不則苟安矣可見寬不可一於寬當求以和之正是

誘掖之，又處彼方視吾政教為難導，我後忿疾之，彼將益畏而不從，間有從者，彼猶立疑信之界，我一求備，必反而入頑矣。忿疾求備之心，亦是贅肝腸，但此頑民且當置之化不化之間，若真真求其化，不激而忿，必過而求備，求備即忿疾之心，非二意。

必有忍節（）天下兩逆不能相調，一忍便消了自家幾多忿戾，彼既不率，我又不平，如何能濟，即柔濟剛之濟，使吾德終可感通於彼，一忍力也。忍得住便是能容，但有忍的意思在，便非容，容亦非全無振作，以天地父母之心，弘覆露生成之造，忘之聲色外，固容也，懲之刑宥中，亦容也，激勵其善，不見可喜，懲戒未善，不見可怒，若江河納藏汚垢，總歸浩蕩，德乃

大說入本根上，民化又不足言矣。德字極重，有濟在能忍之後，大即指有容言，各分開講，不必苦扭住，蓋本文原無分別淺深意。勾踐于吳，太王於狄，忍之也，不忍則亡矣。湯於葛，文王於昆夷，容之也，若天地然，孰得測之。

簡厥修節○二或字重看，當勸勵之日，人必爭勉職行，然不良不修者有之，在修者自盡職業，未必望簡，在不修者每溷於修以掩瑕，惟一簡之，使不修者[illegible]，安得不勉修也，人無賢不肖，皆思得一命以自榮，而進一人[illegible]又則良者既已為善而得福，不良者自以望福而為善，是以良為[illegible]以進為招，罔不赴也，簡修簡不修，各自簡而率不良作用，只在進良上，職業可驅策而脩，行義非驅策所能強，在人自勵

耳。此時人初向化，十分旌別，無以自容，一味含容又無以振作[illegible]惡惡之意，恰表里殊并，等乃成終事不可用[illegible]見容非包含而漫無短長也，是容著作用處。

末節（）上說化民之法，此欲在民之良心上用功，本文只說厚者遷於物，不曾說藻天地生物而厚於人，豈可薄澆，但為物所雜，將純龎之氣沉溺而不得升，然未嘗不厚，若自在厚謂之生，則厚者其故宅也，物謂之遷，則遷者其他徙也。攸好德即秉彝之好，不指上好言，非從上也，亦自從其好耳。敬典正是德處，得其道而著之身，乃充實而有光輝，敬不在德非敬也，觀在字而知德外無敬矣，敬須躬行實踐，未得而求得，既得而保之，未見違違，不足修己篤恭，此之謂也，攝吾精神

即攝兆姓精神，其純暢於條教者，皆着萊所溢也，在德則敬非意矜矣，所謂明德之馨，洞達無閒矣，罔不變，主民心言，便是大猷處，世道根於人心，人心向道，即世道昇平，主風俗化德說，非泌穆雍熙之謂，可見民生本厚，一去習染，學遂如故，懋昭式時，弘訓工夫皆盡，而師保民懷於斯至矣。福休都在大猷上，予之多福，皆在汝之休，重汝休說，大猷之君，不以已之好德為福，而以民之各好德為福，大猷之臣，不以已之守典為休，而以君享無虞為休，天保之詩，報上受福，曰羣黎百姓，徧為汝德，可見君非于大猷外別有福，臣非於君福外別有休，福休即名聞所在，着重君陳說，不作效希福厚休焦名長總之大猷而已。

顧命

首四節〇天子有疾曰不懌不忍斥言之也〇甲子以下是嚴發命之禮盥洗以致潔見服以致嚴發命之言淵奧精明為臨衆之禮不以困憊廢嚴其事之義雖垂沒而炯如也〇太保至毛公六卿也是以諸侯入為天子公卿若師氏虎賁近臣也百尹正官也御事非正官而有職事者〇病日二句正是大漸嗣志即下欲羣臣輔元子之志也審者言訓不輕發宣重光節〇宣者相濟並亦歸重武王一邊乃不見而章非宣著而章也湯慎麗文武奠麗湯以君所依言故曰慎此以民所依言故曰奠各止其所不可加損所謂皇建有極也有眷在[illegible]守服[illegible]依而不舍卽習而不違目[illegible]

[illegible]其行於其中[illegible]不但不敢違而亦不能違[illegible]言肄者服習之至也有違卽不肄就民心言可使由亦可使知此方叫做奠麗此以上是文武未受命時事只指西土之民言達殷方是天下化之文武之德足此通彼漸滋浸潤王道入人不迫也集和集也亦主德言命者五教之理所自出在後之侗節〇天威有明畏而不敢越者有永念而惟恐踰者成王獨迓之此心常有墜命之恐若迎其威者文武繼堅以我嗣之不自覺侗愚矣天理顯然可畏非迪則不知嗣守二字自歉之辭繼盛之後不能光大如武之重光于文乃僅守訓而不墜無敢句指德言不遏逸前光意正是敬迓以嗣守處

今予降節〇朕言指上二節言敬保者如保赤子惟恐傷之艱[illegible]指文武以德教創之于以敬畏守之創守俱不易也弘濟有恢弘光大意若只規ゝ守之便有不堪者

柔遠能邇節〇此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意重均平周洽說平着君天下首務也德法一未洽必有一偏重故以柔能安勸為言用力有寬嚴要之嚴者適足當其寬遠近大小無一低昂強弱親疎無一折閡人ゝ得爾處ゝ稱平重君德言不分庶民諸侯只照本文遠邇大小說為穩此皆康王之責欲羣臣輔之耳

思夫人節〇治平先修此知本之論思字有味身親歷驗而熟思[illegible]也威儀乃入身之則古明聖[illegible]而天下治[illegible]

[illegible]在上而己[illegible]有[illegible]之心終是手忙足亂如何中適謂之自者不求治於人只自治其身君正莫不正矣然身心相符非幾動于中威儀系於外亦輔導者之過幾者動之微鬼神不能測況人君一日萬幾人心惟危一墮落便難超解故曰貢羅幾之功所謂慎獨也敬保正在[illegible]此惟大臣為能格君心之非不格便為貢有善而隮於惡者或我本欲導君善而誤入於惡者故曰冒此處須有精一工夫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於此勘破一幹便轉

茲既受命二節〇以下皆史臣記事之辭悽愴之說為成王發顧命羣臣既受命而退則無所用之矣故出[illegible]王顧

太子必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表之於衆也命必饗於太保者一號令而不墮多門也干戈宿衛之具虎賁宿衛之卒虎[illegible]
王以是日崩康王即以是日爲憂居宗主重天下之大統也
丁卯節○王崩之第三日也喪禮厥明小斂又厥明大斂成
王雖有遺命未作冊書故以此日作之圖作受冊書之法度
即下升階即位御冊受同之類猶今所謂儀注也、
取材節○是供凡喪之用自此以後皆爲傳顧命而設兵陳
設物儀雖以象成王之生存實寓意於康王也、
狄設五節○負以黼扆敝以蝬帳此四座之上皆列之故冠以狄設〻〻四座者以洋〻如在不知其何所憑以此傳神之
意以彙動康王將居此而朝覲居此而聽[illegible]居此[illegible]

居此而睦族何一可以精神不到乎筵席篾筍四席也黼純
畫玄四純也華文雕漆四几也席所以坐純所以緣几所以
憑凶事仍几也、
越玉節○越字承狄設之文來玉五重陳寶作冐上設座是
成王所憑倚者此設器物是成王所觀閱者五玉之外餘皆
是寶以成王之賢豈寶玉爲玩其平時尊重大訓河圖而以
寶玉崇奉之則其把玩而不忍釋也發聖之真闡天之秘而
此寶玉者因托之重耳至於大事之備於西武備之設於東
乃經文緯武發圖訓之精意而非寶玉之徒珍人君不可一
日離於左右者、
大輅節○大喪出輅陳也面者南向前者北向大輅與綴輅

對同在西階綴輅與次輅對同在東階以貴賤爲先後曰左
右塾者自外向內言則西爲左東爲右耳以上七節旅陳[illegible]
儀文而彰儀物也天位峻極儼座龍瀨寶玉煇煌車輅森列
入其庭登其堂肅然起敬懼不克承之心惕然有事死如生
之念則養重責難之意不言而已備矣、
二人雀弁節○上陳儀物以象成王爲將傳顧命而設成王
殯在西故每先西此陳儀衛以迎新主爲將受顧命而設康
王在東故每先東士皆立堂下大夫皆立堂上以堂上受顧
命之處近故以大夫慎重其事此非以壯儀衛也新主承統
國命危續之關即卜世之曆萬〻無他虞而一段振揚之神
氣自不可不肅故既陳兵以迎之又陳兵以立之不[illegible]過[illegible]

慎耳觀後世紀序[illegible]紹定策國老紛〻而知老成之慮長矣
王麻冕節○以下乃受顧命之事至此始稱王由賓階猶以
子道自處不敢當主也下節三卿各有執事故別言異服此
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從王升而王即受命之位羣臣即
助祭之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宜彤以無事於奠祝不
欲純用吉故不彤而蟻、
太保太史節○三卿皆祭服即吉服也皆欲奠祝故其服同
各有所執事故其升異太保揔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
朝覲之事故奉同瑁太史執載筆作冊度故秉書秉之以升
而御之以進也太保太宗由阼階者先王之大寶有主道也
太史由賓階者以書進於王故與王同升也、

皇后節○大訓光訓揔是述天威而欲敬守之[illegible]相叶處
居大位而由大法以致太和於民一意歸重民、位必[illegible]
元而法、者神也不愆不忘又善繼善述以是燮而和之百
年淪洽之仁於此大暢四世陶淋之化至是益融矣於文武
之訓不有光乎中要點柔能二節意
王再拜節○亂四方說滑深無莫敎守訓說必四方極治然
後可免于天威周至成康非不極治然須躬親漸被若只襲
前世之累洽未可言治也不忽不敢即在亂四方上見之
乃受同瑁三節○宿者從立處進爵神所而致肅敬之容祭
酒者酹酒於神座前所以代神祭先代始為酒之人雖是灌
地都非降神咤則置爵於神位前而有定處矣奠者安定之

謂每一進爵則一酹酒一奠爵如此者三次告成王已受顧
命也太保用異同者別君臣之分也王答拜者以子道自處
也後言祭嚌者飲福之禮太保行之而王不與也註引例而
言亦亞獻之類非真分三節為三獻也夫禮成於三而王三
宿既已三獻上宗曰饗而王祭已畢矣太保報祭報成王已
傳顧命也其非以此為亞獻可知
末節○所收不止祭器通前儀物儀衛而撤之出廟門俟者
君在廟門內為子在廟門外為君故俟新君出以聽其正始
也

康王之誥

首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奉乘以供王之詰戎奉幣以供

王之祈命壤奠非通殷勤也猶云獻贄也圭既為合符之信
圭則壤奠只指乘幣說此羣侯正始之初當重昭德[illegible]再拜
稽首有引而不發意將欲進告於王而先致敬焉若為天子
無答拜禮若為人子無不答拜禮此以喪禮見不忍死親之
道也
太保芮伯節○皇天二句見命不足恃惟周二句見命歸於
德借羑里以形容艱難意誕受正在羑若之時殷憂所以啓
聖也以至聖而備嘗艱苦忍性動心故益能恤民不曰拊而
曰恤者如傷恫瘝之心也克字要照父作子述一連說即克
堪之謂不但我有恤民之政民亦各為我所恤在心言不用
事實

惟陟王節○一公不先言德而先賞罰者賞罰固惟德則協
亦此時諸侯在庭馭臣之大柄也定功本之君德推之萬幾
賞罰特定功一節太平之久恩易曠威易玩賞罰一當百為
無不當矣協者若合符節不必有賞罰之事而合賞罰之理
全在成王之德上說所謂叅革靡爭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也
不求任巳而求合理所謂協也自近及遠自貴及賤無一不
合所謂畢協也文武誕保之功始於西土者至此安固而不
搖所謂安定也上無作好作惡之枉道下有無黨無偏之淳
風是非大明人心貼服豈不定功乎甚勝也過一步之謂努
力負荷不少推怯文武致功未竟至此始成有善繼述意遺
休着成王說蔭庇方隆餘德尚在蒙休者仰見其安定之憂

勦也篇在君德上說繼九仞者難為功因丘陵者易為力張六師是敬之一節有干戈省躬意比詰兵意不同彼戎祚之久威德素著但詰治便飭此即位之初威德未著須十分張大而皇〻若恐不及圖乃在國之神氣上理會不在兵戎閒振刷故兵不可黷謂其好大也兵不欲弛非必殺伐也惟防微杜漸藉以戒嚴豈為右武哉在國勢上說皇以心言無虞而若不軌之將發不勝皇悚也蓋欲以保國家之治必先制國家之亂則六師非定亂之策乃長治之雄圖欲以肅天下之氣則先肅天子之心則張皇非樹威之道乃克敵之要務德少不及文武便壞

一人釗節〇言一人見其孤立無助也一人之見識力量有限而爾羣公之夾輔無窮

丕平富節〇此推文武得人之助慎罰亦以輔德不言德而以薄歛富民為言蓋私恩小惠有及有不及王道至大義利無處不到不務者精神不注于此不指省刑乃不務責人咎惡意但不廢法是矣決不推求也弗若弗率雖有容之主不無憤責乃連此都不務肯不用罰而用德矣二意自相關天下傾仄不平之氣多起乎煩苛之政而國家斲鍊慘毒之戚多寃於窮愁之時惟是人心咸得其平各得分願無偏肥偏瘦處則雖有咎而無所務之孟子謂之當務急〻遑〻以圖也所務在乎則不務在咎非不用也但不以此當務耳處至齊信正是丕平不務處至者治之分量如[illegible]行亦如

是以竟之也信者外之設施如是吾中藏亦如是以[illegible]也曰庶至者明德慎罰之道日推日廣雖無民不富而[illegible]儀無民入刑而常敬忌觀康誥務崇務去真無所不用其極矣齊信哲富民正以出之罰慎罰正以濟之富二者合為用而無偏枯都是誠心實意無所為而為者底至必齊信須連說昭明即顯民意明〻德於天下也夫文武治效已見於當世矣乃其時所稱熊羆不二心者則亦有之當其有事而效折衝于樽俎曰熊羆之士當其無事而輸忠款于啓沃曰不二心之人蓋出將入相之才運帷幄之籌者即決千里之勝者也總是一人保乂者保其德罰之明而不使失治其德罰之明而不使亂在國運上說端命者克配克享也要看端字不是不圖矯誣之謂明德慎罰行於天下則為正道合之維玄則為正理當人心處乃其合天理處惟命原至正惟二王君臣之行事為能受正命此未說到受命為王上去觀下繫承付畀句可見着文王君臣上言只好說端命自天言總好說付之正命耳至於端命而丕平不務上徹於天始為極功也訓厥道是天心文武之心相合無間之謂不可說思啓行翼付畀即如秉彝賦性一般將四方全界之文武重出一番係合重入一番爐錘也

乃命建侯節〇先公心在王室念先公自不能忘王室此時百辟承德不憂其侯度不度乎其忠誠未遯念而不忘曰雖安而不忘曰幾心在王室非空〻以王家為念[illegible]

為以培王室之命脉萃渙决壅之道也腹心一氣相屬君憂臣不淂獨逸承四方之重任君之憂也壞文武之寡命君之羞也奉上之憂勤以王室之憂為憂也其順承之以王室之事為事也恤與克恤西土應殷滅似不見可恤周受命方見其恤耳順則上下動恤而恤常在心逆則上下怠玩而恤將在國矣重有邦㝝業說遺羞不是不能顧綏之謂使侯職不盡必壞我屏翰非君羞而何周方盛時豈憂不附而諄諄以王室為言乎羞在康王心裏說為長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鍵實府父著

畢命

首節○無保不行釐無釐不成保原非兩事周至成康其易大有之時乎而樂伏東郊是王化所自始也人心風俗天下視訓焉郊圻封守四海倚附焉世久平則逸逸則奢靡惟禮可已之故訓德義世久平則文文則尚言寡實而抹文莫如忠有恒體要忠之屬也此保釐意也據精別淑慝正所以為釐而曰保釐者俾克畏慕所以行吾能使枉直之心也此二字交互不得拆開不淂

惟文王節○不徒曰文而又繼之以武不徒敷德而且敷大德又敷于天下大德能改事上見之文武不可分德化積累自然漸被暨及非有心廣之也用克着力所謂克堪用德也

周公左右節○左右本文武之德說綏定兼創守說殷是綏定中一事說不是一向嚴厲觀容通式化亦有優游漸化意匡處防閑不令縱耳容通式化直說容通有身教意肝膽相徹至親至密朝夕薰陶興起其善於是化耳目為精神告誥非空言實能動其悟矣式字有力上使之化也要發謹說意世不指父子相繼說一世說文武變伐猶屬艸昧至成王文章大備宇宙一新必世而仁矣變即於變之變舉世皆變而商民之風始移曰移尚未盡變但回心向道而已殷民未化四方猶有可虞殷民一化則四方無復可虞之處無虞則于

始浮從容以播教優游以導化頑民之餘習尚伏豈渡鐸綏定之勢、惟海宇相安于無事、予稍〻藉以寬于憂古於萬邦咸邦、而今寧惟止于一人、就四方看來不必宵旰、故曰寧、若君心宵旰豈能一日解、

道有升降節○升降不可分、俗醸於人之習、道成于俗之靡、唐虞以下一路降一路、雖聖人不能挽江河之流、所恃以力回者惟政耳、有一時氣數否泰之機、則有一時經綸變通之術、俗革乃以政而革俗、非因俗以革政也、不是道隆則隆道汙則汙等話、人情有所甚安因而維之不傺、人情有所甚厭因而與之更始、固由俗也、即凡民安於習故而我馳域外之觀、黎民駭於爲新而我勸非常之原、若爲拂俗而不拂不足以由俗也、聖賢維世大機、在革字、降者革之使升、〻者革之使不降、若說因俗變易、恐非君相甄陶一世意、君相造命、故天災則浮天休、則戡天之所因而君相革之、畢公當方升之時、政在使民勸、須將一向勉強從善之心、都陶融革盡、滅厥臧只在善一邊、勸字說得深、比風移更進一層、勸在精神上說、蓋其意雖向善而未忘乎積習、則其機未必迅發、故待勸而進者、猶非無言靡爭之純心、而在頑梗之後、一齊衆楚不能自信、若無引誘維持之權、將不見善之利、徒見善之苦、我以爲戮虐名、彼以爲遺實德而抑鬱無聊之意、且廢于半途矣、

惟公懋德節○康王不稱其盛德而稱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古人致曲之學、盡精微所以致廣大、正形容

畢公之盛德處、而業在其中、亮在德上說、不可作業看、即亮天工之亮字、正色祗服、正是揚亮處、盛德光輝自足立表儀而爲人欽仰、所謂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其爲德也不言而化、其爲教也不肅而咸、就祗服觀之、若見爲公之率耳、祗服非敬仰、乃師法服行、徧爲爾德師、言特正色中事、非師法其言、乃服其可師法之言也、畢公持之以正、羣臣承之以祗、都從畢公心源處默攝、有出於聲色外者、不顯而百辟刑之、若假色示正、因言起敬則淺矣、只重正祗、不重言色、多即多於前功意、乃克勤之心、若以前朝奏功爲未足而日求多也、小註云畢公雖有不可及之德、常有不自滿之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忽、嘉績不以多於前而怠、正色歛容而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羣心自服、垂拱亦有祗服之意重成字看、非歸美之辭、乃仰畢公之能成終也、

今予祗命節○四世元老宜論道燮理、不宜以民事煩之、故以周公爲言、周公未了事件、非畢公莫終、惟畢公能知周公之心、成周公之終、他人不能耳、

旌別淑慝節○要照不滅厥臧句、重在善邊、別慝懲以成旌淑之政、畢公時、善者多不善者少、即有不善亦是惡之匿於心而非顯然爲惡者、凡有纖欲未消、俱成慝、便可盡驅之善、旌淑緊連說、一步緊一步、爲善者闇然內修、未必以彰顯動心、而以宅里之表彰、爲癉惡之機、發其內省之疚、正去其慝心之惡也、彰之所癉者有限、又樹之風聲以彰於無窮、風之

厥開即為聲不可分所謂聲教訖于四海也備有一二不
率又殊井疆而使畏慕訓典即彰癉之訓典殊井疆乃表宅
里之反非寬從也到此田地必不容不善矣故曰俾克殊井
疆在表樹後表樹而猶弗率則彰癉無所施則有殊井疆耳
如此說方合減厥誠意若謂表樹井疆並行何旌淑邊又說
癉惡即郊圻封守非為殷民設若因旌別既行恐慝者越志
而申慎便非成康之治矣周公誥戒召公張師郊圻封守乃
有國不可不戒者既旌別則人向善而雍熙成矣而又肅神
氣益保太平而固其善〻之國不是王畿安則四海安的話
頭有責重畢公意易湮易玩皆起于人心〻〻勸善爭自濯
磨有不輯而明不省而固者故申之慎之而即康矣以字有

力寧止一人康徧四海語更進步蓋旌別不爽防範不懈似
乎拘束人心不得自在而善本人心所自有勢亦善體所不
遺擧四海之大有相安于旌別申慎中矣所望于公者寧止
化殷已哉
政貴有恒節〇畢公行政必是舊政但恐求治急或涉紛更
畢公立訓必是嘉謨但恐晩諭勤篤一類瑣註對皆者以時
言而恒為長久之義對常者以理言而恒為平常之義要究
具而已猶云辭取達意貼簡字衆體所會猶云指遠而言近
貼實字恒以心之不倦說從變通處持個可久體要以心之
不煩說從反覆晩惕內求其簡實不浮論百世之規模乎者
味長奇者易索雖以元老蘊藉不加常道之外好異是速化

意反恒致常要言不可用聽明浮求等語靡〻為賢一意直
下善由俗者必挾俗常防其有餘善挾俗者必矯俗在鎮其
不足不動聲色而措天下在畢公念頭上耳圖一時赫〻恐
傷平〻之體守目前平〻又恐難勵作新之氣二公不為不
恒不恐矣而餘風尚在將不可以恒要化海殊抑二公之政
與辭尚有當愿者媿其中必有道理要他念所以恒要又念
恒要所以能致化而殄餘風之故
我開曰節〇富而無驕不如好禮上也若所以抑其浮蕩之
氣以馭於德性之中天之所為福讎者也鮮克由禮者逆樂
豢養之氣最足以踰檢而越閑心一踰於檢則必入於縱國
家雖有淳厚之風化日見其敗壞而雕薄者惟此奢侈美麗

而已興門之俗僅衰門之俗侈家之奢微其俗未有不侈靡
者蓋萬世同一流乃知惟禮可以防淫而惟德可以循禮也
茲殷庶士節〇怙侈三句對收放心言驕淫二句究其流弊
驕者心肆淫者心泆矜者心傲侈者心浮與下放心相應此
皆說殷士前日之惡周公未訓以前事也昔之難〻在放今
之難〻在收謂之收不過有所制而不動防檢少疎安知不
復發〻於此又肆於彼若一旦進之訓誨中忘之防閑外將
所收之心盡失又何難哉猶須閑使時〻可復放所以難
也雖既意多而恬愉趣寡故以不剛柔為訓之道進於閑之
周公君陳不得不閑畢公不在閑也
資富能訓節〇資富既為善之資能訓又節性之道永非

壽去奢從儉反薄歸厚攸好德而考終命所謂儉德之永圖也依註在全性命之正上說夫子言罔生幸免則不訓而心放者生猶死也能訓則性命全百年亦永一日亦永矣訓出德義為大而含古別無德義下二句找足德義訓民說通已不通人〻〻不通古皆非大蓋由俗變革但可以行改耳至於訓則兩心相為質證而以真諭真必有百封不可磨升降不能變者惟德惟義而已德至精至微可以成至治而感神明義無為無欲可以忘適莫而化天下以視淵懸剛柔之升降不過德義中逝化之形耳要看二惟字德義之體通運無間形骸都撤何如其大德義未有不由古者不由便不可為訓不必無徵不信從也由古不在近述遠稽在此心之[illegible]〻

不昧處千古聖賢獨此心源而已成王欲君陳弘訓康王則欲畢公由訓蓋德尊望重不慮泥古亦不慮趣時自有與古人合德處故曰祇命公以周公曰協心同道政欲革訓欲由政隨俗更訓則不易之常道

邦之安危節○或以周公為剛君陳為柔又謂不剛寓恩於威不柔寓威於恩皆分剛柔為二了此乃恩威交濟所謂德也若未忘品節或一味寬裕當不[illegible]德要比有制從容進步非盡廢而無用非而可而無衡[illegible]剛可策勵人心然有約束之規無刻覈之意則剛而不[illegible]鄰謂之未常有剛可也柔可恬怡人志然有照育之恩無姑息之意則柔而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啻有柔可也但以德照之而剛柔俱無可著矣[illegible]不

可用柔意講不柔不可用剛意威不必畏恩不必悅如養丹火候不文不武剛柔之用淵懸皆有使殷士猛進焉而不傷於疾涵濡焉而不失於徐本性一還不覺凌臧之盡消是非化其剛柔以歸于正直也德指民德言彼畏慕而修者豈白非德而不無勉強未化也至此而畏慕之心化而為克治之心矣

周公克慎節○終不指時言即克終之終乃終其民也事二公化民各成體段何待畢公成之時說用旌別保釐等語不知註指此為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必到澤潤之地方皆善耳成字不是工夫字面工夫都在上文協心雖非勉強然指善在畢公說官止神行如符節自然做定[illegible]

之而適暢矯之而蓋融心思至此恰好看不淂意必將迎非止同以化殷為心也其所協處俱止于當然之則而不可易心至於道不容二適道應于至不容殊途協心而不應道不過意氣相投而已惟合之天理而當則道容有不能盡同而道之至自無彼此〻〻即堯舜相傳之道二道字相關上道字乃言敷教化至道洽則教化已深入矣洽者無爾我形骸若作洽民則於潤澤有碍若說三后身上自相浹洽則又與同應於道重疊當重畢公身上自內達外從粗至精另無捍隔生殊也要[illegible]同應於道〻洽口氣自彼至此之餘合而為一如鹹苦酸辛甘同以調味一至于味遂無有分別浹洽之極[illegible]然條理分明紀綱皆真精也欲之紛〻不淂理皆緣道法

分而為二、令道即為法也、故不煩擘畫而綱舉目張周官法度就是關鍵之精、更無本末更無精粗、故從道上見政、從道洽上見政之治、政即道矣、不是民治也、須在政上說、政治即澤也、澤之所潤深入民心、累世深仁淪肌浹髓、如水之沃物、驟難透入、一入而浸漬之極不可思議、故曰潤也、至此不必開亦不必訓矣、賴不重四夷、當以中國又安說、永字對終字潤賴正是福處、潤而又賴、所謂多也、凡言三后不可分、而道洽下只指畢公、所謂成終、不在剛柔修德也、公心身而夷狄而君身、一未到不可語成、皆緣德業而信其必能、非無所見而漫期者、

公其惟時節○道洽政治澤民福君、此因今之時勢即三后之用心、而知公之成終爾、然元老作用自別、盛世萬識有非可以治化限者、公之往當不止成終也、其惟時為成周建無窮之業、三意相貫下、時字重看、殷民當二公後偽者漸漓、為國建基、正其時也、如上洽潤賴福、雖期之極盛、都有窮盡、謂之無窮、則不可料不可盡、建者不拔之義、立得堅固、方久而不圯、械建基在國祚上說、無窮之基就是無窮之聞、無窮而又無窮也、亦字指周言、非指畢公、言聞者不單稱德、即潤澤之不替者、註已明說畢公非臣、立名矣、雖然名即欲泯而不可得、即着畢公說、亦無疆聞之所在即為又子孫甚言其遠、仍以成式又此其所以無窮也、蓋旂常鼎彝、不足為公榮[illegible]仁心仁聞、當與丕基不朽、簪纓絲述不足為公澤、而餘韻

流風、當與聲聞俱光、

末節○一惟字重看、既者極盡無餘也、不計殷民之化、第曰吾盡吾心而已、雖無媿此心、亦非盡也、必治洽而又至於無窮、斯盡矣、事即治民之事、民雖寡而治經二公、則事體至大但論事體不論民也、洽治矣又為無窮之計、方是慎欽、若有既慎意通篇結局一欽字、應轉祇命公句、正是成終處有繼美而益彰其美意、既心慎事正是若成烈、而若成烈正是休前政處、

君牙

首節○人臣績着王家、名標社稷、于是有太常以紀之、志不朽也、顧成績不著、箕裘弗紹、以言乎世篤來也、忠貞服勞本議不可分心與事說、愛君之忠、惟恐不竭、奉國之貞惟恐或渝也、忠勞而成之於績、則精誠貫之日月、守正昭於天地、締其勞於國而萃其勲於身、天下萬世共仰之法之、況為子孫者乎、太常者司勳之屬、有人以主之、非旌旗也、

惟予小子節○憂之切故危之甚、不可說文武得臣而今無只說任文武成康之業、惟恐不勝、負王業之艱難、慮四方之不治、蹈虎尾、所謂納之罟擭而莫知避也、不有人以指其危機則必遭噬矣、涉於春氷、所謂涉淵氷罔津涯也、不有人以弘濟之鮮不陷矣、

令命女節○股肱心膂、休戚相關、一體相成、纘有善繼述意無忝就君牙心裏說、穆王方自憂危、恐不克纘緒、故亦勉君

牙保其世業蓋文武成康之緒皆憑翼之所成而股肱心膂
之司實危心之所寄自新命一承而汝且翼予于虎尾春氷
之上可不篤其忠貞乎
弘數五典節○典者常理則即物則布猶勞來匡直和則各
得其本心而自適矣數而不和則為徒教意重式和下四句
由事說到心裏一步緊一步綱常萬古為準至正也爾居其
正誰敢安於邪然必其心真有截然不可加損者始真能正
亦惟爾之中而已蓋日用不知正民心之真境反而求正之
原則當爾之澄神處即是澄民之神處同在天地所降之中
雖見為合天下而共成其中而不知惟爾中也不是端本澄
源之話身之正勉強脩飾或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

也正者容有不中即此便見式和主意使民感而自得也
夏暑雨節○重二惟字非必然上然使人ゝゝ窮愁而亂始脊
ゝ矣人ゝゝ生養而民中隱ゝ還矣衣食不必分貼夏而暑雨
播事方興或有不足至于冬則秋收有成若可自樂亦惟曰
怨咨冬夏盡民事始終寒暑盡天道循環當承保丕平之後
授田薄斂之政久已施行但小民之常不能自慊足有不期
怨而怨者註謂自傷其生極是覆載內其不堪命者固多而
惟小民獨艱一歲中其不聊生者盡然而至寒暑更苦故曰
厥惟艱然民之所艱君之所易也九重一動念便貽天下飽
煖之休如疾痛在身不能一息安思他若何有此艱若何免
此艱圖就在思時圖有盡心力而為之意非謂饑寒是艱的

衣食是易的蓋民被饑寒則其生艱難若有衣食則其生容
易二其字指民言上之人不難有惠政苟任己意而行未必
悉當必置身其地曲體其情而圖之乃者難辭不能保其遂
安也寧者怨咨之反不可說深了
丕顯哉節○出於規畫曰謨無窮事業於此蘊釀而武所當
為者已經綸之著於成功曰烈不盡謀猷於此發洩而文所
欲為者皆善繼之文德不顯矣而心思蓄極不能遏其精光
之發越故曰丕顯武功獨創矣而勳庸締造不能無藉累世
之辛勤故曰丕承合二聖之思為萃百年之作述啓佑即垂
裕意言其謨烈之所及者遠也咸正罔缺在啓佑上看世風
民俗之故講究已精補偏救弊之方參酌已定百禩之上已

逆料而窮其變故不絀法而伸意亦不滯意而伸法罔缺正
是咸正處無處不正則缺漏何從而生天下無不變之權而
有常貞之正法窮於所變雖神聖之規畫不能無疎神運於
所貞即世變之餘益見其密敬者敬其命明者明其訓之理
有由訓弘訓二意乃訓指上二節用字直貫到光命是一句
奉若先王指君牙祖父言爾祖父嘗奉順先王對揚文武光
命矣今汝敬明乃訓以盡教養之職正用此前人所已為之
道以追配之而所以奉若我者亦有光於文武矣不推本文
武則憲章之道未備不近述先王則法祖之則無稽以此奉
若對揚者而追配之君道盡則臣道完追者追及而不後配
者配合而不爽比無忝更深主成功言所謂太常也

末節○上以奉若爲追配此以率行爲昭辟反覆見君治未昭即率祖有㮚也昭者益廣文武成康之化有發明光大意乂字說得廣風移俗易升于大猷率祖考之攸行者正昭乃辟之有乂也惓々訓以率祖無非爲此耳率祖句若再重講則與由先正句重複矣衣食足教化行君々臣々父々子々則治衣食不足教化不行民乘々失則亂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率祖內入敬明意昭辟內入奉若對揚意方像申戒治道若循環隨累朝以變更而致治非創見由祖法以光大爾之祖德延即予之治道顯也小民刑用非世篤忠貞者其誰望哉

伯冏

首節○怵惕非空々懼以其弗克於德也思免正是怵惕厲處其怵而惕也若臨淵忽墜若履氷忽陷懍然愴然不自知其驚恐至斯也其厲而興也若墜淵忽躍若陷氷忽奮勃然翻然不自知迅發至此思大庭廣衆過端易防而禁庭浸淫或不及檢何以檢於不及之地而使愆過得免也無心之失謂之愆々即弗克於德非免愆何以脩德

昔在文武節○聰明齊聖有德不足恃也小大忠良有賢亦不足恃也而於侍從之選猶嚴若蓋外臣晉接僅有視朝數刻即人主信而聽之終必退而與左右近侍論其言行況主心自知未善必不令外臣知之矣臣忠雖諫必行亦何能逆忠於明哉計惟侍從之人身與君親心與事習惟得正人則

見有善者幾即從微處承之見有不善者幾即從微處拂之要看旦夕二字旦夕非幾雖聖明不能保其無而逆忌初萌一薰陶即可杜其漸故已形者從命則失宜違命則失順惟未言動先而持以正又安得有不欽不臧之念萌于中乎欽臧亦承拂處言行不必分配不然出入起居獨無言號令發施獨非行乎祗若着君德說以身敎者從也成任正祗若處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同歸于德化之中始所謂無淫無詖而平康正直者耶

惟予一人節○臣孰有親于左右前後有位之士者乎此如是之密邇也輝隙必不能潛逃其指視則舉而杜之宜也此只泛言未着伯冏說實字要着怵惕惟厲之心固實々賴之也是激切語不及是不及於理愆繆是過於理故後以克正爲言小註云匡惡而不格其心則止于東而生于西拔本塞源末流自善格之者匿瑕伏慝于本性原不相蒙分而拒之外非强而遏之中也格心工夫最難不可以口舌諫須從精誠感孚寸心存握非從此而消然亦從此而紹同此本源之地一轉移間實賴之矣

令予命汝節○欲正君德而先正羣僕廣忠益之功也其爲事也瑣而關事納忠則多所感動其爲情也邇而緣情順投則易於浸移故官以正爲名否令不正者伏於君側非以巳事君之義也正字有工夫可顯庶者以法正之可黜偷者以意正之本正巳以正物非徒正人也不及欽不及減則交脩

之有薰染工夫交字似從芹字生指大正與羣僕說故下即緊接慎簡勉進君德所謂某明主于三代不進不休也脩有已精益精意有贊無邪謂之正親賢人遠小人謂之克正不逮正對懋看不懋安知其不逮哉懋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交者羣僕與穆王之精神相往來也修有切嗟琢磨意脩去其氣習意理之障而粹然還之一德也

慎簡乃僚節○巧令便辟側媚言非而辯行偽而堅其態似甘其謀實險未用則多方窺伺投深嚴于一當倖用則引類連枝肆蠱惑為禍階不可不防之絶之況變態不常安能輔君德以有常必須吉士其木訥少文不如此輩之便捷其圭角自厲不如此輩之逢迎況處旦夕親暱之地又易于巧令便側者故必獨秉正氣者方狎而不阿不為吉士便為巧令等襍一小人不待顯為恣肆即語言嚬咲不覺浸染滑一君子不必明為補營而臭味意氣無不切靡惟字重看只要君子不容一小人也

僕臣正節○正須十分端正只一念不正就是諛不同巧令等看形容君心難正易邪一祉說羣僕皆吉士則厥后始克正若有一時一事之諛厥后便自聖了不曰不正而曰自聖亦要好念頭不自知其非耳子思所謂君出言自以為是而莫敢矯其非者也獨居宮禁之時凡所見聞弟局於自耳曰惟臣豈小大忠良無關君德而二三僕從獨操成敗代惟氣體日習故薰染自深理固然勢必至也

爾無昵於節○此僕從者君欲聞見則寄聽覩而彼有言行亦滑入君之耳目曰耳目之官誘引交接都從耳目阿從易悅巧術易投一染指便薰滑腐腸倚身迂心所為皆非先王之典令日非不知先典當守一到暱邪有明知非典而踏藉然昵貫下只一句暱不必朋比共人苟吾示包荒而不遽絶或彼飾偽行而不及察皆是昵則有戀而不能割之意上之耳目皆此輩之所盤據也盤據於耳目即壅蔽其聰明廸不必廣侈其欲為勵志方新而從旁導諛或初心稍變而匡直未至皆是令日昌進必異日更張便於吾身必不便於祗法始於爾臣一念之誤溺而上之溺遂牢於不可解矣

非人其吉節○人臣以人事君必吉士可以効其恭顧吉士之持心也嚴則其於官情必淡苟謂淡者之非吉也則納貨之夫將以濃而見寵矣穆王既知伯冏之賢而任之豈疑其黷貨蓋奸媮進身百計惟錢神最甚伯冏雖操進退之權安能不寄耳目於人但使憸人得實緣以惑伯冏即不親為貨亦同伯冏貨之也探情羣僕言以誘入者必不以賄出以利始者必不以義終弗克祗辟指伯冏言陳善閉邪謂之敬不用正人以引君於道不敬之大者

末節○永弼內包慎簡而不昵憸人意[illegible]指一身法度言彝字對吉士看惟法可以防欲惟法之常可杜徼賞重欽字人情久而易弛雖得正人久之亦易玩況僕御近間猶難於不弛須時時防閑日日規正乃可成功近習之臣不患不能

將順、患不能正捄故在先王稱承猶、在己但欲求猶而不及承也、

呂刑

祈昭之詩曰、嗟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耄荒之謂乎、漢武唐玄、享國久均有逸志、輪臺之悔祇宮之保先後一轍、乃天寶悔豈有及哉、漢太宗末命曰惟年之久長懼弗克終、致明無荒其有先王之意乎、

蚩尤節○至配享在下皆是引古訓言苗刑之可戒虐刑之為祥首舉蚩尤以引起苗民始字重看固不以不指乎民言為寇為賊而以鴟張跋扈為義為奸為宄而以奪攘矯虔為事此皆亂之延及者、而蚩尤始之、為蚩尤之後者、寧免乘風爲虐乎、

苗民節○上古之世結繩而治惟有一善、〻喪而刑立焉、觀制字作字始字可見五刑實自苗制起、但苗民行久、民習而玩非此不足以示懲、故舜只得仍之、而加以欽恤耳、弗用靈是虐民之本、制以刑二句制刑也、餘幾句用刑也、下只承此說去、法隨心流、自有一段惻怛之意、除却此心、但可謂法而已、即本時刑所當刑者、苟無仁心而止有法、亦同為無辜矣爰始淫為、不言大辟、可見大辟乃從古所有、而四刑乃有苗創入者也、有辭即無辜、凡人之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并而制之、不虐是虐乎、

民興節○生民有欲漸之以靈則信而不爭、漸之以虐則爭

而不信、〻者民之本心、昧其本心勢不得不尋於詛盟勢未得不尋於威戮、此庶戮者天之明畏所在庶戮所告即帝之所監、德惟馨而刑為穢則苗之所虐者但及于麗法之人、而民之所漸者、乃徹民徹天而無非腥也、可見斯民但可以德化、而不可以刑齊矣、

皇帝節○哀矜奉行天罰也、戮庶者不除不足以謝庶戮、威有苗、正以矜庶戮也、虞廷無及嗣之罰、此則所必及矣、分北竄徙不得後其有世、猶不足以償諸無辜、可見虐民無不報之佹、好殺有好還之應、

乃命重黎節○降格從通字來、神之格不可度、若以人通之而邀格、則妖誕所以惑世、非鬼神之德也、絕非絕祀、神絕夫以感通、而妄意如在者、人神一體而分殊、若明而混幽、不但失人道、且失神道、絕之者使神無失為神、人無失為人、將向來人神雜混之邪誕都斷絕之、善福惡禍便是常道、萬古不易、夫婦與能察相明君必由此行賞罰、非常道正絕妖誕處太陽當空翳霧自散也、惟人不採善惡之柄故付之鬼神耳非者躬倡身率、有潛孚默奪意、只賞罰似未盡、故有經則指不亂、道有經則民易遵、為善就是民之福、為惡就是民之禍無蓋者瘝寡之情自伸、非上人為之伸也、正是明〻處所謂庶民興也、無蓋重自通說應轄絕地天通〻字、人情必有所通不通於明必通於幽、通於幽則渺茫無實姦偽敝而不可通於明則經常而有準、多洞達而無閉塞、人神原無二鬼神

操之以禍福天下者、不過此常、君子道其常、則非真絶鬼神
乃不為鬼神所制、是即絶也。至於無蓋、而鬼神體物之用未
嘗不大行者。
皇帝清問節○清字對涙棼說、如水澄鑑澈、不着一塵、自無
不畢照、蓋斥其聰明智慮、而以虚曠之衷、容納天下之痌瘝、
若忝一毫意見、即有不能盡澈之情矣。威明都從清字生、清
字比上節明字有別、明主明白、以羣后之精神言、清主清澈、
以帝心之空洞言。帝德原威明、不因苗而後反之、對苗言若
與之反耳。惟字有過化存神意、畏明有不識不知意、總是一
德而天下見其可畏可明、不是以德為威明也。惟畏惟明、良
心勃發、自不可遏。衣畏帝德而畏此不可欺之真、不明帝德

而明此不可昧之理。帝心初亦不知德之可畏可明也、
乃命三后節○此正德威德明所在、恤者不必民之失所也、
聖人視民如傷、常有一段憂思。降典從久昏之後、詔以自然
之典、如重降一衷也。禮拘而多畏、而有欲之民、又易蕩於檢、
不去其習氣、則不能澈其真心、蓋經正則邪自息。人心當去
邪反正之始、猶必盡杜其邪路、而後是以一其趨。折民正是
降典處、所謂齊之以禮、非用刑也。平水土使民有居、又主名
山川、使之分疆界、而永固平成。稷降播種使民乃粒、又厚殖
嘉穀、使播種蕃蕪。折字主字農字、見三后致意於民有加無
已。成功乃成帝之恤也。即上三者推廣說、奠天地於平成、育
民物於康阜、殷者生齒日繁、民風日厚、所謂惟畏惟明如此、

士制百姓節○衆說折民、又言教德、夷之刑就是皐之刑、皐
之德就是夷之禮、但一禁未然、一禁已然、與上節平層、要以
遵德降種說教德、正是制百姓所在、刑教合一不可分開。刑
之中處即德也、制有檢而不放之意、即祗也。自上制之曰中、
自下祗之曰德、非有二也。即所謂惟威惟明也。教是益廣其
德、非藉刑以教也、
穆穆在上節○申上三節而意更深、首二句極狀無為氣象、
自舜德而觀、見惟威惟明在舜則欽、威德于不事、直如於穆
之命運而不已、穆穆以端拱而已。自三后成功而觀、見為降
為平為播、在三后則欽成功於不居、直如五行之更錯而代
明、精白以揚休而已。至德馨香、光輝蔚彰、况君相精神相浹

益發靈明徹極、山河大地盡歸一朗、便成光明世界、誠之不
可掩也。德之勤就民心鼓舞言、從欲風動、精神無息、不但運
善已也。灼者德之光、勤者德之運、上灼則下勤、一德所孚自
不可已。德至矣、無可加矣、民之斂德亦盡矣、無遺化矣。明刑
不必泥定民有未化、恐與本文罔不二字相悖。夫教民方期
遠之刑、此反率民于刑、以棐彝、可見棐非弼激、亦非不率而
後刑之、就把此刑勞來斯民、刑皆德也、所謂精華也。不曰輔
治而曰率、又治即在此矣。故乃一字在君臣心裏說、惟其如
此故乃如此、不然棐字先無着落、且不暇言及刑矣。刑亦非
慮民而設也、渾厚精明之至、有不可不飭之精神、光輝奮發
之時、有不容不嚴之軌範、乃是德機到此不可無此一段振

飭之氣耳若說民猶有未化則灼勤之後豈宜有未化待于
刑刦以德為刑非俟刑輔德也
典獄非訖節○推用刑之極重惟克天德句訖威訖富本源
澄澈以屢民之敏德虞士之執法奚至有威富可徇就其率
乂非彝而推之則知法不當施即微民無濫法不可廢雖富
孫弗屈訖者法意適當不為此加輕亦不為此加重一未訖
即不敬忌蓋訖威訖富任法者易至於任情惟忽於威富而
不忽於心敢於威富而不敢於心則訖之者乃所以惕之也
又何事不當而擇言在身乎非必徇私而難於言即刑當其
罪而試想伏念之情言舍不可言取不可此心戚戚有不容
不擇者此則敬忌之至無媿已心亦無憾人心所言輕而於
法無虧所言重而于人無殘即未嘗矜善樂道自不必擇而
後言也此甚言其敬忌夫言有待於擇者公而猶參以私言
不待於擇者公之至而非有心以求公謂之天德可也天德
者不著意氣而純乎天理天地大德曰生我實能之故曰惟
克欽恤之中全活甚衆于此見以覆為培之天焉默行德意
即復見天心若于洪爐造命內再鼓一洪爐蓋死求其生將
顛之命我復植之所謂作也作則不特質諸天而無媿乃天
所生而不能使不戕者我實贊其所不及使我心天心兩相
當矣故曰配享此以用刑言非主典獄之身言仰合天德如
所謂配天其澤仰當天心如所謂克享天心
四方司政節○官以牧為名而典之以獄此其故可思矣天

之愛民甚矣何不舍治獄之吏別為引怙之寄而必于典獄
寄天牧豈非謂溺人育人之道必不出戕人殺人之中以此
思天心當有惻然見其愛育之真者伯夷當降典之時即頒
布刑以啓迪斯民若曰如是則合禮而免刑如彼則違禮而
入刑使民曉然知所趨避而不敢不從于其不敢不從之中
油然思啓行習而悅善心之萌禁將則措刑之清神所嘿而
孚也人心儆省處即其開悟之端故曰經非無用刑也皐陶
之刑主于制民故以不用為用伯夷之刑主于迪民故以用
為不用蓋不待用刑而先有以敎祇德不待率乂而先有以
棐民彝皋特輔其不及而已故曰揆本之論夫觀于伯夷之
迪民可見以牧為主而以獄為歷也苗民不察獄乃輔治之
具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既失其所以用刑之旨矣及其用刑
又不能擇吉人以觀其中乃至威富兩軋以亂罰無辜則非
天牧民之意矣其為上帝所絕不亦宜乎
伯父伯兄節○格命者至理之言也曰念曰敬總要他勤今
人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自寬則曰慰擬刑戕民惻然若刺無
可柰何只得將日勤聊自寬解耳尚可容戒乎爾心民心不
相懸民含痛即爾疚心處動心戒心亦不相遠一是事前勤
一是事後勤蓋勤者無息不戒而戒則有息不勤非以滑情
為慰也罔或戒非以悔為不善也憂民之切雖不如是亦不
安也非必日日聽獄而敬忌不可一息不運戒不但口[illegible]
以即未施而一念有息所損必多勤是用刑之本憚[illegible]一[illegible]

周翼卷十

者安知不勤之日非天釋之日乎、此日以前欲我服念非[illegible]
殄戮之日、此日以後欲我哀矜非我悔艾之日、謂之天釋是
亂而後治之也、如未見亂形而先滋彰其法令、如已息亂萌
而猶操切其科條則欲以戢亂反生亂矣、況可今日不勤而
明日戒也、非終過之當宥、非終于此者惟終過之當辟、乃終
於此者、蕪纇權意不惟情法無謬者在人即出入已定而輕
重或變于斯須、者皆視乎人、雖開釋殄戮上能制民生死然
非民有眚怙之端、即以宥人辟人之權、欲生死一人而不可
得、並舉天人、重人一邊、天命即元命非一日之命也、勤之無
息為敬、逆註原作逆蓋麗刑之民天所殛也、順天而極何以
自慰必逆天之命而求死於生然天之所棄君所矜也、逆天

命便是奉一人、祗肅不怠先天意而導之謂之敬逆仰[illegible]君
心永藉不忽謂之奉、然非君可而可、亦非君可而否也、謂之
勿者務求其當蓋懼戒之心甚于欲慰之心、並舉辟宥、重衆
生一邊、正是日勤處惟字緊承勿字、不辟宥而為敬德乃不
用罰而用德意則勤非勤刑也、勤於德也、三德之為用以剛
柔佐正直若只辟所當辟宥所當宥何以為德惟借辟宥之
剛柔使天下盡出於刑而歸之正直、所謂成也、三德中作咸
作福豈無辟宥、惟皇極之世刑從德流、可言德不可言辟宥
故明刑輔德、、猶在出入之間、惟致功在德作用在刑、必有
通精意于德之中者、以字有力、應有無限工夫、用刑極處亦
歸于德所謂精華也、聖世因德制刑後世以刑成德合剛[illegible]

周翼卷十

正直為三、不可分末三句不作效、所謂三德也、慶賴寧反刑
字看、即裕民寧意、總是勉其勤、
祥刑節○有虞之世由德說刑、穆王之治由刑說德、祥刑所
謂敬五刑以成三德、即是安百姓意、擇人三句是用刑之道
由此用之以求至於祥、在有邦者心秉說、人者用刑之本、及
者用刑所推總是敬刑故曰祥、三句只依本文自緊切、依註
反憪心、、念、、注於人刑及之中、正是日勤意若上之擇一
息不在人雖在位惟良不得展上之敬一息不在刑雖五刑
明允不無誤上之度、一息不在及雖開釋大行不免濫故註
云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節○造者皆至於庭也、詞證皆聽獄之具、曰備則

無不全矣、師不獨兩造併衆證之言皆聽也、又不獨已聽備
與像屬互訊也、五詞、是以告詞合兩造師聽而質之詞而可
信矣、然後質正于五刑而擬其罪之輕重、不簡謂不實也、詞然
而意或不然、事然而情或不然、故又質證於五罰而核其多
寡不服謂受者之心不甘服也、故質于過而赦之、若知時說
謂不簡乃刑中之條例與供詞不合、不知供詞必依條例而
作者、有何不合耶、五刑曰不簡五罰曰不服何也、五刑必有
毫髮不合即當正于五罰、、必十分寃枉法所不能豁然
後正於過穆王意在罰、下復嚴五過出入其意益明矣、古者
因刑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以合法則無不可
入之罪、

五過之疵節○獨言五過者刑罰之道至此極矣當以為過而不以為過乃〻之刑罰不當以為過而以為過乃出之刑罰皆病也出入俱因有此五者謂之議過則恕者得以姑息托之訐者得以深文詆之可以示平反亦可以滋弊賞過主于出罪即有所狥似以為仁慈累獨念出不足宥善而以長奸入不足懲奸而以韻善彼罹罪者為犯法此罹罪者為蔑法犯法〻在蔑法〻云故寧寬于有罪而不可不嚴於用法者審克當推深一步雖無此五者而意見或偏聰明或眩於非敬獄之道不曰克審而曰審克〻審彼所犯之情狀盡為善之所克而若自觀自鏡者上句戒私此句戒忽又之無私恐逐忽畧耳治獄之道不審則疎不克非審故篇中多言審克

五刑之疑節○赦則已入而後出是民命所關也疑則出入在於兩持又幾微之界也故須審克〻〻比上不同上主出入〻罪此專主出罪言審其可疑之端盡力求赦之也曰可信者衆則不無未信者存滑無誤入欺誤則必動於容蓋愚民畏罪對獄吏而心驚有欲行中變反似污職者有欲自申冤姑為隱忍者則言不足稽也惟是悚懼之容出衆達表而彼以心告我以色鑑則疑端從此起矣至於無簡而又何聽焉簡者有不簡而不簡者可知也聽者有不聽而不聽者可知也蓋稽聽只欲求其出既出矣又何求之有具嚴天威即准克天德意主意專在出罪惟恐涉私意故以天威者見其至正初非以意見為私出也稽貌非屈法以市恩不[illegible]

非忽畧而廢法凜然上帝之臨此非僅以天為惕也當天已窮之日而欲自測自慎遁其窮以復見天心則聰明〻畏之凜〻有念已愜而循競于不可測之謹者五聽鄭玄以為以為出言不直則煩顏色不直則赧氣息不直則喘耳聆不直則惑眸視不直則眊

墨辟疑赦節○既曰疑赦又曰閱實可見疑赦者未盡置之罰〻贖全為有一等人置之刑則可疑宜赦又未盡其罪故以閱實為言若疑可赦罪又不閱實則直赦耳此只為矜王所重在贖其實必閱實乃令出贖通篇俱是恤民意非不顧當否一味欲民贖也此節罰有定數罪有定律俱不可苟然[illegible]遵律而民造情〻無出[illegible]故又須比只重者比上[illegible]

者比下不像比字惟上下合擬指兩可也擬之上擬之下擬之上下之間而必求其安蓋據法而論律易舍律而斷法難此時獨任既易成偏拘今又難合辦勢必參之輿論稽之古法故又戒之比罪以辭為主法既無正條辭從亂而不可聽是重惑也比法以今所用為主今所不行雖不僭亦不可用不博羣言不考古法固無以盡比之變不戒亂聽不斥不行亦無以核比之真比附審克在罰贖閱實上說惟察者察其所當比也法之輕重非不詳藏所犯之條無寓意於可輕可重以待人揣摩惟按驗全科而察彼之擬上擬下者其意何如比論情狀而審此之宜上宜下者于法何若夫比則與法矣察而曰惟法何也其罪雖不例於明條總難逃于法意

惟精我鑑衡求成法于無法之中、此時耳目既不得假借
又不得揣摩、只憑我心神、盡意法于定法之外、故欲詳明法
意而審克、曰法意則雖合法而未當于意者、亦不可加罰矣
上刑適輕節○人情世變不可對說、世變亦要論人情、父子
相繼為一世、如謹毖之後須寬和、々々之後又須嚴別、惟字
與有字相叶應、倫要在齊不齊中、必錯綜斟酌方合情而當
理、然又不可說不齊乃齊、須體貼本文曰倫齊之、以不齊猶
云盡一其不一也、以有常之經持不常之法、則雖錯綜變
揔之為倫要而已、先後有序曰倫、衆體所會曰要、須得其[illegible]
審克意其載在令甲而閱實者以齊為倫、其逸于刑書而比
附者以不齊為倫、至於案坐之即成律疏潤之亦成例[illegible]

士師之意論是叙也、又以齊不齊為倫、其畫一于正條者必
齊為要、其矜疑而旁議者以不齊為要、至於萬法必歸正條、
一切不滯旁議、而惟士師之平反是框也、又以齊不齊為要
孟拘成迹者斤々於令甲、而人心風俗多拂其理、妙化裁者
轉移于義例而次序體要、適持其平、蓋以倫要制變、々而不
出倫要、々々哉、其處便是齊
罰懲非死節○單言罰懲不必兼刑、小民以財為命、欲緩旦
夕之刑、而竭其倚命之資、則死於肺石、與死於懸磬等耳、豈
不極病、此下依註分三意、擇人作一頭、中間盡心一段、察辭三
句是訊鞫時事、明啓四句是從罪時事、獄成二句是結絶時
事、做後以獄訟作一收尾、雖獄以求民生、非欲塞民口、無[illegible]

小民臨以官威、未有不折、雖以溫良施之、猶恐情不得盡、况
可佞乎、佞亦是要明決者、但意主于折獄、不若溫良之心、若
拙若訥、而一種和平意氣令宇宙間驕陽之氣盡消也、佞良
不就人品、就折獄時一人身上說、察辭七句一意貫、正在中
意、察辭兼兩造及詞證看、有後之言與前不合者、有彼之言
與此不合者、或捲曲為直而適道其曲、或認誣為真而忽露
其誣、百計覆之、一言洩之、從者從其所差之辭也、非從惟從
正察辭處所得者情之真、則其見在尋常訊鞫外、所以得者
辭之差、則其見尚在心思揣摩間、故既為不可從、又為可從
非漫無主也、正畫吾哀矜以占之刑書而求中正、爾察惟哀
矜者能之、惻怛之至、不覺曲體其情而為之求生、慈能生明

也、就平日心裏說、不哀矜而徒繩以書、則刻覈、徒哀矜而不
合以書、又姑息、占如占卜、已心衆見、揣度書意、或上服或下
服、抑當比于上下閒也、咸庶着力之辭、中正即倫要、意始也
慮心以察、而情之不齊者、既令曲盡、既也平心以擬、而書之
一定者、又求中正、所謂惟良也、其刑其罰、定其罪未便加也
継詳于擬議、或誤于臨時、此而不審克、則始之聽於人誤於
已、審安知不以因循失也、察與審不同、察主燭奸、審主覩理
既察辭而合之書、又審克以擬其罪、然後獄方成也、成而孚
者、兩爭皆服而衆以為是也、輸是奏案時也、輸而孚者、法情
允合、諒君必相信也、蓋吾心之無歉、即民心之無憾[illegible]
之無欺、即君心之無欺處也、二句垂重輸邊着力[illegible]

心意君既可孚又何必備事蓋其慎也猶莫有可赦之端或
聽斷者一時意見未及而天子之明察及之蓋臣職守法止
於法中求孚君職制法每於法外行仁故并而以上者以上
裁不必以法拘而或開之生也
官百姓族節○人惟懼能生敬舉口不忍言而用可知矣懼
非空〻懼所以敬之也厚之至正畏之至厚天地化生之德
不以後而以剥故當剥落時釀無盡之生機上之德意流而
不壅者惟此刑耳惟字從敬刑之心覺之[illegible]樹德之[illegible]多
端惟用刑一事民之怨毒莫甚而惻怛在念乘陰洽民心而
不可解是種德之深莫如刑也天相斯民交今引逆而以刑
佐之左提右携必致之率德是引逆為主刑為相也配享以

成功言作配以着力言必人〻率又無一入刑以合上天之
相協方是有德單詞無證非持平難而得情難兩詞相角非
得情難而持平難明清在心體之靈瑩外蔽內壅盡除中轉
不在調停勝負而在權衡低昂偏是不餙喜偏非不作怒處
而爭鬬而無怨無德也明清是人心本體污蔽一去境界昭
朗如明鏡止水物獻妍媸此便不偏不倚至中處亂不是輸
情服罪乃勸善畏威以不負天相單詞兩詞俱有欲貨一念
有私浸淫流瀆從悔無及貪以成奸利能昏智積貨生怨聚
怨招殃貨為辜門獄為罪府人譴鬼責疾影愢象必無得利
而免害者辜功庶尤俱指君罰所謂天討有罪也
[illegible]節○註云用刑成德本文不曾言用刑只宜以[illegible]

于之德全民中為說此處含蓄下說惟刑方有味哲人只勝
本文不必指實為誰哲人本以刑輔德此曰惟刑者刑即德
也無疆之辭種德而民懷不重稱譽說屬即敬寡屬婦之屬
死使生斷使續以五極聯屬斯民使咸得其降衷之理所以
為慶若只輕重適中何慶之有慶說得廣上配享下寧永不
止無疆之辭也三句重德講嘉師指民中說祥刑指咸中有
慶說以刑罰之中衍靈長之慶何如其祥此不是吉祥之祥
乃慈祥之祥聖世以刑為制故德極而參之以刑末世以刑
為祥故刑明而成之於德人主滿腔不忍非刑莫寄故曰祥
也[illegible]者必使人〻敏德不犯辜莫不是以刑使民化中也
文侯之命

首節○叙歷代德澤之厚所謂資澤也首句提其人與明〻
我祖一例不可以丕顯字倒在文武之下〻三句正言其丕
顯處不可泥註以德之所成所修所至分三段看了明德而
加以克慎有敬修意與單言克明德不同文武雖清明在躬
而不忘敬慎自修此德之所以丕顯也昭升敷聞正克慎明
德處曰升所謂至治馨香曰聞所謂聲教四訖見德之際天
徹地俱看文武德上說至集厥命方是得天左右昭事承先
德之厚來君所弗及而輔之也率從者君所已能而承之也
懷在位着力之辭作求覲揚也亦惟先正以下有競業恐隕
意只照本文先正先祖不必指唐叔成康
閔予二節○言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良由教養之資用惠

澤既絶而不下于民故戎狄得乘其國本之擾而為害耳雖
祗惟父四句當時實是無人文矦不過有殛立之功原不曾
有耆德平王初立天下洶〻安得便綏覩續綏宇則下節不
盡是贊文矦之辭且肇刑追孝與立君意不粘而修捍又似
重複語矣克昭顯祖四句當作未然望其有績綏于虞汝多
修捍方嘉其已然之功而信其必能昭祖以輔君也文武儀
刑在德上說用會紹正是肇刑處會即敷受命紹即敷賁國
勢既散而合與章既絶而續追孝有善繼意前文人左右專
從只憂國忠君之心體其心以盡其事是即追孝必到紹會
乃稱孝國統一未安法度一未舉未可言孝曰文者厥亂思
文之意修捍指立已說既修捍我于多艱之初可不紹會我
于守成尚文之後乎于嘉信其必能紹會追孝也
末節〇平王當播遷時岐豐沒于西戎諸侯叛於四海無論
仇不共天就使耆儁云亡亦宜留晉侯戮力共靖文武之業
乃七廟未寧急〻于晉馨香王綱未振急〻於晉威令白旆
通曰安民者賜與馬討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蓋
勉以未然之功也當人心懈散使其借王威稜貽格有廟萃
渙合離弓馬專征天下無越重其權以隆藩屏非為旌功設
也雖柔能三句貼寧邦簡恤句貼視師而意自直下柔能者
懐諸侯以康小民簡閲者詰戎兵馬以恤小民以文矦為方
伯專征伐故兼內外告之毋重簡恤一邊撫一方不能越本
國於柔能惠康中又加意本國故曰簡恤顯德指會紹追孝

說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
鬯王度記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芝蘭士蕭庶人艾此皆和
酒取其香也諸侯薰者未賜圭瓚耳賜則鬯周禮有鬱人鬯
人〇文矦與申矦同立平王申引戎弒幸功不贖罪文固人
成事亦有罪焉王報立己之功不報父仇命之歸國不命其
心王室忘親讎仇矣雖然即留文亦無濟也文前有殤叔之
難後有成師曲沃之封晉終以此替況能匡王乎當時衛武
公尚在平王嘆罔耆俊甚矣由此上為文武成康由此下
為春秋戰國孔子敘之其恭離之意乎此春秋始平王以王
政自是不綱也

費誓

諸侯伐而不討此曰征者奉天子命耳自古誓師未有不數
彼之罪明我之順此獨不及蓋淮徐餘孽逋亡又不過應兵
原不欲勝彼但禦之耳〇敵體取甲冑捍禦用干楯敵在遠
則弓矢所及敵在近則戈矛所交敵互進而短兵接則鋒刃
所紛出而迭應仁義之師制梃可撻堅利然善戰者常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當兩陣既交而防范比持之具疎略不
完折馘甚胸之技凋殘不整幾何不為之禽乎縱堂〻正〻
不得不於以懍〻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也〇王師所行市
不止芸不變何以清道也攫寀雖穫禽獸然猶揚之民恐侵
刼而設此待寇未必無之盡去之者不以詭譎機變勝也治
世之師無事則蒐苗獮狩有事則伍兩軍旅閲練雖非一日

然師尚紀律不可不嚴也〇杜工部云婦人在軍中巨氣恐不揚部伍中無臣妾之理然不專指居民即敵往〻有散逆亦有以此餌我者况伏義聲兵可令有一貪心以懈其氣乎民不擾軍〻不擾民道路肅清部伍欽迹故王師所至若無師也〇于是剋期會旅又有整兵慎戰之意無倖勝襲取之謀淮夷所恃惟徐戎先擊戎而夷自伏矣糧芻供軍而欲其備欲其多可傳餐破賊亦可久持以待斃也其急餱糗者寧我制人無人制我逸待勞靜制動老其遠役之師而枵腹自斃于堅壁下何必殺伐為功哉不遠不供不多非慮供役後時慮其視夷戎為㸑爾不勞戰而忽之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餱糗猶可少緩故刑之重輕不同

首二節〇首者興亡之故成敗之端莫此為最自古典謨訓誥惟以君子小人決治忽而君之昡於取舍恭以受責之心少責人之心多耳自盤最害事一念安則百欲從故曰多此不能受責病根人主莫患於執拗則是已非人而不捄之過成又莫患於優柔則日遠日亡而悔悟之機息此古人所謂流俗之民多師心闇汶之夫多徇己責人不肯輕過籍其長又索其短惟將我所責人者而受人責累無怨殊則非惜時勤業之聖不能也我未見形而人言影則為過訐我方見利而人言害則疑我難彼謀投而此謀撇前見執而後見撓又見忌嫉阻撓豈不難哉觀此即使受責而不如流[illegible]亦非真

能受責矣〇此篇出於秦穆其言深其意遠凡賢奸用舍俱以利害較之乃淂於創後非真見賢所以當好不賢所以當遠也

我心三節〇無窮者相禪之日月有盡者吾身之日月也念及于往者之不可諫即念及于来者之不可追穆公意還重在恐已不能改也〇黃髮識疑遲鈍而終見成功謀類迂濶而卒奏實效閱歷久經練熟今之謀人利在眉睫功在頃刻取威定伯一舉而成矜心亦知其不穩但以其能就已而姑且將就觀之大抵為主上之所忌者必其畏敬者也為主上之所親者必其狎暱者也然非取古人之謀終難免新進之失黃髮雖無快心之事亦可免敗績之虞故曰圖愆只為懼

[?]有尚不欲未免大學命也過也意君之用人惟計其安國而已不問其年力之盛與衰〇引良士勇夫甚論言之罪論者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君子招不来麾不去豈能使之變易但人君不以君子之言為是而改易之耳獘老成焦勞于百年而定計者一小人以數言而害其成邪正不同朝而事必消萋菲之奸斯可壯忠良之氣求文不明指何人不可入蹇叔杞子等

昧〻我思二節〇此二等從思想中說出非實事與大學不同穆公急功利重保子孫黎民論相度在養成持重不在矜能論相職在淂人致治不在自用中立不倚為介惟誠一故無他技虛偽之人不免多鶩如仡〻截〻之類君子不可小

知而炫才者無量惟志慮純一精神不外騖故休休註易直
狀他好善之心不立城府不修邊幅如木如鈍與木石居而
聞善決江所謂休休也此指德器在心上說春和景明而萬
物育天之休也時和年豐而教化昌明國之休也汪汪千頃
人已融而無迹大臣之休也故有容不足形容而曰如有不
可言喻者如曰人曰已曰好曰口僅可謂能容而已休休者
人已一矣心口合矣若已有之不啻口出究厥宅矣所以畫
展其技聖而為我所有所好者非樂易真好之精默為動乎
上只說有容至實能容之則重之事權使得展其抱非空空
子孫黎民在賢知奮庸上看不作效所謂易直好善
和民亦遊其中也通節借有容以狀休休之意其不

三四

自結于君則惟恐人形其短此娼嫉所以生也
中結語更喫緊乃看上文說出四句直下只以安危
言未未到興亡夫杌隉曰由一人榮懷乃一人之慶又加亦
尚二字語自抑揚非人則國從此不安得人則可轉危為安
而積慶培休終必由之若不計及榮懷亦何知一人之慶哉
○書終文侯王迹息書附秦誓伯圖興平王詩擠列國秦東
鄉附見平王書續列國秦誓附見進秦於詩書之末嘗周也
春秋于秦每人之狄之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趨秦孔子見
微矣

尚書傳翼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鍵撰鍵字實府秀水人是書惟敷衍蔡沈之
說無所異同故曰傳翼大旨主於通俗體例亦全
似語錄

尚書晚訂十二卷

〔明〕史維堡撰

溫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晚訂十二卷》提要

原缺第一、二葉

公五經咸習嘗繇尚書戢記而雋又以春秋課長君門如成進士而諸幼子暨諸文孫或問授詩易從來家塾無顓經亦無顓師則皆公夙學所闡以庭訓爲之耳提面命也乃公尤醉心于尚書少而釋之矣至老而復不釋自入宦二十年來以宦餘十四載之精神旁搜博討攷古證今

彙成是集顏曰晚訂噫其尼父反魯正樂之指歟冉如余閩中所被士也而家弟季捷又與公同籍通好之誼談經以世是籍之作向固聞其畧

矣而茲獲見其全公誠易晦翁之所難而信晦翁之所疑者哉昔漢武帝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聆兒寬說始曰從寬問一篇公今之兒寬也

上尊經好學陋彼炎漢以堯舜之主究心堯舜之書則尚書之關治道實非他經比行且徵公入講幄備顧問焉公卽家修而

廷獻者不止此此則其一班也余願與家弟效大小夏侯之受經於寬者受經於公他日且爲公廣孔覇許商之學傳之無窮斯訂亦未云晚也巳

崇禎歲次乙亥孟秋山陰姜逢元箴勝甫撰

尚書晚訂　序　大汗

序

明興以經義取士習尚書者云者
稿宗蔡氏勒集書於是經
得先如媾媾著而六年雖捲二
百餘年來詮者已無數十家矣
絕人之性無所王代二祖爾正
至廚一齋吉見其毛乞人恨少
於耕壁之發見傳卷之可采乎
若溷然中性之為童者踪之難
之之為者氏即字東代安旨

尚書晚訂　徐序　一

尚為玉因居然得以渭濁之繩
況銅守學究務飾以氣與夫
樸保穴壁夜郎不去漢大者
熱哉人之專其經之存漢家
經之絕誼滋爲遺淑要亦家者

未盡之即以書論其家之如有多
豈焉平之文首具簡義書字
失在閑擇其法古字情指
詞貴在詠其平理字實挂泐
書以失在系同其可知爲因

時爲尚書書講說釋之二帝
三王而作禮受敎代者也
無更容國運及於證如夫子
從維存子意而保清康者有
平識於則又貴提要善能發

人之思大要如新豐之驚識里
以巷亦失尺寸銘大感知故實
又如爲伏波謀無漢之祖前
毅米爲山只指盡形勢開示
並匯注東分析明悉不曉明

尚書晚訂自叙

余少治尚書見漢唐宋諸儒之詁疏及

昭代名公之講解靡不博採而治牧之字櫛句比閲二十餘年彙成一帙題曰尚書集覽因屢蹶棘闈改從戴經獲雋丙辰逾三年始謁選巨何兩居苫塊痛怙厭薄宦遊耽情經史數年間謬以

其暇日編摩鬮時舊集覺
津津有悰始悔詭遇獲禽从
學步邯鄲失其故武不如
返其本來面目為有得也
訂釋禍居廬殫精研究
又幾十年無索官緣未脫
鄴架未窮丁卯赴水部馳驅
主事棘克幸業已已遭虜變
奉
勑監督

朝陽門受同官波累謝事明農
始得肆力窮年結此生未了
之局於是取而較之自己巳迄
乙亥葦編不啻三絕覺糟粕
筌蹄外別有領會乃刪其膚
爛繁冗者幾十之五前後諸
儒意見各殊議論不一則並
存之間附己意以發明前人
未發之旨非敢為異同之口舌
憲一得期與海內名公共相質

正云爾書成更名尚書晚訂兒曹請曰大人此書一生精力所寄盍登之木以廣其傳余嘆曰左太沖賦三都窮天地之幽深極人物之變化構思十稔乃成書出而人莫之貴也先是且有譏之者曰須其成以覆酒甕耳余毋乃招覆甕之嗤兒曹應曰不然陸士衡見賦固未嘗不歎服也迨後張茂

先嘆為班張之流皇甫玄晏為之序而聲價沸騰人競抄傳洛陽為之紙貴則世自有茂先玄晏在知與不知曷計焉遂付剞劂氏

崇禎乙亥孟秋金壇史維堡心南甫題於勤思齋

漢孔安國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焚書坑儒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口以傳授裁（裁當作纔纔少之）莫得（詞也）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時科書久廢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并序凡五十篇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藏之書府以俟能者

伏生名勝漢文帝徵之年老不能行因命晁錯往口受之得二十九篇

唐孔穎達序

古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坑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御寓廣求遺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書于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之所說蔡邕刻之安國註之緣遭巫蠱寢而不用歷及魏晉馬鄭諸儒莫睹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皇甫謐獨得其書載于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蔡大寶顧彪等旨趣因循註釋淺畧劉焯又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鼓怒浪于平流震驚飆于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劉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稍省要又好改張義更太略辭又過華欲使後生其爲領袖亦未爲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非敢臆說必據舊聞庶對揚於聖範有益於童稚云爾

尚書晚訂卷一

明金壇史維堡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禹如甫輯

虞書

按舜堯姓又以虞為氏者朱子曰此後來次第分別處謂之尚書者孔傳曰尚上也以其為上古之書也因其出於孔壁故又稱壁經

又按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以下今虞書所載上及唐虞而獨稱虞書孔穎云虞史所錄也

今文古文說○秦焚詩書禁天下挾書至漢文時求能治尚書者濟南伏生名勝年已九十以二十八篇教於齊魯之閒文帝徵之老不能行令鼂錯往授之寫以漢文字號曰今文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孔惠所藏書百篇皆蝌蚪文人無識者安國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二十五篇寫以隸古文字號曰古文今文先出古文晚出

五十八篇說○伏生本二十八篇但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上中下合為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後分而出之共為三十三篇加孔壁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云外有書序一篇不入數中

堯典

堯舜禹皆名也史記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名非是古者世質生無號死無諡雖天子亦名之而已或曰堯陶唐氏之號典者常也謂為百世行之道也

曰若稽古帝堯　節

史臣首贊帝堯德業之盛德業二字只渾淪說不必謂功本於德蘊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一物而已傳云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德之所及即其勳之所及最有體認下文被四表格上下是也四表上下是放勳之規模九族遠

百姓明萬邦雍則放勳之實事也講中要含此意欽明二句串說欽明句不必以欽字作主史臣並舉四德何曾有相承之意欽是心之嚴畏處對忽慢看明是心之瑩徹處對昏暗看文是心之條理處對俚鄙看思是心之極深通微處對疎淺看四德俱屬心體亦須在事爲上見之安安者安而又安形容其自然也恭讓就身之接人說因上句生來威如之象主之中乎外如此內亦如此而非聲音笑貌之恭故曰允恭讓非但讓物凡讓善讓賢讓功皆是推遜之度出之天謀初意如此到底定如此而非忍弗能予之讓故曰克讓德性行實總之是德故下文止曰俊德光

者德之蓄極而流精彩見於文章政事間者孔疏着聲聞說未盡必充實而有光輝然後聲聞著耳被非但及有能多盈溢之意有覆冒無窮之規兼有中國聖人之想重譯來王之思格不但至有感格之意如甘露降景星慶雲現芝草生醴泉出皆格上下中事東漸西被朔南暨一光直透四埏上際天下蟠地一光充塞乾坤勳之放也至此極矣

克明俊德　節

上文只說得放勳一箇虛殼子乃其中有及家及國及天下之事實故復詳言之真西山曰此節克明俊德句即大

之[illegible]明德親九族六句即大學之齊治平克明明字不可着力只是方寸中惺惺之意如袁儀肅儼然克堪等語未要以字貫下家國天下不重序聖人之德非有積累之漸但其功化及物則自近而遠耳九族只以高祖至玄孫說不必入異姓異姓自在百姓中唐孔氏曰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王氏曰睦者亦明明者亦和和者亦睦互相見也但九族於睦字爲宜百姓天子所自蒞政教視外爲詳故曰昭明萬邦至廣則柔異習風氣不齊故曰協和若曰昭明化狹而深時雍化廣而淺聖人存神過化之妙豈如是乎百姓萬邦俱以地說

或於百姓以智愚賢否[illegible]萬邦之民獨無智愚賢否者乎於字傳作嘆美孔無[illegible]時字不訓作是如萬物際生養煦育之時莫不遂生之意最爲有味

乃命羲和　節

上紀堯之治功此紀堯之治法治曆明時政莫大焉故堯首命羲和主之曆象二句一直說欽若二字亦串毛詩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廣則難周大則難測其事甚重不可以忽慢褻故必欽且天道有自然之運有已然之故不可以私智鑿故必若欽若二字不平乃敬而順之也[illegible]今之天文書象如今之天文圖曆非曆日人時方是[illegible]

星有經星緯星經星二十八宿是也緯星金木水火土是
也辰日月所會之次也每月之朔月與日會必在宿分當
其所會之處則謂之辰正月析木二月大火三月壽星四
月鶉尾五月鶉火六月鶉首七月實沈八月大梁九月降
婁十月娵訾十一月玄枵十二月星紀是也日月星辰在
天其運行有成數布列有成象曆者爲書以紀其數也孰
遲孰速孰順孰逆備載無遺俾可以握筴而推焉象者爲
器以寄其形也如璇璣王衡凡曆度次舍轉運低昂一一相肖
俾可以按器而觀焉有曆則布筴以總其實積分以歸其
餘可以推矣有象則從璣以窺其政從管以窺其行可以

步矣此作曆之要法也曆作則人時定矣由是將一年之
務所當舉者詳細開寫敬以授之有司頒於百姓令其按
此而行焉人時兼農事凡事說敬授者欲其因節氣之早
晩酌施爲之緩急勿先時亦勿後時也農事下文作訛成
易是也凡事如蒸嘗祈報八蜡飲社乘屋授衣逐疫祓除
皆是總來凡事該得在作訛成易中便只說作訛成易亦
不妨術不違天政不失時此聖人敬天勤民之精意也

分命羲仲　節

作曆所以授時而所授之時恐或有差故又分方與時以
考驗之命羲仲專司春曆一歲而使各測掌之故曰分命

又就仲叔而重分之故下文曰申命嵎夷在青州東界外
日出於東故測候之所在東羲當其時則往居之非時則
否曰暘谷者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云暘谷日出
空道以行非眞有谷而從谷以出也羲仲當春時居東方
何所事事春分之旦日出該在正東卯位曆已載之然未
知此旦日之出于天者果在卯位否於是寅賓出日朝方
出之景而敬以迎之如大賓然驗日景正在卯位則曆准
矣註中朝音潮字解寅賓二字早朝曰朝晩朝曰夕取朝見
之義也一春所當作起之事曆亦備載之不知民可照此
行又未知照此行之果相宜否故又將春月之事一一序

次之以授有司以驗作起先後之宜焉平秩者無一之不
秩也此不是頒曆叠申明之以資考驗耳一晝一夜漏有
百刻春分之一日晝該五十刻適永短之中春分之初昏
南方午位之中星該見朱鳥之宿試一驗之日果中星果
鳥則陽道得其中氣而仲春之月殷矣一春之三月民當
散處鳥獸當孳尾試一驗之民果析居物果孳尾則天氣
既濕且和而一春之候正矣仰觀天文或測日景或定昏
刻或考中星精祭于春分之一日俯稽民物或審其[illegible][illegible]
占居處或徵化育統詳于一春之三月驗之合歟[illegible]歟象
其成驗之失歟相與更其失司春曆者之事也○東作者

春當發生之時農事方興導民務農驗春曆爲平秩東作
而設也日中是一日之日日中則宵亦必中互見也星鳥
星是南方朱雀七宿春分初昏見于南方午位故曰中星
然必驗于初昏者以星之初見爲晝夜之分也曆氏曰殷
中也陽生於子至午而極前卯則稚後卯則老惟卯月春
分爲適中也以此驗仲春之中則孟季春可知矣以字無
工夫因孳尾皆民物之性自然如此驗得有差便知曆差
更須改正既頒矣何以改爲爲來歲計也產生爲乳卵孕爲化
曲禮說軍陣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龜也甲象武左青龍右
白虎是星文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

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然
經之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
房心秋冬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朱子曰一方之中星
適當昏中則以宿言虛昴是也宿不當中而適當其次則
以次言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界於兩次之間則以象言
星鳥是也以愚論之既曰考中星以定晷刻則毫忽左右
便至差移何至徧及七宿而不執朱鳥之中耶且兩宿之
間何以取中井鬼至軫相去遠甚舍其居中者而全舉以
爲中亦謬矣白虎蒼龍何以不可全舉耶唐孔氏亦云合
昏畢見說稍迂濶是亦不以爲然矣然則知之何南方七

宿星居中日中星星不便行文故變文言鳥耳房爲大
火則火正是中星何必言火火乃日月所會處因此知四時皆主
宿無二義也
鄭氏曰二十八宿環立四方隨天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
東方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奎婁胃昴畢觜參
西方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宿也天體北傾故北極
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常半隱半現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
隱現各有其時必於南方考之仲春春分初昏星火在東
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
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

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
而東火轉而北至來歲仲春鳥又南矣循環無窮聖人考
中星以正四時其法之簡明如此

申命羲叔　節

此驗夏曆也既命其仲又命其叔故曰申命南訛者春時
所與作者至夏當變化矣故平秩以察之也敬致乃考日
中之景如周禮土圭之法於夏至正午敬伺日行至中天
察其晷影之長短尺有五寸適與土圭兩相齊否也夏至
日行於北陸不同於春秋之晷夏官測候在南方又非日
所出入之處故其法如此也然春秋分出入之晷既正則

冬夏出入之昬可知夏至日中之景既正則春秋[illegible]
之景可知亦互見也金氏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大火
孔氏曰房心連體火統其名因者仍也春日分析在外今
日仍往就之老弱亦因壯丁以在田也鄭玄曰夏不言日明都三字脫滅也
愚意還當補之

分命和仲　節

此命秋官驗秋曆也昧冥也孔氏曰日入于谷而天下冥
故曰昧谷送行飲酒曰餞傳言送日如餞也秋分之暮日
入酉酉陰之中也納入也識日之景果入酉否也宵中夜
五十刻也春言日秋言宵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互

相見也因此而推是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也北方
七宿虛為玄武之中星秋分之初昏南方午位見此星為
陰中也西成者秋屬西方金氣時萬物俱成就故冊當歲
之事一一次第之也

申命和叔　節

此命冬官驗冬曆也朔蘇也陰極而陽將蘇也北方以位
言之日月星辰皆伏而不見以時言之草木歸根昆虫閉
蟄有隱伏之意故曰幽都朔易者人事隨天道以改易除
舊更新有週而復始之義如月之晦而復朔也平在者均
平而察之也平在亦秋平秩亦察互之文也不言致日以[illegible]

至子時日淪地中無影可測故不言致也朔易之事如索
綯乘屋稼政稱器之類是也輿孫炎曰室內隱奧之處避
風寒也氄毛附肉細毛

補訂推步二字學者多未明推者曆以紀數而推夫日月
星辰之躔度也步者象以觀天而步法天體之轉運也推
步二字即體貼經文曆象二字曰恐推步之差即是恐曆
象之差也推是筭之步是以手切之賓餞敬致皆用土圭
之法周禮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圭只是量表影的尺長
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至立八尺之表候日之中視表影
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中晷

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
○又周禮註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
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
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
賓餞敬致皆所以定子午卯酉之中日之永短昏旦之中星
皆自此而推然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以星之初見為晝
夜之分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永短之極立二至
蔡氏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着乎其中日近北則去
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地近而出遲入早
故晝短日分十二時者歲月日時之定數日分百刻[illegible]

曆日分之用數陳氏曰斗建寅則日行出巳而漸北斗建午則日行出艮而漸南漸北則春既分而晝加長漸南則秋既分而晝加短

帝曰咨汝羲既和　節

置閏而後曆有全功故復咨羲和命之此與曆象乃一時事非考驗後方置閏也朞三百句原閏所以當置之故以一年十二月之外有多出之日也氣盈固多朔虛亦多也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健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遲一日亦繞地一周而比天不及一度日行有常而天則愈進追其久也與初起之度適相

值是之謂朞朞者匝一年也歷春夏秋冬二十四氣已更七十二候亦遍以日計之三百六十而有零之數又有六日焉夫一歲之常數止該三百六十日今日與天會比常數多五日有奇其氣既盈且月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半強些多遂與日會一月常數該三十日今月與日會每月少半日弱些少積十二月共少六日弱是月朔又虛前氣去後氣數常有餘後朔距前朔數常不足一伸一縮每年餘十日零十個時強積三年餘三十二日有奇倘不置閏則此餘日將何處去豈不三月做了四月六月做了七月豈成個春夏秋冬之四時又豈不子年入於丑年寅年入於卯年豈成個歲序故必以此餘日置為閏月則盈者消虛者息春不入夏秋不入冬而四時定子不入丑寅不入卯而歲功成也以閏月以字有工夫歲時並言不必串氣二十四氣也如立春雨水等是也立春為節氣雨水為中氣每氣該十五日今每氣多二時半又一刻故曰盈盈者滿出去也朔者月之初一也每月該三十日而今止得二十九日半零故曰虛虛者空也謂縮進來也允信也曆不差則可信也以此治百官則趨事赴工者有所據以供職而秉時圖幾者不敢炫以更張不但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次第舉行而禮樂刑政工

虞教養悉熙然就緒矣閏之所係其重如此而可不置乎三百六旬有六日從今年冬至數到明年冬至必滿此數官曆可檢朞只指日與天會六日下捧入月與日會不然不見得一年多十日零矣日與天會止餘五日零三辰而言六日者舉全數也以閏月三字極重定成字俱作着力看釐理而授之有撫時修氣意百工卽有司庶績推廣言之不止作訛成易

置閏說

每歲氣盈五日零三時此易明故不詳

每歲朔虛五日零七時四刻強詳下文

月每日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四百九十九分以日法筭之得六時三刻強乃與日會計一月少五時五刻弱二十會共少六十個時作五日又少六十刻作七個時還餘四刻　曆法每刻分為六十秒四刻該二百四十秒總一歲少五日七個時又四刻強若作五刻則弱

氣多五日三時朔少五日七時四刻強每歲共餘十日十時四刻強故須置閏

一歲閏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三歲閏則三十二日六百單一分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三百七十五分十九歲七

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云○大約三十三個月一閏數內大月多則三十四個月有之大月少則三十二個月亦有之

周天度數氣朔盈縮說

天體至員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遶地左旋其行健每一晝夜過一度（見靈憲乾鑿度諸緯）

象數以九百四十分為一度曆數以百分為一度（此分字與刻字相同）四分度之一者謂將一度分作四分（上聲）於內得其一分也以九百四十分筭該二百三十五分以百刻筭該二十五刻以十二時筭該三個時一晝夜過一度者謂天體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天行則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也

日行每晝夜遶地一周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是為一歲

日行却每日一周天蔡傳云不及天一度者非日之退也因天過一度言之也四分日之一正是三個時日法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四分日之一便是四分度之一在天為度在曆為日

月行每晝夜不及一周天凡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四十九而與日會

是為一月

月行一晝夜止行得三百五十二度有奇耳不及日十二度便是不及天十三度天每日邁一度也十九分度之七者將一度分作十九分於內尚不及七分也每分該四十九分五厘弱總七分該得三百四十六分強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四十九者日法九百四十分為一日謂二十九日外還得四百九十九分方與日會耳四百九十九分乃六個時零三刻強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日餘分之積又六日三百四十八分

十二個二十九日共得三百四十八日十二個四百九十九分共得五千九百八十八分以日法筭之得大整日外零三百四十八分也三百四十八分該四個半時强通共三百五十四日零四個半時强而得一歲矣

日與天會一歲一次而二十四氣由之以生然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而周是於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餘也

今年冬至天日同行起至明年冬至方會故曰一歲一次二十四氣每月二氣如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云云是也一歲三百六十日爲足數而多出五日二百三十五分

非氣盈而何計二百三十五分却好三個時

月與日會一歲十二次而十二朔由之以生然十二朔得全日三百五十四又四個半時而周_{詳上文}是於三百六十之中虛五日餘也

月與日每月一會故曰一歲十二次月朔每三十日爲足數而少了五日三百四十八分非朔虛而何三百四十八分筭該四個時又五刻

按曆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據此則每時該七十八分三厘三毫三絲三忽不盡每刻該得九分四厘○若曆筭法各自不同太衍曆以三千四十分爲一度又還異八經

得捷法以一百十四分爲一度日亦如之開載于左

捷法每度作一百十四分　每日亦作一百十四分

十九分度每分得六分

度之七每七分總得四十二分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該四萬一千六百一十分

幷四分度之一　又該二十八分五厘

每日共該四萬一千六百三十八分五厘

月每日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

計十二度該不及一千三百六十八分

又度之七該不及四十二分

每日共不及一千四百一十分

每月初一至初十不及一萬四千一百分

十一至二十又不及一萬四千一百分

二十一至二十九又不及一萬二千六百九十分

總二十九日共不及四萬零八百九十分

比周天之度欠七百四十八分五厘

每時該分得一百一十七分五厘

三十日再六個時又不及七百零五分　還欠四十三分五厘

每刻該分得一十四分一厘

又三刻不及四十二分三厘 仍欠一分二厘
曆法每一刻分作六十抄每抄不及二厘三毫五絲
又五抄不盡三毫五絲而後退盡日月相會
每一會總二十九日六時三刻五杪強每月少五時五
刻十五杪弱
每歲共少六十個時作五日 又零少六十刻一百八
十杪
一百八十杪析作三刻并六十刻為六十三刻共少七
個時零七刻無餘分
氣盈五日零三時

氣虛五日零七時七刻
一盈一虛共多十日十個時又七刻〇舊本每年多十
日十時四刻半更須查筭四刻半的
附歲差說此說註中有之但言其畧
大約天行從空中轉日行在天裏轉譬如有兩領箴席於
此捲作一筒在外者畢竟寬些在內者畢竟窄些故云
天度平運而舒日道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云
唐一行所云歲差是也 宋晉虞喜約以五十年退一度則
太過何承天倍其年又不及故隋劉焯酌二家中數以七
十五年似為近之言七十五年差一度也

黃氏曰天體圓地體方天包地地依天天體周圍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
度為百分四分度之一即百分中之二十五分也四分度
之三即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
動而不息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地體
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
邵雍謂水火土石合而為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
石之體耳土石之外水接於天皆為地體地之徑亦得一
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也北高
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

地下亦三十五度有[illegible]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之
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
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為天心中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
徐晝夜循環斡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為四時寒暑所以平
陰陽所以和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於無
形後天之太極運天地於有形三才妙用盡在是矣日太
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君有道則日五色失道
則日露其慝如日食日中烏見日中黑子日色赤日無光
或變為孛星夜見中天光芒四溢之類是也日體徑一度
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黃

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
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日出辰入申故時寒晝
短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
日出寅入戌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秋分黃道與赤道相
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太陰
之精主刑罰威權大臣之象大臣有德則月行常度或大
臣擅權威官用事則月露其懸如月食月掩五星五星入
月月光晝見或變為彗星陵犯紫宮侵掃列舍之類是也
月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九
日有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

道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
四度也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含影故月光
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
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邇一遐三謂之弦衡分中天謂之
望光盡體伏謂之晦月行于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
則日食在望則月食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
暗處不受日光也經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官星是也計
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微
太微天市垣也二十八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為
蒼龍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靈龜之體西方

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為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鬼柳星
張翼軫為朱雀之體中外官星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
卿騎官羽林之類是也在野象物如雞狗狼魚龜鱉之類
是也在人象事如離宮閣道華蓋五車之類是也其餘因
義制名觀其名則可以知其義矣經星皆守常位隨天運
轉譬如百官萬民各守其職業而聽命于七政七政之行
至其所居之次或進退不常變異失序則災祥之應如影
響然可占而知也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
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併日月謂之七政皆麗于天
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為速所帶故與天俱東西出入也五

星輔佐日月斡旋五氣如六官分職而治利害安危由斯
而出至治之世人事有常則各守其常度而行其或君侵
臣職臣專君權政令錯繆風教陵夷乖氣所感則變異多
端如熒惑入于匏瓜一夕不見匏瓜在黃道北三十餘度
或勾巳而行光芒震曜如五斗器太白忽犯狼星狼星在
黃道南四十餘度或晝見經天與日爭光甚者變為妖星
歲星之精變為攙搶熒惑之精變為蚩尤之旗鎮星之精
變為天賊太白之精變為天狗辰星之精變為枉矢之類
如日之精變為孛月之精變為彗政政失於此變見于
彼故為政者尤謹候焉天漢四瀆之精也起于[illegible]

方之宿而過北方至箕尾而入地下二十四氣以四時言
則分爲四氣以十二月言則分爲六氣故六陰六陽爲十
二氣又于六陰六陽中每一氣分其初終則又爲二十四
氣二十四氣中每一氣有三應故又分爲三候是爲七十
二候原其本始實一氣耳十二時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
處也斗綱所指之辰即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
卯餘可類推謂之月建斗有七星第一星爲魁第五星曰
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
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倣此十二次乃十二
月所會之處子月次玄枵丑月次星紀寅月次析木卯月

次大火辰月次壽星巳月次鶉尾午月次鶉火未月次鶉
首申月次實沈酉月次大梁戌月次降婁亥月次陬訾辰
次所臨之地即爲十二分野在天爲十二辰十二次在地
爲十二國十二州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
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當之者

按過一遲三乃分天體爲四分初八二十三月一邊近
日一分必一邊遠日三分受日光之半故半明半魄如
張弓弦然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衛
分中天或十五或十六初昏日入西月出東東西相望
光滿而魄死光盡體伏謂三十月近日光體皆不見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節

上盡治法此求治人不相蒙稗舜張本亦不用入若時是
總治之職蓋百揆之任相天下者時字以氣化言洪範雨
暘燠寒風謂之五氣五氣來備各以其敘謂之時若時者
燮理陰陽叅贊化育是也不入作訛成易啓是開明者達
也不知開明用之於善則可用之於不善必將作聰明逞
私智而違時失時恒必由之嚚則不忠不信訟則辯言亂
政如何堪此任乎○按胤子朱以爲帝之子此馬融鄭玄
之說孔安國云胤國子爵朱乃臣名唐孔氏云仲康之時
有胤侯顧命有胤之舞衣蔡傳亦云未見其必不然愚按

丹朱太子居堯之宮此時未得舜將繼統爲天子求官而
薦太子斷乎其不然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　節

采凡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皆是若之云者有一事必有一
事之理不可違也方興而未艾見其材之敏捷鳩訓聚有
積累之意僝訓見有宣揚之意見其成就之多此倶驩兜
極口稱道共工舊績以歆動帝堯便見他翹然喜事私相
比周靜能言而用則違悖行不顧其言也象貌却似恭謹
而中藏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然表不符其裏也空
言失實色莊不情此乃大佞之人何采之能若漫者水浸

之名見孔疏放齊舉胤子但蔡鑿不明堯驩舉共工乃罔
惡相濟

帝曰咨四岳湯湯　節

此求治水之官也湯湯句崖蕩蕩二句一直說正方割之實其咨者困於水災無居無食嘆其生之艱也有能字重看方命上逆君命也蔡傳云凡物員則行方則止故知方爲廢閣上命也鄭玄以方爲放亦通圮族毁敗善類也謂强狠忮愎自用殘人詩稱貪人敗類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也以此人治水烏能相地之宜順水之性底天地於平成出生民於陷溺乎异者孔疏云异止也退也正

義云乃停任之意蒐自蔡蒙曰水勢急庭中又無人難道就罷不若且試之而可罷了不必求其備也帝率用之者水勢孔亟庭臣不別舉鯀或能因人强爲力改前愆亦未可知故遣之往治而禱以欽哉吕氏曰鯀恃才而不順理惟欽字可以治鯀之病而鯀不能也不早黜之直待九載者非無小益也禹貢曰既修太原蔡注曰禹能修鯀之功

帝曰咨四岳朕在　節

此求巽位之人有爲天下得人難之意庸命卽巽位之命或指得庸命討亦可明明句重側陋一邊當時明知庭中無人故開薦側陋一路文勢會有抑揚玩此則堯之胸中知有舜久矣揚側陋欲求賢之廣歸錫見輿論之公在下二字正與側陋相應舜遭人倫之變而能諧以孝諧者和也此中有一段至誠蒸乂工夫實德全在此處弟亦諧以孝者孝自可以該友觀不念鞠子哀大傷厥考心可見也烝烝進而又進漸化之意純孝感格自不覺潛移默奪耳不格姦只指家庭中說此正舜之盛德處試哉經文明云觀厥刑于二女何必入歷試諸艱盖萬化起于閨門治國先於齊家故也觀厥刑舊云人情能勉强于父母兄弟之間不能不發露于夫婦暱狎之際所以以二女試之此說固是愚謂孟子云人少則慕父母有妻則慕妻人心孝友

之良多以娶妻而衰飭有室而孝友之心衰焉其德不足取也以二女試之觀其於孝衰也果其克諧之念益篤於有鰥之時鞠子之哀不移於鼓瞍之後乃爲實德至於刑法二女不傲舅姑不挾於夫之兄弟猶未盡也女于時二句帝堯之言釐降二句史臣之言

舜典

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以愼徽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篇首二十八字迨齊蕭梁時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古文舜典始有之

曰若稽古帝舜　節

此記舜德之盛以見受禪之本也華者盛德之光輝聖人

所存處不可見舜於其發處言之再見曰重如日月重明
麗天相合日協如符節彼此不差串說重則協矣四德各
重下一字而以上一字形容其美不必分爲八件哲智也
以心之研幾處言明光明也以心之體言哲如文思之思
字又如思曰睿之睿字叅見在幾先權度不爽也然智貴
深沉若淺露令人易窺則不得爲濬哲明是心體瑩然無
纖毫塵翳哲如鏡之照明如鏡之光明對牖說然塵翳之
中自有一段文彩自有許多條理若章美不含則明亦熒
火爝光耳此與帝堯德性之華重而協矣恭敬者多至嚴
厲便少溫和舜有溫恭之塞而不猛爲然者與纍然者一

濬而來篤實者或由色莊便非真塞舜有源厚之度而非
虛任真者與任覺者交發而出此與帝行實之華重而協
矣此重華之目也玄德乃幽潛玄妙之意非以其潛而未
見也位即下文司徒百揆四岳之位正所謂歷試諸艱者
不指帝位升聞臣曰歸錫帝曰予聞是也

慎徽五典　節

此言舜隨所處而咸宜見其德之盛而可禪也不作乃命
以位之實慎徽納賓俱兼舜言其實堯使之而舜乃承之
其中有立立道行存神過化妙處慎徽爲司徒之官也五
常之道情相親而品相遜原自徽美而舜敬慎不怒以美
之克諧之辭本諸躬修身率臣重又善教諸從數教而教
從百揆相也百司之事咸資揆度故云百揆納者入也入
而爲此官倡率既有道揆度又精詳故修政而政理賓者
諸侯之來我爲主而賓之也四門諸侯從四方來朝故云
四門盛德光輝既足以感通而禮遇優渥又動其瞻仰故
挨人而人和穆穆和之至也此兼四岳之官納大麓非兼
司空只是偶然使他去揆度嘗以史記使入山林川澤爲
據弗迷一占其度量之紀人一占其涵養之素定通節要
見隨施輒應功用神速意

帝曰格汝舜　節

嘉舜之功即所以嘉舜之德不必又添个因功知德意乃
命其即位非命攝也因舜讓故下文命之攝耳詢事即所
以考言就前日說乃言可績就今日說詢謀也商量之意
非詢察也言事績俱入土文講而不必入司空舜未嘗爲
司空而風雨不迷亦不可云績也當登庸之初嘗以徽典
揆政賓侯之事與汝商量而考汝所言汝曾奏言于我曰
五典如何以徽百揆如何以敘四門如何以賓自今驗之
乃言致可有功以五典果克從以百揆果時敘以四門果
雍穆豊功茂烈之著于今三年矣豈可終于臣位而已乎
三載二字要着力發見非一時倖得之功且三載正考績

之其

正月上日　節

舜不肯即位故但命之居攝舜讓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詞
即居攝此必有闕文金仁山以論語補之帝曰咨爾舜天
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分明是
不允其讓之語意然後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爲妥必
於正月上日重其事也歲序方新一元初始正朔觀之時
也受終之事俱見下文愚意堯老舜攝堯猶君也下文等
事皆堯所當終爲之者舜代以終之故曰受終若曰堯于
是終舜于是始乃易命爲君之詞未妥文祖堯所從受天

下者始祖之廟也未知爲誰不可强言○按帝繫世本皆
以黃帝爲堯之高祖就告攝說

在璿璣玉衡　節

受終之後首察璣觀象宛然曆象授時意矣帝王爲治首
務莫大於敬天勤民故舜特先焉璿璣玉衡一串說璣徑
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其制可以旋轉列日月星辰并列
十二辰黃赤白等道於其上并及行之度數以爲飾之璣
孔氏以爲美玉非珠也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亦以玉爲之
貫於璣中可以東西轉運南北低昂下端從管中窺之以
視日月星辰所在橫而設之故曰衡也均以玉爲之貴天

象也璿璣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在察也恐歲久有差
設察之也察其遲速順逆朓朒（晦而月見東方曰朓　朔而月出西方曰朒）及次
舍之位也察器必須察天不然何以知器與天文不齊蓋
器久則敝歲久則差故須察之察之差便須整頓矣頓氏
謂歲久易湮之說爲洛蘘之陋亦未之深思耳七政日月
五星也政字意蔡傳明齊者欲器與天相準也五星木曰
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不言
經星十二辰者經星麗天不動十二辰與天同運無遲速
順逆之殊也◎璣機也可轉動有機巧故名之衡衡之
意以橫得名必飾璣故以夜間不可窺可以手切之也

渾天儀之說備於蔡傳茲不詳錄

肆類于上帝　節

此節祀神祇以告攝也肆字緊承上來言觀象之後遂有
事于神也自此至放四凶雖行於舜却稟命于堯說者類
主舜而忘堯失義之大者不可不正類于上帝禮惟天子
得以祭天郤祀之禮非人臣所得行舜以臣攝君之祭故
曰類禮潔祀又云精意以享也潔其物又精其意兼之六
宗主時四月星辰寒暑水旱自有祭法可據諸說紛紛皆
不必從按祭法泰昭王宮夜明皆壇名泰者尊之之詞楓
近宮讀爲禳祈宗當爲祭皆字誤也祭絹施爲營也昨前

春夏秋冬陰陽之氣出入地中故以少牢埋于泰昭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祭暑必於國南之壇祭寒必于國北之坎從其類也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故以名日壇夜之有明者月故以名月壇幽者隱小之義星明而小故祭星之所爲幽宗[illegible]吁而求雨之聲主祭旱言之兼祭水者兩以時至則 無水患也宇內之名山大川不能徧詣其所只向其方望而祭之故曰望丘陵大阜也墳水崖之地衍廣漠之野古昔聖賢帝黃帝顓頊勾龍之屬此必非無文之秩想當時有此祀耳不然舜代攝耳何以獨創此一祀通節言王祀天而及在天之神祀地而及在地之神不

王首句作王下分三脚○五嶽東泰山西華山南衡山北恒山中嵩山四瀆江河淮濟謂之瀆者以其各獨入海也

輯五瑞　節

此覲諸侯使知代舜也輯瑞必稟堯以堯之命斂之其輯亦必令朝堯豈竟朝巳正始云者舜與諸侯[illegible]事自此而[illegible]非曰巳爲君也桓圭長九寸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伸也躬象人形而少俯皆七寸尊卑以直[illegible]爲[illegible]形員其中虛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皆以爲瑑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日覲者遠近不同來有先後固不能如他朝會之同期于一日也見之時以[illegible]其瑞之信否而瑞合乎瑁之廣狹所見既少則詢察得以周詳可訪其方俗利弊禮遇又能曲盡可致吾接遇撫綏也詢察中察其非偽又察其國之民風土俗不必又分爲兩時事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須還之使知統攝之權在我也蔡傳正始之說猶可時講更新之說牿矣○陸賈甫曰不以亟見爲數不以後至爲慢此爲攝位而異其禮亦是通天下精神之妙法

歲二月東巡守　節

此代堯巡守也正朔制度禮器堯所須也一之同之修之如之從堯事也歲字另歲二月想代攝之次年孔氏以爲

班瑞之明月恐非既月方日覲群后安暇遽狩哉遽狩者諸侯爲天子守土自專一國恐其權過上命澤不下流故以時巡之問民疾苦晏子所云巡所守是也柴孔疏云燔柴祭天告至金仁山曰柴非祭天古者祭天必於郊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未聞至岱宗始祭告也且一歲四祭不已瀆乎記曰柴而望祀山川古者祭山埋之祭川沉之祀東嶽并及東方山川不能遍埋沉故柴而望祭耳此說足訂蔡傳之誤（蔡傳依孔疏說）望祭東方之山川而必云秩者敘其牲帛祝號之次第也牲犧牲也帛幣帛也祝祝冊也號名號

云云五嶽視三公云云　謂祭五嶽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

祭諸侯之禮祭其餘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隆殺不同等
也此祀神皆至也摯字即贄摯之義東后所包廣如世子
附庸孤卿大夫士皆在五玉即五瑞見上文三帛諸侯世子
執纁公之孫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取其群而
不黨大夫執鴈取其候時而行一死士執雉取其介不失
節以是爲贄見之儀此覲臣也或曰三帛以下受而不還
者也五瑞畢班還者也皆可以爲贄哉王方覲日周禮
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則
瑞自是瑞玉自是玉其摯諸儒傳就誤也時謂四時四時
中有分至啓閉月謂月之大小月中又有晦朔弦望日謂

日之甲乙日中又有永短此則有定數者須自王朝悉在
國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使正朔一準于羲和之所授
爲律謂十二律以律諸聲也律度量衡蔡傳甚明悉律長
短徑圍各有定制而其聲之清濁相生之損益亦有成規
準諸黃鍾之分寸以爲長短則爲度而有分寸丈尺引準
諸黃鍾之所容以起多寡則爲量而有勺合升斗斛準諸
黃鍾所容之秬黍以起輕重則爲衡而有銖兩斤鈞石玉
府之所藏俱有定式同之者使不得私相長短多寡輕重
也此是同制度時月由積日而成度量衡受法于律二句
註云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但精粗二

字有病時月如何粗日如何精律度量衡四字不平備之
正之同之只閑閑說不必說更改正朔變禮易樂虞堯舜
之世豈宜有此五禮吉以祀神凶以哀憂軍以撥亂賓以
親侯嘉以婚姻天子制之侯國遵行日修者恐其廢墜不
行也有補偏救敝意五禮中各有器吉器如簠簋之屬凶
器如衰絰之屬軍器如戈矛之屬賓器如玉帛之屬嘉器
如琴瑟鐘磬射侯投壺之屬乃五禮之所待以行者隆殺
有章等級不可僭差故欲如之如之者其規制要一樣毋
刓方以爲員截長以作短又要安於其分毋得以卑而奸
尊如後世三歸反坫兩觀旅泰是也此三句總是同風俗

如亦同也只如王朝之所定弄諸侯之車旗服色同于天
子之車旗服色也須活看卒畢事也乃復轉而南也註中
西向何可省至南如岱禮見四山禮同至西如初見四時
禮同至北如西禮見四方禮同如者亦舉祀亦覲臣亦一
正朔亦同制度亦同風俗此聖人大一統之治而維持封
建之法也歸格告時巡畢事用特牛禮之盛也

五載一巡守　節

上二句定朝巡之期下三句立誅賞之法五載之內其一
年天子以四仲遍歷四方其四年諸侯以四方遞朝天子
朝巡之期疎則情意易睽數則供應難堪酌以五載不來

不數最爲得中協時月等事不必補出敷奏三句亦不入
正朔同度等事庸曰民功事亦多端豈止于此敷奏不是
口陳必有簡冊如今須知冊之意曰敷者詳悉開之也但
恐是浮說未必實然又須明試試何所據問之牧伯是也
十二師固相牧以糾群后者如今朝覲考察凡一省之官
必問布政司即其意也明者不差錯也若試之而果爲有
功所言非虛乃賜之路車乘馬袞衣繡裳以旌異之言車
服以庸而無功之戒飭不言可知矣此亦必稟堯命爲之
敷奏句正是述職蔡傳其言不善句未妥言俱善的誰肯
自以不善陳之天子之前乎只云試之無功可耳

肇十有二州　節

此疆理天下之事亦作攝位時說三句平看分州域表州
鎮除州患各爲一件堯時九州舜始分爲十二故曰肇冀
地廣分出并州幽州青地廣分出營州重新設一邊講地
太廣恐德化遠而不流又與北狄接壤恐落屏蔽而不固
遼東與青越海道里不便故分之也内有兩意一則多置
侯伯可以宣天子之德意一則防禦外夷可以壯皇畿之
翼衛也封山舊州之鎮揚州會稽山荊州衡山豫州華山
雍州岐山冀州霍山青州沂山兖州岱山徐州蒙山梁州
岷山以上皆仍其舊新州則表恒山主并州表醫無閭主
幽州表營丘主營州所以爲一州之鎮也不可說辨州域
濬川導之使勿壅也不言十二不可以數拘也〈據經文
上下文皆言居攝事何故突然以即位後事插入於此若
分州不在居攝時何以甫即位遂咨十二牧耶唐孔氏云
舜攝位元年九州治畢以境界太遠遂別置之斯亦不足
據乎其爲攝位時事無疑袁儀卿王損菴皆如此說故直
訂之

象以典刑　節

賊刑截上言聖人之法下原聖人之心亦攝位事五刑重
也而流以寬之則重中之輕鞭扑輕也而金以贖之則輕

中之輕所謂從重入輕法之正也眚災罪重情輕則直赦
之怙終罪輕情重則直刑之所謂或由重即輕或由輕即
重法之權也欽恤串說制刑之心說天垂象人人所共見
聖人制五刑以示天下令人人共曉謂之典者有常而不
可易也墨劓剕宮大辟殘肢體而傷生命刑之極重者顧
于中亦有情法可矜疑親貴勳勞當酌議者不可一槩施
之於是設流刑以寬之宥者寬也徙之遠方完全其體是
寬之也流中亦有遠近不同鞭木末以木爲柄也垂革以
皮垂于木之端也官府所用以輔政者故曰官刑扑檟楚
二物皆刑屬此學校所用以輔教者故曰教刑此刑之輕

也然其中亦有情法可議者許其出黃金贖之黃金銅也贖亦有多寡不等此以上乃不易之正法眚過誤也無心之失律所云誤傷過失殺是也災不幸也或因人波及或非意侥叛小罪不深詭起就是犯重罪而情實輕不待流贖直赦之而已怙者有恃恃强恃勢皆恃也終謂再犯明知其非强很不悛乃故犯也其情可惡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宥贖而必刑之也賊殺也非一槩殺之當肉刑者肉刑當鞭扑者鞭扑不從減等便是賊刑二句從以五刑鞭朴貫入此諒情用法不膠于故常乃法之權也聖人制刑其精詳如此果何心哉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為憂哉何所憂憂擬議之未當也蓋今日制刑為他日用刑之準稍有不當將貽生民無窮之害是以敬之又敬憂念而不已也恐一民之冤上干天和下傷國脉也要如此發透若曰憂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乃用刑之心非制刑之心矣恤非竟恤之恤亦非哀矜而哀矜意在其中又慮失入意居多不可入有罪倖免意經權並用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兢業戒懼則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流共工于幽州　節

吁庸違象恭之言共工乃一巧言令色諛佞之小人非如窮凶故止流之驩兜之惡止以薦共工一事為同惡相濟罪之乃放齊四岳當先放矣何以背服此必别有罪也三苗恃險為亂宜之何疑而鯀之罪反重于三苗何也彼異者梗化固其常性鯀為人臣子强很悖戾上逆君父下圮同類九年中其僨事殃民不知其幾故罪特重焉流只是離鄉背井猶得優游自適放則有所束縛不得自由非可與人輕相往來杜門株守於安置地方而已驅逐二字不見更重流放獨非驅逐乎人之逃竄多逼迫當云逼迫禁錮有所以牢之矣拘囚即禁錮特云困苦桎梏械繫無所不嘗矣當時堯先見四人之惡此必堯之意舜承而行之得罪于己等言不取服者以天下之惡惡之故快心也有

公明二意

二十有八載　節

二十有八載記舜攝位之年者堯之壽百年十六歲　圻內民應服齊衰三月乃如喪考妣服喪三年圻外民應無服乃三載之內不忍作樂絕靜八音蓋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思慕之深如此父死曰考母死曰妣三載連下句

正月元日　節

格于文祖告即位也作喪畢之明年說喪畢明年何所據乎據孟子也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喪畢且避況遭喪肯遽即位乎然春秋嗣子遭喪踰

年即改元舜非嗣子故喪畢也如曠年無君何曰孝子諒
□□宰攝之舜已攝位政自已出故無曠年無君之嫌

詢于四岳　節

舜初即位乃謀治于四岳葢天下之賢才與民隱無窮一
人之搜羅視聽有限安能一一周知所賴四方諸侯各舉
其所知以上告天子而統率之權則在四岳也故於岳詢
之四門曰闢凡懷才抱德之士隱于山林巖穴者無不㝡
征於朝則四方之門誰非君門四目曰明如鄭俠上流民
圖凡田野之顛連困苦千態萬狀皆得入于君之目則四
方之目誰非君目四聰曰達如祈寒暑雨之咨籲天向隅

之泣皆得徹于君之耳則四方之聰誰非君聰此之謂弘
闢登進之門視聽萬里之外也曰四門有天下一家之氣
象曰四目四聰有天下一身之精神

咨十有二牧　節

每州以諸侯之長爲牧專任養民之事故曰牧食哉句作
頭下以教化用舍開說撫馭有道用舍各當即是養民不
必說㝡能所以全其養侼允難壬所以安其養食哉食乃
民之天不可不足惟時謂耕穫之候禁止興作使三時不
失其務三農各肆其力也遠邇就各州中說遠民勢扇絕
情亦睽治不宜太峻故以㝡道治之寬之以歲月假之以

便宜不過求也邇民日相親情又易玩治所當加嚴故以
必能期之提撕之周到勸懲之懇切毋因循也撫馭不乖
則遠邇各得而民化矣有德者惇之重其祿隆其遇所以
惇也仁厚者允之推心置腹諫行言聽所以允也包藏凶
惡之人則難之或投之郊遂或屏之遠方拒絕之至若與
之爲難也如是則正人造福奸人亦不得遺禍而民安矣
總來一箇中國順治蠻夷楷荒服言若楷各州夷于率字
無味

舜曰咨四岳　節

人主之務莫先於擇相故求總治之職有能至惠疇一氣

說奮字有激昂意熙字有恢張意日氏曰天下之治不進
則退必常存奮迅心乃有日新之益帝載禮樂刑政工虞
教養皆是熙字王樵菴曰以下文阻饑不遜寇賊等語觀
之便說增廣於堯時何妨今日一政未善一民未安而堯
之事隳矣故須廣之就今日言非堯未廣而今欲廣之也
奮庸熙載一直講奮發有爲興起事功使巍煥破格之勳
益恢張也有能與使宅相呼應亮采惠疇亦一直采即載
疇即釆中之類下文黎民夷冠草木鳥獸胄子是也工夫
全在亮字謂裁度明白也有提綱挈領之意采明疇順非
所以熙帝載乎薦禹必曰作司空者本其治水稱職見甚

堪爲百揆也汝平二句重懋哉平水土當勝勸勿行工夫曰使仍居舊職耳府者指百揆之事言即亮采惠疇也懋即勉爲此也錄舊績也新功不對巷以司空兼百揆也司空不更擇人而必使禹仍爲者非功緒未竟之說蓋平成之績奏之甚難欲保之于無窮非禹不可故使兼之讓中有二意相職難堪兼而任之尤難中之難也帝已俞其所讓而又不聽者庭臣僉薦至公成命在先已定且既讓失性冦賊姦宄職任方殷故不聽也往哉餚遣就職也讓亦即懋哉中之意○特書舜見前此未嘗稱帝也禹稱伯禹繼鯀而爲崇伯也

帝曰棄黎民　節

棄爲后稷主養契爲司徒主教皐陶爲士師主刑在堯時已然此因禹之讓而皆申命之仍舊職以終前功也此節申命稷終養民之事厄于饑要活看水初平恐民尚艱食是聖人視民如傷之心未必果饑也下文不遜寇賊倣此播分散之也以播種之法教民爲之因天時之早晚辨地利之燥濕一如教民稼穡之初庶幾食足而饑免養民之職于是乎終矣

帝曰契百姓　節

此申命契終教民之事不親恩情衰薄也不遜倫理乖違也惟不親故不遜也敬寬還作兩件說必云敬即是寬乃經生深其說以求異于人至其下筆必不能合敬寬而一之也蓋敬者敷教之心寬者敷教之法與居敬行簡意同敷教不敬則視爲泛常闊略或未能詳明人心或未必竦聽故須敬至其教之之方又不可拘而畏之迫而夌之要在漸之以歲月不責效于旦夕示之以優容不董督以威嚴蓋理出于固有原非外鑠聖人勞來匡直輔翼亦不過使自得之而已此教道之成契所當終者

帝曰皐陶蠻夷　節

此申命皐陶終士師之職猾亂也與兵犯邊寇賊句指中

國人說不必項猾夏來寇者群行攻劫也賊殺人也在外爲姦在內爲宄左傳文只作王畿內外說不必如日記云云五刑四句示以刑流之等惟明句示以用法之要服就流居乃一定之法非是說要如此重在惟明上克允非以効言惟明而後能使人信服見不可不明也五刑是冦賊姦宄之不可宥者五流是寇賊姦宄之有可議者三就見輕重之有等三居見遠近之有等至於用之之時必須明明者竭精斷鞫稽覈察情無辜者不至于濫入巧佞者不得以倖免當刑則刑而刑者又不失乎輕重之則當流則流而流者又適合乎遠近之宜這等明白一毫無所差錯

乃能使人信而服之誠曰克允至于克允則寇賊姦宄廉
幾華心向化而蠻夷亦不足化矣

帝曰疇若予工　節

此下五節皆新命虞工不比百揆故泛咨之此節求共工
之官百工技藝莫不有至理存焉工藝中度服器如式不
作淫巧順物之宜所謂若工也諧卽順字順理則不乖故
曰諧垂之巧思正順理之巧故以共工命之

帝曰疇若予　節

此求虞衡之官者者順其生理長養之愛護之非其時林
捕有禁及其時取用有節是也虞者度也以其能度物性

也工有金工木工等而共工爲之長虞有山虞澤虞等而
益爲之長烈山澤不必用入益皐陶之子

帝曰咨四岳　節

典禮重事故咨四岳而命之然特咨泛咨不咨亦無大關
係不必將來纔復有能者不但知禮之文直能探禮之本
三禮祭天祭地祭宗廟也夙夜二句示以交神之本一氣
說下交神在心清工夫在寅直人之交神一心而已若斯
須放縱則邪念乘之靈臺丹府汚而不潔一膜之外皆不
相關況幽明之隔能相感通哉故必自早至暮雖非祭祀
之時常存對越之敬凜然肅然不使少有私曲奸其間則

此心潔清一私不染可以交于神明矣寅直者工夫清乃
其效也往欽中亦包寅直清意

舜曰夔命汝　節

此因伯夷讓夔而命之典樂可以典禮必能典樂可知故
不咨命之天子諸侯卿大夫之適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
故欲其預教樂所以教也直溫四句俱以樂貫正是教之
事言志以下則原作樂之本及感通之妙以見樂之可以
教胄子意蓋直者無回互隱伏必須從容和厚乃不徑情
迫切寬者襟度弘遠能有容然不莊嚴都無筋骨鮮不爲
闒茸縱弛之寬故當自其缺少處以樂輔翼之剛陽德也

奮厲自強而威稜不歛將來屬恣睢人或受其虐簡者省
事不爲瑣碎而一切煩文都捐寧無玩物輕世故當自其
流弊處以樂禁防之詩言三句言人聲所由生律和句言
人聲所由和尚未被于樂至八音纔是被于樂樂本于詩
詩本于心志者心之所之也心動于中不能自已乃作爲
詩或有所好惡作詩以美刺之或有所悲愉作詩以宣洩
之皆所以言此志也有言則必歌之永者長也言之不足
又長言之咨嗟詠嘆之中而長短之節隨吾聲而發焉所
謂歌永言也歌有長短而宮商角徵羽之五聲其清濁高
下卽附于此永而生焉所謂聲依永也歌聲極長而濁者

爲宮極清且短者爲羽而由宮以下由羽以上可推也聲與歌一時齊出非有次第故曰依永律謂十二律黄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而吹之爲黄鐘之宮因制十二筩是也人聲有五信口雜出未必能成文而不亂太高或入于噍殺太下又入于嘽緩未能得其中聲故必以律準之使其受法亢者抑之墜者揚之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由是被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間而作之爲樂則見其諧和矣無有失次而不和者矣奏[illegible]者當高而下當濁反清損益失宜陰陽紊亂也不奪倫即克諧一正一反之意不取純如皦如之說奏之郊廟而上帝歆祖考格神之和也

奏之朝廷而群后讓庶尹諧人之和也聲樂感通之妙至於如此豈不足以教胄子哉○單出爲聲聲成文爲音或曰在人爲聲被諸器爲音宮聲出于喉商聲出于齶角聲出于舌徵聲出于齒羽聲出于脣按韻書訣云宮舌居中商開口張角舌縮却徵舌點齒羽撮口取○子黄鐘寅太簇辰姑洗午蕤賓申夷則戌無射爲六陽律丑太呂卯夾鍾巳仲呂未林鍾酉南呂亥應鍾爲六陰律陽律生陰律爲下生陰律生陽律爲上生十二相生至仲呂而窮其數不行○五聲論長短之序則曰宮商角徵羽論相生之序則爲宮徵商羽角宮屬君商屬臣角屬民徵屬事羽屬物

○按五聲相去一律則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謂之變宮又自林鍾而下有半聲自蕤賓而下有變律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葢律呂之數往而不返黄鍾不復爲他律役至仲呂而窮故也

帝曰龍朕堲　節

納言之官作天子之喉舌因伯夷之讓命龍爲之讒說諸人之說也其說能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善人君子之行被所傷敗故曰殄行且虛張失實妄誕不稽使人聞之眩瞀駭愕故曰驚師害治莫此爲甚所以可惡命汝作納言

以防之凡聽下言以納于上受上言以宣于下讒人每乘此際以行其奸故自夙而夜不可不仔細詳審以求其信若命令若政教審必出于宸衷而無小人貪緣假托若敷奏若覆逆審必出于下情而無小人詐僞誣罔方爲允方可出之納之夙夜二字不作勤意乃不可疎漏之意允是覈實之謂非當于理也敷奏字易明復如今復命逆迎也迎上之旨而陳之故亦曰朕命允而出則矯僞無所托允而入則邪僻無自進何能殄行驚師哉如後世片紙由自宮中而外庭莫辨上官桀之書詐也而寄命大臣不得自安皆坐出納不允故也命有出納而官獨以納言名以納

該出○按以上九節先擇相次播穀次敷教次明刑次利用其餘以及草木鳥獸然後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而終之以去讒恭己無爲之大畧見矣

帝曰咨汝二十　節

既分命之又總告之講此要顧前十一節意四岳止是一人欽亮一直說時杜靜臺曰是也陳大猷曰欽以趨時從陳說亮前解作明此解作相對天說耳講中入明字意更可工曰天若天秩天序天命天討人君之事莫非天也二十二人或總內治或總外治或提其綱或理其目必欽而及時以相之始爲不負于天耳相天卽所以相君

三載考績　節

上嚴治人此立治法乃維持人心之具也三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其槩故考其功狀特戒之勉之尚未行黜陟至三考則服歷久而歲月深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定矣故黜陟行焉考績于三載旣不失之太寬黜陟于九載又不至于太嚴賞罰明信人人勉于明而勿爲憂所以衆功無不熙廣也豈特此耳三苗乍臣乍叛最未易分至是善者吾得而留之不善者吾得而徙之則亦公道昭明而衆心服也去留惟命亦見黜陟之法得行于彼矣二句以效言而不平分言有類于黜陟之事故帶言之極言法之效耳

舜生三十徵庸　節

史臣總序舜之始終徵庸自其起側陋膺僉薦之時言也在位自其試諸難嘗居攝之後言也曰三十曰三十有天降大任不遲早之之意五十載言其歷數在躬之久也陟方猶云升天乃死史記舜崩于蒼梧之野孟子云卒于鳴條計壽百有十歲堯崩而人心思慕舜豈無之此意要識得

尚書曉訂卷一

尚書晚訂卷二

明金壇史維堡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禹如甫輯

大禹謨

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典記事謨記言

曰若稽古大禹　節

聖人不以致治之盛忘保治之心欲圖治于無窮也文命蔡傳以聲教四訖貼之就德化說本治水成功來雖曰禹之功當以舜爲主有虞之世天地平成矣府事修和矣文治所漸蔚爲精彩敷於四海如禹貢所云漸東被西訖南暨朔無不遍矣而禹之心不敢自以爲足也於是陳其謨

以敬進于帝焉所祇承下文克艱云云是也承字訓進字爲妥舊云承舜好問樂取之美意而陳謨却又多轉了

曰后克艱厥后　節

此正祇承之謨克艱君臣並重不必单重君克字註以不敢二字解之從心上說然無一段作爲何以能勝其艱此而夙夜祇懼盡所當爲惴惴焉若亂亡之將至此之謂而思治危而圖安此人之常情而居豈履泰鮮不忽焉于克也政乂二句不平政所以爲民也敏德因政乂而化之速也覩下文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自可想見豈政自政民自民乎根君臣克艱說下乂而敏德其功用皆在君臣之

精神心術中精神心術一息不流則舉向所爲水火金木土穀之修正德利用厚生之和或至靡墜而民遂失所覩感矣故必克艱克艱者非徒知之實允蹈之中間有許多作爲君曰道臣曰職各有所當盡者上下憂勤眞足以鼓動黎民所以政乃治黎民化之神速也二句不作效說乃者難辭言如此乃能如此正見不可不克艱之意○克艱者能其艱也君道臣職六府三事可想

帝曰俞允若玆　節

允若玆句起下文語意嘉言三句推克難之效甚大稽衆四句詳克艱之事甚難末句以歸之堯其歎然不敢當正

見舜之克艱處允若玆轉下申云豈止政乂民化已乎未妥益聽言用賢安邦孰非乂民之事而萬邦之寧豈在政乂民化之上乎言路視君心爲通塞而芻蕘工瞽皆有一得克艱則必有以傳而訪之故無伏賢人覩君心爲進退而窮巖僻壤多藏潛德克艱則必有以羅而致之故無遺萬邦見君心爲安危而匹夫匹婦願望無窮克艱則必能使之樂樂利利人被其澤而各得其所故無不寧攸字遺字咸字要重發揮俱從上人身上說來乃克艱所致最難得者若要嘉言罔休其在稽衆舍己乎夫稽人易稽衆難稽衆已難舍己尤難玆乃廣詢博採至其言之善者欣然

從之并形骸肢體都捐此非忘私之至何以及此欲爲邪
咸寧其在不虐無告乎凡人有苦楚力能控訴于上不虐
何難惟彼無告如鰥寡孤獨及一切愚蠢儒弱之人力量
少弃說無門最易虐之須捫摩周邺與有告之民同方是
不虐此非愛民之至何以及此欲野無遺賢其在不廢困
窮乎士人聲名漸著登進有階不廢何難所謂困窮僻處
荒陬養晦自高深藏不市最易廢之欲使不廢闢門以求
之弓旌以來之爵位以任之此非好士之至何以及此惟
堯能之非惟誇見今以後吾與爾群臣不可不共相勉於
克也要點此意時克不必帶敘說只說能其事罷了

益曰都帝德　節

益因舜歸美于堯乃贊堯以勉舜謂堯之克艱本諸盛德
也廣運二字一直勿平須在心體上說不可涉治化上去
廣如天之覆冒無遺運如天之行健不息聖神文武承廣
運來變化不測謂隨在而見非聖變爲神武變爲文也四
乃字正形容不測意文武亦就心上說非制作之文戡亂
之武聖者大而化之不思不勉是也神者無方無體不可
致思是也武者威嚴在望而戾氣潛消聖武不在于戈也
文者經天緯地而英華煥發至文不在粉飾也口氣如云
乃爲聖乎又毋乃爲神乎乃爲武乎又毋乃爲文乎分言
之非偏于一德合言之亦不泥于定名正見其妙處小註
舜迹有象意不取惟德之盛自能克艱而天因是眷之矣
奄有四海二句直說下天下即四海奄有其地而爲之君
正是眷命之實得天如此亦可見克艱之效矣後補勉舜
意要緊

舊王贊堯或欲即作贊舜玩上文說來語氣良是而蔡子
疑益言爲諛佞不從則下文帝德罔愆云云獨非頌詞耶
何以不屬之堯

禹曰惠迪吉　節

此言天道感應之理不可誣見不可不克艱之意爲陳謨

責難乃益只將舜稱贊一過殊不見有自盡意故復發此
謂天人相去雖遠而感召毫髮不爽人能順道則天助其
順而應之以吉人若從惡則天厭其爲而應之以凶殆猶
之影響然斷斷乎不可易者見得克艱則吉否則凶以終
上文意惠迪從逆推開說不必以克艱爲惠迪政乂民化
爲吉或云惟影響不是必然之應乃是吉凶不是外來皆
由此出之意細玩不甚相遠陸云惠迪即是吉從逆即是
凶則未必然難道聖神文武即是天眷耶

益曰吁戒哉　節

此列克艱惠迪中條件故曰推廣儆戒句作頭下八件乎

看是目無怠句是儆戒之功四夷句是儆戒之效法度如
禮樂刑政之類皆有個成式無虞之世視此爲陳迹無所
用之物易于廢弛故戒其罔失也逸以身言謂縱于體對
勤字看樂以心言謂娛于情對憂字看逸即遊觀田獵之
類樂即飲食聲色之類罔遊者勿往來于其中也淫溺也
此過字更佳勿沉溺于其中也無虞之世君子多私憂過
計之談人君或以爲不必然而踈之邪人巧逢易親或有
一長表見人君多以爲無所妨而容之所以任不專而去
不果勿二者一也形迹不存讒毀不入終始不渝若一體
然無相間也疑者不决也遲回需恐姑息優容人談其短

且以爲見忌且以爲巳甚不甚信也疑謀二句一正一反
相形百志訓百慮慮即謀也中心見理不明故圖事揆策
多疑而不安不得于心則自生愧作此志烏能熙廣故疑
謀不可成而凡百圖爲必合理而廣大斯成之也惟王畫
制而蚤有譽至聖積盛發時而聲名洋溢此之謂以道得
譽何不可之有乃違道干之此必有曲意徇物驩虞市恩
以邀之王道不令人喜豈宜若是欲字只作願字看亦就
百姓上起見玩洪範汝則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此乃是大公無我之欲從百姓不是從巳若于巳便於民
不便即是有我之私不是大同了故戒其不可咈民從巳

也無怠於心念念不忘無荒于事件件做到此正是克艱
工夫故不但中國服從而四夷且來王功效之大何如哉

禹曰於帝念哉 節

適節作保治說不可以惟歌以下敘成功應無虞戒之以
下詳保治應儆戒說聽惟二句串看不可平對養民兼養
身養心二意水火二句正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此
天地自然之利乃養民之具惟須修之天生五材民並用
之朝饔夕飧資于百穀或有餘則相制以洩其過或不足
則相助以補其窮以與天下之大利所謂修也正德利用
厚生此人事當爲之務乃養民之事惟須和之教他明倫

理修禮義以正其德教他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教他
勤生業節用度以厚其生件件區處各得其宜而無所乖
違所謂和也五行不言相生言相尅不必拘隨便言之耳
蔡傳相制相助分明兼生尅言豈聖人調燮五行但有制
而無補耶正德利用亦曰養民者民德不正雖有粟吾得
而食諸民用不利則耕爨之具俱無所資食亦無由出究
居室織紝百凡尤急可不備乎工而兼商貿遷化居亦用
所出也制節謹度是食巳足之詞愚不謂然食巳足豈不
必生了但節之乎樹藝尤要緊也九者功說其成而言敘
是不失倫次之意亦只是修和之致一一整頓無有紊錯

便是要與和字有分別和者諧也敘者修理也九功既敘則民享其利而樂其生於是乎形之于歌如康衢擊壤是也至是而養民之政成矣顧始勤終怠人之常情一念怠而向所為惟修惟和者不可保矣必於民之勤于府事者則戒諭而美之於民之怠于府事者則督責而威之一則令其有所慕而益勤一則令其有所畏而勿怠既戒董矣又勸之者蓋慕與畏事出勉強恐不能久不若即其前日所詠歌者比之于樂以寓勸相之用焉蓋動以天機之所自發而不在聲色之間則其力于勤愛由中出匪以慕也其戒于怠惡自內生不以懲也而前日惟修惟和之功得

以久存而勿壞矣俾字主上人言要著力發此皆保治之道益之所謂儆成者也帝可弗念乎

王氏炎曰政莫切于養民六府養民之具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濬澮之濬瀦之蓄井之汲修水也鑽燧改火木鐸有禁焚萊有罰修火也卝人掌金錫之地而為厲禁以時取之鎔範而成之修金也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斧斤時入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修木也大司空以土會之法辨物生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壤以教民樹蓺修土也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詔國用凡民之食上四鬴中三鬴下二鬴修穀也水以制火火以鑠金金以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天地自然之序無恒產則無恒心六府修然後可以正民德織紝而衣耒耜而耕餐飫而食資六府以利用也老有奉幼有長鰥寡廢疾有養資六府以厚生也六府出于天地三事出于六府而修之和之則在乎聖人

帝曰俞地平　節

禹言養民之政當保舜因歸功于禹地平天成一直水去故地平地平故天成允治又因平[illegible]也地平不但水退有我疆我理之意天成非以形體言乃以氣化流行言在生物上見之府有藏聚之意以其為財用所自出也事

者職業也以其為人所當做者五行順布百穀時成則府治民性復民用足民生厚則事治允治信其已然之詞永賴者此六府三事萬世之人無不資此以生固將與天地相為終始者正所謂俾勿壞也此允治永賴之功若非地平天成何以致此非乃之功而誰功功即允治永賴之功平成意藏在乃字內功績功勞之說殊[illegible]瑣瑣

帝曰格汝禹　節

此命禹攝位也與上節不相蒙不怠就勉禹說與勤字對看師指民言不入臣與下節民儀民依相應兼總耄期看年在耄期之間也倦勤泛說不指典禮命討

禹曰朕德罔克　節

禹辭攝位之命讓于皐陶種德就用刑上許邁者着力前行種如農夫植穀之義言殖培深而滋養厚也德降民懷作一句用刑之前而慈祥寓用刑之後而刑措成雖刑也實德也民被其德莫不愛慕感悅懷而戴之正見他可稱位意念兹四句祗揚講念兹就專舉言或未遍數廷臣名言就口中言或未發自誠心所推服猶未見其不可易今念之在皐陶而已舍之更要別求一人無有也亦在皐陶而已言之在皐陶而已發于中心之誠實亦在皐陶而已反覆思之卒無能易惟帝當念其種德之功而使之攝位

也德功非兩樣以德化民正其功

帝曰皐陶惟兹　節

舜因禹讓而稱皐陶之功以勉之言外便見不聽其讓矣罔或句提起明刑二句是用刑之作用期治二句是用刑之美意恊中句打轉聖人爲治不過欲民入于綱常倫理之中豈欲刑之也哉無奈民不率教故不得已刑之設使天下無不率教之民則刑固可以無設矣聖人之心原不欲用刑而用之時又豈可有毫忽之差乎此意無人識得惟皐陶能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明者言精當也輕重取舍不差而因有開諭化誨以刑爲教之意所以得于感動者出刑入教而相親相遜兼穆成風所謂治也民既率教何待於刑故無刑也刑明而教弼則治矣教弼而治成則無刑矣此與聖人起初原無刑民之心始慰矣故曰期云一套說兩期字俱着力協中只是各歸于教意不必死講無過不及下民至衆豈能皆爲中庸之君子而豈民很發協字乎協中之功是汝明弼致之也懋者當成功之後勿替初心非勉其未至之意

皐陶曰帝德　節

帝以協中爲皐陶之功皐陶不自居而歸之帝德罔愆一句作冐下十句正罔愆之實也寬簡刑賞開說爲長下與

衆皆指民或以下字屬臣不取簡寬要說得細若曰不煩瑣便是簡不刻核便是寬則漢高之約法三章除秦苛法漢文之柔道致治淸淨寧一可爲舜之寬簡乎舜之簡乃執一實以御百處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非止是省其科條云爾也舜之寬乃乾元之覆冒無外聽群生長養于中江河之茹納無遺任庶類游泳于內非止是寬其督責云爾也罰弗及嗣惡惡之短賞延于世善善之長嗣且弗及豈肯及世世且遠延嗣可知矣過誤所犯雖大必宥況小者乎不忌故犯雖小必刑況大者乎罪已定矣而法似太過還當減一等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法似不及還

當加一級則從重以賞之宥過者直赦之也此人直赦之不可罪疑者從輕與也此人從輕與又不可介在可以殺可以無殺之間殺之則人不辜不殺之則我不經二者斟酌不定與其陷人於不辜寧自失于不經二句極形容聖人不忍之心袁云不辜與無辜異無辜者無罪也不辜者不當罪也亦是又云失出非常事故曰不經愚謂情詞之所犯無這等一條律比附得來要減等又無處減起分明是疑刑乃從直赦此非常法故曰不經也合而觀之從重卽輕寧出毋入哀矜惻怛之衷與仁愛忠厚之意隱隱可思天之大德曰生帝特好之所謂好生之德也是德也出

乎帝之心入乎民之心流衍洋溢浸灌滋潤論透徹之極卽肌膚骨髓而俱淪論厭飫之極合神情血脉而俱滿何其洽也則見斯民也其中欣欣然皆生意也其身森森然皆生理也以此之故不犯于有司於明刑者何與焉不犯打轉協中罔干見得帝之無刑乃不期然而然而畢之所期者淺○罰弗入句以上四句爲常法下四句爲權變之法良是但此節書與象刑節不同彼論制刑此論聖人之心有一步緊一步意重形容聖心之不忍不重經常權變

帝曰俾予從欲　節

講此節要得申美之意從欲風動一氣說休字卽是風動叠四方鼓舞于德教之中休孰加焉不必推高一層俾予中藏得明刑弼教意但不可露欲者欲民協中罔干也從欲民果協中罔干也孔子曰從心所欲是也天下皷萬物者莫疾于風無影形而四達庚草遵之靡然而從孔子曰草上之風必偃是也極形容過化存神之妙惟乃之休若曰非予之休由乃明刑弼教故致此耳

帝曰來禹洚水　節

帝又敘禹功德之盛申命之攝位成允莫與爭功丕績一類勤儉莫與爭能懋德一類成允者所條陳决川濬澮之言鑿鑿可據後來施行克副所言非說得行不得也成功

者地平天成府修事和當考績時其所建立歷歷可紀非績用弗成也這樣功造生民之大命開萬世之太平前此後此誰曾有之故曰惟汝賢常人處成功之後多有盈溢怠惰之心汝又能勤于邦文命敷而祗承于功度而弼服萬邦乂而思日孜孜非勤而何克儉于家飲食則菲衣服則惡宮室則卑非儉而何滿假驟頁說不滿不自足也其心常虛不假無已時也其心常惕假乃寬假之假非虛假之假凡人當功成後逸心易生必且放寬一步而禹不然所以爲尤難這樣德群像中誰得而伯仲之故又曰惟汝賢有能而矜恃功而伐人之常情孰知矜伐者忌之媒而

爭之府也汝于此又能善處之負克勤克儉之能方且遜焉若慝不敢挾之以自多惟其不矜也而天下于是乎拜下風矣樹厥允成功之功方且歆焉若虛不敢張之以自大惟其不伐也而天下于是乎遜偉烈矣何爭之有惟字極有意味訓惟字作雖字者非不爭主衆人心服說不重禹之功高能著上蓋天下共圖于功能之中而無可爭也懋德嘉績也當推開講不可死粘上文汝賢莫爭之語亦不必以皐陶來相形非聖人渾然口氣

人心惟危　節

舜將以天下傳禹乃并以治天下之法傳之人心道心非

有兩心只是一个人心自是不可袪除若無人心更從何處討个道心人心亦非是不好的如口之欲食人心也朝饔夕餐難道可廢此食之得正者也餔啜嗟來則私矣如目之欲色人心也男女居室難道可廢此色之得正者也桑間濮上則私矣但要看所發如何危者險也言其容易引誘容易發作如登崎嶇之途稍不隄防則墮落坑塹軀命不保莊子所云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微者細也又隱也言其杳冥難尋馳逐莫定如死灰殘照且明且滅如平旦之氣幾希而牿于旦晝堂下之仁甫動而與于興兵是也要使危者安須從險途回身斂足轉入康莊方纔安穩要使微者著須將此餘燼噓使復燃培養擴充直至全體昭灼方纔著明精者從欲中辨出个理來如沙裏淘金一者守定一个理在此更不使纖欲參入其間如真金不入以鉛錫有至純至定之意一即是中惟一故能執中工夫全在精一執中處無工夫中雖就用上說亦要根心來允信也乃決然之詞非允恭允塞之允

或問心一而已而有人道之分性何以不可分余曰孟子道性善而味聲色臭安逸未始不以為性也仁義理智天道則又以為命中有性也何嘗不歧而言之耶性也之性亦從其發于人者言之也命也之性亦從其發于道者言

之也必如此而後論性為恰當若曰性一而已矣則非惟孟自矛盾而孔子相近不移之說悉非矣

無稽之言勿聽　節

治天下之道在執中而所以保護此中又在聽言處事得其要言稽于古方不失先民已然之中無稽者鑿空杜撰議論不徵于往牒則為一人之私言而非千古之確論聽之不惟長利口之風且至債天下之事矣故戒勿聽也謀詢于衆方能合人心同然之中勿詢者偏見獨是裁度不酌于輿情則為一人之私謀而非朝野之公是庸之不惟啟專植之門且至基無窮之禍矣故戒勿庸也勿聽勿庸

以妨政害治爲中道累也言謀俱就人說俱入中字講或云不必入中豈天下之理更有出于中之外乎此正帝好問執兩端之心法言不苟聽謀不誤庸安往而不允執其中乎上守此中示以爲治之法此護此中示以害治之戒卑看不平

可愛非君　節

此告以君民相須當盡治道末句决言攝位之命不可辭也首句要體口氣講何戴守邦正詳所以可愛可畏之意欽哉句一氣說下愼即是欽敬修即是愼俱本上文二節作骨不必寬說謂天下何者最可愛非君乎何者最可畏

非民乎君至尊尊則可畏不言畏而言情何也民以君爲命非后則强凌衆暴莫相統攝將何所奉戴此其所以可愛也民至微也微則可忽不言可忽而言勢何也君以民爲守非衆則衆叛親離孑然孤立將誰與守邦此其所以可畏也戴只是作主鋤强暴不至相害之意不必說到罔邺饑寒處欽愼者居可愛之位當兢業于君道之難盡臨可畏之民當戒懼于小人之難保也然愼之道何如從吾心所願者敬修之而已人之良心孰不好是懿德而所願乃有可此正所謂人心道心也擇道心而欲之從吾好而修之精一以執其中猶諭以防其害精一所到功力卽加矣是則無不善生于心害于政禁願已愜君道已盡民生康寧而君祿亦永綏矣倘君肆然于民不知敬修君道失而能保其民未之有也民不保而能享其祿亦未之有也四海困窮民失所戴天祿永終君罔與守正關愛畏意言到此則不見其可愛而深慮其可畏矣惟口句見不可多口之意起下文不再之語耳

禹曰枚卜功臣　節

帝所言人事已盡禹乃以天命辭之意天命或別有所屬也枚卜人人而卜之如稷契夔龍伯益夷垂等皆是曰功臣便包得德字訓昆爲後者後昆之義也官占之法有個

次第以自家爲主次及人次及鬼神故先斷以己志之可否然後命於大龜决其從違朕志先定懋德嘉績是也詢謀僉同莫與汝爭是也鬼神依卽龜筮從非兩事玩只氣想已卜過俱主攝位說胥吉蔡傳云卜禹已吉不消再卜夏氏云卜汝已吉豈有更占他人而吉兩說稍異俱從卜過說若說未曾卜過到底說不來固辭只是堅執不從之意或別有一番推託若曰猶然罔克枚卜云云不已贅乎惟汝諧言再無他人代得諧非諧和之諧謂其宜也如云盛德大功曆數已有定屬人謀鬼謀幽明舉無不從他人其誰堪此

正月朔旦　節

禹不能復辭乃受攝位之命于帝堯之廟必于正月朔日者體元居正也神宗決然是堯不待引祭法爲証受命與受終不同受終者堯終其事而舜受之堯一無所與受命者但受居攝之命未必盡終所事也如征苗之命猶出于舜蒼梧之狩舜猶行之可見此二句是受天下于人必告其所從受下二句是受天下於人必徧其所嘗行率是總臨之意崇體統也率百官則總朕師可知若帝之初接故事也只覲象祀神覲臣三事不入巡守此見授受同一道先後不殊禮

帝曰咨禹惟　節

此乃禹攝位所行之事當時薄海內外各迪有功惟苗梗化故命禹征之濟濟指諸侯說蠢茲至伐罪示以征討之意爾尚二句期以克敵之功昏迷句惡之源侮慢四句惡之流民怨天怒承上說以上照經文遞遞說下不必分處已待物行政用人奉辭即惟時二句之辭心不一則疑二力不一則退縮皆敗道也有勲不必誅之率教便已

三旬苗民逆命　節

禹征苗以師臨之三十日苗恃其頑猶不聽服時益從禹出征乃賛于禹曰今月伐苗與其服之以威孰若化之以德獨不覲德有感通之妙乎天至遠矣惟有德之人馨香發聞薰蒸透徹可以感動雖寥廓之處無不至焉德足動天可弗修乎然修德之道莫如戒滿而崇謙何者有滿有謙者陰陽之氣滿損謙益者陰陽之理也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物極而必返其損也若自此招之而使來剝者必復穉者必老由微而至盛其益也若出于此之所自受是乃盈虛消息之理自然而然不可易也天道且然况人事乎吾覲帝也持謙道以事親而受益固無方矣帝初耕于歷山往于田以不得于親之故日呼旻天而泣于其父母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

之慝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夔夔然有莊嚴戰慄之容誠孝如此故瞽瞍雖頑亦信而順之帝不敢以已之孝爲已至而呼號引咎供職小心謙孰加焉頑嚚之父母卒至允若益孰加焉於此見德之足以格親而天可知矣神也者天之所以效其動者也誠至則吾心之精純與鬼神之靈爽亦且潛孚默契洋洋如在矣矧茲苗頑亦人類耳豈有動之而不化者乎是已非苗輕試威武毋乃有滿心焉苗之逆命固其所也曷亦反而自修其德乎斯言也廓然天地之量冲乎川谷之虛固嗚謙之盛德而昌大之格言也禹拜而俞之遂班師整旅以歸而返命于帝焉帝乃大

布文德仁以漸之義以摩之禮以栒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感
武專尚教化視音之文德若增而布爲其於苗之逆命與
否殆相忘於覆載間矣當此國家閑暇之時執干者舞于
賓階執羽者舞于阼階太和之氣融洽交流而苗之格也
適當其時回邇班師之日不過七旬耳德之感召抑何神
哉夫臨之以兵久而愈抗化之以德不久而來此非謙之
果足以受益而德之感通遠乎
動天至刱茲句舊主惟德二句做一頭下以天道人事鬼
神分三項推明不可不修德意叚叚後邀苗殊爲破碎今
玩文勢乃是一氣說下而意自珠聯也動天弗屆言德之

當修滿損謙益言修德之事在崇謙戒滿舜事親一叚復
即帝之以謙受益者驗之而因推極于感神以終動天之
語意感神與動天正相照顧刱茲句單承感神而亦不失
爲通承蓋以此句作結局也惟德句不入偃武意更渾然
動天就眷顧上見之遠即天一直說滿謙只借天道以形
人事故只以陰陽之氣言天道則陰陽之理也號泣于旻
天于父母言呼天而泣爲父母也或云呼天亦呼父母亦
無妨旻愍也謂已可愍也負罪引慝歉然真有自怨自艾
意正其不敢滿而自謙處子職必有事故云祇載乂若正
其益處謙果可以受益信乎德必可以動天故又以至諴

感神決苗之必可以德化也[illegible]人自不
思耳感神不作祭祀時說[illegible]舊云大舜之德豈有不敵
只不事威武便是太[illegible]然聖心無窮博施濟衆
常以爲病德已至而益修文已適而益布豈無增益之理
于以象武舞于賓階羽以象文舞于阼階此皆是文舞乃
虞廷常儀不可以爲文德之實亦不可云因此而格苗乃
會逢其適耳七旬從班師月計起用兵伐苗强其服也故
三旬以爲久還兵修德爲其逆也故七旬以爲速○動天
孔疏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甘露
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孔義曰修閑文教不復征

伐干羽用之於舞不用之於敵故以爲敷文○益從征而
贊還兵似乎阻撓玩冠而禹即班師禹無功而竟振旅似
乎遵制專權而舜即敷德遐哉君臣合德上下無猜今不
可復觀矣

皐陶

首節言迪德之本在修身次節推迪德之要在知人安
民九德三節詳知人之事天敘二節詳安民之事末節
贊其力行也

曰若稽古皐陶　節

皐陶陳謨欲帝迪德而推其本于修身言能修身思永而

親賢遠邇一以貫之矣迪德二句泛論其理言外勉舜懋含下文仁智意勿露允迪非浮慕之實踐之故曰迪非強行之中心好之故曰允謨以陳善言弼以匡失言明諧一說就君說謂君能迪德則智足以辨仁足以容臣有事而獻謀能洞悉其肯而無疑臣有違而獻規能深契於心而無忤蔡傳就臣說謂君迪德則臣知君樂聞善而披肝瀝膽以矢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又諒君喜聞過而互相調和以救正以柔濟剛以可濟否二說俱可慎修思永正是迪德工夫慎字修字思字俱要發人君一身家國天下之本四海之儀刑萬世之遠猷俱係焉不慎不修或時作

時止則化原不端何以臻化理哉慎字仔細防檢約此身于規矩準繩之中修是好處不足則修而補之過慾加身則修而去之竊下文智仁意講爲得言行二字殊無謂脫去乃高人心之官莫切于思一念不存前功盡棄故又思永也惇敘三句承說不用工夫乃慎修自然之功用也惇敘申情誼相親中而次第秩然不紊勵翼勉力以輔佐也蓋明君在上正雲龍風虎之時相與奮庸也由是觀之以親親在玆道以尊賢在玆道而豈特此哉由邇而可以遠亦在玆也親最近也親其親合天下各親其親賢與吾[illegible]日相周旋亦近也賢其賢合天下而野無遺賢是天下蕩平亦只在此慎修思永耳豈有他道哉齊家治國平天下作股目雖好而以庶明之翼爲國治予心終未安故前講避之

皐陶曰都在知人　節

前慎修中已包有仁智在內特未說出此方實言之故曰推廣其未盡之旨人主一身賢才所待用人不知則邪正淆而用舍顛倒何以迪智之德要在知人如未用而辨其品旣用而當其才是也人主一身又烝黎所待命民不安則膏澤屯而邦本不固何以迪仁之德要在安民如敷教以安其性敷政以安其生是也知安意俱顧下文講難字

就帝心上說知人以下推其所以難也知人卽是哲安民卽是惠不必落下一層哲是心之朗徹處如日月懸于中天而姸媸枉直莫能逃遁自能量才而授之職度德而定之位而官人始無不當如下文三德爲大夫六德爲諸侯各稱其職也這等知人人豈易知惠是心之慈愛處如雨露霑于庶類而生養安全無所不遍或以和民之衷或以動民之感而懷念自不能忘如下文志乎于惇庸之後天祇於慈勸之深是也這等安民民豈易安此兩段言仁智之能事本難而兼舉尤難若能哲而又惠其功用豈淺鮮哉三凶不必說到已化了只說不能害治便罷俱承哲惠

二意來賢佞克庭民心太和黨者自黨其誰入其群頑者
自頑其誰被其毒佞者自佞奸者自奸其何能殄行而驚
師何憂何遷何畏之有智仁功用其大如此帝堯曰吾猶
病諸豈不甚難哉此非爲舜議望舜勉于難也孔氏訓壬
爲佞王氏訓爲包藏禍心蔡傳因之日記曰孔說爲長不
及鯀禹爲親諱也

皐陶曰都亦行　節

此下三節總言知人之事此節言欲知人當察其行事之
實總而言之德見于行凡有九種焉然總論其人有德又
不可以一節槩其生平以襲取信爲篤實必即其所歷屢

者悉而數之曰斯人也有某德斯人之德有某事某事爲
可信驗方得觀人之法或以下文有常即采采非是采采
是計其數有常是計其時也九德據已成地位言之寬是
德果是寬中自然美處非恐寬之偏而尋個栗來濟之也
餘倣此寬者易疎闊栗者嚴密也寬而又嚴密不失之縱
也柔者易頹靡柔不立斷不爲鄉愿之同流合污矣柔能
卓立不失之懦也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多朴野無文
故言恭治舞曰亂人之才過人多恃才而傲物故言敬馴
擾與柔愿相似當有辨柔與剛對愿與浮誇對擾與躁動
對擾乃有雅度之人昔人稱劉玄德有度而逢便擾而不

毅毅果決也徑直乃又溫和不暴厲也簡者每每弛廢如
子桑伯子是也故要有圭角色厲內荏此爲不塞之剛其
鉄言陽處父剛而不實知其不免故剛須篤實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此乃不義之强故勇在合宜剛以性言氣質所
發不塞則客氣也强以志言立意如此執拘自是如王安
石青苗手實之法不顧人言不察物理便是强而不義又
剛就無所屈撓說强就奮發有爲說塞以心言義以事言
九而字與教胄子語意不同彰非睟面盎背謂見于行應
上行字常是始終如一即下日宣日嚴吉即下浚明亮采
此節未便是用人言其所當取者在此等人也

日宣三德　節

此言官人之道而併及其效首四句泛言常德之宜於用
未然事也三德六德所謂彰也日宣日嚴所謂常也浚明
亮采所謂吉士也宣明也嚴畏祗肅也畏肅總是敬宣亦
嚴嚴亦宣互文也亮采亮有邦之事也不言夙夜省文也
要得隨事宜嚴方與采采意合日宣日嚴要得益著益謹
意此正是有常非進其所未至也浚明亮采指邦家之政
事而以氣象分大小三德多寡不同各宜於用則九德或
得其八九或得其一二皆宜于用可推也翕受句極重正
是能官人處翕受者不論多寡凡德皆受不求其備是未

用之先敷施者職有大小凡用皆宜不拂其材是既受之
後一串講九德二句亦不平㬎須上句來兼收不遺又闓
使各當則自一德至九德莫不各以所長見之於事凡大
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無有遺于野者矣
咸事者皆得自效不但三德事有家之事六德事有邦之
事也在官者布列庶位不在野也咸事即在官九德以德
言俊乂以人言不可以俊乂爲才事言其職如浚明亮采
官言其位如諸侯大夫惟咸事故在官也師師句與惟時
二句不可平亦不必串只散散說去師師虛撫辰實也同
官則曰僚任事則曰工師師者左觀右刑前作後述有合

已從人之風無妬賢忌能之意也撫辰者順其辰而不拂
惟時者及其時而不先不後也作一句讀春之德發生其
辰木故布德施惠以順木辰夏之德長養其辰火故勞民
勸相以順火辰秋之德肅殺其辰金故誅慢禁暴以順金
辰冬之德收歛其辰水故蓋藏積聚以順水辰土寄旺于
四季之月四時自足以該土也況司空以時相阪隰辨物
宜又及時而撫土乎庶績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也凝成也
庶績凝而家之浚明邦之亮采在其中矣其凝只跟撫辰
說爲是此官人之效也或承師師來或承九德來俱通又
按師師師其事也日記云六德之乂多因三德之所少三德

之有或六德之所無精神相感聲氣相親有者無歉兼于
無而無者不以忌乎有多者不以病乎少而少者且樂資
其多詳此是師其德意看來師事師德無兩樣

一　無教逸欲有邦　節

此節前戊辰會曌兩平板對決不可用矣近來諸家欲串
說而未得指歸愚謂此節專主無教逸欲一句上文言盡
官人之道斯有其凝之績此承言要盡官人之道當自君
身上始蓋君源也臣流也未有取人而不以身者無教句
與天工句相首尾之詞夫官人當則庶績凝矣顧凝庶績
在庶官而官庶官者君也載采以得之翕受以敷之而逸

欲以導之其如官人何懼無以逸欲教有邦故兢兢戒謹
業業危懼惟圖一日二日之萬幾可也君者邦之表也而
有邦又庶官之表也君教逸則有邦逸而庶官教之莫不
逸君教欲則有邦欲而庶官效之莫不欲至于逸欲逾庶
官而浚明亮采非三德六德之英百僚百工亦無相師趨
事之美而厥職曠矣君人者將期衆職之修者何可使曠
哉何也萬幾天之工也庶官天之吏也天工代于天吏雖
日日以宣嚴猶恐一日二日其變無窮而基莫之致之禍
雖及時以撫辰猶懼萬幾紛沓其端難測而有不及事之
嗟其容以匪人曠之乎其容以逸欲教之乎欲求仰不負

乎天工須當併無曠于身極斯之謂知人能官人也已
上行下效謂之教逸欲只照註反勤儉或云逸是遊娛之
類欲是聲色之類獨言邦舉大以包小也兢兢戒詞業業
危詞兢業二句一氣說猶云兢兢業業於一日二日之萬
幾也幾易曰動之微也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炎
甚微則難察况時淺來多察之尤難毫忽有差便至召禍
速禍奈何可不戒懼而繼逸欲幾只就禍患說也罷一日
二日言其至淺馬融云猶目日之意無曠緊頂說庶官即
諸侯大夫及百僚百工無曠者官非其人猶無人然天工
即萬幾

天敘有典　節

安民之道不外教與政而已天之生人與之以五倫五倫
皆常道故謂之典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序別信之于
兄弟夫婦朋友有一物必有一則都是天合下派定在那
裡不由人為故曰天敘天敘之而人情因物有遷則厚者
有時而薄其立之條教以正我五典使之惇厚哉曰我者
君主師道民之典即君之典也下句倣此就五倫裡面有
許多儀文體貌之崇卑服用之隆殺各有差等不紊亂此
乃天理之節文自然如此都是天一一品定的不假安排
故曰天秩但人情怠玩冊之多不能久其立為法式以由
我五禮使之有常哉自由也由用也出孔疏此典禮即天
所降於民之衷主之者君輔之者臣民衷不和則不親不
遜成吉風俗成甚教化必當上下一心同其寅畏精神流
注而不敢忽協其恭為振作時勤而不敢荒于以和民之
衷哉和者其情則親而不乖離其文則整而不乖錯而我
所惇庸者與上天秩敘之初無異也全典禮者為有德天
道福善有德天所命也則制五等之服以五章顯之哉五
章自九章以至一章也五章因其德有多寡以為服之尊
卑也惇典禮者為有罪天道禍淫有罪天所討也則制五
等之刑以五施用之哉五刑自大辟以至墨劓是也五用

因其犯有大小以為刑之輕重是也一賞一罰乃國家之
政事主之者君輔之者臣賞不稱德罰不當罪是為失道
民不勸懲其上下勉力懋之哉懋之哉懋者服可頒不敢
係吝而尤必期于稱德刑可用不敢姑息而尤必期于合
情而我所章用者與上天命討之公無異也敬以敷教則
師道立惠行于教之中而民安懋以修政則君道立惠行
于政之中而民安安則必懷可知已
秩敘命討等句皆泛論其理工夫全在和衷懋哉處天敘
非次序若天所分派定的天秩到是次序意著天所品定
的前講明典主恩故欲惇禮主文故欲常寅以心言恭以[illegible]

[illegible]言畏于心而敬於事也不必俱主心說寅恭和衷[illegible]
一氣說下衷卽典禮和卽停嫻曰衷者由中之物不從外
得也勉之又勉欲愼之至也○按周官司服公服袞冕而
下九章侯伯服驚冕而下七章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孤
服絺冕而下三章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士服皮弁無
章數

天聰明自我　節

時君皆知敬天至于民毎毎忽之殊不知民就是個天更
無兩般此所以當安民也天無耳目而最聰明人有善惡
無不聞且見之是何故無耳目而以民之聰明爲聰明民

所共聞卽天所聽民所共見卽天所視也天無好惡而最
明畏善者必降之福惡者必降之禍是何故無好惡而以
民之好惡爲好惡民所共予天卽福之民所共棄天卽禍
之也此可見天無心卽寄于民之心民有心卽達于天之
上不可岐而二之有民社者其敬之哉寅恭于民衷之和
勉力於命討之當期于民之衆見衆聞有好無惡可也聰
明明畏只泛講爲是以典禮屬聰明以命討屬明畏大非
兩人之亦不可達于上下重在民達天一邊敬者敬民也
有土只指君說

皋陶曰朕言惠　節

邇節以知人安民事入[illegible][illegible]謂順理可底行不是空[illegible]勉
帝之行也可績則不但可行知人之言行則九德事而庶
績凝安民之言行則民心懷而邦本固有功于治道非淺
鮮也思日贊贊內亦此意贊贊所助非一事也又曰贊之
不已也兼之贊而治成則[illegible]亮師撫衷和政懋不居功而
功不得掩矣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伏生此篇合於皐陶謨

帝曰來於汝亦　節

汝亦昌言承知人安民謨來惠日孜孜思字意味深長最

宜細玩禹謂言在口思在心天下之治與其托之空言不
若勞之念慮之爲得也如此說爲妙而時俱云皐陶陳謨
已至此外不復有言似覺短窄孜孜不忘所有事也日孜
孜由一日而日日由今日而追思往日有黽勉不敢寧居
之意能思日孜孜則無言可也洪水三句言治水之由予
乘三句治水之始事予決四句正治水之事懋遷三句治
水之後事節節有个次第意四載舟車不必解輴板置泥
上以通行也樏蔡傳鐵錐置履下孔疏謂木桄人舉以行
鮮食何必說烈山澤所得採捕漁取民時時可爲之益特
導之耳川以海爲都也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使水之大

者有所歸畎澮田間水道旱則蓄水潦則洩之以川爲脉
絡者也次濬畎澮之水以距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洩暨稷
播者隨禹功到處有平土便行播種不待水土悉平也此
時穀食尚艱難故曰艱食庶字指民註指鳥獸魚鱉不必
拘因其艱食仍進鮮食以充之暨益暨稷見非一人一手
之力都是艱難之意懋是禹勉民遷者轉徙之意化者通
融之意居者近水居魚鱉近山居鳥獸材木徙其所有者
於所無之處以相資也烝民二句承水平懋遷來二句不
平作乂又承乃粒來萬邦指諸侯之國不指民言乂就治
功說作乂者揆文奮武政修教行十二師五長各廸有功

是也乃者難詞如此如此乃得粒作者方興之詞前此未
有也要模寫其艱難言外又要得孜孜以保之之意若曰
躬之以八年之勞濟之以二臣之力不知費多少工夫方
得至此而可忽處之哉禹不過將治水本末詳敘一番皐
陶郎以爲昌言小註所謂不陳謨而實陳謨之大者師兼
君臣說視乃粒之民猶然阻饑而孜孜以愛養視作乂之
邦猶仍墊溺而孜孜以廸功師其意也

禹曰帝都慎乃　節

此正孜孜之事慎位者視民粒猶饑視邦乂猶亂而不敢
以易心乘之內愼于心以防非幾外愼于事以防妄動要

賠竊下文意謂安止以下又推所以謹在位者安止幾康
諸說紛紛令後學無所適從其借禪談以明經者斷不可
從矣其以存心處事分者隨林氏云上句從心說出事來
下句則防之于事分中有互言意申亦主之或又分動靜
說謂安止是靜存工夫幾康是動察工夫或云安止只就
應事上說俱未妥日記以安止兼動靜下句專重幾字而
以康字套幾字內說謂人心有動靜寂然不動安其止也
感而遂通物各止其所亦安其止也幾者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公私邪正廢興存亡皆係于此于此看來有所差便
幹轉了便自物物有個定止幾動不差然後討得安穩康

是事理之至當人心擬議處也此說精審可玩蓋止只是
一個至善之理原在吾心故曰汝止安字只把人心惟危
來看便明至善原安而以人心撟之所以此中杌棿不安
了安之云者一念常惺所謂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是也如
此則人心退聽泰宇常寧靜亦定動亦定矣顧止之安不
安每從念頭初動處分界此正善惡關頭聖狂路口最爲
喫緊於此不審便蹉跌了故必審之於幾審之不是便力
杜力挽由此念而應接自然恰當安穩惟康亦只從幾處
省其康與否以得所爲康非惟幾之後又省康也若事已
成而省亦無及矣惟幾是舉念時審其是否惟康即從審

是否時省其安否此又從安止中抽出言之弼直兼將心正事言內外交修不可平對丕應傒志一直講傒志見丕應之必然也動就政令禮教說丕應者聽受之同如卜筮之乎桴鼓之荅傒志謂靜以待命如君志欲厚民生而民先自樂生興事不待勸相之已加君志欲正民德而民先自遷善斂德不待章程之已布也下而得民如此以內外交修者明白受上帝之報天其重命而用休美申命只是重疊之意不必說已命爲天子今又保其位爲申命凡錫福降祥俱是孔疏云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不一而足上而得天如此吾之止即民心同然之理故動而大應吾之止

節上天所騭之理故受而申休安止三句慎位之道惟動三句慎位之效

帝曰吁臣哉鄰哉　節

帝感于弼直之語乃詠臣職之重臣從弼字生來鄰從直字生來以格心正事入講要得反覆詠嘆意勿着力或謂臣必當鄰必鄰乃可爲臣則是戒勉之詞非詠嘆矣謂布列庶位者臣也豈爲具官以格君心在事以正君事在是臣哉其我之鄰哉又曰左右輔弼者鄰也豈必他求以格君心惟臣以正君事惟臣鄰哉其在我之臣哉弼直之義如此其重乎禹即俞之蓋有合于弼直之語也鄰字之義其旨深長孔氏曰鄰近也未盡有夾輔介助同進合志之意

帝曰臣作朕股肱　節

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鄰者相比而居猶有間也股肱耳目則與君同體尤更切矣左右以教說宣力以養說明聽分禮樂說左右有扶持意扶持非手不能故屬肱宣力有達遠意行遠者足也故屬股左右有民使不失教資汝以翼明倫興學敷典和則是所以翼也宣力四方使民不失養資汝以爲分田制里勸課農桑所以爲也古人之禮取象于乾坤而衣裳之制興焉日月星辰之照臨山之鎮龍

之變華蟲之文六者繪而畫之於衣宗彝之孝宗宗廟也彝尊也盛鬱鬯之酒刻虎蜼于上有虎彝蜼彝取其孝者取祭祀之孝非虎蜼之孝也藻之素火之明粉米之養黼之斷若斧之形黻之辨兩已相背謂善惡有辨也六者絺而繡之于裳以五采之物彰施于繒帛以爲五色而作上衣下裳之服祭服也朝服同觀中有三意觀其取象之意觀其裁制之規觀其尊卑之等汝爲我明之德隆則服亦隆德殺則服亦殺上無容替下無容濫貴不至偪賤不至踰此之謂明也古人之樂以六律和五聲而被之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之辨治可知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之怠忽可知然察之何所據哉朝廷有

詠歌以播之樂章爲出之五言太史采民風而陳之于上爲納之五言如出納之五言善則播之樂者必和而可以徵政之治出納之五言不善則播之樂者必乖而可以徵政之忽蓋言即爲聲而聲音之道與政通也汝爲我聽之聽其乖和以卜治忽考中聲以上下之旋爲宮以損益之毋以淫哇混爲大雅節奏乖違即爲更易治保其終忽圖其始是聰聽之道也四汝字與四予字相應正作股肱耳目處且據理言之勉禹意在下節

衣以日月爲尊裳以黼黻爲尊孔疏云衣在上爲陽陽統于上故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于下故重在後天子十

二章自日月而下公九章自山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鄭玄云 按周禮與此不同公服袞冕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以龍爲首謂之袞者以龍首卷然也鷩冕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以華蟲爲首鷩華蟲也毳冕衣三章裳二章凡五虎蜼爲首虎蜼毛毳故以毳爲名衣繪而裳繡者繪輕清而象天繡有質而象地也絺讀爲黹黹紩也鍼紩之事采華采之物藍丹砂粉墨是也色青黃赤白黑是也未施爲彩既施爲色其實一也彰明也謂顯之也彩色彰施繪繡俱有汝明欲德與服稱也取數于十二者天之大數不過十二以象天也閒六律五

五言一氣說稍云欲聞律呂所定之五聲被于八音者樂政治之得失而以所出納之五言爲據也孔疏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謂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蓋五聲即五言律和之則爲聲歌詠之則爲言正樂者先定律有律然後有聲然後被之八音五聲非他即以出納之五言作爲樂章也言聲音原是一套故聽其樂和則言和而可以知政之得聽其樂乖則言乖而可以知政之失聲音之道與政相通聽中有樂乖政忽便當更定之意聽是聰樂

予違汝弼　節

此以鄰之義深責之禹言臣與君爲一體若君有失道不務弼正當面且唯諾順從及至背後乃議其不是豈弼直之道哉汝切不可如此當思汝爲我之四鄰作股肱耳目須敬爾四鄰之職凡政教禮樂盡翼爲明聽之勤存精白一心之敬則臣鄰之職盡矣通節以政教禮樂貫還字或云心不安所止事不審幾康其弼直出至此更妙四鄰伏生以爲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不如股肱耳目見在可據欽字着力說

庶頑讒說　節

此節書愚衷多所未安侯可以明惡彼穿撻貫風豈皆君

予納言時颺如云被之于樂則所納之言豈盡合律言言被之樂不甚煩乎如云不被之樂則頑讒空說何以可颺若曰未在位之人則天下之遠兆民之衆一典樂之官何能遍及此皆解之難通者也愚謂頑讒已在位者也正所謂面厥說而退後言者也不在時謂不弼違不欽稱帝堯之世若共工驩兜尚且有之故舜慮之也侯明者其人不肖已知之矣而跡未顯露厥心不服人亦或緣其巧飾而未知其奸故假射侯以明之射以觀德序賢耳目衆多公論難掩比耦時登降揖張或容體不比禮節奏不比樂射號時失諸正鵠則內志不能正外體不能直其為頑讒明矣可以愧而改矣而莫之改也則治以扑刑備嘗折辱或者託于心而懲創乎而未也一時之忿久且忘之故又錄其過惡識之冊令事跡暴著負愧不已使知若不洗改則積名永不可除也並生者頑讒不改勢必刑誅無以自全其生故教悔之詳望彼變其頑讒化為弼直與濟濟臣工並生於天地間不為盛世之棄人也然又有一等頑然無恥者識亦不改又命工如太史瞽矇之類王誦詩以納諫者也當頑讒撻書之時必有自訟更洗之言以納于上此其言然而行未必然使樂工以此言時時宣颺之曰爾前日之言若是今能副所言乎益執前言以課後效也以樂

[illegible]言衆人材故以屬之格則進而用之承庸不入股肱耳目方格之頑不應竟大用泛說爲是否者仍爲頑讒則殺之之討窮矣威之流放誅殺隨所犯而加之刑不特撻識而已此見聖人愛人無已之心必不得已然後用威不忍輕棄人也

禹曰俞哉帝光　節

舜欲以威化頑禹不欲以威而以德故俞帝之言而不盡然之德就發用說如禮樂教化皆德輝之所昭灼也帝光至蒼生作一句讀帝[illegible]蒼生正是天之下極言其遠也帝光中有誕敷意作勉舜不妨謂帝欲以威化頑讒益憂無

賢可用而治道罔功耳予謂取人以身在帝德之遠著以來之及其來也又盡舉用之方則人競勸而感化矣帝德重華豈不光哉而益宣揚之自天以下直至海角凡蒼蒼然而生者皆在臨照之中則聖明在上誰不樂行其道萬邦黎民之賢者懷才抱德共思爲帝股肱耳目之臣惟帝舉而用之耳豈憂乏人哉惟訓思謂想慕也惟帝句輕足上句耳意謂無慮人不足用但要盡用之之道敷奏三句正是用之之道也未進則使陳說一番而納之以觀其胸中所蘊蓄既用而效職此衆人有功可表見則一一明顯之以考其外邊所成就果然有功於民則賜之車馬章服以

報之夫既明德以致賢又課賞之有道則此在位諸臣其誰敢不讓善哉誰敢不敬應于上哉二句一串不平讓者都說己不足人有餘互相推遜勉而慕也敬應者將達欽鄰帝之美意皆兢兢然求爲弼違欽鄰之臣以上不負天子也爾敢字是自家心上不敢非畏上之威此正見威不如德意至是而治功有不奏乎頑讒有不化乎不時玩語意只該云不修德而惟威之施則今所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爲誕慢日進于無功矣豈特頑讒足慮哉敷同如雷同之意

無若丹朱傲　節

無若戒舜也丹國名堯封朱於丹淵故稱丹朱夫人最不可有者傲心丹朱一傲而衆惡因之不能世堯之天下傲之害也大相者非草草相之大用一片心神度量之刑隨決濬不遺餘力而恭已也而又弼服疆理天下乃人君之事而輔帝以成之王畿爲甸服外爲侯服又外爲綏服要服荒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蓋分畫所及則德教可施矣而恭已也又爲建官九州之內分爲群后向有牧以統之今每州又立十二人以爲之師使之相州牧以糾群后九州之外逼近四海處亦有王官以治之今每方又各建五人以爲之長使他統率蕃夷以衛中國五長如漢西域都護之意內者治之詳外者治之畧是聖人經理之制也凡此皆創丹朱而爲之者今幸而各蹈行朝廷之政教有功緒可稽師盡相糾之道而牧伯咸勸于撫字長盡統率之方而蕃夷亦樂于順從蓋由享平成之利樂經制之宜而致然也獨苗民頑慢不肯就功帝其念之哉念者勉光天之德戒傲世之凶毋徒逞刑威以强人之化可也苗不即工朱子以爲治水時謂他不動只怨還不止此秖厥敘以下諸說未妥愚謂象刑若曰施之苗民則征循不服皐陶之刑安能及之蔡傳之辨亦未詳明若曰施之中國之民令苗自服則士師不能問苗頑之罪乃欲

殺吾民以恐脅之亦忸于討矣至于執送罪人之說蓋出杜撰按孔氏註疏截出方祇二句另作一段以爲史臣之言非帝言史臣因帝稱禹兼記皐陶之功固未必然愚意此二句不粘苗民說方說得去與上下文勢無礙如云州牧十二師五長蕃夷各廸有功是汝功惟敘之故惟敘主九功惟敘之敘以府事修和說既歸功于禹了又承言汝要我去刑專尚德夫刑豈可去的頑讒殄行驚師最爲可惡朝有此人若不整治他一番貽害不淺皐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以象刑施之惟明爾明者輕重取舍當罪也德以爲之本刑以爲之承可也專尚德教頑讒非德教可化

誨者蔡傳頑不即工如苗民句誤矣
丹朱先皇帝之子也今皇帝之舅也夔曰虞賓德讓禹曰
傲虐淫朋極其醜詆即不浮亦豈隱揚渾厚之道且戒舜
何者不可必及丹朱至于棄初娶離稱子庚土工云云不
矜不伐之風顏乃爾乎此皆愚之所未解也

夔曰戛擊鳴球　節

史臣記夔極言聲樂感通之妙以形容帝德之盛與上文
不相蒙此乃作于宗廟之中觀祖考格助祭者讓可見以
次節爲作于朝廷與此平對却不可戛亦擊也或有輕重
之分琴五絃瑟二十四絃搏以手剘剔也拊按之也輕手

取聲詠歌詩章也鳴球琴瑟之聲與人聲齊出以其輕清
相合也此堂上所作者管如篪六孔或曰管如遂長尺有
二寸并兩管吹之鼗鼓二物蔡傳釋鼗不釋鼓柷敔註明
合止是一奏之始終金聲玉振方是全樂之始終笙十二
簧鏞聲深長以間與堂上之樂相間而作也要知柷敔不
入以間之數以其列于堂下故言于此耳堂上之樂以歌
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有上
下總而言之名簫韶幽明蠢靈之應孔疏云云備登蔡傳
日龍乃云升歌之時降神之始故言祖考格助祭者皆說
時自然肅雝故次及賓讓鳥獸異類須在人後鳳凰可皆

不可常故係於九成之下

夔曰於予擊石　節

此又一時之言史臣比而書之不必合上節分宗廟朝廷
說獨言石者石聲屬角揚之則亢抑之則墜最難得其中
聲其意一又石聲立辨樂以合爲主純如繹如此獨並辨
與衆聲難諧其意二言石之和以包八音之和故曰既和
且平依我磬聲若止是一石從大者重敲兩下從小者輕
敲兩下便稱和便足舞獸諧尹則難解矣百獸并鱗羽之
類皆該之舞有懽忻動盪之意彼亦有情之物故其感召
如此允諧就心上說諧者慾心平躁心釋一團和氣相融

洽也

帝庸作歌曰　節

此章與上文亦不相蒙註中治定云云會大意耳天命所
謂聰明明畏也傳言治亂倚伏正言天命無常不可不戒
勑之意時幾正戒勑工夫時者命之流行而不已惟時者
日監在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幾者命之潛伏而未形
惟幾者察微知著圖難于易爲大于細也乃歌曰股肱之
臣歡欣踴躍喜于有爲哉元首之治功乃興起哉百官之
事業乃得廣大哉三句重股肱上此帝責難於皐陶意也
皐陶聞之乃以所難者轉責之帝念字管下兩欽哉謂趨

事者臣而率之者君故當乾綱獨攬總率群臣以興起事功然又不可紛更須當遵成憲守舊章而爲之欽哉愼不可怠于有爲而委其政柄也赶工者臣而考之者君又當屢省其成考績于三載黜涉于三考使惰者懲而勤者勸欽哉愼弗玩于已爲而疎于課覈也凡此皆帝所當念者乃賡載歌曰元首能明哉則股肱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又歌曰元首若不明而業脞細碎哉則股肱亦不良而怠惰哉衆事悉皆墮廢哉一戒一勉重元首上此臯陶之責難于君也時講股肱三句要以時幾作骨元首明二段要以與事考成作骨雖是書意但泥此行文殊覺腐濫畫

掃除之前欽重率作而愼憲書言後欽重屢省而成字亦要玩大全輕于有爲二句傳習已久但戒其輕爲則愼憲反重而率作反輕故前講以作息字與事二字正喜之義但在君識大體總名實不侵庶職委任而責成功如天運于上而四時五行各司其序至其事功之成否則又如日月之照臨而考課之法以時舉行良者孜孜奉職之意康曰安言妥當不壞敗也良康根明來而良康又自相承叢細草也脞碎也不明之君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懈怠不肯任事而國家之事卒于傾圮後世如漢宣唐德豈不自號爲明而不知有意于明此天下之大病也程言自今以往孔疏俱如此說不指飭臣就職欽哉兼君臣爲是只指臣者非

尚書晚訂卷三

明金壇史維堡心甫甫著　男史元調禹如甫輯

夏書

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禹治水制貢故以貢名篇禹之王以是功故爲夏書之首篇凡五段首節舉施功之要冀兗等九州從各州中分紀之其經也後列導山導水從各山水脉絡源流類紀之其緯也攸同二節總結其成功錫土以下建官弼服詳維持之法祗德聲教明端本之化以復命于帝禹之明德遠矣

禹敷土隨山刊木　節

蔡傳有三者治水之要句說書者截然分爲三項謂敷土是辨疆域以審水勢之高下隨刊是通道路以觀水勢之緩急奠山川是定紀綱以探水勢之出入愚謂不然水之緩急每因于勢之高下豈有知其高下而不知其緩急之理且水出於山也隨山時不知其出入迨奠山而後知之耶奠山不過每州表一山隨山則遍歷之矣蓋奠山即是敷土就九州中觀之明甚如海岱惟青州荆河惟豫州青州豫州敷土也海岱荆河其高山大川也安得分爲兩事耶隨刊就在敷土時行之禹乘四載隨其所到之山便行相度相度時見有叢木阻塞水道便從刊之此一時事而水之出入高下緩急俱在此時可知其云治水之要則是判而爲三誤矣

所以必敷土者不但如雍高兗下治當有先後云云也中有許多事體治水須用徒傭物力而各州中俱有州牧群工各掌其一方假如治兗而徵青徐之徒傭物力可乎彼亦不應矣分其土各有所屬彼此不混淆故治一州土可以徹下可以應不致互相推委然其緊要處又在隨山欲治水而不識水之出入及經流緩急之處何以施功故當敷土時循山而行看某水出于某山經于某山治之何處最急如河劇于兗之類何處尚可緩如江漢安流于荆之類併其瀦導之方法合用之人工都在此時料量之所稱刊木云者又不過隨山時見有木蔽障水道即命斬去之耳隨山北條南條皆在奠山川又是敷土立個記號比如今人田畝必以溝塗封植爲界防侵越也敷土無所表識必踰越那移不可復考故定山川以爲界限或表其二面或表其三面山如岱華荆衡川如江河淮濟黑水之類鄭樵所謂州國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是也奠山川而後敷土之事始完於此便曉得某水止在一州如

豫之洛兗之濟是也荊水歷經幾州如河歷雍豫兗冀江
漢歷梁荊揚是也通節總是執其要而圖之內有行所無
事之意又封山與其山不同封者以爲州之鎮也其者定
爲界也

冀州

此下記各州之成功先言冀州先治冀也冀州帝都也人
王百官朝廟俱在焉一當先又河水遶其三面當下流之
衝二當先或不說急君之難并也或又不說河水爲患并
之并也既無河患何必治之冀州二字正是敷土而不言
疆界者河自龍門南流至華陰是爲雍河即冀西河自華

陰折而東流是爲豫河即冀南河又自大伾折而北流于
大陸是爲兗河即冀東河以此三州考之便是可見其意
一又普天莫非王土定山川辰之則等於諸州并大一統
之規其意二董不入餘州可見意不必從鄭分尊京師示
無外爲兩亦未妥

冀州四節天下之患莫急于王畿故先八州治之王畿之
患莫大于河汾故先衆水治之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冀之水患莫大于河禹經始治壺口以殺河勢爲開河道
計也既者已然之詞載始事也謂開鑿自此始也河自積
石而行由塞外至陰山乃折而南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
至壺口正當其南下之衝故禹先從此處下手鑿開廣
以殺其衝□之勢而後河道之在上流者可開呂梁山石
崇峻參岐山連險既在壺口上流皆河水所經兩山壅塞
河道水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故壺口之水勢殺則梁岐
經流之道開通故次治梁隨及岐相因而施功也曰既載
兼成功而言曰治梁本施功而言只重治河不重治山此
梁岐非雍之梁岐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冀州之患次莫大于汾故治河即治汾廣平曰原太原原

之大者今以爲郡名太岳霍山也山南曰陽即堯所都太
原汾水所出修之以濬其源岳陽汾水所經修之以條其
流皆導之東入河也修曰因鯀亦見鯀在當時并無所事
但禹先河而次汾故汾水得以入河鯀舍河而先汾故堤
之而汾益壅此成敗之所以分也太原岳陽相去遠中有
所包故曰至及者自此及彼而已既載四句上治三山以
導河創新功也此修二地以導汾因舊績也河大入海汾
小入河故先河後汾急君之患成父之孝結中點之
既載至衡漳以河爲主壺口河所衝梁岐河所經汾水入
河漳水近河到衡衛節亦此意衡水入滹沱河大陸近河

又按鄗縣之名雖起于後世而此水正在此處便用
無妨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此言地之高下無不平也土平因水治來覃懷即今懷慶
府當大行山盡處地勢平廣洪水懷襄時平地致功為難
及河汾既治故沮洳已去致有平治之功至于衡漳水旁
之地亦莫不底績也底績言可耕也凡地未有沮洳去而
不可耕者孔氏曰衡即古横字漳水横流入河故曰衡漳
王肅云衡漳二水名酈道元曰濁漳名衡地志云清漳出
大黽谷濁漳出鹿谷山至鄴縣合清漳東北至阜城縣入

河二漳終合為一凡言底績俱指地

厥土惟白壤

土平然後可行土會之法故辨土兼穀土辰土說餘州倣
此蓋教民樹藝非辨穀土無以知其種因地制貢非辨辰
土無以慎其財總為下丈田賦而設白者其色純壤者柔
順無塊其性美要得未必盡白盡壤從多而論耳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土宜辨則地利可興矣定其田則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間出二等者以地利年分不齊也定其賦則中中較之九
州為第五賦先于田王畿之賦并場圃園林悉征之不盡
出於田也賦高于田四等地廣則出之多人稠則生之衆
也賦之高下以九州歲入多寡為論田之高下以土地肥
瘠為論錯雜也常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咸氏曰土賦
參于田賦故賦列于田之先田功兼乎人功故賦高于田
之等大抵田下賦高皆是地瘠人功修由高賦旁舉竟地
狹人功少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水小地遠向未暇治今河汾悉平即可以及遠於是
導恒水東入滱至高陽入易導衛水東入滹沱河至信安
入易大陸地平近河向雖平治覃懷底績始可耕可耘焉

恒衛從則害無不除大陸作則利無不興冀之功畢矣大
陸程氏謂鉅鹿之廣阿澤杜佑謂邢趙深三州皆是當山
西勢斷地勢平廣眷上諸水鍾滙于此河水又泛溢其間
最為難治故施功雖先而成功則後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夷居島中故曰島夷此乃冀州之夷非外夷也
皮服以禦寒方土所出禹制以為貢非彼自來貢也若畿
內之貢已征于厥賦之中矣

夾右碣石入于河

此記北方之貢道亦兼賦而言非專為島夷設也冀三面

距河東西南貢賦徑達于河故不書至北方如漁陽上谷之地不可舟行達濟潔之水又不通河惟碣石控河海之交故必浮舟於水達海而南逆流而西回顧碣石如在右挾間故曰夾右入河則達帝都矣

按冀州河水盤旋而繞其三面山形拱抱而析為九支始于西北治壺口梁岐次歷南方修太原太嶽諸山列峙大河之東與雍隔境自此而東覃懷衡漳乃與豫對恒衛大陸又直在帝都之東與兗接壤矣○林氏曰治水必治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下文導山導水是也此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勢施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濟水經其東南而兗則據之河水逵其西北而兗則距之據者跨而過之以外此無可書也距者未至其地但望之以為表識以此內無可記也餘州倣此惟字猶云是為濟河是其山川兗州是數土餘亦倣此○林氏曰此濟字當作泲乃四瀆之一出王屋山入海其從水從齊者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

九河既道

河自大伾而下折而北流至大陸正當兗州之境兗地卑下正當下流之衝河勢猛悍平地土疏河流遂分而為九勢不得不分者禹特因其勢而利道之耳若曰剏開則未必然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出爾雅或云簡絜為一其一即河之經流既道者經流支流各循其途不橫浸也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着力之詞泛濫既去水自得其故道則曰其道自然之詞九河故道在滄瀛景德四州之間已不可復尋今治河者徃徃稱復故道真淺說耳河徙在周定王五年

雷夏既澤

兗之水害自河而外又有濟雷夏濟水所鍾也以在濟陰

郡之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泛濫奔潰澤不為澤今濟水既治故雷夏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成得個澤了既澤既豬無甚大異隨便言耳或云豬深澤淺亦是

灉沮會同

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水自河出為灉濟出為沮其源異也而灉入沮水沮受灉水下流則同始合曰會既混為一曰同由是東入于海按灉出曹州沮出濮陽二水勢均故曰會同會同亦諸侯見天子之名兗不及山多平地也

濟河四句表濟河以別一州之境治濟河以去一州之害

九河三句上二句河濟正流下一句河濟支流以河濟爲
主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兗地宜桑而蠶性惡濕水泛濫故不可蠶水退則可以樹
桑而蠶遂其性地利興矣是土平之一驗也兗地最下一
向沉溺民皆依丘陵以居水退得降丘下宅于平土民居
奠矣又土平之一驗也興利奠居總見土平不必串說

厥土黑墳　節

上一句辨土宜下二句遂物性孔氏曰墳土膏脈起也繇
是茂之貌條是長之貌禹俱舉數土廣土兗徐揚獨書草木

者三州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卑濕于草木非宜水
既平則爲沃壤于草木尤宜故特記之

厥田惟中下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不曰九而曰貞者君天下以薄賦爲
正也兗當河流之衝水患雖平沮洳猶在則地利未盡闢
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則人工未盡齊必待耕作十有三載
然後同他州以納賦既薄其等又緩其入也必十三載者
在人事生聚以十年而復在天時氣化以一紀而周也○
賦之薄者聖人經國取民義不容已仁寓于法之中入之
緩者聖人因地愛民義不容急仁溢于法之外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木修則有漆所以飾器皿桑盛則有絲所以備衣服絲之
織成文彩爲錦綺之屬尤貴重篚入於篚以貢此皆用之
所不可缺因其有而取之非好異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濟水入河漯乃河之支流二水皆與河通故貢賦之來東
南近濟則浮濟逆流以達河西北近漯則浮漯順流以達
河此是兩道因舟入水由達各從所便末補達河則達帝
都意

按兗州濟水見其東南河見其西北地勢平衍水害尤

劇爲於此州用功最多河自大陸而北播爲九河九河道
而河始安濟自陶丘而西溢爲雷夏雷夏澤而濟始定灉
出河之南沮出河之北異源同歸均入于海兗州之功成
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孔氏曰青州東
北跨海至遼東皆是舜嘗分遼東爲營州

嵎夷既略

東夷日出之地濱于海今水退已可經略封是聚土如築
埂之意畛是畫爲田立溝塗正疆界也方去經略尚未可

樹藝獨言嵎夷暨遠以見近此州先記土平者嵎夷遼遠之地無與于濰淄故先言之

濰淄其道

濰水出瑯琊箕屋山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萊蕪原山東北至博昌入海其道者各循其故道也二水俱入海見孔疏傳云淄入濟誤也青雖近海不當衆流之衝故但記濰淄之治而此外無餘功矣此州用力最省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土有二上句槩一州之土下句指海濱之上海畔一望廣濶地皆斥鹵說文云鹵鹹地也其味鹹可以煎鹽

厥田惟上下厥賦上中

田第三等賦第四等

厥賦合下節田賦止于中國土賦及於外夷

厥貢鹽絺　節

惟錯以上通州貢也岱畎以下隨地貢也貢物不以精粗爲敘而以多寡爲敘他州倣此青州近海鹽居多故敘于先錯雜也言非一種也絺細葛麻有子曰枲無子曰苴鉛黑錫松名材恠石文石也或充食用或充器用或充服用或備𥳑宇聖人制貢無異物也檿絲檿生山桑堅韌中琴瑟之絃土人取以爲繒最尤堅而難敝必言作牧者因作牧而後有檿絲也凡貢不言所出之地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以此地所出爲尤良也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雖有濰淄二水然皆入海而去濟遠惟浮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海必浮舟于汶由汶達濟歷祝公臺西南而達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不言達河因于兖也

桉青州西南距岱而無辯山之險故嵎夷暑而瑯邪左右皆樂土東北至海而非衆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汶上下皆安流視他州施功爲最易而成功爲最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若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備舉其三邊以別之餘州皆二至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徐之川莫大于淮徐之浸莫大于沂淮出胎簪沂出艾山昔皆泛濫于徐之南境今禹功一施于是淮至淮浦入海沂至下邳入泗皆安流而乂也淮沂乂則治山之功易爲力矣由是蒙陰之蒙在岱之北祝其之羽在蒙之東皆可耕耘而興樹藝之功矣此紀水之流者治而地之高者平也淮源遠在豫之境而言于徐者至此始大故也沂水入泗又入淮則沂亦不敵淮蒙羽均爲淮水所經其藝亦有

工夫相因之說不重用是水之流而入海者浸是前處岸
以灌溉者註中凡爲川浸者太繁複不取〇王氏先大後
小先高後下意亦不取〇檢水以沂名者不一曾點所浴
之沂在兗州尼丘山周禮沂沭之沂在海州沭陽縣此處
其又之沂出新泰縣艾山又此羽山亦非殛鯀之羽彼羽
在登州府蓬萊縣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濟水分流一支東北至大野爲濟所絕其澤在徐州其聚
最大泛濫瀰漫水不能停蓄大野既豬北連青濟而土流
于是乎容南導洙泗而下流于是乎洩孔疏曰水停止深

者曰豬大野豬隨施治地之功近濟之區東平之原水退
而底于平不泛濫也此紀水之止者治而地之下者平也
〇大野即今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濟水至乘氏縣分流
入大野而東原在其東故云志濟
淮沂四句水之流止各得其治土之高下各得其平不至
相因之說但要知以淮濟爲主沂亦淮之所會也
大野二句大野濟所絕也東原濟所經也二節專主濟說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色赤性黏膩而墳起漸進長也包叢生而稹也或作積
誤孔氏曰稹者草相包裹上句土宜辨下句物性遂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不及雍而過于青賦第五等不及青而過于雍
田高是土性厚賦下于田是地狹人工少

厥貢惟土五色　節

首句通出羽畎下各出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
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
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燾冒也謂以黃土冒其上以白茅裹之使歸國）則是五色
之土天子以建大社用爲壇壝以封諸侯用爲錫土崇祀
親侯胥賴之故定以爲貢夏翟雉也羽有文釆中旌旄之
用羽山之谷有之取以備干戚之容孤特也桐以向日特

生爲良其材中琴瑟嶧山之南有之取以供解阜之章
泗水之旁石生于水中而露若浮于水然其聲清越琢之
爲磬可以宣憂擊之音淮之夷善水淮之川多蚌魚蚌蠙
也蠙有珠服飾賴焉魚類不一燕饗祭祀賴焉玄黑繒縞
白繒織黑經白緯之繒玄之用三玄袞所以祭也玄端所
以齋也玄冠所以爲首服也衣有襦裳曰端古者中月而
禫則服纖期而小祥則服縞禫除服祭名故曰皆去凶即
吉之服此三者則盛于篚以貢焉物取國之用不困天下
以無故之求地取物之良不强天下以難得之貨經國之
義愛民之仁也

厥貢四句土色夏翟之用也孤桐浮磬祭之用也

羽畎三句亦以禮樂立論

浮於淮泗達于河

徐州之水淮東會于泗泗南入于淮故貢賦之來浮舟于淮由淮達泗泗至河有兩道濰水出于河入于泗此乃泗之西源由西源迦濰由濰迦河此一道也濟水入河南出泗至大野受濟之絕此乃泗之上源由上源迦濟由濟達河此又一道也

按徐州居青兗揚豫之中淮沂經其前蒙羽峙其後大野滙其左東原捩其右言其貢則泝爲濰水而入泗濟合泗

水而入淮從兩途逆上以達河而帝都至矣

淮海惟揚州

長淮遶其北大海迴其東此揚州之界也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揚州天下之澤國也而彭蠡則揚州之巨浸也合江東江西諸水跨豫饒南康之地不易瀦也久矣惟禹導之故衆流之徃匯以注之而安習坎之常諸水所聚漸以出之而無盈溢之患以上則爲江爲漢胥此而歸以下則入江入海胥此而洩既已瀦矣惟澤水瀦也故洲渚平而陰陽之鳥亦得群聚于沙瀦間以安其居止物性之遂非彭蠡瀦之一驗乎彭蠡即鄱陽湖獨以鴈爲驗者他鳥多棲山林無妨于水患惟鴈居沙汀水不退不得安居也謂之陽鳥者孔疏曰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與日進退日陽精也故曰陽鳥左思賦木落南翔氷泮北徂是也

三江既入

蔡傳以淞江東江婁江爲三江愚謂淞江東江婁江在揚之僻東其勢小其流短不係揚之大患禹奈何舍大江而記此職方稱揚州其川三江宜舉州内大川不應舍岷山大江而記淞江等小江漢孔氏云彭蠡而下江分爲三有

北有中則有南可知鄭玄云東迆者爲南江地里志云中江從丹陽東入海北江從毘陵北東入海南江從吳縣南東入海按此三江正是朝宗以下之安流故特記之耳但今江止是一條入海于通州靜海縣以是爲疑殊不知三江之名猶九江之意洞庭一水而名九江又何疑于岷江一條而稱三江哉天下大水北稱河南稱江漢四瀆之水江漢居其二揚州之境江漢要其歸舍此不志無是理也

按王勃賦云襟三江而帶五湖五湖者鄱陽湖青草湖洞庭湖丹陽湖太湖也其曰三江而謂之襟豈非岷嶓以來合流之江乎岷江源流數千里而遥何故不數而偏舉僻

海無源短流之與淞江乎況北江中江原係經文而東滙澤爲彭蠡東迤北會爲滙孔氏南江之說不爲無據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正據漢孔氏鄭康成之說而朱子力闢之然顔師古主此王介甫亦主此豈皆設言耶至于郭璞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浦陽江浙江松江並不專指吳淞豈無見耶朱子方以味別之說笑蘇氏而至于水道之不相符也則謂禹貢經文原自誤因洞庭彭蠡之間爲三苗巢穴禹不敢親往秪遣官屬視之尤未必深入其境但遥望而聽度之以此致誤何視禹淺也此處而誤則龍門積石遠三千

里界在吐蕃其誤更當尤甚矣史稱禹鑿龍門其親鑿歟抑遣人代爲之歟酈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水所湊故川舊瀆難以爲憑禹迹之不可尋者多矣若拾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以論禹迹之舊者舛也必若朱說則大陸以下河之故道今安在哉即朱子自言亦曰江出于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北江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兩浙則朱子自言亦分爲三支及三江之入不數岷江而執定淞江何其自相矛盾耶以震澤之下流備一江猶可若以三江都在此處决非欲主蔡說又不如郭璞韋昭之說更勝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爾雅又謂之具區周圍三萬六千頃西南溯典苕霅諸水西北宣歙金陵諸水悉注之洪水横流其水多震盪今底于定而不震矣不必承既豬來亦不必及吳松等江

篠簜既敷　節

篠箭竹簜大竹皆巳布生夭少長喬高竦也別出篠簜居草木之上所謂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也塗泥體濕而柔質淖而汚下地多水故也不言色其色無辨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九等土性惡而地卑濕也賦第七雜出第六地廣而人工修也○按楊田下下而今財賦甲於天下古者鹽錯取之青州而今淮浙之間薦粟獨饒豈天時地秘人事亦有轉徙歟

塗泥二節楊爲天下澤國故土田卑楊爲天下利藪故貢賦饒

厥土二節田有定則而賦法之等則不常貢有定品而食物之供亦不常聖人制楊之貢賦而經權之義備焉

厥貢惟金三品　節

金銀與銅其品有三可爲足國之需惟瑤與琨玉石不類

可爲珪璋之用篠之材中於矢之笴簜之材中於樂之管亦可以爲符節齒革羽毛取之犀象鳥獸而車甲旌旄之用以之候梓橡樟取之山林原濕而棟宇器械之用以之海島之夷有葛越木綿之草服入於篚者又有織爲貝文之錦綺衣服之所供也以上皆常貢也其暫貢者小曰橘大曰柚以供祭祀以晏賓客乃出命以徵之其來也必包裹示珍異也錫猶賜也葛越南方布名左思賦蕉葛升越弱于羅綺是也木棉今之棉花是也織貝染絲五色織成文者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織文不染而織有文理者貝水虫厥包句不屬島夷爲是錫字訓賜猶云賜之貢乃貢也裹

曰苞籍曰苴

瑤琨至羽毛以文事武備立說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南江在靜海入海北淮在淮浦入海泗水在睢陵入淮江在南淮在北不相通故必先浮舟于江順流入海然後由海逆流入淮又自淮逆流以達于泗既至于泗或由灉達河或由濟達河以至帝都帝都雄據于西北而楊州偏界於東南其來甚遠故其貢賦之道曲折如此○按今江淮已通乃吳夫差掘邗溝通江水與晉會于黃池以爭長非禹之故跡也今瓜儀淮安塲是也

按楊州地勢獨卑萬流所湊彭蠡滙其西震澤注其東三江貫其中朝宗之勢已在荊州用力爲省故江入海澤豬定而楊州之功成矣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界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此荊係南條之荊在襄陽臨沮縣若北條之荊則在馮翊懷德縣屬雍州乃荊岐既旅之荊他州辨疆界俱一川一山獨荊無川二至俱山

江漢朝宗于海

南方之水莫大於江漢江發源于岷山漢發源于嶓冢皆

梁州之域流至荊州其勢愈大禹因其勢而導之由是江至東陵北會于漢漢至大別南入于江合異以爲同浩然而東雖去海尚遠而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諸侯見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按江漢發源于梁入海于楊二州不書而獨書于荊何也鄭淡泉曰二水發源於梁而荊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楊而荊據其上游之會獨於荊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也邵文莊曰前此江漢爲二水勢未可知後此江漢爲一水勢不必言故朝宗獨書于荊見水勢之定也

九江孔殷沱潛既道

九江漢所經也九水共流雖得其正今曰孔殷則不旁溢可知按九江洞庭湖也源有九水皆聚此湖故曰九江在潯陽縣南江水過此相轉以東沱水江出潛水漢出乃別流也九江殷沱潛道舊俱本江漢治來雖是但禹貢記水治各有功力豈有一水治便兼衆水之治行文落筆須有分曉申云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此意要識得

雲土夢作乂

雲夢一澤而分舊註雲南夢北今改註雲北夢南掾左傳濟江入于雲中田于江南之夢之文也雲僅土見夢可耕治葢地勢卑則水落後而人工晚地勢高則水落先而人工早也此見土平

江漢四句只以水治土平立說即以江漢為主云江漢一治故經流別流皆治南土北土俱平只借九江江漢所經沱潛江漢所出雲夢跨江南北意

厥土惟塗泥　節

塗泥之性與楊州同下中之田比楊加一等上下之賦較他州居第三荊楊接壤故土性均愬賦高者地濶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　節

荊州之貢多與楊同然荊先羽毛以羽毛最善也杶栝栢三木名楊言惟木多不勝書荊列其名貢止此也杶可為弓之幹栝栢可作棟宇礪砥以為磨石礪粗砥細刀劍所資砮石中矢鏃之用丹砂朱類可以繪畫箘簵竹之堅者楛木之直者皆可以為矢惟三邦所產有名取其名者武事尚精强也匭匣也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齊桓公責楚包茅不入無以縮酒即此縮酒郊特牲曰縮酒用茅明酌也謂漉酒不以帛而以茅取其潔也包而又匣祀事尚誠敬也玄纁絳色幣也考工記曰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玄色在緅緇之間璣珠不員者或曰小珠組綬類辨絲為之佩玉所懸者皆見服所需玄纁璣組乃四物註不觧玄字未備以上常貢也大龜滿千歲方尺有一寸可以紹天明定吉凶神物也國之所寶產于九江非可常得若偶得之使納錫于上詔而納之重其事也此不常之貢也

浮于江沱潛漢　節

荊州貢賦由江入沱由沱入潛由潛入漢漢與洛不通故舍舟陸行逾于洛再入水然後得至南河洛水東北入河河水東過洛汭相通也○沱自華容出于江入于漢沔由江入沱由沱入漢是一路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江由江

入潛由潛入漢又是一路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中間有從便之意

按荊州江過東陵合漢漢至大別入江上流則有九江旁出則有沱潛所跨則有雲夢一朝宗而兼舉之矣

荊河惟豫州

豫于九州爲中土南抵荊山北距大河此荊卽荊州之荊山

伊洛瀍澗旣入于河

天下之水以河爲宗豫州之水以洛爲宗伊水出熊耳山至洛陽入洛瀍水出替亭北至偃師入洛澗水出澠池白

石山至新安入洛洛水出冢嶺山至鞏縣入河洛也者三水聚會入洛達河皆禹導之也至鞏縣入河而豫州之水平矣三水入洛洛會之入河書法統記四水入河何也以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

滎波旣豬導菏澤被孟豬

濟水自温縣入河南溢爲滎洛水至婁涿出而爲波皆滙於豫之西北境者今滎受濟之溢而隨濟入海波受洛之流而會洛入河蓄而復流滿而不溢也濟水東流入于菏澤孟豬在下仰受菏流皆滙于豫之東北境者先導之定陶以定濟之所經又被及于睢陽以定菏之所洩或固其隄防或通其壅滯也曾氏之說非經文明書導菏澤矣安得謂澤不言導乎

伊洛三節上節水之流者以洛爲主下四澤水之止者以洛濟爲別不是相因之說

滎波二節滎濟所溢波洛所出菏濟所經孟豬洛所近以濟洛作主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之高者柔順而細土之卑者墳起而疏不言色其色雜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豫當天地之中陰陽和人輻輳故賦高凡雜出之等低于正賦則錯在下高于正賦則錯在上

厥貢漆枲絺紵　節

漆飾器之用枲麻絺細葛紵紵屬充衣服之用黑經白緯曰纖細緜曰纊是二物孔作一物訓纖爲細非是錯者砥礪之類以治玉非斧鑿也乃樂器所資錫命後貢不用則不取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洛以達河

按豫州長淮在南大河在北俱不爲害惟伊洛瀍澗四水
遶其東衆波菏孟四澤滙其西故流止各治而豫州無患
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梁即蜀地今四川是
也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之源嶓冢漢水之源川源未滌泛濫二山之下
其地荒而不藝今可耕作知江漢之源治也重水治不重
山藝

沱潛既道

沱江之別流潛漢之別流洪水橫流不循其道今沱水西
入大江潛水西南入江既順其道矣此重江漢之下流治
○二合禹經理江漢上源既與其利下流亦得其平

蔡蒙旅平

蔡山在嚴道縣蒙山在青衣縣其山上合下開勢最險沫
水經其間漂疾爲患惟禹用功最多今可行祭告之禮是
土之高者平也鄭云上志沫水下志和夷之水恐非此見
土平不重水旅平者祭告水土之平也他州不言獨言于
梁雍者九州終于梁雍舉二州以包他州也獨舉蔡蒙荊
岐者梁山終于蔡蒙雍山始于荊岐舉四山以包其餘也
嚴道青衣今總爲名山縣

和夷底績

和夷之地平而遠致功爲難今曰底績漸可加耕治之功
是土之下者平也和夷只作地不作水
岷嶓四句水之源流治土之高下平俱有工夫不主相因

厥土青黎

土色青而又黑不言性性不一也

厥土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七等賦八等八等正賦也或地力年分優則升一等與

揚同或地力年分劣則降一等與兗同故曰三錯乃間出
之賦也
一易再易者按周官有不易之田謂歲歲可種也有一易
之田謂休一歲復種也有再易之田謂休二歲復種也日
記曰如蔡所說豈獨冀揚豫有一易再易餘州皆可歲耕
耶蓋冀州地大物煩賦上上而間出上中以寬之豫州田
夷工修故賦上中而間出上上以進之揚田雖下下然人
稠而地力盡故賦已高于田二等而間此又進一等亦東
南繁阜之權與矣梁田下上山多而田少人工亦劣退在
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消息之此調劑之寄也

厥貢璆鐵銀鏤　節

璆玉磬下文磬石磬樂器也鐵鏤鐵下文鏤剛鐵作刀鋸取之砮供矢鏃熊羆狐狸四獸以其毛織爲罽以其皮製爲裘禦寒之服也梁地多山實藏與焉故所貢皆玉石金鐵之類禽獸居之故所貢有氊毦裘服之資序鐵在銀之上鐵之利多於銀也日記謂罽字誤當作繝罽乃魚網但孔疏亦作罽更考之

西傾因桓是來　節

梁州水道最爲可疑經文不曰浮于桓而曰因桓是來浮于潛說者謂貢賦旁桓水岸行至潛方下水夫桓水既出西傾山可以通潛彼役者奈何肩貢賦岸行至潛方下舟若謂水淺舟膠不進則西傾固比条比境首山桓水下流入江非尋常之水其不係水淺舟膠明甚若謂桓水與潛不通則浮舟至相隔之處再逾潛有何不可此皆難曉也細玩經文書法因桓浮潛乃一句書猶云因桓水浮舟而至潛耳又潛漢水所出也沔即漢水也以漢所出之水遂不得舟入於漢而稱逾何也非水不通也從潛至沔其水道迂遠曲折反不如陸行徑捷故從陸耳傳曰阻樣枝津其非不可舟行奚疑沔渭相去遠中且有褒斜之隔故必歷[illegible]川至褒水起陸逾褒暨衙嶺灌斜川屆武功方得入

渭入渭中要稍[illegible][illegible]既至渭即橫絕以渡河而帝都達矣蓋渭由司空入河也

西傾之山在梁之西南實跨梁之西北桓水出焉因水浮舟以至潛潛在宕渠至晉壽界有漾枝津之隔水道迂舟行反遠故舍舟而陸南歷崗穴遂還以接于漢沔也沔謂不相通而褒水則通沔斜水則通渭褒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歷漢川至褒水又逾褒暨衙嶺乃灌於斜川屆於武功而北以入於渭也渭水入河者也冀在河東故橫截渡河而達帝都也此是梁州西南貢道東北或徑浮沔矣梁之貢道自西而東自東而北見歷履之甚艱由巢而雍由雍而冀見轉輸之甚難崗北攷崗穴據水經考之

按梁州岷山峙于南嶓冢峙于北沱水出于左潛水出于右蔡蒙山險和夷地遠僻在梁山之西南而貢道之來歷三方兼水陸而後可登天府視他州艱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河在雍東而云西者在冀西界也

弱水既西

弱水出窮石山散溟無力不能負芥故曰弱水禹順其性導之西流正派至刪丹通合黎餘波至沙州入于流[illegible]水

之變者治矣水性異處全在弱字上西流不可以為異亦西之下也

涇屬渭汭

雍州之水渭為大故衆水皆入渭乃稱治涇水出岍頭山渭水出南谷山汭水出崆峒藪涇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至陽陵入渭而汭水東注之是涇水居渭汭之中上受乎汭下納于渭者貫珠聯屬然經曰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汭者渭也所謂涇水北注之者也至司空入河

漆沮既從

漆出同官沮出直路其水小於渭者也皆經華原縣合流

至朝邑縣入渭二水相持而行如少從長故曰從也所謂漆沮東北注之者也

灃水攸同

灃水出終南山其勢不減乎渭者也南折而北直走咸陽同渭水以合流而歸于河為二水相敵故曰同也所謂灃水南注之者也

弱水四句水之變者其流異水之常者其流同

荆岐既旅　節

懷德之荆山漆沮經其下美陽之岐山涇汭經其旁武功之終南山灃水所出惇物山灃水所經首陽之鳥鼠山其間一帶山莫非渭水所經治功既畢皆行祭告之禮以告成功于神也此荆乃北條之荆非豫州之荆岐亦非冀州之岐下三山不言所治蒙既旅之文曰至于者相為首尾之詞此紀地之高者平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水患既去致可有功民居可奠民事可興也至于豬野其間之地無不底績也此地之卑者平也原隰孔云豳地豬野武威縣之休屠澤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山在燉煌郡東南三峰特聳故曰三危舜竄三苗即此洪水橫流不得安居故三苗亦頑而不化今水患既去可以定疆埸造廬舍安居樂業故亦革心向化大有功敘也土平及于至遠人化因及于至頑陸實甫曰宅以奠居言敘以化服言是土平之事非土平之效亦有功敘豈僅為奠居哉必大有感于聲教也遠者宅則無地不宅矣頑者敘則無人不敘矣

厥土惟黃壤

黃者色之正也壤者性之美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土性黄而地力厚也賦第六等地勢狹而人工
少也地與人工是兩件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玉之美者珪璋之用琅玕石之似珠者見佩所需雍
州所産最佳且饒易辨惟宇亦有此外無他物意

浮于積石　節

雍之貢道有三東北境由積石浮舟于河北行東轉南向
凡二千里而至龍門正是冀之西河以達帝都其西南境
渭水入河漆沮東注渭涇水北注渭澧水南注渭故貢賦
之來或由澧涇或由漆沮皆會于渭汭以達河而達帝都

東北貢道險而遠西南貢道便而近
呂記曰積石至龍門爲唐虞之故疆三代時爲北狄所侵
占漢武開朔方謂之北河唐築三受降城宋爲西夏所據
今之河套正其地也最爲關中之屏障奈何棄之套虜哉

織皮崑崙　節

織皮解見梁州雍亦有貢此者則臨羌之崑崙河關之析
支朔方之渠搜也地雖有異要皆西方戎落之種即其備
物來享可以知其向化就功矣聖人經理雍州不但成功
著于中國且餘功及于四夷如此
按雍州即今延綏寧夏之地春秋時屬秦漢時謂之關中
據地勢之上游環四塞以爲固控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
襄敬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但地近西戎世有羌夷
之患當事者能盡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兼寧夏河西五郡
外築墩塞内設郡縣絡繹相維是亦一奇也而未易輕舉
也

導山導水總論

導山即所以導水非欲導水先導山爲兩套事山水之成
功已分紀于各州中此又就其中首尾順敘之分紀者其
經也順敘之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
其脉絡此作書之妙也山分南北二條於二之中又分二

爲此條有大河之北境南境南條有江漢之北境南境論
横勢先北而南論縱勢皆自西而東此山水自然之勢也
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林氏曰洪水浸沒川瀆不
可見欲施工無所措手先從高山巨鎮導起滔天之勢少
殺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施

導岍及岐　節

此導大河北境之山也凡水之勢皆因于山凡山之勢皆
起於西北雍當河北諸水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水入海
之勢故禹隨山始于雍而終于冀岍岐荆三山皆屬雍州
壺口以下則冀州山也禹悉次第道之導不但相便宜有

開崇竦開蔽障工夫孔穎達云或鑿山或穿地是也岍山在隴州吳山縣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東及岐陽之岐又東至懷德之荆渭汭灃涇漆沮汧皆舉之矣由是逾于河逾者禹假舟楫渡河自雍入冀之西境也河自塞外夾長城以入壺口正當其衝禹經始治之所謂既載壺口是也乃南至于雷首雷首在河東縣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爰至于太岳太岳在河東霍縣汾水經焉此皆冀西河之山也西河之山導而漳潞汾涑淇淶諸水皆舉之矣自南轉而東底柱在峽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在澤州陽城

縣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在河東垣縣山狀如屋（蓋屋也）濟水出焉此冀南河之山也禹在南河之北岸東行導此三山而濟沇滎菏皆舉之矣又轉而東北太行在懷州之北連亘數州爲河北脊延袤恒山恒山北岳也（在雲中者是在上曲者非）碣石一在平州南一在高麗界中此冀東河之山也三山導而恒衛漳沱滱易皆舉之矣由是凡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入于海矣禹導大河北境之山其施功之次第如此○禹之隨山必非一次初水勢高開濬一遍水漸退去須再從低處導之方得成功所云八年三過正以此也逾字指禹及字至字皆指山亦兼禹行入字指水及者相去近

至于相去遠壺口三山在龍門上下底柱三山在壺口左右太行三山在大陸九河之間○馬鄭三條四列之說與北條南條之說亦不甚異○又諸山所經之水甚多不但河濟王損庵云蔡傳原無河濟所經等句俗本所增耳去之爲是

導岍四節聖人導南北二條之水而江河以爲之紀焉北條有濟淮諸水而獨稱河南條有漢而獨稱江以河爲四瀆之宗而漢水入江也

西傾朱圉　節

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止庵云淮渭洛所經不應入伊水

下文原無導伊水一條伊水可入則渭灃涇就不可入耶西傾朱圉在積石東南河水所經鳥鼠在隴西以西渭水所出三山相首尾而東至于太華皆雍州山也熊耳以下四山相連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栢經陪尾皆豫州山也雍山導而渭及灃涇漆沮皆舉之矣豫山導而洛淮伊瀍澗泗沂皆舉之矣末要得渭洛入河淮水入海意凡導山俱重治水不在治山此不言導蒙導岍之文也水患雖盛於東南而山勢則起於西北故禹之導山必始于西北而終及于東南上節道河之北境故自淮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又換了

[illegible]隴西臨洮朱圉在天水冀縣大河所經鳥鼠在隴西
首陽渭水所出太華即西嶽在京兆華陰熊耳在弘農盧
氏洛水所經外方即嵩高山在潁川嵩縣伊水所經桐柏
在南陽平氏淮水所出陪尾即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淮
水所經○金氏謂陪尾非横尾乃徐州泗水所出之陪尾
外方非嵩高乃陸渾山在伊闕郟泉謂西傾非臨洮之
西傾乃漳縣之西傾備錄以俟博者

導嶓冢　節

此導江漢北境之山也嶓冢乃梁州山漢水所出荆山内
方大别皆荆州山漢水所經大别又漢入江處禹自源徂

流導之使與江會則朝宗之勢成下至楊州入海矣内方
在江夏竟陵縣大别在廬江安豐縣

岷山之陽　節

此導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在梁之南江水出焉衡山敷
淺原在荆之南江水經焉禹導岷山之陽而江之源治矣
然岷山之脉湘水間斷分爲二支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
九江之西南與岷山相聯禹導衡山所以通江之北流也
其南一支爲敷淺原而盡于九江之東北與岷山相屬禹
渡九江取道至敷淺原導之所以通注之南流也北支[illegible]
止于洞庭之西南支長[illegible]洞庭之東北禹之行隨山之[illegible]

勢不言導衆上文也導中包朝宗孔殷彭蠡終入海等意
過者禹過也凡導山曰逾曰過曰至皆主禹言曰入則主
水言九江即洞庭洞庭即湘水一水而三名敷淺原即廬
阜

導弱水　二節

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在雍之西萬水能載此水獨弱
勢且西流水之異者禹順其性而導之西正派至于張掖
之合黎餘波入於沙洲之沛沙不言入海水入沙中不可
見也黑水出洮關山在雍之西北直出梁之西南萬水俱
清此水獨黑勢且南流亦水之異者禹順其性而導之南

極其流于燉煌之三危要其歸于南海極其流之所止也
二水不言所出之山九州之外故畧之合黎水名或云即
居延澤入于流沙或云水入沙中不復有水故不言入四
海或云又二萬里至條支入海當時何以不志三危在燉
煌孔疏曰張掖燉煌並在河北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
源多伏流故也黑水傳引榆葉積漬所成恐不然海有黑
洋豈亦榆所漬耶天地之變自不可窮○或謂導山先岍
岐則可謂導水先溺水大非邪之大害未施功安得遽導
極邊之異水乎水先岍岐亦是因山勢言之非擧首從此
起工也孔疏云弱黑二水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先之

不言導水則不知導山爲何功故又紀導河七節黑弱二
條不過帶言不在所重導山既畢乃濬川其說固非而尋
山以經始導水以收功說亦未盡導山導水只是一事非
一番導山又一番導水也

導河積石　一節

河之爲水見於雍經于冀豫入海于兖其患至劇其流至
遠而施功至難其發源極西荒遠當在所畧計亦不必施
功故不窮其源但自積石見處導之或鑿山或掘地功自
此始也積石在今蘭州阜蘭山黄河伏流始見于此西南
涵浸轉而東北流洮水入焉又北湟水邪連山青海之水

皆入焉又北入北狄界中漸轉而東至唐三受降城即今
之河套也盤東山峽之間悉破山以行凡三千里而至龍
門折而南流爲冀西河禹載壺口治梁岐皆爲冀河已見
冀州故此不書又南至河中府夏陽之龍門縣山開水迅
自高而下奔放如雷兩岸絶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
曰龍門地勢最險禹功于此最多又南可三百餘里至華
州華山之北渭水入焉喬嶽阻截水勢擊撞地名潼關亦
至險也禹導之猶積石焉折而東流爲冀南河凡三百里
至陝州陜縣之底柱壓河中流禹鑿二門以通之又名三
門山又東三百餘里至孟州（又名河陽）之孟津南北通津濟渡

處也河流至此始縱又東百里過鞏縣洛水入焉謂之洛
汭者河在南洛水北入之兩水交流之内也又東折而北
三百餘里至黎陽大伾山爲冀東河（山一重曰伾再重曰英）又北五
百餘里至冀之信都漳水入焉所云枯漳渠是也又北三
百里至大陸即冀之大陸既作也地平土疏水益善潰水
勢欲分禹順其勢而分之爲九流分則勢平入海斯順由
九河而下同爲逆河而入海河流順而下海潮逆而上故
曰逆河曰同爲云者非九河復合爲一之謂也九河故迹
在滄瀛景德四州之間相去千里而遥豈能復合哉强而
合之以九水聚于一處必且菑夾矣九條河水俱是逆潮

而入海云爾河則九逆則同斯河也亘于華夷之界而天
地之氣脈於是乎宣列爲四瀆之宗而民物之利澤從斯
以衍紀其所見詳其所經究其所歸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〇註中自北而南等句最不可脱又要得荒遠在所畧中
國在所詳意

按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北流與
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
百餘里廣袤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不減漢張騫窮
河源止此所云河出崑崙者是也及元命學士蒲察篤實
佩金虎符復往考之乃得于土蕃朶甘思南曰星宿海

在四山之間有泉百泓滙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
然故名星宿海云禹治之後河不爲患者千餘年至周定
王五年河始決漢決瓠丘漸徙而南宋決澶州北流遂絕
皇明洪武初決原武正統中決滎陽入渦口今自清河合
淮古之河東北入海今之河東南入淮以河之巨且悍而
一淮爲之委此徐沛之閒所以多魚鱉之慘也況今又欲
借之以漕哉其治爲益難矣

導河七節上五條入海下二條入河河四瀆之宗江漢濟
淮爲四瀆渭在瀆之西洛在瀆之東謂之瀆者以其獨入
海也

導河五節亦主瀆所宗意濟淮北水江漢南水俱宗河

嶓冢導漾　一節

此導漢也漢之上源初名爲漾漾水出梁之嶓冢山禹自
嶓冢導之濬其源也自此而東流至武都爲漢水謂之爲
者明漢水即漾水也又東流至武當爲滄浪之水謂之爲
者明滄浪亦即漢也又歷長壽之三澨而漢則過之謂之
過者三澨小而漢大也又至漢陽之大別山而南入于江
謂之入者漢又小而江大也入江之後截折而東乃匯聚
而爲彭蠡之澤又東流爲北江在今通州静海縣入海而
漢治矣滄浪以下在荆州入海在楊州漢水兩源嶓冢一
山東源名漾西源名沔東西異出總爲漢水滙彭蠡朱子
以爲多句東爲北江鄭漁仲以爲衍文豈其然乎洪水懷
襄江漢之流方壅豈無滙入彭蠡者而槩以今之彭蠡視
之也至黄氏小孤山彭礒之說益非矣名曰北江存漢意
也漢在北故曰北江

岷山導江　節

此導江也江水發源于岷山禹從岷山之陽導之濬其源
也自岷山而東流別出一支爲沱即江所分也自沱而東
則流至于澧澧水出武陵江流至此也荆州之九江江則
過之岳州之巴陵江則至之自東迤邐邪出而之北與漢

相會爲滙漢所滙澤滙即彭蠡漢爲北江江則爲中江而
與北江相合自是至通州静海入海而江治矣○曰爲曰
至曰過曰入曰會俱主水言與導山中曰至曰過主禹言
者不同東迤北會作一句江勢迤北處正受漢口也爲滙
另作一句與滙澤句相對確然如此玩經文自見舊并作
一句讀者非是○嶓冢導漾岷山導江即梁州所謂江漢
朝宗於海也滙澤爲彭蠡即楊州所謂彭蠡既豬也江漢
皆發源於梁合流于荆而入海于楊故禹導之自梁而荆
而楊也要見得合流之意

俞之鵬曰漢水在南條之北故曰北江名曰北者存漢之

意也鄭汝泉曰江在南對北江而言故曰中江鄭玄曰東
迤者爲南江漢孔氏曰有北有中則有南可知然則三江
既入非岷江而何

導沇水　節

袁了凡云時說所分伏見非是夫曰浮于汶達于濟又曰
浮于濟漯達于河則自汶而濟自濟而河皆相通明矣今
河之南伏而始溢滎之下伏而始出斷續若此何以通舟
傳稱伏見就王屋山下言也由此歷虢公臺西南入河溢
爲滎河濟而濟溢也東出陶丘北滎澤之濟繞出陶丘之
北也傳未嘗云伏也傳引酈氏之說證王莽以後之濟非

證禹時之濟也王莽末濟不復南溢而河南無濟瀆滎自
受河爲浚儀渠傳意甚明人第不考耳愚按袁說甚確經
文全無伏見之意二孔氏亦未嘗言據蔡傳亦不過就沇
以下濟以上言其出有兩源耳何曾謂伏而見見而又伏
也且入于河非入于地也何可謂之伏東出陶丘出字正
因入河入字生來安可謂從地出乎時本三伏四見之說
何自而起今好事者且擅改爲註其謬後學滋甚具講于
左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名爲沇水禹自沇導之此處
註有一伏及其東流至孟州出爲二源東源狹而深西源
濶而淺合流至溫縣則爲濟水焉濟歷虢公臺西南入于
河入於河則與河相亂矣何以辨其爲濟濟清而河濁也
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溢爲滎澤（在敖倉）夫溢爲滎則與河
俱滿矣何以辨其爲濟濟流而滎潴也由是而東至廣濟
之西而滎之所溢者遂出于陶丘之北斯其所經之地乎
由是又東則至濟陰定陶之菏澤自東轉北則至壽張會
于萊蕪之汶水斯其所經之水乎又由北轉而之東則從
青州博興界入海而濟治矣○沇性勁疾見於冀經豫兗
而入海于青沇入河則雷夏以西無不治而冀兗之患平
滎歷菏則孟豬以下無不治而豫之患平汶歸海則濰淄
之間無不治而青之患平

導淮自桐栢　節

淮水出胎簪山尚微經桐栢始大故導淮自桐栢始由是
而東則會于徐州之泗沂泗水出陪尾至睢陵而入淮沂
水出艾山至下邳而入泗沂入泗之處去淮不遠宜二水
相敵故並言會而不分先後也入淮在今淮浦淮水發源
於豫會泗沂于徐入海于楊四瀆惟淮流不甚長○按地
志云淮出桐栢水經云淮出胎簪二說異者胎簪即桐栢
之旁支也桐栢在南陽平氏縣

導渭自鳥鼠同穴　節

瀆之西有渭渭水出南谷山尚微至鳥鼠同穴始大故禹

只自鳥鼠導之由是而東灃水南注之渭則至咸陽會之卽灃水攸同也又東涇水北注之渭則至陽陵會之卽涇屬渭汭也又東漆沮東北注之渭則至朝邑過之卽漆沮既從也終至華山之北界從司空入河而渭治矣前分言于雍而自源沮流則記之此也○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李巡曰共處一穴有若雌雄天性然也山在渭南縣

導洛自熊耳　節

瀆之東有洛洛出冢嶺山尚微至熊耳始大禹只是熊耳導之由是而東北濶至新安入洛瀍至偃師入洛而洛會

之又東伊至洛陽入洛而洛又會之四水合流東折而北至鞏縣洛口入河而洛治矣前分紀于豫而自源徂流紀之此○有兩熊耳一在盧氏一在上洛洛經盧氏之熊耳伊出上洛之熊耳

山本同而末異故導山言及某至某其勢漸分水本異而末同故導水言所會所入其勢漸合

按以上九水弱水在西北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從雍梁西境入海與諸水不相涉故又次之四瀆河在北最大故先言河漢又在江之北亦大故次漢次江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一瀆故次濟次淮渭洛俱入河故後言之

九州攸同　節

禹貢妙處全在此二節無此二節則前所云云俱無結局矣且此節滌源既陂等語下節交正則壤等語又所以補前之所未備發前之所未明也前止于兗言降丘宅土于雍言三危既宅而他州則否于梁言蔡蒙旅平於雍言荆岐既旅而他州則否且言旅未嘗言刊於川言既入既從既道而未及滌之之功於澤言既豬孔殷底定而未及陂之之功故於總結處詳之首句作冒末句作尾中以卑高流止四對爲腹此爲定格會句單指水平土原爲治水此

亦易明又何疑乎攸同言九州水土都一樣平了攸字不必泥下正攸同之實隩水涯也最卑之處刊者去其蓊鬱治水之始事旅者告其成功治水之終事源字舉源以包流滌者蕩滌之使無壅塞也工夫全在一滌字陂雖未築堤障水而稍從其凹缺處增加陂岸豈曰無之既陂不復溢矣會同是九州中之水悉入于海百川以四海爲歸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卽朝宗字義通節要得結言意

九州二節除天下之大害地平天成興天下之大利府修事和惟害除故利興不平對

六府孔修　節

此總結九州之貢賦也水者五行之先土者萬物之本地平而天成水土兩府不消說已大修了既作既藝是穀修也惟條惟喬是木修也鐵鏤金銀是金修也木以鑽燧是火修也利源開矣斯可以制國之用庸可無法乎因庶土以定貢九州庶土其等不同而地利之美惡因之禹於庶土交相正焉較其肥者瘠者與其高下者何州產何物何地產最良由是因庶土之所出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地取其有不責有於所無物取其良不泛取其所有常者爲底貢暫者爲錫貢兢兢焉惟恐失之濫何其底慎也又因穀土以定賦九州穀土其等亦不齊而田賦之多寡因之禹

於穀土咸相則焉品其上者中者與其下者大綱分爲三壤三壤又析爲九區由是因穀土之所出而成賦于中土之邦田優則賦重田劣則賦輕正供者爲常間出者爲錯任土作貢或及外夷惟正之供止於中國井井乎有成規不敢以私意變易也經國之義愛民之仁具見之矣貢賦皆本孔修來庶土色性不同五方物生異宜交相質較以制天下之地征前雖已紀貢賦而曰正曰則曰慎曰成都未說得故此結言之

錫土姓

水土既平疆域已定禹乃佐天子封建諸侯欲其共理天下以廣德化也錫土者或侯邦或男邦或采地是也錫姓者或因勲或因地或因生是也此乃更新之意或有土有宗遺洪水制限不明今再表彰一番或佐禹治水有功勲庸可紀今特報賞一番耳左傳胙土與此土不同胙土五色之土然既錫之封土則必割五色土與之因生賜姓如帝嘉禹德賜姓姒舜生嬀汭周賜陳胡公姓嬀是也氏與姓不同或以字爲氏或以官爲氏或以次爲氏姓同氏各別當時弃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節似天子口氣須關閧說勿着禹自家身上只泛論其理言外還是要舜如此意方初庵曰此有責難于帝之意日記曰此必禹所常言史臣以記于此蓋爲君者能敬己德以先天下則標表既樹儀化自神豈有違越我之所行者哉作未然說期之之詞只渠乎成來沐平成之休則從善之心輕覩身先之教則從風之機尤速也不必跟封建貢賦來不距止就民說不必兼臣

合上節上用治人下端治本

五百里甸服五節總論

此彊理天下之事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甸[illegible]

之義侯取斥候之義綏取撫綏之義要取要約之義荒取荒遠之義甸分五等侯分三等綏要荒各分二等堯有舊制今因水平復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也亦有詳内畧外之意

五百里甸服　節

王城外四面皆五百里制爲甸服甸者畿内天子所自治賦字貫下五句乃粟米之征也服字貫下三句乃力役之征也内百里去王畿近故併禾本總賦之總者禾穗藁俱來稭藁者以飼國馬也二百里次之則刈禾半藁納三百里又次之則去藁上粗皮納服者陳新安曰他有服役不

止輸將或去耆四五百里遞送其米粟於帝都大非王家豈更無他務用民之力止令爲遠民服輸將乎況乎粟米之納已輕何又代爲之服也四百里去穗納穀以其遠五百里去穀納米以其在遠力役之事亦均不及甚近者重遠者輕重者粗輕者精聖人制國用節民力曲盡如此

五百里侯服　節

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侯國之事于其中分爲三等百里最近則制爲米采者卿大夫食邑所以供内臣之祿也次二百里則爲男邦自第三以至第五共三百里則爲諸侯所以封外臣之爵也小者在内弱得以自安大者在外强足以禦侮國邑要明邑者制祿國者封爵百里二百里以次第言與甸服同例三百里以總數言與綏要荒同例言男以兼子言侯以兼公與伯不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入講虞制初不如此

五百里綏服　節

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綏服取撫安之義也界在五服之中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因風氣之異宜酌習俗之異尚而揆度之立學校聯師儒俾聲名文物蔚然興焉所以善民生而撫之内也以外二百里奮武衛恐人心之怠玩慮邊防之或疎而振動之簡車馬詰戎兵俾寇賊奸宄皆

然銷焉所以護民生而綏之外也内豈無武而文教爲重外豈無文而武衛爲重

五百里要服　節

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要服其文法畧于中國特羈縻之而已故曰要内三百里爲夷夷易也淳易無禮法外二百里爲蔡蔡放也放逐罪人於此左傳云殺管叔而蔡蔡叔是也

五百里荒服　節

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荒服田野不井人民不多地甚荒忽故曰荒内三百里爲蠻蠻者慢也甚于夷矣外二

百里爲流流者往而不返甚于蔡矣蔡在夷之外流在蠻
之外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

東漸于海　節

此總敘治水之成功所謂廸德之化也東漸于海言淪漬
洽膚入之深也西被流沙言包含徧覆冒之廣也朔南亦
暨及之言漸被之餘澤如北而幽都南而交阯無遠不至
也風聲振動于此而遠者無不聞德教軌範于此而遠者
無不放盡四海無非聲教所旁達矣禹于是玄圭爲贄上
錫于舜以告治水之功成焉奉圭表享上之誠玄圭象水
色之黑豈徒明不負所托云哉而孜孜保治之意寓矣此

節承上文來而治水之事于茲告成功只以平水土言而定貢
賦建侯錫服帶之祗德斷不可入錫與師錫意同重其事
也漸深被淺之說不取聖化豈淺深互言耳人所聞爲聲
所效爲教聲虛而教實聲先而教後東漸三句自是聲教
但上分言下總言耳○按禹貢一書敘九州紛紛如在一
室敘山川井井如在目前詞省而意備所以爲妙地里圖
經能有是哉

甘誓

扈夏同姓國漢孔氏曰堯舜皆禪
啓獨繼父以是不服而叛或然乎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有扈氏敢與天子抗衡書大戰者其
不臣也書召六卿于啓之能擅權也召在未戰之先六鄉
六鄉之卿即六軍將帥非王朝六卿也六卿之鄉平居則
各治其鄉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則各將其軍而屬于大司
馬均有征伐之寄者

王曰嗟六事之人　二節

上所召止是將此所誓并軍吏士卒咸在故曰六事之人
威侮節示以討罪伐叛之意五行只以材質言不必兼理
暴殄是褻實不愛惜之意輕忽是狠籍不貴重之意字義
不甚差陳氏大猷曰抑性長欲蔑之宜即是威侮孔氏曰

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輕侮此五常之道也傳之三
正夏正建寅而并及子丑未必然或謂一歲之首月謂之
三正亦出杜撰孔疏指天地人之三才引易說卦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周易謂之三才之正道廢三才之正道言亂常也此說可
遵勦是斬斷之義得罪于天故天欲絕之

左不攻于左　節

此嚴坐作進退之法也古者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
每二十五人爲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步士則各供其

長而爲之助者也故古者臨軍誓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
左則凡軍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凡車之命係
此三人自一乘至于萬乘皆然御者與射刺者相應如一
人左死于射右死于刺御者死車步者死列節制如此此
所以能爲不敗之師○攻者盡心盡力之意

用命賞于祖　節

恭命不恭命卽爲用命不用命古者天子親征必載其遷
廟之主與社主以行賞于祖戮于社示不敢專也且祖陽
社陰亦陽舒陰慘之意也賞或金帛或爵級辜戮未必殺
也故嚴其詞欲其用命孔疏戮字訓作辱臨戰誓衆恐不

爲此寬緩之詞此軍前之賞罰者事定論功則返廟行飲
至策勳于廟云

五子之歌

五子啓之子 大康之弟

大康尸位　二節

史臣敘五子作歌之由尸位二句一直說祭祀之尸居而
不動以此狀其居位無所事事但知逸豫逸豫故滅德滅
德故失民好亡之君無所顧忌乃更甚焉盤者盤旋不止
非但以遊爲安也有洛之遠百日之久此正奸雄乘隙之
一機非自棄其國而何弗忍不堪也非此一遊遂不堪命

也太康嗣位已十九年曰尸位曰滅德則其荒淫之事必
多矣昔怨已久故羿得因此而行其奸因者明禍亂之來
我自招之也河河北也距太康于河北遂廢之

厥弟五人　節

上距于河之北此徯于洛之南從字作追字看初之不返
太康不欲返也後之不返制于羿而不能返也俟于洛汭
去留兩難故卒章有曷歸嗚依之語良可痛矣宗廟社稷
之危亡母子兄弟之離散是兩意述祖訓以作歌傳先德
之君不忘祖訓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　節

一章二章只說作歌之序此節述大禹之戒次節以已不
足恃民甚可畏申結其義也謂君與民遠矣但遠于分而
非遠於情故爲君者但可近之不可下之近謂以情親之
下謂以勢踈之近如欲與聚惡勿施饑寒困苦時時體恤
下則如秦越人之相視矣邦本二句正發所以可近不可
下之故有邦者誰不思寧其邦而民乃邦之本天下未有
根本不固而能寧邦者所以近民而不敢下皇祖之訓如
此民情豈不大可畏哉

予視天下　節

上述祖訓此五子自言予視天下豈但大奸巨逆與天德

兆多人足以勝我即夫婦之愚耳一人之寡耳亦能勝我
也而今且以多失之君馭之其所爲逸豫滅德盤遊無度
者殆不知多少懲咎而民能無怨乎民之怨始蓄于心不
可見後彰于外遂不可弭故闇主噬臍于事後明君獨覩
于幾先當不見是圖也最上者厚民生而不困節民力而
不傷使民愛而不怨其次者民生傷而亟爲卹之民力勞
而亟爲寬之及其怨未形而亟消焉此所以終不勝我也
今以多失之君臨積怨之民其危懼可危凛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朽索易絕六馬易驚不至析絕而奔騰未之有也
嗟乎爲人上者柰何不自敬德以失人心而至此極乎始

于不能近民而本志不爾故邦亦不寧其如皇祖之訓何
哉此節緊頂上節來一字不可訓作皆字言不必多也示
臨二句斷作危亡說不可作兢業之心說悼太康也非論
君道也柰何弗敬乃追咎之詞非戒勉之詞要得申結意

其二曰訓之有　節

訓亦禹之訓也作爲也有專力之意六者皆人情所不能
無然或失之太過則必至于敗度而亡國一字或字重看
一者不必多也孔氏曰有一必亡況兼有乎或者必然之
詞言未有萬一不亡者太康以禽荒亡是皇祖之言不誣
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　節

五子自述其意以作歌寓傷今思古之意謂今日之冀方
受者我祖而非我祖始授之者帝舜而亦非帝舜有也惟
彼陶唐欽明開心學之源危微闡執中之旨得君臨之大
道正政治之紀綱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我祖故能
承二代之遺規據此形勝而普天皆土率土皆臣也追惟
所自從來遠矣其授守有道矣乃今失其道將治天下之
大綱小紀俱致紊亂民心失而逆臣乘之遂底滅亡豈不
甚可傷哉陶唐二句推本言之陶唐內稱得其道正紀綱
意以堯事入講有此冀方句方說到爲身上來自堯而始

一道相傳故以陶唐[illegible]自堯而下皆都冀州故以冀
方該天下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相去
不遠○道者紀綱之體紀綱道所發

其四曰明明我祖　節

明而又明言明之至也如危微聽辨之極精大綱小紀
灼之允當也二句一直說不必分盛德大業君臨句乃起
下之詞以明明之德爲萬邦之君當時所以經世而信民
者有典焉有則焉常行不易謂之典中正有準謂之則王
云總是政治教化等事不必分此句兼大小在內關右二
句又從中抽其瑣細者言之正見其品式具備之意貽厥

子孫欲其世守成憲也不但大者要者便是一石一鈞石
則要關通彼此一様無折閲之意析不及也閲過也荀子
云良賈不以折閲不市鈞則要和平取乎兩平無乖忤之
意人情不平則爭不爭以其平也兩件雖法度之小者亦
存個式様于王府恐後世有私相輕重者準諸此也其慮
後世豈不詳且遠哉凡此皆是禹之令緒欲子孫毋荒墜
以保其宗祀乎乆達今奈何以逸豫盤遊荒墜其緒厎桐
下移奸雄僭竊覆其宗而絕其祀豈不甚可悼哉緒以所
垂之法言鈞與則鈞石俱以文繇言祀以配享言上云滅
亡此云覆宗絕祀[illegible]○其前四句不可作對文氣

宜抑揚

其五曰嗚呼曷歸　節

曷歸者見距于河北也天乎尺地莫非其有何爲至此嚮
依者黎民咸貳無個靠泊也天乎一民莫非其臣何爲至
此是以鬱陶思之切顏厚色之醜忸怩心之慙此在洛汭
徯望之時如此只因弗慎厥德致有今日之禍雖欲悔過
自存而去者不可復留離者不可復合其可進也亦付之
無可奈何已矣或欲以前四句作悲鬱陶二句作媿對非
是○按五子之歌其聲急其情哀其言痛切而有餘悲然
惟自嗟自悼自咎自反而無一言及羿豈其有畏心歟至
其愁而不怨哀而不傷得詩人情性之正亦賢矣哉

胤征

按大康爲羿所距弗許康立十四年崩子相立羿遂纂相其臣寒浞又纂羿因其室生澆及豷滅斟灌斟尋氏夏之遺臣靡逃于有鬲氏收斟氏二國之餘燼殺寒浞立少康夏中絕者四十年少康相之子孔疏云羿浞相承百載

惟仲康肇位　節

羲和之征蘇氏謂其二於羿蔡傳謂其黨于羿迄無的據
曷若只以經文爲正經文並無一言及羿征厥職則厥罪
已耳又何必云阿其黨羿而爲之乎觀胥從舊染等語固
知羲和之罪不止於酒荒厥時但云群聚不逞之徒以爲

亂有何不可若必以此二語謂羲和黨羿愚謂奸雄舉事
多不靠人勝廣之起不附項羽如我
朝張士誠之據吳亦不附陳友諒又安知羲之非獨爲逆
哉且仲康居天下十有四年不爲不久矣竟不能除羿因
循至子相而卒爲所纂其才其德蓋亦中人之品耳視一
成之旅記夏配天者何如哉愚固云征羲和未必爲羿也

告于衆曰　節

聖指禹謨以本諸心者言訓以發諸詞者言明徵定保一
直說定保正是明徵言謨訓明有徵驗以之修德則德可
久以之修政則業可大真足以保安邦國也先王以下即

謨訓以德政貫講天戒以災禍變異說克謹者恐懼修省
以修德行政思所以消變異也臣人指輔弼大臣說克有
常憲者奉法修職輔君修德行政以消變異也百官泛指
在朝之臣修輔者亦輔君修德刑政也如是則厥后惟明
明矣君克謹是君心已明又臣工協贊故其明倍增明中
以德顯而政光作目后明明而天變消天休至矣今羲和
不但不守常憲不能修輔如下文所云顛覆沉亂罪雖不
可宥矣所以當討

每歲孟春　節

上節聖人之訓此節聖人之令聖人以遇變而懼不若先

事而防故又宣之爲號令以警之取孟春者天道開泰之
初政治維新之會也遒人道聚也聚衆人而令之故名木
鐸孔疏云金鐸振武事木鐸振文教官師四句正是令之
詞官師以道事君者君有失德失政則交相規正之勿缺
曰勿面從可也官師只作一人有職必有道也百工執技
事人者亦技淫巧之類損德蠹政各執其所司之藝事以
進諫或託諷于物理或寓箴于無益規諫乃是人臣恭敬
其君之道其或不規不諫是不知責難之恭邦有常刑加
之　先王之令也不恭且刑況夫俶擾天紀昏迷天象者
于先王廣開言路無人不令正君羲和當司天之職而乘

職安得不誅

惟時羲和顛覆　節

此著羲和之罪沉酒故畔官離次俶擾二句緊帶說乃季
秋以下正謂俶擾如欽天監是次晉正靈臺是官推筭占
步是所司之事失所司便是顛覆厥德天下只是酗酒不
好酗酒則昏迷把正事都誤了羲和日食經文明說曰聞
知則是迷于酒而失於推筭也蔡傳添一若字又多一昏
菑頭或又云日食乃臣犯君之象故意隱而不言爲君諱
也又多乎哉彼雖欲隱此次之食其誰掩哉俶始也羲和
世官紊亂天文自此而始集即輯和也辰次舍也日月會

于房其所次即爲辰弗集弗輯月掩日也太衍曆日日月嘉會
而陰陽輯和則陽不疚乎其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
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而食矣伐鼓者鼓陽聲也
扶陽以抑陰也古者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廟太僕
贊王鼓想天子鼓後太僕代鼓之或者乃云瞽進鼓于天
子倫是無個人乃用無目者乎馳馬行走步行或供取幣
或執弓矢皆所以助救日也孔疏云嗇夫馳取幣禮天神
救日爲太陽之弓以枉矢救月爲太陰之弓以恒矢鼓用
祭天之雷鼓三樣人一是瞽人一是卑官一是脊徒非宗
與嘗事者且救日之急如此況身任其職者乎罔聞知當

眞因酒醉昏了不曾推筭得不止於失誤不妆云爾先時後時傳以撓越太早錯過太遲立說漢孔氏以曆言占候差錯氣節過期後期言　錄于左

漢孔氏曰爲曆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爲八節每節各四十五日有餘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爲十二月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朔月二十九日强半也以月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

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言闇也朔言月死而更蘇也先時者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曆乃以癸亥爲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卽不及也其氣望等亦皆如此

日食月食之說朱子曰日月一歲十二會方會則日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爲之食日有暗處望之時月行正與暗處對不得借光故食

尚書晚訂卷四

明金壇史維堡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禹如甫輯

商書

帝嚳生契爲唐虞司徒封于商十三世而生湯故湯以爲有天下之號自盤庚遷殷而後稱殷

湯誓

湯子姓名履號曰湯以湯爲謚者非

王曰格爾衆庶　節

或謂湯伐桀時卽稱王誓衆此必不然旣放桀猶慙豈有未伐桀遽自稱王乎作史臣追稱爲是朕言包一篇順天應人信賞必罰皆是多罪卽下文嚴刑重役天命殛之豈

諄諄然命之乎亦卜之民心而已奉行天討乃天吏也豈稱亂哉

今爾有衆　二節

伐桀亳民所不願也而夏民所深願也亳民以一己爲心而湯則以上天之心爲心己事小而奉天討罪其事大也夏罪其如台是夏民在塗炭而商民自在春風和氣中也商民以一國之安爲心湯則以天下之安爲心蓋夏民之危是尤聖人之所不忍也上迫于天命而順乎天下迫于人心而應乎人湯所以曉告亳之民也○稍事訓未已熟將好收割率遏重役也率割嚴刑也率字或作大率或作

君臣相率怠惡率盡也盡力爲之不顧人生死之意率悉
弗協一直說弗協猶衆爭離之象也寧殺身以亡桀欲其
亡之甚也

爾尚輔予一人　節

輔予勿阻勿憚果於從征也實謂賞賚孥戮孔氏曰權以
脅之勿使犯董氏曰示以賞罰之必然乃誓師之體○王
損菴曰順天應人則有以服乎人心之公信賞必罰則有
以作乎人心之怠此天罰之所以果能致民危之所以果
能拯也○曰雖分天人然人心卽天心不是兩事

仲虺之誥

仲虺史記作仲[illegible]日卽萊朱也會同曰誥此告君亦曰誥者孔穎曰不但釋湯慙且以曉其臣庶也

此篇大旨總註甚明首段言天之命湯次段言民之歸湯
見不必慙末段言君道難盡人心天道可畏見不暇慙

成湯放桀　節

成字註明曰放者以討罪之權予湯也桀不爵而名獨夫
也放伐之事終不若禪讓之美而湯始爲之故自以爲慙
慙德不如古也予恐句正是慙之意口實者後世亂臣賊
子指此爲實以藉口也乃借以引證之意不忠之臣何代
無之古無是事猶無以藉口自我爲之奸雄有不借以爲
辭者乎墮萬世君臣之倫而啓其指借所以慙恐杜曰成
湯處君臣之變所以慙歎其逆之跡所以恐

仲虺乃作誥曰　節

仲虺作誥以解湯慙人生有欲若無主則以强凌弱以衆
暴寡勢必至於亂矣天不忍斯民之亂也乃於衆人中生
一聰明之聖人以治之聰明以德言非以生質言不役耳
目斯爲無欲主以無欲化有欲則爭亂之風自息故曰時
乂上天立君之意如此今有夏桀不聰不明肆行昏亂暴
政虐民民被其害如墜入塗泥炭火之中其可復爲民主
乎天厭夏德乃篤生吾王錫以勇智之德發强剛毅足以
遏天下之亂畧神謀睿鑒足以圖天下之事義若此厚王
者而豈徒哉欲王表正萬邦而纘禹舊服也禹舊嘗以祗
德之身表正天下而聲教至於四訖迨其子孫不能繼之
欲王勇足以斷智足以謀權標于此取正於彼予以撥亂
世而反之治起塗炭而予之安凡執中之緒德先之軌禹
舊所服行者子孫不能纘而王纘之也然茲表正纘服亦
無他道惟率循常典以奉順乎天而已蓋五常之理萬世
共由而其原則出于天禹之所服服此而已萬邦之正正
此而已能勇以振既墜之綱常智以察幾晦之精蘊皇極
一建於君身而天命自承于於穆表正纘服之道寧外此
哉是天厚吾王正托主以大事也今日伐桀亦迫于天命

不容辭者何慝之有〇惟天生民三句原天立君之意啓
德以下原天所以生湯之意不曰聰明曰勇知者于撥亂
反正爲切也典指五常說茲字指表續言率典就是若天
命不必又及率天下共由意一字而兩解不妥日記以典
字作惇庸命討亦是表正四句不作天意而作望湯亦是
眞西山曰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
正卽所謂常也此說更妙當主之若照此說則天命當指
伐桀言正所謂天命殛之也此四句與將乂相應

夏王有罪　節

此申言天之命湯也言夏王得罪于天使知悔過悛改猶

可也乃反矯詐誣罔託爲上天之意造作虛詞以恐嚇斯
民說道天命在我日不可亡汝民無奈我何將以惑衆也
而不知益以逆天故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我商受命爲
生民主用以昭明衆庶也與師云者塗炭之民昏濁已甚
若舉斯民洗滌一番如永淸四海之意且不必入表正率
典意天之初明謂之昧爽以喻民昏而乍明也此見得天
之去夏而屬意于湯益至何以自慝

簡賢附勢　節

此下三節言湯德得民賢者慢之有勢者趨之此小人之
充而桀之黨也衆類頗多同惡相濟則善類必其所不容

茲我商邦之于有夏爲桀所惡欲見剪除若苗中之有莠
然必遭鋤治若粟中之有秕然必被簸揚有不容以存者
王之處此其勢之孤危甚矣以是商之衆庶無小無大莫
不戰戰震恐懼王陷于非罪爲桀所害況我王之盛德尤
言之而足人聽聞者乎邪正本難並立而聲聞又且著揚
其爲桀忌嫉又當何如〇聲字不必拘泥惡黨頗多湯被
其讒爲我邦見忌之始聲字意如此莠草之似苗者秕穀
之不成者以美種喻桀以不美之種喻湯極形容湯勢孤
危難免之意傳已明矧字又深一層言德下文不邇不殖
云云是也袁儀卿以莠秕指桀謂湯爲民請命視桀若莠
秕不可不去小大戰戰看如慄慄崩角意矧予二句見可

爲天吏意似乎牽鑿不如蔡傳確當

惟王不邇聲色　節

此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指爲侯時言之澄于心達于事
乃孚于民三段相連遞下聲色與耳目相粘最難解脫惟
胸中澹然無嗜者能袪之不邇遠之也貨利人心最易好
此不殖者忘之也人惟于此四者洒脫不去本原不清故
好惡取舍不得其正而忌人自是之念生所以用人處已
各不當矣惟此關一破自然無往不宜四慾字俱頗多之
意下慾字是我以彼爲慾而慾之字樣較活德就造詣說

功說建立說愆官崇之秩又兼之職在受任之初愆實錫
之圭又旌之服在委任之後或欲入不浮意亦不消用人
苟不重用人重樂取不吝言改之速也不稱無過而稱改
過所以爲善形容聖人之心用人處已各得其當是以臨
民之際不但寬而克寬不但仁而克仁寬者從其量而言
之也寬大之過則失於縱弛者有之克寬云者溥博如天
而非縱弛也仁者從其愛而言之也仁愛之過則流于姑
息者有之克仁云者長養如春而非姑息也斯德也光輝
發越昭著而不可掩始于亳都被于天下兆民之衆皆信
其寬足以容民仁足以澤物而懷服之誠有膠結而難解

者所謂言足聽聞者也信者信其能寬仁也尚未說到歸
上或以彰信即是聽聞非是蓋德彰而信正是足人聽聞
也兆民不止亳都

乃葛伯仇餉　節

此節緊跟上來惟湯之德彰信于民所以一征伐而民皆
愛戴之王之初征爲與餉者報仇因此見天下無道之國
皆不可不征故自征葛以及天下東征三句王師未至而
民望之切攸徂四句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湯何以得此
于民此從信中得來也受征之國民惟恐殺害戕掠故
每每竄亡逃避今惟信其師到可以出水火可以解倒懸

所以徯慶交集也戴商惟舊就征葛時說征葛十七年始
有鳴條之役言民之戴商自征葛時已然豈待今日哉見
退于人心之歸不必懸或以惟舊推至征葛以前不必從

佑賢輔德　節

此示以統馭諸侯之道也天下諸侯善惡不同鳴條既放
之後正命討一新之初可無所以統馭之哉克養純粹之
謂賢佑者隆其禮遇眷顧優渥以股肱耳目視之也行道
有得之謂德輔者扶持培植厚其祿秩錫賚有加也忠謂
盡心致主顯者如樹之風聲紀于太常令其聲名顯著之
意良謂奉法修職遂者如任便宜寬文法不致掣肘恤其

私不恣內顧因其善而善之輕重如此弱者不能自立則
設官以治之昧者不明則督責懲戒以攻之倒置悖理曰
亂則取之變置其人更立一君擇族之賢者爲之賊人害
義自底于傾危顛覆曰亡則侮之不但滅其國并其身而
戮之因其惡而惡之輕重又如此弱昧亂亡有亡道焉兼
文攻侮亦因其亡而推之耳賢德忠良有存道焉佑輔顯
遂亦因其存而固之耳推亡則惡者懲固存則善者勸將
見天下諸侯勉于賢德忠良之歸不蹈弱昧亂亡之轍有
存可固無亡可推侯度修明治理振舉邦國有不昌盛者
乎

德日新　節

此言修德檢身之道也謂人心離合之機係君德之修否誠能謙虛以受益日新其德則有以繫屬人心不但近者悅服雖萬邦之遠亦懷而歸之矣若不能日新其德志自滿足則無以固結衆志不但遠者攜貳雖九族之親亦離而叛之矣人心離合之機可畏如此然則吾王之德雖足人聽聞亦豈可自滿哉必當益加日新之功以勉明大德凡一言一動無不合乎中正之極立中道于此令人有所觀法而取衷焉然建中之道何如德莫大于義義者事之宜也事至于前是非可否一以義決之如利刃着處截作

兩片便是以義制事德莫大於禮禮者心之節也心有所動欲見於爲一以禮繩之如論語之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便是以禮制心若然豈特可以建中于民已哉并垂規範百世爲昔垂諸後昆凡嗣孫之制事制心取之家法而裕如矣此句正見懋德建中之當務予聞曰以下是言欲盡君道以垂法當崇師道以立本也自字有自然之自傳所云云是也有自己之自言不由他人強勸我所自取也推其極如妙解于語言文字之外法戒于三人同行之間皆是也王字舊作王天下之王今作君王之王愚謂王字以對亡字便作致王庸何傷且以上文萬邦懷相照顧亡者天下之所往也好問則天下善皆吾善故裕自用則一己之聰明能幾何故小裕小皆就心體說自得師好問二句對德日新看謂人莫已若與自用對志自滿看是可見隆師而好問則德明而中建萬邦之懷不不期然而然者矣

嗚呼愼厥終　節

此又示以悠久之計言爲君者須要圖爾善終之道今日天命一新正好合下做工夫如日新戒滿懋德建中圖之此其時矣舍始不圖待終而圖則無及矣人君之所行逃不得上天之鑒察有禮者封植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天道之禍福相倚而人心之操一無常一念不終則昏

禮而入暴亦無難者故當敬崇天道兢兢于殖善之道而敬禮于不怠恐恐於禍淫之道而戒暴之不遑如是則天命可以永保有封殖之休無覆亡之患萬邦常懷後昆永裕矣天道以理言天命以運言欽崇所以謹始永保即爲有終此二句只管本節講

湯誥

王歸自克夏　節

表了凡曰克夏而歸至于亳則退就侯國矣諸侯率職來朝自天下不釋湯也故誕告之誕告包一篇如原君道之重期華命之公欽付畀之責嚴造邦之戒皆是下文開顯

句亦然萬方兼臣民雖對諸侯言實與天下更始

王曰嗟爾萬方　節

王君道所係之重說勿作天立君意懈字指諸侯萬方字有衆字俱指民衷只是中乃至當恰好之意太極之理隨氣流行却似乃此衷交付與人一般故謂之降天降而予之人順而受之有此恒性不待矯强與生俱生故曰若古今不易聖愚同具故曰恒此即民之秉彜也不着工夫眞西山曰民有常性由於日用事物之間則謂之道使民安於道非君不能何謂安如父安於慈子安于孝之類變其氣質之異反其降命之同心順而身體之然後爲安何以

后方能安有猷以導之有食以養之而又有政刑以治之夫然後昏衆可闢强悍可服帝衷和而恒性不失所謂作之君作之師贊造化之所不及也歸重在綏猷句衷性猷一物也自天而言謂之衷自人受之而言謂之性自君教之由是而之焉謂之道降衷即天命之性若性即率性之道綏猷即修道之教○按六經言性實自此始此所議論與允執精一之旨實相發明中庸一書其源蓋本于此眞萬世性學之原也

夏王滅德作威　節

君道至重而桀失之不但不能綏猷抑且過爲暴虐故天亡之也德只作仁愛說滅者絕無之意作者有意之詞威虐害稍應罹者入而不能出也忍者不堪也荼苦菜毒螫人之蟲兼虐之甚也稱寃冀極已也福善句大槩說重禍淫邊災如伊洛竭之類降災以其不君之罪或有冀其悔改之意彰罪且未說到亡至黜伏乃亡之降災彰罪正所以禍之也福善亦只就三辰順軌地出醴泉等祥瑞上看

肆台小子　節

肆字緊承上說降災彰罪是天亡夏之命顯然可畏者故台小子奉而將之不敢赦桀之罪也請罪請夏桀當問之罪於天請命請有衆更生之命於天伐罪救民俱不敢專

而一聽于天也遂求元聖乃得伊尹蓋端運佐命非先知先覺之聖人何以勝任戮當作勠謂併力也民被威虐其命幾絕請天轉死以爲生

上天孚佑下民　節

孚字因上請字來請者聽于天而未可必至罪人伏則天之佑民信矣黜伏者竄奔南巢也天命不僭只就禍淫邊說若兼福善禍淫玩口氣不然賁若句斷連下句說賁孔疏云草之華也殖生長昔也民遭荼毒如草木之憔悴今也民始甦息如草木之榮華理長而意雅字義更切喻在先正意在後是倒句法也蔡傳不從允殖者幸之之詞

俾予一人輯寧　節

俾予輯寧就諸侯率職來朝見爲天之所使亦是幇着和之也不乖戾之意寧者安之也不杌隉之意總以教養入講不必分貼意重教一邊如上文綏猷是也未知二字要玩知或可改未知則其咎難明隕淵卷形容憂危之甚言外有求助之意註中愈字對伐桀說○孝廉門日幇者全其降衷寧者免于荼毒

凡我造邦　節

此求助于諸侯也匪彝凡非法之事皆是即罔失法度之意慆慢也淫過也無即即罔遊罔淫之意典侯度也天休

非人臣祿位之休亦非天子受命之休指俾予輯寧之休命而言爾典亦是輔君輯寧之常道恐不勝任故勉諸侯盡力以共承之是欲終所托之意非望天眷有隆而勿替也守典者法度必循其則逸樂不踰其軌佐輯寧之功成綏猷之化也以承用力說要得深望諸侯之助而恃以無恐意

爾有善朕弗敢蔽　節

帝心以上嚴之天見君臣當各盡其道下質之民見君尤當專盡其道各守爾典爾之善也不蔽佑輔顯遂也不能輯寧朕之罪也不赦赦除饒改也簡在帝心謂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雖欲蔽且赦得乎萬方四句就君道上說益天降衷於民而以綏猷之責付之君則凡四方之有罪皆君之不能教也非在予一人而何予一人既以萬方之罪爲罪則凡有罪皆君道所當自責者何以爾萬方爲哉

嗚呼尚克時忱　節

時是也指君輯寧臣守典而言忱有懷切力行之意有終謂君保國祚不至黜伏臣保祿位不至殄享也曰尚克曰乃亦皆難之之詞而庶幾其必能

伊訓

訓教戒也以臣訓君爲萬世法自伊尹始

惟元祀十有二月　節

新君嗣位當祭告先王撫臨群臣然喪三年不祭禮也伊尹爲冢宰故攝行大禮徧祀商之先王奉嗣王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葢攝而告廟也是時侯服甸服之群后咸在位次内朝之百官各總已職權聽命于冢宰喪三年不言禮也伊尹爲冢宰故攝而臨群臣也當是之時王在廟中先王臨之在上群后質之在旁瞻顧之間正可感動而况初心之虛尤爲易入伊尹乃以烈祖成湯之成德開明詳悉以告于王或見于修已用人或見於居上臨下或

没古今興亡啟之于先或以天人禍福戒之于後凡締造之艱難及裕後之詳備一一反覆陳之庶幾王之聽之惕然有所儆動欲其嗣祖德以保鴻業也○祀取祭祀一周也殷人尚鬼故以年爲祀春秋傳曰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日記作湯崩之踰年不主服仲壬之喪告廟以即位改元之事告也先王湯之祖廟契以下也即位大事豈有告湯而不告餘廟之理告廟臨臣不可並臨臣亦在祭所還重告廟一邊獨言侯甸羣近以該遠也總聚東也謂凡事挈而歸之冢宰聽其指揮祠先王而告即是天子改元之常禮因祇見而

訓王是伊尹特舉之深意然亦伊尹先見其縱欲之微故預訓以防之

改正朔不改月數辨○王陽明曰商不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不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又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以午戊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城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爲證者或曰如子之言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極于巳午陰生於午極于亥子陽生而春始盡于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于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周公之所繫其論之審矣○袁了凡曰按漢史臘月陳滕之漸莊賈殺滕以降秦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也禮記月令孟冬臘祖先則周人所用之臘安知非亥月乎按湯元年庚戌依三統曆則太甲元年爲癸亥其十二月朔正爲乙丑乃建子之月非建丑之月也春秋[illegible]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

日食于亥之末及降婁初度文伯以爲魯衛惡之周之四月乃夏之二月故在婁降此灼有明驗不可以口舌爭者○愚謂建正改月此必然之理蓋正朔者十二個月以此朔爲首也既謂之首朔矣又復舍此首朔而于他月起數何以云正且起數于寅而行事于丑成何理也唐虞未嘗建寅也而虞書一則曰月正元日一則曰正月上日其改月也夫何疑若如蔡氏云須曆授時以正朔行事紀數之月以寅月爲首從前則以十二月冠于正月之前于數爲逆從後則是行夏之時矣而於建丑爲悖先王必不爲是兩無王也蔡傳習聞胡康侯程伯子之說而旁引曲證眞

淚說耳或謂攺于上不攺于下從民之便是何言歟不甚正朔於法當誅聽民更制易法豈聖王之軌哉

太甲服仲壬之喪辨〇愚按書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作伊訓孔氏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卒及湯崩太甲以孫繼祖而立正義曰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于湯崩繼以外丙仲壬後及太甲此必惑于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文爾正不知古人謂歲爲年數庵程氏曰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此說與經甚合當從無疑況經文訓太甲往往述湯事如云今王嗣有令緒肆惟王丕承基緒明

爲太甲繼湯之詞若曰服仲壬之喪則祠湯墓也依湯之墓居壬之喪伊老毋乃迂于事乎

踰年攺元辨〇漢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蔡氏非之謂崩年攺元亂世之事不宜以伊尹而有之公羊氏曰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踰年然後攺元書卽位也然公羊之說周禮也時異世殊以周禮釋殷書未見確然闕之可也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期故由此逆推之知此是湯崩踰月攺元耳若踰年始攺元則服闋當不在三祀十二月矣蔡氏曰止可依經論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然哉

先王湯也辨〇唐孔氏謂湯之父祖不追爲王蔡傳因之謂祠于先王爲湯按詩云玄王桓撥朱子云玄王契也王者追尊之號安有湯有天下而忘其祖不追王不立廟之理乎若曰先王爲湯則下文祇見厥祖不重複乎二句之間先王厥祖異文則先王是湯之先廟厥祖是湯可知

伊尹名摯辨〇孔傳據孫子及呂覽謂伊名摯蔡傳因之以尹爲字陳氏曰三代而上未聞以字傳者且自稱曰尹躬則非字明矣

祠與奠辨〇孔氏曰湯崩踰月大甲卽位奠殯而告言祠

是奠也祠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喪于殯殮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元祀卽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也吳氏非之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于殯側何待乎祇見意謂祠是祠于祖廟非喪次也

曰嗚呼古有夏　節

伊尹將言烈祖之德故先卽夏之興亡以昭勸戒見祖德不足恃而已德所當勉也夏先后大禹方懋其德精一執中勤儉自守遂克享天心罔有天災以日月星辰則順軌以雨暘寒暑則時若而無有邪沴于其間焉豈但罔有天

災山安於峙川安於流鬼神安於黔黎亦無崩竭悠恫之
患也又豈但山川鬼神之寧鳥遂其飛之性獸遂其走之
性鱗介遂其游泳之性莫不有並生並育之休也是天眷
之隆即在懋德之中及其子孫桀弗率禹之懋德肆行暴
虐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有天命之成湯以誅之所以然者
蓋造可攻之釁由桀積惡于鳴條而湯始修德于亳都惟
德可以除暴故天命湯以伐桀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太甲不幸成湯之德亦必立召夏桀覆亡之禍矣可不監
哉〇方字乃方纔之方方纔懋德隨感天休見其速也不
作當字夏先后只指禹開有四句相推說下亦字莫不字

暨字俱要[illegible]剔降災還指伊洛竭爲是正與開災相反申
云即是覆亡恐未妥造攻二句申言所以假手有命之意

惟我商王布昭　節

承上朕哉自亳而本湯之所以興桀滅德作威無有能聲
其罪者獨湯爲民請命故曰惟我商王布者發揚也昭者
明白正大也武而曰聖者陳氏所謂德義之勇也神武不
殺亦是代非代有天下乃反其所爲之意更其荼毒敷虐
代以子惠寬仁是也允者信之而不疑如曰非富天下爲
匹夫匹婦復仇是也懷者念之而不忘如曰傒我后后來
其蘇是也但兩字宜串看惟信故懷不可截然分作兩對

今王嗣厥德　節

先王之天下以德得之今王繼先王非嗣其位乃嗣其德
也既嗣其德則家邦四海之觀德者正在今日故曰罔不
在初立字謂爲之于此而可爲民表也即建中建極意愛
敬要體帝王事發揮惟親在善繼善述不變舊章上說惟
長在尊崇元老無遺壽耇上說如此則愛敬立矣夫愛敬
之道既立于此則愛敬之化自形于彼始而一家次而一
國終而四海莫不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愛敬之風洽天
下矣此非必之家邦四海而必之惟皇之極也嗣德謹始
之道孰有加於此哉〇後來太甲顛覆典刑不惠阿衡伊

尹已先見其微故以孝敬點醒之始于家邦二句就遠近
之人儀刑其愛敬言之即是終上立字之義非推行之序
也

嗚呼先王肇修　節

此舉先王之成德欲太甲嗣之也肇修何總從諫六句正
肇修之實從諫者桀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忠言易于逆
耳而虛心聽受實出樂聞非特外示優容已也老成易于
疎擯而奉爲耆蔡動與之準不但聽從其言已也照下之
謂明凡民曲折處無不照察悉爲處分料理停當是謂克
明實心之謂忠以事桀言積誠感動委曲以待是之謂克

忠與人不求備不是器使乃是取善之資檢身如不及不止言其心其工夫亦如此有祝勤若息祇寀若蹶意此皆先王所以修人紀者以十里之侯封奄有萬邦而為天子蓋亦艱矣今王坐享成業可不繼嗣先德以保之乎

敷求哲人　節

此節是求治人以輔後王見先王慮後王之遠敷求即立賢無方之意以修人紀立說輔字兼勸善閑邪二意如云將順其美使之由于禮度之中匡救其惡使不陷于縱欲之失修人紀以嗣厥德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　節

哲人輔之阿諛之人從而敗之欲君嗣德難矣故又制官刑以儆有位非恐哲人息于輔而設此以儆之也申說非想當時太甲左右已有此一干貨色歌舞等人相與蠱惑之故訓及此官刑即下墨刑曰以下儆之之詞也風者習染之所成也人一入于其中便浸淫汨沒而不能自主無影無形未幾而天下靡然從之故曰上行下效謂之風夫有此風者大都生於敢心敢者無忌憚之心也人無忌憚何所不至于是有萬舞于謳恣長夜之飲而無節者矣巫者以歌舞事神故以此為巫風于是有珍奇窮乖狗馬[illegible]臨卜晝卜夜而無度者矣殉如殉葬之殉謂陷身于其中死而不顧也淫者過也亦褻也故曰淫風于是有視學言忠直者德若仇視變倖若膠漆者矣侮者毀之也好惡拂人倒置背理孰甚焉故曰亂風有一言不必多也喪亡止于家邦者瑣指天子微言也勿補出匡者止之于將萌若有而後諫已無及矣臣下不匡以墨刑加之貪官固位與貪賄同所以激之使諫也具訓于蒙士即鄉學國學之士使異日入官知所以進諫也蒙士且訓況見在有位者其匡正可待言哉

嗚呼嗣王祇厥身　節

此總結上文而望其敬念也敬念二直說人欲敬身非念

頭上時加覺察不可工夫全在念字聖訓以下原所以當敬念之意經書于先王之心乃聖人之謨也近足以省身克己遠足以致治保邦義理完足關係甚重蓋洋洋乎大哉發揮于先王之口乃嘉美之言也以綱目則昭然畢陳以鑒戒則燦然可睹條分類析殊無難曉益彰彰乎明哉此其所以當敬念也惟上帝不常二段不可以天命人事板對善惡等字不必死粘風愆如上文愛敬人紀何者非善非德宜推開說為長況彛風愆則云聖謨嘉言昭勸戒又云小德小惡不成語意玩來自有血脈若曰天命何當哉作善則福祿臻而百祥降焉善其可以不為乎作不善

則苗害至而百殃降焉不善其可以少為乎善即德也人
於德多為其大而忽其小以為小善不足為而不知萬邦
之慶即自小德中來不善即不德也人於不德多戒其大
而以小失為無傷不知厥宗之墜即自此小惡中致也況
小德小不德日積月累無有不自小而大者董子云善之
積也如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不善之損也如火銷膏而
人不見也此語最可思如此講方有氣脉若只就風愆上
說於大小字義便難暢快邦慶墜宗又祥殃之大者王說
轉上文意蓋上下相承亦不必以天人分矣

太甲上

三篇之書始因不順而作書訓之繼因書無益而口陳
訓之末又以空言無用而居之桐以訓之卒致克終允
德可謂曲盡格心之道矣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此作書之由不惠者不立愛敬不念風愆不嗣烈祖之德
不保艱難之業也阿倚衡平孔氏作官名說鄭云伊尹湯
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保其國如阿平其國如衡則王介
甫之說也太甲不惠或忽尹或恃尹故下文一儆其所忽
一破其所恃

伊尹作書曰　節

此言先王創業之始祖而尹亦為開國之元臣見尹躬不
可忽也命曰明者言這道理顯然在前特人不顧則不見
耳顧說文云還視也還視返觀內照也此心常存在在有
覺靜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
見如參于前如倚于衡所謂常目在之也不但平時就是
奉神之時亦無非此顧諟之心上而天神下而地祇社而
土神稷而穀神先而宗廟一以此心奉而承之極其祇敬
嚴肅蓋顧諟明命于無間也以承至祇肅作一句讀不可
以明德恤祀分看或云天地百神即明命奉承祇肅即顧
諟說亦是天監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天與人不遠也集命撫綏一直不可以有天下安天
下平說厥辟宅師亦一直不可以佐君安民平說集大命
有天下也衷指明命非是撫綏着湯說以緝寧綏猷入講
惟尹躬句是歸重處言先王非能獨創更得尹輔之乃方
有此丕基肆嗣王方得承之肆字緊頂說左右宅師者戡
亂定亂既效勞于集命之初立經定制又宣力于撫綏之
後除殘布寬令萬衆之民處之各得其所也王今臨已定
之萬方統已宅之民衆可忘所自乎抑揚重伊尹身上講

惟尹躬先見　節

此言佐業固賴乎臣而保業則係于君尹躬先見于西邑

憂矣夏先王不但指禹自字不作由字說謂自巳也爲仁由巳之意夏先王以忠信自完故能有終忠信兼心與事言有一念不眞一行不實便不完全便有欠缺不得爲周自記云存皆實心行皆實踐不朝爲而暮廢不外修而內荒是也或王謀之周悉說夫忠信爲周訓出國語孔疏亦從之何必別求有終是享國長久保其令緒也惟終是與國咸休保其爵祿也罔克內補不忠不信意如昏迷不恭矯詐誣罔皆是不周戒夏桀敬爲辟俱以忠信入論不辟而忝祖則以不周罔終而丕承之緒不保矣尹且自愿于罔終之不暇而何能爲王謀哉罔終則累乎相不辟則忝

乎祖聞斯言眞足懍懍

王惟庸罔念聞

庸以尹之言爲尋常也句絕古注皆然罔念心不維也罔聞耳不聽也忽尹猶故而莫知顧諟之功恃尹猶故而莫盡自周之道故繼之以口陳

伊尹乃言曰　節

此述先王爲善之動慮後之遠以戒其無致覆亡昧未辨色也爽夜氣淸也昧爽之時萬感未交虛靈正湛先王心體澄然固不待洗滌而意念惺然則不能自已乘斯時而大明之存養於退藏之密省察于初動之幾俾天理昭融

在目一毫之物欲不得而擾之抑且不遑寧處坐以待旦孜孜急急無暫止息若日啓明見矣鷄既鳴矣豈吾人安枕之時哉此乃極形容其勤修之意未說到行上以明德行政分看者大非旁求求之廣也求賢不止一路更多旁出之途俊彥乃懷才抱德者啓廸時說俱分知行可從啓者字喻曲譬開發其昏迷廸者鼓舞振作激勵其踐履也或入以義正君以禮防君亦可命指大命以基業言覩越字覆字可見或指明命或指先王臨終教戒之命俱不從越命自覆者不法先王之丕顯不聽俊彥之啓廸則丕承之業自然不保矣可弗戒乎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此深救太甲之失正無越厥命之事也二句一直說愼儉德卽所以懷永圖不可兩開懷字工夫在愼字內儉非節嗇之謂不侈然自放之謂也永圖就國家上說凡人奢侈欲縱止快一時之樂而不知長遠之計惟儉則收斂而不敢肆制節謹度約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淸心寡欲制凡事於天理範圍之內故能爲社稷謀爲生民謀而天下國家可以保之於無窮矣太甲之病在敗度敗禮奢侈失之快自前而忽長久故此直拔其病根而藥之

若虞機張　節

此節告以慎德之工夫若字承慎德二句來欽止二句正發若字之意乃慎德之所從事也此若詩之比體上兩句先設譬以起下兩句機弩牙也括矢尾岐而啣弦處也度者高下之準也往者以意往也在心目之間虞人之射也旣張其機矣矢加於弦不遽發也必往省矢尾啣弦之處高下得法與物相當然後發矢斯發無不中矣乃王之慎德亦然欽止二句勿作處事說勿以立本致用對說止以理言正如射者之度而萬應之準也慎德工夫全在欽止而率祖句又爲欽止而設尹恐太甲認止不真故又舉乃祖做個標準欽止者人心之中事事物物各有個當止之

理如君止於仁子止於孝之類惟欽則當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靜有定止當感應紛糾而品節不差動有定止是止乃從一敬中得之也省字意只在欽字內不必又高一層然要欽止不必他求乃祖之所行莫非禮義之成法正得所止之標準也惟循而行之則所行得所依據而動無過舉矣正如射之發而無不中也懌者悅若之不覆命也有辭者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萬世稱爲慎德之主稱爲永圖之主也時俱作効說有辭謂之效是矣朕懌何以云效耶正與永圖相首尾之詞

王未克變

未變其舊習敗度敗禮猶故也伊尹所以不得已而行權

伊尹曰茲乃不義　節

此尹告朝廷羣臣之辭茲指敗度敗禮乃不義之事性本善而習壞之併其性亦化而成習矣賈誼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是也故曰習與性成所以然者爲弗順義理小人從臾之耳予可使之狎昵乎于是從桐先王墓陵之地營建宮室奉王居焉密邇先王一則與其哀思一則絕其邪黨以是訓之勝于作書口陳多矣庶幾善念油然以生污習脫然以去無俾一世迷而不悟也嗚呼此舉也處君臣之變行非常之事伊尹爲之而不忌天下安之而不

疑非天民先覺之元聖其大力量一腔精忠誰能爲之哉周公以叔父之親止行居攝之禮而流言起矣公之不及尹思豈能爲曲說哉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居憂孔疏云服治喪禮也此時不順之黨杳然屏跡朝夕惟與先靈相瞻對故往愆前咎頓然以改而良心善念油然以生此可見惟狂作聖在於克念而不言之教勝于諄陳尹格君之功大矣

愚按孟子稱尹爲放君後人因之今攷之經史臣曰徂桐居憂而伊尹曰密邇先王其訓猶未見有放之文居桐乃

後人處甚之始孔氏不知朝政之說正與三年不言合其
稱放者諱其逆也愚未敢以為然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節

太甲終喪之日正當改過之後伊尹以袞冕吉服從桐宮
奉迎歸亳正位臨民服除終德二意兼重古者天子六冕
惟袞冕備物盡文復辟大事必於正朔行之杜靜臺曰倘
服除而德不允何以處之

作書曰民非后　節

伊尹既迎太甲歸深致慶幸之意乃作書告王民非后四

句意重下段見君尤不可失民也日記曰民無君復有明
君出君失民廟社一絕不可復續矣向者吾王有過君幾
失民商家基業大有可憂者幸而皇天眷商陰牖王衷思
若營之行若翼之也克終厥德敗度敗禮變而處仁遷義
也不能其始而能其終故曰克終休字指保守基業說自
今以往子子孫孫永得以臣民而作辟國祚延之于無窮
宗社保之子不替皆自今日貽之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
乎不必說到為萬世履仁遷義之法喜懼懼後日執德不
臣非今日倘不改如之何之說○林氏曰克終允德[illegible]
方也而歸之天者尹嘗五就桀矣而桀終不改則亦[illegible]

過豈非天乎湯宜有餘慶故太甲為之孫始皇宜有餘殃
故扶蘇為之子一天也

王拜手稽首曰　節

太甲深咎乎既往而求助于將來重圖惟厥終上關口便
說明德二字何等斂捷德者人所以肖于天地以不明故
不類也或云不肖于前人亦可欲敗三句正不類之實本
註度就事言禮就身言真西山云欲者嗜好也縱者放肆
也奉身當有法度嗜好無節則敗度修身當有禮縱肆不
恭則敗禮禮度就身說日記云勝秦傳杜靜臺曰人君作
事皆有見成法度多欲則所行之事皆求滿其所欲不能

不變亂法度了君身舉動自有當然之禮縱肆則其身放
于禮法之外二句正是不明于德處速戾越命自覆也天
作四句先泛言後着自己為是天孽凡草物之夭虫豸之
怪是也可違者如太戊之桑拱高宗之雊雉皆可修德以
禳之自作之孽不可逃避如桀放鳴條紂死宣室皆已自
取今日縱欲速戾正自作之孽其可逭乎師保之訓如作
書如口陳皆是背之者罔念聞弗變是匡救之德節絕從
糾謬之謂終字對初字看初曰弗克終曰圖惟言往者雖
不可追而來者猶可圖也太甲求助之意可謂切至矣○
欲與縱常相因禮與度非二物

伊尹拜手稽首　節

太甲自咎不明于德尹乃以允德明后期之修身固是戒逸欲遵禮度然洗滌方新渣滓未化必求至于純粹以精乃已須要體會此意工夫全在修身內修身而德允德允而下協所謂誠能動物也流水遞下不可照傳作對德說臨民發用說允德者不徒爲悔過之言而實有圖終之事言自內及外無不實也允字生於修字來無工夫協下則是允德自然之驗協者合也傳以和字解和則合矣謂實德流通足以感動人心自然和協順從愛戴歸往于下者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以明后期之此只說明后能然不可說能此斯謂之明后下文先王正明后

先王子惠困窮　節

要允德協下這樣子莫過于先王成湯子惠德之允也言允德而身之修可知悅服徯望下之協也子惠要玩註中誠字誠正是允人之愛子無有不誠以愛子之心愛民則凡撫摩鞠育賚予周給當無所不至矣困窮人所易忽於此尤加意焉其他可知也本國鄰國平亦無傷總言協下耳命者政教之類先王所設施者服非令則行而禁則止施爲當而厭然心服也故悅而愛戴之厥鄰素被其君之罰徯望其來冀得除其殘暴拯己于水火之中亦需子惠之恩耳本國被澤而德之深鄰國聞風而望之切湯德之協下者如此非明后而何

王懋乃德　節

言法祖者累矣此節不重法湯而重無時豫怠太甲悔悟初新恐其心有間斷故以是戒之三句不可截提起烈祖一直講下爲妙謂制事制心烈祖之盛德而日新又新烈祖之純修其可爲後世法程甚明也王德初新而少有作輟非今日之德亦荒矣必乘此懲艾之初而益遵丕顯之家法勿恃克終之德而愈勤顧諟之工夫事懋乃度矣忽不可以欲心參之常時時視烈祖之制事者以制其事身懋乃禮矣忽不可以縱心失之當時時視烈祖之檢身者以檢其身可也一念豫則德以優游而弛一念怠則德以厭倦而阻豈烈祖與天同運之功乎須看一個時字懋德正所以修身惟懋故允而所以協下者在是矣

奉先思孝　節

此示以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思孝思恭惟明惟聰所以懋德也每句上下字俱重奉先非奉祀之謂是不違其祖也然奉先有道當思善繼善述以致光前之孝接下非但禮貌之謂是信順其臣也然接下有道當思聽言納諫以篤禮下之恭欲所視之遠而不蔽于

淺近則在思明蓋心體本自聰融思有以徹其蔽而九州四海之利弊一玄覽而無遺矣耳司聽而聰者聽之德也欲所聽者德而不惑于憸邪則在思聰蓋心體本自虛靈思有以決其壅而是非可否之雜陳一聲入而如剖矣此皆所以懋德也如是則允德足以協下明后足以光前矣似不必乎臣之訓矣而且孜孜望臣匡救圖終其用意何休美哉朕敢負至之美意不一罄竭吐露而有所厭斁乎聰明就心之眞體上講不可涉用上去休字或以休即萬世無疆之休或以休爲克終允德之休俱可備錄之○四者皆太甲病根顚覆典刑非孝不惠罔衛非恭狎于不順

非明庸罔念聞非聰故因其圖終而告之以此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　節

申誥只是重誥不必言其節申其節惟天以下皆泛言不指太甲勉太甲意在言外無親予而或奪也罔常懷向而或背也無常享或存或亡不可度思也敬兼動靜說不但視聽語默之不慢而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一念兢兢常如日監之在茲仁就行政說欲與聚惡勿施是也傳舉鰥寡孤獨以包乎民誠者實理也鬼神一氣爲聚散惟此心之實理足以昭假之故有其誠則有其神就祭祀時說而

平時質直工夫亦不可少爲人君者必敬仁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否則天民交棄而百神不主矣這個天位蓋亦難矣哉玩口氣作咏嘆說更有味而居位之不可易爲自躍然于其中矣

德惟治否德亂　節

天位固艱然保位以德能慎所與而爲之則亦不艱德治否亂此泛言治亂之機以起當與不當與之意與治一句方稽勉戒太甲也德否道事俱以敬仁誠入講治亂興亡俱以天民鬼神入講有德則必有道故云同道不德則無道矣而必有亂事故曰同事道如敬天事神法祖尊賢愛

民有賢君出大率皆然罔不興天親民懷神享也事如聲色遊畋作威聚斂任小人遠忠直等事昏王所爲無大相遠也罔不亡天去民離鬼神怨恫也道以全體言事以一節言治亂在古皆有明鑒故不知其興亡視其所與與者臭味相同神情契合不在形迹區交間也若在形迹間則一時皆與未幾去之矣人心操舍無常始與治終復與亂則亦其心之不明也故必終始慎厥與乃爲明明之后須在心上說終始二字分不開是徹頭徹尾之義一得所與便要終身依之不可時刻暫違明明者明上又明言其明之極非以明字指慎始明所以明指慎終也然明明后言

如此纔是個明明后非云惟明明之后乃能如此太甲欲度敗禮幾與桀同事矣一旦改過而由湯之道恐其心不常而中變故以愼終告之

先王惟時懋敬　節

先王正其所當與者惟時卽無時豫怠之時配天全在此字上恭上帝無一時不與我相陟降我無一時而不懋敬欽德德與天合故能爲天下君而配上帝也緒卽配帝之緒監視也日視乃烈祖日監都是敬德方法監比愼與更進一層洞目警心不期愼而自愼矣

若升高必自下　節

進德必有序而妄意躐等人情多有之先王之德其地位高其造詣遠非可以一蹴而至下學斯可以上達近取斯可以遠到譬之登高然萬仞之巓起脚自平地譬之行遠然千里之遐起脚在跬步序固然也太甲悔過之初恐其有欲速之心故以是矯之不必以敬仁誠入講便覺滂倒〇矯偏有五躐等一也輕民事二也安君位三也不謹始四也好諛惡直五也克去此情皆敬德中條件

無輕民事惟難　節

人情當錦衣玉食之時多不知稼穡之艱難故戒其無輕民事而思難人情當蒙安襲慶之時多不知邦基之杌隉故戒其無安君位而思危二惟字最重[illegible]不敢廢爲輕惟其危則不敢以爲安矣二者相因意亦可重民事正所保君位之安思位危必不忽於民事之重

愼終於始

日記曰此要體傳意講終指保令緒于無窮始就今日即政臨民說人情孰不欲善其終者只是安于偷惰以爲今日姑若是他日固改之耳正不知天下事未有不善其始而能善其終者王欲圖厥終而保先業於勿墜當于今日嗣位之始愼之若因循怠惰一不謹愼迨其終而圖之無及矣

有言逆于汝心　節

忠言逆受甘言易從這本是人情偏處必宇正是力矯枉云逆心定以爲道遜志定以爲非道必求諸道有斷然否受之意必求諸非道有斷然不從之意不服時說兩關活看極是葢臣子於君道在骨鯁不在從臾故逆便是道不必更問其逆者何言遜便非道不必更問其遜者何言保言危論或至犯顏盡力糾繩直中所忌此非忠臣匡君之道而何唯唯諾諾當先巧逢下氣柔情陰爲將順此非諛佞邪道而何伊尹之言昔嘗逆心不順捍聰之言昔必有遜志者故此戒之

嗚呼弗慮胡獲　節

上言與治條目此以與治功效勉之思爲指上五者言理原于心弗反覆思維則心與理不相融理何可得事體于身弗竭力踐履則身與事不相習事何可成此見得心之當謹行之當篤也一人元良本思爲兼盡來而造于極致處德止至善道出萬全所存一先王懋敬之純心所行一先王懋敬之純行萬邦貞就儀刑其德說兼臣民內無邪思外無邪行以百官則正于朝以萬民則正于野有蕩平正直之風無淫朋比德之累配帝亦無忝于先王矣

君罔以辯言　節

上句不必說防其思爲之過伊尹有去志恐既去而復有小人鼓利口變亂祖宗成法太甲不察而誤聽之故言及此辯言屬臣說宋王安石論事神宗前上下古今貫穿經史人莫能難眞辯言哉神宗信之新法與而熙豐靖康之禍繼起辯言之不可輕聽信矣老子云功成而不居蔡澤云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況伊尹遭君臣之變有放桐之舉君復辟而不去烏能絕人心之疑杜讒賊之口哉霍光父政而赤族是其証已寵利是富貴之極輔君功成而復居之是貪戀之心盛則招忌滿則必覆且非廉介恬退之風以尹而豈不識此邪者君之邪休者祚之固永者無窮乎者必然也承君臣盡道兩邊成憲無更則政治昌明人荷清淨寧一之化猜忌不作則蘼讓成俗朝無徼利營私之臣社稷靈長終將賴之矣

咸有一德

一德有三意二三其德非一也經云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也終不如始非一也經云始終惟一時乃日新是也取善有遺非一也經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是也咸有者謂君臣同有也巳既去欲後臣同有此純一之德則無辯言亂政之失

伊尹既復政厥辟　節

政就典禮命討說見服逈歸時政巳復矣云既者追敘之也陳戒于德謂陳言戒王于一德也德兼不雜不息該括萬善巳見上文復政告歸不以寵利居成功智也陳戒于德不以去國忘納誨忠也

曰嗚呼天難諶　節

此正陳戒于德之言嘆息言天道難信何也條而予又條而奪天難諶二句一直下勿以次句作推由下四句于不常處見有常德不曰厥德常而曰常厥德就用功言且勿露一字保位在常德內說出九有亡在靡常內說出一念常暫而存亡之機間焉然則保亦自保也亡亦自亡也所

可自信者此耳

夏王弗克庸德　節

此引夏商興亡以證上節雖桀湯並引意歸重在湯不可截作兩段庸常也不庸雖而息也有命謂足當天命者啓閙之也迪導之也思啓行翼之意一德即有命啓迪即眷求三句一氣說猶云啓迪其有天命者求一德之人而眷之使爲神主也神主該民主尹湯重湯一邊亦當也德與天合故上當天心天心即啓迪眷求之心明命天命之顯然可見者克享以下一直說勿以得天得民平看受明命謂征伐無敵有師謂四方侯后華正謂改正朔觀桀之所

以亡湯之所以興則常德而保位德靡常而召亡豈不信哉

非天私我有商　節

此承上文反覆言之一德兼湯尹天命則民歸在內故以天民並言不必分應上文陳氏雅言曰一德者天人合應之機也惟商之君臣同有一德故自然爲天所佑爲民所歸

德惟一動罔不吉　節

觀夏商興亡由於德之一否可見人君之德純粹而一則凡有動作自然上合天心下得民心而無往不吉苟二三而雜則凡有動作必然上拂天心下失人心而無往不凶夫吉凶之應于人毫髮不差者何哉惟天降災祥在德故也蓋吉原天之所以福有德故德一則天降之祥而其動也吉凶原天之所罰惡德故德二三則天降之災而其動也凶誰謂禍福之在天不由人事之感召乎此節一字傳止作純粹言便不入不息亦何妨動乃動作之動非動散之動孔疏云指其已然則爲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受于人曰吉凶降于天曰災祥

今嗣王新服厥命　節

此直勉太甲以一德也見服迪歸之時天子之政教號令

自此始行故曰新服厥命服者行也德與命相聯德不新何以使天下奉命須是新德必使舊染湔滌本體昭瑩方纔德與位稱而無忝然此非有所增益於其初其要在終始惟一耳德有無窮之量功無息肩之期徹頭徹尾總是一般工夫前念後念總是一個意念時乃所以日新時乃句從上句套出見成說猶云如是方纔日日光彩更無塵垢之蒙了二句一氣說下句乃足上句之詞纔有間斷便分新舊有常乃是日新緊要工夫

任官惟賢才　節

伊尹既告太甲以一德隨告以用人德非臣無與爲助也

任字該一節意最重爲上爲德德字惟和惟一一字正所謂一德也爲下爲民句帶言不作對而難慎和相遞說下歸宿在惟一處纔是言庶官百僚不可以匪人叅惟有德有能者然後用之輔弼大臣非賢才之可盡必全盡人道者然後用之如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之人是也所以然者何也以臣與君德實相關耳蓋國家用人原以輔養君德而民者正君德之所流通者也臣爲上則爲德或保佑王躬以養君德之本原或因事納忠以達君德之發用惟臣是賴而宣君之德以致民爲下則爲民或調元于內以協和天下或宣化于外以潤澤蒼生皆君德也則皆臣職也

臣職之關于君德如此故新德者必資爲倚用之不得其道始或以匪人叅既或以讒間入終致臣主異心四體不展不能藉其益矣故必惟難焉如不得已也惟慎焉審于聽察也惟和焉可否調而剛柔濟也然和非雷同意氣之間又在惟一形骸肢體如出一身肺腑肝膈如同一心喘息呼吸如通一氣是之謂一一則純而不雜矣一則恒而不變矣不雜不變即此便是一德此所以爲一德中事歟

德無常師　節

新安陳氏曰理之一本萬殊處擇之貴乎精理之萬殊一本處凝之貴乎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精以擇之也即所謂微精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一以貫之也即所謂惟一也主還不是精擇乃是博取

夏氏曰學未有得不可執一定之見學既有德不可忘一貫之理德既無常師吾不敢拘凡主於善者皆師之泛觀博取也善雖無常主吾不敢泛必即夫一者而合之反觀約盡也

申瑶泉曰德兼衆善有定名而無定在者也執一而師則得此遺彼其爲德也隘矣故不論庶官左右惟主其善而以之爲師善原於一無定在而有定理者也執一而主則窮流忘源其爲善也泛矣故凡師庶官左右之善合而會之以歸於一○王方麓曰師不專指臣要兼古人民亦在

內

愚謂此章以一德爲主須從人說到已來而以克一爲究竟方是理在吾心因行而名謂之德隨事而顯謂之善德是善之總稱善是德中之條件一則其本原統會處也一者何也心也此心至微能統萬善故曰克一常師指人而言常主指事而言德不可常師者恐善之不備也者常師有善一件只師得一件有兩三善亦只師得兩三件故必在在師之方採取得廣而無遺善然善又不可常主者恐其膠滯而雜也一向從耳目法象上着工夫有沉酣泛濫

之累而無顯會貫通之妙且倚人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千
變萬化皆從此中流出故欲其恊于克一也到克一則殊
塗同歸渣滓渾化人之懿美皆為吾心之故物矣譬如集
得碎金從鑪中鎔之便成一個心固銷鎔萬善之鑪也未
子易地皆然之説恐未能暢然更俟思之○純粹之一即
有常之一純亦不已是也有常之一即并包之一吾道一
以貫之是也若分為三支離破碎

俾萬姓咸曰　節

此告以一德之感應效驗俾字緊承上來不能使民見德
非一德也俾者一德功至人心自孚若有使之者不可着

力咸曰見頌之無閒又曰見歸之無已王言不重重王心
上大與一非有二也言乃心之所發杼且章旨原説一德
滚講歸重為是克綏二句乃一德之效克字永字重看克
綏則祚及子孫永底則澤裕生民君民一體合兩者纔是
保厥位之實二句串看亦可

嗚呼七世之廟　節

此言人主德政不可掩見不可不一德也太廟太祖居中
并三昭三穆為七七廟之制親盡則祧惟有德之主世世
祀之而稱宗不毀故曰可以觀德不然何以不與衆同毀
也天子為萬民之長萬民之心撫則后虐則仇必君之善
政深入民心然後翕然愛戴久而不叛故曰可以觀政重
德上看政亦德之所施者觀德政只看好一邊講而不好
邊只帶言之不可以修否平講民間有德之主倘踰于七
數之外何以處之曰德不可毀而親盡則祀之于世室世
室者別立一廟于太廟之後也

又袁云殷人六廟今云七者祈太甲也按王制云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有二祧廟
家語穀梁荀卿劉歆馬融王肅皆云自古王者常禮不獨
周人始有七廟也惠按經文明曰七世之廟乃減七為六

乎既云商人止六廟乃虛縻一廟以待未崩之主乎此皆
説之難通者也商人六廟之説出自鄭玄唐孔氏已駁之
矣此可以不辯

后非民罔使　節

依瑒見此節不作取民之善説前德無常師節亦不必專
主取臣善既云無常師矣又何獨師于臣乎上文博採而
一融之取善已盡乎人了恐其生自足之心故又以自廣
狹人戒之推極于匹夫匹婦之至微且不可忽況其他乎
甚言不可矜滿之意稍一矜滿則前功盡棄故云罔成功
是有善喪善矜能喪功之説也日記云常師四句已包得

此節意但未明言故篇終足之以推王善爲師之量意畧
與此合講訂于左
此言君民相須爲戒自廣而謙見民之不可忽意與罔胥
匡罔以辟不同言后不但非臣罔使而非民亦罔使君實
有資乎民也不但臣非后罔事而民亦非后罔事民亦有
所稗于君也貴賤者分也善豈有貴賤哉自廣狹人正不
常處德之大病焉廣虛受不弘樂取有限輕人以所使而
傲已以所尊如之何其可然也何也天之一理散爲萬善
必萬者畢集乃成一德之功夫婦雖微可以與知而合愚
夫愚婦之智智于聖人資其狹乃所以成其廣也操一自

廣之心則心體先自窄了焉滿足志氣意夾人天下其誰
肯樂告以善哉自盡猶云自伸自表此非必距之彼見此
訑訑之聲音顏色高者不屑告卑者不敢告自然緘口結
舌矣豈知夫婦之善皆一德之所散見一分之有虧即是
萬分之殘缺何以成一德無廣則其心虛而受之門常開
自廣則其心實而通之途已塞受之門開則日積通之途
塞則日損必然之勢也古帝王懸鐸設鞀瞽誦驂箴豈無
謂乎

尚書晩訂卷之四

尚書晩訂卷五

明金壇史維堡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燮如甫輯

盤庚上

殷亳之別名爲湯舊邦耿圮河水盤庚欲居舊邦民不
肯從故告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
下篇既遷後言吳氏曰此書不必說某篇告臣某篇告
民告時臣民並集告臣亦對民告民亦對臣也

盤庚遷于殷　節

商之稱殷自此始遷上遷稱欲字盤庚遷殷爲民趨利避
害而民爲大家世族浮言所惑不肯往居于是率呼衆憂

之人出誓言以諭之[illegible]會民云憂遷然水至豈有不憂
二念交集遷則憂勞貨不遷則憂連君且或沉溺矣言下
文三節不遷之害從遷之利也

曰我王來　節

此下三節正是矢言告民論人事當遷而決之天命又當
遷也不乎我王指祖乙爰宅于茲指耿劉訓殺重民之生
不欲盡致之死推祖乙都耿之本意不能匡生出先王意
料之外匡訓救蕩水勢也析節是離居各自避水彼此不
能相顧故曰不能胥匡以生于是以卜稽之其兆曰其如
台言不能爲我活民也其當遷決矣

先王有服　節

此述故事而言不遷之害先王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服遷都之事也天命謂卜恪謹者不敢徇已不敢徇衆卜云當遷則欽而承之茲字與指先王不常厥邑便是不常寧五遷便是不常厥邑謂以先王之慎重而於天命所在猶不敢常安可遷輒遷不常於其邑于今已五邦矣由亳而囂由相而邢而耿不敢憚煩也以今日理勢正當循故事而遷若不承于古君民坐待沉溺天之斷絕我命且昏然無知況曰其能致治守成業繼先王之大烈乎斷命兼國命民命烈者安生民而保國祚也從者繼其後也斷命

與下永命相應從烈與下紹復底綏相應

若顛木之有由蘖　節

此言遷都之利舊都毀壞若枯死之木棄去舊邑遷往新都則易危而安更得昌盛若顛仆枯死之木生芽蘖哉天其延長我國家之命于茲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安四方之民乎木再生芽謂之由蘖者枝之旁出者也永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一直說下京師天下之根本王畿不安四方豈能安故安王畿乃所以安四方永命與上斷命應紹大業與上從先烈應

盤庚斆于民　節

民不肯遷豈中心利害之實識爲在位浮言所惑耳其間有審利害以爲當遷者又爲在位者之所排阻不得自達故盤庚教民遷由在位始其所以教在位者則以常舊服正法度葢君令臣恭自有法度法度不立故臣下得以撓君命而爲梗先王五遷臣不匿指罔有逸言舊日之故事正今日之法度也豈可行于前而不可行于今也哉于是戒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葢民情有與願衆口有同辭灼見其害而以苟安爲非計欲効其謨而以嚮美爲當從小人之攸箴即國家之真是汝其毋以威勢禁之使勿言既言矣毋得壅之使不達也敢者無忌憚之心或者萬

一有之意玩此聲口分明或敢伏箴必有一番處置之意但含而弗露耳此正是正法度何必云非作爲一切之法又云以口舌代斧鉞哉罰死彰善及身弗悔下文戒之詳矣命衆至庭臣民咸在此節只說排擊不說浮言只欲達微詞不重遵故事

王若曰格汝衆　節

此下皆對民訓臣也謂汝臣猶浮言伏攸箴有兩件私心爲病根當黜而去之兩件私心維何一傲上一從康傲者慢心君有命而違之不肯從憲康者怠心貪沃饒之利偷閒關之勞不欲決遷此二語乃一篇之要領然從康尤是

傲上之根須要識得

古我先王　節

丕變以上論舊人不負先王䀄䀄三句責今臣深負乎我先王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也共政共遷都也圖任是先王委托之重不匿指罔逸言是舊人不負先王之托播告句不必作月只管匿指一邊播告之修即是厥指上之指意爲民圖遷作爲𧦝令悉令宣布於下即是不匿仰體君心故王用大敬隆其禮貌尊以爵祿世選與享皆是也不入諫行言聽時講以不伏箴言爲不匿指則指意反從民出且講中用多少回護大非蔡傳亦未嘗以伏箴言爲匿

指但因今爾在內所言遂誤以爲分屬耳逸言即浮言變幻事理搖惑衆心故民心無主張遂爲所誤罔有逸言則據利害之實開導勸諭故民用大變不懷土而樂遷也䀄䀄多言之貌險者傾危而不安膚者淺近無遠慮欲以此取信於人豈不難哉訟爭辨也事理不然而爭予所不曉此皆傲上從康之私心所爲安望上之丕欽民之丕變乎

非予自荒茲德　節

此指群臣之失而歸咎于己所以深儆臣也分貢臣責己非是德者愛民之德也二德字同遷徙勞民似乎虐[illegible]起之沉溺莫之安居德孰大焉惟傲上從康者[illegible]

我之德意不能宣揚耳縱己私而抗上命無所畏懼于我汝以我爲可欺耶我視汝含德不惕之情明若觀火但是我姑息憪懦不能制命以釀成汝過失也使我操生殺之權制短長之命何爲至此言外有令後不終爲柚蘖之意傲康混見爲是不可以舍德爲從康不惕爲傲上

若網在綱　節

當時臣室不肯遷者徒任一己之私不顧事君之大義故此以義責之不能遷者徒貪一時之安不知他日之遠利故此以利誘之君令臣恭古之道也譬之網然執其大綱而衆目井然有條而不亂矣從遷之義亦猶是奈何傲上

爲也一勞永逸事之常也譬之農然服田力穡而後百穀用登秋成可望矣從遷之利亦猶是奈何從康爲也

汝克黜乃心　節

此條總告以從遷之利大家世族擅膏腴之地耽宮室園囿之樂其力足備水患雖水至而不困憚遷之私心實在于此乃爲之辭曰不遷於民計便居於斯田於斯何恐一旦棄之道途之勞費不貲新居之締造匪易不若徐俟之天災何常水勢嘗[illegible]定也小民聽之其言甚甘其意甚美故以爲德而不知大水時至居業漂淪身命且不保雖甚愛之反以害之特虛德衙汝真能去傲上從康之私心並

民從遷則去危即安乃家永建此乃是實德不但及民并亦及爾之婚姻僚友皆蒙其澤視夫空言之惠何如哉汝乃大言誇爲積德亦何靦顏之有積德從祖父從遷說來猶云世德民與僚友不平僚友帶說

乃不畏戎毒　節

承上若農二句而申從康之害大戎毒水害也遠指民邇指婚友或指地言不畏惮遷也昏音敏強力也惮勞不遷不服田畝之情農也永建乃家從遷之黍稷也孔疏云罔黍稷喻福祿無所有

汝不和吉言　節

人臣之義當奉君命而致之民汝不肯將好言誥朙諭百姓而反陰沮遷都之謀非但害民而已惟汝自生毒害胥于敗禍奸宄之罪以自災于其身耳蓋臣者民之倡也汝既倡民以不遷則首惡之誅必不能免孽自汝作則痛亦自汝受矣汝於此時雖追悔亦何及哉我視小人之中有明利害者猶相顧慮有箴規之言但其言一發汝等即以過口排抑之使不得達汝固自恃其口可以制人矣況我操生殺之權制汝短長之命而不足懼乎汝何不以小民之箴言告我乃共爲浮言以搖動之懼之以遷徙之[illegible]之以沉溺之禍一時人情爲汝所惑氣燄之盛似若不可柰何然以我制命之權而殄滅汝亦何難之有譬若火焚于原野勢雖不可向近終猶可得而撲滅也亦惟汝衆自作不安以至于是非予有咎樂用刑威以加汝也傲上之害有如此者可不戒哉○盤庚之文潦倒重複亦只依其文訓之不必多爲過接譬如平地作橋橋上又加橋焉舊講俱不妥過節數十言不過言傲上之害乃伊自取非由外來之意不可以在汝難悔非予有咎對看敗禍三句即生毒先惡二句即自災自作不靖即奉恫益反覆明之無甚分截毒災恫俱以刑言以爲水患者非奉恫謂奉而養之安其危利其菑之意相時以下血脈落在撲滅一段是

即汝悔身何及者相時三句一氣說下不可分作兩截憸利也馬融云小小見事之人短長之命言殺之則短生之則長告朕日記云民情真有不便亦當告我亦是恐沉會編不照註謂以遷徙之勞嚇之以水至沉溺之患貽之極是從之原野火也

遲任有言曰　節

引此言結前圖任及起下文非罰非德意舊人者練達故事而國家之休戚靡不關心周悉人情而小民之安危咸相倚賴故當求而任之至于用器則必求其新者用器之道不可施于用人也舊人作世臣者不但老成人也此欲

舊人副圖任之意

古我先王暨乃　節

舊以賞罰對講謂無罪不敢輕罰無功不敢輕賞逸勤勞善俱就從遷說爾勞爾善皆指祖父說配享正不掩善勞作一般夫賞云圖任是矣罰亦謂之圖任何哉細玩文意乃是承上文撲滅云云而解釋非是輕罰舊人乃汝無善勞而不能邀私賞也一氣說下益冀其免于罰而可賞耳不思時乎說意訂于左

由遲任之言觀之爾正舊人之可求者也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國有遷都之舉既遷相與同其安逸未遷相與同

其勤勞休戚相共上下同心爾爲功臣之子孫正當優禮予敢不當罰而罰汝乎惟汝私心不黜傲上從康故欲制爾之命而撲滅之耳使爾有勞猶當世世選之予豈敢蔽爾之善不一表章之也夫選勞章善所謂德也無勞而選無善而章則非德矣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以功配食于廟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爾祖父之靈使汝不肯効勞不強爲善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不當任而任之爲非德德不可冀反加之罰殊非舊人是求之本意汝不可不戒且勉以應予之求也如此講甚得語脉且上下文氣滚貫爾勞爾善不作祖父勞善同心以遷是也世享兼盤庚後日言二句作承上起下之意配享不作不掩善德謂任而用之動用非德不但先王不肯爾祖父亦不肯諸說紛然不錄

予告汝于難　節

難無二意遷從震動旣苦跋涉之勞倣上從康又爲臣民所阻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志決于中的有不容阻者老成孤幼俱指民一謂其老而迂濶止不知閱歷緒練惟此老一謂其少不更事正不知良心未鑿惟此幼無侮無弱所謂無伏攸箴也耿圮河水其居不可長舍目前沃饒之利爲永建乃家之圖則厭居長矣老幼之言正是謀之長

而合于予一人之猷者其勉出汝之力以聽我一人之作謀可也勉力便是聽猷一氣說傲上從康混見猷者趨利避害之猷聽作猷是有志者事竟成如射之中矣

無有遠邇　節

此示以賞罰之決親疎泛說不但同姓爲親異姓爲疎一姓中亦有親疎上日婚友可見用罪即侮老弱孤伐死誅之也不但遠者邇亦勿宥用德即勉力聽猷彰善世選不掩加之爵賞是也不但邇者遠亦勿吝所以然者邦藏由爾衆用德邦不臧由予失罰故不得不賞罰之嚴也邦臧謂永命紹先業不臧謂斷命棄先烈

凡爾衆其惟致告　節

令轉相致告恐聞之未徧也恭事舊貼做上齊位舊貼從康度口舊貼伏箴言細看齊位與從康不切又多伏箴一枝未妥古人立言定不拘拘板板此時既告之後當收拾啓行行時事體正多如舟車餱糧之類故欲其恭事一齊起行途中恐混擾須是整理齊切使不亂竄位是班次之意非職位也故欲其齊位既一面行何必又說閒話故又欲其度口玩各字乃字自見末句激切之詞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　節

作者將遷未遷之詞鄭玄云作渡河之具孔疏云作渡河之法與傳不同涉河從北渡至河南話告不過古今利害神明譴責之說弗率是從遷之中猶有遲疑不決者亶誠也此時說話都是一片至誠惻怛之心誠能動物也戒其勿褻肅人以敬王庭還是舊都之庭金氏以爲在途之行宮登進者班次臣前民後故升其民于前而告之

曰明聽朕言　節

二句一正一反相形自上所訓謂之言自民所受謂之命聽受貴審故以明聽勉之奉行貴果故以無荒失戒之言命即上所誕告者

嗚呼古我前後　節

述先王君民相念以歆動之通節指水患遷都說王泛說者非先王指成湯等四君惟民之承視民之溺由己溺之兢兢圖遷即所以敬民也保感者都邑淪沒國命將墜故民亦以此爲憂急急從遷所以保佑其君也浮于天時只是水患不能害便是勝之或訓如浮水之浮傷于小巧不從

殷降大虐　節

此言己之遷即先王承民之心而望民之胥感也大虐河水也不懷不安故土也攸作遷徙也視民句推攸作之意

續乃命是乃家民之利也視民利在此故用以遷之此正是惟民之承處此四句輕起下文之詞念字重承汝以下正欲其念者承俾二字申謂敬之故使之聞是民聞載籍所記故老所傳古后之往事爾聞之稔矣今日之事猶是也汝曷不以所聞于古后者而念我于今日乎欲其援古證今知今日之所爲非有出于先王之外也今日致敬以使汝遷惟喜含陷溺之危趨生全之地君民同安耳即先王視民利用遷之心也豈謂爾有罪而謫遷以罰之哉遷都如謫戍然故特爲曉之

予若籲懷茲新邑　節

籲者呼之也懷字註解作來字懷謂思念新邑而招呼人往遷也汝故蕩析離君之故今日之遷似大拂民而乃曰丕從不曰從其情而曰從其志蓋志者人之本心也人之本心豈不爲巳圖安但憚勞惜費又爲浮言所惑于是緊其本心而不肯遷迨溺于水而後出之則其感激欣幸追悔昔日之非不知當何如矣故今日之違乃所以爲從今日之從非從其昏迷之私意而從其同然之本心不從之從乃所爲大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　節

首二句對惟民之承看汝不憂至一人對保後胥感看自鞠自苦以下對浮于天時看耿圯河水民危而邦亦危矣

今予將試以汝遷正欲安定厥邦使乃家永建于新都而邦基亦紹復于先烈也此是我惟民之承不知討美圖謀費多少苦心困鬱極矣汝曾不一體念憂朕心之所困乃皆猜忌疑貳大不宣布腹心欽敬思念以至誠感動于我如保后胥感何則惟爾自取窮苦坐待水患之至其能以人力勝天時哉譬若乘舟不及時以濟直待風波頻作在水中流必至敗壞其所載矣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聯屬各懷異心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沉溺而巳安定之與沉溺利害昭然曾不一稽察一旦水至無所逃避則雖怨咎何能瘳乎言不能免也

汝不謀長　節

俾汝康共籲懷新邑長遠之謀也自鞠自苦淪胥以沉不遷之災也不肯遷猶目前之火而不慮後日之禍却似以火自勸然勸憂豈人情哉火未及燃自以爲安耳有今只是水患未至而暫生不必入貪沃饒之利意罔後水患旣至則必死何有生理在天乎此正憂之所在不可自勸

今予命汝一　節

一者專一心以聽上也起穢傲上從康也自臭沉溺也恐人二句見當一也是非無兩在利害無兩從人心無定主則邪說得乘間而入不能自決有倚乃身者倚者曲也害

不能避利不能趨是身之偏曲也有迂乃心者迂者僻也以利爲害以害爲利是心之迂僻也曲是不直僻是不正身之行事不從直道心之見事不從正道俱因心不一爲他人所誤恐有此故命汝一

予迓續乃命于天　二節

此兩示以遷都之意正望其無倚無迂也上言遷都爲續斷絶之命以養民也非以厲民下言遷都爲念先人之勞以懷民也非以勞民畜衆正是迓續懷緩正是念先反覆言之迓續者罔生在上汝命絶矣遷則迎而續之迎卽請

命之意所以畜養汝也爾先人從我先后屢遷勞矣此勞不可忘予念之因以念及于爾遷都以養之所以懷念爾也懷爾懷其離蕩然字指遷大意言遷都之美意如此予誠爾之生爾乃不自生予念爾之祖爾乃不率祖乎

失于政陳于茲　　四節

既歷敘圖遷之意因以神道懼之商俗尚鬼假幽之權以助明之不及也首節言已不能為民圖遷則高后以義罰之所以嚴諸已或在安民耿圮久居而不去豈非失於政乎降我凶德乞殛兆民高后之愛民何如而肯容我之失政哉罪疾曰崇降謂不小也虐民爾坐視沉溺而不救也

虐民何必苛政視死不救虐更大焉

次二節言民不同心以從遷則先王以義罰之所以嚴諸民耿圮河水民不聊生然能遷則既免水患又建家立業是生而又生謂生之厚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謀同心遷徙先王必降與罪疾責汝不與我同心以遷故存激上從康之爽德汝將何道以自免不猷同心即爾忱不屬故者故意之故爽德即起穢自臭幼孫蓋戾自謂比即同心迪謂無辭以辨說

第三節言民有違遷戕害之心則爾祖父亦順先王而以義罰之亦所以嚴之民既勞就遷徙說戕害也儆上從康害已害人戕則難訓必是敗字之誤今不敢更綴者來之也來其父祖欲罰其子孫倘祖父肯救猶可乃以義所斷容不肯申救其何所逃罰

第四節言臣貪利不為民圖遷則臣之祖父亦告高后而以義罰之所以嚴諸臣乃對臣責臣也貝水虫之甲有美文古人取為寶其者多取而無有之言貪而無厭也具貝王故不能念民生此是不肯遷病根至此方明言之亂政即亂臣十人之亂迪就是丕告弗祥就是丕刑惡其子孫為臣不忠貪利棄義故啓高后罪之功德崇高故稱高神靈有赫故稱神高指湯先王泛指先王之遷都

嗚呼今予告汝　節

又漫息言我告汝遷都之難道路既已間關人情尚多疑畏誠非易事也顧難則難矣猶望汝之以難而相體今日邑居圮壞既係吾衆萬衆動移又歷吾慮我所憂念大矣當永敬我大憂念者君憂民民亦憂君一念交通兩精相得無有渙然絕遠而不屬者敬恤何如遷都之事我經營規畫於外則為猷殫精竭慮于中則為念我猷而爾不猷則力弛而何以集事我念而爾不念則志異而何以回天必分君之圖而共圖之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可也分君之念而共念之欽念以忱相與紓朕心之攸困可也

斯眞能敬天恤無絶遠矣然乃心無中正之見則浮言橫
議又得以奪之中者至極之理萬事之是非利害皆于是
乎取衷者也各以此中設于乃心則方寸奉之爲定主萬
形共準于此極自然利害不能搖是非無所眩而浮議不
得以倚乃身迂乃心矣○不易亦無二意謂事體重大臣
民又翻覆鄭玄云乃變易之易謂不復更改也三託陳氏
亦主之則與難易之易不同永敬一直說相從謂從君也
正巳心體君心不平

乃有不吉不迪　節

此道路之令爲害遷者防也不善不道貫下二等人顛詶

隕越訓遺落不恭乃勉強從遷中道異志者奸宄是乘機
劫掠行道者劓小刑也殄殲大刑也劓以處不恭爭鬧之
罪小殄滅無易種作一句以處奸宄盜劫之罪大道路譏
閙恐奸人乘機爲亂故嚴其令

往哉生生　節

此節以遷後之利歆動之往哉其生生乎商德降而吉康
臻可以從容閒暇而樂無事之天可以動作經營而集百
爲之務有生在上矣而又成家立業故曰生生一去就有
此樂何慶如之下二句申上句建乃家不但立個屋宅凡
耕商之事皆該之所以破其故土之思永字亦重所以期

之于無窮陳氏曰前言安定厥邦此言永建乃家者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　節

此節書以居位相對固不可以正位綏衆相對亦不可只
是散說爲得孔疏云居是官府萬民之居位是宗廟朝社
之位日記曰居者官府民廛井邑之居位者君卿大夫士
民上下之位既各有處所乃各正其分守愚謂民何位之
有新都草昧之初慰勞安撫之不暇何竟用法以整肅人
孔說爲是衆兼臣民綏衆者慰其行役之勞也○或以嚴

體統安人情立說始緣之莫居不作已然不應若此之速
也

曰無戲怠懋建　節

二句一戒一勉吳氏曰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
命兼民命國命而言懋建者命雖在天立之自我使民有
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也陳氏曰戲即傲上怠即從康
戲怠乃其故習未遷則憚以爲難既遷則苟以爲足故此
戒而勉之○懋建兼臣民臣盡其職崇功廣業使大業紹
而四方爲之底綏民勤其業興事樂生使乃家建而厥邦
因以安定是也

今予其敷心腹　節

敷吐露也心腹腎腸謂心腹內事百姓兼臣民朕志皆至
篇末古我至茲賁言遷都之意在恭承民命邦伯至末言
今日之意欲羣臣敬民爾衆不明朕志故未遷而二三既
遷而疑懼謂予有罪爾之心今予盡布露以告汝則可以
釋然矣共怒厥心違怨也譏言厥口詛呪也陳氏謂浮言
之徒必有倡爲事定後有罪責之說者故開釋之或謂朕
志只到茲賁或謂只指罔罪一句然下文又云既羞告爾
于朕志則皆至末又何疑

古我先王將多　節

此下三節言先王遷都欲多前功而在已遷都欲復祖德
其心一也亳地依山遠水契始居之而國謐民安功莫嘉
焉其後屢遷數遭水患前人之功幾于息矣我先王成湯
思欲恢而揚之故復往居亳亳地多山土高水深可以永
無水患是用下我之凶德也水謂之凶德者沉居溺民凶
孰甚焉嘉績消沉溺之患貽安定之休是也或云由亳興
王業於多字固好而成湯遷亳之時已懷奪夏之心矣恐
不妥○此節言居亳之善所以見今遷之宜

今我民用蕩析　節

耿爲河水洗蕩各自逃避離散四奔閭井不得相聚親黨
莫爲救援無有安定處所將胥于凶德而莫之救此豈爲
人上者坐視時哉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此乃設問
起下之詞而下節因答之云云一作咎民之詞亦可

肆上帝將復我　節

肆字緊承上文數句而言已之遷都乃天意也高祖之德
卽指嘉績耿圮河水民陷凶德高后之德墜矣上帝將復
我高祖安民之德於今日而治及我國家使民生安定四
方底綏故朕及一二篤敬之臣承將絕之民命而永地于
此邑所以仰承天意也篤者老成忠厚敬者謹愼小心是
能識利害之實而忠誠體國者民居安而民命續則祖德

復而嘉績多天意爲無負矣上帝之意何以知之稽之卜
也

肆予冲人　節

爾不肯遷我必欲遷非廢爾謀也乃至用爾謀之善者審
利害之實以嚴言上聞此善謀也用其善者不得不棄其
不善者我之情如此也卜云當遷爾不從遷非敢違卜也
耐水勢之自退恐輕動反傾危亦一見也從民之便不得
不違天之命爾之情如此也爾之情我既知之我之情爾
亦當諒之何疑何懼之有疑懼只說臣民疑上不說上亦
疑下

嗚呼邦伯師長　節

此下告臣也邦伯東西二伯及州牧也師長公卿也百執事大夫以下也三等之官均有治民之責者新遷之民舊業已廢新業未與路途之困頓未蘇井里之樹藝未試飢寒怨咨寧必無之尚其惻然隱痛于心哉思其艱圖其易寧其幹止皆是隱中作用不但一痛之而已

予其懋簡相爾　節

通節作一句讀予其者卽施行之詞懋盤庚自勉爾選也勉力選擇臣能憂民者用之不能憂民者舍之於用舍之中寓鼓舞勸相之意使念敬我衆也念敬者厚其生而不

困節其力而不傷也此正是隱之實欲臣如此而君相導之簡字重看

朕不肩好貨　節

此節簡相之實貪利之人必不能仁民故舍之而不任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窮人謀生之人各保其居止則敘之授以爵祿欽之隆以禮貌不肩敘欽正是懋簡慶鞠人謀人孔疏作上之人說鞠養也謂安養百姓謀謂替百姓營謀到是宜從之

今我既羞告　節

此節作過文看生生敘欽朕志所若好貨不肩朕志所否既進爾而告之甞無不欲也敬者勉于若而戒于否如下文是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總應不肩好貨說自庸句應敢恭生生說雖分戒勉語意一串不可平對總聚也此地沃饒無利又恐其掊尅聚斂爭利于民故以無總戒之生生自庸者視養民之功如自己之事也囊橐之私痌瘝之念切封殖之計去而安民之策殷此真能敬我志之若否而不負懋簡之心矣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承上文而以無窮期之一直講勿截斷分今時後時者

大非不總貨寶惟務民功此爲民之大德也人情多有一無終須當敬布爲民之德守之於久而終始不變視永地之衆常如蕩離卽長居之後猶切痛隱一時指利終亦不敢自肥一時勤民久亦不敢自逸存此無倦之一心是謂念敬于無窮矣

說命上

高宗武丁也夢得賢相以其所夢之形求之于野得傅說於傅岩遂命以爲相作說命三篇

首四節記君臣相遇之奇命之七節記高宗傳說命合之詞見君臣相與之盛

王宅憂亮陰　節

高宗喪父小乙居憂于諒陰當作梁闇卽亮廬之廬　及三祀喪既除
矣猶不言證居喪不言未有免喪不言者群臣以其過于
禮而咸諫之首五句叙事輕遞過知之日明哲要看得明
知以德言知不由察識見聞如杲日當空無微不照故曰
明哲明以燭天下之理哲以察理之幾此句提起寔字要
發作則正明哲之寔不作則明哲爲虛矣作則卽建中
表正意以先知覺後知爲天下所準則也此二句槩論天
子以下方指高宗王言作命從明哲發出來若不言而臣
無所稟令則明哲將安用之皆動王以出言之意○梁闇天
子居喪之次古者諸侯大夫士俱倚廬天子之廬加梁楣

以起譬令稍高也明哲鄭氏分明爲體哲爲用自示法于
此曰作則自稟命于彼曰承式上出爲命下出爲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　節

惟不言故作書不言之故全在恐德不類以台正位四方
正是居作則之任必有前人明哲之德而後可以發言台
恐德不類于前人一言不當或階之厲所以不敢輕易發
言而惟恭默以思治道也凡人之心念慮紛紜精神漏洩
則思不精故思須默默豈如木偶戒慎恐懼一念惺惺恭
正所以養默也思只思道未嘗思人不意思之之極精誠
上與天通夢中帝賚我以良弼必是其先知之德能[illegible]

作命之人故可以代言夢賚厥要得見其形容意方與審
象相顧

乃審厥象　節

追想夢中之形托諸繪事使人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
野與所求之形相肖此事眞奇絶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築
傅訓卜居於此按孔氏云虞虢之閒地名傅巖澗水壞道
每役刑人胥靡築之說貧代爲築以資其養孔說必有所
受孟子亦云傅說舉版築之閒則以築謂居非也巖以傅
爲名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
愚按一賚弼之說紛如不能爲之曲說程氏曰高宗求說

耶說來入夢耶譬懸鏡於此非鏡往照亦非物來入鏡夫
鏡之照自然物來入之但高宗之夢非說求投之耳此不
可相譬亦無此理袁氏曰上有白日下有淸潭日無心于
留影潭無心于邀日不謀而合說得無此影響陸氏曰嘗
子云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夫理可以思而通豈人可以思
而通安得援此爲證或又引孔子夢周公事相比亦非也
周公已往之聖人孔子思周公平昔之風志故屢見于夢
此非怪與高宗不知天下之有傅說一旦入夢惟皇帝之
夢風后力牧可以相方然彼特解其意尚未見其形此事
眞奇絶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天地間自有

此一種精誠感召非可以人情意想測度也

爰立作相　節

作相置諸左右是一套事下文所命皆左右之事而相業在其中矣相之進見有時左右之進見無時相之疏奏有限左右之薰陶無限作相而不置左右猶弗相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　節

納誨中兼論治論學重朝夕二字論學所以培德之本原論治所以弘德之發用誨則聰明日開朝夕誨則工夫無間此乃師相第一義輔德就心上說下文啓心沃心正所以輔德也此節至有終總是命說之言不必以納誨四節

爲學惟暨節爲治

若金用汝作礪　節

此節只作相資之切說不必如金氏以爲用功之喻三段通指德未成言金非礪無以成器我之資汝輔德而砥礪之以至于成者即金之有待于礪也巨川非舟楫無以濟渡我之資汝輔德而弘濟于艱難者即巨川之有待于舟楫也大旱非霖雨則無以蘇枯槁我之資汝輔德而潤澤之使不終于困者即大旱之望霖雨也一節深一節中云金無礪一器之失耳舟楫弗具則望洋徒歎彼岸不登視失礪更切濟無舟楫一身之害耳霖雨不降則歲爲歉年萬民饑餓視無舟尤切

啓乃心沃朕心

此正勉其盡納誨之道也陳氏大猷曰輔德莫切于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而已袁了凡曰啓心沃心非徒以言心心相入也三句一直亦兼學治講啓者如倒囊出物悉吐素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沃者如焦土受水其入最深又如江河之流浸灌滋潤也又有心領神會渙然冰釋之意沃字全在啓字得來期慰渴教之思

若藥弗瞑眩　節

上二句承啓心下二句承沃心反喻以見不可不啓沃之

意詞平而意串臣言不苦口含糊不肯切至也故無以藥君之病而使之無咎正如藥弗毒疾弗瘳也君心無所沃則中心迷謬無定見必有妄行之困正如跣足者弗視地必傷其足也臣言必苦口則病根乃除病根除則真見開若爲己之日然可以行而無困方得盡啓心沃心之道或云兩喻不可分貼啓沃兩邊俱有一喻直言以救失不啓沃則君身病痛無由以除一喻明言以正行不啓沃則君動顛躓必由此起此說較優○瞑眩憒悶之意方言書名楊雄所作○陳氏曰求瘳疾之益免妄行之害皆望于說之啓沃

惟暨乃僚　節

此欲說以人事君說作相率百官則卿士以下皆其僚屬以爲一人之啓沃有限衆人之協助無窮暨僚者以元臣作之倡及庶僚衆其趨也三註作慎簡乃僚非是匡辟莊株失一邊說而成美之意自寓俾率三句一氣說下極緊勿截斷俾字看力從匡辟生來先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諸君高后湯也蓋寬仁子惠高后所以康民先王太甲以下諸君嘗廸之爾能率屬匡君是使我紹列聖法高祖之德以康兆民也祖宗之休烈復見於今日表正之功亦大哉舊以朝夕四節屬學惟暨節爲治非也納誨正爲安民

匡辟即是輔德況中篇論治必兼攸居下篇論學必兼修治學與治豈可岐而二之哉

嗚呼欽予時命　節

時命上文納誨輔德啓心沃心率屬匡辟法祖康民是也欽者敬承而不忽之意有終非終始之終乃不負所托之意謂終其事也君德成則納誨輔德之事有終民生安則同心匡辟之事有終

說復于王曰　節

此荅欽予時命之語首二句先設喻泛論其理見諫之決不可不受下明從諫爲進言之地所以廣其從諫之量也上后字泛言下后字指高宗從字非勉從就虛心上說求之若渴是謂樂取則衆善悉有而大矣覆之如流是謂虛受則衆善俱融而化矣大而化之非聖而何克聖句重要入從諫在內從諫所以克聖也承進也休命即上文時命命之輔德命之康民情詞諄懇何美如之克聖則虛懷足感忠讜故不命且承能爲江海不受百川之不歸祇若正應欽字若順也敢字亦可玩不承則違上命矣其誰敢哉疇字傅說自謂而有兼乃僚之意傳中當求受言於己二句極佳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此正是作相付之以代言之任也通篇進以爲治之說

乃進于王曰　節

一篇大指在憲天而憲天之道爲治民故開口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天道泛講勿以尊卑定序爲天道奉若者經世宰物悉體天道爲君道也下文時憲正是奉若處所以然者何也蓋明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豈爲一人逸豫計哉惟欲以治民耳然則天道正所以治民焉得不奉若乎建邦二句串看都即邦中之都后王君公所以主邦都者以君言故曰樹承以大夫師長則分理邦

都之職耳數句皆兼天子諸侯而歸重天子一邊知建邦
設都以爲民設官分職以治民則知所以奉若天道矣
惟天聰明　節
此節爲下文一篇綱領自惟口至事神則雖皆憲天聰明
之實卽亂民之道也聰不用耳明不用目赫赫昭昭無往
不察天之公也不曰王而曰聖者指明王也不指高宗聖
人與天合德順事無情聽不以聲而以理視不以形而以
理凡用人行政存心制事時時法天無少間斷曰時憲是
聖人卽天矣臣民與君分不同而理同夫惟法天之聰明
一出于公則朝無不信道工無不信度君公敬順于上大

夫師長敬順乎下而治民之職舉矣君臣以天之心爲心
民豈不以君臣之心爲心令之而卽行禁之而卽止幽遐
仰承乎休德晦暗悉耀于光明上治之民卽從之若風行
草偃無所違拂也二句不平重惟民句正應上惟以亂民
惟口起羞　節
此下六節皆憲天事口不但言語凡號令皆是一言不當
則忤物而速來違故起羞甲冑與干戈有別甲戈是禦敵
之具干戈則用以討罪者干戈豈無甲冑甲冑亦須干戈
互文也無故興兵則人心危懼而反以動天下之兵故起
戎衣裳盛于笥中便當察之不待加于人然後察也金氏

日加而後察雖衹之已褻矣省躬者彼雖有罪然必省我
躬無瑕然後可以加之師直爲壯曲爲老朱子曰省自家
眞個是否兩茲字皆指上四事說戒乃謹戒之戒非懲戒
之戒蓋能謹卽能明也明者施之當也明則言惟作命衣
裳可以示勸甲冑干戈可以示懲何休如之故曰乃罔不
休
惟治亂在庶官　節
庶官卽大夫師長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治亂係于庶
官旣任用不可不謹也官以職守言爵以品級言能以才
言賢以德言其實只一人官以任事故屬能爵以詔德故

屬賢私昵所親倖者私昵而用則挾恩恃愛竊弄威權必
至壞事惟才力堪居此職者然後官之勿論疎遠仇怨可
也惡德謂凶德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包藏凶惡無所不至
用之將傾陷正人流毒天下害有不可勝言者惟其德行
足當天命者然後爵之卽世類不拘可也官如知縣爵如
文林郎才堪治邑初授以知縣之職考滿無過方授以文
林郎之階若不稱則爵亦不及
慮善以動　節
吉凶悔吝生乎動善者動之理而時卽理之流行不滯者
也欲有所動熟思于幾之初致謹于先甲之戒慮之日

於天理合乎於人情安乎精思其善以應事則事之所應自無弗時弗時則弗善矣機會可乘則果斷以決之勿猶豫以蹈後艱之虞變化當順則委曲以濟之勿膠固而忽令終之吉斯之謂動之善而時者也兩動字是一套非既見于動又相時也葢善無定體隨時而在慮之審則動必無有不時時則無有不善也一直說時字有二意一不先不後之時一隨時變易之時天下有事雖善却非時者如堯舜之揖遜欲行于湯武之時子思之死難欲行于賓師之位乃善而非時也三註王氏裘葛之喻未暢

有其善喪厥善　節

上節以行事言此節以應己言德有諸己之謂善善由勤而積有其善自足之心也自足則挾之爲己有而滿則招損將已不加勉不惟未得之善不能復有且并其已得者復失之故曰喪厥善事有成績之謂功功因人而成矜其能自驕之心也自驕則出之以誇人而驕以媒忌將人不效力不但將來之功不可復建且并其已成者悉隳之故曰喪厥功傳中喪字指後者不進近講主前者不守意更透崔云有己之長即短也矜己之是即非也意佳

惟事事乃其有備　節

天下理亂安危相爲倚伏待患至而圖無及矣故欲其爲未然之防也事事着力謂事其事逐件留心不遺余力當修理者豫先修理當儲蓄者豫先儲蓄件件完備無少欠缺素定之謀已足彌變于未形脫一旦有不測之災出于意料之外而吾所以應之者整暇有具何至周章失措而爲其所害也惟未至而先謀故患至不能爲之災譬如兵農然豈能必水旱盜賊之不作哉恃耕戰之具俻水旱盜賊無如之何耳見兎而顧犬亡羊而補牢豈不晚哉

無啓寵納侮　節

重啟字耻字啟寵則必授之以權恩褻而侮至耻過則必愧其所短情愿而非成皆始于不自檢終于不能自制故

兩戒之啓寵納侮即女子小人近之不遜之意耻過作非即小人之過必文過而不改是爲過也之意納侮後有一段不可看的光景作非後有一段不可藥的病痛此節總是窒慾

惟厥攸居　節

人君一心萬化之原欲法天以爲治者當求天於吾心理具于心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是之謂居心自心理自理非居也忽然合之忽然離之非居也惟厥攸居者理以心爲安宅心以理爲主人相安於其所主者不出[illegible]者不入天君泰然順適乎道心之正從容乎天德之淳其心

益醇乎醇矣凡所施爲都從義理上流出大之而政小之
而事故亦盡善盡美至精至粹醇而不雜也政事從攸居
所發居醇則無往不醇有天德便有王道也

黷于祭祀　節

祭有定時非其時之謂黷如不當禴祀蒸嘗之時而數舉
也將以敬之適以慢之矣祭有定禮過于禮之謂煩如犧
牲粢盛幣帛之過其數也將以治之適以亂之矣慢與亂
豈所以交鬼神哉事神則難言神不我享也○陳雅言曰
憲天聰明爲一篇綱領下文乃憲天條目惟口節言行政
治亂節言用人慮善節言慎動喪善節言崇謙事事節言

防患啓寵節言窒慾而總之本於人主之醇心至於事神
亦治民之道且見高宗平日有黷煩之病故并及之

王曰旨哉　節

舍編講惟服謂高宗自願服行乃不良于言不作反言以
賛只云若不是乃之善言我何所聞而行之甚妙今錄之
高宗聞說之言有味于心乃賛之曰美哉汝說之言凡上
天聰明之理與夫憲天爲治之方句句有關于治道有裨
于君德趣味深長膏腴雋美嘗於口飫于心其旨矣哉我
當服行汝之所言守以爲制治保邦之程也夫以我之寡
昧無知若不是汝將道善一一開發我我何聞所而措之
施行乎今幸而汝有旨言我得入心求天之聰明果能憲
而臣若民乂之休可致矣旨字內有至精至備意

說拜稽首曰非知　節

此責高宗以躬行之實知之行之二之字指憲天說知之
從旨哉上見其知然知有淺深聞于耳爲知味于心亦爲
知高宗之知味于心者也非但一時之感動也行者實體
實踐非乾剛篤奮者不能故雖然行雖難而心爲主忱者
心之真切懇到處志由此決力由此生張子所謂果而確
無難者天下豈有信之篤而行能自已者乎先王之德皆
忱信力行所到既忱不艱自允協先王成德矣成是成全

之成非一成不變之說先王湯也如修身則日新丕顯用
人則懋官懋賞剸事制心則以禮以義事神則罔不祇肅
皆先王已成之德也協者脗合無間之謂允字正與忱字
相顧言非迹合乃神孚也通節忱字最重末句深責其必
行之意謂行而不言其咎在臣則言而不行其咎在君矣
○張南軒曰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云易哉說爲高宗言
爾高宗舊學甘盤恭默思道已能知之矣使與他人言豈
可舍致知而卽及力行不知而行必冥行取困知而不行
則與我爲二忠言嘉謀雖日接于耳皆他人之物非已所
有

說命下

此篇論學後四節相期

王曰來汝說　節

此歷叙廢學之因以寓求教之意舊學于甘盤而不得卒業遯荒野又入居河內又自河徂亳遷徙不常工夫間斷所以迄今學無成也罔顯謂心中不明白於修身治天下之理茫如與下文有獲乃來罔覺反對厥終指今日對舊則今日爲終矣遯荒野其父小乙欲使知小民艱苦故使居民間

爾惟訓于朕志　節

高宗因說行之惟艱之語而自許能行只恐行到錯路上去故望其訓志不訓事而訓志此高宗知本之論下文交修正是訓志處言予資汝訓志之切譬若作酒醴然作酒醴必須麴糵爾惟我之麴糵也若作和羹然作和羹必須鹽梅爾惟我之鹽梅也相資之切如此然麴糵失中可爲酒而不可爲美酒鹽梅失中可爲羹而不可爲旨羹是有不偏之道焉爾其交修予乎交修非是以臣之柔可濟君之剛否剛柔可否俱就臣說訓志之際時乎剛克時乎柔克時乎獻可時乎替否參酌調劑投入君心以成其德如麴糵鹽梅投入酒羹以成其味非必與君忤故曰交修若有毫忽精神不到即竭心以訓而不能底君志于盡善皆予棄也邁者寧可于汝訓過一分克者自量其力之必能遵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　節

求多聞從訓志交修說來說恐高宗專靠人訓誨更無反己自得工夫則所聞雖多終非己有故欲其自去討論古訓建事建事謂以所聞應世而成務也此是引起意不重重在學古有獲上求聞不如自學今人之訓終不及古人古先帝王之訓其所載修治之理至爲詳備學古者須體認其意直覓得古帝王神理所在不靠定耳目傳授也獲者修治之理雖得于古人亦得其所固有者耳至于有獲

而建事在其中矣苟事不師古而師心則自用之聰明非古人之成法不惟己之得而惟聞之求則泛濫而無歸亦渺茫而難據能立修治之功久安長治非說所謂言斷然不能也反言以見古訓不可不學之意

惟學遜志　節

此下告以學古之工夫及其得之之次第也學不先之以虛則志滿而善不可入必操望道未見之心如有所不能可焉學不濟之以勤則志息而功不可進又必奮自強不息之力如有所不及可爲一說遜敏側重遜志上惟遜則

冲虛之極便務乘時猛進不造到古人地位不止如此說
務字纔說得去遜志時敏卽修也乃來者功夫漸熟而此
理有時忽至也然此特引其端耳天下道理散殊而不可
勝紀其未來者尚多又必允懷于茲茲字亦指遜敏信之
篤而念之深二字串功夫到此自然由一以至萬由偏以
會全修治之道充滿積實不可限量矣止來焉而已乎遜
敏允懷是學乃來積躬是獲如此則可以建事而永世矣
○陳氏經曰信道不篤則所修雖來亦不堅凝篤信不怠
則來者積聚不散玩此是月無怠其所能之意新安陳氏
曰學不早遜無以爲入門不時敏又不能進步遜而敏厥

修所以來也道我所固有豈自外來來云者斯仁至矣之
謂也王方麓曰義理非遜不能入非敏則間斷生疏修何
以能來來之一字最可玩味

惟斆學半　節

憑被蔡氏半須自得之說有何新巧何近于禪此老朱之
迂儒也呂伯恭喻子才皆主之今從此說正與求多聞相
照應謂王學而求人之教只得一半而已其一半必須自
得蓋學無人教則無所指點不得爲學之方教不自學則
教爲空言罔裨身心之益所以爲學之道一半資人一半
反己不可專倚于人也夫發軔入門學之始也究竟結局
學之終也指迷途示向往其始主于人入聖神參天地其
終主于己學開其端於始基而不要其歸于極詣豈全學
哉王試念之始必究所終終必成其始不主於人而主於
我不主於我而主於學工夫精專造詣純熟而厥修之得
于我者莫知其所以然而化矣半在己者已渾忘而莫覺
則半在人者亦滓渣之都捐此從容中道之聖人也而說
言及此真異人哉典主也人爲始己爲終終始謂終其始
也是徹頭徹尾之意○舊說以明德爲自學新民爲教人
始字屬己終字屬人謂學不及人爲有體無用典字訓常
字以遜敏允懷念終始俱是學來積罔覺俱屬獲俱以修

治貫後俱緻建事永世但以下節強對上節大非大非

監于先王成憲　節

此節不必作自學教人之準的說欲其監成湯之法度而
守之也憲以紀綱法度言不必死粘上文修治等說話傳
中德雖造于罔覺二句亦不用先王之法酌時審勢定爲
章程至善至精萬世無獘爲子孫者可不奉而守之乎循
其軌轍無敢紛更自然設施注措純粹無疵又何過愆之
有不但一時無愆永永無愆久安長治惟充永世又在於
此王之德罔覺王之法無愆以此爲學自足千古何患厥
終罔顯哉

惟說式克欽承　節

說訓志交修之說則用賢豈非高宗雅意哉但進賢者相臣之職而君身者尤用賢之本君德不修臣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今王能志學則手足腹心通爲一體顯陟藏否無所異同說亦用能敬承得賢之雅意大開賢路旁招俊乂布列于庶位交修不獨說一人而麹蘗鹽梅在在有餘賚矣通節一氣說下式克欽承字俱重侍中欽承承因愆來待君德罔愆而進賢不亦晚乎承交修來爲是孔疏承志學

王曰嗚呼說　節

此又一時之言與上文不相蒙仰如引領傒志之意作未然看想望將來有非常之事業可觀也風字只作鼓動說不作教舊云夢賚肖形其事甚奇故足鼓動天下意却淺是其論治論學許多說話皆通徹天人貫串今古真是間世之英無負恭默之夢故海內聞之改觀易聽企望至治之成耳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承上言必輔君作聖而後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也股肱惟人只是欲其具脩之意起下句言良臣是學貫古今治貫天人者良臣內要着力講以其學古者交修內養純王之心而使聖德與先王同道以其憲天者匡辟外達純王之政而使聖治與明王同功則足以副四海仰德之心矣不然子然孤立之主一手足不備之人四海之仰何以慰焉

昔先王保衡　節

良臣輔君作聖無如先正伊尹故舉以望說作起也謂伊尹振起我先王以興有商之大業也乃自五句本伊尹所欲致于君民之志言之串看勿平若不克舜臺若撻市一夫失所節是已罪自任之重如此故能佐佑烈祖格于皇天也二句一直說佑者內則輔德使大德孚于慈恩外則

輔治使兆民底于允殖也格天者寬仁子惠與昊穹之盡物同流綏猷輯寧與化育之推移並運天之澤無窮烈祖之澤與之俱無窮也格天就化功說不是形體格者通徹而無間也堯舜君民果不負所期良臣君聖此其徵矣至今纔起者無與爲行是尹獨專其美於前也爾庶幾精白一心以維持調護乎我以尹之堯舜其君者致君以尹之唐虞其民者澤民則我之德同符于烈祖我之治亦仰配于皇天商家稱相業者前有尹後有說後先輝映阿衡之美固不得獨專於商也明保串明者精白之意非明白啓告之說以君民入講含下文紹辟綏民經文式言德不及

功或言功不及德要活看不可拘拘佑祖格天亦不可分
佑祖爲致君格天爲澤民

惟后非賢不乂　節

聖主必待賢臣以宏功業苟非其人不與共治賢人亦俟明王以以顯其德苟非其人不食其祿君臣相遇之難如此今我得爾于夢賚爾亦應我以形求千載一時可虛此遇哉其爾際此非常之遇當立百世之功朝夕訓志左右交修能輔我繼先王之德于以永安天下之民上致吾君于堯舜而囘顯之德追配于懋昭下無一夫之不獲而仰德之民久安于允殖庶幾阿衡之美能匹而相逢之盛不

虛矣說聞而感激言曰紹祖綏民休哉天子之命乎臣感知遇之艱遂契生平之志敢以對于巳而揚于衆爲自王命之自說咎之敢信吾力之能勝而無愧于巳自說言之自衆聞之敢信吾言之克踐而不怍于人君德不至烈祖不巳也治民不至配天不巳也古大臣之當大任而不疑如此紹辟綏民一串不平克字含蓄保在內紹辟綏字俱有力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則民自然被堯舜之澤何必以紹辟爲致君綏民爲澤民乎休命止管本節或管至良臣以下亦可敢字與克字相應正是自任勇決處對揚二字亦不宜拆開

高宗肜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孫炎曰肜者相尋不絕之意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謂之肜雊野鳥也乃飛來升鼎耳而鳴又在肜祭之日故以爲異肜亦常禮失在數祭禰廟不在肜也孔疏云雊雄雉鳴也馬氏曰昵廟父廟也昵近也親也至親莫如父以爲湯廟者非是

祖己曰惟先　節

蘇氏曰武丁不修人事數祭媚神又豐于親廟厚其父薄其祖此失德之大者故祖己格而正之○此祖己私言訓

王之意不務民義徼福祈年此非心也不知職在敬民祀豐于昵此失事也凡事之失皆起于心故先格王求媚之非心而後正黷祭之失事

乃訓于王曰　節

此二節格心之言天視下民加之禍福予奪惟王于所行之事義不義何如耳義則福之予之而年永不義則禍之奪之而年不永天命至公也其有不永者豈天夭民哉民自不義而中絕其命耳然則祈天永命之道亦在務民之義而已何必諂瀆鬼神爲哉

民有不若德　節

天命不可干而天戒尤不可忽民有不若德不務義而媚
神又不聽罪聞箴規而吝改天猶不遽絶之乃以妖孼爲
符信而譴告焉冀其正德以免罪而民乃曰妖孼其如我
何無恐懼修省之意則命且中絶於天乎何尤總之致力
於人道之宜不忽于上天之戒而非心格矣不敢斥言君
故言民

嗚呼王司敬民　節

言王之職主于敬民而已厚民生恤民隱乃爲盡職徼福
于神非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王祀其可獨豐于昵
廟乎徼福一失七廟獨豐于昵又一失豐字有數祭禮煩

二意祭有常制不可以私意豐殺犧牲粢盛尊彝俎豆之
數特于近廟煩多故有雊雉之異所當服罪改修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黎爲不道文王伐之

西伯既戡黎　節

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則戡黎乃
其所當爲之事也豈有他哉而祖伊乃爲殷慮恐而奔告
于紂知周勢日強紂惡不悛終必及之也告者欲王改過
以圖存也

曰天子天既訖　節

原缺

容遜爽遠也西土至商郊三千里而遥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　節

此節與下節總是西土從征之人以華夷分看所謂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也友邦家君鄰國之君也御事以下本國
之臣也三卿皆主征伐之事亞次也大夫次于卿所以佐
三卿者旅衆也士之數衆多爲三卿之屬官師氏以兵守
門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藩也之在內者謹出入之防所掌尤重
千夫長師帥也百夫長卒帥也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
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是皆有統領之寄者
歷呼其人使各事其事也

及庸蜀羌髳　節

及字承上文來人字總八國言此皆西南夷也文王化行
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戰蓋又已修事大之儀而
今特效從征之義者也庸上庸蜀郡蜀有三左思賦云
三蜀之豪時來時往西蜀東蜀巴蜀是也羌先零罕幵之
屬髳微在巴蜀江州治也盧彭在西北彭今屬武湯濮即
百濮也

稱爾戈　節

戈戟也干楯也矛亦戟之類戈矛所以攻人干所以自捍
考工記曰戈六尺有六寸戟常常者一丈六尺也八尺曰尋倍尋

原缺第一至十四葉

爲常戈短手執以舉之矛長故立之于地干則比而列之皆
所以肅軍容也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發命則人無
譁而聽者審矣此與上杖鉞秉旄以肅巳之容相照顧

王曰古人有言曰　二節

引古人之言起下節婦言是用也紂惑于妲巳惟妲巳之
言是從好惡賞罰皆出其口是牝鷄而晨者也昏棄以下
皆因用婦言而然即惟家之索也二昏字要看心志蠱惑
故顛到昏亂祭祀只指宗廟棄厥肆不陳設也荅報祖父
之恩也王父二字相聯曾祖爲王大父祖爲王父王父弟
同祖之弟乃堂弟也母弟同母之弟乃親弟也一弟字總

承不廸待之不以道也崇長尊禮之謂信使委任之謂惟
居要地故得恣暴虐爲商邑之奸宄流毒正是家索處

今予發惟恭行　三節

恭行天罰句另今日之事貫下三節戒輕進戒貪殺勉武
勇是三事故三言勗成殺降之戒不但防其過勇亦恐阻
其歸義者總爲武勇中事也六歩七歩足法也四伐五伐
六伐七伐手法也止而齊動中有靜不失紀律旅進一心
擊刺有度猝然衝之豈得亂哉此所以爲節制之師○歩
伐止齊或四五或六七欲其彼此相顧向敵得力歩也如
出一人伐也如出一手並無亂竄參差之意要活看不可
拘泥坐作進退四字原不要孔疏所無或又申之曰如何
爲作而進何爲坐而退豈不可哂哉短戈曰擊長矛曰刺
少四五多六七欲其不向前落後時時不亂了部曲也貪
殺意還輕若云擊刺一番各歸部伍又再擊刺直傻人場
上之兒戲耳臨敵對陣呼吸生死敵正進而我却退敵正
殺而我却止如此而有不敗者乎坐作進退四字更歩武
疾徐爲佳○桓桓武貌貔又名執夷虎屬迎擊降者亦須
費將士氣力故云勞役西土兵要武勇但不可以殺降爲
武勇兵制云殺降者不武不可平對

武成

泰誓三篇歷記誓師之節次武成一篇總敘功成之始
終

惟一月壬辰　節

此記往伐之期一月建寅之月壬辰一月二日也月受日
光朔而魄死及望而魄生故朔曰死魄二日曰旁死魄三
日曰哉生明十六日曰既生魄翼日明月也以此日爲主
則明日爲翌故明日爲翼日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
巳者猶今言某日必先言其朔也（此不言辛卯朔而言壬辰旁死魄不知何說）
輦行曰歩以人挽車而行不駕馬也于往也征者正其罪
非利之也伐者聲其罪而討之非無名也○一月周之正

月乃建子之月非建寅也三日發鎬京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合惟所有神四句

此記告神之詞底者極數其罪也告天地在鎬京告山川在路商王受以下正是底商之罪予小子至亂畧所謂大正于商也暴殄天物即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之類害虐烝民即殘害萬民毒痛四海之類逋逃淵藪集而歸之仁人太公周召之徒予小子至率俾一直說不分順天應人華即友邦夷即八國俾從也同從周伐商也人心丕應雖可卜大事之有成而不能無賴于神明之默相故于天地山

川求助焉神以愛民爲德商殘不取則兆民不濟爲神之羞

既戊午師渡　節

俟天休命者紂兵未至頓兵商郊以待之不爲掩襲之計勝商天之休命也待其來而勝之所謂俟天也如林非紂之多助亦非民之從暴積威所刼耳前徒商之平民後者紂之惡黨乘機洩忿易向反攻遂至血流漂杵罔敵是不肯敵樂紂之敗也一者不再之詞大定不必入平治等語蓋紂在則天下擾攘疑懼商殘既取則人心安于貼席矣故曰定此非天休之至而何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

政只管下文不必推廣說方勝之時未暇及其他也釋囚三句好惡與天下爲公反紂黨賢之政由先王顯忠遂良之舊也散財三句財利與天下爲公反紂聚斂之政由先王不殖貨利之舊也大賚承散財發粟說服承反政以下

厥四月哉生明　節

哉生明月三日也偃武修文一直馬以戰牛以載歸馬放牛所以偃武而修文在其中矣然修文之事更多不只是歸馬放牛便了此時未暇他及也服乘也用也示天下弗復用馬牛與之休息也然又要知不是銷兵之意所去者伐紂之牛馬耳兵甸之賦與天子十二閑自不廢

既生魄庶邦冢君　節

冢君百官不分內外爲是商紂既去周命維新故內外諸臣皆來請命朝見新君以受正始之命非武王命之來也冢君受命于是列之爵分之土矣百工受命于是建之官位之事矣

丁未祀于周廟　節

周廟后稷以下文考以上之祖邦甸侯衛諸侯皆駿奔執事而孝子之饗親而武功之告可知矣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大告武功之成此仁人之饗帝也而群后敢不駿奔執事乎祀廟不言告成柴望不言奔走互文也

王若曰嗚呼群后　節

敘世德而歸重文王見周之基業有所自起言我周之有今日豈偶起于一朝者哉我先王后稷在唐虞時教民稼穡救我烝民而始膺有邰之封建邦啓土其烈多矣數傳至公劉乃從而篤之思戢用光致民殷盛富庶后稷之勳烈若增而厚焉自公劉傳到太王去邠居岐號稱仁人而民如歸市之從興王之迹始基之矣再傳至王季又從而勤之克明克類用能積功累仁太王所肇之迹益勤而修焉代著顯庸而彌餘豐基歷歷可紀詒厥燕翼而開國承家緒纔未艾周之勳可見矣迨至我文考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其德愈盛其功愈大用能成前人之勳大受天命居西伯之尊專征伐之柄以撫安四方中夏故當時諸侯大邦畏文王鋤强之威而不敢以力凌人觀之戡黎伐密可見也小邦懷文王扶弱之德而得以保全自立觀之昆夷虞芮可見也惜乎九年而崩大統猶未集故今日我小子之往伐不過承順先人之志以除暴安民耳不曰后稷而曰先王重王業之所自始也邦土串下創立曰建啓者啓後也邦以侯封言土以民地言篤烈以迂幽言始封于邰而先王之烈則加篤矣迹者先王之地指岐山言周之國始此故曰肇基王季勤家即無逸之克自抑畏是也自

其肇王業于始基日王迹自其難八荒于一闥曰王家建之篤之基之勤之艱難可見從后稷說起歸重于文王上勳字廣克成者謂十五王未竟之猷于此厚其終數百世明目之祚于此開其始也膺命指為方伯言方夏不專指西土須就列國說撫字要含威德意講如禁暴除亂發政施仁之類大邦二句承此意來大邦非無德而曰畏力小邦非無力而曰懷德因大小言耳為西伯九年而大統未集非文德不足以致王當時猶望紂惡之能改而以服事殷之心未忘也承志是承文考安天下之志即撫方夏之謂也通節數王業所自見已無弋取殷命之心也

恭天成命　之　節

恭天三句所謂承厥志也成命只是紂惡既稔天命已絕黜商之命一成而不可變便是不必云文已誕膺王武乃成綏士女以除殘去暴言正是周王之德昭者昭其除殘去暴也昭周王既云執篚者之致詞則昭字還在玄黃之色上為是玄黃者天地之色也明武王之救民有生成覆載之恩也天休句又推民之來迎為天之所驅使用附我句應轉篚玄黃二句言民歸非私動之者天亦所以攝服群后

列爵惟五　節

此記武王立一世之大法見得不徒以武功定天下又以文教授太平也武王當統馭萬邦之初不容無封建之規模故為之列爵分土列爵就建侯樹屏說公侯伯子男分土就剖符析壤說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二句乃通于天下者惟五惟三是分封有法也當照臨百官之初不容無任人之體統故為之任賢使能事即官所司者能即賢人所設施者只是一人就未用之人說二句乃施于國中者惟賢惟能是官使有要也重字貫五教三事王上之人重之惟字活看五教之外還有三件惇典庸禮重教也分田制里重食也哀衾棺槨重喪也禴祀烝嘗重祭

也重五教則建學明倫之有道而人紀立矣重三事則養生喪死之無憾而風俗厚矣俱就民說惇信明義承武王一身及所行之政事言惇是着實做他明是顯揚發揮他要體貼王道上講惇信者至誠以治天下而發政施令莫非實意不特謹權審量而已明義者公道以治天下而立經陳紀皆合時宜不特散財發粟而已厚其信使天下不趨于詐明其義使天下不趨于利二者皆所以端風化之本而勵天下之俗也崇德報功皆就已在位者說與上賢能不同德是已在官而有德者功是已任事而有功者崇者品秩加尊禮貌隆重也報者酬之土田紀之太常也崇德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使人知所以勸忠二者皆所以寓倡率之權而勸天下之善也垂拱句總承上說垂拱二字正見武王文德雍容之氣象與堯舜揖遜氣象相似天下治要括上意講蓋分封定而萬邦惟懷賢能用而庶績咸熙教修事舉而民德歸厚易俗勸善而人心向化大定悅服長久安寧故端拱無為天下自治也陳氏雅言曰聖人詳于有為然后可以享無為肯哉言乎

洪範

洪範者謂其為治天下之大法也洛出書禹就龜文次第之初一日五行節是也一五行以下則箕子所推衍

而增益也

惟十有三祀　節

商曰祀周曰年不曰年而曰祀者史臣因箕子之詞不甚重重訪字就而問之不嫌屈已重道也是年克商是年訪道急于聞也道是天道訪字內只可說不自尊不必說不自聖不臣周守節也陳洪範傳道也

王乃言曰　節

斯民之生大之綱常倫理小之言動事物莫不有居止之理維天于冥冥中安定之思若啓行若冀使植立于居止之中其陰騭下民如此然是居止之理具于人心則為秉

彝由于人身則爲人倫相協在天固已啓其敘之之端矣
然天雖相協而無爲不能必彝倫之常敘則有待于爲君
者矣我欲敘之如大之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兄弟夫婦朋
友之序別信各得其正小之耳之聰目之明言動之有法
有則各當于理是必有所以敘之之道存焉而我不知也
子究天人之蘊者幸爲我陳之○相協正是陰騭厥居兼
倫物說如父止慈子止孝耳止于聰目止于明之類相協
二字串說爲是我不知句就君道說或以天道說則君爲
無權矣彝倫即厥居攸所也問所以敘之之方也申入體
用講亦可

舊謂彝倫乃生民所禀之理九疇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
以九疇去敘彝倫然惟皇之極何物乎恭從明聰睿何物
乎此可不謂之彝倫乎愚謂彝倫之理足備于九疇中而
敘彝倫之法亦具于九疇中皇極五事出于性生而五行
以利之八政以養之三德以治之福極以勸懲之稽天驗
人以替助之理與法大集均不出九疇中矣從中別之則
可二之則不是

箕子乃言曰　節

彝倫之敘其惟九疇乎九疇何所自來原出于天也昔者
鯀治水無能隄塞水道水之行汩矣水汩而所陳之五行
俱汩故上天震怒不與洪範九疇龜不出于洛是即道不
洩于天此彝倫之所以敗也鯀則殛死矣禹繼以與順水
之性地平天成隄塞者順而汩陳者修矣是以天心眷顧
洛出書焉有龜負文數列于背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
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則居中禹觀其數會其理因次第之
禹第其疇而實天啓其衷也由是第四疇于前而皇極之
體立第四疇于後而皇極之用行彝倫之所以敘者在是
矣彝倫之敘在洪範九疇中來人君欲敘彝倫以繼天心
之相協者惟用此以治天下而已

初一曰五行　節

洛書之數陰陽奇偶而已一三七九位于四正二四六八
位于四隅而五居中央未有文字也禹也心融神會因數
明理乃次第效法各配以治天下之疇一居下其卦爲坎
其方爲子水之生數乃氣之始二居右肩其卦爲坤其方
爲未申火之生數乃氣之著三居左其卦爲震其方爲卯
木之生數乃氣之盛四居左肩其卦爲巽其方爲辰巳金
之生數氣至此而又矣五居中土之冲氣管攝四方綜十
五之變六居右足其卦爲乾其方爲戌亥水之成數乃形
之始七居右其卦爲兌其方爲酉火之成數乃形之著八
居左足其卦爲艮其方爲丑寅木之成數乃形之實九居

上其卦爲離其力爲午金之成數形至此而乆矣杜靜庵
曰此節不必以卦位相配亦不必以五行生成數相傅禹
不過則洛書以明疇而已說極是且入此文中多雜櫌但
學者亦須知之又朱子曰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
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禹法則之事愚謂一自然該居初
二三以下自然該居次何必禹之次第初一次二乃箕子
聲口而五行五事等疇則禹所神會而配者也只因班固
漢書謂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故諸說紛紛耳
洪範之九類何如一居下爲數之始而五行生于天一爲
萬物之先故以五行配一眞氏曰五行天所生以養人者

也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窮陽變陰合萬
物化醇天之道莫大焉人君之治天下無適而不由此也
故居九疇之首二居肩之左一之下此其次矣而五事從
五行來故以五事配二眞氏曰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于
人得天之行以爲氣鍾五行之氣以爲精未發皆有本然
之德已發則有自然之用形色天性之合踐形盡性之功
人之事莫切焉人君敬以誠身未有不用乎此者也故居
五行之次又次之而三龜文之列于左者也則第之曰農
用八政（鄭玄云農醲也言厚也若訓養止爲一食）言人君欲厚民之生何所用
哉用八政而已飽食安居敎訓安攘曲盡乎王政而爲之

設施者要皆人之因乎天也身修則可以立政故以八政
配三又次之而四龜文之列于左肩者也則第之曰協用
五紀言人君欲合天之道何所用哉用五紀而已察器觀
象治曆明時仰觀乎天文而爲之綱紀者要皆天之示乎
人也立政不可以違天故以五紀配四五居八數之中綜
十五之變有居中制外之象焉故配之以建用皇極皇者
居至尊之位爲臣民之主有極在焉立其極于上令四方
之而內環向者皆于是取則焉皇之統攝萬類猶五之樞
紐八方也皇極建矣而臨機無制應變失宜何以納天下
于極哉次六居于足之左而配之以三德人君治民而撫

世酬物惟正直剛柔互用所以應天下之變者也三德乂
矣而猶豫不明嫌疑不決何以辨天下之惑哉次七居于
龜之右故配之以稽疑君心有疑而彰往察來惟人謀鬼
謀兼考乃所以定天下之吉凶者也次之而八左足履之
而配之以驗用庶徵者何也徒以天命之吉凶稽察而不
以人事之得失反觀如修省之道何故欲驗五事之修用
庶徵之休欲驗五事之不修用庶徵之咎所以推天而徵
人也次之而九龜首戴之而配之以福極者何也歸極而
無必得之福背極而無必加之威如勸懲之道何故人君
自一身建極外以嚮望天下用五福以戒懼天下用六極

所以令人召福而避極也善惡之應盡于此矣故以是終焉洛書之數一居下五居中九居上大禹之疇以五行爲根荄以皇極爲宗主以福極爲結局自一至九推之而愈廣以五御八統之而有宗天下之萬事萬化皆舉之矣然前四疇所以根本此皇極體之所以立也皇極之體立而彝倫之體亦立矣後四疇所以維持此皇極用之所以行也皇極之用行而彝倫之用亦行矣此所以爲敘彝倫之大法歟用字皆主君說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因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五氣流行于天地間未嘗停息故曰五行刑亦言厚民者去惡

以安善以殺道生之也八政與三德通八政乂之經而三德因時之權五紀與庶徵通五紀歷法占驗期于合天庶徵災祥省驗主于徵人五事一條皇極之本庶徵之符所係最重而五事之德又在一敬而已孔疏曰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或只就君說謂皇極建則舉世蒙其福皇不極則舉世蒙其禍當自嚮自威然詳皇極一章兼臣民爲是嚮威就言語上說傳中五行不言用皇極不言數意俱可省〇蘇氏曰六極之極窮也苦也

一五行　節

此下九疇之目也一五行之疇何如天地之間一陰陽而已陰陽合變乃生五行而其序有不可紊者水者天一之所生也萬物未生其濕先流固宜居于首矣又水在坎位一陽初動陷于純陰之候自無而之有不論其浩蕩之用論其體易濡亦易涸也故曰最微而居一火者地二之所生也其流方濕其焰隨騰固宜居于次矣又火在離方一陰潛萌麗于陽極之時有氣而無形不論其灼爍之勢論其體且明亦且滅也故曰漸著而居二木生于天三生之序次于火三則陽之壯矣陽進則陰退視火之有所傳而後燃者其形則實不尤著乎所以列于三也金生于地四

生之序次于木四則陰之壯矣陰盛則陽微視木之僅得二氣之浮華者其體則固不愈著乎所以列于四也土則天五生之會陰陽之沖和含水火木金之形氣盈天地間無之非是不列之五而何哉是皆造化自然之序非人所安排亦非人所能倒置者然有五行則有五行之性水之性則潤而又下焉潤者陰之所以澤萬物而陰主降故又下也火之性則炎而又上焉炎者陽之所以熯萬物陽主升故又上也木屬于陽陽鬱而發散故盤錯而曲又崇聳而直陽爲主而陰乘之也金屬于陰陰斂而柔順故假之而從又更之而華陰爲主而陽參之也土會陰陽氣質之

全其性惟曰生物于是乎稼之而已于是乎穡之而已訓
穜則秀實而物始嘗歛時則成熟而物成此土之盛德也
然有五行之性則有五行之味潤下必浸漬乃作之而爲
鹹鹹者陰精之所凝也炎上必焦灼乃作之而爲苦苦者
陽氣之所化也曲直之味作酸木發散而酸反收歛者何
也陽中之陰也（或云陽極陰生非是）從革之味作辛金收歛而辛乃
發散者何也陰中之陽也（或云陰極陽生非是）稼穡作甘者土得五
行之中氣故甘得五味之中和也此皆調劑于陰陽而材
質自具醞釀于造化而利用無方豈待人力而成者哉人
君本此斯可以建極而敘倫矣二五行之一亦即初一之

一何有二哉紛紛之說何爲所以起後學之疑者最在朱
儒若一曰水之一自是不同矣一曰水五句言其序不重
目潤下五句言其性兼德字亦可不必言蘊（說在後）作鹹五
句言其味總來皆是禹之書不必作箕子推衍增益王氏
亦云然五行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
窮故謂之行其次第以生序微著講前甚明但或疑水之
行盈天地間放四海而以爲最微火之行其燄最著奈何
以爲漸著金雖堅豈能加于木之多以此分微著似亦未
妥前講稍稍斡旋宜細玩之程氏燥濕之說以金爲燥之
凝亦未妥只以陰陽講爲得潤下二字行其性也宜一串

說註中着而又二字甚當[illegible]做此潤滋也下降也炎熱也
上升也從者從我所假也革者又可改爲他物也曲直就
天生說可就人爲說亦可水雖生于陽却是純陰之物子
中之陽能有幾何火雖生于陰又是純陽之物午中之陰
非其時也木金陰陽相雜木體柔而性剛故可曲可直金
體鋼而性柔故可從可革皆其性之自然也作亦是自然
成味作鹹不必說到海則浸漬之極益海中亦有淡洋如
河東之鹽池滇南之鹽井何必在海鹽乃土之味借水以
凝故以爲潤下所作耳苦酸辛甘易明夏氏謂作字有工
夫謂水初未鹹久而後鹹火初未苦久而後苦不論其說

之未妥纔有工夫亦造化之力豈人也哉煮海者人而水
中無鹽煮之詎可得乎愚嘗借而論之分言則五行合言
則土之一行也泉氣出于山下雷火發于石中木得土而
暢茂金得土而含藏是四行皆生于土也以土沃之則水
滅以土奪之則火鬱以土蒸之則木糜以土埋之則金銹
是四行又皆尅于土也彼相生相尅者五行迭乘之機此
總消息者大地吞吐之妙也吾于是知土之功用弘也
○稼穡何以不可爲土之性自古稱生之謂性土之生物
如此而以爲非性誤矣但以爲土之德亦好至如以一蘊
字該德性二字予所未解蘊者蘊蓄之謂也潤下炎上曲

直從華可謂蘊乎生之成之可謂蘊乎昔人未有此論証亦無此解佫儒添之耳依愚見只說五行之性便了

二五事　節

造化生人之初不過陰陽精氣而已精之凝爲貌貌生于陰者也人始生而形已具即天一之生水也其澤似之故居一氣之出爲言言生于陽者也人既生而聲音發即地二之生火也其揚似之故居二視者精之顯也形無不見其用廣矣即木之散也既言而後能視故三曰視聽者氣之藏也聲無不聞其受弘矣即金之收也既視而後能聽故四曰聽形既生矣神始發矣會精氣于一心而思生焉

思貫于貌言視聽之間而無所不通猶土寄于金木水火之内而無所不統也既聽而後能思不居五乎此五事之目而物之所在則必具焉豈無其德乎貌爲精之所凝有莊重之理焉齊莊中正而暴慢不設于身也言爲氣之所舒有和平之理焉從容順理而鄙倍不出于口也惟精顯于視則不能不著而爲明貞觀所燭無不見矣惟氣之收爲聽則不能不翕而爲聰靜虛所涵無不聞矣思者精氣之主宰也謂之主宰則有以會恭從明聰之全體而極深研幾通微之妙具乎中矣思之德不日睿哉五事之各一其德猶五行之各一其性也而渾然在中者不能不隨事而顯于是乎各有其用矣惟恭也則見之爲德容而可畏可象儼然其嚴整焉肅固恭之所作也惟從也則宣之爲德音而有倫有要秩然其不紊焉乂固從之所作也有明之德則旁燭無疆而智周萬物可以作哲矣有聽之德則聲入心通而權度精切可以作謀矣思惟睿也則藏往知來自無微而不燭存神應妙將無感而不通其于肅乂哲謀之用一以貫之而不可以作聖乎其德渾全則養之于未發之中者不可不敬也其用各足則順之于已發之際者不可不敬也能敬則身誠而彝倫敘矣〇五事之序以五行生序發見先後說德與用猶形影之相隨非可岐而

二之特有未發已發之別耳恭從明聰睿乃每事之中各有自然之理講不可着力一着力便涉作爲上去矣恭者敬也從者順也言順理也視遠曰明言以道接曰聰通微曰睿肅威儀也乂條理也明如鑑之光哲如鑑之照惟有一段光明故照物而妍媸莫遁聰者虛也人惟壅塞故事至而不能揆度惟虛則靈故能別是非辨可否而爲謀必當通微直說無不通橫說聖者盡義理之極而神化性命一心可窮也與大而化之聖字同意無不通言其廣大而化之言其神五作字只是能字意無工夫亦非由此至彼之意未要補敬用意

三八政　節

人君厚民之生在于八政而八政則以急緩爲先後民無食則死食以養生民所急也民無貨則匱貨以利用民所資也然生者生矣而死者詎可忘耶故有四時之祀典以隆報本之禮故一食二貨而三則曰祀也民非土則居無由安而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民非教則性無由成而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然可教者教矣而不率教者容可已耶又有司寇掌禁以爲詰奸之具焉故四司徒五司空而六則曰司寇也奸旣禁矣人情不通則澤壅故禮諸侯遠人以通往來交際之情七有賓之政焉賓乃順人情

而安其常也禮旣行矣外侮不禦則患生故誅殘去暴以平天下國家之亂八有師之政焉師乃不得已而權其變也隨事以厚民莫非因天以立政農用之道備矣此乃敘彝倫之要務乎○八政以急緩爲先後不可以治內治外分看起繳要見厚生意因天之說經文原無而時說多拘拘作一二句題則可作一節文斷不可入以纏繞食者制田里教樹畜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教民懋遷採取以利用祀者禴祀蒸嘗也四時之祭就民說只指祖考不必兼天地教民以報本也三卿以官名只指所掌之政說宮室盧舍司空掌之奠民居也惇典和則司徒掌之正民德也

詰姦刑暴司寇掌之治民之不率也賓之政教民往來交際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類只就民說却好若國家親邦國之政如朝覲會同似于厚民不切師之政以平邦國選將練兵自是防民之害故曰厚民祀何以厚民報本反始民德歸厚也刑何以厚民去其敗群民所以善良也至于賓屬國家說曰遠邇情孚則德澤不壅民沾其惠亦是八者俱要挑政字出農厚也非田農之農

四五紀　節

此題要見協天意紀乃紀綱之紀猶統攝之意非紀載之謂也晦朔躔度等皆天所有者序定正經之緯之分爲十

二次皆屬于人所謂以人而合天也從今年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紀爲一歲凡春夏秋冬分至啓閉皆舉之矣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紀爲一月則弦望皆舉之矣從今日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紀爲一日則出卯入酉日永日短皆舉之矣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星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星辰謂天之壤毎月日月所會之處有光無星者曆數者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作爲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曆數非卽是曆日乃所以造曆之方也蓋日月五星所躔之度數各有盈縮遲疾之不同而推算以步天之運是

爲曆數之紀五紀之夫歲統月月統日日月經行于星辰
曆數總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故其次第如此占步二
字占者占其變如日食星變則占其吉凶步者步其常步
推也天象俱有常度不變則爲常但推算之耳俞氏謂占
者占候步者推算不當分常變乃臆說耳○臨川吳氏曰
歲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日行一周天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
月自此月朔至來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會
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日自今日日出
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周以晨昏出沒定晝夜

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經星辰謂天壤因日
月所會之處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
體是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自一二三
四至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
天之用是爲曆數之紀陳雅言曰經星是止者緯星是動
者辰每月日月所會處有光無星謂之辰歷數如欽天監
作曆日之物是也莫中江曰曆數者曆之數非作曆之數
也孔疏日日月會處爲辰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
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
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
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以十二會爲十二辰十二辰所以
紀日月之會處也

五皇極　節

人君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而環視焉此天下之至中也
既居天下之至中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其標準
是必樹表儀之觀盡率先之道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
言動無不各極其義理之當然可以爲斯世之取法則皇
之極于是乎建矣夫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建于上
則惠迪而應之以吉作善而降之以祥所謂富壽康寧好
德考終之福不期而自集若或有以斂之矣然福不但自

厚其身也極者天下同然之理以極獲福者亦天下必然
之效也用布其福以與庶民隨其材質以造就之作爲訓
詞以勸誘之使得于觀感者優游于皇極之內獲被餘慶
之沾此豈分已之福以與之民由君化福以化臻若君所
錫耳故當時之民亦皆思福之所由集者以此極也極一
失則福亦去極之所由錫者以吾君也不共保則負吾君
由是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綱常倫理求盡其道
事物言動求合其宜惟恐少違此極以負吾皇甄陶之盛
心也君有以與乎民民亦有以與乎君感應之理自然而
然爲君者如何不建極哉○皇建有極何最重工夫全在

此句建字有力極兼主極標準二意串看下文雖止言庶民而此句可入臣民請斂福句輕斂字就自然說豈眞有所求哉極建而福自隨之雖無斂之之心而有斂之之實也錫豈眞有所與哉歸極之同則獲福之同雖無錫之之跡而有錫之之理也保字是要諸父之意錫保者感斂錫之恩所以答君貺也中亦有保福意民歸極則君得以常享此福矣○又建極中當知敬五事以修身意不曰錫極曰錫福者福之隨極如影之隨形見福極非二也不曰極曰有極者見極爲吾心之固有亦天下所同有也不曰保極曰汝極者見民非別有一極卽君之極也斂錫中藏造

就斂言二意錫保中已包惟皇邪昌會歸近光意建極乃一章之綱領下文念之受之是義是訓等皆推說斂錫之事會極歸極是訓是行等皆推說保極之事

皇極一章有身教有政教有言教建極二節化于身教也有猷三節成于政教也無偏三節得于言教也三者備而極之道全矣

又皇極一章以五事爲主五行是五事之所自來八政是五事之所由運三德是五事之權庶徵是五事之驗福極是五事之勸懲至五紀以人合天稽疑推天聽天皆所以成就此者五事卽皇之極也九疇總一貫也

凡厥庶民無有　節

淫朋或以遊惰成群或以狎昵相合立心制行不從正而從邪是也比德或背公以植黨或趨勢以附利立心制行不以公而以私是也覿于野而無淫朋則爲皇極之民覿于朝而無比德則爲皇極之臣何以得此惟皇作之極耳皇之一身臣民之觀效關焉惟皇道兼倫物之全德合身心之盛惟先天下而標準以立故合天下而趨向以同淫朋比德不禁自化矣

凡厥庶民有猷　節

此下三節言造就之事此造就乎民也凡厥庶民有長于

謀慮者有優于設施者有謹于操守者此中人以上之才可進于極者也汝則念之不忘而致夫誘掖奬勸之意隨其才而加意以成就之可也又有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行已在清濁之間者此中人之才亦可進于極者也皇則受之不拒而納諸樂育容與之中隨其才而寛容以成就之可也苟此庶民感念受之之恩有進修之藴見于外而溫乎其容無刺厲也馴乎其氣無鄙慢也依稀乎有道之象矣發于中而曰予玩之而最有味者此德嗜之而不能厭者亦此德庶幾乎秉彝之好矣至是則猷爲操守各成一局咎終不罹而去極不遠矣但當念之受之而已哉予之

以祿舒其偣仰之懷祭之以爵決其向往之志汝于是錫之福而時人斯其維皇之極矣○人之氣稟不可一律齊又須隨人造就之始得有猷智足以謀事如子貢有爲才足以辨事如子路有守志有所不爲如原憲此三種人作一等看不協不罹作一等看念字對忘字常常懷念有加意樂與之意受字對拒字納之包荒中不絕之門墻外也而康二句不可又作一等人是前二等人承念受而進修至此者康色不可說太高如睟面盎背等語此特進善之徵與極猶二也福者爵祿之謂斂錫者福之全體以理言也錫之福者福之一端以事言也時人句總承一節而于

錫福邊較重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此言造就臣民不可有所偏乃承上起下之詞平民之勸勉也易煢獨之民勢力孤单其勸勉也難因其微而忽之便是虐了故可進于極亦須念之受之福以錫之方爲周到煢獨無虐則非煢獨可知也卑臣之懲戒也易高明之臣勢位尊顯其懲戒也難因其尊而不戒便是長之故或戾于極亦必奪其稟祿去其公賦方知嚴憚高明不畏則非高明可知也

人之有能有爲　節

天下未嘗無材而鮮全材在人君所成就何如耳有位之人有多材多藝而有能者有設施措置而有爲者此皆有用之材也但此等人得于天資而未成于學力則有才無德亦非吉士矣故當使進其行課覈程督鼓舞體諒多方以培植之使其才華必根于道德設施必歸于涵養庶幾能進于皇之極而官使之間英賢濟濟百務修舉登于至治邦國其昌盛矣顧國家使臣羞行術非一端而富尤其要者凡厥在官之正人必給之稟祿豐其衣食不至有內顧之憂以和好于爾家然後責之以善方能羞行而不陷于罪戾也不然饑寒困之俯仰累之一家且交謫而望其

遠戾以修行胡可得焉然能爲之士有好德之心故當祿以與之也苟于其無好德者一槩濫與之福則爲汝用咎惡之人矣用咎豈勸善哉王者不愛高爵厚祿以優衆正亦不敢濫授名器以開倖門則善以富生行以福進而臣無比德矣能爲乃見于政治者與庶民不同才不有德爲害滋大故欲其修行非益進于能益進于爲之說旣富方穀非一富便能善謂富之而後可責其善也其中還有作爲看旣字方字義自見正人不止有能有爲之人觀凡字泛指在位者爲是弗能使好于家北山大夫所謂室人交徧讁我也斯其辜則不能羞行可知此二句反言以見必

富而後可教也于其無好德三句又戒其蔽于見所予能當在賢之意與上不平

無偏無陂　節

此以皇極之理敷衍爲言使臣民咏歌之以得其性情所以助身教之不及也皇極之理涵于心一而已矣而所由行則殊以其爲裁制之宜曰義以其爲事物之當然曰道以其爲天下之共由曰路是至中至平而好惡得正者也人惟偏陂好惡之私生于心則于皇極之所行不相入矣凡爾臣民之心其無偏而不中無陂而不平乎務遵皇之義而至中至平乎無有作好狥一已之私喜乎務好所當

好而遵王道以爲好乎無有作惡狥一已之私怒乎務惡所當惡而遵王路以爲惡乎此趨向當定于初者也皇極之理見于事一而已矣而體段自別言其包含無外則見爲蕩蕩言其坦易無私則見爲平平言其中立無邪則見爲正直本至中至公而經德不回者也人惟偏黨反側之私見于事則于皇極之體不相似矣凡爾臣民之事其無偏之不中黨之不公乎王之道本自蕩蕩然其廣無方其遠無際也其無黨之不公偏之不中乎王之道本自平平然履之甚坦視之甚夷也其無反而背常無側而不正乎王之道本自正直一毫不偏一毫無曲也此取舍當決于

已者也顧極之理皆人所自有也而偏陂好惡之私心多與極之由行相背而馳其亦不知所適從矣爾臣民其會其有極乎會云者志有定向望極而趨不至于極不止也偏黨反側之疵行與正大之體離而爲二其亦不知所渾合矣爾臣民其歸其有極乎歸云者行有止宿與極相安我與極渾然一也或勸或戒反覆致情言之不足又長言之臣民闘此有不恍然而悟悠然而得也乎○無者戒詞也遵者勸詞也蕩平正直贊詞也會者遵義道路也歸者與蕩平正直合一也此韻語乃詩之體教民咏歌之以求合于皇極者也通節不截只用全文還他方得音韻相協

意義重復之旨戒其心之私而勉以遵皇極所由行者行固本于心也行乃推行之行非皇極之用戒其事之私而勉以合皇極之體者發于事其體方可見也體非體用之體乃體段之體二段未露極字末句方總上意而直以極字指示之正是反覆敷演成文不必作申言結言夫有偏陂好惡之心必有偏黨反側之事而上屬會下屬歸淺深言之何也蓋私心雖去而造行還未純第能由此而行與之渾化尚未也至于遵行既熟事事合理與皇極正大之體纖毫無二斯之謂極卽我我卽極猶行者之至矣二句詞平而意串亦作勉詞不可作無力看通節俱入倫物講

遵字是心上用功非云好得其正爲王道惡得其正爲王
路乃欲其遵王道以爲好遵王路以爲惡意王心無好惡
何作之有講無偏六句宜云無得偏無得黨王道蕩蕩然
何曾偏黨而可以不合乎如是說爲是非謂遵王道之蕩
蕩也

曰皇極之敷言　節

此贊敷言之妙至于與天爲一見其可以感動人心也敷
言者以極之理敷衍爲言如旣言王義王道王路戒偏陂
好惡之私而又云會其有極旣言蕩蕩平平正直戒偏黨
反側之失而又云歸其有極是也是彝是訓不可照註平

對重在理上訓字乃承上起下之詞彝者常也如五等人
倫與視聽言動之則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夫婦居室之近
莫非日用尋常神化性命之精起于灑掃應對不涉高遠
亦非難能是天下之常理也以常理而爲訓非君之訓乃
帝之訓也何也理之大原出于天也天無聲而默寓陰騭
之權皇有言而代宣帝道之教謂諄諄訓諭卽上天之命
可也註中大訓大字如欲點出亦只入在帝字内指近而
遠言約而該所以範圍臣民者在是所以移易世風者在
是亦如天道之包含無外然

凡厥庶民極之　節

此言敷言感人之深訓行二字猶云口誦而身體之何以
諷誦不忘且身行不越兼其理之易從又喜其言之易入
也訓字或欲照畢命作順字不作諷誦說亦可訓行旣久
則人欲日消天理日著而和順積于中自然英華發于外
故有潤身之妙如睟面盎背所謂道德之光華也近云者
言不遠也君民一理故可近久之亦可一矣曰以下正頌
之之詞天子二字提起恩育君長皆就敷言說不可以建
極造就作民父母二句舊平對

王氏抄天子二句欲作一句看說云今天子已爲天下王
矣然非以位之尊爲天下王以恩之親爲天下王也蓋父

母與子塈其克肖督責化誨不遺餘力今敷言諄諄何嘗
父母是以父母之心行王天下之道也猶云恩育之愛寄
之君長之中如此說貼以爲二字甚妙

六三德一曰正直　節

世道有升降之機聖人達趨時之用有正直之德焉端然
無偏邪卓乎無回曲建極示人而妙政教于不施斯無爲
之治聖人之本心故居一二則曰剛克蓋君德以剛爲主
而政尚嚴明教尚振作也三則曰柔克蓋柔道聖人所不
廢而政以仁厚教以寬和也三德之目如此而何以用之
平康之世民無淫朋人無比德習俗皆善氣禀皆中天下

咸歸于維皇之極矣聖人豈能過求乎民哉天下本正吾
亦以正待之天下本直吾亦以直待之而已此因其時之
常而制以德之經也若夫習俗之偏有强梗不順能進極
而不欲者則威以奪之使有所畏而歸極有和柔委順欲
進極而不能者則福以予之使有所慕而歸極此政之剛
柔因俗而異施也氣稟之過有沉深潛退不及乎極者則
扬以作其氣使企而及焉有高亢明爽過乎極者則抑以
折其驕使俯而就焉此敎之剛柔因人而相濟也剛柔互
用此又因其時之變而制以德之權也正直之用一剛柔
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所以維持皇極者其明

固如此〇通節重納民于極意正直者威福予奪抑揚進
退俱不用也剛克兼威奪之政揚進之教言柔克兼福予
之政抑退之教言此只泛言治天下之德未可就用因時
應變意下五句方可見之平康者太平無事世道安康也
就臣民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平康正直此惟羲
皇之世可以當之大舜格苗之後成周刑措之時或未及
也克治之也剛柔皆有所事故曰克以剛克剛如周公之
逵迭以柔克柔如君陳之和中以剛克柔如孔子之進求
以柔克剛如孔子之退由習俗以風之所漸言氣稟以人
之所受言威奪是加之刑禍予是賞之物雍淑亦是揚進

勉其所不及抑退裁其所有餘

惟辟作福　節

欲盡三德之用當操三德之權權之不攬又何以操縱自
如而行剛柔之用哉是故福者君之所以命有德而惟辟
得以作之如大而爵祿之頒小而金帛之賜皆是也威者
君之所以討有罪而惟辟得以作之如小而刑罰之施大
而干戈之用皆是也玉食者四海九州之奉也而惟辟得
以享之如惟正之所供山珍海錯之所貢皆是也若夫臣
下則福惟上所錫而作福無有焉威惟上所加而作威無
有焉祿養隨分所得而玉食無有焉葢稟君之令而受其

成則有之而豈敢竊君之柄承君之寵而分之旣則有之
而何敢擬君之攀此臣之不僭上固以君權之不下移也
而家國無危小民安分胥賴之矣倘君失其權上陵下僭
臣有作福作威玉食焉其患可勝言哉大夫有家必害于
而家諸侯有國必凶于而國大夫諸侯之有位者用側頗
僻而不安其分則小民亦用僭忒而踰越其常矣太阿倒
持而禍及其身惡染于民僭上之患如此臣豈可僭上乎
而君權豈可下移乎君權不移威福在巳則欲用剛則剛
欲用柔則柔可以臨機制變而納民于極矣〇此即比上
推高一層說威福說得寬不可分貼剛柔上下意自不同

且分貼則玉食句又無所着落三惟字重看見自辟之外
不得以假意臣無有句雖戒臣上僭實重君不可下移意
蓋君能攬權誰敢奸之臣之有上須補君不能操權而移
之下致臣得以僭上意人字不必指小臣即諸侯大夫而
字活看不必着天子說害家凶國民僭忒僭上之患實君
患也頗僻僭忒俱就作好惡尚奢侈上說

七稽疑　節

此節言稽疑之重于得人也擇者擇其賢也非但擇其能
知卜筮者也擇者重其人建立者專其職立之爲卜筮之
官也此在平時至大事有疑乃命卜筮此在臨時龜歲久

則靈蓍一本百莖乃爲神草故可以定天下之吉凶龜筮
至公無私能紹天之明故卜筮之人亦必秉至公無私之
心又精五行陰陽之理斯可以傳龜筮之意也卜法以明
火爇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掛扐揲凡十有八
變而成一卦

曰雨曰霽　節

此列卜兆之體也龜之卜也即其所食之墨觀其所坼之
文而以五行之兆配之有潤澤如雨者有開明如霽者水
火之兆也有蒙而暗慘不明有驛而絡繹不屬者木金之
兆也有克而文理交錯彼此相勝者土之兆也驛者若斷
若續之意克者互相侵入之意斷吉凶之法不知如何舊
以事類相合爲吉相背爲凶亦未明古今占法不同今卜
兆喜滋潤明朗大忌文理錯亂難道五行之兆惟水火則
吉而土則凶乎必不其然

曰貞曰悔　節

此列占卦之體也貞者正也悔者動也貞者事之始悔者
事之終蓍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總六爻而成卦當其奇
耦具而陰陽分動不動那而貞悔判以一卦論則下三畫
爲貞上三畫爲悔所謂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是也占法從
下而上故以下三畫爲內上三畫爲外以兩卦論則以先

得之六爻爲貞所變之六爻爲悔所謂遇卦爲貞之卦爲
悔是也不動之卦六爻安靜止有上下兩體無所之矣若
有動爻則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從遇之卦變而
之他矣一貞有八悔內與遇以其先成爲事之幹凡事所
爲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與之皆後成屬已動吉凶悔吝
生乎動禍福始定悔者轉凶爲吉之機故曰悔卦有元亨
利貞故取貞字爲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爲決也陰
陽皆稺則奇自爲奇偶自爲偶貞悔分列于一卦之中陰
陽皆壯則奇變爲偶偶變爲奇貞悔經緯于二卦之內析
而觀之一卦此貞悔也合而觀之六十四卦皆有貞悔也

而吉凶之斷係之矣○占法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之彖辭以內外互觀而貞悔參爲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以兩卦互觀而貞悔亦參爲或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爲主此雖所主在本卦而兩體之爲貞悔自在也其或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占之卦一不變爻六爻盡變則新成舊毁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彖辭此雖所占在之卦而兩卦之爲貞悔自在也

、凡七卜五　節

凡七總言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貞悔也分言也

明其爲卜筮之分也推衍人事之適差令人趨吉避凶也乃卜筮之用

立時人作卜筮　節

此言聽斷之法時人卽所建立之人三人同占一龜三人同筮一卦各以已意斷之從二人言唐孔氏曰善鈞從衆也必立三人者專以一人則見聞有限寫以二人則適莫互持故也三人皆至公之人眼力意見偶有不同立三人相參考從其言之確然者耳

汝則有大疑　節

上言稽疑之法此止所以稽疑者大疑不止祭祀征伐宜廣說如古禪授亦卜置相亦卜遷都亦卜營宅亦卜婚姻亦卜今人取功名亦卜何止戎祀二者舉以爲例耳在謀及卜筮截上爲稽疑之序以人謀爲主故先人而後神下舉稽疑之應以神謀爲決故先神而後人謀及乃心君乃主也所謂惟先蔽志也又不局于一人之見而問之在朝又不止于一堂之見而問之在野又以人有情不若龜蓍無情而問之卜筮稽之多方而且其序不紊可以決所疑矣而決之如何從者以爲可行也逆者以爲不可行也君心臣民龜筮皆從上下一心幽明無間是謂大同同大則吉亦大身康強有安身之休而卜年之永也子孫逢吉有

裕後之慶而卜世之長也康強言其福之大富貴君所自有故不言富貴言康強身康強而壽存乎其中矣逢吉言其福之遠子孫賴其蔭逢吉不逢凶言祖上舉事之休猶得會逢之也不言攸好德言子孫之昌皇極之君好德不待言也淺說以祭祀征伐作目不從大同不可以常得外是人謀有一合于神謀者亦吉君謀合于龜筮而吉如盤庚之遷是也臣謀合于龜筮而吉如周公之東征是也庶民合于龜筮而吉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之意也以上三吉作內作外皆宜也人謀三神謀二三從二逆龜筮俱不逆乃可龜筮無心既已俱從則卿士庶民或別有

私心未可知也下言四從一逆吉可知也或君謀只合于
龜謀二從而三逆只可作內不可作外作內只在國中如
祭祀冠婚之類作外或遠出境外如征伐遷徙之類言龜
從筮逆內吉外凶見筮從龜逆亦如是也筮短龜長之說
乃晉獻有爲之言易繫詞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
智筮豈短乎如龜筮共違于人謀只可安靜不可動作言
作內作外俱不可也以此衍人事之忒而斷天下之疑尚
何惑之有○蔡氏曰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義而占謂之
欺非疑而占謂之誣

八庶徵曰雨曰暘　節

庶徵不出于五氣之外兩陰陽迭進于五氣之中陰陽交
蒸則成雨水之屬也陰陽開霽則成暘火之屬也陽進陰
退則舒而成燠木之屬也陰進陽退則慘而成寒金之屬
也陰陽吹扇則鼓而爲風風貫乎四氣猶土之貫乎四行
也然也五氣其運有一定之節候孔氏曰當至則來當止
則去鄭淡泉曰物久燥此雨之時物久濕此暘之時物幼
萌而欲折民處燠而欲析此燠之時物過盛而將衰民苦
暑而思爽此寒之時物質凝而未化民情鬱而未平此風
之時所謂時也使歲月日之間五者備足無少欠缺又來
有次第不至愆期則五氣休矣而其效則庶草滋多而茂
盛蓋陰陽適均則生意足陰陽順布則化機神庶草蕃廡
而五穀及萬物可知也此五氣休之應也備者都有而不
少敘者應期而不亂要何串說正所謂時也敘與時有分
別時者節候也敘者于應節候處見其有次第也難道一
日之中又雨又暘又燠又寒難道六月亦寒臘月亦燠須
要活看此只言氣之運于天者有此休未說到人事之徵
上何以有此徵則以五事之得也下文肅乂哲謀聖是也
來備以敘大率言一歲之中非專指一日之內也若以一
日之內必要來備如何可得如一日大雨必一日無暘一
日極燠必一日無寒安得來備而以敘可推矣且如雨春

有穀雨夏有梅雨秋有祕公雨或有龍雨或輕靄霏微或
傾盆瀉壑依期按候不少缺便是來備以敘如風春條風
明庶風夏清明風景風秋涼風閶闔風冬不周風廣漠風
倘八風一缺便是不備若春行秋風冬行夏風便是無敘
若舍一年求之一日如何說得去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一氣極備謂來而不去也一氣極無謂去而不來也此備
字與上節備字不同此謂一件過多上謂件件都有極備
則不能均備不以次敘與上時字相反凶者草不茂穀不
成與蕃廡相反五氣咎而害隨之何以有此徵則以五事

之失也下文狂僭豫急蒙是也〇五氣生成萬物止可時
來時去不可常有常無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爲害滋
甚
或云五者不必皆備皆無有一卽凶此說非是五者豈有
皆無之理若皆備則是來備而何以爲凶蓋于極字上見
其恒所以爲凶耳
曰休徵　節
此方說到人事上來曰休之徵驗五事之得致之也咎之
徵驗五事之失致之也肅乂狂僭十字個個要挑剔得明
配合得妙若者各從其類而應之也貌肅而嚴整肅從恭

來有和氣恭人之意似雨之滋潤滑澤故時雨順之言乂
而條理乂從從來順理成章似暘之開明宣朗故時暘順
之哲則明徹萬類燠則長養群生皆舒散之義也故哲則
時燠順之謀從心中所慮有斂藏之意氣到秋來無不結
局翕聚故謀則時寒順之聖者通明心思無所不到風者
鼓動吹噓無所不入俱有爽快之意焉故聖則時風順之
此五事得之徵也肅之反爲狂狂則蕩而泛濫淫溢有不
可隄防之勢焉其應以恒雨乂之反爲僭僭則亢而飛揚
灼燥有不可撲滅之勢焉其應以恒暘反哲爲豫豫者怠
緩之謂明不照物則優游無斷猶物生而不能成有春華
無秋實故恒燠應之反[illegible]爲急急者迫促也心無謀慮則
行必急躁但摧折而不能生有秋殺無春華故恒寒應之
蒙者蒙昧也性不通曉行必蒙昧冥其心思無所不入猶
風之揚沙發木無所底止也故恒風應之此五事失之徵
也〇肅靜屬陰故爲雨類乂播屬陽故爲暘類哲外照凡
春和則必宣朗故哲則時燠凡謀事其心必沉潛內欽秋
金寒結亦有寄藏之意故謀則時寒思之無所不通也猶
風之無所不動也有疏通旁達之意故聖則時風〇狂縱
則淫濫故恒雨僭差則驕亢故恒暘哲者見事必敏何須
猶豫故豫必不哲也豫必解弛故恒燠謀者從容審寄何

須躁急故急必不謀也急則縮傈故恒寒蒙蔽則不通或
有所不當思而思或有所不必思而思有飛揚無定之意
故恒風然此須活看不可拘泥定謂行某事必應某氣肅
以致雨無與于暘乂自致暘無與于雨則爲漢儒之穿鑿
矣但其感各有方氣各有象其類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
故相配如此耳抑又有說焉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
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理之常也堯九年之水湯
七年之旱數之變也故恐懼修省聖人所以執挽回造化
之權也若王安石全不相關之說妄哉謬哉
曰王省惟歲　節

此省字是修省之省蓋咎徵甚多一咎之徵必反而省曰我何罪以致此我何以弭其災而返爲祥不可照舊說省字當徵字看省字貫卿尹一歲之利謂時和年豐一歲之害爲饑饉洊臻如何係于一歲七八月之間旱是也如何係于一月三日雨爲霖是也如何係于一日驟雨不終朝是也要之所省大小只就其分之各有屬言之耳如七八月間旱大雨及驟雨害在月日而歲之不登因之豈徒卿尹省之王不省哉活看毋拘可也王尊故所省大而總卿尹卑故所省小而分王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猶歲統月月統日故其相配而省如此末要補省之而得君臣益勵乎

交修省之而失君臣各引其過各補其缺意

歲月日時無易　節

此二節一言休徵所感一言咎徵所致效與害若此見君臣當省驗也時無易即上來備以敘時既易即上極備極無易謂差錯愆期也歲月日之上不必先說君臣之省只閑閑說所字作因字說或作以字俱一般百穀用成歲豐稔也又用明禮樂章而庶績熙也俊民用章賢人樂爲効用也家用平康王主太和閭閻樂業也家王家民家俱在五氣所感之效如此君臣省之庶可以自慰也谷不成而歲饑饉又不明而致事亂俊民微謂賢人隱遁家不寧亂世亂不太平五氣所感之害如此君臣省之方可以挽回也時無易先言歲次月日歲功歸于上也時既易先言日月後言歲蔽墜咎責于臣也要亦互文之意不必重

庶民惟星　節

民星象民衆星亦衆民麗乎土爲卿尹之所統猶星麗乎天爲日月之所經故相配也庶民不言修省以其休其咎係乎上之人不由已也卿尹能修五事則民得所而休卿尹不修五事則民失所而咎故不言民省而專責卿尹之修職以從民欲民以得所爲休失所爲咎與上休咎字面稍不同箕星好風者箕木宿位天之東北巽爲木爲風其

位在東而箕近之風者陽氣之所發散而東北方者陽氣之所從生故箕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金宿兌爲金爲澤其位在西而畢近之雨者陰氣之所凝潤而西南方者陰氣之所從成故畢好雨也或云箕屬木風則土之冲氣木克土則有飛騰上浮之象故好風畢屬金雨則水之精氣金生水則有蒸濕下降之象故好雨亦是好風何以知爲箕星緯書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是其證也好雨何以知其爲畢詩云月　于畢俾滂沱矣是其證也然星好風雨而不能自爲風雨必賴日月有常行以從其好耳日至牽牛月從黑道則行冬之令日至東井月從赤道則行夏之

令日月行令時經箕[illegible]所皆能從箕畢之好而日行于
晝不可見故但以月言之耳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是
從箕之好也月　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是從畢之好也日
月循其常行故能從星所好以例卿尹修其常職故能從
民所欲也民欲何如寒欲衣饑欲食是已卿尹之常職如
何五事修是已五事修則五氣順百穀成而桑麻亦茂衣
食足而民心太和民之休何如哉反是則咎矣爲卿士師
尹者奈可不修常職哉〇張衡蔡雍王肅皆云天體員如
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
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

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强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
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
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
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
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
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行處謂之
黄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
裏半在日道之表　其當交則王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
相去六度此日月行道之大畧也呂與尙謂當重行字不
行則無以遂箕畢之好此說非是日月而豈有不行者

原缺

係人心也三[illegible]之位也爲壇北面事神之所
[illegible]之具也必告三王者太王肇
[illegible]以安天下爲心者也武王能纘
三王之緒則三王必念武王之疾故于此請命而圖安也

史乃册祝曰　節

此下四節皆公之祝詞史官受公命而爲之非史撰也䕫
一二意一望三王任保護之責不可坐視其死一欲身
代武王之死求以曲全其生不曰發而曰某者諱之也元
孫丕子皆謂武王[illegible]太王王季言曰元孫自武王言曰丕
子孔疏曰死生有命豈真可代請代者不忍君父之困厄

臣子之情也

予仁若考　節

此承以旦代某句而言旦之材藝堪鬼神之役使而元孫
不能此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也曰能曰不能非有誇貶
只欲代死意

乃命于帝庭　節

此承若爾三王句而言元孫任大責重則旦之生不若元
孫之生見三王[illegible]不保護也乃命二句申用能二字緊
承定爾[illegible]二句亦申敷長育說畏子孫細玩語意還指畏武
王只爲是下[illegible]對三王在天而言乃命君師之命也受君師

原缺第一至七葉

之命于上帝之庭敷其政以佑民生敷其教以佑民性爾
能定子孫于下地基本培于當年餘休垂于百世也四方
祗畏如保受威命承敎教係是也承帝命爾後見元子所
係亦重矣可令其死乎嗚呼帝庭之命寶命也武王死則
寶命墜而先王不血食我三王豈可墜天所降之寶命哉
寶命不墜不惟四方有所敷佑子孫得以憑籍而先王之
宗祀亦永有依歸矣當時天下初定民心易搖武王死則
事未可知故言先王廟祀以感動之

今我即命于元龜　節

此亦冊祝之詞許謂疾瘳不許反是以璧珪歸將以事神

也屏璧珪言不得事神也許則王安而宗祀有托故得事
神不許則王危而寶命已墜故不得事神與上節意相首
尾皆感動三王之辭許內只入保護不必入代死武王喪
于八年之後猶有武庚之叛使喪于二年之時則禍變不
知何如此公所以慮也

乃卜三龜　節

此命元龜而占乃得三王之許矣習吉重吉也并吉書詞
與兆同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　節

周公視卜知武王之安故致尊慰之辭體卜兆之體也武
王安則罔害新命許我之命周公之禱請武王之安今罔
害則所禱遂矣茲予承視新受三王命而永終是圖是能
念我一人使之安也我歸俟其安而已一人指武王

公歸乃納冊　節

卜筮既畢必納其冊書于匱中與將卜乃復啓焉此國家
敬事非藉此書為後來自解計也翼日乃瘳見感召之速
○程子曰近世祝冊既用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
有焚埋之禮乎

武王既喪　節

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武王疾瘳

又四年而崩成王尚幼周公乃攝位行事是時管叔方監
殷武庚謀為不軌乃與群弟蔡叔霍叔等造為無根之言
流布于國中謂周公將謀篡位所以危懼成王而使不專
其任動搖周公而使不安于位不及武庚所以甚三叔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　節

項氏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居東則東征也信然則周公
誅謗以滅口豈所以自明哉周室初基流言乘間成王疑
于上國人疑于下周公不避倘禍亂忽發家國傾危將無
以見先王于地下矣故密與二公謀使居中鎮撫而身出
避之居東二年外變不起內論亦明向者流言遂得于咨

始知爲管叔也罪人既得公于是作鴟鴞之詩極道國宗之艱難心並之勢卑以冀王之察巳王未敢誚未能洞然信公爲忠亦未敢決然以公爲非殆介在疑信之間也

鴟鴞一章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謂誘管蔡）毋毀我室（謂搖周家）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脩同今此下民或敢侮予（非管蔡內叛武庚外訌豈易侮哉）三章言先王之勤勞四章言王室之孤危曰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唯音嘵嘵（憂在王室其鳴不得不急也）

避非避禍上以釋君之嫌隙下以絕人心之危疑大義所在也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後成王得金

縢之書迎公歸三監挾武庚叛公乃東征之今以居東爲東征固非以鴟鴞爲管蔡誅後之詩亦非使管蔡誅王心尚未悟豈一詩所能感動哉今以大誥考之東征出于王命在迎歸之後明甚

秋大熟　節

未敢誚公亦未能還公故天起風雷之變以彰之此見公之忠誠上徹于天按洪範蒙恒風若成王蒙暗故召此恒風加之雷電示怒也皮弁白布衣素積裳質服也卜天變故質服未卜先啓金縢內有先王故事開之省察變異所繇

二公及王　節

信者信有請代之事公命謂祝冊之文皆公所命勿敢言當不豫之時恐言之而人心動搖及流言之日恐言之而人心疑忌

王執書以泣　節

勤勞指自功請命太宰一請命何足爲勤勞哉武王死成王幼公恐國無長君天下不附力圖王室之安身任天下之重不辭艱危不避忌諱鞠躬盡瘁此之爲勤勞而以忌者之流言惑幼主之聽睹故曰沖人不及知公倘不利孺子何不利武王之速死耶此疑之所以氷釋也動威指風

雷德卽勤勞之德禮乃崇德報功之禮亦字內有追咎往愆意我國家三字帶上讀

王出郊　節

出郊者公至則郊勞而親迎之也孔謂郊天謝過非是禾盡起自起也其爲木所偃而不能自起命邦人起之築之築禾也非築木也公心未白則雷電以風示天以咎徵應公心既白則乃雨反風而天以休徵應感孰謂天人之際不相爲感哉

大誥

武王克殷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後成王語迎公歸

三叔權逆挾武庚叛成王命
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

王若曰猷大誥　節

武王將伐武庚而邦君御書不從故周公傳王命大誥天下猷道也言順大道而爲言也多邦是外臣御事是內臣弔恤也割害也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所謂降割也歷以統緒言尊爲天子也服以疆域言富有四海也無疆言其大兼言其久造哲迪康諳指討叛說討叛以安民論理所當然論事勢所不得不然今冲人嗣歷服其任大其責重苟不能明義理識時勢禍藏于隱伏而不知亂生于比周而不去則是養禍以殃民

而非所以導之安康之域者是人事之顯然者明哲且不及况曰其能于天命之難諶者格而知之以延此歷服于無窮乎言欲永天命先明人事武康之伐不容已也

巳予惟小子　節

予惟小子承歷服之大臨弗康之民惴惴焉恐不能盡人事以保天命若涉淵水然懼不克濟也予惟往求所以濟之之道耳其道何知蕞國家典章法度所以迪民康者僭亂之臣竊據土宇王法當討予將前人所貢飾者敷布脩明乎其僭亂復其土宇使武王膺天明命肇造基業以遺後人者增恢而開大之若此者正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討割裂我基業威何法紀正天之威所當用者于是敢閉于天所降之威用而不行討乎不閉威用廣基業而大功責能不忘矣敷賁二句串不忘句緊項三句泛論討叛意不敢句方指伐武庚不閉威用正是敷賁不忘大功句是一篇大關目

寧王遺我　節

此將言伐殷卜吉之事而先言卜吉之驗以見其不可違也傳人之意必資介紹龜以傳天之意如介紹然故曰紹天明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也惟寧王遺龜之意如此武王初崩時即以遺龜卜時事而龜之命即有此兆也西土

指鎬京東方叛亂爲京師之大難故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之人有從征之役亦難擾奔命故曰不靜不靜即大艱非二也越茲蠢則所謂有大艱不靜者果驗矣大艱不靖既驗于今則今日卜伐武庚之吉豈不驗于後乎

殷小腆　節

此正越茲蠢也武庚以殷餘小厚之國大敢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欲使殄滅無遺育然亦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固之不安故敢曰我將復殷祚而反鄙我周邦也鄙丁加邑字謂之非是武王殺祿父之父祿父將爲父報讐使其事成豈肯復封周後錫之邑乎鄙是鄙薄輕

[illegible]也武庚一名祿父

今蠢今翼日　節

今蠢蠢承上[illegible]人[illegible]天不平重卜吉上十夫是民之賢者非十亂也武庚方蠢乎今日十夫即來于明日言其速也敉撫也寧安也武圖功武王所圖之功即上不忘大功之功兟伐武庚說蔡傳訓武爲繼[illegible]記非之謂寧武即寧王寧考之稱艮是林氏直作撫安武王所圖之功邦爽妥大事休洪伐武庚必勝也何以知之以卜三龜并吉也大艱不[illegible]兆已驗于前明伐商必克卜豈爽于後哉

肆予告我有邦君　節

舉往日以卜吉告臣見已不敢違卜也邦君一項尹氏一項庶士一項御事是總尹氏庶士而言大意云今日東征之舉非嘗試而漫爲之也予已得吉卜天命昭示不可違肯予惟以爾庶邦之衆往伐殷逋亡播遷之臣必使元兇可除東國底定然後可以承天意而績武功也

爾庶邦君　節

以下相告欲其從卜往征而不意庶邦及庶士御事之異心也無不復我曰事或出于輕易禍或起于他人猶可征也今以事勢論勞爾勤衆而事之成敗尚未可知何其艱也伐暴除凶而邦之安危于此焉係何其大也且以理勢論民之不[illegible]亦惟在王之宮邦君之室王宮指武王邦君室[illegible]三叔三叔王室之懿親也變起于家庭而行兵乎[illegible]已[illegible]此予小子及父老之敬事者皆謂不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不征乎〇雖有事勢理勢兩意還重艱大一邊故下文亦只破其艱大句反覆數語皆爲違卜而設

肆予沖人永思艱　節

此節破艱大之說也以已不能辭艱大之責引起臣當分艱大之責責已正所以責臣也不可對言今日之事予亦以其艱大而永思之矣但四國信然蠢動兵戈所及害及

鰥寡真可哀哉人[illegible]則當造哲以廸民康可以艱大阻耶我之所爲皆天[illegible]使遺大投艱天之責備于我如此以我承天甘任其[illegible]固不自憂以人臣義在報國勤王當安我曰事雖艱大何足憂哉當分君之憂而共憂之相與戡定禍亂以成乃寧考安天下之功可也成字要看羞武庚之叛亂未除則寧考之圖功未成所恃群臣協力贊而成之此正大義所在而反以艱大沮撓其有愧于十夫牧寧之志多矣毋乃非義乎

已予惟小子　節

此破其違卜之說也卜代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其

敢替予所以不敢替者昔天眷武王與我小邦周亦惟稽之于卜龜予休祥知我商之必克故能安受此天命也豈但先王今天相爾小民使之趨吉避凶況亦惟于卜是自先王以及小民僉不廢卜而今日獨可廢卜乎因嘆息曰卜伐武庚而吉是天之明威赫然欲加之武庚者天豈無意哉正以無疆歷服丕丕之基也武庚不靖丕基危矣示之吉卜用壯我討叛之志堅我克敵之謀輔成我丕丕基業以延之于無窮耳曾是而可違乎明畏二字連讀所謂天明威也解作天明可畏覺多一層

王曰爾惟舊人　節

此破考翼不可征之說也歷舉天意以見已不可不終武功之意曰爾考翼之臣大能遠省前日代殷之事爾豈不知寧王創業若此之勤勞哉知其勤則當終其業而況天意之有在乎方今四國蠢動國步多艱教化否塞而不通事勢艱難而不易天實所以警動我使我削平僭亂由多難以興邦固我成功之所在也天心仁愛如此予曷敢不極卒武王所圖弔民伐罪之事轉否爲通轉艱爲易乎故予于友邦君大化其閉滯之習誘之以從征之美也不特此也天于寔寔之時輔我以誠信之辭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代天言也天心輔助如此予曷敢不使前寧人所圖功績大業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乎然天意又不特閟毖我業於我也天亦惟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勤勞我民必速殄滅之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天之愛民又如此予曷敢不順天心除民之害于前寧人[illegible]若受命之休而畢之乎歷觀天意武功在所當終明甚爾舊人與寧人同功一體者將何以自解乎

〇卒終畢直指伐武庚說前言寧王後兩言寧人正是愧舊人之意

王曰若昔朕其逝　節

豈特天意所在前功當終即人事亦有當然者思一身之負荷又思王業之艱難日切一日故曰艱日思即上文永

思艱意若考作室四句以作室喻先業當終厥父菑三句以耕田喻先業當終不必入正意正意入在弗棄基之下詮極明貼以厥法菑喻武王開國以堂構喻今日之討叛以播穫喻後日之守成今日正如堂緣定基稼未降種若不能討平四國以終武王立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以延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然則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推伐武庚以撫存武王之大命爲肯構肯穫弗棄基之子

若兄考乃有友　節

我有子道尤當務乎武功爾有臣道尤當急乎民患何也
武王之治天下樹之藩屏而四國皆其友邦綏厥兆民而
百姓皆其赤子自武王臨之猶諸父兄自群臣事之猶之
民養也今四國蠢動害及鰥寡若爲兄考者有友攻伐其
子爲民養者當戀戀救之豈可反勸人不去救援乎四國
害武王之民成王欲輿兵致討而乃沮成王不行是勸弗
救也傳云勸四國來伐非是豈有勸來攻伐之理或云憚
于征役坐視其患雖無勸之之心是亦勸之終爲曲說

王曰嗚呼肆哉　節

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違卜憚征也天下之事成

于勇而阻于畏故欲其肆哉紂以昏德濁亂天下武王伐
之滌其穢而開其昏故曰爽邦明哲之士指十亂非民獻
十夫廸知者知得又行得也帝命兼福善禍淫非忱專指
輔武王說十人蹈履至到心與天通能知禍福于幾先并
知輔周之誠如式教用休之意或以廸知着亡商一邊非
忱着輿周一邊不從易變易也即違越意法是奉天討罪
之法不憚從征便是罔易昔從今違兩相形說矧字重看
降戾就武王死說艱人首難之人謂武庚也厥室謂三叔
也奸人首難家室相攻至爲迫近視武王時事勢何如爾
乃欲我違卜勿征是易法也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

况何其尋之[illegible]今之畏耶天命主卜吉說

予永念曰　節

我所以必本天命者何也我長念曰武庚不叛則天之欲
亡者紂而已武庚不守其分誕敢紀其敘乃知天之喪殷
若穡夫然不盡除之不已也我何敢不終朕畝乎終畝者
若既勤敷菑寧王開其始而除惡務本在我成其終也然
天使我終畝豈徒休于前寧王已哉亦惟休于前寧人耳
蓋寧王之功乃寧人輔以成之武庚不靖其美不全故能
終畝而寧人輔君戡亂之功久而彌光是爲全美也

予曷其極卜　節

東征以上用巳所以從卜之意下申言卜所以當從之故
大事以人謀爲本我何敢盡用卜敢不從爾弗征之言然
終不從者以先王疆土皆寧人之所輔成在所當率也率
循寧人之功當指定先王之疆土疆土爲他人所竊據寧
人之功安在哉率是寬紹之意疆土歷服也指即詩肯定
厥功之肯伐武庚所以指疆土也東征之意爲指疆土卜
而不吉猶將伐之矧今卜并吉可不往征乎故朕大以爾
東征必伐武庚天命所緣不差何以念之卜之所陳其兆
大吉惟考此者以天命人事相形說與首節相應

微子之命

孔氏曰稱其本爵以名篇不曰宋公曰微子示不
臣也成王旣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爲殷後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節

成王封微子爲殷後命之曰稽先王之德象以後嗣之賢此古制也稽考古制成湯爲有德之君則尊崇而奉祀之爾象成湯之賢則命之以王祀焉是豈徒哉我周革命商之禮物不可復行矣然不可使無徵也命汝統承先王修其典禮修其文物以備一王之法焉我周受命商之孫子侯服于周矣然與臣屬不同也命汝作賓王家有祀膰焉有喪拜焉以見一王之後焉禮物昭垂後祀尊顯正以崇成湯之德而事述先王寵異百辟非爾之賢又何足以當

之不寧惟是我周文謨武烈定一代之章程文昭武穆垂萬年之令緒其休固無窮矣汝惟修明禮物使一王之法與周道而並隆作賓王家使一代之後與周祚而並美周之與章不替商之禮物亦不替周之運祚無窮商之賓遇亦無窮所云咸休者不一再世而止也象賢之與不徒及于汝身崇德之報且得流于奕世此裕後之美于汝有深望焉○崇德象賢句作一頭統承三句示以爲後之事與國二句期以垂後之美稽古中先泛入崇德象賢意下文崇德象賢句竟着成湯微子身上說象只是克肖之意呂氏謂象其形容長存而不泯不必從統承修禮物是一事作賓是一事不必又以統承句作一項咸休二句一連但是大槪說不作勉詞戒勉意在欽哉節統是國統承者延長不絕也禮以辨等威節禮樂制度之謂物以彰物采節車旗服色之類虞書五禮五器是也修者葺而存之雖不行亦不使湮沒也作賓以客禮遇之雖不敢君亦不在臣屬也有祀膰謂夫子祭祀致之胙有喪拜謂天子有喪宋國來弔則拜謝之咸休無窮承上兩項而期望之詞不指祿位說○汪云修其禮物二句一氣串作賓王家在修禮物上見宋王者後自正朔而下得用天子禮儀此作賓之禮也備之

嗚呼乃祖成湯 節

舉成湯之盛德見其當崇也齊者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聖者聰明睿智無所不通也廣者周徧廣闊溥博如天也淵者靜深不測淵泉如淵也俱就心說惟德極其盛是以流出作用可大而可久天眷以下正見其德盛非以效言也言以得天安民濟時裕後四平開說近云皇天眷佑二句不重起下撫民除虐意功即除其邪虐之功功亦德也功德不平倒重德垂後裔句後裔指微子也講不宜太泛如云啓賢君于六七而猶足以衍克孝之心傳貽載祀于六百而又有以肇肅雍之家法玩章旨倒重後裔良是且

安民即是濟時何得分作兩樣

爾惟踐修厥猷　節

此節言微子象賢而命之主祀也厥猷即齊聖廣淵之猷踐行曰踐不廢曰脩令聞即踐脩之令聞恪慎二句是踐脩厥猷之實所以舊有令聞政見微子象賢處恪慎以心言肅恭以事言肅恭即從恪慎流出者玩克孝二句則神人宜指乃祖講中要得委曲存祀意如云祇承七世之廟而無所不致其肅敬延六百之祚而無所不致其恭蓋以其克孝之純心而見之爲肅恭之寔行將與懋敬者同其心源惟祀者同其行事矣非踐脩厥行而何二句須一直

說爲是肅恭不專祭祀言觀註抱祭器歸周二句可見獨言祖考者爲微子奉事而發也予嘉乃德四句是極贊其德之美乃德即克孝肅恭之德曰篤不忘者言微子孝敬流通不以盛衰改節忠藎懇至不以存亡易心雖淪喪顛隮之日猶不少變也此正是嘉他處上帝二字緊承說皆是本然之辟商家淪喪之後上帝豈復歆下民豈復祗惟其德合天理當人心以之對帝帝時歆以之對民民祗協可見享帝享親治民事神無二理未有德足享親不足享帝德足事神不足治民者尹兹東夏重奉祀上所謂象賢也

欽哉往敷乃訓　節

崇德象賢固我周之厚典而奉公修職實殷祀之令圖爾其敬之[illegible]恪愼[illegible]之心哉往往東夏也乃訓指綱常倫理服謂上公九章命謂上公九命宋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樂乎先王之廟慮其僭擬故戒之敷乃訓則謹常道以正民愼典常則謹名分以正己皆承敬字來典常即服命之典常以字貫下八句舊云上下八句每句相對而下節更深一步亦不必然蕃王室者教化體統相爲維持而王畿固也弘烈祖者綏猷克忠兩相效法而祖德光也烈祖只指成湯弘者闡揚而光大之也律有民者教以淑

民心禮以定民志作東夏之儀刑也承級位者宜民以受祿守典以承休裕上公之封爵也不寧惟是蕃屏王室則王化之敷王度之飭所以輔予一人之不逮也光大烈祖則定保之謨燕翼之謀世世子孫得憑藉焉所以裕後昆也教化立典常明有民作範豈不可爲百辟之師表乎民功可庸嫌微能謹長免瑕殄非王家眷顧之隆能至是乎所謂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者若此）愚謂愼服命與敷訓不可平欲其紀綱常論理訓民而先自爲僭逼可乎愼服命正所以敷訓也

嗚呼往哉惟休　節

此[illegible]之詞[illegible]訓慎與之道自成王誥之爲命自微
予方之爲成王[illegible]則上之命不托之空言故曰無
替命[illegible]之意該之矣

康誥

武王[illegible]之書其次序當在金縢之前稱成王之書
者非是此篇[illegible]明德慎罰四字爲綱須章旨傳中甚明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孟長也位居方伯尊則諸侯之長生出同母親則天王之
弟其年則少乃畏心未牿之時封其名也歷呼而訓之

惟乃丕顯考文王　節

此舉文王所以造周之本也丕顯總明德慎罰之成而言
不必講克字最重克明克慎要發出務崇務去之意德就
用上說含愛民好士意罰含大憂率殺意蓋德者感化人
心之本文王能務崇之自紀綱之布以至于教化之洽無
一賢之不用無一民之不安也罰者防範人心之具文王
能務去之自一刑之不濫以止于五刑之不用刑期無刑
辟以止辟也明德[illegible]民慕之而入于德謹罰則民畏之而
出于刑文王所以造周者如此○近說明德慎罰不平慎
罰乃明德中事德就治民上看註務崇務去不必泥只就
本文字大發揮說[illegible]本原而光昭于九有者明也謹守法

度而不[illegible]說民是

不敢侮鰥寡[illegible]　節

此詳文王所以造周之實而本康叔得封之由也明德雖
就發用上說[illegible]澄徹處流出不敢侮鰥寡玩不
敢二字正是文王視民如傷之心宜在心上說庸庸祗祗
威威俱承不敢侮句來威威雖涉慎罰然與庸祇並稱見
命討一出于己無成心也不必分德罰爲兩事故註總以
德著于民承之用字承上因德顯于民故化服人心而肇
造王迹也區夏指本邦言一二邦指隣邦言西土指一方
言厥邦厥民指天下之民言肇造區夏始爲西伯也友邦

修汝墳遵化江漢歸心也西土怙冒三分有二也厥邦時
敍光于四方也大意文王之化以漸而廣俱指慕文王之
德說不必用慎罰字面入講聞于上帝帝休者德之顯民
處就是聞帝處所以上帝用休也殪戎殷武王事而歸之
文王者造周實始文王耳乃寡兄勗正言己德不及文王
而勉修其事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引起下祇遹之意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節

今民二句[illegible]者皆法其明德以治民也民指
衛[illegible]不必[illegible]云云衣德言即是繼所聞家庭之
聞文王之德言必聞之熟矣空聞于耳不能服行于身大

失殷民之事矣故欲其[illegible]所聞而服行也祗遹紹聞不過
家庭閒耳未廣也聞賢聖之君六七作其保乂殷民皆有
成法商家耆老成人其能導殷民皆有成訓于紹聞之外
又當廣而求之以殷先王之乂民者乂民又大而遠思之
以商耆老之處心者處心而知所以訓民可也商王耆老
開說不專指成湯伊尹訓民必有條教以古人之條教深
思而自得之以宅心自然訓誨有方不迷于所往矣宅心
知訓一直說敷求遠惟猶近代耳亦未廣也此外又當別
而求之古先哲王如堯舜禹臯言懿行可益吾之聞而賚
吾之由者甚多求聞而由之以康保其民欽明文明璿特

雍風動之休懋德祇德成文命四敷之化用其道以安保
其民可也闡由亦一直說祗遹不已而敷求敷求不已而
遠惟遠惟不已而別求一步深一步所謂博學也俱重明
德上治民帶說弘于天根近述遠稽來天字卽指心言曰
弘者會衆理于一原而聖君賢相之德無不該也若德句
承弘于天說言明德旣積于中德輝自動于外凡帝王之
治道君相之事業皆將出身加民而無不裕也弘所謂賚
之深裕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不廢王命者武王命康叔
惟欲其明德治民令能如是則有以尊王之命而不廢矣
是期之之詞

王曰嗚呼小子封　節

此言小民之難保繫乎天命之可畏見不可不法古人明
德以治民也恫瘝乃身當云民之疾痛在汝身上若用一
如字便親身與民爲二矣敬哉舍一節意在內天畏三句
推當敬之意從盡三句則所以敬也天民不平天命去就
無常雖甚可畏而誠則輔之我可必也若小民之情雖大
可見而情欲難遂未易保也所以知其病體其情惟在上
之盡心耳汝往之國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
盡心者察佹民之情僞防叵測于隱微不必以近述遠稽
塡入我聞以下見不可不盡心也能順民情曰惠不必解

作順理須云致怨不在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若當順民
情而不順當勉行而不勉行皆致怨之道也如此說方與
上兩在字有着落非兩可之說也林氏王此說宜從

已汝惟小子乃服　節

此欲其明德以新民也明明德和保殷民此王之心也殷
民未化而王之德意不弘矣今汝之事當宣布王之德意
勿使壅遏以和保殷民治其強梗導之向化和之所以保
之也和保則王化不壅若推而廣之故曰弘王若此者豈
但自盡臣職亦惟助王也殷民化否天命之去留關焉殷
民不靖天命或搖汝能應保則我所受之天命凝固而安

是而君師之責重夫作新民者鼓舞振作滌舊染之汚歸
于潔清之域也新民民指殷民小註以天下之民說非也
此句乃[illegible]文法其令[illegible]新由于民德之新也新民乃能
宅命申誥爲是自康誥曰應保臣職也自武王曰作新君
道也助王云者臣職盡而君道光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　節

此下十二節皆言愼罰作新民在德而人之趨向不齊罰
亦不可廢故以敬明告之乃字指康叔人有乃有二有字
活言人之所犯其中或有如此者蓋舉用法之權衡不膠
于故常所謂敬明也罪小而情非過誤乃故爲亂常之事

用意如此罪雖小而情可惡乃不可不殺有罪大而情非
故犯乃惟眚自已誤也或災爲人累也偶爾如此且盡自
稱道極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其情可矜時乃不可殺
罪輕情重者在所必刑則情罪俱重者可知罪重情輕者
在所必赦則情罪俱輕者可知舉權變之法以包經常之
法也

王曰嗚呼封有敍　節

有敍者或[illegible]或重輕或取或合法從權變其次敍
截然不可紊也[illegible]上二條好說然自足以該三千條矣
若指五千條則有矣二段說不去了明者無差爽也服者

[illegible]服人民豈有不化哉勅者戒其
惡懲[illegible]一[illegible]說若有疾承惟終一邊殄戮多罪
是以[illegible]心去[illegible]也如保赤子承非終一邊開釋無辜
是以保子之心[illegible]畢棄咎者遷善遠罪而出乎刑有
戒飭[illegible]康乂者革心向化而安于善有和順意去疾保子
所謂大明服棄咎康乂所謂勅懋和也林氏曰若有疾若
保子皆出于中心之誠陳氏曰去惡如去疾則鋤[illegible]無所
不至保善如保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保善二字活看保
可原者非必善人入于刑而保之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　節

此戒刑殺不可徇己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皆天
所以討有罪非汝封之權故兼舉以戒之非汝封是論其
理無或謂不可萬一有此也

王曰外事　節

此欲其以殷法治殷民也殷法講于商先王其輕重取舍
幷非有倫殷民素所服習乃後世用刑之準也汝居殷之
墟治殷之民于外所行刑罰之事但當陳列殷法懸諸象
魏使有司刑罰人二節此殷法之有倫者用之不必更別
立教條也刑書頒則有司知所守而殷民亦無所駭矣
時字即指殷罰有倫之法倒言之耳臬門之限故借爲

罪莫大于不孝云云講話看于不祗服厥父事孔云于不能敬身服行父業大傷其業非只是不善事之說傷父心故父乃疾子兄弟之序尊卑顯然天道也弟不念天明之序不敬其兄故兄不念父母鞠養之勞不友于弟父子兄弟相夷相賊至于如此故必速由文王所作之罰刑此不孝不友之人不可赦也刑謂誅之刑子弟不及父兄

不率大戛　節

此嚴之臣也不率指不孝不友教之不率大寘之法別臣之不忠者哉外指衛國之臣貫至諸節庶子以訓人爲職乃風化所係庶官之長乃紀綱所關小臣有符節乃職掌

所在皆有教民之責者乃別播條教以造民大譽不以君爲意不用君之法以病君是乃長惡于民也引字要發臣不守君法則民必不率臣教是民俗之惡乃臣引之也義刑率殺文王威所當威其刑必合于義也別立教條必是行法從寬苟且姑息故可造書從寬則不孝不友者益無忌憚故爲引惡惟不念故不庸惟不庸故病君二句相連說君指康叔符節即循之類非旌節也別播謂外所陳之梟并有合之罰

亦惟君惟長　節

此嚴之康叔也亦字承上文而言蓋臣之造者病君者固當繩之以法而況康叔一身又臣民之觀效也不能貫至外正不能齊家人言不能以孝友齊其身不能小臣外正言不能以忠義飭其臣惟威惟虐正與上句相形言不能如彼而惟事乎此也大放王命承上三句忝武王命康叔慎罰是欲以德爲治而務去之之謂也今康叔如此則是大廢棄王命而欲以非德用治矣又何以責其臣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　節

此言謹罰之終而以文王之心示之標準也典者文王所講畫之常法如作罰茲義是也汝于用罰之時罔不能敬而守之然欲守文王之法須得文王之心于此常法之中

而求寬民之道聯云者與以弼教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容得自舒展非迫而使之使手足無所措也此刑罰中之美意惟文王之敬忌耳敬者不忽視民如傷不侮鰥寡文王之敬也忌者不敢庶獄罔知咎惡不務文王之忌也以文王之敬忌爲準的望而趨之乃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于文王乎我惟有及是惡其不及而期企及之也乃願望之詞非誇張之詞懌者歡樂有終王命不廢眞能君能長而以德用乂者矣一人豈不慰焉○敬字人都能說惟忌字最妙忌者畏憚不敢粘手之意以此操心法不期其允而允矣莫中五曰敬典之敬實兼敬忌二字之意

王曰封爽惟民　節

此武王自敘以罰康叔欲其以德用罰也元惡大憝不率大戛固當治之以罰矣我明思之罰非所恃以爲治者惟當道之以德使之歸于禮義安于孝友而有吉康之美可也時讀此處蓋不從然後用刑意似太拘泥言殷先哲王不及文王賢君舉此以見彼也蓋殷先哲王如子惠如祇懼如慕靖如保惠皆導民以吉康者我惟取法其德用以安治其民而與之相等匹若刑則在所緩也我時至作求一氣說夠民又易化特無導之者耳有以導之無有不從者倘專恃刑罰蔑棄德教則雖法制紛紛不過殘民之具

耳豈得爲政哉○真西山曰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今之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

王曰封予惟不可　節

此申上節監是監殷先哲王即上文康乂作求之意或謂監文王非是德之說于罰之行陳氏曰告汝以德之說于罰行之時甚明要或云告汝以德導民之說及其不從則于罰之行非是德之說即迪吉康是也民不靖以下推所以不可不監之意言以德化民殷先王所已行也予惟上宅天命下作新民固不可不監矣以汝同有應保之責而能知朕心之德者故告汝以用德之說于用罰之先蓋欲與汝而共監也然所以當監者何哉殷民蠢動不靖爲人上者未能止其心之疾很迪之雖屢未能同于殷王之治我明思之天其罰殛我其何敢怨焉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有些小之罪即在上人之身況曰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罪大且多如此非予之辜而誰辜故不敢怨而監古之監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未同應作求說

王曰嗚呼封敬哉　節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敬哉作一頭下文正所以敬之者無作怨二句不用罰也蔽時忱六句純用德也怨與非謀非彝直指刑說刑以殘民可怨之事也刑尚威嚴非善

之謀也俾我一日非常之法也三平講不可以下句爲上句之實蔽字是斷然不疑之意謂斷以是心之誠而確有定見以大法古人之敏德也敏德是文考殷王商耇以及古先哲王丕則即近述遠稽意用康四句緊承丕則句來用字貫下三句蓋化民本于心由于德而運于謀康乃心者此心安然于古人所敏之德非勉强也顧乃德者將古人之德來省己之德果作求與否必期等匹也遠乃猷者以敏德治民則謀慮深遠非操切之計求快目前也三句俱切化民講裕字承康心三意不必落下一層以刑爲治則急迫以德爲治則寬裕純用德化刑罰不試以待民之

自安故曰爾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者心一不忍之心德一好生之德脉一長遠之謀何瑕疵可指是能盡臣職不廢王命予一人方以懌何至棄絕哉〇遠乃猷裕中江曰猷永圖以壽國脉于無疆〇爾乃以民寧杜静臺曰爾即乃由爾民之常寧即吉康此不用罰而用德之極功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 節

此節以天命結之上天之命予奪無常汝念之哉毋使我殄絕汝所享之國土也殄享緊帶念哉心字孔云念不常服命乃服受明德慎罰之誥命非微子篇之服命也明服命二句一氣說高聽尊其所聞勿卑忽之也用我命以安治其民入于德之中出于罰之外則民安矣民安則天命亦安而不常者可以常矣何殄享之有

王若曰往哉封 節

此節以殷民結之明德慎罰乃汝所當敬之常法朕之告汝詳矣當勿替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告汝者而服行之德必務崇罰必務去乃能以殷民世享其國也殷民實閲于天命天民不宜乎

酒誥

此篇以首句爲綱妹土二節正武王之大命而欲康叔明之妹邦者穆考四節先述文王毖酒之敎以引起之迪畏二節敍湯之所以興酣身節敘紂之所以亡水監二節推己監紂而望康叔之毖于酒末四節則舉臣民中之不率敎者欲各有以處之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大命者武王毖酒之命後妹土嗣殷肱庶士有正二節是也毖酒之命何以稱大民爲農爲商以勤事而盡孝養之道臣盡肴羞祀以盡職而爲元德之忠豈不大乎明云者如近遵文考之誥毖遠監有商之興亡皆所以發明一人之旨意而令人曉然知所守也何以明之妹邦妹邦紂所都也商紂酗酒其下化之而妹邦尤甚康叔所封適在于此故武王作書告戒之也按孔氏曰妹地紂所都在朝歌以北

乃穆考文王 節

此下四節述文王誥毖臣民之言西土庶邦猶誥毖之況妹邦而可不毖乎穆者文王世次肇國西土始爲方伯也庶邦庶士少正御事皆西土之人本國都國皆在其中或以上爲一方下爲本邦者非是此告臣已包得民了孔氏曰庶邦衆多國君庶士朝臣也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官之副貳御事治事者以其卑賤更别目之曰庶邦庶士少正御事無人不誥也曰朝夕無時不誥也祀茲酒猶云祭祀

之時[illegible]用此酒非飲禍之說與下文無彝酒不
同惟天之二句又推造酒之由以明祀茲酒之意酒皆用之
以事[illegible]人可用之以自奉乎俞氏曰言天只爲元祀設
酒不爲飲燕之具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曰元祀非用酒
以大之也[illegible]古人造酒何與乎天人之所爲天所
使也

天降威　節

後人失上天降命之本意自飲而不知節天于是乎降之
以威凡我民之大亂喪德內昏其心志外失其威儀亦無
非是酒做出這般亂行及小大邦用喪社稷不保身家覆

滅亦無非是酒招得這般罪過酒禍之烈如此可不戒哉
飲酒得禍曰天威者天理不在人心外也

文王誥教小子　節

上誥庶邦小子已在其中此又專舉以誥之以其血氣未
定尤易縱酒故也上二句兼本國他國說越庶國句根本
國來上言正事下言庶國交互以見義也分上爲本國下
爲庶國者非是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有官守即
有職業不宜分作兩撥亦非未居官任事而待將來之說
無彝者思降命之原畏喪德之禍而不敢也非所當飲而
飲之便是彝了非必長夜沉酣爲彝也然常飲固不可絕

飲亦不能[illegible]之小子飲惟祀耳祀之時有旅酬之禮
有養戶之義于此時飲所以歆神賜也非此時而飲則爲
常而不可矣然[illegible]可飲亦當有節以德將之無至于醉
茅鹿門曰德將只是獻酬升降雍容有禮此說非也德將
是正其心養其氣中有所主而惕然常自警省故不爲麴
糵所迷豈遑遑有禮之謂哉○蘇氏曰溺酒則瘝官曠職
故不可彝酒曰無彝酒見飲之有時而不可常飲曰德將
見飲之有節而不可以過飲○上祀茲酒用以祼獻此飲
惟祀用以飲福不同

惟曰我民迪小子　節

此文王誥西土民之小子也上三句述其祖父之彝訓下
三句勉其子孫之能守土物稼穡是也惟土物愛惜欲專
心于農也無外慕正猶惟宇有無暇飲酒意薛氏以不廢
穀爲酒爲愛土物非是心臧者情民不愛土物遂有他慕
而放縱淫僻無所不至惟土物是愛則非僻之念消而孝
親敬長之念油然生矣蓋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也故厥心
臧或以不湎酒爲臧未盡聰聽者聽之審也彝訓謂訓本
于常理美之也時說謂常常訓之義淺小大二句一氣說
小德指謹酒大德指倫常當時飲酒者其始必曰無關于
大故殊不知忽小而不戒必至于縱而不已至于喪德喪

邦君小大于小德大德爾小子一以視之可也莫爲細行
不謹累其大德也一觀莊其聽聽處日記以小大德俱在
飲酒上看單于一字說不去了不必從

妹土嗣爾股肱　節

此節武王專與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也妹土之民
父殁況[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父矣今當嗣續
爾股肱之力大治黍稷之事用耕作之所得者而奔走以
事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載貨物遠事商賈以經營
之所得者孝養其父母有子如此何慶如之慶承農商兩
邊說來慶者飽食煖衣樂子之養也耕田貿遷樂子之肖

也兼二意當此承懽之時燕樂于一堂之上雖洗以致其
潔腆以致其厚又何適哉益能得親之心固可以遂巳之
樂而其飲必自有節矣○嗣是不休歇之意純不是大是
專一夕田之意奔走在牽養上說對孝養看非代勞也只
重父母厥長字帶言耳非互文見意也農商孔氏作一人
言力于農而以餘力兼商肇字訓始字言農事畢始去經
商王損菴云古人雖重本抑末然四民豈容缺一且商賈
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兼舉之而意重農耳

庶士有正　節

此武王恭臣之大命欲康叔明之妹邦也爾庶士之有官
守者及庶官之長者之教君于常常聽我恭酒之教不可
忘也厥蒸何如養老者君之命也于國老養之上庠于庶
老養之下庠或執爵執醬或割牲奉俎大能養老一如君
之命爲當此養飲之時有勸酬之禮爾于是主賓交錯以
洽其情雖飲食醉飽亦何傷也不特此也又大思曰臣職
莫大于事神事神一本于中德爾能常常反觀于身內省
于心凡有所動作悉稽合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
則德全而可以交于神明矣由是禮有所當祀爾庶几爲
能進其饋祀以事神焉當對越之時有飲福之禮爾于是
亦可以歆神之賜自慰而用燕樂也夫耆老當前神明在

上則雖飲也豈有縱酒自恣者乎養老事神皆王事也王
之望臣正欲其職業勤修厥務無懈有臣者若此信惟王
治事之臣矣臣職既盡天眷斯隆茲亦惟天順其大德而
保守祿位永不忘在王家矣天心眷而君顧長小大邦不
喪咸由恭酒朕教可以不典聽哉○君子二字貫上兩樣
人前羞字訓養後羞字訓進不可混惟君屬上句養老君
之盛典承君之命而行之故曰惟君或以惟君屬下句者
未妥醉飽字不必太拘詩云懨懨夜飲不醉無歸志歡洽
也觀屬身省屬心作而稽中德作動也念慮作之初營爲
作之者皆就發動處說神指外神孔氏指祖考不從介字

傳訓恥又轉而訓辱或又訓大副者云祭而祼獻爲正祭畢而飲福養毛爲明恐意只是慰悅之意大是孔疏之說未妥而言克者羞者不徒飲食之文實能盡尚齒之道也羞祀不徒牲帛之具實能致對越之忱也末兩茲字承正事之臣蓋盡職乃能得天而王家不忘正是天若處不忘王家更拓開一步不過養老事神王事多端豈止兩件謂之元德者理欲介嚴無過不及非大德而何

王曰封我西土　節

此言文王毖酒之教爲甚大通節一氣說兩克字相應邦君庶邦也御事卽庶士少正御事也小子卽有正有事之小子也棐徂言輔佐文王于往日也文王教祀茲酒三節是也克用者思降命之天懼降威之禍喪德喪邦之必傍而無彝無醉之是遵也不厚于酒是以內則職業修舉外則俗化淳美馨香發聞皇天眷之故我至于今得以籍其餘蔭受殷之命以有天下也西土之臣用文王教至于御闘天命則妹邦之臣用武王教豈不足以保有祿位哉○不厚于酒不但不喫酒而已中間有所崇事

王曰封我聞惟曰　節

殷先王以毖酒而興殷王受以湎酒而亡周受殷命當監殷墟故舉殷代之興亡爲監戒

此言殷先王以不湎酒而興也王曰封我聞前人說道在昔殷先哲王成湯以上天之明命顯赫操則存舍則亡至爲可畏則兢兢業畏之而見之于行不敢少違乎帝則又以小民之難保撫則后而虐則仇亦至可畏則凜凜然畏之而見之于行不敢少拂乎民心其迪畏見于處己則聖敬日躋懋德建中恒其德而不爲外物所變其迪畏見于用人則克知宅俊旁求俊彥秉其哲而不爲小人所惑蓋德者天親民懷之本賢者事天治民之資兩者皆君道之要務湯能迪畏則其垂統善矣是以後代之爲君爲相者皆有所取法焉自成湯咸至于帝乙中間賢聖之君六七作莫不世守家法上畏天命下顧民碞以成就其君德一成湯經德之心也又莫不敬畏輔相以爲尊帝者在是保民者在是而敬禮崇信之不遑一成湯秉哲之心也其繼世之御事大臣亦皆盡心輔翼而以責難爲恭責其君如先王之經德責其君如先王之秉哲蓋不以尋常待君而以聖哲期君其恭爲何如吾想其上下勤勵一刻自寬假一刻自安閒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崇尚飲酒乎飲則廢時失事不止于暇佚則怠惰荒寧不止于逸彼之不敢而此烏乎敢乎不敢云者惕于喪德喪邦而有所忌憚也此惟湯之垂統者善故君相之盡道者多也○重湯之垂統[illegible]

後說迪就事畏執心畏而不迪則爲空畏矣經德秉哲皆兼天民言哲乃明哲之哲非賢哲之哲經有不可揺奪意秉者執之堅有不可滑亂意此正湯垂統之善處下文繼世君相皆根此來成王顧經德言德不恒則不成其爲王故曰成王畏相顧秉哲言不徒畏之而已中有委任意此句只指後王說不兼成湯御事亦只指後王之𥙿棐恭以經德秉哲之事責其君以必能也二句皆要入天民意不敢自暇二句亦只就繼世君相說或欲只帶御事一邊玩口氣亦是須要隨題轉移

越在外服　節

此節緊承上文來言不特御事爲然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之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若庶官之正若官之副貳若服尊官之事若國中賜族命氏之家若不在位而退居里閭者合此內外之臣雖尊卑大小不一亦皆法成湯之迪畏以喪德喪邦皆由于酒而罔敢沉湎焉豈惟有所畏而不敢抑且有所勉而不暇朝乾夕惕惟日不足志有在而不暇及事有專而不暇爲也然其不暇者果何心哉惟欲上助君德益顯下助尹人祗辟益恭耳助德顯者內則善政善教之將順外則嘉謨嘉猷之入告君德之成就者若因諸臣之勉益而其光益著也助祗辟者在內則紓其外顧之憂在外則分其內治之責尹人之有恭者又因諸臣之協恭而其敬益隆也其心之孜孜汲汲如此安得片時閒空去飲酒哉有商盛時君相群工均以敬畏爲心不湎于酒此其所以興也〇越字只根御事來服事也內服外服內外治事之臣也侯甸男衛四服之諸侯伯又諸侯之長是兩等外服林氏作七等謂百僚御事之僚屬公卿大夫也蓋卑于輔相尊于庶尹者庶尹衆官之長如酒正樂正之類亞次卿大夫之屬如周禮中大夫是也惟服受職服事之人如周禮下士府史之屬是也宗工是百官之尊者百姓是百官之著姓者所謂賜

姓命氏之家也里居致仕鄉居者也日記作五様不必從不敢湎酒通內外服說惟字重看正是不暇處御事尹人皆相之別稱

我聞亦惟曰　節

此言紂以湎酒而亡也酣身與迪畏相反正紂惡之本喪德喪邦之根故命令不著于民爲酒所昏也所敬保及于可怨之事不肯改變爲酒所誤也非彝放縱于禮法之外也燕不是安當爲燕褻之義方于喪威儀爲切傳所引奇技淫巧酒池肉林之類是也乃逸縱逸也自息者言非人之所可息也罹說文心憂也蘇氏曰其心爲酒所使忿疾

强很不復畏死責民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水火可入白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無馨香之聞而惟民之怨氣庶群之穢氣上聞不亡何待民自速辜天乎何尤民指商之君臣民之也傷心以上紂以沉酣不易失民心見不能迪畏小民下以羞膳不息逆天心見不能迪畏天顯

王曰封予不惟　節

言湯言受誨誨不一豈多言哉蓋欲以之為監戒也水監二句是古語不可入湯紂而暗藏其意可也水能監人之妍媸而已與身之得失無與監之何益惟監先民則因彼之得可以知己之得聖哲之芳規吾可以自考而勉之因

彼之失可以知己之失狂愚之覆轍吾可以自省而改之此監有益與身心與水之徒監妍媸者不迺異乎今殷以湎酒墜命此失之昭然可鑒者我豈可不以殷之失大視之以為戒以撫安斯時乎大者着力痛懲即下文剛制之意

予惟曰汝劼毖　節

此欲康叔毖臣飲酒而本之身也言殷民之失我當監之以撫時而撫時之責舍子其誰今茲妹邦有殷之賢臣有鄰國之侯甸男衛諸侯汝當用力以戒勅之示之羞耇則飲而不然者則力杜之示之羞祀則飲而不然者則力防之謹酒之數不遑餘力可也然此猶遠者耳非爾所友也矧爾所友之臣若太史掌六典以佐王治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若內史以八柄詔王馭位望處賓友之地朝夕有琢磨之功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于酒乎然此猶所友也非爾所事也矧爾所事之臣服休論道講明治本于帷幄之中服采作事恢宏治體于佐理之際其職尊于酒尤當謹也可不劼毖之乎此猶所事者耳非爾所匹也矧有與相匹之臣而位居三卿之地若圻父掌邦政統三軍而追逐違命使不為梗農父掌邦教敷五典而順保萬民使相親睦宏父掌邦土安四民而定經界之法使

不得侵牟兼併其職尤尊于酒尤當謹也又可不劼毖之乎遠近卑尊均且劼毖矧汝一身尤遠近卑尊所視效者可不剛制于酒乎剛制者不為悠游苟且之計直為强毅果敢之斷仰體降命降威之原凜懷喪德喪邦之懼即羞耇而飲猶若不敢醉飽者焉而敢崇飲乎即饋祀而飲猶若無以自介者焉而敢荒腆乎身教端于上合遠邇卑尊而化于下則民又可知矣以是撫時孰能禦之哉〇劼毖者申大命于人言教也剛制者躬大命于己身教也劼與剛皆是着力之意然曰劼則言教非空文制曰剛則身教非虛套劼毖貫至定辟四矧字為血脈一節嚴于一節也

中閒兼𢗅人要分析得明殷獻臣凡賢臣之居于殷邦者
侯甸男衛邦伯諸侯康叔所統者太史以下皆衛臣太史
所掌者若政治若禮教若官屬祭祀内史所掌者若爵祿
予奪生殺廢置是也又史之官以侍從獻納備顧問爲職
君之所賓友也再舉獻臣則賢臣之在衛國者上獻散處殷墟此獻
專指衛國百僚大臣泛言之獻臣百宗工是兩樣或謂獻臣之
爲百宗工者非是此蓋屬于二史者故列于友之末王氏
虔曰服休以德爲事休德也作德日休是也服采以事爲
事采事也若予采是也尊禮重于所友故曰爾事三卿雖
爲諸侯之卿然受命于天子列于六卿故與康叔爲偶非

其秩與康叔等也當時酒病甚深泛泛悠悠恐不濟事故
欲剛制末要補毖民意

厥或告曰群飲　節

此節舊作民之不率教者說披武王大命只嗣爾股肱一
節指民言餘俱說臣如言湯之所以與曰御事日内服日
外服皆臣也言紂之亡曰庶群自酒皆臣也劼毖節若侯
甸男衛二史三卿獻臣休采皆臣也此節承劼毖來玩文
氣當指侯說蓋群臣毖之而不從尚有群飲者此不可不
處也但大家世族恃勢拒命非康叔之所可誅其執歸周
京以治之曰予其殺者恐告者情詞之來的犯者首從之

不同欲酌而殺之耳今經本文全無民字而蔡傳又云諸
爲奸惡增本文之所無殊非敢直訂之莫中江亦曰武王
毖酒之命于臣爲詳

又惟殷之迪諸臣　節

廸孔氏作蹈蔡傳作導孔訓爲是蹈染惡俗酒風難頓革
或湎于酒非群飲之比且勿用拘執徑施殺戮三申法令
姑且教之羞恥乃飲羞耇乃飲不可常飲以至沉湎也此
必斗酒獨酌不邀人知故其情與群飲者殊科上文群飲
是公然聚飲不怕人知所以情重

有斯明享　節

有斯不忘教辭也能盡養祀之職力華沉湎之風此便是
王家正事之臣故明白以爵祿享之以示勸也如教而不
改是怙終不悛與群飲何異故弗恤汝弗潔乃事同于殺
也以示懲也

王曰封汝典聽　節

此又歸重康叔身上欲其毖臣以化民也朕毖指教臣之
命言庶士有正節劼毖節廸諸臣二節皆是所謂導之以
訓詞示之以賞罰也不必及通篇典聽欲康叔常常遵所
聞也辯字諸說紛如蔡傳訓治字曰說訓別字云辯別其
從敬與否也更勝傳有云君必辯焉乃司有司也不別[illegible]

臣之激愿則民之湎酒不可禁矣又云酒戒不嚴于臣則酒禁不行于民蓋民之視効在于有司劾毖不嚴賞罰無典欲禁民湎酒耽從而聽之〇古者酒三行而賓主百拜何至醉哉禹疏儀狄謂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糟丘酒池殷祚爲墟其言如券然後知酒誥之旨深也漢文戒酒醪靡穀漢景爲歲旱禁酤猶有古意至武榷酒而酒遂終古不能禁矣

梓材

此篇乃兩書誤合爲一篇前四節乃武王告康叔之書後四節乃大臣告君之書總註已明不必備錄

王曰封以厥庶民　節

武王告康叔以治國之理此欲其通上下之情也上下之情貴于流通而患其間隔顧大家勢重天子位尊其情皆不易通所以通之有道焉大家視臣民爲向背臣民携貳何以相孚故欲巨室之服在以厥庶民暨厥臣達之視民猶吾子視臣猶吾體則臣民戴而大家之心胥悅矣天子又視臣民爲取舍一國不附何以獲上故欲允塞之眷在以厥臣達之臣厥無離心大家無怨怨則衆[illegible][illegible]而天子之眷益隆矣若此者伊誰能之其惟邦君乎邦君上近天子下臨大家而以一身聯屬其間所以通其情使無相睽者舍邦君將誰屬哉康叔邦君也居可通之路顧可使其情之壅乎〇以字有工夫謂先得此之心把此之心去通彼也口氣與以小民受天永命相似猶曰大家天子之情吾之所爲合彼之心故曰達大家如魯三家晉六卿之類邦君不能撫其臣庶而大家嶷然故天子亦所不與上臣字单指群臣下臣字兼臣民大家惟字要體會言非他人所能也能通中自有當通之意不必分兩層

汝若恒越曰　節

此欲其寬刑辟也越者心中發動也恒者常常如此也曰者示之以意也好生之心動于中卽發言以示乎人說道

我有相師之官若師徒司馬司空之三卿與正官之長及衆大夫皆有用刑之責當仰體予意予罔厲殺人民命至重殺之已慘况以厲政殺之乎予不忍也然欲慰罔殺之心責有實心實政大凡人之輕殺非以忽心易之則以怠心誤之也亦惟君之用刑先致其敬焉畏忌哀矜不敢少忽先致其勞焉叅鞫精評不敢少怠是眞能不以厲殺人矣君行之臣豈有不效者乎肆三卿尹旅亦往而如君之敬以恭承民命亦往而如君之勞而由慰日勤上下敬勞斯刑辟可寬矣人之所犯如奸宄殺歷人此罪之大者如戕敗人此罪之小者其中豈無可矜可疑者乎惟不能敬

勞故有不顧念而一槩殺之者肆君于往日之爲奸爲宄
殺人歷人者原其情而宥之于上肆臣亦見其君之事于
戕敗人者原其情而宥之于下矣君宥其大臣宥其小尚
復有屬殺人者乎然非敬勞不及此○冐屬何示之以意
敬勞冐屬之根本也兩宥正冐屬也如此說血脉聯貫舊
云言教身教未妥予字指康叔師師貫三卿尹旅此三卿
專指用刑與他處不同屬字要看國家豈能廢殺要在不
以虐致殺之耳勞非勞來之勞乃聽斷精詳之意二字平
對敬勞是恐失入而求其可宥之情下兩宥正是敬勞之
實得其情而宥之所謂冐屬殺人也宥中入矜疑意爲是

不然槩而宥之幾于縱惡矣君宥大臣宥小互文也非要
四則君宥小罪有司得自決之說往指往日言犯罪之在
昔者徂字亦訓往猶云亦去敬勞耳俱非往于衛之說歷
人如今所稱寓王是也戕敗歐傷人者○敬勞或作勞來
其民說謂先教率之然後可宥亦是

王啓監厥亂　節

此承寬刑辟來言我所以欲汝敬勞以先王開置監國其
治王于爲民故也監如三監之監有君有臣爲民卽是寬
刑辟而使人得生養安全也無胥五句命監之詞王其效
三句推命監之意戕王殺故爲大刑虐之而巳故爲小涸

胥字兼君臣二句是指平民說方與至于二字說得去言
不但平民無戕害至于寡弱窮婦無不加恩敬者哀而矜
之單弱無控故寡之使不失所屬者聯而屬之仳傭無依
故聯之使有所歸言不但平民無戕無虐合平民窮民率
由無戕無虐之道以容畜之也王者命監之詞如此効者
責望之意非君君也御事臣也王者責于監國之君臣其
命何意亦欲引斯民出之刑罰之外置之養恬之天耳養
者育養之養恬者熙恬之恬謂生之安之也引云者民無
知而入刑不能自養自安引之出于刑便是領他到活路
上去養恬二字要顧刑罰講自古王命監都如此不欲殺

人汝今爲監可辟人乎其必體無戕無虐之戒存敬寡屬
婦之心盡敬勞之實至養恬之休庶爲寬人之王而不負
先王之意矣

惟曰若稽田　節

此望康叔之成終也日記曰成終儀有事何必指上文之
事今以通情寬辟立骨陋見也甚是正意講在若字内除
惡如誅紂伐奄立國如建邦分土制度如立綱陳紀此皆
武王所巳爲者立防閑之具而備禦有方使巳去之惡無
自而竊發此如爲溝畝盡綢繆之道而版築墍牢使肯堂
之基永保其無虞此如塗塈茨如粉飾之功而潤色盡善

侯已立之制其乎其有文此爲塗丹雘此三件責之康叔俱就衛國說以衛國殷墟也敷菑傳云廣去草萊又敷字或訓開墾菑字訓不耕之田陳列修葺一串爲是疆者田畔明其界防侵占也溝洫廣尺深尺曰畎通其水防壅塞也垣墉墻也卑曰垣高曰墉塗者飾之泥墍仰塗也茨苫也茅覆屋也墍欲堅牢茨蔽風雨梓良材可爲器粗坏爲樸精緻爲斲丹朱也雘采色之總名每句題不必以通情寬刑作骨或從徹後見之則可〇商季王政不行巨室梗化上下之情否塞不通故告以通情朋家作仇罪人以族嚴刑峻法毒痛四海故告以寬刑武王誅暴禁亂創業垂

統設立法度已成其始人臣有代終之義故告以成終

今王惟曰　節

以下與上文不相蒙乃周臣進戒之詞此節懷諸侯之道也舊說上之明德就巡守錫命說下之明德就朝覲貢獻說王損菴云虞臣誠然上明德須發他推誠禮遇撫綏真懇之意下明德須發他精白事上恭敬忠誠之意纔妙既者盡諸侯而皆然或云罄竭無餘之詞亦可勤用者孜孜不怠也諸侯散處九服分懸勢隔聯之以情而使之近故曰懷爲夾如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之意非懷遠如近之說陳氏謂懷來諸侯爲已夾輔說夾字亦好詩之懷

爲夾正是用明德處亦既用明德亦于兄弟方來處見之兄弟非云兄弟之國蓋人之情意莫親于兄弟言婚姻一人如兄弟之愛也方來不必死泥只是相維繫而不散之意后卽君字非先後之后式法典舊典明德懷侯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集者和而輯之也卽上懷字享者奉也卽上方來不啻用明德蒙上文也

皇天既付中國　二節

此二節欲其用德以化迷民也皇天二句一串說付以中國之民而土者民之所依民既付矣而土將安歸于內有天監先王之德可以爲中國民之主故從而付之不可以

有人有土平看惟先王以德受此民今王治先王所受之民故亦當用德以化之惟德用言不在法令也迷如迷失道路之迷染惡既深被化尚淺猶未識趨向之途故誤而走荊棘誠可憫也和懌者寬裕優容而無忿疾之意先後者鼓舞作興而有接引之恩俱主上人之教化說一說和懌者和悅其心使之歡欣鼓舞樂趨于善先後者前挽後推使之邁往企及遠歸于善雖上人之事而主在下人身上說亦可要于前說不甚遠又一說和者消其乖戾之氣懌者作其樂遵之心先者開導之以啓其昏後者鼓動之以被其成又一說先迷民紂之民後迷民[illegible]說

用陳了翁後二說俱不必從備錄知之用懌句着力說使民發迷而覺先王之意原是如此今王適如其意先王豈不快心故曰用懌先王受命懌先王受命則疆土之不動猶可知

已若茲監惟曰　節

此勉孺監已之事而因推已之意也若茲指明德以懷侯用德以牧民兼工夫全在監字內子子孫孫即是至于萬年通節一氣聯說下欲字內有工夫承保民只是長有天下之意兼朝侯親民說鄭欲不入朝侯不必從大意云若茲勤德懷侯用德化民之言王其監之乎欲王監者何

意蓋諸侯國家之藩屏小民國家之根本明德乃化服臣民之道化服臣民實凝固天命之基惟欲自今日以至萬年之久惟王子而又子孫而又孫承保民而已本固則屏衛而宜君宜王千未艾民懷則天親而作君作師于無疆此臣之順而爲君所者也欲王之監意葢如此萬年永保有丕若有夏勿替有殷之意忠愛之意溢于言表○愚按今王惟曰蔡傳以爲錯簡乃周臣告君之書而蔡傳因之傳習已久今表了凡則以爲康叔荅王之書予嘗深玩而釋思之良是以其上下文意相應也武王欲康叔通情而康叔則以通情歸王欲康叔寬刑而康叔亦以寬刑歸王王欲康叔成終而康叔乃以享國悠久祈王如勤用明德懷遠爲夾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上下之情何流通如之化迷民不以忿疾而以和懌不用刑誅而用後先豈非敬勞恬養之意乎至于子子孫孫永保民則豈但成終而已殆將與天地相爲終始矣語意節節與前相應其稱康叔之荅武王豈臆說哉

尚書晚訂卷七終

尚書晚訂卷八

明金壇史維堡心甫甫著　男史元調爲如甫輯

召誥

此篇丕作以上史臣記作洛之事太保以下方是召公之誥凡三段每更端皆以嗚呼發之大意不過欲王敬德諴民以祈天永命而已

惟二月既望　節

此下七節因召公之誥而先記作洛之事成王至豐告廟至建都重事詭步者以人挽輦而行不駕馬鎬京去豐不遠故輦行也周自太公居岐文王又遷豐武王又居鎬王

雖在鎬而宗廟不徙故凡有大事至豐告爲告文必告武以祖見考

惟太保先周公　節

成王在豐周召同受營洛之命而召公先行相宅者觀其要會度其形勝如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越瞻伊洛之意天地之所宜陰陽之所和孰可爲王城孰可爲下都皆在此一相之中矣卜宅先卜河溯黎水不吉次卜澗東瀍西又次卜瀍東卜其何處可爲王城何處可爲下都也得卜即兩惟洛食吉卜經營者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也尚未興工先定位次經營如丈其里數定其修廣之類規模粗定幾可攻之故下文越三日庚戌始以庶殷攻位

越三日庚戌　節

位次既定力役可興太保乃以已遷在洛之殷民攻位于洛汭位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攻者闢其荊棘平其高下也位成基址成也此時四方之民未至故且役殷民吳氏謂洛邑之民在畿內不征其力恐未必然此時王畿且未定安得竟寬畿民之力哉葉氏謂舊民役而友民可知是也以上乃召公經理于其始

若翼日乙卯　節

洛邑之作想周召討論已先定故召公之所經營即合于周公之所經營達觀者從草萊中新造一都從未入目寧能不一閱視之此亦事理之當然非有斟酌可否之意呂氏曰召公成位周公方達觀上相之體然也未必有此意所營之位即上王城下都

越三日丁巳　節

作洛大事自然要告神用牲于郊以祭天地用二牛者祭尊以簡爲誠也社于新邑以祭新邑之土神牛羊豕各一爲太牢祭卑以豐爲貴也郊社皆告營洛之事先郊後社事卑之序也按泰誓郊祭天社祭地與此不同此郊乃合

祭天地社以祭土神乃洛邑所新立者不告廟無關于典
禮

越七日甲子　節

役書庀規模體制之詳縱橫曲折之數工程期限之則財用餱糧之費悉具于書中大率春秋傳計丈數云云備矣此書必作于甲子之前至甲子而頒之耳以是命庶殷及侯甸男邦之長伯欲民趨事欲臣率民也四方民大和會獨命庶殷者其難也庶邦冢君咸在獨命邦伯統于尊也邦伯又命其所部以臣民乎看庚戌巳攻位矣至甲子而方用書何也攻位不過攤平基址其力易大作事體多端

須要詳悉開載故必作役書而後命之

厥既命庶殷　節

丕作固可見殷民之式化然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向者不願遷洛不必其頑也今見疆場廬舍各得安居安得不欣然趨事言殷民以見四方民之和言民和以見百工之播和此意亦要得此周公之經理於其終也○相宅六節以基命定命立說召公得天人以成始周公得天人以成終

太保乃以庶邦　節

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召公作書陳戒成王又取諸侯昔日來洛之幣以與周公欲其并達之王也幣不在所重亦不必說到供王祈天誥告庶殷謂新都再建殷民向化未純當有告教以開導之誥告即誠民意此下要補民心和則天命可永意總其根本則在王之身故曰越自乃御事中含敬德意曰自乃者非可委之人也御事以稱天子猶漢人稱朝廷為官家也此二句乃旅王之大旨

嗚呼皇天上帝　節

此下都是召公之誥書數百言大旨不過敬德誠民祈天永命而已此節言天命不常欲王敬以保之改字貫大國句紂元子也殷大國也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亾而天亾之天命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嗣為元子撫有

大國固有莫大之休然元子可改大國易亾亦有莫大之憂無疆言其大非言其久休難保而恤可懼嗚呼曷其柰何弗敬乎敬者誠民之本而天命去留之幾也曰曷其柰何令人有惕然感動意

天既遐終大邦　節

此申言天命不可常也遐終正義曰言其一去不復返也後王後民指紂厥終終字傳訓卒字或以厥命厥終為句大非播棄黎老故賢智者藏崇信奸回故病民者任百姓無以為計其夫但知挈妻子逃去而已逃又不可免被執以歸民之可哀甚矣故天亦重哀之而眷命用歸于文武

王來紹上帝　節

此就宅洛言欲王以諴民之事行之洛也洛邑天地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天時既正四方朝覲道里適均人事又宜故云土中作洛之意原是爲此王自鎬來洛將繼天以出治當自服行諴民之事于此土中諴民之事亦不外典禮命討自服者總攬其權不諉之臣下也自服中贈合敬德意王敬作所節是也旦曰三言二乎看召公引之重在末句以證自服土中之意見非己之私言旦亦曾言之曰今作大邑自是可以作君作師配對上帝自是可以肇稱殷禮享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若柔撫事以和萬民

旦所云中乂之說豈非臣所云服土中之說乎王能紹上帝服土中則民心太和天命凝固庶幾天眷我周之命一成而不可易矣治至於天眷成則道化聿隆式昭太平之象膚功迭奏用彰文治之華治隆俗美豈不爲今日之休乎配對也杜靜臺曰配祀不是郊天乃克配上帝之意王厥一二句畢周至文武命已成矣此云然者嗣王能諴民與否未可知故曰自服土中乃成也命成而治化豈有不美故曰今休也命由民諴乃成休又以命成而見與上今休相應

按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今休孔氏曰致太平之美○陳大猷曰君前臣名故稱旦

王先服殷御事　節

作洛原爲化殷民而化殷民以服殷御事爲先化殷御事又不在嚴之威令在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比者朝夕遊處介者爲之僚佐益周御事有多遜之美非若殷御事之怙

侈驕淫人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與之俱化矣氣質之性不時而遷必有所嚴憚儆息而止或警悟愧悔而止如水之有隄防如田之有界限故曰節也邁者勇往前進言其進善不容已也治道有次第以周御事化殷臣以殷御事之化化殷民是轉移惡俗之妙機也比介或欲串說亦無妨不爲斷貳安得親近

王敬作所　節

化殷臣而曰比介却似其權盡在周御事矣正不知其根本尤在君身而正身之道則一敬作所而已所者處所隨身到處爲所作所只是參前倚衡之意無息非出王游衍

之天亦無時非亦時亦係之處所謂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皆是也下句要發不可不三字不敬德則表儀不端觀刑無自臣且不化何有於民民之不誠何能永命民不可以不誠也命不可以不永也故德不可以不敬也如此發爲妙若云兼之之說猶隔一層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　節

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以夏商之永短示之監監重失一邊修短者數也天數不可以測度敬而永命不敬而墜命者理也理則可以灼然而知天何心哉惟德是輔此所以不可不監也此以啓下嗣若功之意

今王嗣受厥命　節

欲戒墜命當於永命者嗣之今王嗣受厥命孰不曰籍文祖之耿光承寧考之休烈哉我謂亦惟此夏商既墜之命移之周者非有所也其歷年之長與短亦豈可知哉要當嗣其有功者禹以祗德開四百之祚湯以懋德開六百之傳此皆有功之君爲王之所當嗣者也嗣禹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夏嗣湯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殷況今洛邑初政天命去留民心向背皆係于此尤當乘此機而敬德以保命爲周家有功之君乎○不曰德而曰功者兼歷年而言也初服服土中之初直說洛邑初政不妨下數節又認初服句生出

嗚呼若生子　節

此言初服所係之重發明上文王乃初服句言君之圖治莫不在於初服猶如人之生子罔不在於初生初生者初學時也格物之初習爲善則知識日開聰明日啓而自貽其哲智之命正如人君謹于初政則德方能敬民必能誠而自貽其不墜之命君爲聖君子爲肖子皆係于初而已今天其命王以哲乎而聖在不可知命以吉凶乎而禍福不可知命以歷年乎而修短不可知所可知者今初服知何耳初服而敬德則哲則吉則長年不然若愚若凶若短

促深可慮也初服所係其重如此客可不謹乎○玩自貽句則不兼惡邊爲是

宅新邑　節

宅新邑正初服也吉凶歷年皆係于斯王可不乘此時而善自貽哉肆惟王其疾敬德疾者汲汲遑遑不敢緩也敬德正爲誠民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作一句讀用者以也用此德以祈天而誠民自在其中蓋誠民只在敬德之中祈天不出誠民之外文義如貫珠然天命至公豈可邀貫眞氏曰一德感通乃不祈之祈呂氏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　節

刑者德之反君德好生而以殄戮治民則德虧矣故敬德者不可用刑也淫用非彝受德滅義反側背戾是也忿其頑而以頑齊之操急者無良民持淤深者無善衆何能化民說推類而進之乃可有功若者本之躬行以感通之因其固有而利導之從容不迫馴擾調娛則優游漸漬之餘天性自然呈露而非柔化矣治民之功成矣○漢孔氏以乂民爲句若有功爲句有功亦指禹湯說照前嗣若功句謂懸鋒設韜下車泣罪而成聲教四訖之休禹之功也子惠寬仁三面開網而成兆民允殖之化湯之功也欲其

若禹湯之不用罰也備錄之

其惟王位在德元　節

位在德元猶云德與位而俱崇之意德元天下則巍然標準樹于上小民望而趨之莫不取法而用德于下尚何有非彝者哉德曰元王德本顯也刑用則一人之德敷而爲千萬人之德千萬人之光皆萃而爲一人之光豈不愈顯乎到此自然不消殄戮了一人元良萬邦作孚德普化光若日月之照臨誠民之事畢而永命自是可祈矣

上下勤恤　節

此正祈天永命之事而召公致期望之意也謂天命不常夏以遲殷殷以遲周最可恤也自今君勤勞而憂于上臣勤勞而憂于下則休可以無疆矣相與期曰夏年四百猶未大也殷年六百猶有替也我周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兼而有之而延于無窮小臣相期之意如此而何以受之欲王以小民受之而已天至遠而聰明明畏寄諸民民至微而視聽好惡通于天果能敬德緩刑以誠民則民心太和可以導迎善氣而國祚靈長終必賴之所謂二代歷年其能兼之不徒托之虛願也矣故以小民乃勤恤之實也而王可以不知所以乎○勤卽疾敬恤卽無疆之恤勤恤者因可恤而勤之也其曰者期之之詞丕若二

句謂兼二代之命然不可死說只是無疆之意以字着力說能左右之曰以包疾敬緩刑在內期者空言以小民方實受上文兼上下此止云欲王者重在成王身上臣不過輔之也吳臨川曰以小民句通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一語相終始

拜手稽首曰　節

此總敘始終申奉幣致誥之意敬德施于政令赫然而不可犯曰威命敬德宣之教化曉然爲人所共知曰明德保者守其政教不敢失墜之意受者安其政教不敢違抗之意合二代臣民共保受之召公之所能至于終有成命名

顯無寡則在王不在臣故曰我非敢勤惟恭云云而已未
者終也終對始說天命有其始多未卜其終惟能敬德誠
民則受命在今日永命在子孫一成而不易之命終須有
之而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王之名亦顯矣幣即出取之幣
臨新都必祭告祭告必祈年但祝史之册告乃是空文不
謂能所祈亦不靈惟敬德誠民即祈天永命之能而非空
口之祈也〇非敢勤稍終有成命說何妨玩上下文氣儘
妥而莫中江稍率臣民保受威德說不必從陳氏曰不敢
以治洛爲功勞也此說猶可或欲將威命明德串說以明
德爲威命正見不用刑意甚佳後學詳之

洛誥

此篇凡五段其意書予每段之首

惟三月哉生魄　節

此史臣叙周公作洛之始事舊有簡在康誥首今釐正之
初基初定基址也大邑兼王城下都洛在鎬故曰東國大
和者樂于趨事民之勤也播和鼓作民和也見士執斧斤
版築之事也播和見事一氣讀臣之勤也邦字該五服周
九服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而此會于洛惟內五服周
公咸勤役書中其所計筭料理不遺餘力如所謂物力徒
傭丈數溝洫之類豈無定策竟可行空文乎洪範大誥治

諸臣民以治洛之事也或作誥君非是誥中欲民趨事欲
臣播和也〇士字作事字見說文

第一段周公拜首四節周公遣使告卜於王而成王復之
是時公在洛邑王在鎬京

周公拜手稽首　節

洛邑既作周公遣使告卜王以作洛委公今王城下都均
得吉卜故以復之重告卜非并告洛成明辟期之也尊親二
意非對王口氣不必入講此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書命
之前

王如弗敢及天　節

及遠也原王委已之意退托作洛之事若王所不逮也不
必添知字洛之始作也乃天啓其衷故曰基命洛之既成
也乃天篤其慶故曰定命基者開其端也定有久安長治
之意胤保相東土正是達觀遍相地方之形勢何處可爲
王城何處可爲下都但勿露澗瀍意作明辟謂於此朝諸
侯於此撫萬民爲天下明哲之主也本文民字不必泥

予惟乙卯　節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卜自召公乃云我卜者周召同心故
也先卜河朔黎水者殷民重遷以河朔爲便從民願也卜
黎不吉商民之心私也改卜澗東瀍西爲王城惟洛食又

卜瀍水之東爲下都亦惟洛食洛邑天地之中周公之心
公也洛食者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吉則食墨澗瀍
地皆[illegible]云惟洛食也圖者王城下都之地圖卜者所
洛食之兆圖獻圖者規模勝槩一覽而可睹獻卜者休祥
嘉兆遂[illegible]可得周公雖無誨言而不誨之誨深于誨矣
獻卜不必舉澗水之卜觀下文卜伻恒吉可見伻來句亦
周公之詞○史氏檃曰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交流
于其間天子南嚮則澗在洛右瀍在洛左卜澗瀍之中而
吉乃營王城定郊社宗廟是爲郟鄏之地今河南是也又
循之左越瀍水之東卜又吉乃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

郊以處殷民今洛陽是也二城相距十有八里

王拜手稽首 節

成王既得公命使者將歸洛乃拜稽復命于公通節休字
稽天膺說惟卜休指卜吉匹休一段是相洛事共貞一段
是定洛事公其以予句總相洛定洛而極言其意之美也
謂天於周處諸侯之上作萬民之主何休如之公念天休
至重不敢不敬承之來相視洛邑安處臣民爲我周對荅
上天休命之道及經營既定乃遣使來視我以卜兆之休
美而常吉天休滋至王公不敢自當欲我與公二人共嘗之
據卜觀圖規模宏遠公之意豈徒爲一時計哉公其以予
億萬年敬天之休據上游以朝百辟而周祚常篤都奠會
以臨兆民而先祿永綏基隆之休未有窮期也公爲國家
計長遠若此雖曰告卜而誨我者至矣予其拜手稽首以
謝公之善言使者歸其爲予致之○匹配也配上天是仰
荅無愧之意非呂氏配宗周之說萬億敬天只就規模說
殊無意味蓋陰陽和風雨時四方道里適均故可萬年於
此朝俟去紐亂之巢穴沾密邇之王化故可萬年於此臨
民此意極佳止告卜而稱誨言前所云不誨之誨也此亦
成王之詞○按孔氏曰是求誨言亦是一說備之
第二段肇稱殷禮十三節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因示以

去志而成王留之是時公已在鎬京

周公曰王肇稱 節

國之大事在祀新都初建豈可不祀神故周公以爲洛邑
之首務不重脩心萃渙意告報祈亦是一套事如今人興
工造一舍而謝土云爾殷盛禮以無文皆祭爲盛豈不反
重無文而有文反輕乎盛乃享祀豐潔如牲牷肥腯籩豆
靜嘉之意有文者不消說得就是無文者咸次序而祭之
亦禮之可以義起者也如此說爲是有文者天地神祇社
稷宗廟無文者丘陵墳衍古昔聖賢等類未必祀典該載
也祀有文已在祀于新邑句內而無文句從上句帶言耳

舉是他務未遑獨先舉此非創始之說秩者尊卑上下有
序也

予齊百工　節

有事即下文記功教工及齊就有僚等事今王即命以下
是教成王如此施行也新邑之治所資者臣旌于既往所
以勸于將來故記功宗示功載乃教工之第一義如此乃
可以若彝撫事立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體也齊是整
飭之意不必說選擇周工無匪人何選之有從王適洛曰
予周者先從之于周方自周往洛也庶有事者謂洛邑初
政必有一番大設施微示其意而不明言欲王自操其權

也有事舊但指下文記功一邊未盡

今王即命曰　節

兩命俱命群臣或云上命典禮之官非是功是平時輔佐
王室之功祭法所謂法施于民之類是也不指作洛說褒
賞功臣乃朝廷激勸盛典故欲王首行之宗尊也功之尊
者悉記之冊則功之尤尊者可知均記之中不能無差等
國家大烝之時亦不能人人爲元祀故於宗中擇其尤尊
爲之冠而次第祀之記功不言祀元祀不言記互文也祀
在沒後先記之生前漢高祿定元勳十八侯位次正此意
也祀于他日則今日爵賞之加可知矣篤弼在新都輔治
上看受褒賞之命欲其益奮激勉勵以立新功也

丕視功載　二節

此言記功關係風化甚重不可草草丕視不是人來視我
乃我去視乎人者記功之籍播之朝廷藏之宗廟乃人人
所共見而不容掩也公私意人在教工內教者上行而下
效也登名果尊顯之功元祀果尊顯之最則百官效之亦
莫不公而推賢讓能一心徇國矣如以愛倖而濫予或以
親故而謬列則百官效之亦莫不私而蔽賢嫉能背公植
黨矣乃悉自汝教之也次節累頂說首句其朋是直戒之
詞下句其朋是承上起下之詞猶云孺子其可少徇比黨

之私乎孺子若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無所不私始
之比黨不過一人終之誕慢將遍百辟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
得而撲滅矣論功行賞徇私之流弊至于如此孺子其可
然乎疏陳氏臣下行私說非指成王身上林氏曰漢之朋
黨始于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于牛李其終縉紳稔禍
海內塗炭王方麓曰王安石配享而宋政大亂豈不真如
火之不可收

厥若彝及撫事　節

此告以修內治也彝指綱常倫理以教言若者順而調之

也事指紀綱法度以政言撫者修舉而整頓之也周公攝政時皆順常道撫國事治之大端無以越此恐宅洛初政或喜事紛更以炫人聽觀故欲其如予然如予之治嘗不敗予之臣此見在周官即前日輔我若奭撫事者以立治功以培治體正此其人王不須更換一番新進惟以此見在周工往彼新邑推心而委任之專意以責成之使各嚮就其故僚以效職于洛于以立治功于以存治體可也明者精明作者奮起謂打起精神鋭勵意氣如奭必急急于若事必急急于撫方能有功有字要看若斯須怠緩便罔功了惇者忠厚大者寬廣謂崇尚長者之風務爲優容之

度如奭未若從容以俟其自化事未撫從容以俟其自諸以成悠裕之俗成字要看若稍有刻薄褊隘的意思便迫促張惶不成個悠遠規模了精明渾厚兩者交相濟不可偏偏之則弊矣永有辭謂令聞無窮也歆動之意嚮不作意嚮說若作意嚮說又要添個知字從何處起正義曰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勝恭傳或將明作二句串說就近來之文體言亦好至以若奭不作教謂礙下文教養則拘矣此自治內下治萬民庸何傷哉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此承上起下之詞終對文武創始而言延其大業於不墜之意上文記功教工若奭撫事下文統御諸侯教訓萬民之道皆當厚其終也下文頭說出無妨不必暗含不露

汝其敬識百辟享　節

此言御諸侯之道也洛邑初政正諸侯朝享之時顧其中有誠于享者有不誠于享者不可不辨也識之惟在一敬而已敬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誠與不誠皆得而識之矣誠僞無遁情而可尋之以懲以勸矣敬就心上說享奉也多儀三句解不成享之義不役志以下推不成享之害儀兼內外言內者敬心也外者登降拜稽刲函筐篚之類

皆不敢苟也物將之者耳物有餘而禮不足雖輿馬充庭玉帛交錯祇爲虛文而一毫誠意都無故曰不享也不役志三字言無心享上應故事而已諸侯不役志于享則國人皆云享上只消以幣交不必以多儀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諸侯益無忌憚朝廷之政事其所奉行者安得不差爽僭侮哉事指朝廷之政教號令言爽是錯謬相左之意侮是褻慢相亢之意爽侮言諸侯不奉行也不享之流弊至此何以爲國故當早敬識之

乃惟孺子頒朕　節

此言教萬民之道也傳中養字何處起人因此句註又出

爲之觧曰恒心必資恒產學校井田相兼所以棐彞也大
文訓不盡又爲毗足乎只王教言爲是須字蔡訓布孔訓
分不暇蔡訓勤孔訓不及爲言我所行猶有美事未得施
惟小子分取我所不暇者而行之孔說更優須訓分見說
文月記亦王之所不暇者何棐民彞是也民有常性爲人
上者立之庠序教之孝弟使其相親相遜所以輔之也其
道多端誠有汲汲不暇者公當以教王故此欲王聽教而
行之蔡訓勉馬鄭皆云然於此不勉則民彞泯亂非享國
長久之道矣正父指武王以其撥亂反正以稱正父五教
之重不率之憂此皆正父所以棐民彞朕亦當篤之敘之

矣王能篤之敘之罔不若予民將不廢乃命矣篤者於其
深仁厚澤有加而無已敘者於其經畫區處次第之有倫
不廢乃命從王教也往往洛邑也敬哉打轉上文戒不費
惠篤敘說不必推開明農者示退休之意不必說秀重下
君末二句期之以效彼指洛邑時俱在鎬故以洛邑爲彼
裕者寬之也寬則不隘窄悠之也悠則不迫促月記云因
利而導不強而民勸因性而牖不迫而民從孝弟忠信禮
樂詩書藹然而成風所以裕之也我民洛之民遠民天下
之民戾蔡傳訓至字謂身至也愚謂戾者乖也對裕字說
遠民都無乖戾不和者謂悍逆化爲友順也言遠民則近

民可知民不用戾是不廢乃命而天命之永可知
新安陳氏曰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政
之事而今缺矣

王若曰公明保　節

新安陳氏曰此王既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
述其功德以慰藉之也明者啓迪之使不迷于所往保者
扶翊之使不蹶于所行平說不必串與下棐迪相應稱者
尸中陳說也下文揚先烈荅天眷安民生定宗禮舉祀典
正丕顯之德公所稱以教王者乃明保也以予以字直貫
至無文講揚荅和恒俱要進一步爲妙揚者表揚之意繼

其志述其事使祖父勲烈益播而增光也荅者作之君作
之師克配克享使上天眷命有隆而勿替也和者順以調
之不相拂也恒者從容以俟之不相迫也皆王上人言居
師二字贅帝和恒說和之恒之以安居民衆猶云各得其
所也俞氏曰恒者和之久也和久而民生奠矣幹止寧央
故曰居師亦是以恒爲久安長治却非揚先烈應惟終荅
天命應不永和恒四方應裕民

惇宗將禮　節

厚功宗以大禮秩而序之以作元祀即前尊顯最尊顯之
說咸秩無文包有文即前舉稱殷禮之說一以報功一以

祀神皆稱德之教也備荅之者乃一一領教之意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節

此因公有明農之志盛稱其德而示留之之意也言公之德爲我所倚賴不特今日爲然其來已久德就發用說如頑屑之遜形于制禮作樂師保之猷見于撫事若㝎何者非公之德其光輝之昭著而不可掩則上際乎天下蟠乎地其精神之流注而不可窮則東西漸被朔南暨訖合上下四方無處不到無方所可拘故曰旁作旁是旁礴之意穆穆深遠也傳訓和敬非是俗講添一容字尤謬迓非方興未艾如賓至而主迎之耳如不迎則賓亦去矣德精醲

結而景運斯隆非迓之而何要之迓衡者迓之以文武之教也蓋文謨武烈不外乎一德之勤敷而公能明光勤施以迓衡則文武之教益以彰顯而怙冒時敘之勳庶民保極之盛至今猶存耳何至迷而失墜乎公德之加于時者如此予小子復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忘祀泛指祭祀說不指擧稱咸秩之祀末句正是留之之意

王曰公功棐迪篤　節

此正留公之詞公之功卽德之所爲也無兩樣自此德之輔助曰棐自此德之開導曰迪泛指乎昔托孫寄命攝政之功說或以上文丕顯二節爲啓明光節爲輔不必從篤者厚也不是久罔不若時常如是輔啓不可去也

第三段予小子其退至文祖德七節王在洛舉祀發政留公治洛而公許留與上文不相蒙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節

此上王在鎬京留公爲其欲去而留之此下王在洛邑留公爲治洛而留之退猶云去也鎬京祖宗創業之都根本之地故王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卽欲退歸卽君位于周以守祖宗之舊以鞏根本之地而洛邑則命公治之以公元勳宿望足以鎭服人心也後者留公在後也

四方迪亂　節

開治指明光勤施穆穆迓衡說使定公宗之禮則元祀舍公其誰但初政倥偬宗禮未定故一時勳舊諸臣均未記錄故于公之功亦未能敘而安定之未定者有待而行也亦字從群臣說來敉字卽下文明禋休享意但未可露○迪字朱子訓作順字迪亂方氏曰佐變代而四海永清往東征而商奄殄滅皆敘已然之功而慰勞之

迪將其後　節

此以後來之績期望之上曰迪亂此曰迪將旣已治而益拓大之覗旁作迓衡之業爲尤擴也後乃前後之後與命公後後字亦不甚異或以爲後董者非工卽周工之卽有

僚者言誕保而先之以監工者周公德尊望重為臣監勳士師工之保即公之誕保也受民指在洛殷民大保者之德義之中調之法制之內則殷民安王畿與之俱安藩屏藩衛完固不搖治為宗周之四輔此謂啓大其後而士師工之監視寧出此乎四輔舊云四鄰形容屏衛之意匆泥或曰豳岐豐併洛為鎬京四輔詳之

王曰公定予往已　節

此與公決去留也定謂止洛邑往謂歸宗周已語助詞公功四方廸亂之功肅將者肅然奉政教于外祗歡者欣然懷敬愛于中人心如此見正當鎮撫洛邑以慰安之不可

去也若去則誕保無人守成無助是困我也故曰公無困哉康事即誕保受民之事如篤敘棐彝和恆居師任若彝撫事之責期明作惇大之功是也無斁者言汲汲行之不敢厭倦乃願治無窮之心也非分任其責之謂公勿替刑正是留洛於中有保民工夫世享者沐誕保之餘澤也公常為士師工之儀刑則士師工將以公之誕保者保民于無窮而四方享公之澤者亦無窮矣百僚觀法膏澤旁流治在洛邑而化及四方化在當時而澤流後世下慰人心上體君心皆係于此留奈何可去

陳新安曰公無困我其辭危四方世享其望遠

周公拜手稽首曰　三節

此下三節舊云王許留說然細玩語意還是要成王宅洛之意非許留也張廷九官命必相讓無一命而竟受者公方以明農為志公定一言方出於口而治洛之事即任於身曾無半語推托則所云退休歸老蓋假言哉予嘗詳玩語意既云許留如何又要成王來相即要成王來相視亦當云相洛不應云相宅語意蓋云孺子既來相宅如何又好去而歸周還要留在這裡為君其大惇典惇獻作四方新王作後王恭已之倡洛邑天地之中自是宅中圖治則萬邦咸休而王之治績方成若舍之而去則績不成了如此

說何等妥貼若公已治洛王已歸周何以稱新辟何以稱恭先又說甚麼時中乂耶蓋強王留洛也下節云予旦如何好留後治洛只好率衆臣篤烈以佐君子以慰民仰望作臣乎先成君之刑弘祖之德如此而已豈敢偃然居中土以鎮撫哉至於承保節不過順王之命而演之故曰王命予來殷民受于文王故云承保文王受民大烈成于武王故云越光顯大烈考武王弘朕恭者殷墟難居殷民難化以此難責之君故云然也下節正是弘朕恭愚見如此但舊說相沿已久故仍錄於後高明者酌之

拜手稽首曰　節

承保即誕保之意兼教養不妨此處可兼教養了二句一
氣下文云誕保文武受民則此承保之兼武王可知弘恭
展盡事上之敬也

孺子來相宅　節

孺子雖去還當時來相視此宅圖之典章文武所講畫之
成法惇典者率由先王之舊章殷之賢臣前代所任用之
治人惇獻者簡錄先民之耆德以此致治邑初成而君臨
撫豈不是新王以此垂法王謙恭而後王皆恭豈不是恭
先中乂者宅中土以治民兼教養說咸休民生安民性復
風淳俗美沐浴膏澤也成積者人君以萬物得所爲極致

休及萬邦治民之功豈有不成者乎功不成謂半上落下
○新辟二句俱入獻典新辟法度修明賢智耆庸也恭先
恪守成法尊賢下士皆恭德也分屬者非是中乂中亦兼
二意法必監于先王則無愆材必收于異代則相習

予旦以多子　節

舊云此周公所自效者多子御事即士師工篤前烈文武
受民正成烈所在篤之工夫不外政治教化此句重荅師
以下四乎俱承篤烈來荅師者民望治而旦誕保是慰其
心也乎先者勿貳勿欺臣之信也旦乎而後臣咸孚是孚
先也考成也民不化則新辟表正之範未成旦能導之故

曰考朕昭子刑單盡也文祖之德怙冒修和無處不徧而
殷民不靖是後人將祖德滲漏了今旦能篤烈是單祖德
也非祖德不單乃後人不能單故曰乃單文祖德
此四段必有成王再命周公許留之詞及王歸鎬京遣使
來洛毖殷命寧而今不可考矣

伻來毖殷　二節

此是成王已歸鎬京遣使至洛毖殷寧公使者且歸公授
使者達王之詞并祭禱之祝文與責難之意
毖殷命寧俱重毖者戒飭之意必有文告丁寧訓誨如下
文所云教條次第者必不爲殷此正無斁康事處命寧者

致命于公而安寧之即前褒功教字非問安之說所以報
翊亂之功也黑黍爲酒和以鬱鬯且有二卣之多其禮盛
曰秬鬯之酒明潔禋敬所以事神休美之物也拜手稽首
以此休享公其詞恭總見事公如神明爲非常之禮故周
公不敢進獻而禋于文武也或云不可露事神之語則公
何以不宿而禋文武乎禮重不敢當故不宿君寵又不可
郤故禋文武非榮君賜之說休指酒享奉也二卣是兩中
尊兩尊何以爲盛享神之物也禋文武以其受殷民也禋
祭名精意以享之謂與上禋字異○按秬黑黍一稃二米
和氣所生釀爲酒名秬鬯以其氣調暢也鬱者鬱金香草

也者以和酒酒不和鬱名秬鬯和鬱始稱鬱鬯經文但言
秬鬯蔡傳云鬱金香草設尊有二爵為上卣居中彝為下
未祭則秬鬯盛于卣既祭則鬱鬯實于彝益灌地降神始
和鬱也宿進爵也此宿字乃自飲之意三宿之宿乃進爵于神前

惠篤敘　節

此祭之祝詞為成王禱也言王之一身所係甚重我先王
精爽在天當默佑之福莫大於好德願陰誘王秉順文武
之道篤厚而不忘次第之不紊以續承先烈無失德焉福
莫大於康強願保佑王躬善自調攝心和而氣和氣和而
形和無有遘過疾害而身康強焉子孫王之亂則令子孫

萬年厭飽乃德亦如王之篤敘也殷民國之本則令率德
永年享有壽考亦如王之康寧也乃德乃字猜文武引申
也長也殷民有壽本向化來後黑子孫殷民之福皆王之
福方是為王禱

王伻殷乃承敘　節

此非祝詞乃對使者陳告于王之詞此節緊要在一伻字
有躬行意欲王不徒以言教以身教也通節一氣說在承
敘讀蔡傳至萬年為句未妥大意云遣使慈殷其教條次
第不過空文不以身率之亦不聽受須必端本澄源使殷
民心悅誠服方能聽受教條自今日以至萬年之久莫不

承觀我孺子之德而懷念之也曰萬年曰承期王之能
淳世世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　節

此第五段記周祝祭事以附篇末其次第當在文祖德之
下伻來之上乃成王在洛時所行者也
戊辰十二月之日也冬祭曰烝烝祭因歲而舉故曰烝祭
歲因歲祀并告留後故各用特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
一特牲郊祀之禮也宗廟之禮太牢而用特牲故曰盛盛
者數取簡也騂赤色周所尚也必告文武殷民文武所受
也王命作冊以告神也逸祝冊讀祝也逸史官名冊中惟

告周公留後治洛見不他及重其事也王賓諸侯之作賓
王家者以王殺牲禋祭祖廟咸至以助祭也太室清廟中
央室也祼以圭瓚酌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此方行禮
之時尚未命公命公在一獻之後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
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面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冊命之
王命周公留後治洛作為冊書命史逸以冊書誥公逸誥
即所謂史由君右執冊命之者也此冊與上冊不同此命
公之冊上告神之冊在于十有二月者上紀日此紀月互
文以見義也於是日告神即于是日告公見不輕于委任
也

附騂牛一文行烝祭歲舉之禮遣當告公留後之事欲烝
而再告則於神爲黷欲告如常禮則於公爲褻於是酌二
禮而獨取其尊行烝祭而特異其品文騂牛一武騂牛一
數取簡色尚正以宗廟同於郊祀不拘其常以享帝行于
享親不以爲泰禮以義起事在創爲以文武乃受命之君
而留後爲非常之任也

惟周公誕保　節

史臣記周公留洛之後誕保文武受命之民惟七年而薨
記公之始末也誕保不外教養史臣撮其大意作結語○
又按日記七年不作公薨謂是成王之七年未知然否

尚書晚訂卷九

明金壇史維堡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鼎如甫輯

多士

武王克殷之後周公以殷民頑梗難化遷之于洛其中
亦有有位之士至是洛邑既成周公留治于洛聽政之
初乃總呼多士以王命誥諭與之更始

惟三月周公　節

史臣敘說成王既歸宗周留周公治洛惟三月周公始行
治洛之事于新邑因傳王命以告商家有位之士蓋因商
民始遷不安其業故呼多士而誥諭之告中有開諭勸勉
二意下文革命之公遷洛之意所以開諭之也保業安居
克敬不克敬之說所以勸勉之也舉商王士以該殷民非
化殷民先告殷士也○十二月受命越三月始告多士或
云前此猶冀王遷愚謂年前冊誥公已安然受之何以復
冀王遷乎在洛不力止其去到鎬復欲強其來歸轍未停
行輿又駕何往來不憚煩也却未必然

王若曰爾殷遺　三節

此周公傳王命告殷士以革命之公也多士多方文俱潦
倒只依注訓釋之而已不必云其句應其句其句貼其句
首節弗弔言殷不爲天所恤故喪之勑者革之也終與受

紂文祖之終同○式倚弋者歎其不見而取之也小國二字不必云勢不敵豈勢均遂可弋取乎重一亂字天之不畀爲紂之亂也罔固亂領者覆之弼我栽者培之也求位應轉弋取○三節天不固亂而弼我何以見之惟我下民秉爲而已如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皆尚歸周此皆下民之所執持作爲而天心見矣故承之曰惟天明畏言天民之相因也明畏言大顯然可畏

我聞曰上帝引逸　節

此即桀之亡以明紂之亡也引逸句泛說日用間惟天理最安逸上帝于人每每欲導之安逸之地如作德日休即

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于逸自趨于危日記人知有逸欲之逸而不知有義理之逸順理則裕是上帝引逸也從欲惟危則有夏之不適逸也降格漢孔氏訓至戒唐孔氏以災異爲至戒嚮向之也降災異以譴告使之懼而修省猶是不忍棄之之意故云向之惟桀大肆過泆之行且有嬌誣之辭于是天罔念罔聞廢其大命而降罰也觀夏之亡豈不可以知殷之亡乎引如思若啓行若翼之意格如伊洛竭之類有辭如日亡乃亡之說

乃命爾先祖成湯　節

此自商之興以明周之興也湯乃懋德建中之君故天命之爰革夏正俊民畢來元聖爲相後乂也甸治也只是經畫之意不必入分布遠邇意或及井牧什伍大非

自成湯至于帝乙　節

言商家賢君之多皆守湯之家法顧諟明命湯之明德也罔不祇肅湯之恤祀也曰罔不言湯後諸君皆然重後王以引起紂意明德恤祀舊至平對一說敬神亦是修身中事總來是一個明德觀下文不明厥德可見條之

亦惟天丕建　節

亦惟者天不但眷湯亦眷後王也丕建就國祚說保者安而不危乂者治而不亂所謂丕建也罔敢失帝不必再入

明德恤祀串王就兢業業不敢失帝之心說串下配天澤民即是不失帝心王方兢兢日操存于心不敢失帝之則敬之至也推行于民罔不配天其澤仁之普也此王對說兩說俱好配天云者薛氏曰無所不浹天之澤也王者宅天下無被囊此界之殊配天其澤也澤與天同流之意此商後王不以天眷自是而修德愈至也

在今後嗣王　節

誕罔顯于天言不明天道也天道且不明又何能守家法所以不能聽念先生之勤家勤家事所包廣如求賢恤祀澤民皆是上不明天理下不念祖宗大肆淫泆無所忌憚

其于天之顯道民之敬畏尚復何顧哉言滅天理亦不顧
㖙民心亦不顧也民祗只就只說民可畏故曰民祗戒指
天命說者非是不保大喪國亡身我也不畀節又反覆言
之明天之喪殷由紂自取

凡四方小大邦喪　節

以上五節言紂不能如商先王之盡君道而亡與夏亡對
看此下三節言周之所以興與湯興對看此節乃起下之
詞自古小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
國商罪貫盈我周奉辭伐之豈私也哉有辭謂聲罪致討

王若曰爾殷多士　節

申言周之革命一由于天言不可動搖也此節虛意俱在
下節下節命割殷卽帝事也告勑卽靈承也曰惟我周王
見多方之罔堪也告勑者革其不正以歸于正也帝命割
殷我卽告勑是周之伐殷一于從帝無二適也由此言之
周一天也天之所在誰能違之惟爾王家斷乎不容不從
我周矣若不我適是二于天也天豈可二乎我適言當奉
我正朔遵我文軌不可反側動搖也王家指商之孫子士
民

予其曰惟爾　三節

此以上述夏商周之興亡以釋其䚷覦之心此以下述遷
徙之故以消其怨望之志○按遷洛中有三意皆諸儒未
暢訂之于後

此三節乃遷洛一意欲遠邪就正無度節乃起下之詞本
意在下節無度指叛亂言爾動指遷徙言變自乃邑言自
作不典指所當遷是汝自召之禍○予亦念天節殷邦大
戾紂既死武庚又死其地不正猶云地方不好不可居蓋
其地有惡厲風生于斯者鮮有良民所以換個好地方爲
你居處也○居西節特字指大戾言爲大戾之故遷汝居
于西爾自東徂西闔闢遷移非我一人持德不安靖樂爲
勞擾是惟天命如此遷何以爲天命他處皆爲良民善衆

而此地獨叛亂他處皆享遐齡壽考而此地獨兵誅舍其
舉火其身汝更始此天之意也汝無違越言當安洛不可復
叛不然將殄滅之不復再有後命告戒之矣是自貽伊戚
無我怨也洛在鎬東而云西者唐孔氏曰從殷適洛南行
而西向故爲西不靖不必又入仁民意

惟爾知殷先人　節

此二節又是遷洛一意欲其改行可用惟爾知節作一句
言爾多士生長殷邦豈不知殷先人有冊書有典籍載殷
革夏命之事既知殷之革夏又何疑于周之革殷乎知之
而猶疑者汝等之心皆曰周之革命如商用人則不如商

耳而于夏士職之尊者遡備在王庭職之卑者有虞在六
僚周于殷士未嘗擯用也爲此怨望正不知用人將以圖
治名器不可假人我一入（指成王）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我
敢求爾于大邑商遷之洛者正望爾改行從善于以循商
迪簡服僚之故事矜爾而用之倘爾去舊圖新將王庭百
僚不難至矣爾終不化我且奈之何哉不用爾非我罪也
天命有德不可以私非人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　節

此節又是遷洛一意爲㦸等從奄來自奄從伐奄歸也奄
助武庚叛者王未嘗親征曰朕來自奄周公奉王命也四

國殷管蔡霍也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悉從降減乃止明致
天罰移之遠居于洛使離其惡俗比事臣我宗周化爲多
順其罰輕其恩厚見不可怨望也降命遐移如今減死從
流之意比事臣三字只一義遜順也順非一端故曰多化
悍逆爲友順家爲孝子國爲良臣乃期之之詞不作已然
罰輕恩厚不可分貼

王曰告爾殷多士　節

此告以作洛之由我惟不忍爾殺故惟此命有申凡革命
之公遷民之意反覆啓告無非欲爾省悟謀長久居非但
此也嘗洛更有二意一爲諸侯之朝覲會同無賓禮之地

鎬京又遠故作王城以爲會之使至止可以禮覲一爲多士
奔走臣我宗周多順無安居之地故都已墟故作下都以
處之使式化爾以安居故也二句文氣抑揚歸重下句上
多遜期之也此多遜稱之也

爾乃尚有爾土　節

王仍舊證言遷洛而爾田已收爾業已廢爾宅已蕩雖廢
弛不靖無責矣今土田庶幾有之則可以力耕所事庶幾
有之則可以經營所居庶幾有之則可以棲止在洛一一
不失其舊爾何爲反側怨望哉意當時殷民懷土者有遷
徙失業之憂故覘之如此若作勉詞則與後節重了

爾克敬天惟　節

此以禍福之機勸戒之欲其有所畏慕而安于洛也保業
之道一敬而已克敬者小心畏懼兢兢業業惟有其所當
有寧其所當寧怨望之言不形蠢動之行不作是也敬德
足以格天故天畀矜畀矜即下安身裕後之意不敬反是
不有爾土亶徙之也豈惟無土并殺其身敬誠保身保家
之本自求多福莫過于此

今爾惟時宅爾邑　節

此申言敬則得福之實宅邑繼居着力說即克敬也有幹
有年獲福于身小子乃興貽福于後即畀矜也與衆同井

爲邑惟已所止爲居宅者相安定處之意繼者相承父處
之意誰時二字含不反側動搖意在內宅爾邑者安其井
疆不復遷竄流亡也繼爾居者革創之後即爲世業朝于
斯夕于斯承建乃家而綿綿接續于無窮也幹者耕田鑿
井出作入息勤所事也兼四民爲是年者外王罰享遐齡
無夭札也小子乃興子孫繁衍或有英賢足爲世用皆是
以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安洛之利孰大焉乃甘爲
不靖哉

王曰又曰　節

革命之公遷洛之意作洛之由安洛之效凡所言皆爲爾
之居止欲汝保之也言倣居而土田在其中矣○殷革夏
而夏民即帖然周革殷而殷民屢騷然可以觀商周之德
矣

無逸

此篇以首節爲綱二節言無逸之要在重農而以小人
之失反証之昔在四節舉三宗以無逸而壽後王以逸
而夭厥亦四節文王以無逸與商紂以逸亡繼自今二
節欲其法文王之無逸戒商紂之縱逸我聞二節舉古
人之受言而以慎諫戒之自殷王三節舉古人之迪哲
而以信讒戒之末節乃叮嚀之結語

周公曰嗚呼君子　節

君子如義農堯舜禹湯皆是不獨三宗文王人君一身主
宰天下總理萬機一念不謹遂貽四海之憂一事有失或
致千百年之患故君子以無逸爲處所而居之存兢兢業
業之心爲汲汲遑遑之計動靜猶是食息猶是無一時之
作輟焉所猶王敬作所之所○一說無逸就心言謂君子
精神常運則常新無所徃而不在于勤此是居敬到純熟
田地與敬作所者不同看來亦無甚異

先知稼穡　節

此節推所以無逸之因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作一句讀
先知則知緊緊相應蓋身居九重之上而心常動悉三農
勞苦便是知了不必說備嘗而後知意乃逸之逸就君位
言緊緊承上一氣讀所謂以勤居逸也非是先勤後逸亦
非以勤爲逸樂而居之之說小人之依當就小民所恃以
爲生處寬說若細定在稼穡上則先知稼穡後又知稼穡
便不成說話矣

相小人厥父母　節

農夫之子生乎豢養且不知稼穡艱難遂至縱恣放誕輕
侮父母况生于深宮長于富貴者乎乃逸者嬉戲遊蕩縱
樂偷安也與上乃逸不同諺誕誣俱就言說粗俗俚鄙曰

[illegible]安逸者侮曰[illegible]長上曰[illegible]者古老之人言不及
時也無聞知言不曉事不肯安逸受用甘自勞苦也否者
猶云不如此便如欲說字恭誠行說不從〇一說小人對
君子不逸即在人君上蓋暗指桀紂也詳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　一節

舉三宗以示法遠重無逸分敬和仁太拘至高宗分和發
于身和達于政和著于民則益非矣〇中宗先知稼穡之
艱難知小人之依是以其修己也以敬其治民也亦以敬
嚴者莊重不浮恭者謙抑自下寅者欽肅收斂畏者戒懼
不寧俱就心說不必分存發內外天命句緊頂說天命天

所命于我之理也一敬中蘊而以天之理檢吾之身凡動
作威儀悉約之規矩準繩中金仁山所謂以天理為尺度
不敢踰越也嚴恭寅畏長正自度之工夫不可以身心分看
治民祗懼者匹夫匹婦一能勝予如朽索之馭六馬萬方
萬民罪在一人如負重之履春冰怠荒安寧正祗懼之反
串說治民內不必強入政教只按知稼穡艱難意作為切
呂氏曰敬則有壽之理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
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
于檢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在不言所以享國有七十五
年之久

其在高宗　一節

高宗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
故于稼穡艱難備知之作其即位則知小民之依乃或
亮陰丁父喪也三年不言恭敬淵默以思治道也思之既
精蓄極而流故發其和順悉當于修身治天下之理其為
政也朝夕惕勵盡心于教民養民之事不敢有怠荒安寧
之意是以舉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禮樂教化蔚然
于安居樂業之中而嘉美安靜此殷邦也至于小大之民
蒙教養之澤莫不優游于太平之世謳吟頌德則有之豈
有怨于心或怨于口者乎蓋神凝志定固為長年之基而

和氣導迎又足致長年之助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　一節

祖甲祖庚弟也高宗嘗欲立之祖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間
故云不義惟王與小民出入同事作其即位故能知小民
之依惟知民依故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庶民眾民
也而鰥寡則眾民中之窮者保者安之也惠者加之恩澤
也有分田制里省刑薄斂之意不侮即下文惠鮮侮者輕
忽之也不敢輕忽時時留心尤加周恤也俱就發一邊說
仁者自壽與上節意同

自時厥後立王　一節

生則逸二句言逸者之多也不必以下句作推原起下文說不知稼穡二句照書說下不聞句申上句也惟耽樂之從尚何惜于民依此條與三宗相反舉之以示戒罔克壽就享國說自其即位時計起耳金氏曰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聲色之奉驅騁田獵之娛嗜慾玩好何求不遂一有縱恣之心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蟊賊也其能永年者鮮矣

周公曰嗚呼厥亦　節

無逸之君豈惟殷三宗我周又有文王而文王則本于太王王季一基王迹一勤王家王業所自始也抑者貴而不

驕富而能降其自視儼然無一毫矜誇之意長者上嚴天命下顧民碞其自持兢然每每存忌憚之心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此二祖之心法所以開無逸之源故曰源流深長無逸却從此來故曰無逸之本

文王卑服卽康功　節

此下三節言文王紹抑畏之傳而能盡無逸之實也自卑服至惟正之供根克自抑畏來卑服節言其約已裕民之心乃無逸根本二句一意淡薄堅忍則志氣清明自然知民事爲重而圖之不已也卑服非止惡衣服凡所服用皆從卑損康功以除殘去暴言田功以分田制里言卽言心不言事

徽柔懿恭　節

人君勢位尊崇與民隔遠所以視民之若樂不能體卹矣故貴有近民之德剛者難徊故利用柔而柔儒則不嚴毅柔者委婉巽順而筋骨自存非一味軟熟也傲者輕世故尚其恭而足恭則不懿懿恭者謙莊收斂而節度不失非一味阿逢也文王有和易近民之德且極其美則于情何所不體哉故小民則懷保之懷保者念念保護置之生養安全如慈母之愛赤子也小民中有鰥寡惠可以鮮之如草木稿悴沃之水便有

生意也懷保惠鮮欲以和民也然豈一時一日之勸而一民一物之和哉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食且不遑暇惟欲天下之萬民悉蒙懷保惠鮮之澤家給人足無一不得其所而雍然和也文王心存乎民如此雖當食而何暇也哉此節分明一氣說下而註却以恤孤獨勤政事分爲兩節却非懷惠二句根近民之德來惟和易近民所以能體卹周至也用咸和用字承懷保惠鮮說和字要理會所寒暑雨舉無怨咨仰事俯育各遂所欲一團休嘉之氣蒸于宇宙方謂之咸和只就養說不必添出教來

文王不敢盤　節

遊以省方田以講武國有常制也文王弗省耕省斂則不遊非蒐苗獮狩則不田不敢以是爲安逸而無度也夫盤于遊田則君行師從供億必煩文王不然故以庶邦惟正之供自然足用何必多取于正貢常數之外乎以上皆文王無逸之實善繼太王王季抑畏之心者也受命爲侯年四十七已中身矣又享國五十年之久焉其壽如此畢服至此大率俱是知民依不敢逸之事蔡傳截然分四件作對殊爲牽强且言崇儉則遺康田言恤孤則遺柔恭言勤政則遺和民言戒逸則遺正供不可從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　節

此二條欲其以文王爲法以紂爲戒也文王盡無逸之實享歷年之久固萬世人主法程也况子孫乎則其二字直貫全節只一句書觀者察災祥也逸者節勞倅也遊者省耕斂也田者習武備也惟正之供鄉遂用貢循其什一之規都鄙用助遵其九一之制也葢欲禁横斂必先絕横斂之源淫于四者資費無度勢不得不横斂四者旣省用有常經應以萬民惟正之供自然足用不必過求也則字內有抑畏知稼穡意不淫于此則康田懷惠云云彙舉之矣豈不能如文王之享國乎呂氏曰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晏坐朝逸也周穆王車轍馬跡遍天下遊也太康畋于洛表十旬弗返田也此皆淫者○嗣王只指成王

無皇曰今日耽樂　節

耽樂指觀逸遊田說乃非民以下極言耽樂之害以見不可寬假也人君縱逸其始未必便沉溺不過自寬曰吾惟今日爲之明日不復爾也然即此一說已非民之所法天之所順况此際一開日復一日將舉國化爲耽樂猶商受酗酒舉國化爲崇飲故終戒之曰無若云云酗酒是影說非直指酗酒爲耽樂也末流之弊至于如此則享年之促可知○訓字解法字民不法則離矣天不若則去矣時人

人字兼臣民言無皇句原淫樂之始使深絕其微無若句要淫樂之終必至此極深戒之也

周公曰嗚呼古之　節

此二條又推出聽信忠言一意戒勉之古人即指三宗文王三宗文王德業之盛宜無待于臣而其臣猶相與訓告之如何爲逸如何爲無逸無逸如何而利縱逸如何而害開陳懇切無所囬互此之爲訓告未也又相與保惠之訓之而或有志于無逸則保養其善端將順其美意致迎機之助爲誘掖之圖毋使中止焉此之爲保惠猶未也又相與教誨之保惠之後又恐萬一流于逸則規其偏而歸于

正致其曲而底于成如寢居有贄御之箴論事有瞽史之
導晏居有工師之誦皆是也此之謂教誨非木爲方爲匪
成而益底于極之說古人臣忠愛無已如此則其君之樂
聽可知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用舍明而不悖自
然公足以服群情明足以燭奸佞當時之民無有敢相誑
誕變易名實倡爲幻妄之說以眩惑君心者盡正論常伸
則邪說無間可入自然之理也

此厥不聽　節

此厥不聽即指不聽忠言人指在位之臣訓之蔡傳訓法
則豈法君之棄忠言乎非然也孔疏以教字釋之謂君不

聽忠言則好聽邪佞凡邪佞之人教之以非法闇君受而
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法之小者大者無不變亂言
變亂正法盡也此疏妥明此句正與譸張句相反正刑中
王之法也小大皆指正刑所包甚廣省刑薄斂安得而盡
之法變必至擾民故民心違怨口詛呪如此而國有不危
者乎兩民否因法之不便而不然之也孔氏曰違怨違其
命而怨其身詛呪告神明令加殃咎也夫民之怨恨蓄于
中至形于口愁忿嘆息上徹于天視嘉靖咸和之景象何
如哉是棄忠言之獘也享年之促何待言乎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　節

此三節比前又進一步言三宗文王兼聽忠言民固不敢
譸張爲幻雖或有之亦未嘗存忿疾之心也廸哲只是知
民依知民依哲也知之而能踐其所知使民得所依是廸
哲也知而不行何貴于知四君于小民之依不徒知之實
允蹈之或治民祗懼或嘉靖殷邦或不侮鰥寡或咸和萬
民是實能以其所知施之政事以盡無逸之道者也○謂
祗懼嘉靖保惠咸和等事見之行事方爲廸哲若一旦謗
言入耳輙起忿心并治其罪其所爲知者安在故聞謗而
修德引咎毫無怒意此所以爲知之真也不怒則益修民
事所知不昏故曰廸哲不治謗乃知民依中第一件要緊

事非下一層

厥或告之曰　節

所謂廸哲者豈徒忠言之至樂于聽受聞謗言之來亦不
足芥蒂三宗文王其軫民也甚切故其反己也甚周厥或
告之曰小人心中有怨恨汝者口中有詈罵汝者則大自
敬德益修其所未至如祗懼嘉靖保惠咸和等事[illegible]
施之未當而脣置之乖方也其所詛毀之愆出于風聞未
必足信安而受之曰民非妄言果是我之過失沒于自修
又安于自咎不出虛假信實如此至誠所發心口如一誇
言一聞怒心俱化豈啻不敢含怒已哉有聞謗而含忍

者發于中而怨于外是假之也又有閑謗而不敢含其怨者是知其爲可怨之事而欲去其怨之之心猶强之也不曾不敢云者本無怨也何含之有且資之以進德釋怨何不敢含之有正如令巳從人樂取諸人境界時講俱是不敢含怨非不曾不敢含怨又曰不敢含怨者僅能怨人未盡反巳不曾不敢者責巳忘人見非忘是如乾坤之量藏污納垢

此厥不聽　節

此字指迪哲言不聽則譸言得入之矣人或誑譸變亂實告汝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虛誑之言信爲實依妄

望其皇自敬德且引爲巳愆哉君道以含容爲量聞謗輕信是不念爲君之道而厥心之褊隘甚矣二句串不寬綽正是不念處輕信必至加刑輕者罰之重者殺之人之受禍不同而怨上則同皆聚于人君之一身矣雖欲久享其國其可得乎○則信之則字是不察虛實之意○無逸之君勞心于民事自無暇計及于謗言且恐罪謗言人都箝口結舌無有告我以善于民佞益有所妨故不敢也幽厲監謗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决必至大潰不可收拾亡秦立謗木而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周公豈虛語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玆

前言巳盡無復他說惟曰監于玆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玆者監君子之居動而以三宗文王爲法監小人之譸怨而以後王商紂爲戒聽忠言而毋開怨詛之端聞謗言而切儆德之念是也

君奭

書序謂召公不悅周公之留周公乃作君奭以明巳志此亦千古難明之事矣今依蔡傳作召公告老周公留之之說

周公若曰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曰君尊之也稱名古人尚質也燕世家紀召公爲周公之同姓

弗弔天降喪　節

此五節言天命去留係于老成人之去留欲召公與巳共保之也弗弔言天不愍殺者天棐忱句對弗弔降喪四句厥基就國祚說棐忱只言天命之隆若者未定之詞言其吉其凶都料不定言外意惟在人之留不留耳此意在下文

嗚呼君巳曰時我　節

緊承上說天命吉凶我固不敢知所可知者惟在賢臣之去留耳君曾有言自任曰輔君誠民以祈天命是我之責言猶在耳君忘之耶豈惟君有是心我亦有之當今之時

民罔尤怨違背天命者可安矣然天命無常今日之舒安
知不爲異日之威故我不敢便以帝命爲可安而弗遠念
天威之可畏于民無尤怨違背之日也我之心亦君之心
也若此者何也蓋天命民心去就難必而機在于人朝廷
有人則民心悅而天命固厥基永孚于休矣朝廷無人則
民心離而天命去其終出于不祥矣大臣去留係國家安
危豈細故哉今君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我後嗣子孫
無人輔助大不能上敬天下敬民驕慢恣肆遏絕佚墜文
武光顯之德可委之退老在家而不知乎○念天威念字
內有留身輔君敬天民揚前光意不敢寧者保泰持盈也

惟人下要補召公去意光卽文武敬天勤民之德遏佚就
是弗恭○我亦三句舊講覺纏繞思意當以天威句絕上
云我不敢苟安天命不念天威下云及民心無尤無違我
亦念之如此講更爽而不繞

天命不易　節

我于帝命不敢寧天威欲永念者何哉正以天命不易保
而難信也蓋天命不常或方來而卽去或始予而終奪何
所據而信之惟君有明德乃可以嗣守于不墜耳大凡繼
世之君乃有墜矢天命者只因無人輔佐孤立于上將前
人敬天敬民之明德不能經而歷之嗣而續之故天心厭
棄辛于喪亡耳向使輔助有人命豈遽墜哉此見召公不
當求去○惟難信故不易保一直說墜命句泛言非指成
王內有無人輔佐意經歷者身親踐履之也敬大敬民便
是明德不可分恭德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　節

維世之君得老成臣正方可以紹前休而保天命在今予
小子旦夙夜在公又留不去豈眞有格心之術能正君哉
惟以前人文武敬天敬民之光德付于沖子之身使其事
天治民一遵家法不至遏佚云爾我心如此公將無同乎

又曰天不可信　節

承上言我欲輔君嗣德正爲鞏固天命計也蓋天雖不可
信而我之格天則有道有道如何惟又留於此以輔冲子
使寧王光顯之德延之于無窮則文王誕膺之命亦傳之
于不墜耳寧王之德旣不斬于其子則文王所受之命天
肯遽舍之于其孫哉有世德自然有永命此感通之必然
者也我道卽着周公自說武言德文言命不必拘泥延德
卽上經歷繼嗣意不釋有戀戀不舍意我道如此召公之
道何如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　節

此下四節言商六臣之烈欲召公匹其休也格天格帝下

同天以徧覆言治化與天無間如商邑用協四方丕式是
也帝以主宰言治化克厭天心如典禮命討仰當無愧之
意保衡者言保護王躬而天下悉取平焉不言治功格天
之澤再四未艾也乂王家就政治修明法度振舉說巫咸
奉承宣化不負圖任之心甘盤論學訓志克起中興之業
皆一時之賢臣也保衡即伊尹曰保衡者太甲尊之也太
戊嚴恭寅畏治民祗懼寛然覈謨建中之家法矣治化淺
深不在所重伊陟臣扈調和犄稜之原故曰格上帝巫咸
將順補益亮工熙載之事故曰乂王家伊尹相兩世子陟
又相太戊巫咸相太戊其子賢又相祖乙勲望相傳累世

台輔不以寵利爲虞不以君聖求退見召公之不可去也
說命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則武丁得甘盤之助亦久矣
或疑文武之臣不及太公武丁之臣不及傅說以爲非世
臣者舊故從而遺之陋哉斯言築岩釣渭何損于名世豈
周公若是褊歟太抵列敘諸臣必指優劣此俗儒陋見也

率惟茲有陳　節

茲者如格天格帝保乂王家皆臣道也六臣循性此道以
事君陳力而就列不敢輕去故能保乂有殷國勢則安而
不危國法則治而不亂也有殷保乂則殷先王之有德者
知矣殷家之禮凡先王之有德者其升遐之日皆得以[illegible]

配享于天而多歷年所也多歷年所不必總商祚說還就
各君說爲是孔氏以所爲矢如今年甲乙明年丙丁之謂
陟升遐也陸氏曲說不從○前講有陳却是玩之

天惟純佑命　節

商有六臣輔君故天之眷商純一謂有隆勿替也貞元會
合自然英賢輩出俊乂充庭國家有人而實矣在內則百
官之著姓者王臣之徽者莫不秉忠貞之德明致憂國之
心而分猷念以相從是內之實也在外則微而小臣與藩
屏之臣如侯服甸服之諸侯況又皆篤匪躬之義而奔走
以趨事是外之實也惟此內外得人各舉其德以輔助君

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凡有事于四方不事指征伐會
同宜推關四方之臣民莫不心悅誠服至應侯志若龜之
卜若蓍之筮信而乎之也此六臣格天生賢之效也○孟
子云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故以有人爲實六臣不在商實
數內內外有人正是實處惟茲二句總承內外有人來作
過文乂字即乂王家之乂輔助之意一人指成湯諸君孔
疏以稱德爲君舉賢有事指發號施令備錄之

公曰君奭天壽　節

此節欲召公匹休商六臣也謂天命至公其壽人國家使
綿延長久者豈偶然哉以其大臣有坦然無私之德通[illegible]

于天故能仰當天心而壽之耳如伊尹以下六臣皆能盡
格之實所以保乂商家久安長治歷年有六百之多何
其壽也及商紂嗣天位而崇信奸回播棄黎老國無平格
殄乃驟罹喪亡之威天豈私壽之乎國祚長短係于大臣
有無若此而君可去哉當置迫切之歸心爲周家永久之
慮凡輔君延長世德繼續前光盡竭力圖之則我周有平
格之臣上天必有凝固之命而國壽矣其治効豈不赫然
明著于我新造邦而與商臣格天格帝乂王家之烈相爲
光映也哉〇天壽就國祚說平格就大臣說大臣與社稷
一體故不以一己爲壽而以國祚靈長爲壽平格二字庸

平者不傾不側無低無昂其心一至公無私若絜之以矩
而受之以衡然平者天之道也故一平自足通徹于天而
陰培國脈此句泛論其理下二句方指殷說保乂上補六
臣平格保而不危乂而不亂正是天壽作自然說永念不
但乂習不去爲天命民心無窮之念也內有輔君嗣德不
遐前光意固堅固也命堅固則壽矣就周家王業說厥亂
只指國家景運昌隆太平有象說不必說到召公身上謂
身與國俱顯

王曰君奭在昔　節

此下七節舉周五臣輔君之功勉召公之匹休也剳殷意
輕起下文耳申勸只是丁寧反覆之意非先勸文王重勸
武王也大命得于武王故從武王說起下文又遡文王文
乃基命之王也

惟文王尚克　二節

言文王之聖尚賴五臣之輔修者承敘式化理而不亂和
者涵育薰陶順而不乖王德教說養在其中以修爲教以
和爲養則不可曰尚克難之也亦惟重其事于臣也五臣
皆名世之賢或同姓而臣或應運而起以疏附後先以奔
走禦侮皆輔修和之澤者下文往來迪彝教是也下文反
言曰君五臣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迪宣布修和

之常教則有君而無臣亦難致理文王亦蔑德降及國人
矣言不能修和也

亦惟純佑秉德　節

此節有二說作推出說者純佑內藏有人而實意秉德以
下言由五人贊襄之功作一直說者純佑內不入實字秉
德以下正說有人而實意與百姓王人四句對摠商實節
則後說爲是且前方言修和亦惟有五人此處又何必重
倒說起哉據下節惟茲四人迪祿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
則迪知天威云云非歸屬諸賢口氣況傳中亦未嘗指定
秉德之人必爲五人經文原自明白但欲人實字便尚析

纔繞耳今訂于左
我文王有五臣往來廸教故天亦惟佑助之純一不雜而
其臣皆秉持其德蹈知天威天威者天理也惠廸則吉從
逆則凶赫然可畏故曰威自人得之則爲德威之降監在
天而蹈履之則在人此秉德之臣皆灼見天威奉以從事
不昧于幾先不爽于將迎益蹈履至到矣乃卽以此所廸
知者昭明文王奉明命爲緝熙之助開導而指示之俾不
迷于所趨于是見焉而至德之光宣著而不容掩于是冒
焉而至德之澤偏覆而無所遺于是聞于上帝焉而至德
之精華發爲馨香徹蒼穹而無閒也惟是諸臣輔君之故

所以克享天心受有殷命哉不但撫方夏而已大統之集
實基之此秉德以下不作五臣亦不說實而實之意自在
其中○天威非禍淫之威廸知訓蹈履至到譬如人說某
山某水佳勝終屬影響親走到那地方則知之真矣廸知
天威正是秉德兩廸字不同上廸踐履也下廸開示也廸
見冒聞所以昭之也見冒聞又根廸字

武王惟茲四人　節

有祿以上資臣以得天下以下資臣以化天下文受殷命
而大統未集尚未有天祿武王惟此四人虢叔已死尚廸有祿
奄有四海玉食萬方是大業之成也後及武王大奉天威
除殘去暴如乘康五十國之類凡來敵我者盡殺之惟茲
四人又昭明武王使其德澤覆冒天下天下蒙其澤大哉
稱頌武王之德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大化之
洽也極言武王之典由四臣之功見召公不可去後者承
前之詞不可泥定昭武王輔武王類布其德也

在今予小子旦　節

王業艱難嗣君幼小予小子朝夕憂懼若游大川然茫然
不知其津渡所在旦豈能以一人獨濟我予往暨汝奭同
心協力共濟此艱難耳嗣子幼小多未更事雖已卽位與
未卽位同五人四人猶恐爽輔者少奈何以天下事專責

之我哉公去則事獨在我大不可也如果收斂退托不勉
沖子之所不及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孤立者無助
獨立者難前黍氣不足以致格天心不能以克享在郊之
鳳且不得再聞其鳴矧曰有能格于上帝而厥基永孚于
休乎○若游大川二句欲召公共成大業小子二句欲召
公共輔幼君輔幼君正所以承大業也二意串往字活看
非自今以往收者收斂而去也不及只指成王不必入周
公鳴鳥見詩卷阿之九章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不閒謂
隱去格不是四靈畢至指永命說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此節與平格節對言商六臣而以平格節結之言周五臣四臣而以此節結之玆字只指文王以下五節肆大也大監者視五臣之篤棐而思所以匹休念二人之弗堪而求所以共濟是也我受命以下述文武創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正見不可不監意惟休受有殷命尚廸有祿也無疆言美之大也大惟艱文王臣五人武王臣四人父竹子述君王臣佐見締造之艱難也此下要得傳中相與竭力保守意若欲獨潔其身不爲社稷計長久則識量褊隘甚矣須謀寬裕之道以仰承王業而無以殄濡之懼累其心可也不然一去則後人無人指引必至迷惑失道矣

我不欲後人至此故告君猷裕也君不忍後人迷則五臣四臣可不匹休之乎

公曰前人敷乃心　節

此節偶王二句蔡傳枚對竊嘗疑之杜靜臺云雖平而實有串意尚未駁之王損菴云闔本汝明勗一任偶王二句相對決裂經文莫此爲甚及查內府板句讀汝明勗偶王一讀在亶乘玆大命一讀足證前謬已駁之矣而所錄之說仍復如傳今陸宦府之說最佳訂錄于左

此述武王之顧命以感動之也敷布腹心盡言以命汝位汝爲三公以爲民之表準其付託可謂重矣顧命之詞何

如曰嗣王以幼沖嗣位汝當精白一心勉力以輔之不可使王孤立于上汝與之爲偶其在亶乎亶者誠也信理而不信事信心而不信迹表裡無二始終如一肝膈徹而相通形骸化而不有一無所猜疑也由是載大命而行之竭力擔當不顧利害不憚重遠直前而行無所退托盡心方信任之深則力自展布之盡矣註中耕字因偶字而及之敏字因乘字而及之本文無有也奈何實作贊詞且牽強作對乎惟文王德二句正亶以乘命處惟者思念也丕承者大以當之也文之德修和見冐是也不曰承休曰承恤者文以修和見冐之德受有殷命德不如文則我眷者未

必不我威是有大可憂者也念世德以輔君而使文王之德于今爲烈方能延世業以遺君而于無疆之憂仰當無愧也所謂信者信此者也所謂載者載此者也此皆武王垂沒之言顧可忘之耶○呂氏曰作民極置之具瞻以爲民望也張氏曰臣者君之偶陳氏曰乘載也猶負荷也杜氏曰丕承無疆之恤天眷不轉爲天威也

公曰君奭告汝朕允　節

此又即在已之忠誠以感動之其汝至天威氣脈貫串不斷正是戒允所在註中敬以我所言通指一篇如天命得人而保商周得人而興王業之艱所當恤顧命之重不可

忘背是殷喪大否即天威之在殷也天威在殷則無辜者之臣耳使不以殷爲監而去之則天威之在殷者轉而在周矣其可不克敬以我前言監視殷以無人至于喪亡大亂以大命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茲　節

此言天眷之當荅以天命晋之也言予豈不信于人而若此諄諄多誥耶亦以奉荅天命在我二人有不得不言耳襄者成也王業之興文以五臣武以四臣而今日王業之成則惟我與汝二人而已二人已寡又可一人去乎汝閑我言諒有合哉亦必曰在是二人不容諉矣與篇首時我

相應即在已之意以廣罔然之心乃共任天下之重于將來之意天休就國祚就受命迪祿是也滋至更進一步方與而未艾也文有五人武有四人俱弗愛弗戡今止二人即竭力其事猶恐不勝若何獨委之我一人哉且汝之求去不過以盈滿爲懼耳以我計之易若以職業自勉其汝克敬德如商六臣之平格保乂如周五臣之迪知天威而修謂已者隆明我俊民如商之明恤奔走如周之昭明然冒而揚于庭者衆如是則具瞻在望衆賢和朝王業襄而天休咎國家臻于全盛矣汝于此時推遜其位以事業付後人誰復汝禁今猶未也豈汝辭位之時乎

嗚呼篤棐時二人　節

此言前勸之當終以民心晋之也上二句敘其所已然下二句勉其所未至篤棐只指輔成王不必兼文武今曰休指民罔尤違風淳俗美上恬下熙是也文王功以治化言休乃功之所致者丕冒二句正所以成文功也言他非無臣而篤于輔君惟我與汝汝保受明德以誠和小民我不迷勤教以誕保受民同心協力交修共濟用能至于今日之休美民心大順萬邦咸和有卷阿鳳凰之歌有鳧鷖旣醉之雅也我非周公自謂猶云我兩人耳休自我兩人至之則功還須我兩人成之不可怠也成王之時文功何以

猶未成陳雅言曰此時商奄淮夷猶未靖故不言成蓋此休自文王怙冒西土以來積之素矣不可使及今而無成我與公共成此功而無怠可爲成之何如文爲西伯治功冒西土足矣今旣有天下則當廣修和之澤徧覆寰區由西土以及東方雖海隅日出之地無不服從功斯成耳不然化有一處不被民有一人不從其功猶爲欠缺安得言成旣未成奈何言去去者怠也懷倦勤之心則爲鮮終之業能無深念乎鎬在西故舉海隅日出極東言之實包南北也不怠不出敬德揚賢二事

公曰君予不惠　節

誥雖合邇篇而意只重上二節憂天命之不終恐轉爲天
威也憂民生之無賴恐變爲尤違也所以諄諄言者天保
民皆順理可聽

公曰嗚呼君惟乃　節

此召公已晉遣之就職也向而不背順而不違民德也然
如何斯向如何斯順其機難測非老成練達熟諳世故者
不能知惟召公知之五方殊性千里不同風知字內有調
劑聯屬工夫要理會亦罔二句不作論理詮自可玩能字
亦非善字只是有字之意言民罔尤違固有其始而小人
難保當思其終及汝備亡之民即謳歌訟獄之民大命不

攀之民即來蘇後后之民以此思之當使終之向順常如
其初也茲誥指此二句祗若者敬順之也往往莅太保之
職非自今以往之說敬用此誥以治民有敬德薦賢咸成
丕冒意能如此則向者終于向順者終于順而休者亦將
終于休矣蓋民心天命之本也

蔡仲之命

仲乃蔡叔之子蔡叔罪放而卒成王以仲賢復封于蔡

惟周公位冢宰　節

記周公封而先敘其來歷先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爲天
官卿統正百官管叔蔡叔霍叔監紂子武庚于商都流言

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
公次蔡叔度次霍叔處管以兄而外處公以弟而內攝心
必不能平故與蔡霍造流言以傾公及後罪人斯得則刑
罰有所不容廢者矣但其罪有輕重以首從爲差耳管叔
率先倡亂故辟之殺其身于商舊都蔡叔罪次之故但拘
繫之遷之郭鄰郭鄰中國外地蓋屏之四裔也然猶從以
七乘之車一以制其出入一以供其役使霍叔又次之故
但降爲庶人降者貶之也三年之內不得與族屬相齒錄
謂奪其爵祿三年後方齒之孔傳謂三年後復其舊封蔡
叔之子仲能用敬其德敬德下文忠孝是也周公先以爲

巳之卿士及叔卒乃請命于成王邦之蔡焉周公食邑王
圻得自命卿士若分茅胙土則公不敢專必以成王之命
命之通節重祗德一句正其得封之由庸訓用不訓常蔡
孔疏云叔之蔡在王圻仲所封在汝南上蔡未知然否

王若曰小子胡　節

此敘仲得封之由而飭勉之德即忠孝之德也但講詞只
略含爲臣爲子之理而不必露忠孝之字率改着力說一
節文王爲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爲子一日三朝雞鳴問
寢其德之盛皆後人之法程而尔父乃反之陰翊叛臣以
擾王室顯造流言以害同枝敢爲亂賊隕其家聲是何行

惟小子嗣循祖德改父行克慎爲臣爲子之道豈不足嘉哉故命侯于東方不失茅土之舊也往就所封其敬之哉敬中郎含下文敬天惠民慎初惟終盡職率中意爲得

爾尚蓋前人之愆　節

爾父之行在國非忠臣在家非孝子其愆至大爾庶幾能掩蓋之惟忠而事君以貞惟孝而幹父之蠱前人之不美處都從爾遮掩真令子也然他人之忠孝俱是前者詒謀後者步武有所因襲爾則無所因襲創而爲之前人之迹多愆乃超越前人之迹忠孝自爾身始生于群叔之間不爲所染脫身自立殊足嘉矣顧圖新難令終爲尤難汝當

益加勤勵勉爲貞臣而不息其忠勉爲令子而不息于孝自爾作範後人奉以爲法忠立而後人之爲臣者取法焉孝立而後人之爲子者取法焉其垂憲不亦遠乎然所以垂憲處又不在他求只在率循爾祖文王之常教無若爾父蔡叔違背王命足矣蓋爲臣止忠爲子止孝文祖素有常訓爾考助奸人而隳其臣節是謂何忠伐厥室而墜其家聲是謂何孝能循祖之常教戒父之背違則邁迹遠而愆終得蓋矣○愚按蔡傳以克勤貼自身以垂憲貼邁迹心所不解時講又以率循二句爲申言用可謂二字引下改無若爲非若豈語意哉無若者責戒之之詞非若者許之之詞謬以千里矣

皇天無親　節

此下四節皆盡一以告當敎之事此節則告以事天治民之道也上八句泛論其理末句方勉仲德以修己言亂以及人言天無常親德則輔之否則去之矣民無常德惠則懷之否則離之矣德惠總謂之善然德惠亦多端故云爲善不同治者天親民懷也惡反是善不同而天親民懷則同惡不同而天去民離則同見善無一不可爲惡無一可爲也戒哉者力于爲善決于去惡盡承天惠民之道是也

慎厥初惟厥終　節

慎初句虛下言思終則善不思終則害見當謹初也思不是空思有作爲工夫受封之初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背與夫創業垂統之計皆基于此故不可不慎思終者一時之建立即思爲永世無斁之計不困者保其社稷安其人民也僅爲目前不顧後日凡所施爲草率不慎到後必無下落如天去民離之意見得謹初方能善後思終方肯謹始兩相因也以天民貫不妨

懋乃攸績　節

五句平看皆庶職所當盡也績指功業說懋績中有舉賢能明政刑之事是勤以圖治睦隣中有事大恤小之事是

和以交鄰蕃王室中有衛內捍外之事是忠以事上和兄弟中有倚相親禮相接之事是恩以睦族康濟中有教以安民性養以安民生之事是仁以撫民樹動庸親與國衛天子安兆民而侯職盡矣兄弟即鄰國中之親者○一說首句虛冒指功業言下四句正是懋績處看來亦是

率自中無作　節

自中者自有之中也天下之理莫貴于得中循無過不及之理奉以周旋所謂率自中也先王之舊章乃中之成法所謂已然之中也後生小子喜事紛更多恃其私智小慧是今而非古故有亂其成法而不顧者爾其無然凡所施為一稟先王之舊章不敢紊亂是為天聰天明而中不變于巳之私智也巳吾身之法度乃中之定理所謂本然之中也詖詞邪說其言多甘而足以投人之意聽覽不詳每乘其忽遽而入之為人所誤惟紛徐審訂表裏畢陳不為睽畧是為真視真聽而中不淆于人之偏投也已作者予說提齊有紐人之意詳者從容斟酌無欲速之心亂者紊其䇿奏之說改者入于放蕩之場此四字俱要分明慕者慕其率中不敢粮矜而東土之封可保也○聰明貴于自然不貴于作作者喜事之私心聽言不貴于速貴于詳詳者聽言之大法

尚書纂訓卷廿

明金壇史維堡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冉如甫輯

多方

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成王親征滅之歸作此篇

惟五月丁亥　節

奄嘗與三監同叛周公既作多士以告之矣及成王即政明年奄與徐戎復叛王征滅之還歸鎬京諸侯來朝周公又傳王命作多方以告天下是書作于多士明年之五月也丁亥是班師到周之日非自奄起行之日宗周鎬京也東遷後洛號稱宗周自武王誅紂伐奄以來蓋三加兵于奄矣○此史臣敘多方所由作亦見成王之能

周公曰王若曰　節

此示以宥過之恩也四國謂殷管蔡霍多方衆舉天下之民殷侯之正民者又從四國中摘出而專告之降命者殷民叛逆不常助奄為亂據法當死今所誅止于商奄不及殷民是大降有爾命也爾字不獨殷民殷侯尹民亦在其中罔不知言當知此恩也知恩便當知感而洵洵何為哉

洪惟圖天之命　節

此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一篇之綱領也圖命指商奄說圖者如復殷鄙周邦之類是也寅念與圖度相反圖度是

妄干之私敬念是保命之道大惟私意圖度天命肆行叙
亂不能長敬念以保其祭祀言宗廟不血食也尚可不知
所戒哉上示之以悬所以感其良心此懼之以禍所以破
其邪心○呂氏曰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屢叛畢周者廣
今雖平殄恐餘邪遺疾猶在肺腑間竊發也故渙大號歷
叙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大破群疑深絶
亂本也

惟帝降格于夏　節

自此至尹爾多方十六節反覆明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也
此節舉夏事告之欲其因桀而知紂也申以首句作一頭

誕厥二句爲虐民大淫二句爲慢天敘聞句總承桀是明
整但原經文參差帝之廸與帝降格又相應而殄民正是
逆天處愚不主天民分看昔夏桀有罪惟帝降格于夏孔
疏云降格謂下災異夫格何以爲災異格者感也天不言
以山崩川竭之類感動桀冀其恐懼修省而桀全然不畏
乃大其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無望行矣誕逸中
有暴斂嚴刑意帝之廸不主恭傳視聽日用云云說只就
降格說如當時伊洛之竭帝廸顯然桀不勸也乃大淫亂
因致昏迷終日之間不能少勉于帝之啟廸我考況望其
惟日孜孜動循天理乎不勸不恐懼修省改行從善也此

桀之惡乃備厥民所嘗聞者知桀之亡豈不可以知紂乎
淫昏或訓作過于昏謂良心全昧幾希之夜氣不存亡見
之怵惕都喪亦佳

厥圖帝之命　節

此極言桀之無道而推其由于內亂不必以內惑女寵外
任小人作對所任之失人總根內亂來內亂謂妹喜之嬖
也妹喜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及國及天下探其根而
言之也圖命四句亦不必分慢天虐民承上文淫昏誕逸
而更甚之多方之文散散說去便了祈天之道在于愛民
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如日亡之說正其圖命處恃天命

而妄爲所以敢虐民而無忌衣食者民之所依以生也不
克開民衣食之原凡奪民之財横征其賦皆是崇亂蔡傳
訓崇爲增孔疏云崇重也嚴刑故罰所謂重也亂妨民依
又戕民命究其因則始于內亂耳心爲妹喜所蠱故不能
善承衆庶而遏絶民依不能大進于恭德以大寛裕其民
而酷傷民命也恭乃恭承民命之恭如敬勞敬忌之意舒
者裕也乃由裕民之裕仁君不外丕平富不務咎暴君不
過厚斂嚴刑二者每每相反而已叨謂貪叨縉雲氏有不
才子號饕餮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叨即饕也懫孔疏云忿
怒違理也大學身有所忿懥同叨必聚斂懫則窮誅與桀

相合故欽而用之以戕害夏邑也民不堪命如此天豈能
容之哉
天惟時求民主　節
求主句竟着桀說不照註泛說桀之惡旣不可爲民之主
天惟是爲民求一個有德之人代桀爲主而湯堪之乃大
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有夏而殄滅之也尊爲天子富有四
海休也明白正大不以私意圖謀顯也此節重桀亡不重
湯興
惟天不畀純　節
承上言天之于桀旣亡其身又喪其國其不與桀者大矣

所以然者何哉由其不肯用君子而用小人也義民由義之
民也多方之義民猶禍國庇民之具真可以培國脉于無
疆而疎棄不任志不得伸雖多何補所以有爾多方之義
民不能長享天下而至於亡也此享字着國祚說非義民
長享祿位之說其所敬之多士都是貪叨忿懥之人同惡
相濟大不能光明以保安享養于民乃相與虐民嚴刑重
歛使民無可措其手足明者光明曉暢之意不主明保其
君說不爲所包甚廣至于二字乃由少至多之意言士農
工商百凡所爲四向皆窮如耕者不得安于耕賈者不得
安于賈士不暇治禮義工不暇作什器無一條生路可注
蓋爲若子徵求之擾罹于法網之密故日不聊生也政紊
民窮如此安得不亡此舉桀多士之發見以愧殷尹民之
悉殷也○以義民以字猶挾持之意以義民不克多享句
氏曰如召來而儀截衆而渴也上下兩享字不同上享許
君謂享用也下享着民謂養民也政暴民窮一直說不平
乃惟成湯　節
蔡氏曰此以上四節舉夏之亡以見商之所以亡此下四
節舉商之興以見周之所以興乃惟成湯節上言天求此
言民簡畀天無心以民之心爲心民之所簡者天之所畀
也湯德足以得民故民擇湯而歸之豈有私意哉克字重
看有寛仁子惠之德斯有徯后來蘇之民耳

愼厥麗乃勸　節
君道體仁以長人民之歸湯歸其仁而已仁者君之所依
也湯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慈耶顧諟心依于仁以爲化
民之本子惠寛仁政依于仁以爲化民之用故民亦[illegible]
於下而以仁自勸遵循其德教勉爲象德之民安受其法
制求爲法外之衆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
式見德君仁莫不仁其盡君道以化天下固如斯也
以至于帝乙　節
豈惟湯自是而後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皆能遵守家法

罔不於德則明之心體清明而所存一仁之全體於罰則
慎之法度祗敬外所施一仁之大用宛然慎厥麗之風爲
敬亦克勸宛其民而象其德以自明外其罰以自愛者有
罔心也明德慎罰句對上慎厥麗句看亦克用勸句對上
刑用句看陳氏曰上文乃勸上勸下也刑用勸下自勸也
此亦克勸兼上下而言也

要囚殄戮多罪　　節

德明之而已慎罰之事非一端商王尤加謹焉要囚提起
督兩造與康誥同情法不可宥者曰多罪奸人倖免則罔
所懲創過誤入刑者曰無辜良民失入則罔知自完皆非

慎道也多罪必戮不敢輕赦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亦能
用勸而民不敢爲惡無辜必釋不致枉入故宥一人而千
萬人悅亦能用勸而民爭勉爲善何也以其一仁之流貫
也呂氏曰赦而民勸猶可也刑而亦勸則有默行于刑者
之間者矣仁是也愚謂有釋無誅則奸民益無忌憚反足
爲良民之梗譬如去稂莠者爲嘉穀也此其所以爲仁也
錢氏曰二節三亦克不同上一亦克以後王對成湯言下
二亦克以罰對德言

今至于爾辟　　節

上商先王以仁爲統商後王世守家法積累維持天下治
安如此長久今至于爾辟紂不能以全盛之多士享天
命忽焉亡滅尚誰咎哉弗克內有不能明德慎罰甚均一
多方也湯不階尺土其興也勃焉紂承藉世蔭其亡也忽
焉無他仁與不仁之分耳

嗚呼王若曰誥告　　四節

此四節言夏商之亡皆其自取誥告爾多方節承上言夏
商之亡皆非天有心去之起下文自取之意雖以桀紂並
言而意有賓主宜重紂邊下三節俱承此節而言

乃惟爾辟　　節

以爾多方不必添出當年大邑如酒池肉林男女裸逐之

類圖天如我生有命在天之類有有辭謂誣之之辭炮烙無
辜不一而足非衆人極口歷數之說孔氏曰惡事盛有辭
說布在天下此節言紂亡乃所自取非天去之

乃惟爾商　　節

由紂轉說到桀凡所圖之政皆速亡之道而非享有其國
之道所圖惡事多端故曰集間斷也殷代有天下則斷矣
故曰間之孔氏曰殷是夏之諸侯故曰有邦此節言桀亡
乃所自取非天去之

乃惟爾商　　節

又從桀說到紂只是反覆明自取其亡之意逸者以遊逸

之事爲逸也上逸快意也下逸縱恣也非君位本逸之說
蠲潔也男女祼逐之類何穢如之烝進也不向上而甘爲
下流也杜氏以宗廟不修郊社不享爲不烝未妥傳中以
怠惰訓之亦未盡天降時喪其亡自取天罰故焉三節反
覆言夏殷之亡非天庸釋之意

惟聖罔念作狂　節

此申言紂自絶于天亦非天庸釋之意惟聖二句論其理
惟聖惟狂以質言作聖作狂以昂言聖狂不係于禀而係
于念不念念不是偶然一念纔有工夫罔念者廢弛自棄
易得說克念者靈機勃發方寸頓醒念之初有凝精研慮

之思念之時有端趨向從之力祛其蔽障化其氣質方謂
之克念出是從迷入悟破愚即明而上聖之聰明亦幾及
之矣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也
紂雖狂有作聖之理天寬假之五年猶冀其一念爲以作
民主而紂不能也據其所爲罔可念可聽者天亦安得終
留之也五年言其久爲湯盛德之故徘徊五年以冀之狂
而不念天其如紂何○或疑聖可作狂狂可作聖與孔子
上智下愚不移之說相左予曰此聖字淺淺看非大而化
之之聖也周官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聖者通明之稱狂
者昏愚之稱聰明之子多流于惡嚚愚之子善返之而天

地之性存焉此類是也五年蔡傳既云必有指實又以孔
氏牽合歲月爲非按孔氏云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
之年爲五年夫經文所稱暇之五年其爲紂未死前之五
年何待辨說武王三年服喪二年觀兵示弱正與天暇之
五年合豈得議爲牽合歲月也周家以天自處天之須暇
隱然謂武之須暇耳學者不可不知

天惟求爾多方　節

罔可念聽紂既不能爲民主矣天初意亦未嘗竟屬意于
我周王也從爾多方中求其可爲民主者大警動以祲祥
譴告之威以示亡商之兆開發其能顧天者作生民之主

而爾多方之諸侯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此所以歸于我
周也天豈有心于與周乎顧天訓眷顧之命未妥愚謂顧
天即顧諟天之明命之意猶云發其能顧天理者畀王天
下孔氏曰開厥顧天人顧天也罔堪顧之天顧人也欲天
顧此人必人能顧天此意可以默會

惟我周王靈承　節

民不可以無主天望之紂而紂不改求之多方而多方不
堪惟我周文武善承其衆亦欲與聚所惡勿施如人情莫
不欲富則丕平富而厚之不困人情莫不欲生則不務咎
而生之不傷覲畫有方施爲不紊善承其衆如此固仁民

之德也此德舉之未[illegible]膺而文武堪于負荷仁政之所敷施皆其力量之所充滿是誠可為上帝百神之主也然天猶未遽眞之也天乃式教文武陰誘其衷恩若啓之行者眞之使我文武德日以新業日以盛用殊以休美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心通行利幾非在我有昌大休明之勢焉於是簡于衆人之中畀以殷命以正爾多方之不正者由此觀之我周之天下乃文武以得德之天非得之商也多方不堪于開顧未定之時乃選于簡畀既定之後亦獨何哉

○靈承二句一氣說陸云承而曰靈察向背之端委曲以迎其志竭無告之隱多方以慰其情是仁民之德也德最

難勝躬行或未盡粹粹矣或未潛孚于民孚矣或未淪洽深入克堪者力行得到斟酌得滿也典神天者聖人參才贊化天地民物皆倚伏之式教猶云天啓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官欲止而神已行乎時心力未及此而一旦會焉若有神助者是天之教之也休就德之昌大休明說尹多方正是典神天

　今我曷敢多誥　節

此節舉宥罪之恩以感動之次二節責其遷善之實以戒勉之教告節與之決言以警惧之

多誥須從第二節起至尹爾多方舊只從非天庸釋節起不必從[illegible]上文[illegible]之[illegible]我周之受命天命之至公矣紂之自取皆是不[illegible]以口舌代斧鉞是降命之旨也下文[illegible]曷爾乃云云俱承此說四國孔氏謂商[illegible]管蔡

爾曷不節責殷民以所當為之事也忱裕二字舊俱平說孔氏曰以誠信行寬裕之道呂氏曰惟詐故追惟誠故裕串說為是天命舊俱指天命說愚見就殷民說為是此爾命字分明承降爾民命來人之生命何者不本於天天於順民其矜恤獨至日享自然所以歆動之也享者保其業安其家無者廣也不但保有其舊業而家門昌熾延福無窮也蓋爾命雖降而終不安爾則爾命終不能自享自然

啟鬼其何不如此夾介不必甚泥夾者修身輔之忠介者勁奔走之勞又即天命不必另說惠只順從不及[illegible]便是

不必說深了言[illegible]靜則中扃促而不宏爾何不一誠相信無疑無忌今爾[illegible]堪[illegible]寬舒以安處于爾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保乂我周王因以自保其家世而安享天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當瀦其宅（停水曰瀦）收其田今猶得居爾之宅耕爾之田不失舊物其恩厚矣爾曷不洗心滌慮順我王室安意于光天化日之下益廣天命將來之福乎忱裕以處身夾介以事君惠王以保業此公道之所當然者不可不勉也

爾乃節責其既往以警其將來言人皆自愛爾所蹈者屢
屢不靖自取誅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商紂無道天
之所棄爾乃覬覦妄干不大安天命耶我周有道天之所
與爾乃悍逆悖戾輕棄此天命耶爾等叛亂自作不法所
以敢然者以為志不忘殷義存恢復欲圖見信于正人以
為當然耶若果爾內則禍已上則逆天外則可信于假公
濟私之士而不可信于迪知天威之士其何可獲如此也
○中二句當一串說爾播即是不宅一正一反意[illegible]諄以
不大宅屬商亡以爾播屬周與未妥傳中亦未嘗分註我
惟時節上三節責之以善此節懼之以禍教告以語言訓

誨之也戰要囚但殲渠魁以警懼之而不治餘黨也東征
有誥多士有誥令又有多方之誥是教告之再三也三監
叛淮夷叛成王初政又叛皆征之是戰要囚再三也但不
必分只見屢次意為渾然總見宥命之恩之大不用我降
爾命言饒了又及不免所當為不戒所不可為也大罰殛
之直行斧鉞之誅并治餘黨之罪前日宥命之恩不可復
望矣不康寧不仁而好殺也與決之之詞

王曰嗚呼猷告爾　節

自此至末八節言殷民之遷善其責在殷士也有方多士
三國之遺臣殷多士　武庚之遺臣有方帶說重殷多士乃
昔有位于殷而今無職於周者我監是周所設之官以監
洛邑之遷民者殷多士奔走臣服我之監已五年見非一
朝一夕也人情久則相孚事勢久則宜定尚可及側不靖
哉臣只是受其約束之意非君臣之臣

越惟有胥伯　節

胥伯正是三等人胥如大胥小胥伯如小伯大伯教職也
正如黨正縣正治職[illegible][illegible]殷民時就採其[illegible]賦役之職
共長治遷民者也與上文殷多士不同與我監同皆指化
民之事竭力盡職化導殷民使無反側是能事之臣也傳
中奔走臣我監亦又句經文所無不必補出申直解亦不

入此

自作不和　節

此承上罔不克臬而言和身睦家正化民之臬也自作二
句以身言而本之心爾室二句以家言而本之身二和哉
照本文只言身家註添身心二字須暗含爲妙身和者視
聽言動無不循理而藹如溫如乖戾之氣潛消是也家和
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卑內外情相親而分相聯是也
欲身之和而不必求之身也推其所以根柢是身者和之
而已欲家之和而不必求之家也推其所以表正家人者
和之而已蓋不于枝葉上用功而于根本處著力以和導

和自爾畫蒸蒸徹爾邑之民化悖逆爲文順惟然有恩相
愛燦然有文相接庶幾于維新之化昭明之治矣人臣以
化民爲事治至于克明始爲不負所職而克勤化民之事
者也民化然後職盡着力說○細玩經文語意自作不和
該着殷民說言殷民不肯和靖反側動搖惟爾和之謂化
導之也然殷民看爾樣子爾室先不睦如殷民何故爾室
不睦惟爾和之謂倡率之也如此則上下同和爾邑明矣
爾職亦盡矣高明裁之

爾尚不忌于凶德　節

不忌二句一串說不必承上文來作未然看亦勉之之詞

孔氏曰怨惡爲凶德言頑民叛亂者怨惡其凶德雖可畏
爾却不要畏忌他若持一畏心便化他不成了爾但穆穆
然端凝肅恭尊居乃位衣冠則正瞻視則尊自然民望之
而畏心生郎之而息心息矣豈可反畏他乎已正矣而無
助却又不可爾邑殷民雖頑豈無出類拔萃能和身睦家
者乎須簡閱以某介助則異賛多人而邑之克明益無難
巳凶德且化何畏之有

爾乃自時洛邑　節

此節勸之以休也言殷士果能和身睦家正巳　小人爾乃
自此洛邑可以長保其業力畋爾田此保業一　休也豈惟
此哉天亦[illegible]天又一休也豈惟天哉
我有周亦大介[illegible]由[illegible]多士[illegible]拔入爲
王朝之官又不但此爾[illegible]事即大僚如爵相之
位亦得任之此得者又一休也職事能勉二休俸至爾殷
士寧無[illegible]心乎爾田爾[illegible]正之祿田治田日收畀謂錫之
福矜謂出之罪介者[illegible]德之意賚者或賜之金帛或
賜之土田王庭之官由外而入內大僚之官由早而陞掌
俱是介賚處所以歆動之尚爾事亦指和身睦家端已用
人說尚者崇重之意

王曰嗚呼多士　節

此節重之以威也我命王命[illegible]和身睦家正巳用人說
勸勉也不能勉信我命是爾不能盡職以奉上矣爾不能
奉上則洛邑之民亦效之謂上不必承而奉之轉相背違
爾惟放逸偷安[illegible]不正大違[illegible]王命也如是則天
威斷必加之惟多方自相[illegible]所致非天之尤也我亦致
天之罰徙爾於他處離遠爾之鄉土雖欲宅爾宅畋爾田
豈可得哉採天威是失天命也致天罰是失君也離爾土
是失業也何爲而不戒哉此節俱與上節相反然文氣一
串下採字可玩凡物深藏而索之曰採見自取也天威當
降矣以禍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　節

旣云不多誥又云祗告上文勸勉之命成何文理亦自相呼應不來予謂篇首云我大降爾命後又云大降爾四國民命則此爾命可知矣猶云我惟爲爾之命恐致誅戮故諄諄然敬告之詞煩而不殺耳觀下文又曰則無我怨豈不益明白乎按孔氏曰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意與膺見同

又曰時惟爾初　節

商毖之事往矣今日正爾自新之一初猶不能敬于和則必誅戮之怙終不可復赦降命不可復逃爾自取之無我

怨也和字不必以和身睦家求纏擾只是安靜不敢便是和敬者欽欽然勉爲和也猶多士說話中民字勿泥

立政

此篇以用三宅爲立政用人之綱領故以立政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　節

周公以立政之道得人爲本而任人之道知恤爲先通篇重知恤二字周公會群臣進戒成王方在班列行拜稽之禮而口中自言拜稽欲王聽其言也成王嗣君位上爲天之子則有承天之責下爲民之王則有治民之責嘉謀入告臣之忠也寧能默默已乎其有所啓告矣告意在用人勿露只是師群臣告不必熟周公自己群臣承公意用咸戒于王歷叙左右五等之官尚未及當謹意而周公卽爲發明之要議當謹之意已藏在戒字中發未盡其說已盡如于言表矣此必先得周公之旨或相議定不然何彼此呼應如出一口也王左右近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此皆臣之尊者議政而在左右者也不可以匪人參也三事外有掌衣服者曰綴衣有執射御者曰虎賁此乃臣之親者供役而在左右者也不可以便佞與也只如此開開說開天下安危開君德成敗等意留在休茲內講群臣言未竟周公卽繼

之曰美矣此官位尊者統率百官而天下之安危係焉親者統領群僕而君德之成敗所關豈不美哉但尊者易以疎親者易以狎求其始以偉進爲憂而精簡必庶常之士終以易退爲憂而信任無話言之忘不過一見于禹湯再見于文武可多得哉見天子王當謹于斯官不可不知恤也休字不在榮寵上見其休乃在職掌上見其休又要知係安危關成敗是一意係百官賢否關群僕邪正是一意準者平木之器法欲持平故以準名刑官綴衣掌帳幕王衣服之官不兼器虎賁氏以武力護衛王者三宅進見有時惟綴衣虎賁居而張設行而護從朝夕與王處最親

且各苟非其人則王德內敝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知
恤熊知明任專二意用當之意亦即在知明中不必分作
三項

古之人廸惟有夏　節

此二節言禹以知恤與桀以不知恤亡也昭行知恤之道
惟夏禹爲然當其時地平天成萬邦作乂王室可謂大盛
矣而禹心不自滿也以爲天工之曠實所以褻天而欲亮
天工非俊乂不可於是多方招[illegible][illegible]列庶位以尊事上帝
民天民也與俊共治之事天事也與俊共理之法天法也
與俊共守之者此乃所以敬事上帝也顧俊乂伏于窮巷

君門遠于萬里非大臣[illegible][illegible]爲之禹惟以籲俊爲心哉
禹之臣以薦賢爲急凡士有九德而見諸行者旣廸而知
之且誠而信之乃敢告教其君曰小臣于此拜手稽首于
我后矣居后之位亦知盡后之道乎夫后乎賢非籲之貴
而宅之難德不稱其位非宅也位不安其身非宅也必於
此九德之行可爲常任者使宅乃事以措注經綸可爲常
伯者使宅乃牧以安養百姓可爲準人者使宅乃準以守
法持平其才與其位相稱其身又與其位相安猜忌不生
四體展布斯之謂宅也如此方纔成得個元后備君臣不
能廸知恍悔而徒謀人之面貌便以爲大順于德而宅之

則三宅之官豈徒有賢者乎而爲之臣不然則爲之知恤
見矣〇大競指治道之隆說如文命四敷是也若執玉帛
者萬國職貢賦者九州是以國勢說亦不妨須是招呼其
來不必說知　明任專廸知者知之真恍悔者信之篤不平
知真然後信篤也宅者安其位而行其志也謀面以下反
言以足上意作周公說不作夏臣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
任用賢俊而所用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大競之業不
可保矣此欲嗣王之監于有夏也

亦越成湯　二節

此二節言湯以知恤興紂不恤亡也知恤之君昔惟禹哉
及成湯亦然自諸侯升爲天子於時天之光命若與禮命

討悖庸章用俱大脩治整飭赫然昭著于天下世已稱極
治矣而湯心未已也乃以得人爲憂博求賢哲與之共理
其所用爲三宅之官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其所稱爲
三俊之士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見任者與儲養待用
者皆得其人所知極其眞如此然不徒用之而已又心中
嚴密而思一話一言皆注念而不忘凡所行之事又大以
爲法式一政一事悉遵從而不悖是以當時三宅之官見
在位者得以効其職而宣布無遺力也三俊之人儲養待
用者得以着其才而講明無餘蘊也任之極其專又如此

是以賢智者肩登于至治商邑近矣其情未易齊而用協
敷化浹洽無有參差則純之至也四方逆矣其勢未易偏
而丕式見德上之德發乎邇見乎遠四方大法之盡人順
治則大之至也用協丕式以治効言見湯之能知恤也陟
字輕丕聳作已然說不作着力與夏之大兢相對上帝之
命無遏典禮命討中有許多光彩故曰耿命克即宅簡拔
之精也克即俊評品之當也惟以心言嚴訓容不訓敬式
以事言俊未設施則法其議論一串不平精神相契故愚
所行所議允當故法克用句緊承說克用者湯能用之也
協者偏爲爾德丕式者觀法大同協者豈不式式者豈不

協丕文也不論淺深大小見字着湯說謂法上所見之德
也受德強暴故不能知恤而屏棄賢人惟進任刑戮以凶
暴爲德之諸侯與之共國是外皆匪人也乃惟衆習諸醜
以縱逸爲德之小人與之共政是內皆匪人也以惡濟惡
如此又安望戡甸用協四方式德哉是以上帝震怒致
其罰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天命而盡甸萬姓焉
甸者井牧其地尺地莫不入我版圖以任貢賦也什伍其
民一民莫不歸我統馭以供職役也此節重商亡不重周
與井牧春秋傳曰井衍沃牧隰皋按田制一夫百畝故百
畝爲夫九夫爲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以

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
其民入之什伍又族師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五
十人爲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亦越文王武王　節

此下至丕基十節皆言文武能知恤也三宅已授之位則
因其行事知其用心蓋宅之所設施皆心之經綸所布也
三宅有是心文武亦有是心以心契心若克而知之云耳
三俊未任以事則因其議論見其立心蓋俊之所談說皆
心之底蘊所宜也三[illegible]心文武能得其心以心入心
若灼而見之云耳[illegible]見明知此由是以此克知灼見者

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敬事上帝云者內[illegible]崇之心外修
寅亮之實事天事也承天以理之民天民也承天以子之
法天法也承天以守之所謂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也立民
長伯云者提綱以挈領居內以倡外民事未治也先天下
以理之民生未安也先天下以子之民多犯法也先天下
以守之所謂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也其任之重如此俱兼
宅俊兩邊在內此節只說知明任重專字意尚在後克知
亦灼見灼見亦克知無甚分別只就已任未任上發揮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此下五節皆得人之盛承上文知明任重來吉士句通貫

上下文上自王朝内而都邑外而侯國遠而夷狄歷舉其
官見皆吉士也立政二字只稱三宅說曰事曰民曰法皆
國家大政而政非人不立三宅之官則所以立之也任人
準人牧夫只開開列其名未可講及職掌職掌在三事内
若立政之官有任人焉有準人焉有牧夫焉何所為哉任
人以理事為事準夫以守法為事牧夫以子民為事也此
百官之表率庶務之紀綱蓋得之克知灼見而以承天治
民者也繳得人意

虎賁綴衣　節

七様皆侍御之官列職乎王朝者虎賁執射御以衛掖庭

綴衣掌衣服以供帷幄趣馬司圉牧以備法駕小尹領輿
臺以供法從左右携僕則交相維持以供奔走百司若司
裘司服之屬庶府若内府大府之屬天子與大臣相見不
過數刻而已朝夕周旋惟此輩最親且久有涵養薰陶之
寄有潛移默奪之功得其人則正君更捷失其人則蠱君
不難特見其名蓋其重也要見是内百司百字庶守所該
甚廣孔疏曰周禮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
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官也左右携從王携持器物之僕謂
寺人等也百司庶府王券契府藏之吏位列王宮有涵養
薰陶之寄職司庶務有奔走服役之勞故特見其名耳

大都小伯　節

都邑之官凡六等大都之伯公之采地小都之伯卿之采
地表臣百司呂氏以為外府司服之屬以見上百司為裡
臣亦是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携僕以邑衛親近而見
藝人如卜祝巫匠恐其與淫巧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
諱惡公是非而見尹伯以體統相維而見至於庶府以為
冗賤人所易忽王先王駿之更曰財用出納所關極有理
當從但都邑在王畿之内大都小伯謂之都邑之官是矣
太史之類何以亦係之都邑此傳之未妥者也庶衆也這
些衆官莫非常德吉士此一句通指上三節冒下兩節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言諸侯之官皆得人也承庶常吉士　司徒主邦教司
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是三卿總理侯國之事者亞者卿
之貳若小司徒之屬旅者卿之屬官郎下士也所以分理
侯國之事者職守雖列于藩封名位實通于天子故敘其
名言無非常德吉士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言王官監于諸侯四夷者皆得人也亦承常吉來夷字
冠下尹字總承微盧烝是夷之三國北亳蒙南亳穀熟西
亳偃師是商故都是諸侯所封守阪地險不必遣齎五邑

之間皆有之不止一處不可云七國於其所皆設王官參
錯治之所謂尹也○微盧烝謂之夷則可三亳商都可以
爲夷乎蔡傳於四夷之上加諸侯二字正爲此也總不如
更曰封疆之官爲妥夷字止貫三亳阪屬內地有何不可
或者求其說不得乃曰此非正朔不加之夷費多少斡旋
又卑官敘于尊者之前或外官錯于內官之列當時不知
何意總之只言文武用人凡大小內外遠近皆得吉士而
已不計其他也○以上五節列文武得人之盛見文武能
知恤之意

文王惟克厥宅心　節

承上言文武得人之盛何以能然哉由知之明用之當且
任之專耳三宅之心固皆一德所涵也但彼自有心我未
必能知乃文王則能其三宅之心彼之底蘊我心種種具
足故彼之衷曲我心在在洞知肝胆腎腸合而爲一不待
兩心相質而我與三宅原未嘗有兩心其所獻所効者固
吾洞鑒中所自有也以意潛通而知豈有不真以精相契
而信豈有不篤乎夫惟能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人渭
能俊有德也二句一直夫人君豈不欲其官之得人哉惟
此之權度未精彼之分量未徹故位置之間人官每至于
相失也我能其心則品量精當授之而無不符合受之而
無不堪勝立常事克有理事之德立司牧克有子民之德
其有德者即昔所稱三俊者也猶云俊而有德者三克字
俱重首一克字尤重惟能其心故知其心知惟聖人能知
聖人之意不及準人亦偶遺之不必補去人文每每如此

文王罔攸兼　二節

此言文王任人之專也庶言政教號令也庶獄刑也庶慎
財用之出入兵戎戒備也三宅俱有不必分屬三宅至此
以治民故曰有司牧夫言宜通獄慎凡庶有備是用命也
否者違命也訓者用則獎勵違則懲勅罔攸兼者不以身
與其事而代之爲也天下事最忌掣肘以上侵下則旋忌

生而賢者不得自盡故無所兼也有司計事君計有司則
不勞而事集矣罔敢知之心不出罔兼之外特就中極形
容之耳不可平罔兼亦有不同如役人以事直信其力量
做得下不消我兼管則此心亦自然放得下不消去查點
若我所任猶在且信且疑之間莫其了得又恐其了不得
外邊雖屈意不相侵而此心自然有所掛慮矣此隱曲中
事誰得沮之今日不敢知生於不必兼來正恐知之反有
所誤也明能燭愛書而不敢用計能籌錢穀兵戎而不敢
閒正以其才堪任使無勞於知也

亦越武王　節

此言武王能知恤也功以除殘去暴言謀以覲畫圖政言乂德以撥亂反正言容德以容民畜衆言乂德容德一人而兼有之經文緯武出將入相昔文王已用之三宅也文王昔嘗用乂德之士戡禍亂以安天下武王率循文王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所用之乂德益拯民之急必資剸裁揮霍之能故夾邦劉敵之臣郎向之戡黎伐密者也又嘗用容德之士謀善政以治天下武王率循文王治天下之謀一惟從其所用之容德益圖謀之遠每藉寬洪弘大之器故經邦阜成之臣郎向之修和怙冒者也不敢改之政亦郎不敢改之臣則能克知灼見于始而罔兼罔知於終

端可識矣勲臣之贊佐者既久述作之重光者又休是以惟此丕丕之基文開其統于前武集其成于後而並受之也豈非知恤之成效哉不替與從正是信篤任專罔兼罔知之意而克知灼見自在其中以並受丕基以乂德容德也詞有抑揚重武王此爲妙

嗚呼孺子王矣　節

呂氏曰物莫不有所順水順而下火順而上有湮之而不下欝之而不上者終非其所順也陳雅言曰灼知厥若者明于知人勿有間之者誠於任人成湯之克宅克俊丈武之克知灼見皆灼知厥若之謂也成湯之嚴惟丕式丈王之罔兼罔知皆勿有間之之意也焦氏曰時謂治民治事之時杜氏曰知恤中有三意而總爲二目一克宅一克紬繹知明用當爲克宅用專爲克紬繹但用當之意或速在知明中或帶在任專內不必拘拘文武以知恤與而孺子嗣文武之丕基可不如文武之用人乎繼自今王其於立政之官若立事若準人若牧夫謀之貌不可也只謀之心亦未盡也當能灼知其心之所順益人之爲善有不顧爲而爲之者此强也有樂爲而爲之者此順也勉强爲善不過塗飾于一時未有久而不變者眞箇砥節勵行出于性靈之所自鼓此爲中心安之者矣知此却是表與裡如一

終與始如一方纔爲眞正君子知人知到此方纔爲精鑒神識既知之矣且任且不任與之職而復掣其肘彼又將畏首畏尾何以展布此時當大乃使治撤去猜忌一無拘攣使彼伸縮弛張無不如意于以相我所受于祖宗之民和我庶獄庶愼斯爲任之重矣顧事權重則詭夫之忌曰易興而聽不聽則昔日之肝胆或變故於委任之時又勿以小人間之葢君子正做得好時又却被小人從旁裝點許多不好敗壞之則其所相所和者豈能終乎故賢君謗書盈篋而不問青蠅滿棘而必驅眞待任人之要也知人加厥若二字比前又深知中藏得用之當意丕乃俾亂乃

任之重也然寧字意亦即是重字意不必拘泥閒字是以
讒言雖閒意非是以小人參于其閒

自一話一言　節

任人不可以小人閒之矣顧閒之得人者生于君心之躁
也欲讒言之不入須于念慮思維之閒專一而後可一話
者論一事也一言者吐一詞也其爲時幾何而人心之躁
容可於此徵之自一話一言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
我所受于天于祖宗之民蓋人常情始非不戀也久則渝
矣又久則忘矣郎禮貌雖未衰而意向已不相屬小人之
乘隙而中之者此也惟處心積慮終思此彥而不忘故由
詞吐氣專向於賢而不背耳彼小人雖善譖其能閒此哉
齊之王哉通節一氣說下一話言不忘包進于此者舉文
民不及獄慎下節又止言獄慎不及受民大抵此篇三宅
之官有全言者有舉其一二者有變文者不必拘拘也

嗚呼予旦已受　節

此總結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也謂知恤之說
所以事天者在是所以治民者在是上盡爲君之道而達
開基業之隆言之美莫過是焉予旦所受于人今皆告孺
子王矣孺子爲文王之文孫武王之文子而可不知所法
乎彼庶獄之允不允民命關焉庶慎之脩不脩國計係焉

夫既知而任之矣豈可復有所兼有所知而以己意參之哉
事由中制則下有不得展之憂君以聰失則事有不相宜
之患安得無誤也彼自有當職者庶獄則付之準人惟其
所勸諫焉庶慎則付之常任惟其所調劑焉則獄慎自理
而微言之告爲不負矣庶獄準人乃當職者庶慎常任乃
當職者所謂正也或云獄慎三宅兼有之非是勿誤二句
一正一反又是當職者治獄慎不是成王治當職

自古商人　節

此又申言知恤之事立政一任事牧準三項寬宅是知明
用當謂之用常不但不參以讒人有才堪理劇不困以兵
才堪治兵不困以養之意人與位相宜故得安于其職也
克紬繹是任專不閒以人不誤以己今賢者得展盡底蘊
如治絲然引其端緒則棼而愈出絡繹不斷矣克宅如禹
之迪知忱恂湯之郎宅郎俊文之克知灼見是也紬繹如
禹之宅乃三事湯之嚴惟丕式文之罔兼罔知是也此其
所以使天下之治也不外天事理天民安天法正夏之大
競商之丕釐周之丕基並受用此道也作效說紬繹引其
端也繹者絡繹不絕也作玩繹誠非是或云由[illegible]繹其
心大非

國則罔有立政　節

今其德輝益昭灼宜著矜觀矣之于今日矣豈非觀文之
乎武之大烈清四海而定天下今舉其大業益張大振厲
而發揚之于今日矣豈非揚武烈乎國威之壯前緒之纘
胥係于戎兵之詰可委曰時平閱兵恐挑于生事而不講
乎克詰即張皇六師之意非便用之也將其簡閱比其什
伍熟其技藝整頓其軍容如是而已漢武窮兵黷武海內
虛耗宋祖杯酒釋兵國勢削弱故好兵不可銷兵亦不可
詰兵所以彌兵銷兵所以召兵王氏曰古者詰兵乃有國
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戰陣講于蒐獮威略寓于巡狩會
同但恐承平日久或至廢弛故周召皆有詰戎張皇六師

之告非黷武勞民也以是壯國威消奸宄繼前人篤業最
急務也倘以兵為諱日就廢弛一旦有警則倉皇無措矣
禹迹所到東漸西被朔南暨訖華夷畢宜各有界限中國
世守之後世有燕雲之地棄之夷狄卒貽中國無窮之害
於是知周公之意遠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　節

知恤之道實萬世建官之法故周公俾後王戒之欲傳為
家法也立政即三宅之官常人即常德之士其惟中有知
明任專勿問儉人意

周公若曰太史　節

命太史書蘇公敬獄之事為後世司獄者法也武王時蘇
忿生為司寇小大之獄莫不由之獄莫不能敬故能重民
命以延國命蓋民者邦之本刑當而民無冤則太和之元
氣培而國家之脈亦永此用刑之極功而萬世司寇之龜
鑑也後之為司寇者於此取法而有慎焉以國家之條列
用其中罰蓋條列有輕有重而輕其所當輕重其所當重
乃為得中蘇公以敬由獄後世以慎法蘇公慎即敬之見
諸事者也治小罪引用輕之條列而適得乎輕罰之中治
大罪引用重之條列而適得乎重罰之中如是則敬爾由
獄宛如蘇公而王國延長於將賴之矣太史其書之以詔

來世哉○敬字內就有列用中罰意長乃長短之長只王
國脈說不必立異蓋指蘇公之敬獄有慎慎刑也中乃酌
中之中非子莫執中之中太史書之補前補後俱可

周官

孔氏曰成王即政滅淮夷還歸鎬京作周官言設官分
職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　節

史臣記成王訓迪百官之由成王為萬邦君盡撫綏之道
侯甸之諸侯以時來朝者則巡守其土而察其政治四方
之諸侯其有弗庭則征伐其國而討其不臣巡非慢遊所

以布德而施惠征非黷武所以去暴而除殘無非爲安兆
民計也以故六服中之群侯素忠直者固于甸于宜以廣
一人之德化不忠直者亦來享來王以奉夫子之德咸其
誰敢不承順周德而自外于臨御之中者乎德意遐暢四
海治安外攘之功舉矣於是督正治事之官爲端本澄源
之計焉以爲官者天子所與共治而惟此治官實綏民庶
侯之根本也有官而體統未明或有侵越之患有官而職
守不盡則有怠惰之虞內且未治何以倡外故從治事之
官督而正之尊有三公而三孤爲之貳分有六卿而六十
屬爲之承紀綱振肅上下不敢以相侵官守恪恭功業不

至於廢墮綏民承德之盛庶可維之于無窮矣撫萬邦甸
輕巡征平看莫中江欲重四征說據孔疏成王從討淮夷
商奄歸以設官分職之法號令群臣使知立官之大旨則
專重征弗庭甚是但綏兆民畢竟要總承承德郎承此綏
民之德意謂皆體君心以安民也六服甸侯男采衛并王
畿爲六服不及鎮藩夷三服九州之外故畧之也督正者
一督其明體統一督其修職業非治人無以弘治化所謂
釐嚴內治之修也

王曰若昔大猷　節

此成王董正治官之詞大道之世唐虞夏商是也未亂

原缺第三十五葉

亦克用乂庶政亦盡不和萬國亦無不寧此最説建官之
效也若此者何以能然哉明王以立政之官不惟其官惟
之名惟在得人而已唐虞稽古百揆并三德六德之英曰俊
曰乂之彦夏商惟倚俊非惟賢惟能之人即宅即俊之士
甚取人立政之要故和寧用乂之效臻也其人賢一足以
當百其人非多亦足以滋擾可弗慎乎

今予小子祗勤　節

建官固致治之要而修德又任人之本倘予德不足以樹
表儀何以率群臣修職業哉昔堯舜禹湯皆有盛德以爲
取人之本故予小子敢勤于德夙夜孜孜猶恐弗逮仰思

前代之建官得人者而時順之益成法以施行乎以訓迪
厥官官或示之體統或示之職業庶几治制于未亂邦
保于未危而和寧用乂之效亦可臻矣○陳新安曰立政
而官惟其人爲政在人也訓官而祗勤乎德取人以身也
祗勤弗夙夜不遑正是勤處訓迪即董正自是臣言之曰
董正自成王言之曰訓迪其實一也體統職守不分爲是
督以立太師十節爲體統有官君子以下爲職業然則體
理寅亮政教禮刑率屬倡牧阜成果何物乎益職業正在
於體統之中而體統不紊乃所以盡職業也分之非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　節

官莫重于三公而歷代沿革不常名位不一今酌爲定制
故曰立太師以道教誨太傅以傅德義太保以保身體名
雖不同均爲天子之師稱曰三公取無私之義也三公居
一人之下冠百僚之上尊莫尊焉不敢煩以職務惟朝夕
坐而與君論道所論者何道卽經綸邦國和調陰陽之道
也天地間惟陰陽二氣而已道則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
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邦之兆民莫不具此道以生邦
之政治教化莫不循此道以行顧其理精深而難明得三
公講論于天子之前如何爲邦治邦教如何爲邦禮邦政
邦禁邦土如何則陰陽和調如何則陰陽愆伏凡其所當

然與其所以然之故莫不一一闡明之君心開明曉暢卽
以公所論者與六卿施行之凡政教禮刑等事區處各得
其宜兆民各得其所是之謂經邦也此邦字正與冢宰六
節六邦字相應經卽經綸之經所謂理其緒而分之也邦
中之事井井有條整而不亂經政卽所以經邦於中有裁
成輔相之意焉道既明邦能經民心和於是乎天地之氣
亦和薀氤氳醞釀斟酌參贊自然氣機調寒暑時五行順
布四序節宜陽無愆陰無伏矣不曰陰陽燮理而曰燮理
陰陽蓋以民之和召二氣之和也宜着力説論道乃所以
經邦經邦乃所以燮理是一套事此二句言公職之重不

輸二句言選之當精惟其人者必其道全德備知天知人
然後任之論道有格心精意燮理成格天事業這樣人品
豈容易得苟非其人寧缺之也○立字貫下八節論道只
是啟沃君心而涵養君德之意自寓不必纏繞經邦燮理
卽是論道時事非有兩層工夫民負陰陽之氣以有生受
陰陽之理以成性故民生遂民性復卽可以均調二氣也
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

少師少傅少保　節

三少特處公之下卿之上而無所附屬名之曰孤取無朋
之義也時講云化者天地之用卽道之發育者也天地者
化之體卽陰陽之成位者也弘化非有加於論道只是於

三公所論者就發用處闡揚張大之耳寅亮在弘化上見
化無一處不達便是天地之體無一處闕塞故曰敬明也
愚謂三公論道經邦至于陰陽燮理而化豈有不弘待孤
而後弘耶蓋弘化卽經邦燮理三公已弘孤特貳公弘之
耳貳者副之也倍之也天地之化生物成物自無而有又
自有而無此一陰一陽之效用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
也弘非廓而大之之謂乃暢而無鬱抑之謂也雨暘時若
寒暑適均民無夭札物無疵癘豈非化之弘乎只此亦可
見天地之亮矣天清地寧各昭其覆載生成之職是之亮

非直位上位下已也敬者是三孤敬也天地雖以形言而寅亮依舊是敬明其化育之事弼者參天兩地是乎一人之責不但貳公且弼輔君也○弘化郎三公之論道經邦寅亮郎三公之燮理陰陽造化無為弘之者人使天地之心遍于庶類各得其所若乾坤上下無一關塞不通之處而六合為昭所謂寅亮也又曰道者化之體化者道之用陰陽者氣之流行者也天地者形之對待者也化待道而後行天地待陰陽而後立論道者非不弘化弘化者非不論道而燮理寅亮亦非二事也所以如此立文者以見公論于前孤弼于後其道相成云爾如以道化為公孤之差別則陰陽天地亦豈可差別乎○弘化就是萬物育寅亮就是天地位弘化以寅亮如萬物之育乃見天地之位也天之亮高明覆物得其職地之亮博厚載物得其職是也

冢宰掌邦治　節

公孤天子所以調精祲之原而無所治者也治萬事則六卿之職而冢宰為之長馬融云冢大也鄭玄云山頂曰冢是宰相之職天官卿也邦治以吏事言而禮教政刑悉該之雖與五卿並列而此實統之由百而歸六由六而歸一也統百官二句舊王平愚意串看為是蓋百官所以分理四海而簡用則在冢宰統內有會官聯肅官計之意知[illegible]

[illegible]實能明其黜陟是也四海習尚不一風氣異宜均者統百官調劑之使各均平如因俗為政一道同風是也均四海非百官不能統之則在冢宰耳

司徒掌邦教　節

司徒主夫家之徒衆地官卿也治衆莫重乎教五典親義序別信也布此五典以訓擾兆民之不順者使歸於順也擾非強人也呂氏曰馴習而熟之撫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之謂○陳氏曰擾者馴其自然而導之郎舜典在寬之意○月記曰司徒雖曰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田里樹畜之制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荒政十二以聚之執事十有二以登之無非教也教豈一端已哉稽夫家之衆寡會萬民之卒伍辨征役之施舍要皆寓吾道德之意是以舉世安于法度分守之內父詔其子長帥其幼何莫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後世政教分而民生日用之常無復道德之意矣

宗伯掌邦禮　節

唐孔氏曰宗廟也伯長也言為宗廟官之長也此乃春官卿也上句主祭祀說下句主正名分說或通指祭說不從禮莫大於祭又莫大於分治神人者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如坎壇昭穆之有等牲帛祝號之中節是也和上下者

于吉凶賓軍嘉之五禮辨別其尊卑等級使上者不陵下者不僭不致乖亂所謂和也呂氏孔氏都如此說傳中樂之意亦不消得

司馬掌邦政　節

司馬主兵政國家之事莫非政也戎獨謂之政者所以正彼之不正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統字內有二意平居聚衆則蒐苗獮狩咸屬其教閱有事出征則伍兩卒旅咸屬其指揮由是奉行九伐之法以誅天下之凶殘肅將四征之盛以靖天下之禍亂使強暴者不得肆寡弱者賴以安所謂平邦國也此夏官卿也○按司馬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平謂平其亂非均平之平

司寇掌邦禁　節

此秋官卿也職主肅殺不曰掌刑而曰禁者傳所謂禁於未然也奸慝之情隱而難知故必推鞫窮詰以得其情示不敢輕也暴亂顯而易見則直斷而行之示不敢縱也民知所禁庶不至藏姦作亂矣然則禁也者其先王制刑之美意乎

司空掌邦土　節

此冬官卿之職掌邦之土居四民者士居學農居田工居肆商居廛相其陰陽之向背嘗其水草之甘苦度地而居之使得各安其室廬也時地利者天下之利何者不生于土田有稼穡之利山有材木寶藏之利澤有魚鹽之利乘四時之所產而取之故曰時也司空以工而兼農故地利不止五穀云按齊語云地能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又馬融云冬官掌百工器用耒耜舟車之屬與此居士居民全不相當蓋冬官亡漢儒不知其本而以考工記補之故也正宗又於地利中入修溝渠說

六卿分職　節

此節非是總上文之詞乃由內臣說到外臣也六卿各有所掌如邦治邦教等既分其職矣而其下各有屬官六十員若大夫若士又所以承六卿之職而分任之者六卿各率其屬盡當為之職或修政治或興教化各領而為之于以倡在外九州之牧使州牧亦率其屬各盡所職標準在內視效在外各承其流各宣其化內倡外應使阜兆民各安其居各樂其生而底于治化之功阜成二字時講俱以教養分對愚謂宜串說阜者厚也德澤未至于淪浹洽膚不足以言厚治化不臻于雍熙太和不足以言成惟上有

深仁故民生厚㤗民業厚澤故大化成此極治之象也皇
成乃着力之詞不作效説光民兼內外

六年五服一朝　節

此節亦成王訓廸之詞對內臣言馭外臣之法也鄉牧倡
和固有體統然不繼以朝巡之制以振肅之則歷歲既久
豈無有壅滞不達者乎豈無有廢壊不修者乎非大一統
之規也今立爲定制六年五服諸侯一朝于京師以述所
職又六年天子乃以時巡行于侯國以考其所守之制度
于四方之岳制度似宜照註以協時月等事説但於上文
不關切且協時同律云云總亦不出六鄉所掌之中故郎

以政治教化説亦可也考者察其何國奉行惟謹何國怠
惰不修定其來朝於方岳則大明黜陟之典如恪遵制度
奉職安民則加地進爵以勸之如違背制度不職殃民則
削地貶爵以懲之庶乎六服群辟罔不承德而阜成之治
幾矣時巡以上定朝巡之期考制以下詳時巡之法皆所
以控馭外臣以應六鄉之倡也不詳述職之事重在馭臣
敎也孔疏曰據叔向語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惟言
五服爲侯甸男采衛以要服路遠故略之也十二年王一
巡狩如舜典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
也文中子曰舜一歳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此

觀之則周之十二年蓋非以兵衛多而徵求之煩乎推之
非降徙可知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　節

上既示以建官分職之意此因勉以居官守職之道曰凡
我有官守之君子若公孤若鄉士尊卑大小不同要不各
有所主之職也其欽之哉謂當敬明欽之于論𣁽政治敎
化欽之於分掌而不可忽也欽司何如其在愼令乎公孤
鄉爲所司不同而欲以其意旨宜布於下不無令不可前
也須要斟酌人情之便不便酌時勢之宜不宜量其可
行而後發之爲令不然欲雖令之未有能從者也令之未

發是反之也其爲害哉夫上之行令如流水之不可遏也
至于反何也私故也以一己之私不顧天下同然之欲其
誰能信而懷之必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欲出一
令爲民計利害若利于己不利于民則勿令出一令爲民
計久遠若利於一時不利於日後則勿令如是則是惟無
令令則風行草偃信之如蓍龜仰之如神明其誰有不敬
信而懷服者乎人心服從生于此心之信當人心又原於
合天理以公滅私則純乎天理矣是言教之中有身教在
也眞精所乎何往不動欽司之道曷以加此〇官指公孤
卿属五服九牧不與焉愼令正所以欽司勿乎令出句説

其理反非令不堅確朝更夕改之說乃令之不當衆怒難違行不去之謂也與下允懷相反不信不從則違逆而不行矣何以行不去私而不公故也故公之一字是愼令之道而允懷之基也滅者言私絶淨也滅字允字皆須勘破

學古入官　節

上節示以出令之道在乎公此節示以圖政之道在乎學學古三句欲其酌古典常二句欲其準今蓋今法或有所未備故酌諸古古道不可以盡泥故準之今通古今乃爲全學或曰典常可師矣又何必引古裁度三代而下有大事大疑公卿集議引古事裁决此爲酌古若律令無事以

祖宗成法爲王此爲準今故開說兩不相妨也厥官以上勉其務學畜疑以下戒其不學不學面墻申畜疑怠忽游事惟煩申敗謀荒政極言不學之弊如此也古人有已然之法皆聖帝明王之所垂示者以之議事徵而可信故必學古於入官之時如仕而優則學意及至議處國家之事辦稽古以證今裁度其可否於是所行之政都無差錯矣昭代有常行之法乃文武之所講畫者以之守官正而罔缺又須奉典常爲師法之資監于成憲遵其舊章愼不可以喋喋利口輕變時王之制以亂爾之官守也政不迷官不亂此皆從學中得來也若不然而弊可勝言哉謀天下之事者在心志之隳弱苟媮而畜焉惰然之夫安能生厲幾有謀焉亦敗道也集天下之事在精神之振作苟怠且忽焉偷安之夫安所設施其所爲政必荒廢矣若此者不學故也人不能學古又不能師今如正墻面而立然舉目無所見不明則不行使之治事必周章失指欲左而牽於右欲前而卻于後何其煩擾也而欲謀之無敗政之無荒得乎

戒爾卿士　節

上總告有官者此申戒卿士以立功業之道也功業指大臣所建明者言功是要其成而言業是就一件件積累而

言天下惟志足以帥氣故志立而功崇天下惟勤足以集事故積勤而業廣志必不恆奮發乃立志遠大不卑陋也志先期做到唐虞夏商那等用乂之功方與崇字關切業者爲之有次第者也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三歲有計是乃爲之勤然制非果斷者有時而隳勤非果斷有時而倦故欲功之崇業之廣又在能果斷果者確也斷者决也確然决然以爲必可爲必可成無牽制無休歇以崇功廣業何難之有不然一念猶豫且前且卻志勤屢用而終蹈後艱矣故勇以强之所當貫于志勤之中者也○此節乃一套事先要有大志然後日日勤勞積累迨其充實自然勳猷超

車不可及矣果斷是志勤得勇以輔其氣節三達德之意
豈志勤了又果斷哉此自無難解而呂氏添當幾二字便
令學者無可理會建功而曰當幾猶說得去若積業乃日
日工課如何當幾豈日月幾會不可失乎此其說之難解
者也王先王以南渡之事爲喻由吾終謂未然愚竊譬之
爲山九仞是崇功也今日加簣明日加簣是業也積漸而
高是業之廣也平地上何爲忽然要做個山是吾志要做
也何爲逐日加簣是吾勤也然人之志有時衰此偏不衰
勤有時倦此偏不倦是吾果斷決然圖成不肯休歇也此
亦甚明白何必當幾二字○後款非後患謂難于功之崇

業之廣耳若論到後患則王先王南渡之喻當矣

位不期驕　節

此戒卿士以處富貴之道也位不與驕期而驕至祿不與
侈期而侈至此常人之情制驕莫如恭制侈莫如儉然恭
儉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也惟世味日淡而素心澹然可以
對衾影而無慚始爲實德倘艷其德而竊其施縱不侮不
奪其驕侈猶在也惡得爲恭儉祇以載僞而行耳聲音笑
貌可假而良知獨覺難欺故曰無載作德二句正形容惟
德恭之矜持近于拘而梏損養志正以矜持爲安舒儉之
收斂近于迫而沖淡全真正以收斂爲寧泰作僞者巧[illegible]

百骸泰心勞苦得之來殼失之肺肝故曰日拙逸勞在心
上說休拙在外邊說此節不可說保富貴便與患失相似
須有斟酌

居寵思危　節

此申驕侈之戒又提出一畏字以見不可不務實德言居
寵二句一氣說寵祿位也危失其祿位也惟畏誠于恭儉
非畏失祿位畏載僞而勞拙也弗畏作僞而驕侈也入畏
則危辱至矣上二畏字以競業之心言下一畏字以危辱
之禍言陳新安曰利祿與危辱爲鄰甚可畏也思其危則
畏懼不假何敢驕侈乎愚謂高爵厚祿天子之寵眷也天

子寵我豈以資我之驕侈哉爲國家之安危也思危者計
宗社之奠安鞏基圖于磐石也不顧國家之安危徒逞一
己之矜肆則國危而臣之祿位亦不保矣可畏哉若患失
而畏則與鄙夫奚殊毫釐千里不可不辨

推賢讓能　節

此申戒卿士以薦舉之道謂國家之政欲其理不欲其雜
其機係於庶官而其原又由于大臣若大臣肯推賢讓能
無人形己之嫌無我娟人之意是大臣有休休樂善之量
而庶官亦皆起師師敬應之風同寅協恭和氣藹然而政
事之理可知也苟其不然而嫉賢嫉能妨人之進則庶官

莫不互相乖爭更爲排擠不和矣不和則其爲政也各逞
胸臆制不酌古典不師今其龐雜也無疑矣大臣一身其
所關于國家豈小哉不惟是也并大臣自己之職其盡不
盡亦在於斯所舉者能其官果賢果能人與官兩無負此
非斯人之能也大臣以引類爲職而知人善任若此非爾
之能而何苟所舉非其人不賢不能人與任而不稱此非
斯人之不能也大臣以覆餗爲羞而同惡比匪若此非爾
之不勝任而何稱擧之賢否乃關一巳之賢否可不以公
而以私乎○大臣指六卿庶官指大夫士卿之屬也推賢
三句作對非不可而經文原頓挫似乎散做爲是能就薦

舉得人爲盡職說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克盡而無愧故曰
能也或曰庶官之修職雖曰庶官之能便是大臣之能亦
是

王曰嗚呼三事　節

篇終復申戒之三事即六卿成周雖分六官而所掌即予
民理事守法之職故呼三事大夫者卿之屬也官以位言
政以職言即政治教化官必有政而亂政即所以敗官勿
乎以佑二句亦申以守承亂政來統而言之不過欲輔君
以安民耳以阜厚化成入講永者長久也無斁就民之戴
周言萬邦之民被安康之澤者親附愛戴無厭心也厥之
久故戴之亦久與唐虞夏商咸寧用乂同效舊民以無斁
指萬邦之寧說不從

尚書晚訂卷之十終

尚書晚訂卷十一

明金壇史維堡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鼎和甫輯

君陳

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治下都此其策命之詞鄭玄以君陳爲周公子葵初王氏力辨其非其說甚長

王若曰君陳　節

成王命君陳而先叙其德之美德而曰令形容德之粹美也孝恭即是令德孝以事親言恭以事兄言惟孝句起下文之詞蓋家國一理惟孝于親又克恭而友于兄弟必能施于有政以親而仁民以齊家而治國因其所巳然逆知其能必然也敬哉含下文師保意謂惟令德以教民養民而化此東郊之衆也孔氏曰成周周之下都東郊或周之邑治頑民不可以急惟不言而飲人以和者乃可居之曰孝曰恭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昔周公師保萬民　節

敬之何如不過法周公以爲治耳昔周公治下都之民順常道以教之化誨訓飭無不備有若師然撫國事以安之呵護愛恤無不周有若保然不以法制而以漸磨其德深矣故當時民懷其德尊之親之中心戀之何日忘之有膠結而不容解者今爾往居周公之職治周公之民但當慎其所司而已慎司無他周公以師保之道垂之爲訓乃當日所行之常法也不可別立教條以駭民觀聽以公所以師民者師民以公所以保民者保民昔日之訓益勉力發明而光大之惟此下都之民自將翕然聽順安靜帖服矣周公之時無異矣言將以懷公者懷君陳也懷就中心繫戀說不必說歿而思慕主生時說厥常即周公之訓以師保之道立之爲訓也或以下文王治馨香四句爲此訓非是懋昭勉力申明之意民懷民乂雖有叙已往期方來之不同然其爲效則一而已

我聞曰至治馨香　節

上文懋昭之訓是以師保之道作爲條約以訓民此明德之訓是言感通之本由乎明德以訓治民者分明是兩件時說欲強而一之所以齟齬而難通王日記其中紅俱不主此說今訂于左

夫訓民而至於民乂其治至矣其感深矣然豈無所本而可以空言陳迹致之哉周公之訓亦有之我聞其訓曰善治之極禮樂明法度[illegible]乎天清地寧民安物阜宇宙間純是一團協氣薰蒸透徹自有一種馨香發聞是以感格神明然馨香豈真有聲臭哉廟堂之芳譽令聞閭閻之欣欣色喜即馨香也若祭祀時黍稷之苾芬特羞神之具耳何足

爲馨天下惟此明德涵諸心而眞體昭明著諸政而光輝
宣著其發越處之精彩便是神明之靈爽存焉惟德動天
至誠感神固自然之理也夫感神豈待祭祀時哉聖人云
丘之禱久矣意可知也周公恐人將馨香認做黍稷之芬
故借黍稷以形容之明其所感格者在此不在彼也有黍
稷無明德神且吐之矣斯訓也推其本于明德極其妙于
感神乃有道之訓也今爾治周公之民行周公之法舍周
公之訓將誰式哉然不可怠心爲之也明德之量無窮至
治之馨難徹神明之陟降難乎逸而自安豫而自遂皆怠
心也一念怠斯德昏而治虧矣故必惟日孜孜精神常奮

淬勵常勤日新又新斯可以明明德于天下由是以發馨
香由是以格神明又何難于殷民乎感神不必定指祭祀
時說式時不作戀昭之實無敢逸豫操存涵養無間也能
法此明德感通之訓斯能昭師保萬民之訓○獻訓則獻
訓耳別添精微之名周公之訓多矣豈其他皆粗淺者乎
且亦非成王之口氣也故前講不入此二字

凡人未見聖　節

欲由周公之訓愼無若常人然凡人未見聖則想慕之至
若以爲不克見及既見聖正好日加蹈行之力以慰企仰
之懷而苟安如故又不克由有二病焉皆曰亦如此耳無
甚奇也有不足由之心焉卑者曰彼絕德也吾安能勝之
有不敢由之心焉此無他皆安于逸豫故也逸豫故理不
足勝私志不足師氣而一念好德之良索然萎薾此常情
之通弊也爾其戒哉今既親見周公之聖矣又不由周公
之訓則與凡人奚殊故當戒也所以當戒者何也爾居民
上其鼓舞倡率猶之風然民居爾下其承順聽從猶之草
然天下未有風行而草不偃者豈有上行而下不效哉爾
由周公之訓以端風化之原則民亦由爾之訓而成草偃
之勢矣能識德化之速如何不戒常情之偏風草只論其
理民之從化若此之易見周公之訓不可不由也

圖厥政莫或　節

此示以圖政致艱之道政即師保之政周公昔日之政大
體雖不可易而時異勢殊亦安能無所變通乎天下有萬
世無弊之道而無再世不刋之典苟因時會通更化善治
雖周公復起亦若是而已乃所爲善由訓也然以今日而
欲酌聖人之政不以爲變常法必以爲作聰明豈容易哉
莫或不致其艱可也莫或兼小大說是件件之意非萬一
之謂也艱者兢業愼重不敢輕舉也政有當廢謂法久而
弊生政有當興謂時移而稱便此中必有至當之理而內
執已見外徇人言皆非也先出入反覆與衆人共商量計

議其庲者果然有害否其與者果然有利否若衆言同又不遷行也又本自己之獨見獨思而尋繹之自付曰衆言不出數同乎庲與可必萬當乎真見其當庲當與然後行之外參與論之同既非自用內精一已之慮又不苟從致難如此而政安得不善出入或曰出與國人入與僚友更是庲與非是大壞極獘改而更張之謂如周公時當謹歩君陳時當和中變通其謹歩即是庲濟之以和中節是與

爾有嘉謀嘉猷　節

此節斷然作勉君陳說傳引或曰之註及呂氏三註謂成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何所據乎又葛氏議成王良顯之說

爲失言夫成王望人臣之納誨將順期巳德之良顯有何不可宋儒好議人是葛氏之言失也○謀以一事言如益替禹班師之類是也猷以大道言如禹陳克艱之謨皐陶陳廸德之謨之類是也謀必有道猷亦有事互文也不必說從師虞同繹得來內以謀猷成君德外以將順揚君美俱就君陳說臣人謂臣於人者此句開一步咸若時謂臣皆如此忠順惟良貼入告一邊謂君德粹美惟顯貼順外一邊謂君名顯著有益于君者大矣○斯謀斯猷雖臣之謀猷然聽者君之聽也行者君之斷也非我后之德而何豈敢攘爲巳物乎又良顯或就臣說亦可

王君陳惟爾　節

此節最難說者在寬和二句看作對謂含弘爲寬然不一於寬而有節制者在於寬而不縱乎易爲和然不驟然和而舒徐不迫以和之故和而不流此易明亦好說然二句文法顛到故生諸家之疑馮開之云寬行于制之中制不出于寬之外所以和之也然又不可陵節而雜施必假歲月以磨之緩程限以俟之乃可以淪肌膚而浹心志云云夫以寬制俱爲和則所爲從容者是又何物也予以爲和節寬之所致從容即制之其苦得中疾徐中度者下句從上句參出從容與漸次不同今之繩人太急者云姑緩其

縛緩豈漸次之謂哉此可以得從容之說矣不先不後不疾不徐却當其可也寬和入師保意亦可上文作威以削乃寬和之反勢以權柄言法以刑罰言作威以自逞言削以摯斷言有權則可以自逞持法則可以摯斷故戒之也丕訓謂規模遠大也不必粘猷訓來免而明之曰懋昭法而守之曰式推而廣之曰弘三訓三樣各不同也奈何拘拘一轍乎○唐孔氏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于民卽是闡揚而大之也呂氏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一味因襲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奮然期于光大之僅能不替

殷民在辟 [illegible] 節

此下六節反覆言寬和之實上三節以刑罰之施于罪人者言下三節以教化之施於平民者言

在辟乃違政教而犯刑辟者在可生可死之界陳氏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可徇君以生殺而惟其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不是辟宥定與君相反要看得活○辟宥四句連牽一滚說方好言辟也不要聽我宥也不要聽我惟酌之中道可生者生之當死者辟之一斷以理此節爲下二節之綱處犯罪之殷民

不可有所偏乃寬和行于刑罰之中者也

有弗若于汝政　節

此示以辟之中也弗若政治之而不順也從保一邊說弗化訓教之而不變也從師一邊說傳中刑之可也句訓主辟字非過文然必刑一人而人畏服後來無敢有犯刑者乃刑之乃字正是辟之當意是辟不徇君而惟厥中也止辟刑罰中有教化也

狃于姦宄　節

此示以宥之中也狃是慣習之義姦宄以凶惡言狃習凶惡爲之不知止也厥常如不孝不友之類亂俗如敝化奢麗之類姦宄關天下之安危就保一邊說敗亂關天下之風化就師一邊說三細者姦細之細非三犯中有小罪之說三犯俱是大罪安得有小者乎三等姦細均所不宥所以絕惡源也是宥不徇君而惟中也辟必止辟宥不輕宥正是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爾無忿疾于頑　節

以上三節專言殷民之犯法者處之不可偏此下三節與言殷民之未化者待之不可刻○此節又是下二節之綱領是不若于政不化于訓由胸中蒙錮而然非怙終不悛者比此當徐徐教導故不可便忿疾此緩于懲惡待人之

漠也一夫是化而未全者有片善即亟收之不求其全羡恐求之備反阻人爲善之心此速于取善用人之恕也此正是寬和處然無忿疾而非縱其未化也無求備而非用其不能也有制從容寓乎其中矣無忿疾下文忍容是也無求備下文簡修進良是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　節

此即無忿疾于頑也忍者外力制其忿疾之心容者內包涵而忘其忿疾之念忍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有濟者含忍之極民心感愧天性自然呈露而吾之政教得有成功兼上之政訓得行下之風俗成就二意或云不至激變生

亂非也小人怨詈皇自敬德容也有容則此心之德含弘廣大有天覆地載氣象故曰大二乃字不同上難之之詞下自然之詞有濟在能忍之後德大在有容之中俱兼師保說忍且濟有容而民豈有不化者乎林氏曰勾踐于吳太王于狄忍也使其不忍則趣亾矣其何以濟湯之于葛文之於昆夷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然孰得而測度之非德之大而何

簡厥修亦簡　節

此無求備于一夫也修是力田安居務職業者以保言良是和身睦家敦行謹者以師言簡只是分別好歹不必說

到表宅里殊井疆此時亟要行寬和之政遽然務之郊遂屏之遠方可乎旌別乃成終之政尚未到此也只是彼此不相涸人不得以不修而自掩葢其短是之謂簡也分析明白修者固益自勉不修者亦知所愧而勸于立功矣進者援而用之也人孰不欲占一命以自榮而良者猶是不肖亦猶是人孰肯勵行哉惟進一人焉援其良則良者既以爲善而得福不良者亦將望福而爲善是以良爲鵠以進爲招固不赴也率者以此倡而鼓之使欣慕也所謂舉善以教不能也人如何不勵行修者不求備其皆修良者不求備其皆良此正寬和之政而微寓善善惡惡之意以見寬和之作用有制而從容非漫無所可否也

惟民生厚　節

此欲君陳端化民之本也惟民之生其性本厚忠信愿慤乃與生俱生之理有時乎澆薄者則物欲之所移也然其本厚者自在也要民返薄歸厚則在好不在令葢空言非所以率人而正己乃可以正物令之則違上有好者下尤甚焉人情大抵然也爾可不慎所好乎爾能於五常之理敬之于心而實有得于其身中心好之躬自蹈之是能謹所好矣好德則民從德矣不親者變爲親不遜者變爲遜由澆漓而還淳厚民風者改換一番然民變則世道升矣

教化行而習俗美耳目一而心志同熙熙乎大道之盛哉治而至是則予一人得以垂拱于上膺受多福葢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非予之福而何其在爾亦大有休美而名譽光顯葢臣能化民以福君萬世而下稱良臣者舍爾其誰非爾之休而何敬德同于明德民變同于民懷允升同于至治膺福永辭同于馨香之感寬和之政于是乎成師保之責于是乎盡而周公之訓不其弘乎○惟民二句言民本有可化之機違上二句言化民當有身教之實敬典句正是謹所好時乃二句正是從所好厚與好俱以五典說德者行道而得于心乃精神踐履之實非聲音笑貌爲

也實之感人捷于桴鼓故民變而世升說升字不必云周公世降只是化行俗美人有士君子行便是升了猶云成一個好世界也予一人三句期之之詞永有辭只帶在臣中省又一轉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鄭玄云回首曰顧言臨死回顧而爲言也古人君之崩者多矣何以成王之崩紀之獨詳呂氏曰經三監之變故也余曰同姓公卿有監於流言而然歟

惟四月哉生魄　節

劉歆據律歷志以爲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皇極經世稱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未知孰是始生魄四月之十六日也不懌疾甚也天子疾曰不懌曰不豫崩曰登遐曰晏駕不忍斥言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　節

洮洗手頮洗面也禮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因疾病不能故但以水盥手沃面而已相者蓋王疾病卜人扶右師人扶左是也被冕服以衮冕加王首以朝服加王身也憑倚也倚玉几以爲安也呂氏曰甲子去[illegible]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托之言淵奥精明臨衆之敬不以困憊而廢素定之理不以垂歿而昏

乃同召太保奭　節

上嚴發命之禮此召總命之臣太保至毛公六卿也師氏守王門虎臣虎賁氏近臣也百尹正官也御事有執事者庶官也同以王命召重其事且昭太公也註中領字皆兼官爲字皆事職高官兼攝下司漢世以來謂之領畢公稱公而班次在後以六卿爲序也按王肅云彤姒姓之國餘五國皆姬姓畢公名高毛公名鄭皆文王庶子

王曰嗚呼疾大漸　節

漸進也[illegible]也傳訓危殆臻增也彌愈加也畱畱連[illegible]

不得[illegible]永訣也嗣不訓嗣續日記直作嗣君極是審者[illegible]也訓下文五節是也

昔君文王武王　節

此言文武創業之艱也昔我先王文武後先相繼能明其德文以羲熙之敬宣其光於前武以聰明之亶宣其光於後如日月之代明然以其德顯設于政治之間用能定民之所依使寒者得衣饑者得食各得其所而養道立矣當既富之後又陳列五常之教條以開示斯民使之相親相遜曉然于人倫之理由是西土之民被教養之澤莫不服習安于其教而不違焉惟西土之民習而不違故風聲遠

被用能達于殷邦同一服習之美其感孚之遠有如此者
民心所屬天命攸歸於是大命集于我周而一統之業成
矣○光就德之發用說萬邦就安養說陳教就教化說但
不可作對須一串講肆訓肖則肆就西土之民說達殷就
天下之民說肆不違句作過文文作于前武繼于後由近
及遠由人格天創業豈不艱乎

在後之侗　節

此叙在已守成之難也上天之命予奪無常至爲可畏故
曰天威敬迓者戒謹恐懼惟恐天命之去先事以迎之也
文武大訓是述天命之可畏以啓佑後人者嗣而守之不

敢昏昧踰越正所以敬天威也不可以敬天法祖平看

今天降疾　節

弗興力德也弗悟神昏也朕言上二節是也艱難者祖宗
基業之重付之元子欲保而守之不墜前業此非可容易
爲之明朕言欲其協力保護弘濟者渡至彼岸不覆溺也
言保此基業于無疆中含迓天威守大訓之意又要體會
下二節意講如馭民懷侯修身正心是也但不可太露

柔遠能邇　節

此正弘濟艱難之事遠邇指民言小大指諸侯言柔民柔
之不用剿而用懷來之道邇民能之不置之度外而馴之
于[illegible]化之歸此所以馭民也庶邦有小有大小者力弱難
之使得自立大者易逞勸之使不放肆此所以懷侯也此
[illegible]天子之事敬而保之則有等責也安勸分屬爲妥
不必云小邦大邦中俱有安勸

思夫人自亂　節

威儀舉一身之則而言思字有味此句雖泛說其理而責
成元子釗之意已躍然于言外不必如將講中闗添出冠
元子云云便非語氣細玩自見蓋其意以冒貢非幾則必
不能亂于威儀故一氣說下耳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
有動作威儀之則自古明聖之君端拱而天下治惟穆穆

在上而已德盛養到自然動容周旋中禮偏衣冠不正瞻
視不尊而徒求治于人其何能治之哉故我思之身者萬
化之原威儀一治將君正莫不正矣然心者尤身之主也
心有幾焉其動最微其關于善惡最要緊一念入于非幾
而欲求威儀之治難矣爾無以釗冐進于非幾也夫人非
最不肖豈肯進于不善之幾顧其邪而或疑于正天而或
雜以人則非有格致精一之功不能勘破故有冒昧進之
者爾其有闕則詔之有愆則繩之從善惡初分之界力爲
防閑可也於幾不愼則雖欲勉強于威儀而高卑俯仰容
止言笑之間其失度必多矣况推之遠邇庶邦能得其理

哉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故以精一之功屬大臣敬保
無冒貢非幾卽聖門慎獨之學於此足占成王所造之深

茲既受命還　節

綴衣者其衣連綴也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
象宮室故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幄上承塵曰帟設幄帳爲
王發顧命也命已發訖王返于寢群臣皆還本位故出綴
衣于庭庭路寢之庭周禮射人掌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
位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受命還謂還就此位也

太保乃命仲桓　節

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側特出于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昭

顯之以正其統也桓毛二臣名乃宿衛近臣齊侯時爲天
子虎賁氏故命二近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爲宿衛之
具虎賁百人爲宿衛之卒迎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
寢翼室爲憂居之宗主示繼體之有人天位之已定也稱
子者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南門王宮之外門
也翼室東夾室也初喪未爲梁闇故以東夾室爲恤宅之
所是日崩是日立見天下之統不可一日虛也呂氏曰發
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
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
下共之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易主于宮掖而外庭不

與聞然後知周家之制之善也

丁卯命作冊度

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今作冊書紀先王之言以授康
王如所謂重光敬迓弘濟云云是也既作冊因并作受冊
之法度下文陞階卽位及受同祭饗等法是也作者內史
命者召公也此節重傳命○或云冊度只是冊書之法度
不必分爲兩件若受冊之法乃禮官之事非史官所掌受冊
之法度若今之儀註是也

越七日癸酉　節

召公以西伯爲相故云伯相士山虞匠人之屬取材木以

供喪用諸喪之雜用如樽與明器之類天子七日而殯自
乙丑至癸酉巳九日矣蓋大斂之第三日也或疑伏暑之
時何以能至七日方殯氷盤氷鑑蓋爲此也

狄設黼扆綴衣、

自設黼扆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相所命不言命者蒙命
士之文也四座至輅車不言官者蒙狄設之文也扆屏風
畫爲斧文以示威也置戶牖間御座之後以其爲天子所
依倚故曰扆綴衣按周禮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
宮室曰幄座上承塵曰帟幕人供之掌次張之卽此綴衣
也黼扆綴衣四座皆設故冠之于首此下至側階四座王

或天之秘或聖人之言或以經文武以緯武蓋有深意存
焉○胤征和垂解見註車渠形似蟀蛤多織理縟紋出西
南諸夷其俗貴之小以繫腰大以爲器考工記曰車罔爲
渠其形曲如車罔故以相比夷玉鄭玄云東北之珣玗琪
也又釋地云珣玗琪出東方醫無閭東房孔疏云即東房
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因東夾爲恤宅地故云無坐）其云夾室
者鄭玄云路寢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路寢得有左右房
也

大輅賓階面　節

五輅成王所乘設之亦以象生存也面者南向前者北向

大輅與先輅對同在西階綴輅與次輅對同在東階以貴
賤爲先後先輅在西而曰左次輅在東而曰右者自外向
內言之則西爲左東爲右耳○玉輅王所乘最貴金輅封
同姓貴次之象輅對異姓又次之革輅封四衛則賤矣木
輅封蕃國而最賤○以玉金象齒飾車故即以名車次輅
二象革是也按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戎輅革輅也據
此則止設四輅耳以兵不祥故去之也木輅行遠故云先
輅註要熟記

以上七節非徒爲國容觀美也天位峻極幄座覲深貴玉
燁華車輅森列入其庭登其堂惻然有以感康王事死如
生之心肅然有以竦康王不克負荷之懼則委坐授輿之
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　節

此時將迎新王故肅儀衛以備不虞使武士二人戴赤色
雀弁執三隅矛立于畢門之內（即路寢門）四人戴文鹿皮弁執
戈以刃向外立于東西兩階之旁近堂之廉隅處每邊三
人夾而立之此皆在堂下也堂下去殯遠故皆以士至于
堂上則大夫一人戴冕執劉（鉞屬）立于路寢東廂之前堂一
人戴冕執鉞（戈屬）立于路寢西廂之前堂一人戴冕執戣（戟屬）
立于東序之前堂一人戴冕執戵（戟屬）立于西序之階上又

一人戴冕執銳（矛屬）立于東下階堂垂側階去殯近故皆以
大夫貴賤之等級然也共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六人
堂下五人堂上平居以備宿衛而今日壯儀衛者也此是
堂之角頭垂是堂之盡處近階者側階鄒氏曰東下階也
嗣君自翼室遷殯所往還必由之地故特備儀衛焉傳曰
北階誤○唐孔氏曰垂旒爲冕無旒爲弁弁冕版皆廣八
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以韋
爲之垂堂上之遠地堂廉廉者稜也立在堂下近于堂之
稜側階鄭玄王肅皆云東下階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
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不主此辨在前）

此陛近禁内
豈傳何用

秋設至此上陳儀物先西後東以成王殯在西尊先王也爲將傳顧命設也此肅儀衛先東後西以康王位在東重新王也爲將受顧命設也陳氏經曰典章文物之備豈爲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之平生以起嗣王之追慕一以昭前王之委重以動嗣王之祗承一以起群臣之繫心于嗣王一以絕奸人之生心于覬覦○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慮○鄭淡泉曰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内而叙之也夾西東

垂夾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叙之也在門者守門二人者兩廂各一人也在階者守階四人者兩廂各二人也畢門即路寢門路寢三階中階不設備以無人升降也

王麻冕黼裳　節

以下乃迎嗣王入受顧命事莫重焉且有祭告之禮故變凶服用祭服麻冕即衮冕吉服也積三十升麻爲之每升八十縷衮之衣五章裳四章此獨言黼者以黼有文故特言之也禮君升阼階此自西階升者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處不敢當主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麻冕蟻裳從王以升入即位者即就也君就受命之位臣就助祭之位也此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從王以升若太保太史太宗各有所事故不與焉蟻玄色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改爲玄裳者呂氏曰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閒亦禮之變也即位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孔氏曰公亦北面孤東面

太保太史太宗　節

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故皆吉服彤纁也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主祭祀朝覲之禮故奉同瑁太史秉書書即冊命秉者持也御者進之于王也介圭尺有二寸天子之守圭先王之傳器太保承于王明今正位爲天子也

同者祭祀用以酌酒瑁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朝覲所用奉同瑁繼先王以主祭奉瑁繼先王以朝侯也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故言阼也介圭同瑁先王之符實今奉之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持書進王從王以升便也

曰皇后憑玉几　節

遺命已登于冊此則太史檃括大意而口陳之顧命中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特述其語臨君周邦集大命是也率循太卞莫陳教柔能安勸是也燮和天下弗不違是也三句一串不可平看者先王望汝而我

魁之揚者先王有美而表揚之亦串先訓即大誥大言其
包涵先言其顯著非二也率卞如不忿不怠善繼善述武
循其身心或循其政教燮和亂者理之乖者調之洽洽光
仁大暢甄陶之化益顯言外有敬忌天威之意死下節自
見

王再拜興荅　節

拜非拜太史拜成王也亂四方以率卞燮和入講不必帶
臨邦亂四方即所以敬天威一氣說忌者畏之也敬而且
忌深以不勝爲懼也父祖文武兼成王

乃受同瑁　節

此康王祭成王告已已受顧命也孔氏曰王受瑁爲主受
同以祭瑁未用付之宗人乃先用同宿者肅也三肅三進
爵至神所也肅而拱之故曰宿三祭三酬酒也毆酒以沃
地曰酬三咤三奠爵于神座也禮成于三故三宿三祭三
咤鄭玄云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上宗曰饗傳
神命以饗告也若曰先王已來饗矣孔疏作太保贊王饗
福酒非是

太保受同降　節

此太保報祭告已已傳顧命也康王既祭復反爵于手以
授太保此是王命太保報祭也太保不得王命安敢輕自
報祭哉太保受同下堂降自東階以君之同反于篚盥洗
其手以執璋更用他同執璋升自東階諸樽所酌酒報祭
焉以異同者禮君臣不同爵盞以別于君也璋如盞之類
所以盛同者王已祭太保則酢之若酬酢然禮宗人同使
奠于神所也拜者拜尸若曰臣於顧命已傳矣王荅拜代
尸拜以于道自處也

太保受同祭　節

凡祭將畢有飲福之禮王不敢行故太保代之小宗人助
酒于同以授太保太保受同先酌酒于地然後舉酒至齒
嚌入口曰嚌飲而實不飲方在喪疚不甘其味也嚌讀

退居所立之位以飲福之同還之宗人而拜以謝神賜也
王又代尸荅拜焉

此章中間獻祭之說遂分三節爲三獻此大非也夫禮成
於三而王之三宿已三獻矣獻畢則告成而上宗曰饗王
祭已畢矣太保之祭乃是就神前告已委托之無負而豈
代王亞獻乎安得王行一獻而太保獨行二獻乎又安得
初獻進三爵亞獻止一爵終獻不進爵竟飲福乎又安有
三獻未畢而上宗遽傳神饗乎又豈可以飲福之禮作祭
獻乎此其背謬彰彰矣○又陳氏曰王荅拜蔡氏以爲代
尸拜王氏以爲因太保拜而對拜孔氏以爲敬所命亦拜

成王諸說紛紛殊不知康王方在柩前受顧命未廟朝也冢宰以元老受托孤重寄且答拜也又何疑焉君在廟門外則全於君在廟門內則全于子敬大臣所以敬先王也〇太保受同諸講皆云既咤之後反爵于手只授之太保夫咤之爵已奠於神前反之于手將欲何爲且三同也其俱反乎抑止反其一乎此皆難解之說也愚以爲此必康王命太保祭特以同授之決非既咤之同反于手也太保不敢嘗飲用異同耳〇又兩授宗人同亦別上同授以奠于神所後同授以收執上獻神之同下飲福之同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所祭不特祭器凡儀物儀衛皆收之矣出廟門俟凡新君聽其正始也言諸侯以該卿士孔氏謂殯之所處故曰廟曰說謂路寢門即廟門不必有殯引爾雅周禮爲証又云今人尚有廟堂廟廊之語良是〇孔氏曰俟者聽後命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　節

康王初喪正當哀痛怆遽之時謂朝侯與天下正始則可何暇執瑁冒圭以辨眞僞況六服之遠侯數日間安能盡到京師乎即此朝見者孔氏猶云適來而遇國恤遂因見新王故執瑁賫瑞之說非也每乘四馬諸侯衆矣天子之廐雖廣焉得盡容之且朱紱之說甚俗稚馬何必盡黄鬣何必塗朱倘壤地不出馬將如之何或曰篚厥玄黄之說甚稚亦有理而不圭之何也圭亦非命圭乃諸侯所以享天子者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諸侯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陳馬奉圭指王者之後言之耳其餘諸侯享物甚多非徒圭馬而已故曰敢執壤奠王義詞總句亦非此時之辭貢書于左

王出畢門立應門內周禮天子五門一皋門二雉門三庫門四應門五路門路門即畢門畢門之外應門之內乃朝

之所也于時太保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北向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北向畢公爲太師太師序當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太保領冢宰相王室受遺命任重故也班列已定乃各布馬四疋以爲庭實又篚厥黄朱之幣其諸侯之作賓王家者又舉所奉上之圭兼以幣帛致辭曰天子新即大位群臣禮宜朝見我一二臣子爲王之蕃衛者敢執壤地所出之物以爲贄而獻之于王臣于此皆再拜稽首致敬以盡其禮夫王今即大位以分言之固嗣先王之統也以義言之宜嗣　先王之德也德者君臨之本而紹述

之道也王乃不敢當其拜而荅拜焉拜者成其爲後且以喪見也吳氏剏重耳稽顙不拜之說意蓋謂爲後者拜未爲後者不拜康王若不拜疑于未爲後也又爲憂居宗主與純乎吉者不同故以子道自處○古者以賓禮親邦國故謂諸侯爲賓又王者之後稱賓如作賓王家是也奠如奠馬之奠圭卽璧之類幣卽黃朱再拜二句作諸侯之致辭卽拜首稽首后矣之旨也（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于極尊）

太保暨芮伯　節

此言文武創業之艱也曰者太保言也應門拜見之後已退班矣太保欲有所言故復率群臣同進蓋太保爲[illegible]侯之伯內群臣之長故率之也上文朝見有定所各依序而立此陳戒乃臨時進所言故揖之而使前禮各有宜不必如呂氏分班合班之說曰咸曰皆兼內外之臣言之也召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相揖之使俱進也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曰敬告明非輕言動王之聽也改殷命謂誅紂羑若蘇氏之說决非告新天子豈別無可言竟及明夷囚難之事耶况羑里之囚只是文王之事而槩承之武王之下亦非文理馬融王肅皆云羑者道也漢孔氏亦因之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但羑若或言天之眷文武或言文武之順

天道欲有不同克恤如其虔陳教靈承怙冒是也總不出教養二字或欲含刑賞忠厚意似亦不必然

惟新陟王　節

此敘成王守成之艱而因以勉之畢協重倜理字謂所賞所罰盡合于理也朱子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賞罰指得淵金帛土田皆賞也刑誅兵戈皆罰也功休家命皆指恤民受命言自其業之成績曰功自其業之垂羡曰休自其業爲世所鮮有曰寡命其實一也畢協者不徇好惡盡合天理賞必當功罰必當罪也如功十分而賞得九分或功三分而賞以五分便非協了罰亦如之戡定中有賞一勸百罰一懲百意民志定王業安文武之大功自不至動搖用以施及後人享盈成熙洽之美也成王公賞罰之大權始得以定前功遺後美守此天下豈易也哉王令嗣位其敬之哉敬之何如在張皇六師耳張如張弓之張謂不可弛也皇大也天子之制有六師所以威不軌而平邦國也承平日久或起陵夷之漸况賤祚方新不無意外之虞其必大戒戎備比其什伍焉時其簡閱焉以精器則精工以士卒則勇敢使今之六師視祖宗朝益張而大之如是則神氣既振斯元氣可培國統固于苞桑宗社奠于磐石矣不然武備一弛恐奸人乘隙起釁患有不可言者其

可使我高祖文武艱難之基命墜壞而不終哉張皇二句一氣說高祖孔氏曰高德之祖蔡氏曰舊說命稱高后之意兼文武而言獨指文王者非也寡少也希罕難得之意○陳新安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其流弊易弛而弱東遷之陵夷石公已先見其微故爲此未然之防昭王康王子也南巡卽有膠舟之變召公之言豈過也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　節

下二節正報誥之詞稱名在喪故也予一人天子自稱之詞非承立之說上太保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雖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互相備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　節

此言文武得天下由乎臣之輔以寓求助之意重在則亦有三句富者富足也民何以富由上之輕徭薄賦也丕平者家家饒裕各得分願無不均平若一家田畝連阡一家立錐無地便非丕平了咎者惡也人有惡豈能廢刑而不屑屑以此爲務雖有漏網亦且任之寬恤之意也此二句就作爲上說不必泥定傳中務德不務罰之心心字就心上說天下豈有行事而不本于心者乎底至者德罰兩件必要做到極至處富必至于家給人足刑必至于措而不用乃已此以其事言也齊信者兩件都出于至誠富民實實是要養其心省刑實實是哀矜[illegible]非虛假也以其心言也內外充實句亦不必拘昭明卽光輝發越之意蓋誠之至者自不容掩也舊以丕平富爲務德不務咎爲慎罰於昭明內不敢單入德字正不思富民者德也不以刑殘民獨非德乎皆拘儒也文光於四方武丕冒海隅非德之顯著而何文武之德如此其盛宜無賴于臣助而當其時則亦有云云熊羆狀其勇也此乃將材不二心狀其忠也此乃相德不必兼而有之天下那有許多全才不必拘也保乂幾佐君上說到國祚上去君欲富民佐君農桑勸課君欲省刑佐君寬恤得情則王家自是安而不危理而不亂矣以外則折衝禦侮以內則疏附後先語意亦不背君[illegible]臣實由是受正大之命乎天天亦順其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端之端者大公至正之謂厥道乎富省刑之道也三句一氣說訓道付四方正是端命訓卽克享天心之意言天于文武相順不相拂非思啓行囊之謂也以文武且賴臣況今日乎○陳新安曰首述文武得熊羆男士不二心之臣有感于張皇六師之言也

乃命建侯樹屏　節

此原先王建侯之意以求助也不言群臣以外見內文武既定天下乃命封建諸侯立爲藩屏其慮後甚遠意在我

後之人敘其左右王室而已諸侯祖父嘗[illegible]服于我先王其所為武身忠實以保乂王家洹固可法也今爾尚[illegible]無顧[illegible]之願者視其舊績而不怠綏者安其舊服而不替雖爾身在外無不以王室為心江漢篤朝宗之念兄弟作方來之[illegible]用奉上之愛勤其廟承之如德化不如王祖之[illegible]明[illegible]不如王祖之退[illegible]皆是憂處爾其以王室之憂為憂[illegible]以王室之事為事貞一不二以圖文治如熊如羆以[illegible]用伻錫命無諐四方常守無遺稚子之羞可也臣分[illegible]念常無違[illegible]顧綏之道無[illegible]于先公樹屏之意大[illegible]

予文武夫

羣公既皆聽命

羣公兼內外諸臣[illegible]見次釋見反喪服居倚廬君喪服則臣亦喪服可知禮臣為君服斬衰聽命起出正君臣之禮釋吉反喪正父子之禮○按喪而吉服受朝蘇子非之陳氏原之朱子亦無定見為兩可之說然不能具錄學者皆不可以不看予曰喪即倚廬不言不聽萬世之經也喪而即吉受遺正始一時之權也經者常道權者或有故焉如鑒流言之變是也但逆之端門延之翼室奉之同瑁授之冊書天下已曉然知為共主矣應門之出不可以已乎乘馬[illegible]黼不可以御乎群臣訓戒不可千杯前行之乎凡[illegible]實死之設何必如彼炫燿乎權而失中是誰之咎

畢命

惟十有二年　節

通篇以保釐二字為主舊俱作對謂忿其不從而徙以刑制之則非所以為保故欲不刑以保之慮其難化而徙以柔容之則非所以為釐故欲不柔以釐之但還乘重釐字而以保字貫于其中陳大猷曰釐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色也以保為釐有欲並生義之意日記曰旌別淑慝正所為釐而俾克畏

慕以行吾父母之心是保之也有彰有癉兼成之意也蓋東郊自周公君陳以來雖日向化而餘風尚存不宜專事姑息然亦不可過用威嚴故必以柔寓於刑中安而治之斯能成厥終也保釐二字析開不得大率是區別之中有保護之意○畢公四世元老不可輕委故自鎬京至豐就文王廟命之曰成周又曰東郊者以民而言則殷頑實周家成業所係以地而言則下都乃在鎬京之東其實一也

○不可以旌淑為保別慝為釐

王若曰嗚呼父師　節

此示以得殷之難文武相繼見積累之久德曰大德見聖

德之盛義及天下見漸被之廣如此方能受殷命綏造可
不謂畢乎衆德竝發乎政事謊文則徽柔懿恭懷保小民
武則聰明作后寵綏四方

惟周公左右先王　節

文武得殷固難而周公化殷亦不易惟周公以王室懿親
居冢宰重任既相文武又相成王用能安定國家使王業
不搖綏定若何益邦家不安只因殷民不靖乃謹而毖之
防閑區處極周極密以爲殷墟作亂之巢穴不可久居乃
造疆埸定廬舍遷頑民於洛邑密近王室日聞周之善政
目覩周之善人用化以德義之教而潛消其凌滅之頑獷

頑桀惡之深不能頓革自遷洛至今既歷三紀之久難化
者已老已死未化者方少方生世已變矣而故風始移易
其反側改爲友順耳　夫天下可慮者惟此殷民殷民安四
方因之舉安天下太平無復有可度之事制變無勞于釐
慮禦侮不煩于圖籌予一人得垂拱享安寧之福矣周公
化殷積久而後洽若斯之難也爾繼其後可不保釐哉○
先王兼文武成王左右綏定兼創守謹毖區處詳防閑密
也密邇者比介御事攸服奔走也厥訓德義之訓十二年
爲一紀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也緣父及子謂之一世風移
謂收放心也世變風始移正見其難無虞以寧康孝之中

實艱難之意

道有升降　節

世道有否泰之時而人者世道之主也故爲政者當有變
通之術風俗淳人心厚是道之升也風俗薄人心澆是道
之降也我王其政而膠滯不化如之何其可哉要當斟之
酌之與時宜之因其俗以爲變通如道隆則從而隆宜寬
則寬不失之苛刻道污則從而污宜嚴則嚴不失之縱弛
此宜民之至術也此一下都也始以周公謹毖時當謹毖
也繼以君陳寬和時當寬和也其在今日則不可復以周
公君陳之政治之矣蓋世變風移善者多而不善者亦間

有之又當剛柔並用善惡分明賞罰昭而勸懲異乃政體
所宜也苟昧于時宜拘于成迹不臧厥臧行誼之良者臧
棄之修者不得樹休風而表芳譽則善者安于自怠惡者
終于自棄相率爲靡敝之俗而已又安能有所勸乎善其
善者使與不善殊科將化其不善者使與善者一律此正
所謂保釐乃今日之急務也○道就人心風俗言政就法
制教化言二句串註中周公謹毖五句補在俗革之下不
可直入由俗內周公用嚴君陳用寬各因其時行之今日
之政當旌淑別慝不可膠于故常也蓋世變風移不善者
固少而猶有一二厠于其間人心無常或善者復變爲不

善哉不善者極及善人此當分別一番使善者恭惡者畏
正此其時不然善不善混然襍處善人不見爲善之利惡
人亦不見不善之苦善人日怠惡人將日肆何以奏成終
之治乎不臧厥臧便包得不愿厥愿了欲勸便包得畏慕
了上臧字指表宅里樹風聲下臧字指行誼良職業修泛
說今日之政宜如此孔氏曰善者以善養之不善者以法
治之
惟公懋德　節
由俗之政非德業之盛者不足以當之惟公道全德備義
精仁熟德既極其盛大矣又以爲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乃

於小物而勤之小物孔氏曰小事也如起居食息動靜周
旋之類無不檢點精詳所謂勤也懋盛大也不王呂氏懋
勉之說勤物亦是懋德不可平弼亮是以德著之爲業者
亮即亮天工之亮既相文王武王以開創業垂統之獻嗣
相成王又及朕躬以昭重熙累洽之烈四世元老風彩凝
峻正色朝著之間儼然人望而畏之所謂百僚之具瞻乎
凡有言論嘉謨石畫小大之臣罔不祇敬而師法之此三
句不可以輔上率下作對正色二句亦串平對者大謬正
色如動容貌斯遠暴慢之意非有意于修容此率亦非有
心率之就入之敬仰若見爲率耳師言猶云法言聞望素

善勳業業多休嘉之績在先王之世已歷歷不勝數矣豈
特今日然哉有臣可倚如此予小子夫復何爲惟垂衣拱
手以仰治功之成而已成者謂公德業之盛必能由俗爲
政令世道升而治功底于有成也此與底厥終成字正相
應○日記曰仰其風采有不言之化如不動聲色百僚其
刑之意史氏漸曰世臣舊德雍容廟堂如泰山喬嶽正色
斂容而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天下之群心胥服保
釐之任舍公其誰敘德業之盛非歸美之詞乃倚重之意
王曰嗚呼父師　節
林氏顗曰化殷之事周公所嘗爲今日就祖廟之中行冊

書之禮敬以是事委重于公公其暫輟朝著之表儀往涖
東郊之重寄哉向非周公所爲則他人亦可任之奚敢屈
公以行耶日記曰非國家之大事不敢勞周公于曩時非
周公所嘗爲不敢勞我公于今日○以元老外補恐其以
化殷之事爲瑣屑故云然往哉內以德業之隆行由俗之
政繼綏定之烈慰仰成之心
旌別淑慝　節
此示以今日由俗之政正所謂保釐也畏慕以上是盡保
釐之道下是嚴保釐之防因旌別里閭遂併郊圻封守而
整齊之言公今往矣公之往也如之何殷民之中有淑者

乎則旌之而不沒其善有惡者乎則別之而不宥其惡何
如旌淑式化厥訓此善人也則表異其居里彰其善因以
病不善使善者之風聲卓然樹立有以顯令而傳後則淑
旌而教行矣何如別慝弗率訓典此惡人也則殊異其井
疆不令與善人雜處一不變則移之遂使其畏為惡之禍
慕為善之福而回心向道不容自已則慝別而教亦行矣
井然條理之中有藹然安全之意保釐之道何以踰此至
于王畿乃四方根本不嚴其防非所以彈壓殷民而安定
四方也故郊圻之制昔所規畫者恐以歲久而湮必從而
申明之孰為郊孰為圻嚴明其界限而規制為之再新封

域之險昔所守備者恐以時平而玩必從而慎固之者司
禦之人若保障之法振飭其紀律而封疆為之益固若是
者所以尊王畿也王畿安矣四海視王畿以為輕重其誰
不畏威仰德安享太平之福乎亦所以康四海也既行旌
別之典以昭激勸之大機又重畿輔之守以修防禦之大
計雖一時因俗之政亦不失周公謹毖之遺意也○旌別
句為綱表宅三句旌淑也弗率三句別慝也旌別淑慝者
癉也彰善之中加癉惡二字以率不良俾畏之處又加慕
字望其同歸于善所謂保而癉也蓋式化厥訓民之淑者
多矣而餘風未殄亦不無慝者則變通謹毖之道莫要于

旌別上文所謂[illegible]厥[illegible]是也表里上補率典意其下弗率
對表其宅又表其里正所以彰之也善者彰則惡者自愧
乃所以病之也使人感動曰風足人聽聞曰聲申畫三句
帶說不必以旌別串下謂別分太嚴恐慝者越逞郊圻以
地言郊有遠近圻有內外申畫之者所以尊王畿之勢封
守以人言斥堠必嚴防禦必密所以嚴王畿之備也申畫
者重綱理一番慎固者謹慎使其牢固此總是防範人心
之道以康句緊根說現以字口氣着力為是○王畿[illegible]洛
邑說

政貴有恒　節

此節示以政體也舊說俱以旌別貴似太拘政如總綱法
度皆是有恒者建一政必經久可守終如其始斯盡乎有
常而民易遵倘朝更夕改方行即罷紛擾孰甚民將玩而
不從矣故有恒貴也辭尚說不專指號令體要者人之立
詞必有個體如誓誥有誓誥之體記傳有記傳之體體中
又有要如本篇之要在保釐二字君陳篇之要在寬和二
字是也斯則簡實不浮而民樂聽倘務為枝詞曲說不中
體裁不切關會民將駭而不信矣故體要尚也夫政之不
恒辭之不體要者何也其病起于好異故耳心一好異則
目前之施為必不足愜其心每每作聰明多所变更故不

能恒云常之體制與簡約之要言必不足供其筆舜舜趨浮末㪅入聽聞安能體要暫而不可常豈足貴也哉多而不切理豈足尚也哉不可如此也此句淺誘直戒畢公畢公盛德何至于此泛言可也商俗以下推攷辭所以當有恒體要之故靡靡行無特操非恒矣利口浮而不實非體要矣雖經周公之謹始君陳之和中而其餘風至今未絕也公其念哉念哉念其風之未殄者何故念今之所以殄其風者何方於數攷修辭之間加之意也波靡之風俛之以特立浮誕之風挽之以木訥在公一念間耳○靡靡利口謂不恒不要則可謂即是好異似未妥此乃商俗之流

奘尋宣子云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行事委靡無特立之操利口捷給也由言虛誕而無典重之實念哉者先要革去此風

我聞曰世祿之家　節

洛邑所遷多世祿之家特舉殷士之病源見不可不訓也鮮由禮是惡之源下三句皆其流也天下惟禮足以檢束人孔子曰富而無驕不如好禮世有祿位之家爲逸樂豢養所使少有能由于禮教者既出于禮必入于縱淆長之機然也凌德時講云德者吾心之德乃上天之所降衷故凌蔑心德是悖天道也孔疏云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乎遂稱離而檢滿故曰悖天道二說俱可今從孔說由是敝壞國家之風化競以奢侈美麗相高此不但一世爲然萬世爲世祿家之子弟同出一流鮮有能振拔者我所聞如此康王述古人之說世族者如此見殷士之惡有自來也

茲殷庶士席寵　節

茲殷庶士正世祿之家也其憑藉前人之光寵舊矣憑藉光寵則有所恃而怙侈怙侈則其舉動必有不當爲而爲者義滅矣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義滅則不知羞惡徒以衣服之美侈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返爲驕爲

矜傲以自亢爲淫蕩縱恣以自逞爲矜爲形人之庸無爲侈爲狹己之所有百邪並見不知悛改將以惡終矣雖周公君陳相繼治洛已漸收其放逸之心而習染既深根株未拔邪心猶恐乘間而發所以防閑之者猶甚難也公可不深念哉○殷王即殷民在殷曰士在周曰民此指殷士之敝一如所聞也席寵即世祿之家子弟恃其寵榮而入於侈侈謂僭踰僭越之事不止一端而獨舉服美一節以見之怙侈滅義者義者宜也侈則所行之事必不顧宜與不宜而妄行所以滅義滅義與蔑德只一般不必更進一步由惡終謂亾身敗家也孔疏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

者必選其德照下文示牟當如此說化訓風移故曰收放心餘風未殄故曰閑之蘇放放心兼周公君陳在內不必别說閑之難者勉強收斂根株未拔猶易觸事而發也下文德義古訓正示以閑之之道

資富能訓　節

此節正閑之之道也殷士席前人之光寵有資財之富人之驕侈固起于富足而禮義亦生於富足在訓不訓何如耳乘富而訓則心不滑於嗜慾而正性全身不陷于咎惡而正命順可以永其天年矣然訓豈舍人心之外而立教條哉惟德義而已德者心所同得之理也殷士以蕩夜之

訓之德所以化其陵德義者人心制事之宜也殷士以修滅之訓之義所以化其滅義是訓也因其所同然者魏以導之舍人欲之危途向天理之坦易卓乎闢世教之大閑非權謀術教之私是乃大訓也然用此爲訓又非徒以己意言之要當稽古以爲之說欲德與義古之人若堯舜禹湯以來曾有垂之教訓以發天下之顓蒙以收作人之難化爾政若周公之師保萬民明德惟馨君陳之寬和得中敬典在德皆已事而有徵可信而易聽若不由古訓吾恐德其德非古人之所謂德義其義非古人之所謂義將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矣本人心之同然又參古訓之已然

訓閑之之要無過此矣陳氏曰君陳篇尚有辟有之辭此篇無片言及于刑惟德義爲訓而已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非德義之外復有古訓也政可變乎而德義千古不磨古訓不必古人有此成訓只是稽古人德義之事以訓民便是故傳云稽古以爲之說古人指周公君陳爲切然周公思兼三王由堯舜禹湯說來不妨

王曰嗚呼父師　節

不剛不柔四字要連看不可折開以旌別淑慝入講然不可以旌淑爲不剛別慝爲不柔亦不可謂不剛是柔不柔是剛又不可謂剛柔參半蓋有時乎剛而不見刻核之跡有時乎柔而不見優柔之迹固不剛不柔也或以七分之剛濟以三分柔或以七分之柔濟以三分之剛亦不

剛不柔也如和五味然甘苦辛酸用之合節要于適口而已此中道也剛是剛德柔是柔德不剛不柔是正直之德此甚可想玩註以不剛爲保不柔爲釐未妥蓋保在釐中而釐所以爲保也或以周公爲剛君陳爲柔尤非周公豈盡無柔而君陳豈盡廢剛哉又如火候然太武則鼎沸釜焦太文則羹冷不熟不文不武養丹之法也德指民德允修者非勉強也參和不偏天性自露有妙于剛柔之外者矣陸實府曰不剛不柔非兩可而無斷也剛有約束之規

無刻覈之意剛而不猛雖謂之未嘗用剛可也柔有煦育之恩無姑息之意柔而不靡雖謂之未嘗用柔可也剛柔之用淑慝皆有使殷士猛進焉而不傷於急涵濡焉而不失於徐本性一還不覺陵滅之盡消是并化其剛柔以進于正直也德就民說莫中江曰不曰剛柔並用而曰不剛不柔然後見渾然無偏倚之弊詩言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是也

愼周公克愼厥始　一節

陳氏經曰愼始毖殷頑民也和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illegible]功蓋底于[illegible]和今既歷三紀世變風移以保爲釐而使民德[illegible]修有淑可旌[illegible]慝可別方[illegible]之成

陳雅言曰殷民初遷周公治之造端正始不可少忽也故曰愼周公既沒君陳繼之保養撫摩以和爲責故曰和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旌別淑慝正畢公其時也有周公君陳之愼和而無畢公成之于後是猶耕而不穫前功虧矣故曰克成始中終異時矣愼和成異施矣然云心一道同和也猶四時之運寒暑溫涼之候異生長收藏之化殊而相資以成歲功一也三后之意皆期于化殷故曰協心因時制宜各當乎理故曰同道心協道同故能仁漸義摩而進於浹洽綱舉目張而政事修治漸漬積累而澤深入于民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東萊呂曰三后並言語意自有賓主三克字有別上三克字已然下一克字未然而同已然期之非謂畢公當如此周公時殷民頑故謹愼不少忽如遷于洛邑親自監督綏爵化誨是也君陳時民已漸服矣故在和之和云者從容異順令民與上無相拂戾也其在今日又不同矣世變風移藏者固多而不藏者亦未盡化故在成之成云者[illegible]所謂殊厥井疆治未成也必須無一民不化但有善更無惡有[illegible]之祠而無井疆之別乃爲成耳此亦[illegible]公時使之也或云豈周公君陳不能成待畢公方成此者多回護矣協合也非彼此相膠合乃彼此相濟所謂師其意不泥其迹也同底于道者非畢公之道即周公之道其理當如是耳所謂道因革之宜也心爲主道爲衡政爲具惟道同則洽矣洽者上之教化浹洽于民心也道洽則政治矣治者上之紀綱無一不修舉也政治則澤及于民矣潤者上之德澤如膏之潤也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是澤潤而安生樂業之意亦不可無心協而道洽道洽而政治政治而澤民一層生一層至是而化民之功成矣生民專指殷民說爲是或欲兼四方之民亦無妨

治東都而言及四夷者王畿首善之地王畿安而中國還
積之雖四夷之遠咸積之矣積者積其化成之澤也極言
澤潤之餘效遠也多福只指民化說或云遠近內外無不
太平是福之多也亦是生民以上渾說成終之實四夷以
下極言成終之效○三后以畢公為主是畢公協之詞之
也協心者俱云同以化殷為心夫人臣受職其誰不欲協
民乎義淺而味淡大抵心者道之府道者心之理三后之
心不能必彼此之必相符而三后之道則能必其均出于
當然之理而不可易以道觀心雖有不將合處自然妙于
形迹之外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也如此看較

于同道是也二句串說為得道洽根同道來同者言無二
也洽者言真精融貫教化渾涵也道所以行於政者道洽
而政治有關雎麟趾之意自然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政
治則澤流矣澤流則民潤矣如水之沃物浸漬之久由外
徹裡淪浹無間故曰潤也物潤則生色鮮華可以召天地
之和可以徵太平之盛故四夷賴之遠而一人之福多也
康王之期于畢公者至矣哉

公其惟時成周　節

民者國之基本民心化風俗美王室安則無窮之基建矣
無窮謂千萬斯年而未艾也建者謂立之固而不可挍也

此句就國祚說下二句以垂譽貽謀對說無窮之聞謂垂
名之遠也子孫畢公之子孫訓順也成式保釐之成法也
子孫順公之成法以治民謂雲仍之遠也芳聲美譽與丕
基共為不朽令子賢孫紹祖德而世其箕裘益以無窮事
業期之此比成終更進一步

嗚呼罔曰弗克　節

此節當一氣說下中間不必着過文一聯文氣便殺弗克
者視化殷為太重而難之也罔寡者視化殷為太輕而忽
之也畢公盛德何至有此或者退托于周公君陳所優為
恐已不勝或倚重于周公君陳所已為已可卸担故戒之

也既心殫精竭慮之謂慎事精詳周審之謂俱指保釐說
先王指文武成王成烈指世變風移允升大猷前政指慎
始和中休于前政指道洽政治休前政謂休美前人之為
政者周公君陳之美待畢公而始全此之謂休前政非匹
休之休二句一串末云若先王休前政則賴及四夷多福
膺于天子名垂百世而成式訓于後昆矣

尚書晚訂卷十一終

尚書晚訂卷十二

明金壇史維堡心甫甫著　男史元調禹如甫輯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冊命之詞通篇以教養貫

王若曰嗚呼君牙　節

此敍君牙世功之美乃祖乃父是嘗相繼爲司徒者盡心不欺爲忠守正不撓曰貞此以心言世篤者奕世相承見非一人也服勞者服行勤勞王家教養之事以事言二句串成績謂教民養民有成功也太常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王之旌旗畫日月于

其上名曰太常也紀于太常乃與日月爭光之意蓋欲君牙繼世功以守家法也

惟予小子嗣守　節

此言己求助之切也遺緒國統也先王之臣即忠貞服勞者亂四方教民養民也我周王業剏于文武績于成康予小子以渺躬嗣守之任大責重恐不能勝亦思得如先王忠貞服勞之臣以左右我治四方而化理難圖已才又弱心之憂危有若蹈虎尾然而畏其噬有若涉春水然而畏其陷也所以慰我之憂危者端有望于爾矣憂危非憂臣之難得憂四方不治遺緒或隳也

今予命爾予翼　節

命爲大司徒以翼己作股肱心膂股肱所以持行心所以主宰膂所以肩荷視爲一體見倚毗之切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也心祖父之忠貞紹祖父之勤勞無使教養之績不成忝辱爾之祖考也

弘敷五典　節

此告以教民之事敷典和則教之道也爾正爾中教之本也敷布也五典即五常親義序別信是也以其常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不可過不可不及謂之則一也弘敷者大布教條使民曉然明乎常道而知所趨向也式和者

式解作敬字敬而和之使民怡然安于彝則而無所乖戾也二句詞平而意串弘敷者求以式和之也滾作爲妙體此典則于身而無反無側者正也存此典則于心而不偏不倚者中也爾身正不正民之瞻望係焉若爾所處無邪行民誰敢不正所謂形端表正也民心之中不中爾之感化徵焉若民所存有邪思惟在爾率之以中蓋矯枉在檃括也

夏暑雨小民　節

此告以養民之事司徒教而兼養也夏非不用衣也而食爲急暑而且雨新穀未登故所咨在無食冬非不用食也

而衣爲愁寒而且大寒特甚肩故所咨在無衣然咨非愁
天感時而自傷也厥惟艱哉累頂說來民之生果然艱難
也是穆王嘆之思以心言圖以事言上與民休戚不相關
者以未之思也試一思之而愁腸苦念頓發則爲之經畫
區處當無所不至矣若何而可以不饑若何而可以不寒
一一爲之所如勸農桑教樹畜輕徭役薄賦稅皆所以圖
易也如是則民得足衣足食不饑不寒且有含哺鼓腹之
樂何怨咨之有

嗚呼丕顯哉　節

謨烈俱兼教養說以經畫而言謂之謨以成功而言謂之
烈文之謨如譽髦斯士懷保小民是也武之烈如重民五
教大賚四海是也丕顯者光四方顯西土也丕承者承厥
志集大統也啓謂開發之佑謂輔助之啓佑後人謂非特
顯承于當時而已正者合天理當人心規爲至當定百世
之常經罔缺者大綱舉萬目張區處周悉極萬全之經營
光命即謨烈先王指成康對揚就穆王自巳說用奉三句
一氣說下如云文謨武烈一代之光命存焉我先王成康
嘗對揚之而爾之前人實左右之爾惟敬明教養之訓敷
典和則思艱圖易用是輔我奉順先王成康以對揚文武
之光命使文謨武烈纘而承之則股肱心膂之任克嗣于
今日而盡貞服勞之績允美於前人豈不追配之乎豈虛
職乃所以繼前功也

王若曰君牙　節

乃祖考攸行即舊典有乂即民治時式句入教養講不妨
教養在上文也典者先王舊日所行之常法若忠貞服勞
是也訓謂據者非是循舊典而式之謂必如其忠貞行如
其服勞也所以當式者何也衣食足教化行是民治也在
此舊典之式也舍棄遵典則乖是民亂也在此舊典之不
式也所係之重如此爾果能率乃祖考之教民者以教民
則與教則和而乃辟正德之治昭率乃祖考之養民者以
養民則有易無難而乃辟厚生之治昭先王遺緒何憂其
墜爾且纘前人紀續太常矣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通篇以言行貫○穆王康王孫
昭王子燕氏曰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始以問楚是終
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王終無憤恥之心乃欲車
轍馬迹周于天下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放心
王其不悛乎

王若曰伯冏　節

此叙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弗克于德就言動有愆

上看丕后言任之重也怵惕三句言以否德居帝位此心之所以憂危而求免其過也怵惕心動貌厲危也岸將崩曰厲中夜以興不敢安寢也愆即過言過動思免愆內有得賢輔助意

昔在文武　節

此節歸重在近臣侍御僕從三句是也昔在文武德由天縱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而嚴敬聖而通明德則盛矣在廷之臣無小無大又皆委身徇國而忠奉法修職而良臣又賢矣當其時凡為近臣者豈復有賢于文武者哉豈復有賢于時百執事者哉乃其侍左右者供車御者為僕而相從者罔非正人以心術則光明以行事則端方由旦及夕承弼無一時之間君之言動美歟則相與將順以承之君之言動非歟則相與匡正以弼之蓋公卿進見有時而近臣時刻相親非幾一萌有大臣所不及知而近臣先知之者非幾一形有外庭所不及挽而近臣可潛消之者性情相習薰陶最深其關于君德尤不淺也惟近侍得人所以出入起居罔有不敬一舉一動凜乎帝監之臨也發號施令罔有不善一絲一綸純乎懿讓之宣也德已盛而益盛如此是以下民祗而若之心悅誠服動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無敢有違背者矣由畿民以及萬邦之遠民

而世道之享嘉亦且賴之行則同倫言則同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舉相安于德化之中而會見太平之象也雖曰君聖臣賢而近臣之助亦豈淺鮮哉文武猶賴近臣而況今日乎〇出入四句言其德之盛下民二句言其化之隆化隆又從德盛來不可平咸休亦作民說〇侍御僕從乃三項人侍一項御一項僕從一項周禮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皆從王者

惟予一人無良　節

此節與上節句句相傾無良對聰明齊聖右右前後對侍御僕從匡其不及對旦夕承弼孔疵以愆作過以謬作錯則愆小而謬大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此乃事之失而皆非心之所發兼言動說陳大猷曰匡救[illegible]而不知格心則止于東而生于西惟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末流自已繩之糾之格去非僻之心或明諍顯諫或潛移默奪各隨其所宜施然後君德日就不及可匡而先王文武之烈為能紹之矣先烈上文言動之欽臧是也

令予命汝作大正　節

上節泛說此專就伯冏身上說太正即太僕太僕為羣僕之長故曰大正正者長也正于羣僕正字不同即下文慎簡之意懋乃二句一氣說后德言動欽臧是也不逮愆謬

非心是也羣僚既正率之勉力輔君德而予有不及交相
修之交者非一之謂修者治也切磋琢磨之意包上文繩
糾格在內即如文武時之旦夕承弼也

愼簡乃僚　節

此正于羣僕侍御也無以與其惟相形一氣說下正愼簡
也愼者仔細之謂簡者選擇之謂正義曰巧言巧爲言語
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善其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
質也便辟者前却俯仰以爲恭側媚者邪側柔和以自媚
察傳則云便者順人所好辟者避人所惡王方麓云巧言
八字極盡小人情狀人主所以易與之親者此也陸氏曰
吉士不吶少文不如此輩之便捷廉隅自厲不如此輩之
逢迎故用小人必盡壞君心變亂國是君德無成國脈立
至用吉士既有薰陶漸染之功又有明評顯諫之力所以
當愼簡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　節

此言僕臣所係之重也克正自聖后德不德俱以言動貫
正即吉士諛即巧令者皆從僕正所簡來正則日聞善言
日親善類故君正諛則虛辭誇美以非爲是故君自以爲
聖所謂入鮑魚之肆不知其臭也末二句申說君德之修
廢係僕臣之賢否所以當愼簡而不可忽也講得申盲意
不能重復爲妙近臣與君最相親所處最久親則狎久則
習所以其言易入其挽回易爲力皆操君德成敗之權

爾無昵于憸人　二節

此戒其不能愼簡之失也憸人即巧言便辟者耳目之官
即侍從者先王之典即言欽動職之成法非字或作誑毁
說昧不適昵者以私意相比也耳目二字要發百邪引誘
多從耳目入耳目非人則聰明壅蔽而過言過動非先王
之成法由是啓矣可不戒乎賴憸人之進多由貨賄乃近
習小人進身之捷徑而昵之根也苟任羣僕不于其人之
善惟以貨賄爲善則其所任必非正人而爲諛佞必矣爾

不惟失于愼簡乃至鬻官豈非爾之曠職大不能敬君乎
予將汝辜不能貸也

王曰嗚呼欽哉　節

欽哉一氣說下伯冏一身上係君德之修否下係羣僚之
邪正其敬之哉永弼其君于先王之常法出入起居之際
發號施令之臧先王文武自有法度乃后若違之便當救
正之不但一時如此持之永永不變可也不言承獨言弼
者以規過爲重且自謂無善可承也

呂刑

孔氏曰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刑之法更從輕以布

告天下後爲甫侯故又稱甫刑

惟呂命王享國　節

惟呂命者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旣已五十矣立五十年崩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數之也金氏曰穆王命呂侯爲大司寇更爲五罰之制謂之呂刑頒誥天下周制五刑凡三千五百未有贖法此增三千又爲五罰皆呂侯所參定也

馬端臨曰穆王刑書多哀矜惻怛之意尤拳拳以貨贖鬻獄爲戒其不爲歛財設也明矣但唐虞時刑清政簡贖金之法止及鞭扑至周文煩俗敝若悉拔之法則暴足[illegible]寃

矣故穆王哀之而五刑疑贖至于三千用意深矣○愚謂度是參定之意詰作告非治也傳引車轍爲迹遍于天下經文所無或又增財匱民勞無以爲計乃度以己意作贖刑以歛民財抑又多矣詳經文殊無此意曲禮曰九十曰耄蘊氏曰荒大也猶荒度土功之荒不作荒忽說穆王訓刑一書其文甚雅其意甚美不可因其周遊而毁之但舜之贖刑止于鞭扑而穆王贖法槩及大辟雖訓中最哀矜詳愼所不能解耳

王曰若古有訓　節

呂侯傳王訓刑之言古訓指刑說下文苗民之弗刑爲可

虞帝舜之辟刑爲可法皆是古訓洪荒之世民淳而無亂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君號蚩尤者始爲暴亂惡逆相染延及平善之民平民亦變爲惡罔不爲寇攘行攻劫也爲賊徧竊也據其形狀如鴟梟惡鳥伺物而動得勢而張義者竊云以此事爲當然也如盜竊以均分爲義之意在內則爲姦在外則爲宄無所不至奪則公然掠之攘則潛而取之矯則托命而嚇詐之虔則強很而殺戮之平民之惡旣接于蚩尤若此而可無以處之乎故上古聖人不得已而制爲五刑以治之也孰知有苗民者遂借聖人之五刑而虐用之乎寇賊等句俱啟說不必作對本紀云神農氏世

衰蚩尤最爲暴虐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擒而殺之帝昭鄭玄以蚩尤即九黎之君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不得爲一人未知孰是

苗民弗用靈　節

先聖人之五刑以好生之德期于無刑刑至善也苗民不用其善者而借其名以逞一己之虐如劓刑一也車裂以殉炮烙剖心是何法乎如劓黥一也鑿人之目剥人面皮是何法乎名之曰法法其所法非吾之所謂法也五刑從古有之而濫而用之則自苗民始也椓即宮刑黥即墨刑越茲麗刑者凡入于法不問曲直一槩刑之彼無罪者此

辭直正可以其有辭分差等爲之開釋而牽連波及無所
覊辨冐先王五刑之名而失先王用刑之意虐刑之流毒
一至此哉商鞅變法民有謂變之便者民有謂法之不便
者商君曰此皆犯令之民一槩殺之此所謂并制罔差有
辭也

民興胥漸　節

民興四句不作惡染於民乃是遺害於民也苗民久行虐
刑民不幸而遭此如入[illegible]網中共趨而漸染泯泯然昏矣
迷而不[illegible]真知所趨避[illegible]亂矣援而無緒無所措
手足也相欺相[illegible]之信但相與爲詛盟而已詛
[illegible]令人蹈咒矢[illegible]令人神益要約覆反覆也言不出
于至誠終必背之故曰覆詛苗民政刑暴虐曲直不明勢
不得不[illegible]于詛盟詛盟不已勢不得不呼天號訴上天俯
視苗民無有馨香之善行而其所發聞者惟是虐刑之腥
穢故天假手于有德之聖君以誅之監民之民指苗君民
與之民指下民

皇帝哀矜庶戮　節

就言苗民淫刑之禍不辜舜苗以虐施舜以威報所以奉
行天討也遏絕二句謂遏其君分背其黨無復繼世在下
國恐復遺民之害也

乃命重黎　節

苗民肆虐無辜受禍無所控訴相與聽于神以爲降福降
災神實尸之故不顧尊卑之分混亂瀆祭以祈福而禳災
地天之祭通行久矣帝舜欲正人心息邪說乃命重氏黎
氏修明祀典使尊卑上下各有分限如天子祭天地諸侯
祭山川禁絕其地天通行之祭不得越分而瀆祀焉祀典
既正則人無徼求鬼神之心而活巫降災降禍之邪說自
然息矣然此特正人心之具而常道者乃正人心之本也
若常道不明卽欲正瀆祀以息邪說有不可得者當時諸
侯及在下之羣臣又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常道以秉彝
人倫言棐常者謂率常道則保安之公于賞善而善者得
以自安戾常道則創懲之公于罰惡而惡者不得自肆是
[illegible]賞罰咸當公道大明民率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勢力
單弱如鰥夫寡婦亦無有冤抑蒙蔽而不得自伸者若爲
善者反得禍是有所遮蓋不得伸說之故也誠若是也則
人心知禍福所由坦然無疑自然求明而不求幽語常而
不語怪妖誕之說曾何得以惑之哉〇此節吾夫子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二言足該其義孟氏反經經正民無
邪慝之意亦如此呂氏曰亂世善惡不明自然求之渺茫
言神言怪善惡明則否〇鰥寡衆其甚者而言包凡民在

內〇按楚語觀射父對楚昭王曰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灾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此謂民不得通於神幽明杳隔民不通神事出渺冥乃淫巫附會其說如神降于莘之類愚民安得不爲所惑故往往求通于神以祈福庇此人心所以不正也故禁而絕之此又一說出觀射父極所當從

皇帝清問下民　節

皇帝舜也清問清其心而問也心清則所採訪之民間利弊不至混淆矣問之何要將不便于民者除之也有辭于

苗聲苗之罪而歷數之苗之罪只言其暴虐不必言其容明上文所無鰥寡有辭于苗故苗民無辭于罰清問而因得苗之罪狀何必說反苗之道哉以帝舜之聖何嘗用威用察乎直待聞苗之不道乃反之乎殊無謂也既得苗之罪也而所以治之者不尚威也不過以德爲威耳若臨御寬簡是也但見不怒之威凜於斧鉞天下莫不力於爲善去惡而肅然畏矣不務明也不過以德爲明耳若濬哲文明是也但見自然之明昭於日月天下咸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而曉然明矣德威者德便是威非以德用威之說不就刑言惟字有過化存神之意德中有自然之威畏此不可欺之眞也德中有自然之明明此不可將之天也

乃命三后　節

德威德明帝舜之心也猶恐一人之憂不足以啟民乃命三後同致憂民之功憂民心之未正則命之伯夷憂民居之未奠則命之禹憂民生之未厚則命之后稷三臣奉后者封爲諸侯則亦君也於是伯夷承命以秩宗之官降天地人之三禮使知非其主者不得妄祭于以折民心之邪妄示之越禮者必加以刑焉禹承命以司空之官平治水土表識名山大川以爲一州之主使疆域辨而民居有所托焉稷承命以田正之官頒降播種之方教民稼穡使三農

訓厚不生殖嘉穀不致艱食焉三后各掌一事皆有成功學禮明而秩宗之功成水土平而司空之功成播種興而田正之功成惟殷者民知禮義之安得平土之居享粒食之養道德一而風俗同斡止壺亦衣食足也殷者繁多盛美之意禮教亦曰殷者民風彬彬之盛尤愈於居食充積之盛也〇吳臨川曰折民惟刑者齊民以禮折絕斯民入刑之路也孔氏折斷也非伯夷兼用刑也吳氏曰虞廷未聞有兩刑官穀曰嘉者五穀種之美也前此猶雜食草木之實至稷而始生殖嘉穀矣

士制百姓　節

皇帝用德三后恆功如是而民猶不化刑可已乎乃命皐
陶爲士師禁制不率教之百姓于刑辟之中凡輕重取舍
斟酌允當無過不及之差于以教民敬德華其非心消其
逸志篤倫理于安居樂業之中順常道于殷盛富庶之日
也此節乃歸重丟制者防閑檢束之意不從教而後刑之
見非得已也伯夷止邪于未形皐陶用刑于既犯非兩刑
官

穆穆在上　節

舊王申上文說謂舜德威德明而和敬之容著于上三臣
恆功殷民而精白之容著于下君臣合德光輝昭灼于四

方故民物常鼓舞之熙錫而漸德于明長之餘潤相道之有
光而率德于殷盛之內也夫是猶有不勤于德者乃命皐
陶明五刑之中道率之以治民輔其常性欲其同歸于德
之勤焉謂不得已乃用刑也○愚謂如此說有何意味何
足爲刑罰之精華此乃此上進一步而極言其刑措之意
渾若曰虞廷之上而穆穆德威德明也追其極也而威明
益歛于無迹但見和敬之容垂拱無爲穆穆然已耳三臣
在下而猶煩恆功殷民也追其成也而成功且歛于不居
但見精白之容同寅輯著明明然已耳至德蓄極光輝發
彩合四方之遠莫不昭灼誠之不可揜如此也由是四方

之民精神鼓舞罔不惟德之勤此蓋天機之所自動真性
之所自適視惟畏惟明惟敬大有關矣德盛蔑以加矣民
之敬德亦盡矣刑可措矣故刑懸而不用但明于刑之中
率以治民輔常性而已蓋明刑以弼教非以德而用刑也
輕重皆明皆爲文具象魏所設悉成神化所謂刑罰之精
華蓋如此穆穆德威德明不見其迹也明明恆民殷民不
見其勞也灼者聲教所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勤者眞
精所奮乎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明中率乂刑期于無刑四
方從欲罔干予正也如此方見刑罰精華刑節所以爲德
也○惟畏惟明由刑入德[illegible]勤德是矣乃奠居足食亦曰

勤德者有恒產然後有恒心之說也

典獄非訖于威　節

此虞庭用刑之極功與天爲一見其爲祥刑也典獄之官
泛言不必指定皐陶人情所最不能擺脫者勢利二字然
負節氣者其不屈于勢猶可能而至于利欲薰心非清貞
燕靜之士鮮不染指矣虞庭主刑之官不但盡法于權勢
之家不爲威屈亦且盡法于賄賂之人不爲利誘外無所
徇內無所貪照日氣抑揚說敬者詳慎而不敢忽畧忌者
顧畏而不敢輕施恐刑之不當也忘勢忘利且敬且忌如
是則用一刑而一刑當用百千刑而百千刑當無一事不

可對人言又何待擇之于身而後可言之于口哉言皆可
言無瑕可指也天德至公無私典獄者亦至公無私是能
全盡天德矣彼栽培傾覆天之大命也大德在我則其生
之也一天之栽培其殺之也一天之傾覆造化之權不在
天而盡爲我用非自作元命而何元命就天之生殺說其
實即民之壽命所謂君相造命也配享者天以至公生殺
位乎上我以至公生殺位乎下若與之配合然而仰當之
無愧也○一說天德只作生邊說謂天之大德曰生也作
元命爲民於醒求生若再造一番然如此說與上文刑措
意合拍可從

王曰嗟四方司政　節

此統告諸侯欲其以有虞爲法有苗爲戒也典獄之官而
謂之作天牧者見刑非戕民全在愛養也監懲作對其今
爾何監非伯夷乎伯夷禮官也於降典之時以刑著爲告
令啓迪斯民曰如是則合禮而免刑如是則犯禮而入刑
使民曉然知所趨避焉此眞天牧所當監者也其今爾何
懲非苗民乎獄詞有所附者惟吉人能察其情而苗民不
擇吉人觀五刑之中道是法與人而兩弊也惟是貴者以
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是勢與利而兩徇也任奸人斷制
五刑亂罰無罪上帝不蠲貸而罰之苗民無辭而遂絕厥
世也此不能爲天牧所當懲也天牧就用刑上說伯夷禮
官也舍皐陶而言伯夷明刑以弼教其事相爲先後其功
相爲表裏以禮爲刑傳所云探本之說是也蠲字孔訓潔
鄭玄云發聞惟腥是不潔

王曰嗚呼念之哉　節

上統告諸侯此專告同姓恐其恃貴戚而不勤也念即念
下文格命倘出念哉一句則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亦可
出孔氏格命者言有至理存也夫受職者必刑當其罪始
可慊于吾心而用刑者非日務于勤不能刑當于罪故今
爾必須勤于聽斷反覆精詳不憚勞瘁又且一日如此日

日亦如此不分常暫庶幾刑無不當爾心可以自安無遺
憾矣倘一或不勤則過差生矣此心不能自慰必用以爲
戒矣戒固善心也亦何益於已死之人已斷之獄哉爾無
萬一不勤夫之于方用之時徒悔之于既失之後也然所
以當動者何也亦以刑罰非所恃以爲治天不過以是整
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夫豈常用之物耶故非終而爲
過誤之當宥者惟在人所犯之輕非我得以私意輕之也
惟終而爲故犯之當辟者惟在人所犯之重非我得以私
意重之也是惟勤乃可以合天道而服人心爾庶幾敬迎
上天齊民之命以體我一人愛民之心我或有私喜私怒

不合天命於過誤者我或以爲當畏爾勿徇我而輕赦於
故犯者我或以爲當宥爾勿徇我而輕休惟敬五刑之用
果當畏則畏以成剛德果當休則休以成柔德刑期無刑
登于至治以成正直之德斯之謂善承君正所以敬天命
眞能日勤矣豈徒足自慰已哉以上則長我王國一人得
享太平之福君慶矣以下則民得生全兆民各躋仁壽之
域民賴君慶民賴安寧之福流于世世永久不替矣此
日勤之效也予之格命也同姓諸侯可不念哉○此節當
以勤字作主不可以撽動作對陳雅言曰惟其用心也敬
故其臨事勤天齊三句推當勤之由爾尚六句示用勤之

道一人三句著能勤之效罔不二句相形說妙在一勤字
戒字曲盡人心慰者無所憾于已也戒者有所懲于前也
有失然後有戒故言刑不可以不勤而自悔須常勤而一
無所失斯可耳罔或罔不字義俱要體認慰亦非得情而
喜蓋職奉刑當則心安也天齊俾我一日是刑原于天而
非我之所可恃非終惟終在人是罪因乎人而非我之所
得專然不可乎齊字一日字俱要看整齊之也原非殘虐
之也暫用之也原非常用之也不日勤則齊民者或以洪
民暫用者或至瀆用而可乎雖畏四句正逆天奉君之實
不徇君乃日奉君者從理乃所以從君也君畏君休竟言

不當畏休說不必畏寬說畏威之也休宥之也勿畏者非
終勿休者非終教所以勤也三德或欲不分剛柔渾說最
妙可從章兼上慶下賴言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　節

此下并同姓異姓而總告之此節是綱領下六節是節目
有邦為諸侯有土凡卿大夫有釆邑者皆是也刑曰祥者
好生之德寓焉協中之化成焉至於民安而天地之和召
焉故曰祥也爾何者在所當擇非人乎人所以寧此刑也
必遴選溫良愷悌者而後任之庶有敬忌之美無威富之夸
而百姓安矣何者在所當敬非刑乎刑一成而不可變也

必慎重不忽以鞫之情法無疑者然後加之庶有日勤之
慰能制五刑之中而百姓安矣有所擬議之謂度何者在
所當度非及乎兩相構爭其情萬狀而及者辭中之所牽
引者也或出于罪人之攀累或出于奸胥所株連必也度
之以理勿以人言之所指者即逮之度之以情勿以已心
之所疑者即逮之庶有備乎之實無比附之私而百姓安
矣刑不以殘民而以安民即謂之祥可也

兩造具備　節

此下六節詳用刑之節目此則示以聽斷之法也兩造二
句詳於考閱而聽之也公簡孚六句審于擬斷而處之也

當擬斷卽在師聽時非兩時事也兩者原被告也造至也一不到則偏說獨是或以先入爲主辭如文卷證如干證辭證一不備則何所據以閱其情僞師爲僚官之司刑者與衆聽恐一人之聰明有限意見或偏參輿論而不執一已之見也五辭非一人並犯五罪乃其辭必有麗五刑之之一條者故曰五辭也簡乎六句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也重在疑上不可以法之正法之權平看辭卽今之供招簡者核實也孚信也不能隱諱所供是實也正于五刑謂質之五刑之書當以何刑坐之也其辭與刑合者固服之以刑矣若刑有定名而辭與刑參差不相應此爲刑之疑者則質之五罰酌輕重多寡而許其贖焉其辭與罰合者固加之以罰矣若罰有定名而詞與罰又參差不相應此罰之疑者則質之五過而直赦之罰亦不及矣正義曰古者因情以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五過之疵　節

此言用法徇私之弊不可不戒也舉五過之疵而五刑五罰之疵可見矣或畏權勢或報德怨或徇女謁或貪賄賂或聽干請因之出入人罪當以爲過而不爲過是故入也不當以爲過而乃以爲過是故出也皆疵也罪惟均者以

犯人之罪坐問官蓋執法之人先自賣法情尤可罪故與犯人同科也審克者正于五過之時必察之詳而盡已之能果當宥則宥不當宥則勿宥不可以五疵爲出入一或疎略卽五疵乘之矣

五刑之疑有赦　節

此專言疑獄之當謹承上文簡孚六句而申之五刑有疑赦從罰五罰有疑赦從過皆從出罪一邊說疑者出入界於兩持得則矜恤者獲全失則生機者終阻所係最重須察之精詳不遺餘力方謂之審克不可少有疎畧至或有疑而不赦也所謂審克者何如簡孚二句與無簡一句作對其嚴句總承刑與罰推究得實可信者多猶未可卽刑之罰之也又於貌而稽之蓋愚民木吶不善辨白或惕于獄吏之威嚴所陳十不得一或爲仇家巧陷或爲干證所强誣遂致詞窮究服乃其悽愴之容憤懣不平之色則可以默窺而意睹也故稽之貌俱是恐枉入之意淺說不正則耗日記深情厚貌等語乃是發奸摘服之意非出罪之意不可用至於情實無可簡核其爲疑刑疑獄必矣則直赦之而已不必復聽過爲捜求也具嚴句着力說簡孚者天心或猶未絕稽貌務期于得情而不致愚懦者含冤無簡者天心正所樂全不聽而直與之開釋不致辭亂者難

脫稽貌不聽帝實臨之而豈敢以一毫已私參于其間哉具俱也俱嚴之天威而刑斯爲祥○色聽卽是稽貌按周禮小司冦以五聽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謂不直者氣喘四曰耳聽謂不直者多惑五曰目聽謂不直者眸子眊○曰可信者衆不無未信者存故復稽之貌

墨辟疑赦　節

此正言贖法也墨辟五段詳贖之多寡有定數墨罰六句詳罰之科條有定律罰有定數因數而罰者不可茍罰有定律無律而比者不可茍墨一曰黥刻其面以墨塗之令變爲黑劓割鼻剕刖足刖斷也宫淫刑也伏生云男女不

以義交者以此刑加之男子之陰名爲勢幽閉者幽囚而閉之也大辟死刑也載於法謂之刑加于人謂之辟人有犯五刑而情法有可疑者罰他出黃金納贖與免本罪墨之贖一百鍰劓之贖二百鍰剕之贖比劓加一倍而又差爲五百鍰宫之贖六百鍰大辟之贖一千鍰然必簡閱核實其所犯之罪與罰各相當然後收取其贖不可茍也六兩曰鍰孔氏曰或言黃金或言黃鐵皆銅也銀銅鐵錫與金古者號五金然此五罰之條款又有不等分而言之墨罰之條千劓罰之條千剕罰之條五百宫罰之條三百大辟之罰其條二百總而計之五刑之罰其條共有三千此正律而載之刑書者也但律之所載有限而人之所犯無窮倘人之所犯有出于正律之外者何以處之則上下以比其罪罪重上比罪輕下比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重者而重罰之定其輕者而輕罰之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是也當此上下比附之時俗吏多因緣以爲姦或有以混亂之辭誤我者拘人言而妄爲比附則僭差矣所當戒也或有援古人之法爲徵者古法今已不行而强爲比附則膠泥矣又當戒也無定法者則酌以定理精我衡鑒而紛至之辭舉不足以撓我恰當之衷無明文者則參以法意竭我聰明而旣廢之法舉不足以膠我

時中之道蓋斟酌所施才情俱竭或上比而非僭或下比而非縱使皐陶在今其所比附亦不過如是已矣惟察惟法不可以內察以心外合以法分看謂詳明法意使情罪相當求成法于無法之中也審克只跟比附一串說僭亂二字亦不作兩樣辭乃人言非麗于五刑之辭

上刑適輕下服　節

時講俱以上刑三句對刑罰世輕句以人情世變平看上刑二句又與輕重諸罰句對非齊二句總結之謂權而不離乎經其說甚是而玩經文語脉原自流貫活潑何必返對乃佳今訂于左

大法緣情而定者也情有變而法不變則輕重之閒必有差者矣是故不可以無權也權之何如有從人情而權之者有從世變而權之者故上罪而服上刑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上刑而情適輕者則當使之服下刑下罪而服下刑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下刑而情適重者則當使之服上刑此所謂權也所以稱物之輕重以求中也然豈惟輕重諸刑有權哉罰亦有之如事在重罰而情輕則從輕以罰之事在輕罰而情重則從重以罰之此皆權之道也刑權輕重以上下罰權輕重以多寡而人情足以盡其變矣然情不過在一人又有輕重以世者矣均之為法也而世變不

同如新國乃用重典則人將不堪何也彼其趣向尚未同心志尚未一故宜寬以待之也如亂國而用輕典則人將益玩何也彼其強梗而難制習狃以成風故當重以懲之也此刑罰之重輕或因人情以操縱或因世變以推移欲以整齊人世而用參差不齊之法似乎紛然雜然無條理無歸宿者矣要之權也者理也天下法無定而理有定踈理以行權則重者應重不為過當輕者應輕不為市恩抑揚酌人情之允升降合世道之宜雖千條萬緒而次敘不紊也是之謂有倫雖殊塗異轍而指歸自在也是之謂有要茲權也乃即所以為經也非權之外別有倫要也[illegible]有重輕世有治亂毋弊執一法以齊之反見紛紛多故矣豈能齊哉○張氏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誤殺則適輕矣鬭毆不死此下刑也然謀殺而適不死則適重矣此言其情也陳氏曰罪莫重于殺人而殺奴婢則輕罪莫輕于詬罵而罵父兄則重此似與情字欠貼世輕世重恐意不欲入新國亂國只是強弗友燮友二句是矣即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之意惟齊句總上文而遞下倫要之詞法不齊方可齊人倫要只是一個理字倫要正是齊字

罰懲非死　節

上既告以贖法之差等用法之權衡矣此詳示以謹刑罰

之道所以善贖法之窮而達權變之宜也罰懲二句作一頭舉罰以包刑見刑罰之當謹非佞以下分擇人盡心備詞三項正謹之道也民以財為命故出贖為病非受許多苦楚之說罰且病則刑尤可知佞者有口辨而無仁心以之折獄必將屈人以言倉卒莫知措口多致誣服所以不可折獄惟溫良長者有天地好生之心其口若木若吶其中欽哉恤哉而刑罰罔非在中無過差也人之所以常擇也不但此也又當盡心彼辭非情實終必有差對問之際或掩護不暇或牴牾不合于此察之而真情立見矣蓋人非真情雖善辨飾非必有差錯滲漏不容掩也然又不可

偏主也信以為不然吾烏知其非然信以為然又烏知其
非不然必互為參酌以為不可從又以為可從虛懸其鑑
而不敢執也非從惟從四字連說不可析開不可以非從
為出惟從為入又不是始以為不可從終又可從乃是句
活話猶云揣摩參酌不執一金云耳亦非遲疑不決之意
哀者不忍也與慘刻反矜者不忽也與怠忽反此折獄之
本也明啓刑書求合律也與衆有司共占度之示至公也
參之人反之己則求其情也審考之書占之衆則質諸律
也情罰之擬議皆庶幾中正矣然其刑其罰尤不遽用必
察之詳而盡其能可也此皆所為盡心也陸氏曰占如占

卜己心衆見揣度書意或上服或下服或比附也中止即
倫要其刑其罰止定其罪未便加之人擇矣心亦盡矣由
是獄成而人孚之獄輸而君孚之成者招議已定有成案
也孚者衆人心服不生異議也輸者申奏于君孚者詳允
稱旨不至駁反也若所上之書當備情節罪之輕重事之
首尾皆該載無遺如一人而犯兩事一罪或有二法亦并
具上之以聽君之裁決焉豈但不敢自專已哉猶冀君或
窮未盡之情尋可出之路故載之詳也三者能謹則殺之
且不忍而出贖肯以為病哉情節者犯罪之顛末兼擬罪
之斷案恐君欲從輕議之也故備其詞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　節

此又合同異姓之諸侯而總告之官伯族姓註作四樣人
朕言三句示己敬刑之心今天二句示群臣當敬之意明
清二句勉以敬刑之道無或以下戒以不敬之禍言且多
懼見用之乎敬以欽恤言德以仁厚言申說不敬則任意
取舍肆為殘虐其於刑也何德之有惟以哀矜惻怛之意
存于中斯有仁厚生全之德洽于民是種德之深者莫如
刑也金氏謂惟有德者可以用刑不敢所以當敬者何也
刑者天齊于民以教祇德以棐民彝乃是相助其德化之
所不及而非以殘民也爾為典獄之官而不仰體上天相

民之意是逆天也而可乎務盡敬刑之道以左右斯民期
于民之率乂而後已是天相民于上爾代天相民于下贊
天地之化育便可與上天相參此之謂作配也止以生全
邊言兼刑宥者非是既欲作配而聽斷之間可不謹乎獄
有單詞無證無對全憑一面之說聽之最難其道在此心
之明與清明譬如鑑然清譬如水然鑑水俱能照物然鑑
而昏水而濁則不照矣故明而不蔽清而不污則獨說深
藏之隱衷可立剖也獄有兩詞彼此相角不肯相下聽之
易偏其道在此心之中不中則一邊少一邊多偏倚為累
而民情不服矣故欲民之治而輸情服罪罔不秉一中以

聽之直者爲是曲者爲非則兩造角勝之虛詞可立定也
明清亦中中亦明清亦互文也此皆作配之道也顧單詞
行賄者鮮兩詞求勝而賄賂滋章矣爾其戒之毋或以私
爲家于獄之兩詞也呂氏曰私家云者出沒變化于兩詞
中以肥已囊橐也或云以私意而成其家更明罪貨以下
極言其禍鬻獄得貨遺是爲實但自聚罪狀耳天必報以
諸嚴殃禍有永遠可畏之罰貨積不足爲喜禍極乃永可
畏豈天不以中道待人而偏罰之哉惟人之所受者在此
命也陳天猷曰非天道不中以獄乃人命生死之所在故
也不照傳衷殃禍之說倚天罰不極則獄吏無所懲創故

爲私家㡿民罔有衆善政居于天之下矣此天罰之所以
必極而典獄者不可不敬也府藏也藏貨財曰府故藏罪
狀亦曰府在傳中訓取不從永畏惟罰言永可畏者㡿尤
之罰也不中言罰之偏也民疑當指典獄者

王曰嗚呼嗣孫　節

日記德字不作三德即有德惟刑之德民中不作受中之
中即輕重得中之中黃葵陽曰哲人单指臯陶不必入伯
夷伯夷未嘗爲刑官但雖見陸賁府曰以刑罰之中衍靈
長之慶慶字就國脈說即一人有慶之慶亦佳予叅諸說
訂于左

流仁厚之德于民而用刑之際得輕重之中此德于民之
中者也今往何所監視非德于民之中者乎而夷考其人
則古哲人若臯陶是也臯陶制刑以教祗德率乂以棐民
彝惟刑也而種德民懷猶無疆之辭當時曰良士師後世
曰古直臣而芳聲令譽至今不朽焉又豈特名垂于已哉
抑且慶集于君蓋刑若君之刑也凡麗于五極咸得其中
輕焉而非不及重焉而非大過民命無傷自然國脈培固
而靈長之慶恒必由之不其有慶耶身享名君蒙慶非祥
刑而何嗣孫所受者王之嘉師雖有不善初非本性且後
能恊中豈可虐視之其監于此祥刑而法之酌五極之中

存好生之德訖威訖富不爲勢利之圍以敬以忌期于元
命之配㡿亦可以收無疆之辭成一人之慶矣〇屬字訓
麗字不訓適字孔疏訓着字五極即五刑極者爲民所準
也不必云五刑至此而極

附錄菁華大意并諸侯之子孫告之言非但爾當監即爾
之子孫將有治民之責均所當監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
古之用刑成剛柔正直之德以全民所受之中者乎尚明
聽之哉古之哲人若伯夷播刑之廸臯陶制刑之中皆以
用刑獲無窮之美譽其有慶如此何以致之凡麗于五刑
之詞咸得其中當輕而輕當重而重無過亦無不及所以

有慶也舉而有慶何祥如之爾嗣孫受王之民民善舉其
監此祥刑而法之降典折民如伯夷可也率乂棐彝如皐
陶可也庶亦可以全斯民之中求無疆之譽矣

文侯之命

周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引鄫西夷犬戎殺王晉文公與諸侯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于東都平王嘉文侯之功命爲方伯作策書命之

王若曰父義和　節

平王策命文侯若曰昔我大顯祖文王武王能敬慎明德
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旋旋不忘關修所以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由身心以達于政治光耀燦越無遠不至言其德之

上格則精華發聞昭升于穹蒼其不容掩有如此者言
其德之旁流則聲教漸被推行訖于四海其不容禦有如
此者故上帝眷其德集大命于文王而武王繼之遂有天
下嗣後繼體之君若成康以下之先祖承全盛之業固易
爲守者而不能不賴于臣之助也亦惟有先正之臣如爾
祖父唐叔等能左右翊贊精白以事其君凡君有小大謀
猷無不顧而從之或承其流或宣其化以光昭祖德以安
定國家故先祖成康以下諸君得以安在位而無播越喪
亡之困也祖德雖隆而無世臣之助又豈可哉○至顯據
見成說克慎入工夫說亦無妨二句一串昭升如馨香登

聞之意不可說感天聲聞聲教四訖之意如惜日時敘惟
冒丕單是也不作名譽說集命不及武王文王集命之主
言文亦足包武也亦惟先正重看見倚賴之重先正不止
唐叔一人按叔虞武王子成王弟封於唐至其子燮改國
號爲晉文侯之祖也子燮以下皆先正也但據下文顯祖
文人則意在唐叔居多厥辟先祖亦不可拘定成康如昭
王穆王宣王如何可遺之但不可入幽王幽王其父也孔
疏云自成康以至宣幽非是且幽王方爲犬戎所殺何得
稱懷在位乎謀以經書言猷以圖爲言俱就君說非若先
正之入告罔不率從則先正之奉行也與前入告于內順

之于外微不同懷在位有傷其父不得安在位之意細玩
乃見但諸家痛貶之

嗚呼閔予小子　節

此傷國之衰而又無人以爲之助也歎息言可閔哉予小
子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既死國又敗也所以然者由
周德既衰絕其資用恩澤于下民蓋下民者國之根本資
澤者民之膏液膏液既竭根本先撥所以戎狄乘之以起
勢侵凌我國家爲害最大也邦家多難已異于開國之時
矣所賴于左右之服事者豈小哉即我內而御事之臣无
有老成賢俊在官使者予小子又才劣無能內無[illegible]

助上無戡亂之才其何以濟難今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重息言我諸侯之在外者有能致功于我如先正之昭事先王于以弘養民之澤于以扶國祚之衰予一人亦得以安在位矣今將屬之誰哉反覆悲國之無人而托重于文侯也○呂氏曰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下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大君始生之澤萬民所資故曰資澤照此只主養民說不必入教內臣無人故專望于外臣語意有所歸重其伊句還是覬望之詞有績廣一人之資澤樹屏翰之忠貞嘉謀嘉猷則入告于內斯謀斯猷則順之于外祖德如存外侮不作是也

父義如汝克昭　節

此節正歸功文侯也不重能繼述上言文侯之繼述爲修捍我于艱而設也顯祖文人皆謂唐叔自其忠貞昭著故曰顯自其佐成文治故曰文肆刑三句一氣說下追孝句又緣上二句正是昭顯祖也修捍句申紹合意俱就立已上說昭乃辟祖者使唐叔之前功振揚不遏佚也何以見文武之道如戡黎伐密伐紂誅奄其功烈至今在也融祖嘗儀刑之以昭事成康矣自後罔或耆俊在事故戎爲難而文武之道幾墜國家之統散而不續矣惟汝捍除戎難興復王家法文武除亂之功自爾始用會乃辟孝人心于既渙之日而不至離散用紹乃辟承令緒于危亡之秋而不至中絕今日之會紹依然爾祖之昭事也非追孝于前文人而何當侵戎之日奔亡殘破何其艱也戡壞則修而完之危困則捍而衛之不但王室再造而予小子之身亦得以存若汝之功予之所嘉美也而敢不酬乎刑文武句舊講不明且其所刑者何事而混混指創業保位上說爲人臣者何以發其創業保位乎申直解顯其而意未透暢前講發之甚快至以會字爲會合諸侯更當酌之會紹俱就立已上說日記曰平王失愛于父流離顛沛依托毋

家父死于寇國命中絕文侯起定其難而聯者合絕者繼故曰會紹○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夫遭犬戎之難不能自強惟倚人以爲安又以豐鎬畀秦惜哉

王曰父義和　節

此正平王報文侯之功而飭遣就國視師欲其撫一方之衆也寧邦欲其安本國之民也用賚至馬四匹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秬鬯一卣所以隆告廟之禮弓矢乘馬所以重征伐之權皆方伯所宜有者備其物所以厚其報也盧弓盧矢黑色相稱彤弓彤矢赤色相稱往哉即歸字柔遠能邇舊以教民言然就方伯說則指統馭諸侯爲切惠康小

民養中未必無教也無克于事無寧于心總承此節視無
之事簡舊指飭職業之修者然統方伯說則指簡閱士卒
張師詰戎為切恤為恤民之失所者如不教不養此節寧
邦之事用戾顯德總承上四句顯德指有功王室說今又
柔服遠近簡恤士民則德威宣著勛業益光故曰戾也又
柔能作統御諸侯簡作士卒之士謂張師詰戎則亦不必
入教養只渾說為是○呂氏曰東遷之初大仇未報王畧
未復正臥薪嘗膽之秋奔亡之餘僅得苟安遽釋然自以
為足用其終于東乎董氏曰平王忘不共戴天之仇而錫
命文侯拳拳於爾師爾邦爾繩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于

不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愚意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豈
可不報然犬戎申侯所召也申侯平王之母所依也討犬
戎必當討申侯討申侯必至虧母心未報父仇先以仇母
此事還當奈何

費誓

淮夷徐戎並起寇魯魯侯伯禽承王命征之誓師于費

公曰嗟人無譁　節

此伯禽誓師之詞鄭玄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淮
夷漣浦之夷徐戎徐州之戎徂茲猶云往者見其叛亂之
久也淮夷倡亂徐戎從亂並起寇魯故往征之曰征見其
承王命

善敹乃甲冑　節

此戒軍中治戎備也甲以衛身冑以衛首干楯以扞蔽皆
自衛之具也敹之欲其完固敿之欲其續密無敢不弔者
各致其精至也長兵用弓矢短兵用戈矛鈇鉞刀劍有鋒
刃皆攻人之具也備之欲其多鍛之欲其堅礪之欲其利
無敢不善者各盡其美善也甲鎧也冑兜鍪也敹者縫有
斷絕穿治之也楯防牌也敿者繫紛于楯以手持之紛如
綬而小弓必二以備壞折矢一房必百故言備鍛者燒而
淬之水中以堅之戈矛體欲精堅斧鉞刀劍有鋒刃故欲

磨之使利

今惟淫舍牛馬　節

此告軍伍所在之居民以除道路也牛駕車以載軍儲馬
服乘以供武用皆用兵所急古者軍所止之處必出之牢閑
之中大布于野以牧之矣居民昔嘗穿地而深坑又設機
其上以捕虎豹又穿穽以捕小獸恐此擭穽損傷牛馬須
閉塞之無敢傷牿倘不杜不敜致牛馬有傷則有常刑孔
氏云殘人畜之刑牿即指牛馬傳中川梁澤藪非居民所
為不必補出○淫訓大舍者舍而放之也牿閑牢也軍人
所在必須放牧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之名鄭玄又云

牿乃桎牿之牿施牿于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擭以捕虎
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于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
穿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爲名
擭以得獸爲名杜斂皆閉塞之義恐害牧放之牛馬故使
閉塞之

馬牛其風　　節

此戒將士以嚴部伍也馬牛臣妾斷指居民之人童言彼
軍中安得有子女乎或又諄諄者辨而不忽暫時從征之
軍豈久駐之軍乃携家眷同行乎人人携家眷以同行則
其不便亦甚矣且前之馬牛臣妾旣在軍中後之竊誘又

指居民恐立言不若是襍也細玩經文傳註本自明白人
自混淆耳蓋師行之時居民之馬牛見軍中之馬牛或牝
牡相誘而風逸其子女或有奔逃而誤入軍壘居民不得
越過軍壘來追逐失主雖不可來逐而軍士亦不可私匿
當敬還之如此有賞如居民來逐將士不復皆有常刑刑
來逐者恐其來而亂我之部伍也刑不復者恐軍人乘機
搶攘自亂其部伍也夫主指居民越逐亦指居民此是居
民之人畜已在軍中故不許失主來逐亦不許軍人藏之
不泛商賚酧還物之所值多寡以予之以寵勸也賞只承
祗復說嘗以越逐爲軍便生許多荆棘矣若牛馬不風臣

妾不逃爲襍竊引誘之計其刑之也又何疑蘇氏曰軍亂
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呂氏曰自古喪師多
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嚴戒之又賈逵云風放也牝
牡相誘謂之風

甲戌我惟征徐戎　　節

此立期會也期是出征日期會是集諸侯之師甲戌征徐
戎是期會下糗糧楨榦芻茭皆期會中事不可以兩甲戌
作對糗糧以足軍食楨榦以治軍壘芻茭以飼馬牛皆行
師所最急者甲戌用兵之期舍淮夷先攻徐戎以其聚也
攻聚則堅者亦聚武之善經也或云徐戎尤近魯境故先

征之峙儲峙也糗熬米麥使熟又擣爲粉取其易食也不
逮謂少而不及數此爾乏軍興故加以死刑三郊三遂者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爲正兵遂爲副兵恐從東來東郊
正受敵使專拒守不他役而調發供應惟取于西南北之
三郊三遂也楨榦版築之具楨在兩頭榦在兩旁以障土
令三方供之甲戌進兵之日乘隙修築城垣營壘以防衝
突之患傳所云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援我之築也無敢
不供恐闕事也無餘刑謂盡奴其妻子不遺一人在軍供
厮役但不殺之男入于罪隸女入于舂藁鄭云未應緣坐
合家眷亦權以嘗之耳實乾芻茭飼馬牛一日無食則

饑疲不能戰故亦服死殞特多矣以多爲善也秩秩諸侯
自責故不言晉人積幹多矣壽逃豈所能致故皆僕于晉
○此篇見晉侯紀律嚴明規模整肅撥亂之才也

秦誓

秦穆公使杞子戍鄭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曰不可公曰爾何知爾之墓木拱矣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晉襄公敗之于殽囚其三帥文公夫人文嬴請而歸之穆公悔過作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節

我士謂群臣群言之首謂言中之最要者下節是也

古人有言曰　節

此正群言之首也四句文氣一直下不可截斷凡人之情溺於利欲盡自以爲是人順之則快然而安人責之則拂然而怒到他責人便容易了不肯以責人之心反而自責惟已有過差受人之責如水之流卽時悛改無所留滯此非真能克已者不能是惟艱哉穆公以前日不受蹇叔之言爲安于徇已故自悔如此古人此言切中人情故曰群言之首

我心之憂　節

三句一直說逾過也邁行之速也若弗云來憂已衰老前途已迫恐遂死不及改過也無窮者上天之日月有盡者吾身之日月念及乎往者之不可諫卽念及于來者之不可追深自咎改過遲晚

惟古之謀人　節

上四句悔旣往之失下三句冀將來之善雖則何過文黃髮卽古謀人暗指蹇叔今謀人暗指杞子等謀人爲人謀者古之謀人酌是非審利害執大義不肯苟就人意我則謂其不願已而忌嫉之今之謀人新進喜事順從我意初亦知其所謀不穩但因其曲說且親用之此往日之過所謂不能受責如流也雖則云然今而後尚可如是乎尚圖訪問此黃髮之老乃罔所愆耳黃髮諳練習事深慮遠謀

酌是非識利害爲社稷憂遠者生福動必期于萬全兵不敢以嘗試此所以有成無敗也何愆之有通節在伐國啓疆上模寫爲切

番番良士　節

番番如世稱皤然也旅卽膂膂骨也訓衆者非愆衰也訓過者非截截馬融曰辭語斬截省要也諞猶辨也易辭非君子自變其說乃強詞奪理之意君子分明一片道理之辭卽被他一頓巧言郤似變做沒道理了令人不聽他皇服猶云沒工夫用他多字意謂得一不可況其多乎當時陳謀伐鄭想不止杞子一人故云然也番番良士如蹇叔

人老而賢智力雖衰謀猷則非昔嘗詆其墓木旣拱者我竊悔之惜其人已死今庶幾復有斯人乎葢追思之至也仡仡然武勇之夫若三帥射御不違中度無失昔所誇爲過門超乘者竊深悔之彼曷而無甚多至僨事我庶幾不欲用他況截截善諞言若杞子輩其言銛利其辨機巧指白爲黑以非爲是反使君子之正論不飾如此之人得一足以覆人邦家我皇暇多有之哉葢畏之甚也王方麓謂此節書悔詞但切陳新安謂其悔詞懇緩悲謂真悔不在言語上

昧昧我思之　節

何以良士尚有而禰言不皇多有乎葢用一好賢之君子則國受其利用一妬賢之小人則國受其害也昧昧默默也深潛沉思言思之長也如有者設詞一介特立不倚之意非獨立而無朋也斷斷誠一之貌無他技非真無有才而不自用也正是他誠一處休休如有容作一句讀和易之宁有廣大之量存爲量太則能容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如江海之無不茹納也有不可得而測度者人技若己有則形骸爾我兩相渾忘豈但不妬嫉而已心好不啻口出是其好之之極口所稱揚還不足盡其心所愛慕謂言有盡而好無窮也比衷裡如一更進一層豈但不排擯之而已是能容之要發能字學如有器于此內中容不得了則必溢而出之矣葢惟其量大所以能無所不容也舊止云非勉强未盡前曰其如未可測識之詞此曰是能果然不啻之詞正相應也此段形容好賢之心至爲曲盡自有如此之臣不但當時受其福其餘澤所及足爲後世憑藉成憲所傳足爲後世遵守其所引之善類又足爲奕世之輔故子孫可保造福于民飽食煖衣樂其樂利其利不致失所誰非大臣容賢所致故能保黎民亦職有利哉亦說違者與相逆也不達傳謂窮達之達申云沮敗其事因有此人在人沮絕大好盤據曲直顛倒蠹國殃民子孫不能

長久黎民不能安業葢元氣旣削事體敗壞不可救藥豈不甚危哉國何利而用此人哉○保子孫保黎民專廣致群賢以圖治功上說○陳新安曰此章大學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之情狀利害至矣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

邦之杌隉　節

承上二節而覆言之子孫黎民之殆是杌隉也係于所任一人之非謂妬賢嫉能子孫黎民之利是榮安也係于所任一人之是謂休容好善一人見不必多也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圯壞日記曰此篇不但取其悔過其于君子

尚書揆一六卷

〔明〕鄒期楨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揆一六卷》提要

先生揆一一書刻於萬曆丙辰遠近購得其書無不户誦家絃以是發為文章俱矜名家其後先生經登上第致通顯者指不勝僂　鼎革以來是書舊板半散佚於兵火遷徙之中海内思得其書已不能復窺其全父師之教其子弟者以為非是書則無以發明二帝三王之要旨妙義舉業家如失其家珍也予念

原缺第一葉

昔侍先生函丈受經於先生而先生孫九揖又曾問字於子且能以文名于時何可令是書不傳于今日更令治是經者闇畧鹵莽從事于典謨訓誥之文而

二帝三王之要旨妙義不復有所考衷而發明之又豈子所以善承先生之教與先生之孫所以紹聞家學者哉因與先生之孫重訂而梓之剞劂如其初蓋

是書與申文定公會編相為表裏會編簡切明約歸于典括是書搜精擷粹微渺悉抉既貫串章法而于一句一字必根極理要其法一本于九峰氏尚書之

有二書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是二書者闕一言不可也夫虞廷十六字傳心為萬世理學之宗先生繼程朱之理學上明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之

開示後人故先生殁崇祀崇正
道南兩書院與楊龜山羅仲素
諸大儒分先俎豆今垂三十年
而先生之書復行于世顧昔序
先生書者忠憲先生也予敢序

先生書哉予不敢忘先生之教
而顧公之同好故不揣贅其端
則是書也以為文章則真文章
以為理學則真理學也吾知是
書再出而尚書之學大闡于今

時先生之功寧不在萬世也哉
康熙庚戌桂月朔日黌業門人
顧宸脩遠氏敬題

高宗憲先生原序

公亭先生治尚書也勤矣以為不極理學家言理弗到也不極舉業家言用弗覩也於是舉兩家言博采而精研之歷數寒暑為茲編也諸弟子讀之發覆矣人不能具汗簡排拝而公之世甚盛事也諸弟子復揭余請揭其要余惟自昔聖人傳心之典莫尊於易然義畫剖於中古文彖翼於衰周猶周書也自書契以來莫古於尚書聖人之言莫要於十六字而秦灰之後伏傳以來當世大師無不涉尚書為敎漢之專

門以斯任三公爵道侯者不可勝記然猶濂洛關閩而前無有知十六字之義者何也則求諸經而不求諸心也夫經也者心也心也者經也專門者牿於訓詁舉業者牿於文辭於經無當焉然而兩家者俱有能造其精微焉在其責求諸心也嗟乎彼不知所為造其精微者何物耳今試取經中一語令千萬年之人為文為其義不窮也令千萬人同時為文為其義不窮也所為富有日新於毫楮之間者何物耶夫果有識富有日新於毫楮者則斯編也為十六字矣區區舉子業云乎哉萬曆丙辰冬日東林學道人高攀龍序

先大父讀尚書六要附述

先大父成是書于萬曆丙辰提挈綱維貫串前後于一字一句融會根據一本九峰氏閩參王氏二記胡竟陵陸平湖諸家倘庚本傳雖奇弗載苟合本傳雖淺必收抉天人性命之微稟齊治均平之理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開卷了然海內久奉為舉業正鵠後因兵火散佚是書之不見于世垂三十年修遠顧夫子謀重付剞劂以廣其傳陞憶侍先大父時提耳誨誨敬次一二以公同志

讀尚書六要　一

一曰讀書要指歸一部尚書畫于中之一字帝王治本于道道本于心中字道字心字可謂得大指歸矣如傳説中以憲天為主而尤在惟厥攸居一語洪範以建用皇極為主而尤在敬用五事一語以此類推源流迴分

一曰讀書要融會如讀危微精一而尚書論學諸篇在其中矣如讀克明放勳而洪範建皇極在其中矣如讀決川距海而禹貢導山導水之法在其中矣如讀象以典刑而康誥慎罰穆王訓刑在其中矣一以貫之理不能易

一曰讀書要精確如日宣三德節前只言三德六德下即接以九德成事九字咸字一字一義不可錯過

一曰讀書要虛明古人字句間如化工肖物斷不虛設如伯禹作司空帝作司空三字孜平水土惟時懋哉帝改平水土四字虛虛會之儘自有味又如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一句未了緊接群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一句未了又緊接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周公與群臣一堂

讀尚書六要　二

之工相屬成誥真是如畫非虛心理會未易見得

一曰讀書要貫串尚書五十八篇每篇大意都是一片語如太甲下篇俱言慎與召誥篇俱言敬德立政篇言知恤而在迪知忱恂畢命篇言保釐而在旌別淑慝須處處顧毋前後貫通不須別尋話頭覷眼求之本色自當

一曰讀書要考據如堯典中星何以必欲考初昏日已落星初昏據此以分晝夜中星準則中氣亦得矣如禹貢四瀆若以河為宗而分江漢淮濟為四大谿

夫濟者以其獨達于海也若江河濟淮皆獨達于海故名四瀆江漢合流故止名一瀆若不考據解不妨矣

以上六要舉一類餘請是編者旁通曲暢五十八篇之書已盡于一篇之中一篇之旨已該于一言之內矣

孫男陞百拜謹書

尚書揆一卷之一

錫山鄒期楨公亭著
門人顧宸修遠重訂
孫男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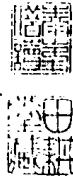
自朱夫子解雅言謂書以道政事而說書者多以經綸之迹求之不知尚書性學之源也如堯典之光被此光從何處來亦性中自煥之光也舜典之重華此華從何處來亦性中自有之華也他如禹貢載山川脈絡而提出祗台德先一語說命詳憲天政治而提出惟厥攸居一語太保之陳旅獒而有志以道寧之箴

成王之發顧命而有冒貢非幾之戒淵哉微乎政事云乎哉至言數言中言性言學直指本原又不待言矣故論政者必從性而求之方謂之真經綸說書者必從性而求之方謂之真經學立言者必從性而求之方謂之真文章蓋必探其大本大原自有左右逢源之妙旨趣不窮非徒枝葉之談也讀尚書者不可不知 簡端錄云仲尼刪書豈徒以文乎哉篇有一大義爲其間小節目不論也是故典謨訓誥禪繼也湯誥牧誓弔伐也太甲遷也大誥攝也顧命終也康王之

誥始也他篇準是蓋無無義者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節つ自洪荒以來羲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于生民而堯之功為尤大故曰放勲蓋自古極盛之治莫過于堯前乎此者有未至後乎此者莫能加〇放勲總言德業也古人言德業與後世不同緼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一物而已〇放猶放縱之放言堯之功流溢貫徹自近而遠無所不届山川不得阻封域不得限故曰放勲勲功也脩齊治平皆

功也若説德之著而為功則二之矣〇只放勲二字分明畫出堯来古者以放勲為堯名取其形容即真也〇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于此合言欽恭敬也盡欽之義盡聖人之德矣敬體而明用此聖學傳心之秘程子曰君子脩己以敬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朱子曰人所以不聡不明者止縁身心惰慢便昏塞了其解太極圖説曰敬則欲寡而理明此體用之説與〇明道明也聖人無欲則清明在躬若照臨四方乃明之用也程子曰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〇天地之經緯綜事之條理燦然于吾心者文也〇文者思之著見思之見于事而燦然條理者文也此條理皆心之文理密察者出之是思也文理密察自深遠而非淺近〇在堯渾然全體本自一德特就其中分之有四者之別〇時文乎叙四德又講安安久渾成須变化得融就〇恭讓依傳根德性来恭讓所包廣凡衣冠瞻視容貌詞氣之無不尊嚴也事天饗帝社稷宗廟之無不祗肅也親親尊賢使臣維民之無不有禮也深宮大廷出

入起居之無不端莊也皆恭也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大學一家讓一國興讓唐虞時君則揖讓而治也臣則濟濟相讓也衆獻則推故不讓也虞賓則羣后德讓也凡服人之善讓善于人遜利于人割欲于己皆讓也凡人孫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稱敬仲所云梏于有我之私而不知天地萬物之同體其不恭不遜之根未去故也〇允克須仔細看要像簡聖人畧粗使是賢人的恭讓不可以名堯〇德性行實皆放勲之所本也德性行實作四個字看或言德

出于性行出于實非是〇金氏曰恭謙欽之接于人
者也〇光字最妙溫陵所謂一光周亘全彰妙體也
史臣言此正見所為放勳者乃其盛德精光照耀宇
宙其光照處卽成功之所在而非規規事為之末也
被以流行言格以充塞言四表横說上下豎說不曰
被四海而曰被四表者以其出于四海之外也不曰
格民物而曰上下以其有功于天地也若照下在民
上說則重復且看得小了〇呂氏曰人惟不實到恭
遜地位是以見不得被四表格上下學者試靜思之

斯須莊敬和樂本自有上際下蟠之理左支右吾出
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者皆不恭不遜之根未去也
善乎楊敬仲之言曰堯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總
在帝堯一性中觸之斯應分內事也
克明俊德節〇此節就被格中抽出其功實處言之
夫被四表格上下固蕩蕩難名矣姑以其實之可見
者言之克明一句是指欽明等下文六句是撤開光
被四表也俊德渾然說不可就用欽明等作骨蓋此
等乃史臣贊頌之詞非俊德中有此條件也克明者

昭融洞徹其本明之體自來不曾有一毫汙蔽非假
脩為以復之也俊曰大使包涵天下國家以字貫下
親也平章也協和也皆明德之作用也政不必言矣
〇克能也擔荷到底之謂書中無限克字如克艱克
勤克儉之類皆一意蓋以他人鮮能而聖人獨擔荷
得起勇往力行不少放下以至于有成功實效及人
及物蓋與天地同運于於穆之中與日月至為者戀
絕〇德本俊也人皆之則失其俊矣堯之德非加于
人之俊也俊于堯之明也〇親睦等俱要得聖人作

用神速意〇九族有親親之殺而堯以一德親之九
族化于堯之德而無不親則和矣故傳訓親而和也
必九族皆以堯之心為心始可云和也既字只是已
致之詞以起下句不必訓為盡也〇章字有照臨之
義一光均照故曰平昭明謂瑩然鮮潔無舊染之汙
亦是概說〇和字有薰育之義如月落萬川不分而
徧故曰協於其變之神也着一於字便非尋常之
變矣〇百姓知愚賢否之不齊而皆以德章之故曰
平萬邦遠近大小之不一而皆以德和之故曰協〇

别說平章協和四字各兩平看平均也章明也協協其不合和和其未順還串說為是〇睦即親也明即章也雍即和也各句変文以類相對于九族曰親睦于百姓曰章明于萬邦曰雍和隨地立文其實睦者亦明明者亦和和者明亦在其中矣〇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大學言明明德必新民始滿其量中庸盡性必贊化育參天地而後畢孔子言脩己以安人安百姓曰克明俊德便是會九族萬邦百姓于已到得九族睦百姓明萬邦雍正是克明圓滿處

乃命羲和節〇此下六節是一段事一片話事莫先于此政莫大于此也乃命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各主四時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冬変言申命雖有總有分而只為一事至置閏一條雖別更端然亦當知不是兩事不可以先後言者也〇曆紀數之書如今之天文書非曆日也曆所以推筭象觀天之器所以占候曆象是活字曆象所以明天時明天時者欲以授人時也〇欽若三句一串意曆也以天象也以天而已不與焉故曰欽若聖人作事無不言欽而若字尤事天之心法也言欽而不言若恐有穿鑿之病矣之欽未有不若而不若不可言欽也洪範協用五紀下一個協字言天有自然之曆數合之而已矣亦若字之意也〇若天以欽授時以敬聖人不惟以曆法告之而且以心法示之〇舊說敬授人時謂此處未即授人言曆為授時作耳古之授時是將一年之發所當舉者詳細開寫與百官府及百姓令其按此而行故可以允釐百工此說為下文有平秩東作等似與敬授重復故也玩本

文工言人時下言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傳解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曰候曰民事所關是言時不言事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曰作起之事曰先後之宜是言事不言時此傳解本文極精蓋工言授時是須曆曆所載是言某月為某時某日為某時如今之曆書是也下平秩東作等乃是將四時所當務者逐一開寫分四時而頒之此與敬授人時原不重復本文明說敬授何得言此時未

即授也
分命羲仲四節○仲叔專候天以驗曆驗日景一也
驗中星二也觀仰觀而又俯察于人事三也又慮人
爲或相習而成則又遠取諸物四也蓋鳥獸無知而
圓于氣其動出于自然故也○曆法以日行起度以
日出入方隅定晷刻氣候宅嵎夷南交西朔方出納
敬致皆所以定卯酉子午之中推日出入之方候朝
夕之景及致日中之景寅賓寅餞秩其事也永短中
星皆自此推然候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日宵永短

與中星連言者初昏而候中星之初見以定晝夜之
分又分揖四中以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二分
以永短之極立二至○治曆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
以爲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于何見之惟候其日晷進
退則其機將無所遁候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完其
氣至之始雖晷景長短所在不同而景長爲冬至景
短爲夏至則一也惟是氣至時刻攷求不易蓋至日
氣正則一歲氣節從而正矣○一歲之中東則耕作
南則化育西則成熟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

文順天時以勸農也○平秩乃曆官頒于王朝之有
司與工敬授同所謂允釐百工也令人類以不使布
置亦從考驗考驗意只宜輕帶○平者事無大小皆
均平之秩者事有先後皆次序之○殷即是分字正
即是至字陽生于子至午而極前卯則未及後卯則
太過惟仲春卯月爲適中也正者前此則微而未盛
後此則極而將衰而惟午月爲得正也秋冬放此以
者以日中星鳥而驗陽之中爲仲春也仲春正則季
孟可知以字無工夫後亦倣此○敬致與寅賓不同

者夏至日行北陸而測候之所在南非日出入處故
于夏至午時立八尺之表而識其景以尺有五寸爲
準所謂致日也致日之致謂度其景之至否以知其
氣之至否也○初昏日已落星初明凡測星辰俱用
此時中星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星隨天西
轉無刻不有中星但考驗之法以初昏爲候○朔猶
月朔之朔取終而復始之意在易艮卦爲物所成終
而成始程子曰艮止也止則復生不止則不生故艮
終始萬物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朔名方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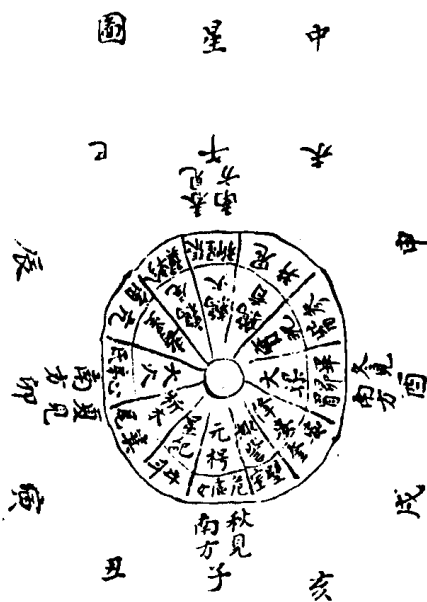
人之意深遠矣○三時有事當次序之故言平秩冬則物皆藏入事畢更新須省察之故曰平在○二十八宿環列于四方隨天而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爲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爲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爲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體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隱見各有時兆于南方考之仲春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鳥轉

而西大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再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四方躔度之星以名言之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以日月所會言之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以物象言之青龍白虎玄武朱雀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中則以星言如虛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次者則以次言如大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兩次之間則以象言如鶉鳥是也○四方之職皆互文而見宅西則嵎夷爲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南交則朔爲北可知日中則宵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短春中星全舉七宿則夏秋冬爲龍虎玄武可知夏獨大火則春鶉火秋玄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其文章之妙如此○此四節總是頒布于既成之後考驗于未成之先今年之頒布昨年之

所考驗也今年之所考驗來年之所頒布也

中星圖

午　未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春見南方午　夏見南方卯　秋見南方子

二十八宿四時隨天西行遍季輪轉活看

帝曰咨汝羲暨〇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日成月積
月成時積時成歲此人時之有常而百工所據以為
準者也但天行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亦一
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天之過乃日之退
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過而見其退也天日進日日退
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則天之所過其數已盈日之
所退其數已竭于是復會于初起之度為則曆分與
至而二十四氣以周自春徂冬而七十二候以備所
謂朞也朞之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為就三百六十

五日有奇之內分為二十四氣一氣該得十五日有
奇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之常數故十五日氣之正也
其所餘者氣之盈也本文有六日極重正見氣盈之
數月凡二十九日餘而與日會每月應三十日三十
者朔之正也其不及者朔之虛也分一朞之日為十
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與日為一月則每月
止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
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此閏所為置
也〇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若朔氣在臨

則後月當置閏若中氣在朔則前月當置閏〇朞字
與歲字不同歲是人間所用朞是天氣一周若有期
無歲則如夷人但以草木開落為春冬又有年無月
但以月盈虧為時候此是夷俗不可為中國〇本文
朞字閏字歲字是三個眼目日字月字四時字歲字
俱要玩日差則月不成月差則時不成時差則歲不
成以字有力〇信治無工夫只是歲月日時既定而
百工之事可考其成之意聖人治曆明時即人事一
時脩舉人與天常相應四時行百物生天之示乎人

也六府三事允治人之因乎天也羲和明而頒之凡
官奉而行之其事一而已矣堯命羲和而及庶績凡
官之治在其中矣舜命九官而曰時亮天工羲和所
明在其中矣〇允釐根敬授來敬授不但欲民事不
失時亦以治百官府之事庶績固不外作訛成易亦
兼各政事在內
帝曰疇咨四節〇此三節本也一時事但歷書朝臣
不賢為稗舜張本〇時猶茂對時育萬物之時即百
揆之職所謂燮理陰陽寅亮天地者也〇口不道忠

信之言而惟以爭辯為事謂之嚚訟此病正在啟明
中未畝徳容貌若愚何有此病放齊見其啓明之可
取而帝則見其嚚訟之可惡○若時總治若永分治
舉共工特以一職言耳曰若者事有當然不易之理
遵而行之無所違悖是之謂順知此則雖朝更夕改
道変宜民而亦行所無事也方者方興而未艾言其
工才之敏成就之多然行與言違貌恭心反此是大
佞之人不可用也静言庸違象恭也典方鳩僝功近
聖世諸臣撫辰熙績皆闊闊無奇絶不見功于眉睫

方鳩僝功正是擺在眉睫上的意思欲驩兜見以為
功而帝則以為此等様功只好閑時講平話考之實
用全不濟事故曰静言庸違象恭亦貼在見功工看
若勤勤獻功之意○治水大任非僉已從人能盡天
下之議不能成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鯀之治未盡
無功然惟有功則自任益強咈戾益甚公議陽而人
心離是以愈愈頹而功卒勿成必待九年無成始退
之者百官謂鯀能治及遣往治亦小小有緒羣臣且
謂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

後退之○方命圮族帝已知之但為天下擇人天下
之公論是時舜尚未興廷議推鯀羣臣又無才于鯀
者帝將載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以
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無成而無如鯀之棄帝命何
也○明明揚側陋垂重側陋一邊下承之曰有鰥在
下正相應予聞是已知其人也聞之而不自舉之者
為天下得人必盡天下之議聖人自大心乎大公無
我氣象可見○雖有惡人于人情不甚相遠惟心不
則徳義之經則為悪夫正喜怒無常後母傲弟之譏

富所以得入口不道忠信之言後世後母之情狀舉
在焉象介母之愛而不克恭厥兄傲之一字是其本
根舜處其間非可以諫諍回親之心非可以言語諭
親于道加之傲弟又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其歡心哉
克諧以孝而已矣語曰舜業業日致其孝此業業而
日致之不已故彼烝烝而日長之有漸至誠之動物
也烝如烝之浮浮之烝感徳上達化而熟之使不自
知也此曾南豐就烝字巧○人情多勉強于父子兄
弟之間而發露于夫婦隱微之際故二女女之以觀

其刑于二女者何如〇第一節堯能知子而捨之至難也二節能察亢惡之臣至難也三節知其未善而循從衆用之亦至難也不但舍子也有關明之才而不用則知聖人不貴才矣不但察亢惡也有可見之功而不用則知聖人不貴功矣不但能從衆也以濟時為急故不輕棄未善之臣以知人為難故不輕信一己之見可以想君道矣〇簡端錄云人倫之權聖人行之不待変而後通者其惟堯乎溦為而廢權父子也側為而揚權君臣也二女並降權夫婦也貳室

迭賓權朋友也乃若升陑誓攸遷桐辟嘗則変而後通者也故曰其惟堯乎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節〇此總記舜德之盛以為禪位張本與堯典首節相似而實不同彼統指堯之始終此就舜初年事說重華須得他本來處聖人所存不可見性于發處見之其所存皆到本心瑩然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地故其發處無不同舜處側微其于堯未嘗覩乏而利見之而光華如是之同者本原合也

再見曰重不二曰合一直就〇四德各以兩字相配為義重華之目也時就分自心與欽明等配者太拘書翼不分自心有見朱子曰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是四字時就各重下一字上一字是贊其美止得朱子合之為四之意不得其細分為八之意矣故訂傳云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四箇而字最要緊最要體認如濬哲分之則深沉與有智各一件合之則即濬而哲深沉便是智慧即哲而濬智慧便是深沉文明分之則文理與光明

各一件合之則即文而明文理便是光明即明而文光明便是文理要分分不得天下惟至和厚純粹者至嚴威儼恪詩曰溫溫恭人溫而恭正見有德氣象實理充塞吾心一處未備便虛無一毫滲漏便實性體至虛而吾誠信是以充滿之故曰充塞玄即濬文溫允不但指其側陋時也德到極處便玄文之不顯是也玄使升聞亦不在師錫岳薦之間乃命以位者先之以觀刑之事而後命以師徒等位是也尚書翼乃命以位即作禪位看

愼徽五典節〇此言舜之德隨所處而無不宜正見其可稱也或作命以位之實愼徽寬納皆指舜言不必重堯使此典觀九族節一類要見得神化意五典在人存之爲秉彝之爲懿德何嘗不美惟百姓不觀五品不遜故失其美耳舜教以美之直從他允諧以孝一段躬行心得處昭布出來爲勞來匡翼輔直之施使百姓無不迓蒔歸孚而相觀相遜蔚然于邦國之間是五典之美若自舜之一念兢兢業業處以以美之也納者進而爲是官也百揆者百司之事于

此而裁度焉曰納于百揆則其事至煩曰百揆時叙則無一不得其理不特曰叙而曰時叙却好玩味賓以賓禮接之也穆穆和之至也有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意納大麓不可謂作司空亦不可謂處處只是偶使他相視適遇非常之變而不失其常因並舉以見其德之盛處

帝曰咨汝舜節〇詢事考言者咨舜以職事而考其言也乃言底可績者其事皆如其言而致可有功也三載帝上見其功效之久也

正月上日節〇正月月之元上日日之元堯體元居正之君終曆數之大事舜調元贊化之臣受曆數之大傳故重其事也堯老舜攝堯之爲帝自若也而遜以受終者蓋天子有天下以負爲終始堯爲天下得人堯之責塞矣而授其終于舜故舜告文祖以受其終焉

在璿璣玉衡三節〇此三節皆舜受終之年所整理的事雖行于舜而命皆稟于堯下文倣此〇璿璣玉衡乃王者正天文之器所稽象也曆象授時事莫

要爲故先之要看齊七政三字工一在字其主意正在此天文二十八宿皆附天不動動者惟日月五星其行歷處即爲曆數故曰政如人君之政也七政在天之七政齊者以器而協天也〇此節主歲差立說如隆慶元年丁卯冬至日躔黄道箕五度二十四分四十九秒二年戊辰冬至日躔黄道箕五度二十三分一十一秒每歲有差故欲察而齊之非堯時有所廢而舜始整頓也堯典曰象日月星辰即此法蓋惟天象歲歲有差憑器有不合故察器天有不齊之運

而曆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不能不差既差不可不
改天與差因人之法與天相左而謂之差耳所以考
驗者審其推步之常法總久而與天相左也按此説
與此節參看極明七政在天其遲速順逆分杪之間
不能無差差處亦是天之常度若璿璣只是定法稍
有與天不相合便不可作曆故運璣而以衡窺之所
以齊七政也○肆類四句蓋以祭天而及在天之神
祭地而及在地之神平對山川總對上帝不過須以
上帝作主下分三件為是類禋望徧傳精句句宜體
尚書授一　卷之一　二十
貽○始而輯中而覲終而班是三節見書莫云聖人
無衆寡皆以朝會少而盡其詳察禮意朝會多而遂
不得盡乎且羣后四朝不聞以一日而畢而四門務
務亦未嘗日日見也此為攝位而異其禮全是要通
天下之精神耳一輯一班凜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氣象通節議論都要正大
歲二月東巡狩節○此代堯巡狩也正朔制度禮器
堯所損也一之同之脩之如之從堯事也柴望是告
至之禮五玉乃諸侯已成國所執者三帛乃諸侯世
子公之孫附庸之君未成國所執者二生乃卿大夫
所執者但曰覲羣后統于尊也并取其羣而不黨鴈
取其侯時而行用生者以其生不失義也雉用死者
取其守介至死而不失節也贄之言至也所執以自
致都自表其心非以獻也正朔制度須于王朝自有
定制總侯國有不齊者故一之同之傳時月積于日
度量衡受法于律意要得五禮乃親疎貴賤相接之
禮總天下有廢壞不脩之處故脩之以同天下之風
俗如同也禮必有器古人不苟于禮是以不苟于器
尚書授一　卷之一　三十
後世禮文滅裂器亦從之卒乃復乃字內有未畢不
敢行既畢不敢留意○不但舉祀禮覲諸侯舜無廢
禮而正朔制度無不遵乎王朝五禮五器無不守乎
王制道德無不一風俗無不同此所以為有虞時巡
之盛舉要得此意○方各有時行必有方至必有事
此古之省方國不費而民不勞也
五載一巡狩節○此定朝巡之期蓋亦承堯意而行
之下象刑四罪放此○要見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
以上下文通而遠近洽和見得盛世氣象言功庸泛

說而總歸為民明字重看言舜于諸侯來朝既使各
陳為治之說又能洞察其情偽而假之所以為治者
莫能逃蓋濬哲所照人莫能遁非如後世區區殿最
而已
肇十有二州節○總傳作既即位事分州有二意多
置侯伯乃可以宣天子德意故地太廣則分之且冀
帝都所在而北邊于狄舜立幽并二州亦以外厚藩
屏而內尊王畿也○畎澮之水濬于川川之水通于
海舜濬川為盡力于溝洫其意一也川濬經界亦修

濬畎治水意者乃正相首尾也後世不復有濬川工
夫只隨決隨治或築堤障之而已濬川九川滌源惟
聖人有此一番大經理也○閒書云此節當分三段
看來封山只是作分州之事耳三年不得
象以典刑二節○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使人易避
而難犯也○欽恤乃聖人最刑之心聞夫死者之不
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推恕察之有不審枉之有不
當又難已得其情亦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
也○此節或以為疑則刑者太拘

二十有八載二節○此前當知舜之所以事君此後
當知舜之所以為君
詢于四岳二節○舜初攝位即覲四岳群牧此初即
位首詢岳咨牧蓋當時至要之官也岳牧所總皆諸
侯之事以岳為總內牧為總外不是岳居內以
統外牧居外以承內卻無妨○有諸侯而無十二牧
人自為政矣有十二牧而無四岳朝廷方岳亦易以
汗漫岳牧並重○舜稱任其于賢才知而舉之無
所遺而于天下之情且而覽之宜亦無不及矣及即

位即首詢四岳蓋以天下之大一日無察之不及則
一日有所遺矣、聖人常慮其不及也○詢四岳者
蓋以四岳通內外周知四方為職故以此二事屬任
之非但詢訪已也門聰目皆就君身上說以其為四方
賢士之所由達故曰四門以其為四方民情所由通
故曰四目四聰闢明達三字重欲四岳帥諸侯而為
我闢之明之達之也○曰四門真有天下一家之氣
象焉曰四目四聰真有天下一家之精神焉○咨詢
一也變文耳每州以諸侯之長為牧專任牧民之事

蓋諸侯各收其民哉私其國州收所以適濟之也○
食哉二字有咨嗟嘆息不可緩而意惟時不但不違
農時如三時不失其務三農各肆其力又因時之上
下而為之備視地之豊耗而為之通知民之貧困疾
苦而為之恤皆惟時意也○能者奈何得他使之帖
服之意即康誥不能厥家人之能傳解擾而習之如
麋鹿之性馴擾之使順也周官擾兆民亦此意○蠻
夷猾作十二州之蠻夷哉云推聞就只見得中國之
治已哉也

尚書揆一　　卷之一　　卅四

舜曰咨四岳節○洛莫急于相故詢岳洛收之後即
求百揆之人其次播教其次敷教其次明刑其次利
用其餘以及鳥獸草木各遂其生為然後節之以禮
和之以樂終之納言以相與保治于無窮而已此九
節相承之序也○此言舜曰俊方言帝曰俾精矣○
知道而後可宅百揆有能處要含知道意當時紹充
極治何用奮迅激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
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盛之時此意不
可忘也奮庸內有卒作意熙載工夫全在奮庸熙字

稽謂只是不廢懂以光之功不可加也此亦太拘康
事各有所理矣而此則欲明亮之庶類各有所統矣
而此則欲順成之亮惠一事全在亮字工舜知禹堪
百揆而必詢于衆者付之公論而我不與也不曰禹
哉而曰伯禹作司空者意以百揆非禹不可但見作
司空司空之事又未可興為惟帝裁之也時指百揆
蓋使以司空兼百揆也汝平水土句開闊就本是已
然事又有望以終其事之意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兩下口氣正相應要會得虛圓

尚書揆一　　卷之一　　卅五

俞其讓見所讓者非輕讓不聽其讓而命之往見所
舉者非輕舉○詢于四岳合此四岳總其方岳者州
收各總其州者百揆無所不總者
帝曰棄黎民阻饑三節○此三節因禹之讓而申命
其終舊職蓋阻饑不親不遜寇賊姦宄俱要看得活
蓋以洪水初平之後教養方興之時而况四海九州
之廣地利未盡興教化未盡洽則凡民之生其間者
寧無阻于饑者乎寧無違于教者乎又寧無漸染于
蠻夷者乎此蓋聖人望治無窮之心文王視民如傷

此意也○播時百穀曰百穀則凡資生于天備氣于
地可以養人者百種並植以盡物之宜可知曰播則
凡地之可生萊之可闢者百種廣布以畫地之利可
知○不親泛言謂民閒禮俗不敦不相親愛也不遜
則主親戚人倫而言○敦寬是一事其文勢與敬與
在德同非敬而又寬也敬是心法虞廷命官無一不
主于敬而寬則敎法也○寇賊姦宄與刑流俱指華
夏言惟蠻夷猾夏故華夏之人亦乘閒而竊發也五
刑與流其來久矣此三就三居之等想舜所立者三

就之意見罪不致死者尚欲保全之三居之意見流
宥之中又以情之重輕為地之遠近惟明克允蓋所
獄不明則無以當其罪而服人心此最聖人之要旨
易噬嗑賁旅皆取象于離用刑在明可知呂氏曰獄
成而孚輸而孚所謂克允也今獄事工于所司而無
違異者曰詳允猶古之意也○堯言其要在欽恤二
字舜言其要在明允二字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
允者聖人用刑之法也○命士次于司徒明刑以弼
敎也○命敎一言曰寬命刑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

帝曰疇若予工二節○此下五節皆新命者○工以
利用乃三事之一虞官所以掌六府者○古人制作
惟能順其理也故盡乎物之宜而精今人制作惟不
必順其理也故拂乎人意而巧精以致用巧以悅觀而
已垂之巧要看得好天地間莫巧于化工不待雕刻
自然而成垂之巧正與化工之巧一般只是順物
自然之理非若後世之技巧也揞字即是順字順
理則和視之理而牟且戾為則不和矣○若上下草
木鳥獸是順其性而愛育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

○益向雖掌大烈山澤為虞官自今日始
帝曰咨四岳節○與禮重事神故咨命特異為播百
穀敎五敎明五刑皆有其事惟禮官但云夙夜惟寅
直哉惟清別無事可言言其道而已惟寅則直惟直
則清三字不斷欽即寅也事神只在此心心體全要
養得這一箇清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是交神之
本要養這個惟清之體道只在一敬○惟賢能舉賢
伯夷讓夔龍故知二人亦能與禮以典樂命夔以納
言命龍者禮樂一道夔所兼能而納言之任其事稍

徽典禮樂同類故以屬龍焉

帝曰夔節○胄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不可不素敎而豫養之然敎之而屬之典樂之官者樂所以敎也命汝典樂句敎胄子句本是兩事然古人卻合而為一直而溫四句言敎胄子者欲其如此在樂工說詩言志四句原樂所由作乃因人和之自然而節之也樂之作也有詩焉有歌焉有聲與律焉何以有是詩以言志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由是有歌則所以長言乎此者也由是有聲則所以依夫永而別之者

也有詩必有歌者蓋言之不足而咏嘆淫泆之者也有歌必有聲者蓋詠嘆淫泆之餘則清濁高下自有音響節奏而不能自已者也此三者皆自然而然至于律則和夫聲耳蓋聲之生也雖本于天機之自然而其出之雜也未必其成文而不亂故必以十二律和之陽倡陰和而上下以相生然後五聲從律而不姦則詩皆有歌歌可以被之八音而為樂矣○德性之和養之者樂聲之和樂聲之和本于人聲之和人聲之和又自其性德之和出所謂言志是也命典樂而直從詩言志說來明六律五聲八音之本出于詩詩出于志耳志字極重此樂之大本也○詩言志四句雖俱就人聲說然律者樂器也以樂器而和人聲者也如謂只是人聲全然無樂則所謂律者何物耶○八音二句本人聲說來克諧無相奪倫言樂聲皆和而無不和也只一直意神以和如祖考來格人以和如庶尹允諧言樂之功效如此神人和則胄子不俟言矣

帝曰龍節○言有出納而官名納言者以納該出也

出者工之命納者下之言而總曰朕命者以工該下也出允則命令當納允則聰覽詳雖有讒說安施乎

帝曰咨節○言天始于此而皋陶謨誶之先儒謂隆古君臣講論政治無不本于天無一事不主于敬誠然提出天工二字最是大頭腦

三載考績節○既得人以任衆職不可不有以考其成故三載一考核其功狀三考一黜陟其幽明皋陶作歌言君明則臣良而庶事康其道惟在于率作興事屢省乃成蓋此二者帝王任人之要也○虞廷黜

陟不言功罪而言幽明這兩個字盡君子小人的情狀君子不同大都只是一段陽明之氣象小人不同大都只是一段幽暗之氣象○考課即敷奏明試中一類事討前此已有其法但三載三考之期總出舜之所定耳○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古今莫如唐虞○賞罰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所以庶績咸熙以此為考績之效可也而又併及于分北三苗何也蓋三苗素不庭之國感以象刑而猶未化命禹徂征而猶逆命今帝任九官岳牧幽明黜陟各得其

所朝廷內外無不順治于是分北及于三苗蓋分北亦黜陟中事而三苗丕敘謂非考績之效而何故言之于庶績之下兩句平看無相因意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節○文命雖就禹說實當以舜為主蓋從文明之德而出者也祇承者陳謨在禹而好問好察以保治于無窮者乃帝之美意故禹敬承以陳謨也祇者禹克艱之心也承者即承帝克艱之心也文臣只下祇承二字使已包得克艱二句

曰后克艱節○后克艱二句雖對說其意還責重于君克艱不但以心言所謂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正克艱中之事也政乃乂二句串說政曰乃能有多少積累在言此如此而後能如此正是艱難之意民曰自然速化非使無工夫也蓋其工夫皆在脩政中後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正與此相終始若以政民平看似悖文字要體傳中根邪慝意邪慝如佩誠乖張之類是也君心稍有怠忽邪慝便乘間而蘊其中矣德而曰政見觀化之速大與敘德總從其政之君

臣精神心術中來

帝曰俞節○此帝舉堯之克艱正承后克艱來嘉言三句乃舜之心平日實見得三者為難事稽于眾以下又舜所親得于堯而實見之者皆事實非泛論也○天下有三脈賢閒言路民情是也三脈有一處不通天下便可憂人君之心一有不至三脈便有所梗而不通最可畏也○以舜為征苗班師猶待于益贊則是時嘉言雖多廷能盡無所伏乎以帝堯在位七十載猶有鰥在下則是時雖賢士布列寧無遺于野

乎至于安百姓博施濟衆孔子以為堯舜猶病則語
治至于萬邦咸寧其難又可知矣○稽于衆程子說
得精○人而謂之無告者孤遠愚弱有情不能以自
逵者也人君豈期于虐此等人哉然四海之廣萬民
之衆人情不齊而吾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到有受
其丕便者非予虐之而誰也聖人不泄邇不忘遠雖
以天下之大而視之無異于一身是以其于人之疴
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
及斯其所以無虐也無告者得所則無不得其所矣

此萬邦所以咸寧也○士蓋有懷才抱德而困窮者
其端有二一曰難進一曰難合也難進者士之節其
去就固不苟也難合者士之道固不肯詘以徇人也苟
無遇合之君則終焉而已安能無困窮也苟上無求
士之誠則有隱者進困窮者廢矣安得野之無遺賢
也是以明君在上其求士急于士之求君苟山林之
下有晦其迹而未為人知者有樂其道而不求人知
之者吾則必知之舉則必先之此野所以無遺賢也
堯時豈有困窮之士哉而不廢困窮則其堯之心也

○朱子曰古人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自非大無道
之君孰肯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即工便自是家廢
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此節句句要剔
得堯艱意出然稽于衆三句艱字易剔野無遺賢三
句艱字難剔前數段須融會讀之堯艱意自醒
益曰都帝○此益亦承后克艱來贊堯以勉舜廣運
而與天同德致能受天之命廣運在堯身上說不涉
治化工夫中庸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
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即廣運之意白廣運則不可

名言聖神文武自人所見而名之之辭故曰大而能
運則變化不測謂聖德無方体不可為象耳非聖變
為神文變為武也惟廣也兼備而不可以一名所以
時出之也惟運也周流而不可以一居所以悉有之
也聖神以其妙于無迹者言之文武以其人之可見
者言之聖神如造化不測文武如春生秋殺○蓋之
意全重廣運上蓋舜德固盛而益猶啟其于無外不
息處加意也
禹曰惠廸吉節○此因上堯之得天而言順道則得

天以勉舜之克艱也吉凶之報若影隨形響隨聲此
見天人非有二也欲知天人之不二者盍占之吾之
心氣之間心安者氣善心不安者氣不善心之安不
安者理之所在也氣之善不善者吉凶之所在也人
之作為皆氣也善祥由惡皆氣機也形骸曰人通天
地一氣耳故一念之發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處
即通乎天地之氣矣不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曰如
則猶是比也善惡吉凶即是影響之理○影隨形響
隨聲固見應之必然又要見得非自外來皆由此出

敬註中下個次字○禹不言惠迪則吉從逆則凶而
言惠迪吉從逆凶蓋一念之順便是禎祥一念之逆
便是妖孽即惠迪即吉即從逆即凶非有二也故承
之曰惟影響蓋惠迪從逆如形聲吉凶如影響未有
影響在形聲之外者亦有吉凶在惠迪從逆之外者
故自惠迪之吉從逆之凶惟影響哉以見天人絕無
二也
益曰吁戒哉節○益又因禹之言而發此見無虞而
不知儆戒將從逆之凶可畏矣儆戒而至于四夷來

王所云惠迪之吉不可見耶○不曰治世而曰無虞
四方無可虞之事一無所容心之時也當無所容心
之時而儆戒是慎于無形也○傳云八者亦有次第
非推出言外之意蓋平鋪出來中間道理血脈自有
次第凡聖賢之言類如此其以能守法度不縱逸樂
為本非謂止戒此三者其餘盡得如此又何必盡戒
之正謂此三者是本戒此而後可以及其餘然則一
事一戒又不可缺也○罔失法度三句後人看之甚
忽而聖賢視之甚重忽之者以為並陳戒之道始然

耳舜大聖豈慮此有是而以為戒此由聖學不明未
嘗實用其力而以吾語視之故忽其平常而不知道
理正在平常之內也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無他只在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處故孟子稱為惡旨酒而好善
言孔子言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酒困而以為何有于我聖賢只是于人所不可為者
真不為而于所當為者實做而無違缺耳故謂罔失
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為舜之所以為舜可也○
自有自之法度家有家之法度國有國之法度百官

府有百官府之法度君為法度之主應以無虞而失
故戒之逸是田獵等事樂是聲色等事逸對勤言樂
對憂言逸樂人情所有但不可過勿貳非獨不以小
人間之凡終不如始內不如外我與賢人非一心一
體皆貳也疑字要看得細治世小人似可容去之或
疑于隘又小人在治世未必無一長可見如驩兜係
工之類去之或疑于薄此非斷不能先有定志而後
有定謀故疑謀勿成百志惟熙可也熙廣也廣之對
疑者何哉于理則疑合于理則廣理如周行坦坦平

尚書掇一　卷之一　三十六

平何慮不通人起妄念乃蔽而不見四達疑謀之所
以用也中實不安而自說于可成始而疑中而決以
之而生事取敗者多矣干百姓之譽二句意實相對
蓋戒其干譽矣或恐因而咈民戒其咈民矣或恐因
而干譽要緊在道欲二字上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
人從欲鮮濟以欲從人非克己愛民之君不能也然
當視理之所在苟不主于理而主于從人鮮不違道
以干譽矣欲字只作可願欲之欲非貨色遊畋之欲
也夫君欲之而百姓皆不欲人情未順即是義理未

安處傳道義之正民心之公八字要玩味道義之正
即民心之公順道義之正即合民心之公矣如此則
雖順民而不得謂之干譽雖獨斷而不得謂之咈民
無怠無荒謂存于心見于事皆不忘乎所儆戒之八
事也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周書曰四方無虞予
一人以寧若有怠荒不足以來四夷使不免有虞矣內
寧必有外憂故必四夷來王方謂無虞也
禹曰於帝念哉節〇德即克艱之德政與民即前章
之政與民也水火四句是已然戒之以下是未然欲

尚書掇一　卷之一　三十七

帝因其已然而知所保防其未然而知所戒耳〇水
火以下承政在養民來惟脩則有以為養民之本惟
和則有以盡養民之事六府始于水就其所用功者
言終于穀就其所最切者言洪範鯀湮洪水汨陳其
五行可見六府工夫全在水工水治則能克火而火
之政脩火治則能克金而金之政脩金治則能克木
而木之政脩木治則能克土而土之政脩土治則能
植穀而養民之政脩矣三事終于厚生歸在養民也
然不正德則雖有穀恐得而食諸故以正德為先不

利用則不特厲農而商亦無以足食六府皆益于民而獨歸重于穀三事皆關于民而獨歸重于厚生養民之本旨也利用厚生不出于六府然所以必另列為三事者六府天地自然之利聖人因而脩之爾三事則聖人所以盡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者也○六府三事合之為九功惟脩和而敘爲則民享九敘惟樂生而歌爲則養道成矣恐其怠心生也于是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爲天樂業進德人之美也戒之而閑其美其美則人之所勸否者所當威也董

尚書類一　卷之一　三八

之而用威其威則人知有懲矣夫勤于是者美之宜也今戒之用美則固以儆惕為獎勸不惟旌其勤而且先防其怠怠于是者威之宜也今董之用威則固以督責為懲戒不惟儆其怠而且重望其勤勸之以九歌者以其出乎人心者感乎人心為易入而不忘也俾字宜詳味消息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裁成者君道之大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壞今九功既敘盛也聖人所以戒之董之勸之蓋盡輔相裁成以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弗衰盈而不壞也聖人無窮之心見矣

帝曰俞節○地平而天自成一串意六府三事允治又根平成來謂之府則天地之藏其出無盡謂之事則君臣之業其責當脩為世永賴見非一世之功也時乃功不是徒美其功言外養民之政不是容易得成是政四載八年胼手胝足艱難勤苦之功也有思其艱而相與保守之意看他出萬世二字大有意在正是期以無窮意也

帝曰格汝禹節○此命禹攝位之事與工節不相涉

尚書類一　卷之一　三九

禹曰朕德罔克節○邁種說明刑上說邁字正應不怠意上命從師故此以民不休民懷答之皋陶所掌者刑所種者德播仁于威之中故曰種曰邁邁字有力行意有超越意種德于何處見但就下節教協中便可見刑官而曰種德即呂刑有德惟刑之意○當時為地平天成之功為世永賴而乃盛稱皋陶以為已所不及者蓋為皋心一道同孟子嘗並稱其見知心法之傳精微之懿皋之得諸舜者為之所獨契也然推其德而不考其功則無驗故言其邁種乎德

栽培之深厚滋養之豊裕及其充溢不已自沛然如
雨露之降民被其澤而懷之也惟帝念之則見其不
可易矣念茲四句傳疏得旨本文三念字一樣○前
言德後言功德及于民便是功非有二也大工立德
其次立功乃後世之說古人功德合于一○王云為
自以勤事之勞不及臯陶道化之厚此語有深味可
玩
帝曰臯陶節○聖人之治以彝倫為急教以明之刑
以輔之而已饒曰弼教使知非常用之器已含得下

意治即下無刑是也刑期于無刑者用刑而意在無
刑是臯陶非任法實德也此臯之本心非帝孰能
知之非帝孰能言之○聖人非欲用刑乃以弼教而
已使民趋教而刑為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臯陶體
此意而行之使民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臯陶之刑
蓋百官以無曠為能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
虚設始能其官也○民協于中守者即正也法之所
感淺心之所感深臯陶精神心術與民相通民信其
心而不疑其法故翕然感協于中曰中則不但不出
于教雖由教而有過不及者皆無矣
臯陶曰帝德罔愆節○帝德一無所過皆中也寛簡
以下皆自中居上臨下其體自當簡統御萬衆其道
自當寛兩句相對易置一字不得罰弗及嗣四句是
刑賞之定者仁溢于常法之中罪疑四句是刑賞之
疑者仁溢于常法之外然罰弗及嗣二句對罪疑四
句無刑賞宥過二句對與其二句則專言刑後四句
又是因上四句而言非謂舜于功罪不能使刑賞之
允當而但使疑者之蒙私不能使罪人之必得而但

使無辜者之不見殺也○與其兩句設辭以形容好
生之德聖人固無殺不辜之事亦無不經之事此特
言聖人之心與其殺之而陷于非辜寧不殺之而失
于輕縱對殺不辜言則其心如此而卒亦未嘗有所
輕縱也○八言皆是心之同天理之公也聖人使都
驩合適當則天○後世有謂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
及善人寧僭毋濫此蓋闕虞書之言而失其意者從
重謂夫賞之疑者耳不疑則當重而重當輕而輕不
當賞而不賞皆不可一毫僭差何從厚之可言哉今

以刑濫或及善人而曰寧僭毋濫非聖人意也刑賞
天下之大柄君與天下共之大公之道何勸賞畏刑
之有○當賞而賞無踰矣當刑而刑正是好生○今
之言舉事無失者必以為精明之極而穽以寬簡得
之不言賞當功罰當罪不殺無辜不失有罪而言賞
世延罰弗及嗣有過刑故以及有罪之疑者寧屈法
以伸恩而總之曰好生之德然則帝之所得者仁而
已○天地以好生為心故含生之類皆欣欣有生意
皆天地之心浹洽于其中也聖人之心亦天地之心

尚書標一　卷之一

也水浹透曰洽洋溢而不窮漸涵而不驟皆洽也洽
則此一段好生之心浸入民心民心個個自好其生
了故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節○傳中言以重嘆美意不可忽皐
陶之刑所以弼教故此言其用刑之效能使民勸勉
愧恥遷善遠罪契之教化四達不悖如風鼓動莫不
靡然弼教之功于是為大矣據常言政刑能使民遠
罪而已四方風動德禮之效宜若非刑官所及而今
以歸于皐陶者蓋契以身立教而皐陶以德用刑故
其感化之功相濟之美有如此而不可以刑官之常
故言也
帝曰來禹節○傳禹能如此則既賢于人矣而又能
勤儉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不伐重叠稱贊以見其
不容辭此意要看成允成功在治水工就方奏言時
于信汝之言今能致其言則成信矣及試功之際于
積汝之功今能竟其緒則成功矣此讚傳似精明勤
儉照舊就作治水成功之後看孔子稱禹無間然可
見勤儉二字亦為一生得力處不自滿假即在勤儉

尚書標一　卷之一

中滿假志滿而自寬假也滿之過大假之過小自滿
人皆知其不可自假人以為或可此非為不能矜有
執持意代有誇大意故以矜言能以代言功○纔立
已便有對不矜不伐無已也無已則無對無對則無
爭○凡物據以為已有則人亦將據之故有爭我不
以為有而無所據則無迹之可尋人何能與爭乎○
兩個惟汝賢兩個天下莫與汝爭曰于懋曰嘉正與
念茲在茲四句相應言念茲惟汝釋茲惟汝名言惟
汝允出亦惟汝也

人心惟危節〇此十六字是爲世心學之源不可苟且看過心一而已而謂有人與道之分者只爲有是人即有是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故自其發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者曰人心道心則純是天理張子所謂天地之性也不離乎形氣而亦不雜乎形氣故曰道心〇虛齋先生曰人心所以危者人心發于氣若無理以御之則流而莫制道心所以微者正以理在氣中易爲氣所汩沒故也〇人心與人欲不同謂之危者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便將入于邪惡

不止危而已也惟微不是無聲無臭之謂也只緣形氣所蔽隔了一層所以微有認微爲希夷玄助却是禪家話了〇朱子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又曰道心雖微若非人心亂之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味此語此二句似不識乎對是舜以工智之聖而說中人的話頭若曰人心惟危所以道心惟微也若論心之本體道心本是昭著道心著安見人心之危人心不危道心自顯又何故微而不著哉〇看來道心本著人心本安

此却是赤子時原來的聖體危微蓋指知誘物化後而言微不自微微于人心之危也〇小心齋劄記云人心危道心微是開（打）說周子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人心道心非截然二物也孟子盡之矣性也有命是就人心拈出道心也命也有性是就道心攝入人心也〇藺端錄云人豈有二心乎無二心而有二機耳朱子曰自人心而收之即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即是人心精矣〇道心是合下來的本體雖不離乎形氣實未有形氣前已涵人心是既有形

氣後所生雖曰上智不能無似不可與道心並舉何以對待而言程子曰此政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個界限分明專一守着一個道心不令人欲干犯〇人本來只是一個道心此道心便是中體其不能中由不一一也其不能一由不精也故吃緊在惟精惟精是從源頭上洗刷纖毫夫雜務令淨盡到得惟精只用保守法綿綿若存便是惟一須是惟精處得力惟一纔更入細然到此幾着力不得矣〇中庸慎獨察其幾于理欲之間所謂惟精也精不容

貳守之勿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謂惟一也一貫
初終精在中間無念之前無悉也則一而已矣無差
之際無間也則一而已矣一者道心之守也涵養吾
一者察其間吾一者耳○天理人欲之際常判然而
吾心所葆常一于天理而不雜于人欲則人心不危
而道心不微人心不危則人心皆道心也道心不微
則益得以為人心之主如是則動靜云為豈不信能
執其中而無失乎中曰執執曰允執見非精一則擬
議間忽不知其墮于過不及之歸矣○中之體一定

而不易為変而不窮不能由精而一則狐疑尚在狐
疑尚在使不免揣摩何以能執謂拿他不住也到得
由精而一則純是一個道心為主了了無疑而真信
出矣信得真自把得定故曰允執謂憑他千頭萬緒
到而前來自能拿定這一個中字
無稽之言節○此舜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其中之
心法也○聖人不以彝自中而遂専夬獨斷先盡衆
人之同雖曰樂取人而無稽勿詢必嚴勿聽勿庸之
之戒此所以為聖人之心也

可愛非君節○可愛二句虛衆非元后二句可愛可
畏之實也首二句下君民二字下文換了元后字衆
字大有意衆則渙渙則無統須得一個人為元后者
統之故曰衆非元后何戴后則一人獨立于上非得
億兆之衆共翼之將孤而無助故曰后非衆罔與守
邦欽哉三句相推說下可願不外乎中然不必露出
中字經文不言中而言可願正猶論語所謂從吾所
好曰好曰願令人涵濡之自有一種真味悅心傳引
可欲亦此意敬脩亦不出上二節○好盟好之好出

乎好則入乎戎矣出乎戎則入乎好矣故以為輕言
之戒
禹曰枚卜功臣二節
帝曰咨禹節○此記禹攝位所行之大事惟時字見
當時各迪有功而獨有苗民之梗化也有勲不必誅
之正其罪而使之順命率教便是
三旬節○此節最見得盛世氣象禹之徂征不必直
擣其穴也奉辭以臨之起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不必
發兵拒守也不從辭命未知悔悟耳然非舜禹德有

未至與志或自滿也而黃云然者聖賢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大率如此分四段以惟德二句作主下三層一步深一步看蓋天道之可信不若人事之易見感乎明之易不若感乎幽之尤難也譬頭說一個德字又下一個動字此亦因苗逆命而及思所格之道力不如德感之不如動之也天為至遠而德可動是德之所感無遠不屆也二句一氣說此句說尚德不尚威之意已究滿招損三句因言脩德之事也滿損謙益延論其理時乃天道方看天工說滿損謙益者

陰陽之理滿則不能進當其時惟有退耳故招損謙則足以有受當其時惟有進耳故受益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江海處下眾流歸之滿損謙益不但日月陰陽凡人事一一皆然皆天道也笔實論之苗民之罪已著但畧有一毫是己非苗之意便是滿因其不服而反求諸己責躬自治便是謙既言其事復言其驗故舉舜事瞽瞍之事以明之號泣之情至矣負罪引慝實見于職有難盡處負之而不敢釋引之而不敢辭也只供子職尤有事故曰祗載夔夔齋慄見時之

容也至瞽瞍亦允若而謙果受益矣夫以帝之事父豈有不至而不得于父亦惟負罪引慝起敬起孝之不已此一段分明說至誠無不感動帝初非亦是此心以瞽瞍至尊而至難事者尚且感化但不可將瞽瞍與苗比說故又進一步說至誠可以感神信乎德可動天而無遠不屆矣制有苗乎既了瞽瞍接上苗去判茲句雖俾感神而至誠句又所以究惟德動天之意則貫通承二來〇方六師之臨苗知罪之在己而不自容聖德雖如天而不暇思也譬擬方緻而

向倫鳥彼之驚飛而遠去固其情也及因益贊而班師置苗之罪聖心若曰是各德之未至也益思聞史臣原其心而曰誕敷文德誕敷者如天之蕩蕩有時雷雨文作百物震沸及雨止雲龍而蒸見其清明聖人至誠過行有不得處自反誠切真自有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處故謂之誕敷心盡事亦盡也此句須識得聖人一段不自滿的真精神出若謂帝德已無可增只不用威武便是誕敷此腐語聖心正不如此〇干羽之舞是虞廷常儀史臣記此一句上與文

德無文涉下與苗格無干恙只是見雍容無事而有
苗之格適當其時所謂如畫者也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節〇允迪二句重允迪就見成者說
是論其理言外有勉舜意謨主開陳術主匡正謨術
屬臣明哲屬君謂有事而獻謀則能洞悉其旨而無
疑有違而獻規則能諧合其言而無忤也皆本迪德
來慎其身修而思永則允迪厥德矣天下國家之本
在身修身則有以齊家故惇叙九族能修身齊家則

有以勸賢而樂為吾輔此言雖約然天下之平在此
道而已〇慎厥身修而思永何也如漢文清心恭儉
亦庶幾修其身矣而無慎獨正心之學非慎也學以
寡過為足民以休息為期是不思永也身修思永者
無他修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其始知遠之近
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其終至于至誠無息不息則
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博厚高明足以配天地而覆載
成物古之君子慎其身修則知其分內如此思必得
而不永哉〇思永即修身中事一串下不曰修身而

曰自修工夫全在慎字工蓋修身之初人或知慎惟
身修之後而慎焉則行修言道之時猶為未修未道
之處工夫極細張侗初太史曰說慎修又說思永者
何亦只此慎修一念徹終始耳所以後而曰兢業曰
敬哉都是思永其實只一慎修也邇指家國遠指天
下兹指修身昌言盛德之言言近而指遠言約而理
大皆自昌

皐陶曰都在知人節〇修身則庶明勵翼然又當知
知人修身則邇可遠在兹然又當安民蓋庶明勵翼

言其感而已必人君自有知人之德然後能官人也
邇可遠在兹者言其化而已所以使無一夫之不獲
者又在安民之有道也〇自修身而言知人智之事
安民仁之事皆德之所當施也自修自而推知人則
百官得其職安民則爲物遂其生皆務之所當先者
也〇修既在又在安者咸字重自兩在字生來若時
非謂兩兼之難謂兩盡之難也惟帝其難之是不敢
以易心忽之也言充之難正以勉舜〇知人則是哲
安民則是惠非推工一層非落下一層知人則哲能

官人曰能官是人與官稱也不能官人不可為知人此知人所以難也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曰懷之是民之不能忘也未至于懷之不可為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况二者又欲無盡乎〇小人之所以害治者以吾未察其奸也民之不被其澤者以吾無實心愛民也今既能察其奸而又有實心愛民為雖驩兜亦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彼安得肆其忌哉仁智功用之大如此堯猶不免憂之遷之畏之也故曰惟帝其難之

皐陶曰都亦行節〇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為君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亦行有九德此總言是皐陶總之德有九者之目也亦言其人有德此德言是權衡人物者總言人有某德也皐陶以為此未可定必言其行事之詳始得其實耳〇寬洪者易失于跌淵栗嚴密也柔而不立愿而不恭鮮不為鄉原之同流合汚閹然媚世矣愿信厚也恭者矜莊之意莊以持己則愿而不自失矣横河而濟曰亂故有治才而可以濟大難者曰亂有治才而敬此最不易得擾與柔愿似而不同擾是為人馴順而無所乖戾之意馴順而不果毅則為姱婀軟美矣簡者不煩也不煩苛細瑣者易至于無廉隅剛以性言強以志言塞以心言義以事言彰是見于行而有可指之實有常是始終如一即所謂載采采也成而不彰有無未可知也彰而不常誠偽未可必也

日宣三德節〇此論官人之道三德六德蓋舉多寡之中以見其餘也宣嚴即所謂彰也日宣日嚴即所

謂有常也惟嚴故祗惟祗故敬重嚴字宣與嚴互見之辭日宣日嚴皆舉其已成之德言翕受者隨其德之多寡合而受之而不求其備也敷施者因其職之大小布而用之而各當其材也九德咸事者夫人德各不同六德之多因三德之所少三德之有或六德之所無德之在人雖有未備而在國家則無有不用而參得其全矣俊乂只是九德中人分大小言不可以九德為德俊乂為才在官者大材小材皆歸器使而無遺棄于下也師師者多寡有無相師而文益淡

傾相觀精神相感心術相示有者無所棄于無而與
者不以忘乎有多者不以病乎少而少者樂其資于
多無不切于及觀而爰其所不至也師師是交師其
德惟時是交勉于職然職事相觀亦有相師法處僚
以友言工以官言時撫者不先不後時至而事起也
五辰即四時時字與兩日字應惟有日宣日嚴之德
故能隨時而撫辰也庶績其凝帶撫辰來而意實遺
前

無教逸欲有邦節○君源也臣流也欲言用人而嚴

諸君身一日二日萬幾就心上說不就事工說周于
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人君有四海之廣臨
兆民之衆事之日關聽覽者雖有限幾之隨事而生
者實無窮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到識慮所不先而
為吉凶禍福之所倚伏者即一日二日寧無有萬其
多乎此其萌兆雖在天下而主宰實在君心故不可
不兢兢業業二字後世習用之不知是虞廷之微旨
○無曠庶官二句舊說謂盡用人之道與無教逸欲
三句平對細玩通節文氣似不然竊謂無曠句即頂
上三句來蓋庶官人君所與共圖此萬幾者也倘以
逸欲教之而不以兢業先之庶官效焉一念逸欲即
一念曠也一事逸欲即一事曠也不知此非君之工
而天之工也天工人代而可令曠乎余素持此說近
見陸閑仲先生書襲亦然○論知人而推及于天是
大本大原處

天叙有典節○此節言君之敎化政事皆主于奉天
下節言天之聰明明畏皆主于民心蓋自古論君道
則本于天論天則主于民後世聖學不傳古治不復

者只由此理不明而已○惇庸師道命討君道君以
治之師以敎之此四者亘古來缺一不得惟皐陶獨
明得這個大源頭○典之叙而言曰天者君臣父子
等之位不容一毫人為做作皆自然次序的故曰天叙
然是典也叙于天而其責則在君是乃吾之五典也
故須勅正我之五典而五惇之天秩便是即天叙衷
而事凡五倫中尊卑貴賤秩然不可亂者不假安排
乃自天之所秩自由也用也用我之五禮而使之有
常也正處見有條教故曰勅自處見有法式故曰自

五典主恩故欲其厚恐民生本厚或因物而有遷也
五禮主文敬欲其常恐人之失其常也此處無工夫
全在寅恭上寅恭皆主心言以君爲主而臣輔之同
寅協恭以和民之衷用力一氣說下衷即典禮和即
惇庸不曰典禮而曰衷見得典禮乃民衷執之常性
是由衷之物不從外來者不曰惇庸而曰和見惇之
庸之正是使之藹然盡其所固有而不乖也寅恭惇
典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所惇
所庸皆天之典禮否則爲虛文有教化不能無賞罰

尚書揆一　巻之一　五五

敬惇庸之後遂言命討人君政事惟此兩事而已有
德泛說不須以典禮貫有德天之所眷命君代天命
有五服而五等以彰之有罪天之所誅討君代天討
有五刑而五等以用之章用全在兩個五字上見他
輕重不忝意此政事之大者須君與臣共勉之懋字
大有力賞罰欲合乎天須猛着精神始得否則愛憎
取舍出而用事即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
天聰明節○天無心以民之心爲心一人私見固不
足信至于衆心所同即是義理便渾然是天心了如

此工下尚有間乎故曰達于上下傳敬又所以合天
民而一之好玩味○論知人而歸之競業論安民而
歸之敬只一個敬愈見敷施和衷懋勉無餘蘊矣
皋陶曰朕言惠節○績字對行字說皋陶謂可施行
而已非敢許功也因禹許以可績故曰予未敢知績
也惟以底行之實思日贊于帝以成其治而已曰贊
贊其不已之意

益稷

帝曰來禹節○昌言根皋陶來知人安民其理大其

尚書揆一　巻之一　五十六

言遠切于身關于治乃昌言也汝亦昌言者因皋陶
而又躬有關于禹此帝好善無窮之心也予何言者
欲使帝重皋陶之所陳言已無以加也此包皋陶謨
一篇在内又言予思日孜孜者蓋艱難易忘成功難
保孜孜者不忘所有事之謂也誠使君臣上下能日
孜孜矣則無待于言可也此句包益稷一篇在内張
侗初太史曰大禹思日孜孜不是無言蓋因身歷艱
難中來如鬪士談金鼓覘令獵家話虎色變股栗有
言不能盡者此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予乘四載

三句是禹功之始予決九川三句是禹功之中懋遷三句是禹功之終凡三節而中間一節又其大者三言民食以民食為急也只叙閑奏之艱難而君臣相與保守之意隱然言外所謂思日孜孜者也○暨益暨稷云者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均主水土故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捕採以供食者益致其利因粒食未興故取衆鮮食資之暨稷播播穿新民尚艱食故教民播矣而仍奏庶艱食之民以鮮食為稷之播種亦是運速水土平處即施工非待水土盡

尚書 卷一　卷之一　五十七

平也○濬澮田間水道旱則藉其蓄水潦則放其泄水而以川為脉絡者也旱阻而川水不入澇潦而畎澮水不出皆田之患也川以海為都者也不距于海則有侵畎澮之分犯陵陸之位者矣距海者距海距川者距川血脉相通如一自然停聚小大以包其餘及先決九川次濬畎澮俱要會○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水利近山者居山利乃粒乃守重言經過多少工夫乃得粒食萬邦指諸國不指民後十二節五長各迪有功即作又也○師者謂汝之言有儆戒存焉乃昌言也君臣工下誠當師汝之言而勉力以保治也

禹曰都帝節○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多難矣而君臣焦勞以拯之乃克有濟使安于無難則將忘其可戒而危亂自此始故禹陳謨蔽之以一言曰慎乃在位○安汝止是誠貫動靜工夫傳解得精惟幾惟康又是指其緊要處不可以安止為靜幾康為動又不可以幾康為安汝止工夫蓋事理在人心靜則未形也動則已形也惟動而未形在有

尚書 卷一　卷之一　五十八

無之間稍之幾近則公私邪正速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故曰惟幾所以審其事之幾發動不差然後有討安穩處康是至理之恰當人心安穩處也此處要看其安故曰惟康○省如曾子日省之省是當下便省非事過而後省也○幾康意本一串而承文下兩惟字益幾之幾不差便可討安穩然事之安處亦須有一番省察工夫故兩個惟字要分曉○其弼直亦重君身工臯陶謂允迪而後謨弼前君也今欲弼直必須盡君道以致之○君位繫天民

之重故言慎位而及于得天得民然天命主于民心
故丕應又在昭受之先〇天者吾心所自出民者吾
心所由施安止幾康而衛直則謹其心所由出而君
心合天心矣謹其心所由施而君心合民心矣故天
人兩應之〇動指君之有爭于民而言丕應丕字要
看徯志者謂君志在此而民之趋赴已在于先不待
號令之加也昭受見非私意妄干中命者前已得天
眷而今又申重不已用休美于帝躬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〇要得及復咏嘆意若直言臣當鄰

鄰方是臣使是戒勉之詞非咏嘆矣
帝曰臣作朕股肱節〇要體認臣所以為鄰之義君
之資臣為鄰者非徒如家之有鄰也蓋有一體相須
之義為夫語相須之至執有如股肱耳目之為用于股
心者乎此意最懇切陳氏曰并以臣鄰命為見君臣
之志勢維之以作股肱耳目見君臣之忘形〇左右
以敕言翼即左右之変文非翼君以左右民也予欲
左右民而汝翼則予之事全在汝矣下放此力者勵
精圖治之事宣者達吾之精神于四方使無不至也

此以政言〇服以象德德有隆殺故章數有多寡明
者五服五章無有不稱者也〇古之正樂者在定律
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聲音之道
與政通予將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治之得失而
審之則以出納之五言汝當為我聽而因以在之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當作一句不曰治亂
而曰治忽者亂之幾也其指微矣〇日月星辰無
不照臨天子之象山興雲雨生萬物龍行天而澤物
皆君德也然所主有方所及有限公侯之象雖取其

五色皆傳宗廟之彝有六虎雉各居一虎取其義雉
取其智此取其彝以其宗廟所用也非取虎雉之彝
衣繪裳繡者繪輕清而上浮彖天繡重濁而下綴象
地也衣之六章自上而下日月為尊在上為陽陽統
于上故尊在先裳之六章自上而下黼黻為尊在下
為陰陰統于下故重在後采色一也在物為采既施
于服為色〇出之五言即朝廷布之民者納之五言
即太史採民風以陳之工者〇四個欲字俱要腹心
翼為明聽是作股肱耳目以代腹心者也

予違節〇呂氏曰予違汝弼不獨令禹爲股肱耳目
至此連舜一身是非之責盡付之禹傳面諛背毀太
說粗了只言不可當面難于自盡遂從我而退後更
有議論謂懷嘉謨而不盡也禹非面從後言之人而
以爲戒所以爲聖四鄰即照工股肱耳目看
康禎饒說節〇上文既以弼直之義深責之禹此又
欲禹推廣弼直之義董正諸臣謂有不忠不直爲禎
與饒說不在弼直之義者當有以處之要知舜只欲
化禎饒意不在威〇傳此即龍之所典而命伯禹總

尚書授一　卷之一　六十二

之蓋付其言于龍使不得行其讒以害政付其人于
禹使有以革其讒而爲忠也〇侯以明之傳與撻記
書識合言用此三者之教其辭明字則曰欲明其果
禎愚饒說否也意味甚殊非教之之旨吾謂明之
云者是別白之意蓋人即不肖亦莫不有良心但不
與賢者相形則其良心不動惟是試之侯以明之使
其人覺彼能中我不能中彼中多我中少則愧悟自
生此正其顯出他的不忠不直來故曰明如此方是
教之之旨〇欲並生哉此是何等心腸當時之人卵

得不化〇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有謂此是樂教有從
容涵養之意有謂颺之者只是觀其能格與否原無
涵養之意且不必云播之于樂愚謂工文三者之教
撻記深于侯明書識更深于撻記聖人婉曲之教所
以求慰其並生之心至矣到此人當無不格者聖人
急欲觀其果化以登用故時颺不止是教但謂不必
播之于樂則工字頗無下落想是以其所歌奏之言
播之于樂而察其和平乖戾何如蓋言發于心其機
甚微非播之于樂不能察也想當時有此等制度耳

尚書授一　卷之一　六十二

時字亦要緊威亦是教意必欲遂吾並生之心而後
已也
禹曰俞哉節〇禹不盡然帝之言此須要識得斟酌
舜原非欲用威也禹之意蓋謂君道在脩德進賢得
其道則禎饒不足慮夫其道則不特禎饒爲可慮大
意謂只宜效舜君子不必過慮小人也喫緊意在此
〇光發似就德之發用工看實帝性自有之光也與
光被之光同重華協帝帝之德非不光矣但德盛並
用德之光猶未大也必及其所以用刑者而專尚乎

德然後可此二句亦〻閒閒說非勉舜也一氣說下
至于海隅蒼生正極言光天之下非深一步云然者
正以形容光字見絕遠幽渺之地皆德輝所旁燭耳
○爲邦黎獻吉不特在位之臣也小人聞不肖在位
則樂行其志君子聞聖明在位則樂行其道夫賢者
之于亂世藏身惟恐不固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夫既
共惟帝臣則惟帝所舉耳敷納三句正舉用之道也
誰敢二句串總承工來謙者莫知己之不足人之有
餘而推遜之也敬應者脩德舉賢謀功最賞帝之望

乎賢者甚殷而敢不敬應也兩個敢不字要挑剔○
敷納三句即是舜典所載乃虞廷常法黎獻既舉之
後只照此行其敷奏課賞則帝德之光益煥而所激
勸臣工者自神矣○諸侯覲天子故直言奏自下而
奏上也此則舜方求賢故特言納下陳而上納也
無若丹朱傲節○聖狂之分至近一念虛使是舜一
念傲使是丹朱故以無若丹朱戒舜非明于聖狂之
介者不能也○朱之惡多矣而其長惡之源曰傲由
傲則慢遊傲虐無所不至若帝以今日之治爲已足

無亦自滿而亂之萌乎○上文分明戒舜而又曰予
創若時詞氣甚婉自戒以勉舜也○荒度土功即隨
山刊木決川濬畎澮等事弼成所以終荒度之功也
建師立長又弼服後事又所以起萬邦作乂之敘者
也迪功即篇首所謂作乂者也○荒度者洪水泛濫
猶是大着心胸見得九州四海之勢如在目前然後
可以施功故曰荒度弼理天下帝主之而禹輔之故
曰弼至于二字要玩聖人制此服數非謂觀其分
畫所及皆德教所施法制禁令之所及也曰至于五

千者至此數也以地域言疆理以官制言曰經理然
經理又因乎疆理似不可對且經理亦非止此一事
也傳詳內畧外意不可忽各迪有功限上十二師五
長來而治水弼服意亦不可既謂循行朝廷之德教
教而有功也○迪朕德即各迪有功時乃功惟敘帝
歸功于禹也古之刑官蠻夷猾夏兼在所治故使臯
陶繼禹以有事禹不知當時象刑之施何如觀曰惟
明則是分別其人之逆順惡之大小罪之輕重無有
不當蓋不即工者非一人也臯陶治以法彼猶執一

二人既述以自解及欲治其前意然後不服而命禹
以征之○兩方字要看言方如此不可廢也○皋陶
祇厥叙則陶與禹之所為一道也曰象刑則如天之
垂象惟欲人之識法而已矣不必于用也曰惟明則
輕重允當自然有以畏服乎人所謂遏種而風動者
也可見提之盛之皆並生之心若謂舜欲用刑禹不
然之而舜乃又言用刑則禹為不識種德之旨而舜
且近于慘核矣有是理哉○帝命皋陶作士曰惟明
克允此又曰方施象刑惟明其叙陶之功曰明于五

刑而繼之曰將五數刑期無刑為稱其功亦曰邁種
德德乃降可見皋陶用刑只一個明字明之所及即
德也帝謂皋陶象方施象刑惟明正是侑之種德以
將教也皋陶之明帝之光豈有二哉
夔曰戛擊鳴球二節○此與上文不相蒙蓋史臣記
之以結典謨之終功成樂作帝者致治之盛也工節
備舉聲樂之全以見感通之妙下節極言聲樂之和
以見感通之妙也○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
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方其奏石絲以合詠歌之

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及其奏匏竹等衆樂之時則堂
工之樂不作所謂以間也○合止柷敔是擊柷以合
之而堂上之樂作及堂工之樂既歇而堂下之樂徐
作及其終然後櫟敔以止之此合止是每一奏之合
止至今猶然若金聲玉振是特鐘特磬全樂首尾用
之一詠一間為一成○上先言祖考虞賓而及鳥獸
以貴賤為序也此先言鳥獸而及庶尹以雜易為序
也○戛擊傳云考擊似是審其玉磬之聲而輕重其
手也搏至廣韻云手擊也然則至者言手之所至也

拊輕手取聲○角聲不高不下太高則近微太下則
近商為清濁之中故難和
帝庸作歌節○通節重係治意勅天二句傳說得精
細幾即危幾之幾不曰事而曰幾好玩味喜謂樂于
趨事赴工人臣不能盡職正坐在無是心耳起傳謂
人君之治為之興起陳新安謂起而乘時圖幾下旨
工熙哉則乘時圖幾之效也此說較有理但與傳中
小異須有斟酌念哉一一斷下兩欽哉對樂興事者易
至于紛更千古英主之同弊慎乃憲只率作中事屢

有虞字要見以時舉行之意賡者依帝之歌而續之也哉成也帝以為在股肱之喜皋陶以為在元首之明是成其義也明影下叢脞字及看良影下惰字及看康影下墮字及看叢脞非職要之體言叢脞見所謂明者不德而覺非從智而紛也惰非但懈怠有中制掣肘意氣消靡之意言情見所謂良者是展布四體各循其職也明而良則庶事自康康謂百務皆安頓得停當也叢脞與惰萬事自惰惰謂百務皆傾圮不脩也俞字管工皋陶所歌往欽哉管上勅天等往

欽迺勅厚臣節內不可忘自責意歌體亦要還他

按典謨十六字傳心之要尚矣他如言明德則明明德之宗也言安汝止則止至善之宗也言慎厥身脩則脩身為本之宗也言禹幾言惟幾則慎獨之宗也言時敘言時懋則時中之宗也至曰欽曰敬曰寅曰兢兢業業則又一言盡聖學之要云蓋不惟包括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即學庸語孟總不能出其外焉故搜得典謨之奧而他書思過半矣

尚書揆一卷之一終

尚書揆一卷之二

錫山鄒期楨公寧著
門人顧宸修遠重訂
孫男陞編

禹貢此篇別詳讀本茲不具載

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以獻于天子者也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

禹敷土節　此禹治水之要也何以謂之要謂三者乃其緊要所當先者故必三者而後可以施功也

冀州十節　冀州一句言疆界舊說覺小樣只是說天子所居之地以一州而統八州惟此冀州以八州而拱一州亦惟此冀州何必論其疆界之所及方是大意壺口二句導河也壺口在南梁岐在北梁岐在上流壺口在下流梁岐壅塞河水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始可施功太原二句導汾也太原汾所出也岳陽汾所經也河大而汾小汾又入于河故必治河而後可及于汾也舊以河汾平看不是　導河先下流而後

所經導汾先發源而後所經亦自然之序載字修字
亦須剔明河北有鯀隄鯀之治水也障之故害愈甚
而功不成若太原岳陽諸處則鯀非無可因之功故
禹因而修之若夫載壺口治梁岐等則出禹之獨智
而無所因所謂順以導之而不以障遏爲事者也覃
懷節言地之平也至于衡漳亦主地言言自覃懷之
地以及衡漳之旁其間凡以地名者無不底績也
壺口四節皆以河爲主壺口梁岐河之所衡所經汾
水東入河覃懷近河衡漳東北入河者也北方之水

莫大于河河治故諸水治而地亦可平也　　教民樹
藝則穀土不可不辨因地制貢則庶土不可不辨故
先辨土　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錯賦有九
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科定取
民也取民則皆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而又有間出
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
通之也　鄭氏曰冀州獨不言貢篚者畿內之地賦
其總銍秸粟米也總銍秸粟米者倉廩之儲也餼糧
之濟也是食爲土貢之要也此與甸服節照看極得

恒衛二句舊謂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
河故在田賦之後大陸地平而近河是矣恒衛雖入
滹入滹沱河不同當亦是近河一帶之水故亦在田
賦後始有成功也　島夷是冀方屬夷皮服之貢亦
禹所制也　帝都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
故餘州貢道皆言達河冀亦言達河者爲北境絶遠
者言之也碣石在河口海濱自海入河南向西轉如
夾右然要看得如畫　朱子曰洪水泛濫其始必相
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槩

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
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非謂先治
一州之水既畢然後更治一州也
兗州九節　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
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
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使梁州可移而華陽黑
水之梁州不能移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　九
河即禹播之而爲九者也河源只一派禹因其勢浩
大又乘高而來至兗卑下之地而害尤甚故開八條

以洩其怒運原一條而謂之九此兗最大之水也蔡傳謂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此實妙理長江萬里吞吐百川不聞潰決者以兩岸有山爲之限也惟河自大伾而下行於平地水勢猛悍而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百川惟一而河有九其至此而不得不分者乃理勢之必然而禹能因之以盡相導之力所以爲神智也　呂氏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所謂全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朱子謂禹治水先低處下手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

兗州爲甚兗州是河閑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禹之治水乃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大抵禹治水于河用功爲多下則疏九河自下而上上則治壺口龍門梁岐自上而下故史臣叙兗之成功其文異於他州者有二記桑土一也記賦貞十三載乃同二也皆以河患故也　兗之水莫大于河次莫大于濟河水爲患濟水因而橫流入于雷夏澤不能受都泛濫奔潰不知何爲雷夏而澤失其爲澤矣此之既澤雖

志濟之治亦因九河既道來　灉沮節是志河濟別流之治也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名而以爲喻　蠶性惡濕水退之後得桑而宜蠶故志之下丘居平土獨于此州言之者此州山少夾于兩大流之間其民尤爲洪水所困今喜其治故記之也　不曰厥賦下下而曰厥賦貞言下下之薄賦乃賦之正所謂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此書法之妙後世史中所無　篚即貢中物不可以貢篚兩平立說或云物之精者入篚亦不是力州凡幣帛之屬皆入篚不以其

精也如球琳之精亦不入篚可見　兗州疆界以濟河爲別貢道亦從濟河二字認便明

青州七節　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河之外只是江漢濟淮渭洛其餘皆小水耳青州于七樣大水皆無干涉故施功獨易　他州皆先言水而後言土此以嵎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與于濰淄故先言之畧者爲之封畛封者興樹藝畛者立溝塗不曰底績既作而但曰既畧始可經畧也　白墳平地之土以濰淄其道而辨廣斥海濱之土以嵎夷既畧而辨平地之土

白墳故可則壤以定田賦海濱之土廣斥故可因土而制鹽貢也　凡貢物蔡傳皆詳其所用周書曰惟服食器用見貢皆常用所須無異物也凡詳其地以此地所出者良不詳其地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又貢物不以精粗爲序而以多寡爲序青州鹽居多故叙于先萊夷及揚之島夷間于貢篚之間竊意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義與　浮于汶舊用濰淄二水點綴言濰淄皆入海而去濟爲遠故取道于汶與本傳前後相悖只宜用因小水入大水立意爲是

徐州九節　淮發源桐栢去徐差遠而于此書又者淮至此而大爲害然甚喜得其治故記之也據導淮自桐栢節此節宜以淮爲主淮爲四瀆之一不可與沂並言猶豫州伊洛瀍澗入于河以洛爲主也蒙羽淮水所經也大野受濟之水濟所絶也東原近濟之地濟所經也淮沂四句只歴言徐州水土平治之意作四件平看不必依小註相因之説葢雖功有所因則易于爲力而在禹則皆所施勞故揚州傳曰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是也　惟土五色時説分建大社封諸侯不是杜静臺先生曰封諸侯卽以其土使建社也假如封諸侯于東方則分之以青土使建社于國中而青土爲之壝封諸侯于南方則分之以赤土使建社于國中而赤土爲之壝至于西白北驪中黄莫不皆然此説與本傳合　桐性便濕地不生于岡又惟太平而後生朝陽可見生山陽難得而生孤者尤難得也夏孤浮三字見其良此物他處所無不必以此處爲尤良也厥篚時説屬淮夷或云還是通州所貢亦可　徐之貢道自淮而泗爲一道旬泗而往或由灘或由洓分爲兩途總從其便也

揚州九節　陽鳥攸居爲彭蠡志也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是也其後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没以此知大禹爲民防患之意深也　三江震澤之下流也三江不入太湖所以艱噎而不快故必三江入而後震澤定然震澤亦要施功觀後面九川滌源九澤旣陂二句可見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治

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
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定矣　揚雖
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荊已書朝宗
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故
特書二澤之平以見揚功之告成　揚州江湖之區
下濕之地其土塗泥而田反居下下古人尚黍稷田
雖五種故雖水旱而各有所收揚州獨宜稻不宜他
種故定爲最下也揚州去冀遠而其時江淮未通故
必沿江而稍取道于海然後自海逆溯于淮先順後

逆極其跋涉然亦從其便也

荊州八節　江水至東陵而北會于漢漢水至大別
而南入于江于荊州記江漢之合不言其合而言其
朝宗于海一言而水勢如在目前　九江不曰既道
而曰孔殷以九水共流吞吐大江難得其正而今甚
正也　董思白先生曰荊州之常貢不常貢與揚豫
二州不同揚是食物豫是成樂之具雖曰錫貢然非
至寶若納錫大龜是至寶當重講蓋天生神物傳之
爲古今之共寶此乃天地精英不盡鍾于九州而獨
鍾于荊又僅鍾于九江九江亦不易得安得不特重
其貢也　荊之貢道知大勢必自江沱而入潛漢者
蓋荊州望帝都在北洛在漢北漢在江北沱潛江漢
之別流而漢水入江皆在荊州其間轉運之曲折不
可悉知以大勢則必由江而沱而潛而漢也　由水
而陸由陸而水水陸竝進亦惟其便耳

豫州八節　伊洛瀍澗四水以洛爲主滎波菏澤孟
豬因澤以濟洛爲別　他州辨土惟一言之惟青之
海濱豫之下土一則廣斥與本州之白壤異一則墳

壚與中土之惟壤亦異若不別言之何以爲辨土乎
　賦錯上中者蓋豫當天下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
和人事修而天時順也凡言錯于正賦之上者以錯
出之等高也　貢道須在洛字上着力蓋豫之水以
洛爲宗洛固聯衆流而入河者也

梁州九節　梁州江漢發源之地不言江漢以岷嶓
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河江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
州再書何也其名同而源委別也蔡蒙沫水逕其間
和夷地之平者梁地多山故志蔡蒙旅平以及和夷

先岷嶓而後沱潛自源而流也先蔡蒙而後和夷自高而下也　梁州貢物多出于山以梁地多山故也
　貢道以西境之絶遠者言之餘皆不書

雍州十二節　弱水雖不經中國然聖人治水無一不經理也涇屬渭汭三節俱以渭爲主與導渭節參看　旅獨于梁雍言之者九州終于梁雍以見諸州之山皆旅告也旅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叙梁之山終于蔡蒙叙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見州内之山皆旅告也　貢分兩道東北境西南境要記明雍州東距

西河故東北境浮于積石至龍門以達于西河渭汭之汭與前不同水北曰汭言渭水之北也會者貢物浮于諸水而會于此也　貢皮衣卽叙之一驗也附州之夷聲教素及則列之職貢中而所重在上之供隔遠之夷聲教不及則列之職貢外而所重在彼之叙此以織皮而言叙謂其以幽漠而依日月之光故于貢道後特書之

九州紀事總論　許氏曰禹貢專爲紀治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爲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意密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乂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海而水易洩故三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黄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荆豫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荆州雲夢洞數百里豫之滎波菏澤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兗徐

雍二者皆有兗止宜桑之土耳而雍則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内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濕謂居濟之東而稍高耳梁州二者皆無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平曠之地也梁雍無篚多山之地惟出獸皮而所織爲罽不假于篚也兗荆豫不言夷者凡山海邊陲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荆雖居于南而爲貢之地不踰嶺兗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
　無夷也兗徐揚三州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

皆河江淮之下流被水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洩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之不言境域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

九州七大水總論　九州諸水雖不可勝名總之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于江漢看導水九節弱水黑水二水不經中國其經中國爲患之大者只大河江漢濟淮及渭洛七水而已九州分紀處只宜從此七條大水着眼如河所歷自雍而冀而豫而兗然積石龍門其勢雖險未有決齧流移之患故雍州用力不

在于河冀則河之所經所衝便稍用力豫雖河之所過而不爲害但書洛入河豫已告成功矣兗自大伾而下河去山而就平其勢縱橫不可防禦故用力最多收功最難獨此州耳由此觀之四州惟雍豫雖河所經而豫志洛雍志渭若兗冀獨在河冀之修太原雖爲汾水要亦係于河之治不治耳濟雖爲兗患要亦入于河者其患不能與河敵也江漢發源于梁至荆合流而入海在揚州其發源處亦無甚費力故只書岷嶓藝沱潛道而荆州合流之地最爲可虞乃其勢已朝宗九江孔殷雲土夢乂則江漢已奠安瀾而揚州之入海不必言矣彭蠡既是東滙之彭蠡則此句似亦宜以江漢之平而言亦是揚州之水之緊要處也三江蘇氏謂中江北江南江恐亦不可盡非由彭蠡而三江于江漢之入海于揚似切耳近見張太史侗初亦有此論青州雖近海與河濟江漢淮渭洛諸水不相關故其用力獨簡徐州淮水經焉而大野爲濟之所絕則當以淮濟爲主而淮尤重豫之洛雍之渭二水雖不若河之大然在二州不當河之衝而

獨有渭洛二水之患且二水皆入于河非河功告成渭洛亦無寧日也此實禹治水大綱亦是看書大關鍵

田賦總論　王方麓先生曰蔡氏梁州傳謂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一易者休一歲乃復種也爲中田再易者休二歲乃復種也爲下田不易之地謂歲種之田爲上田蔡氏意謂年分休不耕者多則賦從而少也然豈獨冀揚豫梁四州田有一易再易而餘皆可以歲耕者耶盖冀州地大

物繁賦旣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寛之豫爲中土原
田旣美人功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旣上中而又間出
上上以進之揚之田下下然人稠而地力亦盡故賦
高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亦東南繁阜之權輿
矣梁之田下上似優于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
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爲之上下別
出此其調劑之間可謂密矣畧此四州爲法而餘州
可見雍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人
功修也雍州降之極人功少也其餘相較不多者從

此可知也徐田上中而其賦中中青田上下而其賦
中上兗田中下而其賦下下賦皆降于田而青徐不
多兗當河下流作十三載乃同經已明著其義矣無
錯者其等已定也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通節
之也

貢道總論　九州貢道俱以達河爲主其取道之遠
近難易大都近於河者最便其次則近于濟淮渭洛
者亦不甚紆曲故欲認貢道只看其去冀之遠近如
何指掌可得如冀州三面距河不必言矣其自北海
入河只北方一帶耳度其水程似亦不甚遠兗州以
濟河爲界自濟而河其最便者也青州雖去河稍遠
而由汶可以達濟汶者濟東北流而會之者也達濟
後與兗同道矣徐州去河亦遠而淮泗可達則取道
于淮自泗而往分爲兩途惟其便也揚州去河最遠
而其界在江江與淮當時尚未通故必沿江入海復
自海然後入淮此則途之最跋涉者也然度所云海
者亦只自江而海自海而淮一方海面耳非必淩萬
頃之茫然也荆州亦去河爲遠而其州爲江漢合流

之地故從江漢起程而自漢至洛有陸道之陽逾洛
之後便達河矣豫州以荆河爲界其東北境徑入于
河浮洛而達特豫之西境耳此亦道之最便者也梁
州在西南叢山之中故必須舟達于沔然後可望達
河其他方可以徑浮沔者不書獨書其西境之絕遠
者必自西傾陸運而來然後浮于潛浮潛後又取道
于陸然後至沔沔與渭不通又取道于陸入渭方達
河此在九州貢道中比之揚荆州更難然揚州全以
水運而此以陸荆州水陸只一次而此則不一而足

則以去冀遠而在多山之境也雍州以西河為界而
州之水有渭則其東北境浮積石至龍門而達西河
而西南境則會于渭水之北兩途皆不甚紆曲則界
于河也大抵九州之道如徐之先一途而後分如揚
之先順流而後逆如荊之水陸竝進如梁之水陸不
一如雍之截然指畫二道又如冀揚之稍借航于海
無非從民之便也而如兗如豫不必言矣
導岍及岐四節　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
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于此通說九州山

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　山川
之脉皆起于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導大河之北境
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導大河之南境自雍而盡于
豫之東南江漢亦然　導山導水只一事導山以記
禹行之次第所謂逾于其至于其者禹也導水以記
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其入于其者水也　山本同
而末異故導山言其至其者其勢漸分水本異而末
同故導水各言所自所會所入者其勢漸合　凡舉
山名皆為治水故先叙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

所治之水于下也　北條大河南北境諸山之水雖
不止于河而河為大南條江漢南北境諸山之水雖
不止于江漢而江漢為大　導水七節或終之以入
海或終之以入河而導山四節只首節言入于海下
三節皆不及者蓋導水中之入海實指水入海而言
此特相諸山之水勢而言蓋皆就禹所到之山度水
勢俱已滔滔放海故首節言入海而西傾三節俱不
必詳也同為逆河之入海在兗州與至于碣石之入
海在冀州者亦自不同導江漢但至大別至敷淺原

而止亦正是漢水入江合流赴海之處猶荊州志朝
宗而揚州不必志之意也
導弱水七節　此濬川以終上文導山之功也　先
導弱水黑水者客水去而後主水可治也　河一播
一同此最要領河水善潰合則勢猛播為九則勢有
所分而上流易殺海潮逆入泥最易積合為一則勢
無所壅而下流易泄然妙處尤在播為　所謂不與
水爭地也既播之後列入海合而為一較易耳看兗
州只說九河既道亦可見　自禹之後河不為患者

千餘年至周定王時河始決漢時決頓丘漸徙而南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河淮始通宋熙寧中河大決澶淵北流遂絶然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決入渦河本朝洪武初決原武正統中又決滎陽入渦口今自清河合淮以河之鉅且悍惟以一淮爲之委欲使其無衝激潰敗其勢自難然古之治河惟欲去其害而本朝用以通漕兼欲資其利時異勢殊此治河之議所以紛紛也　九河之地在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爲

淪入于海不知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時河道既改則九河漸堙乃必然之勢豈得經流既息而枝流仍在乎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深故自來瀕河之地每遇水發河必驟盈盈必驟決決必瀰漫横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淤塞則中流河底又以漸而高河又不容以不徙矣此九河故迹所以不可復尋也　觀岷嶓而源異觀滙澤爲澤而流合觀中

江北江之後而歸同導江漢要重相合意　江漢二水也滙澤爲彭蠡與東迤北會之後但言江何也邵文莊公曰江漢之合茫然一水唯見其爲江也不見其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觀文莊此説則漢之合江而不得分爲二瀆益明矣　濟水性既沈下而力又勁疾常從地中穿穴而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焉順其性而導之耳　淮去海不遠一會于泗沂而勢自暢　渭洛可與雍豫二州互看但前主各水赴渭洛此主渭洛入河耳

九州攸同節　傳總結九州四海無不平治九州句是冒四海句是總承九州句虚無所不總四海句實單言水也攸字與既字異既是已然之詞攸是起下句之詞就用功言經理無間曰同就成功言合異爲同曰同堯時九州分絶彼高此下彼强此弱皆不同矣至此而始同焉攸同景象大可想見四隩言土舉單以見高結單懷降丘等事九山言山舉始末以見中間刋者用功之始旅者成功之終結岷嶓蔡蒙等事九川言水舉源以見流結既從既道等事九澤言

澤擧外以見中結既澤既豬等事受衆水為川滌源
正是濬畎澮距川若䟽其下流則在四海會同内若
濬滌山源又在九山刊旅内要認得明白陂非築陂
以障之也向時氾濫今已定有豬無決各循其岸也
或因卑下作陂岸亦有之但意不在障耳四海會同
非四大海之水乃四海地界之水來而會會而同也
　前叙九州皆先水而後山此獨先山而後水葢叙
用功故先水而此叙成功則先山也
六府孔修節　此總叙貢賦之典也水者五行之先
尚書掇一　卷之千　二十
土者萬物之本地平而天成此六府所以孔修也財
賦之賦是土賦成賦之賦為田賦以萬物生焉則言
土以人所畊而樹秇焉則言壤愼字成字要挑剔交
正者合九州之土宜而交相正之何州產何物何地
產為㝡良然後常者歲貢暫者錫貢不責有于無不
取盈于寡而此心猶恐其過故曰底愼咸則者合九
州之數土而品節之孰為地勢之廣狹孰為人功之
早晚然後正歲者守其經間出者通其變成規一定
不隨意變易不因時妄增也故曰成賦　前叙貢賦
底愼成賦之意已寓但未點明此點出愼字成字愼
者兢兢焉惟恐或濫成者斟酌已定遵之惟謹不敢
以意增也
錫土姓　此節重封建土地利已興水患已退不衆
建諸侯無以廣德化也錫之土以定其限制錫之姓
以辨其分族此亦非自禹始水土既平之後或因其
舊或創其新或興滅繼絶耳
祗台德先節　此二句舊說謂禹所嘗言記之此中
者以見禹之經理有本而能踐其言也從水土平來
尚書掇一　卷之二　三
董思白先生云此却是禹巍業之辭言今日水土雖
平不可徒恃治功之成亦不可徒責民之嚮化也惟
須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之人既囿于平成之中復
觸于敬德之感由是儀刑用德而不敢距朕行矣此
說㝡精　禹貢一篇皆經制也故此示其精微之要
只一德字千百年宇宙入禹經理一番天以之覆地
以之載山以之峙川以之流萬物以之咸若萬世以
之永賴所以為之者不過祗台德而已九州殊貫萬
國異疆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禹先之以所同過化存

神孰得而違之
五百里甸服節　此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疆理之制也甸服去京師最近每百里卽為一節分五等侯服稍遠分三等綏要荒益遠各分二等　甸服入穀折內天子所自治惟取田賦充用益民以力耕為本業國以積貯為大命而京師四方輻輳之所恐逐末者多故禹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農也　古者天子之制地方千里粟米之輸近取諸甸而已足漕輓外郡以給京師後世之失非先王之法也　鄭氏曰

帝王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既大且衆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為國也　賦是粟米之征買至末服是力役之征止管上三句米精于粟粟精于秸秸精于銍銍精于總服輸將輸納也將送也內三百里去王城近故既自輸其總銍秸而又為四百里五百里之民代輸其粟來於帝都也此亦是遞送三百里交與二百里二百里交與百里也內三百里言納又係之服外二百里只言粟米不言納意可見矣聖人不使四百里負粟五百里負米後世萬里輸將何哉　所納近者重遠者輕重者麤輕者精稅皆什一但力則以遠近輕重耳　甸服有粟米之輸而餘四服無之說者以為畿外八州皆以田賦市易所當供者以為貢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蓋諸侯食其稅于國則稅名為祿納其賦于王則賦名為貢
五百里侯服節　上甸是天子之祿此采是制天子卿大夫之祿也觀此則圻內固不以封而凡卿大夫之食邑亦取于侯服耳千里之甸天子專之後世不

然故地寖削而王室日以弱也男邦小國言男以兼子侯邦大國言侯以兼公與伯
五百里綏服節　文而曰教則非崇尚虛文專取其廸民性也武而曰衛則惟取守衛其民非以侵暴也揆者酌量其風氣剛柔與淺深先後而施之也奮者振揚之意只是常振揚其守衛者使奸暴潛消而已非逞威而後為奮也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獨綏服言之見由此而內其文教之揆由此而外其武衛之奮皆準之也亦見內非無武但以文為主外非無文但

以武為主耳
五百里要服二節　夷易也無中國禮法謂之夷
謂之蠻則獷猂而甚于夷矣
東漸于海節　此記禹教化之所及承治水弼服祇
德來聲教至海濱則止何以言漸于海蓋海島之夷
與流沙以西之羌戎皆賓貢于中國是以有虞聲教
不止于海且漸入于海中西不止流沙又被流沙之
外也漸深于被被遠于暨東西皆有所止之地南北
不言地者南北之地遠也海是東海極處流沙是西

海極處朔南是南北極處故總曰四海　衍義補曰
於東西皆指其地而言於南北則止曰朔南而不言
其地可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
為之限量也　邵文莊公曰九州皆有疆界天下獨
無疆界乎東漸西被朔南暨此天下之疆界也看此
語識立政詰戎兵以陟禹跡之意　人所聞為聲所
效為教聲虛而教實聲先而教後總是一個祇德也
聲教句即總上三句成功以平水土為主而定貢賦
弼五服建諸侯廣德化亦在其中上與下為錫禹奉
玄圭而云錫何也蓋禹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
猶衆舉舜而曰師錫為天下得人亦非常之事也告
成功要得大禹保治無窮之心　首云禹敷土末云
禹錫玄圭只首尾二禹字而中間數千言貫串相應
文之妙也一篇皆記經理之事而祇台二句突出尤
奇此經理之本也他書記事功則事功而已矣無復
此意矣

甘誓

大戰于甘二節　禹征苗已有誓專書一篇則自此

始可觀世變矣
有扈氏節　天子諸侯之職在養民五行民所賴以
養此指其用于人間者非運行之五氣也威侮必有
事實如隋時遼東之役伐山造船山麓皆盡文中子
謂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者也夏正寅此兼言三正
者何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古人重此三時
故一之日于耜二之日舉趾是一陽二陽之月亦得
為正而有扈不奉正朔則棄其時政而不修可知觀
曰怠棄則豈止是改夏朔耶　或曰三正夏商周迭

建故正朔謂之三正
左不攻于左二節　左字當一斷下右御亦然呼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　古者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爲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步卒各供其長而爲之助者也古者臨戰所戒三人而已　賞戮是軍前之賞戮若事定論功則飲至策勲于廟云　孥戮言即有父子親屬同犯亦竝坐之皆指軍中之人非家屬也戮字

亦活看凡顯其罪以令衆皆云戮

五子之歌

薛文清公曰夏商周有興廢惟唐虞無廢又曰勅天之歌大小雅之椎輿也五子之歌變風變雅之椎輿也

大康尸位二節　姦雄何代無之苟我無其隙彼何所因因者明禍亂之本也

其一曰二節　易曰山附于地剝君子以厚下安宅程子曰艮重于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于地爲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本固而能剝者也下剝則上危矣　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曰愚見其至微曰一能勝見不可忽蓋兆民之情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一失其心則君民之分不復足恃　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怒也不至彰著人主不知著而圖之常患無及故當不見是圖

其二曰節　一字或字重看見不必皆有有一于此未有萬一不亡者也

其三曰節　陶唐要包堯舜禹相授一道意自堯而始一道相傳故以陶唐該舜禹自堯而下皆都冀方故以冀方該天下　道與紀綱亦有別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將亂之君道先亡綱紀次之則國從之矣堯舜之道只在儆戒大康失道只在逸豫心志荒而百度廢紀綱亂矣是以并冀方不能保而失天下也

其四曰節　明明二句照傳一直說不必云以盛德得大業典則泛就治天下之典章法度言以其經常

可永守為典以其中正有準則為則此包大小而言
下鈞石則舉其小者以見貽謀遠也關取通意若彼
此不通而有折閱則非通矣和取平意若彼此不平
而有爭乖則非和矣此重在一民信百度待信而立
故舜同度量衡武王謹權量正以民信所係亦法制
禁令之所關也此事上自官府下至民間一則為信
二則為姦不可不謹禹慮後世至密故存此二者于
王府使有所取正　禹之貽謀之遠至于鈞石而具
有太康荒墜之甚至于紀綱之盡亡
尚書撥一　卷之二　二十八
其五曰嗚　問槧云五子之歌不是空然悼亡有感
悟太康而冀其改圖萬一猶可挽回危亡之意
胤征
惟仲康節　未即討羿勢未可也要見收兵權意
告于衆節　聖指禹先王泛指謨謂其謀訓謂其言
經畫于心思而發揮于議論只是一件非有二也定
保即明徵明徵見其不可違定保不可分總言可以
修德可以修政而定保邦國也下四句是謨訓　不
曰天災而曰天戒戒字大有意義所謂人君將有失
道之敗則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者也下一戒字正先
王同稽天心恍然上帝臨女的光景克謹謹字重克
字尤重只看得戒字真克謹之旨亦躍然矣執法自
大臣始故言常憲其實大臣亦修輔百官亦有常憲
也君臣皆以德政實
每歲孟春節　此是令不在訓中孟春一歲之始天
道肇運于上人君履端之始政令更新于上官師只
一人有職必有道也規規君也相規如説命交修意
柔濟剛可濟否交互以規正也以藝事諫言君或作
尚書撥一　卷之二　二十九
奇技淫巧以妨德政則各執執事以諫此見納諫路
廣也在天戒未見之前便已如此
惟時羲和節　古文集與輯同義日月嘉會而陰陽
輯和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
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不輯則日食可知　古
者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周禮救
日月太僕贊王鼓鄭注云救日王或親鼓則此瞽奏
鼓當是樂官進鼓于王王親鼓之太僕贊之又有餘
人助之　先時二句胡孝轅云此特為曆官誤筭天

衆不可准信重其法耳非謂凡百官違限者皆殺也
今予以爾衆士節　此節不重奉將天罰重欽承天
子威命所以尊朝廷而寒亂賊也
火炎崑岡節　脅從句不可與下二句對玩口氣有
一步寬一步之意言不但脅從罔治即舊染汙俗不
脅亦從者亦皆赦而新之也
嗚呼威克厥愛節　威中之愛愛中之威二者均不
可少但行軍之道以愛勝威不若以威勝愛以威勝
愛不姑不愛以愛勝威令或不行矣　愛者恩意之

謂傳訓姑息欠圓當是愛勝威則或流于姑息耳須
有斟酌

尚書掇一卷之三

錫山鄒期楨公寧著　孫男陞編
門人顧宸修遠重訂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四節○天命殛之只在民心上看出○舊分順天應人不是應人正以順天也觀首言天命殛之末言致天之罰便見中二節看他體亳衆之意其詞藹然數夏民之困其詞惻然眞是以民心爲心末節只是誓師之體如此非怵以禍誘以利而強

民從也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節○恐來世口實道盡萬世奸雄情狀不得不放者爲一時之無君慮不免于慚者爲萬世之無君慮也

仲虺乃作誥節○天立君之意是篇中大綱領亦諸誓誥中大綱領○亂因欲生探本之論也○聰明而曰天生雖在資稟上說亦要見不爲物欲所蔽意昏者聰明之反非天不予以聰明桀自昏于欲也隆塗

炭不必盡被桀之虐只是役役于欲爭相馳鶩便是
在塗炭中不可不思所以拯之也天錫勇智者氣化
聚而生人聖人聚剛厚之氣纖欲不得而牽制之聖
人聚清明之氣纖欲不得而蔽塞之即天生聰明也
不但畀之以聰明而兼畀之以勇智欲撥亂世而反
之正須是有謀有爲也表正二句是言天意如此兹
率二句是言湯之責當如此也表正表標也立標于
此爲衆所取正故曰表正纘舊服者以一代言則爲
先人之所服習以天下言則爲開闢以來聖人之所

共由禹之子孫不能繼而湯繼之非革也纘也兹字
要分曉葢上言天意如此故王於兹亦惟率典奉天
而已典即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是也此萬世常道也
率字要見率天下共由之意何謂典者天之所自出
五典天叙五禮天秩五服天命五刑天討也何謂禹
之舊所服行堯授舜舜授禹只此四事而已〇日記
有論天立君之意數段天地間大議論宜參看之兹
不盡録
夏王有罪一節〇上節到此言天命簡賢三節言人
心也簡賢節非以其必不相容而幸其先發爲得計
亦曰湯之一身天下所倚賴使南巢之師不舉則必
見剪除恐失天人之望耳〇有商之封舊矣而曰肇
我邦于有夏肇者突然崛起之意言衆惡之中突出
一個好人也
惟王不邇聲色節〇此湯德足人聽聞之實指爲諸
侯時言之或以彰信即聽聞非是葢言其德之彰信
正見其足人聽聞也〇人心不能無欲故見可欲鮮
能自克聲色貨利人誰不知其汚然一有入焉鮮不

陷溺焉者也惟聖人淸明在躬無一毫人欲之私故
不邇不殖曰不邇不殖則不特四者不能爲之累而
其心直脫然于四者之外矣〇聖人所以爲聖人只
在事理切近上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此仲虺見聖人
之的處其事愈近其功愈難〇人主一心政治之原
此心一染於聲色貨利則好悪取舍漸不得其正本
原一澄則所向脫洒下四句皆此心之清明不累者
爲之也〇懋德懋官即用懋字見官與德功與賞正
相稱無德浮于官亦無官浮于德無功浮于賞亦無

賞浮于功也〇人有善視之如己出樂而用之無一毫勉強己有過改之以從善融脫洒落不俟乎終日此二句在處己上說須要像個聖人〇寬仁在臨民上說克字要看寬仁君之大德也然有或失之縱失之柔則反為寬仁之累彰者出乎身而加乎民也信者信其寬仁也只是有所係屬未說到愛戴上兆民不止毫都〇通節意玩註是一脉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己莫不各得其當用人處己一於大公無我是以臨民之際能寬能仁

乃葛伯仇餉節〇惟民之彰信所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所到如時雨降惟舊即指征葛之日與今日鳴條之役相對而言

佑賢輔德節〇上數節言湯之弔伐出於天命人心之不容已此下言君師之責既在于湯所以仰承天命下副人心者其道尤不易也人心離合之幾與前面人心相應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與前面天命相應惟人心天命無常此君道所以當盡也仲虺納規意在日新慎終惟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矣〇當時正命討一新之初而人心激勸之候故告之云云佑者隆其禮遇以眷佑之輔者厚其祿秩以培植之也求賢為助求德為輔此理之常今曰佑賢輔德乃是賢為主而我助之德為主而我輔之非好善忘勢者不能也忠臣心事多有委曲而難明者故欲顯之不但樹之風聲而且發其所深隱也善良之猷多有牽制而不得遂者茲欲遂之不但寬之以文法而體其所未周也兼設官以治之攻則督責懲戒之取者變置其人侮者戮及其身也賢德忠良其善自大而小

弱昧亂亡其惡由淺而深推去也亡道不可有故去之存道所當保故固之邦就侯國說蓋推其亡則不亡固其存則永存矣昌字就此看出〇亡乃彼之所自取故曰推彼之所以亡存乃我與賢德忠良所共故曰固我之所以存邦乃其昌看乃字有為君艱難之意

德日新節〇上文言湯之德曰足人聽聞曰不邇聲色云云言湯之得人曰東征西怨云亦至矣雖然德無止法民無常懷憂勤惕勵日新一日德乃光輝而

萬邦人心繫屬歸仰者亦常新而不厭少或自滿則怠荒之心從之德將日隳而九族離矣故王當懋昭大德以立中道于天下德包天下故曰大德日新故曰昭中曰立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自大君身上做出來與人看使之視以為則也建中之道在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義心之制事之宜也事在外而制其宜則在心事到面前便以義決其可否如利刃相似看處便做兩片故曰制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以禮制心何也視

聽言動皆心也勿與不勿在我而已此便是禮為制處言以禮為心之準則也此處不可分中之體用制事者心也制心亦不專在體上說也如是則允執其事而可為民則矣垂裕後昆言禮義之成法不特與當時做樣子而永與後王做樣子綽乎有餘裕使亦有以建中于民也裕字要體認凡中君儘亦可以垂後然未必其裕裕者作法到盡善的地位不惟賢子孫有所法即不肖之子孫亦望儀刑而不覺感化者也太甲篇率乃祖攸行乃祖攸行非制事制心之家法乎則湯之垂裕誠大矣○湯豈自滿者哉而時則當戒湯德積累非一日以至于有萬邦若以時言固盛極易滿之日也聖心履盛而思戒惟不自滿則日新此仲虺納誨意也○中字自唐虞授受以來再見于此制事制心二言實傳心之要○孔氏曰求賢聖而事之可謂得師然而能自得之意尤不可不深味也如宣帝為元帝得望之亦得師矣而望之所以為賢與其所以當尊事服從者元帝固懵然也則非能自得師矣自字最重得師由我而由人乎哉○不能

而恥問于人居上而恥問于下問而不誠未少有得而止皆不可謂之好問好問則天下之善皆其善故裕自用則一己之聰明幾何故小

嗚呼慎厥終節○上文既勸勉之此又包上兩節意而結言之也慎終言兢業以致長久之治也圖之則在始有禮即懷臣馭民昏暴反是此泛言天道如此欽崇即盡上兩節事以順天道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節○商紀謂伊尹相湯放桀于南巢諸

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羣臣共推戴之乃即位
于亳此是史傳大有關係處惜乎書之無明文也
王曰嗟爾萬方節○衷只是中天生人箇箇有一副
至當恰好的道理降與他故曰衷眞氏曰聖賢之言
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才曰降才味降之一言眞若天
人交相付予明命赫然不離心目間也可不畏與○
若字無工夫以理言之也有恒性則循其性之常皆
道也但不能無清濁純雜之稟故有過不及于是有
不安于道者所以使安于道非后不能也何以非后

不能刑政以治之教化以道之作之君作之師三才
所以立也化育所以贊也此惟后正與惟皇上帝對
看綏猷必待乎后而非天所能及蓋君道所係其重
如此○衷與性與猷只是一物但有原于天具于心
發于事之別故異其名○克綏厥猷一篇綱領夏王
是不克綏猷者請命與輯寧即自任綏猷之責獲戾
上下守典承休勑諸侯以同其責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則自任不克綏猷之咎也○羅文康公曰六經之
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

性而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孔子言之加詳而子思孟子祖之聖賢言
性已備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及宋程張朱子
始別其孰為天命之性孰為氣質之性其說于是大
備然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不能
也大抵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盖受氣之初
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
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語其一人皆可以
為堯舜語其殊上知與下愚不移也

夏王滅德作威三節○孚佑孚字因上請命來請者
請于天而不敢必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黜
伏則所請者得矣上天福善禍淫之命斷不僭差害
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欣欣有生意賁若草木兆民
其允殖矣殖曰允殖未可知而今喜得之之辭也罪
人句應上請罪允殖應上請命把桀與萬姓對說分
明民與桀不俱存此處說得弔伐大義斬釘截鐵○
時說賁若草木連上句看言上天禍淫之命賁若草
木明白易見也亦可

俾予一人節○夏德昏亂爾邦家渙散而不輯搖動而不寧今罪人旣黜天俾予輯寧爾邦家深惟付予之重必上順天理下順民情無一事之戾無一物之乖然後足以當之而恐非寡昧所及也故有隕淵之懼輯寧不必徑指綏猷而此自在其中亦有教養意在

凡我造邦節○此求助諸侯也以匪彝慆淫戒者蓋從非度就逸樂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罔念其職是大桀小桀也故痛切戒之匪彝不但貪酷凡一切非法

之事皆是慆慢淫過要明白天休卽俾予輯寧之休而輔君輯寧卽人臣之典也前言不勝任故此勉諸侯盡力以承之以承是用力字

爾有善節○簡閱也閱說文閱其數于門中也謂自門而出者一一而簡數之簡在帝心者有善有惡皆簡在于帝心也○簡在帝心則爾有善帝心所簡也此吾所以不敢蔽也而爾可不勉于守典乎我有罪帝心所簡也此吾所以不敢赦也而我何自免于獲戾乎且予一人居于爾萬方之上而任輯寧之責其罪誠有未易免者蓋綏猷之責旣在我則萬方有罪皆君之不能教也非在予一人而何予一人旣身萬方之責則君道未盡實己之罪何以爾萬方爲哉此四句以君道言獨歸責于己而屬望諸侯之意亦在矣○任綏猷之責必使萬方皆無罪而後爲盡職論而至此則欲無獲戾于上下豈易哉此湯之所以慄慄也

嗚呼尚克時忱節○與爾維新旣有其始矣未保其終也尚克于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乎時卽上文輯

寧守典是也忱懇惻踐行之謂有終天命有終君受命臣佐命君臣共承天休故有終曰尚克曰乃亦皆難之而期以必能之意

伊訓

訓教誡也于朝曰君臣焉于燕曰賓主焉于學曰師友焉以武王年德之高而召公諫旅獒亦例曰訓古人命名之意可爲萬世法也若曰臣之于君不可以訓言則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故此篇曰伊訓他篇準是

惟元祀節○喪三年不祭故攝而告廟喪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羣臣告廟臨臣不平臨臣卽告廟時事也總之此節不重此意只重告廟之時訓王耳上對先王下臨羣臣于此時而訓王者乘其心之虛也烈祖先王皆湯也先儒之説不一竊意自伊尹祠告故稱先王自太甲祇見故稱厥祖也祠告改元之常禮訓王伊尹之特舉○日記此節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辯宜玫

曰嗚呼古有夏節○此示以天命祖宗之不足恃以

見不可不嗣德之意方字與于其相呼應正是天命不可憑藉處人君爲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感應之機在此不在彼懋德就爲天子時言懋字內有孜孜不已之意罔有四句相推説下罔有字亦莫不字曁字咸字俱要挑剔以見其方懋厥德則得天眷如此其隆而後人不率遂不可恃所以聳動太甲也造作也始也言兵非外作惟我商王節○桀之未亡也王室如燬時無有奮然爲萬姓請命者惟我商王布昭聖武武而曰聖見其出于德義之勇故能一怒而安天下鈇鉞豈必用哉義師所臨人自屈服此易所謂神武而不殺也代虐以寬必有所指如武王反商政漢高除秦苛政也聖武二句一串意四海之內皆曰非當天下是謂信之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是謂懷之

今王嗣厥德節○今王嗣位而爲民主非嗣其位乃嗣其德也旣嗣其德則邦家四海之觀德者皆在今日故曰罔不在初德字時説指下節言要旨卽指上節言余謂泛説爲是○註立愛敬于此説立愛二句

形愛敬于彼説始于家邦二句上爲親吾親長吾長下爲及人之親及人之長也親親長長人同此心立于此則形于彼豈不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乎○註形字從本文立字上來下得甚妙盡愛敬之心于親長吾盡吾道而已而形愛敬之則于他人則以理之同者不言而喩也註及字措字無工夫自然之化也○親長用帝王事説要切太甲如不悠不忘善繼善述信任老成尊崇耆德是也

嗚呼先王肇修節○此詳烈祖之成德盎盛德大業

如先王亦不過在倫理實行上加功三綱五常之肇修卽立愛立敬之實事也王所當法在此○先王由七十里而有萬邦其積累之難如此今王坐享基業之大無先王積累之艱所以繼之者宜何如而後可庶幾乎○從諫而曰弗咈逆于耳實契于心非勉從于外也先民時若不但聽從其言盖與之同心與之一德事事無所拂逆之謂也時若于先民則善之所在不待諫而從矣克明者人之忠邪事之是非務之先後緩急無不旁燭盖不能惑是也克忠程子曰君

子事君不得其心則竭誠以感動之誠積而動雖昏蒙可開也強悍可回也柔弱可振也古人事闇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而已湯之事桀如此與人不止是用人大凡與人貴寬若求其備則人無全材而吾有遺善故善則取之而不求備若撿身則不可以此自恕如不及不但其心其工夫亦如此○旣歷數湯之實德而繼之曰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感發之意溢于言表○人倫中獨舉爲下居上二端者處有夏昏德小大戰戰之日湯之居上爲下爲難也

○時説忠諫扶人紀者先民率人紀者君人紀之綱臣人紀之輔人是能修人紀者身或有違人紀者○按太甲坐享萬邦之大何嘗知憂何嘗知懼曾不思先王肇修人紀無事無不修飭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有萬邦其積累益若斯之艱也伊尹言此其所以聳動太甲者至矣

敷求哲人節○先王之得天下甚艱故其慮天下甚遠宜其求賢人以輔後嗣也○哲人是明于治亂之

故理欲之幾者○古聖王不爲一世之計必有所以貽其子孫其所貽者何曰德曰典章曰賢才而已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貽之以德也有典有則貽之以法也敷求哲人貽之以人也後世不知自以爲有所貽其所貽者富貴安逸而已夫貽之以德與人而子孫或不守且至敗亡况貽之者非乎

制官刑節○此與上節一連意亦爲後嗣慮也哲人輔之阿諛逢迎之人從而敗之欲嗣德難矣故制官刑儆于有位○書翼云馬牛相逐謂之風一入其中

便如風廉連自家做主不得三風之所由犯病在一
個敢字一有敢心何所不至有之風十而敢之心一
舞及遊畋可暫爲之而不可常故言恒歌則可矣不
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酡之巫以歌舞事神故言巫風
淫過也爱惛倒置政必荒亂故言亂風卿士邦君足
以喪亡而况天子乎救指卿士邦君而不及天子使
之環視而知所儆也此官刑旣頒布在官又使蒙士
習之使他日入官而知諫○按正義曰犯顔而諫臣
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愚謂與王賞諫臣設之賞以

誘之彼有賞之不能動者猶未足以得其諫也成湯
設不諫之刑結舌于前而刑驅于後如是則無有不
諫者矣此求諫之至意也乃先王刑不諫者而後世
刑諫者其亦可嘆也夫○制官刑以求諫即從諫弗
咈之心也其間所戒遠耆德即先民時若之心也治
法具在即心法具在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節○祗厥身要緊得切言當以三
風十愆敬之于身不可萬一有之也○言所戒者雖
卿士邦君而王亦當敬之于身也卿士邦君有一于
身必至喪亡王可有一于身乎奈何不敬于身也○
謨以垂儆之意言聖心慮此其爲天下國家之計甚
大故曰洋洋嘉言以所儆之辭言聖言所指明白痛
切易知易行故曰孔彰○惟上帝至末舊以天命人
事平看不是惟作善降之百祥故德罔小萬邦惟慶
惟作不善降之百殃故不德罔大墜厥宗總是言天
命之無常而欲其盡人事以應之也○二德字一斷
二罔字作無字看德罔小言修德無小也萬邦之慶
積于小而可不勉乎不德罔夫言不德不在大也厥

宗之墜由之而可不戒乎○宗即宗廟此時在廟中
對羣臣以訓王故言萬邦謂不特一人有慶而侯甸
羣后亦蒙其慶言宗謂不特萬邦離德即今日祭祀
之宗廟亦墜矣語意如畫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節○問業云不曰伊尹而曰阿衡便見
是顧命元臣其責甚鉅嗣王不容不惠而在伊尹亦
不容聽其不惠也
伊尹作書節○朱子曰古註云顧謂常目在之此語

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具未接物時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物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而不可得矣以承二字本上文言天地神祇之靈卽明命之不昧欽承祗肅之念卽顧諟之不違然事神自有事神之敬不可只作一事看也○真氏曰湯顧天之命天監湯之德曰顧曰監天人之交其近如此○宅師承撫綏言謂之宅者除虐布寬之後處之

各得其所也

惟尹躬節○上言尹躬之不可忽此見尹躬之不可恃周不必泥定忠信大抵咸正罔缺之意事皆實心行皆實踐不始勤而終怠不外修而內荒不心服佞人而貌敬正士操持一而有常此所以有終也有終謂令聞無隕令緒無墜也相亦惟終與國咸休也○自古危亡之世未始無忠信之臣而君不聽用則不得不至于危亡君不君而臣可恃君不終而臣有終未之有也○不終而累于相不辟而忝于祖此言甚痛切

王惟庸罔念聞二節○凡人之心有喪則有復故平旦之氣仁義之良猶烱然不昧况聖人之心無時不清明而義理無時不昭著乎然猶必曰洗濯澡雪大明其德者此聖人敬戒之心卽顧諟明命之心也坐以待旦而行之爲何事蓋丕顯在心旦而應事則行之于事矣太甲之不明所謂牿亡之多伊尹特指昧爽之心益欲其于此而得夫復善之幾也○丕顯者全體昭昭在目無一毫遮蔽也大明其德坐以待旦

此是聖學的傳秉此夜氣清明卽披衣起坐而丕顯待旦待旦不廢何患不做聖人待旦而行者只是行此丕顯工夫别無事也雖終日酬酢萬幾迭至而我之所涵養只此而已矣○昧爽二句串俱是修德不可以修德行政兩平看丕顯待旦皆就昧爽一時言丕顯静時工夫待旦雖着動邊欲行事說但欲行之急尚未見之于行只要見汲汲不皇意○湯勤于爲善如此猶以吾之德能修之于我而不能必後人之皆修能行之于我而不能必後人之皆行于是旁求

俊彥以啓迪後人焉啓以知言迪以行言二句隱然見尹躬乃先王所責以啓迪後人者豈可忽而不念○命字註中無解要旨作明命看○伊尹前言湯之修人紀而繼之以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此言湯之昧爽丕顯而繼之以旁求俊彥啓迪後人蓋太甲知乃祖貽我以天下貽我以安逸而不知乃祖之心不如是也乃祖所貽一是德一是賢才能法其德而聽用其人其基緒方可保耳

慎乃儉德節○既動以先王又直指其受病之源而

藥之蓋人主生于澤宮之中長于婦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故驕侈之病于人一同太甲以中人之資故雖以成湯之家法。保傅之得人而不能免焉欲敗度縱敗禮忽于儉德而不知慎不知意廣欲多止目前之快而儉于用儉于動凡事知所收斂而不敢肆者身之利而天下國家之福也德雖多莫先于儉身心家國之長計以儉而得以不儉而失故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二句一直意凡人不知慎儉德者只是圖了目前故必慎儉德爲永久之謀可也

若虞機張節○此告以慎德之工夫若字正承上來欽止二句正所以省度乃慎德之所從事也止與攸行俱就身與事言止者如事之有度身之有禮皆吾心之天則合內外動靜而不遷者也欽厥止者人心不敬則無主無主則靜而昏動而擾安知止之所在惟欽則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有以主乎靜中之動而靜有定止事物糾紛而品節不差有以主乎動中之靜而動有定止止以理言止在于心而所以止其止者欽也欽厥止所以立本然以義制事莫過于烈

祖烈祖所行莫非禮義之成法而得止之標準也王惟率而已矣○欽止心上工夫故曰立本率祖攸行是事上工夫故曰致用

王未克變三節○王于此不能無動但未能即變其舊習尹以爲此非口舌所能爲也故有桐宮之舉○密邇先王一是絕其比暱之黨一是興其思善之心其訓另作一句承上二意所謂不言之教也○伊尹之悟太甲始而作書告以先王顧諟明命既而口陳告以先王昧爽丕顯終而遷桐使密邇先王泛言明

命尚未醒切曰眛爽則打着他平旦清明之氣有不容不感動者至密通先王則顧諟丕顯之神靈恍然若接此其格心之法甚節次太甲之所以終悟也其克終允德雖由于遷桐而得力亦在前幾番言語以漸而入看太甲始而不惠既而庸罔念聞終而曰未克變亦覺漸漸轉頭此大臣格君心手段

太甲中

惟三祀二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者民無君復有明君者出君失民廟社一絶不可復續

重下句太甲克終厥德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于悔過遷善之地而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此實天之陰牖其衷也君民得以相保休也然不特一時之休王之終德乃萬世處亡遷義之法而君民一體之休且貽之于無窮矣○休而曰萬世無彊回見慶幸之極亦即暗逗出圖終意

王拜手稽首節○不明于德德者人之所以肖天地惟不明故不類也

伊尹拜手稽首節○此伊尹承太甲圖終之意而告之也太甲以不明于德自咎故告以明后之事惟在修厥身允德協于下而已曰修厥身者因其知敗度敗禮之非而進之也曰允德協于下者恐其無誠身誠意之實而勉之也允德者得于心非一時之感發有諸己非悔過之虛言而已協下者益昔日太甲不明人心幾去今者悔過圖終新志甚美而天下之仰望方殷苟非實德昭著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得遠邇愛戴之心乎曰惟明后者惟明后知足以決向往而能自達于高明勇足以致成功而不安于凡近謂

之元良謂之上智惟其能如此而已非懷二三之志而暫開之天理終錮于人欲之私者所能也○修身至于允德允德至于協下一串說德在臨民發用上看惟明后言惟明后爲然非不明者所能都平平論未著在太甲身上說

先王子惠困窮節○既告以明后因舉先王之實事以爲法子惠困窮德之允也于困窮之民子視之而加惠焉惠曰子惠其誠何如故罔不悦徯我后此所謂協下也修身在子惠之上○曰民服厥命而又曰

竝其有邦厥鄰徯我后有一步進一步模樣曰竝曰
鄰見非湯號令所能加而亦徯后此其感化何如
王懋乃德節○上既擧湯事因勉太甲法之曰懋乃
德視乃烈祖者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勉勉而可期
其至舜以堯爲的故能重華顔以孔爲的故能庶乎
視乃烈祖欲太甲以湯爲的也日新者湯之所以懋
德太甲勉勉不已之心一以烈祖爲法庶身修而德
允者可至不可有一時之豫怠豫怠不必太縱只悠
游懈弛便是要看一時字一時稍息便非懋德矣

奉先思孝節○此懋德之所從事卽修身之實也奉
先以繼述言非奉祀之謂接下以從諫言非禮貌之
謂奉字接字俱有意味可玩視視四海九州之休戚
利病也視則欲遠聽聽百官萬民之謨謀獻納也聽
則欲德所視者遠曰明然視遠不明則有旁覽不徧
處所聽者德曰聰然聽德不聰則有領畧不盡處休
美也圖終之美意也王之懋德如此則朕承王圖終
之美意當知無不言君　之王行之惟恐言之後也
何厭斁哉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節○申誥承上圖終說來○天之所
親者敬何也蓋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是
吾心自做主宰慮人之念慮感移未嘗不與大化相
流通日監在玆天無往而不在小人無忌憚是弗以
上帝爲有靈也故畏天之至者常防未萌之欲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克敬如是則天親之矣民之所懷者
仁何也蓋天下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惟元后一之故
君民者天下之大父子也雖以勢而相扶實以恩而

相固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克仁克仁則民懷之
矣鬼神之所享者誠何也蓋鬼神之德不外乎實理
之聚散祭祀之理不外乎實心之始終有其誠則有
其神不誠則無物故交于神明之道祭則三日齊七
日戒平時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
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克誠如是則
鬼神享之矣天位艱哉人君上事天下治民幽事鬼
神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而後謂之天子謂之神
人之主而三者皆無常其責皆在于我故曰天位艱

哉○天無情故直曰無親民有情故曰無常懷○兩
克字有字俱得力○無常者其機在彼不在我也道
則在我能盡其在我則無常者爲有常矣○天民鬼
神三者以天爲主民者帝天之命所主鬼神者造化
之迹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敬仁誠三字亦只是一敬
字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仁敬非兩也夙夜惟寅
直哉惟清敬之至誠之至也看本文口氣亦是以惟
天二句爲冠民與鬼神兩對總之曰天位艱哉天位
正與起語惟天相應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言上帝而民神在其中矣言懋敬而仁誠在其中矣
余舊有此說近見要旨述了凡先生語亦如此謂伊
尹因前篇皇天眷佑有商及太甲速戾作孽之語故
以天親之意申誥之而幷及民神也
德惟治節○承上言天位雖艱然亦在慎與而已敬
仁誠各以所主而言合之總是一德德惟治四句泛
言治亂興亡之機以起下勉太甲之意與治同道雖
事未必同而道則無不同與亂同事事同則道無不
同也要知伊尹特發慎與之義是何爲益興亡在古

皆有明鑒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太甲顛覆幾與
桀同事矣一旦悔過所由者即湯之道在力行不變
耳人心操舍無常克終最難始而與治與固由之終
而與亂亡亦由之興亡一反覆手要須慎之又慎常
將一個先生頓在面前一念之萌一事之作無不思
與之同道始終不差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爲明后
且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爲明明后矣此因答闇惟厥
終之語而深明闇終之道也終字最重明明要得註
中明其所已明意○與治與亂之論切中人主之病

人主往往忽其所爲而不知所與不審便與亂同事
至終始慎厥與慎字尤剔得醒自古以來儘有英雄
之主始焉與治同道而後稍稍怠荒遂與亂同事只
是一個不慎謂始以與治而與便有差池不至于亡
卒之轉與機而墮亡轍只坐慎其始而不能慎其終
耳故點一個慎字煞甚吃緊
先王惟時懋敬節○承上言人君固當慎與然所當
與者安在其惟法祖乎敬仁誠三言者堯舜以來相
傳心法合之一德又約言之一敬而已故專以敬言

之先王為明明之的亦惟懋敬厥德而已惟時云者
謂敬德之外無複他事所以深勉太甲也懋敬是德
克配是治監茲茲字専指懋德言即所謂與治同道
也惟敬德故德與天合惟德與天合故能為天下君
而對乎上帝令緒即配帝之令緒也古之君以德而
治者多矣獨言湯者耳目之所及也
若升高必自下四節○此下四節五件皆欲太甲矯
情之偏也矯情正所以與治也○若升高二句不是
說今日未能如先生而循循及之也欲其不要看得

先王高遠了只消下學而上達故曰必自此陸閑仲
先生說極有理會○逆心之言未必皆道然而合道
者多遜志之言未必皆非道然而不合道者多○蘊
氏謂傳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
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此五件亦然須就恒情一一
體認覺有至味
嗚呼弗慮胡獲節○伊尹所陳已盡此則欲其謹思
而力行之耳自敬仁誠至矯偏王須自入思慮始得
苟漫焉聽之不為致思而詳繹之則亦安知予微意

之所在乎故曰弗慮胡獲既入思慮始知句句有益
然即須句句身體而力行之若似做不做豈能有成
故曰弗為胡成○慮與為正是從事與治處慮獲為
成四字有無限意味不正言惟慮則獲惟為則成而
反言弗慮胡獲弗為胡成語意醒快思為之功盡則
德成于身而所存者皆先王懋敬之純心所行者皆
先王懋敬之純行矣故曰元良元字不對良字猶云
元哉善也萬邦貞亦元良中事不作儀刑說萬邦有
一人未貞亦未可言元良總見思為所係之大

君罔以辯言節○此恐其思為之過至于作聰明亂
舊章也舊政所當率由後世君相欲變祖宗法度必
有一段議論欺其臣民致亂之端大率由此四時之
序成功者退成功宜退而不宜居況以寵利居之乎
不特招議而我心無以自白矣辯言亂政則天下臣
民莫知適從而先王之澤不及于邦國成功以寵利
居則臣民相猜無以杜讒口而邦其危疑故兩戒之
而後邦其永孚于休○辯言二句不宜平對重在上
句慮太甲之病根尚伏也下句帶言以明退休之志

耳此胡君麻先生說極有見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五節○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塞矣故復政厥辟所謂不以寵利居成功也○天雖難信命雖靡常然其機在德能常德則天命未始不可必也○有命一德互言之一德即有命之人啓迪即眷求之事○受天明命二句一意以得天得民乎說不是天與則人歸也○一者純乎天理天理無往不吉二三者雜乎人欲人欲無往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故也自降于天曰災祥自受于人曰吉凶上面吉凶且未可露出天字○自天難諶至此泛論德之不可不一以起下文勸勉之意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節○命要旨作政教號令說服行也若說天命則服字難解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惟一即是日新非再有所謂日新也蓋謂之日新似乎有增不知德豈有增減只是終始一心毋始明而終昧毋始勤而終怠毋以一出一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便覺本體光明日覺有翻然一新之景象蓋王心終始如一不有衰殺而從旁觀之每日加新是乃日新之義也○陳氏曰湯之盤銘曰日新仲虺之誥亦曰日新日新太甲乃祖之家法也尹以湯之日新望太甲必以湯之一德勉太甲故時乃日新必先之以終始惟一焉

任官惟賢才節○篇題蔡氏云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夫君德既一而又任用得人此所謂咸有一德也咸有一德一篇之綱領也○為上則為君德之成就而非奔走承順乎君也為下則為

民生之奠安而非為富貴寵祿乎臣也難者如不得已也慎者左右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和者君可臣否則從臣之否而不為君否臣可則從臣之可而為之所謂可否相濟也一者時則勿有間之也○一者不雜不息之義君心用人之本也有雜則不能防小人有息則不能任君子用人之不一即德之不一也

德無常師節○德以善為主善則師之故無常師善亦無常主惟協于吾心之能一乃為至善四句一串

意總歸于一耳勿用傳中博約相對○常師指人言常主指事言德不可有常師者以人之處事有事善有事不善故也善不可有常主者以善之于事在此為善在彼或未必善故也○傳協合也克一者能一之謂也一者善之原萬善皆從一中出此心能一則無往非善矣此心若雜于私欲何以能一○不徒曰一而曰克一何以克一此非情識晝化意見都融純是天理運用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有此○理在吾心因行而名謂之德隨事而顯謂之善易地皆

然謂之一一者吾心之天則也理隨事顯而本則一克一者得吾心之天則也事事有權衡尺度雖萬殊而未始不同歸也常主便不免執此事以律彼事遂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協一是隨事而順理大人之神化也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是今日之受非協一如言皆是也盍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合于能一乃為至善

俾萬姓咸曰節○俾字要别感應效驗不可兩平乃相因之辭大哉王言者言發于一德之後則包涵晝天下之理淵微合百慮之同言之大心之發也一哉王心者心純于一德之餘則妙百為而不二主萬化而有常心之一言之所以大也○王心未一何以訓萬姓之從違王心既一則發于其言人人得以見其心知其一于公不二于私也一于義不二于利也一于道德憂勤不二于聲色遊畋也一于君子不二于小人也則萬姓之趨向自不容于不一矣○咸字見感通無間又曰見頌之不已也克綏永底皆從一德說來常厥德保厥位令克綏先祿則必有常德之格

天惟民歸于一德今永底民生則不特一時之歸而已

嗚呼七世之廟節○此言德政有可驗以見人君當一德也德則一德政者一德之見于行事者也德不可以揜後世之公政不可以揜當時之公人主所以修其德政寧容已哉

后非民罔使節○所謂一德者豈獨當取善於臣哉即民亦不可遺焉匹夫匹婦至微者也成功成一德之功至大者也匹夫匹婦雖所知甚狹然一善亦萬

善中之一遺一便不可言全德故罔與成功　按一德有三義總之一也純粹無雜之一即終始無間之一所謂純亦不已是也終始有常之一即包括萬善之一所謂一以貫之是也但通篇隨處取意常厥德以有常言德惟一以純粹言罔與成功以包括言而三意總無不通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節　曰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已攻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

曰我王來節　蕩析而閣黨不能相聯離居而救援不能相及其如台言此地其如我何明示別有可遷不必懷此都也時說言此地已無計能活我矣口氣不似

先王有服節　先王有事未嘗狥己之意亦未嘗苟狥衆之情必恪謹乎天命謂卜也今不承于古謂今日理勢正當承于古而遷則大命可永先王之烈可繼若不承于古則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能致治守成從先王之大烈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節　事有勞且難而不可憚者今日是也今若能遷則以危為安其若顛木之有由蘖乎永命與斷命相應紹復大業與從烈相應商道中衰盤庚有志于振起適丁耿圮之患此事不圖先業將不守故凜凜于克從紹復京師天下之本國都不安豈能圖四方之安故以致安四方為言

盤庚斅于民節○上諭民之詞明矣然民之不遷豈其中心利害之實哉由在位者動浮言以惑之其有攸箴者又伏之而使不得達故教民由在位始而其

所以教在位者不過以常舊服正法度正法度云者亦曰無伏小人之攸箴焉耳蓋先王以民心為己心以民之利害為國之利害其五遷之舉想亦順小人之攸箴而為之也民無惑志而有言必達于上臣無匿指而有願必同于民此先王之舊服也亦國家君令臣共之法度也今民不欲遷而盤庚欲遷疑若非先王之舊服矣當時在位者必以此動盤庚而盤庚則知不欲遷者乃在位者總于貨寶之私心欲阻廢法度不得不托于民情之不願欲托于民情之不願

則不得不動之以浮言而使其言之同于我隱伏攸
箴而使其中情實語不得上聞此其沮遷之計甚狡
盤庚明極事情故不為一切之法度以整齊之其要
在于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則遷與不遷孰是民情
之公顧利害必有真歸國是必有真在羣臣之計自
破國家之法自行矣
王曰格汝衆節○耿衆利濱河之地沃饒自豐而憚
勞不遷以為百年之業柰何舍之而去不惕于一人
不肯聽一人之作猷此其傲上從康之本情也是心

不黜雖百喻何益故盤庚特指而言之此一篇之要
領也○傲上從康內各兼動浮言伏攸箴意
古我先王節○此援舊人之從先王以責今之不然
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也舊人世勞王室凡事所賴
以共成者也圖任共政是先王委任舊人之重播告
之修修為號令以播告之也不匿厥指罔有逸言是
舊人不負先王之委任也不匿厥指指者先王遷都
之指也人君有是指而萬民無以承之則其指匿而
不通舊人奉承於內使小人之箴言無不達則一人
之美意下通于民矣故曰不匿厥指丕欽者近則叙
用而欽禮遠則世選而與享也非上意下情而變幻
事理以搖衆聽謂之逸言舊人宣化于外則原君上
為民之情以開諭乎衆而不參以一己之私言據民
間利害之實以導率乎民而不惑以從康之左見故
民用丕變○聒聒多言亂人之意言不出于中正為
險無深慮遠見為膚謂惟忠信足以起人之信今汝
上匿下諱所以起信者率以險膚難乎人之信矣夫
有所訟者事理確然當有所訟也乃所訟果何為乎

予弗知乃所訟也
非予自荒茲德節○先王有作舊人則從今我有作
汝臣則訟豈我寡謀輕動自荒茲愛民之德耶非也
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耳予視汝情明若觀火猶不
忍刑以繩汝欲寬容以濟事汝苟執迷不悟是亦我
拙謀成汝之過也指羣臣之失而自咎以警之語意
甚婉
若網在綱節○上言我不能制命而成汝之過矣然
在汝當知下從上小從大一勞永逸之義而向所稱

傲上從康不可不戒焉○君爲臣綱譬之于網人知其有條而不紊矣而不知統之者有綱焉知天下無不從綱之網則知天下無不從君之臣而傲上非義也勞爲逸門譬之于農咸望其有秋矣而不知先之者在服田力穡焉知天下無不畊之獲則知天下無不勞之逸而從康非利也

汝克黜乃心節○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皆富家巨室也擅膏腴之地躭居止遊觀之樂在位之臣與之比黨而憚遷心之所爲實在此而猶爲之辭曰

不遷實于民計便又乘小民一時之情而誑之曰我實爲爾計也以此施虛德于民抑不思大水時至都邑淪沒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是爾之爲之反以害之與百姓同歸于虛德耳故勸以克黜乃心公爲斯民長遠利害計以施實德于民都邑既定百姓安居至于爾之婚友亦同其福如此處事汝乃敢大言曰汝有積德今日非德也積德承祖父爲民圖遷而言

乃不畏戎毒二節○言汝知服田有秋則今不畏水災大害于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惰農不強力爲勞苦之事寧有黍稷之可望乎汝知網綱不紊則今汝不和吉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也蓋君爲臣綱臣爲民綱理之所在上下相順乃同其福而無禍汝既憚遷首先惡于民則恫不獨在民乃亦奉其恫矣及身而悔又何及乎相時憸民猶有審利害之實出箴戒之言以相顧省者則有位者當何如乎夫小民箴言欲發而爾之逸口能排擊阻難之尚有可畏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豈不尤可畏乎

夫民有箴言而以之告朕可也何爲相動以浮言恐之以禍患陷之于罪惡不與顧箴言者異乎一時人情爲汝所惑雖若燎原之火不可嚮邇其勢猶可撲滅以制爾短長之命者而繩汝自作之愆其亦何難至是則惟爾衆自作不靖非我有咎也

遲任有言節○引此結前圖任以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之意

古我先王節○我國家惟圖任舊人共政以人舊則習也使其有罪不容以舊人而赦使其無罪不容不

念其舊而加以非罰也使其有善不容以舊人而掩使其無善不容私其善而加以非德也德恩賞也恩非所當恩是謂非德○逸勤俱指遷都說未遷同其勤既遷同其逸爾勞爾善爾字俱指祖父言先王世選爾之勞列于太常而予亦不掩爾善世字由先王說到盤庚身上予字指盤庚而先王亦在其中不掩即世選意也配享即不掩之實

予告汝于難節○射志于中的圖事期于有成予告汝以遷都之難予謀既審若射之有志非嘗試而浸

為之言不可不聽也人之不能從善有二蔽焉老成者謂其言耄幼弱者謂小子何知而不知理之所在老成人不可侮而孤有幼不可少也各長于厥居者耽圮河水其居不可長也舍目前沃饒之利為永建乃家之謀是謂長于厥居夫君出謀者也臣出力者也出力以聽我之作謀可矣

無有遠邇二節○當時所告惟造在王庭者其餘不聞者尚多故篇末使之轉相致告○盤庚斅于民十三節當從以常舊服二句上看此本文提要語也如云古我先王圖任舊人乃祖乃父胥及逸勤矧予制乃短長之命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等語都是以常舊服正法度之意如云不匿厥指罔有逸言無侮老成人等語都是無或敢伏小人攸箴之意傲上從康亦不得十分平重若曰無得傲上之命而從己之安耳蓋所以傲上之命又由于從己之安故又戒其從康而以一無字領傲從康三字也○二書反覆辨難須于包容處看其德量于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

盤庚中

盤庚作節○涉河句即粘上句指將遷言誕告用亶句重勿褻句輕看通篇語氣如云承汝俾汝惟喜康共丕從厥志汝不憂朕心之攸困等語都是用亶處

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其民于前而告之

曰明聽朕言節○自上所訓為言自下所承為命

嗚呼古我前后節○此述先王君民相與者以告之君民相與是中篇大旨前后指成湯以下四君天時指水患鮮以不浮于天時一語更可味古人天時有

災鮮不以人力勝之後世則末如之何而歸咎于天
殷降大虐節〇大虐水患也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
古后之聞即上文先王遷都之事也汝何不以所聞
先王之事念我今日之事乎承汝以下正欲其念之
者承俾二字串言我之致敬以使汝者無他惟欲趨
利避害舍危就安共享安定之樂而已
予若籲懷茲新邑節〇丕從志者夫人趨利避害舍
危就安固有同心然憚小勞而闇大計見近而不見
遠亦人所時有使重拂其意而苟從之從亦小矣故

不從其一時之便而從萬世之計乃為丕從蘇氏說
得好
今予將試以汝遷節〇試遷已久成遷石今今予將
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是亦惟民之承也而汝乃不憂
我心之所困困謂萬衆動移皆在君心之念也乃皆
猜忌疑貳不宣布腹心欲安者汝之心也汝自以浮
言障蔽不能宣布腹心敬念以忱感動乎我是汝不
能保后胥感矣則惟爾自鞠自苦誰為爾解哉 之
乘舟若遲滞不濟必臭敗其所載之物今汝從上之
忱間斷不屬不屬者與上之誠意不相屬也如是惟
相與以及沉溺而已安定沉溺利害昭然而不之稽
雖怨疾忿怒何損于困苦乎
汝不謀長節〇憂溺而憚遷是勸憂也豈人情哉不
謀長以思其災故耳所謂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也若
謀長則知災在旦夕今日之勢可謂有今日無後日
汝何生在上乎
今予命汝一節〇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
浮言之誤人不淺而人心不悟也今命汝一是非無

兩在利害無兩從心有定主則不迷于正直之途身
有定歸則不陷于邪僻之地不然身心非所自有顛
倒迷惑趨于禍患如起穢以自臭豈他人能敗之哉
故予欲汝一心以聽上而無起穢者蓋恐其不一則
無中正之見而人得以倚之迂之也倚者害不能避
利不能趨也迂者以利為害以害為利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二節〇此二節承上言汝知人言
之不可從則知我心之當體我之心何如也為汝何
生在上則遷都以迎續乃命于天者我之心也我豈

汝威哉用奉畜汝衆而已此其一也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屢遷厥邦爾先人之保后胥慼亦至矣此予所念而不忘者也故予所以經營新都爲一勞永逸之計以有家之利丕克羞養爾者懐念汝之深故也此又其一也兩節意相承　神后指遷都之先王

失于政節　此言君不體民則高后罪之高后湯也

汝萬民節　此言民不體君則先后亦罪之生生謂勉于生理先后泛指商先王

古我先后節　此言民不體君不但先后罪之其祖

父亦罪之

茲予有亂政節　此言我有治政之人所與共天位者具乃貝玉溺于利而不顧民生高后與其祖父亦罪之上責臣之辭但責其以浮言誤衆傲上從康而已至此始言其具乃貝玉則知羣臣實利瀕河之地沃饒自豐其種種不欲遷皆具貝玉之私心爲之也具者世室享沃饒之利已足今復貪而不遷則是欲圖多取兼有之也

嗚呼今予告汝節　不易亦告汝予難之意永敬句一連意分猷念以相從卽永敬大恤無胥絶遠之實也然欲分猷念必設中于乃心設中泛言遷都意落一層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于設正緣羣臣殉于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不見故勉以舍其偏見設中于心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胸中苟不設中于心則人必至倚汝身迂汝心矣

乃有不吉不迪節　此道路之令也顚越不恭闕也暫遇姦宄盜也劓刑也殄滅之殺也遷徙道途之際羣小易乘機爲姦之時也故嚴其令

往哉生生節　往哉有鼓舞從遷之意今予將試以汝遷再言之見不輕之意

盤庚下

盤庚旣遷節　綏爰有衆傳言慰勞臣民遷徙之勞與篇中殊不似凡篇首叙語俱括一篇之意恐卽是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所謂綏爰也

曰無戲怠節　當時傲上從康習于戲怠未遷則以爲憚旣遷則以爲足故以此戒勉之兼臣民言大命國家之命也命雖在天立之在我始曰天其永我命

于茲新邑是命之短長在遷之計決與不決今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是命之有永又繫遷之後勉與不勉也

今予其敷心腹節○臣民雖旣遷盤庚又恐其強從上令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又敷心腹腎腸凡有所懷傾倒布露無復藏匿重將遷都意思說一番以解釋其意下文所言皆朕志也玩歷告二字可見罔罪爾衆三句意前日浮言之徒必有倡爲事定後加責之說者故以此言釋衆疑而絕譏謗也○始曰歷告

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終曰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此一篇綱領古我先王四節言遷之意在恭承民命邦伯師長至篇終言今日責望羣臣在敢恭生生一惟爲民而已矣爾衆惟不明于此志故未遷而二三旣遷而疑懼謂予有罪爾之心今予盡布露以告汝則當勉所當勉而可以釋然不必疑懼矣

古我先王節　湯以亳而興王業王業之興多于前功也言適于山之善見今遷之宜也不曰亳而曰山亳地依山也凶德水患也嘉績對凶德言消斯民沉溺重膇之疾絕後世驕奢淫佚之風足以厚民生行王化績孰嘉焉

今我民用蕩析二節○此與古我先王一節正相應盤庚紹復而歸諸天者天不欲泯成湯之德非予小子所能及也篤敬老成之人與盤庚同心者輕心不可與圖事薄德不可以成功故取篤敬

肆予沖人節○大事必謀于衆向爾衆不欲遷而我不從非廢爾衆謀也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爾我之情如此爾何疑于我乎大事必卜向者卜稽以爲當

遷而爾不欲非敢違卜也亦爲我思慮欲我仍舊貫而宏此大業爾爾之情如此我何疑于爾乎○首篇言傲上言不惕予一人至此露出沖人二字想盤庚是幼主臣民不以爲意耳

嗚呼邦伯師長節　此下專告有位者新遷之民生理未復欲其隱痛于心隱字懇切好玩味

予其懋簡節　此節只一句言其懋勉簡擇羣臣之材品相導其念敬我衆也

朕不肩好貨三節　朕不任好貨之人惟勇于敬民

以生生爲念使鞠人有養者謀人自營者保其居此
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所任若此
所不任若彼朕志不難知也既進告爾矣爾今惟能
如我所勉方謂之順朕志而昔之不欲遷不足謂之
不順朕志也惟違我所戒方謂之不順朕志縱使昔
能從遷亦不足謂之順朕志也二者爾深念之無不
敬我所言可也敬我所否而無總貨寶敬我所若而
生生自庸生生自庸以民之生生爲功而自勉也人
臣無功以民之生生爲功自字要醒〇具貝玉乃羣

臣病根所以始終戒之

式敷民德節　首句舊説只傳上文太無力了看他
下個敷字又下個式字是用力語永肩一心正是式
敷處也點出永肩二字覺式敷處更有力不是有初
鮮終亦是一句嚴一句話頭　自邦伯師長至此首
提出一個隱字剔動他不忍之眞心後言念敬言敢
恭言欽言式敷言永肩俱是一段惻隱中來　傳中
戒勉之意一節嚴于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此意當
就朕不肩好貨看來夫始曰不肩好貨生生叙欽戒
勉之意存乎其間矣然未責也次曰罔有不欽則固
責之矣然其言猶隱也至曰無總貨寶生生自庸則
直戒勉之而詞亦嚴切矣末則以無窮期之

說命上

王宅憂節　知之重看不可以生質言亦不可以學
言乃自其夙成之德言所謂明于庶物察于人倫而
爲先知先覺者也謂之明哲言其獨稟全智首出庶
物而非人之所能及也知之以德言明哲以人言明
屬見哲屬智明足以燭天下之理哲足以察天下之

幾明哲之人實爲則于天下天理不差曰則庶事之
權衡尺度人所取正曰則以其心之明哲而可否天
下之事即所謂作則在表正上看天子指高宗也惟
君萬邦百官承式應明哲作則而言王言二句見不
可不言也

王庸作書節　高宗天資高明然自以講貫未竟恐
未合乎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敢輕于出命恭默思
道此高宗求道工夫道即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

乃審厥象節　追其夢中之所見故曰象托諸繪則

有是人矣故曰形
爰立作相節　立相不言王者爵人于朝與衆共之
置諸左右則涵養聖德者之所自爲故言王置二句
不平看所謂以總冢宰兼師保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節　爰立作相將倚以天下之重
也乃置諸左右專以納誨輔德望之此高宗之特舉
史氏之特書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
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故君以論相爲職相以正君爲
職高宗知輔相之本傳說知輔相職業故書以爲後

世法也　朝夕者無間之辭納誨程子所謂輔養之
道非詔告以言過而後諫也曰左右曰朝夕可以見
古師保之親矣　輔德專就心上說下文啓心沃心
正其實也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責之以納誨輔德
爲第一義眞知本矣蓋其思道精見道明又素學于
甘盤而有得故其言如此　納誨而不朝夕亦難以
奏功後世輔相大率與人主不親而居之者亦未嘗
知以正君爲輔相之職業也故程子曰一日之間親
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見當時接見之時少矣曰左
右則無間曰朝夕則無時君德安得而不成乎師保
不左右而近習左右道義不朝夕而諂諛朝夕此所
以鮮令主也
若金用汝作礪節　此喻望其納誨之切要得一節
深一節意
啓乃心節　此節直提出心字又輔德之本原也開
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乃心朕心直合而爲一此之
謂啓沃沃心正以輔德曰啓心則又不徒在納誨之
間矣啓云者開心見誠明白洞達凡素所蘊蓄者知

必言言必盡也沃云者是時高宗有渴教之心必灌
而入之有若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潤漸涵浸漬以
入也　義理在人心若我未有受之之地則雖啓于
此而無益若彼既有受之之地而此不開盡亦無以
成灌溉之益
若藥弗瞑眩節　上喻見當啓心下喻見當沃心兩
平看而意相承蓋言不苦口則行無所見矣
惟暨乃僚節　上告之以已正君此又告之以人正
君蓋說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與其盡

一已之心以格君孰若合衆人之心以格君乎惟曁只是率屬意匡辟亦以啓心沃心言率屬同心匡辟盇金之礪濟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非獨一人之力也俾字有力亦卽承匡辟來大意欲其率屬正君以法祖而安民也一氣說下寬仁子惠高后所以康兆民而先王嘗迪之矣務俾率循先生蹈迪高后以康兆民焉紹先烈自近者始故言率先王迪高后率先王迪高后則台德之弗類可無忝矣時說以上四節論學此節論治大謬

嗚呼欽予時命節　命指命之曰以下納誨輔德而以已事君同心匡辟而以人事君是也終不是始終之終乃終其命而不貳之意

說復于王節　后從后克二后字上泛言下指高宗王之休命卽命之曰以下是也臣字疇字說得廣言不特說爲然也凡有說之心者無不進諫或謂說隱指已而言亦是

說命中

乃進于王節　陳氏雅言曰孔疏象天設官之說穿鑿不足取大意謂天生民不能以自治故立之君君奉天不能以獨治故任之臣建邦設都立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以天下事一人非爲一人逸豫計也惟以亂民焉耳　時說俱以奉若天道爲象天設官而以建邦三句卽爲奉若之實亦可從據陳氏說是建邦至亂民正是言天道謂上天設官分職之意乃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正以見當奉若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極重是總腮處　明王不是高宗亦不是上古只泛言深明乎治亂之原者故曰

明王　合四海而分建之有大邦小邦之制卽一邦之中而參設之爲大都小都之制立后王以爲天下君立君公以爲列國之君皆尊而上者以統治也王國固有大夫師長以承天子侯國亦有大夫師長以承諸侯皆卑而下者以分治也

惟天聰明節　此正言奉天治民之事此節爲下文一篇綱領蓋自惟口起羞至事神則難皆憲天聰明之實而卽亂民之道也　聰明二字全要在公字上摸寫張子云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理過

于耳目心思惟其不以耳目心思所以過于耳目心思也惟聖時憲惟聖泛言時憲亦只是一個至公無私臣欽若而民從乂亦在公上來臣民之于君上雖有事使之分要其敬順服從者理而已矣君之所存所行稍不合于天理之公則不順不從者有矣惟法天之聰明無非至公則大夫順乎君公君公順乎后王雖兆民之衆吾能從之各循其理而無不從乂無他均此天也君不違天則臣不能違君而民有不從治者乎　惟君二句不宜平對主意重亂民也

惟口起羞節　自此至事神則難皆憲天之事也此以修政言言是發號施令甲胄乎時衛國之具以兵言干戈臨時討罪之兵以刑言口非以起羞而出言不當反足以起羞甲胄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以命德當于在笥之時審之若誤加于人雖褫之亦已褻矣干戈施之于人而必省在己之是非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二兹字指此四事戒者戒慎之戒非懲戒之戒也能戒此四者乃全聰明之德故曰允兹克明明者施之當也明則其惟不言言則足以作命衣裳惟無予予則所以奉天命而有德以勸甲胄干戈惟無動動則所以奉天討而有罪以懲何休如之

惟治亂在庶官節　照臨百官乃憲天聰明之大者官以職言爵以等言能以才言賢以德言其實只一人也但官以任事故言能爵以命德故曰賢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　按此節與惟衣裳在笥是一項事但上以修政言而五服五章乃人君政事之最大者故戒其衣裳之濫予此

以輔治言而官人爵人乃人君治亂之所關者故戒其官爵之濫及惟衣裳在笥所謂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惟能惟賢所謂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是也

慮善以動節　善如主善爲師之善亦是大槩說時字就在善字上帶出言凡事必慮善而後可動尤必合乎時宜始爲善也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非其時雖善何施

有其善節　善言德能言功有其善者有自足之心

也矜其能者有自用之心也

惟事事節　淮南子曰天下皆知備患之至而莫能知使患無生使患無生易於備患而世莫務焉則未可謂知術也

無啓寵納侮節　說不以正小人斯侮之矣小人之狎大人亦大人有以來之也寵侮相因故以啓納爲文文過不必見于外只心術間纔有護過之意此根不去其病日以潛長今人只因一誤生出許多回互揜覆豈特過無改日正恐欺心日長弊將百出而不

可救藥

惟厥攸居節　攸居註說得好吾心義理乃政事之本原惟厥攸居則政事醇而不雜也後世分居政爲二途徒知修飾于政治而已然其醇疵之見于天下者何可揜也　看惟曰起羞到此七節前六節都是政事此節探其本也蓋于前數者隨事致戒還是憲天之節目然人君必須心與天心合然後政事之出一一合天苟心非天心而欲一一點檢于政事未有能醇者也本文惟厥攸居惟字最重　醇字最有味醇對疵而言稍有一毫渣滓不可言醇許魯齋謂人心如印板印板不差則印出都不差惟厥攸居此心醇乎其醇發出政事來何患不醇

黷于祭祀節　難只是非交鬼神之道便是不必更求所以難處

說拜稽首曰節　行亦非艱並艱于不忱而已周子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朱子釋之曰實理自然故易人欲奪之故難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至誠如是則不爲人僞所奪此果確所以無難也觀此

可得王忱不艱之義矣　力行雖艱也只要人辦一片信心故曰王忱不艱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節　高宗居民間何至廢學蓋自失甘盤無人繼與講習故自云然耳罔顯言於此理終未有所開發於心也

爾惟訓于朕志節　志者德之所由成而學之所由顯也前言沃心此言訓志皆在根本上求益都從恭默思道處悟來訓志者行事未著而訓已先焉此知

本之論也若作酒醴以下見子之賴爾非曰彼此相資而已也亦非曰其成就我者在一端而已也酒非麴蘖不成爾成我之德則酒醴之麴蘖也羹非鹽梅不和爾調劑我氣質之偏則和羹之鹽梅也此處要見得屬望益深比盼益切處旣言賴之之切遂言爾之麴蘖我鹽梅我當以柔濟剛可濟否交互以修使予德性有成而後已交者非一之義傳麴多太苦等語正發一交字柔濟剛可濟否非謂以臣之柔濟君之剛以臣之可濟君之否也蓋言過于柔則不足以

尚書標一　卷之三　五十八

格非過于剛則不足以誘善一于否則言難以阻其進一于可則言易以驕其志故要相濟

說曰王節　高宗求昉于說所謂求多聞者立事謂以所聞應世而成務也事即修身治天下之事學必施于事然後為有用之學不然所聞雖多無益也然多聞資之人而所知有限學古反之已而其理無窮理苟明自足以應世蓋理明則見之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故勸以學于古訓乃有獲古訓古先聖王之訓典謨之類是也二程子得千載不傳之學亦曰得之遺經蓋聖人之訓聖人之心在焉故居千載之下可仰而求有不求未有求而無得者蓋徒為建事計而未有實得終是無根惟學于古訓乃有獲獲者實有理會實有體認此建事之本領也獲字大有味

惟學遜志節　此下歷告高宗以如是而學及得之之次第也高明者多不能遜志及工夫銳進多不能有常故告以遜志務時敏義理非遜不能入非時敏則間斷生疏所修何以能來來之一字最可玩味蓋傅說嘗如是而有得爲以所親驗者告高宗也允懷

尚書標一　卷之三　五十九

于茲二者是不以所來自足工夫益進進不已則來者始不可以一二計厥修還有吾去修道之意尚屬用工夫之時所得猶淺道積則道來積在吾身上而所得更深矣

惟斅學半節　惟斅讀與惟學同自人已之分殊言學固居斅之先而未學固無可以為教自大學之全功而言斅實居學之半而凡教皆所以為學自學學之始也斅人學之終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則厥德修罔覺何也家國天下之酬酢皆身心之實理自其

體之以性分也而政事非粗迹自其體之以職分也
而天下皆分內則其施于天下國家孰不歸于身心
而德之所修殆化其迹而不自知矣　眞氏曰不曰
始終而曰終始學無止法也　古者師道在君斅正
王者事也　古者學與事為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
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為二故講學者以政事為
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為空言　道積厥躬尚有迹至
德修罔覺則來而積者妙合融暢心卽體欲卽用成
已成物合內外之道而極于時措之宜有不知其然
而然者矣

尚書 卷一　卷之三　五十

監于先王成憲節　學古修德固建事之本而事有
一毫之未善亦全德之累也故德造于罔覺而後極
而建事尤必監先王之成法爲乃能盡善無弊而可
為吾德助耳或言為學之準的非也古人斅爲學半
則為治誠學中事謂成憲不關君德固不可但監于
成憲與上文學古自是對言如周官言學古入官卽
言典常作之師如夫子遠宗堯舜而法則近守文武
也孫姚岑集解亦如此說

惟說式克欽承節　進賢者大臣之責然君身者用
人之本必在王有其本則腹心手足通為一體陟黜
臧否不至異同說乃用能敬承以自効耳式克字重
王曰嗚呼說節　仰德謂仰望其有非常之治也時
乃風風字雖言教實有風動意謂說以間世之英應
帝賚之夢而興傅巖之野有以增重朝廷而動天下
之欽仰矣故曰時乃風　此下與前非一時之言不
專論學

股肱惟人節　舟楫霖雨所濟者一時耳良臣之于

尚書 卷二　卷之三　六十一

君有終身成就之功焉麴蘖鹽梅相須者一事耳良
臣之于君有全體成就之功焉故以股肱惟人為喻
要看他節次引喻不同

昔先正保衡節　伊尹致君澤民不平看故總之以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皇天就化育上說格者化無不
被與天之覆載同流所謂治化與天無間也明保二
字一連明白啓告以保佑我也

惟后非賢不乂節　紹辟綏民亦不平紹字與俾厥
后俾字一般看俾者尹俾之紹者說使紹之也紹字

更有力敢字與克字相對看對者身對之也揚者明揚之也以示必能踐此言之意　唐虞時君曰都臣曰俞君之求諫與臣之進諫了無隔閡之迹至高宗傳說君惟恐臣之不言臣惟恐君之不聽兩相求兩相應亦厥幾都俞景象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五節　君心不格而能正其事者無有故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祖己自盡其進諫之法也

西伯既戡黎六節　問業云祖伊反曰反曰云者心口自語燕居隱微憂國憂民之嘆看得如畫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節　呂氏曰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商亡形決矣猶曰商其不或能亂正四方乎猶冀紂之一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

父師若曰王子至末　沉酗故無畏無畏泛指紂平日所爲言聖狂之分畏不畏之間而已　詔王子以下爲微子計也言吾三人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其義一同均當與宗廟社稷相爲存亡不得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王子爲國元子則當以存宗祀爲重故詔之以去　存祀王子之義也安于義所當去以自遂其存祀之志于先王終守先王之社稷在我之義也安于義所當守以自遂其守死之志于先王皆無愧神明而已是在王子信當以行遯爲靖獻若我則不復顧也　簡端錄云箕子比干皆處臣道之變比干變之常故無言箕子變之變故有言

尚書擬一卷之三

尚書揆一卷之四

錫山鄒期楨公寧著
門人顧震修遠重訂
孫男陞編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節　大會乃諸侯來會非武王會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家君節　友邦家君在會之諸侯御事庶士本國三卿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是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四節　此原上天立君之意也人之知覺異于物便是靈處聖人之知覺先于人便是聰明處亶在心言不在耳目上言聰明發于耳目者有所及有所不及惟從至誠無妄中出則不徧觀而明無遺照不殫聽而聰無遺聞矣故曰亶聰明　簡端録曰天父地母自然之道元后父母天地作之也天地何心哉理之自然而已曰作則有可繼之道焉二作字與後而作之君作之師一樣看　湯誥提出惟皇降衷與惟后綏猷對看此篇提出惟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對看君與天直是相配君盡君道正代天畢父母萬物之道也呂氏曰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

天佑下民節　上文數紂之惡即先以天地生聖人作民父母此下言己之事則首以天佑下民作之君師父母君師四字此一篇綱領也夫民生于三君也師也父母也而君實有師道焉有父母之道焉君而不能父母乎民師乎民非君也非天立君意也紂無父母斯民之道不可不討已任君師寵綏之責不敢不討

同力度德節　力就士卒同心説力不敵勝負不待言也同力則度德德以平日言其君孰仁其國孰治法令孰行賞罰孰明是也德不敵勝負不待言也德同則度義義以今日言兵孰有名討孰有辭伏義孰正孰言孰直是也

商罪貫盈二節　朱子曰古人只見箇天在面前又曰只緣見得天理甚然分明自住手不得

天矜于民節　林氏曰天之立君專以爲民故武王于一篇中三致意焉　永清四海下一個清字想見

蕩滌一世景象

泰誓中

惟戊午節　行師以次爲善曰次見有整兵愼戰之意以會爲正曰會見無襲取倖勝之心狥者循而定之也

王曰嗚呼西土二節　言人一心在善終日爲之猶若不足凶人一心在惡亦終日爲之猶若不足善惡各無怠時所以吉凶不可相易使善有時而怠則將入于惡矣使惡有時而怠則將改而入于善矣

尙書 椒一　卷之四　丰

惟天惠民五節　言湯言桀此篇肯綮盖弔伐之公勝克之決一覩之昔而可知　受罪浮于桀已事光于湯正血脉相應處　決之天意君莫大于奉天而受之罪浮于桀決之人事國莫大于有人而受之衆不可當德覩不可以敵賢　惟天三節以天意人事知紂之必克天視節又以民心察天意而斷朕之必徃必克必徃相關　取彼凶殘取字重看孟子曰取其殘而已矣人受罪浮于桀今日之役當取其人以謝天下則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不然弔伐之意猶未盡也　武王伐其子孫而謂于湯有光古今聖人公天下爲心于此可見　于湯有光者盖湯之心本公天下之心也今我之伐紂亦以公天下爲心則我之心固可以質諸湯而無愧湯之心尤可以驗諸今而益顯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君臣之變也然天命殛之有不得已者故君臣之義似乎至湯而晦至武而益晦然弔伐之義實則至湯而明至武而益明故曰于湯有光

勗哉夫子節　伐商雖有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臨之故戒之如此百姓二句是推原上意以起下文言所以欲爾畏而不忽者由百姓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使一不愼而僨厥事如民無所倚賴何故歎息而言汝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也功即安民之功克永世者取凶殘而永貽民以安也

尙書 椒一　卷之四　四

泰誓下

時厥明節　巡字與前狥字不同前是諸侯將士從王渡河䟦涉亦甚艱矣故相循而慰勞之所以安衆

心也此是戰期已迫恐部伍不整器械不嚴或足以敗事故巡行而整飭之所以肅衆志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二節　天有顯道二句一串說顯道指其昭然之體厥類惟彰言其躍然之用是道布于民生日用之間而爲天下之所共由非窈冥昏黙也何顯如之厥類惟彰者仁于父子義于君臣序別信于夫婦長幼朋友一倫一物秩然而不容紊者是也天有顯道是総冐話頭意重在厥類惟彰句紂之狎侮五常是舉其惟彰之類而濆亂之也

古人有言曰節　果無長避毅不中止果于殺敵而又毅以致之無間斷也

嗚呼惟我文考二節　若日月之照臨就德之發用上說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皆于及人上見之四方非文考所統謂之光者德之旁及所謂厥邦時叙也西土乃文考所自興謂之顯者德之深入所謂西土怙冐也誕受多方就德上見乃是將然之辭　文王以服事殷韜晦而不耀而若日月之照臨者盛德之輝自不容揜也　前篇末祭湯此篇則舉文考答以萬古大義則武王于湯任再起之責者也以一家世業則武王于文考任成終之責者也　三誓之末首言時哉弗可失中言寧執非敵末尤兢兢爲受克予之慮蓋民在水火之中旦夕不堪惟恐不能剪滅凶残而出之于水火此其一腔救焚拯溺之心具可想見

牧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二節　婦言是用一句是主下皆用婦言而然也　王父母弟謂同祖弟及同母弟也

今予發四節　戰法自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而齊止齊謂止而截然齊也　戒殺降即勉武勇内事

武成

此篇依蔡氏考定之序分爲七段自一月壬辰至無作神羞記初徃伐紂事此泰誓以前事也此後大會孟津有誓既戊午師渡孟津有誓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有誓誓辭前篇已其故此但具其事之略也自受率其旅若林以下至萬姓悅服此一段記武王

克商及新政諸事爲詳自此以下倶牧誓後事也厥四月節記武王歸自克商之事下諸侯來受命爲一事祀周廟爲一事告羣后爲一事末節則述武王政治之本末雖記于武成之終實爲周家一代之大法云

惟一月壬辰節　輦行曰步召誥畢命皆然後世稱輦車曰步輦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

底商之罪二節　底至也商罪極矣數商至極之罪而告之故曰底必得仁人而後敢祇承于上帝者葢

舉大事不可無輔既曰仁人則必起天棐忱迪知天威者故得仁人則可以承天而遏亂謀　獲實獲我心之獲伐國不問仁人仁人同心其爲獲也孰大于是　俟天休命者武王以爲今日之伐商非人也天也既奉天以伐之當得天以勝之使紂師未至是天之休命猶未絶商而歸周也故雍容不迫頓兵商郊以俟之至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則天休至矣不曰待紂之師而曰俟天休命此史筆之妙

　商人離心離德久矣特劫于紂威耳先驅蓋商之平民陳後乃紂黨至此易向反攻血流漂杵後者爲前徒所殺也

厥四月節　修文偃武修文于偃武中也服乘用也急於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也

既生魄二節　邦君受命則爵于是列土于是分矣百工受命則官于是建事于是位矣　告伐先受命文考而後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告武成先祀周廟而後柴望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衍義補曰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非遠近尊親之説

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葢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節　邦土啓自后稷其烈多矣公劉從而篤之然猶未也王迹肇自太王王家之積功累仁厚矣王季從而勤之然猶未也我文考克成厥勳焉誕膺四句正其實也膺命就爲西伯言撫方夏專征伐也大邦二句言威德之所著也基王迹勤王家成厥勳非三聖有心于興王也只是人心日歸使

是膺命撫方夏此事實基自太王至文王始成耳文王之志欲使天下皆被其澤故曰承厥志　文王之追王其在牧野既事之後以諸侯祀周廟之時乎故前此止曰文考不曰文王稱文王自玆始

恭天成命節　成命成者一成而不可易紂惡既稔天命已絶方是成命若一日未絶非可言成命也昭我周王乃執篚者之致辭辭曰明我周王救民于水火之中也天休二句又推民附之故士女篚玄黄以迎是民附我大邑周處然何以附我如是上天眷周之休赫然震動于冥冥之中故民用附我大邑周也

列爵惟五節　列爵惟五要見因功德爲之差分土惟三要見大小有定制而不可踰越位事即在建官中重惟賢惟能上重字貫下三事信義就武王一身及所行之政事說信者人所難守而易渝而商季之澆漓尤甚故曰惇義者人所難明而易昧而商季之晴汶尤甚故曰明信立于天下則無相欺相背義斷于天下則無茍得茍免故無不勵之俗　分封定官使當五教修三事舉風俗勵善者勸則治之本末具舉矣又何爲哉此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武王雖以征伐得天下至是則治平之效與唐虞同矣要見此意其後王政衰諸侯兼并土地踰制分封不定矣大夫世官官使不當矣習于功利五教三事不重矣信義不惇風俗不勵善無勸而惡無懲矣此天下所以多事不至于亂不已也以此反觀則知武王所以垂拱而天下治矣　如此看書乃是體究到實處下筆自與人不同此讀書要法也

洪範

惟十有三祀節　是年四月歸周即問道于箕子見急于聞道也不曰年而曰祀者釋箕子之囚待以不臣之禮就而訪道故以商祀記周年因箕子之辭也王乃言曰節　此所謂訪問箕子以天道也陰隲虛相協厥居所以陰隲之者一直說下陰隲者當五性感動之時而仁義中正之理隱然有不可移易者若天有以定之也有定之中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止之所是爲厥居是厥居也與生俱生不可判離故曰保合扶持引掖使之聯屬而不離故曰輔相而保合

之要知人事之當然即天理之自然此二句須通有生之後言不專指賦畀之初言居止之理自其具于人心而經常不易則曰彛由于人身而秩叙不淆則曰倫曰相曰協已啓叙之之端矣然有相之道存乎我而所以叙之之道非我所當知者乎此句實問君道然君道即天道也陰隲相協無非天理之自然即敬用農用之類凡君之所有事者亦一天而已於君道天道爭異同太滯了

箕子乃言曰節　上武王問我不知其彛倫攸叙下

箕子答言若何而彛倫攸斁若何而彛倫攸叙三攸字正相應水者五行之先五行者萬事之本鯀逆水性而五行汨陳五行汨陳而九疇不畀葢此理既昧如萬事何攸斁者自鯀之身言之非自禹之時言之禹乃嗣興其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正順乎陰隲相協之妙者也天乃錫以洪範九疇而彛倫攸叙洛書不出于鯀治水之時而出于禹治水之時是天不以畀鯀而以錫禹也龜文有數而無文字禹因而别之而曰天錫者天以洛書啓禹心而發明治天下之大法雖自禹發之而實天理之自然是即天錫以開禹之治平也　通篇所陳皆彛倫之所以叙也彛倫與九疇有别葢彛倫乃自然之理如水火之潤下炎上貌言之恭從之類是也順五行敬用五事皆所以叙彛倫者也九疇既畀由是第四疇于前而皇極之體立焉皇極立而彛倫之所以立者在是矣列四疇于後而皇極之用行焉皇極行而彛倫之所以行者在是矣

初一曰五行節　朱子曰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

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又曰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即禹法則之事葢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于天下後世也若其效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爲之　洛書一位在子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爲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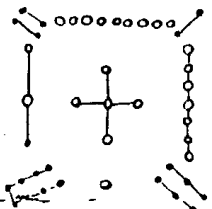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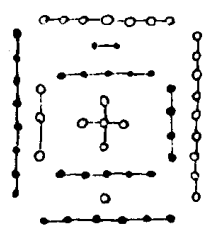
著也故為八政八政則不止于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金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久也故為五紀五紀則不止于食貨政教之事而察器觀象治曆明時仰以觀乎天文矣五位中央為八數之中縱横以成十五之變益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為皇極皇極則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面内環嚮者皆于是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六位在乾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為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

臨機應變隨事制宜且盡其變于人矣七位在酉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為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盡其變于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也故為庶徵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金之成數氣合而形著久矣故為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于一身而通行于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　按已上朱子所配方位四正用子午卯酉四隅用乾坤艮巽以後天八卦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巽東南故也然非大義所在不必入講　九疇之敘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為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太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為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于洛書者如此　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一點在下者即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根荄在下故九疇皇極居中五行居一皇極統

八疇發用在中之義也五行諸事之本根荄在下之義也　前四疇皇極之所以建故配水火木金之生數後四疇皇極之所以行故配水火木金之成數序其目于皇極之先者皆極之本也成就此極序其目于皇極之後者皆極之驗也維持此極　真氏曰五行天所生以養人者也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匱其理則賦于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莫大于此故居首　五行說者相沿俱就天道上說不知此是人君經天第一件大事五行不理便不成箇

天下此卽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苛事也故禹配之于第一疇須在治道上說　陳氏曰建用皇極爲九疇之宗主敬用五事爲建用皇極之本根敬以用五事則身修而極建而天人之道備矣不敬以用五事則身不修而極不建而天人之道胥失之矣此九疇之樞在皇極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又在敬之一字也　敬農協建乂明驗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序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凡用字皆主人君而言人君欽敬以誠身則用此五事餘放此　舜命九官即八政之事堯命羲和即五紀之事四時定歲功成允厘百工庶績咸熙五紀之係于政事也大矣五紀不列于八政而列爲一疇者以其爲政之綱也天時人事之所因也協者治曆明時隨時占候期于協而已矣八政與三德通五紀與庶徵通八政乂之經三德因時之權也五紀曆法主常庶徵災祥主變生數主常故八政五紀在前成數主變故三德庶徵在後有所疑而不明故稽而明之事之明者不必稽事之疑者聖人不能不取決于

神天人之際精祲相盪捷于影響況人主爲天地之心一念善喜見于天而和氣應之一念惡譴見于天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已之善惡當觀天之所應者以驗之歸于極者有必得之福人君因用此自勸而所以勸天下之民者亦非有他也用此五福而已悖于極者有必加之威人君因用此自懲而所以懲天下之民者亦非有他也用此六極而已　簡端錄云三德存乎人君得而用之五福六極出乎天君不得而用之然則曰嚮用曰威用何也用以驗吾極之建否也蓋君享五福而臣民亦皆享之此極之建而臣民由之之故也故用以爲勸君罹極而臣民亦皆罹之此極之不建而臣民不由之之故也則用以爲懲此所謂嚮用威用也蓋皇極之應也

洛書

附河圖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朱子曰河圖與

易之天一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範之所自出也　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圖書妙蘊詳于易學啓蒙宜細玩

一五行節　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放此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　天地間陰陽而已陰陽變合而五行生焉陰不得陽不得蒸而成故水至陰也而生于天之一焉氣之方生自無而有其體至微故居一陽不得陰無所附而見故火至陽也而生于地之二焉氣之已盛麗物而為形其體漸著故居二陽加于陰不止于水也言乎益著而為形之實則生于天三者為木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交故居三陰加于陽不止于火也言乎益實而為體之固則生于地四者為金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故居四至陰陽交而和則有冲氣之土而生于天之五凡水火之以氣相禪者升降于斯也木金之以形相禪者含育于斯也是居五　水火氣也與陰陽升降故潤而又下炎而又上水純陰故潤下趨陰火純陽故炎上趨陽木金

質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曲而又直從而又革木質而柔故曲直以柔金固而剛故從革以剛合陰陽氣質者土土之性曰生物生之德曰莫盛于稼穡自其種曰稼自其斂曰穡稼穡非土而于是稼穡非土之性乎　潤而又下者流而不窮而鹹于是乎作炎而又上者麗于有體而苦于是乎作木之曲直而味乃作酸主于收斂者蓋木性得于天三陽舒中自有陰斂之理也金之從革而味乃作辛主于發散者蓋金性得于地四陰實中自有陽散之理也土爰稼穡具

五行沖和之氣得五行沖和之味而甘于是作爲造化之初一燥一濕濕之流爲水燥之爍爲火溼之融爲木燥之凝爲金其融結爲土　潤者陰之澤萬物而陰性主降故又下炎者陽之熯萬物而陽性主升故又上木屬陽陽鬱而發散故木曲而又直然其體則柔陽中之陰也金屬陰陰歛而柔剛故金從而又革然其體則剛陰中之陽也　金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件物是從更要別作一家事是革依舊只是個金故云不變　潤下炎上等每

二字皆當一氣說下不可分　五作字皆因其用之自然非有工夫　潤下則凝結而自作爲醎炎上則焦灼而自作爲苦　通節以目蘊味作三節舊以首五句爲推衍下二段爲增益

二五事節　人生精與氣耳精之凝爲貌氣之出爲言精之顯爲視氣之藏爲聽會精氣而爲主宰曰思朱子曰自外而言之則貌外于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于視自貌言視聽思而言之則思所以爲主于內故五事以爲序　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德者每事中各著其自然之理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講不可涉事云如何樣恭如何樣從稍涉事便犯下五句了用以發見而言如有恭德自有動作威儀之則有從德自然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有聰明自能察事物之幾先以應乎外而爲照則遠收聲言之是非以審乎內而爲謀則詳思所以爲主于內而用四事于外惟有睿之德故能思通乎微而盡義理之精微神化性命一心可窮者睿之用而思之至也五作字只做能字看無工夫德與用不大相遠未

發爲德已發爲用也　明之妙在立剖謀之妙在詳審看庶徵中明字對豫字看豫者猶豫而不決也謀字對急字看急者躁急而不審也　五事以思爲主思得其職則睿作聖聖者踐形盡性之人其于肅乂哲謀無不備恭從明聰無或虧而貌言視聽一一皆得矣大要只在一個敬夫子所謂修己以敬者也故曰敬用此一疇實建極之本

三八政節　要看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亦要看農用農字八者無非所以厚民生也八政以緩急爲

次第食貨者本末之分生養遂則當使知報本養生送死無憾矣又為之奠居逸居則不可無教弼教則不可無刑上六者皆內治也賓以禮諸侯遠人兵非得已則居末各句中有許多政在　食貨祀賓師不言官三卿不言事互見之也　孫姚岑集解云食貨等事以一事而言之司空等言官則不止一事所司盡在其中矣　衍義補曰食與貨謂之農可也而祀以行禮賓以待客師以用兵與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謂之農何哉葢天之立君凡以為民而已而民之中

農以業稼穡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為重焉故凡政之所行建官以涖事行禮以報本懷柔以通遠人與師以禁暴亂何者而非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盡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故于其中撮一要字而括之曰農

四五紀節　要看天之所以示乎人亦要看協用協字治曆明時協天而已矣自歲至曆數五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歲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四時是為歲紀月月與日一會也以晦弦朔望定大小是為月紀日日繞地一周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為日紀星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觀象測候以驗天體是為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以至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筭以步天運是為曆數之紀　衍義補曰五紀前四者係于天後一者成乎人葢曆者歲月日星辰所歷皆于此乎稽數者歲月日星辰所行皆于此乎筭使四時以定而歲無不成晦朔以辨而月無或虧甲乙以審而日

無不正經緯以章而星辰無或紊是曆與數又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以人而合于天者也　五紀之次歲統月月統日日月行于星辰總為天之曆數曆數統四者故歲為始曆數為終　五紀四經一緯歲月日星辰經也曆數推步歲月日時星辰之數以為曆緯也

五皇極節　朱子曰皇極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

就中以五事為主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無不睿便是建極三德只是就這道理上權衡或放高或捺下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于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于天則為休徵若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此觀之人君所任豈不重哉如此九疇方貫通為一　洛書之數雖始于一終于九而必以五居中者猶人君中天下而為所取正也洪範之疇所

以本于五行究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主者正以皇極統八疇而有以建極也　極字要兼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二意相連說有極者固有之極也　斂五福謂之斂者極建于上而福自從若或有以斂之也用敷錫用字內含造就教言二意錫非真有所與民化于極而福亦獲也君建極使民知所取法謂之錫善可也而曰錫福者極在即福在非有二也君之于民如此則民亦錫汝保極矣錫保者教化既行風俗既定父慈子孝之美千百年如一日是君之極還賴民以保之亦謂之錫者重其辭與錫福對也斂時五福君之福既無以加民只是保守不敢失墜便是答君敷錫處有錫則有受民之為善即受君之錫也有受則有答民保君極即答君之錫也要見君民相與之盛　此六句一篇之綱領　念之受之是彝是訓皆說敷錫之事會極歸極是訓是行皆說保極之事

凡厥庶民節　上言君建極則民歸極（言民而不及臣舉小以見大也）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以見人君不可不建極也無淫朋比德即上錫汝保極惟皇作

極即上建其有極淫朋比德合心與事言作猶作則作式之作無工夫

凡厥庶民有猷節　此三節是造就敷錫厥庶民者此也此節以民言有猷有為有守是一項人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是一項人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即上兩人之進德者猷以知言如子貢為以才言如子路守以節言如原思此中人以上者念之加意以成就之也有誘掖獎勸之意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此中人也受之謂不拒而與其進也有容與教育意而康而

色曰予攸好德曰字是上二节人自言其心之好德也重在心好上所謂不啻口出者也不重言人有所養然後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誠之不可揜也此從念受鼓舞來色言不平並重予攸好德句此人只是與極不遠未便歸極錫福者與之土田以舒其事育之懷給之爵祿以决其向往之志也時人句從錫福上來斯字要見感發不容已之意與斯來斯和等一例由念受而發其好德之心已漸有向極之機矣而又錫之福以奬進之此其所

以惟皇之極也惟字要見與極為一意　斂錫者福之全體以理言也此錫福是福之一端以事言也然亦須知斂福錫福作福幾個福字都只一般蓋五福六極天之威福也爵賞刑威君之威福也五福本天而君之爵賞亦謂之福惟天明威而君之刑罰亦謂之威以其代天故也如天有壽夭而君能生殺短長之天有貧富貴賤而君能予奪廢置之逵于上下此相協厥居而彝倫攸叙所以其道在君也知此則三德之剛柔福極之威嚮皇極之斂錫只是一事而天

之未始不為人人之未始不為天矣　舊見項庭堅先生文曰福有所謂康寧者今其色竊庶幾矣福有所謂攸好德者今其言竊有志矣奈何不以福錫耶福即照五福講極有見

無虐煢獨節　庶民有善不可遺而煢獨又庶民之至微者無虐謂有當念當受者亦必念之受之為上章結也臣有不善不可不懲而高明又有位之尊顯者無畏謂有比德則罰必行有可進而未必進者必使之羞其行無寬假以壞其材為下章起也

人之有能節　此以臣言使羞其行謂有以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蓋材智施為得于天資涵養踐履成于學力故以羞其行言也人臣所貴不在能與為而在實行有能有為而進其行方是君子行字要貼看極字看張侗初先生曰有能為之才而不依皇極以為用則但謂之才而不謂之行即此能為之才而與皇極相配以出則謂之進其行而即謂之妙于才其指淵矣昌者國有人而實也使羞其行非一端而已既富方穀亦所以進其行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所謂室人交徧讁我也則是人斯其辜矣于其無
好德三句又戒其濫加之福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
福于其無好德而錫之福則為用咎此正無虐煢獨
無畏高明之意　攸好德此章凡兩言之誠以君之
斂錫之微權在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人而無攸好
德之心則雖錫之福不受也故念之受之或動而啓
之于先曰錫之福曰爲其行曰既富方穀或掖而成
之于後歸于成其攸好德而已攸好德者人之良心
天之相協皇之建極皆本于此故人君作人在錫以

攸好德之福此福錫而五福皆錫也
無偏無陂節　此三節是敷言亦所謂敷錫厥庶民
者也此節不必截亦不必拘拘對仗只用全文教他
方得音韻相協意義重複之旨蓋君既建極尤當以
此敷衍為言播之于人以為建極之助使人歌咏而
得其情性也數無字皆戒辭數遵字王道字皆訓辭
一戒一訓反覆以致其意末說出極字至末句方是
總上意露出極字而勉之以會歸也遵字皆就心言
由行不是極之用曰由者行由心而出也皇極之體

不是體用之體由心發至事上自成一個體段正在
用上說上每句言遵下直言王道云云者上勉其遵
極下則直指以皇極之體而使知所遵也以其為裁
制之宜曰義以其為事理之當然曰道以其為天下
之共由曰路遵義泛以念慮言後二遵字以好惡言
义申之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此極之理本人所
固有人惟私心間之是以不能合而來偏陂好惡之
私不生于心而于是極也向而趨之矣人即無私心
而事未必皆當理是以不能來而至偏黨反側之私

不形于事而于是極也來而至之矣此二句亦是勉
之之詞合而來來而至是一串意會如四方環向京
師指此為底止之地歸是已至了有偏陂好惡之心
則有偏黨反側之事而上屬會極下屬歸極若有淺
深之分何也程子曰雖無私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
無偏陂無好惡之私是辨公私于一念猶之由是路
而行也至于幾之析愈精理之由益熟事事合于王
道公平廣大之體此則所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猶之行者之至也　上文遵王義遵王道遵王路俱

下一個遵字尚未能與極爲一蕩蕩平平正直直指
皇極之體則與之一矣故曰合而來來而至此會歸
之別也　問葉云兩個其有不要忽過了因上文言
王義王道王路恐人認作王之所有不是自有的故
曰其有言人人所同有也　瓊山先生曰二有極字
與章首有極字相應蓋是極君臣所同有君所建者
即民之所有而民之所會而歸者雖君所建亦已之
所有也君臣上下各盡其人倫之常孟子所謂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此也此之謂皇極之世

曰皇極之敷言節　此賛敷言之妙見其感人深而
入之易也自敷言所闡明之理易知簡能切臣民之
日用而非高遠故曰是彝自敷言所昭示之訓言近
指遠爲臣民之範圍而非狹小故曰是訓夫九疇錫
而陰隲相協之妙呈于有象敷言作而陰隲相協之
妙顯于有言是皇之所敷者帝之理而所代者帝之
言也非帝之訓而何　不可以理與言平看重在理
上敷言之理乃天下之常理既是常理即是天下之
大訓此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節　此正敷言感人深而入之
易處訓者誦法之而不忘行者服行之而不違一串
看近天子之光者天子建極自有一段光輝發越處
庶民歸極亦有一段光輝與天子近蓋此理之同初
無上下之間故歸其極自近其光也曰者爲民之言
也天子作民父母言其教之有父母之恩以爲天下
王言其教之得天下王之義蓋主師道而言其恩義
兼盡如此也問葉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句
先提天子二字用以爲二字轉下不該以尊親平對

言天子之訓民如此豈徒君長我而稱天下主哉一
父母之于子教以義方弗納于邪蓋作民父母以爲
天下王者也　造就之與敷言皆所以建極而敷言
又即造就時事非謂既歸極然後造就既惟皇之極
然後敷言也建皇極正所以叙彝倫而其功則于敬
用五事得之

六三德節　皇極立本三德因時蓋聖人撫世酬物
之權也通節重納民于極意首三句列三德之目後
五句別三德之用正直但建極以示人不事政教即

有政教純是德化不露剛柔之迹者也正直待人聖人夲心故居一剛克政尚嚴明敎尚振作君德以剛爲主故居二柔克政以仁厚教以寛柔柔道理天下非得已也故居三平康之世習俗淳氣禀中和天下惟皇之極矣聖人不必過求也以正待正以直待直此因其時之常而制以德之經也强弗友者能進于極而不欲則威以奪之燮友者欲進于極而不能則福以予之此因習俗偏而政以治之者乎沉潜者不及乎極則揚以進之高明者過乎極則抑以退之此

因氣禀過而教以化之者乎此又因其時之變而制以德之權也　正直而兼用剛克柔克者爲天下君而不能因時制變以納之極德未全也兼用剛柔乃其轉移化導之妙又與造就敎言相表裏而錫極之化所由隆也要之同歸于正直則三德一德而已

正直無事可見剛柔皆有所事故曰克書翼云剛克柔克都要貼德字不貼德字則剛爲用壯柔爲委靡

惟辟作福二節　承上言欲行撫世之大用當操馭世之大權權之不謹則不能操縱予奪以盡三德之用而納民于極也當知威福玉食之三柄剛柔正直之三德實非二事君建極則威福玉食一于上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權之所在即三德之所在也君不建極則威非德威福非德賞玉食非德奉三德既亡三柄亦豈能保其常有于我哉本言權不可下移必并玉食言之者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玉食者王禮也上下之分也所以嘗操重而不可下移也

人用側頗僻二句時說進一層說謂在位之小臣及在下之小民皆化之也然玩傳意則以有位承上諸

侯大夫說抑揚遞下爲是謂臣者民所視也今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既不止比德矣則小民亦僭忒而踰越其當豈止淫朋而已哉

七稽疑節　擇建立卜筮人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曰擇者擇其人曰建立者專其官也其人不但能知卜筮之人謂擇賢也必至公無私之人然後可

曰兩節　此列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灼龜爲兆其璺坼形狀有五潤澤而爲雨開明而爲霽水

火之兆也蒙昧而不明絡驛而不屬木金之兆也文
理交錯有相勝之意土之兆也五者之體不同而五
行之理以寓隨其事之所問觀其體之所告可以知
吉凶之所在矣
曰貞曰悔　此列占卦之體所以著陰陽之變也蓍
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積六爻而成卦當其奇耦既
具朸揲既成則有貞有悔爲六爻不動以內卦爲貞（下三爻也）以外卦爲悔（上三爻也）六爻有動者以遇卦爲貞（所遇之本體也）以之卦爲悔（所變之卦也）有陰陽即有動靜之殊有

動靜即有貞悔之寓析而觀之一卦具一貞悔也統
而觀之凡卦相爲貞悔也故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引
而伸之變至不窮而不出貞悔兩者吉凶之斷貞悔
之間而已　貞者正也元亨利貞之貞悔者改也吉
凶悔吝之悔凡事之所爲皆主于正故初遇之卦與
本體之內卦皆謂之正以其先然爲事之主見事之
貴正也正則無不利自元而亨矣吉凶是禍福一定
者吝有畜滯不改之意而悔者轉凶爲吉之意吉凶
悔吝生乎動之卦外卦皆後成屬已動一遷聖人教
人改過故外卦之卦謂之悔能悔則凶可爲吉而無
吝矣
凡七節　推人事之過差非待其有過而後推乃疑
其有過而推之也指方來說無過差乃可爲有過差
則不可爲也過差從疑來無疑何有于差疑則恐有
差處故用蓍龜衍之
立時人作卜筮節　不偏於所主不苟於所從也
汝則有大疑節・首五句稽疑之序也本大疑說來
古人必有疑而後稽之其無疑者不敢瀆鬼神也其

于疑事必先謀及乃心矣然已見不可拘執次謀之
卿士爲然恐近臣易蔽于私次謀之庶人爲然有心
不若無心之公次謀之卜筮焉　朱子曰心者人之
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于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踰于
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
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
以龜筮爲主人雖不盡從不害爲吉若龜筮而逆則
凶咎必矣　理本大同但人有私見則人謀已不能
同況可望于鬼神之同乎今也無不同是以謂大同

身其康強于五福中舉其一蓋富貴君所自有惟康強則可以享壽考耳子孫其逢吉言子孫亦賴其休逢吉而不逢凶見吉應遠也此須是從大同來乃有此應　三從二運者皆吉然或汝或卿士或庶民各以其一在龜筮之上主人謀也第必龜筮皆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從則汝與卿士庶民間有不同亦無害也　朱子曰龜筮一從一逆本不可舉事但筮短龜長而又與至尊之謀合故内事可作外事不可作　皇極之君至公存心而法天行事故以先後

言之則人謀為主而神謀為斷以輕重言之則神謀為重而人謀為輕

八庶徵節　曰雨六句列五氣之名有一定之候非是日亦非是序陰陽蒸而成雨陰陽散而成暘陽進陰退為燠陰進陽退為寒陰陽交扇而成風傳分屬五行確時不可説來得其時如物久于燥而待潤雨之時也物困于濕而待燥暘之時也物句萌而欲折民處隩而欲析燠之時也物過盛而欲衰民厭暑而思爽寒之時也物質凝而未化民情鬱而未舒風之時也若說來得其時便涉各以其叙來備以叙一直說言當雨而雨當暘而暘五者具足而且次第依期而至非一時齊有也獨言庶草者草木得氣之先庶草又其易瘁者也微者如此大者可知矣

一極備凶節　極備極無與來備以叙對凶與庶草蕃廡對

曰休徵節　上言五氣之休咎就在天言此言休徵咎徵之由方說到人事上　朱子曰人主行事與天地相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類應然感應之理非

謂行此一事即有此應大槩一德修則凡德皆修一氣和則凡氣皆和矣第分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故固各有當也肅靜屬陰故為雨類乂擧屬陽故為暘類哲謀相對哲外照屬陽故為燠類謀内歛屬陰故為塞類此等不過大意不必深求　二徵皆言若者言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曰若也　簡端錄曰天道幽遠有不可以質言者故若之若之者象之也猶易茀如死如之意謂順則況謂語詞則虛　貌肅而嚴整則滋潤

滑澤時雨之象言又而條理則開明宣朗時暘之象
晢明照萬物煥長養羣生類也謀收藏萬著寒翕聚
衆有類也聖于肅乂晢謀無所不通風于雨暘燠寒
無所不貫也肅之反為狂狂縱不檢有泛濫之象乂
之反為僭僭差不經有過亢之象察事物之幾先以
應乎外也貴乎速故豫為晢之反豫則怠緩之謂生
物而不能成物若有春無秋者然收羣言之是非以
審乎内也欲其詳故急為謀之反急則嚴迫之謂摧
折而不能發生若有冬無春者然蒙則昏晦闇汶如

風之久而蠱亂飛揚者也
曰王省惟歲節　省即念也是省五事之得失非省
歲月日也　孔氏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
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别衆正官之長分治
其事如日之於歲月　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
計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之此亦
大約言其所省以休咎之大小為差耳師尹而上責
愈重則憂愈大王以下憂愈小則職愈詳各引其過
各思其闕上兼乎下之憂下分乎上之憂如此乃可

召祥而免禍
歲月日時無易二節　此言休徵之所感咎徵之所
致以見君臣當省驗也首句上要點出省而五事得
不省而五事失意時無易即來備以叙也易則極備
極無休徵先歲而月而日者見休徵之效必關于一
歲善必積而後成也咎徵先日而月而歲者見咎徵
之害初起于日月惡雖小而可懼也用字是用此休
咎也四時行而百物生五辰撫而庶績凝天地交而
賢人出陰陽和而家道興則用此休徵之故四時舛

而生育微寒暑易而政事戾天地閉而賢人隱陰陽
反而家道索則用此咎徵之故百穀民生之本故每
先言之乂凡政治之務如經財用治兵戎之屬乂用
明如徭賦易俱獄訟減少之類俊民賢人也其章與
微卜時之治亂家用平康是比屋平康也天子以四
海為家平康則治不寧則亂安危在民用成四句要
見五福之在民者如此所謂斂錫厥庶民也下反是
庶民惟星節　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
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

之安不安而知己之所以致之者也　民與星皆衆而小又天日月以星為體君以民成國故民為星象也星有好風二句重兩個有字喻民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喻卿士師尹有常職月之從星二句喻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講完補正意在後　好風好雨舊說箕本東方木宿而風則土之沖氣也以木克土則有飛騰上浮之象應之故好風畢本西方金宿而雨則水之精氣也以金生水則有蒸濕下降之象應之故好雨似乎鑿大抵巽為木為風其位在東而箕近

之且風者陽氣之發散而東北者陽氣之所生箕麗于此故好風兌為金為澤其位在西而畢近之且雨者陰氣之凝潤而西南者陰氣之所成畢麗于此故好雨然非日月之常行何以從其好故以日月所行言之日至牽牛月行黑道則行冬之令焉自至東井月出赤道則有夏之令焉極南至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東井則為夏至是日之行有冬有夏也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是月之行有冬有夏也此日月常度而星之好所由遂也但日行于晝其從

星不可見已月之從星則何以哉以風雨也東北入箕西南入畢雖其冬夏之常行而入箕多風入畢多雨乃以從星之異好觀月日可推矣卿士師尹觀此所以從民之欲者為容或緩也要見言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喻卿士師尹而不及君者卿士師非之常職正所以成君之治也　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日月行經歷之月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故謂箕好風畢好雨其實星非有好但氣類相感月非有從但行度所次耳行度

所次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　蔡氏以卿士師尹各有常職如日月之行有常度此最得經意但月之從星順時當候則為風雨之時不順則為不時此庶徵一疇宗旨蔡氏未之及　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月行隨日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移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為旱移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為水五事得而三德之用宜則無行緩行急之過所以日月之行不偏于遲疾而風雨以時也

九五福二節　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　短折對壽貧對當疾與憂對康寧惡與弱對攸好德凶對考終命　富貴壽考出于天攸好德由于人乃兼列為五福何也此五福之主也有此而後其四者可謂之福民之蚩蚩知德者實鮮矣則好德非福而何自求多福人也而亦天也　薛文清公曰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

旅獒

惟克商節　眞氏曰西旅獻獒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古者大臣之格君心皆于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後言也　陳氏曰聖狂遠矣而根于一念之微流金爍石而一陰生寒于此始墮指折膠而一陽生暑于此萌棣于微則為力易待其著則難矣

曰嗚呼明王愼德節　明王泛言開口拈出一個愼字明王操心之法只是一愼愼不愼之間治亂安危之分也曰愼者德已盛大而猶不敢忽不但謹時幾戒逸欲嚴一己終怠之防抑且慮遠患凛近憂絕四海倫暁之漸愼字説得廣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得諸此愼德而必歸之明王者丘文莊公曰人心惟虛靈知覺乃能知所謹彼昏迷蔽塞者不知愼也咸賓不但在畢獻方物在惟服食器用簡端錄云無方物非實也有異物亦非實也此三句跌重末句○惟服食器用此愼德之感貢而不以服食器用者此是何等感召不必明言旅獒已隱隱打着直是頂門一針所以為大臣之格心○董思白先生曰題旨雖重惟服食器用句然無遠邇畢獻意亦少不得惟無遠無邇

所畢獻者皆服食器用尤見其難也如此看通節俱透

王乃昭德之致節○王乃昭德之致四句重在昭德非不敢自私之謂也陳氏曰必服食器用之常始足以見德之致若異物適足以昭君之不德耳○分伯叔非無方物也而以寶玉為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非必無寶玉也而以方物為重所以示服遠上言德之致不言方物下言寶玉不言德之致互文耳無替厥服時庸展親是自然之感若有以使之然者非即

以物分賜便要責之盡職展親也人不易物惟德其
物者蓋諸侯感錫予之恩皆以方物之來不自來德
所致也今以賜我是以德錫也物之所在即德之所
在故不敢易其物而以德視之也惟德其物則真能
盡職展親者矣
德盛不狎侮節○德盛則無斯須不敬而慢易之私
不得以入之故自無狎侮之事此泛論理非指明王
亦非指武王也謹德不可不極其至要見謹之至則
敬怕勝怠義怕勝欲即是德盛處慎不至而求德之

盛未有也○兩個罔以盡俱在君身上說是君罔以
盡之若直說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不合語氣
不役耳目節○耳目所該者廣不專指聲色大凡外
物可以移人者皆從耳目入言須心為主不可為耳
目所役百度者凡百所為皆有法度也正即度之所
在也書翼云既曰度矣又曰惟貞何也度是一定之
法曰惟貞全是神明自立主張方合得度來不役惟
貞相應一串意
玩人喪德節○德以敬而聚故以驕滅敬則喪德志
以正而立故以欲勝剛則喪志德以平日所養言志
以心之所主言
志以道寧節○志以道寧寧者安穩不動之意人之
志最是變動無常不可控制的須將道來攝持他則
在外之紛華盛麗皆不能入不為彼所搖奪故寧言
之接于耳有是有非當以道為之權衡如其道雖逆
耳當從如其非道雖遜志當拒故曰以道接蔡傳以
道寧則不至于妄發以道接則不至于妄受極體貼
○孫姚峯先生曰旅獒止當戒玩物而幷及玩人止

當言寧志而幷及接言者蓋人君一有玩物之心則
必至于輕用民力疎斥忠良故幷及玩人志一不定
則必喜諛惡直老成用訓之言不能受而當先巧逢
者進矣故幷及接言
不作無益節○此節抽出好尚之當謹以下寧之功
成民足一節犬馬至遠人格一節末二句一節要見
益切至之意蓋目前易致之物其誘淺而遠方難致
之物其誘深娛耳悅目之私力易禁而端方正直之
賢心難孚故却無益却異物尤必須絕珍禽奇獸而

絶珍禽奇獸尤必須所寶惟賢惟字見此外皆非人主所留心也不寳賢則邇人且不安言之切至矣〇遊觀為無益勤勵乃有益也奇巧之物不可貴服食器用乃可貴也不作則事専于為民故功乃成不貴則供止于惟正故民乃足二乃字重看當時功成民足矣何以如此説見得作無益貴異物則功之成民之足皆不可保不寶遠物則好尚無可窺而遠人懐德之心益堅此遠人之所以格也以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不至觀之可見矣所寶惟賢正與上五不

字相形而遠人邇人亦相對邇人不安則雖單于稽顙而朝越裳重譯而至無補于事〇胡孝轅先生曰人主好奇異則奇異之物雖必不可致者天下爭思中其欲而竭力奉之若移此心以好賢則賢人何不至乎召公着一惟字最緊切

嗚呼夙夜罔或節〇呂氏謂此卽謹德工夫者蓋人心惟常勤故德無微而不謹若謂功德已盛而夙夜之間或暫止息則有乘間而入者矣故戒以罔或不勤或字要看不勤之心易防而或不勤之心難防也罔或在心裏説乃聖人朝乾夕惕之念〇言慎德而嚴之以夙夜罔或則一日內無須臾之間曰夙夜罔或則萬念中無片念之間工夫可謂精密〇大德乃細行所積非細行之外有大德也且事無巨細皆宰于心此心檢點不及處即大德虧損處為山之喻甚切山已九仞而一簣未成終虧全體見細行不是細行正大德所待而成故曰終累大德也允迪茲節〇茲字承上夙夜罔或不勤來而全篇亦在其中允迪者以誠懇惻怛之心而身體之也下二

句意平而語勢似一直下咸德廣被王業固已建矣而永短猶未可必也惟允迪茲則朝廷安靜生民保其居止民安國固社稷靈長豈不世世為天下王乎世王云者是指今日能培基本王業可傳之有永非謂後日子孫法吾慎德而世為天下王也今以前為咸德廣被之盛王今以後為大德不累之明主所以歆之者至矣

金縢

既克商十一節〇胡孝轅先生曰徒事穆卜未可以

戚我先王而使之保護我也必請以旦代其之身方
可以戚我先王此說大有見　公乃自以為功蓋以
王之懿親氣息連于祖考為天下為兄迫切丏既于
在天之靈自信其誠之有感必通所謂以旦代其之
身非周公誰宜任之非周公誰敢言之此公之自以
為功也問䇿云不曰事而曰功有期其事之必濟意
直解作事不盡　董氏曰禮支子不得祭祖故周公
不敢入廟而為墠　常人疾多自致聖人無致疾之
道偶與天之厲氣相值故云遘　天佑下民作之君

師此寶命也武王受之帝庭而布文德以佑助四方
其創業垂統用能定爾子孫于地下使本支百世賴
其餘休以君臨天下使四方之民莫不奉公守法而
祇畏之乃命二句是定爾子孫之本四方之民二句
卽定爾子孫之實也又歎息言三王當保護之毋令
其死而墜天之寶命則先王宗祀亦永有依歸矣亦
字對定爾子孫言　體王其罔害是詳兆之體而決
其罔害也永終是圖是圖卽定爾子孫于下地是也
周公為周室謀者在此曰茲攸俟而又曰能念我一
人語意若以三王能念我一人而有德之之意通節
語意如書
武王既喪八節　周公之告二公者公與二公蓋一
體也故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鎭撫國事而身自
東出避之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而亂無自生
矣　三叔之情欲使周室先自生釁而後起而圖之
也而成王果不能無疑是時不退去以待王心之察
不惟非大臣自處之義不反實奸人之口乎既去而
周公亦不汲汲于自明及居東二年而罪人之主名

王自得之蓋奸人雖為幻于一時而久未有不敗露
者也于是為鴟鴞之詩以貽王詩極道武庚之情及
國家之艱難心迹之勞瘁以冀王之察已王可悟矣
乃王亦未敢誚公者何也蓋是時武庚之叛未形也
然而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皆已明白無有一言以
助成王之疑者故王不能決然以為是而亦不敢以
為非焉　簡端錄曰鴟鴞之詩周公之心也而作于
流言之時信之可信也疑之可疑也書曰王未敢誚
王之心其在疑信之間乎　不曰王及二公而曰二

公及王史臣之意微矣　觀一噫字及我勿敢言口
氣可見諸史與百執事皆為周公抱不平之心但不
敢輕為白耳　秋大熟與後天乃雨反風節發首說
秋大熟未穫後說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
熟皆主禾言木所偃禾為木所偃也築者築禾也大
木斯拔為偃禾書也禾之成否關乎歲事故詳書之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節　無疆言其大之至也任
大貴重苟不能明義理識時勢禍藏于隱伏而不知

亂生于比周而不覺則是養禍胎患而非所以導民
于安康之域矣是人事之顯然者且有未至況曰其
能于天命之難諶者格而知之以延歷服于無窮乎
　造哲者哲雖天所命而人自以私意蔽之則理勢
所在皆憒焉不見故貴自造也造哲迪康暗指討武
庚言格知言深知之而信其必我佑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節　承上言嗣歷服之大臨
弗康之民若涉淵水而懼之深也雖畏之深寧以難
自阻而不求攸濟之道耶敷貴三句正攸濟之道敷
賁敷前人受命一串說典章法度國家之光彩氣燄
攸存所謂賁也前人受命所謂皇天眷命惟我有周
誕受多方者也二句大意謂僭亂之臣竊據土宇乃
法度之所當討者也于法所當討者即誅討之所以
修明其法而平其僭亂以復吾之土宇而開大其基
業也茲不忘大功承上二句言若此者所以不忘武
王除殘去暴之大功也不忘者繼述之謂已上俱泛
言除殘去暴予不敢閉方說伐武庚武庚不靖天固
誅之明法度而恢基業于是乎在敢閉天之威用而

不行討乎○末句問業虛說不實指伐武庚有見

寧王遺我大寶龜節○上言事理當盡之意此下始
以卜言以天命決人事反覆言之以勉羣心之斷而
勿疑也○此節益言卜吉之驗見卜不可違為下文
伐殷卜吉張本也○介紹所以傳人之意龜為天之
介紹以傳天之意故曰紹天明天明者吉凶之理昭
然者也○東方有亂西土奔命故曰亦不靜

殷小腆節○三叔稱兵以公將不利于孺子也而不
知遂武庚之謀武庚之心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也故

直指其情此情既破不待見王師而烏合者瓦解矣
今蠢節〇今蠢今翼曰舉武庚蠢動之明日見大義
所在賢者即見之明而應之速不待時日之多也民
獻十夫見其衆也來助我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
所圖之功言十夫以武庚為當討也君子于天下已
不必常是則從衆衆不必常是則從賢賢者人心公
議之主也邦君御事猶有利害之惑民獻同心則公
理所在超乎利害之外者質諸德萬人而皆合可知
矣雖不上可決况卜而又吉乎我有大事知其必休

者朕卜三龜而并吉也得天得人不平歸重卜吉上
肆予告我友邦君三節〇承上言朕卜并吉之言不
特今日為汝言之向當武庚弗靖之初常以告我友
邦君及諸臣矣曰興大事決大疑必稽之卜而予既
得吉卜矣予其以爾庶邦之師往伐殷逋亡播遷之
臣乎是予之告爾誠以敉寧武功在此一舉不可緩
也而爾庶邦君及庶士御事無不復我曰事或微小
猶可動也釁非內作猶可外攘也今也勞師動衆而
衆之成敗不可知何其艱乎伐暴除凶而邦之安危

于此係何其大乎且民不靖雖由武庚亦惟在王宮
邦君室發之房闥而收之荒遠固已舛矣此予小子
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夫濟大事人心為本今
人謀不從則神謀不可憑何不違卜而勿征乎王宮
指成王言邦君室指三叔言兩件不平謂王宮的邦
君室也〇艱大二字不宜對謂事勢艱難而所係大
也前云大艱後云永思艱朕言艱俱提一艱字〇自
此以後總釋艱大與違卜之說肆予冲人節釋其艱
大也予惟小子節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

艱大也予曷其極卜釋其違卜也〇爾以艱大阻我
我亦永思其事之艱大矣其如四國信然蠢動兵戈
所及害及鰥寡之可哀何造哲迪康乃憫人窮者之
所汲汲而可以艱大阻耶〇此曰永思後曰日思言
籌畫之熟而非敢造次也〇天以艱大責我于我冲
人固不暇自恤矣以人臣爲國之義言之爾諸臣當
安我曰無勞于憂爾寧考之圖功不可不成第相與
戮力致討而已葢事誠艱大在君當以爲憂在臣當
寬君之憂徒曰艱大以危其君非臣之義也不可不

成乃寧考圖功是以成功勉君自勵而相與戮力致討有不容已者矣○義字莫放過是儆惕羣臣之心處

已予惟小子節○以卜爲卜則占數之一術而已不知卜以紹天明卜之所在帝命所在也帝命其敢替乎故即寧王小民莫不用卜以見已不敢違卜之意寧王小民不可乎重在寧王惟卜用小民只略帶使了天明指卜言從之吉違之凶是可畏也壯我討叛之謀堅我克敵之志輔成我丕丕基惟此卜也其可違哉

尚書棇一　　卷之四　　五十三

王曰爾惟舊人節○此節以天意言見不可不終武功之意勤哉截下分三段看二言天三言予蓋謂天意如此我不敢不如此正相呼應○舊人知寧王之勤勞若此則當思所以終其業而況天意有在乎方今四國蠢動國步多艱教化否塞而不通事勢艱難而不易天之勤我亦至矣然實所以鼓我而使奮儆我而使不怠固成功之所在也上天仁愛如此我敢不于寧王所圖之事而卒之乎肆予化誘我邦君者寵從雖可以即事而人謀未協故猶煩化誘之詞冀其僉同之應而民獻十夫以爲可伐則天棐忱之詞考之我民可見矣蓋民心之公即天意也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是終乎然天不獨閟毖乎我也天亦惟以四國蠢動之故勤勞我民使我速誅滅之而後已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非可養患于身也予曷敢不于前寧人輔君受命之休而畢之乎曰事曰功曰休互言之也卒終畢俱指伐武庚言大抵寧王寧人以除亂安民爲事而成功于世承休于天今不幸有武庚之亂使不討定則前事不卒前功不終前休不畢矣不訖事之咎誰執之哉我固不敢辭爾舊人與寧人昔日同功一體者可自解乎

尚書棇一　　卷之四　　五十四

王曰若昔朕其逝節　上言天意而以君道自勉此以人事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蓋以子道自任也董思白先生云天意人事舊雖如此貼然盡人事正以答天意也蓋此篇前後皆主天命耳朕言艱日思與永思艱相應以底法與菑喻武王之創以堂播喻今日之平亂以搆穫喻守成長遠之事今日正如堂

之纔定基稼之未降種儘有事在尚且怠惰則何望
其他責在我身則欲于我身畢之故曰予曷敢不越
卬敉寧王大命
若兄考節　承上言子道在我故當終乎武功而臣
道在爾故當急乎民患謂今日之事正如父兄有敵
人來伐其子而爲之臣僕可勸而不救乎夫邦君御
事不過憚難非有勸心也云然者不救則幾乎勸矣
王曰嗚呼肆哉節　天下之事成于勇而阻于畏故
欲其肆且以寧王事言之昔紂以昏德亂天下而武
尚書叅一　卷之四　五十五
王伐之用爽厥師非武王之獨能也亦有明哲爲之
輔耳而所謂明哲者亦惟十人心與天通行與知合
迪知上天禍淫之命勢必亡商以及上天輔周之忱
而武王有必興之勢此時似無賴于爾諸臣也然且
不敢違越武王之法況今天降禍于周邦大難之人
逼近京師而起兵相近于其室此其害至迫比之代
紂猶爲亂在彼國者大不同也其賴諸臣之力何如
而乃以為不可征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視迪
知天命者何如耶視昔之不敢易法又何如耶　順
上從征君之法不可易奉天行罰天之命尤不可易
故當以昔日奉法之心為今日順天之義
予永念曰節〇我長念曰天之去惡也止其身豈若
農之去草無俾易種哉惟自作孽則有自滅之道如
農之去草不盡使復蔓延則有朕畝不終之責矣使
武庚不叛則天之亡者紂而已罰無及嗣人理也亦
天心也此武王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不畏天安
分誕紀其叙為滅祀之舉乃知天惟喪殷若穡夫不
盡去之不已也則安敢不終朕畝乎終畝者亦惟欲
尚書攷一　卷之四　五十六
休美于前寧人使不至有除惡不盡之累耳
予曷其極卜節〇謂大事以人謀為本我亦何敢盡
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乎惟佐武王以開疆土此寧
人之功有待于後人之繼者也若率寧人之功則討
畔伐罪王威自當丕揚于海表疆土豈容竊據于他
人指定先王疆土此實事理之顯然可見者也況卜
又并吉乎肆朕大以爾東征言必往矣天命不僭言
必克矣卜之所告已昭然如此矣詞氣甚決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節○崇德象賢作一頭統承三
句示以爲後之事與國咸休二句期以垂後之美也
只崇德象賢是稽古不必貫下說崇德象賢雖是稽
古而本文則就今日說照傳講爲是統承二句是一
事作賓是一事與國咸休二句一連看我周有禮物
而爲王家固謂之休矣今能修禮物而作賓焉是與
國咸休也○問業云統承三句一串遞謂統承先王
修禮物以作賓于王家也與國咸休承作賓意較多
而修禮物只帶言之若曰王家無窮而汝之修禮物

以作賓于王家者亦無窮也
嗚呼乃祖成湯節○此言崇德之意齊聖廣淵四字
平看皇天眷佑六句舊以受天命安民生及當時垂
後世分四段看太板不如相承丞下爲得此六句俱
根齊聖廣淵來無非著其德之盛處○德垂後裔句
正合看象賢意
爾惟踐修厥猷節○此言象賢之意踐修二句即所
謂象賢也恪愼二句即踐修之實予嘉以下美其德
也上帝時歆因其德而言其必爲天所眷顧民所敬
順不但予之嘉之而已庸建二句是今日所以待微
子者也○履其德曰踐能敦行之曰修恪愼克孝以
心言肅恭神人以事言二句一直說惟恪愼乃能孝
故曰恪愼克孝神人只指祖考爲微子奉祀而發也
微子一生始終以存宗祀爲大故獨挈其孝言之篤
言德之厚不忘言其心之眷眷處不忘所以爲厚也
上帝二句平看因其德而美其能如此未然事也亦
見其宜爲祭主君臨大國之意時歆只是帝休之意
非謂微子享上帝也

欽哉往敷乃訓節○往敷句與下二句相對以敷教
化謹名分平看訓指綱常倫理欲其以修之已者布
教于人也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
凡車旗獻享之節也以蕃王室以字直貫下言率是
道也欲何以哉以蕃王室云云以蕃王室四句作一
節看毗予一人四句作一節看下節與上節每句相
對而意更深一步○蕃王室泛言國家毗一人則就
君身上說弘烈祖闡揚先德也世世享德則垂裕後
昆矣律乃有民言宗國萬邦作式就天下說綏厥位

言微子所保守也俾有周無斁就周家眷愛微子說○能數訓率典于以蕃王室而至于俾我有周無斁方于象賢真無愧矣○弘字應德垂後裔踐修厥猷說衍于不替即所以弘之也律者有以為之範也享德者言微子為受封之祖而創業垂統以貽後人也因武庚絕世而深期之萬邦指諸侯蓋爵為上公禮守先代萬邦諸侯將視以為法也○以蕃王室八句亦不必每四句分四段看來上四句須將蕃王室綏厥位作起末中二句另講後四句須將毗一人俾有

周無斁作起末中二句另講如此方不板此胡君麻說也

嗚呼往哉惟休節○往汝之國休美其政當融化一篇之意

康誥

王若曰孟侯節

惟乃丕顯考文王節○丕顯總明德慎罰之成而言不必講克字最重要幾務崇務去之意出明德就用上說明德慎罰竊下文不敢侮鰥寡四句意說惟字與克字正相應言惟文王能如此也造周意重

不敢侮鰥寡節○惠鮮鰥寡自文王之政言不敢侮鰥寡自文王之德言以天地父母之心言之則民皆吾與也以大君作民父母言之則民皆吾子也孰謂鰥寡可侮乎○不敢侮者聖心視民如傷鰥寡孤獨四者謂之窮民尤聖人所留意若用心有不到則侮忽之矣聖心敬及鰥寡無遠不被無微不察德之盡仁之至也庸庸使能也祗祗尊賢也不敢侮明德之見于仁民也庸庸祗祗明德之見于用人威所當威

正見罰慎而不輕之意三句要見一聽于理而已無與焉明德慎罰非兩平蓋罰亦德也故言德著于民用肇造以下是相推下去用字承上言因此之故化服人心而肇基王業也區夏指本邦言一二友邦指鄰邦言西土指一方言厥邦厥民言天下之萬邦萬民也曰造曰修曰怙冒曰時敘皆就人心入德而出刑說一步濶一步推看周邦舊矣以為始造者周家王業之基實由于此也就為方伯言聞帝帝休者克明德則契天享德之心克慎罰則契天好生之心故

天休美文王而于是大命之也受命克殷而化及萬
邦本武王事不自居而歸之文王者誕受多方實始
于文王武王特終之耳　惟乃丕顯至此口氣似相
呼應言惟乃丕顯考文王明德慎罰以造周故汝小
子封得以在茲東土也豈偶然之故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節　此欲康叔博學以明德也
有務崇之之意故言當代以至近代以至遠代皆欲
其考求之也念字虛下文正欲其念之者今民二字
貫至末下近述遠稽皆法其明德以治民也凡所謂

民指衛國之民也商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為侯必以
能敬述文王之事望之康叔聞父兄道德之言熟矣
一旦出而為侯既離父兄之側恐舊聞不相承續而
異聞或有害正故當尊紹其聞衣被先王之德言而
體之于身也祗遹紹聞不出于家庭又欲其廣求之
商先哲王丕遠惟商耇成人益汝今所往商之故地
也居商之地治商之民而無其德何以保乂民乎商
賢聖之君六七作皆有耇成人為輔其宅心訓民咸
有成法汝當大為之規遠為之法亦以宅汝之心而

知所以訓民也敷求遠惟尚在近代又欲其上求于
古若唐虞夏后其前言往行有可聞而益吾之知有
可由而資吾之行者汝當別求聞由以康保其民可
也○用保乂等只是用其道以為準則未即說到施
為上與知所以訓民同意自祗遹至康保步步深看
敷求比祗遹較廣故曰敷遠惟比敷求又博故曰丕
聞由比遠求又博故曰別求所謂博學也俱重明德
上治民帶說○此心之體廣大無涯何者不具故不
曰心而曰天天本弘人自以氣拘物蔽小之耳此欲

康叔博學以弘之乃是精神凝注于理之所從出者
其祗遹不已而又敷求遠惟不已而又別求以一念
貫千古非所以弘于天乎心理未弘則事物來都沒
柰何打發不去弘于天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心廣體
胖裕可知也弘者廓而大之作有力看裕乃身則出
乎身而加乎民矣○羅文考及商先哲王商耇成人
古先哲王之明德于方寸故曰弘文考及商先哲王
商耇成人古先哲王之明德吾身無一不備故曰裕
惟弘故裕也○王命即明德治民之命也明德至此

始為不廢王命苟德未至此則所以祇遹數求遠惟
聞由亦為虛言將以望保乂康保宅心知訓難矣豈
王命耶○此節由文考說到商先哲王商耇成人又
說到古先哲王固是要康叔弘于天然看此篇開口
說文王明德慎罰後言惟文王之敬忌我惟有及中
又言率由文王作罰還是祇遹文考為主其說商先
哲王商耇成人為康叔所治者商民也故中間說司
師殷罰罰蔽殷彝又曰惟殷先王德作求蓋雖法夫
考亦須法殷雖用殷法亦須奉文考之家法耳要看

得貫串

王曰嗚呼小子封節○君之于民纔以貴高自待視
其休戚便不甚切于身必真知百姓為己之百姓一
一與他吃疼始得曰恫瘝而承之曰敬哉敬即此心
常醒而不昧稍忽則昏而一膜之外與己不相關矣
皇天之威不測而有常者理何者誠則輔之也人情
雖大略可見易於知天不知至難保者小人也有情
有欲易怨易咨若赤子焉未易體也所以知其疾苦
體其情欲者惟在上之心盡不盡耳無自安而好逸
豫乃其所以乂民也近述遠稽以施于用康保乂者
其事非一端其功未易盡又非有待于外而賴于人
在于盡吾心焉耳此豈自安而好逸豫者所能辦哉

我聞曰怨不在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惟在順理不
順理勉行不勉行耳苟不順理不勉行雖小足以致
怨況其大者乎凡事莫不積小而成于大故無小而
不當戒此所以當盡其心也○若說怨在大可從大
處弭之若說怨在小可從小處弭之今不在大亦不
在小只是一個不順理不勉行便是怨階豈在大乎

亦豈在小乎此四句摹小人難保如畫

已汝惟小子乃服節○此明德之終也陸開仲曰語
畢又言今人有深長思意前欲弘王此欲弘王何也
遠稽近述盡心戒豫雖乃之事其實為弘王計也曰
王便有主張他者欲不盡心而不得也以德化民而
不欲恃刑罰以為治此上之德意當廣此德意以和
保殷民消其強梗弗順之習導其遵道向化之心若
此者亦惟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焉亦惟進一步語
益武王承文考誕受之命則有安定之責受文考時

叙之民則有作新之責惟弘王而和保之則民心太和天命凝固故曰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天民不平明德一段全重在乂民也○作新只以殷民說自王曰作新自康叔曰應保○應保林氏謂應民之所欲而保之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節○此下十二節皆言愼罰而此節以下先以情法取舍互言未至務去之意至後漸說到以德行罰不用罰而用德乃見務去之意也○作新民在德然人情趨向未易齊罰亦不可

尚書搽一　卷之四　六十五

廢故言謹罰之道以敬明爲先人有小罪二條乃假設法也設爲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甲之罪小于乙之謂也非謂罪不至死而但有怙終之情者皆可殺也○原情定罪所謂敬明也此謹罰之大旨也此句是綱領下擧乃罰有兩端以見例有叙大明服以下則言敬明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節○有叙言民所犯有輕有重而法以情理權衡于其間有取有舍有一定之倫叙也通指三千條而言不可只承上兩條上兩條乃擧以見例耳明者聽之得其情而處之當于法也服者足以服乎人也明服乃一連字謂情法相得而足以服乎人未說到人無不服上到惟民戒勑而勉于和方是人無不服也若有疾又是于明服中分開兩端而言蓋民之未肯畢棄咎以上之徒法以繩之耳視民之不善如疾之在己則攻治鍼砭無非所以爲德也以此待民民有不畢棄咎者非情也以保子之心保善保善二字須要活看蓋對去惡而言則凡情有可恕而恕之者皆爲保善也若保赤子者赤子若無人

尚書搽一　卷之四　六十六

保則雖有蹈穽在前蹈之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心誠求之得其不言之欲止其未形之邪與之作主全在保者以此心待民民有不慕善而安治者非情也若有疾若保赤子形容出謹罰之心曲盡令人只坐無此心○蔡氏雖云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用罰然看此節若有疾若保赤子及下文戒其泥古狥己與惟曰未有遜事之心全是一片欽恤之眞意則以德用罰此處亦該融會

非汝封節○大小皆天討非汝封之權也無或者言

無萬一如此也
王曰外事節〇此欲其以殷法治殷民也愼罰固我文考之家法但今日所治殷民惟是那殷罰乃商先哲王與商耇成人之所講畫而殷民之所服習者其輕重取舍皆有倫敘後世所當遵也汝于外事但列是法而頒布之并井有條使有司刑一人罰一人皆師此殷罰之有倫者而用之耳時字指殷言臬處卽含有倫意
又曰要囚節〇上言用法當監乎殷包小大而言此則揭言法之大者尤當審乎已也要囚是罪當死者五六日至旬時言服念之無不至也服念之久可生者固生之矣而其必無可生者則以殷法大斷之也歐陽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憾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節〇此申言用殷法而歷致其戒也汝陳句申外事節罰蔽句申要囚節下分三段既謂之法又謂之事者如墨劓剕宮大辟法也設是刑以加人非事乎夫外事固師乎殷法要囚固斷以殷彝矣然泥古不可也當于其中用其義刑者刑義殺者殺義者時之宜也其取舍固權之已矣然徇已不可也當勿以就汝封之意恐其移情就已也夫不泥古不徇已則情法兩得而輕重不爽向所謂有敘者眞足以大明之者矣使矜喜之心生則怠惰之心起刑殺所由不中矣故使汝盡當罪而順于義雖曰是有倫敘汝則惟曰未有遜事可也惟曰心中自忖非見之言也
已汝惟小子節　平日之心用刑之本也慈祥愷悌之人用刑則能虛心察情而以義處法所謂惟良折獄是也故此先發其心使之油然動于中而後下文語以用刑之事　武王之心之德好生而已惟康叔亦有其心故以心契心而無間　篇首便呼小子封而篇中亦屢提小子二字曰小子見其良心之未鑿也此節方露出
凡民自得罪節　此節汎擧一端以爲例見用法必加是人而後爲當也殺人顚越人顚越不死而傷于取也晝爾于茅之于
王曰封元惡大憝節　本文刻字意要體得出益元

惡固所大憝而事關倫理尤所當加之意盖教化本
原所在也罪重于弟刑期于弟也　呂氏曰前言殷
罰曰彝此言文王之罰曰作者殷法常行者耳經紂
之惡人倫廢壞文王憂之于維持綱常之法必有創
立者周禮大司徒有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作耶故
常事用殷罰人倫之際則用文王之罰此撥亂之權
也
不率大戛節　前言知訓言作新教化故在用刑之
先故此云不率　外指衛國之臣貫至諸節庶子而
尚書撥一　卷之四　六十九
曰訓人風化所係庶臣而曰正人紀綱所關小臣而
曰諸節職掌所在　別播敷造民大譽者商人安于
薄俗不知倫紀之重習以爲常為之官長師帥者若
以修明教化為迂不敷先王之正教而別播敷以誑
惑愚俗狥其苟且自恣之心以邀其大譽豈非不體
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是乃引惡于下我之所
深惡也刑可已乎引有導而長之意非弟長之而已
也速由茲義率殺茲義者文王未有其法武王制其
義以為當殺也盖上者下之導人知風俗之壞于下
而不知其由于上也引惡之誅所以不得不重也
亦惟君惟長節○能猶左傳不能其大夫之能修身
以齊家則能厥家人矣由家以及朝廷則能厥小臣
外正矣如是則莫敢不正又何假威虐而以非德用
乂哉惟君而不克君長而不克長于是無若之何於
厥家人矣無若之何于小臣外正矣乃惟威惟虐大
放王命而欲以非德用乂不可得也為君長如此則
豈無由文王由茲義以議其罰乎
汝亦罔不克敬典節○此言謹罰將終而以文王之
尚書撥一　卷之四　七十
心示之標的也首句要他守文王之法然恐不得文
王之心則法或至于僭用故欲其由是常法中求出
文王一箇敬忌的心來○有時而用殷罰有時而用
文王之罰則若疑于無常一則曰速由文王作罰一
則曰速由茲義率殺則若疑于不裕不知法由前古
而至我周講畫至精至備皆天討不易之定理國之
常典也汝亦罔不能敬守之由是而求裕民之道裕
云者典以弼教本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容于德化之
中非以操切之也若是者其道無他惟文王之敬忌

視民如傷不侮鰥寡文王之敬也庶獄罔無咎惡不
務文王之忌也是心也固敬典之心裕民之道也汝
惟法文王而期裕其民曰敬忌如文王故萬民咸和
吾其能如文王之敬忌否乎蚤夜汲汲惟求有及于
文王焉則予一人以懌矣懌者悅其盡慎罰之道見
得我以敬忌望爾爾以敬忌裕民則能不負我之望
而有以慰其心矣

王曰封爽惟民節〇此二節是以德用罰雖武王自
嚴畏實以勵康叔也爽惟民迪吉康言不孝不友固

當罰矣然明思之民染惡深而被化淺未可遽齊以
刑惟當道之以德而躋之遷善遠罪吉康之地也〇
吉康者順理則裕從欲則危道之以德所謂吉康也
爽云者明以思之深慮洞見而知其必然也殷先哲
王是成湯以下諸君皆以德道民而後用刑者我時
至作求一氣說下言我亦惟取法其德以安治其民
而務欲與之為匹焉若刑則任所緩也用康乂民專
就德化上說使之無畔亂反側之虞而有臣我多遜
之美也矧今以下見不可不導之意不迪要補出專

用刑來無政非無政也蓋用刑于既迪之餘謂之政
不迪而專用刑非以正人之不正也政何有耶古之
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後之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
〇以德用罰者以德導民不從然後加之罰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節〇此申上節而言以德化
民殷先哲王所已行也予惟任安定天命之責而負
作新斯民之任固不可不監之以化民矣汝則同有
應保之職者故不徒告汝謹罰而已也告汝以迪民
吉康之道而用德之言致詳于用罰之先蓋欲與汝

共知所監也然我之不可不監者何哉今殷民蠢動
不肯安靜為之上者未能止其心之狠疾所以迪之
吉康者雖非一而終不能使之上同乎殷治我明思
之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我不敢怨也惟民之罪
不在大與多苟有微罪皆上人之責況曰庶羣腥穢
之德尚顯聞于天乎我之不可不監以此

王曰嗚呼封敬哉節〇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敬
哉作一頭貫下見于政曰事度于心曰謀加于民曰
法其宪皆言罰也王者之刑雖曰殺之而不怨然刑

凶器也以之加人本是可怨者故曰作怨因其有罪而欲刑之雖不是妄念然亦一點殺心所在故曰非善之謀德者常道也刑法俾我一日非可常用者故曰非常之法胡君麻云非謀非彝即作怨之事勿三平看德之在文考及古先哲王商之賢君臣者皆吾康乂之資也斷以此心之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焉古人之德由敏而成法古之道纔有急緩慾優之意便不濟事必以聖人為必可及古治為必可復果以行之確以守之方謂之能法古用字承丕則敏德來直

貫下古之敏德者心固安于所止德固稽于中正謀固出于遠大而我心則未必安德則未必中謀則未必遠故用以安之省之遠之也以刑為治便不免于急迫非以民寧之道也惟以德為治而寛裕不迫乃以民寧令之自安者也故曰裕乃以民寧乃字與上三乃字不同此句文氣緊接下句不汝瑕殄○刑罰非裕也慎罰之中有裕民之道故曰乃由裕民道德自裕也純用德化刑罰不試而民自定故曰裕乃以民寧○明德慎罰初以二事言其實慎罰亦德也故終言以德用罰然曰用罰則罰猶未能無也刑期無刑必至于不用而後為極致故終言不用罰而用德此一篇之大意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二節○始言由文考之德得天得民肆汝小子封得以在茲東土有天命殷民之寄中再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期之故此復以天命殷民結之殄享世享對言上以天命言而欲其康乂民以保有天命而不至殄享下以殷民言而欲其世享有常之天命也天命主于民心二節俱以民心作主○爾雅曰肆今也○念謂因天命而念非即念天命也服命所服受之誥命也○敬典二字摘上文語而申之但上文敬典單言罰此則兼明德慎罰言之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大命毖酒之命也指妹土兩節說商受酗酒其下化之妹土尤甚武王特作誥以戒之而付之康叔

乃穆考文王節○此下四節是述文王告毖臣民之言以見已不可不明大命之意也上二節總告西土

之臣民下二節分告臣民之小子〇肇國西土為方伯時也庶邦庶士少正御事皆西土之人庶邦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為士則卿大夫俱在内可知少正官之副貳御事治事者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曰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則無一人而不誥曰朝夕則無一時而不誥祀茲酒者惟祭祀乃用此酒餘皆不可用也所以然者蓋以天始令民作酒者以祭祀非酒無以薦其馨香是酒之作為大祭祀而已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飲而不知節〇述

文王之誥西土者西土遠去商邑且不可不誥毖況妹土染紂惡深尤不可不明大命也此是大旨

天降威節〇惟人不知天降命惟元祀之意或縱飲不節天于是降威凡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無非酒裏做出這般勾當越小大邦用喪亦無非酒裏做出這般罪過可不戒哉夫人以飲酒得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外順之則為降命逆之則為降威凡食色皆降命也有節焉無節而滅天安得不降威乎

文王誥教小子節〇通以小子言有正有事本國之小子越庶國鄰國之小子也即庶士少正御事中之年幼者有正有事傳用二者字似呼其人于二有字不得力本文還重二有字有官守而常于酒則曠厥官有職業而常于酒則廢厥職故戒之飲惟祀者人得飲酒惟祭祀之時飲以歆神之賜非以為酣醟也以德將之將持也心志有所操持也本國曰無彝酒庶國曰飲惟祀德將無醉以互見也〇問業云此二節尊提小子蓋緣康叔是個小子故揭出以丁寧儆戒之非徒為臣民之小子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節〇既訓有位者又告其民以為我民訓導其子孫惟土物是愛土物稼穡也惟此是愛則非僻之念無自而生惰民始于不愛土物遂有他慕厥心之所以不臧也子孫當聰聽祖考之彝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聰則識于心也恪當時飲酒者其始必曰無關于大故殊不知以為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至于喪德喪邦豈小失乎知酒酒之非小失則知謹酒之非小德矣故越小大德惟一視之而後可

妹土嗣爾股肱節○此二節武王毖臣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者也○嗣爾至厥長是欲其勤事乎農以養親肇牽至父母是欲其勤事乎商以奉親厥父母慶承兩邊來不可作一人以農兼商說但重本抑末故註于商邊加一或字當承歡之時而燕樂於一堂之上雖豐潔不為過也

庶士有正節○君子兼上兩樣人看言庶士之有官守者及庶官之長者之數君子尚常聽我毖酒之教哉民慮其不省故曰聰聽臣慮其易忘故曰典聽

養老有獻酬交錯之禮事神有旅酬享尸之禮皆有酒故云飲食醉飽自介用逸羞耇饋祀兩言克者言不徒飲食毖芬而實能盡其尚齒之道實能致其對越之忱也羞耇就鄉飲養老說如執醬執爵割牲奉俎之類事神之道尤難可事人不可事神未大也故曰丕惟言又當大思之也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此是先推原其事神之本以平日言反觀乎身以內省于心一直下是慎獨工夫觀之不足而省之觀省之不足而永觀省之工夫最密作稽乃觀省中事使念慮營為皆稽乎中德稽字要體認所作間略有毫釐不當便稽不過了所謂觀省此而已必如此乃可交于神明自介用逸介副也言祭而祼獻者其正也祭畢而飲福燕毛者其副也明酒不為燕飲設也玆字承上來人臣之職非盡于羞耇饋祀二事正以飲惟祀飲惟羞耇言其無彝酒耳謹酒如是則信為王正事之臣以職業不曠言也天亦順其元德以身心不放言也由中德克之為大德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故以天若許之不忘在王家是永保祿位正天若

處舊以兩玆字對分盡臣職得天眷覺太板玩文氣盡職以得天分明有遞下意○董思白先生曰此二節雖分說臣民然毖臣正以端毖民之本須串下言欲明大命于民必先明大命于臣觀汝劼毖以下五節只一節言民而末節言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可見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節○西土即前章西土也邦君庶邦也御事庶士少正御事也小子告教之小子也文王教上文所述是也商受崇飲而墜命文王毖酒而受命補出商受方于殷字有着落毖酒之教

其大如此可不明大命于妹邦乎　真氏曰有司之
不腆于酒于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殷命為職此
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致墜失
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節　凡言我聞惟曰者我聞殷惟
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周受殷命衛
居殷墟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為戒此二節重湯之垂
統以倡後意畏天之明命而所行不敢少有違越畏
小民之難保而所行不敢少拂乎民心故曰迪經德

秉哲迪畏之實也經其德而不變所謂日新又新也
制事制心一有常功湯之處已如此秉哲哲是知人
則哲之哲秉其哲而不惑所謂三有宅克即宅三有
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是也湯之用人
如此迪畏而歸之經德秉哲者何德乃天顯所在而
治民之本賢乃天顯所資而治民之具也湯之垂統
如此故繼世君臣皆不暇逸皆湯之垂統致之也成
王畏相是君以經德秉哲之事體諸已也厥棐有恭
是臣以經德秉哲之事責其君也皆要入迪畏天民

意不敢自暇自逸承繼世君臣說兩自字有味君盡
君道臣盡臣忠不相委也　真氏曰此章乃一篇之
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之君臣既一
于敬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況荒敗于酒乎此正
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之機宜深味之
越在外服節　越字承上君與御事而言也服事也
外服内服内外治事之臣也侯甸男衛諸侯也百僚
字是内服五樣人之總冠庶尹官之正也亞者其貳
也惟服宗工謂服尊官之事者國中百姓謂賜族命

氏之家里居謂不在其位而里居也不敢湎于酒承
外服内服諸臣而言不敢者有所畏畏心有息則有
時而縱矣不暇者有所事所事既專則自不暇于酒
矣下因言所事之實曰惟欲助成王德之顯明及尹
人之祇辟耳惟字重正見不暇意　陳氏曰商先哲
王以迪畏為心已之所行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無
非此畏羣臣之所效法亦無非此畏君臣上下無一
不在敬畏中何暇于酒
我聞亦惟曰節　前言不敢自暇自逸此言不惟自

息乃逆又言惟逆迪畏不畏只在逆不逆之間耳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節　上舉湯紂未及監戒
意此節方叙言湯言紂如此其詳之故以起下章也
民先民之民吾有善考之先民有善者便是我好影
子吾有惡考之先民有惡者便是我醜影子故監于
水不若監于民　言湯又言紂故曰多監重戒惡邊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節　承上言殷民之失我固
當監之以撫時矣然是責也不在康叔之身乎故欲
康叔毖臣謹酒而約之于以身為範以盡監殷撫時

之責也予惟之惟即此意曰劼毖者申明大命于人
言教也曰剛制者躬行大命于已身教也毖而曰劼
制而曰剛最有意當時飲酒之病最深尚泛泛悠悠
終不濟事首尾劼毖剛制是眼目中間四個剏字是
血脈要提掇得精采中間數項人要開析得分明殷
獻臣在侯甸男衛之上則凡殷之賢臣居于殷墟者
皆是也侯甸男衛則康叔所統之諸侯也得劼毖之
與文王告庶邦同義既曰獻臣何待劼毖蓋殷俗染
溺已深恐賢者有所不免也故教衆人自賢者始賢

者化則人無不化矣自太史友以下則皆衛臣也教
衛臣則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無不化矣太史內史
皆曰友者文史之官君之所賓友也再舉獻臣則賢
臣之在衛國者百僚大臣泛言之至于特舉其官則
以其尤重耳下文有事有疇則宗工之尤重者也爾
事猶後世之所謂賓師其禮重之尊于友而其事柄
則初非居位執政者也賓師論道謂之服休可也又
有服采者賓師亦有時而受其事之托如孟子為齊
出弔之類與服休皆在所事之列蓋就所事中又有

此兩項人耳若三卿則居位執政者也故謂之若疇
疇者侯國之三卿名位通于天子列于六職是與康
叔為偶以任一國之政者也自遠而近自卑而尊意
重
厥或誥曰羣飲節　此節言民下二節言臣以終前
兼毖臣民之意　古者羣飲惟蜡及鄉飲射無故而
羣飲者非奸宄即叛亂可知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節　曰殷之迪見染紂惡深
被周化淺曰湎酒亦與羣飲殊

有斯明享節　有斯者不忘茲勑之詞明享者樹之風聲錫之爵秩即所謂不忘在王家也與臣之賛而原謹于酒者一體相待

王曰封汝典聽朕茲節　上竝言臣民此則歸重化民必謹乎臣之意也朕茲專指教臣之命言或通指一篇亦可或曰典聽朕教或曰典聽朕茲何也教者為茲之辭茲者為教之心典聽者欲其尊所聞以劼茲殷臣也勿辯二句正見不可不茲之意辯者劼茲以訓之明享以勸之時同于殺以懲之示之以辯別

也酒戒不嚴于臣則酒禁不行于民　汝劼茲至此五節大意言汝能剛制以劼茲乎臣則臣化而民亦可化矣或告曰羣飲則當云云然民之不化責還在乎臣也故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則當云云末總結以勿辯乃司民湎于酒關鎖得甚緊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節　此節從來說者謂以庶民暨臣達大家是得大家之心以臣達王是得王之心如此說全在邦君一身自為計了殊失題意虗虗將本文理會還是謂自庶民及臣以至于大家其情不可壅而不達故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自臣以至于王其情不可壅而不達故云以厥臣達王達大家處輕遞過下臣字包庶民與大家在內從庶民直達之王方是上下相孚合為一體天下大勢須要如此乃為治象若此者惟邦君之責也　大家以一國之民與臣為心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者大家撫綏之心以慰而一國中歡忻交洽無有壅而不達者也王以四海之民與臣為心以厥臣達王者王之撫綏

之心以慰而四海內歡忻交洽無有壅而不達者也本文雖自庶民遞說到王大旨只重在以庶民達王看下文王啓監厥亂為民便見惟邦君口氣亦即下文王其效邦君意也啓監本是為民其責效邦君者亦在此故必以厥庶民達王而邦君之責所以不容諉也　以厥庶民以厥臣二以字有工夫大意即下文寬刑辟之用便是含無戕無虐敬寡屬婦引養引恬又何有于庶民之道舊以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平對腐甚近見胡君厤先生亦如此說　舊說云

情之難通者在下有大家在上有天子然通之有道焉魯君失民故不能制三家故達乎大家有道臣民愛戴政自行乎大家矣不能其大夫國人何以事上故達乎天子有道一國順治情自孚于天子矣凡言以某達某者謂先得乎此之情而後可通乎彼也通者吾之所為與其情通徹而不隔也惟邦君者言他人不能而惟邦君能也蓋由邦君而上則上無化理之承宣由邦君而下則下無體統之維繫故惟邦君能通上下之情也此舊說留以俟參考

汝若恒越曰節　惟邦君過到此當云所以通上下之情者何哉亦惟體王仁民之意寬刑辟焉耳予罔厲殺人是以言教示寬刑之意下是以身教倡寬刑之實也恒越者常常發越于心而形之告語也師師貫下三卿尹旅謂彼此以善相師也予指康叔謂予之志不在于傷殺人也亦字承上說言不但以言示之而已亦惟為之君者以身先之而恭敬勞來其民使臣皆知所視效也敬勞二字串看敬明乃罰以導民于懋和也君以身帥先敬勞其民則三卿以下皆往而敬勞矣肆往二句又言敬勞之實也往往者之為姦為宄殺人歷人者也戕敗人罪之小者君宥其大臣宥其小上下以寬刑相尚則所謂敬勞而罔厲殺人者在是矣

王啓監節　此承上文寬刑辟而舉先王命監之意以致戒也首二句總舉先王命監之事無胥戕五句是述其命監之辭王其效三句是推其命監之意戕刑之大者虐刑之小者寡者人所易忽而至于敬寡婦者惠所難徧而至于屬婦寡與婦亦自麗于刑者

言至于二字謂加恩到此也簡端錄云此述先王命監之辭述而不能盡述故曰至于又曰至于蓋所該者多矣合由以容者謂至于寡至于婦合由此無戕無虐之道以容蓄之也不可以合由句作推廣凡民說蓋合由句總凡民寡婦在內上兩言至于則凡民已在其中矣謂無一夫不被其澤者也然但曰容第不戕虐之而已未必就養恬故又推出王責邦君御事意為民不能自生自安欲引之于生養安全之地引字妙小民無知惟上所引引字內有事在養字恬

孚有味不徒曰養而曰恬有熙熙皞皞景象罔攸辟
見治民自有生全之道刑辟安所用之
惟曰若稽田節　此望康叔以成終之責正意俱講
在三若字上除惡立國制度俱就衛國說武王于殷
邦除其邪虐若稽田馬既勤敷菑矣繼此而疆畎之
或不陳修其容無水旱之侵牛羊之践乎樹之藩屏
若作室家馬既勤垣墉矣繼此而或不塗墍之茨之
能不為風雨所飄搖乎立之法制若作梓材馬既勤
樸斲矣繼此而或不塗之丹雘其何以固其質而成

其觀適其用乎陳列修治平看疆以明界限畎以通
水道卑者為垣高者為墉具粗曰樸致巧曰斲　立
防閑之具而備禦之有方使已去之惡無自而乘隙
曰為疆畎畫維持之心而綢繆之有法使已勤之基
永保于無虞曰塗墍茨妙粉飾之功而潤色之盡善
使已立之制煥乎其有文曰塗丹雘書蔡云三節一
段深一段旌別嚴或虞邦本動搖元氣固不無朴陋
無文故惡除則基凝有地本固則文飾有基　三惟
其重看張弛在所斟酌即武王不能逞度也　通情

寬辟雖治國中事而治國之理則所包較廣如除惡
立國制度之終有許多事宜在不止通情寬辟而已
此節泥定通情寬辟時說之陋也
今王惟曰先王節　此下人臣進戒之詞乃他篇錯
簡非梓材之本文也　此節亦既用明德截上舉先
王之事下欲今王法之也明德即懷諸侯之德先王
之懷諸侯諸侯之享于王皆曰用明德者先王只是
修德勤政待諸侯以禮朝聘以時一明德以撫馭而
諸侯自然服從非有他道也曰勤用者見其孜孜不

怠之意既者盡諸侯而皆然也諸侯亦只是謹爾侯
度事王室以誠奉職貢無懈一明德以為享而上下
自然交親亦非有他道也曰既用者見無間之意懷
為夾者諸侯與君分懸勢隔今則聯之以情而使之
近也勤用明德正用于懷為夾內亦既用明德正于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見之非前一層事典即先王懷
諸侯之典此今王之式也后式先王之典以集諸侯
即所謂用明德懷為夾也庶邦丕享謂作兄弟方來
亦如先王之時矣

皇天既付中國民二節　皇天既付二句是原今日所以為民之主乃由天既付中國之民與其彊土于先王而今日承之有不容已之責也彊土比民略輕有人此有土耳今先王往而付子之重在王當何以慰先王在天之靈哉亦惟用德和懌先後乎迷民勿使失性而已謂之迷民見其化導無人謬于所趨非所當忿疾也當用德和懌之謂以禮義和榮悦樂之使慕于善而不容已或先之以啓其悟或後之以掖其成如是民有終于迷者乎夫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先王之志也王能如此則先王受命者懌矣　惟德見不任法制和懌有涵育薰陶寬裕不迫之意先後有鼓舞作興勞來不倦之意用懌先王受命者先王以德受之王以德化之則先王于是慰矣　今王惟曰至此舊以懷侯撫民平對不知懷侯之道亦只為撫民平對不得看末節只說保民可見

已若茲監節　此勉君監已之言而因推所以欲君監之意也已乎若茲所言王所當監也臣所欲王之監者豈無為哉誠以民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須永永保之而後可故臣之所望于王即丕若有夏歷年未已也式勿替有殷歷年未已也惟曰欲至于萬年王之子而又子孫而又孫永永保乎民而為天下君也是則臣之願之而欲王之用德以和懌之也不然臣亦何為而言之不置哉

尚書揆一卷之四終

錫山鄒期楨公寧著
門人顧宸修遠重訂
孫男陞編

召誥

惟二月既望節○自此至庶殷丕作七節首節是成王告廟以始其事下六節是周召二公相繼以終其事卜宅經營攻位位成者召公也觀營祭告命殷殷作者周公也位者定其作之規模作者成其位之功緒○周自文王遷豐武王又遷鎬然都遷于鎬而廟仍在豐周家凡大事必至豐告焉

惟太保先周公節○周召二公同受營洛之命而召公先行卜宅二句即洛誥中卜宅事也經營是經始之事經營定纔攻之

越三日庚戌節○是時四方民未集而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位成基址成也○作洛本為庶殷命庶殷攻位亦示以為庶殷而有此役所以感動之也下文庶殷丕作則駸駸有向化之機矣

若翼日乙卯節○達觀只是徧觀無可否之意

越三日丁巳節○此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也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郊用二牛祭尊以簡為誠也社用牛羊豕各一者祭卑以豐為貴也先郊後社先尊後卑也郊社與中庸不同郊是合祭天地社祭新邑土神耳

越七日甲子節○四方民大和會而獨命庶殷著其難也庶邦咸在而獨命邦伯統于尊也臣民平看召公命庶殷攻位特粗命之故未用書至于周公又重其事以作其勸也命邦伯者公但命邦伯而邦伯各命其所部也

厥既命殷庶節○上言庶殷侯甸男邦伯此獨言殷庶蓋殷庶且勸功則諸侯可知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節○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召公因陳戒成王而并諸侯昔日贄見幣物以與周公欲其并己之誥以達王也以庶邦冢君出取幣此以字猶家語孔子以公退之以當時諸侯咸在而召公率之以出取昔日來時贄幣復入以與周公乃遂拜手稽首而曰述拜手稽首旅王及公之意其詞曰旅王

及公而其意欲因公以達之王也對周公言之其詞不得不如此耳達王重在誥幣輕諸侯之來何以有幣蓋諸侯初期成王至洛故備見君之禮而召公所以併誥達之者其意在用供王能祈天永命也誥告二句正明旅王及公之意蓋殷民雖遷而向化之心未純當有告敎以開導之革其怙侈啓其式化也然其根本則在王身耳要看一自字見非臣下所得預也第下句固重上句亦不可忽蓋作洛要務全在化殷誥告中卽周公謹毖諸事此等亦不可少特本則

在王耳此召公旅王及公之大旨也實管攝一篇意

嗚呼皇天上帝節○紂元子也殷大國也而忽焉以改天子此改甚重亦甚決見天命不可恃如此所以休者以其嗣爲元子撫有大國也所以恤者以其奚之忽焉而改也無疆是言其大也惟恤卽在惟休之中曰曷其曰柰何深言不可不敬也此句不但直講敬字要得柰何弗敬口氣以惕動成王○陳氏曰此一節始曰嗚呼末又曰嗚呼元老大臣拳拳忠愛嗟嘆以深警上心不能自已之至情也

天旣遐終節○此申言天命之不可恃而敬德不可不疾也遐終言其一去不復返也旣遐終旣字承上文改厥元子二句來下轉言玆豈無先王在天足爲後人藉哉多字亦不可忽見儘有憑藉也乃紂不敬德以誠民雖祖德不足恃耳天亦哀亦字有味言天卽不忘先王而亦重哀民生故眷命轉而之文武也疾字言只今便下手不可少緩不然天已去而尚言我生有命在天紂卽其明監也○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必緊着精神汲汲用工則日強而能敬苟悠悠忽

忽則日偷而不能敬矣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緊要又在疾字

相古先民有夏節○旣言商事又並擧夏商而言之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夏嘗如今日之休矣今時旣墜厥命天廸格保面稽天若商嘗如今日之休矣今時旣墜厥命祖考之休難爲後世憑藉者如此則疾敬其德王亦自求所以面稽于天者可也○兩天廸皆謂啓廸其德禹湯受命皆天啓故曰天廸堯舜傳賢之後傳子自禹始革命自湯始故于禹言從子保

于湯言格保皆以前此所未有也而聖人所爲皆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如知天之廸德而敬德知天之保子而與子知天之格保而格命也曰面稽者聖心與天心無間真真覿面相對不隔遠邇非聖人洞見天人之際不能言也

今沖子嗣節○幼沖之主于老成之臣雖日在左右嚴之而弗親則無從而受益無遺者親之之謂也老成之益言其能稽我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興亡之鑒莫備于古

人之德而吉凶之理莫嚴于天非閱歷緒練之久者不能稽古人之德非踐履至到心與天通者不能稽謀自天兩相合謂之稽壽耇之臣居今鑒古其於古人之德論其世知其人如身在其時由其得戒其失如事在于已故曰稽古人之德然德在于古者遡之既往而易見理在于天者隱于未形而難知格人之智配于元龜一發謀一出慮皆若面考天心灼然有見而所稽之謀直根極乎天故曰稽謀自天二句不平對看一矧字可見

嗚呼有王雖小節○王雖沖子而實元子見無疆惟休意而無疆惟恤意寓矣王不可知其休不知其恤也其丕能諴于小民爲今之休美乎諴者得民心之和使反側者歸于友順迷惑者復其良知也有化訓意非徒安之已也曰丕諴無一民之不和也今休者眷命用懋乃前人之休治化惟新導迎和氣斯王今日之休也不敢後即所謂疾敬德也民碞者天命之失得恒于斯國祚之修短恒于斯所謂民猶水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者也爲人上者知莫險于民則不

敢後于敬德矣故曰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顧畏者人情有所顧則畏無所顧則肆也

王來紹上帝節○上就元子言而勉其諴小民以爲今日之休疾敬德以爲諴民之本此就宅洛言而上節之所期者正將于新邑初政卜之也然此節止有諴民以祈天命至王敬作所二句方是敬德紹帝郎元子之意自服即諴民也曰自服者王今親政非如昔日之仰成大臣而已也紹上帝句輕至自服中方用力說周公三言當平看召公引之重末句葢以證

自服土中之言也自時時字謂今日正天神民向背之時人君一身上承皇天之付託中作百神之依歸下爲斯民之仰戴今既中天下而立自是可以奉答天命作君師以對越上帝自是可以肇稱殷禮執玉帛以享答神祇自是可以若彝撫事修內治以誠和小民中乂者謂自中而布其治于四方也既與旦之言以見期望之同遂言王當終有天之成命治民今即休矣周至文武天命已成此言王當終有成命者王必自求其所以而稽于天命者而後可謂之成

命也天有成命斯誠民之至而爲今日之休也曰今者言不待後日而見也此今休與上今休相應上期之之詞也此決之之詞也

王先服殷御事節○此與下條乃自服之要領宅洛以化殷爲重故特言之化殷以服其御事爲先殷之御事素以貴得民以族得民殷人之所視而從也周公言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則周御事之賢可知以殷御事親近副貳周之百工率與共事朝夕薰陶以節其性性如性之欲也之性節如好惡無節之節性本有節惟爲習染所壞是以流而忘返與正人居事有所觀意有所制習染之非不得不止好惡之節如水得防日進于善而不能自已此正人夾習之功也以人治人此轉移殷俗之妙機也

王敬作所節○此又言治人以身爲本也二句一正一反一戒一勉之辭君身乃化民之本故言當敬德不敬德則民不可化故又言不可不敬德○所字與所其無逸語氣小別彼以聖君言出于自然此勉成王之辭也○疾敬厥德有疾則有徐王不敢後有先

則有後曰作所則心與敬一無離合作輟之可言矣○不可不三字要剔得虛貪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節○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又以夏商興亡之故重發不可不敬之意大抵此篇以敬德誠民永命爲主而以夏商興亡反復申戒相古先民一節兩言今時既墜厥命此節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正相應處天之長短人國祚非人意可以測度其灼然可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耳天何心哉惟德是輔使禹湯不敬其德則禹湯亦

墜厥命矣豈但子孫不足恃而已乎
今王嗣受厥命節○嗣受厥命因夏商而言天命不常有墜有與不過自彼而移之此耳文武受之今王則嗣受之矣孰不以爲藉文祖之耿光承武考之休烈而我則謂亦惟即夏之傳于商商之傳于周若循環然非一家之器也故不可不嗣其有功者有功謂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嗣禹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夏嗣湯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殷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尤當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以祈

天永命爲周家有功之君也
嗚呼若生子節○此承上文言初服所係之重見不可不謹也初生指幼小智慮初開時說若字内有即政臨民之始不可不敬德意兼善惡言今王之初服若人之生子或善或惡罔不在于初生及其未斲喪而保之非自貽哲命而何哲命曰自貽者見聰明雖天所命而我能不以私欲自蔽以失其赤子之心則天之命哲乃吾自貽之也此上是設喻今天以下方實說哲以德言吉凶以徵驗言歷年以國祚言皆不

可知所可知者在我初服能敬與否耳
宅新邑節○上言知今我初服實含敬德則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不敬德則反是之意故此節遂勉其疾于敬德而用是以祈天永命也敬德内有誠民在含下不用刑而用德意疾云者正在此時緩則後矣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一句用此德之誠民者以祈天命之永久也用字輕乃帶下句文法如下文以小民之以曰其德之用見無他道即下文不用罰意也○祈天不是有意的只是德之用便是祈天處

其惟王勿以小民二節○此與下節以兩其惟字作眼目而意實相承刑者德之反也刑不緩用如德之用何其惟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于殄戮用治之惟以德順導乎民則有功否則無功也德民之表也德不冠世如德之用何其惟王德與位崇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而王以德顯否則罔顯也○非彝之過民之無知也殄戮之敢王不已甚乎民之爲民惟其心所固有情所不能已者順而導之則其良心自動乃能有功○位在德元言王爲元子位固

爲天下首矣在疾敬德而位亦爲天下首則小民莫
不儀刑之惟德是用寧有非彝者乎益以顯者位在
德元德固顯矣而小民刑用則天下之德皆君之德
益人君合天下成德一民不化未可言顯也
上下勤恤節○恤卽無疆之恤欲君臣同心勤勞以
圖無疆之恤其曰同以是爲期也夏有桀而歲終四
百夏之歷年不遏桀未亡也殷有紂而祀終六百殷
之歷年不遏紂未亡也使周之嗣王皆嗣德則歷年
又豈可以夏商已往者爲斷哉故曰丕若曰式勿替

謂豫之也年所多歷如此可謂永命矣然豈求之于
他哉欲王以小民受此于天而已命在天于小民何
預天無心以民爲心得乎丘民則得乎天矣○前曰
上下勤恤後曰欲王重輔君意○二節二言小民始
戒王以非彝殄戮之繼欲王以元德儀刑之末欲以
之而受永命以之者何惟尚德不尚刑知民雖至微
而關于天命者大也○前言祈天永命此言受天永
命祈者祈之而未受受則實受之而有以慰其所祈
矣

拜手稽首曰節○敬德一也自其發于政令而爲人
所懾服曰威命自其宣之教化而爲人所仰慕曰明
德保者遵守之意受者順從之意敢以內有奉承宣
化意凡此皆大臣之事故召公以之自任至于王當
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亦有者終有成效不虛
諸願望也與王厥有成命相應王亦顯指德言與越
王顯相應凡此在王不在我故曰我非敢勤言我非
敢曰與有勤焉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
敬德者王之所以能祈天永命者也自服土中則王

之時自貽哲命則王之事故惟王能之而非他人之
所能我于毖祀之時惟恭奉幣以供王之必能乎此
而已○陸關仲先生曰此句獨挈一能字最重上文
屢說祈天故此特拈出所謂祈者不在祈而在能祈
也蓋奉幣供祀乃人臣愛莫能助之情其眞能祈天
永命者惟君苟有能祈之實卽不祈可也祈而無幣
可也雖用幣而幣卽德也祀天乃祈之末節而薦幣
又祀之末節語氣須令人有深思

洛誥

惟三月哉生魄節〇四方民大和會言民之赴役也
百工播布民和率與趨事竝見而卽事于周言臣之
趨事也周公咸勤卽計丈數揣高低等事洪大誥治
誥臣民以營洛之事也卽所謂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是也

周公拜手稽首節〇子者親之辟者尊之明辟者期
之與下明辟相應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節〇不曰弗敢而曰如弗敢語
意虛貟作洛爲中乂以承天眷故于其始謂之基命

于其成謂之定命命天命也卽所謂天休也作民明
辟雖兼朝諸侯撫萬民而取侯所以爲民故本文只
用一民字基作民明辟者爲作民明辟之基也

予惟乙卯節〇先卜河朔黎水者殷民重遷以河朔
爲便故先卜之不吉乃改卜〇卜必先墨畫龜然後
灼之兆順食墨故云食〇澗水東瀍水西以建王城
瀍水東以建下都其圖具在兩個惟洛食其卜亦具
在伻來以圖上于王及獻卜也

王拜手稽首曰節〇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三句是相
洛事所以基命于始者公旣定宅至其貞是定洛事
所以定命于終者公其以予句是據卜觀圖而原其
用心之深長如此末句是謝其告卜之誨言上文周
公以為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
土故成王答以此乃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故來相宅
以爲周匹休之地蓋公歸重于王而王又歸重于公
也匹是克配之意惟敬天之休故不敢孤乎天眷而
相宅以配眷周之命于無窮也卜休指卜地之美而
言兩洛食是也不徒曰吉而曰恒吉恒字卽伏下萬

億年意我二人共貞是叙其告卜之意言公之示我
以恒吉者正以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戩欲我承事
于上公承事于下而二人共當之也公其以予又推
其美意以爲公之作洛豈徒爲一世計而已哉其規
模之弘遠將以予萬億年之子孫敬承上天之休于
無窮者也誨言者公雖告卜而實寓期望責難之義
卽教誨所在也〇自篇首至此是一段周公在洛遣
使告卜往復之辭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節〇自此至公功棐廸篤節是

第二段周公歸周迎王往洛相告語之辭○自此至無逺用戾是周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公明保予四節是成王復公之辭○肇字對他事說乃首舉之意非昔未有而今初行之也殷禮虛說咸秩無文即所謂殷禮也無文泛言不必指丘陵墳衍之類祀不必泥告報祈三意人君爲百神之主精神當與天地百神通而後可出治也

予齊百工節○此下四節皆記功之事也○齊只是整飭之意從王于周從王往新邑也庶有事蔡傳云

以待王自教詔之也只指下節謂王即政之初庶其有所事以激勵臣工而鼓舞天下乎爾之此行其養吾氣以待之勵吾精以應之可也然本文不曰命而曰事則當指百工之事而言謂百工之從王庶有所事非無事而空行也王自教詔意藏在庶有事之內虛虛理會微示之意爲妙故下文恰接以今王即命所謂庶有事焉者也

今王即命曰節○此即承庶有事來言予固示百工以庶有事而爲之百工者且摩厲以須王之命矣今王即命曰惟玆臣庶有服勞王家而功之尊顯者我則記諸載籍至于他日烝祭之時則以之爲配享之冠也以功功字即指功宗而定之爲元祀則凡有功者皆記而祭之可知矣既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可也蓋褒賞之命一行或怠惰之心旋起則前功一廢元祀將不可保矣故又戒之如此

丕視功載節○承上言記功以作元祀則所記之籍自當明詔于朝以示百工矣丕視者懸之朝堂爲萬

人之所耳目者也視之而公則百工化而公視之而私則百工化而私公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公私之所係可不慎與

孺子其朋節○承上言百工視效如此孺子其可私所好而不公乎一或私所好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叙字要細摹如漢之朋黨始于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于牛李其終縉紳稔禍四海塗炭是也

厥若彝節○此告王以修內治也洛邑之作本欲自時中乂故以內治告之上言祀神記工教工都重而

此節尤治洛之主首以順常道爲言者寅恭和衷克
綏厥猷君道之首務也撫事則凡典章法度之[illegible]書
是也若彝以教言撫事以政言如予者公攝政時所
務亦惟若彝撫事故欲王如之也在周工卽公所齊
以從王嘗與公若彝撫事立治功而存治體者也王
能用是人而不以私人參之則不必告詔而百工可
以知上意嚮矣故曰伻嚮卽有僚伻字直貫至成裕
言使知上意而就有僚以立治功而存治體也嚮是
任賢圖治治卽明作二句明作者猶白奮發有功保

傳直下惇大者忠厚寬博成裕化成于不迫也如是
則不特如予而已也永有辭于後世矣○明作者或
少于寬裕寬裕者或少于明作欲其明作有功而不
失之急迫惇大成裕而不失之悠緩此二語萬古法
程少墮一偏未有無弊宋仁宗甚似漢文帝養成一
代忠厚之風韓范富歐當時柄用皆欲有爲而不果
神宗有志振起而任王安石行新法宋室自此多事
少偏卽爲弊百世可知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此承上起下之辭記工数

王內治上已說出統御諸侯教養萬民在下只暗含
其意爲是
汝其敬識百辟享節○王者統馭諸侯必先識其向
背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敬而已敬則是
心常存無愛憎之私故能識其享與不享享多儀三
句言其有享有不享之故謂諸侯均之來朝而享不
享異焉何哉以享在多儀而儀不及物雖享名之不
享也惟不役志于享卽疊上不享然曰不役志正見
外享而志則非矣夫如是則凡民亦皆謂上不必享

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諸侯視王朝若無人視王度
者無物政事安得不至于差爽僭侮哉
乃惟孺子節○所不暇者何所謂棐民彝是也棐民
彝兼教養言卽井田學校諸事天下惟此二事爲大
此周公所以汲汲不暇也須朕不暇二句義互相足
作文當以輔民常性此正我之不暇而所以教汝者
提起却以汝當須布我之不暇聽我之教而汲汲以
輔民性一氣講下不永以天命言篤叙二句當先以
公事提起如云武王用八政而重五教所以棐民彝

者皆深仁厚澤所貽而其中經晝區處皆有次第者
也予若彝撫事益常篤叙之而人咸肅將祇歡矣汝
能篤厚之而使先王之教澤愈深率循之而使先王
之教條不紊無不如我則法度之施卽天下信從之
舊孰敢有廢汝命者夫不勉則天命不永况于民之
順命乎篤叙則乃命不廢天命其有不永乎治亂之
機如此可不敬乎明農要得責重成王意彼者周公
與成王是時在鎬京故謂洛邑爲彼也裕云者聖人
教養之道因利而利不強而民勸因性而導不迫而

民從衣食足禮義興皆所以裕之也王戩四方之本
而悍逆者化為友順則友順者可知故曰無遠用至
○此二節統馭諸侯教養萬民不宜平對諸侯之享
與不享無他能治民不能治民之別耳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節○成王答公言公明輔我
冲子公所稱舉以誨我者皆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
先烈答天眷安民生舉祀典定宗禮僃舉公誨不敢
略者益一一領略之意○明保虛下五段皆所以明
之保之者也精白一心而啓廸之無隱曰明竭盡其
力而佑輔之不遺曰保平看丕顯德指下文五事皆
人君明德所在周公舉以教成王使之如此故曰稱
揚文武烈應冲子惟終句奉答天命應惟時不永句
和恒四方民居師應彼裕我民句文武烈要在增光
而發揚之天命以基命定命言和是則揉調娛從容
化導之意恒卽是教養施諸悠久始終無間之謂居
師者安輯其衆○此節亦以和恒四方民居師作主
此卽所以揚文武烈奉答天命者也
惇宗將禮節○惇宗二句應記功咸秩句應肇稱節

稱秩元祀正厚以大禮處○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至
此五段雖與上文節節相應然烈而曰揚天命而曰
奉答四方民而曰和恒語意都似深一層見公明保
之至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節○此因公有明農之語極稱
其功德為朝廷所倚重而未可以言去之意此留是
在鎬京留留其去下文留是在洛邑留留之治洛也
○德字在發用上說本和敬之德而制禮作樂以化
天下是也明光言其光輝發越也德到極處自然有

光勤施言其推行不息也勤施便是明光純亦不已之文也旁卽上下四方穆穆卽明光勤施之德容旁作言上下四方無處不偏滿不可以方所測也迓衡者誠精融洽和氣流通以迎景運于方來也迓字內有方來未艾意望治無已之心也衡字內點上下四旁如天地淸寧民物阜安之謂不迷句緊承上三句講教卽德之所敷者克慎明德而見冒于上下四方文所勤之教也丕單稱德而重光于上下四方武所勤之教也惟公以德而迎治平則文武勤教不至過

佚故曰不迷前言揚文武烈此言不迷文武勤教亦此五節大頭腦末句正倚重之辭以示留公也公曰玆予其明農哉王曰予冲子夙夜毖祀正相應

王曰公功棐廸篤節〇上文言予冲子夙夜毖祀以示留公之意尚未明說出此則明致其留故以王曰更端起云公功泛就平時之功言位冢宰則有輔佐之功爲師保則有啓廸之功是也前言公德此言公功功之所在卽德之所在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節〇自此至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節是第三段成王在洛留周公治洛及周公許留之辭

四方廸亂節〇因公前言宗禮而歸功于公言宗禮之行未有加于公功之當報者但未定于宗禮故一時諸臣凡與公同事者槩未及褒賞而公功最尊顯應爲冠者亦未克敉也王意以爲存乎朕者有俟而行而篤弼之忠實不能不先于公乎有望也

廸將其後節〇後卽命公後之後成王去而欲周公于後啓而大之也監我士師工卽仵觽卽有僚明作

有功惇大成裕之意公前以勉王今王以不果居洛而以任屬公焉然此何所爲哉惟誕保文武受民以爲四輔而已保者若彝撫事以化之也誕者無一人不保也亂爲四輔者王畿之安係于殷民殷民安則王畿益安而有以爲宗周之翼衛也四輔藩屛完固之意猶言四方俱有輔也如是則所謂廸將而監士師工者在此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節〇此與公決其留也故又更端說起公功句正見不可去肅將順政教于外祗歡懷

愛敬于中也人心于公如此公留則王室安不留則不安毋求去以困我哉我惟無數句言守成無助誕保無人我雖以此任托公然安民之事亦豈自怠焉此句自言其不敢怠以致留公之意語意甚婉申作汲汲望治似淺勿替刑者盡誕保之責成迪將之功而勿替士師工之儀刑也勿替刑則治在洛邑而化及四方化在當時而澤流後世四方世世享公誕保之德矣

周公拜手稽首節○拜手稽首句絕正義曰拜者從

命之事拜而後言許王留也按拜手稽首句絕不但此處爲然篇中皆然如篇首拜手稽首重告卜也王拜手稽首謝誨言也必有所爲故先拜手稽首而後致辭非虛設也至他篇亦然○王曰誕保文武受民周公曰承保亦自任之意大意謂惟此洛邑之民文祖誕膺天命爲受民之始光烈考武王永淸四海爲受民之終所以保之者不無望於後人之承也而王以命予予以來此洛而豈徒哉承保文祖之受民使其德之未洽者于是大行越乃光烈考武王使其功

之未被者于是有終也又云弘朕恭者即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之意下兩節一以治洛之效望王即弘朕恭也一以治洛之事自效即承保也

孺子來相宅節○總是以治洛之效望成王不可分功效爲二當通節渾融看因其來而不果居故止曰相宅典者文武之所講畫咸以正無缺者也大惇典則法必監于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殷獻民前代之舊臣世家能知其善政而守其遺風者也大惇獻則才不棄于異代而無不舉之賢惇典者率由之而不使

遏佚之謂惇獻者簡迪之而不使遺放之謂也亂爲四方新辟二句俱承惇典惇獻兩意蓋文獻爲治之大要則明辟致治豈容缺一而恭字所包甚廣恪守成憲尊賢禮下皆恭德也分貼覺偏亂爲二句皆作有工夫看而效亦已在焉不必到自時中乂以下方爲效也○新辟正與基作民明辟相應作周恭先先字真有一段不敢後之精神文之敬止武之敬勝豈不是周家第一恭至其鼓舞作起開百代恭已之傳尤自新辟之恭始也其自時中乂承上講不甚用力

成王既不果居洛而猶曰自時中乂者人主居中圖
治體勢如此即身在鎬京而有洛邑以為四方之綱
維亦是中乂要看得自活若必因朝會而出政令方
謂之中乂亦泥矣萬邦即萬民休者安于政教沐于
膏澤也成績即着上句說謂民有未休即中乂之績
未成也自時三句相連中乂則咸休咸休則成績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節○成烈者洛邑之民文以誕
受多方得之于先武以奄甸萬姓得之于後皆成烈
所在也今率大小之臣以誕保之乎之優游之化使

肇造之績愈厚而不忘奠以仁厚之澤使大定之功
有隆而勿替所謂篤成烈也通節重在此句答其師
以下俱承篤烈來民以望治為心也殷民安而天下
之民舉安則和恒之化足以懌悅人心矣故曰答其
師臣以奉命為信也王命誕保而果能誕保則事上
之信足以倡率人臣矣故曰作周孚先王之一身固
將表正萬邦者一民未化儀刑尚有虧也自是使裕
民之化以廣而新辟之範以端人君所以作則者有
全能矣非所以成昭子之刑乎文祖之德本自光于

四方者一民未化厥德猶未單也自是使恬冒及于
海隅而修和徧于天下文祖所以昭德者無遺憾矣
非所以單文祖之德乎此四句舊作四平看細體認
大意還當以答其師作主下三句相通下為得
伻來毖殷節○自此至王伻殷節是第四段成王還
歸鎬京遣使來洛誥毖殷民因命寧公于是使者且
歸公述其事及已祭告陳勸之詞以授使者歸達之
王也○伻來毖殷乃命寧予言王去洛歸宗周遂遣
使來洛鄭重于謹毖殷民之命而除了此節要緊事

遂命寧予已也下即就命寧詳之而末節王伻殷還
終毖殷之意雖謝王之命寧而王伻殷一節尤重つ
毖殷有文告在即下文所云敘也因毖殷而命寧予
果何物哉黑黍為酒合以鬱鬯且有二卣之多是以
事神者事我何其厚也其命寧之詞則曰惟茲秬鬯
明潔禋敬以享神明休莫大焉然不敢率爾將之拜
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而享于公是其事我者如事
神其辭又何恭也
予不敢宿二節○此述其禋文武而為王祈福之詞

舊說上二句以好德之福康寧之福分看而萬年二句又分應上二句言不惟王之惠篤叙也子孫萬年厭飽乃德則好德之福所貽遠矣不惟王之無有遘自疾也殷民亦享壽考則康寧之福所及大矣若照此說文極整齊但此一段都重化殷還當于祈福之中寓責難之意重惠篤叙及殷乃引考句大意言王之一身實子孫之所儀刑而化服殷人之本也文武在天之靈當黙黙保佑之順篤叙文武之道篤叙即上文篤叙惠者心安于順而無拂逆也無有遘自疾

即相跟說下疾不但疾病心之愧怍皆是也無疾全從惠篤叙來萬年厭于乃德厭其化民之德也至殷人亦永壽考則人人歸德外刑罰而享遐齡而王之福無涯矣吾之為王禱者如此則毖殷可徒以言哉遂接下王伻殷云云此叅陸開仲胡君麻二公說極有見

王伻殷節○此節應上毖殷而叙其所以責之者如此也伻字重看言須躬行實踐端本澄源以伻之即召公越自乃御事之意益布此教條次第雖我誕保者之責然王必有所以使殷人聽受教條次第于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念其德可耳此是一句書意謂使無德可觀法可係念則雖有教條次第而不能使之聽受也○承叙而曰萬年所謂殷乃引考也

戊辰王在新邑節○此下另一段是記成王在洛時祭祀册誥等事乃周公許留之後伻來毖殷之前事也烝祭歲者烝祭以修歲事也因歲事之常告文武以周公留洛之事用特牲盛其禮也二册字一般王命作册以告神而史逸遂為祝册以告神也惟告周

公留守其後之意更不他及重其事也

王命周公後節○上册以告神此册以告公者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節○始終只重誕保殷民故其辭云然

多士

惟三月節○此篇綱領只是革命之公遷洛之意兩件首二節言革命之公自上帝引逸至惟我事不貳適節言周之于商即商之于周所以反覆此意自子其曰惟爾洪無度至末皆言遷洛之意○告指下文

一篇告之中有開諭勸勉二意革命之公遷洛之意開諭之也保業安居永久之計在克敬與不克敬勸勉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節○終于帝言天命周而周終之也

肆爾多士節○我其敢求位正與非敢弋殷命相應

惟帝不畀節○上文言不畀殷而弼我恐殷民不信故此言惟帝不畀者民所秉為者也民所秉為者天所明畏者也天不外乎民民不外乎天知天民相因

則知民之所亡亡之天之于商也天之所亡亡之周之于商也何有私心于其間哉秉為如離心離德背商歸周持于一定力不能挽勢不能回確然不易處

我聞曰上帝引逸節○引逸呂氏說得好人知有逸欲之逸而不知有義理之逸所謂順理則裕上帝引逸是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節○俊民甸四方言與賢人經綸天下也甸如治田謂之甸以嚬區畫四方之務無不得宜如此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節○此言商家賢聖之多皆能守成湯之家法也顧諟天之明命湯之明德也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湯之恤祀也罔不明德恤祀則不惟天命自度祭祀弗黷者能紹之而凡象賢之君莫不皆然重在諸君上○明德易看祀而謂之恤者丘文莊公曰祀以交神明非獨以致人之敬亦以妥神之靈而褻祀則神無所享矣故曰恤祀此看恤字極的○敬神亦修身中事總來是一個明德故下次止云不明厥德

亦惟天丕建節○亦惟字對成湯言謂湯之造商固惟天所命矣而後王能盡君道故天亦惟丕建保乂之丕建保乂一直說就國祚看言維持培植使之安而不危治而不亂也然非敢以天之丕建保乂自恃也乃愈操存其明德恤祀之心無敢失帝之則焉帝則在我則所以出治者在我而無不配天以澤民也配天澤民言其德澤無不徧與天之化育無不徧者同也

在今後嗣王節○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先人

櫛風沐雨之勞必不敢淫佚以蕩覆之也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乎大肆淫佚罔顧天之顯道欲其不失帝則不能也罔顧民之可畏欲其配天澤民不能也○問業云罔顯于天天卽上文德字顯卽上文明字言其不能顯明此天與我之理也

惟時上帝不保四節

有命曰割殷節○有命曰割殷卽帝事也告勑于帝卽丕靈承也勑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也

惟我事不貳適節○蔡傳發得精暢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節○無度指叛亂言爾動指遷徙言

予亦念天節○予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則知此地之邪慝不正必不可居矣蓋不惟法所當遷亦理所宜遷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節○時字指大戾言天命亦指大戾言

惟爾知節○承上言爾之違越我者不過以我周革命之事而有不平耳然爾多士生于殷邦爾所習知

原缺第三十二葉

化之恩何厚乎如是而猶怨望何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節○此下告戒將終又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也○我惟不忍爾殺故惟告命是申反復乎革命之公推本乎遷民之意無非欲其省悟而謀長於厥居非但已也且我所以營洛者有二一為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故有王城之建一為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有下都之營也

爾乃尚有爾土節○承上予之營洛惟為爾如此使

遷于洛邑則收爾田也廢爾業也豬爾宅也而非故土之安則雖迪屢不靖可矣今則分爾以田猶舊日之有田也任爾以職猶舊日之有幹也授爾以屋猶舊日之有止也國家處爾亦可云厚矣

爾克敬節○此言保之之要在敬而已矣爾誠乾乾業業適周如適天而無反側動搖之心是克敬也敬則順天而天必順之將畀予矜憐乎爾身其康也後其昌也豈特保有爾土而已哉不敬反是

今爾惟時宅爾邑節○首二句就用功說所謂克敬

也下二句所謂天惟畀矜爾也宅爾邑者四井為邑安集之後各有定業鄉田同井相收恤救助而不容復有僑寓散處者是也繼爾居者草創之後有續而不已之意安之而有常居之心嗣續不廢而有所增也安居樂業之下勤耕鑿而時作息者于茲洛焉外王罰而享壽考者于茲洛焉不但爾身而已爾子孫乃興起而有幹有年引之勿替自爾今日之遷始也

王曰又曰節○此總結一篇之意言我諄諄誨諭以安其反側之情而消其怨望之念惟以爾之土田居

止為念欲汝思所以保之也胡孝轅經旨云猶言只要汝好不干我事也

無逸

張氏曰周召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召○陳氏曰逸者萬惡之根無逸萬善之本無逸一書所以為百代元龜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君子泛指聖賢之君言所者無時無處而不在無逸恒其所者也○呂氏曰凡人乍勤乍怠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胡孝轅先生曰無時無處不憂勤惕厲是安然于憂勤惕厲而非待勉強故曰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節○先知與則知為對蔡氏以勤居逸一言最簡而盡惟以勤居逸則知民依語氣相喚先字活看非必皆未為君時大意謂身居九重而于下民之爭如身履而目擊之也本旨重在知上知在心而

不在事也稼穡民之所依因人主生長富貴不知其艱難故處于安逸則但知自逸而不知以民生為念小民有失其依者而不知亦不恤也古之明王惟其先知稼穡之艱難以居逸則知小人之依而自不縱逸耳○張氏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其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小人之依帝王心法之要端在于此

相小人節○小人謂細民也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者謂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縱逸自恣耳所以不知只
為坐享成業竟不思此成業乃從父母勤勞中來乃
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一路遞下俱主言說市語曰
諺妄語曰誕譏訕曰侮無聞知即侮之語諺誕侮正
縱逸自恣處○此節不但說小人以不知稼穡而縱
恣以形為君者必不可不知稼穡最要看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葢以成王為繼世
之君恐其不念祖父之勤勞也詳三宗繼世之君亦

此意○蘇氏曰農夫之子生而飽煖且不知稼穡而
況于王乎此說最得題意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節○發首舉商代之君為証要
體蔡傳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舉三宗者
繼世之君也此意不可脫○嚴恭寅畏四字俱就心
言不分內外莊重謙抑心之所發一于敬也欽肅戒
懼心之所存一于敬也天命自度金氏謂以天理為
己尺度不敢踰越也自字不可忽謂惟人君自為度
不自度無能為之度也天命只是常惺此心非常惺

惺外別有天命如嚴恭寅畏即是以天理自律的工
夫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是一正一反之辭當串說自
修己而治民一于敬而無間二句當連帶不可平○
薛文清公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乃無逸一篇之要
其在高宗節○不言內有恭默思道意言乃雍者和
順而當于修身治天下之理也此與中宗天命自度
對看不敢荒寧二句串說在圖政上看教養工夫在
不敢荒寧中嘉靖殷邦句不作效看亦不作用功說
謂能致此于殷邦耳不曰殷邦嘉靖而曰嘉靖殷邦

重在高宗身上說化行俗美謂之嘉四方安業謂之
靖安業還易而民風蔚然于安業之中最不易漢文
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未可小大指民
言至于二字承上說來無怨者違怨不形于心詛呪
不形于口也此亦不要呆說民之不怨須要見高宗
能盡君道以至民無或怨方是篇中發無怨一義人
君逸則下致民怨上干天和此最當自考處或字有
味小人萬一之怨治世不免此亦無之此六句皆以
和為主自身而政而民相推下去不可作三平○高

宗之壽亦敬之力乃雍者和之發于身而本于恭默
思道嘉靖者和之達于政而本于不敢荒寧亦一敬
而已矣
其在祖甲節○爰知小人之依爰字根舊為小人來
能保惠能字不敢侮鰥寡不敢字又本上知字來周
公之意非謂人主必嘗居民間而後能知小人之依
也在高宗祖甲事實如此故據實而言耳不敢侮鰥
寡謂于庶民中尤敬及鰥寡也能字最有力非鰥寡
庶民實受其賜不可謂之能也此節以仁字作主

自時厥後立王節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節○蔡傳稱先王者王之
親也許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此意不可脫○此節
重將論無逸而先述源流之深長意厥亦二字承三
宗來而又喚起文王言無逸之君在商則有三宗矣
而在我周則有文王然周之無逸豈自文王始哉其
亦惟太王王季云云獨言二君一基王迹一勤王家
王業之所由始也克自者見出于自然而無勉強也
抑畏就心說高無逸一層

文王卑服節○二句相形串說言其心不在此而在
彼也人君重于爲身則輕于為民心益不能兩重事
亦不能兼得而無所妨即字重看有不敢荒寧之意
康功田功特約言之內有許多事在
徽柔懿恭節○朱子曰柔而不徽則姑息恭而不懿
則非由中出柔易于暗弱徽者發揚之意恭形于外
懿則有蘊藏之意○文王之德何所不備特贊其柔
恭者將言其保民敬寡故自其德之親下者言之也
小民之微賤如赤子而懷保之鰥寡幾與死為隣矣

而惠及之使鮮鮮有生意此非徽柔懿恭者不能也
○恤孤獨勤政事分開不得只是大略解作二項耳
○萬民兼上小民鰥寡二樣說所勤之政即惠鮮懷
保見于施行之實事也○金氏曰即康功田功則知
稼穡之艱難不足言懷保小民則知小人之依不足
言益上文所引三宗皆守成之賢主而文王則創業
之聖君所以不同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節○不敢字重看遊田國有常
制文王雖不廢而踰之則不敢此言其心也惟恐有

過所以不過也惟其無濫費是以無過取二句相因重在上句正見其無逸處也庶邦指四方諸侯言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節○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能以萬民惟正之供也
無皇曰節○金仁山曰人君之縱逸其始未必便沉溺也不過自寬曰吾惟今日耽樂耳明日不復爾也然仰此一日已非民之所法已非天之所順況于此

隙一開日復一日將舉國化之丕則有愆愆者比君過一步所謂作之者一線逑之者滔天也到此雖至于為紂不難矣故終戒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紂亡國王也以為成王戒益深警之也為紂非難凡以一日之耽樂為無傷者紂之徒也○薛文清公曰人君天下之表儀一日之耽樂雖若不至于大害然作于上即應于下是其為訓于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訓宜其感應之機為尤速也皐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亦此意也此說訓字妙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節○上既詳告成王以無逸之道慮其聽之不審故又舉古人之資臣者告之古人泛言三宗文王之類德業已盛就無逸上言猶字重看見古人已能無逸而其臣猶且盡其忠言亦古人之能受言有以啓之也訓告在未為之先如開陳利害之幾戒其逸而勉其無逸是也保惠在方為之際如君有志于無逸則保養其心將順其美是也教誨在既成之後如君能無逸則規正成就益底于極是也妄見一節深一節意此雖俱就臣言亦見君之資

臣若是其至耳須歸重君上譸張為幻如以逸欲導之以怨詈激之是也古人資忠言如此則心正理明事無遺照好不能欺佞不能惑民之所以無或譸張為幻也大抵正論常伸則邪說無自入○孫姚岑先生曰幻如今幻術本無其事若有其形最能惑人耳目無敢為幻而獨言民者民以羣倡羣和之勢托公是公非之口尤易為幻曰胥者相胥而為幻非一人之謂也或偶然之辭或胥為幻民且無然而況敢當為幻耶

此厥不聽節○此厥不聽謂于我所言古之受訓告之事而不見信則人乃法則之阿諛順旨蓋厥聞訓告憚受教誨則甘言進而幻言入矣乃變亂正法至于小大無不紛更蓋忠言與正法常相表裏逆忠言則變正法亦理所必至也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呪言政令不便于民而民皆惡其上也至怨蓄于中而形于外則其怨深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節○又發廸哲一義實與篇首二知字相應所謂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

小人之依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觀上文四君無逸之實固皆知之見于行事之符驗也世蓋有知而不能弗去者故周公又重發此

厥或告之曰節○呂氏曰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誹謗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是非能蹈其知者也惟三宗文王不然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未至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過信若是不止于不敢含怒而已不敢含怒云者非是不敢發怒而隱忍含之之謂也怒而曰含則怒猶未忘即不含怒而但不敢含怒則所忘怒者亦非自然也故曰不啻不敢含怒蓋初無怒之可藏也斯其所以為廸哲也○四君廸哲只是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使民真不失其所依乃是真知處何曾有致怨亦非謂必待怨詈之來無所藏怒而始足以見其廸哲也蓋言其平時照管既無不周到至于一旦聞人有怨詈慷然自反且任其咎略無忿疾人言之心尤足以見其廸知

之實蓋知之到不到處于事之拂逆難堪人情之所不能無動處尤足以驗之也

此厥不聽節○此字指廸哲言謂于我所言古人廸哲之事而不見聽則人譸張為幻從不聽忠言來而信之者則由于不廸哲也怨詈即違怨詛呪之謂蓋人君不聽忠言不能無逸則民之怨詈亦自然之理于此不能自反而惑于讒說則其害尤不可勝言者所以深致戒也不永念二句一意蓋人君以含容為德也聞謗而信之則是不能念為君之道而寬大其

心矣其勢必至罰及無辜而怨聚于一人豈特一時
怨詈已哉如是雖欲久享其國不可得矣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監字内兼戒勉意包
一篇在内其者期之之詞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
弗弔節○此下五節作一段總言天命之無常以見
召公不可去也○我有周既受便含文武以恭明德
得天之意即下文前人光也兩言不敢知言天命之

休與不祥皆自有關係的所在暗含在人語意須虛
圓有會
嗚呼君已曰節○承上文天命不可知來叙許國之
同推去國之害以見召公不可去召公嘗欲上下勤
恤期勿替夏商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故曰君
已曰時我此句語意若曰言猶在耳君豈忘之述其
前日許國之言最足以惕動他的初心我亦亦字對
召公言言不特公有是言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弗
永遠念天威于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永遠二字
最重此句不是呆說自已不敢寧之心全要在亦字
理會他兩人同心意最婉至天命民心只一片事不
可分析帝天之命主于民心今日民心無尤怨背違
天命似若可保然民心無常不能必其常愛戴于我
是即不測之天威也于民罔尤違時即永遠念天威
正是不敢寧于上帝命在人句承上四句言彼此許
國之同若是者蓋以係屬有道則民心悅而天意得
可以保厥基之休輔佐無人則人心渙而天命離難
免不祥之患其係于人如此公之時我我之永念正

以是也在我後嗣上補召公求去意天命人心敬則
聯屬不敬則睽違故重恭德光就德上說敬天敬民
正前人光顯之德弗克恭則遏佚之矣二句一氣說
到得弗克恭遏佚前光時我之意謂何若委于在家
不知君之心安耶不安耶
天命不易節○緊承上言夫後嗣子孫而可令夫弗
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哉彼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至
于墜命者亦由不能經歷嗣前人之恭明德也恭明
德不可分貼蓋敬天敬民則此心肅然精明而無物

欲之蔽故曰恭明德○嗣業易嗣德難嗣德固難經歷嗣德尤難從踐履真積中身親經歷將前德逐一體認服習方能嗣前人之德其弗克經歷嗣德由無老成人左右之也

在今予小子旦節○承上言前人之恭明德不可不嗣故在今予小子旦朝夕于王非敢曰大有所稗益匡正也惟以前人光大之德若無人說與沖子則將至于泯沒而幼沖之人心志未動善言不先入標準不先立則將有脉于所從者故孜孜訓廸惟前人之

尚書撥一　卷之五　四六

光是闡使不過于沖子之身而已在我者如此公將無同乎

又曰天不可信節○此節語意似與上節不連貫謂予小子固廸前光以施沖子矣而公猶有求去之念豈謂今日之天可信天必不庸釋于受命乎不知天實不可信也可信者在我之道何如故我道惟廸前光施于沖子今寧王德延而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而已加又曰申言以丁寧之也我道不可指周公自說亦不可兼指召公當看得活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節○此下四節舉商六臣輔君之功以留召公也○格天格帝不同天以偏覆言如商邑用協四方丕式治化所及與天同大故曰格天帝以主宰言如典禮命討大公至正足以上當天心而無愧故曰格帝輔聖輔賢意不可遺保衡不言治功者格天之治猶保而不失也又王家在政治修明法度振舉說巫賢奉承宣化不負屬任之心甘盤論學訓志克開中興之業○伊尹一人而事二君未嘗求去而委之在家不知伊陟臣扈巫咸三人而事一

尚書撥一　卷之五　四七

君臣扈不以有伊陟在而求去巫咸亦不以有陟扈在而求去巫賢巫咸之子父子相繼而不求去甘盤祖乙舊臣以遺武丁亦未嘗以舊臣而求去如此曷得留召公意醒○通節見商家賢君屢作非子則孫由累世有人而其臣亦勲望相侔非身則子故累世有藉皆召公所當念也

率惟茲有陳節○茲字泛言人臣輔君之道循惟此道者言六臣所由惟一道也陳列之功即上輔聖格天輔賢格帝之類有陳者其所樹立後先相望歷歷

有可指之功也保乂有殷又總其功之實非落一層
意蓋六臣得君致治雖時有先後功有淺深而要皆
以安治有殷而已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又總言
其效殷禮陟配天者有德之君沒必配天此乃殷禮
惟君德成于諸臣之輔故當殷舉盛禮之日凡殷先
王之升遐者皆以德而配享乎天焉以配天之德而
永天之眷傳世十九歷祀六百遂為有道之長也此
節肯綮全在一故字以見商家所藉六臣之功為大
天惟純佑命節○承上言六臣輔君格天致治故此

因言天佑商之純又使其國有人而實當其時在內
則大而百官著姓小而王人之微莫不秉忠貞之德
以明致其憂則內有人而實矣在外則微而小臣大
而藩屏侯甸況皆念匪躬之義以奔走乎下焉則外
有人而實矣惟茲惟德稱句只作過文總承內外有
人以起下文之詞猶云惟此諸臣舉德以輔君之故
故一人云云惟字與故字相應一人之業益廣于多
賢之助無事則已一有事于四方四方之人如敬聽
于卜筮而莫不孚信者得賢其治之效也○國之虛

實在人材人材之盛衰關天命天命之純固繫老成
老成久于位故純佑純佑故商實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節○此承上三節而欲召公匹
休六臣也天壽就國祚說平格就人臣說大臣與社
稷一體不以一己為壽而以國脉靈長為壽故天之
壽人國即所以壽大臣也平格二字串看持心如衡
是謂平德平者大道人而平則通徹三極矣保乂有
殷本天意說來即是天壽處與前保乂有殷語同而
意不同也永念云者召公乃周家平格之臣留則永

孚于休去則終出不祥故欲其去淺近迫切之去志
爲周家永久之念固命應前永孚于休意厥亂指召
公言國有固命國固顯矣而爾之治效亦赫然于我
新造之邦若商臣格天格帝之勳保乂王家之績昭
昭可考爾之身豈不與國俱顯乎永念與平格對固
命與天壽對厥亂與保乂對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節○此節至今在予小子旦
周公之意尤極分明蓋周家受命成之者武王啓之
者文王而五臣四臣贊助于其間則于基命集命胥

有力焉者也文王修和有夏得五臣之輔而命于是
乎基武王丕承厥志得四臣之輔而命于是乎集見
得成王以幼冲嗣文武之基緒當時之所謂四臣五
臣者又半已彫謝朝廷尤不可以無人○此言周家
之命集于武王以起下文文王受命之意勸與多方
式教意同武王既有德而天又申勸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節○修者承叙式化理而不亂即
一二邦以修之修和者甄陶涵育順而不乖即咸和
萬民之和俱主德教說而養在其中曰尚克者難其

事而重其助于臣也亦惟字重看見修和之功惟此
五臣之力也歷數有若有若見五人不以人數之多
而求去也亦惟有若正與時則有若一樣文法五臣
輔文王處即下往來以廸彝教便是
又曰無能往來節○承上文反覆言之惟五臣為之
往來導廸其常教故文王之德能下達即下文所云
廸見冒是也若五人委于在家不知無能往來于此
導廸其修和之常教則文王亦無德下及于國人矣
矧修和有夏乎

亦惟純佑節○言天純佑文王亦如昔之純佑有商
故亦有人而實焉所以然者蓋以五臣或秉容德或
秉義德蹈履至到實知上天顯然可畏之理以是昭
明文王啓廸其德使其修和之光著見于廟堂之上
修和之澤覆冒于邦國之下卒致精誠上達馨香發
聞克厭天心惟此五臣輔君之故所以不但得天之
純佑而遂能受有殷命也○亦惟亦字氣脉承商佑
命來純佑含生賢意天威者天理所在順之則吉逆
之則凶顯然而可畏故曰天威天威所在人鮮能廸

知之故不能無昧于幾不能無爽于時惟蹈履至到
之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自視
聽言動之不敢違以至行政之大自好惡用舍之不
敢悖以至放伐之公皆灼見天威所在而一奉天以
從事故曰廸知廸知天威正秉德之實廸見冒聞正
是昭文王處而見冒聞又皆廸之使然也惟時時字
指賢臣輔君而言受命言人心之歸也
武王惟茲四人節○文王受命而大統未集未廸有
天祿武王惟茲四人尚廸有祿則踐有天位矣後暨

武王乃迪有祿之後咸劉厥敵如滅國五十之類此
等皆阻德教者旣盡除去惟茲四人又為武王顯布
其德遂覆冒天下而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也一則
曰惟茲四人再則曰惟茲四人見武王全藉此四人
之力　迪郎迪見冒之迪謂迪武王之德使之格天
而有祿也昭字內當帶得有迪字意昭武王對昭文
王看惟冒丕單稱德對見冒看
今在予小子旦節　承上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
若游大川周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暨汝召公其

共濟可也小子同未在位申若游大川句誕無我責
申暨汝奭其濟句召公意謂王已臨政天下事已略
定其他周公一人自足以任之故周公言成王幼冲
雖已郎位與未郎位同其去文武之時又何如雖彼
此共濟猶懼弗戡大無專責于我也收罔勖以下甚
言求去之不可言召公苟欲德而退不勖勉我與王
之所不及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民心尤怨無
和氣以致祥在郊之鳳嘗鳴于昔者且不得再聞其
音矣況曰進此而有感格乎　收者卷而懷之也

我聞在昔四節在昔字與今汝永念今字應在昔上
帝割六節在昔字與今在予小子旦今字應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節　公旣歷陳文武股肱
之盛與已及召公今日圖共濟之意因歎息曰君肆
其監于茲欲其監于已言而有以自強也監字有視
五臣之篤棐而思以匹休念二人之弗戡而求以共
濟意且盧虛說下述文武創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
之無助正見不可不監之意無疆惟休指受有殷命
尚迪有祿而言無疆對大字看無疆亦大也文武受

命固有無疆之美然而文以五人武以四人君主臣
輔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
保守之也苟欲獨潔其身而不為社稷深長之慮則
亦硜硜然狹隘之甚矣告君盡謀所以寬裕之道乎
我不欲以後人迷惑失道而棄艱難之大業也以如
以其君覇之以留而啓迪則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去
而莫知適從則是我以其君迷耳此句只申已欲其
寬裕之意聽召公之去則是以後人迷也迷字與弗
克經歷遏佚前光意相應　文王之聖尚賴五人之

迪武王之聖尚賴四人之迪成王幼冲而可無人以
迪之乎故召公去是以後人迷也簡端錄云老成國
之蓍龜也召公去而周公不留之是以後人迷也雖
非吾以猶吾以也以後人明不以後人迷周公之自
處也召公獨能無意哉
公曰前人敷乃心節　又舉武王顧命以感動之汝
明勗以下皆武王之言也民極謂大臣之立為民標
準故周禮六卿之首皆曰以為民極精白一心之謂
明勉力不怠之謂勗二字串說下兩即喻以明之偶

王在亶以耕喻也乘茲大命以車喻也相信弁力指
召公與王言三公為王副貳在于相信君推誠委任
其臣無有疑忌臣竭誠匡輔其君無有二心乃克有
濟三公為王任天下之重在于合力君知天之不易
不可無臣而上下勤恤之相資臣知命之難保不諉
于君而天壽平格以自任乃能不墜二句串看惟文
王德二句承上來言所謂偶王而乘大命者豈有他
求哉蓋文王嘗以德受命然元子有可改之理大國
有易亡之道則無疆之憂在今日不可無人以承之

也汝文考舊臣當深惟其德以丕承此莫大之憂耳
　貽謀之深遠以心思之基業之安危以身任之推
心偶王其所重在此也乘茲大命其弁力在是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節　此總承上文而引起下文之
詞朕允虛其汝三句一氣貫下正是允處朕允猶言
我之情懇也大意言殷喪大否固由國之無人而我
之所言無非以殷為監矣汝其能敬以我言監視殷
之喪亂以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殷之喪亂周召
二公躬嘗歷之言之猶且不忍況見之乎是時成王

初政老成凋謝深慮一旦蹉跌復蹈其轍此實周公
肝鬲之隱而難于察察言之者　我天威者輔助無
人則殷喪大否未必不移于我周是即我天威也故
欲其監于殷以念我天威念及喪亡大亂真是大臣
一點血誠故曰朕允
予不允惟若茲誥節　此言天眷之當答蓋以天命
留之也上言告汝朕允此言予不允惟若茲誥二允
字一般蓋反覆以見其言之可信也謂予豈不足信
于人而徒若此之多誥耶亦以奉答天命惟我二人

有不得不然者耳襄我二人襄字重看即前固命與永孚于休意謂王業之興文以五臣武以四臣而今王業之成惟我與汝而已汝蹈我言而有合哉亦必曰在是二人而不容諉也與篇首君已曰時我相應此即在已之意以度其同然之心乃自任于將來非已然事也但天眷有周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川之方至方新而不已文王有五臣弗憂於弗戡也武王有四臣弗憂于弗戡也今惟有我二人何以戡滋至之休乎宜公之有盈滿之懼也然知懼在于自強非

可以求退自免也其汝克敬德乎益懼德之不足以勝則益修德以自盡而已其明我俊民乎益懼二人之不足以勝則益求賢以自輔而已克敬德使平格保乂如商六臣迪知天威如周五臣明俊民使明恤于內奔走于外如商迪見冒于前昭惟冒于後如文武也大臣職業已盡則天休可答由是王業成天眷固而國家臻全盛者在是及此時而推遜其位以事業付後人誰復汝禁今猶未也豈汝辭位之時哉在讓後人句雖重丕時而緊要尤在後人兩字益當時天休雖滋至而凝承只有二人不可為丕時惟是賢才布滿在位個個足以凝承天休的方為全盛方好脫得于繫故曰在讓後人于丕時

嗚呼篤棐時二人節　此言前功之當終益以民心留之也上二句是叙其所已然下四句是勉其所未至篤棐通指事文武成王而言周家之業始于文王成于成王而周召二公則既輔其始又輔其成者也今日休指民罔尤違說我式克我字非周公自謂蓋謂我國家用能至于今日休也此休自文王怙冒西

土以來積之有日其功不可以不成使化有一之不被即民有一之不服而文王之功未可言成也故我欲與公共成此功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耳惟不怠而後可以成功故曰不怠惟同心可以共濟故曰咸使劖然求去而在家不知豈所以咸成于不怠乎文王功指治化言咸成于不怠惟在敬德薦賢二事文王為西伯冒西土足矣今既有天下則當更有進焉故曰丕冒至于丕冒則可謂丕時矣今猶未也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節〇此申上二節而結其
意也以前所誥既詳而此又有天民之說故曰多誥
大臣去留天命民心實係之國有老成則天命可凝
民心可固不然則二者胥不可必矣予惟閔于天越
民故言之不覺其多耳天越民用一越字天民不平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節〇此召公已留飭遣就
職之辭民心為天命之本故專言民心當保以終之
民德專就向順一邊說然即其向順始終不恒則向
背亦在其中矣此非老成請練者不能知故曰惟乃

知亦罔不能能字當善字言民罔尤違固無不善其
始矣當思其終其尤違之有將乎生者實難保也如
商之民來蘇徯后豈不能其初而其終也乃曰大命
不摯亦即昔日之民也始終之際如此此以知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矣此所謂民德也末二句一直說中
含敬德薦賢輔君以丕冒斯民意〇此篇語意極其
婉轉極其懇切如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如告君
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如告汝朕允如汝有合哉言
日在時二人反覆尋繹真若面談數千載而下宛然
如見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節〇德即忠孝之德其緊要在一個
祗字祗而克庸下文率德改行克慎厥猷是也一篇
言祗言慎言敬言戒言無作聰明無荒棄朕命總是
一個線索蔡叔只坐無此小心所以敗命諸王以成
王之命命之也此節蔡傳極說得詳
王若曰小子胡節〇此節一篇綱領下數節分應之
德行猷三字俱以忠孝貫然須暗含不可太露敬哉

欲其不失率德改行之心亦包德惠等事
爾尚蓋前人之愆節〇此申上率德改行克慎厥猷
而言蓋叙其已然而望其將來之意也首二句一連
說愆即指不忠不孝而言爾乃以下正蓋愆忠孝之
事而末二句又申上四句意也叔違王命悉文考忠
孝俱蹉跌矣仲以忠孝蓋其愆乃無所因乎前而邁
迹自身其自新真可喜也以忠孝自盡而克勤無怠
正見自己奮發處故貼自身盡忠孝以為後世憲使
後人千我乎取法正見超越舊跡處故貼邁迹然註

中雖分貼須看本文以字渾融為妙胡君麻先生謂
邁迹自身只是一事極的末二句用可謂二字引下
言能如是可謂率乃祖文王之常訓非若爾父之違
王命而不忠不孝者矣然玩本文語氣却是勉詞要
得稱其已往而望其將來意
皇天無親節〇此四節皆詳上文敬哉之意歷言以
告之也〇為善為惡不同者德與不德其存諸已者
非一端惠與不惠其施諸人者亦非一端也善不同
而同歸于天親民懷之治正見無不可行之善惡不

同而同歸于天不親民不懷之亂正見無可為之惡
戒者力于為善决于去惡以盡承天治民之道也為
善為惡之戒亦是要蔡仲鑒前人之失
慎厥初節〇慎厥初虛講下四句是推能慎之善與
不慎之弊以見慎初之道不外乎思終也初是受封
之初乃天民去留之關故不可不慎然慎初惟在思
終思終乃能慎初者也故終以不困不然則反是蔡
叔不惟厥終故卒于困窮此語亦甚警切
懋乃攸績節〇五句平看句句見侯職當修意為得
〇五句雖以忠言而孝在其中叔違王命是不能懋
績也以武庚叛是不能睦鄰也欲傾社稷是不能蕃
王室也與管霍流言是不能和兄弟也大艱于西土
西土人亦不靜是不能康小民也仲能一一盡職則
忠孝兩無歉矣
率自中節〇自中自有之中也率者奉以周旋而無
所違越之意蔡仲邁跡自身恐其矯枉過正故以率
中告之此句虛下二句正其實也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在吾身為度是本然之中

也在先王修之禮樂刑政以治天下國家為舊章是
已然之中也作聰明者心有私主也視聽不詳者心
無主也聰明出于己視聽接于人人有為慧所使而
亂舊章者有視聽不詳為人所誤而改厥度者皆非
所以率中也按聰明人所自有作則造成小慧故舊
章之亂亂于聰明之作側言每乘人之匆遽而投所
以視聽宜詳不宜略其以側言改厥度多失之不詳
也嘉者嘉其能率中也〇胡君麻先生曰皇天無親
至此四節相承說下言不可不戒則不可不慎故以

慎厥初繼之慎之何盡侯職是也盡侯職以何為準的率自中是也與太甲畫一以告者不同

王曰嗚呼小子胡節〇朕命包一篇在内

多方

惟五月丁亥節〇自武王誅紂伐奄至是蓋三加兵于奄也〇成王祀洛之明年嘗告多士矣又明年商奄之遷徙未盡者復與徐戎叛成王滅之以歸大誥多方則是篇作于告多士明年之五月也

周公曰王若曰節〇四國指殷管霍蔡多方泛指天

下殷侯尹民又從四國中摘出而言爾命指殷民所滅止于商奄而不及殷民是大降命也此示以宥過之恩以起其良心也

洪惟圖天之命節〇此曉以伐奄之意蓋由奄之自召也全要看此節是一篇綱領

惟帝降格于夏節〇自此至惟天不畀純節言桀之所以失天命〇人主憂民或有能言而不能行者桀即憂民之言不肯出此心暫有開䟽乃帝之所以廸汝也而不克終日勸焉况望至于久乎此節舊以天民分不是不肯慼言于民即是不克勸于帝之廸也

厥圖帝之命節〇天命在民祈天之道愛民而已桀圖帝之命乃不克開于民之麗麗猶依也奪其時失其業匱其財傷其力使無生路可趨猶大降威虐于民國已亂矣而崇之不已其所因則始于内嬖蠱其心使桀錯繆顛倒不能大進于恭以大寬裕其民如此已是不好了又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者是日欽崇以劓割夏邑也舊以圖帝之命對下三句分天民亦不是

天惟時求民主節〇天無心亦惟是為民求主耳命為民主之命以其明白正大而非圖度之私故曰顯〇此節未重湯與只重亡桀

惟天不畀純節〇惟天不與桀者大既喪其國又亡其身蓋由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也多方之義民能明保享其民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其民桀不用此而用彼乃相與虐其民凡百所為無一克達欲耕害其耕欲賈害其賈民無所措手足如抵墻壁四向皆窮民情如此安得不亡

乃惟成湯節　自此至今至于爾辟言商以仁興以不仁亡　桀不可以爲民主矣爾多方固欲簡人以代夏者然誰能以爾多方簡代作民主乎乃惟成湯能之也　天無心以民之心爲心民之所簡天之所畀也民擇湯而歸之故代夏作民主

愼厥麗乃勸節　湯深謹其所依所依無他仁而已矣含仁體仁政在内　不克開于民之麗生者民之所依也愼厥麗仁者君之所依也愼厥麗所以開于麗也　凡言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

有以動化其民使之慕勉而不自已所謂勸也

以至于帝乙節　此言商之後王以仁守之見其世傳家法積累維持之難也

要囚節

今至于爾辟節　多方一也湯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而享天命在所以何如耳

嗚呼王若曰節　自此至乃惟爾商後王節言夏商之亡皆自取言夏以形商有賓主

乃惟爾辟三節

惟聖罔念作狂節　自此至惟我周王節言非天輕于亡商亦非天輕于與周也　罔念恃其聖也故漸流于狂克念恥其狂也故漸進于聖聖狂不係于稟而係于一念之轉移如此二句不可平對聖狂舊以資質言少味　聖狂之相去不啻霄壤而作聖作狂分于一念使堯舜而忘兢業豈不趨于狂桀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于聖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語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孔子雖言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自暴自棄

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　此二句是聖賢體認實際語聖狂之分只在念不念耳惟其克念所以聖一同念何聖之不爲狂無可恃也惟其罔念所以狂一克念何狂之不爲聖無可棄也古今聖賢嚴聖狂之幾類如此舜之聖豈至如丹朱而禹防其慢遊傲虐誠恐一罔念便與丹朱等也紂之狂豈能悔過而比干諫之至死而後已誠望一克念便可進聖人之門也豈不嚴哉　須待暇寛也天以湯故五年須暇之子孫　須暇二字曲盡天意召公言皇天改

厥元子茲大邦殷之命此一改甚重亦甚決其未定
也甚重所謂須暇也其既定也甚決所謂祝降時喪
也
天惟求爾多方節
惟我周王節　此又承上言天望之紂而紂不能改
又求之多方而多方不能堪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
堪用德二句一直說下德者仁民之本而用之以善
其政故曰用德此德舉者莫能勝而惟文武能堪用
之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克堪用德可為神天主矣

天猶不輕畀殷命也惟是式教文武用以休美式教
猶云天啓也衆人不克勸于帝之迪而自絕于天聖
人緝熙敬止動與天會若天啓之休就德上說是啓
其思翼其行而使益昌大休明之意雖是天與之尚
不輕與必成就其德而後簡擇于衆人之中而畀付
之正與五年須暇句對看　前言夏王不克靈承于
旅此言周王靈承于旅前言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此言天惟式教我用休語氣相應
今我曷敢多誥節　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故以口舌
代斧鉞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節　此下三節戒勉之辭
一　征討雖行誅戮未及宥過之恩亦厚矣爾何不
及今自新秉誠履信寬裕之于爾多方乎益疑忌畏
避則平居自見其局促而不寬裕也忱裕二字串看
天命指君之天命夾輔如之屏之翰意介功如臣服
奔走意乂保乂之也享天之命者民心安則天命安
也惠字比夾介尤深是協和大順之謂熙則天命益
廣不特享之而已益無一民不順天命始廣也

爾乃迪屢未靜節　此雖是責其既往而實警其將
來之詞入命去商已久爾乃覬覦妄于不大安天命
耶天命歸周已定爾乃悍逆悖戾輕褻天命而不顧
耶四國之人自以不忘殷為義欲圖見信于正者而
不知其為不法也不法者正之所誅何忱于正之有
我惟時其教告之節　以爾執迷不悟我不謂其不
可教時同于殺也我惟時其教告之勤其誨諭以開
其為善而已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戰恐懼之也要囚
謂俘繫之要字當作平聲要東而拘囚之也東征有

誥多士有誥幷多方之誥是教告再三也東征興師
天罰致敬幷伐奄之舉是戰要囚再三也
王曰嗚呼猷節　此下五節戒勉之辭二乃專告多
士者　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
遺臣也此皆是無職于周者下胥伯小大多正則受
職于洛共長治遷民者人情久而服事勢久而定向
者于遷洛時有監官之建爾多士受其約束奔走臣
服五祀于玆情亦宜乎勢亦宜定矣
越惟有胥伯節　胥也伯也及小大多正是三等人

要見奔走臣服亦久之意臬指職事言
自作不和節　此勉以盡職之辭夫心不安靜而欲
言動當理身得其和順難矣爾惟和之哉而非可求
之于外也身不和順而欲家人效法家得其和順難
矣爾惟和之哉而非可求之于家也上和哉欲安靜
其心以和其身也下和哉欲和順其身以和其家也
夫身家不治如爾邑何爾邑不明如爾事何惟是身
家既治爾邑自從莫不惟然有思以相愛懋然有文
以相接爾邑克明如此爾始為不負其職而克勤乃
事者矣此句正與前罔不克臬相應
爾尚不忌于凶德節　首句乃承上起下之詞作未
然看言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云理會身心順
服家邑亦在我而已彼之凶德庶幾不至畏忌者下
二句又轉勉之盡和敬于在位資化助于賢者穆穆
是本其身心之和順而著為氣象如此主德不主容
有潛移默奪意克閱謀介即穆穆乃位中事凡化殷
臣每言介曰比介曰夾介曰介賚此曰謀介介紹接
引而賓主之情通用殷賢不但求其助欲藉之以晰

民情土俗之宜寓激勸作新之意使彼此之情相通
若賴殷賢為介也惟有和敬之德者能閱故曰克閱
爾乃自時洛邑節　承上和身睦家正己用人而言
果能如此庶幾自此洛邑長享胥伯多正之田祿此
保業一休也豈惟此哉天亦惟畀與爾矜憐爾而降
之福矣此得天一休也豈惟天哉我有周亦大介賚
爾介助如佑賢輔德賚予如錫之土田啟迪簡拔在
王庭不特為胥伯多正于下都而已不寧惟是若庶
幾勉爾之事則卿相之列亦不難致又不特在王庭

而已此得君又一休也
王曰嗚呼多士節〇此節至末戒勉之辭二〇上章
既勸以休此又董以威無非欲其和身睦家正己用
人也〇天威未嘗加人而人自取之故曰探離遠爾
土則不得宅爾宅畋爾田矣前言不用我降爾命我
乃大罰殛之為凡民言也此為殷士之多遜者言故
曰離逖爾土罰益有間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節〇多誥指告爾有方多士以下
而言爾命陳氏作天命說有見

又曰時惟爾初節〇殷民從紂之惡武王克殷是其
一初不能而從三監之叛自奄降宥又具一初不能
而有奄之再叛首惡之外仍降爾命是今又爾之初
而可又失哉怙終不可復赦降命不可常得矣
立政
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
政之體治道備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節〇為天之子為天下之王見
其任大責重之意告字內含用人意勿露用咸戒是
羣臣承公之意而進言者周公曰以下是公因群臣
之言而申其意也蓋告君用人群臣素已受命于公
者故公言方啓而群臣即繼之群臣之言未竟而公
即發明之如出一口也左右貫至虎賁此只歷叙官
名不可實講但在左右二字生情為得休者三宅統
率百官固天下之安危所係也綴衣虎賁統馭群僕
固君德之修否所關也恤不但憂其知不明任不當
即知明任當後此中自有一段憂恤先言休茲而後
言知恤必知建官之義盡然後深以為恤也鮮哉者

古今之君不過一再見而已此句全是嘆知恤者之
少以惕成王之心〇陳氏曰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
進見有時虎賁綴衣則朝夕與王處寂親且密苟非
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〇衍義
補曰綴衣虎賁蓋侍御僕從中之長也乃與常伯常
任準人竝稱為官職之美而嘆夫知恤之鮮何也先
儒謂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係
天下之本一也由是觀之人君之左右非但輔弼侍
從之臣不可不得其人雖扈從侍衛之人亦皆不可

不得其人也○周公與群臣之言相足而成文古無此體蓋史臣在旁親見而記之所謂如畫者也
古之人廸惟有夏節○古人廸惟有夏廸字指知恤下亦越成湯亦越文王武王皆承此迪字來籲字尚書異曰籲號呼也求賢懇迫旁招不足以盡故曰籲尊不但事之已也敬而不褻賢知旾庸天工畢亮上帝若加而尊也廸知以下正見其能籲俊尊上帝也蓋君籲俊尊帝故臣籲俊尊君尊君即以尊帝也當王室大強時似乎賢知既已盡庸天工亦已無曠求

賢事天若可少緩而夏王不然九德之行即皐陶所陳蓋虞夏相傳以為知人之法也廸知忱恂不平看惟廸知故忱恂也知而曰廸是身有是德故以德契德如此乃敢字重看有自信不苟之意言必知之明而後敢薦也兩后字是眼一起一應致敬以尊其名致告以叙其實上輕下重相應看后矣見有代天子民任事奉法之責宅字含任專意要喚起尊上帝意言以此九德之人理天事子天民守天法也三個乃字要看事乃之事也牧乃之牧也準乃之準也宅之

方成個后謂事天之道盡則人君之職舉故曰兹惟后矣謀面以下是周公反言之以足上意上補無求賢之君以倡之末補夏臣不然可見禹之知恤矣
陳氏曰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畧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為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
桀德節
亦越成湯節○丕釐對夏之尊帝周之敬事而言看

用力說耿命即叙秩命討纖悉明白而不容僭差者是也惇庸章用而不使之紊即所以釐之也丕釐之實在得人以居天職三宅三俊正是丕釐工夫用協丕式則耿命已釐矣乃用四句是知之明所謂則克宅之也嚴惟二句是任之專所謂克由繹之也兩克即字雖屬宅俊而其所以然則在湯言湯能使之如此也兼知之明用之當兩意三俊雖未用然品評素定故加曰字曰者論也是湯于辨論官材之日固已有所擬矣三宅言于夏當是時唐虞之際未遠也有

其人即庸之益所謂惟帝時舉者湯之時非禹之時矣人才有待于儲焉故于湯始言三俊嚴惟以心言即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是也丕式以事言二意一串言思慮精專一味觀法賢者委心聽順而不自用也克用繫承上來重湯能使他如此其在商邑四句本上來言行之接莫親于家人次莫近于國人見聞稔熟故情未易齊協字即齊字家曰齊言能使家人如一人也商邑曰協言能使一國如一家也丕式者觀法成湯之耿命而無一人之不化也見德

如親見成湯之德也德亦指典禮命討言以其發乎邇而見乎遠故曰見德○湯之心與宅俊合故商邑之心與湯合宅俊之德為湯所式故湯德又為四方所式用謂用此宅俊以協式之也

其在受德暋節○桀紂所任非人皆由躬有邪德故曰桀德紂德皆推本言之也式商受命者商嘗受天命以有萬民矣今則用商所受之命以奄甸天下之民也井牧任貢賦什伍任職役此處重商亡不重周典上

亦越文王武王節○克知是就經綸設施上而知其心之所存灼見是就謀猷議論處而見其心之所蘊知曰克知見曰灼見知見而曰心俱要理會以字貫至長伯謂以三宅三俊而任天民之責也惟克知其心灼見其心故任之如此亦是心相托也天民不宜平立民長伯正敬事上帝處三宅內總百官外總州牧侯伯以臨民故曰立民長伯傳引王制是解長伯二字之義非謂三宅出封為諸侯也天職修而上有所承見敬事意體統立而下有所寄見長伯意體統

字正謂三宅總內外之治而凡治民者皆受其綱維也

立政任人節○立政輕講二字一篇之綱故每提之此立政言人君所與立政有三樣官也任人準夫牧只空敘下去三事者任人治事準夫守法牧子民各有所事故曰作三事作字無工夫末要織得人意

虎賁綴衣節○侍御凡七樣官每官各有長非以虎賁綴衣為長也下節亦然

大都小伯節○都邑凡六樣官庶字遍指三宅以下

說)簡端錄云庶常吉士一言而上下蒙之此作書
之體也然王朝卿士固皆賢者侯國而下抑或有間
與
司徒節○承上庶常吉士來三卿總侯國之事亞其
副貳旅衆士也分侯國之事
夷微盧烝節○亦本上庶常吉士來夷國有微焉烝
焉商之故都有三亳焉又有阪焉凡此險阨之地不
以封建諸侯而皆有尹以治之使參錯于五服之間
蓋受命于天子而分蒞乎蕃夷者也曰諸侯四夷者

以其皆附于諸侯之疆域也○文武以一人之聰明
豈能周知內外遠近大小之臣哉三宅大臣人主所
親擇其下大小臣工又各委之三宅而已三宅得人
故內外衆職皆得其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
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節○上六節總言文武知人得人
之事此下四節分文武而申言之首節文王知人之
要也罔攸兼二節文王任人之要也武王無復他語
但曰不敢替厥義德從容德此又武王知人任人之
要也○克厥宅心克字對知見深一步曰克知灼見
猶然以我知彼曰克則不但知其心并其心而自我
有之水水相投鏡鏡相映到此并不可言知見直謂
之克而已惟字與乃字相應惟克知其心乃克立其
官以克俊有德也常事司牧重任也人君豈故欲不
用賢以曠厥官哉惟此之權度未精而彼之底蘊未
盡則真僞可得而亂邪正可得而易位置之間不覺
人官每至于相左也○俊有德猶言俊而有德也○
常事常任也司牧人常伯也此篇于三宅有全言之

者有舉其二者有單舉之者參錯及之耳
文王罔攸兼節○牧夫主庶言庶獄庶慎之事故曰
有司之牧夫牧夫其司之者也庶言庶獄庶慎總是
三宅所掌偶言及牧夫耳訓就教誨戒勅言惟守重
看不侵其職而操其要正見信任之專也
庶獄庶慎節○此又自罔兼推極言之罔攸兼者委
任之至不敢以身與其事也罔敢知者敬忌之至不
敢以心與其事也常人之任人或能不以身與其事
而不能不以心慮其事文王則不然所當知者不得

不知則特不兼之而已不當知者不惟不兼并罔敢
與知焉〇陸閑仲先生曰此二節總是形容任專以
罔兼未盡又曰罔敢知俱狀文王心裡不是實事非
謂任人決不可兼且知也若此心信不過而嗒焉付
之不幾事權旁落乎都照克心言
亦越武王節〇功以外攘言謀以內治言義德容德
作一樣人看自其將才足以撥亂反正曰義德自其
相才足以容民蓄衆曰容德皆文王已用之三宅而
克俊有德者也曰不敢替曰從正與文王罔兼罔知

之心無異而克知灼見自在其中正武王知恤處也
並受以武王為主而帶文王言之
嗚呼孺子王矣節〇前既言告嗣天子王矣此又申
之深恐成王今猶不知身當職任之重故屢言之而
深警焉非前委重視成比也〇厥若者其心之所安
也凡勉于一時者非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必始終如
一表裡如一知人者必灼知其如此而後謂之克知
不然猶未也此與前克知灼見同義但前只言三有
宅心三有俊心此指出厥若又是一個意味丕乃俾
亂亦從灼知厥若來惟不能知厥若所以推心委任
不得既知之真何事之不可托故推心而大委任之
也直到時勿有間之都是灼知厥若徹頭徹尾處相
我受民二句即丕乃俾亂之事受民即所謂文武受
民也庶獄係民命庶慎之有備無備而民之休戚係
焉此二句以民為主故下節單言乂我受民相民和
獄慎此何等倚任其弛張疾徐之間安保無毫隙故
防其間間不獨小人須會下節意細看〇此以文武
心法授成王也克知厥若即惟克厥宅心也勿有間

之即罔兼罔知不敢替厥義德也
自一話一言節〇此緊承勿有間之而言欲勿有間
之須是思慮常一于賢者無一話言之間可也一話
一事之終始一言一句而已末對始言話言末惟即
成湯嚴惟心法〇人知間之者小人也而不知間生
于我間生于我而後人得而入之人主之于賢者雖
尊禮委任未衰而意向稍有不傾注皆間之所由生
也〇宅俊有厥若君心亦有厥若成德宅俊之若也
末惟君心之若也宅俊之若人主灼知之君心之若

宅俊亦灼知之如此方是勿有間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節○誤者事由中制而當
職者不盡心則誤人君于事于民不親而聽決于闈
闥之中則誤○孫姚岑先生曰任人之不專其弊有
二一曰間之以人一曰誤之以已間之者小人欲與
君子爭權而權分于下誤之者人君欲與臣下分權
而權制于上君誤之小人且乘而間之矣是間之之
端又起于誤故周公于勿誤之戒不一而足
自古商人節○克宅謂大材居大職小材居小職一

一安頓得停當也克由繹之繹引其端緒也蓋不間
之以人不誤之以已則能使賢者自效有以引其端
緒而盡其用也茲乃俾乂言惟其如此所以能天下
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節○國指三代憸人順于人主之心
而不順于德使操國柄則國之元氣消人之心術壞
世道之降從此始是何能光顯以在厥世故罔有立
政用之者也○不順與厥若相反矯飾以為德而非
其心之所順也○憸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
惡斥絕者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節○此于三庶獨言庶獄于
三宅獨言牧夫蓋刑者民之司命尤所當重有司之
牧夫固足以互見三宅然獨表牧夫尤以親民之任
為重也
其克詰爾戎兵節○上文言庶獄此言詰戎兵兵刑
之大也庶獄雖不可以已誤之而或戎兵之事盡付
之不知恐不免啓陵遲之漸成王雖守成尚文然武
亦不可弛故特言之詰者整飭之意陟者言禹迹所

至今威德亦到也威德從修武備上來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正是陟禹迹禹聲教訖于四海後
之有天下者蓋以其迹之所至為標準也行乃威德
之流行服者遵吾之政教也文王之耿光光四方顯
西土也威德如是則覲耿光武王之大烈永清四海
也威德如是則揚大烈覲光則不愧于文孫揚烈則
不愧于文子言繼述之責由此而盡也不看工夫說
○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戰陳講
于蒐獮威畧寓于巡守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廢弛

耳故成康之初元老大臣皆有克詰戎兵張皇六師之語至于陟禹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疆理中國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有不可言者此聖人無窮之慮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節○呂氏曰常人之于國也菽食之菽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者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不能與新進小慧者爭長于頰舌之間故世主惑于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嘆而重致意于卒章與○上文言

其惟吉士此言克用常人未有常人而不吉吉士而不常者也○周王繩太史稱云此是對今王定後王之式要在繼自今三字得情

周公若曰太史節○又恐嗣王不知取人之準故命太史書蘇公之事于簡以示後王此萬世司獄之式也○由用也謂所用之獄敬即所謂列用中罰也敬則中不敬則差夫死不可復生一有不敬民命所係豈可悔哉蘇公能敬所以培養太和以長我王國茲式式字法式之式也茲指蘇公言以蘇公為法而慎刑也以列以國家之條列也指成法而言列有輕有重原情定罪用其所當輕當重者是乃所謂中也○陳氏曰立政之綱領在三宅三宅中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既告王以勿誤庶獄末復命太史書蘇公敬獄事以示法焉蘇公所以為司寇在乎敬後人法蘇公在乎慎能慎則能敬矣固為後之司獄者慮九為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能如蘇公則用否則斥益以此終立政用人之意歟

尚書揆一　卷之五　終

尚書揆一卷之六

錫山鄒期楨公寧著　孫男陞編

門人顧宸修遠重訂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節○首句輕只言君臨天下之意巡狩征討平看皆所以安民也承德即承此安民之德意歸字對巡征言董正有二意正其體統訓其職業也王畿四方之本修内治正所以爲外治之倡也此意要識

王曰若昔大猷節　此成王將訓廸百官而先舉明王之建官致治者以發其意也大猷暗指唐虞夏商要看猷字否泰循環天之運也明王之世不憑運而憑道故曰大猷未亂就政治上説未危就國祚上説看兩個未字凛凛有危幾焉此明王防未然之遠慮也制治保邦暗指建官言制有維持不壞之意保有擁護不傾之意

曰唐虞稽古節　内有二句是就惟百中舉其統領者以該其餘也此二句重内外相承體統不紊意葢内治非一有百揆四岳以總之外治非一有州牧侯伯以總之百揆居朝廷度庶政爲九官之所稟承而方岳之事四岳主焉則内未始不通于外也州牧侯伯或長一州或長一方爲諸侯之所承聽而州牧又總于四岳則外而未始不通于内也惟和者總治分治之事皆得其理也有乖宜則不和矣萬國咸寧本庶政和來官倍亦要得内外相承體統不紊之意葢官不相沿而此意不可易也惟百惟倍官何簡也而唐虞夏商以之治何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

其得人而已是推所以致治之故也　百與倍此特其制數耳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庸則廢事邪則亂政故不惟其官惟其人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節　今字對若昔二字得人者立政之本而君身又求賢之本故此言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本其平日自勉之心也此訓廸以前事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則言今日所以董正之意也時若指唐虞夏商建官得人而言訓廸之意無他欲使今日之官皆如之也　自史臣言之曰董正

自成王言之曰訓迪一也分爲二節正其體統一也訓其職業一也如三孤貳公六卿分職六職中冢宰又統百官六卿又各率其屬外之九牧又統諸侯以聽六卿之倡此所謂體統也公論道孤弘化六卿各有所掌六屬受六卿之率各有所司九牧受六卿之意指宣布于諸侯各有其事以至成王之所告戒自有官君子而下皆職守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節　三公坐而論道工夫全在論道道者陰陽之理而邦之所由適于治者如邦治邦

教邦禮邦政邦禁邦土其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是也論者闡明其理也然論道乃所以經邦而燮理陰陽經邦燮理皆實事則論道非空言也經者政治之謂燮理者和調氣機參賛化育使五行順布四序節宣而無愆伏之患也此亦別無他道只是區處人事使得其宜則天地之氣自順矣　經邦燮理陰陽莫不有道此道必須講明惟三公以道爲天子師爲能知其所以然之故則使之論說于天子之前闡明其理以啓沃君心薫陶君德而經理邦國之民物使天地四時各得其職者在是矣　燮和也理字始見于此事之有理猶物之有脉循之則治逆之則亂物之脉理惟玉最密故字从王凡事必循其理故治事治民皆曰理治玉曰理治獄曰理導陰陽曰理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　師保傅所以必三者正君養德之道不可以不備也官不必備者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任不可以虛居也　六卿分任庶政一官不備則一政廢三公論道則得一知道者足矣

少師少傅少保節　陰陽氣也陰陽之理道也陰陽

之理推行發動而爲天地之用者化也化不弘則天地覆載生成之功不着故天地不明三孤佐貳三公以張大推行有漸之化使天高地下各得夫生成之分以弼予一人也　弘化非有加于論道之外只是于三公所論之理就發用處闡揚賛襄之故謂之張大耳寅亮即在弘化上見蓋天地間有一物失所則天地生物之功有缺便是天地之體有閉塞不通處弘化則其化無一處不達便是其體無一處壅閉故曰欽而明之也　道與化陰陽與天地相對爲文而

非有異義化即道也一陰一陽之妙即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也聖人有以參贊之設官以論其道弘其化則陰陽和天地位其實論道者非不弘化弘化者非不論道而燮理陰陽與寅亮天地非有二也　三公言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孤言弼予一人互見之耳

陳氏曰公者無私之義孤者無朋之義

冢宰掌邦治節　凡治事之長謂之宰故家相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山頂曰冢統非人人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均

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小所居者至易也　陳氏曰冢宰雖與五卿竝列而各爲一卿實總統乎五卿所掌雖邦治必教禮兵刑工之竝舉其職而後可以治與

司徒掌邦教節　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徒人衆也治衆莫大乎教　王介甫曰善教者浹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州澤之擾鱗介也自然而然豈有制哉強之爲言其猶圊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

宗伯掌邦禮節　六官司徒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太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治神人二句平俱主祭祀上宗伯兼掌五禮而獨言祭者舉其重者言之也治神人如郊社以祀天地禘祫以祀祖考各舉其事而不廢是也和上下如坎壇昭穆之有等級牲號祝帛之有次第

各循其分而不乖是也

司馬掌邦政節　司馬主兵政兵以車馬爲重而尤急于馬故政官曰司馬莫非政也而獨兵事謂之政政者正也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政之大者也　丘文莊公曰天官曰均地官曰擾春官曰和秋官曰刑而于夏官則曰平焉治主于平其有不平者必有以叅錯乖戾侵犯之也有以叅錯乖戾侵犯之則不平矣故凡均之擾之和之刑之皆所以平之也其間有均之擾之和之刑之而猶有不平焉者然後屬之于

司馬焉

司冦掌邦禁節　人之惡不止冦而名官曰司冦亦舉重而言也刑官也而不曰掌邦刑者聖人立法禁于未然至于刑則加之人矣止惡于未然聖人之本心刑非得已也然小懲而大戒亦所以爲禁也故曰掌邦禁姦慝暴亂罪狀有隱顯而無大小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

司空掌邦土節　司空主國空土以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空土者凡上之廛田之未授者也四民謂士

農工商之受禄受田受肆受廛者皆分畫而與之時地利謂田有稼穡之利場圃園田漆林有樹藝之利以時而興之使無空土無簡民也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其調精微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萬事之綱也爲天下者始于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又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于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

六卿分職節　既訓六卿之職則其屬在其中故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九牧內外相承即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之意也阜成兆民九牧之職也阜厚而化成一串意此節只是閒閒叙其體統如此非勉詞

六年五服一朝節　六卿率屬以倡外則外固有所承矣然未知所以應乎內者何如不可無考覈勸懲

之法以馭之也六年至時巡是定朝巡之期考制度以下是詳時巡之事時巡下不必補朝覲述職之事蓋此節只重時巡以維封建耳制度黜陟俱以六典貫如政治教化皆是蓋六卿所以倡之者即諸侯所當遵之制度也大明黜陟者能如六卿之所倡則陟之不能如六卿之所倡則黜之也　林氏曰舜五載一巡守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征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時兵衛日多征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十二年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節　官指公孤卿士説州牧不與焉攸司尊卑小大各有所主之職也攸司不可不欽慎乃出令又于攸司中提出不可不慎之大者　令出而反民輕上而不信令矣此成何景象故欲其行不欲其反反不必悖入只心不悦服便是公者公道私不但己之私人各有意欲行其私從欲固是私于譽亦是私私之事多矣私之門多矣須是以公道滅其私公私相貞勝公滅私如水滅火者然人心只是一箇公公則動合人心豈不信而懷之

學古入官節　此章以學爲重據已在官者而言學古入官者學古于入官之時也議事以制謂議處政事之際以古法而裁度斟酌之求夫至當之歸也至周家之典常原是法唐虞監夏商講畫至精至備宜于今不戾于古乃居官者之師則但當謹師之而已官卽指典常言典常之外無居官之道故不曰亂厥典而曰亂厥官　大都開基聖主其所陳之典常當官的只消一一遵守便不愆不忘毫不可變動其亂之者畢竟有一段文奸節非喋喋利口之辨此最害事故曰無以利口亂厥官　學古學也師典常亦學也人心有疑不妨學可以破之蓄疑是昧于理而不學怠是惰氣又兼之以忽畧是安于縱而不學謀以心之規畫言政以事之設施言不學申蓄疑怠忽惟煩申敗謀荒政涖事惟煩者凡天下事雖煩而理本簡學則理徹故事來迎刃而解不學則理蔽事到面前是非可否從違進止茫無定見煩擾不可勝道矣

此極言不學之弊

戒爾卿士節　功崇者政治已明教化已洽要其終

也業廣者政治日新教化日盛本其始也志程子所云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當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語所遷改立志如此斯有卓越之功未有志先卑近而能成就高遠者勤如歐陽永叔所云以不倦之意待遲久之功是必日有所積月有所累服勤如此斯有次第之業不勤而欲業廣是却行而求前也天下事非所望于無志而不勤者其有志而知勤矣而後艱不免往往坐當幾而不能果斷之病幾謂事機之會也這

訚事機之會最不可失千古之功係于一刻百年之業集于片時遘此機會須果斷而前便可廣業便可崇功其志不虛其勤有益人所竭蹶而不勝其艱者此獨反掌而成故曰乃罔後艱後艱非後患乃艱難而不易也後字正對當幾而言謂錯過此事機之會後且不勝艱矣　本文戒以志勤矣又戒以果斷然甚警策傳拈出當幾二字更吃緊只看古來做大事的人那一個不以當機果斷而成知果斷又志勤之要也

位不期驕節　此申戒卿士以處富貴之道也處富貴與保富貴不同保富貴者富貴之徒處富貴而以恭儉之德此純是道德不但超出于富貴之徒并超出于功名之士矣天下有貪位慕祿祿位未得而先萌驕侈之心者此期而驕侈者也亦有初先本無驕侈而位高則驕自生祿厚則侈自生此不期驕而驕不期侈而侈者也此是恒情通弊故須以恭儉持之然有以聲名笑貌為恭儉者則又巧宦之術偽之甚者也故曰惟德無載爾偽作德二句又推所以當誠而不當偽之意也作德則恭儉乃自然流出故心逸而日著其休益無矯飾之勞則亦無敗露之病休之所以日呈也作偽則恭儉乃勉強做出故心勞而日見其拙益無安恬之逸則亦無時出之機拙之所以日形也此寫作德作偽的景象最真

居寵思危節　此又申上節而言以見不可不恭儉也思危不是要保是寵位愈高則責愈重有負乘之危祿愈厚則報愈艱有覆餗之危故當思其危困不惟畏畏字從危字生來危者寵之險境畏者居寵之

小心點一個畏字又是恭儉惟德的根

推賢讓能節　上三句言大臣立心之公私而庶官之和不和因之下四句又推言不但關于庶官之和不和即己職之稱否亦係之矣推讓依王氏以義立說不和上須入不能推讓意天下極難和是庶官聚五方萃合之人居于寵利之地慬攸易起覦把易生只在大臣推讓之公心轉移之故勉以推讓若庶官不和政且因之雜亂而不理矣而可令不和哉傅中轉折稍支　虞廷九官濟濟相讓成王仰惟唐虞建

官之意而時若之故以推賢讓能望其臣　此篇前段建官是萬世官制之權輿後段申戒處說得事理人情親切有味是萬世人臣之藥石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節　三事即六卿大夫即六卿之屬兼六卿所司即牧民治事守法之任也以字本敬官亂政來佑乃辟一句串看而重在民又須極力發永字無斁者常得萬邦愛戴之心正由于永也

前言阜成兆民指當時此言永康兆民期于永久也唐虞建官庶政和萬國寧我周建官庶政之和亦

若是萬邦何有斁乎

君陳

王若曰君陳節　令德即孝恭令者形容其孝恭之粹美也惟孝友句作過文看友即恭也克施有政以理斷之即其已然而知其將然也陳氏曰商民難化由于民彝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也敬哉包一篇在內下文言懋昭言式時言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而歸于敬典在德總只一個敬字　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節　師保二字兼有包含師教之保安之父兄之于子弟弟子之于嚴師也見周公于民無所不盡周公謹然而曰師保其明德可想見已懷不徒是思慕乃淪浹其德心心念念繫而不可解之意往慎乃司言所居即周公師保之位所治即周公師保之民不可不慎其所司而所爲慎司者惟率循周公之常法懋昭其訓而已訓所以師保萬民即常法也懋昭正率厥常而慎乃司之實也惟發明其垂訓之意而推行于政治之間則上之師保如公民

之懷德亦如公而惟民其乂矣　訓所以訓爲師保者篇中三言訓總只一樣自明德精微故不徒曰訓而曰猷訓自其訓可以張而大之故又變文曰丕訓懋昭因周公既往而欲君陳勉明之也式時因治體所當用而言弘與丕訓對取義不同其旨一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節　承上文來述周公之訓而勉以式時即所謂懋昭也至治馨香者太平之世無一人不得其所宇宙間純是一團和氣其協氣休聞之所發越謂之馨香馨香非有象凡物之精華皆是也

感于神明如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也此在平時
自有感格處不徒指祭祀時說黍稷二句根馨香二
字發明言神之感格人皆以爲黍稷之馨而不知此
特羞神之具耳非所謂馨香也惟明德本諸心達諸
政治以爲至治之基則精華上達而無不格乃所謂
馨香也惟馨惟字重言馨香惟此耳董氏曰益贊禹
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化商之訓曰明德惟馨
感于神明幽遠難通莫天與神若猶可以德感動況
苗民與商民乎周公之意卽益之意也式訓而曰惟

日孜孜無敢逸豫君陳孝恭已具令德更欲其日就
月將緝熙于光明也要會註所治者殷之頑民所行
者周公之法度二意陳氏曰周公之訓惟在于明德
法公之訓惟在于篤敬能明其德則治無不至能篤
爲敬則德無不明明德者致治之本篤敬者明德之
功也　感不徒感而根于至治治不自治而根于明
德是爲猷訓理之極精微者也日孜孜無逸豫亦是
精微之功
凡人未見聖節　此承式訓而言首四句欲君陳以
常情爲戒也末二句又言感應之機所係見不可不
戒常　以由訓也
圖厥政節　此欲其謹由訓之政亦由訓中事也周
公之訓所不可易至于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或
當廢或當興故曰有廢有興廢興非更革周公之政
益人情事理自有當參酌而不可泥者出入只是反
覆之意盡人之謀不以己意先之也以己意先之則
人將羣和以承偏指矣庶言同則繹不同不必繹也
繹之而無當于理則雖同不難中止矣

爾有嘉謀嘉猷節　化民之事其責雖付于臣而其
原實在于君使君之德有未良顯則德有未明治有
未至而無以爲化殷之本矣周公之訓明保沖子以
化訓殷民故由周公之訓必以謀猷而成君德也謀
猷所包固廣然亦不外圖政中得來問槩云此四句
不必以告善揚善兩平玩則字乃字宜串說重告善
邊大意若曰爾有嘉謀嘉猷可以贊予之不德而有
禆外治者勿自默默也則入告爾后使得施于政治
之間爾乃順布于外而稱揚主德率斯民以保受焉

此不是揚君善之謂乃是指稱一人之德昭示東郊之民尊天子以率羣衆令其不敢違之詞也臣人推開說良顯雖分承上四句亦宜串合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節　此即申上由訓而言弘字不出懋昭式時之外益從謹始中做出和中乃廣其師保萬民之意而不泥于典章法度之末者是懋昭式時之極致也無依勢以下正所以弘訓者居人上者勢我之所有法我之所執知有勢則將驅民以必從是爲作威知有法則將繩民以不逮是爲

以削不可不戒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二句串看和中乃君陳之治體也大意謂東郊之民周公固謹毖于始而今當和之於中矣爾必廣周公之意合弘廣々馭之以寬而但不失防閑品節者存若操若縱不疾不徐從容以和之可也　若一于寬而無其制便和得不當不是從容以和了從容者全是義理自然之節而非己意爲之甘苦疾徐如天地之和如四時之順也寬而有制即是從容以和　周公一代之治體以毖爲主而和以調之洛誥所謂裕我民是也故不

言威削而言師保民亦不聞畏之而曰懷之此周公之明德也君陳一代之治體以和爲主而毖以運之所謂有制從容是也故勢無依法無倚而弗化弗若必兢兢焉民亦遂罔不變而升于大猷此君陳之明德也明德是粹然至善之體毖在和之内和在毖之内稍偏則不善矣

殷民在辟三節　此三節以用法言蓋和之行于刑罰中者也殷民在辟者未嘗不權之以法從容之意寓矣　兩勿字與惟字相應言勿遽如此而惟當審

其法之何如也不是辟與宥定要與君相反要看得活　弗若汝政從保一邊說弗化汝訓從師一邊說
在弗若于政弗化于訓中狃于姦宄一敗常一亂俗一三者雖細不宥所關大也

爾無忿疾于頑三節　此三節以施教言無忿疾無求備正是和處然但曰無忿疾而非縱其未化但曰無求備而非用其不能所謂從容以和也　頑指不若于政不化于訓者其怙終不悛不可教導者固辟以加之其猶可教導者勿以其頑蒙未喻遽忿疾之

也含下有忍有容之意至一夫有善當即獎進之而
不求其備求備則非吾與人為善之道也含下簡厥
修一節意　忍者能強忍而制其忿疾之心也忍則
不至于激變生亂故有濟容者能含容而忘其忿疾
之心也容則此心之德含弘廣大有天地萬物一體
氣象德乃不可窺其際矣薛文清公曰治大衆必有
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林氏曰忍者勉強而行人與
已猶二容則自然而然人與已且合為一矣　董太
史曰僅能有忍未可謂無忿疾必有容則忿疾之消

鎔已盡斯真無忿疾者也　簡只是區別意不可用
褒旌字進者與其進也以簡修爲主而或不修者亦
簡之則勤惰分明故人勸功以進良爲主其或不良
者率之而令知所恥故人勵行兩或字不可忽　此
節須重不修不良邊方見無求備意
惟民生厚節　上文俱是和中之政欲其盡化民之
道此節歸重在君陳身上欲其端化民之本也惟民
二句言民有可化之機違上二句是言化民當有身
教之實敬典句正是謹其所好時乃二句正是從其
好而反薄歸厚也厚字命字好字俱在典常上說敬
典在德四字一連說敬典即敬敷五教之意在德謂
本之躬行心得而非空言也要發他惇厚而謹所好
意君陳之德本是孝恭成王本其素履而勉之欲其
無失此德爲從容以和之本也變即反薄歸厚意升
對降字說周公之世世道方降至此則升惟予一人
二句又承上二句來君以化民為福臣以化民為休
也有辭又承福休說福休所在名譽所在也又是期
于無窮以終尹茲東郊之意一說其爾之休根惟予

一人句來終有辭單承其爾之休亦是　時乃罔不
變允升于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
生民康王亦自謂永膺多福蓋人君不言福風俗淳
厚偕之大道乃人君之福也天保報上受福之詩曰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其即成康之意與　此篇治體
在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而提出明德二字最為精微
故篇首叙君陳即說令德中間說我后之德說有容
德乃大末又歸本于敬典在德此致治之根本也有
此明德真所謂馨香可洞達無間者故允升于大猷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三節　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敬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奥精明葢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殁固炯如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二節　德教爲化服民心之本民心爲受天命之本奠麗陳教一串說定其所依即安養之事奠麗而教則民之從善也輕故皆服習而安其教奠麗陳教句則肄句肄不違句肄不違三字承上起下之辭逹殷者逹教化于殷邦也此節要看重

字則字用克字見集大命之艱難也

在後之侗二節　嗣守文武大訓正是敬迓天威處弘濟中合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意

柔遠能邇二節　此弘濟于艱難之道也遠邇以民言小大庶邦以諸侯言安勸不必分大小總言小大庶邦咸有以安而勸之也　威儀擧一身之則言思字有意味身親歷驗而熟思之也自治云者人自受中于天地以來有動作威儀之則此固修身者所當自致其力而無假于外者也然主之者心也　心或冒貢于非幾威儀不可得而治矣而輔之在臣君心之非未格臣亦與有責焉故曰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冒蒙昧不辨是非也無以內有詔王熾諫王歷意

兹既受命還二節　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將正其統故迎于門外以殊顯之桓毛二近臣太保奉成王遺命命二近臣于齊侯呂伋之所索干戈二具虎士百人逆太子于南門之外

丁卯命作册度　册是册書書成王之顧命度是受命法度即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受命後受同祭嚮荅

拜等儀也

越七日癸酉節　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爲傳命設也　自成王崩後訖康王受命前命皆出于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又曰命作册度曰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而杜多門也

狄設黼扆綴衣七節　此七節皆爲傳顧命而陳其儀物以象成王生存也黼扆綴衣四座皆有之四座陳寶執兵出輅各有所司皆伯相所命　牖間兩序

西夾四座皆設以成王靈爽所憑依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意篾底豐筍四席也黼黻畫玄紛四純也華玉雕漆四几也席所以坐純所以緣几所以憑也重者天子之席三重也仍凶事仍几也先言西序又特言西夾成王殯在西序也　器物是成王所觀閱者越玉五重陳寶作冒下詳其實弘璧琬琰大玉夷王天球此玉之五重也其餘皆所寶之器物西序參以大訓寶聖言也東序參以河圖寶神物也舞衣用之文舞大貝用之服飾鼖鼓用之音樂供文事者也

戈弓竹矢供武事者也　五輅乃成王所乘者面南向也前北向也大輅與先輅對同在西階綴輅與次輅對同在東階以貴賤為先後曰左塾右塾者自外向內言則西為左東為右耳　呂氏曰此非特盛儀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幄座靚深寶鎮煒華車輅峙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問業云此七節不獨象成王生存亦是悚動新王意最有見

二人雀弁執惠節　此陳儀衛以迎新王為將傳顧命而設也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服雀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故使大夫為之　所陳座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

王麻冕黼裳節　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自此始稱王由西階升以受命也蟻裳用呂氏有事班列不得純

用凶服無事奠爵不得純用吉服意

太保太史太宗節　彤纁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上以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故不彤而蟻此以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祭服即吉服也介圭同瑁先王所執今將授之于王若先王予之故由阼階升太史執書將進之王故與王接武同升御者奉之以進也太保總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之事故奉同瑁太史職載筆作冊度故秉書

曰皇后憑玉几二節　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述其意重在嗣訓康王答之重在敬迓天威　臨君周邦三句都要致鄭重意言汝所臨君者周邦也所率循者大卞也所燮和者天下也皆不是小可的正顧命中所謂艱難也湯練川曰三句須如貫珠謂居大位于以由大法因之以致大和也俱不平而由法句尤重

乃受同瑁四節　首節乃康王祭告成王言已受顧命也既受冊書乃受上宗之同瑁瑁尚未用同即以

祭宿肅也從立處進爵神所而致肅敬之意也尚未置爵于神座祭者酹酒于神座前所以代神祭先代始爲酒之人也咤則置爵于神座矣每一進爵一祭酒一奠爵每次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　次節太保報祭成王言已傳顧命也王既咤而反爵于手故授之太保而太保受之置之神座也祭祀以潔爲誠故下堂盥洗用他同別君臣之分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將欲拜故授宗人同王答拜以子道自處也三節受同是太保旣拜之後將代王飲福宗人酌酒于前所授之同太保從宗人受之而進以祭祭是將飲福而酹酒于地也嚌以至齒是飲而實不飲也宅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而將拜故授宗人同上文報祭而拜告傳命也此飲福而拜敬神賜也　上云受同瑁同用以祭矣今諸侯侯者侯其用此瑁以辨信否而爲諸侯主也　太保命設故收亦書太保以見權一于太保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節　出在應門之內是出廟門立

應門之內執瑁以朝諸侯也廟門卽路門左右二字當自爲句言邇而左右也乘黃陳于庭者圭幣執于手者圭卽命圭幣是錫以將敬者壤奠贄也指乘黃及幣嗣德卽嗣位意史臣就答拜上形容二字出來一以見繼統之新君一以見憂居之宗主宜答拜而答拜也

太伯暨芮伯節　皇天二句一氣說惟周惟字重看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不屬之他人而獨我周能受之者以其克恤西土之衆也克恤卽靈承于旅克堪

用德含刑賞忠厚意與下文應奚若有訛據奚若解之言自奚里而歸益修德以恤西土此其誕受之本也以奚爲言正述祖宗艱難悚懼康王之辭

惟新陟王節　賞罰是天命天討君道之大端所在包小大而言畢協是出乎天理而無不當功當罪之謂厥功指戡恤西土以受天命之功戡定者賞罰當而民心定文武之功不致動搖也休與功一意在文武創業曰功在成王繼美曰休用數遺後人休者以此盈成熙洽之美而施及康王也張皇六師亦本畢

協賞罰之意而言成王巡侯甸四征弗庭六服羣辟罔不承德非詰爾戎兵則亦無以方行天下陟禹之迹康王即位而羣臣首進戒此良有以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二節　報誥者諸侯進戒而此以誥報之也下二節皆報誥之辭昔君文武節與文武得天下之由以寓求助意丕平富富謂輕繇薄賦使家給人足平者平施而無偏也漢文帝與民休息勸農蠲租亦可謂富民矣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謂之丕平富未可也丕平富三字最見

王者氣象不務咎者不以咎人之咎爲務言愼罰也刑罰雖不可廢然不以是爲務也底至者以仁心推之事則無所不至此外之克實齊信者以仁政本之心則極其誠此内之克實人有事到而心不到者有有其心而事不到者則亦云者文武之聖若無待于臣之助而當時則亦有如是之臣見今日有藉于臣也熊羆不二心只作一人看保乂只在輔君廣德愼罰上看用端命三句言文武既盛德而又得賢如此故用是受正命于天皇天亦順其道而付以天下之

大也此節全重則亦有熊羆之士二句用端命用訓二用字都根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來端命者天命大公至正可受而不可圖故曰端與昭受上帝意同

乃命建侯樹屏節　此又推文武建諸侯之意而致其求助也雖指諸侯亦是以外見内意諸侯祖父嘗臣服于先王其事可法今爾尚相與顧綏之顧謂懷其舊績而不忘綏謂安其舊服而不替先公臣服先王之道即武勇忠實以保乂王家者也下四句即顧

綏之實恤者承付畀四方之業而恐不能如文武也用奉恤厥若用字承乃心來用此心而奉順之也鞠子羞即應懷高祖寡命而言

羣公既皆聽命節　釋冕喪服正人子居喪之禮以吉服見諸侯者當危疑之際明正始之義不可以常禮言也　陳止齋曰釋冕反喪服東坡嘗疑之某嘗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于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天子而流言之變起

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故于康公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慮遠矣自漢以下授受成于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于一人之予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坐鎮安危之機遠徃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

畢命

惟十有二年節　保釐即下文不剛不柔是也　陳氏曰釐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爲釐蓋有欲並生哉之意

王若曰嗚呼父師節　敷大德就政事上見受命要歸在得殷民上不徒曰文而又曰武不徒敷德而曰敷大德見積累締造艱難意

惟周公左右節　先王包文武成王說綏定泛說丕殷四句一連下三紀内包君陳和中在内殷民式化而曰四方無虞者蓋一肢有疾而渾身爲之不安當

時四方繫朝廷之慮者惟有殷民殷民化則四方無可虞也予一人以寧者人君居四方之中四方一處有事將不勝勵勸民既不寧君安得寧乎二句一直說重化之難意

道有升降節　此泛論今日之政體以寓托重畢公之意道以人心風俗言政以法制教化言世道有升有降者時運之推遷而政之由俗而變革則所以移風易俗而爲世道之主者也周公當降之時毖殷頑民而降者得升之機君陳當升之時懋昭周公之訓

而升者得至之漸今日由俗之政當何如哉蓋世變風移善者多矣然而或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時也有以臧厥臧則民有所勸升者允升于大猷矣若善者不旌則民無所勸慕周公君陳之政何以成之哉單言臧厥臧不及不臧一邊同歸于臧厚之至也

保釐二字是一篇本指臧厥臧三字又保釐本指

惟公懋德節　惟公懋德二句是言其德之盛弼亮四世四句見其業之盛弼亮句以事上言正色二句以率下言嘉績句只承弼亮三句末句又承嘉績句

呂氏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于小物忽焉亦非造次必于是者惟勉于德者貫楪耄而不息故勤于德皆一小大而無間也

師言在正色中生來謂其正色以率下而百僚刑之莫不祗服其可師之訓也多于先王言不特今日爲然在昔固已多矣

王曰嗚呼父師節　祗命者就祖廟中行册書之禮是也

旌別淑慝節　此示以今日由俗革之政所謂保釐者也陳氏曰旌別者釐也義之盡也樹之風聲俾克畏慕欲其同歸于善者以保爲釐也仁之至也此節總只是臧厥臧處彰善癉惡善者彰則惡者自愧是乃所以病之也殊井疆非絕之蓋使之畏踈斥之醜而慕爲善之美耳郊圻以地言封守以人言重申字愼字看歲久則易湮故貴于時緝時平則易玩故貴于屢省此兼上二事言時說分屬亦可此三句雖因旌別之政而慮及之亦是治體所當然蓋旌別淑慝

固勸懲人心之大機而尊嚴王畿亦防範人心之大計也要講得大樣時說謂旌別太嚴恐或激而生變意雖緊切却于治體說得太小　畢公分正東郊耳而以郊圻封守屬之何也蓋洛邑與宗周通鎬爲洛之根本洛爲鎬之陪輔形勢合而不可分也知此乃知康王命畢公申畫愼固之意

政貴有恒節　政旌別之政也辭旌別之令也但辭通乎上下似不必專指號令其倡之則自上耳政事純一純則不雜一則有終辭令簡實簡則不煩實則

不浮政有恒則足以示民之法守故爲可貴辭體要則足以起民之承聽故爲可尚　傳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趣謂辭之指趣也趣不完具則未能達意而理未明趣完具而不已則爲枝辭衍說皆不可謂之體衆體所會之謂要人身上有領下有要乃體之關會處事理之有要亦猶是也　作聰明而好異則厭常喜新必不能爲有恒之政趨浮末而好異則必不能體要靡靡應有恒利口應辭之體要靡靡相隨順之意相隨順則不能持久　公其念

哉欲公有以革商之遺風也孫姚岑先生曰餘風餘字甚有味商俗之敝久矣而僅存其餘則其積習已變二公之治亦久矣而尚存其餘則其向化未純此其所以當念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節　鮮克由禮是惡之源以蕩陵德三句是惡之流陵德與悖天道一直說德吾心所固有即上天降衷之理也敝化奢麗謂敝壞風俗而以奢侈美麗相尚也

茲殷庶士節　席寵句對世祿怙侈滅義對鮮克由禮服美三句對以蕩陵德三句人心莫難收于既放之時尤莫難閑于初收之後苟其根尚在將觸事而發收放心傳雖單承周公亦脫不得君陳曰殷士者在殷爲士在周爲民一也

資富能訓節　資富對席寵說能訓對閑之惟艱訖永年對惡終說此二句推當訓之由然訓之何以哉殷士陵德滅義惟其未知德義耳然其本心之德義固在也訓之惟以德義二惟字重看正見得因人心之固有而非外立教條之意大訓只在人心固有上

見即古者周公君陳其訓民無踰此者使不以德義訓民是不由古訓矣將以何者爲訓而能使殷士之閑其心乎大訓古訓非有二當融看　閑與訓當有別閑則以法制檢束其心而取必于旦夕之化故艱訓則以道化遜入其心而徐俟其自得之機故易未有不訓而能閑者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節　不由于邦而由于民不由于四方而由于殷士殷士所係重矣不剛不柔以雄別言或以周公爲剛君陳爲柔不是君陳周公

各有剛柔但不無輕重耳厥德允修者有善可旌而
無惡可别民德信乎其修也　本文不曰剛柔而曰
不剛不柔蓋曰剛便與柔對而保釐之政不以剛曰
柔使與剛對而保釐之政不以柔不剛不柔所爲融
通調劑乎其間者甚妙　旌别淑慝保釐之治法不
剛不柔保釐之治體
惟周公克慎厥始節　首三句講雖三段言有賓主
須垂重畢公上二克字是已然事下一克字期望于
畢公也殷民之始厥心未戾與之正始不容少懈故

周公以慎其中也式化厥訓導其善心以和爲貴故
君陳以和今其終也世變風移不容襲于和也保釐
之政所當行故以成終爲公之所必克而敬以望于
公焉成字要挑别蔡傳殊蔽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
民皆善然後謂之成此意要緊要見預期之意成字
不是工夫字面工夫全在上文三后之政雖有始中
終之異其實周公之所未爲者君陳爲之君陳之所
未爲者畢公爲之心則相濟道則相成其所處均至
于當然之則而不可易矣故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二句一串意昔有升降今則道無不洽昔由俗革今
則政無不治道洽則政治只是一事○欲民之化而
思以慎和成者心也當慎當和當成因時爲治道也
慎之和之成之見諸行事政也道化積累漸涵浸漬
而無間故曰道洽政事修明綱舉目張而無遺故曰
政治杜靜臺曰心者化民之本道者化民之理政者
化民之具然政本于道道本于心相因者也澤潤生
民者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
終是澤潤之也至是而三后之功可謂成矣四夷左

衽而下極言其成終之效京師首善之地而周畢二
公皆以東伯鎮東都故以四夷左衽罔不咸賴爲效
君以化民爲福曰永膺者遠期之也豈但四方無虞
予一人以寧而已哉○慎始和中成終說者皆謂周
公以嚴不以寬君陳以寬不以嚴畢公寬嚴相濟似
不得三公化殷本心看來寬嚴二字偏廢不得政雖
嚴而心必主于寬周公以殷民不服故用嚴而曰誕
保曰師保何嘗不以寬君陳當将升之際故用和而
曰有制曰從容是亦以嚴之心運其和者也畢公則

曰保釐而意主于臧厥臧陳氏謂以保爲釐者得之
益寬嚴調劑之間雖由俗革而保之一念乃聖人化
民之本心也要看得好
公其惟時成周節〇此期以無窮之美與上節平層
看成王命君陳曰永膺多福即曰惟爾之休終有辭
于永世康王之命畢公曰膺受多福亦繼之曰亦有
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語意相似成周指下都欲
其于下都而爲周家建立無窮之基也下都乃周家
主業之基周公謹毖君陳和中建其基矣而未必無

窮也故此以無窮期之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
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謂道化一成而人
心風俗與周終始雖至于萬年可也基之所在亦有
無窮之聞與基無窮而子孫順其成式亦無窮矣此
亦字對予小子永膺多福看垂譽貽謀平對亦不妨
嗚呼罔曰弗克節〇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可曰民寡
而不愼其事乎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可曰弗克而不
盡其心乎畢公固非若常人遇事而有畏心玩心者
然盛德大業或退托于周公君陳之所爲而已不得
爲者有之老成更事或倚重于周公君陳之所爲而
已不必爲者有之故戒之以此先王成烈本得殷化
殷說休于前政謂周公君陳之美待畢公而始全也
周公君陳既盡心愼事于前至公而道洽政治是休
于前政也　王氏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
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
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
入人深矣

君牙

君牙冏命呂刑三篇皆穆王之書讀君牙知其重民
生讀冏命知其重君德讀呂刑知其重民命夫子存
之以示法非示戒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節　篇內重在繼前功守家法故
發端即叙其先世之美如此忠貞以心言服勞以事
言盡己不欺爲忠守正不撓爲貞謂篤忠貞之心以
服勤王家教養之事也最重世篤意見乃祖如是乃
父亦如是則爲後人者亦當如是便含該纘舊服意
惟予小子嗣守二節　上節言已求助之意下節正

命君牙左右乎已也〇亦惟先王之臣亦惟二字問
業看得好謂亦惟先王時這樣臣能左右之以亂四
方也心之憂危三句緊跟此惟字來正恐不得這樣
臣以輔之所以不勝憂危也

弘敷五典節〇此與下節皆司徒之職也司徒掌邦
教故先言教弘敷二句因民心之自得者教之教之
道也爾身四句卽吾心之先得者率之教之本也以
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
則弘敷者使無不知無不聞也敬和者勞來匡直使

民彝物則各得其正而無所乖戾者也典則一也弘
敷者求以式和之也一串意身不違於典則之謂正
心不違於典則之謂中董太史曰四句不該平看要
重在兩頭言爾身克正則民斯正而民之不中惟在
爾之中而已串說下主于克正惟中邊

夏暑雨節〇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未有不養
而能教者此節言養蓋爲教之地也夏而暑暑而至
于雨冬而寒寒而至于祁此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
曰怨咨者非怨天之寒暑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不
艱而于斯時爲尤艱故不勝其怨咨也兩個惟曰問
業說得好謂小民別無他計惟曰怨咨而已是摹寫
他艱難情景合言暑雨祁寒見無時不怨咨意

嗚呼丕顯哉節〇謨烈俱兼教養說自其出于經畫
謂之謨自其著于成功謂之烈譽髦多士懷保小民
文王之謨而曰丕顯者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重民
五教大賚四海武上之烈而曰丕承者善繼其志善
述其事也正謂合天理當人心罔缺謂大綱擧萬目
張乃訓卽弘敷二節光命總謨烈言奉若對揚就穆

王身上說言文謨武烈一代光命存焉我先王成康
嘗對揚之而爾之前人實左右之矣爾惟敬明乃訓
敷典和則思艱圖易用輔我以奉順先王之舊而對
揚文武之光命焉則所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者于
此乎得之豈不追配于前人乎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節〇上文旣歷告以纘舊
服無忝祖考追配前人皆欲其守家法也故此曰申
戒乃惟者言不必他求只在由舊典而式之下在茲
正與乃惟相應末二句率字昭字俱着實勉之之辭

要說得有力

冏命

王若曰伯冏節○不徒曰怵惕而曰惟厲又曰中夜以興字字警醒思免厥愆處便要見大廷之顯過易檢而深宮之隱過難防意此穆王知自克之難不可無左右交修之助也一篇中大旨

昔在文武節○通節歸重在近臣上以文武之聖兼以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猶有資于近臣之助况穆王乎

罔非正人罔非二字最重見位統領者既是師先之正人而位僚屬者又是簡拔之正人方與下文相關有味旦夕二字不可漫看蓋惟此數項人昵近無間故得以旦夕效其承弼也承弼二字須垂重弼一邊○君于近臣出入與俱起居與俱而號令之出納彼固與有職焉于其間者也旦夕承弼從容有膏澤之潤其在君豈小補哉故罔不欽罔不臧也此四句不是效乃言其得近臣之助如此下民祇若二句本上來串說民心服而天下治正見化之隆處

惟予一人無良節○無良聰明齊聖之反左右前後指侍御僕從說匡其不及以下對承弼看繩糾與格正所以匡不及也愆謬皆非心所發繩糾而不知格其非心將滅于東而生于西故以格心爲本繩糾與格有明諫顯諍處有潛移默奪處

今予命汝作大正節○正董正之義要點須如文武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蓋必羣僕皆正然後太僕能率之以懋乃后德交修不逮亦如文武時之承弼也必交修然後德可進交者左右前後非一人交以修君之所不逮也

慎簡乃僚節○此節所謂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也

僕臣正節○此言僕臣所係之重見不可不慎簡也爾無昵于憸人二節○上節戒其昵憸人然憸人之進多由貨賄故次節特戒之以絕其昵之根也

王曰嗚呼欽哉節○彝憲即先王之典自六卿以來人君起居言動之常法也弼者竭正救之力而使之不悖乎此也王氏曰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不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稱其承弼在己則責之以永弼而不及于承焉弼字中包

正屬愼簡用君子不用小人之意加一永字謂長如此勿使有弗繼也

呂刑

惟呂命節○惟呂命者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王享國以下是推其由蓋由其昏耄忽荒故以已意裁度輕重作爲贖刑以治四方而斂天下之財也

王曰若古有訓節○若發語辭古有訓直貫至罔享在下皋蚩尤重起苗民上罔不以下指平民言爲寇爲賊而以鴟張跋扈爲義姦爲宄而以奪攘矯虔

爲事一說鴟義二句是形容寇賊情狀以鴟張爲義而入于姦宄以奪攘爲事而至于矯虔亦可

苗民弗用靈節○刑非聖人之得已也以德用之而刑斯辟矣今苗民之于民不以善化而以刑制惟作五虐二句是弗用靈二句之實爰始二句只惟作二句之實曰五虐之刑者用五刑而虐爲之不必常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非法而謂之法也殺戮大辟也上叙大辟下叙四刑互文耳越茲二字指刑言虐刑既立有犯必刑不問輕重一幷制之未嘗察于獄辭而有所開釋也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竝皆罪之無差別有辭虐不可言矣

民興胥漸節○此承上用刑來下染于民而遂上聞于天也罔中二句卽泯泯棼棼之實罔中于信者信不由衷也相與反覆詛盟詛背相呪也盟而相要也○弗用善故罔有馨香德制以刑故惟有腥穢

皇帝哀矜庶戮節○彼以虐施此以威報爲民而報也遏絕二句正報虐以威處謂竄其君分北其黨也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苗民極惡又無次賢

可立故遂滅之無復繼世在下國者此見苗淫刑之禍大也

乃命重黎節○乃命雖只管重黎然意却貫下羣后羣后諸侯在下其臣也絕地天通正人心之具非常正人心之本地天不是天人之謂蓋天地之祭非小民得以通行者民困無所控訴不顧當祭不當祭只圖求福禳災故於天地亦通祭之絕地天通者修明祀典禁絕其非分之祭使小民不得通行祭天地之禮也降格降災降辭洋洋格思之說若神降于莘是

也罔有降格者祀典既正則人無徼求鬼神之心而降格之說自然屏息也曰罔有可見前此豈眞有降格人爲之耳迨聖人使重黎正其祀典人不狂惑遂無降格則可見其本無矣此固正人心急務然使常道不明爲善者反不幸爲惡者多苟免而鰥寡哀矜抑無所告訴則民不能不詛呪于神即欲正瀆祀以息邪說有不可得者當時羣后之逮在下又皆精白展布以輔常道常道即秉彝人倫是也順乎此者有勸悖乎此者有懲是非明白而公道必行于上是以民

尚書揆一　卷之六　罡

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人其勢力單弱甚矣無有蔽蓋而不得自伸者焉如是則人心知禍福所由坦然無疑寧復有無所控訴而聽于神者哉○常道雖人心所固有然非有以提撕輔助之則不免爲邪說暴行所晦蝕而不明克塞而不行故須悲常○日記云絕地天通者絕地天相通令民神不雜則妖誕自息不曰絕天地通而曰地天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通于民與之常自于下故曰絕地天通此說與罔有降格恰合存之

皇帝清問下民節○上言皇帝哀矜遏絕苗民之後乃命重黎此三節又言皇帝清問乃命三后總一起事但命重黎正人心稍前而命三后與士師因徐及之○清問清字最可玩味如水澄鑑徹不看纖塵自無不照咸明都從清字生來問者泛問民間利病非專問苗之罪也惟鰥寡無蓋故得有辭于苗德威德明要得反苗之道意威以政令言曰德威見不以虐爲威也德不待怒而威故民無不畏明以教化言曰德明見不以察爲明也德不待察而明故民無不明

尚書揆一　卷之六　哭

惟畏則下皆遵道無復棼棼而亂者矣惟明則下皆知方無復泯泯而昏者矣

乃命三后節○乃命貫至下節恤民者憂民心未正民居未奠民生未厚而命三后以致其功也伯夷三民俱承命致功處伯夷降天地人之三典使知敬畏有等不得妄祭祈民惟刑是降典之時斷以達禮則有刑也以命令言不主刑說即播刑之迪意申曰前命重黎以正人心此復命伯夷者前是一時華亂之急務此是虞廷致治之大法其實所以正人心者一

也主名山川主有名之山川以辨疆域即所謂奠高
山大川也意在定民居上農厚也前此民猶雜食草
木之實自稷降播種民始厚殖嘉穀也農與農用八
政農字一樣看三后先伯夷者正人心以禮爲急也
惟殷内兼民得平土之居享粒食之利知禮義之訓
三意
士制百姓節○此節正歸重處言舜以德化民矣三
后敷德以及民矣民亦惟畏惟明且惟殷矣然猶慮
天下有悖德之民也于是有士師之命焉制裁斷之

意刑之中言輕重得其當也傳檢其心貼祇德意民
惟心無所檢而不知畏故不敬其德而自越于禮法
之外皐陶斷以中刑乃所以教之敬德也○制以刑
而曰教祇德正與虞書明刑弼教意同所謂邁種德
也○此上三節開開叙來其本末先後之意今在下
節
穆穆在上節○此承上虞廷君臣之事而總論之明
其刑之後于德教也蓋治以德爲本以安養禮教爲
先而刑特其輔耳穆穆在上指德威德明一節說是

恭己氣象明明在下指恤功成功一節說是宣力氣
象皆在德上看言君臣之合德如此也要在想像其
形容上發揮穆穆明明光輝灼于四方即聲教所布
也見德之所感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處故罔不惟
德之勤惟德之勤民亦既化矣如是而猶有未化者
不能不資乎刑焉故乃二字見不得已而用之之意
雖不得已而用而其用必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輔
其常性蓋欲其皆歸于善無刑之可施而後已也棐
彝即上文教祇德也惟如是以用刑乃刑中有教而

刑即所以爲德故曰刑罰之精華○刑之本必主于
德刑之用必主乎中此呂刑一篇之綱領後言德言
中不一總是此旨
典獄節○典獄泛言不必指定皐陶非訖于威惟訖
于富語平而意不平訖于威猶易訖于富展雖恭不
畏強禦或可勉能惟不疚于欲斯爲盡法之至也非
字惟字要體貼敬忌用刑之心也無可憾于獄故無
擇言于身言無不可言于人也簡端錄云凡身之所
行皆可言之于口所謂罔有擇言在身者也與單言

口無擇言者不同克天德于罔有擇言上見天德者
大公至正之理而典獄者大公至正無一不可以示人
所謂克天德也自作元命二句又承克天德來善者
生之惡者殺之天之元命也典獄者大公至正刑宥
皆當則元命自我作矣天以大公至正作元命于上
我以大公至正作元命于下其位則殊其心則一故
曰配享在下此以用刑言非以身言○元命元即元
亨利貞之元天以生物爲心不但長育爲元即有時
而肅殺亦元也故天命曰元命到得惟克天德此全

是一段生物之心豈但善者生之是培物之元命即
惡者殺之亦寓培于覆之元命也但看制刑之中而
曰教祗德明刑之中而曰率乂于民棐彝都是一團
生生之心豈不是元命曰自作者元命不爲天作而
我自作也看得此句徹配享在下不費辭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節○上文既歷叙有苗用刑之失
虞廷用刑之美故此統告諸侯欲其以有虞爲法以
有苗爲戒也典獄也而曰天牧此直窺設典獄的源
頭全爲牧民即下文有德惟刑意也非爾惟作天牧

示以責任之重以見不可不監懲之意下以監懲相
對言之播刑之廸即前所謂折民惟刑者蓋于降典
時布刑罰于告令以開導斯民使知由禮則遠罪失
禮則入刑而曉然知所趨避也蓋不待用刑而先有
以教祗德皐陶特輔其不及而已故曰探本之論○
伯夷禮官也降典而折民惟刑蓋以刑威不如禮也
皐陶刑官也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蓋以刑弼
教也其事相爲後先其功相爲表裡蓋禮刑一物而
皐陶伯夷亦如一人也○苗民察獄既不得其情任

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也○鰥寡有辭于苗
故苗民無辭于罰
王曰嗚呼念之哉節○上文統告諸侯同姓已在其
中此專告同姓也同姓恃其貴戚尤易不勤于刑故
特告之監懲起于一念故以念哉提醒之然今言者
至理存焉今爾以下皆格命之當念者也通節以勤
字作主天齊以下皆言所以當日勤之意也今爾二
句相形只一意欲其勤以自慰不欲其怠以自悔妙
在一箇慰字戒字曲盡人心罔不罔或字俱要體貼

此處蔡傳字字精暢呂氏曰慰非得其情而喜蓋以
不弛其職自慰也罔或戒者必嘗惰而後戒雖曰追
悔方其惰時必有失其刑之平者矣○天整齊亂民
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日日所得用也其可以不
日勤乎其可以今日不勤而明日致戒乎一日云與
日勤緊緊相應非終而當宥惟終而當辟皆非我所
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是即天討之公乃天命所在
也爾當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苟非天命我雖欲畏
爾惟勿畏我雖欲休爾惟勿休惟敬乎五刑以成剛
尚書攷一　卷之六　五五
柔正直之德至是乃所謂日勤者矣豈但足自慰耶
一人有慶謂太平之福兆民賴之謂保其生也其寧
惟永兼上下言○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是原出于天
非我所可恃非終惟終在人是罪因乎人非我所得
專因乎人便是因乎天兩平中有串意○刑獄者天
之所以齊民也典獄者天之所使收民也不失天齊
之意方不負天牧之責○敬逆敬刑敬字又勤之本
惟其用心也敬故其臨事也勤○當畏而畏所以成
剛德當休而休所以成柔德刑期無刑所以成正直
之德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節○此下并同姓異姓而告以
用刑之綱領節目此節是綱下六節是目有邦是諸
侯有土是卿大夫有采邑者刑而曰祥亦典獄而曰
天牧之意也非安百姓不可以爲祥刑○胡君衡曰
此節不要實講怎麼去擇怎麼去敬怎麼去度只照
他何字非字口吻講見得人是當擇刑是當敬及是
當度便是此最虛負醒快○陳氏曰三言何者設爲
問辭以致其疑三言非者設爲答辭以致其次
尚書攷一　卷之六　五五
兩造具備節○此下六節總在上節中抽出細說大
槩不出擇人敬刑度及三者處處要得祥刑安百姓
之意此示以聽斷之法也兩造二句是詳于考閱而
聽之也五辭六句是審于擬斷而處之也擬斷亦即
在師聽時非必先聽後斷有爭必有兩一不至則不
可信故須兩造辭證皆在詞如文卷證如證佐有詞
在而證不在者有證在而詞不在者皆不可以問理
故須具備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不到故
與衆共聽之也此訟辭必有麗于五刑之中一條者

故曰五辭五辭簡孚六句只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
罪也辭即今之供也核其實而無可疑者不能隱諱
所招是實也正于五刑諸質正于五刑當以何刑加
之也五刑不簡謂求之五刑之中無合其罪之條也
正于五罰質于五罰之多寡而量處之也五罰又不
服則正于五過直赦之矣
五過之疵節〇此言用法狥私之弊承正于五過來
不言刑罰互見之也當正于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宥
罰之是故入也不當正于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宥

尙書攷一　卷之六

之是故出也均者將問官與犯人同坐此罪也察之
詳而盡其能言當正于五過之時反覆推究而盡已
之聰明務使宥當其刑之謂
五刑之疑有赦節〇此專言治疑獄之道亦承上簡
孚六句而言蓋上言擬議之法如此此復由言之謂
擬議之際不可不謹也二疑字重看疑則當赦得之
則矜恤者得全失之則無辜者濫及所當愼重不忽
察之詳而盡其能也簡孚四句正所以審克之者俱
重出罪惟恐其疑而不冢赦之意簡孚即所謂五辭

簡孚簡孚有衆則其情已得但恐中有屈抑之情故
稽其貌其貌或蠢然而無知則以情不能達而麗于
辟有之其貌或憤然而不平則以力不能勝而麗于
辟有之凡如此類皆有可赦之道無簡而又聽之不
惟滋追逮之擾而一事推鞫求其無可入之罪者鮮
矣具嚴天威承上三句說具俱也皆嚴之以天威也
簡孚者天心所未絕無簡者天心所樂全貌稽不聽
皆是敬天之威不敢至于失入也所云審克如此
墨辟疑赦節〇此詳五罰之等級數目而及比罪之

尙書攷一　卷之六

當審也穆王本意在此所謂度作刑以詰四方者也
墨辟五段是罰之多寡有定數墨罰六句是罰之科
條有定律三千之中是有正律者固因罪而爲之重
輕苟有出于三千之外是無正律者可不原情而爲
之上下乎故必斟酌損益于五刑之中如有事類上
刑則比諸上刑事類下刑則比諸下刑所謂上下比
罪也然不可差誤于僭亂之辭辭作人言看僭謂此
差而之彼亂謂直而亂爲曲也惟師聽恐惑于僭亂
之辭也不行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上下刑之法意

而後審察罪人之情或比上或比下必盡己之聽明
而不少忽則罪雖無正律而處之亦無不當矣○陸
聞仲先生曰上下比罪分開說不像比字比者上下
合擬擬之上擬之下擬之上下之間也○又曰比則
無法矣察而曰惟法何也罪雖不列于明條總難逃
于法意故惟精我鑑衡求成法于無法之中可也
上刑適輕下服節○此言用法之權葢法有定理而
勢無定在故當稼人情世變而推移之以合乎經也
上刑三句權人情刑罰句權世變惟齊二句一直說

結上四句意因人情世變之不齊故不爲一法以齊
之而要以合乎人情宜乎世變則不齊乃所以爲齊
也惟齊非齊言齊之以不齊也如是則中乎先後輕
重之序而不錯施豈不有倫乎萬變不同而不出于
實然不易之理豈不有要乎茲權也乃所以爲經也
罰懲非死節○此詳示以謹刑罰之道正所以善贖
法之用而達權變之宜者也罰懲二句是總冒罰能
病人則刑之病人可知非佞以下雖分三段但擇人
當作一頭中間盡心一段察詞三句是問鞫時事明

啓二句是擬罪時事獄成二句是結絕時事以此立
柱作眼然後收末二句作一尾○通節次第獄之所
寄者人不可不擇然問鞫以察爲主恐問察而失哀
敬之心故勉以哀敬折獄擬議以明爲主恐恃明而
忘中正之則故勉以咸庶中正歸結以孚爲主求其
孚而辭有不備亦非盡法之道故以備辭終焉○以
佞折獄屈人以言不能求情惟良乃能得中折獄不
能無言然溫良長者視民如傷之人有不專恃乎言
者中者無過差也然人固當擇而在我又有不可不

盡心者詞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就其差而
察之此亦惟貌有稽之意非專恃乎此者葢欲得其
情非多方以參驗之而欲片言立決恐不能無寃也
非從惟從又是一意言察辭不可偏主葢上之人一
有偏主之心則情不可得矣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
敬謹之心剖而決之人之所犯具載刑書于是取刑
書而明啓之當輕當重一一與衆共占度焉庶幾皆
得其中正也其當刑者其當降而罰者其審克之言
罪擬既定刑罰將施之人非察之詳而盡其能不可

也獄成謂招擬輸是申請兩孚字皆是信其刑罰之
當意作未然看二孚字雖重然語氣亦似起下讞獄
之詞其刑上備二句從輸字生來上備者備載罪法
之輕重事之始終以聽其君之裁決也兩刑句舉一
事以例其餘乃設上備之例非上備之實陸闕仲先
生曰君既可孚又何必備事蓋其慎也猶冀有可赦
之端或聽斷者一時未及而天子之明察及之蓋臣
職守法止于法中求孚君職制法每于法外行仁故
并以兩刑上者以上裁不必以法拘而或開之生也

○此節與祥刑節相應非徒三句擇人也察辭至克
之即敬刑度及也獄成而下謹刑之餘意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節○上文四方司政典獄告諸侯
也伯父伯兄告同姓諸侯也有邦有土以下有民社
者皆在所告也此又總申而丁寧之官伯族姓要分
得四項人明白敬于刑二句是一節綱領明清以下
敬刑之事也敬于刑與有德惟刑一串有重敬字上
敬之至所以爲厚之至也○刑者殘民之具也而曰
有德惟刑何也輕重取合之間民命所關惟是愼恤
于聽斷使過誤者宥不孝者宥除是情罪無可疑者
從而刑之所謂以生道殺也此其好生之德惟刑足
以溥之如陶本刑官而曰邁種德所謂有德惟刑之
旨如此○相民者天齊于民以教祇德以非常性是
天以刑相治斯民處也作配在下是欲其體上天相
民之心即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之意○明清而聽單
辭以中而聽兩辭皆敬刑之事也單辭無證之偏辭
也兩辭即兩造及證人之辭也單則無可質對人所
難決惟在我自己清明之心清者無一毫之污蔽者

無一毫之蔽此二字却從一敬字來故傳曰誠敬篤
至表裡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兩辭雖人
所易決然一有偏徇之心則偏矣惟其心中而不偏
斯能決兩辭之獄各得其平而無差也故民之亂無
不由于中聽兩辭也單辭無相角之勢當貨之弊猶
少惟兩辭可以容私此聽獄所以不中也故以私家
成之家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獄貨以下極言私家
之害府辜功自已聚之貨聚而罪亦聚也報庶尤自
天報之貨多而禍亦多也永畏惟罰指庶尤言非天

不中而偏罰之惟人自取殃禍之命耳使天罰不極
則人將恣于私家而播虐民以虐安有善政在天下
耶○術義補曰獄辭之初造者必單單者一人之情
也一人之情各執其是各掩其非俗所謂一面之辭
也及夫兩造具備則有兩辭矣必即其兩者之辭而
折之以中道用吾前日清明之心行吾今日中正之
道此說單辭與時說不同姚岑先生主此說
王曰嗚呼嗣孫節○此弁諸侯嗣孫戒之非德于民
之中即敬五刑以成三德納民于典業民之[illegible]暗

指伯夷皐陶但未可露尚明聽之哉起下之辭哲人
四句正是德于民之中所當監者受王二句又申勉
其監也哲人指皐陶伯夷屬如屬有離場之事之屬
極如六極之極古伯夷皐陶其所司者刑刑施于人
非民所欲宜不足致譽而皆有無疆之譽自作元命
配享在下不惟當時稱之而于今頌之不衰豈有他
哉由于五極無一而不盡其心則無一而不得其中
罔不由慰日勤也罔有擇言在身也咸中如此所以
有慶也以刑之中全民之中此所以有德于民之中
也如是則刑非凶器乃祥刑矣爾受王嘉師監于此
祥刑可也嘉師亦在受天地之中上看○陸聞仲先
生曰非德于民之中本文不曾露刑字註云用刑成
德似不像本文只宜以剛柔正直之德全民中爲說
此極有見呂氏曰非有德于民所受之中乎民失其
受中之性我以德導之使復其性是我有德于民所
受之中也陸說本此○哲人惟刑無疆之辭惟刑二
字與有德惟刑一樣○夏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未嘗不善其陷于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

雖主于刑人然刑奸宄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
以爲祥也故刑曰祥刑能以惡爲嘉以不祥爲祥而
後知用刑之道矣○按立政篇末屬太史書蘇公敬
獄之事以爲後世式而此書篇末亦以祥刑爲嗣孫
戒其仁民之心藹然一脉孔子所以有取與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節○此言成康承文武之業而得先
正之輔乃起下節之意首句是提其人不可以丕顯
倒在文武之下下三句言其事也明德而加以克慎

字有敬修意昭升敷聞皆明德所發暗用教養意昭
升者精華之上格洞達無間所謂明德之馨香也敷
聞如自西土而四方自顯民而怙冒自怙冒而不單
稱德是也文王下要補至武王而遂有天下意厥辟
與先祖俱指成康先正指文侯之祖唐叔亦惟二字
重看言先祖承文武盛德得天之後似無賴于先正
之助者然亦惟有先正以左右昭事之故得安其位
也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謂入贊謀議出而奉行亦暗
含教養在内乃昭事之實也

嗚呼閔予小子節〇此言已承喪亂之後而輔助無
人不能以安厥位蓋將歸功文侯而先此以發之也
所以喪亂者由教養之資用恵澤絕于下民本既先
撥故戎狄侵陵爲國家害甚大以國家之難如此所
賴于左右昭事者豈小乎今内而御事罔有老成俊
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無能然所賴濟難者不無
望于在外之諸侯也而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又誰
恤我躬乎嗟我諸侯有能如先正之昭事而有功于
我我其永安厥位矣而今何有哉蓋反復悲國之無
人而深幸文侯之恤已也

父義和節〇克昭顯祖虛說肇刑三句即其實肇刑
俘挑剔得好會乃辟使國統不至于離紹乃辟使國
統不至于絕前文人刑文武之道以昭事厥辟爾始
刑文武以會紹乃辟是追孝也使顯祖之功不遏佚
曰昭善繼善述曰追孝當戎狄侵陵之日而會紹乎
我豈非修扞我于艱難乎是誠能恤朕躬有績于一
人者也豈非予所嘉乎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節〇此命以方伯之職而

深致期望之意也師指一方言邦指本國言二句乃
通節之綱領賚以秬鬯者所以隆吾廟之禮賚以弓
矢馬匹者所以重征伐之權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備
其物者厚其報也柔遠三句即視師事簡恤句即寧
邦事柔能以教言恵康以養言無荒寧總承說簡恤
士之能任教養者恤恤其民使被教養之澤也昭乃
顯祖德固顯矣此則用柔能恵康簡恤之道以成之
也〇文侯與申侯同立平王申引戎弒主功不贖罪
文因人成事亦有罪焉王報其立已之功不報父仇

命之歸罔不命之心王室忘親暱仇矣○周之東遷
晉鄭焉依蓋表裏河山形勢足爲洛師屏輔觀平王
所以致望于文侯者蓋不獨德其修扞于前而尤將
有賴于後也然爲國莫先于自強莫急于知人文侯
固忠賢然其前有殤叔之難後有成師曲沃之封晉
之始替實惟在茲平王固不以興復期之而撥亂興
衰知亦非文侯所長矣惟衛武公與之同世使授之
政紹復先王之大業其猶反掌乎而平王不之知也
既懦于立巳又懵于知人東周安得而復振哉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節○命指一篇而言徂茲只指淮夷
言徃日淮夷與三監叛者今又脇徐戎並起捴惡不
悛正見當征也

善敹乃甲冑節○此戒軍中治戎備也甲衛身冑衛
首干扞蔽皆自衛者長兵用弓矢短兵用戈矛鈇鉞
刀劍有鋒刃皆攻人者一事中亦有叙

今惟淫舍牿牛馬節○此告軍所在之居民以除道
路也淫大也舍牧放也牿牢閑也軍所止之處大舍
牿牛馬謂出之牢閑牧之草澤傷牿謂傷牛馬也凡
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皆在矣此意要
足

馬牛其風節○前言馬牛臣妾越逐不復之刑後言
寇攘誘竊之刑總是嚴部伍也馬牛臣妾都指居民
所畜養者牝牡相誘爲風馬牛風逸臣妾逋逃勿敢
越逐其有不越逐而偶得者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少
賚汝若越逐不復有常刑至于非風逸非逋逃而爲
寇攘以掠之踰垣墻以竊誘之亦有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節○此立期會而勉其有事也甲
戌我惟征徐戎作冑正是立期會也下糗糧楨幹芻
茭三項皆期會中事糧以足軍食楨幹以治軍壘芻
茭以供牛馬亦期會所最急者仰稽天時之善則以
甲戌俯察地勢之宜則先徐戎○峙糗糧皆諸侯自
賚也故不言魯人不遝謂糧儲少楨幹芻茭皆魯人
供非遠國所能致也○糗糧芻茭不給加以死刑楨
幹不供不至于死者糗糧人食芻茭馬食不可一日
無楨幹雖版築所須視二者稍緩也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節
古人有言曰節〇多盤是不能進善之病根也多盤之人其視人則明責之何難惟受責于人俾如流水畧無扞格此非克其多盤之私者不能也是惟艱哉〇人能受責百善可進但知責人百惡從之故古人之四言穆公以爲羣言之首

我心之憂二節〇古人予忌今人姑以爲親皆是多盤處公葢自克也〇姑將以爲親心知其不穩而姑

親之也姑字要看

番番良士節〇番番之良士謂老而賢也旅力雖愆謀猷則壯故我尚有之指蹇叔也昔嘗詆其墓木既拱穆公葢自悔失斯言也時蹇叔已不在曰庶幾復有斯人乎追思至矣仡仡勇夫徒有勇耳我尚不欲此三句輕引起下三句耳惟截截善諞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謂以強辭奪正理而正論反不得伸也如此之人有一足以覆邦家皇多有之哉畏之之甚也

昧昧我思之三節〇昧昧二節言已尚有良士而不皇多有諞言之流者何也葢用一好賢之君子則國蒙其利用一冒疾之小人則國受其害也昧昧而思此穆公經歷多故思慮深長而見得國家必須如是之人也一介獨立無朋也夫人有技而不忌疾之人彥聖而不排抑之已難矣今于有技不惟不忌疾而視若已有于彥聖不惟不排抑而心好之甚于口之所言是其胸中實能容得許多之賢材也容字要如此看〇上二段言一人之善惡係一國之廢興此節

言一國之興廢係一人之善惡只一意而反覆之提出一人字最醒〇文清公曰書所載皆大經大法而終之以侯國之書豈非哀 意邪〇集解云傳謂費誓秦誓皆侯國之命而 葢傷周道之既東而東周之興汲汲有望于魯故錄伯禽之征徐戎也嘆王風之不競而天下之勢駸駸懼入于秦故取秦穆公之善悔過也乃其終之以秦則所謂其或繼周者也周之後爲秦毋乃已見其微歟

尚書揆一 卷之六終

尚書揆一六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鄒期楨撰期楨字公寧無錫人萬歷中諸生江南通志儒林傳附見吳桂森傳中稱與桂森俱從高攀龍學稱兩素衣先生是書專主蔡傳而雜引諸儒之說以發明之葢爲科舉而作書成於萬歷丙辰前有高攀龍序又有讀尚書六要其孫暨所述也

尚書葦籥五十八卷（一）

〔明〕潘士遴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尚書葦籥序

先忠憲之言曰六藝弗古於書矣書有四始禹精一為立德之始放勲為立功之始曆象山川為立濬之始典謨為立言之始四始備天下之道舉矣是故學要於知天聖要於憲天故要于奉天言天者莫善于書通于天而書之義悉舉矣然則說書者而可以經生之說說乎今之經生家不患無通經之才患無守經之學摭新棄故翦

藻嗽生蹄則淹華未裨寔用
祖制分經取士幅其才能引其意志將
以究一經之實濟而資之則雖孰鄉之
則筌忘誰登金閨而猶向寒白故業
作朝揣夕摩者此義之不守所已無

端本之業也潘青蓮先生識取天人
胄羅宇宙避世金馬一意讀書於本
經尚書義尤櫛比不輟蓋書以道政
事蒞政親事讀書之左驗在焉余隨
先生于客曹見其百務紛勤于無玩

人無玩物之旨身履而慎持之若夫含
香多暇必進余於槐陰花影間譚論
今昔出典入謨余因歎曰君子進思盡
忠當以事說經退思補過當以經說
事以事說經者隨舉可托專陳以經

說事者無字不求實踐經學之外何
處別有經濟先生因拈無逸立政大旨
以示余退而卒業古之膏肓今之針
砭真燭炤而數計矣其謂是編也以經
生之說說經乎哉它日先生語余曰子

辨千載事盍取二十一史以參綱目之
未備余敬謝不敏竊惟經史一書也
典謨渾灝為宗尊矣下此三代之事
業與全史之紀載盡可作典謨〻傳
余守是編而沉酣焉將以說一時之

事者以說千載之事或於先生緣史
綜經之義微有當否
己卯皋月西神高世泰題於長
安〻執虛堂

尚書葦籥序

青蓮潘公著尚書葦籥鋟成出
以示余余受而讀之見其所立
義側深厚敦固公非傳一經已
也借一經以傳六經之神亦非

疏一書已也疏一書以正羣書
之繆此河雒之功臣而渾噩之
羽翼也公觀道空山靜悟天心
冥徵乾始統性命之合則濚源
於歸仁究貞元之終則彖徵於

冲氣想從彖爻藴之者方策發之易簡盡之者平康又宅之皇極非太極之現乎九疇非六子之枝乎郎公自言居陽以治陰郎子以萌丑此其通於易者一

也既摹經神便傳史筆庶事萬幾細大畢具史之臚也孰備於是至於奉順天地敬育民物反身修德任賢去邪有一於此足光典册况原當日删書之意始乎堯典終乎吕刑必繼以平王魯秦之書者何也王道之闕有厚望焉平之命猶有周也奈何其自弱也費誓所以屏周也奈何其後不振也秦誓悔力而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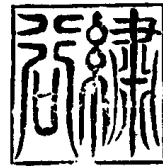
德也奈何其自背也公於此窺見筆削微意極力闡繹霜辭斧句摯要提綱此其通於春秋者一也孔子曰吾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

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無悶於緇衣見好賢之心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欽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夫忠厚和平之教卽疏通知遠之義也

公一經一緯一宮一商肆好如風落穆如雅此其通於詩者一也乃若天地萬物以五行五紀爲中人事之中則三德五福之類是也人鬼之中則稽疑命卜之類是也中者何也禮也公上窮星氣之直下探水土之比隨其方圓運以規矩執情治性悉函典則此其通於禮者一也故曰傳一經者所以傳諸經之神

也而史而子而稗諳而詁疏擧不足言已至公所以名編之義託譬中聲槖籥衆律則所謂黃鍾大呂之音固非淫哇雜樂可以入而亂大雅之座者公眞經

聖眞人師也然則誦其書者可以不知其人乎

豫章陳以誠撰

尚書葦籥序

國家以經術取士士大夫以專經起家乃名為通經者絕少夫通之為言非取其上口成誦下筆成文掉臂兒童之塾搖脣說鈴之肆已也非通故無以知今非通徵無以入與了此義者始可進而與譚經耳侍御青蓮潘公著尚書葦籥成余受而讀之曰此金華之業東觀之論非書生所謂樸學

也即公命編之義探氣黄鍾窮玄元始發天人之秘徹禮樂之源大矣渺矣而總之則顯以通故精以通微然其說不自公創也嘗觀晉唐至宋凡訓釋六經者皆

自立佳名各以百數惟戰國逮漢則其名簡要一曰故故者詳其指義也書有夏侯氏故詩有魯故韓故其後改故為詁者訛也二曰微微者釋其微指也如春秋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之類是也三曰通通者通其會歸也如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而韓滉春秋通劉知幾史通猶沿其義若公之於故則嬀圖

秦籍燼不能寒公之於微則月窟天根理莫能遁然後悉舉而通之其言汪洋浩瀚其蒐列瓌奇深偉其解切精繫嚴令通經之士能盡如公六籍如天永不墮

地矣每疑紫陽夫子留心箋疏無所不發明而獨於尚書一家以為錯簡脫文不可強通即其稱許子瞻不過美其文勢至與呂伯恭辨難直以彊解傷巧目之假

令今日得覩公成書何必以折衷之學付諸蔡九客氏也然公纂集此書有深意焉古之興朝通經好學未有不先尚書者漢光武愛桓榮之說時羨其榮明帝賜丁鴻御衣及綬若張酺說書則使人主先備弟子之儀後修君臣之禮何其盛也唐文皇亦謂侍臣昨觀尚書帝王之道坦然可見宋祖因讀四凶投竄而嘆後世

法密慨然有刑措之思仁宗召晁迥獨對便殿訪洪範雨暘一一刻應凡皆三代以後明良可喜事也公讜言忠藎未盡施於班行者庶幾借斯編出之太平半部

即寓納誨三篇惓惓一飯不忘
君意固在此豈弟為漢宋以來通
經之士滂其樸學哉
崇禎甲戌王春霍山張孫振題於
長安邸中

茗上門人張容書

敘

自姚姒賡颺夏征殷範以迨
誓誥訓歌之什而夫子刪之芟
元聖綜經史為六經之冠㤥乎
大哉燼于嬴蠹于壁斷簡于腹

笥口壽遂有古文今文之异漢
儒去古未遠傳習近真孔鄭之
所箋註犁然指掌武[illegible]先生
獨標詳腳為一代典章鉛槧之
士朝染一鑾夕紆青紫筌蹏相

命誰能扶千聖之心傳而發洪濛之輿也青蓮潘先生以集鳳夢笔之瑰奇極四部五車之涵茹冥心、太始獨契元玄憫聖諦之蓁蕪迴微言于

千古潛心數禩忘蓂莢之頓移汩濫百家探玄珠于象罔彙勒成書題之曰尚書葦籥抉聖賢之幽渺晰輿旨于微辭靡所不該亦靡所不貫或排聚訟而獨標新穎如探驪頷之珠或紉衆芳而兼總所長如綴千狐之腋讀之者如長夜而覩燭龍見種種色如病暍而飲天漿肝脾沁澈笑鬼雨

花懸之國門誰能竄易隻字夫經聖人之心髓也眞精神眞面目借穎楮以僅存如舍利珠如豐城劍白毫紫氣隱隱躍躍以夫子之聖述而不作曰顯微

闡幽即此便是無庸作也以後賢之肝腑接先聖之心精根荄醖釀逢源資深析之則疏合之即為經體之則為蘊藉發之即為崇鉉心心相印燈燈相續以禹皐之血脉發禹皐之眞詮即以禹皐之抱負為禹皐之事業乎成粥諧豈顧問𣏌先生歸續宏纂炳朗震旦行且大勍轉旋經術世務應手

叙四

覩恢皆是編之所宣洩也故黃鐘鼓籥則天地之心立見而元陽在宇宙間是啇闡乾元之秘則元氣在寸靈而雍熙皡皡之化直于斯世斯民再見之豈僅僅曰帖括之嚆矢而制舉義之梯航也耶

雲間莫儼皐題

叙五

尚書葦籥序

尚書冠冕六經為其統天地乾元之心函九五皇極之中也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繼之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詎非生之一于和乾之彖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詎非育神復

命一于和則和固仁之根宗樂之極則也羅惟德曰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性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拔一世故將自已身心縱放超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點太和更不喪失嘻安得此聞道

之言因思孔子居恒慨想善人百年去殺進而王者必世後仁討論墳典而刪之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夫遠則無所不之而微其辭于疏通焉則仍不可使知之也子夏讀書對商所受于夫子者志之于心不敢忘也此之授

受抑復誰能等待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其乾知乎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為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陽所成處即為陰而陰陽一明以通之故並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及統言于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險于坤則曰

德行恆簡以知阻孟氏讀其書論世至唐虞三代約略貞元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帝以之帝王以之王如春以之如春如夏以之如夏然則之何物也歷秋冬涵蘊陽氣潛萌于黃鐘之宮恍兮忽兮無首無尾欲于典謨貢征歌範命

誓之餘揭厲太和終古以固存引巨斧伐金剛不可如何漢唐傳疏如赤子哇地一聲其于句字之前後左右聽其自鳴自止已爾宋儒訓解如龍興雨而不雷每到巉巖陡絕處句外字外輒付一吷聖人保合太和安所得與天

心相見昔伊耆氏作樂以土位中央于陰陽為冲氣籥生黃鐘于律呂為中聲始乎土鼓而中聲出中乎蕢桴而中聲發卒乎葦籥而中聲通籥為衆樂之先震為六子之首萬物震躍而生生于和堯舜禹湯文武即和即

元允執厥中至仲尼而易之以仁然不遽言仁也為中人說法提出恕字活眼實實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心直透乾元一脉使知生人性命原是與我同根共氣以和生以和交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易之逆數也和用而中隱和母

中而乾知出唐虞三代旋相為宮堯舜相視自知夏不知商商不知周湯載亳而夏知文戡黎而商知子殷秦而周知至是生生一綫之乾元始畫托之六經而散寄于忠恕不泯之人心若曰吾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云爾所謂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匪知之質抑知之工不知付曆數知付執中不得已而微其辭于疏通焉不留一言洗心退藏吉之先見者也復以自知貞下起元天地始者今日是也律居陰以治陽

曆居陽以治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而謹司葦籥候太和元氣自至漢然未兆說法熾然或馮遠而取近或自外而明內或居中而擬正奇之耦之參之伍之層層駁換字字飛鳴一中生氣還滿乾元橐

籥從來譚經緜邈不能出者突兀出之依微汗漫俏然神生疾之則脫緩之則湫然以逝庶幾博學說約知險知阻赤子終日嗥而嗌不嗄三寸五六參和一貫以待後之學者思之而後及也得之而不過也萬古

執迷一旦葦籥獨見曉焉知葦籥
獨見曉焉則其人聞道其人聞道
立地昭
聖天子世躋仁壽之化賡颺太
和聖人拱揖而入刪書之室矣
崇禎癸酉長至賤侍居士潘士遴
書于雪㵎山中

尚書葦籥凡例

一遵王制今日諸子乾竺一有禁兒入承明金華爲制
典者乎書疏舉拗于
聖祖日星于書傳會選之
賜名隆矣正恐像教而優飾因仍亦慝章之蠹也雖然金
壇錫山吳楚各竪一炬鷙破矜聽詎非以傳經爲公
任哉顧書之用中書之體敦固而質實假時務以竊
典濫則登枝而忘本借己意以謐天心亦挽河而之
山二千年來伏勝倪寬疏其蒙孔鄭諸家暢其支而
武夷獨尊俎豆無非以求之質者近之迺使火迫霜
枯之子老拜其孱媍欺其姑脆薄以干制舉哉余于
此道標其洞涉廓其詖遁已迥絕西漢以下學問矣
更涵泳于二十年涵泳于數百家大實無色元氣因
之更生更明挽爲世于一朝灼見夫純王之旨不起
一波元結稱三皇用真耻聖五帝用聖耻明三王用
明耻察而總依于其質故書中雖碎細分劈多所窈
取迺最苦心處則組練融裁悉本勁𠫊爲篇法周情
孔思要使處處徙決披露如啞鐘復鳴而啓木昔亥
施一纖欲襍𣂕之語以隔斷章脉亦似百尺純錦梭
梭頂挨正難下一襍色浮縷稍悖于河漢本旨以求

質惇固以醇至王道于一中之意蓋烹渾與之經術
爲金科則切截未脈千蹊調鐵案之蔡氏以玉律則
柔詳不隔一線因而取令人以擴古人之拘假見四
代不同風并奉先儒以止才上之宕恍會漢詩可一
致不知尊經爲箋聖賢相隨于途中亦安在其能師
孔耶此吾二十年來竭志于參廓聊明取含笑罵之
所不及而窮力于敎固以質者焉志力已到明勝合
生識時務曉天心自分不倍矣

一追史筆抑經有經神何言史筆陸絲岱論尚書爲
古史非緣史筆以證經神不出也彼姚似渾堆爾笲

牙佶曲奧周誥于殷盤然攷政斜刑易作滔滔一例
之語其且竊入時事一二如壞廟制義脩耷既裝不
復知史家眞意爲何語乃能從六體以剛疏通知遠
之經乎益書之失誣律以史筆便能洗其誣之弱且
古人耶筆多出皋陶夔伊摯之手含毫授簡即蘊經
神情想其開生面如切其煒煌大語動關軍國固非
鄉三老能貌中間故有破空結撰以奇之微之者如蔣乾糓于欽安敵從了自偽中天以後風氣漸稀從危微來定治法亦漸繁開出知人安民跟目橡貿身修之類蒸江陵所稱陶唐以後見知道統有隱複顯首皐也又如洛誥立政言甚言恤於是
晦而尚東應別出間情以永之者如虞書開首事下天告成功于衆之

稱更有邈不可躋攀若禹疏箕範之畢行者有慘澹
經營獨志大意以神之者如甘誓直便逗兵刑一案夏政湯誓嚴粘咸克太和在成周宇宙開言從容又言克和者是他如都俞諷戒之下有悅解有辭
背此皆筆意所在生氣遠出書兼易詩禮春秋之勝
正以史之體無不兼且備昔賢稱有許大心胸方可
讀屋經吾亦謂有許大眼孔手力方可綠史以綜經
名眼讀史記以砍案唱籌爲下酒物猶須于起伏波
瀾中另領遠槩況壁史于是書提掇挈領兀突亢隆
每具苦心而于順文游蕩處更希微奇詭獨覷史筆
至于決裂拋擲以出記事史案則殊不少秋嚴霜斷
之旨

一敵典獻菸習理者明數探文者攷獻象數所在微
文起焉廼以有制事之極書誠制事之極也但制有
懿軌波流易失亦猶詩家者流郊廟祫祭生民玄鳥
那之什爲與且質至練時日房中樂巫矣俗矣朝令
延狩卿雲翁河之章爲允且大至柏梁鷙子而後矣
費矣上古養道獨備故養之教著司徒兼五典井里
寓兵戎皆養也周禮之委曲繁重渾半養也推而九
歌四載納言樹候亦養人以仁義矣失養則入刑上
刑罰用兵爲稱戈比干之制毒因墨劓刖宮之典詳

先儒謂讀尚書先識世變制事之面目漸更世變亦
何繇識哉夫物不可以相亂故多爲之數名不可以
相假廼必尋其觚稜未刓天然法物尚存乖指未
掀上古遺則如見穿不亦璿璣不毀高尧之功淵渥
東注維禹之績哉是書于天象于樂律陰陽水道諸
處從血古屍斑中不惜再三核實以綜之決不使虞
瑞禹甸糢糊欲失其黠綴生動如古鼎翠斑又如志
錦裙者尚想何人之曳古香沸鬱艮可自成書總欲
于至粗中尋微人所不破處獨破知天地人鬼之性
原與人性通則粢提玄水函鍾九六變格象物天神

性治而情亦治止若晉唐之求通其情則追風入麗
淫復全乖不可以相冒傾四筵未能愉獨座情通而
性仍不治無繇制事矣世亦覩樂乎八音絲竹未知
樂也寸管下條則天地不能以氣欺猶使灰飛訓動
柔能剛取驕雖然當世不少鄙俚叔孫通吾亦因緣
兩見以辨日穿敢刻畫土龍以致雨也
一嚴妄刪夫六經未有紀矣宣尼方起而刪之宣尼
可云作矣微其敏信之旨而曰述焉然則述亦注疏
之流也經之名正未有定也後人以三注擬經亦猶
大小戴之以測禮而小大象之以測義也測注有當

道元輔嗣竟可儷經亦愈信述之者繼覩刪之者更
得無不易哉余于經學嶄截曲折肆頤宏深緣詩風
以寫天口彷史筆以證經神庶乎史籀以來頡蝌
蚪之字破壁以後恍聆絲石之音善矣美矣不可劇
而何容述矣猶慮天下不少偷片字之玄妙三諦之
椽者迂其浩繁且厭其往復決起而刪之也噫既刪
之矣更寧有巧用瘦金法以縮墨如寶並其沉鬱之
思減其穠長之累悉還史筆經神于舊觀而文無害
者哉夫理爲通物孰敢尋妙原自無多道行殊途探
賾通方廼能一致假使慕通人之公辭執我見以相

矜則自有尚書解以來妄男子別竄史眼纍纍成刪
而利涉者亦不少矣假構句下之夫又何必夢見此
書乎玉茗翁云至理無多每每爲昔人三教闡盡通
蔽互妨似六經亦可刪而不述焉典謨訓不足以領
大意乃必具六體哉又奚惜夫既經刪而復佚若方
鳩咸乂以下之諸篇也且夫繇簡脫以生支離繇支
離以文飾綻者經學所繇大壞也言其是而不悉其
所以是言其非而不知其所以非若吾家顚經每每
以印板水失之吾之所大恐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上
士聞善以深疑昔賢所忌言亦可珍重而終日言也

世不乏高足之士吾寧忍有不察之智縱室方囘刼灰未寒猶將于繁稱廣譬中拭目俟之吾止擬于支道林執經之餘諷誦良苦云爾

一闡觀法農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覩文德闇不彰程伊川曰治經實學也道之在經遠近精粗高下森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無不見者一人指之不若衆指之自見也然自漢唐以來以尚書特聞者非一家以經旨流傳者亦不止一家乃群聖之中德盛世之中音猶未能贊陽出滯一則隱隱欲欲如雷一震疑者雖散遂者未全四代經也群書緯也一經一緯

相錯而成文微旨逆也大意順也一逆一順相參而成變化曾子曰君子有盛教如無教之有也只有是非遠近初無難易煩簡書教亦然有宜曲體者直致則非有宜適上者緩入則非有宜平眉者仄下則非有宜單擒者平行則非有宜陡絕者鋪排則非有不得函劫者直指則是有不得說盡者留餘地則是有不得煞者者輕輕冷地則是有不得奔放者層層滚轉則是是者中之所與近也非者中之所與遠也非與中遠故教衰是與中近故易入舉凡窮經所病耻不知而不能問印欲答問而知又不足者槪乎往復稽中論世直與造物相表裏有經營全篇而秖于單辭領脉有細尋語縫而忽于言外傳神有千鈞一髮而頓覺前後左右俱靈有設身一代而直俾千古映照有兩義並存而總于中邊不墮有獨見孤行而恰與天心時協删而取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抑知堯篇只是舉列宿必欲人識斗杓舉大海必欲人識尾閭乎尚書記事有記事語意記言有記言語意經旨千年未出正坐語意未出耳若說書不知語意引伸關闔闡發大抵非稽天之射即無病之呻葦籥指點虛實筆光之開洞眞可以引人心氣資人聰明隨疏

隨解故無齟齬隨解隨掃故無葛藤能于世人自命無差而實已差者決定不差其經如經星之左旋其緯如緯星之右轉紆廻縈繞處正其神其境切磋相赴處通眞以經還經規矩之出方圓也無可增減無可讚宜略施句逗以節滋口祭不施圈閈有肯綮烟霞寳氣結爲祥光瑞靄正如大地齊州一點以待三隅依然千年一清列缺一閃正須從不施圈處慾眼看

踐恃居士識

尚書篇目

虞書一卷計五篇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夏書二卷計四篇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三卷計十七篇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四卷計十三篇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周書五卷計八篇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書六卷計十一篇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尚書以五十八篇紹天統道邈異儔以尊經則葦籥

集大成焉當仁不讓之義也千年暗室今日明開繼往開來貞元相望詎曰偶然學人須具十年人將休我不休力智靜對葦籥方能測其精微與衍凵代天言筆補造化所在庶傳經不至一紙隔天一塵隔地

張古岳曰葦籥原不可使知之者盖葦籥參兩盡性之書也日里而一晤猶若同堂千里而一證猶若比肩知之可易言哉待其人而後行請以待自誠明

雪湍山中卧記

尚書葦籥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潛張孫振鑒定

虞書

舜史載堯事而史載舜事不應皆曰稽古以理考之紀載出于虞史而總成于夏啓以後史臣之手稽古等語夏史所加也故伏傳多引爲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爲虞書原所自也○每書古今文有無者伏生二十八篇晁錯所傳號今文尚書以隸行世所用者孔壁所藏蝌蚪文字古蒼頡所書爲孔安國所定五十八篇號古文尚書

堯典

堯初爲唐侯後都陶曰陶唐氏上古世質無號謚堯天子亦名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此以簡冊載堯事故曰堯典後世以所載可爲常法又訓爲常史臣合二帝爲一典即易首乾坤乾統天坤乃順承乎天而堯仁如天即天也舜紹堯無爲而治即坤承天而代有終也三謨包衆五臣如六子之效乾坤以誌萬古明良一時之盛時雍風動共萬類欣欣向榮之候乎太和在唐虞宇宙間可勝想慕哉羲黃啓運非無墳典丘索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稽古尊典後世史官沿襲典名動稱典章莫知典之所以爲典亦足羞也傅說曰事不師古惟典則古故典謨稱若稽古

虞史頌堯發首樂胥大意故出曰若二節先記事故出乃命五節次記言故出帝曰五節惟天爲大非和不生非生不和聖人合德于乾全在隨時運化靜中端倪無一刻停氣機生生保合太和是之謂時曆象日月星辰即終日乾乾之體認也若一欽字便有個主宰作訛成易即時貫通任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踞訟鳩僝方圮一經欽若點化便不礙庶績咸熙至得舜而堯無復事矣克明俊德堯之所以則天也首提欽明不欽則何克明之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首二節提綱全寫帝堯德性之大足以包絡天地故功能出于無心其妙如此若性分上該括不來從事爲上補湊便尋脚掛手矣當時秉筆史家親見堯德難名只可摹德光之映見而已故首揭放勳二字方言勳則欽明文思恭讓著其德隨言德則既睦昭明於變著其勳見勳即德德即勳性體渾然不分事理史于堯勳德上皆冒以虛字勳曰放德曰俊統映一光不可分別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緊連讀若非安安易聯允克允克即安安之換字恭讓從德性來德性則何內外可言家國天下合同而化堯實

無爲也。但克明俊德而已。須知欽明文思直指性體若分
四德便有邊際。何名放勳惟欽明文思定不得堯故重申
安字。兼貫恭讓說允克直跨安安之界。總見堯無能名只
得疊言之疊言之又不盡。遂從勳不可捻處應乎虛落一
光字。所謂一光周亘全彰妙體照下克明俊德語便已籠
罩不住了。曰被曰格不說四方說四表表已無外不說天
地說上下上亦無極下亦無極惟無極而又曰格直來上
下透出其外惟無外而又曰被又將四表包裹于中是史
臣方後言四表上下合下已無四表上下見四表上下都
在堯一性中光便是勳安安允克便是光無不被格便是

放勳。○此贊帝堯之放勳一性之流光也曰若稽古史臣
追叙摹想不敢執定故上下俱用一曰字謂或似之耳非
真堯也不言德而聚勳不可推本勳由于德蓋洪荒來羲
黃數聖人皆有功生民堯功尤大故曰放勳放猶放縱之
放堯功流溢自近而遠無所不届山川不得阻封域不得
限正舍上下四表放勳在心體最不可描上形狀不着事
業自念慮以至立身行已四海九州無處不是德即無處
不是勳他却有一種優游沛溢源深流迅之妙說個放正
見有體有用無爲自成故欽明二句雖就堯心體變化不
測處揭其放勳之自光被二句揭其放勳之極然總在放

勳二字範圍之內堯德只一個欽爲主欽之昭晰處爲明
欽之經緯處爲文欽之何慮處爲思而欽形見出來即爲
恭爲讓蓋篤恭而天下平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以恭讓
有關于放勳故耳人君莫不有是德惟堯爲能安所謂安
而行之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間也欽明文思
渾然一正于發見之際見心體本自肅然嚴密洞然不昧
粲然緝熙而淵然通微有如此者四者在帝性中史臣何
緣知之都在作用上見欽明文思原是安安的乃本來面
目適還本來何須勉强若謂欽明文思自見以爲美而安
之便非安安矣德性之妙難以形容安不足以盡故着安
安二字并其形容之迹而忘之殆安而又安者也重言之

是贊體即稱巍巍蕩蕩之類允克即安安之時措者總在
心上摹寫恭已南面是恭允者聰叡之儀與本體相符發
之愈莊而寬之愈實乃可言允虛已以待臣民是讓讓即
揖讓之讓此身渾是虛體含已從人綽有餘裕視天下皆
勝予真能以萬乘之尊處于匹夫匹婦之下方是克照注
根上句說通二句即是光指帝之精神動着說若謂誠則
形著便兩層光即安安允克處這段精光日到皆空性凝
皆歛中涵本炳外映加輝史氏特把此字指點性靈惟性
體原四海天地都是統同倘性光受一分虧便宇內受一

處暗乃渾是原初統同的性光一任橫想豎想都在他映照內被格在堯身上看性體默運六合自貫耳不可浮擬政治上去了參天贊化不外民物亦不着民物着民物便着事業不可以光言矣人惟此身養不充實無光輝所以不見被格光甚學者試默坐凝神斯須莊敬和樂亦覺此身有上際下蟠不可限量者光字串下被格光之所被被于四表光之所格格于上下一橫說一豎說四表上下不平上下即四表之上下也不曰被四海而曰被四表以其出乎四海之外也不曰格民物而曰格上下以其有功於天地也被以覆冒言格以充塞言合被格方是光字影像

按曰古越字後改曰越若即惕若肅若之謂越若稽云云者史臣隆重其事必曰若以稽之○正義曰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于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河圖括地象云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又云天左動起于牽牛地右動起于畢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廣雅天圍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

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一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月令正義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圍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廻直

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于中是地去天之數也胡安定云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為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上節渾成說話、此節見光從明生、指出光明中影子。如明月中山河大地無處不徧滿映徹。故又結一克明字俊字。俊非有加于德。是德性元初全體克明便是全體照徹正一點欽翼的精神不受昏迷處。要見大學一明明德堯開其宗為萬古良知的派。其齊家治國天下平䌷處光華能令萬古不至長夜。此此精光相傳。此節仍要描寫一光字。如云語放勳至被格極矣、而總之曰光則勳之放無他亦曰克明俊德而已。君民聯于一德、上下歸于一明。以是德親九族、德在即睦九族遂既睦矣、以是德平章百姓、德在即昭明、百姓遂昭明矣、以是德協和萬邦、德在即時雍黎

民於乎應時而成雍熙矣、析之有親疏遠近之形、合之一克明俊德之體、所謂放勳者蓋如此○克明一句是總括欽明二句、下六句是撒開光被二句、通節是一個克明俊德、俊德是渾成語、不用欽明等作骨、蓋此乃史臣贊頌之詞、非俊德中有此條件也、明曰克明、雖非去昏復明、然聖人亦自有聖人之工夫、克謝諸擾荷到底之謂、蓋以他人鮮能、而聖人獨擔荷得起、勇往力行不少放下、以至于有成功實效、及人及物、蓋與天地同運于於穆之中、視日月至之學懸絕、德本俊也、昏之則失其俊、堯德非有加于本性、俊十其明也、天地與物之精無不包絡、故稱俊德、使帝

猶待拂拭、則未經拂拭前德又何以完滿、惟自性本明、亦直還以明、有即昭昭之體、見至目之神。剖終古之蒙、即作煎物之覩者、故曰克明、曰明有燦然精瑩之義、曰克明有優然有餘之義、克明是提起話頭、只輕遞緊接、以字貫下三段、正克明處、以者以其德也、非堯有心以推之、乃此德神行之妙、舜兩句一氣並說、睦即親、章即明、雍即和、各自變文以類相對、于九族曰親睦、于百姓曰章明、于萬邦曰雍和、隨地立文、其實睦者亦明、明者亦和、和者明亦在其中、合之總成個俊德之克明、家國天下在堯一性中䌷之斯應耳、通主德言、無政事、要認九族有親親之殺、而堯以

一德親之、專論齊家、九族不兼異姓在內、蓋德本斯人同得、而一本中此一脈尤覺呼吸相通。設使不同依德中、雖禮文款接、終帶乖睽、其睦有形盡而心未盡者。下昭明、雍變俱非只感化神速、都因醒會着這統同本體、章即禮記章志貞教之章、揭吾心志明示百姓、有照臨之義、章與闇對、百姓苟安日用、昏昏罔覺、聖人中天將他久蒙之性發露出來、不問智愚、與之勞來匡直、一齊煥發、如二曜之懸、容光必照、看來只是一片、故曰平、百姓已自舊染一新、性真發現、雖千年暗室、卒無不破之重昏也、向明曰昭、昭極曰明、言明不足、故言昭明、昭明與平章應、言堯以德章之

而彼即章于德也曰萬邦四海之內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遲速異齊而皆以協和之協和又就平章廣被處孫覺無一牖次即無一乖睽明體原是和體念念洞明即在在黃蒸克象便成協象乃黎民真堪歎羨凡化生之偽者假難復守其故恍變一番景象皆容迎于時之自開不但惡變為善即善者亦須變動一番時雍即是變處此變至神難以形容史臣深羨于中不覺嘆形于口要體本文黎民下突入一於字於非歎其變正嘆其變之時耳時傳訓是字看來易六十四卦皆言時時字實首見此變若非時變不必神如四時變動微而不覺亦移于容而

常新陰陽寒暑雖遞乘互奪而太和元氣自存黎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雍然共返于恬愉如寒崖枯木亦無不回之生意也故言雍不足言時雍三段須摘出過化存神之妙令家國天下以言德則德為實得本俊德以言光則光皆實際而又何不被格哉合齊治平方見放勳勿逐句貼總是放勳難名有不勝贊美意史贊帝堯原非實錄不過如雲如日摹寫光景耳若將天下國家作實話便覺放勳有形容可盡處

按正義曰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為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言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父族四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二族也己女昆弟適人有子三族也己女子適人有子四族也母族三謂母之父一族也母之母二族也母之昆弟三族也妻族二謂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一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作也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陳士元曰按萬盈數也萬方猶言萬國外紀謂黃帝畫野分疆得百里之國萬區劉恕疑百里者萬非方十萬里不能容是殆緇人度之而不及于横也縱横合度則百里者萬特方一萬里耳書之稱堯則曰協和萬邦稱禹則曰萬邦之君稱湯則曰誕告萬方稱武王則曰撫萬邦是総極言其治化之遠以萬為成數謂遠近大小之國不止于千而已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六節記事記言類舉互發總言曆法而以授時為重所謂

急先務也首節欽若曆象正是敬授下文驗曆置閏卽曆
象內事所以爲敬授者也故于考驗曰平秩平在于置閏
曰允釐節節與敬授應通六節只是敬授人時一句便了
曆象授時是先槩舉討每歲曆象之後未授以前總計三
朞凡一千九十八日中間必有一閏是曆象事因置閏而
設安得謂合爲一事上重考驗下重置閏乎蓋首只說得
曆象授時未分析所謂曆象者如何分命四節正教他考
驗日月星辰併驗人情物理以分四時耳玩以正以殷字
面自見其間氣盈朔虛卽見于窺測中者無可頓放必置
閏方可定時成歲故復出咨汝羲曁和節蓋必如是乃所

謂曆象而授時也或疑曆象既爲閏設則曆象下宜言置
閏何又另發端不知若論曆元初起大約天運一朞與人
間一歲春夏秋冬却不甚差只因積而後差積久愈差故
須曆象以置閏若統論授時畢竟閏者歲之間不閏歲之
常以其常者舉正于始故先言曆象授時以其閏者歸餘
于終故後言置閏定時此事之理亦言之敘若不先言曆
象必待置閏而始言則積日之差無由推步若不先言授
時必待置閏而後言則未閏之前已有須布〇乃命爲綱
分命中命爲月先虛後實惟分命四節爲上曆象敬授之
實故傳卽云須布又云考驗考驗是曆象之事須布是敬
授之事須布乃已考驗者考驗乃未須布者一事略分兩
項故傳用且字別之史家記事之體說一事了又及一事
則以乃字起之非謂堯之治必至萬邦時雍始命羲和也
乃字是重其事惟重其事故又分命申命乃命節道節直
下而歸重授時治道時爲大授時敬爲王必須欽若曆象
是這樣敬授人時方好蓋欽若以曆象便是敬授處也首
先提民之所係在人時時之所考在天道大時不可見見
于日月星辰日月星辰不可測可推算者曆耳可占候者
象耳天有玄天蒼天等名曰昊廣大意昊天就形體言天
無體以日月星辰爲體但象數星官能按策而求惟曰昊

天其理最微奧廣遠而在人揣摩憶度之心易起牽合附
會之說易滋故須若若處正是欽處曆也以天象也以天
而已不與焉是曰欽若聖人心法之精範圍天道其欽若
處必有非分別思慮所能及者下考驗置閏正欽若所在
須含下意說曆象是欽若下手處世儒所曉而欽若二字
正以昊天故可尋從來未曉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而紀其
度數者曆也此重在治曆上曆非卽是曆是天文書所以
推算作曆者象璣衡之屬是覩天之器所以占候合曆者
曆雖是書象雖是器然須作活字看只說曆所以紀其象
者便明正隨時修改以合日月星辰者也曆象不可以遲

速順逆爲數纏度次舍爲象葢觀天之器正以察其遲速
順逆而纏度之不齊次舍之有定正有數在內故紀數之
書亦可以言纏度次舍也今須總以七政之行有遲速順
逆爲主其遲速順逆中之一十百千萬井然可計者是曆
數其遲速順逆中之東西南北中灼然可見者是儀象爲
定人時計必在曆象日月星辰葢因星辰以定日月之會
而日以推月月以推歲歲成而分至啓閉始得不爽其候
安得不詳究日月星辰星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
日行速月行遲每月之朔月行及日初分之度而與之會
會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日月所會之辰

十有二是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天之元氣無形可見只
覩斗綱所建之辰凡日月一歲十二會也二十八宿衆星
爲經經者不動故日月常經行其度金木水火土五星爲
緯隨時過宮但有遲速耳邵子云天無星處皆辰地無石
處皆土是星與辰一也舉其人之所見爲星論其日月所
會謂之辰昊天茫茫抄忽之差即成千里之謬人時不定
何以爲敬授地乎敬授即在曆象上見葢曆象正是整頓
成書欲以授人者而特以欽若則斟酌仔細毫不敢差直
是謹慎故曰敬授葢此處未即授人時只言曆爲授時作
不可不愼重耳非須曆也時者天之運而曰人時人所爲

不能違天也人時不止農時凡曆日所載人事應候而起
者皆是當曆象日月星辰爲成歲計預爲究竟之辭故曰
敬授人時人時不外天道故以欽若爲作曆之主意欽敬
二字欽明心法要重發○鄧元錫曰命羲和首欽天何也
曰帝則莫大于經天欽明聖人之心微也何不放也上察
于天明矣天主日配以月播五行于四時而星紀辰次畢
有道有軌也敬而明之曆而象之術其道順其軌毋失其
天常而人時從授焉是經天也嵎夷南交西極朔方測候
盡四表而命之暘谷命之昧谷命之幽都明都主日也日
千里不同晷而萬里同象也出谷而明入而昧明而物訛

幽而物從易也春寅賓日秋寅餞日冬夏敬致日欽日而
若之也日南北陸東西行而時從改也平秩東作平秩南
訛西成而平在朔易也欽歲功而若之也歲功作于春長
假于夏成于西而歲籥易冬也霄日中而立二分永短極
而立二至星中以爲紀物以爲候其殷而正之者若之也
天行贏于日而盈矣月行縮于日而虛矣虛盈不可朔而
迒矣則定之以閏日月星參相得而辰從則萬古一日也
其定而成之者若之也于是乎播諸百官百官莫不祗威
奉順理陰叙陽日星爲紀月以爲曐發欽得度燮調無方
天工用亮天載所由以咸熙也是經天也

鄭氏曰離爲日日天文也艮爲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飾成賁○漢上朱氏曰以天文言之無非剛柔交錯陰陽之精在地象物成列光耀離合皆剛柔也日陽也而爲離月陰也而爲坎緯星動者陽也而太白辰星爲陰經星不動者陰也而析木鶉首爲陽北斗振天二極不動故曰天文也聖人觀乎天文則知剛柔有常矣故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春震秋兌泰之時也夏離冬坎賁之時也泰易爲賁四時互變時變之象也離有坎自降而月升也坎復成離月降而日升也天氣也而成文

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爲氣明而幽也氣聚成形幽而明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乎地凡天之成象者莫不具是理故分而爲二揲之以四生二儀四象八卦成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源于太極知此則知幽明之故也鳥獸之文卽天文太玄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擧鳥獸則龜見矣仰觀龍虎鳥龜之文其形成于地俯觀山川原隰之宜其象見于天凡在地者皆法天者也○古法以紀蔀爲宗從伏羲先天甲寅積周一千八百一十四紀再入十五紀人元一十有二蔀當癸酉蔀歲在己丑而生帝堯至

甲辰歲十有六卽位越二十有一歲得甲子而演紀作曆是年天正冬至日在虛一度按乾鑿度皇極經世及漢皇甫謐所載並然○吳徵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曰攝提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淵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歲星在行于地凡歷十二舍而爲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斗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爲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謂日月所會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

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爲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十日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爲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辨其序事而會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其月之建卯日月會于降婁而爲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于鶉首而爲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會于壽星而爲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會于星紀而

爲斗牛之次以至十二歲十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
是日月星所麗之處故日月星爲三辰五星爲五辰歲
星一周爲十二辰北極之尊爲北辰以配三光則爲日
月星辰○鄭瑛曰夫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
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而
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水遇土激則有音故五與十土
之數也乃爲木音火入水沃沸而有音故一六水之數
也乃爲火音土經火煆而有音故二七火之數也乃爲
土音所以金音九四木音三八土音五十水音一六火
音二七此不易之論又支干之數甲巳子午九乙庚丑

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則四
也是以甲子乙丑甲與子皆九數乙與丑皆八數總計
四字通得三十有四除却三十成數其四乃金也故甲
子乙丑納音爲金丙寅丁卯丙寅皆七數丁卯皆六數
總計四字通得二十有六除却二十成數六乃水數也
火以水爲音故丙寅丁卯納音爲火戊辰巳巳其數二
十有三三乃木數也故納音爲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
有二二乃火數也土以火爲音故庚午辛未納音爲土
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乃土數也水以土爲音故甲申
乙酉納音爲水五行各舉一條餘皆以此例起皆可合

矣○陽經陰緯經之體縱緯之體橫天度以二十八宿
爲經縱五星之躔爲緯橫縱靜而有常故曰經星橫緯
而動出入故曰緯星○禮運曰播五行于四時蓋四時
者氣也五行者象也四時各分九十二日八十分之二
十五爲一時之正而五行則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
配秋以水配冬而土則分王于四時每季一十八日有
奇○水春九十配于冬自立冬至立一日八十分之二
十五○火秋九十配于夏自立夏至立一日八十分之
二十五○金冬九十配于秋自立秋至立一日八十分
之二十五○木夏九十配于春自立春至立一日八十

八之二十五○土分旺四時一時十八日有奇四時計
七十三日五分○金星與日同南北之行爲贏與日分
南北之次爲縮出早爲月食出晚爲天妖主兵象木星
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超舍爲贏退舍爲縮出入
不當其次必有天妖水星出早爲日食出晚爲彗四時
不出則天下大飢火行一舍二舍爲不祥東行疾則兵
聚東方西行疾則兵聚西方塡星失次而上一舍三舍
則爲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戚五緯之變○水辰星
春見奎婁夏見東井秋見角亢冬見牽牛出以辰戌入
以丑未晨見候之于東方夕見候之于西方○火熒惑

常以十月入太微垣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其出入
無常也○金太白出以寅戌入以丑未晨出東方二百
四十日而一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一入入三十
五日而復出○木歲星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在四
孟四季則歲行二宿孟季四四一十六四仲三四一十
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一周天也○土塡星常以
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塡行一宿二十八歲一周天
分命四節專主考驗正爲作厤計非厤成之後而考厤成
則不必考矣此厤即上文厤象之厤謂紀載之書四時各
紀故分職以須布而考驗之推步二字即體貼上文厤象

二字曰恐其推步之或差者即是恐其厤象之或差也四
節句句要見考驗意氣輕清則成象下重濁則成形而成
形者不能不資輕淸以立命故日月星辰噓吸往來之氣
在人間成歲日月時故時不春則物不作不夏則物不訛
不秋則物不成不冬則物不易此其或先或後有非時則
累月不見其當先氣至纔頃刻已病其爲後者今不論政
事精粗鉅細亦不分人物靈蠢先後次第一惟其宜故曰
平秩平在平字根定四時定字說總不過訂正四時之令
專爲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耳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授
時事是考驗的主意平秩平在俱是羲和職掌當然非即

是考驗考驗之法只在春秋二分冬夏二至分至定則四
時節候皆不差矣蓋厤法以日行起度以日出入方隅定
晷刻氣候宅嵎夷南交西朔方出納敬致皆所以定卯酉
子午之中推日出入之方候朝夕之景及致日中之景寅
敬賓餞謹其事也永短中星皆自是推然候中星又所以
定日度也日宵永短與中星連言者初昏而候中星以星
之初見爲晝夜之分又分搯四中以得日度之昀以日宵
之中立二分以永短之極立二至蓋天道運行如環無端
治厤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爲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之機
何從而見惟候日晷進退日出于卯入于酉行至子午則

中天也春秋分出入景正則中天可知夏冬至中天景正
則出入可知皆舉一見餘測春分之日景已頒厤法可以
平秩東作又驗之晝刻驗昏星纔眞是春分節氣由旦而
晝而昏法加詳也附見民物者一春皆然取民間所易曉
也餘做此○四節內考驗厤象也平秩平在授時也考驗
而後授正所謂敬授嵎夷南交西朔方皆仲叔所宅地在
四陲便測候也官次之名因地方向如今衙署題扁類東
曰暘西曰昧以日言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曰暘谷日入
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谷者日所行之道非眞有谷而
日出入也幽都亦以日言夏不言明都者類見意非脫也

春秋測朝夕之景驗其時位冬夏測中天之景驗其短長月之行隨日驗日則月可知星鳥星火驗辰也星虛星昴驗星也析因夷隩驗人時也羲仲領東方專典春政寅賓以下句句都着考驗上要點出已載諸曆意寅日在春分之旦日中在春分之日星鳥在春分之昏平秩則槩舉三春言當春分之旦日升自卯時出于卯位出日之影雖曾載曆而未必皆合無差故必致敬迎挍如見賓察日出之景果五尺二寸五分與曆合否此測日景之事春爲陽中主發生東屬震萬物並作發生于東不單指農事平秩者將一春之令如立春雨水之類一一次序之以示民此句

不是考驗乃敬授人時事考驗事爲平秩東作設而春事所係莫要于定春分之候定春分之候莫精于定春分之日景。此處不差平秩之事思過半矣時日之差起于杪忽故須考驗若時至事起豈能差以時月故秩而不驗也注云授有司者諸皆羲和自驗惟是次序春令付與親民者行之以驗民之行得去否看來秩是作訛成易中先後之序平如羲仲雖宅嵎夷而東作不特于嵎夷之有司合天下而均授之謂蓋四官雖東南西北分宅而作訛成易則不分屬東南西北前三季俱有冬在字意冬季又無秩字互文處春秋平秩于測日後夏冬平秩于測日前爲平秩

盡一季之事特變之以見皆四季中事非止分至之日然耳以殷仲春紫綴日中星鳥賓貫着寅賓一句平秩句錯于賓日日中之間與上不相因非寅賓了卽平秩也餘倣此仲春乃中一春而爲月春分則中仲春而爲日日之中星之鳥在春分之日者已載之曆矣今從而驗之春分之日果適中而五十刻春分之夕星果鳥而正居午位否星日不差則仲春不差矣故以是而驗仲春爲陽之中也蓋陽氣潛孚于黃鍾之宮至孟春漸盛旣來應于夾鍾之律至仲春適中惟陽之中于春也無形象可考晝觀于天日者陽氣之精也則因其日之中以正其陽之中夜觀于天

星者陽光之餘也則因夫星之鳥以中夫春之仲若日永中星未鳥則陽之稱也日過中星過鳥則陽之極也豈所以爲仲春哉日中日字日夜之日出日日字日月之日日中只重晷刻躔度測景亦是寅賓事不可用天地四時之氣皆不外于中子午者二至之中亦天地之中卯酉者二分之中亦陰陽之中也以二十八宿之中星至中而止須知考中星者不是七宿之中星謂之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惟天之中星加以地之午位乃與地合得天運之正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于南方天體至圓北高而南下形如倚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

常見而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而不見其體至健
晝夜運行不息本無度可測以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每分九十一度有奇于四時昏旦之際以中星宛
之則一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而又過一度日逐天行少
遲一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恰周其數不及天一度
月行尤遲一晝夜行三百五十二度有奇不及天十三度
十九度之七五星亦逐天行遲速各有度數益天度與中
星相去常九十一度日初出時以前九十一度爲中星日
入之際以後九十一度爲中星當子午中分各相去一百
八十一度有奇每日移天所至之度于日出日入之際以

定昏旦中星天順行經星亦順行每宮以三十度爲法每
月以三十日爲準候中星之法歷一月而中星移次歷三
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
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星火
東天位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
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
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
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循環無窮蓋星隨天西轉
無刻不有中星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于節氣初昏之
時候某星中于正午位以審作厯之差否四者昏時皆入

酉也故堯典之所指卽謂昏中也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
星昴星虛是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則以次言星火是次
不當中而界于兩次之宿則以象言星鳥是以星鳥言者
是以四象言也以星火言者是以二十八宿言也要皆不
出于二十八宿四分之則爲四象十二分則爲十二辰耳
鳥者朱鳥總舉南方七宿春分之昏星鳥在南自井至軫
中三星爲鶉火形似鳥南方屬火火色赤故曰朱鳥堯演
紀之端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日在胃十二度日入酉
以胃加酉則鶉鳥當中未春分則星鳥未至午位既春分
星鳥又過午位矣此考中星以正四時之法此定中氣之

事陽生于子至午而極前卯則未及後卯則太過惟仲春
卯月爲適中也春秋言殷陰陽之適中卽分字夏冬言正
陰陽之正位卽至字殷正四仲正是定分至仲月之節氣
正轉以推季孟皆可知矣以字無工夫一春之月民果析
鳥獸果孳尾以驗春氣之溫和合厯否析如壯者在田老
者在邑之類民以氣之溫而散處于郊原與東作相應孳
尾者氣之和也不必分貼鳥獸百姓作息于造化中然猶
恐人爲或相習而成若鳥獸無知而囿于氣其動出于自
然故也要之殷仲春與驗之民物皆爲平秩東作也夏秋
冬亦然○厯象而不考驗卽非敬授何以使民趨作訛成

易之時乎、故總命後、又分命四時驗厯、命羲仲以司春厯、而春之盛德在東、考驗所居地固在東表青州之嵎夷、而官所次止之名曰暘谷、嵎夷暘谷、見日所出處也、春厯爾專職矣、而何以考驗邪、春分之日出卯也、立春以後東方之氣至而人事有所宜作也、春分之日當五十刻、而春分之夕其正南之中星宜鶉鳥也、又時至立春以後其氣溫、民且析處而鳥獸且孳尾也、前皆已厯之矣、未知其驗何如、汝則于春分之旦、敬以接夫方出之日而識其景果五尺二寸、出于卯時卯位乎、又均次一春民事在東氣所當作與者而布之有司、觀覽民間其氣候之至果宜于所事

否也、至于春分之日、日果百刻之中而五十刻乎、春分之夜星之見午位者果鶉鳥乎、于以驗其爲三春之中月、中春正而三春可正也、猶未也、又驗之一春之間、民果散處、鳥獸果乳化交接與、合則其厯可行、少有不合卽當修改、此春之人時無非使民知東作者、羲仲之職然也、

　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星鳥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其形如鳥西飛、禮所謂前朱雀也、春分日朱鳥昏見于南方○金氏曰、午上有鶉鳥星、在星星之束、首西尾東、故星爲星鳥、未爲鶉首、巳爲鶉尾是也、

分命申命就乃命內分其職、掌使羲掌春夏、和掌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內又重分之、故于冬夏變言申命、時說俱照冬幽都、遂增入曰明都三字、不知古史影帶互見、不增入亦自見得、明都南向取相見乎離之義、離亦日也、南訛萬物至夏而壯長、與作者于焉變化、其時也有節氣早晚、故須平秩授與有司驗之、敬致與寅賓寅餞不同、蓋驗日有中道可憑、夏至之日則天道已行于北陸、而占所反在于南方、非日所出入處、故當夏至午時立八尺表、表下橫置尺五之土圭、伺日行至中天、去極六

十七度强、夏至之午景與土圭相齊、恰長一尺五寸、便是地中、土圭識日景當在中岳、不必南交、但取義耳、致作擬、致訓詷、度其景之至否、以知其氣之至否也、何者、如祭祀之敬、故曰敬致、賓出日、賓之也、餞納日、餞之也、上皆着個寅字、冬夏日至亦必有所以致之、致亦須加敬、如寅賓寅餞者然、故下字若此耳、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着乎其中、夏至日行北陸、則高而遠地、出早入遲、故日長、日行天頂、故其表景短、冬至日行南陸、則近地偏側、出遲入早、故日短、而其表景長、雖晷景長短所在不同、而其景長爲冬至、景短爲夏至、則一也、日分十二時者、歲月日時之定數、

日分百刻者古曆日分之用數致日之中則南北可知日永考日刻于夏至之日星火考中星于夏至之昏敬致星火指夏至一日言火者大火東方七宿房心之間謂所考之中星在大火之次也夏至日在鶉十四度日入酉卽以卯如酉則昏時房星與大火當中以正者以日永星火而驗大陽氣之果正否也若自朔至晦爲仲夏亦何必考驗正以月有定而氣不齊或有入孟月者或有入季月者故須以至日定之耳此卽踰閏中法正卽是至字夏令屬巳午未皆爲南方陽位而午居巳未之中故曰正陽位因者乃仍然散處以與作也厥民因漢詁謂春時民已分析今

因之于義通析而又析乃蔡氏自以意釋不復論義矣希革訓易亦就毛言或以革訓皮者非蓋人物之毛髮皆生于血而血屬陰夏至之時陽極而陰消其血微故毛希革至仲秋則陰氣漸盛其血生故毛毨仲冬則陰之極而血已盛故生氄毛氏物皆考驗其氣之愈變也南訛民因希革指一夏言○帝繼羲仲之後申命羲叔所考者夏曆而夏德莫盛于南方故定汝考驗所居之地在南交阯官次之名曰明都蓋極南陽明所聚也汝何以考驗其地耶大夏南方之氣至在人事自有所當變化者至于夏至之日景僅長一尺五寸是日晝長至六十刻是夕星爲大火星當見南方午位也且立夏之後民不止于析而鳥獸且當希革也曆備之矣安知其信乎汝其驗之官在南方卽均次夫南方庶事至夏而當變化者班有司而條覈之信如曆所云否以夏至之日中用土圭八尺測南方日晷果近北極而短與夏至日果六十刻而夕果中星爲大火星與以正夏至爲陽之極也夏至正而三夏正矣又驗之三夏之民果析而又析鳥獸果毛希而革易與此夏之人時無非使民知南訛者羲叔之職然也

按纂要云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晛初出爲旭日昕曰曦日溫曰煦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

日將落曰薄莫日西落光反照于東謂之反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鄭康成曰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三十度有其中者非謂心之火星也實正中也○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者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曰大火○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

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四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
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
法歐陽公作史于六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
之明白○星始則見于辰終則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
午中于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爲中月令舉十二時
之中以未爲中以火星論之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爲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
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
見于辰火伏而蟄者諸星亦然詩定方中亦以十月中
于未也朱子堯時昏旦星中于午月令差于未漢晉以

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

秋金令也金氣盛于西故測候之所在西極之地日入于
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日沒于西故就而測焉納日在酉
時酉位指定秋分之暮言傳夕方納之日即改本文寅餞
字非訓夕之夕寅賓敬致寅餞總是欽若意平秋驗一秋
之政西成對東作言秋爲陰中西方屬金金主收斂萬物
以成故曰西成宵中句驗秋分之日星宵中秋分之夜晝
漸減其所盈故夜漸復其所虧秋分日在氐十度日入酉
即以氐加酉則初昏之時虛宿當中虛乃北方斗牛七宿
中之一以星言也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以
酉對卯言以夜對日言皆取陰之意厥民二句驗一秋之
民物夷者秋涼暑退人氣平夷固是然亦時至三秋萬實
告成民皆安居樂業而享恬夷之福非復前此之散處輿
作也毛毨對希革說○分命和仲司秋所居考驗之地則
西極官次所名曰昧谷日所入也何以考驗其處耶秋分
日入酉也立秋後西氣至而事有所成功也秋分之宵當
五十刻是夕中星宜虛也三秋民氣宜平鳥獸宜毛毨也
皆在厤矣能無或爽乎汝其驗之于秋分之暮敬以餞夫
方納之日而識其景果五尺五寸二分入于酉時入于酉
位否又均次一秋中西方民事所成就者驗之果與厤象

合否與秋分之宵果正五十刻與晝相等考之秋分初度
中星果虛宿適當午位否以殷仲秋而定爲陰氣之中至
于三秋之民果暑退氣平鳥獸果毛生而鮮潤與此秋之
人時無非爲秋成計者和仲之職然也

葉氏曰日之出納以一日言之則東西也以一歲言之
則日陽物隨陽以進退南者陽之正位冬至陽始萌日
自斗而北行則進而離其所至春分而陽功顯萬物于
是皆作故謂之出夏至陰始萌日自井而南行則退而
復其所至秋分而陽功畢萬物于是皆成故謂之納一
日之出納均于東西惟仲春在奎十四度仲秋在角五

度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去極俱九十一度皆以卯出以酉入則嵎夷正其所自出也故命曰暘谷西正其所自入也故命曰昧谷因其一日出納之正使治其一歲出納之事者

冬水令也水氣盛于北故測候之所在朔方朔方北方也北爲積陰陰之終則陽之始朔猶月朔之朔取終而復始意在易艮卦爲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程子曰艮止也止則復生不止則不生故艮終始萬物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朔名方意甚深遠堯都平陽去朔方近故南至交趾東至嵎夷西至于西而以爲測候之所宅者不常居

也夏書曰畔官離次則知官在國都矣曰幽都日照三面而不照北也單指方嵎勿兼時令照明都看宅朔方曰幽都只一句書前宅西曰昧谷等俱然三時有事當秩序之曰平秩冬則物皆藏入事畢更新當均平而省察之故曰平在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曰朔易易改易也仲冬建子之月新舊承續之交是除舊更新之時疏謂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與物皆改易也故在察其政以順天常四仲衆二分二至多言一日之事惟不秋言一季而平在又統言三時何以見平在統三時從古皆于季冬班來歲之曆則凡來歲春夏

秋先後所宜者皆當于此冬豫爲體察比至其時卽所當體察者次第布之已耳是平在先于平秩也在者在其秩也故用異文然在非時定在亦不平所以下言措閏平在何驗一冬之政日短何驗冬至之日星厥民何驗一冬之民物時說云冬至不言測日景春分寅于卯夏至敬于午秋分餞于西獨冬至子時則日入地中無景可測耳蓋歲與方與晝夜各以類從春中日出于卯必東方可以候之秋日入于西必西方可以候之夏日中之影在南必南方午時可以候之極北日遠且冬日尤遠故不書日按渾天儀云其春秋分之日道卯酉正當天之中央日之行以直

徑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爲晝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爲夜故日中宵中也夏至之日道寅戌當天之北日行一百八十二度之外又兼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總二百一十八度爲晝故日永也冬至之日道辰申當天之南于一百八十二度之內除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止有一百四十六度爲晝故日短須知地中以南長有不及六十刻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長有不止六十刻短有不及四十刻者日短是考日刻于冬至之日星昴是考中星于冬至之昏以正者以日星而驗夫陰氣之果正否也冬言日短不言宵永者冬至陰極兆于無陽晝爲陽宵爲陰舉晝以見夜也

春夏曰鳥火舉辰以該星秋冬曰虛昴舉星以該辰也昴乃西方奎璧七宿之一亦以星言昴星者形似虎西方屬金金色白故曰白虎冬至日在虛一度日入酉即以虛加酉則初昏之時昴宿當中四時中星何由而定曰昏旦之星由日而行出入志其中黃道既每歲有差則日纏亦隨之而變故正四時之中星必先于冬至日日躔既定于冬至則推之四時可坐而致大抵日冬至日躔與夏至日躔對衝春分與秋分亦然堯時冬至之日日在虛一度則星鳥星火星虛昴皆于四時之中而得其中耳隩[illegible]如幽風之入此室處氄則冬生非鳥獸知自温也○命和叔司冬

帝中命之居地朔方冬氣嚴凝莫盛于北也官次之名曰幽都冬日行南北晴也何以考驗其處耶曰惟改歲新故相因而朔方之事有宜更易以待來歲者矣冬至日在牽牛去北極遠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至日之刻宜短而中星則昴在矣一冬之民宜隩而鳥獸宜氄毛矣此有成曆在也汝其考之在朔方即均平在察朔方所變易之事及授有司觀朔民所變易者如曆否冬至晝日果短而止四十刻爲極短冬至初昏星果昴見南中與定其爲正陰之氣以正仲冬矣一冬民果因寒而聚于内鳥獸果生耎毳細毛以自温與此冬之人時無非爲朔易計者和叔之職然也

四方之職皆互文見宅西則嵎夷爲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爲北可知舉春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中星全舉七宿之鳥則夏秋冬之爲龍虎玄武可知夏獨舉大火一修則春鶉火秋玄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傳日行至是淪于地中非也若論夜則春夏秋之日皆在地中不獨冬也若論晝則冬之日何嘗不在天乎冬至日行南陸去北爲遠故曰幽都既定名幽都則四時

皆名之何必云冬至日行南陸耶蓋日雖有行北陸南陸之別然不過自二極而分之近北極爲北陸近南極爲南陸若自地以上中分天體所謂南陸北陸都在南半邊北既無日所以北極之地有名幽都者舜典幽州取義于此○生生之謂易所以生生者一陰一陽是也日陽精也月陰精也蓋日月交會于朔而冬至之朔一歲陰陽之始傳注謂朔爲蘇因月由晦復蘇取以釋朔之義可也惟不明朔之本來故謂朔爲歲事更易而盡遺其本旨夫東作南訛西成皆言其方而冬獨謂之朔則朔即北矣不然何取于幽都之義也在易卦離爲日

坎爲月坎非正北方之卦乎日月交會于壬而壬非亥子之間兩日終始之際乎虛乃北方七宿之中而中星在昴則日不在虛宿之初度乎見正北坎位壬子而虛宿所在謂之朔乃月之本位也每月晦朔之間月到坎位而日來會之則日月交會名之爲朔曰魂月魄交相摩盪陽神陰精互爲吐納此正天地之交搆也朔曰之名本諸此晦即幽都而萬象幽暗自此復蘇與易之明入地中用晦而明其義同然易之義何取于日月曰坎位天地之中化機之根源也惟日月合璧于朔故相推明生萬古常新四時之溫凉寒暑爲物之生長收藏

悉本乎此世之人徒知天之神爲日而日與月交于朔莫之知也徒知人之神爲心而神與精交于坎莫之知也試肯審察于寤寐間當即得之矣是以覩精神交于腎則天地交搆愈明覩日月交于朔則人心交會愈顯但在人一日之夜分即在天一月之晦朔一歲之冬至○王宇泰曰平秩南訛敬致則平在朔易敬致可知敬致無日字亦蒙上出日省文元遣使測候北至鐵勒北方未嘗不候日也況冬至爲曆元尤此要者先儒謂北方不敬致者北方無日故也蓋不明曆耳○驗日景冬至在子時子位上驗以冬至日行至子則中天也故北方無致日之文○按驗日影春分在卯位卯時上驗夏至在午位午時上驗秋分在酉位酉時上驗冬至在子位子時上驗蓋日所行謂之黄道黄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至于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小注之說乃是分至都于日停午時候之不似經文言出日納日中也須識

得○定歲之法以冬至爲第一日逐日記之第三百六十六日中晝景復最長是爲次年冬至記夏至亦然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二至初未可以時定以午景驗之似皆在午矣雖曰三百六十六日爲一期然第一日午數至第三百六十六日午實滿三百六十五日積二期滿七百三十日積三期滿一千零一十五日積四朞滿一千四百六十日第一日爲第一冬至第三百六十六日爲第二冬至第七百三十一日爲第三冬至第一千九十六日爲第四冬至第一千四百六十一日爲第五冬至五次冬至實得四朞滿一千四百六十日當一千

四百六十一日測午景尚未極長第一千四百六十二
日始爲冬至如是則四巷之日實滿一千四百六十一
每年三百六十五日有餘積四年之餘餘一日一日十
二時四分之則每年有三時爲餘數故曰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之一益以一日分與四年爲餘數每年各得四
分之一也夫既以一日分加于四年斯每年二至當定
其時而二至之時址所難准要亦約量以定之耳○周
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
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
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游曰謂地之四

游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也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
又曰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爲乃地
之游轉四方而然爾○凡測星治地令平規而圜之徑
二十步一尺七寸四分寸之二六尺爲步周三百六十五寸
二十五分一尺爲一度象周天之數以立一表于地圭之中命曰中
表不動從表之北向南而望星豎一表于正南之經頭命曰游儀之
表每日運星西過以尺量其下去所表之數每一尺爲一度候星以牽牛爲始坐星在正
南之位時爲法從此以後日西過經八日昏時女星來中故牛爲八
度復候女星至十二日後虛星來中故爲十二度復候虛星至十日後危星來故虛爲十度○郎瑛
日昝問邊士云出去則北斗在南矣然不知去幾許昨
讀胡文穆公北征錄始知出塞二月至地名長淸塞見
斗南矣予度當時師行多緩若單騎竟行恐不一月又
交州過哉生明之夕則月在天中骨利幹國日沒炙羊
胛熟時則日復東生矣是東西南北之極不與中國同
然則佛氏四大部洲之說據此誠妄也○正義曰其仲
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
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
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
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
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于晝則晝多

于夜復校五刻古今厤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
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
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
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
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
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
其增亦如之又于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
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
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
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

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
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巳減之矣因
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
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鄭
瑛曰嘗讀韓昌黎紀夢詩曰百二十刻須臾間註引董
彦遠世間只百刻百二者以星紀言也朱文公以爲未
詳因憶三山林永叔之說蠡海集中趙督緣王致道之
論三言雖殊而理則同又覩管窺外編而會萃之細分
十刻并具其圖庶尤明白也不知當時文公何思不至
此耶夫天行一週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八刻

總而計之共九十六刻所餘四刻每刻分爲六十分四
刻則當二百四十分也布之于十二時間則一時得八
刻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
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
也既有初初刻正初刻非一時十刻乎一時十刻非百
二十刻乎今因微刻分數繫于初正二字故不知耳其
他或以子午二時各得十刻或以子午卯酉各得九刻
或以夜子時得四刻者皆非也此則十二時分刻之數
矣又按漢哀帝時常府夏賀良百二十刻之說亦未見
行與董言星紀亦恐非也玆以一時分圖于左又嘗見

一書云古無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
至梁武帝方置百刻惜今忘之○三代以上曆無差法
非不差也順天運以治曆故也漢唐以下曆法愈密而
差愈多非始有差也執曆法以合天故也夫法象莫大
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惟順
此以治曆而隨而變通焉故雖有差也亦差于本歲之
四時而即因以革之不守其故轍此所以無差也蓋以
古今之日躔觀之彼天開于子冬至乃時之始也混沌
初闢日躔冬至而日月五星皆在于子凡知曆理曆法
者莫不云然考之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殷仲冬是冬至

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虛也夫子之虛非
子之半乎堯時冬至日躔虛宿故知堯去開闢未遠也
周則冬至日躔牽牛矣夏商雖杞宋無徵以是推之其
在須女乎漢太初曆猶在牽牛唐在斗迨元曆日巳在
箕今則在箕三四度矣夫斗牛女虛皆北方之宿箕乃
東方之宿也自子之半虛之十度至箕三四度巳差六
十五六度可見日度漸移古今一也○堯典定中星以
戌爲昏世俗稱黃昏戌時是也後世不問日之短長但
以地上日入爲昏日短則不及戌星未中也說文謂火
死于戌是日至戌乃無光耳或言日行今古不同乃考

諸曆至今仲冬日纏星紀仰月令之日在斗也日纏在
斗至戌時則昴星正中日短星昴無有差忒何可言差
固知堯典以日躔星紀戌時爲昏月令以日躔星紀之
日地上見日爲旦日入爲昏不知天者一槩論之故云
差也若能作一圓圖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舍剪爲活
盤于外作一定盤書十二時環之午上子下隨四仲以
日加戌堯典中星見矣太初曆冬至日在午一度以中
氣言也非日纏星紀之日也堯日起虛一度亦同斯義
○聖人南面視四時之中所以候四時以布民政也然
則天以二十八宿分布四方凡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爲

日月五星之次舍日行一度爲一日一周天爲一歲月
行三十日一周天爲一月故日月一歲十二會爲四時
時有孟仲季仲爲分星人君不能以朝夕察候乎星度
也故舉四時之中以驗之曰日中春分也曰日永夏至
也曰宵中秋分也曰日短冬至也所謂星鳥者南方之
星七爲朱雀體春分則見于南方也所謂星火者東方
之星七爲蒼龍體夏至則見于南方也所謂星虛者北
方之星七爲玄武體秋分則見于北方也所謂星昴者
西方之星七爲白虎體冬至則見于南方也雖然月令
于餘月之昏旦中皆舉二十八宿如孟春之參尾中季

春之牽牛中孟夏之曰翼曰婺女季夏之曰火曰奎孟
秋之昏虛中孟冬之旦七星中季冬之旦軫中皆二十
八宿也惟仲春之月日奎昏弧中旦建星中獨非二十
八宿者以弧星近井而建星近斗石氏星經曰井有三
十六度斗有二十六度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遠不可
的指其昏旦之中故舉弧建以定之此又不可不知○
中星者非指天之中言君位坐北朝南則日月五星之
運行皆在北極垣外意亦是適在南北極之間就此取
中謂之中星大槩東隅西谷南交朔方是就平地而言
東西南北也南方朱鳥東方蒼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

是就周天而言東西南北也中星不可作七宿之中星
但以昏時見于南方午位者言周天二十八宿環列于
四方隨天而西轉每方七宿各成一形故記曰前朱雀
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星有定位而天旋不停春夏秋
冬各舉其中一宿以知一方火居南中虛居西中昴居
北中鳥以七宿全形言火虛昴以中一宿言四方纏度
之星以名言之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
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凡二十有八以物象
言角至箕爲蒼龍凡七十五度斗至壁爲玄武凡九十
八度四分度之一奎至參爲白虎凡八十度井至軫爲

朱雀凡百一十度總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日月所會言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正月會于亥其辰爲陬訾二月會戌爲降婁三月會酉爲大梁四月會申爲實沈五月會未爲鶉首六月會午爲鶉火七月會巳爲鶉尾八月會辰爲壽星九月會卯爲大火十月會寅爲析木十一月會丑爲星紀十二月會子爲玄枵堯典中星惟虚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鳥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備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勻序求之月令及漢晉志三統元嘉等曆分至中星不皆相對堯即位于甲辰其二十一年爲甲子甲子

冬至日在虚一度而昏昴中此天地開貞元之運曆數千載而一遇者也堯典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井度濶而别爲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朱子嘗曰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歲之運實本于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歲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十八度此法之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略然賓出日餞納日冬至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星火星昴星虚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爲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牛中冬昏東壁中鄭氏曰月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漢志亦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進在節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曆後晉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爾豈有月令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略不細與曆齊同其昏明中

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内有中者皆得載之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于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没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没所以昏明星不可正依歷法但舉大略爾長樂陳氏亦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以此二家說言之則月令中星亦未可斷以爲盡舉月本也兼之歲差之說尤所當知而解經家之所鮮知漢唐二孔皆不及此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論經蓋天度于零分而有餘歲日于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内轉

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遷改以合其變至東晉虞喜宋祖冲之隋張胄玄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爲百年皇極曆酌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雖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風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漢四百餘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參之大衍曆及近世景祐新書又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者又謂今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雖歲差年數難以一說定之而歲之必差可知矣況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長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後乃謂日未出二刻

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度半強而昏明之刻乃爭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氣有陰晴明晦之殊則星之出沒必有遲速難準之異乃欲拘拘以辯千古中星同異難矣且是說也一行嘗慮之矣其說曰何承天以月蝕衝步日所在又驗以中星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爲法已淺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衝雖近于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積塵所壅則漏有遲疾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夫三度之差幾一刻之差也呂令上距堯時幾二千年仲冬日自虛宿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無怪也抑又有感

焉堯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迄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日在虛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以歲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與堯時合矣而誰其見之○今術家欲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針以爲準亦其遺法○天行不息十二時之列舍皆迭午非常午纔反則巳辰之列舍必相繼正午月令但舉昏旦中星耳日左轉列星附天左旋故昏中之星常在日在星之前以其附天先至旦中之星常在日

在星之後以其附天後至前後之星多少不同者由星星相距有疏密疏云前星過午後星未午言中星難取也故月令或取列舍外星之所建或取列舍全度之七星至與堯典異者天運之差也○正義曰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迎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書緯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春秋運斗樞所次七星一天樞二璇三璣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魁杓合故曰斗焉居陰布陽故稱北焉石氏乃曰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

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也又曰一泰二楚三梁四
巽五燕六趙七齊也其占法殊焉天官書則曰杓携龍
角衡中南斗魁枕參首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
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于斗也其
取義異焉斯殆有見于七政所由叙哉夫所謂歲差者
蓋後世史官考諸中星與太初曆不協大要日躔之次
常失不及未敢有定制焉迨晉虞喜始創差法宋何承
天倍之隋劉焯折衷之唐一行復推以大衍皆以所推
之年為日退一度至校以堯典月令之差又不符合或
謂呂不韋已用差法故不宗堯典載考自堯甲子歷泰

莊襄漢太初越宋紹興甲子積年三千四百二十一其
日差也計度以四十三積分以七千八百八十八然或
百歲計或七八十歲計又莫一焉○自冬至以後夏至
以前皆為陽而春分乃二月之中氣居六個陽月之中
故謂之陽中秋分陰中照看春言中夏言正者陽氣生
于子而終于巳則卯月春分為陽中故曰殷夏至為陽
之極午又正陽位也故曰正巳午未三者為南方陽位
夏令屬巳午未而午居未巳之中故仲夏為正陽之位
而五月建焉亥子丑三者皆屬北為陰位而子居亥丑
之中故曰正陰之位而十一月建焉殷即是分字正即

是至字殷曰中陰陽之適中也正陰陽之正位也
此命官置閏正是作曆之法文雖叙于後實驗曆以前事
朞三百句原置閏之由以閏月句正置閏事允釐二句見
閏法所係之大所以不可不置意通節俱是作曆之要天
日均之晝夜繞地左旋一周而天每奇一度置閏不數而
獨數其奇置閏之由生于有六日而究竟只成歲成字要
玩朞字與歲字不同節氣周為朞朞以天行之數言指天
與日會一周恰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歲星周為歲但計十
二月歲以月行之數言月與日會十二周為十二月只三
百五十四日歲之所以得名本因月與天會而成每日月

退于天一度三百六十六日而月與天會則春夏秋冬一
周矣假令止有天日會一件而無這日月會在中間夾雜
便恰好一會為一歲有何盈虛之可言歲何嘗不成而又
何事置閏耶惟中間又添出個月與日會每一會只二十
九日有零這二十九日有零既是月與日會須着謂之一
月若以十二個月去合成那一歲則少了一十一日有零
若以十三個月去合成那一歲則多了一十八日有零故
不得已只將十二個月合那一歲然因少了一十一日有
零則雖名為歲而歲尚未成只叫做省日之歲這省日之
歲積到將週三數置一閏月把前面月所少的日都補湊

足了而日與天會之歲乃成就所以謂之成歲成歲者非必拘日子多寡只是四時不差之成名四時差了便叫不得成歲功矣歲字正與朞字應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此歲差之由日行所多月行所少此曆法之由本文朞字歲字閏字是三個眼目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正見得歲之成數如此故接云須以閏月定四時纔成就這歲若曰此造曆日之常法雖是人為實合天道之自然而不容少違者也二有字重看氣候到此自然有此不是論置閏之法乃指閏為歲時樞耳以閏月須活看猶言以此餘日置為閏月也以字貫下有力言以此定之成之非彼自定自成也

三百六旬六日經文原主日與天會之數說只言氣盈不言朔虛紀實數也置閏全為氣盈一邊不可以氣盈朔虛平對六日之下閏月之上須補月與日會底見朔虛不言朔虛無以見氣盈而知有天行大過之十一日有奇耳其實朔之所虛亦盈數也置閏不說息虛只要消盈在人閒春夏秋冬歲運之序不過分周天一氣若餘日不歸周天之氣不盡時卽不定時不定卽歲不成故置閏以消盈歸餘所以盡周天之氣也氣盡則時得其敘時敘則物得其宜而事得其理故閏者候氣之術開物成務之大端也置閏纔歲成而曆信。允釐二句只與歲成乎曆。○帝曰咨汝

羲暨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此人時之有常而百工所振以為準者也但天行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亦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天日進日日退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則天之所過其數已盈日之所退其數已竭于是復會于初起之度則歷分與至而二十四氣以周自春徂冬而七十二候以徧所謂朞也一朞之内凡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焉夫以朞數之全固由日與天會而得而歲曆之作仍以一朞之日為準就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之内分為二十四氣一氣每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交一氣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又

六日而一歲十二月之日止三百六十外多六日是為每歲氣盈之六日也十五日氣之正也二時五刻氣之盈也有六日正見氣盈之數一歲之月與日會者十二次凡二十九日五十三分五杪九十三微而與日會每月之日不能實滿三十日輒復遇朔通計一歲之月實少六日是為每歲朔虛之六日也三十日者朔之正也其不及者朔之虛也分一朞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與日為一月則每月止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月少六日是日又多月六日也氣盈多六日者多于一歲三百六十日之外朔虛少

六日者又多于一歲十二月之外總之皆日多也氣盈不置閏則盈者益盈而日漸嬴朔虛不置閏則虛者愈虛而月漸縮合盈虛計之以虛數作實數筭起來則虛亦成盈是合來一歲有十日之餘三歲有一月之積如以歲之常日而爲歲也則盈度未周日無會天之候以筭之常數而爲歲也則日行漸過月無値日之朔故一年有六月大六月小分明把天數歸除停當了算多六日下來故合那天行的過度并以置閏俯就月之十二會除六小盡得日三百五十四爲一年而盈虛所積歸奇于一月之內又即一閏不能齊者紀之于後而餘分所積則總消息于一章之

中使春不入夏而四時定子不入丑而歲功成四時行而歲功起焉百工因以趨事若非授時確然可憑何名信曆惟以閏定時成歲而曆允可奉行矣以此釐治百官所示法守凡作訛成易之事及時修舉又何績之不熙○天者神氣之合大塊萬有之光華發揚于上如人體堅固其精爽抱形不離故天常包地左旋左旋者自左歸右東出西入也天以二十八宿環列爲體二十八宿旋轉即是天轉日月星皆逐天左轉所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非天原有此度以日行所不及漸約而成度也天在外轉日在內逐月又逐日日逐天每一晝夜落後少許以天體

計之每日不及天者三百六十五分中之一耳是爲一度每一日退天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退盡復遇天于初處是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零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零本此月陰精進緩每日行不及天者十三度有零其不及日者十二度有零一日退天十三度零約二十七日退盡天一周復與天遇于初處又遲二日爲二十九日有奇乃退遇日是爲一月也月與天會者大約一年凡十有三而與日會者一年凡十有二與天會者無用而與日會者四時所以定也蓋寒暑晝夜皆生于日天以三光爲用而月星辰皆宗日天爲元氣之統高峻無極日爲天主故行

不違于天而月以陰承陽故其行常卑于日而遲然而月之會天反數日之會天反疎者何也蓋天行甚速日月皆不能及其與天會皆退而遇之非能進而及之非日月果退行也天進過處即成日月退處日退少故其過遲月退十餘倍于日故過最速曆家以天爲東轉日月西行是以其退爲進也皆以易理推之八卦之運皆始于東南終于西北故帝始出乎震終成乎艮自左歸右其理昭然氣機變動原自不齊假如天與日月星辰無少參差則不成造化祭義曰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故天度必有零日行必少一度月不及日皆造化之自然也歲月與

天會法也月日與月會法也日日與度會法也時日與辰會法也須知傳云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此四句是欲發明氣盈朔虛先立個中數然後以盈爲過以虛爲不及欲人之易曉也觀上節傳云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知此四句是不得已而爲若論盈虛之實則此四句並下文多五日少五日云云俱未是以氣對朔則見氣之盈以朔對氣則見朔之虛造曆日只有氣朔兩件又有甚麼十二月之歲三十日之月三百六十爲一歲之常數乎一朞共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

日盡舉全數言二十四氣實均布于其間而四時不差此天然之歲也若只舉此爲歲則不宜歲限以十二月止取六十甲子周其月而復始可也惟歲限以十二月月限以三十日則一歲多五日零二十五刻而氣之隨日以運者亦隨日以遺後故曰氣盈然則例不以每年十二個月旅作二百六十五日只因月行之有朔有望有晦有弦截然不易故每行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與日會過又作一月起總計十二會只得三百五十四日有零是一歲十二朔之數不足故曰朔虛倘須三十日有奇做一個月是與月行之數不同而晦朔弦望之類皆亂時既不定而歲

安得成乎試觀一歲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固月之所不及行者矣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亦月之所不及行者也使日之運常有餘月之運常不足不置閏以齊之積之三年春之一月入于夏子之一月入于丑矣又至于三失閏則春季皆入于夏十二失閏子年皆入于丑矣故作曆必歸餘于閏以補月行不及于日之數則月之行也始可與一歲日與天會之數相參焉故置閏之法每年以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八分做主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數較之是天行數比月數每年餘十日十時零二十八小刻積三歲則餘三十二日七時二十九小刻零一百

三十六杪積五歲則餘五十四日四時二十九小刻零六十六杪故三歲一閏月又五歲二閏月至十九歲七置閏則氣朔又同前起此爲氣朔分齊爲一章也一章之內日在天一十九周月在天二百五十四周于月周之內減去日周則爲二百三十五朔十九日之內日行十九度月行二百五十四度與十九年周天之度數相同以二百五十四均爲十九則知月行每日十三度餘十九之七每年行十三周十九之七每日遠日十二度十九之內每年多日十二周餘十九之七故每年之日月合十二次之所下九之七爲閏積十九年爲七閏也左氏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

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蓋謂立首氣于初節之日示斗建于月半之辰退餘閏于相望之後也正義曰日月轉運于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謂歷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于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言履端于始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朔氣匝爲年中氣匝爲歲中朔不齊正之以閏而四時乃定歲功乃成朔氣匝即所謂朞也爲日三百六十有六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一歲爲十二月猶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月有小大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積朔空餘分以爲閏朔空者六小

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斗之所建爲中氣日月所會在斗柄所指之辰閏月無中氣斗柄指兩辰之間此所以異于他月也若中氣在晦則後月當置閏中氣在朔則前月當置閏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于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閏者以望前半月終前月望後半月起後月終前月則月無久違而及日起後月則日有餘裕而待月晦朔弦望漸違乎氣而閏以追之則雖暫違而常恢以及之日月一會二十九日半有奇二氣之

日常在其內每三十餘會則中氣必出一會之外入再會之初而其月惟一氣在其月之中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故言舉正于中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于終年以日月十二會爲一周故止于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以晷度中朔術爲一周故三百六十六日而後成歲益五年餘兩月而後五氣備度始用所以再閏而無餘日七閏而無餘分也吳氏曰朞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三歲之全日也此言盡之經文日字月字四時字皆着脉日

差則月不成月差則時不成時差則歲不成故先舉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大數以見一歲之盈虛而以置閏月爲定四時之要以定四時爲成歲之要歲成于時時定于月月正于日而閏法實妙用于其間天不用而人用之也允釐根徵授來只是歲月日時旣定而百工之事可據以行之之意蓋未置閏則曆上的歲時尚未定未成以之治百官非信也時定歲成則天人合五紀協方可言允四時晁信故言允允字須粘在曆上亦含得有自家先能信得此曆不差意曆旣允使百工順時擧事如後世季春納火季秋出火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之類皆天運人從也允

釐有實實意如日要月會歲成皆是歷績便是化工即作訛成易已該盡了熙字訓作光明方與光被應若訓作廣則咸字內已有廣之義了天地間句萌蠕動皆發舒宣暢熙然充廣方是咸熙論閏法直至釐工熙績然後見曆之經盡者周廣允釐二句全要把釐工熙績滅沒入成歲成字內緊透出不可不置閏來方關得敬授人時

王律曰日躔者日之行每日遶地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亞度四分度之一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是為一歲也月離者月之行每日遶地一周凡不及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而為一月也月與天會者一歲一次而二十四氣由之以生然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則是于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也月與天會者一歲十二次而十二朔由之以生然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周則是于三百六十之中虛五日也日法者分一日為十二辰又細分為百刻而又細分之則如四分曆以為九百四十太初曆以為八十一大衍曆以為二千四十是也蓋取其便于步推氣朔而已日何嘗有法乎斗分者斗柄指十二辰而又細分為二十四度而又細分之則如太初以為三

百八十五大衍以為七百七十九是也蓋取其便于觀候星辰而已斗何嘗有分乎閏餘者氣盈朔虛之所致蓋定歲不可不依朔虛之數而節氣不可不數閏歲之月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積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又同日也歲差者天運日躔之所致蓋天道平運而舒則漸差而西日道內轉而縮則漸差而東故皇極曆以為七十五年差一度大衍曆以為八十三年差一度也○白虎通曰日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缺何歸功于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日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為星何星者精也據曰節言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為一日剩復分天為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月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為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小明有陰陽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

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問蔡傳以爲天左旋日月亦左旋而詩傳載舊說爲日月右行何也曰儒者道其實從地看天主進數而言也曆家觀其逆從天看日月主退數而言也曆家以退爲進便于逆數耳諸儒論至圓圍地者天之體也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之用也天體高圓非不動而待七政就上運行而已天是動物七政又是動物上動物皆左旋與之同運而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似右故謂之右行以進之遲則反似疾耳遲疾二說雖不同考其次舍則一也左旋二字帶繞地看西入

而東出繞于地下自右而左也○天體圓如彈丸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以二十八宿分周天之度共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度之一者天行每一度計九百四十分分爲四分則計四個二百三十五分而得其四分之一也天行過一度者天行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也朱子曰日月皆從角起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周了又過那角些子日日累將去到一年便與日會又云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李通嘗論日月

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那太虛空裏觀天自是日日滚得不在舊時處所謂日之二百三十五者在天爲度在歲爲日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亦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天一度有九百四十分歲亦有九百四十分均以四分分之每分計二百三十五分是天與日所行之餘分也所謂二百三十五者即四分度之一耳日與天會者一朞內二十四氣必有三百六十六日雖遇置閏年亦同如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必三百六十六日也日與天在來年冬至三百六十六日上會而成一歲也十九分度之

七者以九百四十分分爲十九分內中取七分總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忽七絲六秒此月行一日不及與日常度之餘分也如是則月行一日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十六分半每月積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其不及日者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則日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而月所不及之度亦退盡本數恰恰與日會而成一月合十二個二十九日計全日三百四十八十二個四百九十九分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六日零三百四十八通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此一歲月行之常數

也月與日會處係于每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會如正月斗柄指寅寅與亥合日月則會于亥其辰爲娵訾二月斗柄指卯卯與戌合日月則會于戌其辰爲降婁積十二位皆于斗柄所[illegible]之宮合宮上會也三百六十爲一歲之常數者以五行之氣言之各旺七十二日則五其七十二爲三百六十以六甲之數言之每甲六十六其六十亦三百六十以乾坤二篇之策言之乾二百一十六坤百四十四亦合三百六十所謂一歲之常數也氣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于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

百三十五分者爲氣盈朔則十二月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于三百六十日内少五日五日九十二分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者一歲閏積氣朔之數計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三歲一閏積氣朔之數三個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單一分五歲再閏積氣朔之數五個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二百七十五分但五歲内無再閏而易係乃有五歲再閏之文者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内者舉成數也氣盈五日者二百三十五分朔虛五日五

百九十二分而再閏在六歲内者舉本數也十九歲七閏爲一章者蓋九爲天數之終十爲地數之終十九歲而天地之數俱終故當七閏也自一歲餘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得全日一百九十日零分積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計成日一十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通全所得全日總計二百單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將此計于十九年内分作七個閏月計三七二百一十日内少三日二百六十七分七閏月之中合除此三日二百六十七分均作三個月小盡正恰好故氣朔分齊定星冬至在十一月朔是爲

玉朔同日而爲一章之歲也○天道左旋日月右轉蓋謂日月附著于天體天則一晝夜而周日于天止移一度月則移十三度有奇其後推測知日月與天相遠而未嘗附著故日每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而每年亦總爲三百六十五周餘四之一天體則每日周地三百六十六度餘四之一而每亦三百六十六周餘四之一多過于日之周則是日每日不及天運一度月每日與日相多十二度餘十九之七日速而月遲也故日月右旋之說乃曆家用逆推之術取其省籌耳且日速月遲譬之二馬日駿而月駑以一度比一里每里

分爲十九叚分爲百小刻日月行天一周猶馬循環封
疆一周駿馬一日行一次計行三百六十五里四叚七
十五尺駑馬每日不及一周止行三百五十二里十六
叚七十五尺較之遲十二里七叚卽所謂不及十二度
十九之七也以叚計之每日漸多二百三十五叚以天
計之每日漸多二萬三千五百尺二馬一處同時並發
作分先後不甚相遠歷十四日七百四十九晝半駿駑
相距半周又歷此數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晝駑不
及駿一周而復同一處矣此卽一朔之驗然一朔之内
日行二十九度餘九百四十之四百九十九而月行一

周外餘數與日同止該二十七日餘三百二晝有奇至
次朔復相會但不會于元所會九百四十次方與元所
相會則一蔀之數也若夫天與日會天體每日繞地一
周三百六十六度餘四之一而日每日一周三百六十
五度餘四之一天體不可知驗之經星天速而日遲每
日不及一度一年則不及一周而日復舊躔故曰天與
日會要之亦可以二馬爲喻也至十九年天與日會而
月亦會是謂一章之數但相會近非子時四章爲一蔀
則日月與天皆相會于夜半又皆在地下于是日月與
天地四者俱相會也夫謂二馬九百四十會乃會元所
者以九百四十會比蔀之朔會于元所比日月與地合
而不及天會故不驗及一章之數○凡十九年爲一章
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謂歲次甲子謂之至朔同
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
日先期夜半乃癸卯日酉時第三十九年爲第三章首
復得至朔同日乃是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
章首復得至朔同日乃是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
朔又復同日乃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第
一章初年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日法九百四十故
九百四十朔爲蔀一蔀爲四章蔀者以至朔同在夜半

蔀蔽晻昧之時也第七十七年爲第二蔀首亦曰第一
章首每章甲子差三十九日九時一蔀總差一部百五
十九日于内甲子整數兩周除一百二十日毎蔀止差
三十九日總二十蔀名一紀通差七百八十月計甲子
十三周整數無餘乃無差矣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
至朔必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然猶非甲子歲首也
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乃同于甲子日之先
期夜半又在甲子歲首總會如初是名一元一元之内
歲次甲子者七十六與蔀年同積一百六十六萬五千
五百四十九日日爲甲子者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其

數與毎朔之積畫相同蔀之內積日亦同此數蓋一元
爲六十蔀矣○按曆法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此曆法
左旋退數也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
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陽
舒陰縮蓋自今年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則三百六十五
日二百三十五分十忽爲一毫十毫爲絲十絲爲釐十
釐爲分象數以九百四十分爲一度曆數以百分爲一
度以朞法三百計之則多了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也
故日與天會常在朞月之後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日爲朔虛陰舒陽縮蓋自正

月朔日數至臘月之晦則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
八分而以朞法計之則少五日零五百九十二分也故
月與日會必在一月之晦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閏者
二歲之樞紐所以歸奇也斗所以建者爲中氣日月所
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則置閏故一歲閏率則十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分八百二十七者蓋以
日之三百三十五分與月之五百九十二分合而得之
也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分
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四分日之三百七十
五分十有九歲七閏其餘二百有六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六百七十三分以月法除之恰計七個月日數欠者
其小盡者然後氣朔分齊是謂一章二十七章爲一會
三會則爲統三統則爲元○傳云朞猶周也這周是週
歲之周非下文周圍之周天無度以二十八宿爲度自
角至軫共三百六十五度有零四分度之一者謂三百
六十五度之外尚有不盡餘度這餘度幾何將一度剖
爲四股這餘度得一股假如一度剖爲十分這餘度占
却二分半也一日一周者如今日子時從角初度上起
至明日子時又是此度上起過一度者只是今日子時
角初度起至亥時便侵過亢初度一日過一日積三百

六十五日便過三百六十五度日又與天會于初度之
上矣但天可言過日不可言退蓋因天過一度便叫做
日不及不知日常常如此並不曾退若以退言則天進
一度日退一度一日便差兩度只消一百八十日有奇
便日與天會矣非是九百四十分只是一日也一日總
百刻每刻九分四釐百刻該九百四十分也日之二百
三十五正九百四十分中之一也只是三時辰之久月
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是不及日十二度有奇積二
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
是六時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爲一月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個二十九日餘分
之積以日法算之共五千六百四十分該六日得六者
得六日也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全日對餘分言如
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謂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
一日也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九百四十分日
之八百二十七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九百四十
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文法都與四分度之一十九分度
之七同例○三歲一閏復餘二千九百二十二分五歲
再閏少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八歲三閏少一千四百六
十一分十一歲四閏餘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十四歲五

閏餘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十七歲六閏餘七千三百五
分十九歲七閏七閏之外無餘分子十一月日月會于
玄枵危十五度半虛九度少丑十二月日月會于星紀
女十度少牛七度少斗二十五度寅正月日月會于析
木箕十度半尾十九度少卯二月日月會于大火心六
度少房五度太氐十六度辰三月日月會于壽星亢九
度少角十二度巳四月日月會于鶉尾軫十七度翼十
八度太午五月日月會于鶉火張十七度少星六度太
未六月日月會于鶉首柳十三度太鬼二度半井三十
三度少申七月日月會于實沈參十度半觜半度酉八
月日月會于大梁畢十七度少昴十度少胃十五度戌
九月日月會于降婁婁十二度奎十六度半亥十月日
月會于娵訾壁八度太室十七度○馮相氏掌十二歲
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
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十二歲而小周與日
常應太歲月建以見○觀衆星之昏旦出没知天體日
運一周又觀中星四時所在不同知日之所躔漸異歲
終中星復舊知日亦復舊而行年一周矣葢每年三百
六十五日餘四之一故亦以周天分爲三百六十五度
餘四之一歲數與天數相合故曰天周歲終也夫日一

日行天一度分寸尺丈弓名曰五度分天爲度者后亦
度量之義若以日爲尺其一度卽日圓之徑數也于日
行之道定二十八宿之名宿之星數多寡不等于其數
內定一星距者隔越之義二十八距星既定其界各宿
度數由此而分如斗星從柄起以第三星爲距前二星
及爲距之半星未離于箕而尚屬于箕餘三星半乃在
本宿之度內然本宿星數少而占度多者葢斗牛之間
又有建星等不在玄武七宿之數而附于斗故斗雖星
少而占度多他宿亦猶是也若夫月之所躔昏旦漸異
見其行六七度遂知一日之內行十三度有奇月與日

同躔之時謂之合朔月與日同躔相對兩輪相望而光
滿謂之望近一遠三月體黑白各半似弓張弦月行及
日光盡體伏謂之晦此晦朔弦望之義也○星日行一
度若甲日某星初度中即乙日某星二度中日有三百
六十六即中星亦有三百六十六必星官以玉衡窺之
毫釐不差斯可以定節氣而成四時若三統分二十四
氣在曆家且爾況月令堯典乎古今曆法不同大抵較
疎密耳注天體至圜一段皆依當時曆法十九年氣朔
分齊爲一章惟唐宋諸律爲然今授時曆已有餘分不
能皆齊堯時之曆亦不齊今曆家所推陽九百六等限

所以不准者正以其章部元會之數不同耳○周天都
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分五十杪分布十二宮惟子午
兩宮每宮計三十度四十三分八十杪其餘十宮每宮
計三十度四十三分七十九杪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
三時而交春是合周天之度月必三十日零五時二刻
而交節是合一宮之度可見公羊傳曰北辰曰大辰常
居其所天體渾淪不可測識分四方以應四時分十二
辰以爲十二月建又以四方各七宿分二十八宿惟紫
宮爲天之中央東西南北皆取正于北辰故謂北辰爲
天樞爲大辰若十二辰則與天俱運旋者也但北辰無

迹可指惟觀斗杓所指東西則知辰之所在可見二十
八宿即布列于十二辰者十二辰即統于北辰者斗杓
即指十二辰者也○北辰無星緣人取此爲極不可無
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即五星問第三
星所謂太乙也北極則兼述五星而言南極與北極高
下隱見不同北辰高于地者三十六度南極下于地者
三十六度故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南極之上三十
六度常沒不見天之經有常度南北極則其所管轄處
如輪藏之心藏在外動而心則不動也○斗杓指子冬
至坎指癸小寒指丑大寒指艮立春之維指寅雨水指

甲驚蟄指卯春分震指乙清明指辰穀雨指巽立夏之
維指巳小滿指丙芒種指午夏至離指丁小暑指未大
暑指坤立秋之維指申處暑指庚白露指酉秋分兌指
辛寒露指戌霜降指乾立冬之維指亥小雪指壬大雪
○節者言至此氣度之時節氣一變故謂之節中者謂
一次之中氣更有變故謂之中日月之行十五度三十
二分度之七氣一變故成一氣之名二十四變故有二
十四氣之目也○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
爲一歲一歲有二十四氣爲七十二候皆律呂統之記
所謂大樂與天地同節故百物不失謂此也○月令中

星圖曰陽生于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冬至在牽牛中春分在婁夏至在井秋分在角正月在營室二月奎三月胃四月畢五月井六月柳七月翼八月角九月房十月尾十一月斗十二月女則奎井角以三仲月言之也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二十八宿方位度數圖云東方蒼龍七宿七十五度角二星十二度亢四星九度氐四星十五度房四星五度心三星五度尾九星十八度箕四星十一度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斗六星二十六度牛六星八度女四星十二度虛二星十度危三星十六度室二星十六度壁二星十度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奎十六星十六度半婁三星十二度胃三星十四度半昴七星十一度畢八星十六度觜三星一度參十星九度南方朱雀七宿一百十二度井八星三十三度鬼五星四度柳八星十五度星七星七度張六星十八度翼二十二星十八度軫四星十七度合三百六十五度天本無度以二十八宿為度然則二十八宿果有度耶不過因日行纏度而假星象之著明者以計其度耳故其度之多者如井至三十三度少者如觜止一度要亦以日躔適與各宿相值者分之故其度之多寡于是乎生也但井三十三度或以為三十一度觜一度或增為度半或減為半度強是則古今論天之度數者若此紛紜不齊又何怪乎曆之無定法也況經星一度較地一千九百餘里古分野者豈易言哉

○天度類考如井斗之間并無星也然日躔不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觜鬼之旁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適與之相當故度不得不狹而其得度濶狹又非果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十六星果全體言合距杓星為度今曆家距魁第四星為度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日之度也綜之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日躔耳○邱瑛曰宋王應麟博學雄文然于天文似不知者觀其論三星在天以為其說有二毛氏以為參鄭氏以為心不能定論殊不知參乃兩肩雙足三為心則七星也心則三而已宋孫奕可謂博學者矣觀其言曰二十八宿以四方為名者惟東壁東井南箕北斗殊不知二十八宿之斗乃南斗也北斗乃紫微垣數又解井在參東故稱東井殊不知參宿中有玉井星此井星又在玉井之東故名如室如壁相連而一義者壁居室之東故名東壁箕與斗相連共名漢津箕其在斗南故名南箕北斗彼以箕斗是人日用之器相對而言故云箕南斗北可笑可笑嗚呼若二人者何獨不究于是耶○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即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

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見之辰卽可知矣斗有七星第一曰魁第五曰衡第七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則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做此○邵子曰天渾渾于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又曰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成歲功也○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天而右轉故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

一周而成一歲也○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值處算之因此復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已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于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于天積二十八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

不及于天積十二個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于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于太白但有疾時遲速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今人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于日金

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北極居天之北樞星主之出地三十六度繞樞星左右通七十二度謂之上規故文昌北斗內階天厨皆爲附垣之星觀北極者以樞星爲正北面而數故左樞至上丞七星謂之東藩右樞至少丞八星謂之西藩凡附東藩皆爲在東之星附西藩皆爲在西之星樞之下迹後宮以前皆爲在南之星樞之上直四輔以後皆爲在北之星此紫宮東南西北之分也○南極居天之南入地三十六度世不見也然繞旋亦有七十二度謂之下規井度老人近于南極之傍故謂之南極老人俗以老人爲南極誤矣

天一晝夜繞地一周復前一度南北極持天之兩端如
傘之杠然世徒知樞星之不動而不知南極七十二度
之中必有爲之紐者○一十八宿共向紫宫其東西如
以地之東西論蓋南面而數居前爲右爲西居後爲左
爲東順二十八宿之次第與紫宫不同上而接于紫垣
者皆爲在北之星下而接于南極者皆爲在南之星此
列合東西南北之所分也○驗天文必合乎地者何以
天節氣難尋地之中氣可按也節氣謂十一月大雪之
類中氣謂十一月冬至之類然天無體以列宿爲體天
無度以次舍爲度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

時時刻皆八子午卯酉則加二刻天度所歷角婁井參
是度也地面所經出卯入酉出寅入戌其時某刻也以
九百四十分爲一日而又分爲四分之日以周天分十
二次次三十度而復爲四分之度所以算也日順數之
見其進與天左旋逆數見其退而若右轉是以自地面
面覩其遲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
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雖退而其
行實以退爲進退雖遲而其進實以遲爲順○嘗疑二
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石氏星經云中宫黄帝其
精黄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三台司四季

司中嶽司中土黄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黄帝之子孫司
倮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又按張衡靈憲蒼
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圈脊
于後軒轅黄龍于中則是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
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黄龍
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
長夏月而在張宿之分野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
轅本市垣之星今所謂中央五時分爲土德寄王鶉火
亦猶是也張衡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宫之象焉陰陽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璚分爲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火水類以成與

○赤道之經除北極三十六度南極三十
六度共七十二度外分天之中得一百單九度半强若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其在地下與上覆均得一百
八十二度半除南北之外所以得一百單九度半强復
于一百單九度半强之中對截其半在五十四度有奇
之内爲天之中道此赤道所以横亘于列宿上下之交
也○黄道之經即日之行而名之黄者中也黄道交于
赤道南北適均故晝夜刻漏平分冬至黄道移而適南
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冬至黄道相遠赤道二十四
度故晝短而夜長夏至黄道移而適北自赤道交處積

漸斜行至夏至黃道亦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長而夜短月行九道循黃道左右其最遠者相去黃道六度耳九道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也由黃道左右而出入故九道五星之行亦循黃道去黃道則爲變古者冬至日在牽牛春分赤道交于奎秋分交于角交于奎者進而北至于東井爲黃道之極復轉而南矣交于角者退而南至于牽牛亦爲黃道之極又復轉而北矣奈天差而東日差而西故太陽三十八年退差一度于今冬至日在箕則春分赤道交壁夏至日在參則秋分赤道交

翼非黃道之異蓋由日行歲差而然也古歷簡易未立歲差之法至度劉焯始明八十三年日行退差一度而古今中星之不同皆可推矣○朱子曰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耳○魏氏曰日陽之精也天之神所棲天左旋日右行而與之會若父子而行陽度則漸以羸行陰度則漸以縮又其道爲賓主月陰之精也日之光所借日東出月西生而與之配若夫婦而去日則明生而舒近日則魄生而疾又其義爲君臣星爲日之餘陽象也不以晝現而以夜現陽中陰也乃三垣之外布爲經緯又縁爲莫可數度爲天之壤陰象也又不從天數而從地數陰中陰也若其日月之會躔爲次舍又何遠而無所極○天地以日月爲用古人制字以日上月下爲易日東月西爲明神也者合天神地祇而言之者也河圖天地相交故陽生于下自下而上陰生于上自上而下洛書日月相交故陽升于東而消于西陰生于西而望于東九六者天地相交之度參互者日月相交之數故乾用九四共九三十有六坤用六四共六二十有四六共九四共六故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夏至日行天度二百一十有六陽極陰生老陽變爲少陰冬

至日行天度一百四十有四陰極陽生老陰變爲少陽月朔以六變七一陽生參伍至望而陽極月望以九變八一陰生參伍至晦而陰極日月往來以生明而寒暑往來以成歲天地交而萬物生皆日月著明之功也○漢上朱氏曰乾始于坎而終于離坤始于離而終于坎乾終而坤革之地革天也陽極生陰乃爲寒坤終而乾革之天革地也陰極生陽乃爲暑天地相革寒暑相成是亦水火相息也坎冬離夏震春兌秋四時也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君子觀澤中有火則知日月坎離有交會之道日火也月水也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而周

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則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歷更端矣牽牛者星紀也水之位也日月交會于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歷更端者革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策始作調曆閼世十一歷年五千而更七曆至漢造曆歲在甲子乃十一月冬至甲子朔爲入曆之始是時日月如合璧復會于牽牛距上元太初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蓋日月盈縮與天錯行積久閏差君子必修治其曆以明四時之正所謂四時之正者冬至日月必會于牽牛之一度而弦望晦朔分至啓閉皆得其正矣日月不會者司曆之過也昔問曆于郭忠孝曰古曆起于牽牛一度

沈括謂今宿于斗六度謂之歲差何也曰久則必差差久必復于牽牛牽牛一度者乃上元太初起曆之元也天之動始于坎歷艮與震而左行地之動始于離歷坤與兌而右行是以日月會于牽牛萬物成于艮故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時不忒○田氏曰自乾至革其卦凡四十有九大衍之用也分而象兩天地革矣揲之以四四時成矣是以至革則治曆後世以大衍爲曆者豈非得是歟○趙氏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轉兩曜行天若彈丸然月受日光向爲明而背爲魄下土視之則有盈闕蓋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一月一周天合離盈速之旣異朏朒弦望之依分魄者月之體坤之純陰象焉明者日之光乾之純陽象焉其生明也一陽在下震之象其魄也一陰在下巽之象二陽浸長上弦爲兌二陰浸長下弦爲艮三日明于庚震納庚也十六魄于辛巽納辛也八日弦于丁兌納丁也廿三弦于丙艮納丙也日月相望于三五月盈在甲故乾納甲日月合符于晦朔月沒于乙故坤納乙明滿于甲而盡乎壬壬廿九日也過則晦矣故乾復納壬魄全于乙而止乎癸二日也過則明矣故坤復納癸望前月行先乎日故以昏定望後月行後乎日故以晨

定月近于朔故必三十度而明始見月遠于望故不待十度而魄巳生日月相去各九十餘度四分天之一明與魄分謂之弦日月相對各百八十餘度直乎天之半明周乎魄謂之望日離也納巳巳居陽中月坎也納戊戊居陰中日月合德戊巳無位循環不窮所以爲中○參同注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于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而昏見南方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旣望之時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于東方甲地是爲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也始受下一陰爲巽而成

魄以平旦而没于西方辛地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
生中一陰爲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没于南方丙地三十
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于西北一月六
節既盡而禪于後月復生震卦去震一兌二乾三巽四
艮五坤六每五日爲一節朔旦震始用事爲日月陰陽
交感之初道家象此以爲修煉之法○范曄曰昔者聖
人之作曆也觀旋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
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
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
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

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
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
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
建斗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
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
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
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
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
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
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

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
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
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
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
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
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
焉朔會望衡鄰于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
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
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
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

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
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按謂之晦者蓋
以月無光借日以爲光方其月行及日仍與月同在原
度行起則光盡而體伏故謂之晦要之日行疾月行遲
月與日在一度合而復離纔遠于日即有借光之機而
尚無光必待離三日則稍遠于日期謂哉生明然則初
離于日爲朔以其月光晦而復蘇也月光晦于二十九
日亥時以前則本夜子時月已離于日而有借光之機
故三十日即爲朔裁此日爲初一日此二十九日所以
爲小月也若光晦于三十日亥時以前則次日子時月

方離于日故以三十一日爲朔而以三十日爲晦此三
十日所以爲大月也夫月與日會每月各少半日共少
十二半日將此之六半日加于彼之六半日是以六個
月俱得整三十日故爲大月共六個月俱整二十九月
故爲小月月大則光生于次月初二日月小則光生于
次月初三日若不置六個月小則光生于本月內矣何
以定節氣與中氣乎二氣旣差則置閏宜在何月者何
所據以定之乎由是知節氣宜在本月十四日以前中
氣宜在本月三十日以前若節氣移在本月十五日則
中氣移在次月初一日矣然則本月內止有節氣而無

中氣則此中乃爲閏月但視其無中氣者在于何月則
隨其或前或後而閏亦因之也置閏之後則中氣移在
上半月節氣移在下半月必至于久始歸上半月嘗考
月與日相對兩輪相映而光滿謂之望近一遠三月體
黑白相半似弓張弦謂之弦日陽精猶火也月陰精猶
水也火則有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
于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生就日則光盡○日陽精也
月陰精也日月于每月交會謂之朔對衝謂之望曆家
止以朔望推步其薄食于此得其攝精之象焉即所謂
日月相推而明生也即所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何

也陰麗于陽謂之離離爲日陽陷于陰謂之坎坎爲月
日月本陰陽之互藏是以晦時日月同度同道適相交
合而旣合則將復蘇爲朔朔晦之中月光體滿而爲望
朔之會也或度數有遠近然交雖合體而日不食者其
常也望之對也或度數有參差然雖衝分中天而月不
食者其常也陰施陽受一盈一虛絪緼摩盪變化無窮
此所以貞明萬古不息也若其薄食者反交亢敵乃其
變焉耳但在曆家則謂日蝕者只是月道與日道交交
有遠近故有蝕不蝕也豈知謂之交則食也則一歲一
十二交十二望當二十四食矣曷爲有數載不食者乎

苟謂近則蝕也三十日兩體相疊宜月食矣曷謂月爲
之晦而日食反在朔乎謂遠則不食也則朔前不當晦
而其交則或三兩分則其蝕亦如之或從邊而過即宜
食其邊矣曷謂每月多不食乎況日同宮而度或不同
同度而分數不同誠有然者若十字相衝之處雖欲謂
其不容合焉不可得也儒者謂陽爲萬象之主陽盛則
不蝕而日蝕者有陽之衰也殊不知陽盛則當蝕而不蝕
矣曷爲極盛之世不免日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陽
道本微日蝕乃止三十六也日食由陽之衰矣則月食
必爲陽之盛曷爲一月之間日蝕于朔而月又蝕于望

也○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此曆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一度則言斗分者有不同焉日度未易稽也秦晉以孟春在營室五度三統以孟春在危十六度元嘉以正月中在室一度則言日度者有不同焉○歲差一百二十八分注云以歲周數除周天數即得太陽歲行不及之分○吳氏曰三歲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三

歲一閏尚餘三日四分日之三五歲餘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五五歲再閏則又少三日四分日之五十九年七閏謂之一章總十九年而論之餘二百一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七閏計二百丹三日尚餘十日四分日之三積至八十一章然後盈虛之數盡而復始矣今言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悉其以四分日之一而當一日焉○蔡氏曰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二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少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矣赤道紘帶天之中日道用道斜交赤道之內外其周圍長短與赤道無差而日月每日行度亦無盈縮進退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算之法以赤道度數而揆之黃道則日行有盈縮焉以赤道度數而揆之月道則月行有進退焉非日月之行真有盈縮進退也○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為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漢志斗二十六四分退二晉志斗二十六分四百五

十五皆有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道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而沈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惟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蔡伯潮亦謂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歟○張氏曰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北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

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至晦行又大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初三日日初入時月在庚上哉生明見西方○漢舊儀中黄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故宋子京夜宿詩云宵開甲乙進按顔氏家訓云或問一夜立五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為節張衡西京賦亦云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歴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

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也○王建曰理曆之本必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後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餘分普盡還復總會之時也惟日分氣分得有可盡之理因其得盡即有三端之元故造經立法者小餘盡即為元首此乃絶其日數之元不關合璧之事矣時人相傳皆云大小餘俱盡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達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于月起既月行遲疾無常三端豈得即全故必須日月相合與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為合朔冬

至耳故前代諸曆不解其意乃于大餘正盡之年而立其元法將以為常而不知也雖數行氣朔不合今法惟取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一九相因行至于今月常取定朔之宜不論三端之事○王薦曰按曆起于上古帝王欽若昊天以天體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起算曆書曰斗分即斗二十五度又有四分度之一也斗四分度之一即牛初度是斗牛之間而分屬于斗所謂斗分也冬至子之半正當斗分之所牛之初度上古以此為曆元此正天地之中兩極之間邵子六十四卦圓圖坤復一動一靜之間為天地

之心即孟子所謂故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者也易中數往者順之數即此謂數即起于此也此之謂易理即謂曆法自古而傳至秦始亡漢初曆家不知斗分之義只知有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于不言乃遂以虛一起算置此斗分之數于不言後見所歴數不合乃補湊合天而有歳差之説曆以是差矣楊雄乃以三百六十五度之外立蹄一羸二之數以合之此法至為確當原非牽合補湊世無知者乃多議之獨邵子知之曰楊雄知曆法乃知曆理伯温曰楊子雲知易之本兩邵可謂知曆亦知楊雄矣想雄時此法尚存

未盡亡者雄特舉而言之後人不知理法遂私議之豈其然哉至于以中乎作卦氣之始取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不在其中之義爲玄之本既未然又强排後天卦以合之尤未然矣後世乃因此併曆法而廢之雄亦因此掩其所傳千古之長矣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管內庳外高各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實其端案歷而候之氣至則一律飛灰其爲氣所動者灰散其人及風所動者灰聚地有疎密不能無差忒故以木案試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其上以水平其槧然後埋律其下

雖有疎密爲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又隋志論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管皆使上齊入地有深淺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鍾一管達之故黃鍾爲之應正月距地面八寸止自太簇以上皆達黃鍾大呂皆已虛故惟太簇一律飛灰○黃鍾管長九寸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止大呂管長八寸四分十二月陽氣距地面八寸四分止太簇管長八寸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止夾鍾長七寸七分二月陽氣距地面七寸七分止姑洗長七寸一分三月陽氣距地面七寸一分止仲呂長六寸七分四月陽氣距地面六寸七分止蕤賓長六寸三分五月陰氣距地面六寸三分止林鍾管長六寸六月陰氣距地面六寸止夷則長五寸六分七月陰氣距地面五寸六分止南呂五寸三分八月陰氣距地面五寸三分止無射長五寸九月陰氣距地面五寸止應鍾四寸七分十月陰氣距地面四寸七分止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三節未必皆一時事史臣欲紀禪舜之事故先紀此以見帝之知人非堯將禪位而先以張本也帝咨若時不是

論相是求巽位之人但得其人未便巽以位必先以試如納舜百揆先登庸後受命耳至舜納百揆而時叙正以若時叅先天不違後天而奉乃厤數在躬者也惟放齊知帝意在巽位故對言胤子不必外求但見朱啓明而不知其作用却向到不好處帝已蚤見其不可惟朱不可然後禪舜堯未嘗舉舜作相相堯乃孟子語亦無堯爲天子丹朱爲相理○疇咨之咨作訪問解咨四岳與上咨羲和作嗟嘆解傳有二義周官燮理陰陽正若時註疏舊作因風氣之漸開而盡調燮之道似以時作當時看了允釐咸熙致治之要總在乘時即知時消時息造化自有密移之妙而

因消轉息人心自有容遲之能若字乃是陰陽生心造化在手作用如只云不躁不遲却認定一個時成一呆局了惟若時全是這靈心圓轉故放齊遽以啓明對啓指貧姓言人君向明而治明何可少但不用明而自明則順故曰欽明曰克明未嘗啓也啓則私知穿鑿必至嚚訟乃未然之詞登庸登之百僚之上而用之也堯見朝臣無可用着一登字便有揚側陋意嚚訟皆在言上論事者言原是唐虞成法嚚則言浮訟則言奸其言如此不必復論其事矣求若時而薦以開明不知開明便過于洩露以之若時將必侍口舌之聰明與時爭而不能與時若帝所以謂嚚訟而不可也訟則不若若則必不訟二字正相反一陰一陽運成四時天何言哉元化全以默調三公坐論亦容聲矣何況訟夫天與水違行曰訟訟者必嚚人心與造化相接豈口舌所通耶

楊慈湖曰堯典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尚書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堯典上無所承忽曰誰乎嗟哉有誰順是者乎吾將登用之蓋時即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初無形體之可執至于曰時則尤不滯于言意妙哉時之爲言非大聖孰能之漆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斯即是也謂道也古罕言道唐

虞之際始間言之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言道道之爲言終不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間其次誰能順予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爲道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上節求總治之職即百揆也此節求分治之職采即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等事若采即司徒等官要知若采若時雖職分大小實難析不得百揆總庶官之采以爲時庶官分百揆之時以爲采采曰予采臣所若之采皆君采時屬天采就屬于了予之采併予亦不能私臆相衡波弄聰明還心計天下事多少殘破故雖是鑿開鴻濛也只要真真實實避他這段至理凡事有條緒曰采采曰若者遵而行之以事處事毫不以功自見意知天道者可與若采驩兜未舉其人先嘆其美鳩字僝字俱是欣羨他處方字指其心方鳩僝功者謂共工意氣風旨直鑿鑿乎有足試之奇未便有已往之功方有事于此之意未必然而期許必至之辭即今日之任事不可卜其後日之若事乎鳩有積累意僝有宣揚意曰鳩功必欲盡出于己必且以身嘗事曰僝功必欲盡暴于人必且避事取名夫爲其事必有其功何

可襲取鳩聚則內無情實徒事佞辯正是掘在眉睫上的
意思又安能行所無事悶悶無奇而若采哉驩兜認鳩僝
爲奸處而薦之不知正其庸違象恭處故帝直指其奸小
人欲自見于天下何嘗不竭力供職惟是言行相違表裏
不一實落任以大事便必至于傾覆耳象恭在鳩僝上見
若勤勤獻功之意靜對動看未見于行事也若采乃無爲
之治都是靜中作用靜時只管言將精神擾亂了如何能
用靜言就是違不必既用而後違違謂名實不相應庸違
違字正與若字照若則順違則拂鳩僝之功正是庸人投
之者耳象恭云者若曰貌象以爲恭耳心不然意就含在

內不可以象恭下又添出心不然來蔡傳未詳滔天二字
或作奸惡漫天繇于瞻曰貌象恭敬而實滅其天理滔滅
也聖世只無取飾功之臣如舊尚德不尚功之說將放驩
獨非功耶何必主驩兜黨共工說窄了堯矣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
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
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求治水之官堯知鯀而從四岳者不是不以已見先四
岳只是憂民咨之急四岳宣通內外之任周知四方故大
事必咨洪水方割句虛下二句正其實湯湯如湯滾沸一
般是水盛的模樣方割方爲民害未有止息兼居食說蕩
蕩洶湧是水廣的模樣山高者包其四面山卑者駕出其
上浩浩瀰漫言流行于平地者四無涯際勢若漫天滔天
重于懷襄甚言之也水災如此因不得安居而粒食怨咨
之聲真有不忍聞者下民其咨句見其困于水也要知其
咨只就上不忍聞說小民能咨危而不能釋危能擔當世
道者曰能有能謂能順水之性以除方割而免下民之咨
者俾乂言使之治水也有能宜句截俾乂又另爲句能字
重俾乂輕吁者不然之辭咈者甚不然之辭非不然衆舉
乃不然鯀耳方命圮族正明咈鯀之意方圮從來作已然

說看來只言悻悻自用之狀常若有不順上命不近人情
者非數其實跡因其恃才而懸想使之治水必至如此也
大凡圓則行方則止猶言廢閣詔命圮敗族類只與衆不
和便是族訓類同輩亦在內方命必不能體君心圮族必
不能恤民命故知其不可使治水也方圮竟說不可使治
水說不必泛言堯之吁咈病其德僉之復舉矜其才說文
异舉也曰舉哉便有不得已意岳即爲强舉當亦不與帝
背總念洪水爲災民命須臾在廷無人鯀有其才姑用其
才可治水而已試可乃已可字指治水言已字應方命句
言鯀非無治水之才方命圮族則剛愎執拗恃才而不順

理不能行所無事惟欽之一字可砭鯀往欽哉欲其去方命圮族之私拯其咨之民也鯀既無功早應黜廢必待九載無成始退之者因往治水非無小益人見其有益謂鯀能治之日復一日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九載句乃考績之法無別意史臣追而言之見治水本末非當時記堯命鯀便有此句

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爲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爲一人矣○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爲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爲割故割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謂其徧害四方也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

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釋言以裹爲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裹爲上也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遶山上陵總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

王宇泰曰第一節堯能知子而捨之至難也二節能察比惡之臣至難也三節知其未善而猶從衆用之亦至難也不但捨子也有開明之才而不用則知聖人不貴才矣不但察比惡也有可見之功而不錄則知聖人不貴功矣不但能從衆也以濟時爲急故不輕棄未善之臣以知人爲難故不輕信一已之見卽此可以想君道矣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求禪位之人通節以德字貫庸命命字說書言巽位之命夫觀堯舜之禪俱言天之曆數在爾躬則此庸命是庸天之命審矣但不必說着俘庸命討之命居天下之大位必須有首天下之德否德反看明明揚側陋須看得活只

是舉一人有德者非並舉二人備擇全在揚側陋三字廣開賢路故四岳遂得揚側陋中大聖以慰帝求帝開薦賢之路曰德不必拘貴賤或居顯仕有德者固明顯之卽有德在側陋者亦揚舉之于是衆皆與帝曰云云衆人則曰僉乃多寡通用之辭衆人合辭以對上僉曰是矣曷云師錫大德如舜仰承帝祉不屬偶然天所錫也天意在人心不約而同辭故曰錫此史臣用字輕重之別有鰥在下一句全反否德忝帝位一句看直說此是庸命之人帝曰俞予聞卽玄德升聞之聞如何俾說聞德之詳是舜之所處只數字間盡其曲折是鰥夫是瞽子父母兄弟各以一

字見其所處之難克諧以孝又以一字盡其善處之道父頑母嚚象傲六字正所謂姦莫分開須一併講以形容舜之最難處雖有惡人于人情不甚相遠惟心不則德義之經則好惡失正喜怒無常後母傲弟之讒所以得入口不道忠信之言描寫後母情狀象介母之愛不克恭厥兄傲之一字是其本根舜處其間非可以諫諍回親之心非可以言語諭親于道加之傲弟又豈可聲音笑貌得其懽心哉克諧以孝而已矣不直言孝而曰諧以孝舜之孝是一念和敬出之非勉爲孝也不諧如何孝得克諧以孝不因頑傲而然天經地懿之眞如宮商相叶醎酸相調天動神

流恰好合着烝烝不格四岳摸擬之辭連舜也不知始之不善而終之善也須是孝誠薰灌若有間斷則無以勝其惡矣克諧中有象而總曰以孝者周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是孝可以該友不必分克諧貼傲弟以孝貼父母要見順親以友弟意自下而上曰烝如詩烝之浮浮有熏烝漸熟之意故言烝烝瞍之善由舜之克諧以孝烝烝上達化而熟之使之自乂雖有姦惡亦不格而化矣堯既聞舜之賢于平時又得其詳于四岳固已了然于心而不待試矣試哉非試舜試其德于天下也主歷試諸艱說即下愼徽五典以下事以分爲二篇而堯典止言釐降二女事故先儒偏重之而不知試之爲歷試也孟子曰暴之于民而民受之足爲此注疏蓋有鰥幅起事屬非常必令朝野臣民習見至聖事業一旦層數在躬纔心服故試者所以盡其德非疑其父子兄弟間形迹易飾而以夫婦隱微之際熟察也試字實作試用看上下文義纔順女于時二語是從有鰥二字生來非從試字生來觀厥刑于二女話不得兩可話當實說彼既有德必有刑于之化吾其女于時以觀之云蓋岳既以齊家驗舜之德堯正以正始觀舜之齊家說者漫謂堯以女試舜假令舜不堪禪堯復有二女試人乎曰二女者古有次女隨行之禮釐降用尊下賤之辭釐子

也詩曰釐爾士女即允釐釐字帝女下嫁中間事體與平等配合不同須大料理停當使彼此相安體文不苟是謂釐降說治裝則陋婦初歸曰嬪言爲夫所賓也欽哉口氣含得大意以我之命舜爲異位則舜爲天子而汝等爲母儀所係者可弗欽哉欽哉正應釐降傳語亦不可入

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巳身不德恐辱帝位○

唐孔氏曰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老而無妻曰鰥舜于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邵二泉曰人倫之權聖人行之不待變而後通者其惟堯乎舜焉而廢權父子也側焉而揚權君臣也二女並降權夫婦也貳室迭賓權朋友也乃若升陑誓牧遷桐辟管則變而後通者也故曰其惟堯乎○薛文清曰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尚書葦籥

後学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濮張孫振鑒定

舜典

郝仲輿曰按司馬遷據堯典作本紀亦無此六字唐孔穎達正義云梅賾上孔書時舜典原無首二十八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得之于大航頭然則來歷曖昧本不足信今但虛心玩誦自覺枝指如周易序卦文王孔子所定或于離者麗也下增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此類造端從來多有讀者不可好信而不知辨也

篇分三段首二節如堯典贊頌體遏密八音以前是記事詢于四岳以後是記言前記舜三十登庸勤于代堯因以堯之終結之後記舜五十在位逸于任人因以舜之終結之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首二節正配堯典首二節但彼狀究竟此狀初時以玄德句為主下言其德隨感隨應而可稱天下也于堯言光于舜言華雖只一德亦微有辨光是德之異燄華是德之神彩此德原不是沈寂無色絕様精英帝有舜亦重出而與之相協便令天下見舜如見堯正伏紹帝受命之根重者

見前有堯後有舜此不邂適會其時于舜德無關切惟重華而協帝乃爲舜德之玄耳濬哲八言與欽明十字一般都是累語析之爲八合之爲四又合之惟一一玄德而已矣舜德惟玄故從人覩舜若見其如此又若見其不止于此合之舜在分之舜在濬可見舜不可盡舜庶幾濬哲濬哲可見舜亦不足盡舜庶幾濬哲文明濬哲文明不足庶幾溫恭溫恭不足庶幾溫恭而允塞蓋史官累叠以贊終以舜爲不可名識故但括之曰玄德幽潛非指側陋對升聞言故爲幽潛升聞正華之莫揜處然幽深玄遠終舜之身其德亦若是耳命以位所以盡其德乃字是不輕意○

重華以下十三字形容舜之盛德側微時是如此後有天下亦是如此經文雖據側微言而終身該貫矣時說過于分別然說道不兼業在中却是不曰德而曰華發越即本體也再見曰重不二曰協協字從重字來一直說傳中可字要玩此是贊舜幽潛之德故曰可合就側陋未揚之日已知其被四表格上下矣要就舜身上說去不可提堯作主重華即復旦之謂昨日一光華今日又一光華易曰重明以麗乎正又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正重華之說史臣本言合德却言華者帝堯華炳宇宙舜未樹烈何以有華帝之光被都是性真流溢不在成功文章上舜處側微

其華不滅蓋宬慎位育性中自有光華溢宇宙而非盡美欽淵微而非滅藻只就本原之地同上論濬哲二句亦分心身看濬哲文明與堯欽明文思安安相擬溫恭允塞與堯允恭克讓相擬即重華協帝之實總形容華字而協字意自見濬哲八言依本文順說不可倒用字而各要尋爲華意雖是說重華之目要體認舜人倫之察庶物之明則濬哲文明也齊慄見親誠信待弟則溫恭允塞也即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上見德四德各以二字相配見合德之妙須上下二字俱重如濬哲分之則深沉與有智各一件合之則即濬而哲深沉便是知慧即哲而濬智慧

便是深沉文明分之則文理與光明各一件合之則即文而明文理便是光明即明而文光明便是文理溫恭分之則和粹而恭敬各一件合之則即溫而恭和粹便是恭敬即恭而溫恭敬便是和粹允塞分之則誠信與篤實各一件合之則即允而塞誠信便是篤實即塞而允篤實便是誠信要分分不得當云濬而自哲文而自明溫而自恭允而自塞勿云哲乃濬哲明乃文明恭乃溫恭塞乃允塞恐以彼濟此非渾合之聖德矣要認濬澈之發也哲者析微通幾如神之妙用文章之含也明者淸輝洞達貞觀之本體溫以中之和粹言恭則節文嚴肅也夫人純氣一息不

欽則散而儼翼有以欽之故曰溫恭天下惟至和厚純粹者至嚴威儼恪詩曰溫溫恭人溫而恭正見有德氣象允以中之眞到言塞則精怾充實也實理充塞吾心一處未滿便虛無一滲漏便實性體至虛而吾誠信足以充滿之故曰允塞塞取閉塞充塞二義恭與塞皆就行上看濬文溫允是形容玄德即所謂不顯惟德蓋玄非在濬之謂德到極處便玄玄便升揚不緣師錫岳薦而後聞者故帝昔謂予聞已神交矣正與協字應自其光輝不可掩則言華自其深遠不可測則曰玄夫以玄爲華則其華闇矣是以去見而言闇乃命以位是鄭重于遺嬪之餘詢考于儀刑

之後而命以司徒百揆四岳之位歷試諸艱以驗其德此緊承乃命以位言一節俱從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來正是玄德發越處蓋舜德本有秩敘精神總理體段不顯儀刑故所向無不靈應須步步相趂方得過化存神意與堯典九族六句同義不可分四段看烈風句另看愼徽納賓字俱就舜身上言不重堯試之上愼徽須看五典言不作泛泛敎說愼中含躬率意愼便是徽徽即柔徽之徽全以調劑得宜言克從從其所調也五典就常道言五典在人存之爲秉彝發之爲懿德原至美也惟情緣易昵而美失其美是典自典我自我不能相從舜一受命爲司徒之官凡所著爲條敎正本已一段綢繆邑穆之意昭布出來或等威以辨分成儀又以洽情有栗然負罪號泣旻天之思眞如執玉捧盈故藹氣迎人使人不覺相親相遜蔚然于邦國閭是五典之美者遂悉還其美只此一愼爲五典須袖便一一俱恰隨其舞蹈無不應節分之爲百姓之親者合之爲五品之遜矣舜以百姓之典爲典原不從五敎督責而從五典務修故百姓以舜之典爲典若五典自爲遵塗而非百姓相與承敎也故不曰人從五典直曰五典克從明物察倫之聖與天爲一其經綸所自起即天地所必開五典若隨之而轉也曰五典從德足以惇典庸禮

可知納者進而爲是官也百揆者百司之事于此而裁度焉曰納于百揆則其事至煩曰百揆時敘則無一不得其理不曰敘而曰時敘非舜使之敘亦非百揆自敘物有其官官有其事時至事起化至神流不先不後也洪範雨暘燠寒風各以其敘曰時佐天子燮理弘化凡禮樂刑政工虞敎養當無不取辨于時揆度庶政正揆度其時也故得時則敘非時不敘此爲百揆若時之任曰百揆敘德足以統理萬民可知四門只是舜聽治之所因四方諸侯所至故曰四門非眞四方之門也賓者舜爲之主賓字只在禮節上說不必說統馭有方四門穆穆諸侯接于舜之德皆

極其和如陽和一布萬物欣欣有生意無別樣可擬只覺巍治之所穆穆云耳穆穆本取義玄遠不單是和舜以玄德賓諸侯諸侯身在光中玄同一德故云穆穆易曰聖而不驁有爭顯若下觀而化言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總之化處皆重在舜不重見化之人曰穆穆德足以儀刑百辟可知此三段皆舜之職事德玄者感自玄也重在隨試輒效上一氣說下納麓不言職事然堯舉舜敷治亦為洪水之患居多故有一時偶然承命相度適遇非常之變而不失其常只相原隰便宜非去治水不可作司空看了史臣添此一段虛中點綴見聖人即天風雨雷電之天與晴

雲朗日之天無二境何常何變無非適得吾體耳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舜之弗迷可占玄德德度故并及之

賓于四門非獨受者為王來者為賓自古諸侯天子義雖別君臣猶禮均賓主分為東西兩階虞周制皆然至秦始為肅道以皇帝自尊漢唐仍之後世不知有賓禮

○茅伯符曰大麓古文麓作禁學者讀為錄孔傳遂有大錄萬機之語漢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職為無階而附會封禪者又以為太山之麓猶幸有史記為確證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此雖命舜陟位與上記命位無干不過原舜弗嗣之故起下舜受終之由詢雖屬事實奏以言考雖屬言實紀其事乃言底可績者其事皆如其言而致可有功也詢事考言就前日說是試之以觀其蘊乃言底可績就今日說事即指本臣之職事不是泛說他臣之職事是明試以考其成三載緊帶上就今日總計之見功效之久非一時偶然莫輕放過言事績即指上司徒百揆四岳等官各有其效也若入納大麓只用原隰已相水道已得便了若烈風雷雨弗迷則偶然事不可用嗣字妙以官為家分明以賢為嗣。

言德不堪嗣續其傳也○格汝舜乃命以位之初吾嘗詢汝以敷典揆政親侯之事以考汝所奏之言若何而為司徒若何而為四岳汝因有言以陳之我矣汝那時應答之言我即識之以為他日之考證今五典果克從百揆果時敘四門果穆穆汝昔日之言底可有功且歷三載滿一考之期矣施澤久而人心共戴汝宜升帝位也舜乃讓于有德之人而弗嗣若不知已玄德之足嗣者然看來詢考底績一時事何必分今昔非待考功以覈所言也詢乃詢謀之詢非詢察之詢與敷奏不同詢事正所以考績隨詢隨考時時有之正歷試諸艱也但不可涉帝堯有意歷試耳

帝堯時采其咨之要素切一旦得舜却將平日憂心盡與
謀計而籌之廟堂者便可措之天下言即是績若取左券
在堯原不以議論責事功在舜亦非以事功蹤議論體用
合一盛德之至也可字有味因言以信之不待見功而後
信也言即禮記先資之言可是堪可之可非僅可之可此
字要剔明凡能言者可言也未必可績也乃汝之言不但
可言而已致于可績矣績功之成也必曰三載者考績之
期也以聖知聖寧待考而後見久而後決而必曰底績必
曰三考使其功效已著與天下共舉之也績在德上說不
必另補出德來歸重有德宜陟位上舜讓于德舜以德不

足以代堯故但攝行其事弗嗣其位若作讓于有德之人
則所讓何人乎此句是史氏之言舜既讓德必有後命方
可受終金氏以論語堯日一節當在此時方有始終

凡言格者抵至通透之意古字格與假聲近空虛曰假
貫徹曰格假者轉移格者更變義亦相近凡言底者極
至安定之意或从底上無點訓致有如底平底績底至
底豫之類何得作致訓孔書襲用訓詁耳

舜惟不肯即位故堯且命之攝位正月一歲之元上日一
月之元見堯以體元之君命舜以調元之臣受重其事也
天子之于天下常以身為始終文祖堯之所從受天下者

堯受諸文祖以始之今授之舜以終之故舜受堯之終而
告于文祖也就告攝位上說照下格于文祖自見得易坤
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文言曰陰雖有美
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
成而代有終也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易
陽為大陰為小以大終者左右其大以有終也當時堯命
舜陟帝位舜固讓于德弗嗣當是舜受代有終之命并是
受堯終帝位之事也若堯終帝位舜即始帝位了受終文
祖乃堯事非舜事也世儒見舜後來在位遂將受終受禪
兩事混一謂堯受終則舜正始且誤認傳堯于是終帝位

句為堯自此不復事事豈知舜之受終正受代堯終皆以
終堯事所謂成厥終也舜何嘗已與之而已始之故傳文
終字甚有力當作功夫看終是堯受乃舜耳舜惟受終不
可不代堯經理一番故有璿璣等四節此舜受終之年年
以內事舜惟受終又不可不代堯恭定一番故有巡狩等
四節此又舜受終之年年以外事

正義日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毎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
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頗
起元日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人君之
元即乾坤之元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

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元
即仁也仁人心也衆非元后何戴后體元則仁覆天下
矣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
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
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
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
格于藝祖用特

此四節是舜受終之年一載內事故史記得日月歲甚分
明。察器祀神日之所事、覲臣班瑞月之所事、巡狩四岳歲
之所事、自正月受終至十二月歸格。從頭徹尾。將舜受終
一段光景寫得窮年訖月。一歲如此、歲歲可知。至後總言
二十八載、又見舜定一巡四朝之期、分五服十二州之地、
制五刑五流之用、孜孜不暇、彌月彌年彌日皆如此。所以
能代堯終而無媿于受也。○撫位莫大明時、明時莫先觀
象天、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定數合爲
三百六十九度有餘、日月五星循此宿度、隨天轉行以成
人間歲時日月之候、二十八宿附天不動、動者日月五星。

其行歷處即爲曆數故謂之政、日月止有遲速、五星兼有
遲速順逆、總來有遲速順逆之不同、而纏度統載于璿璣、
可東西運轉者、于其間橫立一玉管、可南北低昂以窺璣、
如某月某時日月五星其常度合在某宿幾度、運璣而以
衡窺之、管對所窺與璣不爽、即是合其常度、不然則差、舜
精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纏度、使曆法不至有差焉、○
璣衡兩者俱是正天文之器、以璿玉飾之、貴天也、天體至
圓而璣象之、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以美珠爲日月星辰
之象而麗之于璣、懸而運之也、故曰璿璣、以玉爲窺璣之
管、橫而設之、以日月五星常行中道、必橫設而後中道可
窺也。故曰玉衡、玉衡長八尺、通中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
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也、
堯時嘗命羲和、令爲時無幾、七政在璣衡固無不合、但七
政運行于天、璣衡成形于器、既若是難齊、璣衡一定不移、
七政推遷靡定、在天雖無差、而器或有隱見完否之弊、舜
則首察璿璣玉衡、用在器七政以齊在天七政、璿璣玉
衡從何處察、從歲差上察。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
法、所以既久不能不差、既差不可不改、天無差、因人之法
與天相左謂之差。然天日之差、恒于中星驗之、此在璣衡
爲急耳、玉衡之說先正南北經奠規于中表之南規衡求

北極以正天中然後取中星去北極遠近度數轉規以就
之其星在玉衡孔中則七政齊矣其星不在中則移南表
以求之所差度數從可知矣假令候星以牽牛爲始先在
望牽牛之星取在正南之昏時爲法從此以後日日西過
經八日昏時女星來中故牛爲八度復候女星至十二日
後虛星來中故女爲十二度復候虛星至十日後危星來
中故虛十度餘倣此在測察心目在是也察璣衡自有心
與天遊處七政就在天者言在璿二句串當用過云若此
者果何以哉以齊天之七政耳要看以齊七政四字上一
在字其主意正在此在字不可用竭目力字只是察其度

數之詳審其次舍之位便是齊字不可就當合字合字就
齊字上見出傳中窺璣之下用一齊字把經文齊字混了
令人不便覩天運何可齊得察處便是齊從器中察其精
妙自整齊而不可越其中便有測變陰陽節宜氣化意豈
徒按時測候使羲和之職哉七政齊而四時正故曰此曆
象授時所當先也堯典曰曆象此止曰璣衡則象而不曆
堯典日月星辰此止曰七政則經星與十二次不在內經
星麗天不動緯之所次也言緯經在其中十二辰無遲速
順逆之殊故略之蓋惟天象歲歲有差恐器有不合故不
考書而考器

河圖之數分生成而言其全以生數爲主而以成數合
之故河圖之位十而數凡五十五洛書之數分奇偶而
言其變以四正之陽而統四偶之陰故洛書之位九而
數凡四十五合河洛二數共成一百乃爲天地自然之
全數二數雖有異同理則迭用是以天地之數始于一
而全于十天數五一三五七九是地數五二四六八十
是天數二十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小衍爲
十兩其五也大衍五十十其五也故五爲數祖邵子曰
天地之本起于中夫數之中者五與六也五居一三七
九之中故曰五居天中爲生數之主六居二四八十之

中故曰六居地中爲成數之主元紀大論曰天以六爲
節地以五爲制是以萬候之數總不離于五與六而五
六之用變見者如初春之桃五其瓣天之所生也深冬
之雪六其出地之所成也故以五而言則天有五星地
有五岳人有五常以至五色五味五穀五畜之類無非
五也而十根于一百根于十小之而釐毫塵杪大之而
億兆無量總屬五之所化而皆統于天之五中也以六
而言則天有六合歲有六氣卦有六爻以至六律六呂
六甲六藝之類無非六也而老陽之數三十六老陰之
數二十四合之而爲六十少陽之數二十八少陰之數

三十二合之亦為六十總屬六之所化而皆統于地之六中也總之五為陽而五實統乎陰之六六為陰而六實節于陽之五天元紀大論曰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朞而環會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得非天地之氣總皆五六之所生成者歟試舉一歲之氣及干支之數而言從天用干則五日一候五陰五陽而天之所以有十干甲戊以陽變巳癸以陰變五之變也從地用支則六日一變六剛六柔而地之所以有十二支子巳以陽變午亥以陰變六之變也十干以應日

十二支以應月故一年之月兩其六一月之日六其五一年之氣四其六一氣之候三其五總計一年之數三十六甲而周以天之五三十子而周以地之六故為十二月以二四六得此二十四氣以十五日歸三百六十得此七十二候以五日歸三百六十得此三百六十日以三十日因十二月得此四千三百二十辰以十二辰因三百六十日得此十二萬九千六百分以三百六十日因三百六十分得此何非五六之所化一歲之數如此而元會運世之數亦如此如一歲之統十二月一月之統三十日一日之統十二時一時之統三十分故一元之統十二會一會之統三十運一運之統十二世一世之統三十年而天地氣

運之道槩此矣若夫拆一為二拆二為四拆四為八拆八而十六拆之到底何有窮巳實則各得其一耳故察河洛之圖書審奇偶之名目數天以度數地以里數神鬼以陰陽數氣候以律呂輕重者數以權衡方圓者數以規矩長短者數之以度淺深者數之以量歸除可以數消因乘可以數長因一而推○張介賓曰五行之理交互無窮故甲戊庚壬天之陽干也而交于地之子寅辰午申戌乙丁巳辛癸天之陰干也而交于地之丑亥酉未巳卯天地五行挨相交配以天之十而交于地之十二是于五行之中各具五行乃成六十花甲由六十

花甲而推于天地萬物其變可勝言哉然而變雖無窮總不出乎陰陽陰陽之用總不離乎水火所以天地之間無往而非水火之用欲以一言而蔽五行之理者曰乾坤付正性于坎離坎離為乾坤之用耳○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楊泉物理論曰水土之氣升而為天○周髀即蓋天說也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候臺銅儀即其法也其言曰天如雞卵地如卵黃地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蔡邕曰渾天立八尺圓儀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

易○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
磨石而左行日月右行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
天牽之以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
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廻焉○淮南子曰天有九野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
房星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
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
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南方曰
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晦
朔之日日在其表人在其裏日月相疊故不見其明弦

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明半魄是為近一遠三
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也下弦是月虧一半
如弓之下弦也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
明是為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而為望也○月之行遲漸
遠于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其遠于
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
盖上弦也其行上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
二分有奇是之謂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盖日與
月相望也其行過中遠于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
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謂之近一遠三謂之弦此盖

下弦也○周髀說曰日猶火月猶水火則施光水則含
影月光生于日所照魄生于日所蔽當日則光盈近日
則明盡月望之日日月相望故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
側故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故不見○漢書曰星者
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星衆則吉少則凶（孟康注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相應也）○極以其橫亘在中不動謂之天樞樞軸也
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天樞則指朝廷人主所在也
衆星附于辰天無星處皆辰也北辰是北極五星中第
三星之旁天壤處是天之樞紐也其小星則為極星所
謂太乙也盖天運左旋而轉之右凡日月衆星皆動只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不動○大衍星分圖曰五月午
日日月會于鶉首八月酉日日月會于壽星○日月之
交月行黃道而日為掩則日食是曰陰勝陽其變重月
行在望與日衝月入于日暗虛之内則月食是曰陽勝
陰其變輕日飾為失德月飾為失刑（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之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謂日行黃道則值暗虛矣值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周禮曰眡（[illegible]）祲（[illegible]）掌十煇之法（煇謂日之氣煇光也）以
覩妖祥辨吉凶一曰祲（日旁有陰邪氣相侵犯也）二曰象（陰氣附日凝結而成象也）三曰鑴（音尖黑氣如鑴刺于日也）四曰監（抱日之氣如冠珥也）五曰闇（方晝而晦也）六曰瞢（音蒙陰氣蒙蒙日光瞢然也）七曰彌（白虹彌天横氣貫日也）八曰叙

片段成列穿月有序也九曰隮蝃蝀升氣于日旁也十曰想雜氣以成形想也○曰
爲陽象陽中含陰離二陽在外一陰居中故離爲日之
正體月爲陰象陰中含陽坎二陰在外一陽居中故坎
爲月之正體○日有永短縣地有升降春秋分時地適
當天之中其日出卯入酉行中陸故長短勻縣春分而
夏至陽日升地日降而下其日出寅入戌行北陸故永
縣秋分而冬至陽日降地日升而上其日出辰入申行
南陸故短○張衡靈憲曰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鍾爲
星星也者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
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尚書大傳曰朏而月見

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亦謂之側匿朓行疾貌
朒行遲貌側匿亦遲也蔡邕曰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
肅則月匿影劉向曰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
行遲而月行疾也○釋名云朏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
承大月月生二日謂之朏承小月月生三日謂魄亦作霸○春秋運斗樞曰北斗
七星第一曰天樞第二曰璇第三曰璣第四曰權第五
曰玉衡第六曰開陽第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
爲杓合爲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
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天樞得則景星
見衡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漢書曰玉衡杓建天之
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北斗爲天綱本此○水

火金木填此五星者天之佐爲五緯見伏有時所過
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李尋曰五星
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五星色
白圜赤圜黑圜青圜皆凶黃圜則吉五星同色天下偃
兵○晉志曰東方七星角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
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左角爲理主
刑右角爲將主兵亢四星天子內朝天下之禮法也亦
爲疏廟主疾疫氐四星爲天根王者之宿宮又爲后妃
之府將有淫泆之事氐先動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
之宮也亦四輔也又爲四表中間爲天衢亦爲天闕黃

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間北間曰陰間七曜縣乎天衢
則天下和平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亦曰天廄又主
開閉爲蓄藏之所縣又北小星爲鉤鈐房之鈐鍵天之
管籥明而近房天下同心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
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前星爲太子後星
爲庶子尾九星後宮之長亦爲九子色欲均明小大相
承則後宮有叙箕四星爲天津後宮后妃之府一曰天
箕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北方又主
口舌南斗六星天廟也爲丞相太宰之位酌量政事之
宜褒賢進良禀受爵祿又主兵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

犧牲其北二星一曰鈇路一曰冢火又曰上一星主薦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須女四星天之少府也婦女之位主布帛裁製嫁娶虛二星冢宰之象也主邑居廟堂祭祀之事又主風雲死喪危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動則土工起營室二星爲太廟天子之宫也主土功事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主以兵禁暴婁三星亦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胃三星天之廚藏五穀之倉也又名大梁主倉廩昴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又爲旄頭胡星也又主喪主獄昴畢閒二星爲天街三光之道也主

伺候關梁畢八星狀如掩兎之畢主邊兵主弋獵又主刑罰觜觽三星在參之右角如鼎足形主天之關又爲三軍之候參七星白獸之體中三星横列者三將軍也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黄道所經爲天之亭候主水衡事輿鬼五星天之目也主視明察姦謀中央一星曰積尸擾動失色則疾病鬼哭人荒柳八星天之廚宰主尚食和滋味七星一曰天都主衣裳文繡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天廚飲食賞賚之事翼二十二星爲天子之樂府又主夷狄遠賓負海之客明大則禮明樂興四夷來賓軫四星爲冢宰輔臣也主車騎明則車

騎用亦主風有軍出入皆占于軫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長沙明則人主壽子孫盛二十八舍之度最多者莫如東井其次莫如南斗度之少者莫如觜觽其次莫如輿鬼。○昏旦非陰陽之大分乎蓋南方太陽之位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弓髟留逆而不居此天之常道也五星出入黄道之表裏猶月行有陰陽也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進而疾逆則退而遲不西不東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皆與日合度而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去日稍遠朝而近中則留經旦過

中則逆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疾以至于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若乃金水二星行速不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追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以追日晨伏東方復與日合三星經天而兩星不經天參天兩地之道也○金星一日移一度一歲移一宫十二歲一周天木星十二日移一度一月移一宫一歲一周天水星一日移一度一月移一宫一歲一周天火星二日移一度二月移

一宮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日移一度二十八月移一宮二十八年一周天○五星守二十八舍歲守木星熒惑守火星鎮守土星太白守金星辰守水星守并氣之象也凡五星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躁急之象失次而下二三宿曰縮畏退之象五星歲守土星熒惑守金星鎮守水星太白守木星辰守火星是謂守所勝上尅下之象五星歲守火星熒惑守土星鎮守金星太白守水星辰守木星是謂毋守其子陽氣不法之象五星歲守金星熒惑守水星鎮守木星太白守火星辰守土星是謂守不勝下尅上之象五星歲守水星熒惑守木星

鎮守火星太白守土星辰守金星是謂子守其母陰氣不成之象○晉志曰歲星東方木主春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宋志曰歲星乃少陽發揮之官位居正卯與太歲更爲表裏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歲星色明而内寔暗天下安寧喜初出小而日益大忌初出大而日漸小○晉志曰熒惑南方火主夏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

則罰見熒惑○營惑色赤如炬火小人攙搶失度武吐舌所以戒人君也罰賢任德恤鰥寡則退度而天心得矣逆行二舍半有火災忌以庚辛日留忌當入不入當出不出火星當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火星逆行者復跡名曰繞跡大凶若不復跡名曰勾巳亦爲凶甚○朱子曰填星主德占爲夏季亦陳于外而發兆于中居四之中戊巳之位萬物因之以生四氣據之而列故星之名曰填○晉志曰填星中央土故四星皆失填爲之動動有盈縮忌所居之宿國吉○觀象賦注云尭遭大水鎮星逆行入水府○晉書曰填星墜海水夾黄星騁

海水躍○宋志曰秋季色旺體大色白吉初出小而後大者喜初出大而後小者愁出入失其當是爲失舍夏至後日方南行而居其南冬至後日方北行而居其北曰盈日方南而居北日方北而居南曰縮○朱子曰出西方爲刑右之背之乃吉出東方爲德左之迎之獲休自暈則天下大赦○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戊入以丑未一歲而周天○太白出方常在申酉之間失行在北謂反生太白少陰曰弱不得專行故以巳未位至界昏

欲至未而遲且欲至巳則病不合在午見見則經天○
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宋志曰辰星
乃水之精其位當子得太陰之氣而四象之終易有幽
明之說原始返終即其義也水星于冬旺黑色主吉者
刑政失簡不以時而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辰星出東
方太白出東方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對○李
尋曰辰星主正四時當效于干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
作異西孟四季皆出星家所忌○胥灼曰常以二月春
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
冬至見牛斗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

方夕候之西方○五星同度曰合變爲妖星曰散和順
而合則吉乖逆而合則凶同宿曰聚自三星以上爲聚
亦曰會留三日曰會一逆一順一疾一遲相逢于一宿
之中爲會德會則福與刑會則禍作行而掩之曰襲未
當去而去之曰出未當來而來曰入行而造其中曰入
入宿度而居曰舍入此宿曰宿留二十日以上曰宿宿
者經其舍而過經去不遲也處其所曰居行所當行過
二十日不失次曰居不東不西曰留來其旁而居曰守
徘徊不去其度曰守二十日以上曰守行而侵之曰犯
經過其星而光耀侵之曰犯先犯而遂留居之曰犯守

未當入度而竟入犯之曰侵東西正當曰中中者中傷
之象自上而下壓之曰乘自下而上直往冒之曰凌相
衝而止曰觸兩動直前相抵曰觸抵者一動一靜而動
者直至其所也歷者以次相及而過也相凌曰鬭合復
離離復合曰鬭離者雖同宿共度而南北乖不和之象
從者雖同在宿分不相停待越避相背之象合者經其
宿度而行舍其宿而遲也行而隨其後曰隨次第相及
于一處也從西入東出曰貫相切曰磨周之一匝曰環
環之而不周曰繞迫而侵之曰薄兩體相着曰薄左去
右迴右去左迴曰勾往而復復而往曰巳其氏云去而

復返謂勾再勾爲巳石氏云東西爲勾南北爲巳郄氏
云行如勾字曰勾行如巳字曰巳過其中而無所犯曰
經過其旁而光射之曰刺過旁而相迫曰應冒而滅之
曰掩侵其邊而漸及其中曰食從上至下掩之曰吞頂
之于上曰戴早出爲贏晚出爲縮又超出而前曰贏退
舍曰縮星藏月爲凶二體相合不辨其孰爲彼此者同
光也以五形相尅論之夫在陽妻在陰是謂牝牡相承
二星相近其張及大相遠無傷七寸內必之月食星者
月至而星沒也若星食月則星見月中經天者昏旦出
于午地木火土陽星不忌經天惟金水陰星以經天爲

妖白日出見與日爭明爲晝見○五星並順者古曆也秦曆始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然知者鮮至北魏末清河張子信之亂隱海島積三十餘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疾徐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後則徐秋分後則疾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在日道外則雖交不食月望值交則食不問表裏日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好惡遇其所好則留多而行遲見早遇其所惡則留少而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

行見伏尤異晨見應在雨水後立夏前夕見應在處暑後霜降前並不見驚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金土一星者見無者不見後張冑玄劉焯等依此差度爲定入度食弓及五星定見與天密曆法至此始精矣○宋志曰木火合而鬬爲旱爲饑火觸木有慶木觸火民病疫木土合民饑而歲星忌與太白同度忌木與金環繞乍東乍西忌金環繞木歲星犯太白草木再死再生太白犯歲星民饑木與水合有水災忌相犯火與土合爲旱忌火犯金金犯火忌金火相守而不動忌水火相近而火觸水

水觸火火守水若水火相合爲饑忌土與金合相近數寸間忌土金俱入營室相守忌金水相留金犯水水犯金忌辰星入太白而上出辰星入太白而下出忌辰星與太白環繞忌辰星合金與若並宜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袁坤儀曰衆星環拱坎正北方也北極不于坎乾而于艮丑宋中興志以爲艮東方乃萬物成始成終之地乎竊以爲人之方位與天不同桓譚謂春秋分日出于卯入于酉爲人之卯酉非天卯酉若天之卯酉當北斗極以此觀之則北辰實在天之中中國之地似微在東南故人視之爲艮丑耳覲古之候天者自安南至浚

儀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知北極不直在人上也哉二十八宿多者三十四度最多者莫如東井三十四度其次莫如南斗二十五度少者止一度最少者莫如角一度其次莫如鬼二度如此不均竊嘗疑之後考沈括王夔之說乃知天本無度以日之行爲度日行不可記而所可記者星也故取其相當之星以爲距度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纏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觜鬼之傍非星衆也然日纏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縮矣然古今所驗亦有不同者何哉唐一行作大衍曆測之得畢觜參鬼四分度與古不同至宋紹興考正之則惟牛尾室柳四星

與古今餘皆不同蓋天度之不齊隨古今而變大抵歲差所致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遂謂五星會于太初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密推而上至于混元之初積數之精而無有餘分耳非太初之年而合璧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考之漢高元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漢高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四年也鎮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四十五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復聚于牽牛之初乎方郭守敬之

造曆也一以考測爲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歷代所謂積年之法與夫日法俱廢矣今以法推之但以九年之曆爲準九年前之二月望即今年之正月朔而歲首可定也該九十七箇半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轉四十八周大餘五九小餘四八皆以朔日干支求之而月之大小可定也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前九年正月朔是甲子即今年正月朔是戊申也小月則天干四地支八由此推之而月之大小經所差矣天三地七逢時則隔八相生而二十四氣可正也如九年前立春是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亥見巳七數即乙巳日立春也如逢子時交則隔八位未時亦交也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即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即來歲

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其法精矣○鄭善夫曰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杪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此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

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知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杪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張說曰今按據典故鑄銅爲儀圓以像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天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焉百六十五

轉而行匝仍置水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于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同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王柏曰周天三伯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晝則自左而向右夜則自右而復左天依形故運行太虛冲漠之際而無停地附氣故束于勁風旋轉之中而不墜氣積于陽而其精外明者謂之日氣積于陰而其魄含景者謂之月體生于地精浮于天者謂之星五行之精是謂五緯列居錯峙各有所受于日光故字從日生經星則麗天而左行七政則逆天而右繞譬諸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旋焉日經千里晝夜所經謂之一度仲夏躔東井而去極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躔南斗而去極遠則晝短而夜長日臨于卯酉月如銀丸受日之光其魄常滿日初而涼日中而熱乃天道下濟而日則利于下臨故也爾月在天上日在地下月魂承日故明爲所蔽而日食日有暗虛故陰爲所射而月食日盈而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而日縮則先中而朔日之周天以歲計月以朔計二十八宿日之所經爲黃道

橫絡天腹中分二極者爲赤道春秋二分日循赤道平分天體晝夜中停春夏之交陽極生陰則陽生于天而生暑陰蟠于地而下降故天轉益緩而氣濁秋冬之交陰極生陽則陰際于天而生寒陽復在地而上浮故天轉益急而氣清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四萬二千里巳上爲陽位四萬二千里巳下爲陰位肅肅出乎天則天雖陽而肅肅之陰出赫赫發乎地則地雖陰而赫赫之陽發冬至之候陽發于地一氣上昇七千里至六氣則上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爲春分之節六氣而陽極陽位故其氣熱而爲夏至之節夏至之候陰出于天一氣下降七千里之六氣則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爲秋分之節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而爲冬至之節天地所以能長能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相因而爲氤相溫而爲氳此變化之所以兆氣之揫歛而有質者爲陰舒散而有氣者爲陽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激搏而爲雷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陽與陰夾持則磨軋有光而爲電陽氣正升爲陰氣所乘則相持而爲雨陰與陽得助其蒸騰則飄颺而爲雲和氣散則爲露霜雪不和而散則爲戾氣霾

瘖陰干于陽而氣薄不能以拚日則虹見陽伏于陰而
氣結不能以自收則雹降月星布氣陰感之則謝而爲
霜陽感之則液而爲露上寒而下溫則霜不殺物上溫
而下寒則雨而不氷風不宜溫而溫則雨凝而爲雪陽
縱而陰翕之也雷不當出而出則雪霰交摯陽褻而陰
乘之也將雨則氣溢而礎潤既雨則氣散而土晞然自
天地剖判以來裨海環之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廼
有太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北景在齊州之南故開
北戶以向日天竺在中國之西故啓東牖以迎暘溫淸
地當巽維日初極熱而午乃溫骨刺幹僻在北際羊脾

適熱而日已復出五臺六月山飛陰雪故曰氷天象臺
歲際關戶納涼故曰炎海泰山有日觀雞鳴而日已昇
摠婁處峚谷接九梯而氣深燠此地之高深然也東海
入于無際水流之勢斯盡識者謂其近尾閭之洩天南
風氣所宜與極北每相類識者謂其回北而爲南此地
之限極然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山爲積德川爲積刑
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
日月而盛虛自東極以至西極二億三萬五伯里七十
五步南北亦如之雒陽東抵扶桑踰二萬里次則日本
一萬五千里其地溫燠西抵安息二萬五千里南至大

秦八千里其地實熱南抵眞臘二萬里次則扶南一萬
三千里其地炎暑北抵流鬼一萬五千里次則駮馬一
萬四千里其地常雪驛傳至此極矣地在天中水環地
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萬五千里其下降
如數秋游過西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游過南故
日在其上冬游過東故日在其南人處坤載如水負舟
覩星漢回移或升或降莫知覺矣陽陷于陰故能闢而
受以爲水陽附于陰故能直而施以爲火天一陽數也
而水生焉故凝天一無非水也地二陰數也而火生焉
故應于地二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爲雲雨湛而在地爲

淵泉求于石則擊之光發求于木則鑽之烟飛天地初
分只有水火水便是地火便是日星也土之所附其氣
融結則峙而爲山水之所赴其勢瀦洩則流而爲川山
氣蘇合而爲風水氣朝降而爲霧地勢峻極起自西北
故崑崙乘地之高而東驅天傾西北非也乃地勢高近
附嵩山據地之中而南騖水流東極氣虛而散如沃焦
釜無有遺餘往者既消來者復息水流東極其應于月
者爲潮益潮爲陽精陰之所依月爲陰靈潮之所附朔
望之際月近于日故月行疾而潮應大朔望之後月遠
于日故月行遲而潮應小春爲陽中陰生于午而晝潮

大而感陽也秋爲陰中陽生于子而夜潮大而陰應也一晝一夜而再至亦猶歲之春秋而月之朔望云耳此地之至數也○齊履謙曰自黃帝迎日推策堯舜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而儀式方備劉洪始悟月行有遲速姜岌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何承天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祖冲之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劉焯始悟日行有盈縮傅仁均始用定朔李淳風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

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僧一行始以朔又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徐昻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姚舜輔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黃道周曰盈虛之數不可以稽日升降之形不可以測地日之修短不倚于坤儀地之升降不徵于海勢橫渠嘗言地有升降日有修短陽上地下中虛而景艮陽下地上中虛而日促修短既分寒暑以定占緯之家往往非之歲維主日水則比地二兩潛施九六各濟復濟而陽漸升姤濟而日漸降升降之平皆在卯酉衡地之分約百八十二升高則視北升下則視南人之

所謂高卑即天之所謂南北高下之間各一十二故陽升而氣盈者日行之高則以爲修高而迫下其影宜短如懸火而覩著也陽降而氣虛者日行之下則以爲短卑而逼下其影宜長如爇火而視倚也天下之移一度則臨地之差九十卯酉之間影殊南北故其所也天生水而寄于地地使比于月地生辰而寄于天天使舍于日日率數者而天地不與者天以無形爲寒暑之父也以不動爲寒暑之母也日引氣以出于地日之氣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水之氣晝夜一周三百五十二天以日和地之星地以水和天之月非從也其乘氣以爲度

者一也日從一而差星故寒暑之分辨水從常而北朝故弦望之期見日司寒暑月司弦望寒暑差星弦望差潮星得氣而益旋故河漢之橫夕南而朝北水得氣而縠轉故大地之準氣至而潮行益旋之星過北極之外縠轉之氣平九道之中故知極海之南有星而蒸氣之環爲水凉燠之期非日不具也夫不知天之無形地之至情日之因候水之乘氣而以測乎寒暑者彼不過恒星潮夕之形誤之耳故陸有凉燠而形見也谿有高下而情見也道有激旋而象見也潮有上齊而數見也天地之分各九十有一四正之衡潮及于日月入交之臨

潮平于東西日遲過十有三氣平地而潮出者猶水之東沸而西注也踰九十有一氣遠地而潮平者猶雲之蒸遠而濕乾也日乘氣以爲寒暑而地之温涼應之水乘氣以爲潮汐而天之晦朔應之四海之潮八節各異故秋冬晝夜魚龍互易大小之差寒暑變焉盈虛之類定于陰陽日星皆陽故恒盈水月皆陰故恒虛日星氣衰以爲寒水月氣盛以爲盈水之盛衰在一月日之盛衰在一歲一月之盛衰見于辰一歲之盛衰見于日日有升降因陽之盛衰以天之高下較地之浮沉是非相別豈有差哉是以史氏知日之有南北不知日之有高

下黃氏知日之有高下不知天之無高卑余氏知潮之不因于地而不知潮之不因于月盧氏知潮之不因于月而不知潮之不因于日也不疑于潮汐而後可以論升降不疑于升降而後可以論寒暑修短者數也盈虛者氣也修短出地而成形盈虛體天而無象以陽上地下而得虛地上陽[illegible]而得盈此倣于離坎之象而昧于乾坤之旨也離虛而坎盈乾盈而坤虛盈虛畸行則子母不得陰陽雜動則化成不生嗚呼人之所見各尊其後渾儀者而斥蓋天考極呈而陋測地肇論伸而舟踰絕海圖作而肇論息雖有取于一得皆無當于自然〇

嵩高不是天之中乃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曆象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今之曆家大都以斗杓所指爲月建則在璿璣玉衡以察之北斗者爲是儿覩乎天文以察時變北斗舜可察也渾天儀則曆官之事恐非舜所當察者〇正義曰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〇張氏曰蓋天之法如繪像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象能得其全堯之曆象日星蓋

天法也舜之璿璣玉衡渾天法也渾法寄於蓋天〇夏氏曰七政在天躔度長短多寡不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熒惑日行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太白辰星日各行一度鎮星日行四千三百八十分度之百四十五七政躔度長短多寡不同如此然必謂之齊者曾氏謂步七政之躔度時數以轉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陵歷鬬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所見者皆時數躔度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爲變異此說是也沈存中謂熙寧中受詔典領曆

官考察星辰以璣衡求極星從窺管候之凡三月極星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則窺管卽玉衡也隋志云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卽以爲北斗七星不知璣爲轉運衡爲橫簫簫運璣動使于下以衡望之○王蕃曰鄭玄說動運爲璣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黃氏曰太極未判天地人三才函于其中謂之渾沌渾沌云者言天地人渾然而未分也太極既判輕淸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淸濁渾者爲人輕淸者氣也重濁者形也形氣合者人也故凡氣之發見於天者皆太

極中自然之理運而爲日月分而爲五星列而爲二十八舍會而爲斗極莫不皆有常理與人道相應天體圓地體方圓者動方者靜天包地地依天天體周圍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爲百分四分度之一卽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卽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緣日東行一度故天左旋三百六十六度然後日復出於東方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彌雍謂水火土石合而爲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爾土石之外水接于天皆爲地體地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爲天心中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徐晝夜循環斡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爲四時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于無形後天之太極運天地于有形日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道則日五色失道則日露其慝日體徑

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日出辰日入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日入戌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太陰之精主刑罰威權大臣之象大臣有德能盡輔相之道則月行常度或大臣擅權貴戚宦官用事則月露其慝而變異生焉月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七日有

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
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
四度也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含影故月
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
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月行潛于日下與日會也邇一遐三謂
之弦分天體爲四分謂初入日及二十三日月行近日一分謂之邇一遠日三分謂之遐三遡日一分受日光之半故半明半魄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也衡分天中謂之
望謂十五日之昏日入西月出東東西相望光滿而魄死也光盡體伏謂之晦謂三十日月行近于日光體皆不見也月行于赤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
日食在望則月食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

暗虛不受日光也暗虛者日正對照處經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
官星是也計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
不動三垣紫微太微天市垣也二十八舍東方七宿角
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
壁爲靈龜之體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之
體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爲朱雀之體中外官星
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卿騎官羽林之類是也在野
象物如雞狗狼魚龜鼈之類是也在人象事如離宮閣
道華蓋五車之類是也經星皆守常位隨天運轉而聽
命於七政之行至其所居之次或有進退不常變異失

序則災祥之應如影響然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
曰熒惑土曰塡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併日月而言謂
之七政皆麗于天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爲速所帶故與
天俱東出西入也五星輔佐日月斡旋五氣至治之世
人事有常則各守其常度而行其或君侵臣職臣專君
權政令錯繆風教陵遲乖氣所感則變化多端非復常
理如日之精變爲孛月之精變爲彗政教失于此變異
見于彼天漢四瀆之精也起于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
北方至于箕尾而入地下二十四氣本一氣也以一歲
言之則一氣耳以四時言之則一氣分而爲四氣以十

二月言之則一氣分而爲六氣故六陰六陽爲十二氣
又于六陰六陽之中每一氣分其初終則又裂而爲二
十四氣二十四氣之中每一氣有三應故又分而爲三
候是爲七十二候原其本始實一氣耳自一而爲四自
四而爲十二自十二而爲二十四自二十四而爲七十
二皆一氣之節也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
斗綱所指之辰卽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
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
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
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建之辰卽可

卯矣斗有七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倣此十二次乃日月所會之處凡日月一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建子之月次名玄枵建丑之月次名星紀建寅之月次名析木建卯之月次名大火建辰之月次名壽星建巳之月次名鶉尾建午之月次名鶉火建未之月次名鶉首建申之月次名實沈建酉之月次名大梁建戌之月次名降婁建亥之月次名陬訾十二分野卽辰次所臨之地也在天爲十二辰十二次在地爲十二國十二州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當之者矣○邵子曰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然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月者日之影也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方氏曰宿言宿之于此離言離之于彼○劉氏曰陰氣合陽于天上則爲日星是以其光下垂焉陽氣合陰于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焉山川者五行之本也故天之氣出入于地下則升爲四時地之氣凝結于天上則降爲五行○眞氏曰日星麗乎天陽之爲也山川麗乎地陰之爲也秉者

主持之謂陽主精氣故爲日星之光日太陽也星少陽也陰主形質故爲山川之竅播者布也謂陰陽二氣分爲五行而布于四時也和猶合也謂陰陽和合而月始生也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光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謂三五而盈也旣望而漸虧二十二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爲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和而月生蓋取此義○朱氏曰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湯谷蒙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昇于天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曆家以爲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歷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什之一爲日以其光加于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于其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旣望則終魄于東其遡于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于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于望而後圓及旣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于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旣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

肆類于上帝肆覲東后兩肆字皆與本文下兩乃字應、該
肆類肆字不獨貫本節直貫至乃日覲班瑞于羣后言舜
祭器觀象之後、遂有事云云、可謂無愒日、然且宿至卽見、
乃日覲四岳羣牧、是以月計之、卒未嘗有愒月也、肆覲肆
字亦不獨貫本句、直貫至卒乃復、言舜燔柴望秩之後、遂
有事云云、可謂無愒月、然且事畢卽行、卒乃復、是以時計
之、亦卒未嘗有愒月也、故篇中乃字肆字、都是語脈緊關。
見一事方已、一事又起、纔至卽畢、畢卽行、隨處皆然、終
歲若一、不獨以柴望覲后協同修如等事、爲如岱如初如
西而已也、○堯命舜使至祭覲侯甸巡、以示舜有天下天

與之人與之不重告攝上、攝位便當祭告先之齊政者、蓋
合其德而後可薦其馨也。肆字緊頂上受終觀象說、重其
事而不敢少緩意、一祭上帝。則六宗山川羣神俱在其中、
必歷祭者、聖人之誠無處不到也。天者羣物之祖、有天下
者所必升中于天而爲之歲郊、此月正之日非郊祀之期
而同其禮、故曰類、不必說臣攝君祭爲類、類于上帝另提
起。六宗山川羣神三平看、不言地者、古禮合郊天地言天
則地在中、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是六宗古今說
者不同不必指實、但言所尊祭者有六、禋潔祀也不惟潔
其犧牲視帛而且精其意、山川指岳鎭海瀆之遠非履歷

之到、禎瞻已在目中。羣所在而祭之、羣神卽人鬼、自開闢
以來載在祀典、皆按籍告之、舊以六宗麗于天者故祀天
而及在天之神、羣神麗于地者故祀地而及在地之神、是
以山川爲地也、夫圜丘方澤祭天地之禮也、祭地可言望
乎、望者海內之名山大川耳、遂可指爲地乎、且上帝尊矣、
山川遂得與之等乎、禋傳云精意享之、夫祭上帝山川群
神豈無精意、蓋祭上帝則類之義大。祭山川則望之義大。
祭羣神則徧之義大。故各言之、此皆正月內元日後事、
正義曰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

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則爲位
是類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
位而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
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
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
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
物。其神謂之五帝。○胡文曰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
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六經言天必與地
俱、孔子言郊多與社並、則天與地並祭、豈得爲瀆乎、況
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厖雜、地先

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說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為歲正也、歲正首來上天之祭。至于建午之月乃祀地耳。〇唐孔氏曰孫炎曰禋、潔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為此解耳、泰壇即圜丘、泰者尊之之辭、泰折即方丘、折如磬折、折旋之義喻方也、相近當為禳祈、宗當為禜、皆誤字也、泰昭王宮夜明幽宗雩宗皆壇名禜、縣蕝為營也、時四時、謂

陰陽之神、陰陽之氣出入地中、故埋其牲少牢、冠于泰昭之上則以下皆用少牢可知、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祭暑必于國山之壇、祭寒必于國北之坎、求其類也、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故以名日壇、夜之有明者月、故以名月壇、幽為隱小之義、星明而小、故祭星之所為幽禜、雩、呼而求雨也、王祭旱言之、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〇正義曰宗之為尊常訓也、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

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上文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〇一云相近祭法讀為祖迎、字之誤也、祖送也、送寒迎寒皆于坎送暑迎暑皆于壇、注引祭法一段乃是災禳祈禱之祭、與此無干〇蘇氏曰晉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矣、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國中山川、乃知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魯諸侯故三望而已、此之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蓋與類上帝為一禮、爾考之祭法其泰壇即天即此類

上帝也、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此禋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即此望山川徧羣神也、祭法所敘舜典之章句義疏也、〇丁泰曰山林川谷丘陵見怪物者皆曰神、遠祖去祧為壇墠者有禱則祭無禱則止而去墠曰鬼、夫見怪物者吾人之至害也而乃神之而祭焉、若韓愈之祭鱷魚雖祭也實僻也而豈神之也、遠祖雖祧吾祖也而乃鬼之而不祭焉、豈特吾祖不若一怪物乎、又異姓之殤至疏且遠也、來孫之殤至幼且遠也而皆祭之、況吾祖為至親至尊之遠者遂絕之乎、此祭

法所以冬可疑也

通節重正始意輯五瑞以堯命歛之朝覲有時而今非其期故徵而輯之只是令其執瑞來朝驗眞僞意非眞取其瑞也既月乃日覲見輯瑞爲正月事日覲與班瑞一起事然來印覲之覲印還之獨爲攝位而與其禮來則見之見則班之上不以攻見爲數下不以後至爲慢作人情之便耳全是通天下精神之法詢察禮意俱不重聖人無衆寡無敢慢彼四門一賓無不穆穆况日覲耿光其精神當有出于儀文之外者何煩詢察爲班瑞不是審非僞而班聖人無僞待天下之心也亦不可說使諸侯知統攝歸之舜

此時堯尚爲天子也一輯一班總以宣明帝堯之德爲主

○徵諸侯而曰輯五瑞使五等諸侯執圭璧爲信而來合符于天子首句要補此命發于正月上日之後雜記註云符合曰瑞五等諸侯堯賜命圭與璧所以爲符瑞入以守國出以朝聘者古無符璽以命圭爲信左傳云信者言之瑞也則瑞即爲信今欲驗而頒之故始終以瑞爲言輯五瑞只是徵召岳牧執圭璧來朝不是先斂其瑞而後使之來也國有遠近來自然有先後故既盡正月則羣后漸至矣今日來即今日覲明日來即明日覲順遠近先後以少接之則得盡詢察知方俗利弊之詳盡禮意以昭吾接遇綏懷之道傳詢察禮意就日覲日字上挑出禮意在詢察時覲只重詢察一邊非以考瑞見詢察辨僞又在詢察前不可即認詢察爲辨僞驗之非僞先覲者即先班後覲者即後班重日日接之上覲班瑞則徵召時不取其瑞而朝見時則收輯其瑞也正始意在班處重發非示今日統馭之權在我只是舜受命于堯則天下當受命于舜意四岳領羣牧羣牧領羣后制也不曰覲羣后而曰覲四岳羣牧明統也不曰班瑞于岳牧而曰班瑞于羣后紀實也盖四岳所統之羣牧在四方故來有先後四岳止一人在朝不得云來有先後須日覲班瑞舜承堯命而班若還是堯班

則不見正始意矣班瑞班其信者也然輯則必班此一定之理只一輯一班有凜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氣象所謂正始

五瑞者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信伸也躬象人形少俯皆七寸而以直俯爲辨璧形圓其中虛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皆以爲瑑篆飾 雕刻起兆瑑謂有圻鄂也 漢書只玉不瑑俗作瑑 飾皆經五寸成國則執圭不成國則執璧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冒圭之冒也冒下斜刻如圭大小胖合不差以合符也

璿璣衡舉祀典雖極大幾務然皆竟日可辦故但紀日若輯五瑞覲羣牧則里道有遠近所至有先後非日可辦故紀月至于巡狩四岳則以一人周行天下又非日月可辦故紀歲歲二月節重代堯巡狩上柴望何應肆類節覲羣后應輯瑞節舉祀覲侯不乎巡狩專爲覲臣肆字不訓蒙上肆類文舉祀之後遂及覲臣也執贄倣法皆覲中事恭傳以五玉爲五瑞則于贄字中須補班還意協時月正日是一正朔同律度量衡是考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是同風俗協之同之修之從堯事也無脫攝堯意巡狩而肆覲專在三事勿將柴望下分作六事解時月積于日重在正日

度量衡生于律重在同律傳先粗後精先本後末語不可用意不可失正朔制度無不遵王朝五禮五器無不守王制道德無不一風俗無不同總之昭德于四海不是恐天下僭亂正朔變禮易樂也協正同如不甚用力只是把王朝所頒與侯國所行者對過一遍而已若謂恐其改月易日變禮作樂聖世不宜有此只是新一時之政有不容已處事未畢不敢先復事已畢不敢後復故史抑一乃字方各有時行必有方至必有事有虞省方國不費而民不勞也或舉山或舉時或舉方者互文見意此史臣文法○歲謂當攝位時値巡狩之歲提起另說見一歲周四岳也方行配歲事見聖人舉動上律天時各以中月行其方取中氣之義所次必于方岳明堂在也取中土之義二月春令在東又爲四時之首故于二月東氣之中巡狩東方之國至岱宗之山岱宗東岳也省方重事故每方必舉祀禮須知此與告攝事無交涉告攝只在受終事尊而皇天則燔柴以事次而山川則望秩以祀先柴望者示不敢專之意燔柴者加牛于柴上焚之達其氣于天祭山貍之祭川沉之今不能徧貍沉故望而祭取其氣之旁達上說望于山川此增秩字秩者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伯子男等不同則其牲帛祝號之隆殺異焉類于上帝望于山

川則四方之山川已在望祭中矣此柴望自爲東巡而有事于天及東方之山川耳此告至之禮肆字重看乃遂覲東諸侯凡朝覲岱宗下者皆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贄肆覲東后重舜見臣上玉帛生死只是東后執此來見不是受他的玉以象德非即五瑞五玉乃諸侯已成國所執者帛取精白三帛乃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未成國所執者公之孤即世子纁取補衮之義玄取玄遠謀國之義黃取正色立朝之義二生乃卿大夫所執者用生者以其生不失義羔取羣不失類鴈取候時而行一死士所執者用死者以其死不失節雉取其守介不犯執贄者自表

其心非獻羿人奪不同而但著東后統于尊也遐下須云
朝獻之禮備矣東方諸侯得無有亂我天紀隳我王制者
乎其協正同修如重在以王朝所議所制所考相準式上
時月日正朔所自出雖當在齊之後亦必隨方考覈協非
合正朔乃以合天以吾之曆驗侯國之曆總數未明則分
數難理故必先詳察其時之先後月之大小使分至不爽
候晦朔不愆期協而正之以日蓋日又時月所由積者倘
起數有差則成數悉謬故正之使各度分布于時日者不
少差謬比羲和所頒布的曆無有不合也律度量衡法度
所自始律觀氣數而氣數隨風氣之轉移律爲萬事之君

于度量衡爲毋不同于始則毋爲不育而度量衡何所受
法須同之以吾之器驗彼之器法必先審夫陽之六律陰
之六呂使長短不違舊制徑圍不踰成規然後至于度量
衡也者或受法于律之所容長或受法于律之所積受度
量衡爲舉用準于律爲子不繼而同之則子爲不令而律
亦何所尸權故以黃鍾之長審度而度長短以黃鍾之管
審量而量多寡以黃鍾之龠平衡而權輕重使與朝廷頒
布無少異有彼此通同無乖戾人情咸平無所折閱意同
非徒準以王朝之制度律原于人之心則亦同以人心之
不得不同者耳協處重日同處重律聖人制御天下之大

權常在人所易忽處如律度民所習用何關天下重輕亦
必致謹蓋防微者即于微也吉禮以事神凶禮以哀憂賓
禮以平邦國賓禮以親邦國嘉禮以親萬民所謂尊卑貴
賤親疏相接之體達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頒于王朝本
有定制所以一風俗也但恐天下有廢弛僭踰不修之處
則修明講習五禮之節文而五器之因乎禮者規制不一
亦有以如之焉禮定則器自正但五器中等級隆殺皆有
常制如胡簋籩豆之屬爲吉禮之器衰絰冠屨之屬爲凶
禮之器旗物鐸鐃之物爲軍禮之器玉帛生死之屬爲賓
禮之器琴瑟鍾磬射侯投壺之屬爲嘉禮之器修禮正修

舉說勿言損益損益是易世受命事如一如王朝即同之
換字謂器之尊卑貴賤親疏等殺不容私同異各歸于一
耳非謂器如其禮使吉凶軍賓嘉五器毋相混也若夫五
器各如其禮在定制時已然何待巡狩乃如乎禮必有器
古人不苟于禮是以不苟于器後世禮文滅裂而器亦從
之如器亦修禮中事不乎卒者指上言東方事畢而乃復
復自方岳返也傳云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是
蓋時當五月天道南行則南巡狩至南岳衡山所行禮如
岱禮如岱見同山之禮同八月天道西行則西巡守至西
岳華山所行禮如初禮如初見四時之禮同十一月天道

北行于是初巡狩至北岳恒山所行禮如西禮如西見四
方之禮同上文此非僅禮文之同凡正朔制度禮樂亦如
乎初巡者也巡狩既畢可歸而復命于堯矣歸字斷乃以
一特牲告文祖之廟出告反面因堯昔日之不忍無其親
今則皆舜恭代之矣考德則稱文祖若代則云藝祖巡守
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見祖廟有愧心矣舜受終後
一歲所舉行如此自可反面無愧故云格言享之也訓至
恐未盡格義用特祭尊貴簡歸告至出告廟可知
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
北嶽嵩高山為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捅也捅考功德

也應邵風俗通云岳者捅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
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捅考功德而黜陟之故謂
之岳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
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
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
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此
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
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正義曰
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
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為四

岳之宗稱岱宗也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
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
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
為下等其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
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鄭
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
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
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
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
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

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獄據此諸文
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
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
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周禮祀諸神典有
實牲柴上以燎者謂之實柴有積柴以燎不實牲者謂
之槱燎則柴不專天也且一歲四祭天褻殊甚矣○牲
帛祝號次第如祭山川用一羊一豕而羊東豕西牲之
次第也山川用素帛社稷用色帛幣帛之次第也向方
如云某府某縣山川之神祝號之次第也○正義曰周
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

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飾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

贄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贄則不知所用故言贄以結上文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同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于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

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按贄所獻之物也豈有以命圭而獻天子者考周禮小行人註諸侯享天子用圭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諸侯相享之贄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則玉自玉瑞自瑞此九字即五禮五器中事也故錯于二句之中古人行文多有如此者不可不知○時之分至啓閉各以其期月之晦朔弦望各以其候月行二十九日與日會而光盡掩故晦旣死而蘇故初一而朔至十五則對照而望初八二十三爲上下弦月無光受日之光近日則掩離日則明然時月之差皆始

于日故另言之而曰正日○律之十二又生于厤之十二律厤志云推厤成律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班固律厯志曰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于氣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于黃鍾之數始于一

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乾象律黃鍾之一而長象仲呂林鍾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

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于宮觸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

之體也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

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于黃泉孕萌萬物爲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太奏地而達物也位于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潔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

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
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物養也位于午在五月林鐘
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林盛也
位于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
夷當傷之物也位于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
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于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
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于
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
也位于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
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于

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
萬物元也易曰立天地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
陰氣受任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于未令種
剛彊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
楙之于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于
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
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
象八卦宓戲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
統其餘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
大族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于陽東
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及黃鍾爲
宮則大族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復與
它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
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
鍾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于
一終于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
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

位之合終于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
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鍾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
之周徑地之數始于二終于三其義紀之以兩故置得
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
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
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
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
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于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
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
之合乘焉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餽之象也三

統相通故黃鍾林鍾太簇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
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
流于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
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
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
于卯得二十七又參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參之于巳得
二百四十三又參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于未
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
又參之于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于戌得五
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于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此陰陽合德氣鍾于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于子
紐牙于丑引達于寅冒昴于卯振美于辰巳盛于巳咢
布于午昧薆于未申堅于申留孰于酉畢入于戌該閡
于亥出甲于甲奮軋于乙明炳于丙火盛于丁豐楙于
戊理巳于巳斂更于庚悉新于辛懷任于壬陳揆于癸
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旣類旅于律呂又經歷于
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
纏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
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
不條鬯該成故巳戌之數忖該之律如法爲一寸則黃

鍾之長也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
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
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
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
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
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
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
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
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
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

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
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
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
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于分忖于寸蒦于尺張于丈
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龠合
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用度數審
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
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加
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傍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
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

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象
圜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
中黃鍾始于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
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
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夫量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職在
太倉太司農掌之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
而均物平輕重也衡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
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
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車則見

其倚于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
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
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
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立義之以物鈞之
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
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于至
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兩者
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
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

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
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
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
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均
于鈞終于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
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于十二辰而復于子黃
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
爻五行之象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
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
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

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
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
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
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
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于下于時爲
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智者謀謀者重故爲
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于時爲夏夏大
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
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于時爲秋秋𪓐也物𪓐
斂乃成熟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少

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于時爲春春蠢也物蠢止乃動運太陽直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于時爲四季上稼稽蕃息信者成成者直故爲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職在大行鴻臚掌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

人爲能同天下之意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平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于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數者一十百千萬也算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筭法之用也以之度圓取方則積一分而爲一寸積一寸而爲一尺方其尺而計之有百寸方尺之外詘之隅而不足於四角之庇也是以制爲之度則度長

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是爲三平之法也○二月至于岱宗不指岳名者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爲文也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者考近于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推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上說巡守之事已完特未定其期耳、此則說巡守之期、因及來朝之期、與來朝所行之事、亦主承堯意說、此節本重來朝、先之以巡守者、承上文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不可讀斷、一巡四朝正了、五載、敷奏以言根上四朝句、正述職也、下二句是舜因諸侯述職而盡待之之道、不重下述職邊、重上考績邊、看敷奏明試就舜使之上說。想必羣牧考羣后、四岳考羣牧、天子坐明堂以聽之也、敷奏謂述巳所行事、明試謂攷其績與言應否、不像聖明氣象。盛世不慮多言而慮有遺言、故曰敷奏、不患冒功而患或掩功、故

欲明試車服何猶云車服之爲豈以異能豈以旌績以庸而巳信乎民功之爲重也。不在寵異上說、曰言曰功曰庸通重民說以民功爲庸、則言必爲民之言矣。五載舜所定、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益上古事簡十二載一巡守、堯亦因之、至舜乃定五載之期、亦勤民意也、天子一巡守是以一歲之四仲、遍天下之四方、群后四朝是以四方之定期、配四方之定所、四朝與上四巡皆以地之疆域言、非謂帝畿之東西南北也、五年一周、疏數得宜、要看一往一來上下相交、見得盛世氣象、不重禮無不答上、敷奏者敷而奏之、言者言其分封萬國治狀亦殊、有新封

而陳其未然、有舊服而陳其已然者、風之奢儉奢淫、土之遠邇柔能、施爲次第、所奏各不同、要于奏天子詔、康其民而已、故必使舉其治狀詳著于冊、敷而奏之、王朝開陳獻納、功令雖一、展布隨人也、泛指民功說、不但奏所已行、凡有益國庇民者、無不陳也、言即所以爲功矣。又必明試之功狀既陳、耳目難掩、岳牧所奏、巡省所採、百姓之歌謠、友邦之稱述。參稽考覈、百不失一、言爲標、功爲本、文明之東無微不照、豈慮真僞易炫、欲身親見其行事之寔耳、果有功于民者則輅車玄冕以旌之、錫以車服、欲其顯彰、人共見之也、言旌而所不旌者自見。勿補告飭一邊。合巡守總

是維持封建之制、不言黜陟者、唐虞之制必三考後行耳、車服不但示寵、要看庸字、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國功曰伐、民功曰庸、人臣不言功、而民居其功、至德不侈賞、而民爲之賞、采菽詩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路車乘馬、玄袞及黼、益顯此一人爲萬民吉康計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此舜即位經理天下之事、而褋書于此、分州以定制、分山以辨域、濬川以防患、三者皆經理之大者、然山川在州内、州既分而山不可不封、川不可不濬也、當以肇州爲主、山川兩平肇字只管分州一句、九州之制昉自中古、舜即位

以冀北邊狄、青越海而有遼東、其域大于九州、地太廣、則德化有所不及、始分冀東爲并州、冀東北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爲營州、餘九州如故、區畫爲之一新、所以聯屬諸侯、各廸治功、捍戎狄、壯帝畿也、若專作廣化則他州獨不當然乎、舜自歉必分州多置牧伯、幾可捍夷壯屏、故不專主宣德意說、此冀青之所以分十二州之所以肇也、九山之封、其來已久、然三州既分、不可無鎮、于是封恒山以主并州、封醫無閭山以主幽州、封營丘山以主營州、餘九山如故、而方鎮爲之再定也、每州各山、惟表其最高大者作鎮、所以定望祭而繫瞻仰、以爲封疆之別、封山只是新封

三山向來九山窮申明之耳九川源原似不必濬矣舜以爲水者天地之氣而利害之先乃爲之相其源委之流因其大小之脉命所在加濬使畎澮距川川距海其終無壅也濬川不甚用力因禹治水後畧爲疏導耳川不言十二者一川多逕數州不可以州紀也先言川者俱指大川言但今小大皆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車服以庸賞善之事畧具矣此詳舜攝政時制刑之等而原其心也通節說制刑不說用刑象刑七句俱有從重入輕意若無怙終句便是縱法不成聖人之慈祥眚災二句是上二段總鍵并有二用也如今律有名例上五句是法條下二句是法意意亦法也要知下二句運權衡于上五句之中而欽哉惟恤之旨則常貫乎七者之中欽恤二句是史臣因舜所制之刑而又推其惟刑之心比上高一層看欽字說得渾惟刑之恤正是欽處聖心無事不憂恤而刑尤重故用一惟字欽哉他皆罕見惟此疊言不但疊言欽又旋言恤○象刑謂并古已有之舜特申其制耳曰象者如天垂象示人使人易避難犯即有懸而不用意勿作法天因將七政五刑較說便礙象字貫下六句典訓常不因喜怒擅易及天下後世所通行之常法皆須原其本情也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待罪之不可宥者于中有情法矜疑勳戚當議者則設流刑宥之以遠方遠中復有遠近五刑重法流宥則重中之輕也鞭刑官府治吏胥玩政者朴刑學舍治不率教者于中猶有情法可原者許出黃金贖之贖刑多寡不等鞭朴輕法金贖則輕中之輕也以上由重入輕不易之經法若人五刑鞭朴中過誤爲眚不幸爲災小罪不消說起就是犯重罪而情實輕不待流贖直赦

之若入五刑鞭朴中有恃爲怙再犯爲終其情可惡雖當宥贖亦不許宥贖必刑之賊訓殺實非一槩殺之當五刑者五刑當鞭朴者鞭朴不從減等便是賊刑此諒情用法法之權也流放竄宥寬減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朴據經文則五刑有流宥無金贖贖止爲鞭朴輕刑設眚即律過失殺傷人之類災如水火佻扳之類怙如恃權恃詐恃力之類終謂明知故犯強狠不悛之類肆放也賊刑只不得引流贖之謂肆赦并贖亦不科矣七句照下欽恤某說如云制五等常刑矣而有可輕者則用流刑宥之衡是重中之輕至于鞭朴且許贖其輕而益輕者何如若

眚災則直赦之必怙終者纔加賊刑聖人不見有怙終法特如此懸象耳舜之立法經權如此詳盡這個心總是個欽恤處須發他制刑時一段惻然哀矜意出惟恤之深自敬之不得不至發言欽哉史臣當日見舜發民之心極其戒慎故滿口形容之如此恤不外制刑即宥與有眚有贖有赦有賊皆其恤處從欽中見出恤來惟制之制將一時之定案爲萬世之公案雖經權法意愈詳億兆人千萬世愈莫必其命誰階之厲乎恤不特爲刑之戕民即使民無失刑刑措不用憂終無解時直是痌瘝切身所恤只在刑不論用不用也聖人制刑如彼而其心則惕然敬謹惟以

刑爲憂而已勿以下句推原上句說亦不可用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句入在恤字內蓋此乃史臣推舜制刑之心非用刑之心也傳聖人指舜非泛論

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大隋造律方使廢之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稻也楚荊也爾雅註稻山楸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稻是榎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于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正義曰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黄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此傳黄金呂刑黄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黄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

四罪不用典而用流正欽恤之作用金氏曰此係諸象刑之後蓋因類而附記之靜言庸違如共工者則流遣之于北裔幽州同惡相濟如驩兜者則放置之于南裔崇山負固不服如三苗者則竄逐于西裔三危治水弗成如鯀者則囚殛之于東裔羽山罪字活看四凶之罪的輕漸遞傑異法二字只在流放竄殛之輕重上見不在幽州崇山三危羽山上論即不與同中國意至東西南北各置一方不使嘯聚聖人亦有深意四凶總天下所共怒故總承之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四罪猶文王一怒也服非當罪舉措動合民心也天下咸服正服其欽恤處但此實承堯命能代終見天下已不能舍舜爲下即位張本

正義曰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

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丁奉曰泰征于初九則君子之黨盛朋亡于九二則小人之黨絶是故舉元凱誅四凶聖人以此二者並行而不悖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記放勳殂落不記堯在位之年反記舜受終之歲乃字不可輕過見舜受終如是之久而帝乃殂也計攝位三十八載中凡五朝巡三黜陟然則四海百姓思慕之深雖由帝

澤隆厚在舜所以左右之者其二十八載之功不可泯也
此史氏立文本意如喪考妣自不擧樂言三載遏百姓四
海言之二句皆謂其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四海而
百姓在其中三載二字當屬下蓋遏密不連三載爲何則
不見其思慕之久也舊據傳引儀禮分析內析外遂云析
內之民應服三月者今則如喪考妣服三年喪矣析外之
民應無服者今則三年之中四海遏密八音矣儀禮周制
豈可證堯詳文義喪字宜讀喪失之喪蓋言百姓聞堯殂
落皆如喪考妣一般悽愴哀慕之不勝三載之內四海遏
密八音而不忍作也此不重堯終不過卽舜受終之久起
下陟位之由

唐虞曰殂落三代曰崩死者魂殂于天故曰殂魄降于
地故曰落崩者上墜之形皆臣子施于君上之辭不忍
斥言之也 八音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篪匏笙土塤革鼓木柷敔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人君卽位改元方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月正元日
當在喪畢之又一年前此舜尚有南河之避格于文祖不
忘從出也前告受人臣代終之命此告代堯守宗廟社稷
爲祭主意各不同且堯祔于廟舜以大義正其終擧公百
辟肅雝顯相天下共盡追思享格之義此正不易之禮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命二十二人以四岳總州牧故先詢岳後咨牧以百揆
總庶官故先咨百揆後命官命九官詳于十二牧非詳內
畧外也十二牧同一養民可同一命若九官各有攸司自
非分命不可四字十二字百字須一一體認見四方廣矣
十二州遠矣而皆總于相故以百揆名惟揆以百則四方
十二州孰能外之命雖不同所命之旨則一不過曰疇何
以知之曰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四岳居內以統外
州牧居外以承內故求治必先及之詢岳咨牧總是帝舜
汲汲爲民意除却闢門別無明目達聰之法除却惇德允
元別無重時足食之法但岳職專用賢故言闢門于明目
達聰之前牧職專養民故言惇允于食哉惟時之後○闢

闢位于賢才知而擧之無所遺而于天下之民情邪而徹
之宜亦無不及矣及卽位卽首詢四岳蓋以天下之大一
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聖人常慮其不及也以四
岳通內外周知四方爲職故以此二事詢之勿于四岳下
添一由字詢字非命亦非問不止詢訪是圖任之意闢四
門三句是圖任事詢字須貫到底家只一門身只有一耳
目此不說一說四四字雖仍四岳爲文實取形不欲拘數
不能圓舍己從人意以其爲四方賢士所由進故曰四門

以其爲四方民情所由通故曰四目四聰然門目聰俱就君身上說須知三句雖是二事宜三平說闢明達三字甚重蓋欲四岳率四方之諸侯爲我闢之明之達之也聖人眼介濶用心公直看得四方就是我之門與耳目一處未到便是我門與耳目之有碍非爲天下計爲吾身計然賢才不一而進若止以一途取士則階闢門比汲引高一着洞開門闢上國候國人人得以推薦招徠不以我而以天下則天下之士一家也民情最難上達若有一人之情狀不及視不及聞則明而有未明者在達而有未達者在明達比獻納高一着廣視遠聽疾苦之狀愁咨之聲處處得

以敷陳耳目不以我而以天下則天下之瘝痌疾痛一身也闢門内不可用進退人才退字目聰内不可用民情最壅塞字然聽不言耳而言達何故蓋聰達斯爲耳否則耳與指髮何異爲治莫先于知人安民然必詢之四岳者蓋有諸侯而無十二牧人自爲政矣有十二牧而無四岳朝廷方岳亦易以泮渙故設四岳所以聯通内外使臣民之情與君聯合四方八面無不相通故一官而名四岳要得統牧之意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

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每州以諸侯之長爲牧專任養民之事食哉下欲其以是爲圖而率諸侯也此意蘊咨字内了通節重牧養民上句句要見處之得宜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私其一國牧固所以通濟之也帝治不過一時而時者食之所自出也故曰食哉惟時如只與役奪時諒牧亦必無是事但作訛成易稍不令民乘時趨事則玩時之害無異奪時惟字點破食源只關係這些子乃養政之施須以地爲量凡遠而聽睹不及自不容急御宜有優游雅化媺用其能而爲柔凡邇而時親承聽寧得寬弛宜有振作機權善用其柔而爲能雖聖世無分民未始無分土是這

緩急剛柔皆養道中必調經畫且安民正在知人如德原自惇又何容待以薦惟須體數隆委任專元原自允又何容待以疑惟須形迹捐肝膽一若藏心叵測的壬人直云拒絕畧一忽易不覺復中其毒故曰難者非但絲用難卽黜逐亦難常存難心斯無奸得伺而字緊帶下正見一心惇允幾不貽害蒼生柔能皆是治法有時措之妙此所以遠邇帖然可見馭夷狄州牧之事也別無言及之但言内治之事因及于蠻夷率服而已蠻夷也是有血性的中國無隙再不輕動中國有釁又必不俯從直至率服纔見牧治完滿○民以食爲天牧任養民之責故首揭之然不曰

食惟時而食哉云者有咨嗟嘆息示人不可緩圖意惟時則言其道惟在不違農時而已曰食曰惟時兩重之也時字活看無失其時民之時上所予也只一時字省文法三時不失其務三農各肆其力視其年之上下爲之備察地之豐耗爲之通知民之貧困寡弱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必說到此補傳未完之意遠邇各國皆有不就牧看柔能王教言聖世厚生利用正德總列三事柔能正所以養之也故次于足食之後地道惟柔故受抑其心以下之無一民不在胞與中近民貴擾習故欲其能提撕儆覺以要其成能者期必能之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即

康誥不能厥家人之能密邇之地覲化之始此處尚不能何以風遠亦還其良能非強之也傳解擾而習之如麋鹿之性馴擾之使順能比柔較浹洽些蓋化有遠近非功有詳畧也柔能俱是以善養人處惇德二句泛就州中之人說不必拘定已用未用德泛言凡老成俊傑皆是惇有加厚意不但優禮之德曰惇者我厚爵祿使彼之布德于民者益厚也元比德更精易以元爲善之長允則信之愈篤矣仁曰允者我待彼以肝膽使彼亦以肝膽視吾民也然壬人進而德元亦莫能竟其養民之畧矣壬从壬取妊之義故爲包藏叵測之稱盛世小人才足文奸而狀在內難

字竣甚不止拒絕不用而已窮其爲惡之途復塞其貢緣之路小人易進故以難言其意只爲着德元蓋養賢所以及民而又恐壬人害之也行政用人皆養中事勿分丑者總要打轉牧養其民上總來是一個中國順治曰蠻夷率服者只形容得中國之治已成也勿作效說蠻夷九夷八蠻之屬若指各州之蠻夷則于率字不響蓋民食既足則根本自固內寧外謐自是常理若夫疆埸繡錯彙險易乘柔遠能邇尤制御之一奇也且賢不肖溷處莫別則臣下解體而窺伺者生心蠻夷弗靖也民得而食諸此論食哉惟時必說到蠻夷率服而後止蓋深責成而冀望之辭要

知食哉二句即明目達聰事惇德二句即闢門事故岳倡牧承共成其治者也

王方麓曰古者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釆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

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爲治先命相故舜詢岳咨牧後即求百揆其人次播穀次
敷教次明刑又次利用以及庶物各遂其生然後節之以
禮和之以樂而終之去讒以防害上詢岳咨牧即受終之
日行之此乃異日也故以舜曰起之見以後帝曰之帝爲
舜也堯在時舜不帝也岳牧猶中外分理者耳若百揆之
職內得以糾四岳外得以糾羣后故命相尤急帝雖庶績
咸熙然朕以爲非績也載也帝若以厚終者待後人以負
荷一不振奮非但狹隘而不能熙亦闒茸而不必熙惟茲
百揆帝載所賴故有一采即有一疇類皆責成于若人不

亮之即不能惠之何以稱熙帝載也有能率作羣工奮庸
熙載則使之宅是百揆展其奮庸之才以熙帝載堯得許
多采即惠得許多疇而百揆可總矣有能至惠疇一氣說
下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激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
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
不可少也奮庸內有率作意熙載工夫全在奮庸故先奮
庸而緊綴以熙載載作事訓猶任載之載不曰予之載而
曰帝之載重所托也勿謂帝功無待熙廣使一政未善一
物未安即臨之矣聖人之精神一起則天下之功盡起不
作而脩元化所到百物自發廣帝堯今日之事非廣帝堯

昔日之事也熙是廣大光明意唐虞時文明初闢渾噩未
散一切禮樂政事無粉飾鋪張之迹只是精神幹運使朝
野之間恬然而治故曰熙所以采只說個亮疇只說個惠
大要不過順物之情明白宣暢而已上句就人才獻言亮
采就職事中功崇業廣言聖人合同而化非說一事成一
類也在物爲疇處物爲采如明乎工虞教養而使黎民夷
寇草木鳥獸各得其所之謂庶類各有所統矣而此則欲
順成之工夫全在亮字上從大本原處着力道揆端于朝
廷之上而兆民之分願九州之物宜自遂亮采所以惠疇
也此正熙帝載處亮采惠疇本是庶官事而曰百揆者百

揆乃揆度百般事所以有許多采疇責成他責任不易歷
而人之難得俱在言外此見舜原求有功之人舜知禹歷
百揆必詢于衆付之公論而我不與也僉舉禹而曰伯禹
作司空者禹八年三過其奮庸全在作司空處捨舊績以
應奮庸之命意以百揆非禹不可但現在作司空司空之
事又未可無禹惟帝裁之按湯若士云帝然其舉因咨禹
而命之汝仍爲司空之官以終水土之績惟時百揆之事
當兼領之而懋以奮庸可也看來汝平水土句閑閑說本
是已然事又有孳以終其事之意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兩下口氣正相理會平水土不過欲

防患其事甚省故不妨以伯禹作司空而百揆乃特簡疇
不指百揆居若時之任也當致時叙之功奮庸熙載
全在此一時字懋字在精神孜孜上說不着事功正應奮
庸字禹惟恐水土未盡平亦眞見三臣可百揆非貌爲讓
然禹讓是退一步爲進一步能讓乃以能奮也往字要得
宅字意後傳知道本照時字說易凡諸升下不說時義卽
說時用熙當是咸則有是事有是功方成是時百揆何事
而非時何時而非事乎然禹之相舜以功也功德之分帝
王升降之會

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六合曰空于時海內昏墊欲消除之故曰司空○周禮大祝辨

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爲敬之極故爲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爲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
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
三居惟明克允

此下三節因禹讓而申命當三節各提起處云汝爲禹之
所讓非不可宅百揆之任也但民尚阻饑尚未親遜尚有
寇賊姦宄則以方今水土既平之時而猶有歉于此者不
能無待于專養專教專刑是未可以兼爲百揆也故命汝
仍作后稷仍作司徒仍作士云云各要照水土平在內阻
饑等活看非謂天下皆阻饑不親不遜寇賊姦宄蓋以洪
水初平敎養方興四海九州之廣民生其間得無有阻于
饑者乎違于教者乎漸染于蠻夷者乎要得聖人猶病意
○黎民二字要味幼弱者不能播種耆老者不可播植惟
曰黎民則非不能亦非不可猶然阻饑必上失敎之故故
不可不教后君也稷爲五穀之長故官名后稷棄之爲稷
堯時已然舜以舊官命之耳汝后稷與播時百穀相呼應
汝仍爲后稷便當播此百穀蓋不播穀或播穀而不百斯
是稷之職未盡也下二節文法類此百穀非時不生順天
之時因地之利是播百穀之法播布也卽播揚霈布之義

不止是敎民樹藝還有使菽粟如水火意夫使菽粟如水
火天下安有阻饑之民播字正與阻饑字相應當乃粒之
後民饑須說得細欲民免饑易欲民不阻于饑難雨暘燠
寒風得其時而後百穀成周有樹藝稼穡各盡其能而若
有阻其食而饑者此直責以酙陰酌陽之精神不先時不
後時以施其播種使得食之路豁然自開而無所于阻又
非特教稼已也曰百穀則凡資生于天備氣于時百種並
植以盡物之宜曰播則凡地之可生萊之可闢者無不教
民廣布而盡地之利蕃生殖漸廣則小民易不知稼穡之
艱難故欲時加勸課耳田正總領農政非十二牧分宜養

道者要分曉王政食爲首故前首命牧此又首命棄農事時爲先故前以時言食此又以時言播然非獨播穀以時即教與刑亦必以時敬敷在寬即教之時惟明克允允即刑之時

稷生而異母嘗棄之故名棄尊而君之稱爲后稷非官稱后也一云后配名而言后稷是也后配官而言后稷是也爵配名而言伯夷伯禹是也謂文以后字爲司字之反然則汝后稷乃言棄司稷也名官而非偁君○三穀各二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爲百穀三穀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熟可以助食儉歲可以救飢果熟可食乾之可以爲糧豐歉皆可充飢二者輔穀之不及故總百穀

此亦因禹讓而申命契終教天下之不治總由于各分人

我而不相親聖人之教百姓亦在親之而已悄急以纏民而望民親遜亦必不得之數也故敷教當勞匡此因巳敷而提以敬寬不復言敷之道敬以施教之心言念綱常之甚重恩風化之攸關故敬畏而不敢忽敬與寬平重但過在寬處須依傳過文敬敷則人知倫理之所在寬則從容涵泳人自得其性矣敬乃心法之精微而慎其事寬乃敬之作用精神管攝自然約束不煩耳目無拘手足無迫職然天高地厚使親遜之性自然流露可也大意云堯之時百姓巳昭明矣方今之民安知無恩義衰薄不相親愛以致五品之人倫不遜者以未盡五教之化工也汝仍作司徒敬敷五教之道非別有所在也寬而已矣惟吉方成其敬非敬又要寬也○百姓不親泛言之謂民間風俗不敦不相親愛也以情言五品不遜則指親戚人倫言益天合人合所以相從者有自然之定分而恩義由以相維不親則不遜矣五品是百姓之五品不遜正是不親處不是平語歸重五品不遜上益五品誠遜亦何不親之有下止曰敬敷五教者五品之教也不親不遜非必情乖紀瀆此心毫未融洽協當便非親遜蓋親爲真意流洽純是孩提愛敬遜是適得其理反之秩叙初毫無差也解得親遜二字方與寬字有合處敬敷不是以條教爲約束直從心之常

惺者默提于條教之間安得不漸以漸心摩以歲月俟天機之自合所爲忿難化龔速肖之意盡消鎔于熊業之中矣汝作司徒司徒不是等閒官名司專主也徒人衆也掌教之官曰司徒者夫家徒役井閭什伍須事任職戒糾考比凡治衆之事皆教也而其所以爲教者不出于五五教而必以敬敷者蓋性天命也率性者道也教以修之使人踐道全其性以奉天命由吾之所布敢不敬與勞來匡直輔翼鼓布敬之方也敬敷五教而或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非所以自得之也故在寬焉蓋五者之理出于天命之本然人心之不容已而非有待于外也吾之爲教則因其

本然之不容昧者使致其察識因其心之不容已者使盡其推行而亦井井有所强于外也則夫防範雖密禁悖雖嚴而其意何嘗不寬哉敬寬一事也敬敷五教在寬其效勢猶曰敬典在德在字是趕上語虞廷命官無一不寓乎敬而寬則教法也

刑官欲平人情先平巳情而僅以刑流當罪則淺矣故帝申命之唐虞之世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使司徒教之而巳不待刑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而始用刑最可想當時治法民之寇賊姦宄由蠻夷猾夏從此說來甚有哀矜無辜之心便含不可不明之意汝作士六句文法甚緊言汝爲

士官其于五刑之有服五服三就者其于五流之有宅五宅三居者惟明白不混于所施乃能使人信服也五刑四句只備舉成法閑閑說刑流之有等此皆皐陶已播之法不可說要如此惟明處方是勉皐陶惟明克允從上面五字三字指點蓋刑有五而就有三這其間或者輕重混淆便不明于刑以致人不允服其刑了流有五而居又有三這其間或者遠近混淆便不明于流以致人不允服其流了女當思意論誠明不可眩以輕重遠近凡刑流之蜀因輕因重宜遠宜近毫無牽合者其一成而不變耶畏志懷德禁一止邪于是焉出非明其孰能之此明字着不得一毫

伺察的話亦鏡得不動而好惡具見方是舜皐身分〇猾夏謂亂我華俗變于戎也非侵掠中國之謂寇賊姦宄指華夏言姦是姦細入自外宄謀爲不軌萌在內有隱顯之別故註云外內以人分非以地分五刑五流其來久矣此三就三居之等想舜所立者用刑則有服刑之處三就之意見罪不至死者尚欲保全之放流則有安置之處三居之意見流宥之中又以情之重輕爲地之遠近聖人制此等級無非開人遷善遠罪之門而巳然三就即五服三居即五宅但三以地言五則又從刑流說耳加其身如衣被故曰服置于此若安家故曰宅服宅二字巳有當罪而民

信之意又何云明允要深一步主用刑之心言德性真明我與民共要使法意民情曉然通暢明則必誠矣允正是明處所謂自明誠也聖人用刑非求當罪直求當乎天下人之心不但信民心直自信其心愈愉曰克實能是允猶所謂允塞允亦不是信法正與刑官此心相孚處如有恥且格意蓋民本巧于匿真及刑而反滿其規避若任應乎裁傾兩機直忘信所由來矣何以克此其惟明乎易言明刑如噬嗑賁旅其象皆取離用刑在明允可知大全陳氏以當人之罪爲允孫氏爲克允則輕重適當蔡傳人無不信服意宜就在允字中發出不必落後方補然必明而後

允正見不可不明處勿以克允作效說允字內要合法嚴罰斷而寇賊姦宄者格心遷夏者黜服始爲得上文完足虞時兵刑官合一故以蠻夷姦宄責之夏氏曰命教一言曰寬命刑一言曰明飭而易守也○帝曰皐陶平成方輿豈無蠻夷之人猾亂中夏我中夏之人亦有乘間而爲寇賊爲奸宄者乎此等人非朝廷之法有以深服其心不止也汝仍作士師于寇賊奸宄或情罪無可疑者則五刑以服其罪而服之所就者有三處大辟就市宮辟就蠶室餘刑就屏處五服三就則死者昭衆棄之義生者寓保全之仁或情罪有可議者則五流以宅其人而宅之所居者有

三處大罪居四裔次則居九州外又次居千里外五宅三居則不同中國者以自絕于化外不復州里者難再齒于平民刑流之不一如是汝惟致其明出入輕重本乎自性之明以用刑爲能使人信其心于刑流之外可也

上古無大夷狄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委刑官云○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姦寇細也入自外宄不軌也萌自內非圻內圻外之說士所學惟象刑流法蠢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刑不領于士也周禮士師而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朝士方士訝士皆以士名官訓必士人掌之哀矜勿喜何至陰陽上下奔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下五節皆新命工虞等非百揆比故不咨而命人君以天下爲用故凡前民用者皆予工萬物爲體凡含生意者皆予上下草木鳥獸若予二字有味一人之恬嬉與百作關巧朴一人之舒慘與百昌關性命聖人都要從自心自性上若所以難其人順理治事曰若總衆調治曰諧若字

與諸字應俱有宜物有性原無可矯拂順其自然而太和在宇宙矣二諧字在職守上說勿如時說只將若予褒說一過○若工而曰予者百王之規矩自予而定兩間之華實自予而轉此若工之難其人也若工即工藝中度服器物式不重作淫巧以蕩上心注垂有巧思非以作聰明爲巧也天地間莫巧于化工不待雕刻自然而成垂之巧正與化工之巧一般只是順萬物自然之理故盡乎物宜而精于工之工訓造作之事非指人言與共工之工不同汝共工者汝爲那共工之官以若共工也共工即周禮冬官之長不是身親造作者汝字在往哉下謂惟汝能諧和其

職也不是戒飭語以工非一人之技殳斨伯與既堪若工之選惟是不忮不矜稱群才以共奏我成之效諧之孰非若之乎故曰汝諧勿作和字混看○帝曰我群臣中誰有能順理乎百工之事者乎僉曰垂有制作之巧可以若工哉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之官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汝所讓者誠足以當之但朕協志于僉謀汝往哉諧和共工之職可也

垂之竹矢禮記垂之和鍾皆爲世寳意其人必竭心思耳目而繼以規矩準繩者殳斨皆因器得名亦非常人白漢人以考工記補冬官世見爲梓匠輪輿之屬故官

以匠作爲名不知上古聖人不以道器分精粗也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說文注積竹謂削去其白聚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也斨方銎斧也銎音穹斧穿也二者蓋以所能爲名也

此求虞衡之官也上指山林下指澤藪草木鳥獸上下皆有不剪伐則相害取過度則殄生兼此二意說然論虞之道曰消宇宙之縈氣類百物之愚情則亦或消或類于理之自然耳此若之當重其人薦益者以益烈山澤而焚能消天地之戾氣必能培天地之生氣也山澤之官以虞名者取其審度庶物也益向雖掌火烈山澤至此方正爲虞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屬益爲之長則諧爲合和衆職可知○帝曰我群臣中誰有能順理乎上下山澤之草木鳥獸者乎僉曰益有除害之功可以若上下草木鳥獸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之虞官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汝所讓者誠足以當之但朕協志于僉謀往哉汝諧和虞之職也

漢孔氏云益皐陶子史記柏翳帝顓頊之裔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氏是爲秦趙之祖索隱曰伯翳尚書謂之伯益或曰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益言益也至廬陵羅泌作路史始極辨伯翳非伯益云伯翳者少昊

之後皐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隤敳嬴姓之祖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則益翳爲二人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禮重事神故咨命特異九官皆有事惟禮官但云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別無事可言言其道而已天君之往復卽神靈之去來交神全在此點湛一之心邪間之而混淆肆乘之而邪伏故惟寅必根直來而直與清又根惟寅來夙

夜字重看、禮主于敬故始戒以寅繼勑以欽、禮是見成制
度、寅直清所以行其禮也。○天子爲天地神人之主、而典
其尊卑昭穆之禮者秩宗也、既叙次百神、則稱職爲難、有
能能字、便含惟清句、不徒識禮文、且得禮之精意也。典三
禮即禮官之事、道以宰事、原不相離、必能心通天地德合
神明者、方足主此事故曰典三禮、見得上有神下有祇中
有鬼、所承事非一、然人本乎祖以宗廟爲主、故官名秩宗、
秩字有尊卑上下牲帛祝號之次第在內、夙夜惟寅、二句
示以交神之道、正禮之本也、寅直二字緊緊相粘、直清二
字又緊緊相粘、若云寅故直、直故清、恐泥三柄、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清本吾心之英爽也、工夫全在一寅字、人心本
直原無諸委曲相、果夙夜時時凝聚精神、心不散亂而隨
感隨應。只據現前本念順應之。並不攙一毫見解。不染一
毫塵慮。惟是清明本真依然透出。可以洞見天地神靈之
體者也。鷄鳴而起之覺念。正惺。夜氣生息之本真獨露。養
心之道以夙夜爲先。故不必郊廟之時。而自夙及夜常如
對越。惟寅直哉、直者凝一之意、精神易于旁行邪驚、惟敬
能欽之歸于一直、所謂敬以直內也、直是寅之歸著處。約
之只寅清二字盡之矣。惟清是寅直之所致無工夫、然謂
之無工夫却涉二境。要。存。惟。字。此衷惟有一敬。更無屈抑。

何等澄澈、有淨即有穢、若使去欲之汗以存理之潔、亦非
清、所謂清者想像寅直時境界與汙字作對不得、只云惟
直即清、語意更明、然亦滅念以求清不得、有主之心曰敬
心之本體曰清、論工夫直不加繩墨論眞境清不事祓除、
直者神之德清者神之居須得直清與鬼神合處心神合
而禮在是、鬼神無形聲、全憑巳之精神感格、易云盥而不
薦、詩云奏格無言、非取祭祀之時、齋明盛服而已、夙夜惟
寅、儼若上帝臨汝、鬼神在旁、清明之氣不梏于旦晝、此是
感格之本而牲帛祝號之次第、猶其末耳、然必本末具舉、
故以秩宗名官、讓夔龍者讓乃禮之本、能讓正其能任處

欽哉是往敬其職、不可就把欽字當寅字看、謂一心謹凛
達乎禮之本而盡寅清之實不負爲三禮之主耳、與有能
能字相應、

鄭玄曰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祀神爲上所以
致天下知報本反始之義今考大宗伯之職首言掌天
地人之禮即繼之曰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
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
萬民則五禮未始不在所掌特以事神爲重故言三禮
耳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命汝典樂使爲此官也樂之功用甚廣命汝典樂是主中
王命汝典樂教胄子是賓中主蓋上自朝廷下及閭巷皆
有教教不止胄子胄子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
詩書禮皆有教亦不止以樂故典樂句宜截出教胄子屬
下直而溫四句詩言志七句又出胄子外說樂之體用功
效故注其所以教之之具一段是發揮教理心之所之一
段是發揮樂理若將後段論樂攙入教胄子說便費辭矣
須知教胄子只是育人材一事既說到人神以和承已離

教胄子說矣樂之爲用全是一個中和妙趣歌舞出來使
人可聞可見此偏與過者所以觸而神解直而溫以下所
謂樂德也詩言志至律和聲所謂樂語也律和聲惟此句
正言樂其上三句則遡樂之始其下三句又究樂之成總
因命夔典樂而悉其義詳其職如此蓋人心渺不可見惟
聲氣之元發露最真故論樂從聲起轉聲爲音聲合律方
成樂音然不知聲之所自始其咼以比于律故從詩言志
歌永言說到聲依永見人聲之所自出于此也由是隨說
到律和聲見十二律之所調不過即此人聲爲之均節耳
所以被之八音雖然諧鳴無相奪倫而神人聽之無不和

正見樂可以教胄子也樂之作也有律有聲有歌有詩而
其原生于志志乃樂之情而詩其所以達之者也以聲依
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補據詩上說律和聲則比終始之序以律
小大之稱已搭到樂上了八音二句重在形容這樂的好
處不是說至此方作樂也克諧是分八音而言無相奪倫
是合八音而言在八音二字斷克諧無奪和也相奪倫不
和也言樂音皆和而無不和一直意上言律下言八音是
立言映帶處不然律外更有諧否總是一個和字八音三
句不過言和聲之妙以和和字最重正應上文直而溫四

句直而溫四句只是一個和字耳神人和不要實說神人
急要繳轉胄子上○禮樂一致故因讓而命夔典樂重教
胄子上天子之元子與公卿大夫之嫡子有天下國家之
任不可無元良中正之德故須蚤豫教典樂樂字便要合
志字在元聲上說典樂內含詩言志六句教胄子內含直
而溫四句四德之偏皆志之不中不和爲之也樂本于志
而調于律則無偏倚之累以志感志有潛移默奪之妙此
樂之可以教胄子也樂非專爲教胄子設但教胄子則必
以樂者如是而已非必定將樂音樂舞去救他直溫寬栗
等也然直而溫四句須以樂說在裏面樂教直者教之溫

使不偏于直寬者敎之栗使不偏于寬剛者敎之無虐以不過于剛簡者敎之無傲使不過于簡直而温四句亦是舉例見胄子當養非謂胄子一定是直寬剛簡須知直温等在樂即是中聲在天地即是中氣在人即爲中德其原自一隨機化導無不收樂之益者傳直寛兩句訓不足不足者不及剛簡二句訓必至必至者太過總見敎胄子者當以樂拂其過引其不及而進之中和直從他性情挽回轉來直從不知不覺處消融入去此四者皆樂之益蓋德性之和養之者樂聲之和樂聲之和本于人聲之和人聲之和又自其德性之和中出所謂言志是詩言志四句是

即成說個樂原樂所由作乃因人和之自然而節之也凡樂之作律聲歌詩一齊都有何以有是詩以言志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由是有歌則所以長言乎此者由是有聲則所以依夫永而別之者此三者皆天然不着工夫至于律則和夫聲耳蓋志者樂之所自出無志則無詩無詩則無歌無歌則無聲六律又安從而和之哉志動于中必形于言而爲詩美刺悲愉無非寫其志之曲折而已志發爲詩則有根有據不能一泄而遂竭必一唱三嘆有長短之節而爲歌以永其言永者衍也即志之所曼衍也既有長短之節五音由之以生重濁者依永之長者出輕清者依永之短者出即志之所發越也聲雖出天機之自然而任天而出便不無偏過處或直廢温寛廢栗剛而成虐簡而成傲此病可流于習氣亦可流于聲歌必以十二律和之上生下生以定其中聲損一益一以均其節奏然后五聲從律而不紊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來由此和聲之律而被之皆克諧和而無相侵奪其倫序薦于郊廟奏于朝廷神人以之和矣詩言志兼與感二意直言而無吟咏者謂之諷永言之永長久也長言之謂之歌聲依永言樂出乎詩也樂主聲音凡聲皆依于永歌單出爲聲聲成文謂之音聲合律乃成文而不亂聲即歌之聲律即音之律

惟以在器之音律剤合在人之歌聲故曰律和聲此和字不甚重止備舉樂之體段見器與人當協耳看來樂雖以八音爲全而實以人聲爲本聲行意律行法其能長能短能清能濁而矢口以成者正其適長適短適清適濁而中的以動者也人聲原從律上發出律原從人聲內合入其間無鬱而未洩之精亦無激而太洩之氣蓋自然之和本無偏過此偏過者所以闢而神解也律和聲是作樂之要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亦根于律音樂之和本于歌聲之和而歌聲之和又從詩言志生出來須有中和之志發之爲雅澹之言足以感人者方取之爲樂緊要在志字此樂之

情也若專律和則是取辨于器而非取重于人何以為教
故克諧等句皆須根志説所以本文兩和字亦不同和聲
之和與言永依一例以和之和與直温寛栗同功詩只是
言志歌只是咏其言而巳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長言後
却要入律知音者知此聲入何律太高則入于噍殺太下
則入于嘽緩長者重濁而舒徐則以陽律和之而不使太
緩短者輕清而剽疾則以陰律和之而不使太急取律之
全者以和正聲取律之半者以和變聲在聲不能自和而
取法于律者以天地自然之聲而調人聲也盈天地間惟
陰陽五行二氣惟黄鍾不協乎聲氣之中則失其所以為

君故五聲八音十二律高則過乎君而失之亢卑則不及
乎君而失之慢皆起于中聲之不定耶詩歌之間而抑揚
節奏各協乎宮商角徵羽焉律在其中矣所謂變宮變徵
亦只于永言之間轉聲而不轉字使其上下接續不斷如
此則聲即為律黄鍾律呂在吾身中矣情動于中即是未
發之體聲合于律即是巳發之和聲和則詩皆可歌歌可
以被之八音而為樂八音三句總只形容個和字八音克
諧之説智者有所未喻直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
聲而齊八器則愚者可喻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
應自不奪倫移宮換羽特餘事耳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

衍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
和之如黄鍾為宮則大族為商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詩
言志四句雖俱就人聲上説然律者樂器也以樂器而和
人聲也如下八音鐘之一音即有黄鐘等十二律竹之一
音亦有黄鐘等十二律律即在八音中舊泥傳乃以其聲
句遂謂上四句只是人聲全然無樂則所謂律者何物耶
況傳亦明説十二管旋相為宮十二管非樂耶由一音和
而推之八音故曰乃以其聲被之八音云耳克諧緊根和
聲來二句一直説諧字注增協字乃是八音相應和之意
倫字舊訓理字蔡訓次字義精奪倫不獨奪其先後之次

如絲竹之音常見蔽于金石之音須要調劑得宜使輕重
疾徐各不相犯所以感得神人之和蓋八音皆從志生則
奏之而所達者皆精明之德故神和所觸者皆同然之符
故人和神人勿分朝廟廟中亦有群后虞賓在神人句以
理推之就未然説與上帝時欲二句意相似總見樂可以
和神人而無不可以教胄子意〇胄子天下本也彼其天
機雖易閑氣質則難變言詞未必能使之從禮法未必使
之化惟那和平之樂不覺遜心易志汝既閑于禮必閑于
樂既可以通神明必可以化胄子命汝典樂以教之用莫
神于聲而樂所以妙于教也人之德性本備而氣質恒偏

有偏而不自矯、以其美而爲不美者多矣故教而至于變
化人氣質者、教斯有功、以其大端言之、則直者多不足于
溫寛者多不足于栗也、必以樂教之、和樂之韻、直者感而
溫良莊誠之音、寛者起而嚴栗蓋以補其不及也。剛之失
爲虐、簡之失爲傲必以樂教之、剛者聞優柔之奏而躁心
平、何至于虐。簡者覩進反之文而慢心息。何至于傲、蓋有
以禁其過也、夫然則胄子之德克完以粹者、皆以樂之入
人心、而樂之所以入人心者、以其出于人心也。蓋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有欲則不能無思、有思
則不能無言、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是詩言

志也、志者本也、方其詩也未有歌也、自作詩直言不足以
申意、于是長言之爲歌焉、歌者抑揚反覆、永言以暢其詩
之情者也、方其歌也、未有樂也、既言之不足、而又咨嗟咏
嘆之、則又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依其長言而
分之則其音之洪濁者爲宮爲商、聲之輕清者爲羽爲徵、
而在洪纖清濁者角也、是五聲者隨所歌爲轉運依其永
言者也、嘆嗟詠歌皆人聲也、能必其成文不亂使清濁高
下疾徐流通之節、相應而和乎律爲節焉三分損益上下
相生、而旋相爲宮也。則聲之由于人者、合自然之度數。而
應天地之中聲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于是被之八音

之器、則克諧協而相應、各從其律、迭相爲經、終若條理無
相淩奪而樂成矣、樂成則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動
人以和矣、至此則人心之元和、方布濩于天地、而謝不足
教胄子哉、

古者胄子入學樂正教以歌詩舞節調其血氣而養其
性情蓋聲氣和則性情和肢體柔則血氣柔故古人無
日不歌咏步趨必按節笑語必中度○夫物生而有情。
情發而爲聲。故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于中。其聲爲宮。
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于西。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
而生木于東。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于南。其

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于北。其聲爲羽。宮中也、
居其中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其性圓、其聲若
牛之鳴窌而主合、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其性方、其
聲若羊之離群而主張、角觸也、物觸而戴芒角也、其性
直、其聲若雞之鳴木而主湧、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
其性明而辨物、其聲若豕之負駭而主分、羽宇也、物聚
藏于覆之也、其性潤而澤物、其聲若鳥之鳴野而主吐、
然其用則爲重斂經迭抑、其象則爲君臣民事物、其位
則爲左右上下中、其色則爲青黄赤白黑、其性則爲仁
義禮智信、其情則爲喜怒悲憂恐、其事則爲貌言視聽

思在天運而爲五氣在地列而爲五行在人發而爲五
臟則中聲所止無往不在焉○昔黃帝中和之聲揚傑
言金聲舂容失之則重貞聲温潤失之則輕上聲函胡
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
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
則短惟人禀中和之氣有中和之聲足以權量八音故
先儒云依人音而製樂托樂器以寫音○自沈約爲四
聲音韻爲審然從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
夾音故音韻龐駁師法多門至于所分五音法亦不同
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

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
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
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字書主于母必母權子而
行然後能必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
後能必聲中之形所以字書以母爲主韻書以子爲主
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
聲者莫過于韻古者之音惟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
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
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
通併僻韻異于類譜若子患之聲樂旋宮以七音爲均

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
大樂之和亦在是矣○孫如阜曰律呂之妙和聲最難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枝止如槁木倨中矩句
中鉤纍纍無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悅之
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
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按抗舉也歌
聲高者如抗舉物雖高不離于手不至于大高聲之下
者如物之隊隨其淺深而去且無留滯也曲轉折也如
折枝然必須轉得軟欵分明也止聲之定也欲其如槁
木嵯峨不搖椽也倨歌之折轉者中矩欲其方也句歌

聲周轉者中鉤欲其圓也此言歌詩有高有下有作有
止有宛轉而曲者有折轉廉隅而中矩者有轉圓滑而
中規者其永言中抑揚節奏如此且纍纍然如貫珠而
不斷絕以依其永也歌聲之要已上數言形容始盡毫
無餘蘊後學者不玩究其旨如所謂宛轉折轉之義惜
不能別而徒以長言之無所含蓄抑是唸曲而已烏足
以語永言之妙哉按周禮瞽矇掌弦歌爾雅云徒歌曰
謠蓋古人不徒歌必合琴瑟而後謂之歌口舉其辭而
琴瑟以詠之猶作樂者升歌而有琴瑟從之也○沈括
曰古之善歌者有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

是一聲高下清濁如縈纓爾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飲字字舉皆輕圓融入聲中令字轉換處無磊魂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人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之腔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即俗所謂含吐恬靜是也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唸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學者所當深微也○朱子曰古樂有唱有和有唱嘆者發歌何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更有衆字散聲以發嘆其趣是之謂和聲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纏

聲亦其遺法也○蘇子瞻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吟咏其言而樂生焉是謂歌永言聲者樂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之所能至則爲中聲是謂聲依永永則無節無節則不中律故以律爲之節是謂律和聲孔子論玉之德曰叩之有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夫清越以長者永也其終詘然者律也夫樂固成於此二者歟○沈括曰前世遺事時有于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予于金陵丞相家得唐賀

懷智琵琶譜一册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爲準更不用管色定絃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乃以宮絃下生徵徵絃上生商上下相生終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之凡絃聲皆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爲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今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準出于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全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聲

音之道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鍾于此盛則彼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此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似○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東取嶰谷之竹以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吹之爲黃鍾清宮之管管最長者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六自清宮皆可以生之是黃鍾爲律本故乾☰之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以六乘黃鍾之九得五十四也）大呂故坤☷之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異類爲子母

謂黃鍾生林鍾須得大呂而生同類爲夫婦謂大呂須繫于黃鍾是爲夫婦而能生六月蓋天地之情也且夫陽氣節歸戊巳清宮是其黃鍾之母也總得五月蕤賓之交其律巳付長子候冬至而用也黃鍾自十一月陽氣始生而用事是爲律本也然五月一陰生後得清宮還付而收之方生仲呂耳按管書云漢京房知六律五音之數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仲呂而十二管畢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爲六十四也六律六呂總謂之十二律

以配十二月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陰聲也蓋日月會于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呂以象之斗柄運于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合陰陰呂右轉以合陽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凡十二律相生之位自黃鍾之律數八至林鍾林鍾數八至太簇太簇數八至南呂南呂數八至姑洗姑洗數八至應鍾應鍾數八至蕤賓周而復始黃鍾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十一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鍾黃鍾黃者中之色也鍾種也陽氣潛萌于黃宮萬物孳萌子子而黃鍾子之氣也其候冬至其卦乾之初九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鍾焉大呂長八寸二百

四十三分寸之二百四圍九分積實七百五十八分四釐強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大呂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鍾宣氣而芽物也萬物挺芽於丑而大呂丑之氣也其候大寒其卦坤之六四也故合于黃鍾而下生夷則焉太簇長八寸積實七百二十分三分損一下生南呂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萬物引達於寅而太簇寅之氣也其候啓蟄其卦則乾之九二也故合於應鍾而下生南呂焉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圍九分積實六百七十四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無射夾鍾言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種物也萬物月萌於卯而夾鍾之氣也其候春分其卦則坤之六五也故合於無射而下生無射焉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六百四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應鍾姑洗姑故也洗新也言陽氣養生去故就新也萬物振美

於辰而姑洗辰之氣也其候清明其卦乾之九三故合於南呂而下生應鍾焉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圍九分積實五百九十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黃鍾仲呂言陽巳而陰萌則萬物盡旅而西行萬物已盛於巳而仲呂巳之氣其候小滿其卦則坤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而下生黃鍾焉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圍九分積實五百六十八分八釐強三分益一而上生大呂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萬物也萬物孚布於午而蕤賓午之氣也其候夏至其卦乾之九四也故合林鍾而上生大呂焉林鍾長六寸圍九分積實五百四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太簇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萬物萎昧於未而林鍾未之氣其候大暑其卦坤之六二故合蕤賓而上生大簇焉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

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圍九分積實五百五分七釐三分

益一上生夾鍾夾則言厥民夾時萬物莫不華而實也躔未及中亦有儀則夾萬物中堅於坤而夾則申之氣也其候處暑其卦乾之九五故合小呂而上生夾鍾焉南呂長五寸三分

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四百八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夾則任成萬物也萬物皆然於酉而南呂酉之氣也其候秋分其卦則坤之六二也故合姑洗而上生姑洗焉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分寸之六千

五百二十四圍九分積實四百四十九分四釐三分益

一上生仲呂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使氣畢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萬物畢入於戌而無射戌之氣也其候霜降其卦乾之上九故合夾鍾而上生仲呂焉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

寸之二圍九分積實四百二十六分三分寸之二三分

益一上生蕤賓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萬物以陰藏歸根復命而該閡於亥應鍾亥之氣其候小雪其卦坤之六三故合大簇而上生蕤賓焉許氏曰天地因氣

而成人物憑氣而生有形者必有聲聲可以耳聞不可

以目見此用之微者也故近於氣者莫若聲聲之發雖

出于一而其高下清濁亦莫不有節焉自陰陽分而為

五五而為十二五與十二相因而為六十而陰陽之用

周矣故聲之條理亦在五與十二爾因物之自然而節

人之有意然黃鍾為聲氣之元而元聲元氣果起于心

耶果起于竹管之短長也太史公曰黃鍾者黃氣鍾黃

泉而出也是亦可以觀其義矣○聲本諸氣大極陰陽

之完氣也天轉地之元氣自東方而左行水始生木木

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河圖是也地運天之元氣

自西方而右行水始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

水洛書是也聖人則之以調五音行八風音非生不和

風非克不動其自為宮也左行以應斗其聲應也右行

以應日十二宮各周十二律凡百四十四聲應坤之策宮商徵角三類遞相倡

和與均二九十八聲凡二百一十六聲應乾之策其對待也皆相克羽徵商角宮其

流行也皆相生角徵宮商羽而始終之序宮徵商羽角還相為宮

一大極之全體也聲氣和而萬物暢大樂與天地同和

矣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

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

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

則屬于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于陽而

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

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

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

蓋其正當泉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

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泉聲之會且以七

均輪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

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于變宮而止耳變宮以

上則過乎輕清而又不可以爲宮故聲止于七就七聲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蓋以宮聲之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鍾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雖至夫旋相爲宮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乃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或時出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此上言一宮之七聲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貴賤者亦然此言一律之十二律若諸律半聲以上則亦過乎清輕而不可復以爲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中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而上之上中聲離矣上之上則陽氣以盡又屬乎陰故不可以爲樂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中之中也然則聲四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按十二律旋相爲宮黃鍾爲宮第一宮則以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爲四聲二變林鍾爲宮第二宮則以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爲四聲二變太簇爲宮第三宮則以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爲四聲二變南呂爲宮第四宮則以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爲四聲二變姑洗爲宮第五宮則以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爲四聲二變應鍾

爲宮第六宮則以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爲四聲二變用至此正律已盡故自蕤賓而下有變律蕤賓爲宮第七宮則以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黃鍾爲四聲二變大呂爲宮第八宮則以夷則夾鍾無射仲呂黃鍾林鍾爲四聲二變夷則爲宮第九宮則以夾鍾無射仲呂黃鍾林鍾太簇爲四聲二變夾鍾爲宮第十宮則以無射仲呂黃鍾林鍾太簇南呂爲四聲二變無射爲宮第十一宮則以仲呂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爲四聲二變仲呂爲宮第十二宮則以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爲四聲二變用至此則十二律七聲循環遍矣○旋相爲宮每律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是宮商角徵羽各有十二聲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六十調分十二宮十二宮除變宮變徵每宮各五聲每聲之中又細分之則又每聲各具有七聲如黃鍾爲宮而黃鍾宮一聲之中則又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商角徵羽所各具七聲倣此是一聲之中又具七聲夫一聲之中既具七聲則是一聲之中亦具有十二律此十二律又旋相爲宮然後七聲均備而一調成故曰一聲爲一調黃鍾宮之一聲所具既如此其商角徵羽每聲亦如此各具七聲各具十二律以

旋相爲宮則五調備而一律废矣○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鄭注云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之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二也三分商益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爲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爲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郎此以後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爲宮○唐楊收與安況(音兄)論

琴五絃外復益二絃亦言七聲之義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時郊廟樂惟用黃鍾一均至章帝時太常承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之爲言鄭樵曰韻也古無韻字一均聲猶言一韻聲蓋韻取均聲者也夫韻者聲之本琴者樂之宗故琴衆音備焉自唐而後琴之絃盡七固具二變聲也如琵琶但四絃耳而七聲亦具足若云必加絃而聲音備則琵琶絃應平聲加三矣夫樂之二變率以其管稍短就下今琴所益二絃顧乃比長而了無短異不知變從何出故知指二絃之加爲二變知迹者也○惟律呂數往而不返故黃

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夫無空積忽微者以數之渾全也至十一律之管則未免以漸而短不能若黃鍾之渾全以故空積忽微自不能無以故十一律正律皆有半聲惟黃鍾正律獨無半聲蓋樂以相陵爲忌故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時若以黃鍾爲宮則餘律皆順矣若他律爲宮則便相陵是以惟黃鍾爲官而其下六律各以正聲應而不用子聲他律爲官則下六律各不以正聲應而半用子聲減半法使低去如應鍾爲官則其聲最短而清減

蕤賓爲商是商聲高于宮聲爲臣陵君不可用故遂用蕤賓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如此庶五聲協比而倫無相奪若直以正法依正聲用之則音音凌奪寧復可爲樂耶然則杜佑減半聲真圓機妙用輓近所言清聲即半聲亦謂子聲雖減之半却只是此律故用能相應○律止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四聲曰清聲即夾鍾大呂黃鍾太簇之應也苟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矣○律呂之數陰陽奇偶之情也凡十二管而黃鍾之長獨得九寸大呂而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蓋黃

鍾陽聲之始故其數九而度量權衡由是而出十一律由是而損益則黃鍾萬事根本之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始動而鍾于物故黃鍾爲天統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始動而𥎊于物故林鍾爲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湊進人奉而承之故太簇爲人統黃鍾子爲天正陽之始也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陰之始也太簇寅爲人正陰陽得而人物生之候也此則三統三正之義也然天兼乎地而地無踰天之理人法乎天而天有始物之功林鍾太簇之律雖與黃鍾相配而不敢以相役則君有常尊而位定矣故明于三統之義而陰陽之精得然

後損益之分定而律呂之位可求也何也陽以圓爲形其性動故其數三陰以方爲節其性靜故其數二以陽生陰三分本律而損其一是曰下生以陰生陽三分本律而增其一是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故曰黃鍾爲律日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自黃鍾而至應鍾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蓋從子至巳陽生而陰退也自蕤賓以至仲呂陰反下生陽反上生蓋從午至亥陰升而陽退也此莫非順陰陽之消長爲損益至于變律之說所以補正律之不足者蓋十二律各自爲宮每一律則役六律以生五聲二變自黃鍾以至應鍾則各足其相役之數故不用變律而以本律當之自蕤賓以至仲呂未免上役黃鍾太簇故不用正律而以變律應之此所以不相凌也變聲所以濟五聲之不及者自殷以前惟五音而已至周則加二變謂之七聲蓋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謂之變宮遞而不偪遠而不攜然變律止于六者以數至應鍾而窮至此則十二律七聲循環相役固不俟強加而自足也變聲止于二者以音節相去太遠而設若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固不待變聲而自和也京房不知此義自仲呂而下再生執

始以至南事四十八律其于三分損益不盡之算或增破壞自然之數尚得謂律乎萬寶常用禮運旋宮之法以五正二變衍之爲八十四調沈重準易之策當期之日而爲三百六十律牽合傅會繁雜無統紀尚得謂樂乎按瞻景鳳曰用全鄭康成之重上生法也用半杜佑之減半法也是以大呂夾鍾仲呂三律以候氣則重上生而用全以制樂則用半數然要其實候氣時不惟三律用全數而十二律皆全用旋宮時不惟三律用半而十二律律律皆有半聲味此則鄭康成之重上生法與杜佑之減半法雖若相反實乃所以相成者也何不足

取信于後哉○千古諸儒皆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乃伏羲先天八卦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文王後天八卦此說非也道理自混闢㫮即已備足豈伏羲所能留豈文王所能補若如先儒之說是道理一定不移者而伏羲得置之于南文王得移之于北天地間寧有此理愚謂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特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順數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乃逆數孔子謂易爲逆數正謂此耳先儒此說以未知震巽乃天地之交乃陰陽剛爭搏換之際故易曰雷風相薄伏羲八卦以震先巽是自其生出之序而言文王八卦以

震先巽是自其流行之序而言其實一而已矣土之爲物流行四時雖有定所實無定位洪範以土置于水火木金之後是謂土有定所曆法以土旺一十八日置于四季之末謂土無定位坤艮皆土也伏羲八卦以艮坤二土置于六卦之末即洪範以土置于水火木金之後是指其有定所而言文王以艮土參于上四卦坎巽之間以坤土參于下四卦離兌之間即曆法以土寄旺于四季之末是指其無定位而言今若以震巽相易以乾兌離巽震坎佈爲圓而以坤土參于兌離之間以艮土參于坎乾之間試自乾逆而數之則其序即爲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故孔子以爲逆數律呂宮商角徵羽即宮徵商羽角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無與特有順數逆數之別耳試置宮商角徵羽每音間一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爲宮徵商羽角或每音間二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爲宮徵商羽角又試置宮徵商羽角每一音間二音逆數之即其序自爲宮商角徵羽或每音間一音順數之即其序自爲宮商角徵羽是宮徵商羽角與商角徵羽豈可異視先儒乃爭執相非可乎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灋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于東方而

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于東方者四時始于木右行傳于火火傳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灋乾納甲而坤納癸始于乾而終于坤納音始于金金乾也終于土土坤也納音之灋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灋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與甲與乙丙與丁之類餘皆倣此隔八字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也餘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此隔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者

兼娶言之則得孟仲季也庚與辰同位娶辛巳中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中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灋終于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蔟之類自子至于巳為陽故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為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也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為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為陽呂陽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為一紀也○五音宮商角為從聲徵羽為變聲從為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為事物則或遇于君聲無嫌六律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加變徵則從變之聲已濱矣○通典曰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黃鍾之管以九寸為法故用九自乘為管絲之數其增減之法又以三為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小大之次也是黃鍾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各為十六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按宮聲之數八十

一商聲之數七十二角聲之數六十四徵聲之數五十四羽聲之數四十八是黃鍾一均之數而十一律于此取法焉通典所謂以下十一辰辰各五聲其為宮為商之法亦如之有是也夫以十二律之宮長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凌犯良以是耳○漢前志曰黃鍾為宮則太蔟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亡與並也按黃鍾為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于黃律故其正聲不為他律役其半聲當為四寸五分而前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于大呂之變宮夾鍾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鍾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為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為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最為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詳唯杜佑再生黃鍾之法為得之而他人不及也○律和聲處須依三分損益隔八相生雖去蕤五聲各有定數三分者折其數分作三分也陰呂生陽律益一分為上生陽律生陰呂

損一分爲下生、隔八律呂相間、隔八位而相生也、今附
相生之數于後、宮數八十一分三分每分該二十七分
損去一分只五十四分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分三分每
分該十八分益添一分、該七十二分上生商、商數七十
二分、三分每分該二十四分、損去一分、只四十分下生
羽、羽數四十八分、每分該十六分益添一分、該六十四
分上生角、角數六十四分三分之不盡、故聲止于五。○
注中假令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
南呂爲羽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皆相去一律
不曰蕤賓爲徵、而曰林鍾爲徵、是相去二律也、蓋蕤賓

近徵稍下是變徵、故曰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則又相去
一律也、應鍾當爲宮而亦近宮稍下、故又變宮而黃鍾
又爲宮、然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何耶、宮爲君、徵爲
事、君者號令法度之所自出、不可執于一方事通萬務
不可滯于一格、故宮徵必有變商爲臣羽爲物、角爲民、
臣有常職物有常形、民有常業、不可以遷故商羽角三
音不變也、○若以黃鍾爲宮便是太簇爲商姑洗爲角、
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若以大
呂爲宮便是夾鍾爲商仲呂爲角林鍾爲變徵夷則爲
徵無射爲羽黃鍾爲變宮、其餘則旋相爲宮、周而復始

若上下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爲
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
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
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
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
遂無變而上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是
八寸有餘。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
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
所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爲宮黃鍾爲變宮特黃鍾管最
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宮亦皆倣此。○律管只以

九寸爲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十
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
得黃鍾是、入得樂、因論律呂曰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
黃鍾之管最長、應鍾之管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
二律旋相爲宮、宮爲君商爲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
四清聲、清聲者減正律之半、如應鍾爲宮其聲最短而
清、或蕤賓爲商則商聲高如宮聲是爲臣陵君。不可用。
遂用蕤賓減半律爲清聲以應之。雖減半律。然只是此
律故亦自能相應也。如方響鐵有十六片乃是十二律
外添四清聲也、○按文獻通考所載已上數圖一本附

蔡氏律呂新書而約之者也王朴有云樂作于人心成聲于物聲氣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為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相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于八音則凡上下損益相生變半只此數語括之矣且天下之物凡有形氣者皆足以成聲也而聖人何獨取于八音以其足以中律也物之有聲凡巨細精粗之可聽聞者皆足以盈耳也而何獨取于十二律以其足以節音

也十二律之變化非一聲也而何獨取于五聲以其足以齊律也斯五者酌高下而合宜別清濁而中度會小大而定制調緩急而立準故曰巨不過宮細不過羽聲之中也宮成其宮羽成其羽聲之正也此古樂之制也蓋自黃唐以下咸英韶濩未之有改也世儒乃有變聲半聲之說吾不知其何指也蓋其言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最尊不復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以九宮之後將以黃鍾為角羽商徵有臣民陵君之慢故短其律之半謂之四清聲以代之故也自蕤賓以下則有變聲以五聲皆

相去止一律惟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皆二律故近徵近宮各收一聲謂之變宮變徵以濟其節音之遠故也殊不知聲之有五猶天之有五星地之有五行不可得而一有加焉者也自宮聲之八十一數三分損益以生徵商羽以及于角之六十四三分之算窮則亦已矣又強以九因角聲得五百七十六再生變宮變徵二聲以成七聲夫使聲而可七聖人亦何靳而僅取于五耶既變于宮即不得為宮既變于徵即不得為徵若聲不以自然而生則聲寧有窮乎此房庶所以又改變徵為變羽改變為閏有忘返之弊也律之有十二猶日月之會有

十二次斗柄之運有十二辰不可得而一有爽焉者也自黃鍾之九寸三分損益以生應鍾之四寸六分六釐三分之算窮則亦已矣又強以君臣尊倫創為四清聲以應十二律夫使律而可十六也聖人亦何靳而僅取于十二耶既非九寸即不得為黃鍾既非六寸即不得為蕤賓若律不以自然而生則聲寧有窮乎此梁武帝所以有黃鍾之管長三尺八寸宋沈宗堯之三黃鍾九寸之琯為中聲長尺有八寸者為太聲長四寸有半者為少聲有靡瑣之弊也然二者之弊其出一原伶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列駟日在析木之律辰在

斗柄星在天黿自鶉至駟爲七列自午至子爲七同故用七律夫先王之樂本以象德未必因其舉事之日以定其宮調也而又謂其因七列七同而用七律使其歲月日辰會于一列一同將一律而止乎此本不足率循也而鄭康成之徒遂謂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以實之使當時同列過于七又將何以奉之乎且應鍾之宮亦正宮蕤賓之徵亦正徵而乃謂之爲變何也○甚哉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耶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管以九寸爲法者班固之說也下生倍實上

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爲法者司馬遷之說也持隔相生之說以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十二律之外更增六八爲六十律者京房之說也本呂覽淮南王安蔡邕之說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于大呂夾鍾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于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之說也演京房南事之餘而伸之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說斥京房之說而以新舊法分度參錄之者何承天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

分養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于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圍徑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蓋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則即十而取九相生則約十而爲九即十爲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所以定中聲用所以生十一律蓋天地大數始一而終于十圍徑九分分十釐釐十毫毫十絲若通用全則變化不行故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則用以生十

一律用以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參合靡不符數之自然者自淮南子太史公後無議此意者京房雖亦用此然不知約之爲九而以不盈寸不盈分者十之則其數之奇零亦無時可盡至于杜佑胡瑗范蜀公之流則不復知有此數而以意強爲之法故其弊遂至于重分累析無數之可紀耳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用數之法聖心之妙算也○凡聲之高下列爲五等爲之主曰宮二曰商三曰角四曰徵五曰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鍾爲宮則黃鍾乃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

之角而已先王爲樂之意蓋不如是也○漢書所載律呂生皆一上一下起黄鍾九寸爲首展轉生之終于仲呂得十二律所云下生者謂長管生短管也所謂上生者謂短管生長管也皆云三分其管而損益之應下生者損其一分應上生者益其一分各得其所生之管長短之數是則損常爲短益常爲長也假如黄鍾九寸之管分作三分每分合有三寸計九寸除其三分自然合成六寸即得六月林鍾之管謂之下生也如以林鍾六寸之管分作三分即三分合有二寸即此之數加于六寸之上自然合成八寸即得正月太蔟之管謂之上生

也盡十二管其例一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然則准黄鍾林鍾太蔟三管各得全寸之分餘外九管則有微分之數中三分損益自然之所致也○詹萊曰古之作樂者若咸英韶濩遐哉邈矣不可得而究詰也唯周禮大司樂典同言其槩而史記漢書呂氏春秋淮南鴻烈以及鍾律解律呂新書皆繼有所論説乃若近時國子祭酒永豐呂氏語之尤詳若有窺于天人之際故吾得而具述焉其言若曰惟氣與數一三五七九天之陽也而五爲中二四六八十地之陰也而六爲中傳曰五六者天地之中合是也故天有五行地有六氣五爲聲六爲

律五聲合一其陰陽倍而爲十六律各一其陰陽倍而爲十二十與十二相倡和參伍以變錯綜成文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萬事萬物皆有所不能遯矣六陽爲律律法也律以統氣類物六陰爲呂呂侶也呂以助陽宣氣爲聲不同其爲中一也是故冬至子中太陽陽生日光在地聚以爲聲是曰黄鍾大呂者太陽陽呂以太陰之陽之陰納丑上侶于太陽之陽者也雨水寅中少陰陽生萬物奏地而出是曰太蔟夾鍾者少陰陽中以少陽之陰納卯兼輔少陰之陽也穀雨辰中少陰陰之陽生爲太陰先是曰姑洗仲呂者以太陰之陰納巳上侶

于少陰之陰之陽也夏至午中太陰陽生草木之蕤蕤陽在外也故曰蕤賓林鍾者太陰陽鍾也以太陽之陽之陰納未業助太陰之陽也處暑申中少陽陽生太陽在地上夾天則是曰夷則南呂者少陽之呂以少陰之陰納酉侶于少陽之陽也霜降戌中少陽陰之陽生日將在戌陽無餘氣是曰無射應鍾者少陽陰之陽鍾以太陽之陰納亥上應少陽之陰之陽也然律呂有六彙之唯三黄鍾夷則姑洗爲子中辰三陽之陽也太蔟蕤賓無射爲寅午戌三陽之陰也應鍾夾鍾林鍾爲巳酉丑三陰之陽也仲呂南呂太呂爲亥卯未三陰之陰也

五聲之本生于黄鍾之律九寸爲宫損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隂陽相應有三統之義焉是故聖人爲之旋宫之制以三陽之陽爲統首之宫三鍾爲徵三陽之隂爲商三吕爲羽黄鍾之角爲姑洗之宫姑洗之角爲夷則之宫夷則之角歸黄鍾之宫而三均之道備故伶州鳩曰律均紀之以三三紀也十二旋宫之制也然律紀三均音通五氣六陽律之宫羽徵商角爲戊壬丙甲庚太隂律之宫羽徵角商爲巳癸丁乙辛合同而化故聖人爲之納音之法未應子納丑生申酉應寅納卯生戌亥應辰納巳歸子丑應午納未生寅卯應申納酉生

辰巳應戌納亥歸午傳曰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故三吕上應三陽之陽三鍾上應三陽之隂六律六同一唱一和以生六十音而六均之道備故伶州鳩曰律均平之以六六均者六十納音之制也旋宫所以定納音所以制變合爲三統分爲六十音十二調者律均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紀之平之天人道器流行統同其天下之志神矣乎十二調統於三陽而三陽統于黄鍾惟黄鍾一宫函三爲一同心一統純粹至善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蕭韶九成起黄鍾之宫黄鍾下生林鍾二宫林鍾上生太蔟三宫太蔟下生南吕四宫南吕上生姑洗五宫姑洗下生應鍾六宫應鍾上生㽔賓七宫㽔賓下生太吕八宫大吕上生夷則九宫夷則以夾鍾爲徵無射爲商仲吕爲羽復以黄鍾歸宫畢曲相應生生無餘欠粹然天命流行而四時百物各得其所故曰盡美又盡善也非眞有得於天人幽明之際窮本知變不足以與于此或疑三統之義與周禮異則又考之太玄矣玄之圖曰自子至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食俱沒攷林央續釋曰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十

九歲爲一章閏分盡二十七章五百十三歲爲一會月食盡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朔分盡歷于辰申三統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六甲盡由是言之三統之說其來有自非盤空杜撰者比也○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于密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略耳唯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

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黄鍾一
琯達之故黄鍾爲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
太簇以上皆達黄鍾大呂先已虛故唯太簇一律飛灰
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
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
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爲木案
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詩稱定之方
中謂測日影以辯方也土圭之法祖冲之之論備矣然
候氣者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
氣微偏于左地氣微偏于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

者也故土圭測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
鍼定南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
置黄鍾之律于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鍾之律于丙午之
中然後灰飛應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
黄鍾夫差毫釐氣即不應而顧欲多埋律管豈非臆說
哉黄鍾起于子之一以三位之歷十二辰而終于亥之
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漢志蓋借十二辰以列三
因之筭位耳故有寸分釐毫絲之法有寸分釐毫絲之
數至章明也蔡子不知其假借立法而以爲真有十二
辰之數張皇鋪衍而去眞益遠矣自黄鍾之管陽皆下

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陽反上生陰反下生此非空
言也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
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
下生蓋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于仲呂其長止三
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至蕤賓重上生凡五下六上終
于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寸三分有奇
雖二分益一不能復生黄鍾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
分益一可以復生黄鍾耳蔡子乃譏陰陽錯亂拙亦夫
之思乎雖然此猶可也近世儒者乃又倡爲之說曰黄
鍾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紀呂氏春秋所載含少之說爲

證曰黄鍾音始也象則君也其律宜短其氣宜微其聲
宜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黄鍾以八十一分爲管
而吹三寸九分以爲聲故謂之含少乃遂以三寸九分
爲黄鍾之律而執含少以爲清管爲是其言本非誤而
所以信其言者誤矣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者將
無由取正矣何其好爲異論而不師古哉自司馬遷京
房以及蔡氏律呂新書曰黄鍾九寸自長孫無忌劉恕
以及李氏律呂元聲曰黄鍾三寸九分短長相懸各有
成說而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則又二說所必資焉如黄
鍾生林鍾林鍾生大簇雖李氏皆以正徵言而陽下生

陰陰上生陽其位之隔八者一也律者法之一定不易者也截管短長各有一定之法而後聲氣悉律于中和也特李氏所論者専于律管。寻之所謂陽升陰降者律管内之氣也氣中則聲中氣和則聲和故筩長則其含容重厚而其聲舒以徐有濁中之清焉管短則其氣發揚輕浮而其聲急以疾有清中之濁焉○律呂相生甤賓陽律也當下生大呂得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此律書所定也而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謂甤賓復上生大呂故樂家大呂之實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先儒以爲大呂本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樂家用其倍律耳。蓋候

氣之用必從本律聲音之用當從其宜今以琴律考之大呂散聲第一絃甤賓在第三絃甤賓生大呂乃隔一上生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仲呂亦然惟姑洗生應鍾太簇生南呂其所生律之絃皆在本律之下是謂不能上生。則呂氏春秋淮南子之説不爲無據矣○正律十二皆有全有半凡二十四内黄鍾林鍾南呂應鍾夷則五半律不用正律用者十九變律七皆有全有半凡十四内黄鍾太簇姑洗應鍾四全律及應鍾一半律不用變律用者九共二十八律而已用者還宮之所生也不用者還宮之所不及也蔡氏以爲正律内夷則有半變律

内有應鍾而無甤賓今以還宮推之知其非是或曰黄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皆有半律故設四清聲是矣然姑洗仲呂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七律亦有半律而不設清聲何也曰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一止是此聲故皆清濁相應性黄鍾大呂太簇夾鍾管極長聲極濁若非清聲則八律還宮所加四律必不爲所役此四清聲所以設也先儒謂臣民不可相凌若事物則無相凌即七律無清聲之義也○五聲無徵者假令黄鍾一變生林鍾爲徵林鍾之實得黄鍾三分之二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之一皆不離本律之聲然則三分之二共去

宮聲不遠將變未變之間耳故林鍾爲徵不以林鍾起宮而用其角聲應鍾爲宮應鍾中管又進而用黄鍾爲宮是黄鍾之徵即黄鍾之宮也餘律倣此姜夔大樂議曰奏林鍾而聲或黄鍾謂宮聲之未改也周禮祀樂夾鍾爲宮應用無射爲徵而改用太簇林鍾爲宮應用太簇爲徵而改用姑洗黄鍾爲宮應用林鍾爲徵而改用太簇其義可見説者乃欲循其序而補之何耶○黄鍾宮則曰正宮夾鍾宮則曰中呂宮林鍾宮則曰南呂宮夷則宮則曰仙呂宮之類宋儒沈括謂自古無能明其義者臣愚以琴與管推而得之以琴言第一絃散聲黄

鍾大吕之宫也律極長聲極濁此絃隔一隔二隔三隔四皆不足以應之必按其商徵得夾鍾宫而與第二絃散聲相應一絃按商徵先得太簇太簇中管故取夾鍾曰正宫不曰夾鍾宫而曰正宫者蓋言夾鍾奉而行之。其實黄鍾也次按第二絃商徵得中吕而與第三絃散聲相應二絃按商徵先得姑洗姑洗中管故取仲吕曰中吕宫以次至第五絃散聲南吕無射應鍾之宫聲也按其商徵得黄鍾清少宫而與第六絃散聲相應按五絃商徵先得應鍾應鍾與南吕同絃爲中管故用黄鍾清曰黄鍾宫不曰無射宫而曰黄鍾宫者雖本于無射其實第六絃黄鍾少宫爲之主也。以管言古笛商孔在宫孔之上清商畧

皆以後出孔爲宫準琴律也有周以來相承用之故大樂署稱清商署皆此義也或曰然則黄鍾正聲果不爲用乎曰黄鍾君也至尊無對不下行臣職實轉生十一宫八十四聲而不爲他律役者也五代王朴有虚宫之説謂以黄鍾爲主虚之而不敢用必有所受矣故聖人作樂特設四清聲以代之國語伶州鳩曰細均有鍾而無鎛昭其大也凡鍾大者爲鍾小者爲鎛以宫商言之宫爲鍾聲商爲鎛以商角言之商爲鍾而角爲鎛徵與羽亦然大均有鎛而無鍾鳴其細也蓋謂大曰太簇夾鍾姑洗爲均其聲大必改用其清商爲宫。而不用本律是謂有鎛而無鍾夷則南吕無射爲均其聲細必改用黄鍾大吕太簇而不用其本律是謂有鍾而無鎛然黄鍾全律其聲極大處之不以爲宫是謂甚大無鎛然後大均之宫不至于甚大細均之羽不至于甚細聲應相保而和平出焉先儒謂樂用四清聲所以避臣民陵迫之嫌正細大不踰之義也○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宫其制則夾鍾爲黄鍾宫中吕爲夾鍾宫黄鍾清爲夷則宫夾鍾清爲無射宫若是者工師不能言其義學士大夫無所與考故不知其爲雅也然而無有議其非者夫黄鍾不以黄鍾爲宫而以夾鍾夷則不以夷則爲宫而以黄鍾其源出于琴也琴第一絃黄鍾也按十三徵

得太簇之宫聲曰形晋形晋之長近夾鍾故夾鍾爲黄鍾之宫第四絃夷則也按十三徵得無斁爲夷則之宫然南吕無射應鍾三律同徵其管短其聲促不可爲宫故夷則之宫避無射必進而改用黄鍾亦猶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其數惟九故古樂夾鍾爲吕則以黄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十二律用九而已後魏劉芳隋鄭譯始以黄鍾爲黄鍾宫夷則爲夷則宫蓋不知其生于琴徵也自是儒者言樂舉祖二子反詆大樂爲異何耶○朱子曰古樂有唱有和和去聲唱者發歌詠者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聲應平聲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

其趣故曰一唱三嘆有遺音者此也元定以變宮變徵
不入調以濟五音之不及正緣宮徵之間音節遠而難
和故以此二變收之正所謂疊字散聲者蓋如今之鼓
琴瑟吹笛管者必有襯字以扶助之方成音律自古以
來多未諳此○樂之所不和失在不得半聲之妙半聲
明而大樂正正聲當辦而半聲尤不可少蓋半聲樂之
餘韻也承上以起下乘下以轉上天地之真機所爲綿
綿若存續而不絕正惟此耳○李閎甫曰塤箎注疏及
朱考亭注嚴氏緝皆未能發其旨余音閱古今樂律諸
書乃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聲鳴而徵聲和獨塤箎

則二器共爲一音塤爲宮而箎之徵和箎爲宮而塤之
羽和故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箎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
喻同氣也○按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今律呂
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于子午雖
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
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
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
之數自子至巳差彊在律爲尤彊在呂爲少弱自午至
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彊分數多寡雖若不齊
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

中節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致
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于至
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蠛蠓無非
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鍾一聲而已矣
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
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
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熊朋來曰上古造
律其次聽律其後筭律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筭律
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于律同合聲陽左
旋而陰右轉槪其次序不以筭法論矣六經一拔自秦

柱下史得此書以行于漢至今惟班馬猶可徵其餘言
上下生與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宮著在筭術因除如法
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于京氏準法禮記疏亦
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筭律
哉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
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四因一損一益之筭均矣若曰
自子至午上生者七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既非子午中
分使丑午迭并上生而三呂用倍之迹荒矣後志十二
律之實雜以準法而筭家輒因仍用之以推賓夷則無
射四因三除爲大呂夾鍾中呂之筭非律生呂筭例矣

甄氏能辨其終于南事之非而不自知襲用後志之誤也或謂大吕爲六吕之首從後志則大吕得筭爲多是不然陽得當位陰得對衝律生吕自林鍾始非先林鍾也乃所以先大吕也十二宫終于中吕非中吕之窮也當應鍾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黄鍾人統以太蔟地統宜以大吕而以林鍾抗林鍾于大吕之位所以妃黄鍾而妃太蔟則大吕夾鍾中吕在未酉亥之次皆從下生之筭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有必有吕之倍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辯用倍者其本法不用倍者筭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昔者固亦疑之李照范

景仁不能爭況陳暘以下託之空言乎樂器惟懸有十二清而四淸在其中不能通行于他器也吾觀中吕黄鍾之变知聲音有出于度數之外者無射之商夾則之角夾鍾之羽中吕之徵若彈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筭家以中吕求黄鍾殫其術而不能合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筭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筭而畸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筭不行而畸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筭既未有以處之絕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筭而謂之黄鍾變律又推以爲林鍾太蔟南吕之變甚者託

名執始不自信其爲黄鍾徙使人得以寬籌術之涯涘而黄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筭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于筭也○諸儒之論角立蜂起要之最爲精密者班固之志而已今夫陰陽之發上生者三分之外益一下生者三分之内損一益上八隔易之法猶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若夫律同異之聲適多寡之數長短之度小大之量清濁之音一要宿乎中聲而止則動黄鍾而林鍾應動無射而仲吕應和樂未有不興者矣○樂之用不外乎聲音律吕通典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

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仲吕之管長六寸五分有奇爲子聲此聲有倍半之畧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繆蓋五音相生至于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宫前一位以爲變宫又自變宫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以爲變徵變者與正比則爲和變者與正不比則爲繆此音有和繆之畧也漢書曆律志天地人及四時爲七始此合而言之也又以黄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蔟爲人始此分而言之也蓋黄鍾居子爲天統林鍾居未衝丑爲地統太蔟居寅爲人統故爲三

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吕爲秋應鍾爲冬以三合四
是謂七始此三始七始之畧也以七音因十二律爲八
十四調除二變聲不調則冬夏聲缺四時不備蔡子之
說非而鄭譯之議是也此六十調與八十四調之畧也
以徑象言之黄鍾長九寸爲乾林鍾長六寸爲坤乃邵
子皇極經世聲起于六乾之甲也音起于五乾之子也
此理之可通于易者也以娶妻生子言之黄鍾爲陽大
吕爲陰猶甲子之娶乙丑皆同位者也黄鍾之生林鍾
林鍾之生簇猶甲子金之生庚辰金皆隔八者也乃沈
黄鍾律議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當一期之

日隨日建律依次運行當日者以次爲宫而商徵以次
從焉此義之有待于曆者也○宫縣四面編鍾編磬各
四簴鎛鍾十二簴通爲二十并建鼓四以應二十四氣
自漢以來相承用之陳氏樂書乃謂編鍾編磬各十二
通爲三十六簴其意以爲十二律還宫各有其簴也蓋
不知自大吕以下十一律皆生于黄鍾黄鍾爲宫以下
諸律還相爲宫各得七聲而八十四聲皆統于黄鍾一
簴矣若謂各有其簴非惟不統于一其諸侯九簴缺其
三卿大夫六簴缺其半士三簴缺其九何以成樂○周
禮小胥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註曰鍾磬者編縣之

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必云十六者明十二律之有四
清聲也下層黄鍾大吕太簇夾鍾姑洗仲吕蕤賓林鍾
八枚自右而左上層夷則南吕無射應鍾黄鍾清大吕
清太簇清夾鍾清八枚自左而右必曰二八者明編鍾
之有序考擊之有法也○按樂之音聲號呼召于天地
之閒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此謂以音聲感召鬼神
也然而未得其眞也蓋奏圜鍾則房心之氣動而天帝
明堂在是矣非謂以圜鍾之聲感召房心也奏函鍾則
未坤之氣動而天社四瀆五岳在是矣非謂函鍾之聲
感召未坤也奏黄鍾則虚危之氣動而宗廟陵寢在是

矣非謂以黄鍾之聲感召虚危也師曠曰吾驟歌北風
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蓋北風者黄鍾
大吕也于野爲晉南風者蕤賓林鍾也于野爲楚歌其
聲而吹律以和之卽見晉之風勁楚之風弱且多死聲
非謂吹此律以召北風南風也或曰數寸之管何以能
管轄天文地理無毫髮爽耶曰觀于衡璣之制可見矣
天之體千數萬里之遠而周旋盈掬之規可以準之蓋
地下之景一寸準天上一千里雖曰小大殊形而十有
二辰三百六十有六之次舍則一定而不易也故圜鍾
之管七寸四分小分九强中含房心之氣函鍾之管六

寸中含未𥥛之氣黄鍾之管九寸中含虛危之氣吹之
而其氣動神不離乎其中矣〇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參
贊之原也大人得之以舉禮樂而昭天地焉三三而九
九黄鍾之宫也始四五中六七終八九合少元聲也其
圖之數耶一六三八在北而東大極動而生陽水自木
生知崇而仁萬物生矣冬日至之氣羽角爲陽聲黄鍾
至仲吕爲陽位亦如之二七四九在南而西大極静而
生陰火以金伏禮卑而義萬化入矣夏日至之氣徵商
爲陰聲蕤賓至應鍾爲陰位亦如之夫樂上九而律不
用十則五者其天地之中乎天行東出地上爲北極入

地下爲南極其象也律吕以聲合之故函三爲一〇河
圖以五居中合一于北成六爲水羽聲也合二爲南成
七爲火徵聲也合三于東成八爲木角聲也合五于中
成十宫聲也宫統四聲呼出腎與肝吸入心與肺不外
乎脾意焉故曰宫動脾而和正聖羽動腎而和正智商
動肺而和正義呼出爲陽吸入爲陰是謂兩儀羽角大
陰生少陽也徵商太陽生少陰也是謂四象文之以五
聲必播之以八音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八卦生焉河圖
一太極而已矣〇洛書以五居中宫統五聲人之歌也
四正坎離震兑四偶乾坤艮巽則播八音而行八風焉

水漸木升陽驅諸仁故居其常火鎔金化兑戰諸用故
易其位故曰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
帝易之所謂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
言乎兑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者河圖爲先天以氣
而形之于聲洛書爲後天以質而成之于物陳暘曰坎
音革艮音匏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兑音金乾
音石首失帝出雷奮之義矣故今從白虎
宫爲極大而沉濁君也屬土以八十一絲爲絃則其聲應商其大次宫臣也屬金以七十二絲爲絃則
凡聲應角半清半濁居四音之中屬木以六十四絲爲絃則其聲應徵其清次羽事也屬火以五十六
絲爲絃則其聲應羽聲極細而輕清物也屬水以四十八絲爲絃則其聲應變宫以上徵羽爲陰

至此變而爲陽此聲在羽之後宫之前近宫收一聲少高于宫故曰變也蓋宫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
律則音即和至角與徵羽與宫相去各二律則音即遠故變也變徵宫商角皆陽至此變爲陰此聲在角
之後羽之前比徵少下故曰變徵中聲宫在五行屬土故爲四聲之綱貫乎四聲之中極其尊也正
聲謂十二全律之聲如八寸一分之黄鍾是也半聲謂十二律之聲如黄鍾正聲九寸則變聲四寸
半仲吕爲宫則黄鍾爲徵而用半聲以君尊不可過也故應鍾爲宫下四聲皆宜低去所以有半聲即謂之子
聲也變聲變宫變徵是也〇劉昺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帝曰龍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
朕命惟允
因爽謙而命龍作納言見得乾坤原有否泰相乘之勢則
邪正自有消長難定之衡任悉教養分曹禮樂並設一經

讒說如事精熟忽爲中途沮喪殄行不小則震驚亦不小令縱無是人而常有是堲不容不設一未然之慮併於一必絕之閑故特重其責于納言是納言職掌封疏全欲隄防奸寶俱命官之妙迪震出三朕字何等悚切舊云讒說之人不惟傷害善人抑且震驚朕衆作兩層看未是堲疾也封閉之意禮夏后氏堲周古人以甎封棺曰堲讒人乘間須堲閉之也殄行驚師不平俱根讒說來毀人之行爲讒故讒說必殄行善人乃衆之所倚傷絕善人自然震驚朕師讒說殄行四字緊粘謂讒說而殄行者讒人不害君子無以行其志而售其奸險肆蔞非陽託摘發令聽者不

能爲善人解卽善人亦無以自解者于是耳目大駭而人心洶洶矣然讒說非借中指而出以搖國是則假公論而入以亂主聽皆殄行中事欲杜之在審言之出納故命汝作納言朕命出入無時故要夙夜惟允夙夜只做動字看夙夜出納朕命句是泛論納言之職皆然無工夫重惟允上納言喉舌之司職在關通上下故不慮其匿厥指隱下情正恐其亟爲關通而不暇詳審使讒說乘之以出納故必要允惟審其允爲上德而後頒于外著爲綸詔以出無使讒說得托而行焉不然雖復請于上不爲稽命惟審其允爲下情而後升于廷而陳爲民風以納無使讒說得乘

而進焉不然雖覆奏于下不爲方命允只是審實非以防理說大率讒說害人在納處居多故官名納言以入該出也政教命令出自天子故曰朕命敷奏復逆亦言朕命者以其皆達于天子也敷是下承上問而陳之如敷納以言是奏是下不承上問而自陳如後世奏疏是復如今之使臣反節復命是逆卽如今之繳納詔旨是故言功緒有稽也一云逆謂庶人自通于天子其勢甚逆如周禮以肺石下民之冤令擊登聞鼓是參看允字重在防讒上單言讒說不言庶頑蓋禹統百僚龍專出納各不同也言論係朝廷治忽故唐虞舉賢則有納言之條格讒亦納言之教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二十二人皆劾勞底績者合總治分治專命中命在內有師師撫辰之意方見是總告勉而無戒者人皆元愷不必戒也勿用反語相天之事惟天之時則二十二人皆造物舜安得復有所事此命官之外無爲而治欽哉亮工直下勿斷工夫全在欽字上欽哉只在亮天工上見又不可以亮天工爲做職之實出王游衍莫非天載先時則抗後時則慢故曰惟時時者天之所以成歲功也是時卽天工欲相天工不外惟時若欲惟時只在能欽故曰欽哉欽之一字堯舜心法二十二人雖人各有職

無此心則職荒矣亮字訓作相對天說耳陳大猷氏以輔
相弼明辟之方盡與周書弼亮之亮相似照下考績黜幽
陟明等義還當照前亮采兼明亮說蓋亮即爲明不亮即
幽亮即爲熙不亮即不熙上曰予曰朕此曰天工者君事
即天事固見理之當順亦有悚惕群賢之意功則猶可勉
衷曰天工直于無聲無臭中轉移搏捖直說到性分該括
上去了不曰天功曰天工欲其有可考之績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槩舉治官之法非爲二十二人設也既得人以任衆職不
可不有以考其成故三載一考核其功狀三考一黜陟其

幽明皐陶作歌言君明則臣良而庶事康其道惟在于率
作興事屢省乃成蓋此二者帝王任人之要也故此節帝
舜率作于上意不可失以考績爲主王道無近功三載二
句合來見因時考課之法明而信要見居位久而受任專
立法寬而責成遠要得由略而詳之意言當三載先考績
以爲未詳也又須考三次以黜陟幽明如此立法庶績自
咸熙矣而三苗從此分焉章旨之輕重宜如此○惟帝以
惟時物二十二人俾百揆九官居內以倡外州牧侯伯居
外以承內自王朝外薄四海大小臣工莫不及時趨事
故月有會歲有計然後得三載一考績九載一黜陟三載

天道一變故藥考其績黜陟必于三考者以服習久而識
論定故黜陟行也不曰黜陟功罪而曰幽明正對亮字來
事功奮起謂之明則事功假借不煥發者便謂之幽若不
善之人不可一日立于朝何俟九載績熙與下篇敷文德
平啓庶績咸熙是無幽可黜之意根上二句來蓋法既有
準百官各盡其能所以諸凡功績咸見熙廣焉內治既修
外嚴治飭于是得分北三苗而去留惟命當時故頑不服
者惟三苗三苗分北餘不待言分北只是分別義故文兩
相背天地之氣始于北而終于北北者陰陽之別也傳云
善不善指向化與否分而北之善者留不善者竄徙之先

內治而後外治次第固然至此而治功極矣觀傳卒言其
效句則分北不在黜陟之數因內治而附見其成功耳切
不可泥作考績之效看看來庶績二句俱不作效只形容
立法之善當在帝德上說咸熙與俾廣大並育不害並行
不悖有天何言而時行物生氣象三苗結黨雖善者亦不
得遂故分北之三苗句另看雖非考績所及蓋惡者徙之
他所亦黜之餘意善者仍居故處亦陟之餘意衆三苗不
過極形容咸熙氣象耳○天工責成于岳牧九官矣帝何
爲哉王天下之公議而居無事以臨之故王術約而易操
者功次明黜陟信也人之受事赴職未必能無怠也三年

天道成人亦可必成功矣故考校行焉而績之孰成孰否固已得其幽明之槩矣然策勵雖行黜陟有待蓋人之進心行事未必皆有恒也必至于九年三考矣而不變則終不變矣于是黜陟加焉賞罰明信那一人不向于明而遠于幽庶績于是成熙既互相激昂而極其廣大又興爲振揚而極其光明無論[illegible][illegible]三苗有惡無善者至此亦有善惡可分矣于是分其黨相背而去善者願安于政教惡者自分于流放也夫三苗遠徙此自爽狄向化之事何豫考績黜陟亦若此者蓋公道昭明人心丕服吾所以黜陟庶官之典得施于積久負固不服之人則他可知矣此有虞人法並用之治歟

三苗事錯見于經今紀其次苗頑弗即工禹治水時事竄三苗于三危舜攝位時事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禹治水後事始之不即工者以其舉國言舜所竄者其君也禹貢記既宅丕叙以其竄于三危者言禹以苗不即工欲帝念帝答以臯陶方施象刑惟明正竄三苗時事此後徂征來格分比則皆其舊都先儒謂始特竄其君不滅其國猶立其嗣復不從化乃徂征而分背之呂刑謂遏絶苗民無世在下則以分比以後言也計苗之事竄者初年分比者末年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此節包括一篇首句應重華協帝節次句應慎徽至格于文祖末句五十載包詢于四岳至分比十三節即此三言而舜之始終備矣上記堯終止從舜攝說起此記舜終乃從舜生說起見舜如是而生生非無爲如是而死死可無憾也故乃死乃殂落義亦不同前乃字是方始之辭此乃字是隆重之辭因舜立文歸重于舜史筆極分曉處陟方釋升遐便與乃死重複考卒于鳴條還是猶然不自暇逸至巡歷方岳乃死焉所謂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史臣叙舜已完出此一段極大道理極大議論學者但從上生字直讀到死處則乃字之義豁然矣

何以載筆爲舜史叙帝乃殂落陟方乃死若有分別微辭嗚呼此其所以爲信史也堯仁至天萬官莫爽皆天事也殂落蓋本天之人有落之而不得落者仁陽也遏音陽氣滯于黃鍾之官舜德象刑流放竄殛皆人事也陟方蓋本人之天有陟之而不得陟者刑陰也乃死陰氣散于蒼梧之野人天相隔微乎微乎

尚書彙纂卷二終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古濮張孫振鑒定

大禹謨

禹稱大大其功也謨謀也治之言功見禹貢此紀其謨夫子序書先後見嘉言之益在胼胝之功之上也

正義曰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于堯之知巳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

首節亦史贊辭中分三段首段后克艱至時乃功七節記禹承帝之謨中有益次段格汝禹至若帝之初十節記禹

總師之事中有皐陶二人皆因禹見以禹爲主末段兩節因禹總師附記征苗首之以文命終之以文德眼目相照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若二句爲謨之起語意在下句祗承于帝是記事先載文命四敷一語似相縮結如云文命四敷似若無可慮者而祗承于帝不自知文命之敷也便是克難意思了如註一直說下欠分曉○此史臣紀禹成功之實而及其陳謨之意也曰若稽古大禹贊之曰自禹隨刊而後府脩事和建官弼服自覺有虞之文命四敷政巳乂民巳化較光被時倍爲奢庸而舜之心猶不自安也禹乃窺帝願治無窮之心陳其謨以敬承于帝○爲文命二句俱是贊語文命主德化言雖就禹說實以舜爲主葢從文明之德出者也不言德而言文自羲軒以迄今日備列聖經綸而風開歷數十世漸闡而化洽英華勃發結爲文明以文德爲教文須貼祗德意方貼文命命字傳以教字什之又以聲教四訖貼之便有軌範意亦有訓行意本治水成功來故云四海南而江漢北而河西而流沙東而嵎夷凡禹功所及者皆巳布其文命矣不可即以治水作敷命然文命實因治水成功而敷者敷非推致盛德精神自然翔洽也令政巳乂民巳化意祗承句固是保治然玩克艱一節有圖治無窮

意禹進揣治功至此帝必有無限憂危而欲臣下陳謨者禹遂敬承其意而進言故曰祗承以承謨爲祗即是祗承帝舜之道處祗承與重華巽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祗承不過坤承乾之象此帝王之間祗承于帝乃陳謨本指在心上看下節曰字方是陳謨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巳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此七節記禹陳謨爲一段禹謨止克艱惠迪德惟善政三

節餘皆帝與益言盖三人莫逆故克艱之旨如出一口禹
纔發端帝遂推美帝堯以時言克已進克艱一步益又進
步說堯不惟克于爲后之日蚤已克于爲后之前因徵以
天眷禹又進步說眷亦不在天天避在人益見禹把吉凶
都歸人上遂發嘆進帝警戒然益于禹政乂敏德之旨纔
復其半故禹又自發黎民一段而克艱之意發洩始盡帝
領其意以克歸禹曰時乃功若已終不克者其難猶病之
心溢于言下此又舜之克也○曰后克三節禹陳克艱之
謨而帝與益各申其意也君臣並言禹意獨重后克何正
所謂承帝也下舜只言堯之克艱正知禹意當文命四敷

之日夫復何艱艱不在世道而在君心上說不問艱之真
有無而寄勿間時凛一駭愕之形艱是君臣之心克是君
臣之力克艱只在政上說政對上之文命又對上之四敷
大君所以化民者無非政耳政原爲民設欲處置修緝無
不備舉無不精密須費多少精神故曰克艱此政所以乂
也脩政化民勿並乂者綱舉目張治而不亂也惟合一朝
君臣之精神全注于政事之間以爲斯民化導計衆民見
君之紀綱而因契君之精神正旨君臣之心與力若有迫
之而不敢緩于德者風動神速故下個敏字非迅化也一
民未化或化而未敏不可言政乂故曰乃總形容艱字君

臣克艱全在政乂民化上見是責望必能之辭勿當效看
○時當艱難而克盡其艱難之道猶易能也今文命四敷
則處熙康之會作艱難之想此所以爲難也不徒曰艱而
又曰克艱則實欲盡其艱危之事矣究實論之太平之時
本爲艱難之所倚伏此天道也聖人所謹而常人所忽也
故禹下文推言天道以終之至益言儆戒無虞而此意盡
洩矣艱非眞有艱之事而有艱之心即克也然觀文命四
敷語此艱字卻在持危保泰上說宜認質后克后之艱而
不委之臣則臣亦克臣之艱而不歸之后君曰道臣曰職
各就所當盡者而言不可混艱字只當得敬字猶言后能

敬其后之道臣能敬其臣之職耳故注訓不敢易甚得艱
字之義艱字易則未必能發克字須說以今日之治未有
不忽爲易者即或知其艱易心隨萌孰有能艱者乎必焦
勞危懼如負重行遠常若不勝比論語典邦意不同彼主
道之難盡言此艱從克字生無可控揣則艱伏有可控揣
則艱成艱常乘我則我負我常待艱則艱克如克敵之必
勝也克艱二字摘取不出須五字連讀其旨方明蓋化理
無窮君臣之間一息忽便有慝潛生惟克艱則政事乃能
盡善盡美無不脩治如治骨角治玉石已精益求其精主
德言聖世政非徒法也須知乂只是脩治而無邪慝不可

看深了蓋緣深處在民斂德也蔡傳政曰乃能脩治有多
少積累在民曰自然速化非便無工夫也蓋其工夫皆在
脩政中全要在觀感上描寫下民自然觀感速化于善而
有不容已非是民方幾化亦不是民化得快此兩句又重
在不容已上皆民觀感興起孜孜踴躍所以從我弊教者
無止息也正與文命四敷句相照應蓋文命四敷則政之
在前者已乂民之在前者已德矣合克艱以保之乃能永
乂永敏也若說方脩方感與上文命四敷便說不去下政
在養民正與此政相終始乃字重看言必君克臣克如此
而政乃得如此也敏字正照乃字惟政乂如此之艱故感

化如此之速斂德正克艱之精神到此徹底耳陳氏曰後
世言政不及化政乂而民斂德政非徒政政卽化也此其
功用皆本原于君臣克艱夙勤戒懼有未易以言語形容
者夫知政乂而使民斂德之不易則知君臣克艱之所以
不易矣

此帝舜歸克艱于堯正承后克艱來正欲今日君臣共勉
也俞者然其克艱則政乂民化也正與祗承于帝應允若
玆只渾說信能如此克艱也不可兼君臣言嘉言三句是
指克艱之效甚大與政乂斂德率層正見俞之意稽于衆
三句則原本其事而言分貼上三句句句要發個克艱意

出已上通未可露出堯字惟帝時克只承事上說而致自
寓于其中時克者克此三事之艱也克字不可輕放過○
若玆還申俞字之意舜惟深知克艱故心信其如此也君
臣克艱則政乂民化誠哉是言從來世道之艱全在黎民
君臣克艱全在政事嘉言為民政效其謨賢為民政重其
輔總期萬邦之寧耳信能若此則朝野八方皆傳一允神
而出且悉一允力而周了嘉言三句見于天下更無不克
之艱重嘉字野字萬字言何以伏嘉正易伏惟嘉每若珍
若惜不肯自鳴今有以直導其通脈賢何以遺野正多遺
惟野終無援無媒自甘沉滯今有以大豁其期途邪何難

寧萬正難寧惟萬則為紛為錯各注所蘄今有畢造其寧
字乃艱效在天下艱事役在君身亦且一克俱克全重衆
與無告困窮字稽賢易從惟稽衆而望輕語朴則已見僉
不能自釋乃如此稽卽如此舍而如此從不隔一思議故
自無依伏之嘉言宇宙有偏沴無告受之只一無告便為
咸寧累此必無不軫恤但念偶放下便是虐惟此不虐自
無不寧之邪兩間有鬱氣困窮受之只一困窮便為棄征
玷此必無不振拔但眾念稍寬便是廢惟此不廢自無或
遺之賢此三句根上三句來見從天下克其艱者全由從
一身克其艱末語頌帝要見企羨深情他人虛願實不至

帝自克之無餘歉非帝誰有此真精神他人舉此即漏彼
帝自克之無少遺非帝誰有此全力量○看來嘉言三句
且先說帝世極盛氣象尚不說入克艱處小註難逵難通
等語就把這三句當工夫來是須云如嘉言替成克艱者
罔伏則共保太平矣賢人佐理克艱者無遺則共致太平
矣萬邦觀化于克艱者咸寧則同樂太平矣如此所謂政
乂而黎民敏德者孰大于是此克艱之成效也言罔伏賢
無遺邦咸寧如此等治皆未易致若此後言其易何也葢
天下易處無不從難處得若我有其難其慎之心而無萬
邦黎民之化與彼畏阻為艱退托不能者何異故着此一

段好光景即其所易以着其所難而後知聖人所難者特
一不敢易之心非以后臣真有一難事為當克也三者俱
是未然之效俱要從意中想出當時帝正深以三者自歉
可知禹之陳謨所以為祗承也稽眾四句方正是克艱之
事以見效所由致者應轉嘉言三句言路難通稽于賢易
稽于眾難稽眾而舍己以從尤難舍己從人與稽眾無兩
層非先稽而後舍亦非舍己外另有從人須本聖人克己
工夫上體認出來此嘉言之所以罔攸伏也無告不但鰥
寡凡孤遠蠢愚有情不能自通者皆是實非有心虐之但
四海萬民之眾體恤或未至我無虐之心彼受虐之實矣

此其所以難也民隱難周無告得所非無告者可知此萬
邦所以咸寧也難進者士之節難合者士之道故幽嚴中
有晦其迹而不為人知者有樂其道而不求人知者苟上
無求士之誠則有階者進困窮者廢矣非至明以察盡心
以招虛懷以任鮮有不廢者此其所以難也賢關難通困
窮不廢非困窮者可知此野之所以無遺賢也要知非克
艱幾去稽眾不虐不廢稽眾不虐不廢正是克艱也此處
工夫愈體認愈覺其艱惟帝時克非謂帝能勝其艱謂帝
能艱其后耳故舍己從人不虐不廢畢形容帝艱之之心
終日乾乾終身兢業無大小無眾寡有警戒而無怠荒毫

未嘗以吾治為已足故云克也若以上數者為難事認帝
為克去之千里矣葢時克者無時不以為艱惟無時不以
為艱故無時不見其克此指帝堯心上說不在帝堯事上
說人君一勵精便通朝野顯微之精神精神通極而反若
不克通則帝不于艱處圖艱而于克處圖艱有出于問察
哲惠外者矣克字內包有艱字在此句即反指上四句語
氣甚急玩注而惟堯而字可見不必更着堯實事說多了
一層葢稽于眾四句正實指堯身上言注然非忘私順理
二句正貼稽于眾四句然不正講而反言者急欲貼堯身
上去也此舉個克艱樣不是贊詞

通節在德上說不兼棄上舜言克艱惟帝益揭帝所以克
艱者惟德之盛也故曰都以起聽舜論帝猶曰君而後克
至益論帝直是克而後君自爲唐侯時而已其盛德矣廣
運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克艱是得天下後事不可謂
盛德得天便是克艱○所謂時克艱言路之艱士民之艱
無不洞澈非有全量有大力者正不易言惟帝德廣而無
所不包且運而無息不到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廣運
是德之本體在身心上說不涉治化廣如天之溥博而無
外運如天之行健而不息然廣非覆被有如虛空運非推
行有如元氣二字分不開空虛自然不毀元氣自然彌漫

只在安安允克上想出益以廣運贊堯可謂得時克之神
至聖神文武不過皆虛空現影合四德而兼有何其廣妙
四德于莫測何其運就廣運中看出不測處在人睹所見
而名之耳四乃字無能名而強名之辭神在聖中文武在
聖神中求其所爲聖者而不得復見爲神求所爲聖神而
不得復見爲文武非謂聖變爲神武變爲文也洪範云睿
作聖言通知衆事故爲無所不通易曰神妙萬物而爲言
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爲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
然易亦云陰陽不測之謂神勘定禍亂曰武威之可畏何
以爲武仰殺然之容而戾氣潛消聖世不森下戈也文要

說得大孔傳謂文經緯天地皆是英華發處緯文武例者
取顏何也陳大猷曰聖神自其妙于無迹者言之文武自
其顯于可見者言之可見亦自不測是謂聖武神武亦便
是聖于文神于文矣分而言之則方見其聖又見其神方
見其武又見其文故不測合而言之則見其聖神而無象
又見其文武而有微總是形容其不測也蓋聖人無方無
體每于一德中備衆德自不容以一德求也惟克之德與
天同大故命與德合皇天眷命始一唐侯耳終則使其盡
有四海而爲天下君眷字說文訓視字詩云乃眷西顧蔡
傳以眷爲顧似與詩意不合眷字中有二意有眷之意有

親之意故以顧字代之若親而回顧焉耳眷命虛下二句
卽其實不分四海是祿君是位但有四海卽君天下總言
眷命之隆看來皇天三句不重天眷乃帝德之感通于天
總重帝德奄有二句直下見付畀之重四海卽文命四敷
之地天下二字卽四海二字奄有其地而爲之君則言路
之開賢才之進民命之保盡屬之矣有茲惟后矣之意君
字應前克艱厥后后字大意言堯如此而後爲天下君也
正見艱之不可不克益之意全重在廣運上蓋舜德固盛
而益尤欲其于無外不息處加功爲克艱保治計也須知
堯得天而享君位蓋舉在位一百年之曆數言之若以唐

侯嶠起立論則舜已升側陋爲天子矣何贊堯勉舜之有
要參看

朱子曰都歎美之詞也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
故古者謂野爲鄙謂都爲美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
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
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覩得天必本于有道則知天道之感應不可誣矣故禹承
上而信言天道之可畏順道則吉從逆則凶雖是自作自

受而降吉降凶都重天道不重人去應他如云人能從善
則天助其順而應之以吉人或從惡則天醜其爲而應之
以凶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固有見其應之必然又要見非
自外來皆由中出天之道不遠如此雖欲不克艱不可得
矣○惠吉逆凶刻對上益只有吉邊禹意則言出吉人凶
深著其機之可畏意禹不言惠迪則吉從逆則凶而言惠
迪吉從逆凶惠迪就是吉不待降祥方吉從逆就是凶不
待降殃方凶俱在初起時善念一動與天地和氣已凝方
寸起念一慘與天地戾氣已集此中故承之曰惟影響不
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影從形出響從聲出形影聲響本
一物若云善福惡禍猶二之矣善惡吉凶即是影響之理
並時而至絕無停待不關應感乃言其一致之機見天人
非有二也凡人影響形聲與吉凶善惡同祖一氣但吉凶
杳冥難測影響在近易知故禹即其在近易知者醒發其
杳冥難測者言世間萬事有影響惟人心無影響事之吉
凶即人心善惡之影響耳非借喻也見吉凶是人不是天
禹將天道說還人事只是甚箇比益言人感天應其機更
嚴迪作道訓是虛字眼惠迪含克艱意在吉與政乂民化
平層然勉舜當克艱意都在言外惠迪吉惟影響是終上
文意從逆凶惟影響又以起下文也

惠迪不言福而言吉從逆不言禍而言凶蓋聖人論吉
凶不論禍福也禍福之說報應之說也蓋是世情之解
比干剖心子胥賜夷夫豈非禍然道則吉矣連衡者六
印蘇秦合從者駢組流離夫豈非福然道則凶矣試觀
三百八十四爻其所教央擇趨避之意至矣乃惟曰吉
凶悔吝而未嘗一及于禍福也所謂知幾其神乎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介如石焉
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正謂此也

禹陳克艱未嘗直指其事益盡一告帝故註云推廣此吁
字之意廣克艱之謨不必兼惠迪戒哉緊根惟影響來是

提省語儆戒無虞方是着實無虞非真無虞只日在虞中偶弗覺亦只是見爲不足虞故虞隱。如何忘得儆戒以除戒無虞句爲主天地帝王其道逆。而相成正以儆戒爲無爲也罔字勿字正儆戒中字面事所不免理所或然幾可度量曰無虞則影形未萌控揣不着無虞亦本水上平來不但是平常治世可擬天下無處不治無人不安更無些子可煩防衛虞度處故下直說到四夷來王若四夷未來卽不能無虞矣八段只在心上說俱要點無虞所易犯拗得精細見天下皆人主拔擲人主應天下亦最紛劄對中外靡非疏漏何得不大密其防入項皆是由無荒有從粗

說精肯三句是君身次二句是用人又次二句是處事後二句是民心無虞之世法度原陳而不用而不用之中精神時管攝焉是之謂無失法度雖以朝廷制度言然聖人身卽爲度自有見成規矩不可廢墜者失如遺失素所有而偶失脫也君爲法度之主帝之法度非有繩尺可按任其縱橫變化此中自合一無形模範故其失亦非顯軼但微有懈念卽依然尺步繩趨已退天成矩矱了舊謂逸爲田獵等事樂爲聲色等事大謬逸反勤樂對憂遊者出入之義淫者水之浸淫而過也逸不可有戒其罔遊謂不可一出入于是也樂是心體故但戒其不可過耳逸以節宣

其氣帝亦何容少此但逸有自止之域幾忘萬幾猝臨之意便卽逸成遊樂以導和民物帝亦何容廢此但樂有自受之閑幾忘競業自愉之想便卽樂成淫賢以輔治邪以妨治凡終不如始心不如外我與賢人非一心一體皆貳也若專指不以小人間之則勿貳之功皆在去邪了須知任賢去邪是兩事疑字要看得細治世之小人仍可容去之或疑于隘小人在治世未必無一長可見去之疑于薄此非斷不能無疑賢人經營多先事綢繆謀議多憂盛危明俱易與主心貳帝貳尚不在此只賢人有做賢人猶貳也故須一勿貳邪人並生可徐歸忠直才力又無足助治

俱易牽主疑腸帝疑亦不在此只稍思存厚于去後皆疑也則須決勿疑疑謀二句一正一反相形說謂之謀則此志畢竟界在可否其中必有百慮一致斷然無疑者此而成之何等坦蕩故去疑便熙熙訓廣廣之對疑者何岐于理則疑合于理則廣理極坦平何處不通人起妄念乃蔽而不見四邊疑謀之所以用也中實不安而自詭于可成始而疑中而決以之而生事取敗者多矣故幾微之際認理未真終是偏見須察而勿成而志爲謀之本百所圖維者必合于理而廣大者則成之焉有疑志然後有疑謀疑謀勿成不靠疑時着力拗百志在疑前作主方有欛柄故

又戒百志惟熙也惟字中有成的意思在衆僚務有悉于
天下之衆聲名洋溢所以使民豫遇者故有可干之理干
犯也是干涉非干求也大道之行不令人喜不令人怒易
曰括囊無咎無衆衆豈可犯哉一涉于衆雖虞之衆則矣
便是違道欲是願欲之欲非貨色遊畋之欲帝之欲無非
爲百姓而動念者但以君從民則順以民從君則咈使君
欲之而百姓不欲則人情未順使義理未安若義理未安
便是咈百姓也干百姓之衆二句意實相足戒其干衆矣
或恐因而咈民戒其咈民矣或恐因而干衆衆賢任道欲
二字上論道不論欲則雖順民而不得謂之干衆雖獨斷

而不得謂之咈民前三個罔字是戒其出乎已者後三個
勿字是戒其接乎人者違道句戒其以已徇人咈百姓句
戒其以人從已八者以能守法度不縱逸樂爲本非謂只
戒此三者其餘盡得如此又何必歷戒之正謂此三者是
本戒此而後可以及其餘然則一事一戒又不可缺也勿
依舊說以罔失八句爲目以無怠句爲功須知儆戒無虞
通節都是功夫失法度八者便是怠荒曰罔曰勿便是戒
怠荒的工夫但去怠荒易無怠荒難是太虛之象也惟其
戒也于原未嘗怠荒之特設爲怠荒之懼故其無也于萬
一怠荒之倪務其無怠荒之端無字比罔勿字不同天道

無聲無臭至矣至于怠荒俱無然後儆戒工夫做到極處
也怠雖屬心荒雖屬事然荒由怠生須一串下無怠無荒
重看連四夷來王句亦是要他無怠荒也來王不作效亦
作儆戒要知若稍怠荒中國解體矣況四夷乎中國服從
意要刷見有怠荒不足以來四夷便有虞了此是儆戒本
旨王者世一見之禮或天子新即位或外夷新立皆則一
朝見故曰王因當時四夷未服故以四夷來王勤之無怠
無荒即盡克艱惠迪意四夷來王即勤附不肯政又民化
意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
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〇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
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此二節禹推益言儆戒之實以終克艱之意帝因歸功于
禹見其克艱厥臣也禹曰於帝念哉美益儆戒即欲帝念
當儆戒也益戒八事止說得人主之身猶未及民故禹申
理前說若謂德惟善政政乃乂政在養民黎民方敏德了
也水火金木以下正論養民蓋脩和則政乂敘歌則民敏
德而養政成矣政成虞壞須俾勿壞戒董與勸皆俾之者
水火四句事之已然而言之着力者不曰已脩和敘歌而

曰惟者難之之辭禹無自陳其功之理禹益不自以爲已
脩已和故陳其道之當然者始終本末具如此耳水火金
木土穀六者要惟脩舉正德利用厚生三者要惟和以合
之爲九功要惟秩敘而不亂總之爲九敘要惟悅懌而可
歌四惟字總一義九功之成否不可稽惟其敘則功見矣
九敘之盈歉不可知惟其歌則敘成矣戒之三句又是勞
民勸相之事非脩和皆是敘既往而禹之意只重在戒之
以下也到惟歌處在上之人不可無戒懼督責之心在下
之人不可有見休見威之意故又須勸蓋戒董不已而又
勸非戒董不好而須勸也戒休董威俱在勸歌處勸以九

歌而休威行矣不是兩層勸之以九歌者用爲樂章使之
入耳儆心常自有鼓舞不倦之精神方可勿壞俾字總承
上三句而歸重九歌天下事成必有壞聖人贊化之消息
使成而不壞直可自必故曰俾直至勿壞而念始愜念益
言即是念克艱處○念哉二字根無怠無荒來與上戒哉
並提起說警戒無虞一十二句只了得一個戒字德惟善
政十二句只了得一個念字禹欲帝念并但念益之言所
念正在脩和功敘俾勿壞處德惟二句串歸重養民上是
泛言其理以起下意德字虛虛在君身上看即指克艱言
善政猶云美政傳善其政其字勿泥曰惟者即政皆心政

之外無德也曰在者養民之外無政也惟字在字俱重看
政即乃又之政民即敏德之民此益進以克艱之所從事
也水火金木土穀是養民之最切者故首提之然此但厚
其生利其用必須到正德養民之事方完養民正是德處
直包到勿壞非但生養之養乃涵育薰陶遊于德中而無
斁耳舊說訓水火金木四句是今日已如此即益所謂無
虞戒之用休二句是今日當如此即益所謂儆戒看來禹
陳皆當然之事欲帝因其已然而知所保防其未然而知
所戒耳六府不可一日不修一日不修則功敘不可謂一
無事乎五個惟字都着力惟善政纔是君德也惟修之耶

水火金木土穀纔利民也惟和之纔是正民德利民用厚
民生也惟敘在民乃見上有九者之功惟歌之于口乃見
民實有九者之敘敘則養民之功成歌則養民之化洽戒
休勸今日當如此所以保其養民之德都要在上人身上
看只惟歌在民上說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九者
皆用以養民而爲民所利賴故合在人在物言九功九者
脩和各得其理灼有次第故合惟修惟和言九敘九者既
敘其功果致于民民皆樂生興事以謳吟德政故又合九
功九敘言九歌九歌非歌九者之德也乃政又民皆敏德
其天機欣暢發爲詩歌故帶上言九九亦非數目也九功

且就人物見成說九敘方可貼入脩和作工夫說不得以脩和爲功先侵敘意敘言九者亦以自一至九分屬條件有次序故也九功未敘則當圖其始九功既敘則當圖其終正是儆戒之道脩和玩註或相制二語及爲之悖典云云明是有工夫做入成功處水火之相濟也金木之相錯也土穀之相成也不得以自消自息者聽之造化政在脩之使並對則相克互根則相生而養道有基矣實德之醞釀也財用之轉輸也生計之殷阜也不得以自增自減者聽之綵庶政在和之使身與心交濟形與神互適而養道咸備矣水火金木土相克之序不言相生之序而言相克

者正應脩字天地之數不克則不能生不是五行自生乃節宜調燮之力也六者工夫全在水上水治則能克火而火之政脩火治則能克金而金之政脩金治則能植穀而後養民之政舉又中有如溝澮之導瀦之蓄井之汲以修水政鑽燧有變焚林有罰以脩火政產之于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以脩金政植于山林斬之有時掄財而取之以脩木政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以修土政播種有宜耕穫有節以修穀政之類意在取五行以相克爲用切于養也兼言穀者養道所最重也不正德則雖有穀吾得而食諸故以正德爲先亦禹治水時所用功處祗台德先聲

教四訖皆是也不利用則不特農商亦無以足食懋遷有無化居亦是禹所留意處厚生蔡傳訓制節謹度甚是蓋此時食已足但爲之節制則生厚矣和者事與理不相悖也天道修于上而後人事和于下修有二義有餘則要修削不足又當修補然此惟修即是惟和因制爲助用補爲洩俾不致乖戾而各安其性分是和原從修出也但修乃分言即物而徵人事和乃合論因人以究物情故六者是物修則在人三者是人和又在物五者皆有益于民而獨歸重于穀三者皆有關于民而獨歸重于厚生養民之本旨也合六與三謂之九功天者成而無所汨人者脩而

無所乖九功其敘矣乎合修與和謂之九敘幸分願之各足詠土風以自勞九敘其歌矣乎九者既修且和故不曰九政而曰九功既曰功又曰敘者修和上之功也敘則自其在民者而言件件合理曰敘惟敘則遂生復性洽氣薰蒸不覺手舞足蹈而形諸歌如康衢耕鑿之歌樂其生非歌帝力也九敘皆可歌樂乃爲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左傳晉郤缺言于趙宣子引此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咏各述其功三事亦然自水火至惟歌只重惟歌自用休至九歌只重九歌歌出

于民之只乃是樂其惟修惟和之功歌入于民之耳又是
興起其常修常和之念歌雖不忘艱難然亦以慶成功也
勿爲變京感嘆諮自修和工夫直做到惟敘惟歌地位方
是養道成就處然安必成者之不壞故又須戒董勸之也
戒董二字只在言辭號令上見正與九歌相應蓋至治之
世非夫用賞用刑之時也戒者戒其失董者董其成勸于
功敘者美之宜也今戒之用美則固以儆惕爲奬勸不惟
旌其勤而且先防其怠故人不以蒙褒氣盈怠于功敘者
威之宜也今董之用威則固以督責爲懲戒不惟儆其怠
而且重望其勤故人不以蒙譴自絕此雖深于勸矣更想

民心有自具之戒董焉寫其悅豫有休之意繪其勤苦有
威之意者惟即以其前日之九歌出乎民心者還以被之
律呂協以謳謡播于閭里之間供其游息之味使其咨嗟
不足唱嘆有餘安能思初佚能惟始感昔之勤勞亦何能
以自已也故又以此勸之覩周禮祈年歈豳雅以樂田畯
祭蜡歈豳頌以息老物則虞之九歌亦樂敎也功成樂作
合同而化所以神勸威之用傳前日歌咏之言前日之成
功前日字好正思終惟始意非獨取其感人易入也若諭
盈虛消息常理何有成而不壞只爲一念稍間萬世之精
神歇絕矣戒之董之勸之無非俾一成勿壞全是聖人一

點精神挽回奪盈虛息之權何等保治無窮豫傳以戒之
二句爲激厲勸之句爲勸相而俾勿壞單承勸相來蓋勸
之一句正承戒之二句說來戒董屬上休威屬民兩用字
與俾字對戒用休董用威如此其勸以九歌也九敘惟歌
至勸之以九歌用歌字相應故俾勿壞總承上戒董三句
而歸重九歌上所以使修者常修和者常和正無怠無荒
克艱惠迪實落處末徽德以立政則政又可知民得其養
則敏德不待言克艱惠迪無餘蘊矣○禹曰於美哉益進
無虞之戒也帝當心念不忘哉當念者何以今日養民之
治不可使有壞耳彼益言雖詳非獨爲德計正爲政計尤

爲民計耳向言政乃又黎民敏德知民所趨之德即君所
艱之德德非徒善惟有以善其政而政何在在養民不徒
養生且養性不徒養之一時且養萬世彼金木水火土穀
養民之具有此六者惟因其自然而脩治之五行相濟以
適均百穀時成以粒食焉正德利用厚生養民之法有此
三者惟因其當然而調和之正德者納之典禮利用者懋
之化居厚生者授之節制焉養民之政備矣修之和之九
者之功既各順其理而惟敘則九功之敘皆樂樂利利而
歌興焉寧必其功成而不壞哉于是有戒諭之法用以美
其勤于功敘者有董正之法用以威其怠于功敘者然欲

民修和之心未必如民自修自和之心乎民休威之迹反生民以見休見威之迹惟即以民歌而勸之使民自思自咏何時情狀宛然在目雖欲懈弛不可得修常修和常和可使勿壞矣民之養莫養于此政之善莫善于此無虞之治可常保乎所謂儆戒之當念者蓋如此

五行以相克爲用也水火不可同處而能使合爲用烹飪藏溉水火相克之用也金火相守則流金曰從革聖人因從革之性鎔之而流制爲五兵田器諸物火金相克之用也木曰曲直聖人因曲直之性度以規矩方圓以成宫室器用非斧斤不克金木相克之用也斲木爲

耜揉木爲耒一耦之伐廣尺深尺木土相克之用也隄防灌溉土水相克之用也

帝曰俞節時說事主歸功但重乎成說看來帝以勿壞之治轉望于禹也意重永賴上禹之言方以萬世之治爲帝期敢以萬世之賴爲已功乎帝則推其功而美之曰養民之政所當保此言誠然也然萬世永賴豈予德果能善政政果能養民乎惟洪水害除地平矣天始成其生物之功如六府爲天地之藏其出無盡三事爲君臣之責其職當修至此寔能致治不獨一世賴之萬世永有所賴全由女八年四載之功以致之不然安能使九歌之敘九敘之歌致無窮之治乎思其難而不可不相與以保之而俾其勿壞亦正有賴于女也○地平天成一串說原六府三事允治之由地平二字尤重天覆地載無地便不成天世界既闢而六府何所滋生三事何所着力地平而後天成天成而後六府三事信得其治爲萬世永賴此舜以九功之敘歸功于禹之治水處但此處混說勿露出禹字至時乃功方屬禹身上振河海而不洩是地平光景天地以位言或以化育解天未亮總之一個治水成功便是允治答其修和之語允字對禹言汝曰六府惟修予曰允乎其修也汝曰三事惟和予曰允乎其和也天地消息虛不可信此則信

其必治而不亂允字是一片精神力量打鍊成一個治局故曰允治萬世永賴賴乎成而享府事與天地相始終也永賴只管府事賴只賴此允治者萬世永賴答其俾勿壞之語修和之績可見故曰允治勿壞之業方遠故曰萬世時字只指允治說乃功非功績乃功勞指其八年四載說看他出萬世二字大有意在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禹不自爲功而曰九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帝不爲九功曰時乃功帝將府事換出功敘盡挈還禹見若無禹則水火金木土穀物盡耗散正德利用厚生人盡廢弛亦何功何敘之有乎此所以六府三事不爲功

而十二師五長皆禹敘也此不止歸功處定寓責重意謂平成之功務期萬世是賴相與保之俾其勿壞將乃為汝之功也應轉俞字君臣克艱卽此可見禹令言九功乃帝就九者分為六三變言府事而不言功此意甚可會傳會經意故解九功亦僅言六與三叓不說徂府事原屬帝語留下換出功敘歸禹故也經生不會此旨將府事功敘一齊混說所以到將乃功處何從討得帝歸功意出

按唐孔氏正義曰釋語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出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木之于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

天治物繫之于天故五行敘曰成

禩止此巳下事不相蒙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十節記禹總師又一段有五節是帝命禹總師不聽禹讓次五節又是帝申命總師禹因受命然帝命禹禹讓皐陶帝不惟不聽反為禪位之言何也葢先攝後禪堯嘗行之故舜于此非徒以總師命實命以位禹于此亦非止以總師讓正讓位耳兩意皆在言表帝知禹讓位故遂將禪位意究竟說出見禹不須謙也枚卜固辭皆總師惟汝諧終命總師勉使不怠實未嘗命攝元后也傳少分曉○此命禹攝位之事朕宅帝位正吸到總朕師意人主一生只是一個勤倦于勤非真倦也到耄期血氣衰惟恐其倦于勤乃求攝真是勤而不怠正假帝位而不疲處不怠就作勉禹說正以勤之一字授之矣師指民與下民不依民懷相應曰朕師尚未釋位之辭不命禪命攝者承堯故事

按正義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二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我○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朕德二句一直說下罔克不能堪攝位命民不依承說俱作已然看非以民不依作罔克也上命總師故此以民不

依民懷咎依是身依據之下而懷却主心說互文也攝位
在得民民心每歸于有德朕以凉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
不若皐陶之種德民懷爲可念也邁種民懷就皐明刑上
說刑主斬艾曰種德者皐陶所掌者刑所種者德刑以啓
廸斯民之德故曰種德非生道殺民之謂曰邁有力行意
有超越意正與上不忘應他官有一愛民之念便可直致
刑官雖有愛民之心却爲刑所局不能直致之民故須勇
往力行直超刑而上之下得本心無所壅遏而得行于常
法之外所謂邁也種如農夫種植之種衆人之種德近朔
種而暮穫報亦狹矣皐陶之種德也遠栽培深厚及其充

溢不已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其潤澤而懷之不曰依而
曰懷見德不見刑正德之透徹處德乃降帶下民懷看却
主已然說種德則與罔克者異民懷則與不依者異念哉
者帝當念此種德民懷而命之攝位也念哉念功欲帝念
念茲禹自念念茲四句恐帝意不决于皐陶遂言已反覆
思之皐陶卒不可易以見其可念意如云且予非欲帝念
之予亦自念之使念之在于此人舍而他求更有可念之
人名言在于此人誠出于心又更有可念之人則未見此
人之不可易也乃今念茲而特舉固在茲人而舍茲而他
求亦在茲人念茲釋茲是名言于口固在茲人矣而誠發

于心亦在茲人念茲四句各重下一句去取止一皐陶心
口共一皐陶釋茲則不着成心允出則不啻口出形容至
德厭人死轉俱在惟帝念省其功而命之總師也禹自以
勤事之勞不如皐陶德化之厚欲讓攝位意德及于民便
是功德在民心之隱懷功在朝廷之顯錄總是一意非上
念德下念功也但此句又須融會念茲四句意說念功與
念其一般看但多一功字上念其且輕說末句念字重發
帝雖不聽禹讓皐陶之功則真有可念者故稱而美之邇
節以刑期無刑何爲主此是刑官心法邁種德正在此處
民協于中與臣庶罔干予正相應中四句推其所以致此

之由也刑期無刑句是承上期治說出他用刑之本心中
即五教是民協于中全是默喻其心術特指協中乃功指
明刑美意蓋明刑自皐陶職掌無刑是皐陶本心從何見
得工夫專在明刑處用然則明刑正以弼教期治期于無
刑至民協中一如刑官期于無刑之本心了故功仍在明
刑處見得惟明刑所以弼教便見期治而不尚刑惟期于
予治正是期于無刑惟期于無刑而只要民協中民安得
不協于中一氣說勿可截○臣庶兼臣民不宜單指民說
惟茲臣庶一句提起汝作士四句作推原說語氣一直下
不曰政而必曰正者以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對中字看君

之正與如繩墨然不敢毫髮干之者于乃干涉之干一行未中不免傾上聲色作犯法說便粗或者猶萬一也此已彰下無字五刑即是五典之刑司徒敷之爲教士師明之爲刑總在綱常倫理上着力出是刑即是教曰明則刑貴知而不貴用不是輕重取舍不差直從民心裝則內疏蔽謬障使其曉暢洞徹不致有無知誤入之事全以教爲主而刑輔之故曰弼輕重取舍毫髮分明使知舍教便是囹圄是全把五刑弼這五教了纔曰弼教則知非常用之器已舍得下意治即下無刑是也期于予治着力在何處着力在明刑弼教處明刑弼教是職事期于二句則原其明

刑弼教之心意之所在曰期注謂期者先事取必皋陶參透刑之精華看得此爲致治之道若執券者上期字期君下期字自期二期字有實作用就心上看治即五教克從于予二字不可倒予治二字不可拆不曰期予于治而曰期于予治者舜之治民自有道即下無刑是無刑就是予治言至于我之治也蓋從刑威中做到至治之馨即邁種意禹說皋德在民身上而帝說在自身上抑又深矣期至于治猶虛期至無刑方爲期治之實此句又從期予治句摹想出來相承說下聖人非欲用刑凡以弼教而已使民趨教而刑爲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皋陶體此意而行之

使民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皋陶之刑蓋用刑而意在無刑全要見得皋陶之美意如此法之所感者淺而心之所感者深民信其心而不疑其法故翕然咸協于中道而刑果無刑矣正是一點刑期無刑念頭與民相通若曰有所畏而不敢爲則非所謂予治矣要知刑期無刑只在用刑處見一味貪發無刑不得協中消息全從期無刑中虛領出蓋無刑無字比設而不用者有別如爲物不知秋之我殺天亦不知秋之可殺帝所期于士者欽恤明允皋所期于帝者折恤允而無可用使民猶知懔懔則虛殺未忘殆和未暢矣民受中以生協字恰與中合不但不違教雖欲

而有過不及者皆無也若只趨于中不可言協蓋上之令易合已之中難合有心求合終有渣滓此適得本來矣對下洽心說打轉臣庶罔干予正來與民懷應時字緊項民協于中百工以無曠爲功士以民不犯法官若虛設者始爲功時乃功對念功說懋者功成後不替初心也便有不命帝位意）帝因禹之讓而美之曰皋陶惟茲臣民衆庶相親相遜罔或一干犯我正者豈無自哉蓋由汝爲士師以民心罔中敬敷猶有所未盡于是明于五刑輕重出入制法悉當以輔五教之行其心無非期于我五教之治必使斯民親遜教化大行而後已是今日明刑之迹若不免

于用刑而汝弼教之心實有期于刑措故民皆信其法而諒其衷去其偏邪協于中道刑果無所施而所期于治于無刑者果遂矣蓋種德民懷誠有若禹之所稱者兹汝明刑之功哉其勉終明刑之治

中之義二對偏言中對表亦言中故中有因世論者有因人論者論人如舜禹大聖自應以精一言中論世如時在周季異端蜂起賢智多過欲捄其過不得不以無過不及言中在唐虞之際敦龎渾噩百姓不識不知自皆默符皇降動合道心故但以安于五教言中此中正對表說不對偏說不須指無過不及

舜以民協中爲皋之功而皋首言帝德罔愆見中德在帝心也臨下二句混言罔愆之實罰弗八句寬簡之實此節皋陶俱本明刑說來歸重明刑上但將功賞形出其罰罪之當宥過二句從罰抽出乃無疑者與其二句從罪疑抽出乃可宥者可宥疑其有罪竟罪之名爲不辜有罪疑其可宥竟宥之名爲不經此兩句正形容帝心好生故下遂接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見帝德即是民心民方自好其生誰來干正此言帝一一當可分明畫出一個帝中見民之協全由帝德始以寬簡而終以好生是其語意之肯綮處帝德不言中而言罔愆以其存心慈用意厚毋似過于仁帝德皆天理人情恰當如此無一毫過則幾說帝德便罔愆了煩察急促非並生之道然一味簡便過了臨下有揔理意便宜簡簡不簡于心而簡于事也一味寬便過了御有駕馭之意自應寬蓋不寬于已而寬于衆也簡則與刑賞功罪一歸經權之極而無事苛求寬則大小輕重悉入胞與之中無不保合罰惡短而賞善長意不在罰也苟有罰亦過必宥而故必刑焉宥無大而刑無小惟無所疑也苟有疑則罪惟輕而功惟重焉至宥無可宥疑無可疑即斷之法何病于仁推其心與其輕殺一人而不當其辜寧姑全之而甘蹈不經之失此生民心所同好此之刑賞之

周獨全此好生之德淪洽于民心民皆相忘于德化是用不犯于有司耳○罔愆句是冒臨御寬簡畧舉大體而言寬簡要狀無爲氣象指心體言居上而臨下其體自當簡下指臣庶爲執要曰簡統御萬民之衆其道自當寬衆指民氣宇含弘曰寬兩句相對易置一字不得以下俱要根寬簡來說帝尚德不尚刑與上明刑相應都是寬簡處而總之曰好生之德帝德一無所過皆中也寬簡以下皆是中罰弗及嗣四句是刑賞之定者仁溢于常法之中罪疑四句是刑賞之疑者仁溢于常法之外然罰弗及嗣二句對罪疑二句兼刑賞宥過二句對與其二句則專言刑後

四句又是因上四句而言非謂舜于功罪不能使刑賞之必當而但使疑者之蒙私不能使罪人之必得而但使不辜者之不見殺也于人之功罪論定而無可疑也罰弗及嗣而賞則延于世舜之心在賞不在罰也然其所以爲罰者又大過必有小故必刑則論心不論迹矣其論未定而有可疑也罪惟輕而功則惟重舜之心惟欲其有功不欲其有罪也然所以罪人者又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繼父爲嗣世則後胤皆在世遠于嗣嗣短而世長過雖大亦從末減曰無大非直赦也故雖小亦依律非而刑也疑者功罪輕重無一定也惟輕惟重非爲疑而設聖人欲天下皆

出于罰而幸有疑之一路只可輕不可重聖人欲天下皆入于功而尚有疑之一路只可重不可輕曰罪疑功疑不曰疑罪疑功要見聖心不疑也他自帶出可輕可重分數來聖人便欣然與之不復計其他不辜與無辜異無辜者無是罪不辜罪不至死而殺之也失出亦非常事故曰不經疑非法令所能决與其二句就疑字推出用心之極必如此而後爲中也形容好生之德非真有其事好生之德與帝德罔愆應要知德非有二自純粹無疵言曰罔愆自涵育生成言曰好生耳天地以好生爲心故含生之類皆欣欣有生意皆天地之心浹洽于其中也合刑罰賞宥而

並曰好生者春生秋殺造化之心一也聖人涵育發生直與天地同德或自逆于理則夫輕重取舍亦有决然不易之理如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其間此蓋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今之言舉事無失者必以爲精明之極而舜以寛簡得之不言賞當功罰當罪不殺無辜不失有罪而言賞延于世罰弗及嗣宥過刑故以及有罪之疑者寧屈法以伸恩而總之曰好生之德然則帝之所得者仁而已民心生生帝德好生一團生氣自相浸灌如水浸透則與之一聖心與民心合而爲一也天下之

人有愛慕而無畏懼有感悅而無疑貳故自不犯也犯字極說得細充類至盡本心少有不安便是犯了不犯正是洽心處有司皋陶自謂皋陶邁種之德即帝好生之德在帝好生之德即民所協之中這種子生生不絕無論舜與皋陶無論下民故天降民受君臣所和皆是要其象刑敷教與明刑弼教無非全民降受令自好其生耳乃知五刑之制五教之弼其教民以忠教民以孝教民以悌以信非教民性也教民生也

民世字亦包嗣在內傳世疎二字微差只當云嗣親而世世諺親疎也

此節要得申言重美之意治字從期于予治治字來四方四字重言不止一處也風動是從欲之形容傳多如字葢風動于舜非風動于臯陶也要認明欲字提起予字貫至動字止乃字在下句纔見俾字有工夫明刑弼教是也但不可露出臯陶當輕輕說下如云予有與治之心而誰使予得至此予有願治之想而安得自遂其欲令能俾予如所願欲以治四方臣庶風動順從惟乃明刑弼教之心化人于無迹之休美也汝何反歸德于朕哉○傳民不犯法上不用刑舜之所欲也此究實言之耳不犯法不用刑是何景象民協于中熙熙皞皞天下得而吾心得所爲欲也

葢從欲便治若作民從便似咈百姓了從心易從欲難益之戒舜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舜之美臯則曰俾予從欲以治葢欲即理也淨穢合矣舜之欲即民之欲也上下之心合矣四方風動分明是德教之遠臯陶明刑弼教非刑是刑教自教刑便是教威便是德風動物而不見其動之迹德動人而不知其動之由美孰甚焉上說俾予下方言四方則欲決不可涉民字上曰期予治此曰俾予治必歸之予何也曰治須理其不齊若求之民便着迹法之禁人有限風之動人無窮不以刑法言以弼教言故曰風但不可以風動作以治之實欲無迹象風無形影是上下妙于無着處此豈有形之法制所可致必須一段神化心精爲之潛通默致于其間動即至誠不動而變皆四方之天真自動非舜鼓之也何以俾之非徒功也惟是休也誰則俾之非朕之休惟乃休也休與功不同功指實績休是美意即種德期無刑處與欲字應從風字上摸出惟乃口氣與時乃不同對帝德罔愆有時字此惟字專重美臯陶全在惟字○帝重美臯陶說從欲說風動君民上下純是一團精氣感孚已見神化無爲然猶不過說己與四方而止若上歸功于禹說天地又說萬世極之平成永賴此固皋陶所深遜不如而帝亦無能終聽其讓者也以見不得不

受意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來禹節述其功德示以曆數所謂有大德者必受命也洚水四段第一段第二段以禹之功德對說第三段以禹之

德以居功合說第四段以巳之重禹功德總說語意一段深一段看洚水爲災而使禹治之乃是撥亂之大機括故始敘洚水一段巳見其賢矣而又能克勤克儉克勤克儉既賢矣而又能不矜不伐雖不矜不伐而其功能之實卒有不可掩者故予以爲盛大而嘉美焉克勤克儉承成允成功來常人功成之後必怠而不勤侈而不儉不勤不儉即是滿假而禹惟有如此大功而不滿假滿假串重滿字假生于滿不滿便不假了爭能爭功兩段又承不自滿假來益不矜不伐即不滿假之異名非另一項玩兩惟字尤見能是才之見于外者勿作德看無能不足以成功無功

亦不足以見能故並言之矜者執持能未顯于天下故但執持伐者夸大功巳見于天下故便夸大總之一自滿之心也不矜不伐正是德非能功是德惟汝汝惟並述覆說正見其德盛功大見元后且終陟此總師不當辭○洚水舜敘治時事不誇氣數引爲儆予以相道自責也成允成功是兩層雖無輕重而有先後實落在功字上不可不看禹所奏之言特奏其水勢之脈絡施功之次第而卒能如其言做去隨刊決排一一可還質此爲成允天下事一着不到全局皆廢直至萬世永賴然後八年勞勩始得就緒不至枉費前功故曰成功行如其言曰成允究行之始也

事就其績曰成功究行之終也一洚水而有成允成功之分蓋唐虞任官之法敷納在先明試在後故耳注釋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似相混蓋有功處即踐言踐言即有功須看方奏言時予信汝之言今能踐其言則成信矣及試功之際予賴汝之功今能成其事則成功矣有是言做是事謂成允有是事奏是功謂成功他冐中見得天下事透把得天下事定若探囊取物是真有大挾持故曰惟汝賢惟字切不可以臯陶來相形成允成功重在功上克勤克儉一段重在德上勤儉德也不自滿假者不自足其德也克勤克儉指治水成功之後言八年三過禹

定出勤不出息但懷襄初勤嘗迫我及允治後即我求勤則就勤中亦自有難克者乃其不息精神皆根實德似從不解有休暇一端故曰克勤惡衣菲食禹定出儉不出奢但艱食時儉從我生及修和後我爲儉制則就儉中便自有難克者乃澹泊一念根性生若全不解有豐積一端故曰克儉克即克明俊德之克聖人之天能也不自滿假是勤儉極致處緊帶克勤克儉不落一層語意與恭儉惟德相似滿假處即怠侈處傳言勤儉不言滿假者蓋不自滿假是勤儉中事故不來非謂能勤儉即是不滿假也滿假非外來由中出故曰自功成不有視盈若虛無一息一念

為暫逸暫侈此禹之所以克艱厥臣也人心一盈滿自足則寛假自恕矣此二字緊相連兩個惟汝賢不是平說以功為主有功而又有德以居之亦惟汝之賢也然惟德以居功而益見汝之功蓋有功而矜伐則功亦不足取即驕吝餘不足觀意蓋能者忌之嫉汝惟不矜天下所以共囿于能之中而莫與汝爭能功者忌之府汝惟不伐天下所以共囿于功之中而莫與汝爭功蒋以能項克勤克儉功項成允成功看來注原不分功德首惟汝賢主功說次惟汝賢主德說汝惟四句是將德與功間闔言之不矜伐即上不自滿假一段莫與汝爭能爭功即上成允成功一段

前只說功此添個能字有才能而後可立功也能即挿入功裏不矜不伐緊根勤儉不滿假來正起下文德字矜伐者滿假之枝葉纔立已便有對對則必爭不矜不伐無已也無已則無對無對則無爭蓋凡物據以為已有則人亦將據之故有爭我不以為有而無所據則無迹之可尋人又何能與之爭乎能在已故言矜謂持之以自高功及人故言伐謂夸之以示人矜伐便是已心之爭非禹當日功能天下果或思爭也今惟消盡已心矜伐便消盡天下爭心而功能益為無兩而莫與汝爭要重人心服禹功高天下上說天下字亦莫輕過二惟字輕看若重看則人之所以服之者不在于功德之盛而反在于不矜不伐矣予懋二句是功德重于君深一步看謂禹有如此功德而予不敢以一善目之又深嘉而樂與之也予懋句又頂天下莫爭來天下共懋共嘉故予亦懋嘉之非一人之私也懋字嘉字都活看以德貼克勤克儉不矜能說不消貼成允成功不伐功說看來德字亦與功串予懋大汝之德故嘉樂汝丕大之績善看其能與功即是德其能與功之莫京即所謂丕績汝德只成就一個績予之嘉績全在懋德處也懋嘉二字着力舜以禹之德合天之道曰懋者行出庶物建天地而不悖而知天之益謙矣禹之功成天之道曰嘉

者治成永賴贊化育同流而知天之佑順矣故曰天之厤數在爾躬以功德推之耳終陟言到底是汝當升此大君之位況今日攝位可辭乎此節語意有釋茲允茲意

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詁文厤數謂天厤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厤數謂天道鄭玄以厤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

因上命禹終陟故此下三節并告陟后之道人心二節總是精一執中一項工夫精一如孔之克復勿聽勿視如孔之四勿不可分上告心法下告治法說承厤數者在于允

執厥中帝堯嘗以諭朕矣但思中原于一一藏于心而必非一心人心三句不過發明允執厥中之由惟危惟微泛說心之動機見中之難執處惟精惟一正說存心工夫允執無工夫通宇宙徹終身總一人心用事無論私從他立根公亦是他逕川洪荒既闢機械漸多不分別出道點與人作主張將人類滅而天地亦毀矣人心道心言其幾耳出而運天下儘有許多靈變惟精惟一者所以極參互之祕得人心之正而盡道心之變也中者心之體從心不踰若有依據故曰執允者了了無疑而眞信出矣蓋工夫到後心形化而心神合千念百慮總是一路反之受衷初本

來不爽毫髮而無容會歸非但不着人亦不着道信能執其中也○人心道心皆就發動看人指人身人心雖不能無然寂易牽引着形易昏着氣易縱介私于公毎至揜公以私更無從討一寧靜之倪祇惟有危危未便是不好却有墮坑落塹的事勢了人心中一點靈明向義理邊便是道心寓形氣之內微茫些子不與人對固居隱現之間仍與人參更在明滅之介極難得一昭著之機秪惟有微卽此便有必宜精晰最難一致者故逼卽速下四惟字指點最急惟精不必一切揀別第廻光返顧而百妄自不能參惟一不必一切屏置第提衡眞性而根宗自不容二精字

就兼擇守省察得到卽是克治得嚴無兩項工夫金百煉而始精精之爲言妙也精處便一非精了又一從惟精徹到惟一直下執中就用上說執者把柄在我決定不差之謂允者未一以前所任者心危微既不自決卽執亦執不住既一以後則所任者中而信爲我有也故緊頂曰允執厥中耳人心危道心微是打開說周子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人心道心非截然二物孟子謂性也有命是就人心拈出道心也謂命也有性是就道心攝入人心也人心與人欲不同謂之危者欲隨未隨之間若無道心御之便將入于邪惡不止危而曰惟微不是無聲無臭

之謂只緣形氣所蔽隔了一層所以微有認微爲希夷玄妙却是禪家話了時說云精就人心下擇出道心一是所守只一道心是制人心而存道心矣夫人豈有二心乎無二心而有二幾耳察危微之幾非察人心道心也察亦不盡精之義精卽易純粹精也之精到得一時無精可說二處秖緣不精能精始可恊一必從源頭上洗滌一番使本念不容一毫夾雜時時見前欲念自然汙染不上如杲日當空而魍魎潛消所謂惟精也精有瑩潔之意一字最難體認動靜不合非一也攝散不合非一也種種境界凡有二不合非一也蓋本來一念若太虛然豈有成壞豈有增裁

欲動情勝始失其初耳今既精瑩任其應物頭頭皆合不見有一毫欣慕處更有何物可攝不見有一毫差別處更有何物可散當動時以吾之本虛者應之故入動而不擱當靜時以吾之常虛者主之故居靜而不寂蓋動靜在境而吾心常一也今得一定順逆生死無有不一即此便是執中不得牵合自無參差故曰允執一即中惟一即允執但中屬未發允執厥中則發而如其未發也入塵而不染處欲而常淨故曰危者安無形而萬象昭然無見而一切明顯故曰微者著識情未發之時無有分別無有界限一息也如此萬年也如此這便是真一這便是真中危微是

心之本體中之根危是安不得的微是著不得的謂之中適得其本體理欲無岐途而分化之根元自植若安之著之是寂滅助長之學豈得爲中乎二惟字與允字相叫應蓋人心道心差不得些子故言惟危言惟微然危微亦不能獨立危是對道心而危微亦是對人心而微道心非形氣夾雜則道心一切明了全體透露何至惟微人心若非理義照勘則任情縱意儘自快活亦不見其危矣惟此二者原無自體在有非有在無非無故言惟精惟一即中中無可執蓋不待執而自無不執與時中相似與孟子執中無權執字反看執之云者倚實明虛即無求有故不徒云

執且云允也允從惟出然上下四惟亦別上二惟是惟獨之惟標與認識下二惟是惟要之惟全在工夫帝王相傳只一中字至子思始有明訓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曰未發則明以主張乎發而非空虛無物者此語最確後人以無過不及言中此未識中字有來無過不及乃就發用處說故注以動靜云爲點之衹可解執中洗字過者過乎中不及者不及乎中無過不及所謂執其中而不可即以無過不及爲中字之解也中蓋渾然在中之義乃天命之體即道心是也此道心自能直截透露便不須用精一功夫但理殺諸氣仁義禮智天道原即在耳目口體之中

不雜于人心之謂精不二于人心之謂一千古所重只求知一事一字對精不過不一不可言精王陽明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既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惟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小註看允字略輕歷了此句雖就見成說然允者實也實能執其中也須知中即下可欲之善精一即下敬修之功

此節宜根允執來中曰允執而猶聽無稽之言庸弗詢之謀道就是不允了勿聽勿庸方成個允執厥中須攝入允字人心危道心微處正須精一工夫精一之心融鑄古今貫通人我無稽弗詢當前便決更無狐疑直勿聽勿庸而

已治法雖多不外聽言處事二件大舜一生只是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故以此繼執中之後凡言語自古先聖賢傳來的自然中理不可移易稽古正稽此中德也若無稽而駕空說出定將淆亂國是所以不可聽自吾心以至衆人人有此至理凡謀議從咨訪得来的自然合宜可見施行詢于衆正詢此中德也若弗詢而獨任已見定將拂逆人情所以不可庸言屬人謀屬已弗詢者謀及乃心而未嘗謀及卿士庶人也若以謀爲人謀則不可謂弗詢矣聽謂誤聽庸謂日用言必有事謀必有言以言屬無稽者見空言且不可聽況實事乎以事屬弗詢者見謀成且不

可庸況徒言乎交互見意陳氏曰勿聽勿庸所以守護此中而勿失之也

何以奕然說出可愛非君可畏非民此著善敗可懼之機以深悚其執中愛曰可愛畏曰可畏正有味乃君自有可愛者在便是藹如的中脉民自有可畏者在便是凜如的中體戴者戴道不戴人守者心守非形守欽慎敬一逝下歸重敬修句蓋民不得君安在不爲民君不得民更何恃爲君故道君位可有實難有難有者惟難有于不慎可有者或可有于慎乃其慎位非徒悚而持之于位全是嚴而慄之于心彼心體當危微初剖時或聽庸交沓時隨處覺

有個真趣油然最爲暢洽者這便是可願修可願便真成可愛渾無可畏了欽慎敬三言連衆皆知其可畏而畏之也正見精一之功專欲禹聽惟口二句亦宜重發出好與戎亦是危微二字影子朕言不再亦是精一二字影子惟口惟字要看見僅一啟口而理與亂遂分馳莫挽便有不測危機便絕可凜況心體所關那得不敬出好又應可願與戎又應承終曰願曰好皆愛字意朕言通指三節不再已盡而無他說也○可愛二句泛說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可愛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可畏衆非二句正見其可愛可畏非相須意首二句下君民二字下文換

了元后字衆字大有意衆則渙渙則無統若非建中之元后將何所戴卻須是有元后幾能使衆共戴此見君之可愛也后則一人獨立于上非得億兆之衆共以爲好君而戴之便無有與之共守邦國者衆不與后守邦后亦不成其爲后矣此見衆人可畏也曰戴則有統也無統乃亂愛君者所以自愛也曰守則有衛也撤衛則亡畏民者亦以自畏也抑揚重君邊有位兼戴守二意欽慎敬一意欽哉承上起下之詞慎乃有位即欽哉之實敬修可願又慎乃有位之實欽統言兢業爲君難之心慎則朽索六馬之思矣敬則恂慄瑟僴不戒而嚴又不止慎有位與在位不同

在位愼于陟后之日有位愼于未陟之前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將在有位者而可無愼乎然非徒爲愼焉彌也天下之所責于我者大正在意脉之間統系之所授于我者微更在勞形之外須是敬修其可願可願不外乎中然不作中字看湛然虛寂之内忽有一物焉若忻若羨遥引吾意焉而尚未與之親此正人道之關危微之界不修則形氣乘而爽襍不敬修則懈弛乘而汩亂而浹洽之天倪且旁溢矣此不可不敬修其可願也敬修者不得氣力適得恂慄之本體便覺快暢是恭黙體認眞機獨現求能慊其眞心之謂修可願如何便謂愼位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盡吾之願即愜天下同然之願在巳爲可願在民爲可愛可愛之成有位之愼也不修其可願而徒恃其可愛使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于政而民失所願四海困窮不免將安戴而誰爲守哉此天祿之永終所以爲太可畏也曰敬修可願便有四海康寧天祿永享之理曰四海困窮便有肆民上不執敬修之意亦互見也欽哉三句應可愛非君說四海二句應可畏非民說故蔡傳增個民字見四海之民困窮而君之祿一絕而不復續矣到這時節君不見其可愛而民愈見其可畏也惟口出好興戎泛論人言所係之重人之交嘉合則爲好釁爭則爲戎故以相對而言

出好者口興戎者口重興戎上見不可多口言彝諸口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和好生焉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兵戎起焉口爲榮辱之樞機好戎尤其大者好猶胡越一家戎猶舟中敵國天下反覆之速者莫大于戎好故以爲謹言之戒以起下句見巳命攝之言斷斷不易豈可朝更而夕改也朕言不再是斬截語杜再辭也言之所關如此朕言之所以不再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率百官若帝之初

此禹非欲辭位而請卜也只爲天位至重未必天與耳帝以人心決天意之必從凡天意未可知方卜今雖未卜而吾志已先定詢謀已是僉同則鬼神其將依乎龜筮其尸協從乎這個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若卜則重矣故曰卜不習吉非舜已曾卜而今不必卜也德宜于位之謂諧曰惟者非他人所能與也此說依朱子作未卜看時說舊依蔡傳如云舜言人事已盡故禹復以天命辭之曆數在天紹天明故請枚卜前禹專讓臯陶此則連巳亦在卜矣掌占卜之官有一定之法凡事之疑者惟先斷

其志之所向以定其可否然後命之龜以定其從逆今攝
位之事朕志先定于汝固已合官占之蔽志而況詢之衆
謀亦同以汝爲當則又盡之乎人謀矣由是質諸鬼神于
何見其依順朕志則見龜之從固是合官占之命于元龜
而況筮之協從則又盡之乎神謀矣又何用更卜乎況卜
法不待習吉蔽志是人謀命元龜是神謀惟先蔽命二句
是槩論官占之定法朕志先定詢謀僉同與惟先蔽志應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與昆命于元龜應朕志先定者懋乃
德嘉乃丕績與知汝之可以攝位所謂汝則從也詢謀僉
同者莫與爭能莫與爭功皆言汝之可以攝位所謂卿士

從也鬼神其依在龜筮從上見當一氣說所謂龜從也人
謀鬼謀皆欲其合而必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中又以謀及
巳心爲主故下兼衆謀而上言朕志下文曰同曰依曰從
皆因定字言定者定以禹攝位也卜不重吉傳意指禹身
上謂一次吉足矣據鬼神其依二句則舜之命禹已得之
卜吉者禹豈不知而復有枚卜之說但舜只據志之所向
而卜禹一人其餘不卜故禹言枚而舜以官占之法曉之
而以卜不習吉折之天意在禹則枚卜之亦必是禹斷無
再卜一人而重吉者故云不習吉非謂卜禹再吉爲重吉
卜不習吉又以占卜之法言與惟吉之從應固辭非單以

巳辭是力求枚卜毋者止其辭見盛德大功歷數巳有所
屬執中愼位惟汝可勝其任意故帝但申總師之命不及
元后之事

按木餘曰枚枚有條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枚卜者人人
而卜之也功字包德字在内從從卜也官占即掌卜者
或作官家之占亦是古人以昆爲兄兄爲父後故訓昆
爲後○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内有一畫
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
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必以正月朔日重元也不必引祭法爲證堯廟曰神宗者

宗堯也受命于神宗告攝也若帝之初是攝位之行事而
曰率百官則攝位之體統亦宜帶見攝其事而未陟其位
舜于堯然禹于舜亦然故曰若帝之初蓋謂居攝之體非
謂夫受終之禮也受命與受終不同終則堯無所預受命
但受攝位之命舜未必盡終其事也如征苗猶命自舜蒼
梧之狩舜自行之可見率百官只是總臨群臣意則總師
可知若帝之初亦只規模大槩相若不以觀象事神覲臣
等事塡入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
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

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帝攝位紀巡狩禹攝位紀征伐皆帝王馭天下之大政也惟時二字要看見薄海內外各廸有功弗率惟有苗正見徂征不容已衆指諸侯師克在和故稱濟濟以種類言則

曰三苗指其君長言則曰有苗昏迷二字從上蠢字來乃爲惡之源惟昏迷故不恭下侮慢四句皆不恭之實以侮慢句分爲待物反道句分爲行攻君子二句分爲用人三項皆作其惡之流說至于民怨天怒總承見是昏迷暴慢所致正是苗罪可伐處奉辭奉帝弗率徂征之辭心不一則互相疑貳力不一則互相退縮故勳之爾尚一乃心力心一則力一也一心如泰誓之同心同德一力如步伐止齊尚桓桓之類其克有勳預期之詞有勳不必勦除俘馘兵以懼德正其罪而使之順命便是

征苗苗逆班師苗格此中自有天德過化存神處非與舜爲德有未至與志或自滿反己也益贊而誕敷云云聖賢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反己之外別無天道益贊禹拜帝敷苗格分明畫出一個謙受益時乃天道○禹之徂征不在勦滅奉帝辭以臨之但欲其悔悟耳故必有文告以先之此云逆命不必發兵拒守只逆文告之命心中未盡感格便是雖見苗之頑亦見禹不極兵力意通節不必入偃武字苗伐非稱兵原是布德不待偃武而修德也乃益于此逆轉一機括尋向根脈上乃是透頂兵機益贊禹之意只惟德動天二句滿招損三句緊承上天字說來天道原是如此此所以帝事瞽瞍只用一誠感格蓋至誠感神其

理有必然無疑者況于有苗乎此只是一意說不可分爲天道人道神道三段惟德德字包下謙字誠字自其心之不自滿曰謙自其謙謙之心眞誠感孚曰誠總之一德也動天動字是我去動他未可便說天眷德二句只一意不可開了無遠弗屆只找足動天意須云世間只有一個德違天都動了無有個遠處不到的語意甚活潑含蓄非直指天爲遠而謂其德可動之也不可因惟字遂以威武有屆有不屆相形天人合一謂之遠者借言形體之天也滿招損三句緊承上文天字見天所以能動者緣他滿則損謙則益天道原是如此所以謙之德能動之滿之不德則

不能動之惟德可以動天以此既言其事復言其驗故彖帝事瞽瞍之事以明之舊說云滿招損十字爲一句損字益字處各爲一讀招損受益若把陰陽消長發洩盡了天道便難說宜渾淪天道兼理數言天道之下方補出人事來不可將人事與天混說滿損謙益只泛論其理時乃天道方著天上說消息盈虛之常也如云進而得大既生之數者謂之滿凡物不可以終滿滿者無地可受當其時惟有退耳故招取其損退而得夫未生之數者謂之謙凡物未見其終謙謙者有地可加當其時惟有進耳故承受其益若是者盈虛相禪天之所以妙其機消息相成天之所

以宰其化固命之流行而不已亦理之一定而不可易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江海處下衆流歸之滿損謙益不但日月陰陽凡人事必然即是天道固然也看來滿損謙益處就人事說不必兼氣運在內玩時乃二字可見言人事之滿損謙益時乃盈虛消息之天道也招字受字要發滿招損謙受益與盈虛循環之說不同須知若滿必損則唐虞不必戒若謙必益則式微不必修顧招之受之何如耳滿者自視無可容其勢有怠無勤非必消鑠而中之若盈即損機也謙者自視惟恐損其勢有勤無怠非必恢張而中之若谷即益機也損爲謙之地然招而損者則不能謙益爲滿之地然受而益者必不復滿蓋栽培傾覆天特因材而已雖有盈虛之機不能強物而損益之所以調和兩間絪縕萬彙只此道也天道就在上兩句不必攙入氣化緊接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天于父母見聖人事親如事天也罪者過失負負之于躬慝者隱過引引之于心父之頑母之嚚舜一肩挑却只是自負罪自引慝負見子職有難盡處故負之而不敢釋引之而不敢辭供子職必有事故曰祗載夔夔齊慄見將之容夔行一足以舜見父步履踧踖之狀敬之至也齊慄在容上看父頑頑字非臣子宜言切勿露至于瞽亦允若所謂謙受益也重齊德

上允若句重但不可將瞽瞍與苗民比說故又進一步說此至誠之效雖感于神明亦由此道而況有苗乎脫了瞽瞍便接上苗去至誠就平時修德言非言其祭祀時也特感神就祭祀言耳孔注諴和也誠感物曰諴此朱子所定之辭不可誤讀過諴作誠感物訓比德字更切當就中心上看物以人言既能感人必能感神諴是蒙上文來感神又進一步矧茲句雖緊單承至誠句而至誠句又所以終惟德動天之說也則實遞頂上文來矣自惟德至有苗是一意以德字貫却虛說謙即德也兩天字一樣看神字正照管天字感神正動天之變文益言只重天道上見得觀

天之道而伐苗之事不可不順天道以修其王者衆論及此殆無一毫是已非苗之念禹固不自滿假者忽聞斯言有動于中不以軍旅而忘大讓之咨古今拜言始此昌言猶云大言也言及天道大孰如之遂班師振旅而歸以致命于帝出曰師師者衆也入曰旅旅者客也以次而散歸班整肅而入曰振班師振旅雖一般但師是諸侯會合之師卽在苗地班還之旅是大禹隨行也旅則振之于京因益贊而班師蓋苗之罪若曰是吾德之未至也益思所關借三苗之逆機虛搆一損衆就昌言之贊助廣闢一益端史臣原其不自滿之心以想其無弗届之德而曰誕敷文

德文對武言誕敷者如天之蕩蕩有時需雨交作百物震沸及雨止雲罷而益見其清明聖人之至誠過行不得自反誠切眞見有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處故謂之誕敷心亦盡事亦盡也誕敷文德無可形容故以干羽舞七旬格約略光景寫其大意舞與格卽作誕敷之象念從苗臟旋與苗忘惟與苗忘而苗自有難忘鳥蹌獸舞正可想斯時氣象古時文武一道干戈兵器也用之于戰陣則爲武用之于舞蹈則爲文武舞執干文舞執羽執干者舞于賓階執羽者舞于阼階乃文德中事但不可作敷文德之實舞干羽一句上與文德無交涉下與苗格無干葱舞干羽

是虞廷常儀却非日日舞也適然此日舞適然此日有苗格故史臣順事而記之有苗格是誕敷文德所致却不可說因干羽之舞而格班師七十日并回程在內誕敷得幾時苗民何處見德君臣一心數禹班師之日卽當爲帝敷德之日苗已隨踵而至也上三句言其久此七句言其速格不必來王認罪而聽處分便是格分比是也舜命禹非黷武益贊禹非玩寇一張一弛各自當機耳

按正義曰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晉文公也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

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是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正義曰禹以益言爲當拜受而已卽還退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候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陳氏樂書曰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酇也所以爲綴列則佾也所以爲行正之以辨其序巡之以肅其慢則治民勞者酇遠而佾寡其德殺故也治民逸者酇短而佾多其德

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天子之于諸侯生則旌以舞沒則表以謚觀舞之行綴足以知賜民之德闕謚之異同足以知爲治之行然則爲諸侯者孰不敬德崇行以法天下後世爲哉今之舞者不列于庭而列于堂下其退文進武不復有出入之序非古人所謂八佾舞于庭序出入舞者之意也至于進退疾徐之際又不復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拊會之節非古人所謂文以揖遜武以擊刺之意也〇陳氏樂書曰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爲之帗舞也析衆鳥羽爲之羽舞也以鳳之羽爲之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爲之旄舞也然司

農曰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然古之于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舍籥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二鄭之論疏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祇則社稷不特帗舞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干舞也于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于帗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書言舞干羽于兩階樂記皆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

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后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于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者以有武功爲大故也〇呂東萊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傳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于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簡兮與商

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于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總名明矣〇按正義以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爲大舞以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爲小舞然以愚觀之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帗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舞非于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蓋六代之舞其名雖異而所用之具則同然必謂之帗舞羽舞云者以其或施之社稷或施之山川旱暵之屬其用各有不同耳舞師所教是各指其所習而言故謂之帗舞羽

舞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其集大成而言故謂之雲門大成磬之為學愽羽皇旄干人則誦詩讀書是也雲門至大武則作文是也而誦詩讀書固所以作文也樂書至相備之說得之○羽毛干戚綴兆疾徐則皆樂舞之儀文焉而佾乃樂舞之行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亦自其行列言之而每佾八人其可得而增減之哉何也聲容一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而舞即所以節八音也故樂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殺降以兩減其兩列耳非兩列又減二人也如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固云備矣若大夫八人已不足以備鍾磬管

絃之司而士止四人奚可哉觀春秋書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亦可證也噫周以樂舞教國子至漢于宗廟之祀猶用二千石及五大夫之適子五尺以上者為舞人而卑者之子不得與尚有周人用國子之意也○正義曰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干為楯名故干為楯釋言又云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于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為舞而不于斂故教為文也○丁奉曰至信之所以感豚魚者若以舜夔作樂百獸率舞等事推之則固驗其然矣但易之取象多非其實而且屢有象及豚魚者夫豚即豕也如所謂豶豕羸豕貫魚包有魚是已則豚魚寧獨非此例耶故豚躁魚冥當為下愚躁冥之象若舜之化傲弟禹之格有苗皆信及豚魚之義也

尚書葦籥卷三終

東海潘士遴輯著
後學 古濬張孫振參定

皐陶謨

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訓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首二節皐陶勸帝廸德允廸厥德四字括盡一篇之意通篇只發明此四字故末歸之底行篇內德字凡數見所謂九德三德六德有德即此德字惟已能廸德故能知德而官之章之下文哲與惠是德之用處五典五禮正是德中條件天爲本原敬字乃形容其本體也廸德功用惟在盡

用天下有德之人而化天下之民咸歸于德寅恭和衷是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即上翕受敷施能官人事而乃列于安民之中明知人安民非是二事知安詳盡處見天人通介之故人君只一身而貫通遠邇正陳謨廸德根宗末節禹皐相與讚其謨以勸帝之辭謨曰皐陶歸重在皐陶上○此篇廸德爲綱知人安民爲目而慎修思永正廸德之工夫知人安民之本也但安民從知人出而知人又從修身出然知人安民陶初開說惟大禹俞允廸之旨在知人以安民故發揮能哲而惠一段所以陶接禹論亦發揮知人獨詳天叙一節詳明天工人代至天聰明節方出兩民字結局安民益知人而官人無非欲以安民否則俊乂在官所官何事百工撫辰亦所凝何績固知知人包盡安民不待典禮命討而後爲民安也註先分後合原重知人正應篇首廸德明諧兩言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二謨皆曰稽古似夏史追述之詞或傳文耳然禹謨有贊

而此無之或以皐不君天下故于禹有别然皐陶可稽者謨謨即德也故不加贊辭曰若考古皐陶以謨贊舜者也允廸二句皐陶陳謨之綱領欲舜務修德之實以爲受言之地欲舜聽已之謨也篇末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始終之辭皐以愼修致勵翼以闢發允廸明諧則明諧斷宜照傳指臣說大禹發問原只問如何允廸而可致明諧皐陶作答亦只答如此允廸乃可致明諧故愼修惇叙庶明勵翼皆是一意語無旁溢至邇可遠在茲方出答問之外爲下文未盡之指但因禹拜故陶未及言否則皐陶盃已一氣吐出○德即下知人安民之德允廸非有工夫就見成者

說允字最重根上允執厥中允字來允廸已含得愼修思永意聖賢操行必稱實踐惟實則踐德本不顯故須允廸有精神無踐履不謂廸有踐履無精神不謂允廸卽百行斧藻而精一處仍有危微廸之顯而隱如是廸之初而終如是廸之鉅而細無不該如是故曰允廸謨明弼諧根上廸德說與主聖則臣直相似君能允廸其德則納諫有地矣吾知臣皆諒其君之樂于聞善有知必言有言必盡無有隱匿而不明又諒其君之樂乎聞過以柔濟剛以可濟否無有乖忤而不諧臣陳善曰謨臣規失曰弼臣之謨不過揭主德之精微于緒論而其有弼亦不過坊主德之偶

失順用之則爲謨逆用之則爲弼直將之則爲謨曲將之則爲弼雖弼諧從謨明生來然兩開不串不重臣之明諧重君有以使之俞者然其君廸德而臣明諧也如何是閒廸德之義何如都乃美禹之問若說美廸德明諧之義則謬都以下皋陶推廣以答大禹者愼修以下乃謨之綱目修身綱也知人安民目也愼厥四句相貫而下愼字只管身修不管思永不曰修身而曰身修原指舜之已然言工夫全在愼字上着力人當修身精神不患不勵到身修則意久易渝故須嚴于德之至善一念惺惺自覺委形有盡元神不磨舉吾身之浮氣所爲躁而不恒者俱已消于氷

淵之內是一念通徹于身修之後此念更無盡故曰思永思非着想乃戒懼之眞體思永正愼修心事與愼乃倫德惟懷圖一般未有不思永而可言愼修者無兩倂身修思永者無他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其始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其終至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博厚高明足以配天地而覆載成物愼其身修則知其分內如此思安得而不永哉亦只此愼修一念徹終始耳所以後而曰兢業曰敬哉都是思永其實只一愼修也惇叙三句總在修身中勿以敦言親身之枝賢身之輔遠邇身之精所貫惇叙勵翼可遠都着君身上說

是修身工夫做到徹底處所謂允廸厥德者也不曰九族惇叙而曰惇叙九族主情誼之自不可紊者言只厚其恩愛而不失其親疎之序是惇主愛叙指文惇便有叙不叙不成惇而吾身修有以惇叙之庶明非以萬邦黎獻在野之賢爲明是亮功亮采之人以其皆明庶以功故號曰庶明原無侫激而奮者然爲廸德精神鼓動覺有默默自砥之妙奮勉翼戴不但無不矢之謨無不效之弼了惇叙九族身惇叙之也正應上身修以允廸庶明勵翼身勵翼之也正應上明諧由允廸意愼修以下翻推廣云者其實廸德不外乎修身思永而庶明勵翼卽謨明弼諧之謂持于

允德下補出齊家而明諧國治下補出邇可遠以終人君合天下以成其身之責故謂之推廣不可將庶明勵翼與謨明弼諧作兩樣看而過文用人君允廸厥德豈特明謨弼諧已哉此全失之矣須云廸德非他修一身而已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至身境繕修已無滲漏而此慎不替此思與之俱無窮可謂允廸厥德矣于以惇叙九族篤厚恩愛而不失其親踈之倫勸親親在茲也能使羣哲勉輔鼓舞奮揚而共佐夫太平之治勸賢在茲也然豈特可邇哉邇之可遠者亦在茲修身而已邇可遠以理言雖云邇指九族庶明遠指天下茲指慎修其實九族庶明說遠不

得說邇不得遠邇都不着但君慎身修而九族即覩親羣哲即勉輔此見邇可遠之象故皋陶意不能已因廣其說曰邇可遠在茲看來皋意全重知人安民本文惇叙九族便含下惇庸秩叙庶明勵翼便含下師師撫辰在茲雖指慎修邇可遠却指中二句講惇叙二句仍要搬入慎修思永內去永莫永于百姓之親遜而九族其身範首被者惇叙言外便有可通四海爲一家意永莫永于百姓之昭明而庶明其夾輔者勵翼言外便有可通一國于天下意邇可遠未便是遠語意頓挫正見慎修思永之無不可耳如云可以使九族之愛自身而推即可以使惇叙之意自身

而旁皇于宇宙可以使庶明之氣自身而動即可以使勵翼之意自身而遍湍于岳牧遠字與永字相應思永者思此可遠之理也若思不永修不慎則邇必不可遠惟無其可者遠邇境分惟有其可者遠邇境合只係這慎修上在茲在字正應如何之問語在德也皋陶只謂化外無以見德身外又無以基化故論慎修而要歸于治化以見廸德云爾禹于是默體于身心顯証于親賢遠邇有真見其不得不慎者而拜而俞非特心契皋言亦以動帝之慎禹拜陶師義皆互發下文知人九德師師即此庶明勵翼之可遠也安民五典惇庸即此九族惇叙之可遠也俞者然其

慎修思永則信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也皋陶以廸德進而直盡于慎修搬槭歷搬槭約故曰昌言禹謨克艱意原重后皋陶又洗發一番若謂后艱在允廸臣艱在明諧必后克而臣始克此意禹所未及故既俞復問以爲昌言下拜禹皋同列之際或都或俞或吁或咈或如何有合于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咈之善之在人猶在已也故聞言而拜不爲屈自言而先曰都不爲矜在知人二句是可遠在茲之實知人則哲四句是知人安民之實下亦行四節又是能哲而惠之實知人安民事雖屬遠若論近取實在修身何也論知人則取人以身論安民則修已以安百姓

並未有外身爲之者故上云邇可遠在茲可見人主一身內自九族外至萬邦四海其間乖和離合之情出處安危之故無不從身剖決以此爲修修安得不慎以此爲思思安得不永則以此知人人安得不爲我知以此安民民又安得不爲我安乎以知人安民爲遠者民生萬欲不齊賢人遯世不悔其跡雖邇而情實遠況萬邦黎獻海隅蒼生遠隔九閽眞有不易知不易安者故禹遂吁嗟轉念克艱謂惟帝其難正見其當盡而不可忽也此兩在字即上一在字皐陶論允迪推及修身惇族又廣及知人安民此理事事眞實一件也動移不得故禹嘆服謂咸若時時不專

指知人安民進上慎修惇叙俱在內但語意略有賓主可耳切不可帶下讀謂是堯兼舉之難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又何皆畢以安民爲易知人則哲以下句句形容兼盡之難能官人于知人言其事而不言功黎民懷之于安民又言其功而不言事二義原相足須識在知人效不過安民而已則在安民事又就急于官人者但理雖合一言尚兩分禹會其意曰能哲而惠始合說安民即在知人故遂專指驩兜有苗巧言令色孔壬人之難知者發論惟帝心不爲易恐害民而民不得安故有憂有畏與遷不然又何憂何遷而何畏三何字正抑竭帝堯其難之心非

以帝不能兼而徒空空憂畏也豈非仍說邇可遠在茲〇皐陶又以慎修之言爲未盡也曰予言尚有美于此者言人君廸德而修身以惇族勵翼固邇可遠在茲矣然所云在茲者果何在哉人有一之未知則廸智之德未允即庶明勵翼而功未可遠也故所謂在者在知人矣民有一之未安則廸仁之德未允即九族惇叙而化未可遠也故所謂在茲者又在安民矣惟知人兼安民則允廸無餘蘊而其功化之大亦不特謨明弼諧已也知人安民與廸德慎修不分爲兩上節正其大旨而所廸何德慎修何事不曾說得故此云吾所謂德之當廸者惟在于此非廸德之義

固在修齊治平而又在知人安民也蓋上云謨弼勵翼原便含着知之而使然意遠邇治平原便含着有所以安意此纔明說故曰推廣知安字即下哲惠換字二句空說勿使下不是我去知之安之亦不是彼爲我知安也即天何言而時行物生意故不在人民不在知安而在知人在安民觀傳說既在又在先咸若時起義不可忽過知人即從謨弼庶明中出而安民即家齊國治天下平之總名庶明勵翼言其感而已必人君自有知人之德然後能官人而盡賢才之用也邇可遠在茲者言其化而已必人君自有安民之德然能民懷而使無一夫之不獲也禹吁嘆之在

惟帝其難之句見若因其言之易而特吁嗟以嘆其難非以知安之謨爲不然也咸若時是言知安兼盡不可分說咸字傳訓兼舉非平挑知安實按兩頭會意解即邇可遠在茲之謂惟帝之心其難之知雖如神猶切疇咨之心仁雖知天猶懷方割之慮故思帝之難爲永思廸帝之難亦爲允廸非謂兩兼之難謂兩盡之難也精別則人可知撫綏則民可安惟帝則看得知人非精別所盡安民非撫綏所盡故曰非常人所能知人則其鑒別之哲能官如其人乃可言知人安民則其覆露之惠能使民懷之不忘乃可言安民哲能官惠民懷只可虛想若說如何哲能官如何

惠民懷便覺知人安民有盡不見其難矣知人安民不必講下則哲能官正知人之事則惠黎民懷之正安民之事知人便是哲哲字內包官人安民便是惠惠字內包民懷非推上一層非落下一層故傳云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極是哲惠就本體說不必推出作爲郤當下便了能官正指他哲處民懷正指他惠處合天下以爲哲惠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到此地步哲惠不但兼盡而有合一之妙要看而字不可倒哲惠字皆不徒哲能哲而惠日月之照即含雨露之慈則不但能化天下之君子并能化天下之小人能之宜莫如帝矣帝向不憂驩兜乎抑自有不容不憂者在果哲而惠而兜皆若采貧何必屑屑然憂帝向不遷有苗乎抑自有不容不遷者在果哲而惠而苗皆廸功佐何必汲汲然遷帝向不畏巧言令色孔壬乎抑自有不容不畏者在果哲而畏而孔壬皆亮功儔何必惕惕畏此正就帝心所終歉處爲之責成見必當允廸于哲惠皐將修身說到人民上去謂吾身精明長育之德正在于是禹將人民說到君身上來要在能哲而惠也哲而惠即邇可遠在茲也

丁本曰人在位民無位人民之別蓋自禹皐陶始○正義曰孔壬釋詁文上句旣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

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壬字舊注作佞字王安石以壬有奸義遂解作包藏而胡氏非之以爲安石爲此訓將以服誹非人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節言知人之哲、都字貫至徵哉有土、惟人難知、故觀德必于行、行亦不易知、故觀行又于其事、載采采下詞未竟、因禹問而直隊到底、語氣不斷、寬而九句、即亦行有九德句、彰厥有常、郎哉采采、吉哉即亦言其人有德末要補能官人意○亦作總是訓其意非訓其字、謂之亦者亦不外是之亦、擬議大率之詞、有總意但活些、亦字如字解、正承上其難說言知人固難。然亦觀其行有九德可稽也。先行而後德者、欲因行以觀德也、亦先論其人果有德矣、然後

乃論其行曰某事某事為可驗也、先德而後事者、以德為本也、行者人之行、品行字去聲讀、與傳中載制行者不同、行字虛百行總之九德、人德難知、但德體自無德行自有則亦惟就行知之、須順文講、若以德見于行者有九則是有九行矣、觀人之德必于其人、故以行字加于九德之上、言人之有德亦必舉其某事某事以為驗、故以載字實在有德之下、言德并言事者、循名覈實也、載采采者所行不一其事歷數以證之也、采采二字一連不拆開、正合有常意在薦人于一事或可偽為、事事皆然則不容偽也、采采對下彰字、以德之著見言、汪釋事未確、載字亦挈行字替不得、采是載德而呈、如其采便載其德、故曰載、乃言言字應亦言言字、亦言乃言是稱揚于朝廷、欲以登用意、正是觀德之要、亦行有九德、此總言、是皋陶總言德有九者之目也、就有德者言、亦言其人有德、此總言是權衡人物者、總言人有其德也、皋陶以為此未可定、須求諸行事之詳乃得其實耳、不可將見于行與采采作一例攪說、寬而栗九句每一句成一德、是為九德、勿認上一字與下一字為二、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得之資稟多、而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非遂養不能、無學問以養其性安能不偏、適足濟惡為凶人耳、九個而字與教胄處語意不同、胄子有以彼

濟此之意、此則成德之自然也、寬原是栗的、若說寬而不栗不足以為寬、又勉強尋栗以濟之、作寬而又栗則析一為二矣、須就現成地位說、九者俱從力行上得、上九字固云德必須有下九字方為成德、若有上無下、亦不名寬柔等矣、性寬者多疎略、曰栗則有嚴密凜烈意、性柔者多依倚、曰立則有挺立不隨意、愿者質勝外失于儀、則言恭謹愿和易或至少文貌、雖不華儀實可象、就持已邊說、亂者才勝、內忽于心、故言敬、橫河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堪濟大難者、却不恃才忽略、應務有餘、執事則甚恪、擾與柔愿類而不同、擾是為人馴良調伏、無所乖戾之意、馴順而不果

毅則爲嬌阿軟孰故言毅毅有執持意徑直者易失之峻厲故言溫簡者率其坦易有脫略意廉則有修飭有分辨矣堂隅曰廉邊稜也剛彊相近剛是性彊是志剛者自勝不屈意大凡剛者多任血氣之發則爲色厲惟塞則至誠無息乾健至決者也故爲德之剛剛主于外者言故以塞成之彊對剛似有內外彊言其果敢奮發也似主于中一邊故欲其義動合宜也彰厥有常承九者說非又進一層彰字與采字應有常與采采應彰謂見于行而有可指之實非睟面盎背之謂成而不彰有無未可知也彰而不常誠僞未可必也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德未有不可常者

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爲德德而不常矯僞耳不曰彰而有常必曰彰厥有常融者不變則其現者亦不變德之本體原自止所而不遷未始隨境轉也如是而後謂之彰耳吉哉只就彰與常上論稱其爲有德之人品未及施爲功效易重恒德恒則必吉故曰恒亨貞吉惠廸則吉吉在心與在天一也究竟吉者無不宜之謂贊其人亦贊其德也即那下邦家之光俊乂之選說古之聖賢行出而人信之天下望之如景星慶雲不過彰其心之有常者而已不彰其異也曖昧欺世四惡所以成凶宜朗不渝九德所以稱吉吉與凶對彰厥句正是取人之法重

有常邊有常即下日宣日嚴吉哉即下浚明亮采此節言能官人事衆彰厥擧有常之德而設爲差等以明常德之宜于用而德不止于三六用不止于俊明亮采故欲翕受而敷施之翕受要含哲字意敷施正官人事以下五句逐句相承時字與日字應惟其有日宣日嚴之德故能無曠時而隨時撫辰也用人須是推到此處不重總是知人之事將前二段作設例而從翕受敷施說起通章血脉便自了了○德小恐自安不足乃于此三德日就宜著而意不少窘于局中德大恐自恃有餘乃于此六德日以祗敬一念謹嚴于心而氣不少溢于局外日宣日嚴正是

有常浚治明辨修明庶采直言其爲卿才侯度正見爲吉士意日宣四句上一句言德下一句各言事三德六德與亦行有九德應浚明亮采與載采采應九德中有其三六故曰三德六德泛言常德之宜于治槩擧多寡以見其餘故下總之曰九德咸事指其人而言皆見成之德非謂將此三德六德去日宣日嚴祗敬之也大凡有德的人心常不自足日日加精進之功而不自知自旁人看來見其日宣日嚴宣必嚴嚴必宣互見也宜謂體之于身見之于事甚顯著也深知其理而實能治之曰浚明浚即浚川之浚浚于不涸之源亹亹津津細繹而淑雪之也浚明乎言六

德不言宜者以其宜者之極常惺惺而已嚴畏也祇肅也敬主一而不容一物也嚴祇敬三字連用敬生于嚴不嚴不能祇敬謂嚴畏以祇敬其六德德大者心愈小也嚴字着力祇敬是現成語勿用嚴故祇祇故敬作三叠看亮采有力事事物物燭其理而實能相之敬之至也亮采串言宜三德纔謂之有三德嚴祇敬六德纔謂之有六德浚明上加夙夜二字正于其日宜處見亮采不言省文耳浚明亮采正是日宜日嚴處以德言據上九德采采分之以日宜而知其必能浚明以日嚴而知其必能亮采曰明曰亮彰之驗也有日宜其三德可以夙夜浚明有家之吉士有

日嚴祗敬其六德可以亮采有邦之吉士則翕受而敷施之可焉此繫言人之德有不同而受任各有所宜如此未便說到用也因言用人之道在于翕受敷施只爲九德止言三六故須隨其德之多寡翕受于未用之先而敷施于既用之後者不特三德使爲大夫六德使爲諸侯而九德之人咸事矣翕則無一不收入敷則翕入者又無一不布出敷施而非翕受則施自不能廣縱能翕受而非敷施則翕受亦徒矣故九德咸事全是能受能施九德以下着君身上看正是哲能官人處必如此方可言敷施上言亦行有九德此亦言其人之有德乃僅舉三德六德爲言者三六亦非定目說三該二四說六該五七合六三爲九以盡八一皆借一例餘故說二三四亦名三德五六七亦名六德凡自一以至九皆得翕受敷施在官故下不復言家邦但云俊乂九德本其所成而言俊乂所以贊美之也九德以德言事言其職如俊明亮采是俊乂以人言官言其位如諸侯大夫是俊乂只是九德中人分大小而言不可以九德爲德俊乂爲才俊乂是通牽字自一德至九德皆可云俊乂人人展[illegible]小朝廷有人不然卽賢在位不究其用或我用之彼不[illegible]用猶弗有其人也官卽能官人之官非官爵之謂在官意于咸事上見是浚明亮采著實處咸

事卽在官但上言咸事者夫人德各不同六德之多固三德之所少三德之有或六德之所無九德在人雖未能皆備而在國家則兼得其用而參有其全矣必言在官者大材小材皆歸器使無遺棄于下耳惟其咸事是以皆不在野而在官在官則爲百僚矣彼此交友曰僚百僚以位言各司一職曰工百工以職言百僚百工統指九德俊乂言總是一人而二言之師師就咸事在官看出同事之人皆九德俊乂自然相師法衰世之士自以爲勝人聖世之士自以爲不如人集思廣益舍己從人故師不足以盡而曰師師不是釋嫌去忌乃心體自虛自法總是常德之眞機

所鼓拜非只短師長寡師多而長亦忘長多亦忘多此以
師往彼以師來故稱師師此直是一德之風各守其三不
可謂日宜各守其六不可謂日嚴日宜日嚴却在師師上
見君誠翕受敷施則士自一德以上無不得以自見者矣
有未備者又交相師師孰不爲全德之士乎師師所以撫
辰三句一順下益交爭自不能虛心叅元化之運師師自
皆平氣求相協之宜惟乘時而撫五辰春盛德在木布德
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兼
流土以開十二氣之先者循循焉順而理之更無木失之
驕火失之亢秋盛德在金禁暴誅慢所以順金辰冬盛德

在水謹藏斂積所以順水辰兼流土以收十二氣之終者
循循焉順而理之更無金壯失老水止失釋夫五辰在地
爲物在天爲時順撫之則五物皆成材而爲人用矣大抵
知人之法如精神不迺玄化無貴臣德故直論至撫辰若
爭衡造化庶績雖就而泌洩已多惟乘時無戾則政脉不
傷而停聚獨厚故績不言熙而言凝時字謂四時四時備
五行在内五行若直訓作四時便與上時字相亂還訓作
五行兼氣質言禮樂工虞敎養之政定是以人事順天道
不是因五行之質則是因五行之氣本文說五辰若說舒
生收藏便似日辰了就百工言則又辰在天者也時在人

者也惟辰即時故必人惟時乃能若時否則不先定後先
後參差五辰又安得撫之此撫辰所以貴惟時時惟而後
辰撫也須知乘四時而修五行之政不止在事爲上說天
地泰和只在人心撫辰本師師來撫者輯安之謂要看時
字本天時行無一毫矯揉造作之意人心中無拂淤則氣
自順矣師者法其理撫者調其氣理明氣順只一件事從
常德中發舒自成元氣之運順而達之節而裁之都是百
工心裏事天握其樞德爲之暢可想無爲氣象其者未必
而預擬之辭只重知人說凝即凝冰之凝水不聚不成冰
工虞敎養交相爲用聚衆力而合之成治不曰成曰凝治

功隨時消長故無成不毀此則凝定不可易所謂萬世永
賴成不足盡語意此咸熙更進師師虛撫辰實故庶績其
凝只帶撫辰說大意實總承益咸事在官則分職有人君
得臣而萬化行師師撫辰則庶官乃和天下國家之事皆
理不止家浚明邦亮采矣唐虞建官惟百曰百僚曰百工
而總之以百揆以百爲盈數矣然所謂惟百者皆三德六
德之選號千人之俊百人之乂者也故可以撫辰而凝績
庶績其凝本于師師惟時師師惟時本于九德咸事九德
咸事本于翕受敷施此節合上節總是哲能官人處不可
分析舊說以上節爲知人之要此節爲官人之道以翕受

敷施何爲官人以庶績其凝何爲效未當
胡旦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五物
皆成其材而爲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
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
以時相阪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爲徒杠春達溝渠所以
撫水辰也○天地氣數合而成五行復升爲五氣五氣
之精爲五辰聖人正五事修五行調五氣則五辰自然
順軌故曰撫于五辰猶五行之精凝于地而爲金銀鉛
汞砂也○黄氏曰五辰緯星凡星皆出辰没戌故五星
爲五辰十二舍經星亦爲十二辰歲星司肅典致時雨

熒惑司哲典致時燠太白司乂典致時暘辰星司謀典
致時寒塡星司聖典致時風經星有常不變緯星有伏
有息有進有退與日相終始變則不可準離齊惟聖人
能安之而以日星爲紀日成月要歲會由是而出故庶
績凝焉○葉氏曰五行散之在陰以配日者謂之辰別
之居方以會日月者亦謂之辰其實一也○王氏運氣
論曰五運六氣之説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
之素問夫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黄帝岐伯之言
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其
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且

夫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
土金水火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
于其間卽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
於六巳居之戊巳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巳化土而
居于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
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巳次之此化氣之序也
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
蓋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
四維戊附於戌而在乾巳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
在丑故辰戌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爲坤其時

爲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
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
金生氣絶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
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遽王於未則火
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溫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
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
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
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曰行四周
而爲二紀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朞而爲一備地以五
爲制故運以五歲而爲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

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爲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爲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略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

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歲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初少陰少陽次之太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終六位不遷客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爲初丑歲厥陰之木爲初遞相往來而少陽之爲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巳前司天主之半歲巳後在泉主之其大略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巳反此則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巳反此則相火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於是有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爲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爲勝其救則爲復抑而不伸則爲鬱鬱而怒起則爲發陵其所勝則爲淫極而必反則爲承假如太角之化爲啓拆而變爲推拉太徵之化爲暄燠而變爲炎烈正化之爲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正復然也寒甚而元陽鬱是爲火鬱熱甚而元凄清是爲金鬱

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爲氷雹土鬱而發則爲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然摧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雨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溽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即

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況素問所以
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
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
經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癘
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
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
其詳也至於官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
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
知也素問亦略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爲五緯與運氣相

應有歲星有異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
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爲休祥
有德者召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爲災眚有過者致之也
雖然其說略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於
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
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
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疾病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
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
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
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

無六極之驗也

知人原廸德慎修中事故此戒之逸欲勉以兢業而原本
到身結轉知人庶績即是萬幾萬幾又即是天工當歸重
天工人代一句時說泥兩無字似提端語遂截作兩對看
以無教逸欲二句對無曠一句以一日二日句對天工句
無教無曠是兩陳其所當戒幾與天是兩陳其所長上是
當敬以端用人之本下是當明以盡用人之道如此說則
無教一段于知人不切了不知上段原起下段不是兩截
語按小註陳氏云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
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不可使曠君雖兢業臣或曠廢

亦危亂之道極得書意通節語意宜一直趕到天工如云
庶績乃天子之幾而分之庶官者也必爲天子者無教逸
欲有邦而兢兢業業勤儉以導之可爲正爲一日二日時
雖至淺而事幾之來有萬無窮耳必無以逸欲教有邦而
曠庶官可也此何以故凡以庶官所司之庶績雖人君之
萬幾而實天所付之事庶官實以代之耳夫是以命曰天
工當隨念天生九德俊乂而翕受敷施不當以逸欲曠之
可也教是君、曠亦是君曠之都重在君身上非上言
君下言臣〇大抵天子逸欲有邦安得亮采從好不從令
便似教之一般帝舜寧有逸欲何至令有邦視效只是極

形容逸欲之不可有耳宴安之謂逸對勤嗜好之謂欲對儉耶舉有邦以大見小兢兢戒詞業業危詞戒則必謹危則必懼兢業與逸欲反逸欲甚細不必宴安怠肆只兢業不周到處便是然就逸欲戒其無又不勝其有必從兢業上做工夫兢而又兢業而又業使逸欲無可萌之際此是慎修思永實用工處一日二日萬幾是推無致之由一日二日固言日之至淺須看得活猶言日日也言一日有此萬幾二日有此萬幾見無日不有此萬幾也故蔡傳云可以一日而縱欲乎言一日而不及二日意可想矣日字與上日宣日嚴正相應幾字蔡傳獨就禍患上說亦承上危

戒之意來須知幾就心上說不就事上說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人君有四海之廣臨兆民之衆事之日閒聽覽者雖有限幾之隨事而生者實無窮耳目所不到識慮所不先而爲吉凶禍福之所倚伏者即一日二日寧無有萬其多乎此其萌兆雖在天下而主宰實在君心纔動一端端中有端全恃此心之兢業貫徹其間幾訓微極妙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凡人心初動時本無不善是之謂幾愼斯幾也以往其應必至于吉故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獨患不愼此幾而溺于逸欲則其究必至于禍患耳若于此處看破便斡轉

了萬幾幾字正易知幾幾字故綴于無教逸欲有邦下不可直訓爲禍福之幾幾字圖事不若圖幾防微杜漸之謂也故不可不兢兢業業無曠庶官又從萬幾起下來夫一日二日而有萬幾之多則不可以一人理矣故庶官所以共圖幾者不可或曠百僚百工能哲則官各極俊乂之選曠庶官正從教逸欲來君或稍示逸欲知人之哲便不能官人人不勝其官曰曠曠非無人之謂一念不振即空此一念一事不奮即虛此一事曠者臣使之曠者實在君庶官對萬幾言庶官德有大小萬幾雜沓正分幾之一者廸德精神不可一處不周到也又推無曠庶官之由天所欲

爲曰天工天工即萬幾君之萬幾皆天之事君不能獨治而擇庶官以代理之人主所最嚴者天工之舉廢乃代之者人也人可廢乎君可自縱逸欲而教有邦以曠職乎此匪人之不可用而擇九德之人以官之也可見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君德原在九德之先觀上文百工惟時撫辰則代天之事可見有邦有家明分諸侯大夫何以混作一條日正在上文上原說有邦有家爲百僚百工則此以有邦爲庶官無教即無曠不足異也〇知人者何知其能安民之人也官人者何官其能安民之人也觀九德之人浚明亮采師師撫辰知人而安民大略已具見矣然恐其身之

逸欲、或教有邦而曠庶官、不能下膏澤于民也、故又以兢業萬幾天工人代致警、天叙而下、正衆人代天工之事、故惕共同寅協恭、又惕其懋政事而聰明明畏達于上下之說、又凜然復申其警焉、思及此尚可縱逸欲而不兢兢業業登九德以凝庶績乎、皐陶陳謨在知人在安民、而首提慎厥身修思永一語、蓋居于此、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承上天工人共代之來、典禮命討皆歸諸天、正見天工人代、既必以兢業爲官人心法。正須共以兢業爲安民心法寅恭懋字最重、此即上節兢業、下節敬字。上節言君之敎化政事皆主于奉天、下節言天聰明明畏皆主于民心、蓋自古論君道則本天、論天心則歸民也、此代天工之人、即上惟時撫辰九德之人。然論安民而歸重正德、非盛世宜以爲先也、以民德未正、即生厚用利、逸居無敎、民終不得安、故以正德究安民之績、亦因上說百工庶績、則厚生利用于凝績中已具、故此特即一該。二舉正德以究其安民云爾。典禮秩叙、是帝降衷勑我自我是民受衷、而五惇有庸、行下和衷、但此意未出、須寬說、看來天秩等句仍是惇修敎叙之旨、故同寅協恭、雖君臣並、衆卑竟還重君率臣從、君何以寅恭、即愼修敦叙有迪德而無敎逸欲是、臣何以同寅協恭、即謨明弼諧有勵翼而無曠官是。典即五倫禮即尊卑貴賤之體、四天字皆天然之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和衷之衷、即典禮也、典禮出于上帝所降、故曰天叙天秩、叙字惇字秩字庸字有淺深、宜玩、明叙是大槩衆共叙者而益不乖、是惇秩是大槩其秩者而常不亂是庸有典處要點此民衷之有常者也、有禮處要點此民衷之有文者也、方醒得和衷哉出來、又要于天叙天秩處

點出天欲共和之意、于勑我自我處點出欲君代和之意全主在君身上、而于同寅協恭略帶倡其臣以同之協之也、或說同知君臣不平不知臣處只宜略帶方合得上文勑我自我血脉來、天命有德、欲人君懋此賞之政事以五服五章、天討有罪、欲人君懋此罰之政事以五刑五用、就要點人故于此政事亦當併率其臣以懋之也、亦略帶臣、○通節只重同寅與懋哉句、叙秩作活字看、就賦予上見典是日用經常不可易者、禮是五等人相接之體、不是吉凶軍賓嘉、責君意全在二我字上見、我字指君言不可如新說指民言、惇庸但言其責如此、無工夫、五服五刑亦只

槩論其理至寅恭政事處方是施功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叙小大高下相並而行焉是謂天秩知叙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典之叙而曰天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之名位不容一毫人爲造作皆自然次第的故曰天叙秩便是天叙裏面事凡五倫中品級隆殺秩然而不可亂者不假安排乃是天之所秩在天爲有典在我爲五典叙在天而勑之在君就是民生厚到底不爲物遷少不得要勑不勑則不惇矣勑訓正有整齊告戒意惇卽惇叙之惇使民皆篤于倫理也典中之森然有則者曰禮在天爲有禮在我爲五禮自者禮所出也天子建中和之極自我五

禮之謂庸字若訓用字義未切且與五用相礙禮有常法過則踰禮不及則廢禮庸者守常而不易也非常久意根自字來正處必有條敎故曰勑五禮只消用之便了用處必有法式故曰自五典中人怕的是情義乖離而不相維繫故曰惇人于五禮而不能用者不是過則是不及此乃無常儀的也故曰有庸五典主恩故欲其厚五禮主文故欲其常工夫全在寅恭上寅恭皆主心說寅是不敢怠恭是不敢慢此句以君爲主而臣輔之是知人中得來有九德之人也同寅協恭以和民之衷用力一氣說下同寅恭際粘和衷是和其衷非衷自和也衷卽典禮和卽惇庸不

曰典禮而曰衷見得典禮乃民秉執之常性是由衷之物不從外來者不曰惇庸而曰和見惇之庸之正是使之藹然盡其所固有而不乖也勑我是整齊在我自我是托始在我同寅是共存勑自之心協恭是共盡勑自之事惟欲將此自然之典禮復還其人使皆和順于降之衷耳中節謂和衷而曰和則所勑所自卽天叙天秩之本體矣凡言典禮不曰愼徽則曰敬敷葢此乃天理民彛之極着不得作用萬物始華曰寅日未旦亦曰寅有藏萬姓于寂若意交相徵抑若不自勝曰恭有振肅不倦意恭者純是一團敬畏不偏不倚卽是未發之中以衷啓衷嘿然有所行于

典禮間而民衷和葢從本體内斡旋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曰同曰協和之根也寅恭處便是和衷有敎化不能無勸懲故典禮之後遂說命討蓋此衷者爲德悖此衷者爲罪德罪就典禮之由不由分命討曰天賞罰之原出于天也有德天所眷命君代天命有五服而有五等以彰之有罪天所誅討君代天討有五刑而有五等以用之章用全在兩五字上見他輕重不紊五服五刑主君道言與衆共之故不曰我不言同協因上文也以服繫章以刑繫用是磨礪世風之大柄也吾以觀政而服章于五刑用于五又剖分淑慝之微幾也吾又以觀事這便是君之政事須與所

用九德之臣共勉之不怠可也懋懋哉重勉之欲其服與
刑無一毫不合天處此須猛着精神始得一不勉則我之
愛憎取舍出而用事矣勉在君臣心裏說第令有德者奉
天以賞有罪者奉天以討亦何足勉惟賞罰之理無窮賞
罰之意無盡勉而又勉惟此愼修思永舒遲無間纔可符
天直欲使人歸德而出刑是和衷之眞作用也豈徒爲賞
罰已哉寅恭該得廣自建極以至命討俱該在內蓋命討
一段非與上對正是維持典禮者即寅恭之所從事處蓋
安民于衰世以厚生爲急安民于盛世以正德爲成而正
德于未正之民則有條教法式之頒正德于已正之民惟

有戒之董之之法帝世惟和惟叙民已安于典禮此時只
將勉勉于五章五用之間使其勿壞耳使其勿壞而寅恭
無以加矣七個哉字皆責成口氣教化在先勸懲在後必
如是而後爲民安而懷其惠也呂氏曰寅恭惇庸之根源
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所惇所庸皆天之典禮否
則爲虛文矣賞罰當純乎天此心當懋勉不已一有忽息
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典禮命討原出自天故寅
恭懋勉全在合天○民生非政教不能使之安君之不能
安民者由未知道之重耳天之生物也有叙物之既形也
有秩則此叙天所叙也天所叙便有經常不易者在故曰

有典五典主恩本厚恭其叙故薄正之則不薄人君合天
下以爲典民之不惇我之不惇也其勅正我之五典而使
五者惇厚而不遺哉此秩天所秩也天所秩便有中正不
易者在故曰有禮五禮不易本常不由故失其常由之自
有常人君合天下以爲禮民之不庸我之不庸也其自出
我之五禮而使五者庸常而不替哉是典禮出于天而爲
君道所係之重如此然君主之而臣則輔之以行其教者
也當若之何必與所用九德之臣同畏合敬以和合民之
受衷而無失其天叙天秩之性哉由于典禮者謂有德有
德者天所命也而君則有公侯伯子男之五服而五等以

彰其德哉背棄乎典禮者謂有罪有罪者天所討也而君
則有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而五等以用其罪哉是命討
出于天而爲人君之政事如此必與臣勉勉無已以盡心
政事而無拂天命天討之公勸懲足俾典禮哉
蔡元度曰周官司服八服袞冕而下九章之服如王之
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之服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
而下五章之服如侯伯之服孤服絺冕而下三章之服
如子男之服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之服如孤之服
士服皮弁無章數也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然公有降
龍無升龍別于天子

此節言天民合一見民之不可不安以終安民之微人君方奉天加民而民且通天制君發出這段權衡真不可不寅恭不可不懋勉正與無曠一節對看上言天工人代天人猶二此言天自我民又何上下無上無下一覺念皆天聰明舉動皆天明畏上天即是下土故曰敬哉有土有土指天子袁坤儀曰全是典禮爲有德脖是典禮爲有罪而天下無不聞無不見是天之聰明也然非天自聞見也乃因民之所共聞共見者以爲聰明耳有德者天命之何等明白有罪者天討之何等可畏然非天之明畏也乃因民之共好共惡者以爲明威耳天子惇庸命討之能否無不

見聞聰明極矣然亦自民視聽以爲聰明能則降祥以顯之否則降災以儆之明畏極矣然亦因民之好惡以爲明威看來聰明明畏分知行且空說敬哉句方好就上指典禮命討說二聰明明畏明威俱指天言泛論聰明指其鑒察處明畏指其靈爽處總見上天之可畏顯然示人爲明赫然示人爲畏傳善惡勿泥民情大可見明即天明也小民難保威即天威也雖含好惡不必分開二自字與在字一般言即在此衆心所同然即是天若說天因乎民則與天二矣張子曰天無心心皆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于衆。心所同即是義理總之便是天如云有視聽然

後有聰明天非有視聽也以何者爲聰明耶我民之所共視共聽者天之爲聰明也有好惡然後有明畏天非有好惡也以何者爲明畏耶我民所公好公惡者天之明畏也天地間只有一個聰明明畏若天自天民自民猶未可畏今兩自我民可見民之耳目即是天之鑒察民之舉動即是天之靈爽聰明明畏上天就在下土有何間隔故曰達于上下叠上二句過接語敬哉有土是倒句敬哉比寅懋高一層敬字重看有土專主君言傳以民社貼有土大有意在敬非敬天亦非敬民在有土心裏說承上天之聰明明畏所以必自我民者豈非一眞脉脉而不容昧此不容

昧之眞不在上下而在有土者之一念于視聽顯見先獨提其念而兩聞之精神翕然惟有土者處于天民之間爲聰明明畏所綰結一敬而和衷懋政無餘蘊矣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篇中總括之語望帝行其謨也皐陶因禹言惟帝其難之故此特言朕言誠順理可底行禹俞之而曰乃言底可績績字對行字皐陶謂可施行而已禹即許之以爲可績亦照前能官人黎民懷三凶不足害治說故皐陶想着惟帝其難又曰予何知績而敢預期惟思以哲惠之事日贊帝

以底之而已益言可底績固非予之所敢知而惠可底行實則予之所自信耳○此皐禹交贊其謨以賡帝之行也皐陶既終其謨矣而自信曰朕所陳知人安民之言誠順于理可致之行非空言而不可見之行事者也致之于行與見之于行不同設誠固無有不致行致行無有不造極也禹曰俞汝之言致之于行可有功績按底至也行到盡頭無少虧欠便可有功以成功付之事後以致功勵之嘗幾也還重行說此固皐陶微辭以望帝之行也而禹即俞之曰乃言患不力行耳行汝知人之言則官人之績可致行汝安民之言則惠懷之績可致豈但惠而可行已哉夫

皐陶方自謂可行而已也因禹許以可績而復謙以自效曰予何敢知其可績哉惟以哲惠之德自帝所優為而思以底行之實日贊贊以成之而已曰未有知謂空言難底績顧帝力行何如日字從日宣日嚴一日二日生來贊贊非一事贊而又贊見行知人安民之事不可有一時之或忽也贊屬臣襄屬君襄者治之成也所成何治只是成知人安民之治若說開去便是功了與予未有知句相礙矣治與功有別功者已成之治治則未然事人臣襄君于有可用力處見力于無可用力處即思乃此思之神必通一人思永之神而思始盡吾諒帝之行自應與日俱進則臣之贊助無已以襄帝亦思與日俱新全是隱隱責帝乘時意底行與允迪相應贊襄與謨弼相應思字從思永來君思永為迪德微㦲臣思贊為勵翼深心此知人安民修身之大原也結在一思字一篇大脉絡處允迪二句是引頭此是結尾

鄧元錫曰古之學也日新言始于皐陶曰日宣日日嚴祗敬曰日贊贊競日哉